東觀漢記

國人民大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掃葉山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竝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
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攷鏡者剞劂流
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
為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攷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
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
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
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讎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
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
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蕆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慚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
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臣等謹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攷
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
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幷撰功臣平林新市公
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
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
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
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
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
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
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
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
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
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
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延篤傳
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
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
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
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
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
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
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竝在
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
邕共述律曆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為記
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范書李賢
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

志所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范書安帝紀李賢注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之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于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攷列傳之文間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于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滂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板于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于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于鄧吳賈耿諸韻內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爲八卷然所採秪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爲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攷者別爲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錄于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爲疎略惟賴玆殘笈讀史者尚有所循則其有資攷證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爲表章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東觀漢記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卷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卷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孝沖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案帝紀訖于靈帝隋書經籍志已有明文孝獻無紀本非闕佚故今不列其目

卷四　年表

百官表　諸王表 案以下四篇全闕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

卷五　志

地理志　律曆志

禮志　樂志

郊祀志　車服志

朝會志 案以下二篇全闕　天文志

卷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敬隱宋皇后　孝和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順烈梁皇后

竇貴人　孝崇匽皇后

孝桓鄧皇后

卷七　列傳二 宗室

齊武王縯　北海靖王興 案前史列傳例有附載如妃嬪附皇后子孫附祖父本書採綴成文人自爲篇故今別爲傳目而仍以例附各傳後

北海靖王睦　趙孝王良

宏　梁

城陽恭王祉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樂成王萇　下邳惠王衍

孝德皇　平原懷王勝

卷八　列傳三

鄧禹　鄧訓

鄧鴻　鄧陟

鄧悝　鄧宏

鄧閶　鄧豹

鄧遵　吳漢

賈復　賈宗

耿況　耿弇

耿國　耿秉

耿恭

卷九　列傳四

寇恂　岑彭

岑起　馮異

馮彰　朱祐
祭遵　祭彤
祭參　景丹
蓋延　銚期

卷十　列傳五

耿純　臧宮
馬武　劉隆
馬成　王隆
陳俊　陳浮
傅俊　堅鐔
王霸　任光
任隗　李忠
李純　邳彤
劉植　劉歆
劉嘉　王常
李通　竇融
竇固　竇憲
竇章　卓茂

卷十一　列傳六

郭晨　來歙
樊重　樊宏
樊鯈　樊梵
樊準　張況
張歆　張禹
郭況　陰睦
陰識　陰興
陰傳

卷十二　列傳七

馬援　馬廖
馬客卿　馬光
馬融　馬嚴
梁統　馬棱
梁商　梁竦
梁不疑　梁冀
馬防　孫咸

卷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伏盛
伏恭　伏晨
侯霸　宋弘
韓歆　歐陽歙
朱浮　張湛
杜林　張純
馮勤　馮魴
馮召　趙熹

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鮑永
鮑昱　田邑
馮衍　馮豹
王閎　王元

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鴻
宣秉　宣彪

王丹 王良
申屠剛 郅惲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衛颯 茨充
任延 董宣
樊煜 李章
馮駿 鄧讓
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固
班超 班始
鄭興 鄭衆
范升 陳元
桓榮 桓郁
桓焉 桓鸞
桓典 桓礹
張佚 桓譚
劉昆 劉軼
洼丹 戴憑
牟長 尹敏
高詡 丁恭
甄宇 張元
李恭 蘇竟
丁邯 温序
周嘉 劉茂
索盧放 朱勃
樊顯 楊正
崔篆 崔駰
崔瑗 崔寔
倪萌 古初
王琳 蔡順
李業 逢萌
王霸 嚴光
閔貢 周黨
井丹 耿嵩
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郭丹
周澤 牟融
孫堪 魏應
劉般 劉愷
郭賀 吳良
劉平 承宮
鍾離意 宋均
朱酺 觟陽鴻
楊政 薛漢
郇恁 徐匡
張重 姜詩
趙孝 魏譚
李善
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桓虞
鄧彪 鄭宏

袁安　朱暉
韋彪　韋豹
郭躬　鄭均
王景　廉范
王阜　秦彭
元賀　曹褒
賈逵　江革
召馴　李育
杜安　杜根
杜篤　宋揚
趙興　趙勤
毛義　淳于恭
梁鴻　高鳳
郭鳳
卷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韓棱
巢堪　魯恭
魯丕　徐防
陳寵　陳忠
尹勤　何熙
魏霸　應順
應奉　應劭
鄭璩　樂恢
何敞　周榮
梁諷　李恂
王渙　黃香
黃瓊　黃琬
張霸　周紆
李充　司馬均
汝郁　張表
郭玉　鄭衆
卷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楊震
楊秉　楊賜
任尙　薛苞
馮良　所輔
蔡倫　龐參
李固　張耽
左雄　周舉
張綱　王堂
吳祐　祝良
朱遂　邱騰
韓昭　趙序
孫程　苗光
籍建
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陳龜
劉祐　李雲
韋毅　宗資
陳蕃　段熲
劉寬　陳球
張奐　陽球

趙咨　荀曇
符融　高彪
范丹　韓卓
曹節　皇甫嵩
王允　趙溫
孔融　蔡邕
周珌　劉翊
郭汜　呂布
蔣疊　須誦
馮模　周行
劉訓　雍儵
梁福　范康
蔣翊　宗慶
郗刪　喜夷
李膺　巴异
卜福　陳導
楊喬　翟歆
魏成　畢尋
段普　邢崇
陰猛　羊融
張意　沈豐
蕭彪　陳囂
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
鮑宣妻　江伯姊
匈奴南單于　莋都夷
西羌　西域
卷二十三　載記
劉元　公賓就
申屠志　陳遵
劉盆子　赤眉
呂母　王郎
盧芳　蘇茂
彭寵　張豐
秦豐　鄧奉
龐萌　隗囂
公孫述　延岑
田戎　銅馬等羣盜
卷二十四
佚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東觀漢記卷第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考侯（案考侯原誤作孝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祉傳及文選李善注改）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皇考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蔡邕碑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于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帝紀望氣者蘇伯阿也）年九歲而南頓君卒（案范書帝紀南頓君名欽即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案太平御覽每下作美惡）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閤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閤作閣）嘗爲季父故春陵侯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人朱祜亦爲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祜帝歸戲祜曰嚴公寧視卿邪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稟之盜發其稟民饑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收帝仁智明達（案太平御覽達作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玉（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其闕略可補）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爲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屠臣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爲帝言天下擾亂饑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爲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爲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爲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春陵亦已聚會客矣帝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即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服將軍服乃驚曰以爲獨伯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春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攷范書殺新野尉即在是時）使劉終僞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地皇三年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破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朐進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即更始元年也）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爲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邪欲何爲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

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卽破一日之閒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迫急帝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駰本作數百重參證范書帝紀則百字誤）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熛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爲地突或爲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以爲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霣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歷說其意爲陳大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爲之不流邑與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案齊武王卽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讒愬復收齊武王卽日皆物故帝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硠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徵詣宛拜帝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案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擁裾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節渡孟津鎭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攷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林李賢注云東觀記林作臨未知胡子卽臨否今仍其舊文）移檄購求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在更始二年）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蔞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眞定帝自擊筑（案此事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邳彤等兵降下曲陽北擊中山拔盧奴南擊新市眞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眞定當卽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發）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饗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眞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案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謂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反側子與范書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卽立帝爲蕭王

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書帝紀更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帝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于更始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雁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攷范書帝紀及馮異傳俱不載此詔惟異拒朱鮪李軼時會北攻天井關拔上黨西城則軍雁門當即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十五字上有闕文據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槍五幡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耿弇頻射卻賊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帝或云已歿即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尤來大槍五幡賊還也士眾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姚之駰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鄗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為建武改鄗為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案宣范書卓茂傳作褒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書帝紀未即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此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然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帝賈誼公孫臣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為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宜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寵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三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斬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邱至冬十月乃幸春陵此蓋連書之殊未明晰冬十月帝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為章陵以舂陵為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改舂陵鄉為章陵縣在建武六年此蓋通後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為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采穫穀果以為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案范書帝紀是時平張步歸也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案范書帝紀蓋平董憲龐萌也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

興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閒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案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書馬援傳作凡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邪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案范書馬援傳囂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此敘援言于囂遣子入侍之後與范書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壓（案壓太平御覽作塵）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案刮璽太平御覽作引經）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禹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寖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案入太平御覽作西）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糒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爲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蓋通始事言之）入犍爲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爲我縛賊手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下詔書有堅守廣都之語此不載漢拔廣都當是脫佚）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距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詔而敗事此不載當是脫佚）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帝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麑啜羹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弔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十三年是時屠耆國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苑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晰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爲郎又云述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正與此文相備）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其事而刺

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嗟坐徵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凰見在冬十月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帝曰天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愼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黃癉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案日太平御覽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邪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能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段互有異同故並纂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閒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藩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掃地更爲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雲中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蓋是年雖遣民歸本土而歸者甚少至二十七年趙憙上奏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民徙始盡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于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邪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爲中元

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攺范書帝紀實以夏四月己卯改元帝幸長安祠長陵還雒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爲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封新野主子鄧汎爲吳侯案范書鄧晨傳晨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遇害光武即位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李賢注云吳房今豫州縣也此作吳侯與范書異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案封均事范書不載外祖樊重爲壽張侯案范書樊宏傳建武十八年追爵謚重爲壽張敬侯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宏傳丹以建武十三年封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宏傳茂以建武二十七年封尋元鄉侯案范書樊宏傳尋以建武十三年封從子沖更父侯案范書樊宏傳沖作忠亦建武十三年封后父陰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陰皇后紀稱建武九年始追爵與此文異子識原鹿侯案范書陰識傳識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案范書陰興傳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此作信陽與范書異而范書吳良傳又稱就爲信陽侯未知孰是皇考女弟子來歙爲征羌侯案范書來歙傳歙以建武十一年沒後追封弟由宜西鄉侯案范書來歙傳由以建武十三年封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雄通少子也又范書稱雄封召陵侯而不詳初封之年后父郭昌爲陽安侯案范書郭后紀昌追以建武二十六年贈子沈綿曼侯案范書郭后紀沈作況綿曼作綿蠻以建武二年封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案范書郭后紀以竟匡爲后從兄弟皆于建武十七年后廢時封姨子馮邯爲鍾離侯案封馮邯事范書不載

帝蒙犯霜雪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

案姚之駰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挂漏且與劉昭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漢書注所引之文互有異同又如光武紀中或稱公或稱王或稱世祖前後參差今彙一更正兼攷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彙綴于篇內如論贊之列

東觀漢記卷第一

東觀漢記卷第二

帝紀二

顯宗孝明皇帝

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項赤色有似于堯世祖以赤色名之曰陽幼而聰明睿知容貌莊麗十歲通春秋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案太平御覽作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黴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帝德以為宜承先序十七年冬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帝進爵為王十九年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元二年春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

永平元年帝即阼長思遠慕至逾年正月乃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灊強侯案原本作陰興為鮦陽侯子傳灊強侯今據范書陰興傳校改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詔曰登靈臺正儀度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永平二年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是月大赦詔有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云云至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下文為春者歲之始云云可證是書所載詔文由傳寫脫佚者甚多三月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亦不止此四句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甲子西巡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容類似先帝臣一懽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懽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懽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懽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懽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懽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懽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帝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飼飯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祀

三年春二月圖二十八將于雲臺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秋八月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冬十月帝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帝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行觀部署不用輦車甲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親耕于藉田以祈農事

五年冬十月幸鄴趙王栩會鄴常山賜錢百萬

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理乎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

八年冬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詔令尚書僕射持

節詔三公

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十年夏閏四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于舊宅禮畢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至南頓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

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藉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帝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十四年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帝自置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幸東平王宮帝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太子輿馬悉賦予之

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正月當謁原陵是夜帝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帝令百官採甘露悉會公卿表賀奉觴上壽太常丞上言陵樹葉有甘露帝率百官上陵甘露積于樹取以薦受賜畢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十八年秋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祭于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自帝卽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漢家中興惟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戚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衞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旁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于王善節約謙儉如此

肅宗孝章皇帝

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旣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明帝重之每事諮焉以至孝稱孜孜膝下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帝卽位

建初二年詔齊相止勿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四年冬十一月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路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二年春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儒者論難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五月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案文選李善注引是書詔文與此同攷范書帝紀作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云云則是書所載詔文亦不止此二句而傳寫脫佚）是年鳳凰見肥城窳亭槐樹上三足烏集沛國白鹿白兔九尾狐見

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美陽得銅酒樽朱色青黃有古文

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鍛成一室納兩刃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劍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案此條見范書韓稜傳其頒賜年月無攷）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張鳴與敖戲爭鬬帝特詔曰爾虎賁將軍蒙國厚恩位在中臣宿衞禁門當進人不避仇讎舉罰不避親戚今者反于殿中交通輕薄虎賁蘭內所使至欲相殺于殿下避門內畏懦恣縱姑不遂捕此皆生于不學之門所致也（案范書不載此事故下詔之年月無攷）

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三十九見郡國

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黃龍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蓋其一也）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苹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此條與上一條俱似彙志符瑞之文今附綴紀後）

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穆宗孝和皇帝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帝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章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

永元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衞護焉

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案范書帝紀作見二臣之壠循其遺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與此稍異）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五年春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六月郡國大雨雹大如雁子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一年帝詔諸儒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丕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

十二年象林蠻夷攻燔官寺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冬十一月癸酉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國歸義

十三年春正月上日帝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元興元年夏五月右扶風雍地裂冬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悅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孝殤皇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于民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帝生百餘日乃立以為

皇太子其夜卽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詔省荏弱平簟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案此乃帝紀之序

東觀漢記卷第二

東觀漢記卷第三

帝紀三

恭宗孝安皇帝

孝安皇帝諱祜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裕博愛好樂施子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于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之閒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于清河邸欲爲儲副殤帝崩以玉青蓋車迎齋于殿中拜爲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懃孜孜經學篤志供養委政長樂宮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永昌獻象牙熊子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冬十一月帝始講尚書耽于典藝

二年春正月帝加玄服夏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閏七月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案范書帝紀李賢注引是書云戰九原高梁谷范書梁作渠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四年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紱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五年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人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七年郡國蝗飛過圖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

元初元年日南地坼長一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二年春正月青衣蠻夷堂律等歸義冬十月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幷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羌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蠻田山高少等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夷六亭兵追擊山等皆降十二月賜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冬十二月虔人種羌大豪恬狠等詣度遼將軍降

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衞縣木連理定陵縣木連理頴川上言麒麟白鹿見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四年春二月幸宛還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爲詐不容令羣臣知帝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爲存其夕發喪羣僚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敬宗孝順皇帝

孝順皇帝諱保孝安皇帝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帝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殺之太子數爲歎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案此延光三年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餐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即皇帝位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死

永建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三年太傅桓焉以無清介辟召策罷

四年漢陽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陽太守文礱獻大明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礱不惟竭忠而遠獻明珠以求媚令封珠還蒲密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罷司徒許敬爲陵轢使官策免

以千石祿終身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辨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田亦賜金印紫綬

陽嘉元年望都蒲陰狼殺子女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踐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策罷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詔曰朕以不德譴見于天

永和六年冬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羌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太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承華廐令秩六百石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案此十二字見劉昭五行志注上有闕文謹據志漢安元年三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蓋一事也）秋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

二年詔禁民無得酤賣酒麴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宏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元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袷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孝沖皇帝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二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孝質皇帝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黄衣詣雒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威宗孝桓皇帝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閒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于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本初元年四月徵詣洛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改元建和

建和元年芝生中黄藏府

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鉤長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二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于是封超等爲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並坐不衞宮止長壽亭減罪一等以爵贖之初置祕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

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

四年京師雨雹大如雞子

五年長沙賊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入城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減半奉

七年冬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廟詔曰存善繼絕實籍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案新野公主光武姊元也嫁鄧晨詔中不及祀之之意當有闕文

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九年戴異鉏田得金印到廣陵以與龍尙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閹人所譖下獄死案膺等之死在靈帝建寧二年是時但以鉤黨下獄此蓋通後事言之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帝好音樂善琴笙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銀器彩色眩耀祠用三牲大官飾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也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孝靈皇帝

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案此帝由解瀆亭侯迎入繼統初到殆范書帝紀實在是年正月己亥次日庚子即位改元建寧

二年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尙書白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長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卽黨人也卽可其奏

熹平元年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陳行相師遷奏沛相魏愔前爲陳相與陳王寵交通

四年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

光和元年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三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

東觀漢記卷第二

東觀漢記卷第四

年表（案本書年表體例全祖班書劉知幾史通所列篇目可據今惟百官表略存餘四篇並闕）

百官表

太尉掌邦（案此下有闕文）冊皇太子捧上其璽綬

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案司馬彪百官志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其將軍不常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罷安帝以後大將軍始常設）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案司馬彪百官志注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有長史一人（案將軍長史皆千石）度遼將軍司馬二人（案司馬彪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劉昭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

章帝又置祝令丞延光元年省（案此太常官屬）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屬官有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丞一人（案司馬彪百官志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四十七人（案治禮員司馬彪作治禮郎）主齋祀儐贊九賓之禮又有公室主稱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

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案司馬彪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此宗正官屬）

桓帝延熹元年三月己酉置鴻德苑置令秩六百石（案此少府官屬）

州牧刺史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爲刺史督二千石交趾刺史持節（案司馬彪百官志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彪自注曰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攷殿最攷諸州刺史皆不持節而交趾獨持節以所部絕遠故重其事權也以上州部官）

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案司馬彪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中尉一人比二千石其下又有郎中令之屬以上諸王國官屬）

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案司馬彪百官志注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秩皆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案司馬彪百官志治書侍御史六百石與此異）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案司馬彪百官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與此異）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案司馬彪百官志大長秋之屬有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謁者三人四百石此文疑有脫字）黃門冗從四僕射（案司馬彪百官志少府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又有尚書僕射一人大長秋屬又有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秩皆六百石）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案司馬彪百官志衛尉屬左右都侯各一人六百石）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案司馬彪百官志每郡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其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案司馬彪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案司馬彪百官志侍中光祿大夫皆比二千石中常侍本千石後增比二千石與此異）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議郎六百石與此異中謁者已見前冊秩六百石此謂比六百石尤自相違戾）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案司馬彪百官志小黃門黃門侍郎皆六百石中黃門比百石後增比三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案劉知幾史通謂此表爲崔寔曹壽延篤所作今與司馬彪百官志參攷文多不同如志云諸侯王赤綬而此云綟綬又如王國內史上林楫櫂丞多係西漢官名東漢都從裁省丞相司直亦于建武十八年省去而篇中具列之蓋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所注王國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而此表則述建武永平閒舊制也）

諸王表

王子侯表

功臣表

恩澤侯表案以上四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第四

東觀漢記卷第五

志案本書八志以劉知幾史通及范書李賢注所引蔡邕集爲據今惟地理等六篇略存餘二篇並闕

地理志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案長陵屬京兆尹

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茂陵屬右扶風以上司隸校尉所屬

蛇邱有芳陘山案蛇邱縣屬濟北國

東緡縣名屬山陽郡案以上兗州刺史部所屬

西海有勝山案西海縣屬琅琊國以上徐州刺史部所屬

秦時改爲太末案太末縣屬會稽郡此句之上當有闕文攷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太末左傳謂姑蔑有龍邱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窗牖中有石牀可寢處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引東陽記一條略與此異又云巖前有一桃樹其實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誰植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案司馬彪郡國志劉昭注西城下曰巴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不言屬漢寧又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案以上益州刺史部所屬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候城遼陽屬元菟案司馬彪郡國志高顯等三縣本屬遼東郡以上幽州刺史部所屬

九真俗燒草種田案司馬彪郡國志九真郡統縣五曰西卷朱吾盧容象林比景以上交趾刺史部所屬

律曆志

永興元年鄉三千六百八十一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三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

禮志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于泰山案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放山猶不于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乃起明堂辟雍

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子樂官習誦彼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國家離亂大廈未安黄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郊祀志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司馬彪祭祀志載光武詔書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十二年案是年改元中元元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案司馬彪祭祀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上東巡狩

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案二句疑有脫誤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賊暴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攷司馬彪祭祀志辛卯二十二日甲午二十五日也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案以上封禪

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案司馬彪祭祀志永平二年始行此禮以上明堂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帝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案司馬彪祭祀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三年以庚辰初更立六宗祠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祀比大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云司空李郃侍祠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復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詔下公卿議議可者三十六人議不可者二十四人上從郃議以上六宗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案是時章帝將東巡狩故有是詔以上羣祀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案功字疑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案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表志云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

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念思先帝躬履九德對于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

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于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于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案前文東平王蒼請名世祖廟舞爲大武詔仍進武德之舞無盛德舞之名此句疑有訛舛）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案范書明帝紀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又章帝紀帝即位有司奏言孝明帝聖德淳茂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祫禘于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其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案范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此則葬后議祔廟也司馬彪祭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一段與此同末有與世祖廟同席而供饌句尤爲完密）

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于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如光烈皇后故事（案此和熹鄧皇后也攷范書安帝紀在永初七年以上宗廟）

車服志

天子行有畢罕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雝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案司馬彪輿服志漢承秦故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其議實自東平發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案司馬彪輿服志武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亦名鶡冠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虎賁武騎皆冠之）

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案司馬彪輿服志作綠紫紺）純綠圭公卿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案司馬彪輿服志作三采青赤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圭一采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案以上皆志冠服其車輿闕）

朝會志

天文志（案此二篇全闕今存其目）

東觀漢記卷第五

東觀漢記卷第六

列傳一 外戚

光烈陰皇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卽后之父也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于宛上卽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案范書后紀建武二年以后固辭尊位遂立郭后至十七年乃廢郭后而立后

明德馬皇后

明德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爲卦問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釋蓍仰天歎問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遂爲帝妃不可言也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常稱疾而終身得意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既處椒房大官上食重加幕覆輒撤去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窗望袍極麤疏諸主朝望見反以爲綺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直用之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案以上明帝時事時上欲封諸舅外閒白太后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蕘黃土因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薰香之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亦不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案此下章帝時事及上欲封諸舅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愼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太后素謹愼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欣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慚見原陵不上太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以爲娛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朝問起居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逾六尺于是白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太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莫敢犯禁

敬隱宋皇后

敬隱宋后案范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祖妣宋貴人爲敬隱皇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案范書清河孝王慶傳后宋昌八世孫父揚母王氏永平末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卽位爲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慶旋以讒廢貴人自殺後殤帝崩立慶長子祜爲嗣是爲安帝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讒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暴卒

孝和陰皇后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和熹鄧皇后

后年五歲太夫人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并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哀我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邪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內皆號曰諸生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后仰噏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䑛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

言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元八年冬選入掖庭爲貴人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范書后紀永元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愈稱篤疾深自閉絕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以上和帝時事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案范書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故后有是賜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念欲攷問必有不辜太后乃親自臨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恩信宮人盜者卽時首服不加鞭箠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太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上林鷹犬悉斥放之案以上殤帝延平元年事永初二年案此下安帝時事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遂得申理卽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雅性不好淫祀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太后聞之甚怒卽敕令禁止以爲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歟太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案范書后紀后以永寧二年三月崩

順烈梁皇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案茅通歐陽詢藝文類聚作萊通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之兆得壽房又筮之得坤之比順帝陽嘉元年立爲皇后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爲之詞案范書竇章傳及太平御覽帝並作章

孝崇匽皇后

申貴人生孝穆皇案孝穆皇卽章帝子河間孝王開也開生蠡吾侯翼翼生桓帝帝卽位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侯爲孝崇皇趙夫人生孝崇皇匽夫人生桓帝帝旣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帝鄧后字猛案范書后紀后諱猛女父香早死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成縣君孫壽之舅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東觀漢記卷第六

東觀漢記卷第七

列傳二

齊武王

縯字伯升（案續光武兄攷范書本傳及太平御覽各書俱稱伯升當是以字行）伯升進圍宛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于埻旦起射之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門降伯升作攻城關車上曰地車不可用誰當獨居此上者伯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實不可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關車上更始遂共謀誅伯升（案此上有闕文攷范書本傳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爲者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弁執伯升卽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

北海靖王興

興還弘農太守（案興續子范書本傳興初封魯王建武二十八年徙封北海王）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北海敬王睦

北海敬王睦（案睦興子）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案姚之駰本作時法網尚疏睦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名儒造門者陸沈）承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是吾幼時狂惷之行也（案范書本傳狂惷作進趣）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案良光武叔父范書本傳良字次伯初封廣陽王建武五年徙爲趙王）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邱縣

宏

宏（案宏光武族諸父行史無追封之爵故著其名）字儒孫先起義兵卒

梁

梁（案梁宏弟）字季少病筋攣卒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爲祉（案祉光武族兄范書本傳祉字巨伯）父敞敞曾祖節侯買（案李善文選注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卽仁也）以長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爲侯敞父仁嗣侯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難以久處于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求減邑內徙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初元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仁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敞爲嫡子終

（案終卽祉也）娶翟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光武于懷宮（案范書本傳祉建武二年封城陽王）

東海恭王彊（案以下光武諸子）

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王兼食東海魯國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設鐘虡之縣擬于乘輿彊性明達恭謹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彊章宣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彊薨明帝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傅相曰王恭遜好禮以德自終斂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案范書本傳輔初封右馮翊公進封中山王建武二十年徙封沛王）

楚王英

楚王英（案范書本傳英初封楚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永平十四年謀反自殺國除）奉送黃縑三十五匹白紈五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還入贖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案范書本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故英奉縑紈贖罪）

濟南安王康

濟南安王康（案范書本傳康初封濟南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多殖財貨大修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案范書本傳蒼初封東平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慧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卽位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蒼閑東閣延英雄上書表薦賢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上愛重蒼嘗問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上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大美鬚眉要帶八尺二寸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揚雄相如前世史岑之比章帝建初三年賜蒼書曰歲月騖邁山陵浸遠孤心悽愴饗衛士于南宮因過按行閱視皇太后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案范書本傳幷遺宛馬一匹故賜書及此上下文闕）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蒼上疏曰事

過典故諸王歸國上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案范書本傳薨于建初八年蒼葬上詔有司加贈鑾輅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上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阜陵質王延

阜陵質王延案范書本傳延初封淮陽公進爲王永平中徙封阜陵王在國驕泰淫泆

廣陵思王荆

廣陵王荆案范書本傳荆初封山陽公進爲王永平初徙封廣陵王自殺案范書明帝紀及本傳此永平十年事時有司以荆悖逆祝詛請誅故也

中山簡王焉

焉案范書本傳焉初封左馮翊公進爲王建武十三年徙封中山王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琅邪孝王京

琅邪孝王京案范書本傳京初封琅邪公建武十七年進爲王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殿館壁帶飾以金銀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所遺金寶賜京

彭城靖王恭案以下明帝諸子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范書本傳恭初封鉅鹿王後累徙江陵六安章帝崩遺詔徙封彭城王恭子男丁前妻物故案范書本傳李賢注無妻子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本初元年封恭孫據卞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樂成靖王黨

樂成靖王黨案范書本傳黨初賜號重熹王永平十五年封樂成王善史書喜正文字

樂成王萇案范書本傳黨國至其孫而絕安帝永寧元年以濟北惠王子萇紹封

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爲戲不肯謁陵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舜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案范書本傳永平十五年封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受印綬焉案范書本傳衍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故有是詔後遂立子成爲太子

孝德皇案孝德皇即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也初爲皇太子爲竇皇后所譖而廢和帝即位待慶極渥後慶長子祐入嗣大統是爲安帝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爲孝德皇

永元四年上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平原懷王勝案勝和帝長子

平原王葬案范書本傳勝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傳誄藏于王府

東觀漢記卷第七

東觀漢記卷第八

列傳三（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崇卑爲次而隱逸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邪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攷范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爲大司徒（案范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爲前將軍討之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復使使者封拜禹）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爲酇侯赤眉入長安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憑怙反禹征之爲怙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案棗菜一作棗葉或作藻菜）上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委轉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雒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爲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爲高密侯）罷三公右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位特進奉朝請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鄧訓

鄧訓字平叔（案訓禹第六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爲煑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爲護羌校尉諸羌皆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乃去既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禹少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案陟訓長子范書作隲）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爲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上疏自陳

鄧悝

鄧悝（案悝訓第三子）字叔昭安帝卽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案弘訓第四子）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卽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郞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爲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閶

鄧閶（案閶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黃門侍郞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鄧太后報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閶以元初五年卒）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云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

鄧訓五子女爲貴人立爲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郞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豹

鄧豹（案豹陟從弟）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案遵陟從弟）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匕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匕首三千枚詔賜駮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賁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旣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弘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爲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二年事）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臥不動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駰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延岑儀挑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乃

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愼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無後國除（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徙封旦弟筑陽侯盱爲平春侯奉漢後盱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案范書本傳復南陽冠軍人）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爲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案此光武在河北時事）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詰雒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案宗復少子）字武儒爲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儒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爲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爲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案范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蓋傳後之序）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卽封世祖爲蕭王上在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告牀下請間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久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上以弇爲建威大將軍（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年封好時侯）張步都臨淄（案范書本傳時張步都劇使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以後文攻之范書爲合）使弟元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案此下疑有闕文）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卽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

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弇弟）字叔憲（案范書本傳憲作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字伯初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驚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爲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發喪剺面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弟廣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恭至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懽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游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案范書本傳恭是時爲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謁者李譚奏恭以罪）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第八

東觀漢記卷第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仕郡爲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案范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代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溫恂大破之）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便道之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郡將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貳嚴說爲貳師嚴尤疑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爲方略拜爲刺姦大將軍督察衆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邱（案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

（上下文闕）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荊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於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湧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荊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會孫范書附彭傳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彭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至杞以元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段建）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蔞亭時天

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邱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異爭鋒異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案此語意未完當有闕文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大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澠池霍郎陜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爲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異惶懼上書謝六年朝京師上引見異謂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有是詔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鬬者異爲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爲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陽夏侯子彰嗣至是徙封食鬱林潭中彰子普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

朱祜

朱祜字仲先案范書本傳祜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祜爲護軍案范書本傳此光武爲大司馬討河北時事常舍止于中祜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祜由是不復言以祜爲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卽位時事祜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張成秦豐將也封祜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祜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祜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祜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祜宅祜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祜第上謂祜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祜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案范書本傳字第孫潁陽人封潁陽侯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

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衞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案彤遵從弟）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祠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彤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因以言語爲固德侯相丹率衆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鞌旃毾㲪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鎭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邱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其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輕敵數以書誡之故延有是奏）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國除至是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潁川郟人封安成侯）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爲偏將軍別攻眞定宋子餘賊拔樂陽稾肥壘者從擊王郎將兒弘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邪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慚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第九

東觀漢記卷第十

列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上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爲東光侯）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案范書本傳宮潁川郟人封朗陵侯）爲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左中郎將劉隆（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近族封愼侯）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爲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爲大司空以武強爲侯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蘄春侯

傅俊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封昆陽侯）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本傳作字子伋潁川襄城人封合肥侯）光武以鐔爲揚化將軍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封淮陵侯）祖父爲詔獄丞上爲大司馬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而去上從邯鄲避郎兵晨夜馳騖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

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卽白曰冰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渡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案隗光子）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痹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案純忠孫）母禮殺威弟季（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爲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王莽末分鉅鹿爲和戎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更始卽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爲後大將軍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爲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爲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其先鄠人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同母弟申屠臣（案申屠臣本書光武紀作公孫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臿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上手得半臿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驚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遣使獻橐駞令弟友詣闕道絕駞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涅陽）穆長子勳尚東海公主女（案范書融傳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此有脫誤）竇氏一主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竇固

竇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並未開封

竇章

竇章（案章融元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案李善文選注作字子容）南陽人也爲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爲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

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邪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即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作求茂謁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執

東觀漢記卷第十

東觀漢記卷第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晨與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案晨娶光武姊元故有是語]晨終無恨色上微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為陳留郡與鴻郤陂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語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襦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襲得略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都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歙上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案范書本傳贈征羌將軍]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案重光武外祖]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長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鯈

樊鯈[案鯈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鯈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餳每作大發[案范書鯈傳作每輒擾人]吏以為饒利鯈知之臨甍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鯈第三子]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二歲未嘗被

奏三署服其愼也

樊準

樊準案準宏族曾孫字幼陵爲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案范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請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侯帝講習之時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太后深納其言爲御史中丞執憲御下擧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愼

張況

張況案范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歆況子守皐長有報父讎賊自出歆召囚詰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作以報仇逃亡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歆子范書本傳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平六年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漑率吏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髦毲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案范書郭后紀后眞定槀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識字次伯封原鹿侯爲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及國家其愼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睦次子字君陵爲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郞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諡興曰鮦陽翼侯

陰傳

陰傳案傳興第二子范書作博附見興封濦強侯案此永平元年事七年以濦強屬西下案此下有闕文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案司馬彪郡國志濦強期思並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第十一

東觀漢記卷第十二

列傳二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
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
元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
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以況出爲河
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
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爲郡督郵送
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
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
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
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盛陳陛衛引
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荅布單衣案范書本傳荅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
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
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
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閒見卿使人慚援
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
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
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
王自有眞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佚援與
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
太子上書訟之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雒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
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荅攷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出范氏刪落上自征

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
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埶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
畫地埶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
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
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
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
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
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
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
大悅出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
皆剃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
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
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
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
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阯
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
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搗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烝
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
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效杜
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阯
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瞜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
獄援於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
師事楊子阿案此下有闕文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

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三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矆哉是翁也案矆字范書本傳作矍鑠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死於顯宗永平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死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士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侯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弟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故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六千戶防爲頻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爲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埶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案光援第五子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騎校尉視事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營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援少子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嚴

馬嚴字威卿案嚴援兄余子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阿侯子仁孫術皆嗣爵此平河侯王述當是平阿侯王術之訛范書馬援傳云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爲嚴姊壻之昆弟此云姊壻父亦誤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

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衞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書本傳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爲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棱

馬棱字伯威（案棱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棱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棱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封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有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爲不可施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梁竦

梁竦（案竦統子范書本傳竦字敬叔）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宂衍雖離讒以嗚唈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案周字疑誤）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案雖疑作胥）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案此句疑有誤）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邱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案商竦次子雍子）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餧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脫誤）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殮殮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襲父封乘氏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卓嗣父侯爲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軿車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卽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卽大將軍梁冀妻也句恐爲後人加注而節錄者誤在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爲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冀傳不疑封潁陽侯）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錄冀傳誤複）

孫咸

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第十二

東觀漢記卷第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杜詩薦湛疏（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徙封不其侯遣就國）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齠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王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杜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盛

伏盛字伯明（案盛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鰒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案晨湛少子翕孫）尙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謚則鄉哀侯）有威重爲太子舍人從鍾寧君受律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爲尙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封宜平侯）爲司空尙書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令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歙

歐陽歙（案范書本傳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尙書至歙七世皆爲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蟣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上下文闕）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以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節易從人無愚智思作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曰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攷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閒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從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榦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

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愛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案范書本傳純京兆杜陵人）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爲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慎重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祖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臣時在河南冢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尙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逾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林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别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爲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榮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案石魴子杜次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

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幸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憙

趙憙字伯陽（案范書本傳憙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憙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躶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憙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憙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三年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爲衞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衞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東觀漢記卷第十二

東觀漢記卷第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卽曰且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卽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旦悉衆出降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元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徙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侍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永爲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昱永子）沘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

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黨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遊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傚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余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吴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始二年吴漢爲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苗曾衍時爲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日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躶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修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爲衍勸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爲尚書郎時事豹爲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第十四

東觀漢記卷第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衞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歎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儒者稱之數歎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宏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荅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爲六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日食鴻爲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弒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詔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衞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秉子）官至元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閒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爲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

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使黄門脇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慚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都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閒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幷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義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

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堪南陽宛人）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邱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堪爲蜀守）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箄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幷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爲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案此句疑有脫誤）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颯

衛颯（案范書本傳颯字子產河南修武人）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案酈道元水經注作字子何）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緼著衣民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閒人賴其利衣履温煖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蠶桑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乂加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爲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爲洛陽令擊摶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煜

樊煜字仲華案范書本傳煜南陽新野人煜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煜爲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爲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煜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煜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煜爲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値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河內懷人爲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第十五

東觀漢記卷第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祕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恆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用（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既服疎勒于闐欲因此回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爲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孫子雄子）尙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案衆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遺縑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

正而死廬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字辯卿代郡人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上疏曰抉瑕摘釁掩其宏美案范書本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議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不宜立元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後文闕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案范書本傳引閎宏俱爲議郎與此稍異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案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辯說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本傳郁字仲思郁兄子名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慚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林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幷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叔元）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逾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良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緼袍糲食粗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仲子順子）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爲立祠堂盡禮而去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礹

桓礹（案礹鸞子范書本傳作煜一名嚴）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礹到吳郡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州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絶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即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讖記以誤人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讖譚上疏爭之此二句即疏中指斥讖記語前後文闕）譚譏訕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案范書本傳昆陳留東昏人）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刳瓠葉爲俎豆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軼昆字）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洼丹

洼丹字子玉（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洼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至禁錮世

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上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案范書本傳長樂安臨濟人）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案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還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晝即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宇傳子普普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元

張元字君夏（案范書本傳元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飢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案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莽時爲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即國師公之誤末者爲硯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邯

丁邯（案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歆注引趙岐三輔決錄注云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温序

温序字次房（案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案范書本傳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

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送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衞（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逾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爲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智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饉責履咬弩寄命漏刻援計如涌泉勢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時衝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爲魚復長）

楊正

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駰

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案駰篆孫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處士年少擢在其閒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駰子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餚饍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實

崔寔（案寔瑗子范書本傳寔字子真）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民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餧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爲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范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擿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邪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甕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使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貢爲不足邪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幧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偃

蹇傲慢逡巡惟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案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齔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第十六

東觀漢記卷第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召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貧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案范書本傳作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元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慚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既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異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稺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爲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竈釜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案范書本傳融北海安丘人）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稱爲名卿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案范書本傳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閑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爲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愷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遜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爲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諂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尚無袴寧爲家給人足邪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鰒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即拜不復攷試今以良爲議郎還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案范書本傳平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餓賊所得將亨之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既免乃撫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宫郇恁等

承宫

承宫（案范書本傳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宫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宫詔敕宫自整飭對曰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浹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案解土太平御覽作民土）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爲尚書交阯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宫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意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案范書本傳均南陽安衆人）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

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絶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案范書本傳夷傳酺作輔）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鮭陽鴻

鮭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义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卽尺一出升政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雁門人也（案郇恁范書周燮黃憲傳序及文選李善注並作荀恁）隱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閤延賢士辟恁署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墜詔出匡左遷卽丘長（案范書吳良傳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爲田禾將軍孝爲郎歸告母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并放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卽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茹菜兄弟怡怡與此異）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

長樂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不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閒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第十七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閻興召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見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主邪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州將謂延也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嘗見上曰聞卿爲吏撾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曰聞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卿知從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此言也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案太平御覽作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蘭府門攀車扣馬啼呼曰舍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上封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二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案范書本傳倫爲三公值帝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去年以下乃其疏中述近事語前後文闕

桓虞

桓虞字伯春案范書章帝紀李賢注作字仲春馮翊萬年人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鄭弘

會稽鄭弘字巨君爲鄒縣令魯春雨霜鄒穀獨無災爲太尉以日食免

袁安

袁安案范書本傳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爲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和帝始加玄服太后詔安爲賓賜束帛乘馬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子宛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于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入宛城道遇羣賊賊操弓弩欲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義其小壯

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爲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再還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表善黜惡仰強絕邪歲常豐熟吏民畏而愛之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暉爲守數年坐攷長吏因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韋彪

韋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案范書本傳建初中爲大鴻臚時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此蓋彪議中語范書節去）

韋豹

韋豹（案豹彪族子）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郭躬

郭躬（案范書本傳躬字仲孫穎川陽翟人）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卽下詔赦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均好義篤實失兄事寡嫂恩禮敦至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且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月餘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王景

王景（案范書本傳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建初八年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出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章和二

年帝崩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中有諸生乘小車馬頓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范問爲誰所從來生曰廬江太守掾嚴麟爲太守奉章來弔范惻然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人窮今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王阜

王阜（案范書作追附阜見南蠻西南夷傳）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盡日辭欲之犍爲定生學經攜錢二千布兩端去母追求到武陽北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昇曰今我出學仕宦儻至到今毋乘疲馬車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年七十爲食侍謀童子傳授業聲聞鄉里（案此段文義難明疑有脫誤）補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爲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戚以絳罽襜褕與阜不受憲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覺有姦詐以狀上憲遣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

秦彭

秦彭字國平（案范書本傳作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爲萬石秦氏彭擢開陽城門侯爲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爲民設四誡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後拜頴川太守老弱啼號滿道

彭在頴川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

元賀

元賀字文宏（案常璩華陽國志作字文和宕渠人）遷鄮令政化大行爲九江太守行縣齎持乾糒但就温湯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曹褒

曹褒字叔道（案范書本傳褒魯國薛人）篤學有大度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舉孝廉拜車府令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褒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饘粥多蒙濟活

賈逵

賈逵字景伯（案范書本傳逵扶風平陵人）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召逵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建初元年詔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

江革

江革字次翁（案范書本傳革齊國臨淄人）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買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革專心養母幅巾屐履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永平中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恆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輒敕大官送餐醪恩寵莫與爲比于是京師貴戚順陽侯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召馴

召馴字伯春（案范書本傳馴九江壽春人）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案范書本傳不載馴曾爲議郎）章和中爲光祿勳

李育

李育字元春（案范書本傳育扶風漆人）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杜根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案根安子范書本傳根字伯堅）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案范書本傳篤京兆杜陵人）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宋揚

宋揚扶風平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案范書清河王慶傳揚女爲章帝貴人生清河王慶慶長子祜嗣立是爲安帝追謚宋貴人曰敬隱后追封謚揚爲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趙勤

趙勤字益卿（案太平御覽作字孟卿）南陽人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案此段一本作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勤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之霸以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嘗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爲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于內中聽虞乃問勤勤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少時家貧以孝行稱爲安陽尉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當守令義奉檄而入白母喜動顏色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至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棰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慚負不敢復有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梁鴻

梁鴻（案范書本傳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

熱者也滅竈更燃火鴻家貧而尙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鴻還其豕鴻不受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案太平御覽作梁鴻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壯醜而肥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至年二十鴻聞聘之）女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鴻病因與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閒不歸其鄉愼勿聽妻子持尸柩去後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傍子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郭鳳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嘗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第十八

東觀漢記卷第十九

列傳十四

張酺

張酺字孟侯（案范書本傳酺汝南細陽人）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授于南宮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顯宗以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太守賜錢三十萬酺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元和二年帝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帝甚欣悅酺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滿道和帝初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于以衰滅貪邪便佞酺拜太尉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酺爲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雒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以日食免

韓棱

韓棱字伯師穎川人也除爲下邳令視事未期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棱縣界獨無雹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權豪懾伏政號嚴平

巢堪

巢堪字次朗太山南城人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憙聞恭志行每歲遣人送米肉辭讓不敢當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建初中丕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拜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帝時伐匈奴恭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爲民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于中國憫念民命也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上）

魯丕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專心于學朝夕孜孜）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大儒拜趙相爲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徐防

徐防（案范書本傳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門寖淺

誠宜反本改矯其失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蟊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案范書本傳防時爲太尉參錄尚書事虞丗南北堂書鈔云以日蝕免與此異）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父咸哀平閒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愼毋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爲尚書性純淑周密愼重時有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絶知友之路章帝時決獄多近于重寵上疏諫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相歎息重戒者重刑之至也爲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聞于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埋葬由是卽絶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陳忠

陳忠（案忠寵子范書本傳忠字伯始）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爲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舊不出門（案此疏前後文闕范書本傳未知何時所上）

尹勤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荆棘

何熙

何熙字（案此下原闕一字）溫（案范書本傳作孟孫陳國人）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絶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熙能爲威容贊拜殿中聲動左右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魏霸

魏霸字喬卿（案一本作字延年）濟陰人也建初中爲郎霸孤兄弟子來候霸以所乘車馬遣送之至成皐郎官有乘皂蓋車者見兄子乘車疑而格殺之霸聞悲淚晝夜泣涕至病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與嫂在家勤苦而己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性清約質樸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求備于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業無譴過之事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案范書本傳延平元年霸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此延平元年下當有闕文）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卽自入辭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遂失計義不敢相屈卽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應順

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爲東平相事後母至老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應奉

應奉（案奉順曾孫范書本傳奉字世叔）爲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側陋政稱遠邇

應劭

應劭（案劭奉子）字仲遠（案仲遠范書本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鄭璩

鄭璩（案璩范書張酺傳作據）字平卿黎陽人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邪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匹由是顯名轉司

隸校尉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樂恢

樂恢字伯奇（案范書本傳恢京兆平陵人）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常伏侍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何敞

何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大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還廷尉正張湯爲廷尉以殘酷見任增飾法律比干常爭之存者千數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案范書本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爲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

周榮

周榮（案范書本傳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尙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梁諷

梁諷北地弋居人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感奔馳來降諷輒爲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

李恂

李恂（案范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柏常在冢下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食不二味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屯兵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復徵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還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產居山澤結草爲廬餉遺無所受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王渙

王渙（案范書本傳渙字稚子河內溫人）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爲雒陽令盜賊發不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馬市正數從賈糞飯家乞貸不得輒毆罵之至忿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掾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温席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案范書本傳時元和初年香爲郎中）詔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王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詔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絺各一端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案兼明太平御覽作兼好）天官星氣鍾律曆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戚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尙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以香父尙在賜臥几靈壽杖香拜左丞功滿當遷詔書留增秩拜尙書遷僕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爲尙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香勤力憂公畏愼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事執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黃瓊

黃瓊（案瓊香子）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黃琬

黃琬（案琬瓊孫）字子琬少失父曾祖香瓊並有高名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噉必先讓父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何能多少以樊儵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周紆

周紆字文通（案范書本傳紆下邳人）爲勃海太守詔書到門不出先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贍身築墼以自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李充

李充（案范書本傳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去其婦魯平爲陳留太守請充署功曹充不受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詣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張表

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案范書本傳附見劉平諸人傳序表不載）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成聲見酒食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爲表不設樂

郭玉

郭玉者（案常璩華陽國志玉字通直）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脈右陰脈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衆（案范書有宦者傳載鄭衆以下九人攷劉知幾史通謂桓帝令崔實等作孫程傳稱程爲順帝功臣則知本書不別立宦者傳今從之編附于各朝諸臣後用見當日史官曲筆爲記述者之戒）

鄭衆字季平（案范書本傳衆南陽犨人）爲人謹敏有心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東觀漢記卷第十九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

列傳十五

張敏

張敏（案范書本傳敏字伯達河間鄚人拜司空）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受歐陽尚書于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爲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雒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帑藏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塞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

楊秉

楊秉（案秉震仲子范書本德秉字叔節）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案范書本傳時帝數微行故秉有是諫）

楊賜

楊賜（案賜秉子）字伯獻光和中有虹霓晝降嘉德殿上引賜等入金商門崇德署問以祥異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案范書本傳賜時爲光祿大夫）賜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廣壞田園廢民居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之義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任尙

任尙編草爲船置于簞上以渡河掩擊羌胡

薛苞

汝南薛苞（案范書劉平等傳字苞作包）字孟常喪母以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馮良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所輔

所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尙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案一本作倫典尙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用魚網名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倫紙

龐參

龐參字仲達（案范書本傳參河南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爲太尉以災異策免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郃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張躭

張躭將吏兵繩索相應上通天山

左雄

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將加箠撻尚書左雄（案范書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諫帝曰九卿位亞三公行則鳴玉孝明永平始加撲罪非古制也帝從之卿于是始免撲箠

周舉

周舉字宣光（案范書本傳舉汝南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張綱

梁冀作平上軿車侍御史張綱（案范書本傳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獨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冀

王堂

王堂（案范書本傳堂字敬伯廣漢郪人）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逾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豖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豖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于杵臼之閒遷膠東相（案范書本傳祐舉孝廉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祝良

祝良字邵平長沙人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興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遵憲舉正以聞（案司馬彪五行志陽嘉元年十月望都蒲陰狼殺兒童九十七人故有是詔范書失載）

邱騰

邱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韓昭

韓昭強賦一億五千萬檻車徵下獄

趙序

趙序取錢縑三百七十五萬

孫程

孫程字稚卿北新城人衞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爲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爲嗣（案范書安帝紀及本傳此句上下當有闕文）程謀誅江京于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斬江京閻顯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衞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

盛德門尙書郭鎭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鎭不中鎭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以功封程爲浮陽侯萬戸又封中黄門王康華容侯王國酈侯

苗光

孫程賦棗脯分與苗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宫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戸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黄門令自告有司奏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戸

籍建

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胡廣（案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為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龜

陳龜（案范書本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為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劉祐

劉祐（案范書本傳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為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摧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閉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白馬令李雲（案范書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韋毅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謝承書云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朱紫區別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為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案范書本傳桓帝時封賞逾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

段熲

段熲字紀明（案范書本傳熲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略時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為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略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案范書熲傳時延熹二年）明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案范書本傳熲期于誅盡諸羌深斥招降之謬此疏當非熲語）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馬賢等亡魂也（案范書本傳靈帝建寧元年春熲大破先零諸種于逢義山時竇太后臨朝下詔褒熲此其詔文）熲曰張奐事埶相反遂懷猜恨（案范書本傳建寧元年夏熲復敗羌時張奐上言羌種難盡宜以恩降詔書下熲故熲上奏辨之此其奏中語）熲起于徒中為并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殷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詔賜錢千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熲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頭長燕烏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劉寬

劉寬（案范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略嗜酒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也寬夫人試寬意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案范書本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為繁陽令清高不動

張奐

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敦煌酒泉人）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奐馬二十

匹（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遺奐金鐻八教故奐有使金如粟之語此有闕文）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案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前刺史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案范書本傳球漁陽泉州人）爲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股慄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惶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大司農陳奇（案范書本傳作陳稀）舉咨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爲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昱爲沛相乃相與共除閹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符融

符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即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案范書本傳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字史雲（案范書本傳丹陳留內黃人）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曹節

曹節（案范書本傳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案此書未知何時所上要是濫賞時僞讓之辭）

皇甫嵩

皇甫嵩（案范書本傳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案范書本傳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温

趙温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孔融

孔融（案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爲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邕

蔡邕（案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詔問有黑氣墮温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

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事虹晝見御坐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靈帝紀此光和元年七月事蓋兩月間虹災再見

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案劉昭續漢書注載邕所上書略云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為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即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據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顛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攷十意即十志也范書本傳李賢注載十意之目云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餘闕又劉知幾史通稱邕于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當有朝會蓋邕所作十意今得其七其三篇則不可攷云

周珌

周珌案范書珌見董卓袁紹諸傳以珌為漢陽人李賢注引英雄記作周毖字仲遠武威人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劉翊

劉翊案范書本傳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郭汜

獻帝幸弘農郭汜案范書董卓傳李賢注引劉艾獻帝紀云汜張掖人曰擄掠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呂布

呂布案范書本傳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三事

蔣疊

蔣疊案蔣疊以下二十八人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攷編附于此

蔣疊字伯重為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為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雍僑

雍僑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僑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

梁福

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為真掾

范康

范康為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蔣翊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如廁

宗慶

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郗刪

郗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刪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喜夷

喜夷為壽陽令蝗入輒死

李膺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巴异

巴异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止學宮

卜福

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大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駭犀劍

楊喬

楊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翟歆

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成

魏成曾孫純坐訐訕國除

畢尋

利取侯畢尋元孫守坐姦人妻國除

段普

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之孫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溫良稱于儒林爲太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太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稱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沈豐

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蕭彪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囂

陳囂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一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二

列傳十七（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案鮑宣已見班書此篇以補其闕范書列女傳襲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繫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駝以爲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枝（案范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未有單于來朝事此文疑誤）南單于上書獻橐駝賜谷蠡王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案范書和帝紀此賜北單于之谷蠡王於除鞬也）上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莋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傀構（大漢是治）魏冒逾糟（與天合意）罔驛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服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𧜘鋪（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揀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灕（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犂籍憐憐（土地境埆）阻蘇邪犂（食肉衣皮）莫碭麤沐（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俗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狹）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服淫（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雒）捕蓏菌毗（父子同賜）懷稿匹漏（懷抱匹帛）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案范書本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輔令犍爲郡掾田恭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幷上其樂詩此文提官傀構以下並夷人本語注大漢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者也）

西羌

西羌祖爰劍爲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景象如虎爲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爲神推以爲豪護羌竇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案顛岸顛吾范書本傳作滇岸滇吾）羌什長鞏便（案此上下文闕）

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二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三

載記

劉元（案載記之名爲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古今正史篇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攷新市平林發難最先公孫述削平獨後史通舉此以包載記之終始則知其他專兵竊據者盡當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閒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卽日皆物故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慚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爲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雒陽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歡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裾（案姚之駰本作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衣錦袴又作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罵詈道路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宏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赤眉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爲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仍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上璽綬赤眉乃封爲畏威（案此下脫一字）侯　赤眉（案此上下均有闕文）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張卬請謂四字）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案此下有闕文）詔鄧禹收葬霸陵

公賓就（案公賓就申屠志皆更始所封陳遵爲更始大司馬護軍沒于更始存時故編其後）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案班書王莽傳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爲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賓就得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玉璽改爲潁陽侯（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申屠建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鮪也此文疑誤）

陳遵

陳遵（案班書游俠傳遵字孟公杜陵人）使匈奴詔賜駮犀劍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本傳盆子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謂盆子及其兄茂與前西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俠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羊僭王後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朱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案城陽景王即朱虛侯章也盆子乃其裔孫樊崇等以巫言景王大怒而立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庭中蘆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蝱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案呂母范書附劉盆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其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

王郎案范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案范書本傳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殺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云云此即王郎易衆之辭也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爲天子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云云此即檄中語而稍異者蓋范書乃節錄之文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棨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案范書本傳容作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案此恐即寵父容事而採掇者誤屬之寵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贏袒冠幘逾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臥子密等三人縛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兒見子密聽

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門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案范書岑彭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伐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侵暴時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淯陽反三年帝自將南征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篡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險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城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漢圍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萬衆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

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黄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荆邯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堅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延岑（案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

延岑字叔牙筑陽人（案范書公孫述傳作南陽人）岑衣虎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城衣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邱大將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書岑彭傳建武四年戎聞秦豐被圍刻期日降而妻兄辛臣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戎疑其賣己遂不敢降後爲彭岑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二

佚文（案本書單文碎句無篇可歸者別爲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案以下三條俱姚之駰本此見班書王莽傳舜莽從弟本書載此當是徵引及之也）

丁明代傳喜爲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

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還第（案此見班書佞倖傳賢謂董賢本書當亦引及）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案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帝詔文）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有沛宮一條均非史體疑是他書之文而誤題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案此亦見北堂書鈔）

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即三事不同也（案此條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攷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爲一所此其辨晰之語未知何人所陳）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乙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案此條見徐堅初學記）

栗駭蓬轉因遇際會（案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詔書令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于李賢注李注中所引本書原委分明或其文別爲他書所引可採錄互證者皆已散見各篇其僅摘半語或一二字不可句讀者統編於後若本書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死東觀記璜作瑝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撣國重譯李賢注作撣東觀記作擅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緱山登百岯山李賢注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坯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

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清和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蹄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至敦煌門即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鎭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徭作滛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賁休舉蘭陵城降董憲聞之自郯圍休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擣作擊

范書耿純傳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郝令於幽冀密勒收揚純至真定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雒陽以光爲信郡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注東觀記勝作騰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

范書王常傳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李賢注東觀記黄字作箕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屬國侯王印等曾慚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沖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冀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尚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東觀記作安

平皇后紀又云由尙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嫫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李賢注嫫字呂忱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讒字此雖作嫫亦讒刺意衍賦又曰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賦下又云食三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衍賦又曰揵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李賢注揵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汲冢周書作大人枳維卿無維公公枳四字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案今周書作枳維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郡國志揚州廬江郡有尋陽縣各州所部無郡名尋陽者魯陽亦縣名隸荊州南陽郡此疑有誤

范書丁鴻傳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閉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誤也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姤封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熲傳云出橋門谷

東觀漢記卷第二十四

華陽國志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顧校廖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校刊華陽國志序

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三輔黃圖爲宋人增亂華陽國志明刻本俱缺卷十之上中兩卷近時始有補完本而皆舛誤不可讀予家益土念搜討古迹莫先於此志求善本不得前十餘年由中州葉令擢守京江唐刺史仲冕告予謂陽湖孫觀察星衍有季氏振宜家所錄宋嘉泰四年李埾刻本擬卽借刊後以右遷觀察至豫章未遂其願及再來江淮司轉運之事官閣餘暇披閱此書因借數本合校之又參以書傳所引舊文訂定譌錯按李埾序稱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則因而全之是其本已經埾刪改故蜀志汶山郡與越嶲郡誤連而少汶山屬縣及漢嘉郡士女讚少巴郡第二又三國志注引此書有李宓陳情表而今本無之此類悉加補正或附按語以諗學者雖元豐閒呂汲公大防所刻不可得見無以全復常氏舊觀其視埾本則固有過之無不及矣元和顧茂才廣圻是正諸書最稱審密竭半歲之力爲予督工開雕故能精致古雅不減宋元佳刻孫觀察雅好流傳古書又見近世脩志者空無故實慨古地理書多放佚嘗欲刊行舊本以備一方掌故先校刊三輔黃圖長安志於關中又刊建康志於江左每惜浙中未將乾道咸淳臨安兩志付梓又因脩志松江先刊楊潛雲閒志今此書成於晉魏之閒古字古義尤足證佐經史後有脩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則誠蓺林之勝事也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寧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幷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荆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清明節兩淮都轉鹽運司使

鄰水廖寅序

華陽國志序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卹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衺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脩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爲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爲耆舊傳按壽嘗爲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息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於風教云宋元豐戊午秋日呂大防微仲譔

重刊華陽國志序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後世罷封建爲郡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不佔畢而紀其詳況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閒時異事變往往裂爲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乎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贊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閒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閒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禩荒忽刓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於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鋟木既具輒敘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眉山李垕叔廑甫謹序

華陽國志目錄

第一　巴志
第二　漢中志
第三　蜀志
第四　南中志
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第六　劉先主志
第七　劉後主志
第八　大同志
第九　李特雄期壽勢志
第十　先賢士女總讚
第十一　後賢志
第十二　序志幷益梁寧三州先後以來士女名
目錄

華陽國志卷第一

巴志

昔在唐堯洪水滔天鯀功無成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川蠲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稟參伐俯壤華陽黑水江漢爲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惟下中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於是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奮財賦成貢中國蓋時雍之化東被西漸矣歷夏殷周（當作歷虞夏殷脫虞字衍周字）九州牧伯率職周文爲伯西有九國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職方氏猶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寶利迄於秦帝漢興高祖藉之成業乃改雍曰涼革梁曰益故巴漢庸蜀屬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以相國參軍中山耿黼爲刺史　元康六年廣漢益州（當作廣益梁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陰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興以屬焉凡統郡一十一（當作二按巴漢七郡者巴一巴東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漢中六梓潼七也）縣五十八（所廣益者武都八陰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興十二故梁州之統郡一十二也）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　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芰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當衍）蕟（當作登登即橙字）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靈壽其名山有塗籍靈臺石書刊山　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當有誤）　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　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爲比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鄧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　魯莊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　魯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庸　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　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　戰國時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周顯王時楚國衰弱秦惠文王與巴蜀爲好蜀王弟苴（當有侯字）私親於巴巴蜀世戰爭　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爲求救於秦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爲一（當衍）縣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爲黔中郡　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煞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煞羣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

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
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煞人雇死倓錢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
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亂有功高祖因復之
專以射白（當衍）虎爲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
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　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
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爲募發賨民要與共定秦
秦地既定封目爲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賨民皆思歸帝嘉其
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
封閬中慈（李善蜀都賦注引風俗通有鳧字疑此脫）鄉侯目固辭乃封渡沔縣（當衍目錄無此字）
侯故世謂亡秦范三侯也目復除民羅朴昝鄂度夕龔（李善蜀都賦注引風俗通
作龔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楯傳作龔蓋李注依彼改耳）七姓不供租賦　閬中有渝水賨民
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
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天下既定高帝
乃分巴置廣漢郡　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
以成犍廣也　自時厥後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偉既多而風謠
旁作故朝廷有忠貞盡節之臣鄉黨有主文歌詠之音巴郡譙君黃
仕成哀之世爲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違避王莽又不事公孫述述
怒遣使賫藥酒以懼之君黃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
得免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
聲　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庭試之
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巴人歌曰築室載直梁國人
以貞真邪娛不揚目枉行不動身奸軌辟乎遠理義協乎民　巴
郡嚴王思爲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轅詔遂留
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送者賫錢百萬欲以贍王思家
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散以爲食食行客巴郡
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詩曰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
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
國人風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禍
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曰親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
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
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
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
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
動澍雨潤乎苗我后卹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還去民人思慕又曰
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孝桓帝時
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諠諠有吏來
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
中家中無可爲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漢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詩曰混混濁沼魚習習激清
流溫溫亂國民業業仰前脩　其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閎
任文公馮鴻卿龐宣孟玄文和趙溫柔龔升侯楊文義等播名立事
言行表世者不勝次載者也　孝安帝元初三年涼州羌入漢中殺
太守董炳擾動巴中中郎將尹就討之不克益州諸郡皆起兵禦之
三府舉廣漢王堂爲巴郡太守撥亂致治進賢達士貢孝子嚴永隱
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璠（案巴郡士女目錄越巂太守張璠翁子太守王堂察舉孝廉以後漢書訂之璠
當作湍）皆至大位益州刺史張喬表其尤異徙右扶風民爲立祠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勤恤民隱郡文
學掾宕渠趙芬掾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
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闇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
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
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

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夭枉不聞
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
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
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
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望
深納之郡戶曹史枳當有脫　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
感寤明府運機布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
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
命比隆等盛於斯爲美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
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
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
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
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
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
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太
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閬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
孫魯雍亭侯陳己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卽
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復令尹尋
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
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
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
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
勢剛當作側見水經注　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
餘家承三當作二見水經注　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
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
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

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
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
假不忍小民顒顒蔽隔謹具以聞朝議未許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
於是矣　順桓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恩信降服於是宕
渠出九穗之禾朐忍有連理之木　光和二年板楯復叛攻害三
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役疲弊問益州計曹考
以方略益州計曹掾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爲業立功先漢
本爲義民復除傜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
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綫後得板楯來虜彌當作殄　盡號爲神兵羌人
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後建寧舊校云後漢作建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
遑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
南征雖授丹陽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幷涼勁卒討之
無功太守李顒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
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降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州
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遙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
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不軌但選明能
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隟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
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
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
宣詔降赦一朝清戢　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
議分巴爲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
郡江南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
爲固陵郡巴遂分矣　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璋乃改
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於是涪陵
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爲郡初以爲巴東屬國後遂爲涪陵

郡分後屬縣七戶二萬去洛二千七百八十五里東接朐忍西接蔣當作符符縣在江陽郡縣南接涪陵北接安漢德陽　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硤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東枳有明月硤廣德嶼按此有誤也以水經注訂之當作黃葛硤故下文言巴亦有三硤續漢書志注引此作廣德嶼當是傳寫之誤而李至又依彼誤改此耳故巴亦有三硤　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及沔關　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後乃遷南城劉先主初以江夏費瓘當作觀見水經注爲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爲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亮將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嚴子豐代爲都督豐解後梓潼李福爲都督　延熙中車騎將軍鄧芝爲都督治陽關

十七年省平都樂城常安　咸熙元年但四縣以鎮西參軍隴西當有脫怡思和爲太守二部守軍

江州縣　郡治　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犍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度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休當作林見水經注粉也有荔芰園至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陂池出蒲蒻藺席其冠族有波鉛毋謝然憘楊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

枳縣　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土地确瘠時多人士有章常連黎牟陽郡冠首也

臨江縣　枳東四百里接朐忍有鹽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又嚴甘文楊杜爲大姓晉初文立實作常伯納言左右楊宗符當作有稱武隆當作陵讀以楊宗有稱武陵六字爲一句後賢志及目錄宗作崇人在吳爲孫氏虎臣也按此有誤也考三國志甘寧傳云巴郡臨江人也當是人上脫甘寧縣三字

平都縣　蜀延熙時省大姓殷呂蔡氏

墊江縣　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桑蠶牛馬漢時龔榮以俊才爲荊州刺史後有龔揚趙敏以令德爲巴郡太守淳于長寧雅有美貌黎夏杜皆大姓也

樂城縣　在西州江當有誤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

常安縣　亦省

巴東郡先主入益州改爲江關都尉　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魚復舊有空格當是脫漢豐也朐忍一魚復二漢豐三羊渠四巫五北井六故云六縣也巫北井本屬宜都郡故云及宜都之巫北井也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六縣爲固陵郡武陵康立爲太守　章武元年朐忍徐惠魚復蹇機以失巴名上表自訟先主聽復爲巴東南郡輔匡爲太守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斯郡以尙書令李嚴爲都督造設圍戍嚴還江州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爲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將軍南陽宗預爲都督預還內領軍襄陽羅獻爲代蜀平獻仍其任拜淩江將軍領武陵太守　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獻獻保城咨西侵至朐忍故蜀尙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獻出擊闡大破之咨退獻遷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爲武陵太守住南浦誘卹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獻卒以犍爲太守天水楊攸爲監軍攸遷涼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爲代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爲監軍加廣武將軍　迄吳平巴東後省羊渠置南浦　晉太康初將巫北井還建平但五當作四縣去洛二千五百里東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奴獽夷蜑之蠻民

魚復縣　郡治　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

初復有橘官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於傍即雨也

朐忍縣　郡（舊脫此字今補正）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靈壽木（當有橘圃二字水經注引不誤）鹽井靈龜咸熙元年獻靈龜於相府大姓扶先徐氏漢時有扶徐荆州著石（當作名舊校非）楚訪（當作記舊校非）有弜頭白虎復夷者也（舊校云著石楚訪四字未詳弜其兩切又翹移切弓強皃又渠羈切又渠梁切文一重音三）

漢豐縣　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彭溪源

南浦縣　郡南三百里晉初置主夷

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材

涪陵郡巴之南鄙從枳南入析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秦將司馬錯由之取楚商於地爲黔中郡也漢後恆有都尉守之舊屬縣五去洛五千一百七十里東接巴東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戇勇多獽蜑之民縣邑阿黨鬬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惟出茶丹漆蜜蠟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遂移家漢中　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見玄猨緣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猨中之猨子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嘆曰嘻吾傷物之性其將死矣乃移其豪徐藺謝范五千家於蜀爲獵射官分羸弱配督將韓蔣名爲助郡軍遂世掌部曲爲大姓晉初移弩士於馮翊蓮勺其人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故迄今有蜀漢關中涪陵其爲軍在南方者猶存　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叉世號靈叉

涪陵縣　郡治

丹興縣　蜀時省山出名丹

漢平縣　延熙十三年置

萬寧縣　孝靈帝時置本名永寧

漢髮縣　有鹽井

諸縣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

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接巴郡南接（當脫）有西接梓潼北接涼（當衍）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桑蠶其人自先漢以來傀偉俶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布榮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奇逸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勾孝興張伯岐建功立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及晉譙侯脩文於前陳君煥炳於後並還雙固倬羣穎世甄在傳記縉紳之徒不勝次載焉

閬中縣　郡治　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文緯書（按文緯書當作孔子內見續漢書志注）讖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

南充國縣　和帝時置有鹽井大姓侯譙氏

安漢縣　號出人士大姓陳范閻趙

平州縣

其二縣爲郡（按二當作三即宕渠郡之宕渠漢昌宣漢三縣也）

宕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士爲太守郡建九年省永興元年李雄復置今遂爲郡長老言宕渠蓋爲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先漢以來士女賢貞縣民車騎將軍馮緄大司農玄賀大鴻臚龐雄桂楊太守李温等皆建功立事有補於世緄温各葬所在（當作任）常以三月二子之靈還鄉里水暴漲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其列女節義在先賢志

宕渠縣　郡治　有鐵官石蜜山圖所採也

漢昌縣　和帝時置大姓勾氏

宣漢縣　今省

右巴國凡分爲五郡二十三縣

譔曰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故於春秋班侔秦楚示甸衛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風淳俗厚世挺名將斯乃江漢之含靈山岳之精爽乎觀其（舊校云闕）足以知其敦壹矣昔沙麓崩卜偃言其後當有聖女與元城郭（當作建見漢書）公謂王翁孺屬當其時故有政君李雄宕渠之斯伍略陽之黔首耳起自流隸君獲（當作獲君誤倒）士民其長人之魄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第一

華陽國志卷第二

漢中志

漢中郡本附庸國屬（當有脫）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當有西縣二字水經注引不誤）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在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應上照於天又曰惟天有漢其分野與巴蜀同占其地東接南郡南接廣漢西接隴西陰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六國時楚強盛略有其地後爲秦恆成爭地漢高帝既克秦獲子嬰項羽封高帝爲漢王王巴蜀三十一縣帝不悅丞相蕭何謀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從之都南鄭及項籍弑義帝高帝東伐蕭何常居守漢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蕭何鎮關中資其衆卒平天下以田叔爲漢中守屬縣十二去洛一千九十一里叔既饋以軍饟又致名村立宮室帝嘉之後爲魯相然以帝業所興不封藩王自叔之後世脩文教有俶儻之士異人並挺鄧公抗言於孝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張騫特以蒙險遠爲孝武帝開緣邊之地賓沙越之國致大宛之馬入南海之象而車渠瑪瑙珊瑚琳碧蜀寶明珠玳瑁虎魄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笻竹蒟醬殊方奇玩盈於市朝振揚威靈被於幽裔遂登九列杖節繡衣剖符博望谷口子真秉箕頴之操湛然岳立不營不求德聲邁流楊王孫應至人之概　自建武以後羣儒脩業開按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奕世論道其珪璋瑚璉之器則陳伯臺（當有脫）李季子（當脫陳守陳術字申伯見士女贊及目錄）申伯之徒文秀瑋曄其州牧郡守冠蓋相繼於西州爲盛蓋濟濟焉　莽時公孫述據蜀跨有漢中當秦隴之徑每罹於其害　安帝永初二年陰平武都羌反入漢中煞太守董炳沒略吏民　四年羌復來太守鄭廑出屯褒中欲與羌戰主簿段崇陳諫（舊誤禪今改正）以爲但可堅守來虜乘勝其鋒不可當廑不從戰敗績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及崇子勃兄子伯生力戰捍廑幷命功曹程信素居守馳來赴難冒寇殯殮廑虜遂大盛天子乃拜巴郡陳禪爲漢中太守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既誅其亂首天子善之徙禪左馮翊太守程信怨恥乃結故吏冠蓋子弟嚴孳李容姜濟陳巴曹廉勾矩劉旌等二十五人誓志報羌各募壯士豫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孳等門下官屬

元和（當作初）二年羌復來巴郡板楯救之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　五年天子下詔褒嘆信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宗展孳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必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守

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爲祭酒巴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說固守捍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煞固嵩痛憤杖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至劉焉子璋爲牧時魯益驕恣　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說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爲讎敵魯時使使漢

朝亦慢驕帝室以亂不能征就拜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
皆以祭酒爲治璋數遣龐羲李思等討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
羲爲巴西太守又遣楊懷高沛守關頭請劉先主討魯先主更襲取
璋　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魯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
西閻圃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
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
南將軍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　時先主東下江安巴漢
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約爲三巴太守留征西將軍夏侯
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顒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　二十四年
春先主進軍攻漢中至定軍淵郃顒來戰大爲先主所破將軍黃忠
斬淵顒首　魏武帝復西征先主先主曰孟德雖來無能爲也我
必有漢川矣先主遂爲漢中王將還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中衆皆
以必張飛張飛心亦自許先主乃以牙門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漢
中太守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漢中卿居之若何對曰若
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而來請爲大王吞之
衆壯其言初魏武之留淵郃也以雞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楊脩
知之故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也　是後
處蜀魏界固險重守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皆鎮漢中　蜀平梁
州治沔陽　太康中晉武帝子漢王迪受封更曰漢國郡但六縣
南鄭縣　郡治　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之有池水從旱山
來入沔大姓李鄭趙氏
沔陽縣　州治　有鐵官又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
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鰋濁水出鮒常以二月八月取蜀丞相諸葛亮
葬定軍山
褒中縣　孝昭帝元鳳六年置本都尉治也山名扶木有唐公房
祠也

成固縣　蜀時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
蒲池縣
西鄉縣
魏興郡本漢中西城縣　哀平之世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
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據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尋值
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卽位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
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　後漢中數寇亂縣土獨存漢季世別爲
郡　建安二十四年劉先主命宜都太守孟達從秭歸北伐房陵
上庸自漢中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乘沔水會達上庸以申耽弟儀
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達耽降魏黃初二年文帝轉儀爲魏興太守
封鄖鄉侯　蜀平遂治西城屬縣六戶萬去洛一千七百里土地
險隘其人半楚風俗略與荆州沔中郡同
西城縣　郡治　元康元年封越騎校尉蜀郡何攀爲公國也
錫縣
安康縣
興晉縣　晉置
鄖鄉縣　本名長利縣縣有鄖鄉（當作關見漢書地理志）
洵陽縣　·洵水所出
上庸郡故庸國楚與巴秦所共滅者也秦時屬蜀後屬漢中　漢
末爲上庸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劉封征上庸上庸太守申耽
稽服遣子弟及宗族詣成都先主拜耽征北將軍封鄖鄉侯仍郡如
故　黃初中降魏文帝拜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省上庸幷新城
孟達誅後復爲郡屬縣五戶七千去洛一千七百里
上庸縣　郡治
北巫縣
安樂縣　咸熙元年爲公國封劉後主也（按當有誤也上文言屬縣五而今有六縣或不）

數公國耳但考晉書地理志幽州燕國有安樂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明不得屬上庸此之云然所未詳矣

武陵縣

安富縣

微陽縣

新城郡本漢中房陵縣也秦始皇徙呂不韋舍人萬家於房陵以其險地也　漢時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縣　漢末以爲房陵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征房陵煞太守蒯祺進平二郡與劉封不和封奪達鼓吹關羽圍樊城求助於封達封達以新據山郡未可擾動爲辭羽爲吳所破殺達既忿封又懼先主見責遂拜書先主告叛降魏魏文帝善達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襲劉封封敗走達據房陵文帝合三郡爲新城以達爲太守後蜀丞相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子度邇者劉封侵淩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每存足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主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弩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　明帝太和初達叛魏歸蜀時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舊校云郭謨亮遣詐降洩孟達謀者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乃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辨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救遂爲宣王所誅滅　宣王分爲三郡新城屬縣四戶二萬去洛一千六百里

房陵縣　郡治舊脫此二字今補正　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瀘舊校云瀘疑誤當作漢今按當依漢書地理志作東至中廬入沔又水經沔水篇云又東過中廬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亦其明證舊校非也

沶鄉縣

昌魏縣

綏陽縣

右三郡漢中所分也在漢中之東故蜀漢謂之東三郡蜀時爲魏屬荆州晉元康六年始還梁州山水艱阻有黃金子午馬聰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摶土作人處而其記及漢中記不載又不爲李雄所據璩識其大梗概未能詳其小委曲也

梓潼郡本廣漢屬縣也　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劉璋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劉璋將向存扶禁由巴閬水攻峻歲餘不能克峻衆才八百人存衆萬計更爲峻所破敗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　二十二年分廣漢置梓潼郡以峻爲太守屬縣六五當作戶萬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東接巴西南接廣漢西接陰平北接漢中土地出金銀丹漆藥蜜也世世有雋彥人侔於巴蜀

梓潼縣　郡治　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杅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四姓文景雍鄧者也舊校云一本作梓潼按當作潼

涪縣　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於巴於蜀爲東北之要蜀時大將軍鎮之有岩田本稻田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銀鑛洗取火融合之爲金銀陽泉出石丹大司馬蔣琬葬此大姓楊杜李人士多見耆舊傳也

晉壽縣　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水通於巴西又入漢川有金銀鑛民今歲歲洗取之蜀亦大將軍鎮之漆藥蜜所出也大將軍費

禕葬此山大姓葬此者多
白水縣　有關尉故州牧劉璋將楊懷高沛守也
漢德縣舊作廣漢縣德陽縣誤衍今刪正漢德縣沈約以為疑劉氏所立廣漢郡之廣漢縣德陽縣自在蜀志中不得屬梓潼也
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有閣尉桑下兵民也當有誤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　元鼎六年別為郡屬縣九戶萬
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東接當有脫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土地
險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戇出名馬牛羊漆蜜
水經注漾水篇引常璩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疑此有脫文有瞿堆百頃險勢氐傁常依之
為叛漢世數征討之分徙其羌遠至酒泉敦煌其攻戰壘戍處所亦
多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將軍雷同吳蘭平之為魏將曹洪所
破殺
魏益州刺史天水楊阜治此郡阜以濱蜀境移其氐傁於汧雍及天
水略陽　建興七年丞相諸葛亮遣護軍陳戒伐之遂平武都陰
平二郡還屬益州　魏將夏侯淵張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
丞相亮及魏延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遂荒無留民其氐傁楊濮屬
魏魏遙置其郡當重有郡字屬蜀　蜀平屬雍州　太康六年還梁
州　八年氐傁齊萬年反郡罹其寇晉民流徙入蜀及梁州
永嘉初天水氐傁楊茂搜率種人為寇保據其郡貢獻長安愍帝以
胡寇方盛欲懷來戎翟拜驃騎將軍　左賢王劉曜破長安丞相
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數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
少子堅頭龍驤將軍種衆彊盛東破梁州南連李雄威服羌戎時平
昌公為劉曜所破陳安作賊於時氐傁如一國茂搜死敵堅代為
主數歲劉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雄至晉壽遣子為質又厚賂雄兄
晉壽守將稚曜不獲敵堅當重有敵堅二字引還武都恃險驕慢攻走雄陰
平太守羅演演稚舅也稚忿恚白兄含與雄求征之雄使含稚將數
千人攻之時敵妻死葬於陰平含稚徑至下辨入武街城以深入無

繼盡為氐傁所破煞　敵堅死子盤毅復代為主咸康四年敵從
弟初煞盤毅兄弟代為主迄今　自茂搜父子之結據也通晉家
及李雄劉曜石勒石虎張駿皆稱臣奉貢受其官號所向用其官及
其年號
下辨縣　郡治　一曰武街
武都縣　東漢水所出有天池澤
上祿縣舊脫縣字今補正
故道縣
河池縣　泉街舊衍縣字今刪正水入沮合漢也
沮縣　河池按河池二字當作沮見漢書地理志此沮水水經注所謂沔水一名沮水者也水所出東狼
谷也
平樂縣
脩成縣
嘉陵縣
陰平郡本廣漢北部都尉　永平後羌虜數反遂置為郡屬縣四
戶萬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東接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
酒泉土地山險人民剛勇多氐傁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虜風俗所出
與武都略同　漢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燒郡城郡人退住白水會
漢陽諸羌反溢入漢煞太守漢陽杜琦自稱將軍叛亂廣漢郡屯葭
萌漢使御史大夫唐喜討琦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更遣中郎將
尹就討羌亦無功諸郡太守皆屯涪　元初五年巴郡板楯軍救
漢中漢中大破羌羌乃退郡復治置助郡都尉　劉先主之入漢
中也爭二郡不得　建興七年諸葛亮始命陳戒平之　魏亦
遙置其郡屬雍州自景谷有步道徑江油左儋行出涪鄧艾從之伐
蜀　元康六年還屬梁州　永嘉末太守王鑒粗暴郡民毛深
左騰等逐出之相率降李雄晉民盡出蜀氐羌為楊茂搜所占有

陰平縣 郡治 漢曰陰平道也

甸氏縣 有白水出徼外入漢

平武縣 有關尉自景谷有步道徑江油左儋出涪鄧艾伐蜀道也劉主時置義守號關尉

剛氏縣 涪水所出有金銀鑛

右梁州

譔曰漢沔彪炳靈光上照在天鑒爲雲漢於地畫爲梁州而皇劉應之洪祚悠長蕭公之云不亦宜乎

華陽國志卷第二

華陽國志卷第三

蜀志

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當脫唐虞二字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舊脫精字今補正上舊誤下今改正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泉源深盛爲四瀆之首而分爲九江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罽氂犀象氈毦丹黃空青桑漆麻紵之饒滇獠賨僰僮僕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班綵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　其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冢也　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　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爲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當作若開明當重有開明二字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　帝攻青衣雄張當作長獠僰　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　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承有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隴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五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歲中卒　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拕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幷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當作穿屬下讀平石上爲望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幷矣惠王曰

善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
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遯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相傅及
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冬十
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
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
萬家實之　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　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
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　七年封子惲爲
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
商於之地爲黔中郡　五年惠王二十七年(按此有誤也考史記赧王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四年蜀相殺蜀侯五年誅蜀相秦惠王立十三年明年更元又十二年凡二十五年而爲赧之二年是赧三年當惠二十六年也赧四年當惠二十七年也是年惠王卒赧五年當秦武王元年也必經宋人改竄遂不可通耳)儀與若城成都周迴
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
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蘭　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
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脩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
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當作傾)池是也惠王
二十七年也　城北又有龍坝(當作堤)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
池(當有西北有天井池津流經通十字見水經注)冬夏不竭其園囿因之平陽山亦有池澤
蜀之魚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
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
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
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　十
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　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死使使迎喪入
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
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
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　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
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　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
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
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
漢興數使使者祭之　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
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
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
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
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乃自湔堰
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舊誤自涉今改正)郵作三石人立
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
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脅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
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
與神鬭迄今蒙福　僰道有故蜀王兵蘭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
崖嶄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有赤白五色　冰又通
筰通(當作道)文井(舊誤汶今改正)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當有至字)武陽
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
大渡　又有緜水出紫巖山經緜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陽皆
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緜洛爲浸沃也
　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南給助軍糧收其精
銳以補傷疾雖王有巴蜀南中不賓也　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
郡　高后六年城僰道開青衣　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
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
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當作刺)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
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
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

為之始也　孝武帝皆徵入叔為博士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元光四年置蜀四部都尉　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當作門見蜀都賦及劉淵林注)於是郡縣多城觀矣　六年分廣漢置犍為郡(按地理志建元六年開)　元封元年分犍為置牂柯郡(按地理志元鼎六年開)　二年分牂柯置益州郡(按地理志元封二年開)　六年以廣漢西部(當有脫)蜀南部為越巂郡(按地理志元鼎六年開考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建元六年置犍為郡又二十四年為元鼎六年置牂柯郡及越巂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又二年為元封二年置益州郡地理志同以訂此文先後舛駁特甚必經宋人改竄遂不可通耳)北部冉駹為汶山郡(當有西部二字)邛笮為沈黎郡合置二十餘縣　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當有徼字)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　孝宣帝地節三年罷汶山郡置北部都尉　時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　蜀自漢興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踐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明儁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訓詁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勳河平其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恂恂焉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故益州刺史王襄悅之命王褒作中和頌令胄子作鹿鳴聲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為郎　降及建武以後爰迄靈獻文化彌純道德彌臻趙志伯三遷台衡子柔兄弟相繼元輔司空張公宣融皇極太常仲經為天下材英廣陵太守張文紀號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決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華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張俊秦宓英辨博通董扶楊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訓徒同風洙泗其孝悌則有姜詩感物猶靈禽堅精動殊俗隗通石橫中流吳順赤烏來巢其忠貞則王皓隕身不傾朱遵絆馬必死王累懸頸州門張任守節故主其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玦及吳几先絡郫之二姚殷氏兩女趙公夫人自時厥後龍宗有鱗鳳集有翼搢紳邵右之疇比肩而進世載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風範其遺則擅名八區為世師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下未足尚也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郄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鍾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蜀郡州治屬縣五(當作六)戶漢廿七萬晉六萬五千去洛三千一百二十里東接廣漢北接汶山西接漢嘉(當有南接二字)犍為　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當作亦)曰笮橋橋(當作又)從沖治橋西出(當作北)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按此八字與下文複當有誤以水經注訂之蓋衍文也)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當有橋連二字見水經注)星間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當作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郫(當有江字)西上有永平橋於是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為有五津始曰白華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當作沙)頭津劉璋時召東州民居此改曰東州頭五曰江南津入犍為有漢安橋玉津東沮津津亦七

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當作名)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更脩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

工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　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其郡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亡王哀悼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墓在城北今王女陌是也　其太守著德垂績者前漢莫聞建武以來有第五倫廉范叔度特垂惠愛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其後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瑤換廣漢陳留高眹亦播文教太尉趙公初爲九卿適子寧還蜀眹命爲文學撰鄉俗記亦能屈士如此廣漢王商犍爲楊洪皆見詠懷　及晉建西夷府太守多遷爲西夷校尉亦遷益州刺史

成都縣　郡治　有十二鄉五部尉漢戶七萬晉三萬七千名難治時廣漢馮顥爲令而太守京兆劉宣不奉法顥奏免之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實戶口萬八千開稻田百頃治有尤異後有廣漢劉寵爲令大姓恣縱諸趙倚公故多犯法濮陽太守趙子真父子強橫寵治其罪莫不震肅郫民陽伯侯奢侈大起冢營因寵爲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寵復爲成都豪右敬服有蜀侯祠大姓有柳杜張趙郭楊氏富先有程鄭郄公後有郭子平奢豪楊伯侯兄弟

郫縣　郡西北六十里冠冕大姓何羅郭氏

繁縣　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三張爲甲族

江原縣　郡西渡大江濱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稱江祠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東方常氏爲大姓文井(當有江字)上有守捉(按守捉當作常氏堤見水經注)三十里上有天馬祠

臨邛縣　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文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燄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當有誤)水取井火煑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煑之得無幾也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王吉與之游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漢世縣民陳立歷巴郡牂柯天水太守有異政陳氏劉氏爲大姓冠蓋也

廣都縣　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及漁田之饒江有魚漕梁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當有誤)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倣之曲折迄今蜀人莫不歎辰之德靈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

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省

蜀郡太康初屬王國改號曰成都內史王改封乃復舊

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屬縣八漢戶十七萬晉四萬去洛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東接巴郡本治繩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後治雒城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子同　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稱望然漢選蜀郡廣漢太守每重德高俊故前趙護第五伯魚後有蔡陳表章禮物殊於諸郡其太守著功德者有劉感孫賓蔡(當有茂字)陳　魚自郡遷還司徒寵亦至三公而設諷尹睦鮮于　趙瑤皆公望也薛鴻輩卿佐也而許靖亦爲上公及何祇常閎皆有稱

以處州中益州恆治此郡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緜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其地不王乃留孫脩據之　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則涕泣廣漢太守南

楊張存曰統雖可惜違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非仁乎卽
免存官　十九年夏雒城拔襄陽馬良書諂諸葛亮曰承雒城已
下尊兄配業光國魄兆見矣時州或治成都時復治雒爲蜀淵府
雒縣　郡治　汎（當作沈）鄉有孝子姜詩田地宅姓族有鐔李郭
翟氏
緜竹縣　劉焉初所治緜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
斛漢時任定祖以儒學教號侔洙泗有多士秦杜爲首族也
什仿縣　山出好茶楊氏爲大姓美田有鹽井
新都縣　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水通於
巴漢時五倉名萬安倉有棗魚梁多名士有楊厚董扶又有四姓馬
史汝鄭者也
五城縣　郡東南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
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值天門閉不達墮死於此後沒地
中故掘取得龍骨
郪縣　有山原田富國鹽井濮出好棗宜君山出麋（當作麈廣韻引不誤）尾
特好入貢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馬家世掌部曲蜀時高勝馬秦皆叛
伏誅
廣漢縣　有山原田蜀時彭義（當作羕）有儁才晉世改（當作段下當有容字段容）
（見後賢志）號令德故二姓爲甲族也
德陽縣　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
土地易爲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思後遂葬其山太守夏
侯纂時古濮爲功曹康古袁（當有脫）氏爲四姓大族之甲者也
劉氏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泰始末又分置新
都郡太康省末年又置蜀王國蜀郡常騫爲內史永嘉末省
犍爲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鄨（當有屬字）縣十二漢戶十萬鄨故犍爲
地是也鄨有犍山見保乾圖　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僰青衣

道建（舊誤是今改正）元年（當作中）僰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
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嘆曰忝官益土恨
不見成都市蒙卽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故世爲諺
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蒙爲都尉治南夷道　元光五年郡移治
南廣　太初（舊脫此二字今補正見水經注）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　孝
昭元年郡治僰道後遂徙武陽至晉屬縣五戶二萬去洛三千二百
七十里東接江陽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當作漢嘉）王橋升其北
山彭祖家（當有誤）其彭蒙（當作冢）白虎仁於廣德寶鼎見於江溉綏和五
年又上寶磬十六劉向以爲美化所降用立辟雍而士多仁孝女性
貞專王莽改曰西順郡人不會更始都南陽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
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戰衆寡不敵遵絆馬死戰遂爲述
所幷而任君業閉戶費貽素隱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
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
夏水盛斷絶歲歲脩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
鑿天社山尋江通車（當衍）道省橋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
壯麗爲一州勝宇　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蜀以劉氏
瑞應其太守漢興以來鮮有顯者
武陽縣　郡治　有王橋彭祖祠蒲（當作藉）江（當有爲字見水經注）大堰灌
郡下六門有朱遵祠山出鐵及白玉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
二也
南安縣　郡東四百里治青衣江會縣溉有名灘（當作灘名誤倒灘句絕讀名下
屬）一（當衍）曰雷垣（當作坻）二（當作亦皆見水經注）曰鹽溉李冰所平也有柑橘官社
漢有鹽井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多陂池西有熊耳（當有峽字續漢志注引不誤）南
有峨眉山山去縣八十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
欲致其藥不能得有四姓能宣謝審五大族楊費又有信士呂孟真
紀至行也

僰道縣　在南安東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芰䔢蒟濱江有兵蘭李冰所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魚從楚當作僰見水經注來至此而止畏崖映水也有韓原素祠又有孝子隗通為母汲江齊當作膂見水經注水天為出平石生江當有膂字中今石在馬湖江而孝子吳順奉母赤烏巢其門崩容江出好磨石江多魚害民失在於徵巫好鬼妖大姓吳隗又有楚石薛相者

牛鞞縣　受新都江去郡三百里元鼎二年置句絕相當作有陽明鹽井程韓氏為冠蓋之族

資中縣　受牛鞞江也先有王延世著勳河平後有董鈞為漢定禮王董張趙為四族二縣在中多山田少種稻之地以上三十六字舊錯簡入江陽郡下今移正

江陽郡舊此下錯簡今移正見上本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置郡漢安程徵石謙白州牧劉璋求立郡璋聽之以都尉廣漢成存為太守屬縣四戶五千去洛四千八百里東接巴郡南接牂柯西接廣漢當衍此二字犍為北接廣漢有荔芰巴菽桃枝蒟給當有客字橙俗好文刻當作刺少儒學多樸野蓋天性也舊校云有荔芰巴菽桃枝蒟給橙字與上文巴志序所稱果蔓名大同小異

江陽縣　郡治舊脫治字今補正江雒會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即平昔云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為子立祠謫江陽民不使冠帶者數世有富義鹽井又郡下百二十里者曰伯塗魚梁云伯氏女為塗氏婦造此梁四姓王孫程鄭八族又有趙魏先周也

漢安縣　郡東當有誤五百當有誤里土地雖迫山水特美好宜蠶桑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家家有焉一郡豐沃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張季李趙輩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

符縣　郡東二百里元鼎二年置治安樂水會當有水字東接巴蜀當衍樂城句絕南水當衍通平夷舊誤羌今改正鄨縣永建元年十二月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蜀當衍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迺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者矣

新樂縣　郡西二百八十里元康五年置西楚當作通　僰道有鹽井大姓魏呂氏舊校云西楚僰道四字疑誤

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孝武元封四當作鼎六漢書武帝紀後漢書冉駹夷傳皆有明文郡立於元鼎六年庚午省於地節三年甲寅故凡四十五年也年置舊屬縣八戶二十五萬去洛三千四百六十三里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舊誤梁今改正州酒泉北接陰平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牛馬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羖按後漢書羖作羧章懷注云青頓毲羧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之屬特多雜藥名香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而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

宣帝地節元當作三漢書宣帝紀後漢書冉駹夷傳皆有明文又前云孝宣地節三年罷汶山郡者即此事亦可證也太平寰宇記引作元所見本已譌耳年武都白馬羌反使者駱武平之因按舊本自此脫去乃闕汶山郡二云又闕漢嘉郡又闕越嶲郡首也考太平寰宇記引華陽國志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羌反使駱武平定之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詰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今汶山郡此因字下無慰勞二云云而誤連越嶲郡之拜越嶲太守云云慰勞以下當在所闕中又考晉書地理志汶山郡統縣八汶山升遷都安廣陽興樂平康蠶陵廣柔也漢嘉郡統縣四漢嘉徙陽嚴道旄牛也劉昭續漢郡國志注蜀郡汶江道引華陽國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為郡又廣柔引華陽國志曰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為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又綿虒道引華陽國志曰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當在今汶山郡所闕中顏師古注漢書貨殖傳引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亦當在今汶山郡所闕中又劉昭注蜀郡屬國漢嘉引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又嚴道引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入渡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邛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巖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

此退又徙引華陽國志曰出丹砂雄雌黄空青青碧又旄牛引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崍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崍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當在今所闕漢嘉郡中水經沫水篇注引華陽國志沫青衣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亦當在今所闕漢嘉郡中以此訂之郡有青衣縣不盡如晉志也世閒已無善本得見其元文者矣

〔漢嘉郡〕闕

〔越嶲郡〕闕以上 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後蜀郡趙當衍此三字温當作湍亦著治績按考後漢書邛都夷傳永平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安帝元初六年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此以上所闕及僅存之原委也宋人校刊改竄全非 故王莽遣任貴爲鎮戍大尹守之自建武後數叛按以上亦宋人校刊改竄王莽建武不得在永平元初後也今但無以正之 章武三年越嶲高叟大帥高定元稱王恣雎遣都督李承之煞將軍梓潼焦璜破沒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大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 建興三年蜀安南將軍馬忠討越嶲郡夷郡夷剛很皆鴟視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將所領之郡誘殺蘇祈邑君冬逢及其弟隗渠等懷集種落威信允著諸種漸服又斬斯都耆帥李承之首乃手煞焦璜龔祿者也又討叛鄙降夷人安種落蠻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頹更築小塢居之舊校云舊本記此段訛舛不重敘姑考事之本末略加整頓刻之今按章武三年以下用三國志證之未見訛舛李至所整頓謂其以上耳 延熙二年乃還舊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興復七縣嶷遷後復頗奸軌雖有四部斯兒當作臾下同 及七營軍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軍二牙門及斯兒督軍中堅衛夷徼

邛都縣 郡治 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又有四部斯兒南山出銅續漢書志注引邛都河有崍崗山疑此有脫文有温泉穴冬夏熱其温可湯鷄豚下流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汙穢及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一郡通云然

臺登縣 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有漆漢末夷皆有之嶷取焉舊校云張嶷也

闌縣 故邛人邑續漢志注引有治字邛都續漢志注引有城字接寒闕按當有誤續漢書志注引靈關道有銅山又有利慈疑此郡本有靈道縣今爲脫文遂無以補之附見於此今省

蘇示縣 漢末夷王及弟隗渠數借叛以服諸種張嶷先殺王弟隗渠又叛逋入西徼遣親信二人使嶷嶷知姧計以重賂使使殺渠渠死夷徼肅清縣晉省

會無縣 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當作堂狼當作蜋南中志作螂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馬河馬日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河中有銅胎今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見存土地時當作特產當有好字犀牛當有東字山色當作出續漢志注引不誤青碧

大莋縣 漢末省也

定莋縣 莋笮當衍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莋蜀曰邛皆夷種也縣在郡西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夷帥狼舊脫此字今補正岑槃木王舅此二字舊誤作明今改正不肯服嶷禽撻殺之厚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三縫縣 一曰小會無音三播舊校云音三播字疑誤 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牧於此

卑水縣 去郡三百里水流通馬湖

潛街縣 漢末置晉初省

安上縣

馬湖縣 水通僰道入江晉初省

右益州 漢初統郡五後漸分建蜀郡及巴郡又分爲五郡廣漢漢中犍爲四郡又開益州五郡合二十五郡及寧州梁州建復增七郡按以上舛駮所未詳矣 蜀於是有二舊脫此字今補正州四當有誤十二郡一百九十

六縣　州分後益州凡新舊郡九當有謏縣四十八戶夷晉二十二萬

譔曰蜀之爲邦天文井絡輝其上地理岷嶓鎭其域五岳則華山表其陽四瀆則汶江出其徼故上聖則大禹生其鄉媾姻則黃帝婚其女顯族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而寶鼎輝光於中流離龍仁虎躍乎淵陵開闢及漢國富民殷府腐穀帛家蘊畜積雅頌之聲充塞天衢中林之詠侔乎二南蕃衍三州土廣萬里方之九區於斯爲盛固乾坤之靈囿先王之所經緯也

華陽國志卷第三

華陽國志卷第四

南中志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舊校云下永昌郡有巂唐縣）　周之季世楚威（按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引作頃襄考史記漢書西南夷傳皆作威蓋顏師古因秦奪楚黔中地在頃襄王時改而引之也）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柯繫（當作椓下同）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莊王苗裔也以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幷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　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爲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後漢書夜郎傳注引作白）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後漢書夜郎傳注引有竹字）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南越南越人食有蒟醬蒙問所從曰牂柯來蒙亦以白帝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萬若從番禺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爲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爲置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筰蜀之後園可置爲郡帝既感邛竹又甘蒟醬乃拜爲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　後西南夷數反發運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便於百姓（舊校云檄在本傳）卒開僰門通南中相如持節開越巂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武帝轉拜唐蒙爲都尉開牂柯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爲太守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等二十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破之後三歲姑繒復反都尉呂辟胡擊之敗績明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首捕虜五萬人獲畜產十萬餘頭富埒中國封其渠帥亡波爲鉤町王以助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　成帝時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愈更相攻擊帝使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之鉤町夜郎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大將軍王鳳薦金城司馬蜀郡陳立爲牂柯太守何霸爲中郎將（當有誤）出益州立既到郡單至夜郎召興興與邑君數千人來見立立責數斬興邑君皆悅服興妻父翁指與興子恥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　平帝末梓潼文齊爲益州太守公孫述時拒郡不服光武稱帝以南中有義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孝明帝初廣漢鄭純獨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無數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歎賞明帝嘉之因以爲永昌郡拜純太守　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安帝永初中漢中陰平廣漢羌反征戰連年

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巂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多所殘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竦將兵討之竦先以詔書告諭告諭不從方略滌討凡殺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千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竦以傷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　迄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擁沒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幷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獻陳方策以爲可

討帝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顒將巴郡板楯軍
討之皆破陟得生出後復更叛梓潼景毅爲益州太守承喪亂後民
夷困餓米一斛千錢皆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斛八錢　建安十
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
南昌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方亡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
李恢對曰西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爲都督治
平夷縣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
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
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
於吳吳主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
交益州際牂柯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
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
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
柯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煞頎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闓闓使建寧孟
獲設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斛斷木構三丈
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斷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
丈故獲以欺夷　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
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
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
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當衍二字）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
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當衍）南中　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
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
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
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
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
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　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
　又分建寧牂柯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
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軍號飛軍（舊校云闕）分其羸弱配大姓焦
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
也以夷多剛很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
得多者弈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
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
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
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爲張翼爲都督翼持法嚴不得殊
俗和夷帥劉胄反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脩攻戰方略資儲羣
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豈可以絀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
滅胄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爾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
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
以犍爲楊羲（當作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
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
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　及晉世因仍其任時交阯不
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今官和解夷人及適
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龔（當作襲）領其兵和諸姓晉以巴西太守
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嬰因代之　泰
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嬰爲刺史　咸寧五年尚
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　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
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
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
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
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
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諭物謂之夷經

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當作婚）曰遑耶諸姓（當有婚字）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部曲致詵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　太安元年秋詵叡猛（當衍）逐俊以叛猛貽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叡走依遑耶五蔡（當作苓）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老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　部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　二年于陵承詣毅請叡罪毅許之叡至臺下以爲詵叡破州土必殺之毅不得已許諾及叡死于陵承及詵猛遑耶怒扇動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半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疾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　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勵戰討食糧已盡人但樵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謚曰威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寧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秦臧長周昺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渾昔爲建寧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幷殺濤夷晉莫不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無一旅官民虛弱綱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當作苓）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逷梁水太守董慬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巂代寧州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違遜指授雖大破之驤不獲　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　咸和八年遂爲雄弟壽所破

獲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柯謝恕不爲壽所用遂保郡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柯郡漢武帝元鼎二(當作六)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晉縣四(當作八)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畬山爲田無蠶桑頗尙學書少威棱多懦怯寡畜產雖有僮僕方諸郡爲貧王莽更名牂柯曰同亭郡不服會公孫述時(當作據李至依後漢書訣改耳)三蜀(句絕)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　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保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郡特多阻險有延江霧赤煎水爲池衛少有亂惟朱褒見誅其郡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中張亮則廣漢劉寵犍爲費詩巴西馬忠皆著勳烈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鄨半(當作平下當有夷字)爲平夷郡夜郎以南爲夜郎郡(當有但字)四縣

萬壽縣　郡治　有萬壽山沮(當衍)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

且蘭縣(舊校云音沮)　漢曰故且蘭有柱蒲關也

廣談縣

毋斂縣　有剛火(當作水見漢書地理志)也

平夷郡晉元帝建興(當作武)元年置屬縣二戶千

平夷縣　郡治　有硊津安樂水山出茶蜜

鄨縣　故犍爲郡城也不狼山出鄨水入沅有野生蘚可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戶千

夜郎縣　郡治　有遯水通廣鬱林(後漢書夜郎傳注引無廣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靈響也

談指縣

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巂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洛五千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羊屬三十萬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長松皐有鸚鵡孔雀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俗奢豪難撫御惟文齊王阜景毅李顒及南郡董和爲之防檢後遂爲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爲太守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爲益州郡後太守李遏恢孫也與前太守董慬建興爨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改益州爲晉寧郡

滇池縣　郡治　故滇國也有澤水週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當有有黑二字見漢書地理志)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巂溫水又有白蛸山山無石惟有蛸也

同勞縣

同安縣

連然縣　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建伶縣

毋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太安二年分爲益州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翟家部曲

味縣　郡治　有明月社夷晉不奉官則官與共盟於此社也

牧麻縣　山出好升麻有塗水

同樂縣　大姓爨氏

穀昌縣　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穀昌也

同瀨縣

雙柏縣

存駹縣　雍闓反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雍梁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　九十里出蹟口

談稾縣　有濮獠

伶丘縣　主獠

脩雲縣

新定縣(按當作俞元縣續漢書志之俞元注引華陽國志裝山在河中洲上明此郡本有俞元縣并有脫文也其新定縣自入平樂郡不當更列於此矣)

平樂郡元帝建興(當作武)元年刺史(當有王遜二字)割建寧(當有之字)新定興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爲一郡後太守建寧董霸叛降李雄郡縣遂省寧州北屬雄復爲郡以朱提李壯爲太守(按此下脫文未詳)

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武後省爲犍爲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爲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千三百里先有梓潼文齊初爲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爲民興利亦爲立祠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學濱犍爲號多士人爲寧州冠冕

朱提縣　郡治

堂螂縣　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螂附子

南秦縣　自僰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

漢陽縣　有漢水入延江

南昌縣　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爲太守蜀朝召竺入爲侍中巴西令狐夷代之　建武九(當有誤)年省　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雄殺賊大將樂初後刺史尹奉却郡還舊治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與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屬縣四戶千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詘住柱呼尹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當有頰字)(見水經注)坂其險如此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禁忌多神祠

南廣縣　郡治　漢武帝太初元年置有鹽官

臨利縣

常遷縣

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舊校云後漢作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若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當作鳥)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當作九下同)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龍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之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亮爲其國譜也　孝武時通博南

山度蘭倉水者溪置巂唐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渡蘭倉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轉衰　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舊校云後漢作賢栗）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茤鹿茤民弱小將爲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爲逆流箄船沈沒溺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茤鹿茤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扈栗懼謂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卽遣使詣越巂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爲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當作鼻見後漢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貊遣子奉獻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爲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有梧（當衍）桐（當作橦下同蜀都曰布有橦華也李巠依後漢書誤改耳）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汚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闌干細布闌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旄帛疊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　太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沈稚黎彪然顯者猶鮮　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　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當有敦直二字）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　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爲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楊氏

不韋縣　故郡治

比蘇縣

哀牢縣

永壽縣　今郡治

巂唐縣　有周水從徼外來

雍鄉縣

南涪縣　有翡翠孔雀

博南縣　山高四（當作西山高三續漢書志注後漢書哀牢傳注引皆不誤）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當作洗取續漢書志注引不誤）融之爲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亦出（當有橦字）華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

雲南縣　郡治

葉榆縣　有河州

遂久縣　有繩水也

弄棟縣　有無血水水出連山

蜻蛉縣　有鹽官濮水同出（按同出當作出馬同三字）山有碧鷄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鷄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其縣二別爲郡

河陽郡刺史王遜分雲南置屬縣四戶千

河陽縣　郡治　在河中源洲上也（按此下脫文末詳）

梁水郡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當有脫）

梁水縣　郡治　有振山出銅

賁古縣　山出銅鉛鐵

西隨縣
興古郡建興三年置屬縣十一（當有誤）戶四萬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
　多鳩獠濮特有瘴氣自梁水興古西平三郡少穀有桄榔木可
以作麪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資以爲糧欲取其木先當祠祀
宛（舊脫此字今補正）温縣　郡治　元鼎二年置
律高縣　西有石空（當作室）山出錫東南有監町山出錫（當作銀鉛見漢書地理志）
鐔封縣　有温水
句町縣　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
漢興縣
勝休縣　有河水也
都唐（舊誤倒今改正）縣　故名都（舊誤雲今改正）夢縣
西平郡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軍攻討不能克已遜薨後寇
掠州下吏民患之刺史尹奉重募徼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遏盤南
平奉以功進安西將軍封前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
三縣爲郡（按此下脫文未詳）
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拜興安南將軍
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
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爲
功曹李統所殺　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
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爲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
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當作侯吳誤倒侯句絕讀吳字下屬）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脩
則領軍三攻稷皆爲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炅董
元等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炅爲鬱林太守元
爲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泰始七年

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嚴惡
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炅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戰于封溪衆寡
不敵炅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守破敗之後衆才千人幷新
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糧約
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
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卽斬稷長
史張登將軍孟通及炅幷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
陵故梏稷及孟幹爨能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
歐血死傳首秣陵棄其屍喪於海幹松能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
免幹等可以勸邊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節
困辱虜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既路死幹等恐北路轉遠以
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爲弓工　九年幹自吳
逃返洛陽松能爲皓所殺初晉武帝以稷爲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
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能後嗣侯焉
　古城之戰毛炅手殺脩則則子允隨陶璜璜以炅壯勇欲赦之
而允必欲求殺炅炅亦不屈於璜璜怒乃祼身囚結面縛呵曰晉兵
賊炅亦烈聲呵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
腹（按三國志注引作庸復作賊此脫誤）炅罵不斷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吳
人斬之武帝聞而矜哀卽詔炅子襲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九真太
守王素以交趾敗與董元牙門王承等欲還南中爲陶璜別將衞濮
所獲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郡爲晉祚舅黎晃爲
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
力是視矣　邵暉子胤先爲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比還暉敗亡
胤依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遙爲之援（當有脫）諸姓得世有部曲弋遣
之南征因以功相承也
譔曰南域處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也而能開

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南越蘭滄遠撫西垂漢武之迹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頗牧咨嗟斯靜禦之將信王者所詳擇也馬霍王尹得失之際足以觀矣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弁志焉

華陽國志卷第四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王命史立典遠(當作建)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蒭蕘之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闚瞽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當作一事出誤倒一句絶)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祚短促國統三絶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卽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厶(按當作八厶二字)子系(舊校云後漢作八厶子系今按此傳寫之譌非有異也)十二爲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尙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尙黃乃服色尙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功曹李雄(當作熊見後漢書)爲大司徒巴部任滿爲大司空弟恢爲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射蘭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爲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舊校云後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士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以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荆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其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眞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尙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尙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壻延牙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盎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

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還葬贈以漢卿官屬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皃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劉焉字君朗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郄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爲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緜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當作在）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祅災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父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賨民爲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韙破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賨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誤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爲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爲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

遣肅弟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荆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荆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絶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爲不得已（當有而字）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強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當衍）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死諫璋璋壹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設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荆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鎭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并三萬軍人（當作）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實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城都此中計也退還之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卽斬懷等遣將黃忠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何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緜竹縣令（當衍此二字）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川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絀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緜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緜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

十九年關羽統荆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筰拒守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

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諶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於柏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大守汝南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欷涕泣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於南郡之公安吳主孫權之取荆州也以璋爲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於吳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數有極季身歸順猶可以免而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既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第五

華陽國志卷第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弘

先主幼孤與母販履織蓆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爲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著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唐尉遷爲令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志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名器盡此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　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當有於字見三國志）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濟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麋竺進妹爲夫人及客奴二千金銀寶貨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合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按此下當脫公遣先主要擊術云云）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按沛字不當有解即今之廨字也）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葱使廝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冑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

誅

先主衆數萬遺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當有要當二字)立効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當有羽字)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本兵至汝南公使將蔡楊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爲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麋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當有千里二字見三國志)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

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舫舟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爲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

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羽爲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爲征虜將軍宜都太守

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爲福也及得荊州復有人衆

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願以隆成爲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贊之言新據諸郡未可

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還觀別駕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段萬匹其餘各有差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荆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當有爲字掌軍中郎當有將巴郡三字將句絕見三國志王謀在劉璋時爲巴郡太守見陳壽季漢輔臣讚注太守漢嘉王謀爲別駕廣漢彭羕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羽飛超爲爪牙靖羲及麋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羕璋所排擯也劉巴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飡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當有主字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年孫權使報先主欲得荆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荆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下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走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顒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閒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吾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祗俱會亮門下洪謂祗曰君馬何駛祗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　曹公爲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辦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

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犍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舊校云黃忠字也）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材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黔彭之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髯故亮稱云髯也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盡取荆州以劉璋爲益州牧住姊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爲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當有大字見三國志）司馬屬陰純別駕趙莋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即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其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斄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爲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勇冠三軍（當有脫）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縶之於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姊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姊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姊歸吳班陳戒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

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經佷
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
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
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死盡彤
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
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以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
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
阿等踵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顛危矣　八
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
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
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右中（當作）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
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
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十有二月漢嘉太守
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
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
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
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尙書令
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二亮表後
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弔今月二十四日奄忽
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
到葬復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
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
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
武幹略戡屠盪盡於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
翼荊楚翻飛梁益之地克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
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爲義士所
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
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第六

華陽國志卷第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
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卽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
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飛女也封丞相
亮武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
衞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
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
等關內侯　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
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主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
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
命世之英諸葛一時之桀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
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
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
王之有也吳主大悅與蜀和報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
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戰爭
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掞張陰化不實和
合二國惟有鄧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
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
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
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五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
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
吳遣中郎將張温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秦宓未往
亮累催之温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宓曰君學
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温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詩
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云乎天步艱難
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
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
聲温大敬服宓亦尋還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　三年春長
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荆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
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農太守
楊儀爲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爲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
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
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爲外援謂參軍
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
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而言故
淩遲於世　十有二月亮至羣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
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
州城巴部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　是歲魏
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獎三軍北平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克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誼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
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爲中書令治中張裔爲留府長史與參軍蔣（當有琬字）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鎭北將軍魏延爲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鎭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爲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爲郃所破平獨斂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按當衍軍字年當作部三國志平傳云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可證也五部裴松之無注據南中志言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然則平所統者卽此五部矣）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職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　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遯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　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衞尉陳震慶問吳與蜀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爲長史加綏遠將軍還姜維護軍征西將軍　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成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亮以當西（出當作）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陽溪延遷前軍師鎭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爲亮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爲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諡曰忠武侯鎭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之爲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儀疑延延逆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

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
爲怯及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
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儀帥諸軍還成
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
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
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漢將軍鄧芝
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　廖立在汶山聞亮
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安奄沒
齒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
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
悚琬超登大位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
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同爲參軍長史己常
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當衍怨望謂費禕曰公亡際吾當舉衆降魏處
世寧當落度如此耶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
辟　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
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
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
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當衍登當有觀字坂觀汶川之流　武都氐王苻健
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
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
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
也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　懿從弟
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
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
鄉侯按當作假節緜竹侯見陳壽季漢輔臣贊注　時南郡輔匡光當作元弼零陵劉邕南和
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綝南郡高翔至大將軍綝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爲
太子瑤爲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爲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爲
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
護軍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爲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當衍此二字　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犍
爲楊義當作羲下同爲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答羣吏以爲慢琬
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
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督農楊敏常
毀琬作事憒憒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白
乞問憒憒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憒憒矣復何問也後敏坐事下獄人
以爲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
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按此下當重有司馬二字三國志後主傳云延熙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姜維
傳云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然則維所領者蔣琬大司馬之司馬也傳寫者誤認爲複文而刪之耳　是歲按此二字當在下文
魏明帝崩之上西征入羌中　魏明帝崩齊王卽位　延熙當衍此二字　三
年魏正始元年也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巂太守張嶷平越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入秦川不克
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爲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
因至漢中宣詔旨於琬琬亦連疾動輟計還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
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疢奉辭六年規方
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犄角但當蠶食然
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
維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東北之便應之
不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
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還尚書令費禕大將軍
錄尚書事就還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

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平白與護軍零陵劉敏距與勢圍以
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旌旗啓路馬人
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棋禕留意博
弈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比至爽等退
命鎮南將軍馬忠平尚書事　夏四月安平王卒子胤嗣　秋
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故讓州職於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軍
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
下帥羣司於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
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爲非後主欲採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
二允嘗與軍典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
董恢造允脩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同與好
遊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
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爲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
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
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衆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
之恩以惠奸軌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
德哉禕但顧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
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不妄下也自亮沒後茲制遂虧
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卿士皆勳德融茂太常杜瓊學
通行脩衞尉陳震忠惇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
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晉記(舊校云闕)性光祿來敏舉措不慎失勢事者
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譚承光祿勳河東裴儁也其朝臣
尚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伷侍中汝南陳祗並讚事業
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爲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鳩合
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預世務是以上自執事下及童冠莫不
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
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爲尚書令進姜維爲衞將軍與大將軍禕
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尅之　十年涼州
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衞將軍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
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
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爲驃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
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
同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
並爲大將故時人爲語曰前有何勾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
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
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
月大赦　秋衞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
三年衞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
立來告赴如古義也　立子琮爲西河王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　十六
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於漢壽謚曰
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業相繼雖典戎於外慶賞刑威咸
咨於己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自禕歿後閹宦秉
權衞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
禕常裁制至是無禮屢出師旅功續不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
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救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
元元年也　春衞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出
隴西魏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救之維拔狄道
河間(按胡三省通鑑注云當作關)臨洮三縣民入蜀居於緜竹及繁　是歲魏

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卽位　十八年春衞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小國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救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衞將軍姜維爲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鎭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爲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以維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軍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爲奉車騎尉中常侍　姜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人莫察焉　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鎭南（當作軍見三國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爲鎭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爲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鎭守以禦大（當作之句絕見三國志）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當作斌見三國志）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衞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幷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爲右衞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諡曰忠侯祗在朝上希

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八月追諡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卽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鎭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衞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郄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羇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當作西見三國志）將軍鄧艾鎭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　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陽安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都督傅僉奮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捨陰平還保劍閣拒會會不能尅糧運懸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瞻督諸軍距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緜竹艾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琊王瞻怒

殺艾使戰於緜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至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　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羣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齎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輿櫬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皓將殺之受賄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勑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衞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郪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奮激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則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牙爪欲遣維爲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按通鑑考異引有諸字當補）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　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弟兄子孫爲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祕書令郄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按當作七東京賦授鉞四七薛綜注四七二十八將也）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庸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骨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己自招之然以鍾會之知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揵籌筭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爲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美意播越矣

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脩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強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第七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式州部
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
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李
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
當作事故按事句絕讀故下屬也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
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
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
爲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
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　冬
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
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
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
爲舍人　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
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
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
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閻術縛富送
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緜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
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
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廝劇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　七年汶
山守兵呂匡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
平武都故於險要置守自汶山龍鶴冉駹白馬匡用五圍皆置脩屯
牙門晉初以禦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
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

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
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玁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
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
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人當有誤麃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
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
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當作自上觀下反上
卜之按自上觀下反卜之七字爲一句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免難岑彭惡彭
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
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
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
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
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
井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
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
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己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
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弘
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絰詣
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
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
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㪷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
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
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
天師徒衆以千百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
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
官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
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

蜀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　三月
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
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幷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
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
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
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
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
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
徐兆爲牙門姚顯郄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
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
不自送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
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
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
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爲益州
刺史濬還輔國將軍　初濬將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
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
不貪榮華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當作州句絕按下文元康六年
復以梁益州爲重州可證也）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
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
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爲王
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
還益州刺史栗鐵爲梁州加材官將軍揚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

加折衝將軍　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
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玄尹方救援之
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
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
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勅關禁
之而戶曹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　汶山興樂縣
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
羌有讎遂與蜯蛔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
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
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萬人征之戰於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當衍）　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胡退
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廞爲大長秋還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
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
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
以李特弟庠衞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劫盜蜀民患
之滕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
不者與東三郡險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
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由是廞惡滕
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
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
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搆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
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
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
廞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　廞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
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寧藏廞購千金寧不出廞尋敗
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喪廞義而不殺也恂與

戶曹掾常歆共備棺冢葬之　廞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廞
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
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廞軍遇
模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
無害也總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
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弛總逃
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廞自稱大當有
都督三字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
司馬襲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徙犍爲太守
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
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後賢志及目錄皆作徵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
軍祭酒時庠與兄當有特字弟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
攀始平費他氐苻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廞使庠斷北道庠
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志舉矛爲行伍庠勸稱大號漢庠部下
放攬廞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
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緜竹廞遣故
陰平令張衡升遷費恕就綏納皆爲特所殺　許弇求爲巴東監
軍杜淑張粲逆不許弇怒於州閤下手刃殺淑粲卽亦殺弇二子廞
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廞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以長史
費遠爲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廞
軍略盡進當有攻字成都城中悩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
關委廞走文武散盡廞獨與妻子乘小船順水至廣都爲下人朱竺
所殺袁舊校云疑今按袁當衍舊校非也廞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
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昺在
洛亦見誅　特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襲尼相都令袁洽
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反表

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
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衞節兵一
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還梓
潼太守樂陵徐儉爲蜀郡揚烈將軍隴西辛冉爲廣漢太守　羅
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
奉迎特厚進寶物尚以驤爲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說
尚曰特等隴上塞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辛冉本趙王倫
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廞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又冉謂特曰故
人相逢不吉當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
拭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爲生口敦單馬馳爲羌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移還流民徙者萬餘家而特
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卽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
閻式累詣尚求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
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之式爲別駕杜弢說逼移利害弢
亦欲寬逬民一年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從之弢致秀才板出還家
知計謀不行故也　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太城上治
中從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万屍氣甚迫
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逬民災自消矣冉苾又白尚
流民前廞亂際多所枉沒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秋七月尚移書
梓潼所在抱關　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
亂矣　九月遣軍軍緜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
匹特驤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氐叟梁竇
符隗董費等首百匹流民本無還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流
乃保赤祖爲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
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回
上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楊珪王達

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斌等參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爲
賓從其餘皆有官號辛冉遣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殺尙督護田佐
牙門劉並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尙復遣犍爲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
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緜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
廣漢詐爲表奏稱引梁統推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尙書檄告喻閻式
式答曰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
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
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
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縋之大過迸民不肯延頸
受刃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坐進道
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遯
支分勢解事漸及己所謂不寤由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尙率其
民盡渡郫水以南尙阻長圍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捍特特等保廣
漢　太安元年春尙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
衙博西征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廣漢太守據德
陽　尙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
誘特降尙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殘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
闇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
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
倉庫走巴西巴西（按此複衍二字下文郡丞乃梓潼之郡丞不得重巴西也）郡丞毛植五官襄班
舉郡降特　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閒王深器之初爲陰
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
之役寇尙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
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
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尙遣將張興僞降於驤覘士衆還以
告尙尙遣叟兵襲驤破之流驤幷衆攻尙軍軍失利喪其器甲

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
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尙軍數挫特勢
日感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尙水上軍特從盎底渡黨徒從赤水
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尙保太城特營
少城而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
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
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尙從事蜀郡任叡說尙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
散在諸村怠忨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密尅戰日內外擊
之破特必矣尙從之縋出叡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
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楊水叡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
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叡還報尙
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當重有特衆二字）破退追及於繁之官
桑斬特及兄輔（當有李字）遠等李流斂餘衆還赤祖尙乘勝但施遊軍征
湯傳特首洛陽焚其屍　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
流爲大將軍大都督（當有益州牧三字）而荊州刺史宋（當作宗下同）岱水軍三萬
助尙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蹇碩太守任臧徑
至涪　三月尙遣督護張龜何沖左汜等軍繁城而緜竹降涪陵
民藥紳杜阿應尙尙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禦蕩雄攻紳深
破驤殺李攀弟恭（句絕）傷爲主（當有誤）左汜黃誾逼攻特（當衍）北營營中氐
羌因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誾攻蕩雄蕩母羅擐甲略陳伯手刃羅
（當重有羅字）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誾攻其外自晨至日中
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汜誾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
突出詣尙蕩策馬追退軍爲叟長矛所揰死羅雄祕不發喪以安衆
心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諫之
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　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
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

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當有襲字)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轉攻尚　流憝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當重有尚字)軍保太城　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敞故州牧劉雄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祅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按此下四十四字事與前複當有誤也)　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塾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太城中　六月雄從帛羊頹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按圖當作啚通鑑考異云李雄殺陳圖華陽國志作陳啚今從載記可證也李堊校刊此書轉依載記改啚作圖耳)據郪城

秋七月朔雄入郪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參軍涪陵徐輿求爲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掎角討雄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當有說賢二字)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郪雄使武都朴泰譎尚曰李驤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鬭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內應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郪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太城　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爲天水西縣令任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幷見殺　以李溥爲犍爲太守　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己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特從後得之幷獲資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舊校云疑闕)守漢中　永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驤妻昝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當有都字)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僰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荊湘州及越嶲牂柯尚書(當作施)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當有置字)諸村參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訇氐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氐求救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氐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旨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荊子(舊校云疑字有誤)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棄子走荊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檐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二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爲刺史

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訇琦張金苟略陽羅羕殺雄太尉李離降尙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羕爲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爲當有司徒二字司徒璜司空也雲司空　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尙尙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尙梓潼巴西還屬　初巴西譙登詣鎭南請兵鎭南無兵表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

秋七月尙薨於巴郡尙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眞襄陽人也歷尙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　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當衍此二字皮素泰昆當衍此二字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勑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尙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素字泰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及攀巴郡亂不果救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　荆湘有亂氐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夔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　二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魏大司徒曁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當衍此三字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爲主龕窮急當有欲字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州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遺弟逃氐詣羅羅曰子宜宣誠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驅略吏民西上降雄當重有雄字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爲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當有率字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當衍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聓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棄營還趨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救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救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孟萇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冢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雄矣　蜀自太康至於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子辟入

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祖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邡郫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滕以爲朱草表美於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欻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尙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當作己沒三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當作反市當作帀三旬之閒流雄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當作摧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覓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緜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準格不湊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於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第八

李特雄期壽勢志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魯按魯字不當有祖父虎與杜按當有濩字朴胡按當有袁字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當作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驤字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儁　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　既克成都衆皆飢餓驤乃將民入郪王當作五城食穀芋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尚書令褒爲僕射發爲侍中珪爲尚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達軍師具置百官下赦建元大武按建元大武當作改元建興國號大成通鑑考異云十六國春秋目錄雄年號建興二晏平五與華陽國志同今從之諸書雄改元晏平無大武年號惟晉載紀改元大武無晏平年號按雄國號大成魏書雄傳云雄稱帝號大成改年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年大成載記轉寫誤爲大武今從諸書李至校刊此書轉依載記誤改甚非迎范賢爲丞相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爲按當有四時八節四字通鑑考異云華陽國志尊長生曰四時八節天地太師可證亦李至校刊此書轉依載記所刪也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羕訇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當衍此二字爲晉平寇將軍李鳳在晉壽　梁州先以爲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寶弟全在訇琦中雄遣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尙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爲太尉雄自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急救援不至還驤壽　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元玉衡　是後扶風鄧芝揚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氐苻成隗文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沖遣子入質頃之朱提審炤率民歸降建寧爨量蒙險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

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稚屯晉壽害其功　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按以知州征事當作梁州知北事　二年驤伐越嶲又分伐朱提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　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氐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遣不送成都曜既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卽叛稚稚悔失計連白雄求伐氐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琀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當作入句絕）壽遣（當作遣壽誤倒）與稚弟玝由陰平入二道討氐難敵等先拒壽玝玝壽不進而琀稚逕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爲氐所破稚琀皆死死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琀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尙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

雄妻任無子養琀弟班爲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羣臣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驤與司徒王達諫以爲不可雄不從　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驤泣曰亂始於是矣　泰寧元年越巂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其征南費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斯叟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玝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屯　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尙書總統如驤　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毋丘奥退保宜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　雄以子越爲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陵　七年秋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巂入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當有中字）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

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轉淩掠民　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建寧爨深爲交州刺史　封壽建寧王　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淩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鈞闇至有何已已穎淳以爲然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謚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按十下當有一字雄以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自立至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卒凡三十一年晉書載記以爲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者別有所出耳李至校刊此書轉依載記刪去一字不知雄卒之年載記在八年癸巳國志在九年甲午本有一歲之差也通鑑書九年六月丁卯雄卒胡三省曰載記在去年最爲明晰）

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夔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慚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　甲子襲位玝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己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玝還涪　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玝奔晉期僞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顯爲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玝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攻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來赴喪兄弟快快既以

班非雄所生又慮玝不利己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上言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爲相國與壽並錄尙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玝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尼霸爲中領軍鎮南弟保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玝走卽拜壽梁州知北事　咸熙(當作康)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恆　秋以司隸景騫爲尙書令征南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　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當有演字)澹并誅班母羅玲子礦稚妻昝　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益廣忽慢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爲言越請散財募民格戰期謂壽不自遵不許既誅越騫初廢期爲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二十四謚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子於越巂勢又使人就越巂誅其子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尙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效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玝在北欲藉壽討之故不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玝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玝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玝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　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爲特所殺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陽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壻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恆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昝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恆爲尙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當有北事二字)東羌校尉(當衍此二字)　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己參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　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閎爲征東荊州移鎮巴郡　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百姓飢疫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顚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誤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氾濱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埸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祚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與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

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
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
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
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
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
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忞臣所
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倖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
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
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
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禨實感殊遇冀以微
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沒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悾悾伏願罪戮壽
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僕射任顏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
雄子豹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閎閎恭子也初壽許
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閎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閎
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恆思明等復議奉晉討尋
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　三月拜
李奕鎮東代閎　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彪於
晉舉建寧爲晉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巂　秋又遣尚
書廣漢李擄爲御史入南中擄祖毅晉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
舊故遣之擄從兄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
之　車騎將軍王韶爲參軍[舊校云右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待攷]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
乃宗廟不脩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
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
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

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
哀之冬李奕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貴勢大赦境內
改年嘉寧勢驕淫不卹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原注魯皓切西南夷別族]至是
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飢饉境內蕭
條三年春二月桓温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昝堅等將之[原注子感切姓也]
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
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原注碕渠羈切曲岸曰碕]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昝堅至
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
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原注笮音昨]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
勸勢降乃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勢至
建康封歸義侯[按上文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起至此乃李至所續勢志非道將之舊也今亦不更削去]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三年[按三當作二自晉惠帝光熙元年丙寅雄稱皇帝至穆帝永和三年丁未勢降故曰正僭號四十二年也又上自惠帝永寧元年特起事歲在辛酉故曰四十七年也]
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華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
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馬氏婦妊身而脅下生其母無恙兒亦
長育有馬生駒一頭二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於江南
數畝許李漢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遽斂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簞中又
跳出有猿居烏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譔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建遇其時與期倡爲
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
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
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虐劉未有如茲每
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舊校云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壽勢志則先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其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温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今按據此知前勢志爲李至所續也]

華陽國志卷第九

華陽國志卷第十上

先賢士女總讚

含和誕氣人倫資生必有賢彥爲人經紀宣德達教博化篤俗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煥炳彝倫攸敘也益梁爰在前代則夏勳配天而彭祖體地及至周世韓服將命蔓子忠堅然顯者猶鮮豈國史簡闕亦將分以秦楚希預華同自漢興以來迄乎魏晉多士克生髦俊蓋世愷元之疇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束帛戔戔於梁益之鄉或迺龍飛紫閣允陟璿璣亦有盤桓利居經論皓素其耽懷道術服膺六藝弓車之招旝旌之命徵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賢女高劭足以振玄風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載美是以四方述作來世志士莫不仰高軌以咨詠憲洪猷而儀則擅名八區爲世師表矣故耆舊之篇較美史漢而今志州部區別未可總而言之用敢撰約其善爲之述讚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尋事釋義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蜀都士女

嚴平恬泊皓然沈冥　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蓍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茲和日閱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楊雄少師之稱其德杜陵李強爲益州刺史謂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見不能屈也強以爲不然至州脩禮交遵遵見之強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嘆曰楊子雲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稱之曰不慕夷卽由矣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仲元抑抑邦家儀形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不爲章句處陋巷淬勵金石之志威儀容止邦家師之以德行爲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贊以見辱殺人太守曰賢者之子必不殺人放之贊自以枉語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讓弘弘對曰贊爲殺人之賊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誘而誅也石碏殺厚春秋譏之孔子稱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弘實遣贊太守無以詰也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爭爲志楊子雲稱之曰李仲元爲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聽吾先師之所畏

子雲玄達煥乎弘聖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貧好道家無儋石之儲十金之費而晏如也好學不爲章句初慕司馬相如綺麗之文多作詞賦車騎將軍王音成帝叔舅也召爲門下史薦待詔上甘泉羽獵賦還侍郎給事黃門雄既升祕閣以爲辭賦可尚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讀大人賦飄飄然有淩雲之志不足以諷諫乃輟其業以經莫大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於蒼頡故作訓纂箴諫莫美於虞箴故作州箴賦莫弘於離騷故反屈原而廣之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初與劉歆王莽董賢同官並至三公雄歷三帝獨不易官年七十一卒自劉向父子桓譚等深敬服之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於玄稱雄聖人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玄文年九歲而卒

林生清寂莫得而名　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閭隱遯世莫聞也

汜鄉忠貞社稷是經進賢爲國稽考典刑愛莫助之身殞朝傾

何武字君公郫人也初以對策甲科爲郎歷揚兗州刺史司隸校

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守廷尉御史大夫成帝初具三公拜大司
空封氾鄉侯爲人忠厚公正推賢進士在楚致兩龔在沛厚兩唐
臨司隸致茂陵何並居公位進辛慶忌皆世名賢臨州郡雖無赫
赫之名及去民思之才雖不及丞相薛宣翟方進而正直過之哀
帝卽位以朱博趙玄爲公卿用事免官諫大夫鮑子都亟言訟之
丞相王嘉亦以爲慨帝復徵武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時大司馬
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氏遜位亦以列侯見徵哀帝詔博舉
太常莽從武求舉武以莽奸人之雄不許哀帝崩王太皇太后莽
姑也卽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舉大司馬丞相孔光等
逼王氏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曰莽五父世朝權傾人主
必危劉氏乃舉祿祿亦舉武太后不從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
劾奏皆免武就國後莽浸威遂爲宰衡安漢公欲圖篡漢憚武與
其叔紅陽侯王立不從元始三年因呂寬吳章事檻車徵武武自
殺衆咸冤之莽欲厭衆心謚武曰剌侯子況嗣平帝崩莽因居攝
後僭王眞（當作位）
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魯　張寬字叔文成都人
也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寬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
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
文學由翁唱其教蜀爲之始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
女子㵽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
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寤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蚍
莽之妖世稱云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長卿彬彬文爲世矩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游京師善屬
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世
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
賦帝悅以爲郞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爲漢辭宗官至中
郞將世之作辭賦者自楊雄之徒咸則之
王淵豔麗蔚若華圃　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以高才文藻待宣
帝初爲王襃作樂職中和頌宣帝時又上甘泉洞簫賦帝善之令
宮人誦之爲諫大夫卒
子山翰藻遺篇有厚（當作序）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
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後坐太守徙邊作孤憤詩明帝時與班固
賈逵並爲校書郞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作生民詩又上符瑞
詩十五章制封禪書著（當有春秋二字見後漢書）外傳十二卷章句十五萬言
皆傳於世者
少遷猛毅垂勳三邦　陳立字少遷臨邛人也成帝時牂柯有亂
將軍王鳳薦立爲太守克平禍亂徙守巴郡秩中二千石治有尤
異又徙天水太守爲天下最天子賜黃金四十斤入爲左衛護軍
世公賦政祥瑞來同　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倫察舉
孝廉爲重泉令有鸞鳥集於文學十餘日遷益州太守神馬出滇
池河甘露降白烏見民懷之如父母
猗歟文父叡發幼童德澹會稽道崇辟雍　張霸字伯饒謚曰文
父成都人也年數歲以知禮義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宗之移家
其宇下啓母求就師學母憐其稚對曰饒能故字伯饒也爲會稽
太守撥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風教大行道路但聞誦聲百
姓歌詠之致達名士顧奉公孫松畢海胡毋官萬虞先王演李根
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郞遷侍中遂授霸五更尊禮
於文（當作大）學年老卒葬河南
少府委遲作卿作師　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孫（當作子）也
與頴川李膺等並號八俊三爲侍中自樂祿俸施貧方授國師未
拜病卒
何楊研神貫奧入微　何英字叔俊郫人也　楊由字哀侯成

都人也二子學通經緯英著漢德春秋十五卷孫汶字景由亦深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効爲謁者京師旱請雨即澍遷犍爲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楊由爲太守廉范文學范稱能治由言當有賊發頃之廣柔羌反寇殺長姚超鄉人冷豐齎酒候之值客未內由爲知其多少又言人當致果其色赤黃果有送甘橘者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著書十篇而卒

司農明允國憲是維　任昉字文始成都人也初爲葉令治奸賊七十餘人遷梁相尚書令清身檢下大將軍梁冀憚之出爲魏郡徙平原歲出租稅百萬冀誅復入爲尚書令司隸校尉遷大司農卒弟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昉父循字伯度爲長沙太守得其父時爲五官事在精通也

翁君美秀牧後(當作启)　瘏機　何霸字翁君司空武兄也爲郡戶曹刺史王尊將之官移諸郡不得遣迎太守唯霸白宜往太守遣霸尊大怒霸對曰太守遣霸非脩敬也以去京師久遲知朝廷起居耳尊遽下車持節對之因奇霸容止辟爲別駕舉秀才爲屬國中郎將弟(舊校云闕名今按當作顯見目錄舊校失考也)潁川太守兄弟五人皆有名

伯騫推賢求善如飢　柳宗字伯騫成都人也初結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爲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拔致求次方張叔遼王仲曾殷智孫等終至牧守州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爲伯騫所識舉茂才爲陽夏太守(按當依目錄作美陽令)

文侯顯卬極位台衡　文侯趙戒字志伯少府典祖(當作父)也父定以游俠稱戒順桓帝之世歷司徒太尉登特進屢居公輔免憂患於無妄之世告歸於蜀薨家

太尉頡頏志振頹綱　趙謙字彥信戒孫也歷位卿尹初平元年爲太尉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司空荀爽固諫卓不聽以爲車騎將軍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隸校尉忤卓指免討白波賊有功封(當有郫字)侯進司徒免拜尚書令太僕二年薨謚曰忠侯

司徒繼踵儷俛權橫　趙温字子柔謙弟以侍中與(當有大駕二字)同輦西遷封江南亭侯兄亡初平四年拜司空未朞進司徒當世榮之時車騎將軍李傕與董承張濟等爭權數遷移天子温以書切責於傕天子聞爲寒心尋曹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温居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二年薨

猶操道柄董李是讓　讓責也董卓李傕凶擅謙温干之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冀欲立蠡吾侯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卓傕之惡甚於梁冀謙摩卓之牙温弄傕之爪雖逼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

侍中授命分節亦彰　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自荊州刺史還京兆尹侍中長水校尉以兵衛大駕西幸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爲傕所煞

蠻夷猾擾倡亂南壃子恭要傳醜穢于攘　楊竦字子恭成都人也永(當作元)初中越嶲永昌夷反殘破郡縣衆十萬餘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南中竦先以詔書告喻不服乃加誅煞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千萬降夷三十六種舉正奸濁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南中清平會被傷卒喬舉州弔贈列畫東觀

伯春孟元匡正時君　張充字伯春　李兖字孟元江原人也充爲治中從事時刺史恃豪每見從事布席地坐己自安高牀上充入閤不肯進刺史寤乃更禮從事刺史辟公孫特大姓犍爲李威橋稚充曹(舊校云闕事節)時有水災倫受刺史指以漢中斗平不足表聞兖固爭之後刺史至與倫不平求郡短劾倫不言水災兖對以

詔書上災異不得由州倫遷司空辟羌掾舊校云羌居希切說文微也殆也羌古字今作
幾
楊羅爲令遺愛在民　楊班字仲桓成都人也　羅衡字仲伯
郫人也俱師徵士何初山按初山當作幼正後漢書楊序傳注何萇幼正是也班爲不韋茂
陵令治化浹洽徙西城閬中令號時名宰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
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爲立
祠
小伯温恭預圖息紛　陳湛字小伯成都人也歷數縣令民皆懷
服州辟治中從事廣漢太守遣子詣州脩歡交使君欲納湛諫不
可失羔羊義使君從之後有言州郡私交者考之無得乃明也
孟由至孝遐葉睎風　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爲縣史當作使
越巂爲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堅方姙六月生母更嫁堅壯
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漢中三出徼外周旋
萬里經六年四月突瘴毒狠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見悲感夷徼
哀之即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從事列上東觀
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爲立碑銘迄今祠之
仲旻勉師　仲旻成都人也少受學於嚴季后季后爲汶江尉書
呼仲旻仲旻許十月往會夷反斷道仲旻期於往經度六七幾死
數年卒得至汶江爲季后陳策俱得免難遠近嘆之
叔本慕仁　任末字叔本新繁人也與董奉德俱學京師奉德病
死推鹿車送其喪師亡身病齎棺赴之道死遺令勑子載喪至師
門敘平生之志也
伯禽證將　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爲郡功曹太守與刺史王冀
有隙枉見劾普詣新都獄掠笞連月肌肉腐臭惡同死人證太守
無事勑其子曰我死載喪詣闕使天子知我心事得情理普以烈
聞

文寺代君　李磬字文寺嚴道人也爲長章表主簿旄牛夷叛入
攻縣表倉卒走鋒刃交至磬傾身捍表謂虜曰乞煞我活我君虜
乃煞之表得免太守嘉之圖象府庭
在三義敦終始可稱　人生於三事若一君父師也言人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普磬可謂能終始也
炎光中微巨述僭亂　炎火光也漢以火德王自高祖至平帝十
二世國嗣三絕平帝早崩安漢公王莽字巨君遂簒天子位稱新
室皇帝而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莽導江卒正遂僭號於蜀
章王刎首　章明字公孺新繁人也　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
明爲太中大夫莽簒位嘆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煞皓爲美陽
令去莽歸蜀公孫僭號使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慚怒
誅其妻子
侯剛哭漢　剛字直孟新繁人也爲郎見莽簒位佯狂負木斗守
闕號哭莽使人問之對曰漢祚無窮吾寧死之不忍事非主也莽
追煞之
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爲郎去莽還留當衍
蜀公孫述先閉其妻子使人徵之嘉聞王皓死歎曰吾後之哉亦
自煞述慚賞其妻子
羅生美至思濟艱難述方遂非殘彼貞幹　羅衍字伯紀成都人
也爲述郎說述尚書解文卿鄭文伯使諫述降漢爲子孫福解鄭
從之述怒閉二子於薄室六年二子守志不回遂幽死衍卒察孝
廉徵博士
劉主割據資我英俊鴻臚淵通與道推運　何宗字彥若郫縣人
也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漢九世之運讚立先主爲大
鴻臚方授公輔會卒
君肅矯矯穎類倬羣　何祇字君肅宗族人也初犍爲楊洪爲太

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以爲蜀郡嚴猶在官祇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以爲廣漢洪猶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之能攬拔秀異也祇徙犍爲太守卒

輔漢朗捷服時之懃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汝南許文休稱其才鍾元常輩也爲輔漢將軍丞相長史丞相北征居府統事足食足兵

太常清密邃遠鉤深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師事任定祖通經緯術藝爲太常沈默愼密稱諸生之淳

休休衆彥殊塗同臻金聲玉振蜀之球琳　休休美也衆彥言此四十三人也易曰殊塗同歸百行齊致貴於流光顯稱揚名垂世此四十三人者雖立行不同俱以垂美如金玉之音器爲世名寶

述蜀郡人士

敬司穆穆暢始玄終　敬司馬氏女五更張伯饒妻也霸前妻有三男一女敬司產一男撫教五子恩愛若一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勑也遂葬蜀子光超稟母教爲聘士也

叔紀婉娩十媛仰風　叔紀霸女孫也適廣漢王遵至有賢訓事姑以禮生子商海內名士廣漢周幹古朴彭勰漢中祝龜爲作頌曰少則爲家之孝女長則爲家之賢婦老則爲子之慈親終溫且惠秉心塞淵宜謚曰孝明惠母

公乘氏張兩髦義崇　公乘會妻廣都張氏女也夫早亡無子姑及兄弟欲改嫁之張誓不許而言之不止乃斷髮割耳養會族子事姑終身

助陳撫孩節篤分充　助陳臨邛陳氏女犍爲楊鳳珪妻也鳳珪亡養遺生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乃引刀割咽宗族駭之幾死遂全其義

二常煢煢顡搆再隆　元常靡常江原人也元常廣都令常良女適廣漢便敬賓早亡元常無子養賓族子父母欲嫁乃祝刀誓志而死靡常仲山女適成都殷仲孫家遭疫氣死亡惟靡常在十八（此二字當在死亡下讀死亡十八四字爲一句）收葬諸喪養遺生子立美成家

紀常哀哀精感昭融　紀常常侍常洽女趙侯夫人也父遇害長安其二兄皆先沒遺父門生翟登張順迎喪時寇賊蜂起晝夜悲哀順登得將喪無恙還時人皆以紀常精誠所感

貢羅誓志　貢羅郫羅倩女景奇妻也奇早亡無子父愍其年壯以許同郡何詩貢羅白書誓父不還家父使詩乃白州州告縣逼遣之羅乃訴州刺史高而許之

玹何忘生　玹何郫何氏女成都趙憲妻也憲早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何恚憤自幽乃不食旬日而死郡縣爲立石表

昭儀殉身　昭儀新繁張氏女廣漢朱叔賢妻也賢爲郡督郵建安十九年劉主圍劉璋於成都賢坐謀外降璋以昭儀配兵將見逼昭儀自殺三軍莫不哀嘆

二姚見靈　廣柔長郫姚超二女姚妣饒未許嫁隨父在官值九種夷反殺超獲二女欲使牧羊二女誓不辱乃以衣連腰自沈水中死見夢告兄慰曰姊妹之喪當以某日至溉下慰寤哀愕如夢日得喪郡縣圖象府庭

戢戢淑媛表圖銘旌　淑善媛婉娩也言此十二女皆圖象列傳

述蜀郡列女

右蜀郡士女讚第一

凡五十五人（四十三人士　十二人女）

巴郡士女

（按舊本自此脫去乃闕讚之第二也今僅能知此標題而無從補其文矣近人見舊本較張佳胤以來所刻多第十之上中兩卷謂爲完書其實不然又按卷末云二州人士二百四十八人今存蜀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共一百九十四人所闕）

巴郡士女凡五十四人也士一百九十七所存者一百五十所闕巴郡四十七人士也女五十一今存四十四所闕巴郡七人女也姓名必具在目錄而無讚者亦並列故不可推知今但考得其凡如此

華陽國志卷第十上

華陽國志卷第十中

廣漢士女

講學沖邃洙泗是睎胤帝紹聖庶熙疇咨　楊宣字君緯什邡人也少受學於楚國王子張天文圖緯於河內鄭子侯師楊公叔能暢鳥言長於災異教授弟子以百數成帝徵拜諫大夫帝無嗣宣上封事勸宜以定陶恭王子爲太子帝從之出宣爲交州牧太子卽位爲哀帝拜河內太守徵太倉令上言宜封周公孔子後帝從之封周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又薦遼東王綱瑯琊徐吉太原郭越楚國龔勝等宜讚隆時雍平帝時命持節爲講學大夫與劉歆共校書居攝中卒門生河南李吉廣漢嚴象趙翻等皆作大儒

長伯撫遐聲暢中畿析虎命邦緯有餘徽　鄭純字長伯郪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嘆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

三老決決實作父師　楊統字仲通新都人也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養於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卒內讖二卷竟未詳

平仲淑道殆乎庶幾　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辟命司隸校尉陳紀山名知人稱祐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獲志其遺言撰王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顏子列畫學官（舊校云獲一作灌）

文父明洞探賾索微　楊序字仲桓統仲子也道業侔父三司及公車連徵辟拜侍中上言四方及荆揚交州當兵起人民疫蝗洛陽大水宮殿當災三府當免（舊空二格當是陰臣二字見後漢書）近戚謀變皆效驗大將軍梁冀秉權自退（舊空六格當是歸家遂脩黃老六字見後漢書）授門徒三千人本初元年及建和中特徵聘不行年八十二卒天子痛惜詔謚曰文父弟子雒昭約節宰緜竹寇懽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祈升伯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扶等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

元章玄泊韜光匿耀（耀當作輝）　段翳字元章新都人也明經術妙占未來常告大渡津口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人從冀州來學積年自以精究翳術辭去翳爲筒作書封頭與之告曰有急發之至葭萌爭津吏撾從者頭諸生發筒筒中有書曰到葭萌爭津破頭以膏裹之生乃喟然知不及翳還更精學翳常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

稚子奕奕古之畏愛　王渙字稚子郪人也初爲河內溫令路不失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遷兗州刺史部中肅清徵拜侍御史洛陽令聰明東斷公平廉正抑強扶弱化行不犯發奸擿伏忽若有神京華密靜權豪畏敬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弔喪行人商旅莫不祭之賈胡左威遺其清理制服三年洛陽弦歌之爲立祠天子悼惜每下詔書德令必賜後嗣與卓茂等爲伍

敬伯愷悌樹德播惠　王堂字敬伯郪人也初臨巴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及張瑞陳髦民爲立祠徙任右扶風政教嚴明帝舅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囑託輒拒之白鹿見象不以爲祥徙魯相又徙汝南守舉陳蕃爲功曹應嗣（按後漢書堂傳云委功曹陳蕃又云任主簿應嗣此應嗣下當有脫文今無以補之也）司隸校尉號知人之鑑

叔宰濟濟以禮進退　馮顥字叔宰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

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謁者儀威濟濟爲成都令遷
越嶲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冀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
及刺奢說脩黃老恬然終日
大匠奇暢妙監玄察盡言世規祇以隕越　翟酺字子超雒人也
少事段翳以明天官爲侍中尙書常見太史令孫懿歔欷涕泣曰
圖書有賊臣孫登將以才智爲黃門開路君表相應之是以悽愴
後爲京兆尹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
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閒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
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刺疾權貴誣酺及尙書令高堂芝交搆免
死著援神契經說卒家
司隸聰敏奮名後葉　郭賀字喬卿雒人也初爲太守黃幸戶曹
幸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勸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
榮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茂夢坐太極殿（按當作殿極見後漢書蔡茂傳章懷注云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閒謂屋梁爲極可證）上得嘉禾
三穗以問賀對曰明府位當至三公旬月茂遷司徒表賀明律令
稍遷侍中尙書僕射司隸校尉荆州刺史明帝南巡狩善其治徵
河南尹卒天子痛惜賜錢三十萬
鐔蔡翩翩交友惟賢　鐔顯字子誦郪人也　蔡弓字子騫雒
人也俱攜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爲
友共師司徒魯恭顯又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歷豫
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衞尉弓爲廬江太守徵拜郎而霸郃皓禪
皆至公卿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　李尤字伯仁　李勝字茂通雒人也侍
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
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拜諫大夫樂安相後
與劉珍共撰漢紀孫充有文才勝爲東觀郎著賦諫（當作誄見後漢書）論

頌數十篇
憲父懸車　王稚字叔起堂幼子也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
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謚
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
徵君肥遯　馮信字季誠郪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
辟公車再徵不詣公孫述時託目青盲侍婢姦其前陽不覺述卒
以年老不出
董任循志束帛戔戔　董扶字茂安　任安字定祖緜竹人也
家居教授弟子自遠而至扶初應賢良方正詣京師宰府十辟公
車三徵再舉有道爲侍中觀漢將亂求爲屬國還蜀安察孝及茂
才公府辟公車徵皆不詣卒布衣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名士至
卿佐
文表汜博提攜士彥　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也博學多聞州牧劉
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太守荆州牧劉表大儒南陽宋仲子遠慕
其名皆與交好許文休稱商中夏王景興輩也商勸璋攬奇拔儁
甚善匡救薦致名士安漢趙韙及陳實盛先埶江龔楊趙敏黎景
閬中王澹江州孟彪皆至州右職郡守又爲嚴李立祠正諸祀典
在官一十年而卒
超類拔萃實惟世信　劉寵字世信緜竹人也出自孤微以明公
羊春秋上計闕下見除成都令政教明肅時諸縣多難治乃換寵
爲郫令又換郪安漢皆垂績還在成都遷牂柯太守初乘一馬之
官布衣疏食儉以爲教居郡九年乘之而還吏人爲之立銘王商
陳實當世貴士皆與爲友
節英亢烈仰訴鼎臣　段恭字節英雒人也少周流七十餘郡求
師受學經三十年凡事馮翊駱異孫泰山彥之章渤海紀叔陽遂
明天文二卷東平虞叔雅學絕高當世遂遊於蜀恭以朋友禮待

之後爲上計掾會有司劾太尉龐參兼舉茂才孝廉參性忠正亮
直爲貴戚所擯以恚發病遠近稱寃恭不能耐其枉亢疏表參忠
直不當以讒佞傷毀忠正帝悟即日召西曹掾問疾尋羊酒慰勞
參忠

士遊孝淳感物悟神　姜詩字士遊雒人也事母至孝母欲江水
及鯉魚膾又不能獨食須鄰母共之詩常供備子汲江溺死祕言
遣學不使母知於是有涌泉出於舍側有江水之香朝朝出鯉魚
二頭供二母之膳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公孫述平後東精爲
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時大荒飢精致米肉與詩詩埋之永平三年
察孝廉明帝詔曰大孝入朝孝廉一切皆平之除江陽符長所居
鄉皆爲之立祠

少林陰德陽報是甄　王忳字少林新都人也游學京師見客舍
有一書生困病忳隱視奄忽便絶有金十斤忳以一斤買棺木九
斤還要下葬埋之後爲大度亭長大馬一匹來入亭中又有繡被
一領飛墮其前人莫識者郡縣以畀忳後乘馬到雒縣馬牽忳入
他舍主人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曰卿
何陰德而致此忳說昔埋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
卿乃葬之不報天彰卿德辟舉茂才除郿令宿斄亭中數有人爲
鬼所殺忳上樓夜半有女子稱寃曰妾涪令妻也當之官宿此枉
爲亭長所殺大小二十口埋在樓下奪取財物忳曰汝何故以恆
殺人女子曰妾不得白日惟依夜愬人眠不肯應恚故殺之初來
時言無衣忳以衣衣之言訖投衣而去旦召遊徼詰問具服即收
同謀十餘人殺之送涪令喪還鄉里當世稱之

仲魚謙沖　羊朞字仲魚郪人也父爲交州刺史卒官朞迎喪不
敢取官舍一物郡三察孝廉公府辟州別駕皆不應太守尹奉棄
刑名行禮樂請爲功曹刺史必欲借朞自佐不得已爲別駕後爲
太守孫寶蔡茂役諷功曹當欲渡津津吏滯停車待之三日將宿
中亭中有縣吏引車避之爲野王令

雲卿安貧　朱倉字雲卿什邡人也受學於蜀郡張寧滄豆飲水
以諷誦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終不受著河洛解家貧恆以步行
爲郡功曹每察孝廉羞碌碌詣公府試不就州辟治中從事以諷
詠自終

伯式玄照　折像字伯式雒人也其先張江爲武威太守封南陽
折侯因氏焉父國爲鬱林太守家貲二億故奴婢八百人盡散以
施宗族卹贍親舊葬死弔喪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
自遠而至時人爲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
平但說天文論五經

孟宗當仁　杜真字孟宗緜竹人誦書百萬言兄事翟酺酺免後
尚書令與司隸校尉枉劾之復徵詣獄真上章救之受掠笞六百
獄中明酺無事京師壯之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公府辟命
及辟長吏候迎每交於門乃斷髮以自絶

味道好施清風邁倫　讚仲魚以下也

漢儒請雨精感慶雲　諒輔字漢儒新都人爲郡五官掾時天大
旱請雨不降輔出禱祈乃積薪祝神曰不雨則欲自焚爲貪叨吏
謝罪百姓言終暴雨

韓揆義烈　韓揆字伯彥緜竹人也爲令錡裒主簿值黃巾賊入
界扶裒走入草中裒遣求隱翳處未還裒爲賊所得見害揆殯殮
葬埋訖詣從事賈龍求兵討賊賊破曰本報令君而苟自活非忠
乃自煞

喬雲勇震　左喬雲緜竹人也少爲左通所養爲子通坐任徒徒
逃吏欲破通臏通無壯子故爲吏所侵喬雲時年十三喟然憤怒
以銳刀煞吏解通走將令出追初聞以爲壯士及知是小兒爲之

流涕
楊寬證將烈播友人　寬字叔仲新都人也父斌證令萬世太守
役諷以忠義壯聞寬爲郡吏鄉人馬閏章言太守五方寬與兄皆
詣獄證之得理後方當遷南郡閏復章之寬乃發閏臨私事閏伏
罪友人汝錕爲張明所煞寬怒縛明送錕家使自謝之也
甯叔執仇　甯叔字茂泰廣漢人與友人張昌共受業太學昌爲
河南大豪呂條所煞叔煞條自拘河南獄順帝義而赦之
張復師讎　張鉗字子安廣漢人也師事犍爲謝裒裒死負土成
墳三年裒子爲人所煞鉗復其讎自拘武陽獄會赦免當世義之
賈爲士死分倴虞朱　賈栩字元集什邡人也雒孟伯元爲父復
讎聞栩名往投之雒縣追伯元蹤栩嘆曰士以義遇我豈可倍哉
煞雒縣當有脫文必移什邡負我君乃自煞李勝言當作誅之以方虞卿
魯之當衍朱家
郭玉通直當作術　蓋亦所脩　郭玉字通直按當衍三字後漢書玉傳無字可證新都
人也明方術伎妙用針作經方頌說官至太醫丞校尉當衍二字後漢書玉傳無可證
爰迄劉氏司農含章爽朗翠粲觀國之光　秦宓字子勑緜竹人
也初隱遁不應州郡之命丞相亮領益州牧選爲別駕中郞將吳
使張温將反命亮率百官餞之温與宓語荅問若響應聲辭義雅
美温大敬服以爲蜀之有宓猶魯有仲尼也遷長水校尉司農宓
甚有通理弟子譙周具傳其業
李王四子並作琳瑯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偉南郪人也王士字
義強從弟甫字國山文表諸弟也先主領牧朝爲別駕羣下上先
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當有脫文按李邵事在陳壽季漢輔臣贊注中但恐道將之文不全同今無以補之也
後丞相亮府辟西曹掾亦有文才兄弟三人號三龍士歷
宕渠犍爲益州太守甫善言議舊校云闕按陳壽輔臣贊注云好人流言議當無所闕舊校誤耳
人流美稱自緜竹令爲州右職
優遊容與特進太常　鐔承字公文郪人也歷郡守州右職爲少
府太常時費姜秉政孟光來敏皆棲遲承以和獨立特進之也
從事烈至諫君刎首　王累新都人也州牧璋從別駕張松計遣
法正迎先主主簿黄權諫不納累爲從事以諫不入乃自刎州門
以明不可
鄭度進規忠謀莫受雖云天時抑由人咎　度緜竹人也先主自
葭萌南攻說牧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急驅巴西梓潼
民由涪水以南一切燒除野穀固壘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
不過百日必當面縛先主聞而惡之璋不納言雖在天亦由璋之
愚
永年負才自喪世主　彭蒙字永年廣漢人有俊才劉璋時坐事
爲徒及先主入自託龐統爲州右職失主意左遷江陽太守蒙望
諸葛亮以爲心大志廣難可保勸先主因事誅之
漢南哽哽天奪其守　李邈字漢南邵兄也牧璋時爲牛鞞長先
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
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
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
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
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舊無此敗績二字三國志注引有有者是亮將殺
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十三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
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
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舊作臣三國志注引作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
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詵詵彥造或哲或友昭德音芳垂名厥後　總讚此四十六人也

述廣漢人士

任母治內子成名賢　任安母姚氏也雍穆閨門早寡立義資安遂事大儒安教授毋爲賑卹其弟子以慰勉其志於是安之門生益盈門

龐行養姑婦師之先　龐行姜詩妻也事姑晝夜紡績以給供養子汲江溺水死祕言遺詣學常作冬夏衣投水中託言寄與子詩呼妻使爲姑舂應命遲見遣不敢遠去遊於外供給因鄰母致姑勑還

依依義舊抗疏拜庭誠感世主徙女輟刑　義舊狄道長姜穆女緜竹司馬雅妻也既許婚父坐事徙朔方雅就婚死雇人送其喪尋父母死朔方義舊獨與弟孤居十年士大夫求終不肯乃上疏自訟求還鄉里天子愍悼下朔方使送遂下詔書定律令女子許嫁不得從父母徙

紀配斷指以章厥貞　紀配廣漢殷氏女廖伯妻也年十六適伯伯早亡以己有美色慮人求己作詩三章自誓心而求者猶衆父母將許乃斷指明情養子猛終義太守薛鴻圖象府庭

彭王進娥殘體令誠　彭非廣漢王輔妻也王和新都人便敬妻也李進娥郪人馮季宰妻也輔早亡叔父欲改嫁非乃詣太守五方截髮自誓敬亦早亡和養孤守義蜀郡何玉因媒介求之兄曉喻以公族可憑和恚割其一耳季宰亦早亡父母欲改嫁進娥亦翦髮自誓各養子終義

正流自沈玉潔冰清　正流廣漢李元女楊文妻也適文有一男一女而文沒以織履爲業父欲改嫁乃自沈水中宗族救之幾死得免太守五方爲之圖象

相爲袁福義不存生　相爲德陽人袁稚妻也十五適稚二十稚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之便自殺袁福亦德陽人王上妻也有二子上以喪親過哀死福哀感終身父母欲改嫁乃自殺

汝氏世冑由婦謙柔　汝敦妻某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財嫂心欲得妻勸送二兄敦盡讓田宅奴婢與兄自出居後敦耕得金一器妻復勸送二兄夫妻共往嫂性悋嗇謂欲借貸甚不悅及見金踊躍兄感悟即出妻讓財還弟弟不受相讓積年後並察孝廉世爲冠族

思媚列媛美稱惟休　總讚十一人也

述廣漢列女

右廣漢郡士女讚第三

凡五十七人四十六人士十一人女

犍爲士女

王延河平纂禹之功　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也建始五年河決東郡氾濫兗豫四郡三十二縣沒官民屋舍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以不憂職致河決自煞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堤謁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夾小船載小石治之三十六日隄防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關內侯拜光祿大夫仍賜黃金百斤

文伯習禮繼武孫通　董鈞字文伯資中人也少受業於鴻臚王臨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貴稱繼叔孫通

張公執憲克智克聰極位青紫實作司空　張皓字叔明武陽人也以文按此下當有脫字聰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僕射彭城相進隱士閭丘遷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將廢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爭之安帝不許及安帝崩濟陰得立爲順帝以皓爲司空久之免復徵爲廷尉清河趙騰坐謗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

子鸞司京桴鼓不鳴　趙旂字子鸞資中人也初臨甘陵弘農郡甚善治民徵尚書遷司隸校尉時梁冀子弟放恣旂以法繩之不敢爲非京師肅清桴鼓不鳴

孟文翹翹平(當作丕)顯有成　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也以清秀博雅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甚有嘉聲美稱

伯丕正直耀祖揚聲　楊準(按準當作淮下同隸續引作淮不誤)字伯丕漢安縣人也初爲郡守太尉李固薦準累世忠直拜尚書太傅陳蕃表爲河東入爲尚書令奏書治南陽太守曹麻潁川太守曹騰濟南太守孫訓等子弟依託形勢淫縱徵廷尉治罪訓梁冀婦家子也於是憚之又薦朱禹臧精滕延爲尚書陸稠爲郡守皆名士也桓帝即位拜河南尹還司隸校尉冀叔父梁忠爲執金吾不朝正初劾奏之朝士服其公亮徙將作大匠

翁君將命迺播其名　楊莽字翁君武陽人爲功曹刺史王尊當之州移書諸郡不得遣迎惟犍爲遣莽蜀郡遣何霸嚴尊尊大怒莽前對曰使君不使奉迎謙也太守承迎敬也謙敬上下之節不可廢也尊乃欣然請辟別駕舉茂才官至揚州刺史

奉君遯世　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孫述時漆身爲厲佯狂避世述破爲合浦守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當衍)避惡君脩身於蜀紀名亦足後世爲大族

任公開明　任永字君業僰道人也長歷數王莽時託青盲公孫述時累徵不詣子溺井中死見而不言妻淫於前面而不怪述平乃曰世適平目即清妻自煞光武徵之以年老不詣卒

叔和順終　杜撫字叔和資中人也少師事薛漢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鄉召爲功曹司徒辟不(當有詣字)及聞公免必往承問東平憲王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後罷爲王師在驃騎府者遺之數年乃去數應三公徵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弟子南陽馮良亦以道學徵聘

君橋密精　趙松字君橋武陽人爲童子數資問費貽及知其避世密與周旋終不露之也述平舉茂才爲上黨太守

英英四子利於居貞　讚費貽以下

皇漢弛綱官人失紀文紀謇諤表明臧否　張綱字文紀司空皓子也在漢(當衍)朝公平廉正權宦側目憚之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持節與侍中杜喬循行州郡考察風俗出宮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贓汚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魯相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還冀恨之出爲廣陵太守承叛亂後懷集撫卹甚有治化在官十(當作一)年卒子續尚書續弟方爲豫州牧子孫數世至大官

白虜狂僭亂離斯圮孝仲縶馬社稷是死　朱遵字孝仲武陽人也公孫僭號遵爲犍爲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爲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郡縣爲立祠

建侯弔梁志効知己　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爲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叔通敦孝石生江汜　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也養母至孝母食欲江中正江水相冬夏汲之一朝有橫石生正流中哀帝世爲孝廉平帝時爲郎

吳生致養亦感靈祉　吳順字叔和僰道人也事母至孝赤烏巢其門甘露降其戶察孝廉永昌太守

劉后初載實多良才季休忠亮經事能治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也先主領牧爲部屬(當作蜀)部從事及征漢中丞相亮表爲蜀郡太守

先主疾病永安召亮東行漢嘉太守黃元反後主用其計克元封
關內侯後爲中郎將越騎尉（按當作後爲忠節將軍越騎校尉見三國志）　忠清公亮甚
信任之（舊此下空十三行按當無所闕舊未必是也）
德山耽學道以光時　伍梁字德山南安人也儒學雅尚州選迎
牧諸葛亮爲功曹遷五官中郎將
烈武作合度曠塗夷惜哉公舉帥直陵遲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
也先主領牧爲前部司馬羣臣勸先主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
曹操父子逼主篡盜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
未尅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獲子嬰疑尙推讓況未出門
便欲自立耶以是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丞相亮南征魏
將李鴻來降說魏新城太守孟達欲背魏向蜀亮方北面欲招達
爲外援欲與書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事先帝背叛
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也亮嘿然詩終劉氏之世官位不盡其才君
子以昭烈之弘曠武侯之明達詩吐直言猶尙淩遲況庸主昏世
率意直言而望肆効者哉
文然簡略言不詭隨　楊義（當作羲）字文然武陽人也輔漢將軍張
裔薦爲丞相亮主簿大司馬蔣琬辟東曹掾歷二郡太守爲射聲
校尉性簡略未曾以甘言加人酒後言笑多慢詞失大將軍姜維
意爲維所廢延熙十八年作季漢輔臣讚在蜀書
車騎怏怏與國安危　張翼字伯恭文紀孫也以文武才幹歷征
西鎮南大將軍封亭侯延熙十八年與大將軍姜維西征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於狄道經衆死洮水者數萬人維欲進翼諫不可
必進無功時維屢出隴西翼常廷爭以爲國小不宜黷武必爲蛇
畫足不聽不得已每怏怏從行景耀元年還左車騎將軍領冀州
刺史蜀平後死
猗猗衆偉芳烈名垂方德繹勳犍之瓌瑰　總讚此二十一人也

述犍爲人士
進楊穆穆先姑是憲　進武陽楊氏女大匠廣漢王堂長子博妻
也博後母文有母儀之德進楊則其教爲行閨門雍穆牂柯太守
李禕家亦假係（當作繼）每不和嘆恨徒富貴學問不及博家也
陽姬請父厥族蒙援克諧內愛訓及秀彥　姬武陽人也生自寒
微父坐事閉獄楊渙始爲尙書郎告歸郡縣敬重之姬爲處女乃
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辭慷慨涕泣渙愍告郡縣爲出其父因奇
其才爲子文方聘之結婚大族二弟得仕宦遂世爲宦門後文方
爲漢中太守以趙宣爲賢將察孝廉函封未定病卒姬祕不發先
遣孝廉上道乃發喪宣得進用姬之力也後文方兄子伯邳爲司
隸校尉時姬長子穎伯冀州刺史仲子頻二千石伯邳以稟叔母
教迎在官舍每教伯邳政治伯邳欲舉茂材選有二人伯邳欲用
用老者嫌以其耄欲舉五方而其年幼以咨叔母勸舉方後趙宣
爲犍爲五方爲廣漢姬尙在故吏敬之四時承問不絕
周度割體貞節是全　周度僰道人也相登妻十九登亡中牟令
吳厚因人求之斷髮以誓志後人猶欲求之乃割其鼻養子早亡
其妻左亦年十九遂俱守義世咸嘆婦姑之貞專其節操也
敬姬沈淵誠烈邈然　曹敬姬南安人也周紀之妻十七出適十
九紀亡遺生子元餘服闋父母以許孫賓紿母病迎還知之自投
水人赴之氣已絕一日一夜乃蘇息送依紀弟居訓導元餘號爲
學士年九十卒
貞玦玉操彌久彌刊　貞玦字瓊玉牛鞞程氏女張惟妻也十九
適惟未朞惟亡無子養兄子悅供養舅姑夙夜不怠資中王沖欲
娶玦玦叔父肱荅以女志不可奪沖爲太守李嚴督郵嚴記縣遣
孝義掾奉羔鴈宣太守命聘之玦乃自投水救援不死後太守蘇
高爲立表太守蜀郡（舊校云闕）遺仁恕掾論曰貞玦太守章陵劉威又

爲作頌故稱述也

韓姜自財后旌其寃　韓姜僰道人尹仲讓妻也二十讓亡服除資中董臺因從事王爲表弟求姜不許臺門生左習王蘇以爲姜可奪教姜家言母病迎還韓氏因逼成婚姜聞故自殺太守巴郡弓楊哀之殺習蘇以報姜死

謝姬引決同穴齊定字誤未詳本或作芝　姬南安人武陽儀成妻也成死以己年壯無子將葬乃預作殯殮具毒藥須夫棺入墓拊棺吞藥而死遂同葬縣以表郡郡言州州上尙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賜家帛四匹菊字誤未詳本或作蜀穀二石

媛姜匹婦勉夫濟子授命囹圄義踰國士　趙媛姜資中人盛道妻也建安五年道坐過夫婦閉獄子翔方年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已矣妾在復何益君門戸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言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代爲應對度走遠乃告吏殺之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翔亦不仕耳末耳字衍文

黃帛求喪沈身中流靈精相感攜夫共浮　黃帛僰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帛乃自往沒處躬訪不得遂自投水中大小驚睨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帛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幸之縣股肱

烈哉諸媛節稱義遑遑當作遺　讚此九女也

述犍爲列女

右犍爲士女讚第四

凡三十人二十一人士九人女

華陽國志卷第十中

華陽國志卷第十下

漢中士女

鄭真岳峙確乎其清　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真云漢中與立祠（舊校云神中五徵未詳其義）

衞梁泥盤玄湛淵亭　衞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豈子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鄧公亢對忠枉原情　鄧公成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鼂錯患諸侯強大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譖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者入言軍事帝問曰七國聞鼂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爲萬世策諸侯憂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嘆息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博望致遠西南來庭　張騫成固人也爲人強大有謀能涉遠爲武帝開西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匈奴有功遷衞尉博望侯於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之塞豐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外開通騫之功也

子游師生讒巧所傾　張猛字子游騫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侍元帝帝當廟祭濟渭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乞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廟祭矣帝色不悅猛進曰主聖則臣直今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故大夫言之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堪俱以忠正爲幸臣弘恭石顯所譖毀忤出忤徵堪平和猛卒自殺

王孫養性矯葬厲生　楊王孫成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臝葬以復吾真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祈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僤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含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祈侯無以易卒臝葬如其言

司徒監使術暢思精屢登上司七政是經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候吏和帝使者二人微行至蜀宿郃候舍郃爲出酒夜飲露坐郃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郃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爲漢中太守命爲功曹察孝遂馳名爲尚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世稱名順帝世薨

炎精下頹朱明不揚太尉謇諤任國救荒濯日暘谷將升扶桑惡直醜正漢道遂喪　李固字子堅郃子也陽嘉三年以對策忠亢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直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宜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辛（當作）已奏免江夏南（按此下當脫陽南二字南陽太守高賜也見後漢書固本傳）郡太守孔疇高賜爲昆（舊校云爲昆疑誤今按爲姓昆名南郡太守也見廣韻爲字下引風俗通云漢有南郡太守爲昆舊校失之遠矣）等州土自然安靜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

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錄尚書沖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專權乃立樂安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榮閻鄧廢立之禍言國統三絶期運厄會興崩之漸在斯一舉宜求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繫之固書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惟自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元脩敦重威惠實亮　張則字元脩南鄭人也爲牂柯太守威著南土永昌越嶲夷謀欲反畏則換臨其郡相諫而止號曰臥虎以戎狄動還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平盜賊巴郡板楯反拜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史又爲魏郡太守所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表爲長史不就丞相曹公拜度遼將軍

子雅溫恭見察文方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犍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官至犍爲太守

二珪琬琰三辰懸望　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當衍）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當作爾升按爾句絶讀升下屬也）平何難還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弟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掃吾第以侍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琰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尚書不就卒

仲卿報友行義以理　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煞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初至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天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伯度玄鏡榮辱屑己　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數亢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帝怒免爲庶人恬然以咎失爲己責久之徵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

德公在林懸象垂晷既沖雲清荀張儀准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死時二兄亦死燮爲姊所遺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日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大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於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頴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頴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論言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嘆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拜東平相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以爲不可果敗還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

伯臺處諫師言亢盡末命防萌妙覩玄揆　陳雅字伯臺成固人也靈帝時爲諫大夫閹宦用事上疏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熹太后兄大將軍

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
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
陛下即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絶其
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即
陛下所見今宦官強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
妖孽並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尚可以安柰後嗣何帝不省
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
大亂雄夫力爭無以貨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
將軍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孟度邵允　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緜竹令以禮讓爲
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有錦二十五匹求其
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既明且衵
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吏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季子英瑋　李歷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脩文學性行清白與
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拜新城令朝請都督
計君經算　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時巴郡板
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年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方略苞對
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羌入漢中輒蒙其力東征南戰
世有功勞由不料卹以致叛亂非有僭盜能相羣殺大兵臨之未
必卒得不如但選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安定矣天子從之卒
如其言後在道卒
元靈斐斐　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遠學汝潁及太學通
博蕩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奇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
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
終
禮高殉名　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閒鄭廑命爲主簿永

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從廑屯褒中虜東攻廑欲戰崇諫不
可願固壘待之廑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
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廑殺之
伯義死節按當作節死誤倒　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居守馳
來赴難殯殮廑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誓
共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虜
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
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
四行齊致在茲六子　讚閻憲已下也又有王宗原展及嚴孳李
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鄭廑所命王宗原
展與廑同死孳容等七人與信共弁命詔書既賜崇信家又賜九
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復
元侯趙陳蓋亦烈士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
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郤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
胤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
二子不可邠歎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
象學官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脩所疾殺嵩痛之杖
劍直入脩營殺十餘人幾獲脩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
百餘人攻脩大破之進攻脩營乃與戰以傷死
渙渙龍宗振振麟趾文炳彬蔚漢之表軌　總讚二十五人也
述漢中人士　其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
魏興上庸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穆姜溫仁化繼爲親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
祗前妻有四子興敦覲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興等憎惡姜姜
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興等
感寤自知失子道詣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

以二月八月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逸爲南郡太守

泰瑛嚴明世範厥訓　泰瑛南鄭楊矩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矩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舊校云闕）止四珍復起

杜氏之教父母是遵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姙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脩敬泰姬執子孫（當作姪）禮

禮珪肅穆言存典韻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堅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祀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叡敏宗祀獲歆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氏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勑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濟豈非天乎愼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撥禍也奉行之從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陳氏二謙或智或仁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脩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恥五刑三千蓋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子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而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尙書之後耳（當作後末耳字衍文）

禮脩順姑恩愛溫潤　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卻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末者也二字衍文）

樹南悼夫輕死重信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功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勑吏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賃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幷命兄弟婭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當作紿）自兄婭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煞

祈祈令姬如玉如金允矣淑媛齊德姜任　總讚此九人也

述漢中列女

右漢中士女讚第五

凡三十四人二十五人士九人女

梓潼人士

鎮遠敦壯立勳南瀕　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據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以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子忳有令德爲北海太守

巨遊玉碎高風金振　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述恥殺善士賜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爲遂久令

文堅亟哉南面懷民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計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武按舊此空格今補武字下文沮縣屬武都白水縣屬梓潼由武都南向益州故所經如此近本妄添成字誤之甚矣都令還益州太守上事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米𣁽千錢毅至恩化暢洽比去米𣁽八錢鳩鳥巢其聽事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劉焉表拜都尉爲人廉正疾淫祠勑子孫惟脩善爲禱仁義爲福年八十一而卒

盛國好學研頤聖真　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潁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略疑非聖不以爲教察孝廉爲郎卒

漢伯肄業諸生之純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潁川李仲當脫一字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萬言太守舊校云闕貺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然上陳時政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伯禧効志　張壽字伯僖涪人也少給縣丞楊放爲佐放爲梁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三十萬市馬五匹往贖放道爲羌所劫掠盡凡往三年計道遠不可得數乃單身詣虜涕泣自說虜哀其屢來遣放隨還郡召爲中侯詔書除巫尉以身佩印盡讓所有財物與三弟復爲郡掾量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還功曹吏徙五官掾卒

李餘殘身　李餘涪人父早世兄夷煞人亡命母愼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不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尚書天子與以財葬圖畫府廷舊校云童人李餘涪人可考於先漢士女目篇

寇王二子行勇以仁　寇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蔓俱學涼州蔓後爲渤海王象所殺祺杖劍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讎煞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煞象由是察孝廉爲霸陵令濟陰相王晏字叔博涪人也與廣漢張昌寧叔受業太學昌爲河南呂條所煞晏叔煞條事在叔解

李助多方以玆立稱　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自此以上舊校云以下闕文義不可曉不錄按此必言以上爲兩漢世人耳舊校誤刪今

(無以補之也)
章武之興亦迪才倫德賢好古澹心藝文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
操宋仲子受古學以脩文自終也
國輔皓然形動神沈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
常稱聾闔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輿而致之
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大夫從
其所志
思潛游學休志素林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
馬徽宋忠等博通五經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
子陳元方服虔注說略皆誦述希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立
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耳字衍文)
欽仲朗博訓詁典墳　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
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算計卜數醫術弓弩機械之巧皆
致思焉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
氏注解太玄指依則賈馬異於鄭玄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
同
孫德果銳作劉幹臣　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主初爲成都令建
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爲江州都督揚武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
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寶亦以才
幹爲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衎衎褘彥玉潤蘭芬砌名表器江漢之俊　總讚十五人也
述梓潼人士
季姜雍穆化播二婦王氏世興實由賢母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
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
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
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當衍)堂歷五
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
適分己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袠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
讓博妻犍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
號之三母堂亡姜教康稚芝婦事楊進如姑舅(當衍)中外則之皆成
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
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杜慈專專父不諒只　慈涪杜季女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
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
宰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供養亡不有恨願
不易圖季知不可言而奪也乃密謀與強逼迫之慈縊而死
敬楊雪讎壯踰烈士　敬楊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
歲父爲(舊校云闕)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
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楊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無男昆惡
讎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
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楊以大
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
慰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惟茲三媛仁暢義理邦有斯嬪以馳遐紀　總讚三人
述梓潼列女
右梓潼郡士女讚第六
　凡士女十八人(十五人士三人女)
譔曰(此二字當衍)貳州人士自漢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一百九十七人士五十一人女)
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君子焉如其遺脫及
後世可書者願貽後雋又春秋穀梁傳首敘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
士巴郡胥君安獨駮左傳不祖聖人後漢時魏郡太守王牧薦尹方

爲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
譔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可謂衆矣何者世宗多事則相如麟遊伯
司鳳翔洛下雲𩥇叔文龍驤在孝宣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詠屬文甘
泉葩爲世鏡在元成則君公謇謇心思國病慮經劉危直忤王聽其
高者則嚴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爲人宗若夫秉心塞淵與
物盈沖則楊子雲也名重泰山華夏仰崇則鄭子真也不屈其身志
高青雲則譙玄也不恥惡君混道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武明章以
來出者則能內貫朝揆外播五教贊和鼎味經論治要上荅太階下
允民照處者則利居槃桓皓然玄蹈天爵翫之人爵則笑懸車門肆
夷惠齊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英名洙泗方其焕燿矣故曰漢徵八
士蜀出其四又曰漢具四義蜀選其二可謂不衆乎然巴郡脅君安
以儒學典雅稱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犍爲呂
孟有託孤之節若茲之類郡邑往往垂象刊銘見有苗裔璩晚生長
亂故老以沒莫所咨質不詳其事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凡士女
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好
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於左其傳志父祖子孫及有名
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寧州人士亦不列別爲目錄至晉元康末凡三
百九十二人也

華陽國志卷第十下

華陽國志卷第十一

後賢志

聞之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實而不華是以史遷之記詳於秦漢班生之書備乎哀平皆以世及事邇可得而言也西州自奉聖晉後俊偉倜儻之士或脩德讓行止從時或播功立事（當有誤）羽儀上京策勳王府甄名史錄侔於先賢會遇喪亂軌搆華夏顛墜典籍多缺族祖武平府君愍其若斯乃操翰援翰拾其遺闕然但言三蜀巴漢末列又務在舉善不必珍異闕之者舊竹素宜闡今更撰次損益足銘後觀者凡二十人綴之斯篇雖行故墜沒大較舉其一隅

衞尉散騎常侍文立廣休

散騎穆穆誠感聖君

西河太守柳隱休然

西河烈烈秉義居貞

漢嘉太守司馬勝之興先

漢嘉克讓謙德之倫

郫令州主簿常勗脩業

郫君謇諤自固底身

江陽太守何隨季業

江陽皎皎命世清淳

梓潼太守王化伯遠

梓潼矜矜在險能平

太子中庶子陳壽承祚

庶子稽古遷固並聲

漢中太守李宓令伯

漢中韙曄才蓋羣生

犍爲太守杜軫超宗

犍爲卬卬友于寔令

給事中任熙伯遠

給事温恭尚德蔑榮

中書郎王長文德儁

中書淵識寶道韜明

大長秋壽良文淑

長秋忠肅明允篤誠

大司農西城公何攀惠興

司農運籌思侔良平

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允剛

少府果壯文武是經

衡陽內史楊邠岐之

衡陽固節隱然不傾

尚書三州都費立建熙

尚書準繩古之遺直

湘東太守常騫季慎

湘東汜愛仁以接物

武平太守常寬泰恭

武平亹亹冰清玉凝

揚烈將軍梓潼內史譙登慎明

闕

江陽太守侯馥世明

闕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少遊蜀太學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州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於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晉武帝

方欲懷納梁益引致儁彥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武帝立太子以司徒李胤爲太傅齊王驃騎爲少傅選立爲中庶子立上疏曰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威德日新始建〔當作違〕幼志誕陟大繇猶朝日初暉良寶耀璞侍從之臣宜簡俊乂妙選賢彥使視觀則覩禮容棣棣之則聽納當受嘉話駭耳之言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清初陽緝熙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試非糞朽能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立上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上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則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傾東吳士人之望事皆施行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伸敘幽滯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斯實物性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荒遺燼犬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甄致二州人士銓衡平當爲士彥所宗故蜀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望素與立至厚武帝聞其名以問立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西界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每善其恭慎遷衛尉猶兼都職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替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帝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脩墳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公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亟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爲書諫責稱當思立言凡立章奏集爲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同郡毛楚楊崇皆有德美楚牂柯崇武陵太守

柳隱字休然蜀郡成都人也少與同郡杜禎柳伸並知名隱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事設計當敵陷陣勇略冠軍爲牙門將巴郡太守騎都尉遷漢中黃金圍督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伐蜀入漢川圍戍多下惟隱堅壁不動會別將攻之不能克後主既降以手令敕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拜議郎武帝踐祚以爲西河太守在官三年以年老去官乞骸還蜀卒於家時年八十長子充連道令次子初舉秀才杜禎字文然柳伸字雅厚州牧諸葛亮辟爲從事禎符節令梁益二州都督伸度支禎子珍字伯重略陽護軍伸漢嘉巴東太守大同後並舉秀才珍子彌字景文伸子純字偉叔有名德幹器舉秀才巴郡宜都建平太守西夷長水校尉巴東監軍

司馬勝之字興先廣漢緜竹人也學通毛詩治三禮清尚虛素性澹不〔當衍〕榮利初爲郡功曹甚善紀綱之體州辟從事進尚書左選郎從秘書郎時蜀國州書佐望與郡功曹參選而從事侔臺郎特重察舉雖位經朝要還爲秀孝亦爲郡端右景耀末郡請察孝廉大同後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歷廣都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爲散騎侍郎以宗室禮之終以疾辭去職即家拜漢嘉太守俟迎盈門固讓不之官閑居清靜謙卑自牧常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於爵祿若吾者可少以爲有餘榮矣訓化鄉閭以恭敬爲先年六十五卒於家子尊賢佐皆有令德

常勗字脩業蜀郡江原人也祖父原牂柯永昌太守父高廟令從父閎漢中廣漢太守勗少與閎子忌齊名安貧樂道志篤墳典治毛詩尚書涉洽羣籍多所通覽州命辟從事入爲光祿郎中主事又爲尚書左選郎郡請迎爲功曹時州將董軍政置從事職典刑獄以勗清

亮復爲督軍治訟平當還察孝廉除郫令爲政簡而不煩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破諸葛瞻於緜竹威振西土諸縣長吏或望風降下或委官奔走勗獨率吏民固城拒守後主檄令乃詣艾故郫穀帛全完刺史袁邵嘉勗志節辟爲主簿勗善儀容翔集動爲表觀言論壯烈州里重之然交友惟賢不交下己者汎愛之恩猶不足邵徵還道卒

忌字茂通蜀謁者黃門侍郎喪親以致孝聞察孝廉爲郎使吳稱職歷舊闕二字參軍什邡雒令大同後刺史邵坐治城被徵忌詣洛陳訴遠國初附君民始結不宜改易又表脩治城池居安思危邊將常職事皆中情晉文帝時爲相國辟忌舍人武帝踐祚拜騎都尉除河內令州名爲難治忌挫折豪勢風教大興縣有奸嫂殺兄者羣黨蔽匿前令莫得忌皆窮治入爲州都方議爲郡守會卒忌爲人信道任數不從下人故爲貴勢所不善是以作詩著論先攻己短臨喪與樂歡哀俱至爲士類所稱忌友人廣漢段宗仲亦有學行蜀時官與忌比袁邵爲主簿與忌共理郡事文帝善之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稍遷官至雲南建寧太守

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緯通星曆郡命功曹州辟從事光祿郎中主事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緜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緜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將緜追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察孝廉大同後臺召不詣除河閒王郎中令不就居貧固儉衣弊蔬食晝鉏耕耨夕脩講諷鄉族饋及禮厚皆不納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嘗有屠牽猪過隨門猪索斷失之強認溷中猪隨便牽猪與之屠人出門尋得其所失猪謝隨還猪遂以乞之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偶行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其仁如此太康中郎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後州鄉人言議平當者皆相謂何江陽至於汶山夷有正直廉讓者亦號夷中何江陽杜景文何與仁皆爲作傳長子觀字巨忠清公淑慎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都南安令平西長史張昌作亂荊州從黨西上郡守無不望風降下至江陽平西將軍羅尚表爲安遠護軍討賊平殄除巴郡太守朝議欲以爲寧州刺史會病卒次子遊治中從事隨時同郡繁令張崇清廉推讓見稱當時

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漢將作大匠王堂後也祖父商字文表州牧劉璋時爲蜀太守有懿德高名在耆舊傳父彭字仲當脫一字巴郡太守化兄弟四人少有令望化治毛詩三禮春秋公羊傳郡命功曹州辟從事光祿郎中主事尚書郎除閬中令爲政清靜察孝廉大同後端右郡察孝廉爲樂涫令縣近邊塞值胡虜反化率吏民積穀堅守虜斷道重圍孤絕七年伺虜怠惰出軍討之民得野掠大軍至虜退以功封關內侯遷朱提太守撫和殊俗得夷晉心轉任梓潼復有稱績爲人嚴重言論方雅臧否允衷州里服其誠亮年七十二卒官弟振字仲遠亦有德望廣都令巴東太守叔弟岱字季遠恪居官次歷廣陽作唐令早亡少弟崇字幼遠學業淵博雅性洪粹蜀時東觀郎大同後梁州辟別駕別舉秀才尚書郎與壽良李宓陳壽李驤杜烈同入京洛爲二州標儁五子情好未必能終惟崇獨以寬和無所彼此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其書與陳壽頗不同官至上庸蜀郡太守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初應州命衞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大同後察孝廉爲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再爲著作郎吳平後壽乃鳩

合三國史著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又著古國志五十篇
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勗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出爲
平陽侯相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
故頗不同復入爲著作鎮南將軍杜預表爲散騎侍郎詔曰昨適用
蜀人壽良具員且可以爲侍御史上官司論七篇依據典故議所因
革又上釋諱廣國論華表令兼中書郎而壽魏志有失勗意勗不欲
其處內表爲長廣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譏數歲除太子中
庶子太子傳從後（按傳從當作轉徙謂愍懷太子被廢一徙金墉城再徙許也事具晉書）再兼散騎常
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真不足久兼也華表欲登九卿會受
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寃之兄子符字長信
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字叔度梁州別駕驃騎將
軍齊王辟掾卒洛下莅從弟階字達之州主簿察孝廉褒中令永昌
西部都尉建寧興古太守階辭章粲麗馳名當世凡壽所述作二百
餘篇符莅階各數十篇二州先達及華夏文士多爲作傳大較如此
時梓潼李驤叔龍亦雋逸器知名當世舉秀才尚書郎拜建平太守
以疾辭不就意在州里除廣漢太守初與壽齊望又相昵友后與壽
情好攜隙還相誣攻有識以是短之亦自列傳

李宓（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作密下同）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
亡母何更行見養祖母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辨捷
辭義響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
藥必（此下舊衍過字今據三國志注引刪）自口嘗（舊作目嘗口今據三國志注引改）本郡禮命不應州
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
對曰官用有餘民閑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宓曰
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宓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以上十六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及羣臣稱之大同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
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
立旌授生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此下舊衍相字今據三國志注引刪）
逼遣（此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宓上疏疏在本傳（三國志注引無此七字作於是宓上書曰臣以險釁）
（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
之曰宓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及祖母卒服終（以上六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徙尚書郎爲（此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
河內溫令敷德陳教政化嚴明大傅鉅平侯羊公薨無子帝令宗子
爲世子嗣之不時赴喪宓遣戶曹齎移推轂遣之中山諸王每過溫
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宓至中山王過縣徵芻茭薪蒸宓牋（此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引高祖過沛賓禮（此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老幼桑梓之供一
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煩
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溫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近溫追
賊者不敢經界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此二字舊脫三國志注引有今據補）家憚其公直宓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者失荀
張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
論論中和仁義儒學道化之事凡十篇安東將軍胡羆與皇甫士安
深善之又與士安論夷齊及司馬文中杜超宗郄令先文廣休等議
論往返言經訓詁衆人服其理趣釋河內趙子聲譏詩賦之屬二十
餘篇壽良李驤與陳承祚相長短宓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

獨立於世顧景爲疇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故也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州別駕舉秀才汶山太守少與東海王司馬元超友昵每書詩往返雅有新聲少子興字雋碩太傅參軍幼子戚（此下當脫一字目錄不載今無以補之）碩寧浦太守宓同時蜀郡高玩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術藝微妙博聞強識清尙簡素少與宓齊名官位相比大同後察孝廉除曲陽令單車之縣移檄縣綱紀不使遣迎以明三才徵爲太史令送者亦不出界朝廷稱之方論大用會卒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字伯休安漢雒令軫少師譙周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郡命爲功曹鄧艾旣破蜀被徵鍾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張府君不肯出官軫進曰征西囚執鎭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之際交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卽出住下舍會果遣參軍牽弘爲太守數百騎擐甲馳馬入郡前驅問侯所在云已出善之弘復召爲功曹察孝廉除建寧令徙任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入爲尙書郎每升降趍翔廊閣之下威容可觀中朝偉之遷犍爲太守惠愛在民還爲州大中正軫旣才學兼該而氣量倜儻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弟烈字仲武貞幹敏識平坦和粹名譽侔軫察孝廉歷平康牛鞞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爲郎中令還衡陽太守兄軫喪自上求去官以兄子幼弱軫喪飄颻欲扶將靈柩葬舊墳武帝歎惜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犍爲太守又轉湘東少弟良字幼倫亦有當世局分舉秀才荼陵新都令國王（當作王國誤倒）郎中令還涪陵建寧太守兄弟並典州里以爲美譚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二鳳毗舉秀才大將軍辟掾太傅參軍平東長史尙書郎稍遷鎭南軍司益州刺史主簿早卒（按早卒二字疑衍晉書載毗爲杜弢所害也）

任熙字伯遠蜀郡成都人也漢大司農任方後也世有德彥父元字秀明犍爲太守執金吾熙治毛詩京易博通五經事親至孝居喪毀瘠爲州鄉所稱察孝廉除南鄭令以病去官復授南鄭不就轉梓潼令爲政清淨辭疾告歸勤農力穡居室致給循訓閨門內則可法博愛以謙恭接物閉門待賓傾懷下士客無長幼必有供膳清談遊講不妄失言祗愼著聞太康中除越巂護軍非其雅好不往徵給事中熙以侍臣日月左右贊暉揚光不可苟私終以病辭而蜀郡令每至官爲之脩謁歲致羊酒卽家拜朱提太守固讓不之官好述作詩誄論難皆粲豔年六十九卒於家子蕃字憲祖察孝廉新都令西夷司馬涪陵太守蕃子廸字叔孤少與巴西龔壯俱知名而學業優之早歿熙同時犍爲楊彭敬宗弟逵訓宗各以德行稱同察孝廉彭比蘇令甘露降其縣逵滇池令殊俗懷其德

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也父顒字伯元犍爲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與衰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絳衣絳幘牽猪過市中訖人與語僞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守初至詣門脩敬至閤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臥在治羆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擔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三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已（當作以讀下屬）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闊達不以細宜廉介爲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郫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濬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

有赦令無不感恩所有人輙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彤招爲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咸與之交賈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虞祔之禮長文議虞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頴川府君皆施行除洛陽令長文見彤曰主者不庶幾奏長文爲洛陽令彤笑答曰卿乃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聞益州亂以通經筵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時年六十四長文時人蜀郡柳竺任興亦博學著聞俱爲州別駕竺在右職公亮蹇蹇刺史咸怒欲殺人羣下請不聽竺乃懷縛徑入頓几上乃極陳其刑理刺史從謝還縛舊校云闕皆早亡舊校云一作長久按晉書長文有傳不得作久舊校甚非

壽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也父祖二世犍爲太守良少與犍爲張徵費緝並知名治春秋三傳貫通五經澡身貞素州從事散騎黃門侍郎大同郡主簿上計吏察孝不就州辟主簿治中別駕舉才行刺史皇甫晏貢之三司遂辟太宰除霸城令始平太守治政著稱從扶風轉秦國內史文立卒後温令李宓表武帝言二州人士零頹才彥淩遲無復廁豫綱紀後進慰寧遐外者良公朝在時二州之望宜見超子當作升紹繼立後帝徵爲黃門侍郎兼二州都給事中梁州刺史遷散騎常侍大長秋卒葬洛北芒山徵字建興張翼子也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緝字文平清檢有治幹舉秀才歷城令涪陵太守遷譙內史舊校云良公朝疑誤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漢司空汜鄉侯武弟頴川太守顯後也父包字休楊察舉秀孝皆不行除瑯琊王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攀少夙成奇姿卓逸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刺史皇甫晏稱攀王佐才也以爲主簿泰始十年養母歸家晏爲牙門張弘等所害攀操喪徑詣洛訟釋事得清刺史王濬復辟主簿別駕咸寧三年濬被詔罷屯田兵作船爲伐吳調攀進曰今見佃兵但六百人計作船六七年財可勝萬人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無以輔成國意宜輙召回守休兵及諸武吏幷萬餘人造作歲終可辦濬及綱紀疑輙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攀曰官家雖欲伐吳疑者尚多卒聞召萬兵必不見聽以佃兵作船船不時成當輙召以速爲機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善之議欲入山栽船動數百里艱難攀曰今冢墓多種松柏當什四市取以速爲機濬悅之任攀典舟船器杖冬遣攀使洛攀曰聖人之功可成使人信之不可必也夫高祖之大略猶未察於韓信婁敬因蕭何子房而後用之今建非常之功或莫之信羊公使君同盟國家所重加曩日失策江陵按江當作西謂祜救西陵督步闡爲陸抗所敗也事具三國志晉書思有夙駕宜與相聞此一助也濬曰何但羊叔子亦宗元亮之憂君至洛官家未有舉意便前至襄陽與羊宗論之攀既至洛拜表獻策因至荊州與刺史宗廷論宗未許乃見羊祜累日共畫用兵之要攀曰若令循清海按令循清海當作青徐循海以趣京下壽春楊州直指秣陵兗豫踰海按海當作淮並據桑浦則武昌以東會稽以西必然駭困荊州平南徑造夏口巴東諸軍固守西陵益梁之衆浮江東下封樂鄉要巴丘則武陵零桂長沙湘東從風而靡矣但明信賞首尾俱會旌旗耀天四面雲合乘勝席卷傳檄南極吳會不盡平者未之有也羊祜大悅遂表請伐吳壽徵濬大司農至晉壽詔以濬爲龍驤將軍除攀郎中參濬軍事攀頻奉使詣洛時未婚司空裴公奇其才以女妻之五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警戒朝議征却須六年攀上疏策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嚴掩取甚易中書令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攀皆通之又濬性在忠烈受命必果宜重其位號詔書還濬平東將軍督二州事吳平封關內侯濬入拜輔國攀爲司馬上論時務五篇除滎陽令進廷尉平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攀

駮之曰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遂滅死多所議讞還散騎侍郎太傅楊駿謀逆請衆官攀與侍中傳祇侍郎王愷等往惠帝從楚王瑋殿中中郎孟觀策戒嚴誅駿駿外已忽忽攀與祇踰牆得出侍天子天子以爲翊軍校尉領熊渠兵一戰斬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策曰於戲在昔先王光濟厥世罔不開國列土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構兵飛矢集於殿庭白刃交於宮闈攀受命奮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焉今以魏興之西城爲攀封國錫茲玄社苴以白茅永爲晉藩輔往欽哉敬乃有土惠康黎元無或以隳爾顯烈又賞絹萬匹攀固辭受五千疋又錫拜弟逢平鄉侯兄子夔關內侯還宣（舊校云闕）內史不就轉東羌校尉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徵還領越騎校尉武庫災百官皆救火攀獨以兵衞宮復賞絹五百匹領河南尹遷揚州刺史假節在職數年德教敷宣征虜將軍石崇表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遠人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自表以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讓都職於任熙費緝不聽遷兗州刺史錫寶劍赤舃固辭不之官時帝室政衰多害忠直又諸王迭起好結黨徒攀闔門治疾不與世務朝議欲以爲公會薨時年五十七天子愍悼追贈司農印綬謚曰桓公遺令勑世子務行恭儉引荀公曾諸葛德林爲模範子瑋嗣

李毅字允剛廣漢郪人也祖父朝字偉南州別駕從事父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毅少散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爲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濬臨學講試問祭酒姬豔曰學中有可成進幾百人豔對曰可有百人濬怒言童冠八百而成者百人教少何爲毅對曰如豔之言明府之教威於孔氏不爲少也濬奇之命爲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吏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爲秀才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誣表晏反毅白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又當何求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梁州者衿益州之領須防若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時赴討濬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爲賢何況殺主賊急當不拘常宜濬從之發兵與牙門滿泰等共討弘斬之詔書遷濬益州刺史復爲州主簿別駕舉秀才及濬伐吳與何攀並爲參軍吳平封關內侯除隴西護軍以疾去官徙繁令遷雲南太守濬臨薨上表後武帝思濬問毅所在徙犍爲使持節南夷校尉久之犍爲民毛詵李叡與朱提民李猛共逐太守杜俊雍約以叛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猛首叡走依五茶（當作苓）夷（當重有夷字）亦叛晉朝復置寧州以毅爲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沒郡縣攻圍州城中原亂而李雄寇蜀救援不至疾病薨於窮城懷帝嘉其忠節追贈少府謚曰威侯毅性通博居情雅厚賑卹寒貧篤於故舊人咸愛歸之但好談調德重猶少從弟苾字叔平脩身砥礪名行數諫毅宜矜嚴毅笑應之曰吾小來不治名素終杖旄節故可至九卿卿清儉（當作檢）履道卒不失成都令也時毅始受南夷而苾爲歷城令果作成都還犍爲太守位官不及毅毅子釗世秉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爲謁者除壽林侯相不就爲尙書外兵郎自表赴難至牂柯夷斷道不得進經年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穀惟茹草迄至奔喪至朱提越巂太守西夷校尉毅女秀適漢嘉太守新都王載有才智父亡後州文武推領州三年二州當太清中位至方州節將者壽良何攀及毅永嘉中巴張弈希祖爲荆州刺史南蠻長水校尉蜀郡張峻紹茂爲監南中八部事西夷校尉持節事

楊邠字岐之犍爲武陽人也少好學志古藻勵名行州辟主簿別駕刺史王濬舉秀才安漢雒令國王中尉以選爲尙書郎遷汶山太守值夷復雖失殊俗和從授巴東轉廣漢永嘉初進衡陽內史遇流民

叛亂攻沒長沙湘東邠輒救助賊衆浸盛遂破郡城獲邠欲以爲主邠不許賊晝夜持守邠候其小怠夜急走比覺已去遠收餘衆軍重安欲投湘州刺史荀眺共圖進取會眺降賊邠孤軍固城賊圍之誓死不移遂卒城中時年六十九帝爲鎮東大將軍嘉其忠節死義遣使弔贈策曰惟永嘉七年四月己未使持節都督江陽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瑯琊王睿謹遣板命前衡陽內史楊君忠肅貞固守正不移雖危逼節義可嘉不幸殞卒孤城甚悼之今列上尚書贈君淮南內史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邠同郡楊稷文曹泰始初爲交阯太守平九真鬱林日南四郡斬吳交州刺史劉悛大將軍脩則武帝方授交州會孫皓遣大將薛珝陶璜十萬人攻稷被攻八月救援不至衆寡不敵遂爲珝璜所獲囚稷欲以送皓稷毆血死帝嘉其忠烈歿命贈交州刺史也

費立字建熙犍爲南安人也父揖字君讓巴西太守立學義沖邃玄靜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喻辭義剴切合箴規之體出爲成都令縣名難治立莅之垂績以性公亮入爲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益寧三州都督兼尚書值大駕西幸長安常與大臣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準正三州人物品格褒貶帥意方規無復疏親莫不畏敬然委曲者多恨其繩墨數辭諸郡意在河泰汝頹久之朝議欲以爲荊州永嘉六年與子并沒於胡寇立時漢國呂淑字偉德以清彥辟別舉秀才尚書郎泰國內史長水校尉員外常侍梁州都督與立同沒胡寇

常騫字季慎蜀郡江原人也祖父竺字代文南廣太守侍中父偉字公然閬中令騫治毛詩三禮以清尚知名州辟部從事主簿郡請功曹察孝廉萍鄉令以選爲國王侍郎出爲緜竹令國王歸之復入爲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以晉政衰亂中原不靜固辭去官拜新都內史時蜀亂民皆流在荊湘徙湘東太守疾病未拜卒年六十八騫性汎愛敦敬衍當友宗族當官脩理恕以撫物好咨問動必謙讓州鄉以爲儀範二州清官見述者先有宜都太守犍爲唐定義業隴西太守巴西馮山休翊而後騫云

常寬字泰恭騫族弟鄲令勗弟子也父廓字敬業以明經著稱早亡寬闔門廣學治毛詩三禮春秋尚書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漢彊識多聞而謙虛清素與俗殊務郡命功曹及察孝廉不就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爲侍御史除繁令隨民縣零陵以舉將喪去官湘州刺史羅尚秀才爲侍御史除繁令隨民縣零陵以舉將喪去官湘州叛亂乃南入交州及州刺史陶咸表爲長史固辭不之職雖流離交城衣敝縕袍冠皮冠乘牛往來獨鴆合經籍研精著述依孟陽宗盧師矩著典言五篇撰蜀後志及後賢傳續陳壽耆舊作梁益篇元帝踐祚嘉其德行潔白拜武平太守民悅其政以榮貴非志在官三年去職尋梁碩作亂得免難卒於交州凡所著述詩賦論議二十餘篇子長生字彭祖亦有學行州主簿貲中令治中從事早亡時蜀郡太守巴西黃容亦好述作著家訓梁州巴紀姓族左傳抄凡數十篇漢嘉太守蜀郡杜龔敬脩亦著蜀後志及志趙廞李特叛亂之事及喪紀禮式後生有取焉

譙登字慎明巴西西充國人譙周孫也仲父熙察孝廉本部大中正沔陽令叔父同字彥紹少知名拒州郡之命梁州刺史壽良與東羌校尉何攀貢之三司及大將軍幕府爲尚書郎除錫令亦有爲作傳者登少以公亮義烈聞郡命功曹州辟主簿別駕從事領陰平太守郡五官素大姓豪擅侵淩羌晉登誅之郡中皆肅後以李特作亂本郡沒寇父爲李雄巴西太守馬脫所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時中原亂守公三年不能得兵表拜揚烈將軍梓潼內史使合義募登凡募巴蜀流士得二千人鎮西羅尚以退住巴郡登從尚索益軍討雄不得乃往攻宕渠斬脫食其肝巴西賊破復詣尚求軍尚參佐多以

必無利登憤恚數淩折之又加責於尙尙但下之而已會羅羕殺雄
太尉李離舉梓潼來降登徑進涪城雄自攻登爲登所破而尙將張
羅進屯犍爲之合水文碩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羅遣軍掠廣漢
破雄叔父驤虜其妻子募人斫雄頭賊以向困而尙本參佐恨登之
見矜侮不供其軍食益州刺史皮素至巴東勑平西送故遣將張順
楊顯救登至墊江素遇害順顯還雄知登乏食遣驤致攻兵窮士餓
誓死不退衆亦餓死而無去者永嘉三年爲驤所生得輿登致雄言
辭慷慨涕泣歔欷無服降臣折情雄乃殺之因其軍士皆以爲奴虜
畀兵士而連陰雨百餘日雄中以登爲枉而所領無辜怒氣感天下
赦出登軍士湮沒者初尙之在成都也與雄攻戰郫令犍爲張昕欽
明每摧破雄雄衆憚之而救助不能弁心爲雄所殺雄常言羅尙將
均如張昕輩吾族早無遺矣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尙不能益其兵
轂汜恚恨以母喪歸尙累召不往尙怒曰微左汜當不滅賊乎遂殺
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登同郡縣李高亦有武幹平吳時與牙門將
處前獲孫皓封縣侯官至金城鴈門太守
侯馥字世明江陽人也察孝廉平西參軍舊空四字校云闕蕘後按蕘上當有李毅二
字巴郡亂辟地入牂柯寧州刺史王遜領平西將軍復取爲參軍遜
議欲還牂柯太守謝恕爲涪陵太守出屯巴郡之把口表馥爲江陽
太守往江陽之洮源撫卹蠻獠克復江陵請當作清通長江雄征東大
將軍李恭己在江陽馥招降夷獠脩繕舟艦爲進取調預白遜請軍
移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恭舉衆攻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
馥送雄雄下廷尉責當有脫曰事君有死無貳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
死又無益國灰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願望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
人張迎曉之馥怒罵迎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
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恥故遠上尙書
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寶忘寢食但裁船未辦請軍未至牽揣不及爲

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
生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獲犍爲太
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巴西黃龕涪陵太守巴
西趙弼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譔曰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門七十科舊闕二字揆百行殊塗貴於一致
若斯諸子或挺珪璋之質或苞瑚璉之器或耽儒墨之業或韜王佐
之略潛則泥蟠躍則龍飛揮翮揚芳流光遐紀實西土之珍彥聖晉
之多士也徒以生處限外服膺日淺負荷榮顯未充其能假使植幹
華宇振條神區德行自有長短然二趙兩李張何之軌其有及之者
乎譙登侯馥忠規奮烈美志不遂哀哉

五公

司空何武　司空趙戒　太尉趙謙
司徒趙溫　司空張皓

華陽國志卷第十一

華陽國志卷第十二

序志　常璩道將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疏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按當有脫文梁益及晉分益為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者名注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里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幕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阨運函夏滔堙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為狐狸之窟城郭蔚為熊羆之宿宅游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黍之苗千里蔑雞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陴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雖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閑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鼈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鵑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

案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巂或曰巂周舊校云今按說文云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皆起云望帝巂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巂周子巂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險固襟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固逋逃必萃奸雄闚覦蓋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饕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曆數而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永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為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當作貶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略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牧述職貢賦以均佐周

斃紂相漢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

述巴志第一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攸長按此下當有脫文

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啓耀文昌契符芒芒禹蹟畫爲九州功冒普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球球

述蜀志第三

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干簒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

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三傑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彼信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爭當世居正處明名號絶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混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重王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濛濛後主弗慮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

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黎元顧瞻靡望

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天維弛綱甍甍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承殲我益梁牧守顛摧黔首卒膏三州毀曠悠然以荒絡結王網民亦流亡

述李特雄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儁幹爲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述先賢士女總讚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贍教洽誕茲彥茂峨峨俊乂亹亹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有裕

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昭仁賢抑絀虛妄糾正繆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

述序志第十二

駟牡騤騤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壘獲西狩鹿從東麋郇伯勞之旬不接辰嘗茲珍嘉甘心庶幾中爲令德一行可師璝瑋倜儻貴韜光暉據沖體正平揖宣尼道以禮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磬筦諧諧金奏石拊降福孔皆綜括道檢總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

常道將集

高尚逸民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
高尚逸民林閭字公孺臨邛人楊雄師之見方言
德行治中從事李弘字仲元成都人也
德行給事黃門侍郎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
文學神童楊烏雄子也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
文學侍中揚州刺史張寬字叔文成都人始受文翁遣東受七經還以教授者
文學中郎將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
文學諫議大夫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
尚書郎楊壯成都人也見楊子方言
美秀中郎將何霸字翁君郫人也
執正大中司空汜鄉侯何武字君公霸弟以忠正爲三公王莽欲篡位憚而殺之
潁川太守何顯武弟也兄弟五人皆在漢書武子況嗣武侯王莽時廢
黃門侍郎鄧通蜀人孝文帝時爲侍郎甚有寵
卓王孫臨邛人見食貨志姑仍舊列於執正目下
政事左衞護軍陳立字少遷臨邛人歷牂柯巴郡天水三郡太守治爲天下最
節士太中大夫章明字公孺新繁人也
節士尚書郎侯剛字直孟新繁人也
節士尚書郎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
節士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

右十九人在前漢其侍郎田儀楊德意無善事在中也

知士博士羅衍字伯紀成都人也
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
長沙太守任循字伯度成都人也少失父後爲長沙父流離遠居長沙爲郡五官父母識知是事在精通也
公亮大司農司隸校尉任昉字文始循子也
徐州刺史任愷字文悌昉弟也
文學校書郎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
文學侍中漢五更張霸字伯饒謚曰文父成都人也
聘士張楷字公超文父子也
聘士張光超公超弟也
尚書張陵字處沖公超子也自陵之後世有大官
義士趙定成都人以延仁赴義濟窮恤乏爲業
保貴太尉司徒司空特進廚亭文侯趙戒字志伯定子
文學國師太常趙典字仲經戒第二子也
忠亮太尉司徒郫惠侯趙謙字彥信戒孫也其子孫襲廚亭侯不顯
道德司徒司空趙温字子柔謙弟自是後世有二千石
義烈侍中長水校尉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見趙温傳
道德侍御史常詡字孟元江原人在趙太尉公耆舊傳
述作謁者僕射何英字叔俊郫人也作漢德春秋
經治犍爲屬國何汶字景由英孫也
高士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見後漢方術傳
篤愛高士侯祈字升伯繁人文父楊序弟子
篤愛博士楊班字仲桓成都人也何萇弟子
公府辟士羅衡字仲伯郫人亦萇弟子也
至孝孝廉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
推賢美陽令柳宗字伯騫成都人也
求次方
王仲曾
張叔遼
殷知孫並蜀人伯騫所拔皆至郡守失其官名
匡正治中從事張充字伯春江原人也

匡正司空辟士李宓字孟元江原人也
猛略部從事楊竦字子恭成都人也子統爲二千石失其官
守憲陳湛字子伯成都人也
節士仲昱成都人也
高士王廣皓子也父爲公孫述所聘自刎廣逃匿述破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吾不能復仇敢當世榮利也
仁義志士任末字叔本繁人也
烈士嚴道主簿李磬字文寺嚴道人也
義烈郡功曹史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
巴郡太守朱辰字元燕廣都人也
述作漢中太守鄭廑字伯邑臨邛人也作耆舊傳
右四十人馳名後漢尚書郎張俊失其行事不載寧士張寧見朱倉傳舊校云倉字雲卿見下
目什邡人傳未詳
大鴻臚何宗字彥英郫人也
雙柏長何雙字漢偶宗子舊校云雙柏乃建寧郡屬縣也
穎逸廣漢犍爲太守何祗字君肅郫人也
忠勳輔漢將軍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
玄寂太常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
侍中常竺字代文在耆舊傳
南安將軍張表字伯達成都人也伯父肅廣漢太守父松字子喬州牧劉璋別駕從事
永昌太守王伉成都人見蜀書
右八人在劉氏世
五更張霸夫人司馬敬司成都人也
公乘會婦張氏廣都人也
犍爲楊鳳珪妻陳助臨邛人也
廣漢便敬賓婦常元常江原人廣都令常旻女也
殷氏婦常靡常江原人常仲山女也

趙侯夫人常紀常江原人常常侍女
景奇妻羅貢郫人羅倩女也
趙憲妻何玹郫人也
朱叔賢妻張昭儀繁人也
廣柔長姚超二女姚妣饒郫人也
廣漢王遵妻張叔紀霸女孫也
右十一人列女
右蜀郡士女七十四人六十三人士十一人女
明略渡沔侯范目閬中人也
文學聘士洛下閎字長公閬中人也
玄始侍御史任文孫閬中人也
文學司空掾任文公文孫弟也
先生胥君安見春秋傳首
京兆尹徐誦字子產閬中人也
忠正侍中譙隆字伯司閬中人也
高清太中大夫譙玄字君黃閬中人也
潔白尚書郎譙英玄子也以易授孝明帝
公車令趙珜字孫明閬中人也
公府掾趙穀字仲都珜子也
公車令臧太伯宕渠人也見珜傳
儁才涼州刺史趙宏字溫柔閬中人也
右十三人前漢
政事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閬中人也
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王思子也
長安令王偉卿王思友見王思傳
政事大司農玄賀字文和宕渠人也

將略大鴻臚龐雄字宣孟宕渠人也
政事幽州刺史馮煥宕渠人也
明略使持節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煥子
降虜都尉馮元字公信緄弟
尚書郎馮遵字文衡元子
政事司隸校尉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
漢中太守陳澄禪子
別駕從事陳實字盛先澄孫也與王文表爲友
思防治中從事楊仁字文義閬中人也
志士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安漢人也
忠貞魏郡太守趙晏字平仲安漢人也
籌畫益州太守李顒字德卬墊江人也漢書及巴耆舊傳
汝南太守謁煥字闕江州人也見汝南記
度遼將軍桂陽太守然温字闕江州人見巴耆舊傳
美化越巂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也
越巂太守張璘翕子也太守王堂察舉孝廉
至孝上蔡令趙邵字泰伯閬中人也
孝子嚴永
名儒陳髦
隱士黃錯右三人巴郡太守王堂所進失其官位見堂傳
巴郡太守龔楊字闕墊江人
茂才孟彪江州人右並王文表薦
日南太守黎景字闕墊江人
茂才王澹閬中人也見文表傳
文學掾龔策墊江人
桂陽太守李温宕渠人

戶曹掾趙芬宕渠人
上庸太守陳宏安漢人見巴紀
忠義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人也
忠義宕渠主簿馮湛宕渠人也
烈士郝伯都閬中人也
右三十九人後漢司隸校尉程烏等失其事不錄
義烈江陽太守程畿字季默閬中人也
程祁字公弘畿子也
楊汰字季儒巴郡人
韓儼巴西人
黎韜巴西人三人見楊文然傳
壯烈將軍嚴顏臨江人見張飛傳
玄貞徵士周舒字叔布閬中人也
文學儒林校尉周羣字仲直舒子也
博士周巨羣子也
雅重車騎將軍育陽景侯黃權字公衡閬中人在魏儀同三司
尚書郎黃崇權子也
勇壯折衝將軍西陵太守甘寧字興霸臨江人仕吳
政事鎮南大將軍彭鄉亭侯馬忠字德信閬中人也
將略鎮北大將軍安漢侯王平字子均宕渠人
果壯左將軍宕渠侯勾扶字孝興漢昌人也見王平傳
將略盪寇將軍關內侯張嶷字伯岐南充國人也
尚書僕射姚伷字子緒閬中人見楊義傳諸葛亮故事也
別駕從事馬勳字盛衡閬中人見季漢輔臣傳
尚書馬參字承伯閬中人見蜀書
越巂太守龔祿字德緒安漢人父諶犍爲太守見巴紀

鎮軍將軍龔皦字德光祿弟也

徵士譙岍字榮始西充國人也周父

淵通散騎常侍城陽亭侯譙周字允南岍子在劉氏光祿大夫

右二十三人在劉氏三國之世

馬妙祈妻義貞烈

趙雲君妻華貞烈

王元憒妻姬貞烈以上皆閬中人

趙璝妻姬節烈宕渠人

童女趙英璝女

趙萬妻娥宕渠人

耿秉妾行安漢人

鮮尼母姜安漢人

右八人列女

右巴郡凡士女七十八人七十人士八人女

道德三老楊統字仲通新都人也曾祖仲續祁令父春卿為公孫述將

光祿大夫楊博字仲達統長子

文學侍中楊序字仲桓諡曰文父博弟

高士寇慬字文儀綿竹人序弟子也

高士昭約字節宰雒人也序弟子二人見序傳

術藝使持節交州牧楊宣字君緯什邡人

學士嚴象廣漢人宣弟子也

大儒趙翹廣漢人宣弟子也

烏丸校尉郭堅字闕雒人也

善績司隸校尉郭賀字喬卿堅孫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鐔顯字子誦郪人

廬江太守蔡弓字子騫雒人

永昌太守鄭純字長伯郪人也

文學高士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弟灌有文才而不悉行事也

文才樂安相李尤字伯仁雒人也

尚書郎李充尤孫也

文才東觀郎李勝字茂通雒人也見尤傳

公亮將作大匠翟酺字子超雒人

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郪人

司隸校尉王堂字敬伯郪人

聘士王稚字叔起諡曰憲文雒人堂少子

堂長子博失官位

博子遵亦失官位

善績蜀郡太守王商字文表遵子也

亢烈辟士段恭字節英新都人也

隱士夫子段鷖字元章新都人也

隱士馮信字季誠郪人

越嶲太守馮顥字叔宰郪人

武威太守南陽折侯張江雒人

鬱林太守折國江四世孫因封國改姓折

高士折象字伯式國之子也

治中祭酒朱倉字雲卿什邡人

政事牂柯太守劉寵字世信綿竹人

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雒人

陰德郿令王忳字少林新都人也

交州牧羊甚郪人也

推讓野王令羊著字仲魚甚子

文學侍中董扶字茂安綿竹人楊厚弟子也

文學聘士任安字定祖緜竹人亦厚弟子
高讓義士杜真字孟宗緜竹人
精誠五官掾輔字漢儒新都人
義士楊寬字叔仲新都人父斌兄混皆有證明君事失其官位
義士張鉗字子安廣漢人也
烈士賈栩字元集什邡人也
節士甯叔字茂泰廣漢人也
忠義緜竹主簿韓揆字伯彥緜竹人
壯童左喬雲緜竹人
孝廉汝敦新都人
周幹廣漢人
彭勰廣漢人
古朴廣漢人右三人儒學文才見蜀志
方術太醫丞郭王字通直新都人

右五十二人馳名漢世

別駕從事李朝字永南郪人也
丞相西曹掾李邵字偉南朝弟也按陳壽季漢輔臣贊注偉南名朝永南兄入為別駕從事永南名邵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是此及廣漢士女贊注解皆互誤永偉二字
文才大司農秦宓字子敕緜竹人
益州太守王士字義強郪人也子祐
別駕從事王甫字國山士從弟也
優遊特進太常關內侯鐔承字公文郪人
才儁江陽太守彭羕字永年廣漢人
忠謀從事鄭度緜竹人也見劉璋傳
忠烈從事王累新都人也見劉璋傳

右九人在劉氏世及二牧時

聘士任安母姚緜竹人也
姜詩妻龐行雒人也
姜嬪字義舊緜竹人也狄道長姜穆女司馬雅妻
廖伯妻殷紀配廣漢人也
便敬妻王和新都人也
李珥字進娥郪人李氏女馮季宰妻也
王輔妻彭非廣漢人也
李平字正流廣漢李元女楊文妻
袁稚妻相烏德陽人也
王上妻袁福德陽人也
汝敦妻失姓不知何縣人也

右十一人列女

右廣漢郡凡士女七十二人六十一人士十一人女

知術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
揚州刺史楊莽字翁君武陽人見何霸傳
忠壯復漢將軍朱遵字孝仲武陽人也
隱遯合浦太守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
隱知徵士任永字君業僰道人也
精密上黨太守趙松字君喬武陽人也
文學城門校尉董鈞字文伯資中人
秀穎司隸校尉楊渙字孟文武陽人見犍為耆舊傳
漢中太守楊文方渙子文方子穎伯冀州刺史仲穎二千石失其行事
政事司隸校尉楊準字伯邳文方兄子太守太尉李固舉之
清秀大司空張皓字叔明武陽人也
正直光祿大夫廣陵太守張綱字文紀皓子也
郎中張植綱子也

尚書張續植弟也
豫州牧張方字公始續弟也
正直司隸校尉趙旂字子鸞資中人也
別駕從事王元武陽人刺史張裔時見楊統傳
義士公車令杜撫字叔和資中人也
義士新都令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
孝士尚書郎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也
呂孟南安人不詳其事
吳順字叔和僰道人也
學士韓子方僰道人張貞之師
學士謝褒南安人

右二十四人在漢世

政事蜀郡太守關內侯楊洪字季休武陽人
固率諫議大夫費詩字公舉南安人
忠正車騎將軍都亭侯張翼字伯恭武陽人綱後也
文學五官中郎將伍梁字德山南安人
文才射聲校尉楊義字文然武陽人

右五人在劉氏世從事賈龍不悉其事不錄

漢中太守楊文方妻陽姬武陽人也
相登妻周度僰道人也
曹敬字敬姬南安人周紀妻也
程貞玦字瓊玉牛鞞人資中張惟妻也
尹仲讓妻韓姜僰道人也
儀成妻謝姬南安人也
趙媛姜資中人趙盛道妻也
張貞妻黃帛僰道人也
楊進武陽人廣漢王博妻

右九人列女

右犍爲郡士女凡三十八人二十九人士九人女

忠正城陽中尉鄧先成固人也景帝時
楊王孫成固人
致遠衛尉博望侯張騫成固人武帝時
爽朗給事中張猛騫孫元帝時
高尚逸民鄭子真褒中人成帝時

右闕

大儒李頡南鄭人
文學司徒李郃字孟節頡子
執正太尉李固字子堅郃子
雅望京兆尹李燮字德公固少子
奉車都尉李歷字季子固從弟也
善績司隸校尉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
犍爲太守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
德望廣漢太守趙瑤字元珪宣子
溫雅尚書趙琰字稚珪瑤弟
義壯弘農太守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
義烈從事陳調字元化綱孫
知思巴郡太守陳雅字伯臺成固人
南郡太守程基字稚業南鄭人也
大鴻臚劉巨公南鄭人也見列女傳
廣漢屬國張泰字伯彊南鄭人也
政事度遼將軍張亮則字元脩泰從弟
愷悌緜竹令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

隱士樊志張南鄭人見征西將軍段熲傳

尚志聘士衛衡字伯梁南鄭人樊志張弟子也

籌畫計曹史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

文才葭萌長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

義烈郡主簿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

義烈功曹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

嚴孳

李容

陳巴

王宗

姜濟

曹廉

勾矩

劉旌

原展闕

義烈從事燕邠字元侯南鄭人也

義烈主簿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

右三十八人後漢

陳術字申伯歷三郡太守見蜀書撰益部耆舊傳者

右一人劉氏之世

李穆姜安衆令程祗妻李法姊也子基

劉泰瑛巨公女楊矩妻

杜泰姬南鄭人犍為太守趙宣妻

楊禮珪成固楊元珍女陳省妻

李文姬太尉固女趙瑛妻

陳順謙鄧令曹寧妻陳伯臺從女也兄子陳規著書稱之

陳惠謙順謙妹度遼將軍張亮則夫人

張禮脩南鄭人趙嵩妻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

右九人列女

右漢中郡士女凡五十人四十一人士九人女

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平帝用為益州太守遂不服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

北海太守文忳齊子也

節士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

遂久令李翬業子

益州太守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

政事有道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

文學孝廉楊充字盛國梓潼人也

壯烈濟陰相寇祺字宰朝梓潼人也

壯烈童人李餘涪人也

義士功曹張壽字伯僖涪人也

義士王晏字叔博涪人也

方士李助字翁君涪人也

右十二人漢世

尚玄諫議大夫杜微字國輔涪人也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

太子僕射李譔字欽仲仁子

太子家令尹默字思潛涪人也

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也

果銳前監軍大將軍司馬李福字孫德涪人也見諸葛故事蜀書

右六人劉氏世

文極字季姜梓潼人將作大匠王堂夫人也

巴郡虞顯妻杜慈涪杜季女也
郭孟妻楊敬涪楊女也
右列女三人
右梓潼郡士女二十一人十八人士三人女
脩慎少府太常關內侯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
雲南太守張休闕
右二人漢嘉人士在劉氏世
文學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斂人也
巴郡太守傅寶字紀圖平夷人也
忠義冠軍將軍寧州刺史謝恕字茂理毋斂人也
右三人牂柯人士
忠義大將軍朝侯祭酒錫光字長沖闕
右一人西城人士
忠義雲南太守陽遷亭侯呂凱字季平不韋人也
右一人永昌人士
義正安漢將軍建寧太守李恢字德昂闕
領軍爨習闕
御史中丞孟獲闕
右三人建寧人士
輔漢將軍孟琰字休明闕
右一人朱提人士
先泥和女絡符人也
右一人列女江陽人
大凡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之終士女載傳記者三百四十人
二百九十三人士四十七人女
公七人
大將二十二人
侯二十人
卿佐十四人
侍中七人
尚書五人
司隸校尉六人
州刺史十三人
郡守四十八人
國師三人
光祿大夫四人
尚書郎十二人
中書郎將御史六人
公車令諫議太中十一人
公府辟士八人
高士一人
聘士七人
徵士四人
節士四人
列女四十七人按人數不合蓋傳寫多非其舊也卷中前後各條皆倣此
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錄添立目錄
明略大司農西城公何攀字惠興郫人
清秀大長秋壽良字文淑成都人也
果烈西河太守柳隱字休然成都人也
梁益二州都督杜禎字文然成都人也
都督度支巴東太守柳伸字稚原成都人也
德行江陽太守何隨字季業郫人

令德犍爲太守杜軫字超宗成都人也
犍爲太守杜烈字仲武軫弟
建寧太守杜良字幼倫軫少弟
益州刺史杜毗字長基軫子
德行給事中任熙字伯遠成都人也
涪陵太守任蕃字憲祖熙子
義正郪令常勗字脩業江原人也
州都常忌字茂通勗從弟也
令才太史令高玩字伯珍江原人也
閎才湘東太守常騫字季慎江原人也
述作武平太守常寬字泰恭騫從弟也
使持節西夷校尉張岐字紹茂成都人也
征西將軍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王異字彥明成都人也
勇略雍州刺史南中郎將重安開國侯李陽字叔文郪人
征虜將軍廣漢梓潼太守楊謙字令志成都人也

右二十二人蜀郡人在晉世

強濟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字允剛郪人
西夷校尉李釗字世康毅子
仁讓漢嘉太守司馬勝之字興先緜竹人
德義梓潼太守王化字伯遠郪人文表孫
巴東太守王振字仲遠化弟也
作唐令王岱字季遠振弟也
述作蜀郡太守王崇字幼遠岱弟也
素隱中書郎王長文字德儁郪人也
建寧太守段容字宗仲廣漢人也

右九人廣漢人在晉世

漢中太守李宓字令伯武陽人也
汶山太守李賜字宗碩宓子也
太傅參軍李興字雋碩賜弟也
廣漢太守張徵字建興翼子也
譙國內史費緝字文平南安人二子見壽良傳
執義衡陽內史楊邠字岐之武陽人
清正尚書費立字建熙南安人

右七人犍爲人士在晉世

衛尉文立字廣休臨江人也
武陵太守楊崇臨江人也
牂柯太守毛楚枳人

右三人巴郡人在晉世

述作太子中庶子陳壽字承祚安漢人
驃騎府掾陳莅字叔度壽兄子
上廉令陳符字長信壽兄子
建寧太守陳階字達之莅弟
正直漢中太守閻纘字續伯安漢人
卓略長水校尉荊州刺史張弈字希祖南充國人
令德錫令譙同字彥紹周子見周傳
義烈揚烈將軍梓潼內史譙登字順明周孫

右八人巴西人士在晉世

清重長水校尉呂淑字偉德闕

右一人漢中人

廣漢太守李驤字叔龍福子

右一人梓潼人

忠義江陽太守侯馥字世明闕

右一人江陽人

三州後賢五十一人幷前賢三百九十一人

譔曰凡此人士或見漢書或載耆舊或見郡紀或在三國書幷取秀異表之斯篇其洪伐弘顯者並附載者齊之其但見名字而不詳其行故或以有傳無珍善闕之以副直文爲實錄矣

華陽國志卷第十二

補華陽國志三州郡縣目錄

鄰水廖寅

巴郡　屬縣七

江州

枳

臨江

平都

墊江

樂城

常安

巴東郡　屬縣四

魚復

朐忍

漢豐

南浦

涪陵郡　屬縣五

涪陵

丹興

漢平

萬寧

漢髮

巴西郡　屬縣四（志云屬縣七又云其三縣為郡謂分置宕渠郡也）

閬中

南充國

安漢

平州

宕渠郡　屬縣三

宕渠

漢昌

宣漢

漢中郡　屬縣六

南鄭

沔陽

褒中

成固

蒲池

西鄉

魏興郡　屬縣六

西城

錫

安康

興晉

鄖鄉

洵陽

上庸郡　屬縣五（舊有安樂誤也今不列）

上庸

北巫

武陵

安富

微陽

新城郡　屬縣四

房陵

沶鄉
昌魏
綏陽
梓潼郡 屬縣五
梓潼
涪
晉壽
白水
漢德（舊誤作廣漢德陽二縣今改正說具在志中）
武都郡 屬縣九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沮
平樂
脩成
嘉陵
陰平郡 屬縣四
陰平
甸氐
平武
剛氐
右梁州
蜀郡 屬縣六
成都
郫
繁
江原
臨邛
廣都
廣漢郡 屬縣八
雒
緜竹
什邡
新都
五城
郪
廣漢
德陽
犍爲郡 屬縣五
武陽
南安
僰道
牛鞞
資中
江陽郡 屬縣四
江陽
漢安
符
新樂

汶山郡　屬縣全闕

晉書地理志云統縣八汶山升遷都安廣陽興樂平康蠶陵廣柔說具在志中

漢嘉郡　屬縣全闕

晉書地理志云統縣四漢嘉徙陽嚴道旄牛說具在志中

越巂郡　屬縣十二

邛都

臺登

闌

蘇示

會無

大莋

定莋

三縫

卑水

潛街

安上

馬湖

右益州

牂柯郡　屬縣四

萬壽

且蘭

廣談

毋斂

平夷郡　屬縣二

平夷

鄨

夜郎郡　屬縣二

夜郎

談指

晉寧郡　屬縣七

滇池

同勞

同安

連然

建伶

毋單

秦臧

建寧郡　屬縣十三

味

牧麻

同樂

穀昌

同瀨

雙柏

存䣌

昆澤

漏江

談稾

伶丘

脩雲

俞元舊誤作新定今改正說具在志中

平樂郡　屬縣四

新定
興遷
平樂
三沮
朱提郡　屬縣五
朱提
堂螂
南秦
漢陽
南昌
南廣郡　屬縣四
南廣
臨利
常遷
新興
永昌郡　屬縣八
不韋
比蘇
哀牢
永壽
嶲唐
雍鄉
南涪
博南
雲南郡　屬縣五志云屬縣七又云其縣二別爲郡謂分置河陽郡也
雲南
葉榆
遂久
弄棟
蜻蛉
河陽郡　屬縣四郡分雲南二縣又新立二縣今志存河陽一縣故知脫其二縣也
河陽
闕
闕
闕
梁水郡　屬縣三
梁水
賁古
西隨
興古郡　屬縣七
宛溫
律高
鐔封
句町
漢興
勝休
都唐
西平郡　屬縣三
盤江
來如
南零
右寧州

常璩是書巴志漢中志爲梁州蜀志爲益州南中志爲寧州其
郡縣未列子目殊難尋檢李壂所刻脫落錯誤讀者尤不明晰
予既訂正刊行復作此目錄一通古人著述例以目居全書之
後璩之士女目錄亦然故今更附其末云

補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郡縣目錄

十六國春秋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十六國春秋目錄

前趙錄 劉淵 劉聰 劉曜

後趙錄 石勒 石宏 石虎 石閔

前燕錄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暐

前秦錄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堅 苻丕 苻登

後秦錄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錄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前涼錄 張軌 張寔 張駿 張重華 張祚 張元靖 張天錫

西涼錄 李暠 李歆

北涼錄 沮渠蒙遜

後涼錄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錄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南涼錄 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利

南燕錄 慕容德 慕容超

西秦錄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盤 乞伏慕末

北燕錄 馮跋 馮宏

夏錄 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

前趙錄

魏崔鴻撰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后漢中年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賢王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有一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爲名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猨臂善射膂力過人身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晉文帝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憑結渾又屢言之晉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后謂王濟曰劉元海容貌風儀識談鑒智雖金日磾無以加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爲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從祖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議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興復在此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劉淵爲大單于劉淵曰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邪韓足道哉宣等稱善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卽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稱趙王選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帥衆來降永鳳元年七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以衛軍和爲大將軍撫軍總爲車騎大將軍建武曜爲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得玉璽大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八月淵寢

疾以劉洋爲太尉延年爲太宰司徒總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于平西薨于光極殿太子和卽位聰自西明門攻斬和於西室九月葬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聰

劉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幼而聰悟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永嘉四年僭卽帝位于光極前殿大赦改元光興元年以衞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東萊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軍會之晏比及南王師前后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陽陷之聰兵大掠幽晉帝於端門害太子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陽大赦改元嘉平元年二月內晉帝進號儀同三司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讌謂曰卿爲豫章王時朕曾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作樂府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硯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春正月宴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于平陽於是誅珉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車騎曜等攻長安河東地震雨于平陽建元元年正月黑霧四塞人如黑五日而止辛酉時日落地三月相承出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己丑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四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哭聲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立市於后庭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隸靳準率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后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犬與豕交于宮門有豕著進賢冠昇聰御座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昇俄而鬭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饑甚死者過半麴允爲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肉袒牽羊輿櫬啣璧出降東門曜受璧焚櫬還愍帝及司徒梁芬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至於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與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

懷安侯以大司馬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駕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愍帝崩於平陽三年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哀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哀塞自此鬼哭宮中至于九月夜聲不絕四月尚書令王監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監等殺之秋七月鬼哭於光極殿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徵秦王曜為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牧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元漢昌葬宣光陵諡曰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為相國大都督司空靳準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粲荒耽酒色遊宴后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追諡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永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斂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离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二年當來后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數十人在耳汝但還后年當來見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余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后年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下俄而蘇謂左右曰機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余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呈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王幷葬焉

劉曜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長九尺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三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來奔上尊號於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準左右軍騎喬太王騰等殺準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立子熙為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為太祖其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勳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遵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

着履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爲大樹枝葉甚茂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等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圍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高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王之於終也如此後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唯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之功與亡奢儉炯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所得白玉方尺有字曰皇王皇亡敗趙昌以爲己瑞郡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王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憮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率衆四萬人寇擾河東進蒲坂曜選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一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之陣於洛西曜性少酗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蹋頓乃乘小馬北出復飲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而馬陷石渠墜於冰上爲堪所執勒將還襄國喻曜使與太子毗書令速降曜但勑毗與諸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爲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前趙錄

後趙錄

魏崔鴻撰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會幷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至中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每夜於野嘗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隣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而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諸苑中乘宛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盜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蕃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拜爲輔漢將軍晉平王淵薨聰襲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二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勒請彌燕于己營手斬彌而幷其衆將軍郭默獲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之有效甚尊重之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然后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石勒於是進據襄國聰授勒都督幽冀幷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公邑萬戶三年以征虜將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篡奪之謀兆於此矣前趙嘉麟元年劉琨遣姚澹帥衆來討勒與戰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宏以幷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尊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曜聞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呼耶征虜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號曰大司馬雖位冠九台非伯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十一月勒卽位改元稱爲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始置軒懸之樂八佾之舞作金銀大輪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謂度過姬祥矣加曩日其賜乳婦一人穀百石雜繒十四疋庶以肅迎嘉祥冬十月勒親與鄉老齒坐懽飲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取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漚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謂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鬬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里第一區拜爲都尉陽與勒隣居歲長爭漚麻

池迭相毆擊四年二月拜子宏爲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八年八月脩三臺三月以世子衛將軍宏鎮鄴太和十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於西門曜軍大清石堪執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車騎虎尅上邽遣主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送之秦隴西建平元年二月車騎石虎等上尊號勒不許固請勒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次土階三尺美彰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章華秦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詔曰且勑停作以申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萬餘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之勒以成周漢晉舊京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三年正月大饗于建德殿酒酣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武三五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健而爭先耳倘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礨礨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死蛇鼠鬬於安定府閒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聞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于肥鄉六月勒寢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宏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閣僞諡明皇帝號高祖

石宏

石宏字大雅勒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祿遐之妹建平元年立爲太子虛衿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不可以輔少主乞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薨虎執政臨軒召子冀州刺史遂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宏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魏王又加九錫虎僞讓后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頓邱爲魏國沿魏郡至黎陽十月宏齎璽綬親詣魏公喻禪意虎曰宏昏昧愚暗處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何禪讓十一月廢宏爲海陽王宏就車容色自若幽宏及程后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殺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性殘忍好馳獵諠遊無紀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每患之勒白王曰此是凶暴無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檢攝恭謹嚴重愛士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勒深喜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虎荒遊廢政外耽營繕使太子還省者以書奏事選守牧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東大震是日觀省臺城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三年徙洛陽鐘簴九龍翁仲等于鄴是歲太武殿東西宮皆就太武殿基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衞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后選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人上皇帝尊號

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卽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藩王爲縣侯太子遂總百揆其后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於田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于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虎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或呈之虎怒曰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愠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遂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閒公宣爲太子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樂平敬公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黨盂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狠子曰噬虎腦而殺之后三日狠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沉璧告誠璧浮於渚水波上騰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成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荊兗二十六萬人成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愼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

視而惡之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楊柸牟成等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韜之國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楊柸等許諾八月殺韜宣奏之虎哀絶久之乃蘇召太子宣鏁繫于郊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君服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三十便欲殺父今世乃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霖雨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僭即皇帝位于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尸唯有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四月薨於金華殿（晉書曰季龍始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世子即位尊劉后爲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勒兵而還戎卒九萬次於蕩陰石閔爲前鋒都督太后命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丑安陽亭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閤羣臣敦勸即位大赦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太傅沛王沖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甲午太武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御服燒者太半光燄照天月餘乃滅己未雨血周徧鄴城六月葬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及右衞王基密謀共廢遵閔使將軍蘇彦周成帥甲士三十八人執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周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誅鄭太后張皇后遵字大祇虎第九子凡在位者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等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不知夜斬松等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而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帥衞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不尅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初青龍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鎭衞宜改號大魏易姓李氏又大赦閏月改元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大郎虎第三子也

石閔

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宏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黄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歷位左僕射

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封爲脩武侯歷位北中郎將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閏月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僭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司馬李農爲太宰諸子皆封爲縣公新興王祗聞石鑒之死稱尊號於襄國改年永寧石祗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閔盡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祗怯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奉乞師于慕容雋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雋遣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祗衝其后閔師大敗閔與千萬騎奔還鄴祗使劉顯帥衆十萬追奔伐鄴閔盡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於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石祗爲効四月劉顯殺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太守蘇彥告難閔帥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雋已尅幽薊略地至於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於魏昌城恪方陣而前閔衆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潰圍東奔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送之于薊雋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雋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於龍城告廆皝廟而殺之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詹事劉猗奉表降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蔣幹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雋斬閔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歲太和八年也

後趙錄

前燕錄

魏崔鴻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環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符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祖木延左賢王從毌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大都督又涉歸以全柳城之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受擢舉賢才官方授仕魯國孔纂宿德清望請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冑受業焉大興四年晉遣謁者拜廆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於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襄公皝爲燕王追諡武宣王儁稱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材藝晉建武元年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謁者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廆故事七年七月立子儁爲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奕爲長史九月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羣司以封奕爲相國追尊先公爲武宣王先妣爲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悕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月遷都龍城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皝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皝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冑子十四年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饗羣僚于承乾殿右長史宋該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皝因見白兎馳射之馬倒被傷輦而還宮引太子儁囑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建大事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無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於承乾殿年五十

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爲文雅好辭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燕王以儁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鎭東將軍皝薨卽燕王位赦其境內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正月聞趙魏大亂乃嚴兵將爲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儁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幷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車成儁大悅告于皝廟四月遣輔國恪相國奕討冉閔戰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擒送至薊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固守鄴城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郡縣悉降輔國奕等一百一十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尅節輔弼評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幷乘輿服物及六璽送于中山傳國璽蔣幹先以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璽君封冉智爲海濱侯以輔弼評爲同州刺史鎭鄴十月輔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僭卽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升平元年正月復立中山王暐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年曰光壽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蹄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儁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三月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鎭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得璧二十七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儁以爲岳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兎三年三月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儁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惙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去暴不可以亂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儁薨于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臨朝雖閑居晏處亦無懈怠之色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

年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尙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太傅贊朝政司空陽騖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兗州牧鎭梁國四年正月暐南郊十月太尉奕迎神於和龍初暐委政太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勸助教尙鋒祕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以勸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相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朱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温率衆五萬來伐遂至枋頭吳王垂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温奔還淮南垂既敗温威德彌振太傅評大不平之太后遂與評謀殺垂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王猛鎭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兵三十萬拒秦師于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恠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于潞州評師敗績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月符堅帥衆會猛來攻拔鄴城外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弟五百人夜開城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陽秦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執暐送鄴堅問其奔狀暐曰狐死首邱欲歸死于先人陵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幷諸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戶尋拜尙書堅征臺城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于鄴中山王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歲僭稱尊號爲諡幽皇帝

前燕錄

前秦錄

魏崔鴻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寢產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戎晉襁負奔之推爲盟主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于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委以西方之事石虎滅石生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于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矣軍師將軍麻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鴆洪將幷其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爲謚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健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長史賈元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元碩等爲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妾強氏爲天王皇后子長爲天王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爲東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爲王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二年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懼

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諡敬
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建武中拜龍驤將軍雄
頭大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健甚重之曰元才
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月健
寢疾引太師兼尊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
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年四十
九葬原陵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
明皇帝號高祖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麄暴昏醉無賴祖洪甚
惡之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
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耶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
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長力
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卽皇帝位大赦改年
羣臣奏先帝晏駕甫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
主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
韶爲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佐董榮
爲尚書並以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
魚言于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于東井
大角爲帝座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
臣戮死願陛下遂追周文脩德以攘之生曰皇后與
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
誅太傅錄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
后安之女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叛弱兒南安
羌酋也生雖在諒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
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未幾后妃公卿已下
至于僕隸誅五百餘人二年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
言于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
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
壬戌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酒樂奏生歌以和之命
尚書令辛牢與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
弓矢射牢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
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三年四月姚襄遣蘭等帥
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兵符黃眉東海王堅建
節將軍鄧羌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羌僞不勝引騎
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迴騎拒襄大戰獲襄襄有
駿馬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
初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
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
洛門之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羣臣朔望漏盡詣
見生日盡午須待宴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
至申酉間方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或連月昏
醉弗堪省覽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
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鴨三五十爲羣
放之殿中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爲樂宗
舊勳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走草野皆曰從虎
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脇
鋸頭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
可信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曰且將禍集
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
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

東海王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寢不寤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别室廢爲越王俄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僞謚厲王封子馗爲越侯

苻堅

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建武中母苟氏祈子於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趙石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健之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旦而爲壇於曲沃健泣謂堅曰先王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堅既殺苻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爲永安公苻侯爲太尉諸王皆貶爵爲公苻柳爲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黃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龍門五時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雄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吉彰出納所在著績有臥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遷如故猛上疏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彤博識德辨並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别銓授于是以融爲侍中中書兼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所聽之久而

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事何從而泄於是勑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于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月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温伐燕次于枋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邵羌帥步騎救燕敗歸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者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奔秦桓温既走慕容暐悔割河滄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陽安虎牙將軍張蚝建節鄧羌等步騎六萬討平燕冀八月猛攻尅壺關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州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有可乘之會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于渭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燕師敗績進師圍鄴七日堅至于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孽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憂也戊寅尅鄴慕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宮大赦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鄧羌爲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戶賞潞州之功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孫子詰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瑯琊太守攀統之少子

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司
隸校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司
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彗出於箕尾長十餘丈或名蚩
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
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之分害深
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爲岱
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
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客彗者
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
尹沖踢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
漢陽人苟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
欲誅堅賴威之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
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
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
夷吾罕虎之於子產猛兄事之夏四月堅下書曰巴
夷嶮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爲唇齒之勢特進鎮軍
將軍護羌校尉鄧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
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威遠將軍桓
石虔帥衆二萬入據墊江張育自號蜀王稱蕃于晉
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西擊張育楊光屯於綿竹皆
斬之益州平羌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
都堅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
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謂光
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
□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十一年正月以安車
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

□畢集純博之精莫如勸也終于太子少傅五月猛
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
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
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歿之後願不
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大患宜漸除之
以復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
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
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十二年正
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
命太卜池養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涼州刺史
張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可遣步兵校尉姚
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于
赤岸涼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致牋請降
于萇甲午大軍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舁櫬
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諸郡縣悉降涼州
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鎮姑臧
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
二百戶號歸義侯拜北部尚書遷右僕射初萇等將
征天錫堅爲之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十三年太
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
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並遣求
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
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
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裴雖更書
時事然千不留一八年三月徙鄴銅駞銅馬飛廉翁
仲於長安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

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石越等上書固諫前後數十堅不納十九年晉車騎桓沖率衆十萬寇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沔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等將步卒五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脩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居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登會稽復禹績伐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郎勢還不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驍騎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敗堅于肥水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堅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若將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鎮蒲坂苻叡爲都督配兵五萬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至華澤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奔于泓泓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傾敗將興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衆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而暐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姚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聞慕容沖去長安一百餘里引師而歸使苻方戍驪山拜苻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沖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苻琳

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長樂公苻丕在鄴糧竭馬又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乃遣從弟求救于謝玄二十一年慕容沖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堅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萇求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籙□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右僕射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因問緯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殺之名乃諡爲莊烈天王長樂稱號僞諡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桓元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苻丕

苻丕字永敘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鎭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于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苻沖帥幽幷人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帥兵六萬進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舉哀晉陽僭卽皇帝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城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沖左將軍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正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苻登雖王室屬疏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于是推登爲持節使都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遺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夫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其衆數千南

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斬之送丕首于江東苻登稱尊號謚爲哀平皇帝

苻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遷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于格奴坂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吉城奔登登乃具丕死聞于是爲丕發喪行服爲壇于隴東僭卽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夜電邁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恥二年登次于瓦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掘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鄉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將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神過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七年登攻新安姚萇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薨九月登聞萇死喜曰姚與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盡衆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棄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與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崇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於楊定與崇師衆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大元十九年也

前秦錄

後秦錄

魏崔鴻撰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赤亭那元孫柯爲魏征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柯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石虎廢石宏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祇尊號于襄國以仲爲右丞相石祇爲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連和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後仲薨柩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萇稱尊號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請爲嗣仲以襄非適不許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幷州刺史即邱縣公弋仲薨率戶六萬南至滎陽晉處襄于譙城遣王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謝方討襄逆擊破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之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尋從北山將圍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飛龍拒戰率衆西引與苻堅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萇僭尊號追謚魏武王

姚萇

姚萇字子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不修行業兄襄爲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于苻生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州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苻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旣而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沖入長安司隸崔翼尚書趙遷等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沖遣率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求戰于新平大破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

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八月以太子興鎭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敗苻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寢疾遣鎭東姚砍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恨矣庚子葬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諡武昭皇帝葬原陵廟號太祖

姚興

姚興字子略萇之少子萇薨祕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卽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徑陽與苻登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二年以叔父緖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緖爲并冀二州牧鎭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宏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尅洛陽以東平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鎭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傉（内沒切）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燉煌各制方城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傉檀蒙遜李暠等各脩表奉獻九月隆奉表請降與答報嘉美以隆爲鎭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十年與魏通和貢馬千匹十一年蜀譙縱遣使稱蕃十六年五月興寢疾於內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于諮議堂尚書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興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尙書令以公就第興怒乃收弼因之十二月興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納之武庫於是弼黨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高（一作嵬）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薨於殿年五十三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泓嘗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如平涼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據萬年以叛泓遣鎭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興薨泓卽位大赦改元爲永和元年廬於諮議堂旣葬乃親庶政內外官僚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勿有所諱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遂逼秦川泓遣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領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爲盛所敗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

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殿殿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不聽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進兵侵雍遂據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之戰于馬鞍坂勃勃兵敗走還尋而晉相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濟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爲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君將若之何吏部郎懿横又以齊公姚恢有忠勳於國家未有殊賞今致之死地安定人人自危恐必生變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並不從晉師至城皐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部將趙元說洸曰今寇偪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洸用姚禹閻恢之譖卒遣元出戰會陽城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元戰敗死於柏谷道濟進至洛陽洸懼出降泓母弟懿險薄用其司馬孫暢謀欲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時征北姚

恢亦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欲除君側之惡軍勢甚盛泓見內外離叛晉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姚紹率輕騎先赴難姚讚亦率諸軍還長安遂擊殺恢及其三弟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率武衛姚鸞等距晉師于潼關道濟固壘不戰紹遣左長史姚洽等屯于河北欲絶道濟租輸爲沈林子所敗衆皆沒焉紹忿恚發病嘔血而死泓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等進據河內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沈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姚讚距晉師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時大霖雨渭水汎溢王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晉師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姚烈姚寶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敗召將士告之皆以戈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棄衆奔晉讚夜率諸軍會泓于石橋晉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晉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我決憮然不答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

昭以蒲坂降晉東平讃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九月裕至長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後秦錄

蜀錄

魏崔鴻撰

李特

李特字元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爲賨(藏宗切)因謂之賨人焉及高祖爲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將五百家歸魏魏武嘉之遷略陽(一云洛陽)拜虎等爲將軍徙內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號巴氐虎子慕爲東羌獵將慕生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天水洛陽扶國始平諸郡皆被兵頻歲大饑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至劍閣顧盼嶮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式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滕率衆入州廞遣衆迎之戰于西門滕敗走廞獲殺之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特弟李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滅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之良將曉兵法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殺之復以特爲督將特兄弟既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等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怕不知所爲李苾等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下人朱竺所殺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于道奉迎幷貢寶物尚甚悅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弟驤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進兵攻尚于成都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拒大安二年部下推特爲大將軍大赦改元爲建初元年益州從事任胡說尚曰特既兇逆侵暴百姓今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刻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遣大衆奄襲特營尚出逆戰到官桑特軍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

李流字元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校尉平趙廞于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李驤也)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

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尊追謚流秦文王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汲水忽然如寐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公不疑雄少有烈氣有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長生岩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雄欲迎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于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虎威爲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與期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宮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爲子越旣殺班于是矯太后令罪狀謚厲太子立期爲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立妻閻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期不虞至預不設備至師尅城屯兵宮門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謚曰幽公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器以爲足荷重任封爲建寧王雄薨期立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幷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縱兵擄掠數日乃定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父驤爲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曰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其人咸稱萬歲十月講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年分寧州乾右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嘉寧二年晉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温來伐勢大發軍禦之鎭東李位都逆往降温達成都之十里陌勢衆自潰三月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于温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叔父福（戴記云及弟福）等十餘人于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元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和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蜀錄

前涼錄

魏崔鴻撰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置崇文祭酒徵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西安將軍封樂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别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黄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遷晉帝于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于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謚武穆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璽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受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涼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戸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宏挾左道以眩惑百姓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皆懷刀入内斬寔于外寢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寶册贈寔大司馬涼州牧謚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母弟茂嗣以寔子幼嗣茂茂字成遜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寶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黄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又以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年以寔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汝謹守忠節毋或失墜薨于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

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賊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羣寮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禮獻女姝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田于建西踰玉右縣九月改玉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既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晉遣策贈大司馬諡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沉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讌羣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仕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开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刖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諡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寧涼侯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趙長等議僭卽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元靖爲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于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語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大懼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遣陽秋胡將靈曜于苑拉(音獵)其腰而殺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琚

張嵩殺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琚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奮槊(音朔)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閣爲廚士徐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于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元靖

張元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元靖爲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瓘至姑臧推元靖爲大將軍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東天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于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瓘徵兵數萬集于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門申令諸營曰張瓘得罪彼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擁瓘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瓘自殺混入見元靖以混爲使持節中外都督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戩晉司徒綏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諸軍輔政八月右將軍齊南等議以靖多難務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害元靖時年十四葬平陵謚沖王

張天錫

張天錫字公純駿之少子母曰劉美人元靖卽位一十八謁于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謝晉遣使拜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于泥中三十所苻堅復有兼幷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于晉又與桓溫書尅其年大舉都會上邽十年以世子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因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皆曰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于前灑掃於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二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句長等率衆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爲秦所敗天錫納左長馬芮之言面縛降秦東徙長安拜歸義侯北部尚書遷右僕射隨苻堅敗于淮南又昔爲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薨贈鎮西將軍謚悼公張軌以晉永寧九月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涼錄

魏崔鴻撰

李暠

李暠字元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李氏世世爲西州著姓祖父弇前涼武衞將軍天水郡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沈敏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拜暠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暠爲燉煌太守段業復暠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爲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涼公父昶涼簡公以瑤爲征東將軍二年正月于南門起靜恭堂以議朝政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爲序頌以作鑒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四百人四月燉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黄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正月大赦改元爲建初元年三月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暠親爲之敘文寫諸葛亮訓厲以戒諸子十三年正月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年薨于恭德殿年六十葬建世陵謚昭武王廟號太祖初暠爲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傳檀入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言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其餘賦數十篇

李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爲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遜所殺歆弟驍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等西奔燉煌蒙遜遂入酒泉翻及燉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燉煌奔于北山郡人朱承張宏等以恂在郡有惠密信招恂恂率千騎入于燉煌朱承張宏等推恂爲涼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朱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恂暠之第六子也遜復翻子寶徙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反虜騎南襲燉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鄆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承制王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幷州刺史薨謚宣公自暠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西涼錄

北涼錄

魏崔鴻撰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遜好學涉羣史雄烈有英略後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爲呂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耄荒虐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間衆至萬餘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康公改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大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害諸軍能爲報仇乎成素自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踰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衞將軍梁中庸等攻侯塢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納遜業左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爲大將軍梁州牧大赦改元永安四年秦鴻臚梁裴拜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竝出正始元年冬十月遷都姑臧十月僭卽河西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德政爲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至鹽池祀王母等寺中有元石圖命中書侍郎張穆爲賦銘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鷰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二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遜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薨于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然

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遜薨僭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疆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五月西中郎將燉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于郡城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訪于奉常張慎曰昔虢將亡神降于莘深願陛下剋念脩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虔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首不見其入左

右以告禽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象在焉是月日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赤堅率衆至姑臧虔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戸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謚哀王自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北凉錄

後涼錄

魏崔鴻撰

呂光

呂光字世明洛陽人其先自沛遷洛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兒童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童兒咸推爲主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羌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率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渠高壘廣設疑兵爲木人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于獪胡王遣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鏁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內外七十萬人光遷營相接陣爲勾鏁之法精騎爲遊軍彌逢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養家有蒲萄酒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諸國貢款屬路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駞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西校尉太安元年苻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梁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諡堅爲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太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蛇未殄方掃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侍中中外都督隴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遙園白鸞翔于酒泉衆鸞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于是羣寮奉表請崇進名號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猶攝州縣事三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父爲景昭王祖爲宣公曾祖爲恭公高祖爲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于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宏爲司徒詔曰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宏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強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貽厥萬世若內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宏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諡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書

太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紹曰纂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大赦改龍飛四年爲咸寧元年謚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于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不納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宴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斬纂首以徇隆既篡位謚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既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鴻臚恒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以二涼之逼遣齋珍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姚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後涼錄

後燕錄

魏崔鴻撰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即王位因改名鈌外以慕郤鈌爲名內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夬以垂爲名及儁僭稱尊號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堅聞垂至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歷京兆尹苻堅敗于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寶言于垂曰國家傾喪皇綱廢弛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堅垂至澠池言于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箋于長樂公丕垂至館之于鄴西會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于是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卿爲垂謀之主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至洛陽苻暉閉關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軍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誣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爲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爲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朝羣寮于清陽宮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爲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爲燕太子攻拔鄴郭丕固守中城垂漸而圍之于魏郡肥鄉築新興以置輜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棄鄴奔并州以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興元年正月羣寮勸垂正尊號辛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建興立子寶爲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爲之後繼魏聞寶將至徙于河西寶臨河不敢濟引師還次于參合俄而魏軍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合太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之沮陽年七十二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璽四年生于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從己段后諫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非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陛下嗣之賢者宜擇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僭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上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段氏爲皇后濮陽公榮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榮等萬騎就清河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中山饑麟出據新市魏師戰于義臺敗績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遂持節受司空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封侯牧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慕容騰爲前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宙衆旣幸亂投杖奔走寶馳還龍城又與長樂王盛等南奔尚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榮承制大赦遣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忠款虛實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蘭汗又遣左將軍蘇超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于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榮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卽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祖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長安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東奔旣至垂問以西事畫地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于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鎭薊進爵爲王及寶爲蘭汗所殺盛馳訃哀因潛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元青龍謙損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卽皇帝位正月朝羣臣於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機等因衆心阻動潛于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足遂取輦昇前殿召叔公河閒公熙囑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閒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遷僕射中外都督領昌黎尹盛薨僭卽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耆舊予言問以民間疾苦司隸部民

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苻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徒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苻昭儀鑿曲光海青涼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儀苻氏卒立苻貴嬪爲皇后九月苻后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五年十月擬鄴之鳳陽作弘光門累級三層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寤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是月苻后起承華殿高弘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諫大怒斬之后嘗季夏思凍魚鱠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苻后崩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服斬縗食粥百寮于宮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按校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淚則加罪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襚鞾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涸三泉內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勝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爲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二十二葬衡平陵謚曰昭文皇帝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馮跋詣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強之四月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武邑公慕容歸爲遼東公立燕之宗社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立馮跋爲主卽位僞謚爲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後燕錄

南涼錄

魏崔鴻撰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孤子壽闐立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舟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鞬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益州牧左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傉檀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于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

利鹿孤

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卽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訪政二年羣臣固請卽尊號不許九月僭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賓歷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願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惣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謚康王葬西平陵

傉檀利

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爲宏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鎭姑臧七月讌羣臣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然後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鎭南大將軍文支鎭姑臧檀還於樂都雖受制于秦車服禮制一如王也十一月還於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卽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昌高殿賦援筆卽成影不移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傉檀議欲征西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盤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阻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盤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旦而城潰安西樊泥自西平奔告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征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蒙遜熾盤昔皆委

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歲餘爲熾盤所鴆謚景王時年五十一虎臺亦爲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爲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檀蕓之歲十有八歲

南涼錄

南燕錄

魏崔鴻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元明皝之少子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角偃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爲張掖太守苻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隷校尉八年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自龍城奔鄴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拔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堡據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尋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子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澤皐伏願仰承俯順以承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奏迎鍾馳使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苻登既滅登弟廣率所部二千來降拜冠軍處之乞活堡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曾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季辨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苻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預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報曰山西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朗之檀越敬覽潘尙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敘賞有差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工張剛爲材官將軍上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讌

於延賢堂酒酣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王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范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通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謨以齊之山川賢否故事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雞皆驚攪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夢銑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起百僚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德若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數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董中書造誥之超開目領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年七十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莫知其屍所在虛葬於東陽陵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太妃以耆不合刑納妻段氏以懷姙未決執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卒授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乎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佯狂行乞由是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於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十一年立爲太子己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姚

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聘先反命超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爲穆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拒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內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二月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爲晉師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爲軍賞始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王爲劉裕所滅在己酉年二十一年

南燕錄

西秦錄

魏崔鴻撰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南出太陰山五世有祐鄰者晉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鄰卒子結權立遷於牽屯結權卒子利那立利那卒弟祁埿立祁埿卒利那子述延立遷於苑川述延卒祁埿子傉太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太寒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乃詣統歸降苻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爲鎭西將軍鎭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卽位聞堅征晉奔敗國仁收衆至十餘萬又聞堅爲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謚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羣僚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爲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邊氏爲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九月遷於金城二年正月苻登遣使拜爲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盤爲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黃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氐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乾歸勒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呂光來伐歸乃稱蕃遣子勃勃爲質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南安峽歸次於隴西以拒碩德與潛師繼發乾歸聞兵將至率輕騎數千候與俄與中軍相失爲與追騎所逼戰敗遁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上允吾禿髮利鹿孤逆歸之於晉興乾歸將叛謀泄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姚興將盛吾將歸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遣乾歸還鎭苑川盡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歸至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正月又朝長安二十年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尙書以其子熾盤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熾盤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於嵻㟿山以據之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流熾盤攻枹罕剋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遂如枹罕留熾盤鎭之乾歸將衆二萬遷於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梟集於其手乾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熾盤還於枹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追擒公府於嵻㟿山南轘裂之八月葬乾歸於枹罕陵仍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盤

乞伏熾盤乾歸長子乾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

元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勒爲相國封拜各有差二年熾盤討吐谷渾别統旁行長柳川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五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盤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傳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傳檀降遂并南涼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禿髮氏爲王后四年熾盤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宏元年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諸軍事改元赦熾盤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乃薨於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宏元年立爲太子熾盤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承宏元年二月立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慕末焚城邑毁寶器率戸五千東如封爲赫連定所拒遂圍安南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徒徙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末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年

北燕錄

魏崔鴻撰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子孫食采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有器量爲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和龍家長谷中跋夜夢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永康末拜中衞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襲殺慕容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以跋爲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帳下督張泰李桑誅班及仁羣臣推跋爲主僭卽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卽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帝子永爲太子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羣臣曰此何祥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陰變爲陽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篡位今女爲男臣將無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中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爲福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惡翼聽政謂之曰上欲將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宏於是與壯士數千人裹甲入禁中宿衞皆不戰而敗宋夫人命閉東閤宏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御女一人跋驚懼而薨宏遣修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太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宏遣使賜死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招典葬事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宏

馮宏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宏卽天王位大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爲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召城邊東營丘城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還宏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六月魏永昌王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衞孫德乞師於宋十二月又遣尚書楊伊請迎於句麗六年二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虞弼東平公鵝

青來攻剋白狼句麗將葛居孟光率衆數萬隨楊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宏宏引句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句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句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宏率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楊伊等勒精兵於外而居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宏於句麗後二年爲句麗所殺僞謚昭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乙酉至宏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北燕錄

夏錄

魏崔鴻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朔方人匈奴左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名武前趙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豹子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伐辰遣子力俟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沒奕於奕於妻之以女姚興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沒奕於而幷其衆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宏始十年爲龍昇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發領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黑渠之界營起京城大赦改龍昇七年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遷幽朔改姓姒氏後從母爲劉氏從母姓非禮也古之氏族無常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璝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大悅遂圖進取之計遣太子璝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列迴堡八月勃勃進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入長安正月羣臣勸勃勃稱皇帝三月築壇於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所建宮殿苑囿大成遂大赦改昌武二年爲真興元年刻石都南頌紀功德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皇太后祖父豹曰宣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高祖訓芝曰元皇帝五月雨魚於統萬二年十月起沖天臺於統萬年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爲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大悅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勃寢疾甚羣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即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真興七年爲承光元年七月杏城劉睹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乘虛來伐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潰

昌奔秦州魏東平公鵝青追擒之送於魏魏封昌秦王尙始平公主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莫潰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畋于陰盤登苛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狐羣百數鳴于定傍令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大不嘉咄咄天道復何言哉三年秋魏軍來襲十月剋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戸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璝因戎狄之衆東面以爭天下魏遣盆州刺史沒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來伐遂擒定送于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年也

夏錄

識

右崔鴻十六國春秋按魏書鴻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土未能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而以世仕江右故不錄晉劉蕭之書又別作序例一卷凡一百二卷劉知幾史通云鴻初求諸國史猶闕蜀事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隋志凡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宋國史志秖有二十餘卷而文獻通考幷不著錄則晁陳二家必俱未見此書也按晁說之云司馬温公修通鑑所考十六國春秋非鴻全書則在宋時已散佚久矣故經義考列入佚書門且云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若叢書本凡十六國各爲篇卷又秖存其略云汝上王謨識

晋畧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道光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晉略目錄

第一冊

本紀一　武帝

本紀二　孝惠帝孝懷帝孝愍帝

本紀三　元帝明帝成帝

本紀四　康帝穆帝哀帝帝奕簡文帝

本紀五　孝武帝

本紀六　安帝恭帝

表一　甲子

第二冊

表二　州郡

第三冊

表三　割據

表四　執政

表五　方鎮

第四冊

列傳一　安平王孚王祥

列傳二　賈充石苞裴秀荀勖

列傳三　羊祜杜預王濬陶璜

列傳四　扶風王駿馬隆周處

列傳五　齊王攸王渾衛瓘和嶠

列傳六　二傅玄咸二劉毅暾劉頌段灼

列傳七　山濤魏舒劉寔庾峻

第五冊

列傳八　楊駿汝南王亮楚王瑋愍懷太子遹

列傳九　張華裴頠

列傳十　八王趙王倫梁王肜淮南王允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東海王越　盧志

列傳十一　劉弘

列傳十二　劉琨王浚荀晞

列傳十三　閻鼎賈疋索綝麴允

列傳十四　八張軌寔茂駿重華曜靈玄靚天錫

第六冊

列傳十五　祖逖劉遐李矩郭默劉胤魏浚魏該

列傳十六　周玘顧榮紀瞻賀循熊遠

列傳十七　王導劉隗刁協

列傳十八　周訪陶侃應詹

列傳十九　溫嶠郗鑒毛寶王舒虞潭顧衆張闓

列傳二十　王敦蘇峻

列傳二十一　郭璞譙王承周顗戴淵卞壼羊曼劉超鍾雅桓彝

列傳二十二　華恆二陸曄玩褚翜二孔愉坦丁潭陶回

第七冊

列傳二十三　三庾亮冰翼何充褚裒殷浩

列傳二十四　蔡謨王羲之孫綽

列傳二十五　桓溫

列傳二十六　王述王彪之

列傳二十七　二謝安玄桓沖

列傳二十八　會稽王道子王珣車胤郗恢

列傳二十九　范甯徐邈

列傳三十　王恭劉牢之

列傳三十一　桓玄

列傳三十二　孫恩盧循

列傳三十三　毛璩何無忌

列傳三十四　劉毅司馬休之
列傳三十五　劉穆之王鎮惡二沈田子林子二朱齡石超石
列傳三十六　仇池楊氏
第八冊
國傳一　成漢李氏
國傳二　漢趙劉氏
國傳三　後趙石氏
國傳四　燕慕容氏
國傳五　秦苻氏
第九冊
國傳六　後秦姚氏
國傳七　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北燕馮氏
國傳八　西秦乞伏氏
國傳九　夏赫連氏
國傳十　涼呂氏南涼禿髮氏北涼沮渠氏西涼李氏
國傳十一　代魏拓跋氏
第十冊
彙傳一　宗室
彙傳二　篤行
彙傳三　清談
彙傳四　任達
彙傳五　良吏
彙傳六　文學
彙傳七　隱逸
序目

武帝

帝諱炎字安世氏曰司馬楚漢時卬爲殷王都河內其後因居温云八世至漢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頴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子八人其第二子曰懿懿子九人長曰師次曰昭懿妻張氏河內平皐人生三子師昭幹張有權略魏武初辟懿懿辭以風痹天暴雨不覺自起收書家惟一婢見之張恐事泄手殺婢遂自執爨及懿寵柏夫人不禮張張嘗視懿疾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張恚不食諸子亦不食懿乃謝之既而告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年五十九卒武帝受禪追尊曰宣穆皇后帝昭長子也懿字仲達漢末爲魏國太子中庶子魏武察其雄豪欲除之賴太子丕以免文帝末以撫軍將軍錄尚書與曹真陳羣並受顧命明帝卽位封舞陽侯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都督荊豫二州鎮宛平孟達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青龍四年遼東叛徵詣京師景初二年平遼東還至薊使者迎勞增封詔便道復鎮關中至汲又詔赴都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疑京師有變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日夜而至明帝已大漸引升御牀執懿手目齊王芳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幼主遷侍中都督中外錄尚書與爽對掌朝政爽忌之徙爲太傅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爲殊禮正始二年出拒吳遂留屯五年還朝八年僞疾不視事陰圖爽爽亦疑懿使其黨李勝候懿懿詐疾篤爽等信之不設備嘉平元年正月爽從魏帝謁陵弟羲訓典禁旅並委營以出懿立起奏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勒以迎帝誣爽反幷其黨皆夷三族詔拜懿丞相奏事不名朝會不拜加九錫懿讓九錫僞疾不復朝每有大事天子就訪焉三年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謀討懿不克死之事連楚王彪懿幷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鄴命有司監察不得與外人交通詔拜相國封郡公又讓不受六月疾作王淩爲祟八月卒年七十三葬河陰謚曰文宣晉受禪追尊曰宣皇帝廟號高祖墓曰高原陵師字子元以撫軍大將軍代懿輔政嘉平四年遷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正光元年魏帝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輯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師皆殺之遂廢帝而立高貴鄉公髦詔進師相國不受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討師師自將攻殺儉欽奔吳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臨當引去以驍騎十餘陷陣所向皆披靡遂至師戲下師方割目上疣創未合驚而目出卒于許昌謚曰忠武晉受禪追尊曰景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平師無子以昭子攸爲子師初娶夏侯尚女其母魏公主也青龍二年爲師所鴆殺更娶吳質女又黜之更娶羊衜女武帝受禪尊爲弘訓太后羊以夏侯氏爲言泰始二年尊夏侯氏爲景懷皇后咸寧四年弘訓太后崩謚景獻故昭遂代師輔政昭字子上儉欽之役以中領軍留鎮洛陽師疾篤昭往省拜衛將軍師卒魏帝詔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而留昭鎮許昭不奉詔自率軍還進大將軍甘露元年加大都督封高都公加殊禮九錫不受二年五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挾天子幷奉太后圍壽春三年取之斬誕夷三族五月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不受景元元年魏帝忿昭耑恣自率僮使六百人討之昭黨逆戰弒天子更立常道鄉公璜後更名曰奐更申前命不受四年大舉伐蜀捷書至乃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蜀降總百揆咸熙元年三月進爵爲王七月王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以中撫軍炎爲世子二年五月魏帝命王用天子禮樂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晉國置丞相以下官八月王薨謚曰文晉受禪追尊曰文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崇陽陵晉王炎既嗣位十一月魏帝使使奉冊禪位王讓羣臣固請閏十二月十七日丙寅受禪僞皇帝大赦改元泰始

論曰史僞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至高貴鄉公之事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烏乎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封建既壞帝王皆崛起積德纍仁蓋靡得而稽焉唯夫平天

下之大難拯黔黎于沈溺則天意人事翕然響臻其或遭時迫勢道出逆取飾以壇坫威以弧矢苟其所存者厚所樹者大則亦足以保世異哉司馬氏之有天下也無功窺竊三世相繼幸遂其欲適足以買禍耳是以三綱淪斁九服摧頹朝靡十稔之安野空百室之聚專制僭逆之臣魚貫而乘勢扳附擁戴之徒茹連而俟時下至緇流妖誕幺麼細瑣之輩苟其鉗喙蟠尾足以有所毒害莫不呀張蹻舉倖而思逞豈悖逆之性固然哉氣類感而服習深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刪取舊文冠之武紀以著晉之禍敗所由熾焉

泰始元年閏十二月（舊史改元之年即于歲首僭元年今皆以改元之月爲斷）尊魏帝爲陳留王追尊宣景文三王皆爲皇帝懲魏孤立大封同姓親屬王者二十七人佐命諸臣皆封公侯餘封賞各有差並置八公驃騎王沈車騎賈充中軍羊祜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侍中任愷常侍傅玄皆爲腹心充勖尤親幸用事改景初曆爲泰始曆臘以酉社以丑除魏王公禁錮聽將吏終三年喪罷質任開言路

泰始二年正月有司議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即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文凡七室實六世二月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始除五帝坐三月吳主孫皓使來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欲以謙和柔遠命書答爲當是時北邊遼東西皆鮮卑句注之外河汾之閒則匈奴北地上郡隴西則胡鮮卑氐羌皆保塞襍居南邊廣陵淮南弋陽江夏襄陽巴蜀交州皆與吳接壤吳使還言晉新造易伐鄰好遂絕帝欲復三年喪羊祜謂傅玄曰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制不亦善乎玄不可與諸臣固爭乃從漢魏權制既葬除服然帝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終喪乃復吉五月王沈卒七月營太廟九月傅玄皇甫陶上言汰冗食重農事有司奏寢之帝下詔切讓有司令玄等更作條目主者八坐廣共精研十一月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太廟成

泰始三年正月立子衷爲皇太子三月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司隸李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等各占官田詔考竟友濤等勿問憙又劾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田詔但推尚還憙爲太子太傅十月詔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

泰始四年正月以尚書令裴秀爲司空車騎將軍尚書僕射賈充爲尚書令充等所修律令成始耕耤下詔班新律大赦二月罷中軍將軍官置北軍中候官中軍將軍羊祜還尚書左僕射三月皇太后崩（文明皇后王氏東海郯人父肅魏中領軍后年八歲誦詩論語尤善喪服歸文帝生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十月吳寇江夏襄陽交趾十一月寇合肥十二月始臨聽訟觀錄囚親平決焉

泰始五年二月置秦州以尚書左僕射羊祜爲荊州都督右僕射東莞王伷爲徐州都督始謀吳也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上言故蜀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從之擢立散騎常侍六月奚官督郭廙上言五事擢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上書言涉妖謗有司奏棄市詔原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十月汲守王宏政績著聞賜穀千斛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泰始六年正月吳寇渦口四月吳陸抗鎮荊州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畔虜敗死萬斛堆詔撰泰始以來大事祕書寫副十一月幸辟雝行鄉飲酒禮十二月吳孫秀來降拜驃騎將軍封會稽公

泰始七年正月匈奴中部帥劉猛畔出并州塞二月吳主趣壽春遇雪還三月裴秀卒四月吳攻九真殺太守涼州刺史牽弘討畔胡敗死青山六月詔公卿各舉將帥一人帝憂關中甚七月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請以賈充爲秦涼二州都督從之充不欲行其冬荀勖勸聘充女爲皇太子妃充遂留吳陷交州八月置寧州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

泰始八年正月并州監軍何楨購斬劉猛二月納皇太子妃帝與右

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言不遜常侍鄭徽請罪之帝曰人主所患者阿媚豈患爭臣哉徽坐妄奏免七月以尚書令賈充爲司空充與任愷有隙庭臣正直者多與愷帝召充愷宴式乾殿和解之愷竟得罪

九月吳步闡以西陵來附十二月吳陸抗復取之

泰始九年三月吳進抗荊州牧七月吳寇弋陽詔聘公卿以下女備六宮采擇未竟權斷婚嫁得胡奮女左思妹皆爲貴嬪胡貴嬪有寵皇后有疾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父文宗魏通事郎母趙氏生后而卒后長于舅家舅妻乳之文宗又娶于段文宗卒又隨後母依趙氏文帝欲爲世子求阮籍女籍不樂婚權貴沈醉六十日不醒文帝聞后相極貴遂聘焉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武帝受禪立爲后懷舅氏恩官趙俊至中護軍納俊兄女粲于後宮爲夫人帝嫌皇太子暗弱不堪奉大統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太子遂定賈充妻郭氏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聘衛瓘女后盛稱充女德色荀顗荀勖馮紞又力贊之卒婚賈氏帝選六宮與后共擇之后性妬卞藩女有美色帝摘扇謂后卞氏女佳后曰卞氏三世后族豈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及胡貴嬪有寵恐身沒之後且立爲后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允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胡貴嬪名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多內寵平吳後又納吳宮人掖庭且萬人然芳最幸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蒲爭矢傷帝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左貴嬪名芬好學善屬文帝聞其名而納之初拜修儀後爲貴嬪皃陋無寵以才德見禮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園迴輦過之談詠文義而已

泰始十年閏正月詔曰近世以來多以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正嫡二月置平州七月皇后崩

九月吳陸抗卒邵陵厲公曹芳卒

咸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凡卽位及改元皆有赦是爲常赦後不錄二月賜故鄴令夏諼穀百斛六月吳寇江夏初置太子詹事官八月定功臣十二人銘功太常亡者配食清廟已故鄭沖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安平王孚在者何曾賈充陳騫荀勖羊祜齊王攸十二月上宣景文三帝廟號大疫帝有疾

咸寧二年正月以疫廢朝二月帝瘳五月立國子學大雩六月鷰荔枝于太廟吳孫楷來降拜車騎將軍封丹楊侯八月以司空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十月羊祜上疏請伐吳立元后從妹楊氏爲皇后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父駿有傳后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永嘉元年追謚曰悼大赦十二月封皇后

父駿爲臨晉侯賜平州刺史傅詢帛二百匹前廣平守孟桓帛百匹

咸寧三年正月以扶風王亮爲宗師詔宗戚所施行皆咨宗師七月以王渾爲揚州都督八月徙封諸王以胡奮爲江北都督羊祜初鎮荊州罷至是復置十二月吳寇汝南江夏

咸寧四年六月鮮卑寇涼州刺史楊欣敗死七月羊祜入朝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焚之祜卒于京師以尚書杜預代之

咸寧五年三月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十一月伐吳初帝有滅吳之志故簡親賢爲邊吳州鎮吳方委任陸抗未有釁也抗卒荊州羊祜益州王濬連疏請大舉廷臣方以秦涼爲憂莫然祜計祜入朝帝遣中書令張華訪焉華獨贊成之帝遂拜華度支尚書委以兵食籌策祜薦杜預自代預至鎮請師期報待明年預又表曰自秋以來兵形頗露若皓懼而改圖明年之期恐無所及表至帝方與華圍棊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吳主暴虐當今討之不勞而定時不可失也于是決策徐州琅邪王伷出滁中揚州王渾出橫江豫州王戎出武昌荊州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益州王濬梁州唐彬下巴蜀東西並舉凡二十餘萬以賈充爲大都督冠軍楊濟副之總統諸軍駐襄陽十二月涼州平

咸寧六年正月王渾克尋陽二月王濬唐彬克丹陽西陵夷道樂鄉杜預克江陵胡奮克江安吳督將多死鎮戍相次降詔進濬都督梁益二州所過諸將預奮戎等既會濬彬共克定所分地卽分兵益濬彬直下移大都督充屯項濬進破夏口武昌乘勝所向莫敢枝梧而王渾周浚亦以三月破斬吳丞相張悌等于滁口板橋吳主孫皓窮蹙送璽綬詣伷約降事未決濬舟師至石頭遂降于濬濬杖節受之送皓京師收其圖籍凡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卒二十三萬牧守以下因用之除其苛政初充之爲大都督也慮無功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幷之戍天下勞擾

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及濬至武昌充又表吳未可悉定宜召諸軍以爲後圖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荀勖請從之帝不納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轘轅而皓降四月賜皓爵歸命侯改元太康

太康元年即咸寧六年五月皓至引見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郎中擢用才望徙吳戰亡將士家屬于壽春將吏度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二十年卒六十以上罷歸家濬預戎彬皆封侯充佃以下增封邑祜前卒遣使册告其廟無子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通鑑作君非是九月羣臣請封禪弗許是歲以司隸爲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六萬帝以吳平天下無事詔罷州郡兵侍中僕射山濤爭之侍御史郭欽請因兵威徙諸胡出塞募民實其地皆弗從

太康二年三月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選孫皓伎妾五千人納諸宮中掖庭僅將萬人帝常乘羊車游讌后父楊駿及駿弟珧濟並通請謁天下謂之三楊羊琇王愷皆外戚何劭石崇功臣子競爲奢僭傅咸上書言侈汰之害甚于天災請加禁詰帝弗能用帝嘗南郊禮畢問司隸劉毅曰卿方朕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常侍鄒湛進曰世以陛下比漢文昔馮唐對文帝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接之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于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蠭蠆作于懷夷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順逆向毅發言臣等莫不失色陛下降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是歲揚州徙治秣陵

太康三年正月罷秦州出張華爲幽州都督四月賈充卒九月吳故將笐恭帛奉反殺建鄴令圍揚州刺史周浚于秣陵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十二月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出鎮青州帝之未爲世子也文帝愛攸欲立之咸寧初帝遘疾中外皆以太子不慧屬望攸攸素惡荀勖馮紞諂佞勖紞懼數譖之賴帝友愛至是譖始行焉廷臣固諫不聽攸忿恚發病

太康四年三月薨于京師子冏嗣爲齊王

太康五年正月尚書僕射劉毅請罷中正除九品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請正土斷由鄉論選舉初魏陳羣以喪亂之後人士流移吏部不得考詳乃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亦曰州都以朝官德充才盛者爲之掌敘氏族人物定爲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雖遷徙流寓銓敘悉由本貫中正或不識面但采聲望吏部用人皆據品高下爲格式下品終身廢棄又禁不得自愬是以風俗競趣浮譽有識病之土斷者即以所居爲鄉不問本貫悉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也帝善之而不行六月置黃沙獄

太康六年正月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逋是歲鮮卑慕容廆入寇

職官志泰始四年置此從本紀是歲罷寧州

太康七年十二月始聽大臣終三年喪

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殿陷七月前殿地陷九月改營太廟

太康九年三月皇后始親桑初幷二社爲一五月詔舉可守令者

太康十年四月賜京兆守劉霄陽平守梁柳穀各千斛太廟成遂祫大赦九月慕容廆降拜鮮卑都督復二社十月復明堂南郊五帝位帝有疾故也十一月荀勖卒帝有瘳楊駿忌太尉亮排出之還大司馬鎮許徙封諸王紀有東莞公卷傳無改王國相爲內史十二月太廟梁折

太熙元年正月改元司空衞瓘還太保罷三月帝疾篤念可以付託太子者而舊臣多物故及以嫌退司徒王渾司空石鑒不足任惟車騎將軍楊駿用事帝小間見駿有所易置非帝意帝曰何遽爾邪時

大司馬亮未發乃命留亮與駿同輔政中書作詔詔成駿借觀之遂匿不出四月十二日辛丑帝迷亂后召中書作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詔成進帝帝視而無言遂行之駿趣亮赴鎮帝每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輒謬對二十日己酉帝崩于含章殿太子即位太子素闇弱大臣多諷帝易太子帝以皇孫遹聰睿欲傳太子以及遹故不易太子太子妃賈氏悍妬帝欲廢之皇后以充功大爲之請故不廢賈妃帝慮遹非賈出恐致不安乃用王佑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鎮關中楚王瑋鎮荊州瑋母弟淮南王允鎮揚州以爲外援而委政于駿又恐楊氏之偪授佑北軍中候典禁兵既疑駿始復留亮駿及后卒匿而易之以至于崩竟不復悟崩年五十五謚曰武廟號世祖陵曰峻陽

論曰帝仁恕受直言好謀能斷即位之初躬行節儉卒致一統及吳平天下無事轉習爲奢蓋愼德克終若斯之難也史以帝不易太子不除劉淵爲失計夫立嫡以長大順也傳子及孫至明也信著殊俗懷柔無外至仁也安有逆億將來先偭軌物而可偁得計者乎惠雖庸懦失德未彰賈之悍妬事已明白不廢賈而替惠亦失輕重之倫矣漢末之亂幷割西垂雍虧北蔽涼失東藩魏氏爭衡西南未遑董理戎索蔓延根株碩大晉平吳會曾是弗圖平陽河東無維城擁護之重太原西河有轉石建瓴之勢一劉淵除復一劉淵出芸芸豪酋可勝既乎且夫託孤寄命必在正人張華衞瓘信非純德傳咸劉頌執節不回確然已信于前事雖漢之汲黯何以加焉不早拔擢使登台鼎王渾石鑒徒取備員然則納諫者好名之私心惡直者怙盈之積習蓋可識已周馮公旦以致刑錯漢杖霍光而寘昭宣苟得其人一變已足而乃作計倚伏至于再三將以寘磐石之安絶傾危之禍嗟乎智計所防雖巧而有限氣節所植雖拙而無窮管子嘆四維不張乃身沒而齊亂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可勝道哉

晉略本紀一

晉略本紀二

孝惠帝

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元后第二子也兄軌不育故得立爲皇太子泰始八年年十四納賈妃妃嘗手殺孕妾故武帝將廢之賴悼后以免悼后者元后之從妹也元后臨終以屬武帝故武帝納之后旣保護妃不以告自誠妃妃反憾焉太熙元年四月二十日己酉武帝崩后父楊駿受遺詔輔政是日太子卽位改元永熙

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五月葬武帝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都督中外錄尙書如故八月立子遹爲皇太子起前太常張華傅之或言不踰年改元非禮也乃下詔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永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見于太廟后旣不肯尊事太后又爲太傅駿所抑不得尙政二月私召汝南王亮使入圖駿亮不敢應乃召楚王瑋瑋少年剛猛喜事卽與淮南王允俱入朝三月后誣駿反詔瑋及東安公繇殺之族其黨改元元康駿之被收也太后射帛書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后遂宣言太后同逆遷永寧宮

元康元年卽永平元羣臣上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昔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于天下也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敕王公于朝堂會議及議有司奏宜廢爲峻陽庶人太子太傅張華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孝成趙皇后故事僃爲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以爲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宗廟配食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有司請從晃等議詔不許固請乃可之駿之死也妻龐免坐聽就太后居及是有司又奏駿家屬應誅詔原龐命者所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詔聽隨庶人有司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后僃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徵大司馬亮爲太宰起太保瓘于家亮瓘名爲輔政政實出于后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弟女子賈謐與瑋繇並預政繇迕后免官徙帶方六月后矯詔令瑋免亮瓘官瑋殺之并誅瑋張華裴頠用事七月置江州八月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東海王十月趙王倫鎭關中倫任嬖人孫秀始失羌戎和是歲以劉淵爲五部大都督

元康二年二月皇太后絕食崩于金墉城

元康三年

元康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都尉殺之

元康五年

元康六年正月大赦以張華爲司空侍中中書監如故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北地趙王倫弗能討代以梁王肜秦雍氐羌皆畔八月氐齊萬年僃帝圍涇陽是歲氐楊茂搜始保仇池

元康七年正月建威將軍周處討齊萬年戰死六陌關中頻年饑疫人民流徙就食

元康八年略陽流民李特自漢中入蜀

元康九年正月齊萬年伏誅徵肜爲大將軍錄尙書以河間王顒代鎭關中自后之殺楊駿汝南王亮衞瓘委政張裴雖不能匡維大節然庶事咸理八年之中幸無大變侍中賈謐數出入二宮傲太子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出穎鎭鄴太子怒謐懼譖諸后后素淫縱無子納少年宮中求子卒無子乃詐有身納產具陰取謐弟慰祖爲己子託言帝亮闇所生故弗顯欲以易太子十二月誣太子大逆廢爲庶人及皇孫虨臧尙皆幽金墉

永康元年正月改元閻纘上書訟太子后恐有變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謀逆更幽許昌皇孫虨卒趙王倫有異圖謀廢后以收人心其黨孫秀畏太子英睿勸倫激后使殺太子然後廢后三月后殺太子

于許昌四月倫與梁王肜勒兵殿中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宮廢后爲庶人幽金墉誅后黨遂殺司空華僕射頠大赦追復故太子位號倫自爲相國都督中外如宣文輔魏故事進肜太宰賜后死五月立臧爲皇太孫封皇孫尚爲襄陽王八月驃騎將軍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死之齊王冏之助倫廢后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倫覺之出冏鎭許昌倫自加九錫九月罷司徒官拜肜爲丞相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外祖孫旂時與倫黨孫秀合族故秀主立之將入宮衣中有火其後數更廢立懷帝時尊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陷爲劉曜所得後爲曜皇后大赦益州刺史趙廞賈氏之婣也被徵爲大司農懼遂反以李特兄弟爲督將

永康二年正月常侍張軌求涼州詔以爲征西軍司俄拜刺史九日乙丑倫偪帝禪位改年建始明日遷帝金墉號金墉城曰永昌宮號帝曰太上皇廢皇太孫臧殺之李特殺趙廞拜宣威將軍三月齊王冏起兵許昌傳檄討倫成都王穎應諸鄴常山王乂率國兵爲穎後繼河間王顒在關中初助倫旣而更應二王倫分兵拒二王冏戰陽翟不利入壁倫兵夜忽自潰冏復振穎戰黃橋先敗後勝遂度河四月七日辛酉倫黨王輿及淮陵王漼勒兵入宮逐倫斬其黨孫秀等迎帝復位九日改元永寧

永寧元年卽永康二梁王肜表倫大逆宜伏誅十三日賜倫死成都王穎入京師河間王顒亦至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冏尚與倫黨相持穎發兵助破之六月齊王冏入京師大赦穎以冏首謀讓功于冏詔拜冏大司馬中外都督穎大將軍錄尚書顒太尉乂撫軍大將軍領左軍罷丞相復置司徒肜以太宰領司徒穎顒皆還鎭冏留執政七月復常山王乂故封爲長沙王遷驃騎將軍八月王輿謀廢冏族之大赦十月李特反于蜀

永寧二年三月太孫尚薨五月李特陷梓潼巴西詔立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以冏領太子太師本紀脫太子字今從通鑑東海王越爲司空十二月顒露表劾冏專擅不平請敕乂廢冏而徵穎入輔冏襲乂乂入宮奉帝攻殺冏改元太安

太安元年卽永寧二陳留王曹奐卒諡曰魏元帝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入成都少城年號建初三月益州刺史羅尚襲斬特特子雄領其衆與尚相持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荊湘其黨石冰寇揚州封雲寇徐州八月荊州刺史劉弘討破昌昌逃入山數月伏誅河間王顒本欲激冏殺乂而後除冏討已不行遂反以除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爲名實規殺乂因廢帝立穎穎亦忌乂在內已不得肆志故應之先是穎表征張昌以陸雲爲都督自率大軍繼之未至而昌敗遂班師聞顒起因應顒顒將張方軍七萬自函谷而東帝親御六軍以乂爲太尉大都督討方至十三里橋聞穎悉發河北軍以陸機爲都督與征昌軍合凡二十餘萬軍勢甚盛乃使皇甫商將萬餘人西拒方宜陽而還師討穎九月至緱氏聞商敗玄之憂懼卒師退穎軍進復拒之走其將牽秀大赦張方入京城十月帝還宮方敗走出城穎將石超焚緱氏陸機犯建春門王師大破之遂討方方退屯十三里橋夜更前作壘偪京城十一月攻之不克穎兵復進方決千金堨城中水碓皆涸發王公奴婢舂給軍一品以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十二月東海王越執乂幽金墉穎已還鄴聞之諷帝改明年元乂尋爲張方所殺議郎周玘起兵討石冰閏十二月羅尚棄成都走江陽李雄盡據益州地詔復置寧州是歲幽州都督王浚表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

永安元年正月改元本紀上年十二月癸亥執乂幽金墉尋爲張方所殺通鑑據乂傳童謠艸木萌芽殺長沙又樂廣以正月丙午卒當在乂未敗前故不從本紀而從乂傳作正月二十五日癸亥執乂乙丑殺乂按乂傳武帝崩乂年十五死年二十八正太安二年也若至今年則當云二十九自相矛盾如此且正月改元距乂被幽止餘四日洛至鄴五百五十里穎在鄴聞乂被執乃諷帝改元應在二月矣若嫌廣卒不應在乂敗後者廣以女爲穎妃故乂忌之憂懼而卒非自殺也疾在乂未敗前卒在乂死後有何難通豈必疾日卽爲卒日若嫌童謠上年閏十二月立春艸木亦可萌芽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顒急召

方方大掠而西穎入于京師自爲丞相屯兵十二門盡代宿衞殿中所忌者皆殺之復還鄴遙執朝權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幽金墉黜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石冰封雲伏誅顒表立穎爲皇太弟穎表顒爲太宰七月丙申朔右衞陳眕以詔召百官入殿中勒兵大赦復后太子推越爲大都督己亥奉帝討穎至安陽東安王繇時在鄴勸穎迎帝穎不從遣石超拒戰王師敗績于蕩陰三矢集帝面短兵及乘輿侍中嵇紹以身衞帝死之超刦帝如鄴殺東安王繇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卽永安元）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己奉太子守京師越奔下邳遂歸國八月琅邪王睿自鄴逃奔京師遂歸國張方助穎攻京師上官己拒之不勝太子遂己迎方方入廢太子及后幽州王浚并州東嬴公騰共攻穎穎使劉淵發匈奴五部兵以禦之淵遂反穎棄鄴奉帝還京師服御分散無齎貸中黃門被囊中私錢三千買飯供宮人止道中客舍食帝以瓦瓫盛麤飯噉燥豆鹽豉夕御中黃門布被至溫謁陵喪屨納從者屨涕且拜濟河張方遣子羆率三千騎以陽燧青蓋車逆帝而自侯于邙山將拜帝下車止之還宮大赦十一月方請帝謁廟因刦帝西還帝走避後園竹中方偪帝升車大掠後宮府藏挾穎及豫章王熾而西次新安寒甚帝墮車傷足至霸上顒率官屬迎顒謁帝下車止之入長安卽征西府爲宮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在洛爲留臺承制大赦復皇后仍偁永安元年十二月顒廢太弟穎復爲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于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下而熾好學故顒立之改元永興

永興元年（卽永安元）詔進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分陝夾輔冀以和越越不受顒自加中外都督是歲李雄偁成都王劉淵偁漢王（帝紀在十一月通鑑在十月攷異引華陽國志凡有兩本一在十月一在十二月意者僭號在先奏報在後致有不同歟）

永興二年四月張方脇留臺廢后初秦州刺史皇甫重奉詔助雍州刺史劉沈討顒沈敗死重被圍至是重遣養子昌求救于越越以顒有善意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偁越命迎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方且迎大駕不克死之七月越傳檄迎帝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以州讓越而自領兗州豫州刺史劉喬亦以兵應越八月大赦越進至蕭以其弟范陽王虓代喬移喬冀州虓又使兗州刺史苟晞還鎮而移楙青州楙喬皆怒喬攻虓虓走河北喬及楙皆反越爲顒初穎故將公師藩聚衆以羯人石勒爲軍鋒攻殺郡吏顒懼九月表穎督鄴以安河北而使呂朗屯洛拒東軍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復立后以應越洛陽令何喬攻殺權復廢后顒矯詔賜后死留臺不奉詔十二月穎至洛朗移屯滎陽虓以幽冀之師破朗等楙走還國喬奔平氏越進屯陽武是役也王浚將祁弘率突騎及鮮卑烏桓爲前驅故西師皆敗右將軍陳敏爲越收兵歷陽遂反據揚江寇荊

永興三年正月顒斬張方以和越越弗許穎兵又敗三月王彌反東萊四月越進屯溫兵遂西顒使拒諸湖五月祁弘敗湖軍遂入關顒奔太白山中鮮卑大掠長安死者二萬餘人帝御牛車東還公卿多徒行行宮藉艸六月至京師謁太廟復皇后改元光熙

光熙元年（卽永興三）李雄偁帝于成都國號成八月越受太傅之命錄尚書十一月十七日己巳夜帝食麪中毒明日崩于顯陽殿年四十八謚曰孝惠陵曰太陽

孝懷帝

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孝惠時宗室構禍王閉門不交世事以文籍自娛初拜散騎常侍倫篡王被收倫敗爲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青州都督未之鎮永興元年還鄴督惠帝子孫既盡清河王覃爲太子成都王穎爲太弟先後廢其年立王爲皇太弟從還京師光熙改元十一月庚午惠帝崩皇后恐太弟立則己不得爲太后急召故太子覃侍中華混露版召越及

太弟覃先入待命尙書閣太弟入覃乃出二十一日癸酉太弟卽位太傅越輔政十二月徵河閒王顒爲司徒越弟南陽王模殺諸塗葬

孝惠皇帝

永嘉元年正月改元除三族刑三月陳敏伏誅改葬武悼楊皇后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大赦帝始復泰始故事親聽政東堂太傅越不懌自統大衆出鎭許昌五月石勒從馬牧帥汲桑陷鄴殺新蔡王騰南侵兗州越使兗州刺史苟晞將軍王讚討之七月自屯官渡爲晞讚聲援詔瑯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鎭建鄴八月置湘州九月苟晞破汲桑于鄴勒走樂平十月附于漢十二月桑伏誅北軍中侯呂雍度支校尉陳顏謀復立清河王覃爲太子越誅之幽覃金墉詔進越丞相不受自領兗州牧移苟晞都督青州晞由是怨越

永嘉二年正月大赦漢劉淵使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于是司豫兗青徐五州郡縣被陷者十三四二月越殺清河王覃聞王彌已陷許昌越自鄄城使司馬王斌將五千人入衞五月彌入自轘轅敗王師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晝閉彌屯津陽門詔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涼州入衞將北宮純募勇士突陣敗彌彌燒建春門而東衍使左衞將軍王秉追敗之七里澗彌走歸漢七月漢劉淵寇平陽河東取之徙都蒲子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彌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淵十月淵僭帝本紀下有于平陽二字非是國號漢十二月大赦

永嘉三年正月漢徙都平陽三月越自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延及侍臣十餘人自領司徒以司徒王衍爲太尉初衍說越用兼資文武者爲方鎭越用衍弟澄爲荆州敦爲青州至是又以敦爲揚州越奏罷宿衞代以東海國兵于是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漢本紀在四月從劉景陷黎陽敗王堪于延津死者三萬人四月漢石勒會劉聰王彌圍壺關敗幷州刺史劉琨淮南內史王曠上黨叛降淵七月聰襲晉陽弗克自圍壺關至此本紀在七月通鑑在四月一紀其始一紀其終耳八月聰入寇九月圍浚儀越使曹武禦之敗績聰遂攻京師越破之宣陽門聰去西略地至宜陽弘農太守垣延僞降夜襲破聰聰走還平陽越使王堪曹武討漢爲聰所敗十月聰及王彌劉曜劉景率精騎五萬復自大陽趣宜陽以寇京師呼延翼率步卒繼之聰屯西明門北宮純夜率勇士千餘入其壘斬其大將呼延顥聰退屯洛南呼延翼爲其下所殺翼衆自大陽潰歸淵令聰還聰固請留攻自禱嵩山留呼延朗劉厲護其營王師乘虛擊之斬朗厲慚赴水死王彌說聰曰洛陽守備猶固未可卒下軍旣失利運車在陝糧食不繼此危道也不如且還彌請收兵積穀待命于兗豫聰自以請留未敢還會淵復召之十一月罷去彌出轘轅掠潁汝流民多殺長吏以應之者本紀九月聰圍浚儀曹武討之武敗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使王堪曹武討聰敗還京師聰攻西明門不克十一月乞活李惲等入援聰師乃退通鑑八月淵命聰進攻洛陽曹武敗聰長驅至宜陽爲垣延所敗十月復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至大懼聰屯西明門敗退屯洛南又敗乃還二說互異按本紀失聰宜陽之敗通鑑于曹武前敗不言聰攻浚儀又失宣陽門一戰故敘事俱不明晰聰兩次入寇所由異路先由浚儀而洛都而宜陽旣爲垣延所敗遂由大陽北渡十月復寇則自西而東也垣延勝後又有王堪一敗通鑑所云漢兵新敗爲失實矣李惲入援通鑑不載按惲後爲龍驤將軍與何倫留守京師殆卽以入援克敵立功顯擢也參稽彼此揆度形勢本紀爲長故從之而以宜陽一敗附宜陽之後石勒寇冀州殺刺史詔王堪裴憲討之本紀失此事勒還兵南下憲堪皆走十二月彌使曹嶷寇青州

永嘉四年正月大赦二月勒寇兗州殺刺史袁孚于鄄城車騎將軍王堪于倉垣復北擾冀州建威將軍錢璯反吳興三月周玘討平之王彌將曹嶷陷東平進攻瑯邪五月勒南陷汲滎陽會劉曜陷河內河內督將郭默收餘衆據塢自保八月漢主劉淵死子和立和弟聰殺和自立本紀在六月通鑑在七月十六國春秋在八月按七月寇河內十月寇洛陽八九兩月正淵死聰篡時也氐蒲洪自偁秦州刺史略陽公九月雍州流民王如反南陽遙附漢十月漢劉粲與曜彌入寇勒會之大陽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汝陳潁勒出成皋陳留內史王讚敗諸倉垣乃渡河屯文石津王浚遣鮮

皐段文鴦討敗之本紀誤在勒陷襄城下詔加浚司空劉琨發代公拓跋猗盧兵約太傅越共討劉聰越內防苟晞恐兵出而晞襲其背竟弗能應京師飢困越羽檄徵天下兵入援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無及矣荆州都督山簡遣督護王萬入援至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偪襄陽簡嬰城自守荆州刺史王澄自將入援至沶口聞簡被困衆散而還本紀在九月自涼州而外無復至者朝議多欲遷都避難王衍不可石勒南陷襄城遂寇襄陽太傅越戎服入見請出討勒帝固止之不可十一月留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京師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自率甲士四萬向許昌以行臺自隨用太尉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名將勁卒咸屬焉朝廷宮省無復守衛盜賊公行殿內死人交横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惲等縱兵劫掠暴及公主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之不克帝委罪于楙楙走乃免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揚州都督周馥表請遷都壽春越以不先白己大怒朝臣畏越莫敢贊其議者

永嘉五年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青州奔高平成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之醴陵令杜弢反湘州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寇新蔡殺新蔡王確于南頓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初帝密詔苟晞討太傅越晞移屯倉垣使劉會將船載穀及衛士迎帝而上表請廢越越使兗州刺史楊瑁徐州刺史裴盾攻晞晞使騎兵收殺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于京師河南尹潘滔走免三月下詔罪狀越進晞大將軍都督兗豫青徐荆揚六州越憂憤發病薨密詔討越本紀在正月通鑑考異辨之置于越薨之時按越留兵縱掠帝所不堪上年十一月卽有竟陵之事旋詔晞施檄六州協同大舉雖未明言討越實欲晞自爲之如竟陵故事耳晞奉詔而未行故本年正月復使李初奉手詔詰晞晞表偁李初至奉被手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正是正月閒事卽表討越卽請還都時越黨尚在京師故公卿畏懼沮還都之議也晞使還爲越所得故越攻晞晞殺越黨正二月閒事也自帝之親政越有貳志既漸交惡至空京師以出鎮及薨軍爲石勒所覆李惲何倫留守之軍亦以奔越喪去國並見覆沒于是河北諸郡盡沒于漢冀青兗豫悉爲王彌石勒所殘破徐州爲王桑所陷寇至歷陽矣五月進王浚大司馬南陽王模太尉瑯邪王睿鎮東大將軍晞之迎帝帝欲東公卿畏越左右戀貲財不肯去至是乃議東使司徒傅祗具舟河陰帝步出西掖門朝士從者數十人行至銅駝街遇盜而還漢將呼延晏入寇曜彌勒皆會未至晏以二萬七千人先進王師禦之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癸未及國甲申攻平昌門丙戌晦門陷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後軍未至大掠出城焚洛水舟船四日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五日彌至宣陽門六日曜至西明門十一日彌晏破宣陽門入宮大掠帝至華林園出河陰澫池欲西幸長安爲寇兵所逼還于端門十二日曜入據武庫太子諸王公卿皆遇害后妃公主多被僇辱士民死者三萬餘人諸陵皆毀宗廟宮室皆燔燒帝及六璽遷平陽于是傅祗建行臺于河陰荀藩建行臺于密豫章王端東奔倉垣苟晞奉以爲太子置行臺于蒙城王浚亦詐偁立太子于薊而秦王鄴自洛奔密自密入武關卒立爲愍帝焉八月長安陷南陽王模降賊被殺九月蒙城陷苟晞被禽豫章王端遇害

永嘉六年四月關中諸將復長安九月立秦王鄴爲皇太子羌姚弋仲自偁雍州刺史扶風公明年二月丁未朔帝遇害于平陽年三十

謚曰孝懷

孝愍帝

帝諱鄴字彥旗吳敬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爲秦獻王柬後故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撫軍將軍五年六月洛都陷王年十二避難于密遇其舅荀藩荀組南趣汝潁豫州刺史閻鼎奉以入關時長安已陷而關中諸將謀興復十月敗劉曜走劉粲十二月王入雍永嘉六年四月走劉曜復長安九月三日己卯賈疋等立王爲皇太子以閻鼎爲太子詹事攝百揆賈疋爲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秦州刺史南

陽王保大司馬其冬疋討胡戰死鼎爭權被殺以麴允領雍州
建興元年四月丙午朔懷帝凶問至二十七日壬申太子卽位改元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軍國之事悉以委綝自懷帝之遷平陽也劉聰以洛陽四面受敵棄弗守故司州諸將帥猶得稍稍屯聚然皆不足以自固石勒出轘轅東襲王讚苟晞幷王瓚南掠豫州屯葛陂雨甚疫作北還據襄國王浚詐立太子陰圖僭逆用段氏以討勒段氏反附勒西構怨幷州東不能制慕容廆廆遂擊幷旁部併雄遼東劉琨倚代援與浚交惡爲聰所襲破棄州治保陽曲琅邪王睿擊幷江州殺刺史華軼而杜弢未平王沖胡亢杜曾王機相繼作亂方戡定荆湘交廣無北顧心南陽王模鎭關中使趙染戍蒲阪染叛降聰以致覆敗其子保嗣王據秦州涼州張軌入援格于秦州不得東自惠帝時羌胡數反關中固已耗壞河間窮兵見破鮮卑粲曜繼虐所驅略八萬餘口及帝卽位政令所及東不過弘農南不過漢中西不踰隴北以馮翊北地爲邊徼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財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桑版署號而已是以崇寵州鎭濫加爵命以冀集事卒用地褊食闕力竭而亡漢將劉曜喬智明入寇麴允禦之黃白城石勒陷鄴使弟虎據之王浚使棗嵩屯易水召段氏欲與共討勒段氏不至浚怒賂代檄鮮卑都督慕容廆共攻段氏代兵敗廆取徒河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詔保援長安睿詣洛陽以圖興復八月殿中都尉劉蜀奉詔至建康睿辭以江東未定兵竟不出杜曾殺胡亢幷其衆江東荆州刺史周顗爲杜弢所偪武昌太守陶侃救之弢走還長沙征討都督王敦上侃功遂以代顗九月司空荀藩卒于開封十月曜襲長安入外城十一月麴允襲破之斬喬智明曜走還平陽十二月王浚謀僭號石勒僞附之

建興二年正月大赦進張軌太尉荀組司空劉琨大將軍三月石勒執王浚段匹磾自領幽州刺史據薊與樂陵太守邵續同附江東五月張軌卒子寔攝位六月劉曜趙染寇長安索綝敗之加綝驃騎大將軍錄尙書曜染復入寇麴允斬其將殷凱七月染寇北地允射殺之十月拜張寔爲涼州都督

建興三年二月進左丞相睿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劉琨爲司空代公拓跋猗盧爲代王杜弢旣降復反三月曹嶷據臨淄石勒惡其強言于聰請攻之聰弗許四月大赦六月盜發漢陵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大赦八月江東破杜弢湘州平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鎭東大將軍江揚荆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官屬初梁州刺史張光卒詔以侍中第五猗爲荆梁寧益四州監軍荆州刺史杜曾逆諸襄陽爲兄子娶猗女分據漢沔江東荆州刺史陶侃旣破杜弢進擊曾不克王敦左轉侃廣州用其從弟廙代侃侃故將史遂迎曾曾迎猗拒廙廙走江安九月劉曜寇北地加麴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十月以索綝爲宮城都督曜陷馮翊轉寇上郡（地理志無上郡未詳）允兵弱不敢進詔徵相國保入援不至十二月涼州軍士得皇帝行璽刺史張寔遣使上之

建興四年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敬王索綝等以爲不可乃贈太保改謚曰孝三月代王猗盧遇弑國亂所統晉人及烏桓相率歸劉琨五月寧州平夷平樂叛降成七月劉曜陷北地遂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皆被執不屈死（曜見緯妻辛美將納之辛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曜嘉之聽自殺以禮葬之通鑑唯言充不屈據此則緯陽皆死難也）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十五六石勒使將屯上黨招納二十萬戶漢主聰使讓之弗聽潛結曹嶷八月曜偪長安九月破外城小城食盡十一月十一日乙未帝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

送帝平陽是月石勒圍樂平劉琨救之敗績十二月并州降勒琨奔薊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克日北征然兵竟不出以糧乏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罷明年遂傳晉王其冬帝遇害于平陽年十八謚曰孝愍

論曰武帝大封同姓欲以固盤石之宗而首忌齊王攸可謂自相矛盾者也及其顧命牽于所昵復舍親藩而任外戚軍容既具亂本亦成雖有朱虛東牟之勳其爲禍敗乃更甚于七國惠帝流離播遷懷帝局促受制愍帝號呼罔應何其酷也且夫政本不立徒鑒前敗而改制則制立而敗隨之後之論者復不深探致敗之由而一求之于制是覆車終無已時也聖王之治則不然因其已然之勢而不爲紛紜膠擾故天下不震于其所不習推其致敗之由而陰驅默塞使之轉移于不自知當魏晉開功名之路滅廉恥之防盡滅蓋非崇名教絀利權無以云救此其君臣所當皇皇日夜以圖之者而姑置之而紛紛更制三帝卅年中原傾覆非不幸也

晉略本紀二

晉略本紀三

元帝西都惠懷愍皆冠孝字漢法也東都唯孝武冠之以別于世祖按元帝顯文俱可云用光武中興之例自餘諸帝不應不冠孝字或時制改易或記載不同無可攷矣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祖伷字子將魏征虜將軍兗州監軍刺史晉受禪封東莞王拜尚書右僕射都督徐州得將士死力吳人甚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以東莞益其國伐吳出滁中獲吳督蔡機降五六萬人孫皓奉牋送璽綬吳平加督青州伷雖尊屬有大功然能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諡曰武子恭王覲嗣太熙元年薨子睿嗣睿以咸寧二年生洛陽有光照室及長白毫生于日角之左隆準龍顏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王惠帝時王室多故恆以退讓自免元康二年拜左將軍蕩陰之敗從駕在鄴叔父東安王繇正言遇害王懼欲亡時成都擅政禁衛甚嚴且飭關津毋得出貴人其夜月正明忽大雷雨徼者皆弛遂得出河陽津吏不聽過宋典自後至以鞭拂王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止耶遂得渡入都奉太妃夏侯氏以歸琅邪東海王越起兵以爲平東將軍監徐州留守下邳遷安東揚州江南都督鎭建鄴用司馬王導策辟顧榮賀循等爲參佐賓禮名士存問風俗江表歸心焉太妃薨于國王自表奔喪葬畢還鎭加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越怒揚州都督周馥王因攻走之兼有淮南之地洛陽陷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王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豫州刺史裴憲拒命斬軼憲奔幽州當是時王如亂荊州杜曾王沖繼之杜弢亂湘州石勒據葛陂王乃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討破勒弟虎荊州刺史王澄爲王沖所逐王代以周顗顗復困于杜弢王以揚州刺史王敦爲征討都督駐豫章督武昌太守陶侃等討之建興元年拜左丞相詔令收復洛陽軍諮祭酒祖逖請行授豫州刺史使募兵自進陶侃破杜弢卽以侃代顗爲荊州二年冬徐馥孫弢作亂三年春平之二月進丞相湘州平杜曾誅王沖以自贖既而復反侃擊之不勝王敦素忌侃因左轉廣州廣州方大亂侃至悉定石勒既併王浚浚將邵續劉遐遣使來附以續爲冀州刺史遐爲平原太守四年十一月長安不守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辛巳平東將軍弘農太守宋哲至建康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命王攝萬幾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官屬等上尊號不許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偪不已唯有歸琅邪耳遽呼私奴命駕羕等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三月九日辛卯卽晉王位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卽建興五建宗廟社稷于建康備百官立世子紹爲皇太子封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剛王遜子丞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僕射刁協御史中丞劉隗親近用事六月劉琨段匹磾及諸方鎭使溫嶠奉表勸進曹嶷與焉諸州使者繼至王優令答之祖逖復譙王傳檄天下稱遣琅邪王裒將卒三萬會逖北伐軍竟不行八月漢將趙固以洛陽來附九月周訪破杜曾進梁州刺史鎭襄陽十一月進劉琨太尉始立太學置史官十二月趙固郭默討劉聰及絳聰右司隸部民多從之聰懼遂害愍帝攻固于洛陽固奔陽城山是歲揚州大旱王命課農二千石長吏以穀入多少爲殿最諸軍各田作自給

建武二年正月戊申朔王臨朝懸而不樂三月愍帝凶問至王斬衰居廬百官上尊號不許紀瞻固請奉朝請周嵩上疏請先雪大恥以副四海之心王不悅出爲新安太守十二日丙辰卽皇帝位改元太興

太興元年卽建武二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棨陽太守李矩救趙固渡河襲敗劉粲還戍虎牢五月太尉劉琨爲段匹磾所殺曹嶷以青州叛附石勒六月改丹楊內

史爲尹以刁協爲尚書令進李矩司州刺史初置諫鼓謗木七月劉聰死子粲立八月靳準殺粲滅劉氏之在平陽者使告李矩請歸懷愍二帝梓宮矩表聞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未至而準敗準之殺粲也劉曜石勒各起兵攻之十月曜稱帝十一月暴雨震電詔羣臣極言得失加陶侃幷督交州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內史周默叛附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

太興二年正月崇陽陵毀帝素服三日哭詔冠軍梁龕太常馬龍等修之二月徐龕斬周撫論功遷遐臨淮太守蘇峻從遐有功拜淮陵內史賞不及龕三月立郊丘帝親郊幷祀地祇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太常賀循諫曰禮子不敢以爵加父乃止石勒克平陽獻捷于劉曜曜疑之勒怒叛曜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徐龕以泰山叛附勒劉曜定都長安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于上邽其將陳安自稱秦州刺史叛降曜五月太陽陵毀祖逖討陳川不克退屯壽春杜曾伏誅六月劉曜改國號曰趙徐龕陷東莞八月使征虜羊鑒督蔡豹等討之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十二月大赦慕容廆逐崔毖據平州是歲蒲洪降于趙

太興三年正月冊故妃虞氏爲皇后晉王保爲趙所逼遷于桑城二月後趙石虎寇厭次執冀州刺史邵續趙洛陽戍將叛附後趙餘民歸李矩洛陽遂空三月慕容廆使裴嶷歸玉璽三紐于京師詔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五月晉王保爲其下所殺徐龕乞降弗許羊鑒坐討龕不進除名六月西平公張寔爲其下所刺弟茂立七月置懷德縣于京師以統琅邪流人優復之比漢沛南頓祖逖復浚儀進屯封丘進號鎭西八月周訪卒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監其軍欲因代之朝廷用湘州刺史甘卓而徵舒爲尚書右丞敦留舒不遣九月敦表其參軍沈充代卓爲湘州帝弗許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徐龕降後趙十月蔡豹坐畏懦誅帝之初鎭江東敦導兄弟外內夾輔後任刁協劉隗治尚刻覈多抑制貴寵導漸見疏敦不平上書訟之詞語怨望帝素銜敦專至是益怒十二月以左將軍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陰與梁州刺史甘卓南北合勢控敦上游

太興四年二月徐龕復請降四月後趙石虎陷厭次執幽州刺史段匹磾七月尚書戴淵丹楊尹劉隗出鎭合肥淮陰名爲討胡實備敦也御史中丞周嵩勸帝勿疏導帝納之還導司空九月祖逖卒弟約代鎭十一月皇孫衍生十二月封慕容廆遼東公

永昌元年正月改元敦舉兵向闕以除劉隗刁協爲名帝大怒下詔討敦譙王承起義說甘卓卓勉從之敦攻承卓弗救二月封子昱爲琅邪王本紀作三月詔徵戴淵劉隗入衛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督淵等討敦右衛帥周筵率水軍討敦黨沈充于吳興劉隗軍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詔甘卓領荊州陶侃領江州各率所統躡敦後敦至石頭札叛降敦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王師攻之敗績敦縱兵大掠宮省奔散帝脫戎衣著朝服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請避賢路刁協走死劉隗奔後趙辛未大赦敦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擁兵不朝殺戴淵周顗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導尚書令四月敦還武昌長沙陷譙王承死之五月敦殺甘卓七月後趙陷泰山執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屯合肥徵拜尚書徐兗諸戍多降于後趙十月又陷襄城城父圍譙祖約退屯壽春遂失陳留十一月罷司徒幷丞相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幽憤成疾閏十一月十一日己丑崩于內殿年四十七太子紹卽位諡曰元廟號中宗陵曰建平

論曰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帝與西陽王羕汝南王祐南頓王宗彭城王雄同至建康帝竟嗣統史稱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鴆其大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

吏牛欽是生元帝魏志青龍三年裴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歲涌石負圖馬七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搜神記云始見于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漢晉春秋云馬十三牛一鳥一至晉初其文愈明三說所傳年歲形象物數皆不相符當敦逞逆時其欲埽除甚矣未聞以此爲口實然則斯言晚出烏可信乎

明帝

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母荀氏燕代人位卑怨望爲元帝所疏薄虞后實母養焉幼穎敏篤孝及長有文武材王敦甚憚之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庚寅卽位尊荀氏爲建安郡君二年二月葬元帝帝徒跣送葬自西階至于陵所

太寧元年三月改元敦諷朝廷徵己從之四月敦至姑孰屯于湖復置司徒官使導爲之解導揚州刺史敦自領揚州牧加殊禮六月立皇后庾氏諱文君潁川鄢陵人父琛卒丞相軍諮祭酒以后兄亮爲中書監七月詔拜郗鑒江西都督出鎮合肥敦表爲尚書令從之後趙石虎陷青州殺曹嶷趙主劉曜自將滅陳安涼州張茂降于曜敦欲強其宗族以夌帝室十一月以兄含爲江西都督舒爲荊州刺史彬爲江州刺史

太寧二年正月道士李脫妖術惑衆敦因誣周嵩周筳與脫謀反攻殺之又殺周札後趙將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寇汝潁石聰助之敗李矩郭默三月趙寇魏興南陽五月張茂卒子駿立敦疾甚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殺帝常從督公乘雄冉曾六月表其左司馬温嶠爲丹楊尹使覘伺朝廷嶠至以敦逆謀告帝帝將討敦訪光祿勳應詹詹贊之帝密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周察敦營壘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黃鬚鮮卑奴來邪帝狀類外家鬚黃故敦謂帝鮮卑卽使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食逆旅與其嫗七寶鞭曰後騎來可以此相示馬遺糞以水沃之追騎至問嫗嫗曰去遠矣出鞭五騎傳觀之又見馬糞冷遂止不追帝還都決計討敦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温嶠督秦淮水北軍與卞敦守石頭應詹爲前鋒都督督水南軍郗鑒督從駕諸軍庾亮卞壼並加軍號鑒請徵劉遐蘇峻入衞詔并徵王邃祖約陶瞻帝出次中堂下詔僞敦已死錢鳳爲逆募誅鳳者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所領將士單丁在軍者皆遣歸終身不調餘予假三年休訖還臺與宿衞同例三番敦見詔怒甚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七月三日壬申王含錢鳳水陸五萬趣秦淮嶠以援師未集移前軍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摧其鋒含至不得渡軍于南岸帝方欲自將討賊聞桁燬大怒嶠鑒俱曰今宿衞單寡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柰何不能小忍之乎夜帝募壯士使段秀等渡水襲之四日平明戰于越城敦兵大敗斬其前鋒將何康敦在于湖聞敗憤惋而死帝使說沈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不從舉兵趣建康前宗正虞潭安東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等皆起義討充充率萬餘人會含十一日壘于陵口十八日劉遐蘇峻至精卒萬人帝夜勞之二十六日賊渡竹格渚攻臺城應詹等禦之不利賊至宣陽門拔柵將戰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破充于青谿明日賊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大赦唯敦黨不原八月命庾亮督峻追充温嶠督遐追含鳳悉平之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屬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近親乎悉無所問詔除敦參佐名嶠請貸其不從逆者陸玩等從之論功封導郡公嶠壼亮遐峻縣公鑒詹等縣侯餘封賞有差十月進導太保領司徒加殊禮導固辭不受詔應詹鎮武昌劉遐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太守十二月沈充故將顧颺反伏誅

太寧三年二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贈諸死事者官赦敦黨後趙使宇文部攻遼東慕容廆大破之遂入宇文國三月立子衍爲皇太子大赦許昌叛降于後趙四月後趙石瞻殺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五月以陶侃爲荊雍益梁四州都督荊州刺史李矩郭默軍數爲石生所敗又乏食乃遣使附趙趙應之軍潰矩默皆南奔司豫徐兗之

地大半入于後趙七月郗鑒以車騎將軍出鎮廣陵都督兗青徐三州領兗州刺史卞壼代鑒爲尚書令詔滅國絕世應興繼者北郊及四時五郊之禮名山大川應望秩者主者詳議八月詔吳將相名賢之胄靜己守眞不聞于時者中正以名聞右衛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帝所親任典禁兵在殿內羽翼多勇士王導庾亮忌之言于帝帝待之愈厚使掌宮門管鑰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弗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帝疾篤不欲見人亮疑宗胤及宗兄太宰羕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羕等圖廢大臣請黜之帝不納閏八月十九日壬午帝大漸召羕導壼鑒亮嶠領軍陸曄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二十四日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歛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儉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實賴忠賢訓而成之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岳征鎮刺史守將皆朕干城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誰捍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保祐沖幼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殁于地下無憾黃泉明日崩于東堂年二十七太子卽位謚曰明廟號肅祖陵曰武平

成帝

帝諱衍字世根生五年立爲太子而明帝崩太寧三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己丑卽位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皆決于亮奪南頓王宗虞胤左右衛兵（晉書史云以宗爲驃騎將軍按明帝討王敦詔有驃騎將軍南頓王宗是太寧二年宗已爲驃騎也其時庾亮爲左衛虞胤爲右衛後亮遷官宗乃以驃騎領左衛耳若自左衛遷驃騎不得爲失職也）遷胤爲大宗正

咸和元年二月改元石生陷汝南六月劉遐卒以郗鑒兼領徐州刺史郭默爲淮北監軍遐將吏不樂屬默奉遐子肇作亂臨淮太守劉矯擊定之七月應詹卒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衆心豫州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疑亮刪之荆州陶侃亦以不預顧命爲憾歷陽蘇峻恃功驕恣亮既疑峻約又畏侃得衆八月出温嶠爲江州都督刺史鎮武昌拜王舒會稽內史修石頭城十月紹封曹勱爲陳留王明帝之志也自後紹封終晉世不絕立弟岳爲吳王南頓王宗失職怨望又素善蘇峻亮益惡欲除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趙胤收宗宗拒戰死貶其族爲馬氏免羕太尉降封弋陽縣王出虞胤爲桂陽太守宗黨卞闡奔峻宗之誅也帝不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謀反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後趙石生寇鄭順陽太守魏該奔襄陽十一月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聰寇壽春祖約請救不應兵及阜陵逡遒京師大震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軍未出蘇峻將韓晃擊走聰朝廷解嚴導解大司馬議作滁塘以遏胡寇約聞之曰是棄我也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以下邳叛附後趙石瞻陷邾蘭陵是歲張駿聘于成

咸和二年正月庾亮欲徵蘇峻訪諸王導導及卞壼並止之壼又以書報温嶠嶠馳書止亮亮皆不從峻聞之遣使詣亮請移鎮討賊亮不許召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任弟冰爲吳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十月下詔徵峻峻不奉詔十一月及祖約舉兵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請及峻未至急據阜陵麻湖之險守江西當利諸口進兵臨之導以爲然亮不從十二月峻使韓晃張健渡江陷姑孰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京師戒嚴以亮爲征討都督趙胤爲歷陽太守與左將軍司馬流禦諸慈湖流敗死又遣鍾雅率舟師助胤宣

城內史桓彝起兵討峻至蕪湖敗還郗鑒請赴難亮不許鑒使廣陵相劉矩率師入援是月徙瑯邪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瑯邪王

咸和三年正月嶠救京師至尋陽陶侃遣督護龔登赴嶠受節度臺軍趙胤鍾雅次慈湖二十八日丁未峻濟橫江登牛渚陶回請邀諸小丹楊亮弗聽二月庚戌朔峻至蔣陵臺軍亦自江路還卞壼督雅胤及郭默軍與戰陵西敗績七日峻攻青谿縱火焚柵遂焚宣陽門入臺城丹楊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壼及二子眕盱並力戰死亮及三弟懌條翼趙胤郭默皆奔尋陽導令侍中褚翜抱帝御太極殿自與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升御牀擁帝右衛劉超及雅翜侍立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百官皆奔散賊至欲上殿翜正色臨陛叱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偪峻兵乃退轉掠後宮驅役百官裸剝士女哀號動地八日峻稱詔大赦惟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弋陽王羕詔峻峻復西陽封拜太宰錄尚書遣將攻吳庾冰走會稽峻以侍中蔡謨代之使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導密令闓宣太后旨諭三吳起義亮至尋陽以太后詔進嶠官嶠號痛不受而分兵給亮共推陶侃爲盟主三月太后以憂崩峻南屯于湖四月後趙石聰陷南陽攻壽春五月峻遷帝于石頭命將東略地嶠等至蔡洲郗鑒及雍州刺史魏該皆以兵會桓彝復進屯涇縣六月韓晃陷涇縣桓彝死之魏該卒于師侃用李根策築白石壘亮率二千人守之又用孔坦策使郭默從鑒還屯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斷峻餉道約助峻襲湓口過皖攻桓宣嶠將毛寶救之拔約合肥戍石聰攻壽春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峻遂失勢九月導擕二子奔白石毛寶又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急攻鑒壘侃用殷羨策攻石頭以救之臨陳斬峻峻弟逸收餘衆保石頭是歲七月後趙石虎攻趙河東八月趙主劉曜敗諸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十二月後趙主石勒自將救金墉禽曜以歸明年盡收趙地

咸和四年正月陸曄及弟玩說匡術以臺城返正毛寶入守之劉超鍾雅謀奉帝奔義軍爲逸所殺趙胤破歷陽約奔後趙逸攻臺城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寶力戰却之二月戰于樝浦斬峻子碩逸潰走帝幸嶠舟誅弋陽王羕大赦命將追禽逸餘黨悉平于時宮闕灰燼帝居建平園衆議遷都導不可乃止以褚翜尹丹楊翜善撫綏衆然後定罷湘州以幷荆州三月論功侃進太尉加督交廣寧嶠驃騎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郡公鑒司空曄衞軍開府儀同三司皆封縣公卞壼父子桓彝劉超鍾雅羊曼周導陶瞻皆加贈謚有功諸將賜爵有差復遭賊郡縣三年租稅導欲官峻降將路永匡術賈寧等嶠不可侃嶠請還藩朝議留嶠嶠固辭亮請罪弗許求一鎮自效以爲豫州都督刺史出鎮蕪湖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奏收之導請宥之媿疾而卒四月温嶠卒軍司劉胤代十二月郭默誣胤反殺之傳首京師是歲蒲洪姚弋仲皆降于後趙

咸和五年正月大赦梟胤首以默爲江州陶侃庾亮請討默乃收胤首五月誅默亮辭賞還鎮加侃江州都督刺史解交廣都督以授鄧岳侃移鎮武昌後趙將浮海寇南沙殺都尉六月初稅田畝三升九月石勒僭帝寇襄陽周撫棄城遁坐免張駿僭藩于後趙是月作新宮繕苑城十月帝幸導第置酒大會拜導及妻如家人禮自是數幸成將李壽陷巴東建平

咸和六年正月後趙將復浮海入寇郗鑒擊走之加鑒督吳國

咸和七年正月大赦後趙將復浮海入寇七月復襄陽十月進侃大將軍十二月帝還于新宮

咸和八年正月成將李壽陷朱提後趙來致幣詔焚之三月寧州叛附成五月慕容廆卒子皝立七月後趙主石勒死子弘立石虎擅政石聰以譙來附虎滅之十月石生以關中來附與其洛陽守將石朗

共攻虎虎皆滅之遷關中民夷于關東使蒲洪鎮枋頭姚弋仲鎮灄頭十二月石生將郭權以秦州來附

咸和九年正月以郭權為雍州刺史仇池楊毅來偁藩張駿使至二月加駿大將軍四月郭權為石虎所滅六月陶侃卒以庾亮為荆江豫益梁雍六州都督代鎮武昌成主李雄死子班立十月雄子期殺班而立十一月石虎殺其主弘自偁居攝趙天王十二月虎將朱縱以彭城來附虎攻取之縱來奔

咸康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四月後趙主石虎南游游騎數十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京師戒嚴已而審其非寇免耽官石遇寇襄陽桓宣拒却之九月後趙徙都鄴

咸康二年十月詔求周漢後以繼衞山陽之封鄧岳復夜郎興古加督寧州

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學十月慕容皝自偁燕王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咸康四年三月慕容皝及後趙滅遼西分其地四月成李壽殺其主期而立改國號曰漢後趙主石虎自將攻慕容皝圍棘城敗還六月罷司徒置丞相以寵王導八月分寧州置安州十一月代人立什翼犍為王

咸康五年正月大赦三月鄧岳復寧州庾亮欲經略中原表桓宣為司州督沔北鎮襄陽弟懌為梁州監雍梁鎮魏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鎮江陵自解豫州授毛寶監江西與西陽太守樊峻戍邾城既而懌魏興險遠更命懌屯半洲而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使趣漢中四月亮參軍李松禽成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遂請移鎮石城以偪後趙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郗鑒太常蔡謨以為不可朝廷是謨議下詔止亮七月王導卒何充為護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八月罷丞相復司徒郗鑒有疾請蔡謨為軍司鑒卒謨遂代鎮九月後趙將夔安等分道入寇陷沔南殺五將陷邾城寶峻赴江死降義陽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却之然猶掠漢東七千戶而去亮請自貶弗許後趙攻慕容皝凡城不克徙遼西民于薊南虛其地十二月以琅邪王岳為司徒

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代亮鎮武昌三月大赦十月慕容皝襲後趙過薊至武遂高陽

咸康七年正月皝築龍城二月詔封皝燕王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十二月罷安州

咸康八年正月大赦三月初以悼后配食武帝廟五月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許之何充力爭弗能得六月八日癸巳帝崩年二十二謚曰成廟號顯宗陵曰興平

論曰自古開業之君必親戎馬非獨才略固優亦所以習攻取之勢知鋒鏑之危聯將士之情樹中外之望也反側已定威信已著其于功勞之臣疆場之將度才揣分如指在手然後得以安坐而屈伸之元帝初鎮江左逐周馥走裴憲斬華軼局面固以犓立矣杜弢本鄉義隔絕乃成變杜曾凶狡依託西臺帝果親駐武昌督率翦撲權不旁落王敦焉能跋扈哉然後協和南北之士氣扶植上下之紀綱漸退門望以趣功實數年之後宜可言治明帝崎嶇飢凶志收魁柄親結將帥得其死力卒平大憝政自己出中興可為灼然著矣向令天假之年使當劉石傾蕩之會驅羣策以營中原郗卞足以正朝章溫陶足以固藩翰蘇峻郭默之徒鷹搏犬噬亦足以折衝邊徼勳績豈可量哉不幸崩殂六尺在朝元舅雖忠篤制馭乖方遂使幼主屈辱母后摧隕洎乎石虎縱毒流溢八州關洛聽其屠膾徐豫供其蹂躪舊老之凋替將盡新造之創痍未復乃欲開疆闢土豈其時乎功廢身殞固宜然已

康帝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琅邪九年拜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五月成帝疾庾冰以外戚輔政恐易世之後親屬漸疏說成帝立長君六月五日庚寅詔以王爲嗣八日成帝崩冰與何充及會稽王昱武陵王晞受遺詔輔政明日王卽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帝亮闇不言委政冰充七月葬成帝帝送喪自西階徒行至于閶闔門然後乘輿還臨軒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四日己未驃騎充領徐州出鎭京口十二月立皇后褚氏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徵后父裒爲侍中尙書裒固辭除江州刺史鎭半洲

建元元年正月改元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服復膳弗許庾翼鎭武昌以胡蜀爲己任約結燕涼克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冰意同七月後趙汝南守戴開率數千人降于翼翼表桓宣趣丹水桓溫趣臨淮八月翼遷鎭襄陽詔加征討大都督漢主李壽死子勢立十月庾冰出鎭武昌爲翼繼援徵何充入輔領揚州錄尙書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桓溫爲徐州都督刺史鎭京口十一月己巳大赦

建元二年四月涼州將張瓘敗後趙將王擢于三交後趙攻燕凡城不克八月桓宣軍敗于丹水褚裒復求外閨八月出鎭金城帝疾篤庾冰兄弟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子從之九月二十四日丙申立子聃爲皇太子二十六日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三謚曰康陵曰崇平

穆帝

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元年生二年立爲皇太子九月二十六日戊戌康帝崩明日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加何充中書監錄尙書充自陳既錄尙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充請徵太后父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尙書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自如家人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庾翼謝尙議謂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鄭玄議合情理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見裒皆盡敬裒固辭出鎭京口十月葬康帝十一月庾冰卒翼還鎭夏口

永和元年正月甲戌朔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詔徵裒爲揚州刺史錄尙書裒固讓于會稽王昱四月拜昱撫軍大將軍錄尙書六條爲充副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一時風流翕然宗之六月庾翼有疾表其子爰之自代七月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從翼請何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趙西鄰巴蜀地勢險遠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臨之哉桓溫英略過人西夏之任無出溫右議者又曰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制之諸君勿憂也丹楊尹劉惔見撫軍昱力爭昱亦弗聽八月以溫爲荊司雍梁寧益六州都督荊州刺史鎭江陵而以惔爲沔中監軍義成太守其後溫果跋扈然惔亦不能制也是歲張駿稱假涼王分置河沙二州慕容皝始不奉正朔稱燕王十二年

永和二年正月大赦何充卒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尙書六條與錄尙書昱並輔政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起和尙書令浩建威將軍揚州刺史和以母喪固辭浩就職五月張駿卒子重華立六月後趙大發兵攻涼州涼州主簿謝艾拒破之十一月桓溫表請伐漢

永和三年三月克成都漢主李勢面縛降封歸義侯林邑陷日南自是連年入寇四月蜀人反溫擊定之命益州刺史周撫鎭之身還江陵後趙益發兵攻涼州自夏及秋輒爲謝艾所破然自河以南洮東

之地皆入于趙六月大赦七月蜀人立故丞相范賁爲帝十月使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欲爲涼王歸正詞拒之乃受命楊初來偁藩命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永和四年八月後趙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殺宣幷其妻子虎因發病朝廷論平蜀功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公九月慕容皝卒子儁立十月虎立其幼子世爲太子十二月拜蔡謨爲司徒謨固讓自温平蜀朝廷憚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温浩又引荀羨王羲之爲羽翼拜羨吳內史羲之護軍羲之以內外和睦國家乃安勸浩不宜與温構隙浩不能用

永和五年正月大赦石虎稱帝梁犢畔虎虎使蒲洪姚弋仲擊平之封洪略陽公雍秦都督弋仲西平公加殊禮二月褚裒使王龕北伐獲虎將支重四月范賁伏誅詔拜慕容儁爲燕王後趙主石虎死子世立五月世兄遵廢世自立六月桓温出屯安陸上疏請經略中原不報七月加褚裒大都督率衆三萬次彭城時後趙將王浹以壽春來附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北方降者繦負相屬衆謂大功可立就惟領司徒蔡謨獨以爲憂已而軍敗于代陂李邁死王龕沒八月裒還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而退裒上疏請自貶弗許憂疾遂卒關中豪傑多請兵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拔長城雍州刺史楊初破西城十月勳進次懸鉤攻長安斬後趙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出武關復宛殺後趙南陽太守袁景而還石遵之立也冉閔功爲多十一月遵欲殺閔閔殺遵立鑒鑒又欲殺閔閔因之大戮胡羯二十餘萬人燕王儁乃舉兵南下

永和六年正月閔欲滅石氏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諸石王將連兵攻之二月燕取樂安閏二月閔殺鑒自立國號魏（本紀二月無事于正月下卽書閏月嫌于閏正月通鑑據長曆以爲閏二月是也鑒立一百三日上年十一月癸卯立至閏二月乙酉正一百三日惟二月燕伐趙事嘗載在閔殺鑒前今但記燕取樂安其命將出兵各事詳見燕慕容儁傳）己丑以殷浩爲中軍將軍蒲洪來降封郡公其子健縣公洪改姓曰苻三月燕取薊苻洪卒子健領其衆後趙石祗稱帝于襄國四月攻閔五月廬江太守袁眞復合肥六月閔破祗邯鄲七月段龕稱齊王于廣固八月苻健入關九月燕取章武河間十月苻健據長安十一月閔圍祗襄國十二月帝臨軒拜司徒謨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稱疾不至乃罷朝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令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于上大義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爲政矣于是公卿劾謨不臣殷浩欲處以大辟荀羨固爭乃免爲庶人

永和七年正月苻健稱秦天王段龕以青州來附二月封齊公石祗去帝稱王以求救于燕三月大破冉閔兵遂使劉顯攻閔敗還初杜洪張琚據長安苻健至奔司竹來乞師梁州刺史勳應之四月軍于五丈原爲健所敗劉顯殺石祗降閔七月顯復攻閔敗還襄國稱帝八月（本紀誤在八年正月）冉閔將徐州刺史周成以廩丘豫州牧張遇以許昌兗州刺史魏統（一作脫）以鄄城平南高崇征虜呂護以洛陽來附皆拜官燕取中山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使太常趙拔修之姚弋仲及其子襄來降十月拜弋仲車騎大將軍江北都督封郡公襄平北將軍幷州刺史封縣公桓温屢表請經略中原詔屢不許十二月温拜表不待報輒下至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書王彪之撫軍司馬高崧請昱以手書止温温還江陵石氏故將高昌以野王李歷以衛國來附皆拜官

永和八年正月苻健稱帝劉顯攻常山冉閔擊敗之遂破襄國殺顯石琨來奔詔斬之石氏盡滅二月峻平崇陽陵崩使殿中都尉王惠修之尚書左丞孔嚴勸殷浩交歡桓温任以北伐浩弗聽疏請自行許之浩以謝尚荀羨爲督統尚屯壽春羨屯下邳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止壽春不能進三月姚弋仲卒命子襄來歸襄率六萬戶南至

碻磝津時并閔諸將來降者多貳侵掠襄亡三萬戸至滎陽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尚禮接之四月燕執并閔遂進攻鄴五月閔子智來附六月尚將戴施入鄴助智守浩尚攻遇秦苻雄救之王師敗于誡橋七月雄徙遇及陳頼民五萬戸于關中而使楊羣鎮許丁酉鎮軍晞進太宰撫軍昱進司徒加温太尉温固讓不受八月燕破鄴執并智戴施獲傳國璽謝尚表上之百僚畢賀燕慕容評鎮鄴九月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鎮石門劉遂鎮倉垣罷太學生徒以助軍興十月謝尚克許昌徵爲給事中十一月慕容儁稱帝于薊（本紀是年四月儁稱帝于中山誤也）

永和九年正月大赦二月交州刺史阮敷始破林邑五月涼復秦州六月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苻健殺之而其黨孔持等各據城邑使來請兵初謝尚入朝姚襄送至芍陂尚以淮南後事委之（史誤在誡橋敗下）燕秦方強北方未有釁襄夾淮興屯（當在譙國東南淮南郡東北史云歷陽誤也）八月浩自泗口復還壽春惡襄強盛使刺之事泄表授梁國內史使移鎮蠡臺而以龍驤劉啓代襄鎮譙襄大疑懼十月浩聞秦有張遇之難自壽春率衆七萬欲趣洛陽召襄前驅襄叛襲浩山桑浩北就劉啓襄遂據淮南斷浩還路盡得浩輜重十一月張重華卒子曜靈立浩使劉啓擊襄敗死十二月襄益東屯至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上表罪狀浩且自陳謝詔出謝尚鎮歷陽以撫之張祚廢曜靈而奪其位（本紀在十一月）殺謝艾

永和十年正月張祚自稱帝（通鑑作稱涼王）始不用建興年號黜諫臣馬岌殺諫臣丁祺周成畔于宛襲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成遂據洛桓温因中外之怨上疏請廢殷浩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浩既廢温乃伐秦二月趣武關命梁州刺史勳出子午三月温克上洛破青泥勳略南鄙涼攻陳倉四月温至霸上秦主苻健城守別遣苻雄襲敗勳五月雄又敗温白鹿原（本紀在六月）六月温拔三千戸道潼關引退秦人隨而擊之亡失萬計梁涼兵亦皆敗是歲呂護以野王降燕姚襄將北還亦遣使請降于燕燕慕容評自鄴進據河南

永和十一年正月仇池公楊初被殺子國立拜秦州刺史姚襄掐外黄六月秦主苻健死子生立閏六月涼人誅張祚（本紀在七月）立玄靚復奉建興年號

永和十二年三月姚襄陷許昌（通鑑在上年五月）五月攻周成于洛陽八月詔桓温討之襄敗伊水走平陽周成降執之徙其餘民以歸使毛穆之陳午戴施鎮洛陽齊公段龕爲燕所攻詔荀羨救之羨次琅邪不敢進十一月龕降燕燕慕容塵鎮廣固羨戍泰山琅邪而還詔修洛陽五陵是歲仇池楊俊弑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改元四月姚襄據杏城五月秦將苻堅鄧羌擊斬之襄弟萇率衆降秦六月苻堅殺生自立去帝號稱天王以國事任王猛九月秦張平以并州來附拜刺史十一月燕徙都鄴十二月燕馮盎以上黨來附

升平二年正月司徒昱歸政弗許馮盎畔降燕三月張平畔降秦詔謝奕荀羨北伐飲飛督王饒獻鴆爲帝怒鞭饒二百焚鴆通衢六月燕盡取并州地（張平以上年九月來附十月侵秦本年三月秦主堅自將攻平平降六月燕慕容評攻平平奔平陽此平始末也馮盎以上年十二月來附本年正月降燕已復畔燕二月慕容評攻之不克三月益兵攻之盎奔野王六月降燕此盎始末也本紀三月不載秦攻平事而以六月燕攻平爲秦攻平通鑑三月不載燕攻盎事而載燕攻平于九月皆誤也蓋由平盎分據上黨故爾）十月遂略河南分置守宰是歲仇池楊國子安自秦還殺俊自立（晉書通鑑皆無此事今從魏書）

升平三年三月詔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以下十三戸借一人一年助運六月張玄靚去王號復號涼州牧十月詔豫州謝萬徐州郗曇北伐不克喪頼譙萬免爲庶人曇貶號是歲匈奴劉衛辰殺其兄悉勿祈之子代統其部林邑始降

升平四年正月楊安卒子世立燕主慕容儁死子暐立

升平五年正月大赦五月二十二日丁巳帝崩于顯陽殿年十九未有繼嗣太后令琅邪王丕奉大統謚帝曰穆廟號孝宗陵曰永平

哀帝

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遷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沖幼未堪多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承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二十五日庚申卽位壬戌封弟奕爲琅邪王七月葬穆帝十一月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宏高世之風樹德傳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胙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加張元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始稱升平五年

隆和元年正月改元減田租畝稅二升二月燕呂護屯河陰以偪洛陽詔庾希爲徐州鎮下邳袁真爲豫州鎮壽春（史作汝南誤）四月護攻洛陽戴施奔宛陳祐以千人守五月桓温使庾希鄧遐率舟師三千援祐而上疏請遷都洛陽幷還北人之南度者朝廷憂懼用揚州刺史王述策詔温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眷言西顧慨嘆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薉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解温交廣都督改授幷冀温表辭事竟不行七月呂護中流矢死八月袁真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餽洛陽十二月還壽春庾希退屯淮陰之山陽

興寧元年正月改元五月加温大司馬督中外錄尙書假黃鉞閏八月張天錫弒玄靚自立來請命九月皇子生大赦旣而不育十月燕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復許昌

興寧二年二月燕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戰死遂侵汝南朱斌奔壽春進圍陳朱輔嬰城守温遣江夏相劉祐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前後三軍官及五校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嚴土斷謂之庚戌制自明帝以來享年不永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二十二日辛未帝藥發不識萬幾褚太后復臨朝攝政四月燕李洪復攻許昌汝南陳王師敗績于懸瓠温次合肥以救之不克三郡皆陷民萬戶徙幽冀慕容塵遂鎮許昌五月徙陳遺民以避燕加温揚州牧錄尙書召入輔温辭七月徵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尙書車灌止之温遂築城居焉讓內錄遙領揚州牧秦主堅之立也諸王皆降稱公汝南公騰故主生之弟也謀反誅其弟晉公柳等猶五人王猛欲去之堅弗許燕慕容恪將取洛陽先使悅希軍孟津孫興軍成皋招納諸塢陳祐率衆奔新城冠軍長史沈勁以五百人居守悅希盡取河南支縣

興寧三年正月温移鎮姑孰昱聞陳祐棄洛陽與温會洌洲共議征討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無子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謚帝曰哀陵曰安平

廢帝

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加鎮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哀帝崩明日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位三月葬哀帝洛陽陷沈勁死之燕人略地至殽澠秦主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慕容筑鎮魯陽七月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立昱子曜爲會稽王昱謙讓猶自稱會稽王九月故秦主苻生弟幼謀殺秦主堅爲堅所殺梁州刺史勳素有異志憚益州刺史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子楚代爲益州十月勳

遂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入劍閣陷涪圍成都
太和元年正月改元五月誅勳十月進昱丞相加殊禮燕慕容厲寇
兗州陷魯高平數郡（本紀在十二月）十二月南陽叛降燕
太和二年正月庾希坐失救兗州免五月燕慕容恪卒儁之死也朝
廷謂中原可圖桓溫獨曰恪在憂方大耳及是恪卒遺言薦吳王垂
暐弗能用溫始有北伐之志秦亦使人覘燕謀欲攻之是月荆州刺
史桓豁復宛秦苻幼之誅也生弟柳堅母弟雙皆與通謀堅隱之柳
雙復與生弟廋武謀作亂十月皆叛堅
太和三年二月廋以陜城附燕且求救燕慕容德請救之因以伐秦
評不可乃止三月大赦（本紀在正月）七月秦斬雙武八月斬柳十二月禽
廋賜死桓溫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
史其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藩于秦
太和四年溫伐燕四月發姑孰七月至枋頭八月秦苟池救燕九月
溫爲慕容垂慕容德所敗十月收散卒屯淮陰以運𨗳免袁真官真
以壽春叛慕容評忌垂功譖欲殺之十一月垂奔秦丞相昱大司馬
溫會滁中謀後舉也初燕求救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既而背之十
二月秦王猛攻燕洛陽
太和五年正月取之七月猛復伐燕攻上黨別將楊安攻太原九月
克之十月猛破慕容評于潞川十一月遂滅燕以燕主暐歸是歲楊
世卒子纂立絶秦統與爭國
太和六年正月溫復壽春四月大赦秦取仇池使楊安鎮之涼州稱
藩于秦大司馬溫素有異志始欲立功以收時望枋頭敗慙恚意沮
及復壽春用其參軍郗超計謀廢立以樹威帝素謹無過乃誣以痿
不能人嬖人亂後宮美人所生子皆非帝子將移皇祚十一月十三
日丁未溫自姑孰入于京師白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而立丞相昱十
五日百官入班太極前殿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
犢車出神虎門兵百人送東海第帝三子及其母田氏孟氏皆遇害
殺相龍計好朱靈寶帝後生子遂不舉以避禍焉是年十二月溫奏
廢帝爲庶人太后不可降封海西公徙居吳明年十一月妖賊盧悚
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稱奉太后密詔迎復位帝曰我得罪于
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當有官屬來何但汝也汝必
姦人欲爲亂者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悚伏誅朝廷知帝安于屈辱
不復以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甲申崩于吳因葬焉年四十
五

簡文帝

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母曰鄭夫人（諱阿春河南滎陽人先適渤海田氏生男而寡建武元年虞后先崩元帝納之生琅邪悼王及帝帝即位未及追尊太元十九年上尊號曰簡文太后別立廟）永昌元年封琅
邪咸和元年鄭夫人卒王年七歲泣請服重故徙封會稽追號鄭爲
會稽太妃焉康帝嗣統王預顧命穆帝初何充執政引褚裒以自副
裒徵諸庾以外戚擅權失衆望固讓王王遂執政充爲政課功校實
奇桓溫才用委以藩翰王耽玩易老清言雅詠負盛名當世獨任殷
浩中外離逷宇內騷然浩既廢絀溫益跋扈王不復能誰何恭默委
運而已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己酉帝奕被廢是日百官迎王于
邸第王至朝堂變服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卽位改元咸
安
咸安元年（即太和六）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衞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
詞欲自陳述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竟不能語而出太宰武陵王
晞好習武事溫忌欲廢之以袁真畔逆事相汚染詔歸藩溫又使其
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欲與晞晞子綜殷浩子著作郎涓庾
希弟太宰長史倩散騎常侍柔等謀反溫皆收付廷尉御史中丞譙
王恬承溫旨請誅晞弗許溫重表請詞甚酷切帝賜溫手詔曰若晉
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乃奏徙晞及

其三子于新安免晃爲庶人徙衡陽殷庾皆族希聞難逃于海陵陂澤中大赦温上書求歸姑孰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輔政温固辭還鎮秦徙其涼州治金城張天錫大懼奉表請以明年夏會兵伐秦

咸安二年三月徵温入輔不至詔省常調徵隱逸增吏奉給邊軍六月庾希起兵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發諸縣兵攻之七月温殺希二十三日甲寅帝不豫召温入輔一日夜四詔不至二十八日立子曜爲太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可自取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對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欲須大司馬處分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太子乃即位謚帝曰簡文廟號太宗陵曰高平帝少有風儀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武陵王晞及温同載游板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晞大恐求下帝容止自若及居尊位政非己出常恐廢紲先是熒惑入南斗㝷而帝奕被廢帝登阼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温腹心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引入謂之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對曰大司馬臣温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媿嘆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遂泣下霑襟竟以憂疾厭世

論曰成事之謂功識功之謂才制才之謂德諸庾汲汲立功然其用意在雪家門致禍之恥是以不能審識成敗之原難以言才矣會稽深源欲制桓温而矜尚虛遠用情偏昵德不足以服温徒欲強相抑遏宜其愈激而愈變也温得西藩何充任之向令充不隕謝升閔難作燕秦未定內外一心以收兗豫司冀太元之功可以豫建豈不家國安身名泰哉才猶兵也善用之則足以衛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其于國也亦然是以任政務在崇德課功德者才之柄功者才之程操其柄稽其程才有所服而無所屈斯可以從容而就範矣中智而下以才爲諱務抑遏屏絶之使朝廷之上苶焉俱靡自以爲莫我抗也孫恩盧循徐道覆之流不得伸于上又將肆于下夫禍則豈可勝防哉

晉略本紀四

晉略本紀五

孝武帝

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初爲會稽王娶王述妹爲妃生道生俞生道生爲世子疏躁無行母子皆廢死俞生及諸子並夭諸姬絕孕將十年有工相織婢李陵容獨宜子李黑而長宮中謂之崑崙王以大計召侍寢有身將產夢神人謂己曰男也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命焉初王見讖曰晉祚盡昌明既命子乃悟慨然流涕咸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位(史有崇德太后以帝幼加在諒闇令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封還云云按王坦之毀遺詔崇德太后豈無所聞且此時太后並未臨朝何以忽然下令蓋一事兩傳耳)十月葬簡文帝彭城妖人盧悚自偁大道祭酒將作亂十一月遣逆海西公于吳不至悚率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偁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杖游擊將軍毛安之左衛殷康中領軍桓秘共討誅之

寧康元年正月改元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有疾三月甲午還鎮七月己亥卒庚戌拜溫弟沖爲中軍將軍揚州刺史都督揚豫江三州代鎮姑孰荊州監軍刺史桓豁加都督豁子石秀代沖爲江州沖悉反溫所爲與吏部尚書謝安同心輔政八月崇德褚太后復臨朝九月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十一月以王坦之爲中書令是冬秦取梁益二州

寧康二年正月王坦之出鎮廣陵謝安總關中書事

寧康三年正月大赦五月王坦之卒桓沖解揚州刺史以讓謝安七月秦王猛卒九月帝講孝經十二月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太后歸政改元謝安加中書監錄尚書三月秦取南鄉五月大赦八月秦取涼州九月除田租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十月移淮北民于淮南十二月秦滅代

太元二年八月桓豁卒十月桓沖代移鎮上明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舉其從子玄拜江北監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壬寅王彪之卒

太元三年二月作新宮六月秦取南陽七月新宮成秦西攻襄陽順陽魏興東攻彭城淮陰盱眙

太元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爲秦所執順陽陷太守丁穆被執不屈彭城陷守將自拔歸遂陷淮陰四月魏興陷太守吉挹不食死五月盱眙陷高密內史被執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謝玄救之連破秦軍復淮陰盱眙秦主堅大怒罪其敗將更以重臣鎮彭城湖陸下邳是歲秦大饑

太元五年秦苻洛苻重反五月以謝安爲衛將軍六月帝母弟驃騎道子爲司徒秦苻丕鎮鄴

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諫不從(按太和六年桓溫奏廢帝奕崇德太后在佛屋是宮中先已奉佛特人主未親奉耳)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命將破却之

太元七年秦苻陽反九月桓沖伐秦焚踐沔北屯田十月秦主堅會其下議入寇羣臣後宮諸子皆諫唯慕容垂姚萇贊之

太元八年五月桓沖自督諸將攻襄陽順陽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七月引還堅遂自將入寇號偁百萬九月堅至項城前鋒至潁口者二十餘萬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禦之胡彬率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月司徒道子錄尚書六條爲安副十月壽陽陷彬退保硤石秦苻融據壽陽梁成屯洛澗堅留大軍于項自引輕騎至壽陽十一月前鋒捷洛澗遂捷肥水走堅復壽陽于是秦將乞伏國仁畔隴西丁零翟斌畔河南慕容垂畔河北明年慕容泓畔華陰慕容沖畔平陽姚萇畔渭北其後乞伏爲西秦丁零爲魏垂爲後燕泓沖爲西燕萇爲後秦秦竟以亂亡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玄前將軍玄讓不受安女壻王國寶邪諂不爲安所悅積

怨安其從妹爲道子妃帝道子皆嗜酒狎國寶國寶譖安道子閒諸帝帝始忌疏安

太元九年正月劉牢之復譙桓沖復新城上庸魏興楊亮復漢中二月桓沖卒朝議欲用謝玄安不可以桓石民爲荆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三月加安太保五月豐陽來附楊亮伐蜀屯巴西六月崇德太后崩復魯陽七月復洛陽八月太保安請經略中原拜玄前鋒都督率桓石虔北伐復下邳彭城九月復鄄城河南城堡皆附加安十五州都督假黃鉞十月乙丑大赦秦苻朗以青州來附復碻磝滑臺黎陽苻丕以鄴降加玄七州都督

太元十年四月安出鎮廣陵復益州七月秦主苻堅爲姚萇所執安有疾八月還京師十九日甲午大赦丁酉安卒庚子道子領揚州錄尚書督中外〔道子以太元五年拜司徒讓未拜或錄六條時拜或安出鎮時拜史無明文〕九月堅子丕僭帝于晉陽〔史作八月按王永傳云季秋吉辰則九月也〕呂光據涼州十月楊定據隴右其弟盛鎮仇池

太元十一年正月拓跋圭復立爲代王改國號曰魏慕容垂僭帝于中山國號燕丁零翟遼爲垂所敗降于黎陽太守滕恬之恬之愛之至是執恬之以畔三月大赦泰山太守張願畔附遼玄謝罪乞解職五月姚萇僭帝于長安國號秦是爲後秦六月復弘農置湖陝二戍七月秦苻登起隴西伐姚萇十月秦主苻丕爲西燕所敗將襲洛陽陝城戍將馮該擊斬之十一月苻登僭帝于南安〔史誤作隴東〕

太元十二年正月大赦燕取我東阿二月又破張願據歷城四月翟遼取我高平八月辛巳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太元十三年正月謝玄卒翟遼僭魏天王五月徙屯滑臺六月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太元十四年四月翟遼執我滎陽太守十一月侍中王國寶諷八坐請進道子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帝大怒帝初親政委任謝安秦寇退更任道子日夕酣飲又崇尚浮屠暱尼僧姏姆左右近習交通賄賂政刑衰矣道子勢傾內外帝漸不平及是乃發怒然逼母氏下納諫臣猶不忍廢黜委任如故

太元十五年正月帝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于太子左衛帥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對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見偁然皆峻狹自是榦略不長若委之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萬一有事必爲亂階矣弗聽是年任恭北府後二年委仲堪上流卒以召禍二月大赦八月張願來降

太元十六年正月改作太廟九月太廟成

太元十七年正月大赦十一月立子德文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

太元十八年十二月後秦主姚萇死子興立

太元十九年七月秦主苻登爲後秦所執十月燕取廩丘城陽高平泰山至于琅邪

太元二十年七月長星見須女至哭帝心惡焉夜飲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後燕主慕容垂死子寶立八月魏取燕幷州帝所幸張貴人寵冠掖庭後宮皆畏之九月二十日庚申帝與貴人宴戲之曰汝年近三十行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于清暑殿貴人遍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重賂左右皆曰因魘暴崩云時年三十五太子闇弱道子昏荒竟不推問謚曰孝武廟號烈宗陵曰隆平

論曰親賢之際難言哉俱賢然後任親未有不賢而可任者也任親而賢益固未有因親而廢賢者也夫奮發功名者志士所以舍命畏遠權勢者節士所以保存未有志節卓著而其中叵測者也是故王莽謙讓矣而不能立功則其節僞曹操立功矣而貪權勢則其功亦僞合二者以觀人庶乎其尟失矣競進而赴功者徒以功便其己嗚

謙而避事者徒以謙藏其身必若二謝父子之爲人臣然後可以坦然任之而無疑者乎閑之以讒諂因之以沈湎遂使燕秦蘖芽列國十數史偁人事先彫不其信矣

晉略本紀五

晉略本紀六

安帝

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生而無慧及長口不能言衣服飲食皆須人太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太元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庚申孝武帝崩明日太子即位進司徒道子太傅攝政十月葬孝武帝

隆安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道子歸政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僕射國寶初附道子孝武惡之懼疏道子媚孝武孝武昵之道子怒孝武崩又媚道子道子喜使筦朝政帝舅王恭自京口入赴山陵孝武定皇后王氏諱法慧祖濛父藴太原晉陽人姑爲簡文順皇后諱簡姬永和四年被廢幽死孝武即位追尊孝武將納后訪于公卿藴子恭爲謝安所重又知藴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立爲皇后嗜酒驕妬帝深患之召藴于東堂具説后過令加訓誡藴免冠謝后稍自改太元五年崩欲誅國寶未果及還鎮使約荊州刺史殷仲堪共清君側桓温子玄時棄官歸國欲乘釁作亂先勸仲堪爲恭所爲未決而恭使適至仲堪遂許之四月十三日甲戌恭舉兵上表罪狀國寶十六日表至二十三日道子殺國寶謝恭恭兵罷二十七日大赦仲堪雖許恭猶懷觀望聞國寶已死乃亦抗表舉兵得道子書亦罷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有才氣謂道子曰王殷跋扈終必爲患請潛備之道子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配以衞府及徐州文武是歲後燕主慕容寶爲魏所偪北走龍城秃髮烏孤僭王于廉川其後爲南涼沮渠蒙遜畔呂光奉段業僭公于建康其後爲北涼

隆安二年正月慕容德僭燕王于滑臺是爲南燕五月後燕主慕容寶爲蘭汗所殺七月寶子盛誅汗自僭長樂王攝天子位嗣諱王尚之及弟休之勸元顯樹援出驃騎司馬王愉爲江州兼督豫州四郡豫州刺史庾楷怒使説王恭請除尚之兄弟恭告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皆許之恭遂舉兵仲堪以玄及楊佺期爲前鋒八月至湓口王愉被執九月詔拜元顯征討都督遣王珣謝琰討恭尚之等討楷密説恭前鋒劉牢之使圖恭尚之破楷于牛渚楷奔玄詔尚之代楷位玄敗王師于白石進至横江尚之退走牢之禽恭送京師斬之詔代恭位仲堪至蕪湖玄佺期至石頭方上表理恭請罪牢之而牢之率北府兵馳赴京師軍于新亭玄佺期懼回軍蔡洲當是時西師已奪氣可遂破而道子欲使玄佺期取仲堪用左衞桓脩策授玄江州佺期雍州移仲堪廣州而以脩爲荊州十月大赦敕仲堪等罷兵仲堪怒欲進戰玄佺期不從俱走尋陽交質結盟推玄爲盟主請罷脩還仲堪荊州然後受命許之各罷去十一月以元顯爲中領軍瑯邪王德文爲衞將軍是歲拓跋珪僭帝

隆安三年正月大赦桓玄求督荊州四郡許之三月魏取南燕滑臺南燕主慕容德南略兗州以趣青州太傅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四月元顯諷朝廷解道子司徒及揚州刺史欲自爲之顧念年幼不宜驟居大位乃自爲揚州而以德文爲司徒桓玄襲殺仲堪佺期并其所統八月南燕陷青州殺刺史辟閭渾本紀在六月十月後秦取洛陽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徙京師充兵役東土苦之十一月妖賊孫恩因民怨以作亂自海島入會稽殺長吏八郡應之十二月元顯領中軍將軍使謝琰劉牢之東討牢之參軍劉裕力戰敗恩恩走入海以琰爲浙東都督鎮會稽元顯錄尚書是歲姚興降號僭王呂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而死紹庶兄纂殺紹自立秃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段業僭涼王

隆安四年正月大赦三月以桓玄爲荊江司雍秦梁益寧八州都督兼督揚豫八郡荊江二州刺史玄遂自選刺史以下如王敦故事五月王恂卒孫恩寇會稽謝琰戰死七月大赦十一月以劉牢之兼督浙東五郡恩敗入海元顯以北府兵强求領徐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拜十六州都督領徐州刺史十二月元顯以天變解錄加尚書令是歲慕容盛貶號僭庶人天王慕容德僭帝更名備德段業將李暠僭涼公于燉煌是爲西涼

隆安五年五月孫恩陷吳殺內史六月浮海至丹徒內外戒嚴劉裕奔擊破之恩欲寇京師知有備乃北至郁洲別將盧循陷廣陵玄上疏請討恩詔止之八月拜劉裕下邳太守討恩郁洲破之桓玄逆狀漸著元顯將討之其黨庾楷密自託于元顯元顯大喜是歲後燕主慕容盛死其叔父熙立呂超殺呂纂立呂隆沮渠蒙遜殺段業自僭張掖公

元興元年正月改元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軍事劉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下詔討玄拜桓沖子驃騎司馬謙爲荊州以從民望玄聞之上表罪狀元顯舉兵東下庾楷謀泄囚之二月七日丙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敢發十八日使齊王柔之以騶虞幡駐玄兵爲玄所殺二十八日玄至姑孰豫州刺史尚之被執三月己巳朔牢之畔降玄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三日陳于宣陽門外未成列兵潰被執四日玄入于京師復隆安年號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徙道子安成殺元顯尚之等大赦改元大亨玄讓丞相自偁太尉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盧循代領其衆玄使拜循永嘉太守循寇如故四月玄出屯姑孰五月循寇東陽劉裕敗之十二月玄使殺道子于安成是歲禿髮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元興二年正月盧循將徐道覆寇東陽二月劉裕敗之桓玄又改偁大將軍八月循爲劉裕所破泛海走廣州裕追至建安而還何無忌勸裕卽會稽起兵討玄裕謀之孔靖靖曰玄雖凶悖然簒逆未彰且山陰道遠彼易成備不如待其事露于京口圖之九月玄偁相國楚王加九錫本紀在八月南陽太守庾仄起兵襄陽以討玄不克奔後秦十一月二十一日庚辰玄偪帝下詔禪位十二月三日壬辰玄簒位年曰永始奉帝曰平固王遷于尋陽是歲呂隆求迎于後秦秦人以歸

元興三年正月玄加益州刺史毛璩官璩執其使傳檄討之二月玄以桓希爲梁州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璩璩命將擊破希等進屯白帝于是前下邳太守劉裕與何無忌起京口命弟道規與劉毅孟昶起廣陵諸葛長民起歷陽王元德及弟仲德起京師爲內應約同日俱發二十八日丙辰裕襲京口斬桓脩其日孟昶等亦斬桓弘于廣陵元德事泄被殺仲德走免長民失期不得發爲玄將刁逵所執明日裕率徐兗二州義軍千七百人軍于竹里三月戊午朔斬玄驍將吳甫之于江乘又斬皇甫敷于羅落橋二日食畢棄餘糧而進玄征討都督桓謙軍覆舟山東何澹之爲左翼軍東陵卞範之爲右翼軍覆舟山西庾頤之率精兵爲後拒擁謙後裕直出東西兩軍閒分數隊突謙軍身先搏戰士卒皆決命死敵謙兵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裕乘風縱火焚之呼聲動京邑謙等大潰玄浮江南走刁逵送長民于玄未至而玄敗長民破檻還歷陽禽逵應裕裕入京師立留臺誅玄宗族在都者使毅無忌追玄且迎帝五日玄司徒王謐推裕領揚州刺史裕固辭乃爲徐州刺史都督揚徐等八州謐與裕有舊恩故雖爲玄佐命不隨玄西而迎裕裕亦特保全之推爲揚州刺史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拜起義諸將官諸大處分皆委主簿劉穆之十日裕還鎮京口十五日玄至尋陽挾帝西丙戌晦留臺偁受密詔拜武陵王遵大將軍承制行事遵晞第三子晞爲桓溫所害溫卒後復封大赦惟玄一族不宥劉牢之之子敬宣譙王尚之之弟休之歸自南燕拜敬宣晉陵太守四月休之拜荊州監軍刺史兼監六州三日庚寅玄挾帝至江陵二十三日毅等破何澹之于桑落洲復尋陽玄收江陵兵挾帝東下五月毅等破諸崢嶸洲玄夜遁二十三日己卯入江陵衆散獨與親信百餘人乘舟將入蜀二十六日毛璩弟子修之兄孫祐之斬玄枚回洲帝復位于江陵二十八日大赦傳玄首京師梟諸大桁玄死幾一旬而毅等軍未至閏五月三日己丑桓振桓謙襲江陵帝復陷賊中毅等軍至敗于靈溪退還尋陽六月毛璩斬桓希于漢中十月盧循陷

廣州徐道覆陷始興毅等復西克夏口十二月克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破桓蔚復襄陽七日己丑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九日宗之又破溫楷于柞溪振北擊宗之毅等乘虛復江陵振衆潰逃于湞川帝返正改元拜宗之雍州刺史加毛璩兄弟官二月五日丁巳留臺備法駕奉迎無忌從帝還毅道規留屯夏口譙縱反于蜀殺毛璩兄弟自偁成都王三月桓振襲江陵休之奔襄陽劉毅擊斬振十三日甲午帝至京師十九日以德文爲大司馬遵爲太保裕爲車騎將軍中外都督諸將皆進秩裕讓督加錄又讓不受四月還鎮京口休之坐失地免魏詠之代鎮荊州盧循之南走也執廣州刺史而據之至是遣使入貢朝廷未能討因授之并拜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以桓氏姻黨自疑謀反皆伏誅玄故將寇亂諸郡分討皆平之劉該以青州畔附魏六月魏圍彭城裕遣將討之斬該敗魏兵七月裕使求和于後秦秦歸我南鄉等十二郡九月魏詠之卒劉道規代鎮荊州南燕主慕容備德死子超立（本紀誤在上年十月）

義熙二年正月討譙縱至于白帝九月克宕渠宕渠畔退屯白帝十月論建義功封裕毅無忌皆郡公餘封賞有差十二月以無忌爲江州都督刺史裕之還鎮也改授十六州都督

義熙三年二月裕來朝固辭許之大赦八月克宕渠詔劉敬宣爲征蜀監軍劉道規爲征蜀都督是歲高雲殺燕容熙自立爲燕王是爲北燕劉勃勃畔姚興自偁夏天王譙縱偁藩于後秦十二月王謐卒

義熙四年正月德文領司徒裕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車騎將軍如故自是政出于裕七月敬宣至黃虎不得進食盡引還坐免官裕及道規皆降號裕降爲中軍將軍

義熙五年正月大赦二月南燕入寇陷宿豫又寇濟南彭城以南民皆保聚自固三月裕請討之朝議皆以爲不可左僕射孟昶贊之四月裕率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南燕諸將欲拒大峴其主慕容超不從裕過峴大喜曰兵已入險士有必死之心因糧于野破虜必矣六月超逆戰臨朐破之克其城遂克廣固大城圍其小城七月超求救于後秦亦使使于裕請割地偁藩裕弗許秦使來言曰燕吾與國也今晉攻之急吾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釋燕便當長驅而進裕曰語汝姚興我克燕當息民三年然後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而秦使已去裕告以所言穆之咎裕曰常日事無不見謀何爲恖遽如此此不足威敵適重其怒耳裕笑曰興能赴救當畏我知安有先遣使命相聞者乎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焉能救人當是時乞伏乾歸新畔秦秦夏又方構兵卒弗能救也是歲高雲遇弒馮跋立魏主拓跋圭爲其子紹所弒子嗣誅紹而立

義熙六年二月裕克廣固執慕容超送京師斬之盧循反寇長沙其將徐道覆寇南康詔徵裕三月何無忌自尋陽討道覆戰死豫章裕至山陽聞報卷甲兼行與數十人先至江上風急不可濟裕曰天命祐國風當息若其不然覆溺命也卽登舟登舟而風息至京口衆心乃安四月二日癸未至京師以江州覆沒請自貶不許劉毅請討循止之不可五月七日戊午敗于桑落洲八日大赦裕募兵發民治石頭衆請分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分兵則虛實易測一處失利便沮軍心不若專據石頭隨宜應赴須衆集更議時北兵始還多創病京師戰士財數千賊連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諸將敗還者多張賊勢孟昶諸葛長民欲奉帝幸江北裕不聽議者多右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參軍王仲德勸裕固守昶策裕必敗上書謝罪仰藥自殺十四日賊至淮口遲迴不敢上迴泊蔡洲裕大悅于時衆軍轉集乃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越城築查

浦藥園廷尉二壘六月以庾悅爲江州刺史虞丘進爲鄱陽太守斷賊鑲道賊戰數不利略無所獲七月十日庚申南走王仲德等追之晉書七月有循寇荊州劉道規魯宗之敗循又敗徐道覆于華容事蓋卽十月事而誤八月命孫處沈田子率舟師三千由海道襲番禺譙縱寇荊州乞師于後秦秦苟林會之循聞之分兵配林使攻江陵至江津譙縱將桓謙亦至枝江十月劉道規並破斬之裕自追循十一月王仲德破循戍將范崇明于南陵孫處克番禺使田子擊定諸郡十二月裕至大雷循道覆悉衆攻裕大敗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乃以褚裕之行廣州刺史命將分討而還

義熙七年二月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三月進裕太尉中書監盧循圍番禺田子救之四月循敗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義熙八年四月劉道規有疾劉毅代鎭荊州九月裕矯詔殺毅黨兗州刺史劉藩尙書左僕射謝混大赦以休之代毅裕自引軍襲毅十月毅兵敗自殺十二月裕分荊州十郡置湘州使朱齡石討譙縱是歲乞伏乾歸遇弒子熾盤立沮渠蒙遜僭西平王

義熙九年三月裕潛還東府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申庚戌制正土斷惟徐青兗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七月蜀平封齡石縣侯

義熙十年三月裕將圖休之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是歲南涼爲西秦所滅

義熙十一年正月大赦發兵攻休之二月休之舉兵拒裕雍州刺史魯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軌舉兵應休之敗裕前鋒四月裕克江陵休之等走石城青冀刺史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遙應休之爲敬宣佐吏所殺五月裕克石城休之等奔後秦八月裕還京師

義熙十二年正月加裕督二十二州本紀在二月裕謀伐後秦詔加中外大都督二月後秦主姚興死子泓立八月大赦裕挾德文出師命王鎭惡檀道濟將步軍自壽陽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趣陽城沈田子傅弘之爲奇兵襲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自汴出石門入河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自率大軍繼之劉穆之居守徐羨之爲副九月裕至彭城諸將皆捷魏亦棄滑臺斂兵河北十月克洛陽詔行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毛修之行司州戍之十一月裕長史王弘還京師諷朝廷求九錫十二月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加九錫位在諸侯王上裕讓不受後秦姚懿畔于蒲阪姚紹討禽之是歲復罷湘州

義熙十三年正月姚恢又叛于安定紹又討斬之裕發彭城溯河而西四月姚紹數敗于潼關歐血死七月裕至陝田子屯青泥泓攻之八月敗還霸上裕至潼關王鎭惡以水軍自河入渭捷渭橋克平朔門泓面縛降本紀在七月裕至長安收彝器送京師分珍寶賜將士泓宗族降者皆殺之送泓京師斬于市夏主劉勃勃據安定嶺北郡縣多降之十月詔進裕爵爲宋王裕讓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裕班師次子義真年十二使留鎭焉諸將王脩王鎭惡沈田子傅弘之毛德祖輔之十二月自河入洛開汴渠以歸閏十二月夏主勃勃使其子璝寇長安昌屯潼關王買德屯青泥自率大軍繼之以攻義真是歲李暠卒子歆立

義熙十四年正月大赦沈田子禦夏渭陽畏敵引退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殺王脩殺田子傅弘之代將破璝于池陽又破之寡婦渡夏兵乃退六月裕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九月義真殺王脩勃勃進據咸陽裕召義真代以朱齡石十一月齡石至義真大掠趣武關璝追敗之青泥諸將皆沒勃勃入長安僭帝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弒帝于東堂而立德文帝年三十七謚曰安陵曰休平

恭帝

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封瑯邪王歷位大司馬安帝在位王實左右之故裕挾以伐秦旣克王先還裕欲弒逆惠王在側王疾出

外安帝乃遇害裕聞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故僞詔而立之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奉帝即位

元熙元年正月改元徵裕還朝進爵爲王裕辭庚申晦葬安帝七月裕受宋王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九月解揚州十月以揚州授其子義真十二月裕加殊禮

元熙二年正月宋國尚書令傅亮入于京師四月徵裕入輔六月四日壬戌裕入于京師亮具禪詔呈帝帝欣然操筆曰晉祚已移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帋爲詔以授亮六日帝遜位九日宋受禪奉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爲裕所弑年三十六謚曰恭陵曰沖平

論曰晉亡元興義熙再造宋武之有功生民豈獨驅除僞楚哉向令壹志秉節不希寶籙平秦之後坐鎮洛陽指揮關岱北和拓跋西柔屈匄畢其餘齒爲晉干城斯亦足以陵跨百代卓然莫二者也史偁入領揚州實爲代晉之始然吾觀其投軀大峴之表破浪長江之上舉措言議雖藎臣曷以加焉自矯詔殺劉藩謝混不臣之蹟始著邪志固未可探也昔漢書傳王莽而東漢書不傳魏武蓋三國志已作紀蔚宗因而弗革斯范書之疏也承祚晉臣晉實代魏其爲魏武作紀不爲宣景文作傳吾無譏焉宋武及身而有天下又傳子孫及身而有天下則不得與魏武比傳子孫則不得與王莽比斯其事蹟決當附見晉紀明矣山陽陳留安樂歸命下及歸義侯李勢莫不以善終零陵獨否其後禪代之主無得全自零陵始固由宋德之不宏抑亦晉之積衰有以致之也

晉略本紀六

晉略表一

甲子

昔先王疆理天下因勢衆建列侯千數豈不知後世之必爭哉地分故才智易顯爭頻故苑結薄而發泄不釀自唐虞以至戰國二千年來共主易代不聞覆宗百姓雖遭暴君汚吏未嘗無所控訴征伐雖不息而破軍殺將亦未至如後世之酷也古先聖王尊生爲本權其輕重固不以彼而易此矣楚漢之際蓋不數年三國甫一繼以六代水深火熱于焉爲甚論者不深維其終始而歸咎于晉之封建且夫洛都三輔長安許鄴皆偁雄鎭樹維屏平陽河東實唐虞之舊都襟馮翊肘上黨雍護肩背提攜戎索其爲要害豈亞長安許鄴曾無都督監軍親王重將以鎭撫之是以女禍内發強枝外披劉淵于玆晏然偁帝此豈封建而致然哉唯其材也奚華裔之與有劉石苻姚慕容拓跋諸人相其志度豈能使之不君一國不子一民哉向使出于三代則亦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儔功名焜燿乎當時譽聞流浹乎來玆其所保障剷削亦足以慰畜生民之負恃矣不幸櫱芽山澤之中迫以辛苦塾隘絶其進用之望而跼其生存之路是以乘釁角逐自宜湮鬱縱恣泰甚殄覆隨之遠貽横流之潰近罹拔本之釁悲夫悲夫夏亦彼生之不辰也晉以不睦亡國劉聰讖之負瑕僇人慶封所笑李氏據蜀外侮罕至自相篡敓以弱以傾石勒資季龍之摧拉石遵倚棘奴之剽悍皆致湛族慕容之季吳趙乖迕姚懿姚恢乃覆元子羣雄識度皆云夐絶覆車在前殷鑒不遠當其興也股肱有同體之衞及其衰也骨肉成操戈之勢一代風氣乃至此乎獨有苻氏以仁易暴孚于衆志是以四公並亂而不危丕登力竭而節壯豈非弁竊仁義有以致之吉凶由人灼然效矣石虎之斃東北分爲四五苻堅瓦裂西州離爲六七故曰弁兼匪難堅凝爲難晉以此失石苻踵之疏其合散之迹課其隆汚之效莫不政怠于威暢俗荒于財聚者也虎之凶暴所不足論向使咸寧不貪荊揚之富建元不矜涼益之勝抑其外競析其內理基安勿崇其墉宇峻務塞其隙庶幾哉沸鼎之魚稍知生樂矣遂使壃埸涉血糜肝鉥腎老乖丘首之願幼罹承槊之慘殺機疊發天地反覆百世而下有餘痛焉爰舉大綱以爲一表冠以甲子頗詳生民之艱厄略述懸象之儆悟自晉以下備列諸國盛衰其成國而未建號建號而未成國及夫篡竊灰滅割據僭踣戈矛之所封劃民命因而勦絶皆竔箸焉關中山東博厚之處帝王之所馮藉其餘邊徼險遠植根則易恢業則難宜若無當于指斥然而代秉忠節雖絶必續卒宅中土天意右之信叛亂雖強破壞易也永初禪宋財餘五國却十九年遂以幷滅成于元魏

乙酉武泰始元	十二月受魏禪改	吳甘露元 四月改冬徙都武昌
丙戌二	吳春夏旱七月晦日食十月又食吳使來使還好絶	寶鼎元 八月改二月遷都建業
丁亥三	張掖獻瑞石文成馬牛	二
戊子四	東州水伊洛溢入于河 吳入寇却之	三 十月自將出東關攻晉江夏襄陽不克又攻交趾兵敗將死十一月攻芍陂不克
己丑五	東州水地震孛見紫宮 二月置秦州九月吳入寇	建衡元 九月改攻晉交趾
庚寅六	涼州鮮卑禿髮樹機能作亂殺秦州刺史胡烈	二 四月陸抗鎭樂鄉十二月夏口督孫秀叛降晉
辛卯七	閏五月旱六月大雨河洛伊沁溢十月日食 正月幷州匈奴劉猛叛出塞七月吳取我交州八月置寧州	三 三月自將攻晉壽春遇雪而還七月取晉交州
壬辰八	五月旱十月日食 六月益州殺刺史王濬平之即拜刺史 正月誅猛匈奴故王去卑子誥升爰統部卒子虎入居新興其後爲夏	鳳皇元 二月改九月西陵督步闡叛附晉十二月陸抗禽闡復西陵是歲殺直臣萬彧留平樓玄
癸巳九	四月日食霜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日食吳入寇却之	二 三月陸抗拜荊州牧殺直臣韋昭七月攻晉弋陽不克
甲午十	正月日食三月又食四月旱六月蝗吳比三年大疫 二月置平州九月吳入寇却之	三 七月抗卒九月攻晉江夏兵敗將死十二月嚴聰等叛降晉
乙未咸寧元	五月風七月日食螟九月水十二月疫涼州鮮卑降十二月帝有疾	天冊元 殺直臣賀邵六月掠晉江夏
丙申二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水八月地震孛見太微九月水 三月帝瘳十月荊州都督羊祜上書請伐吳 后父楊駿拜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天璽元 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七月改年殺直臣張詠車浚熊睦
丁酉三	正月日食七月孛見紫宮大水 涼州鮮卑復叛拓跋力微卒子悉鹿統	天紀元 五月邵凱等叛降晉十二月攻晉江夏

部其後爲代

戊戌四 正月日食四月蚩尤旗見東井六月地震七月大水螟 六月禿髮樹機能殺涼州刺史楊欣七月破吳皖十一月羊祜卒杜預代
二 十一月劉翻等叛降晉

己亥五 雹霜七月孛見紫宮 三月匈奴左部帥劉豹卒子淵代十一月伐吳十二月誅樹機能涼州平樹機能從弟務桓務桓孫椎斤相繼統部其後爲南涼
三 八月郭馬反廣州討之未定晉師至

庚子武太康元 雹霜 三月吳平四月改元十月置司州去州郡兵
吳天紀四 四月皓降晉晉封歸命侯

辛丑二 二月地震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六月風雹水 揚州刺史移治秣陵十月遼東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十一月又寇平州不克其後爲燕

壬寅三 旱 正月罷秦州十二月出母弟齊王攸督青州攸恚發病

癸卯四 三月日食水會稽彭蜞化鼠食稻 攸卒子冏立十二月孫皓卒 慕容涉歸卒弟刪殺其子廆廆走刪統部

甲辰五 二月京師地震五月宣廟地陷梁折六月旱九月水風雹 罷寧州

乙巳六 三月霜東北州旱四月水六月旱雹七月地震八月日食冬雷 慕容部人殺刪迎廆廆庶兄吐谷渾以其所統部西徙廆寇遼東却之

丙午七 正月日食夏旱秋地震山崩大水冬雷河陰雨赤雪 拓跋悉鹿卒弟綽統部

丁未八 正月日食太廟殿陷七月前殿陷地震北州旱東州水風 揚州反平之

戊申九 正月日食京師風雹四月霜六月日食地震旱螟

己酉十 三月旱四月霜冬雷 五月慕容廆降十一月出太尉亮督豫州

庚戌武太熙元惠永熙元 三月帝大漸四月己酉崩太子即位楊駿輔政是日改元 地震旱

辛亥惠永平元元康元 正月改永平三月賈后殺楊駿改元康 十二月地震 七月置江州

壬子二 二月天裂西北八月雹十一月疫是年水 二月賈后弒太后

癸丑三 拓跋綽卒兄沙漠汗子弗統部

甲寅四 山崩地震裂出水九月枉矢東北流竟天 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殺之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統部

乙卯五 地震風雹武庫火南六州水

丙辰六 地震霜呂縣有流血荊揚水關中饑疫 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八月氐齊萬年僭帝于涇陽 氐楊茂搜始居仇池

丁巳七 雹六月霜旱疫

戊午八 地震水 巴賨李特自漢中率流民入蜀其後爲成

己未九 雹十一月日食京師大風晝晦 正月誅齊萬年十二月賈后廢太子遹

庚申永康元 三月太白晝見四月日食風 三月賈后殺太子四月趙王倫廢后改元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之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廞反以李特爲將

辛酉永寧元 三月日食自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水螟風旱 正月倫篡年號建始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倫四月帝復位改元誅倫冏輔政穎顒各還鎮 正月李特殺趙廞詔拜特官十月特反 張軌爲涼州刺史

壬戌太安元 四月彗星晝見四州水地震 十一月復置寧州十二月長沙王乂殺冏改元

癸亥二 八月天中裂無雲而雷十一月星晝隕聲如雷地震 五月張昌反江夏國號漢年曰神鳳八月平之十二月東海王越殺長沙王乂
李特建初元 正月取成都少城建年二月爲益州刺史羅尚所誅九月特子雄復取少城又取犍爲尚走遂據成都

甲子惠永安元建武元永興元 正月改永安七月幸鄴改建武十二月幸長安改永興 風 三月立穎爲太弟十二月廢更立豫章王熾
成李雄建興元 十月僭成都王改
漢劉淵光熙元 十月僭漢王建年都離石十二月取晉太原支縣

乙丑二 離石大饑 七月東海王越起兵迎帝陳敏反揚州自僭楚公
二
二 七月羯石勒反晉後爲後趙

丙寅光熙元 六月還都改 正月日食寧州比年饑疫七月日食十二月又食 十月以劉琨爲幷州刺史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即位 穎顒皆被殺
成李雄晏平元 六月僭帝改
三 三月王彌反晉

丁卯懷永嘉元 九月大星如日小星如斗自西方東北流天盡赤聲如雷十一月日食 二月誅陳敏七月命琅邪王睿鎮建鄴八月置湘州 拓跋祿官卒猗盧統部
二
四 九月石勒來降十二月王彌來降

戊辰二 正月日食白虹貫日二月又貫日 王彌犯京師敗之封涼州張軌西平公
三
永鳳元 七月取晉平陽河東徙都蒲子十月僭帝改年

己巳三 正月朔熒惑犯紫宮夏大旱河洛江漢可涉地震裂山崩 三月越殺侍臣七月劉芒蕩僭帝馬蘭山平之九月漢犯京師却之十月又犯却之
四 晉復梓潼
河瑞元 七月取晉上黨新興劉虎來附

庚午四 四月江東水幽幷司冀秦雍蝗地震山崩襄陽火 二月錢璯反吳興平之九月王如反宛十月漢入寇十一月揚州都督周馥請遷都壽春弗從 拓跋猗盧封代公居雁門八月氐蒲洪自僭略陽公後爲秦
五 二月巴西復爲晉四月晉取梓潼
漢劉聰光興元 七月取晉河內八月淵死子和立和弟聰弒和自立改年 劉虎爲晉所敗徙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拜蒲洪官洪不受

晉	成	漢
辛未五 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正月漢將曹嶷據青州二月杜弢反湘州睿命王敦督諸將討之三月越薨于項六月都城為漢所陷帝遷于平陽八月漢陷長安十一月秦王鄴入雍	玉衡元 二月取巴西改年	嘉平元 六月取晉洛陽以晉帝歸改年八月取晉長安命從弟曜鎮之九月石勒陷晉蒙城殺苟晞所奉太子豫章王端十月勒殺王彌并其眾南屯葛陂晉劉琨送勒母及弟虎以招勒勒弗從
壬申懷永嘉六 二月日食雨三月不止七月歲熒惑太白聚斗牽牛大疫正月杜曾反荊州四月賈疋復長安九月立秦王為太子十二月王如降羌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後為後秦	成李雄玉衡二 八月仇池來附	漢劉聰嘉平二 六月以趙固為荊州刺史鎮洛陽七月石勒始據襄國
癸酉愍建興元 十一月會稽大雨震電明日大雪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二月懷帝遇害于平陽四月太子即位于長安改元漢入寇却之五月進睿左丞相十月漢犯長安入外城十二月敗走十月仇池陷梁州	三	三 四月石勒取晉鄴使虎鎮之
甲戌二 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襄國饑地震二月王浚為石勒所禽段匹磾據薊附江東五月張軌卒子寔代漢入寇逆敗之	四 正月晉梁州漢嘉朱提建寧皆來附	四 六月趙染攻晉新豐敗還曜攻長安又敗七月染攻北地敗死
乙亥三 地震二月進睿丞相進代公猗盧爵為王七月睿平杜弢	五	建元元 三月改十月取晉馮翊九月命石勒為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丙子四 六月日食螟十二月又食十一月長安為漢所陷帝遷于平陽十二月劉琨失并州奔薊代王猗盧為子所弒國亂鬱律立	六 晉平夷平樂來附	麟嘉元 十一月曜克長安以晉帝歸改年封曜秦王鎮之十二月石勒取晉并州
丁丑元建武元 正月三日並照五月日食七月旱蝗河汾溢十一月日食曹嶷以青州來附八月復洛陽十二月愍帝遇害于平陽三月慕容廆封昌黎公仇池楊茂搜卒子難敵統部吐谷渾南居白蘭併河南王卒子吐延立	七	二

晉	成	趙(石勒)	趙(劉曜)
戊寅太興元 四月日食地震六月旱蝗十一月有如日夜出高三丈暴雨震電浙東無麥禾三月即皇帝位改元五月段匹磾殺劉琨八月漢靳準請迎梓宮使未至準敗遼西公段疾陸眷卒涉復辰立末杯殺之自立	八	漢劉粲漢昌元劉曜光初元 七月聰死子粲立改漢昌八月靳準弒粲十月曜僭帝改光初準黨殺準降石勒入平陽置戍曜還長安	
己卯元太興二 雹蝗地震四月南陽王保偁晉王于上邽年曰建康五月誅杜曾十二月慕容廆取遼東	成李雄玉衡九	趙石勒趙王元 二月劉曜斬勒使勒遂絕曜取晉幽州十一月改年封虎中山公	趙劉曜光初二 六月改國號曰趙蒲洪來降
庚辰三 二月雨至于六月地震山崩天三日鳴五月保為其下所殺六月張寔為其下所刺弟茂代	十	二	三 正月取晉秦州
辛巳四 二月癸亥日鬥五月旱終南崩七月水慕容廆封遼東公代王鬱律被殺賀傉立	十一	三 四月取晉樂陵	四
壬午永昌元 春雨四十餘日六月旱風疫王敦舉兵犯京師帝憂憤成疾閏十一月崩太子即位張茂復秦州	十二 李壽鎮涪	四 取晉襄城泰山八月琅邪來附十月取譙	五 二月仇池來附
癸未明太寧元 正月京師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火五月荊揚水冬雷仇池楊難敵畏趙奔成既而叛成	十三 攻仇池敗績	五 殺曹嶷取青州	六 晉涼州來稱藩取仇池姚弋仲降封平襄侯
甲申二 京師雹六月敦疾詔討其黨錢鳳七月敦死鳳誅十二月張茂卒駿代	十四 晉興古來附	六 六月取晉東海東莞	七
乙酉三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十一月日食閏八月帝崩太子即位庾太后臨朝庾亮輔政仇池復國代主賀傉卒弟紇那立遼西公末柸卒牙立十二月遼弒牙自立	十五	七 三月晉許昌來附并州叛附劉曜復取之	八 四月石勒并州來附五月攻其金墉兵敗將禽并州復失
丙戌成咸和元 五月水京師火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十六 晉涼州來聘	八 四月晉汝南來附十月使太子弘代虎鎮鄴十二月晉彭城下邳來附	九 十月取晉順陽
丁亥二 地震旱五月日食京師水十一月蘇峻及祖約反	十七	九 虎敗代兵于陘北代徙大寧	十 取晉涼州河南地
戊子三 二月峻入京師三月太后崩四月溫嶠討峻九月斬之峻黨尚據石頭	十八	太和元 四月取晉南陽七月取壽春十二月禽趙主曜于洛陽以歸殺之	十一 八月敗石虎于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十二月為石勒所禽

己丑四 二月大兩七月水山崩天裂西北 正月祖約敗奔勒二月峻黨平罷湘州 代立翳槐為王紇那出奔 河南王吐延為盜所刺立其子葉延而後卒葉延以王父字為氏號其國曰吐谷渾卒子辟奚立	十九	二 二月取趙長安八月取秦州 蒲洪姚弋仲皆降 苑川鮮卑乞伏述延徙麥田述延子傉大寒孫司繁相繼統部後為西秦		
庚寅成咸和五 旱疫天下大饑 五月涼州復收河南地	成李雄玉衡二十 十月壽為大將軍取晉巴東建平	趙石勒建平元 二月稱天王八月稱帝改年取晉襄陽十二月 晉涼州來稱藩 封丁零翟斌為句町王其後為魏		
辛卯六 三月日食雹四月水	廿一 仇池來稱藩	二		
壬辰七 五月水復襄陽新野	廿二	三 四月勒奪虎權		
癸巳八 七月旱石勒來聘焚其幣斬其使 遼東公廆卒子皝立	廿三 晉寧州來附	四 七月勒死子弘立八月虎自為丞相魏王諸石討虎虎皆滅之 徙蒲洪居枋頭姚弋仲居灄頭		
甲午九 地震自五月不雨至于八月 仇池楊難敵卒子毅立	廿四 雄死班立十月期弒班自立	趙石弘延熙元 十一月虎弒弘自稱居攝天王		
乙未咸康元 十月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	成李期玉恆元	趙石虎建武元 九月徙都鄴		
丙申二 旱雹復夜郎與古	二	二		
丁酉三 旱 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十月遼東公皝自稱燕王 代王翳槐復入紇那奔燕	三	三 正月去居攝稱天王 侯子光反杜陵自稱大黃帝年曰龍興平之		
戊戌四 風蝗 六月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八月置安州 遼西公段遼為燕趙所滅	漢李壽漢興元 四月壽廢期自立改國號改年	四 與燕共滅遼西遂攻燕敗還		代什翼犍建國元 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己亥成延康五 三月復寧州罷安州 七月王導卒罷丞相復置司徒官	漢李壽漢興二	趙石虎建武五 晉義陽來附		代什翼犍建國二
庚子六 二月孛見太微	三	六 燕兵入塞過薊破武遂高陽		三 復都盛樂
辛丑七 二月日食 封遼東公皝為燕王	四	七 劉虎卒子務桓統部來朝		四
壬寅八 正月日食 六月帝崩弟岳即位 燕遷都龍城	五	八		五
癸卯康建元元 旱風八月大雪	六 八月壽死勢立	九		六
甲辰二 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褚太后臨朝	漢李勢太和元	十		七
乙巳穆永和元 旱地震 八月桓溫鎮荊州 張駿自稱假涼王	二	十一	燕慕容皝燕王十二 十二月始不用晉年號	八
丙午二 四月日食五月雨七十日乃止 地震枉矢西北流竟天 五月張駿卒子重華代 十二月桓溫代漢	嘉寧元 李奕反誅改年	十二 取涼金城大夏	十三 滅扶餘	九
丁未三 地震八月冀州大雪人馬多死 三月平漢 漢故將立范賁為帝 仇池來稱藩	二 三月勢降晉封歸義侯	十三	十四	十

戊申四 水旱地震譙章黃韜反自稱孝神皇帝寇臨川平之	十四	十五 皝卒子儁立	十一
己酉五 誅范賁 地震五月水自七月不雨至于十月褚裒取趙彭城下邳壽春既而失之	太寧元 僭帝改四月虎死子世立五月遵弒世自立十一月石閔弒遵立鑒十二月幽之	燕慕容儁 燕王元 四月受晉命	十二
庚戌六 四月旱五月水大疫 殷浩北伐 蒲洪來降改其姓曰苻自稱三秦王三月卒子健去王稱晉官入關 段勤據黎陽 段龕據青州稱齊王	趙石祗 永寧元 正月石閔更姓曰李衛國號曰青龍三月石祗僭帝于襄國改年 魏冉閔 永興元 二月閔弒其主鑒復姓冉改國號魏	二 伐趙取薊遂取幽州又西取冀州郡縣	十三
辛亥穆永和七 正月日食 段龕來附封齊公 八月魏豫洛荊徐兗五州來降 十二月桓溫請北伐不許 姚弋仲來降	秦苻健皇始元 正月稱天王 趙石祗永寧二 二月爲劉顯所弒劉顯僭帝爲魏所滅 魏冉閔永興二 七月滅劉顯遂引兵游食	燕王三 八月取中山趙郡	代什翼犍建國十四
壬子八 秦州來附 正月日食旱蝗 八月姚弋仲卒子襄來歸 七月趙王擢以秦州來附	二 正月張琚僭秦王于司竹年曰建昌平之 三 四月閔爲燕所禽	元璽元 四月取魏 八月取鄴 十一月僭帝改年	十五
癸丑九 旱疫地震 十月姚襄叛殷浩敗績	三 劉康僭晉王于平陽平之 九月取晉上洛	二	十六
甲寅十 地震五月涼州雪 桓溫伐秦取上洛遂至霸上不克而還	四 十月晉王擢以秦州來附	三 封弟垂爲吳王	十七
乙卯十一 秦大蝗地震冬雷 燕馮鴦以上黨來附 仇池楊初爲其下所殺子國立	秦苻生壽光元 六月健死生立即改年	四	十八
丙辰十二 十月日食無麥 桓溫逐姚襄復洛陽 仇池楊俊殺國自立 劉務桓卒弟閼頭統部	二	五 十月取晉青州降段龕	十九

丁巳升平元 六月三月並出冬雷 太后歸政 七月張平以并州來附 仇池楊國子安殺俊自立	秦苻堅永興元 六月堅弒生而立僭天王改年 姚襄據杏城殺之其弟萇降	壽光元 月徙都鄴	二十
戊午二 五月水九月秦旱冬雷地震 劉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頭自統部	二 三月晉并州來附	二 晉上黨秦并州來附	廿一
己未三 悉勿祈卒弟衛辰統部	甘露元 六月改	三 取晉豫州北界郡縣	廿二
庚申四 八月日食 仇池楊安卒子世立	二 劉衛辰來附亦附于代	燕慕容暐建熙元 正月儁死子暐立即改年	廿三
辛酉五 四月水八月地震天裂冬旱雷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即位 李勢卒	三 九月滅張平取平陽 劉衛辰叛附代	二	廿四
壬戌哀隆和元 三月日食地震山崩 十二月日食	秦苻堅甘露四	燕慕容暐建熙三	代什翼犍建國廿五
癸亥興寧元 地震湖溢十月復許昌	五	四 取晉滎陽密	廿六
甲子二 地震三月帝有疾褚太后復臨朝	六	五 取晉許昌汝南陳郡	廿七
乙丑三 二月帝崩弟奕即位十二月司馬勳反梁益自稱成都王 禿髮椎斤卒子思復鞬統部	建元元 故主生弟幼反誅之 劉衛辰攻我禽之封爲陽夏公使還朔方統部	六 取晉洛陽西略崤澠南鎮魯陽	廿八
丙寅帝奕太和元 地震旱五月誅勳	二	七 取晉魯高平又取宛	廿九 入貢于秦
丁卯二 五月復宛	三 取枹罕十月四公並反 衛辰爲代所敗以兵送之還	八 太宰恪卒太傅評執政	三十
戊辰三 正月日食風霾旱	四 四公平 仇池來稱藩	九	卅一
己巳四 旱 桓溫伐燕敗還 壽春叛	五 燕吳王垂來奔	十	卅二
庚午五 七月日食 李弘反蜀僭聖王年曰鳳皇平之 仇池楊世卒子纂立	六 正月取燕洛陽七月王猛滅燕以燕主暐歸猛留鎮鄴	十一 暐降秦封新興侯	卅三

辛未簡文咸安元 正月桓溫復壽春十一月廢帝立丞相昱即改元 吐谷渾辟奚卒子視連立	七 四月滅仇池晉涼州來偁藩攻乞伏司繇降之 徙丁零翟斌于新安 封吐谷渾王辟奚爲濬川侯	卅四 世子寔捕反者被傷卒遺腹生圭
壬申二 冬饑地震 七月帝崩太子即位	八 王猛入爲丞相	卅五
癸酉孝武寧康元 風旱地震彗出箕尾經太微埽東井七月不滅 七月桓溫卒八月褚太后復臨朝謝安輔政	九 十月取晉梁益晉戍巴東 命乞伏司繇還勇士川統部	卅六 入貢于秦
甲戌二 地震山崩三吳水京師火 五月蜀人起兵秦攻之救之不克 錢步反吳興平之	十 張育偁蜀王附晉六月改年黑龍九月平之 衛辰爲代所攻棄鎮來歸送之以兵	卅七
乙亥三 風旱十月日食	十一 丞相王猛卒	卅八
丙子太元元 太后歸政改元 地震 十一月日食	十二 三月取晉南陽八月取涼州 十二月滅代 乞伏司繇卒子國仁統部	卅九 什翼犍遇弑國遂降秦圭依劉庫仁
丁丑孝武太元二 風雹地震	秦苻堅建元十三	
戊寅三 風大水 秦入寇	十四 苻重反洛陽執之	
己卯四 疫旱風鬭十二月日食秦大饑 秦取襄陽以北又取彭城盱眙謝玄敗之	十五 慕容垂會長樂公丕取晉襄陽徐州軍敗于君川戍彭城下邳湖陸	
庚辰五 旱 九真守李遜反據交州	十六 復使苻重鎮薊三月重弟洛反龍城自偁秦王重應之五月禽洛徙西海斬重 丕鎮鄴	
辛巳六 旱六月日食水大饑 帝初奉佛 七月誅李遜秦入寇連敗之	十七	
壬午七 蝗冬雷 九月攻秦沔北	十八 以王猛子永爲幽州刺史	
癸未八 三月水六月旱五月桓沖伐秦 八月秦入寇取壽陽十一月謝玄大破之	十九 十二月慕容垂翟斌乞伏國仁皆叛	

甲申九 十月日食 六月褚太后崩 復司豫徐兗青梁諸州郡		秦姚萇白雀元 偁萬年秦王取秦北地	二十 慕容泓慕容沖皆叛十二月殺燕故主慕容暐		燕慕容泓燕王元 六月泓爲其下所殺沖偁太弟據阿房		燕慕容垂燕王元 取秦冀州諸郡破鄴外城封翟斌爲河南王七月殺之斌兄子遼領衆	
乙酉十 五月水七月旱井水竭幽冀大饑人相食復益州秦故將楊定自偁仇池公來偁藩 翟遼來降	乞伏國仁建義元 自偁秦河二州牧	二 取秦安定新平八月弑秦王堅	秦苻丕太安元 三月呂光據涼州五月堅棄長安奔五將山七月爲姚萇所執九月丕稱帝于晉陽		燕慕容沖更始元 正月偁帝改六月入長安		二 取秦幽平八月入鄴十二月悉定冀州都中山翟遼奔黎陽降晉	
丙戌十一 地震 翟遼叛六月復弘農十月苻丕襲洛陽斬之	二	建初元 四月入長安偁帝改取秦略陽上邽封劉衛辰爲河西王	秦苻登太初元 七月登起雍封南安王八月丕爲晉所殺十一月登偁帝改	涼呂光太安元 二月張大豫來攻年曰鳳皇敗之十月光偁酒泉公改年	燕慕容永中興元 二月沖遇弑更四主至永十月偁帝于長子		建興元 正月偁帝改翟遼據晉黎陽三月晉泰山附遼	魏拓跋圭登國元 正月偁代王四月改國號建年燕封上谷王不受
丁亥孝武太元十二 風雪涼州饑 翟遼入寇高平叛附遼	乞伏國仁建義三 秦封苑川王	秦姚萇建初二 取秦杏城	秦苻登太初二 取後秦新平	涼呂光太安二 殺張大豫	燕慕容永中興二		燕慕容垂建興二 取晉東阿五月翟遼降封河南公十月復叛	魏拓跋圭登國二
戊子十三 旱風晝晦 翟遼寇洛陽卻之	乞伏乾歸太初	三	三	三	三	魏翟遼建光元 偁天	三 八月魏來聘	三

	己丑十四 劉黎稱帝于皇丘平之仇池楊定取後秦略陽隴城冀城自偁隴西王	庚寅十五 地震蝗水西燕翟魏入寇却之李耽反永嘉平之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	辛卯十六 蝗西燕入寇却之	壬辰孝武太元十七 五月日食風地震自秋不雨至于冬齊內史蔣喆反平之	癸巳十八 地震六月水七月旱司馬徽反馬頭山平之	甲午十九 仇池楊定敗死弟盛
元 四月國仁卒子公府幼國人立弟偁河南王居金城	二 秦封金城王枹罕來附	三	四	秦乞伏乾歸太初五	六	七 秦封
	四	五	六 秦取新平	秦姚萇建初七	八 十二月萇死子興立	秦姚
	四 取後秦平涼	五	六	秦苻登太初七	八 竇衝反自偁秦王年曰元光討之降後秦	秦苻
	麟嘉元 二月偁三河王	二	三	涼呂光麟嘉四 取西秦枹罕	五	六 使拜
	四	五	六	燕慕容永中興七	八	九 八月爲燕所滅
王居滑臺	二 晉取滎陽	三	魏翟釗定鼎元 十月遼死子釗立改	魏翟釗定鼎二 爲燕所滅		
	四	五 吳柱反北平立沙門法長爲天子平之	六 留魏主弟以求馬燕魏之好遂絕	燕慕容垂建興七 滅翟釗盡有其地	八	九 滅西燕殺其主永十
	四	五 衛辰侵我	六 衛辰復侵我滅之其子勃勃走免	魏拓跋珪登國七	八	九

立來偁藩	乙未二十	丙申廿一 雹五月水七月幷州霜旱九月帝遇弒太子卽位封楊盛仇池公	丁酉安隆安元 秦寇洛陽	戊戌安隆安二 雹旱七月桓玄反以爲江州
梁王秦亡偁秦王	八 徙苑川西城	九	十 取涼枹罕	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一 取涼金城
興皇初元 七月殺苻登竇衝叛平之	二	三 上邽來附取蒲阪	四 取晉上洛	秦姚興皇初五
崇延初元 七月登爲姚興所殺崇偁帝湟中爲西秦所滅			禿髮烏孤太初元 偁西平王	禿髮烏孤太初二 取涼西平樂都湟河澆河偁武威王
禿髮烏孤官思復鞬之子也	七 西秦來偁藩封烏孤廣武公居廉川	涼呂光龍飛元 六月偁涼天王以段業爲尚書拜烏孤官不受	二 取西秦金城八月郭馨反	涼呂光龍飛三 郭馨奔西秦
			段業神璽元 沮渠蒙遜兄弟叛涼奉業爲建康公	段業神璽二 取涼西郡晉昌燉煌張掖徙居張掖
月取晉青兗郡縣	十	燕慕容寶永康元 伐魏道死子寶立改年	二 爲魏所攻奔龍城中山守將詳偁帝年曰建始趙王麟殺詳偁帝	燕慕容盛建平元 蘭汗弒寶偁昌黎王年曰青龍七月寶子盛誅汗改十月偁帝
				燕慕容德燕王元 棄鄴徙滑臺
	十 燕太子寶伐我敗之	皇始元 取燕幷冀	二 七月取燕中山麟奔鄴	魏拓跋珪天興元 取燕鄴還都平城十二月偁帝改年仇池來偁藩

己亥三 水 十月孫恩反陷浙東西八郡	乞伏乾歸太初十二	秦姚興弘始元 貶偁王改取晉洛陽	三 徙樂都八月卒弟利鹿孤立徙西平	涼呂纂咸寧元 十二月光立子紹而卒纂弒紹立改年	涼段業天璽元年 二月偁涼王改		燕慕容盛長樂元 取魏遼西	二 取晉青徐州郡都廣固	二 取燕滑臺
庚子四 二月孛見奎婁進至紫宮三月又見太微地震旱六月日食吐谷渾視羆卒弟烏紇提立	十三 徙居苑川東城	二 八月西秦降	禿髮利鹿孤建和元	二	二 燉煌守李暠叛	李暠庚子元 偁涼公	二 貶偁庶人天王	建平元 改名備德偁帝	三
辛丑五 五月水自夏不雨至于秋天鳴東南劉裕屢破孫恩拜下邳太守		三 二月使乾歸還統所部諸涼皆入貢	二 偁河西王北涼來偁藩	涼呂隆神鼎元 二月超弒纂立隆改	沮渠蒙遜永安 元 六月弒段業自偁張掖公	辛丑二 北涼酒泉 涼寧來附	燕慕容熙光始 元 盛遇弒熙廢太子自立	二	四 取燕遼西
壬寅元興元 旱水泉涸天下大饑人相食會稽世子元顯討桓玄三月敗死玄入京師改元大亨還屯姑孰孫恩死盧循領衆		四 劉勃勃來奔封五原公	涼禿髮傉檀弘昌元 三月利鹿孤卒傉檀立偁涼王還樂都	二	二	壬寅 三	二 取魏遼西	三	五 秦伐我破之柴壁
癸卯安元興二 九月桓玄偁楚王十二月篡位年曰永始帝遷于尋陽		秦姚興弘始五 取晉順陽南鄉呂隆納土	涼禿髮傉檀弘昌二	涼呂隆神鼎三 爲諸涼所偪納土入秦	沮渠蒙遜永安三	李暠癸卯四	燕慕容熙光始三	燕慕容備德建平四 泰山王始自偁太平皇帝平之	魏拓跋圭天興六 始制冠服
甲辰三 雹旱風 二月劉裕討桓玄玄挾帝走荊州五月益州義兵誅之桓振挾帝據荊州 十月盧循陷廣州		六 二月南涼降	三 二月傉檀去年號降秦欲以求姑臧弗得		四	甲辰 五	四	五	天賜元 十月改
乙巳義熙元 雹 八月天鳴東南 正月復荊州 二月帝還都 譙縱反蜀偁成都王 四月授盧循廣州 吐谷渾爲秦所破烏紇提走死兄子樹洛干立自偁吐谷渾王		七 五月取漢中仇池來附晉劉裕來和歸晉南鄉等十二郡			五	建初元 徙酒泉	五	燕慕容超太上元 九月備德死兄子超立	二
丙午二		八 六月以姑臧予傉檀			六	二	六	二	三
丁未三 水七月日食八月討譙縱克宕渠仇池取秦漢中來偁藩		九 南燕譙縱皆來偁藩及魏平劉勃勃叛		夏劉勃勃龍升元 六月叛秦偁天王改	七 取南涼西郡	三	燕高雲正始元 正月熙改年建始七月雲弒之自立	三	四 及秦平
戊申安義熙四 地震冬不雨雷風討譙縱至黃虎不克而還		秦姚興弘始十	涼禿髮傉檀嘉平元 十一月復偁涼	夏劉勃勃龍升二 取秦嶺北諸城	沮渠蒙遜永安八	李暠建初四	燕高雲正始二	燕慕容超太上四	魏拓跋圭天賜五

			王改年						
己酉五 地震山崩雹風劉裕伐南燕圍廣固	秦乞伏乾歸更始元 七月復僭秦王居度堅山	十一 封譙縱蜀王	二	三	九	五	燕馮跋太平元 十月高雲遇弑馮跋討賊而立	五 攻晉晉伐之	魏拓跋嗣永興元 圭爲其子紹所弑長子嗣討賊而立
庚戌六 水雹風秋不雨冬雷南燕平斬其主超盧循反犯京師七月卻之譙縱陷巴東	二 取秦金城隴西南安略陽復居苑川	十二	三 北涼伐我去姑臧還樂都	四	十 取南涼姑臧	六 北涼伐我世子歆拒之兵敗求和	二	六 二月爲晉所滅	二
辛亥七 誅盧循	三 秦封河南王十月取秦水洛城	十三	四	五 取秦貳城	十一 圍南涼樂都	七	三		三
壬子八 地震陷水雹置湘州仇池絕秦	乞伏熾磐永康元 二月徙譚郊取南涼白土六月公府弒乾歸熾磐討賊立徙枹罕改	十四	五	六	玄始元 遷姑臧偁河西王改	八	四		四
癸丑安義熙九 正月	乞伏	秦姚	涼禿	夏赫	沮渠	李暠	燕馮跋太		魏拓

風京師火五月水冬雷七月誅譙縱益州平仇池以漢中來歸	熾磐永康二	興弘始十五	髮傉檀嘉平六	連勃勃鳳翔元 三月改十月城統萬都之更姓	蒙遜玄始二 攻南涼樂都	建初九	平五	跋嗣永興五
甲寅十 地震風雹水九月日食旱井泉竭	三 六月滅南涼復稱秦王	十六 李弘反杏城平之	七 爲西秦所滅	二 及燕平	三	十	六 因魏使及夏平	神瑞元 司馬順宰偁晉王于河內討之
乙卯十一 七月水壞太廟晦日食八月秦大旱昆明池竭魏比歲霜旱京師及吳都火大行防之不絕加劉裕殊禮	四 取北涼湟河	十七		三 取秦杏城	四 取西秦廣武五月及夏平	十一	七	二 胡白亞栗斯反上黨廢更立劉虎爲率善王
丙辰十二 八月劉裕伐秦復洛陽十二月加裕相國宋公九錫西秦來偁藩復廢湘州	五 及北涼平晉封河南公	秦姚泓永和元 二月興死子泓立稱帝改年十二月懿反稱帝平之		四	五	十二	八	泰常元 九月斬虎及順宰
丁巳安義熙十三 正月日食八月滅秦斬姚泓十月裕偁宋王吐谷渾王樹洛干卒弟阿柴立	秦乞伏熾磐永康六 十月取秦上邽	秦姚泓永和二 正月恢反平之八月爲晉所滅		夏赫連勃勃鳳翔五 九月取秦嶺北十月取秦州諸郡縣	沮渠蒙遜玄始六	李歆嘉興元 二月暠卒子歆立改年	燕馮跋太平九	魏拓跋嗣泰常二 晉齊郡來附

戊午十四 十一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宮八十餘日乃滅 夏陷長安 十二月劉裕弒帝立帝母弟德文 北涼來偁藩拜涼州刺史 西涼來偁藩拜酒泉公	己未恭元熙元 正月孛見太微 十一月日食 十二月加裕殊禮	庚申二 六月禪位于宋
秦乞伏熾磐永康七	八	建弘元 又十年熾磐卒子暮末立又五年爲夏所滅
夏赫連勃勃昌武元 十一月取晉長安偁帝改年	真興元 取晉蒲阪改年	二 又五年勃勃死子昌立又三年魏禽昌弟定立又三年爲吐谷渾所禽地入于魏
七	八	九 明年滅西涼又十年蒙遜卒子牧犍立又六年降魏
二	三	李恂永建元 七月歆爲北涼所殺弟恂立于燉煌改年明年爲北涼所滅
十 五月魏攻龍城	十一	十二 又十年跋死弟宏立又五年爲魏所滅
三 取燕乙連城	四	五

晉略表一

州郡表

自然之謂形因然之謂勢皆不利之謂險皆利之謂要山川丘陵可依而不可阻也通津廣原可掎而不可扼也北人利陸吳梁濡須則奪其長南人利水魏遷合肥則致其短用險有道存乎面勢信矣蘇秦雖雄辨非簡練揣摩無以得從衡之權蕭何雖大略非先收圖籍無以決楚漢之勝左披右覽偏任則迷若必以書括圖則莫先于準望矣方位既辨遠近得職經之以山川緯之以道路盱八埏若示掌綜百代如屈指裴秀之論有足偁焉晉初論功惟平蜀爲大及乎受禪合君臣以謀吳故其建置劃巴閬隸梁分陰平武都屬秦大拓豫境總江淮之會豈不以三分鼎足六七十年之閉毖有寧宇故不欲以敵國外患遺諸後嗣哉夫陽轍易鑒陰蹊難燭見敗于已形忘禍于未發此庸才所以苟安非所語于開基之哲后立功之上佐也當泰始咸寧之時北邊六州民徙地棄全仍魏舊羌胡數擾盈庭動色羊祜張華杜預王濬之儔奮庸選事眈眈江表未嘗一日忘及孫氏歸命罷州郡之兵財存武吏數十人郭欽毓毓發策不售論者惜之且以秦涼之急鹽𡿺陷脰之患而猶莫之省憂務恢南略又況展地闢境方數千里塞下叛虜次第降獲此誠志意盈溢侈情塗飾之會而欲動安卽危釋甘茹苦復秦漢之舊境立中外之大防徙三魏之丁壯實西河之曠士豈所及哉豈所及哉江表士庶遭罹孫皓水深火熱之苦既入中國瑯邪王伷及諸將帥先後撫接懷敉新舊來蘇之感既深南度食報固其宜也建武太興之際無復北問中原之志惟務安集江漢之閒以寧南紀然而八州軍府寓諸四郡（司豫兗徐青冀幽幷八州皆僑丹楊毗陵廣陵淮南之境）雖云嚴衞京邑乃是朘剝疲甿將吏猥多費用儉薄送迎劃汲日月相繼夫婦有墊險之困士馬無飽騰之實荆土有釁雍湘莫制從逆則傅之羽翼守正則餓爲煨燼豈非儲偫有羸絀舟楫有堅脃利鈍緜殊人事先定難以盡責之地利哉是故語其變也則金湯或委而去語其常也則三七莫暫而踰通材雅籌固莫能偏恃而偏廢已洛都全盛憂伏肩背內釁迭起外虞坐大太陽孟津東西並亟手足之扞不及頭目而枝葉披矣建康新造憂在腹心荆江饋運殫于疆事連城百數上供道絕局成反制加以跋扈商販一斷飢窮莫告而本根撥矣枝葉披則爲瓦解西晉之所以分裂也本根撥則爲土崩東晉之所以篡奪也北方堂奧山東關右犄其物力實相鈞敵幷州中處勢若縣衡然而西得之則足以併東東得之僅足以自立何也關中上流惟有秦隴秦隴底定梁涼自服于是據四塞之絕險資陸海之厚實奮其全力以爭太原上黨二郡嚮風則山東無堅城矣山東之地趙魏爲重北資幽平之馬足南虞兗豫之津濟招揖幽平連綴兗豫然後可以南規河洛西通上黨甚矣其難也就令得志使太行之險全歸封域然而東西兵食聲勢相隔進退援引動須旬日譬猶騎閾而鬭敵跬步之際罣閡存焉自非北收上郡南通商雒徙爭勝于蒲潼未見其能立決也劉淵初據平陽南陽王模全督關右陳安淳于定趙染之徒皆健將也麴允索綝賈疋咸策名守土劉琨枕戈陽曲志存雪恥張軌效忠武威貢計續路于斯時也可以有爲而模武不能出一旅之師文不能通一介之使蒲坂反噬長安面縛是爲不善用關中矣王浚之督幽冀也鮮卑烏桓供其驅策劉靈猖獗臨陳授首石勒狡悍凶鋒屢挫顧乃結怨越石自殘右臂誤任崔毖復夷左股遂致段國賣之而不覺子春玩之而坐斃可謂不善用幽冀矣昔在魏武發軔兗州以平河北及乎石勒先殘兗豫迺都襄國然則兗州亦山東之樞機也苟晞爲督先以酷暴失人心及其奔走高平自顧不暇然後膺上將之重寄握六州之符節方且縱慾壑瑱忠規頸雖甫鑠于蒙城魄固早奪于屠伯矣假令受任之初布德行惠樹基崇址三齊之民且將與之幷命曹嶷蝗聚之

衆爲能有所震撼哉此亦有山東而不能用者也燕秦夏魏摶攫相尋迹其隆替皭然可覩嗟乎曹氏有關中矣吳蜀方強其勢未足以封植也晉武之世蜀亡吳弱其勢足以封植矣而帷幄之臣意存南牧坐失事機夫往而不可追者時也蹶而不可復者勢也區區江外奔迸轉側之餘內難未寧乃思恢復不亦遠乎桓溫入關兵不踰霸挫衄而返斯固無足言者至如宋武艱難奏捷旌麾甫動復淪異域豈惟易代之意感抑亦堅凝之勢難且以王猛符融勵精圖治接鎮鄴都于慕容黷貨亡國之後者十有二年其初至也父老壺漿有復見太原之感其久鎮也豈無厭亂思治蒙安衽席之情然而農楷夜呼應者四起姚興守文政非苛虐泓致喪邦實由內釁而且拓跋狼顧于河內赫連鷙匿于嶺北西人未閑于教訓東兵思歸而謳吟是故崔浩王買得之徒皆能策裕之必走豈如齊蜀克則有之可以擇才留鎮都無後慮哉然而青齊涼蜀恃險虞難閉關竊據聊足自娛強則嵎虎之拒搏弱則狡兔之潛竄耳及其值真主命良將旬月之閒未嘗不指揮以收鞭笞以馭固非弔伐之主之所憑藉也楚漢以來分崩離析莫甚于晉更起迭踣變故萬端險阻形勝有奇必効是用表其郡縣審其方面以天體度分約其八道以今時府州證其所在實測天象一度當爲道二百五十里準今營造尺二百里定爲二十五分郡去州縣去郡皆曰幾度幾分其在今府州縣某方若干里皆依據圖書校審錄注陰陽易處辨以山川如某縣在今縣東西若干里而與今縣有山水南北之異者則注某山水南北其南北若干里而有山水東西之異者亦如之若望文自了便不復注僑置僭立兵爭要害略皆注之至于割據分合檢尋難瞭別爲一表以從省約昔宛溪顧氏研精地理雖褱足鍵戶而囊括九州自明以前山經地志采摭無遺斯實嵩門之偉業非微瑕之所纇矣近世畢氏洪氏于兩晉疆域頗勤蒐輯然僅掇拾殘缺既不究其時事又不稽諸圖牒是以牴牾脫謬靡所甄明護聞末學志存綜覈欲使一代成敗之由昭然可睹是用撫其要略證以一統志圖書集成圖表所不能通存其異義闕其罣漏尙祈來哲爲之晰疑釋滯焉

司州禹貢豫州冀州漢司隸及豫冀二州之地晉因魏都分河南置滎陽郡分雍州之京兆置上洛郡廢東郡置頓丘郡平吳後定名司州今河南省之開封懷慶彰德衛輝許州汝州陝州陝西省之商州華州山西省之蒲州解州平陽澤州吉州隰州直隸省之大名廣平順德山東省之東昌臨清境地領郡十二縣百司隸治河南之洛陽西有蒲津殽潼武關以控秦北有軹關天井白陘滏口以通晉東有轘轅成皋延津白馬以莞宋衛齊魯懷帝永嘉末沒于漢元帝大興四年始置刺史寄治合肥晉志云元帝度江僑置于徐州今按合肥屬揚州非徐州尋治滎陽成帝延康五年治襄陽穆帝永和十二年收復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四郡還治洛陽哀帝時沒于燕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東不至汲西不至弘農安帝隆安中沒于後秦義熙十二年收復東不至汲北得河東而無河內還治洛陽

河南郡今河南開封許州汝州地北界河內東界滎陽及豫州之頳川西界弘農南界豫州之襄城荆州之南陽太守曰尹領縣十二治洛陽東晉改尹曰太守

洛陽縣今河南府東北二十里外城十二門南面四門正南曰平昌其東曰開陽其西曰宣陽又西曰津陽一名建城東面三門正東曰東陽其南曰清明其北曰上東亦曰建春西面三門正西曰西明其南曰西陽其北曰閶闔北面二門東廣莫西大夏宮城四門南雲龍東萬春亦曰上東西千秋亦曰神虎北朔平金墉城城中西北隅陵雲臺金墉西華林園城中東北隅北邙山城北十里瀍水千金堨城北宣武場東北澗水經城北至城東入洛金谷澗東北十七里石梁塢豆田壁七里澗東洛水南伊水洛水南夕陽亭西南伊闕西南三十里張方壘十三里橋西荆州漢置洛州二趙燕置豫州二秦置

河南縣郡西四分今府西北九里瀍水西

新安縣郡西十五分今澠池縣東二十五里函谷新關西二十三里八特阪關東

河陰縣郡東北五分今孟津縣治東河橋北小平津西北硤石西二里

成皋縣郡東少北十八分今汜水縣北虎牢城西汜水南黃馬關西旋門關西南

鞏縣郡東十一分今鞏縣南三十里 皆城西南十里 轘轅關西南四十里 洛汭虎牢西洛水入河處乚

緱氏縣郡東南七分今偃師縣南四十里 延壽關南三十里 柏谷塢東南十五里 石關或誤作石闕西南二十五里

陽城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 鄂阪關北五里 嵩山西北五十里

陽翟縣郡東南一度今禹州治 康城西北三十里

梁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汝州西三十里

新城縣郡南七分

陸渾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嵩縣東北三十里

弘農郡州西一度十七分今陝州河南華州地 北界河東西界雍州之京兆東界

河南南界上洛及荆州之順陽領縣六治弘農

弘農縣今靈寶縣西三十里 函谷故關東少南三十里

湖縣郡西四分今閿鄉縣治 潼關西六十里 曹公壘關東四十里 皇天原壘東

華陰縣郡西十五分今華陰縣東南五里 渭汭東北渭水入河處 定城東十里 華澤西

陝縣郡東八分今陝州治 太陽津西北三里 砥柱東四十里大河中 洛州苻堅自宜陽徙治

澠池縣郡東十九分今縣西十里 螽城西四十里

宜陽縣郡東少南一度一分今縣西五十里洛水北 一泉塢西南 洛州苻健置

上洛郡州西少南二度十分今商州陝州地 西北界雍州之京兆東北界弘農南界

荆州之魏興東界荆州之順陽武關在其東境由此以出藍田則

制秦之閉道也領縣四本三治上洛

上洛縣今商州治

商縣郡東九分 武關東 拒陽縣今鎮安縣東南東晉置

盧氏縣郡東少北二十一分今縣治 青州苻健置

豐陽縣郡西南二十一分泰始二年置今雒南縣東南志脫今補 荆州苻健置 洛州苻堅自陝城徙治乚

河內郡州東北十四分今懷慶地 南界河南西界河東東界汲郡北界并州之

上黨面大河負太行以衛京邑領縣九治野王後亦治懷

野王縣今懷慶府治 沙城在郡境

懷縣郡東九分今武陟縣西南十一里

平皋縣郡東少南七分今溫縣東二十里

州縣郡東南四分今溫縣西北十里

溫縣郡南少東五十里今縣南三十里 李城今溫縣治

河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孟津縣西三十五里 孟津南亦曰富平津河橋在焉 三渚河中 東吳壘河曲處

軹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濟源縣南十五里 軹關北三十里亦名衛關

沁水縣郡西北七分今濟源縣北少東四十里 溴水亦名激水在濟水東

山陽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脩武縣西三十五里

河東郡州西少北一度七分今蒲州府解州絳州地 東界河內南界弘農北界平陽西

界雍州之馮翊領縣九治安邑

安邑縣今縣西二里 高侯原東二十五里

聞喜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東 燕熙城北

垣縣郡東十三分今垣曲縣西北二十里 裴氏堡東南 幽州苻秦置于裴氏堡

大陽縣郡南八分今平陸縣治東北紀要云在平陸東南五十里

河北縣亦名河曲郡西南十三分今芮城縣治東北 襄邑堡東

蒲阪縣郡西南十六分今蒲州府東南五里 蒲津西 并州劉曜置 雍州苻堅置

猗氏縣郡西四分今縣東南二十里涑水東南

解縣郡西九分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汾陰縣或作汾陽誤郡西北十三分今榮河縣北九里

平陽郡州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平陽澤州絳吉隰三州地 南界河東河內北界并州之太

原西河東界并州之上黨西境至河河以西不設郡縣今陝西省延安鄜州

地京師西北皆戎索恃郡爲屏蔽領縣十二治平陽

平陽縣今府治 西平城西北四十里 柴壁南少西六十里汾水東 匈奴堡西南七十里汾

水西 乾壁柴壁北 雍州劉淵置

絳邑縣郡南十一分今曲沃縣西南二里

襄陵縣郡東南三分今縣治東蒙阬南

濩澤縣郡東南二十分今陽城縣西三十里白澗山東北

端氏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沁水縣東九十里端氏鎮

楊縣郡東北六分今洪洞縣東十八里

永安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霍州治

蒲子縣郡西北十八分今隰州治大昌郡劉淵置

狐讘縣郡西北二十四分今永和縣西南三十五里石羊軍西南十五里魏置

北屈縣郡西十八分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皮氏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河津縣治西赤壁西北大河東岸

臨汾縣郡南少西九分今太平縣東南二十五里

滎陽郡州東一度今開封許州懷慶地西及西南皆界河南北界汲郡東界兗州之陳留東南界豫州之潁川領縣八治滎陽

滎陽縣今縣東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廣武山一名敖鄗城北濱大河與濟北盧縣之碻磝別敖山廣武西二里石門有二一在廣武東引河南流爲汴渠一在廣武西敖山東故濟瀆卽滎水也亦名清水東會汴渠索水京水須水皆北注之亦名鄭水既會汴則稱汴不稱索水矣汴渠在城東二十里分二渠一渠東行爲汴一渠東北出爲官渡水過陳留北至梁國東復合于汴沈萊堰在西石門金隄在東石門麻田西管城東南七十里今鄭州治

京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密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南三十里

苑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新鄭縣東北三十里新鄭城今縣西北林渚今縣東二十五里韓王壘西南

中牟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縣東六里汴水北官渡城汴水北官渡水城北大河又北

開封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府南五十里汴水北

陽武縣郡東北十分卽博浪沙今縣東南五里大河北

卷縣郡東北六分今原武縣西北七里大河北四十里

汲郡州東北一度十一分今衛輝彰德地南界滎陽西界河內及并州之上黨東界兗州之濮陽陳留北界魏郡領縣六治汲

汲縣今衛輝府西南二十五里延津城東三十里東燕城延津東南大河南岸今胙城縣西晉初省後封東嬴公騰爲東燕王文石津碻磝津棘津石濟皆大河津渡處在東燕白馬之閒總名延津渡

東燕郡石勒置

獲嘉縣郡西南五分今新鄉縣南二十里新鄉城今縣治燕慕容臧所築延津舊關東南

脩武縣郡西南十二分今縣治東

共縣郡西北五分今輝縣治重門北二十里

林慮縣郡北少西十八分今林縣治

朝歌縣郡東北七分今淇縣治黃橋西南枋頭淇水入河處谷口戍枋頭西

魏郡州東北二度七分今彰德及衛輝大名境地南界汲郡及兗州之濮陽東界陽平頓丘北界廣平西界并州之上黨包太行鍵兗冀戰守要區然非植根澤潞則建瓴之勢操之鄰敵領縣八治鄴

鄴縣今臨漳縣西四十里三臺城內西北隅紫陌浮橋西北五里石瀆東蒲池東北華林苑城北漳水上東明觀東混橋東北司州石虎置中州燕置冀州苻堅置

安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彰德西南四十里

蕩陰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湯陰縣治西南

長樂縣郡南少東六分今彰德府東四十里

黎陽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濬縣治西大河東孫就柵西北

內黃縣郡東南十二分今縣治西北

魏縣郡東少北九分今成安縣東三十里

斥丘縣郡東北八分今成安縣東南十三里

頓丘郡州東北二度十五分今大名府及彰德府境地西界魏郡南界兗州之濮陽東界兗州之東平北界陽平領縣四治頓丘

頓丘縣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衛國縣郡東少北五分今觀城縣西十五里

陰安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清豐縣北二十五里

鄃陽縣郡北少西五分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
陽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四分今大名東昌及曹州府臨清州境地南界頓丘西界魏郡西北
界廣平東北界冀州之清河東界冀州之平原兗州之濟北東南
界兗州之東平領縣七治元城
元城縣今大名府東北二十五里沙亭東南六十里兗州燕置
東武陽縣郡南少東七分今朝城縣西四十里
陽平縣郡東南九分今莘縣西南七里
發干縣郡東九分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幽州南燕置
樂平縣郡東十三分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清淵縣郡東北十六分今臨清州東南五十里
館陶縣郡北四分今縣西南四十里石趙陽平郡治此
廣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一分今廣平及彰德順德東昌境地南界魏郡東南界陽平東界
冀州之清河東北界冀州之安平北界冀州之趙郡西北界并州
之樂平西南界并州之上黨領縣十五治廣平
廣平縣今府治北
肥鄉縣郡南五分今縣南二十里新興城亦名新城東北十五里慕容垂築
列人縣郡東南二分今肥鄉縣東北十五里
平恩縣郡東六分今曲周縣東南五十里康臺西北二十里
斥漳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曲周縣東南四十五里
曲梁縣郡治東北董塘淵今曲周雞澤二縣閒
任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苑鄉東北渚鄉西南
南和縣郡北七分今縣治
襄國縣郡北少西十分今順德府治西南石勒都此改名建平城
廣年縣郡西北三分
易陽縣郡西四分
涉縣郡西二十二分今縣治

武安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西南五十里閼與山南滏口東四十里太行八陘司州有其四并州有
其一幽州有其三起河內終燕國第一軹關陘為東西之限在軹縣北三十里第二太行陘在野王北二十里為南北之
限第三白陘在共縣西五十里為西北東南之限第四滏口陘則此是也為東西之限第五井陘即縣治第六蜚狐陘即
廣昌縣治皆東西之限第七蒲陰陘在蜚狐東百里第八軍都陘在縣北為東南西北之限
邯鄲縣郡西南七分今縣西南二十里
臨水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磁州西北四十里梁期城亦曰兩期南五十里
雍州禹貢雍州漢司隸及涼州之地晉置雍州今陝西省之西安同州鳳翔華州乾州耀
州邠州甘肅省之平涼固原州地領郡七縣三十九刺史治京兆之長安惠帝時徙治安定又
徙新平跨渭南北涇洛東西東阻大河西限隴坻南擁南山北帶荒服
今慶陽延安鄜州地愍帝分置上郡建興末沒于漢按愍帝紀有上郡太守籍韋志不載東晉僑
置州郡初在順陽後在襄陽元帝時寄治順陽之酇城已而廢州僑置始平郡于武當又置秦郡尉氏縣于
堂邑太元中復置州于襄陽領京北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其屬未詳安帝義熙十三年收復
還治長安明年沒于夏
京兆郡今西安府及華州地北界馮翊扶風西界始平東界司州之弘農上
洛南界上洛領縣九治長安
長安縣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逍遙園南韭園西靈臺西北八里石橋東北洛城門外
范氏堡渭北涇西段氏堡渭南霸西曲牢東北鯀川亦曰樊川南馬頭原南咸
陽郡符秦置今縣東北二十里渭城今咸陽縣西三里零武城亦曰靈武今咸陽縣東符秦置縣
成貳壁今咸陽縣境阿房城亦曰阿城西北臨渭水對咸陽
杜陵縣郡東南五分今府東南十五里
藍田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嶢柳城今縣治青泥城嶢柳南七里白鹿原青泥
西霸水西藍田關東百里
霸城縣郡東少南六分今府東三十五里
陰般縣郡東九分今臨潼縣東十三里
新豐縣郡東少北九分今臨潼縣東少北十五里驪山南千戶固西五十里霸水西
鄭縣郡東少北二十分今華州太元十二年置華山郡于此分弘農之華陰京兆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屬焉赤城

廣鄉原西石積西南
萬年縣郡東北八分今臨潼縣北少東七十里渭水北
高陵縣郡東北七分今縣治
馮翊郡州東北一度一分今同州西安華州耀州境地西界北地扶風西南界京兆南界
司州之上洛東界司州之河東北面不設郡縣今鄜州地領縣八治臨
晉
臨晉縣今同州府治紀要云今朝邑縣西南二里有臨晉城晉馮翊郡治此尋廢蓋故治也香城東南渭水北岸
渭水至此東入大河
蓮芍縣郡西南六分今渭南縣東北七十里渭水北
下邽縣郡西南八分今渭南縣東北五十里渭水北渭南縣渭水南苻秦置倒虎山西南
重泉縣郡西十分今蒲城縣西南五十里
頻陽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土門北三里苻秦置護軍野人堡北
粟邑縣郡西北十三分今白水縣西北二十八里杏城東三十里
郃陽縣郡東北十分今縣東南四十里
夏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韓城縣南二十里李潤鎮西十里杏城東北邢望鎮李潤南四十里
北地郡州北十五分今耀州及西安府境地西界新平東界馮翊南界扶風北面不
設郡縣今同官中部諸縣地漢郡故地皆爲徼外蓋同僑治矣領縣二治泥
陽
泥陽縣今耀州治幽州劉曜置同官今縣治秦置護軍馬蘭山同官北五十里三城戍
山南夏置朔州同官谷趙氏塢同官北安公谷同官南宜君同官北九十里秦置護軍
貳縣城亦曰貳城宜君北百五十里子午嶺東長城縣貳城東百二十里今鄜州南五十里洛水東胡
蘆河北盧水今胡蘆河敷城縣長城東百里今洛川縣東南六十里定陽縣敷城東北七十里
三堡鎮定陽東北八十里今宜君縣東北四十里有宜君護軍以下諸城皆在馮翊北地二郡之北皆苻姚戍守
處
富平縣郡東南六分今縣東北黃丘西北六十里黃嶔山下
新平郡州北二十三分今邠州地西界安定南界扶風東界北地北無郡縣今慶
陽府地領縣二治漆
漆縣今邠州治九嵕山北其北謂之嶺北胡空堡西南徐蒿壘胡空西桃奴堡帛
蒲堡胡空東
邠邑縣或作汾邑汾蓋汃之譌郡東北九分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安定郡州北二度今平涼府涇州地當隴口東之北南界新平扶風西南界秦
州之略陽餘無鄰郡東今慶陽北今環縣靈州西今靖寧州莊浪縣地僭國所置遂半當
州郡與雍秦鼎足而三矣領縣七治臨涇
臨涇縣今鎮原縣南五十里高平城今鎮原縣西劉曜置朔州苻秦牧官都尉姚秦以處赫連勃勃他樓
城高平北百里蕭關高平西北四十里武都城高平西南
西川縣郡西北今固原州境紀要州東南有南川
朝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平涼府治西北馬髦山南連隴山東瓦亭隴東南麓其西南五十里爲西
瓦亭見秦州略陽涇陽城今平涼府西石趙置隴東郡姚秦置天水郡平涼郡今府西南四十里苻
秦置黃石固東瓦亭西北山中夏置長城護軍我羅城固東安丘城今平涼府東五十里涇水
南馬鞍阪安丘東孫丘谷苟頭原俱近阪依力川平涼東今府西敕奇堡
今府西北窑造堡今府西南
都盧縣郡西南今平涼府西百里有都盧峽戍守要地以水流聲似彈箏亦名彈箏峽縣或近之
陰密縣郡南二十分今靈臺縣西五十里夏雍州治此草壁戍東
鶉觚縣郡南少東二十分今靈臺縣治
烏氏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涇州東三十三里涇川城今州治苻姚雍州治靑石原州北七里東鄉
原東故縣州南路承堡州東南
扶風郡州北六分今西安鳳翔乾州境地南界京兆始平東界馮翊北界北地新
平安定西界秦州之略陽天水武都自隴西入當州北必由安定
之瓦亭南必由郡之汧隴領縣六治池陽
池陽縣今涇陽縣北七十里雲陽縣西北三十里初省後復置屬馮翊宜秋城涇陽西北三原
護軍今三原縣嶻嶭山北苻秦置黃白城紀要池陽在今三原縣西北二十里黃白城在今三原縣西南
二十里則應在池陽南一統志池陽在涇陽縣西北三原縣在涇陽東北則應在池陽北好時今乾州東五十里

梁山乾州西北五十里 和寧堡三原縣北 寡婦渡三原西北 黃洛堡三原縣東北
仲橋乾州南
郿縣郡西少南二十分今縣東北七十五里渭水北 五丈原西四十五里渭南 新羅堡東南渭南
美陽縣郡西十六分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 中亭西 龍尾堡中亭西
雍縣郡西一度二分今鳳翔府治 五將山東六十里 隃麋城北少西五十里 龍黎城北
陳倉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寶雞縣東二十里金陵河北汧水南 三交城西五十里 斜谷南
汧縣郡西少北一度十二分今隴州南三里 雞頭山即隴山在縣西 方山原西南二百里武都氐界
始平郡州西七分今西安乾州鳳翔境地 東界京兆南界梁州之漢中北界扶風
西界秦州之武都領縣五治槐里
槐里縣今興平縣東南十里 盩厔縣西南晉末置屬扶風 司竹盩厔東十五里 長城戍 縣鉤
戍 賀城皆盩厔西南 雒谷南 女媧堡西南谷內 駱 劉迴堡東南渭水南 馬嵬
戍西北三十五里 六陌馬嵬戍西北 厰橋六陌西南
始平縣郡東北三分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鄠縣郡東南五分今縣治北 子午谷北口南
武功縣郡西十分今縣西南二十二里 太白山南九十里
郿城郡西今寶雞縣東南 箕谷南
秦州禹貢雍州梁州漢涼州益州之地武帝泰始五年以雍州之隴
西五郡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太康三年
罷七年復置而金城還屬涼州今甘肅省之鞏昌臨洮秦州階州陝西省之鳳翔四川省之龍安地領
郡六縣二十四刺史初治冀後徙天水之上邽州處隴山之西沃干
嶺之南北引涼州則委重于狄道南控梁益則見形于武都而出奇
于陰平其大川渭水東經雍州以入河白水黑水二江會爲嘉陵南
經梁益以入江惠帝時分隴西置狄道郡領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三縣又置洮陽遂平武街
始興第五眞仇六縣共九縣屬焉 張駿以狄道屬涼州又置武始郡于狄道東晉時
刺史寄治梁州又立仇池爲北秦州以寵楊氏其在僭國則劉石苻
姚乞伏皆得隴西四郡楊氏世有武都陰平苻堅嘗併之至苻登時

復爲楊氏所有雖數外附嘗僭晉藩
天水郡今秦州鞏昌地 東界雍州之扶風北界略陽南界武都西界隴西
領縣六治上邽
上邽縣今秦州西六十里劉曜秦涼二州牧鎮此 馬頭山南九十里 祁山西南八十里 大寒嶺
西五十里 胡奴阜西 柔凶塢西南 緜諸城南五百里
冀縣郡北五分今伏羌縣治東刺史故治 狐槃谷東
新陽縣郡東北今秦安縣西南
顯親縣亦作顯新郡東少南今秦州東南十里休官部落居此一統志在秦安西北三十里按若如志說當屬略陽矣
恐誤
成紀縣郡東六分今秦州治
始昌縣郡西南六分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竹領西南百里
略陽郡州東北十七分今秦州鞏昌地 西界南安南界天水武都東界雍州之扶
風北境不設郡縣今會寧莊浪靜寧州地 當隴山之西州之東門也領縣四
治臨渭
臨渭縣今秦安縣東南八十里
清水縣郡東三分今縣治西 柏陽堡 侯辰谷皆西南
略陽縣郡北六分今秦安縣東北六十里隴山上 隴城東 南安峽亦曰陋中隴城南通清水閒道 鳴
蟬堡隴城旁 西瓦亭東北百七十里隴山西又東北五十里爲東瓦亭見雍州安定 隴關亦名大震
關東八十里隴山上 白石城 白崖堡 白石川 白阬皆西 水洛城北五十里
平襄縣郡西七分今伏羌縣北三十里 興國城東少北百里
南安郡州西北十八分今鞏昌府東境地 西南界隴西東南界略陽天水西北界
涼州之金城東北界雍州之安定領縣三治獂道
獂道縣今鞏昌府東北二十五里乞伏秦嘗置東秦州于此 赤亭川西
中陶縣郡西北六分
新興縣郡南少西六分今鞏昌府南二十里
隴西郡州西少北十九分今鞏昌府西境及洮州廳地 東北界南安東界南安天水東南

界武都西北界涼州之金城西南爲吐谷渾地莫何度周長柳渴
渾堯杆泣勤諸川及白蘭山在焉蜀漢時姜維所屯之沓中也輿荊
州之沓中別　領縣四治襄武
襄武縣今鞏昌府西南五里
首陽縣郡西北八分今渭源縣治
狄道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縣治西南　狄道郡惠帝時置即縣治　武始郡西北七十里張駿置　武
街縣東南分水嶺西北劉趙之亡張駿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護軍與石趙分界侯和
漒川甘松見下此即武街本惠帝置郡時所置縣也石門無考按襄武縣西南四十里有石門山或即是歟　安故
縣狄道南百八十里在臨洮縣北洮河東張軌置縣張寔置郡張茂以武興安故金城西平爲定州　河關縣
惠帝時置屬隴西後置狄道郡乃分屬狄道在狄道西少北百二十里　洮陽縣惠帝置在狄道西二百四十里
今洮州衛西南七十里洮河北　甘松侯和漒川三護軍皆在洮陽縣南洮河南乞伏秦嘗置甘松
郡　桑城亦曰桑壁在安故縣西洮河西
臨洮縣郡西南二十分今岷州治　倶城西南
武都郡州南二十分今階州及秦州鳳翔府境地　北界天水略陽西南界陰平東南界
梁州之漢中東北界雍州之扶風秦蜀之孔道也西北走臨洮則
涼州之閉道故東晉之時關隴淪沒仇池內附涼使得通領縣五
治下辨
下辨縣亦名武街今成縣治　白馬城西南
武都縣郡西八分今西和縣東南二十里　仇池西二十里山上永和九年置北秦州仇池郡以授楊初　驁
峽仇池東北
河池縣郡東九分今徽縣治
故道縣郡東少北十二分今鳳縣治
沮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略陽縣城蜀漢先主所更築名武興城
陰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八分今階州及龍安地　東北界武都東界梁州之漢中東南
界梁州之梓潼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北爲吐谷渾地領縣二治陰
平

陰平縣今文縣治
平廣縣亦名平武今龍安府東北南陰平郡東北五十里李雄置
涼州禹貢雍州漢涼州地晉因之今甘肅省地　領郡八縣四十六刺史治
武威之姑臧惠帝時分燉煌酒泉置晉昌郡領燉煌之宜禾伊吾冝安深淵廣至五縣酒泉
之沙頭一縣又別立會稽新鄉二縣共八縣屬焉　張氏世守多所建置張軌表置武興晉興二郡武興領武興大
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晉興領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張寔置廣武郡領永登令居枝
陽三縣張茂分金城西平武興安故四郡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建康酒泉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十一郡爲涼州與晉金城
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爲河州敦煌晉昌玉門三郡西域都護校尉大護軍三營爲沙州張祚又以敦煌爲商州諸郡縣名
非地志所列者或因漢魏或立新僑並出張氏不可殫究矣　後沒于苻堅而呂氏禿髮氏段氏沮
渠氏李氏先後割據建置益多隨所在附著于篇涼州無僑郡有金城僑縣見桓溫傳
武威郡今涼州府地　南界金城西平西北界西郡餘方皆徼外領縣七
治姑臧
姑臧縣今涼州府治　武興郡西北治晏然　休屠縣東北屬武興　石頭城東　胡坑
西　金昌城赤岸城清塞城皆南
顯美縣郡西北十分今永昌縣東二十五里
番禾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永昌縣西三十里呂光置郡　金山北自縣西北至顯美縣北東西二百里　苕
藋戍西南
驪縣郡西十分今永昌縣南五十里
揟次縣或誤作揖次郡南七分今古浪縣西北七十里
倉松縣郡南十五分今古浪縣西南七十里張氏置爲郡呂光改名東張掖　洪池嶺西北起番禾之苕藋戍經
驪縣姑臧縣揟次縣西至縣境包西南東三面爲郡南藩　漠口城縣南七十里洪池嶺南
宣威縣郡東北十一分今鎮番縣南七十里
金城郡州南少東二度今蘭州平涼西寧地　北界武威西界西平南界秦州之隴西
東及西南不設郡縣東爲今靖邊縣西南爲邊外　跨河南北州之門戶領縣五
治榆中
榆中縣今蘭州府西七十里　沃干嶺南　河會城西少北八十里河北湟河自北洮河自南皆至縣入河

河青石津南河會纏縮城河會西北
金城縣郡東六分今蘭州府治苑川城東南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勇士城苑川西南麥田
城度堅山縣北大河北温圍水今寧夏中衛西南七十里河北萬斛堆温圍水北今中衛西
五十里一名沙山
允街縣一作允吾郡西北二百里未詳定處揟天嶺街亭城楊非川東南廣武郡河北
張軌置枝陽縣令居縣皆今蘭州府西北張軌置屬廣武長最城神鳥城振武
城皆在廣武境
浩亹縣郡西北今碾伯縣東張軌置晉興郡枹罕縣今河州治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河州沙阜葵
谷枹罕東灕水南大夏南曲柳戍枹罕東北石趙攻涼據大夏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胡三省云曲
柳在洪池嶺北紀要駁之云時趙軍未渡河皆誤廣武武街皆在河北但未越洪池嶺耳略地必分兵其北略者自至廣
武武街西略者自至晉興曲柳非一將一事也赤岸戍一名河夾寨枹罕北河南大夏縣枹罕北少東灕
水東灕水亦名大夏河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郡晉興縣枹罕東大夏南張軌置屬晉興別育小晉興亦謂爲
興晉在允街西揟天嶺北非北晉興也疊蘭城晉興西南乞伏乾歸置興國郡在略陽襄平縣境後徙其衆于
疊蘭仍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然則疊蘭應改名興國或爲興國郡之屬縣矣又有定連城疑即疊蘭音轉
嵻峎山疊蘭城東武成城晉興西南張氏置郡乞伏因之永固縣本名白石在灕水源灕水出白
山張軌置爲縣屬晉興臨津縣今積石張軌置屬晉興石泉城臨津東七十里左南縣赤岸
戍河北張軌置屬晉興
白土縣郡西一度臨津河北呂光置爲三河郡石城津南
西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六分今西寧府地北界武威西郡張掖東界金城西接青
海南踰黃河皆吐谷渾境地大川三南爲大河次北爲湟水次北
爲浩亹河浩亹入湟湟入河皆在金城境領縣四治西都
西都縣今西寧府治龍支城東南譚郊城龍支西南治城龍支東南邯川龍支南河北
湟河郡邯川西百四十里張氏置爲郡澆河郡湟河郡西南百二十里大河南呂氏置廉川城
湟河郡西北八十里
臨羌縣郡西二十一分樂都郡北百里呂氏置
長寧縣郡西北四分

安夷縣郡東北六分
西郡州西北一度三分今甘州府東境東南界武威西北界張掖南界西平餘方
皆徼外郡東阻山丹嶺南阻金山沮渠水出山丹嶺西流經郡城
北西南入黑水沮渠氏部落在水上黑水出郡西南北流經郡西
會沮渠水入張掖界郡當武威張掖之衝領縣五治日勒
日勒縣今山丹縣東南
萬歲縣郡東南
删丹縣郡西北今山丹縣治臨松郡西五十里張天錫置呂光置中田護軍金山南蔥谷金山
谷均石戍北
仙提縣郡北今山丹東十里
蘭池縣一統志云在山丹境紀要不載按張掖東百餘里有氏池正當山丹之北南有窮泉北有赤泉蓋在沮渠水上
地多池澤可知此縣名蘭池或即漢故氐池縣改名也
張掖郡州西少北一度十五分今甘州府西境東少南界西郡西北界西海西界酒
泉北引居延領縣三治永平
永平縣今甘州府治建康郡西北二百里張駿置蓼泉城建康西百里鮮支澗蓼泉西
祁連郡西北祁連山中張祚初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置弱水護軍水出西羌中會黑水入居
延乞伏置西平北懷城弱水東蘭門山東北四十里即合黎山
屋蘭縣郡東北七分今山丹西北西安郡東呂光置
臨澤縣郡西北
西海郡州西北三度八分斗入北方惟南界張掖酒泉領縣一即治之
居延縣居延澤西南
酒泉郡州西少北三度一分今肅州及西安府地東界張掖北界西海西北界燉煌領
縣九治福祿郡及燉煌今置州郡圖志未載唯采舊文存略而已
福祿縣今肅州府東南五十里
樂涫縣今高臺縣西張氏屬建康
表是縣今高臺縣西北

會水縣一統志云在高臺境內紀要云在肅州東北
騂馬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赤金所境
安彌縣或誤作安珍一統志云在肅州東紀要云肅州西
玉門縣一統志云今赤金所東
延壽縣一統志云赤金所東南
沙頭縣一統志云今靖逆廳南
燉煌郡州西少北五度二十分今安西府地領縣十二治蒲昌或誤作昌蒲
蒲昌縣紀要云在沙州衛西晉初置後廢按今晉志首列當本是郡治後移燉煌
燉煌縣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沙州衛治
乾齊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南
龍勒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南
效穀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
廣至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李暠置廣夏郡于此
宜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治元康五年置晉昌郡李暠又分置會稽郡　涼寧郡紀要云肅州東北呂光置
或云李暠置
冥安縣或誤作宜安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李暠置常樂郡
淵泉縣晉志避唐諱改淵爲深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柳溝衛東
新鄉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南百八十里李暠置爲郡
伊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
幷州禹貢冀州之地周始名幷晉因之漢擊匈奴得朔方別置朔方刺史卽今河套內外地也後漢省入幷州靈帝末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割省入冀州魏復置然五郡及河西國河西之地皆不能有也僅有今山西省之太原潞安上黨澤州朔平大同沁州遼州代州忻州平定州境地領郡六縣四十五刺史治太原之晉陽
西大河東太行入河之川二汾沁出山之川四桑乾滹池漳衛水勢
分散故土瘠而穀鮮山氣深厚故勇摯而樸僿北利馬南利鐵兵足
而食寡惠帝時改新興郡曰晉昌東晉州沒僑治揚州初置上黨郡于蕪湖後省
入僑淮南義熙中寄治淮陰又移蒲阪

太原國今府及汾州地北界新興東界樂平西界西河東南界上黨西北
距河五百里中不設郡縣今保德岢嵐二州靜樂石樓嵐臨興河曲六縣之地匈奴五部依
汾逼處遂生厲階領縣十三治晉陽
晉陽縣今太原縣治　蒙山西北五里　藍谷西南　銅壁南
陽曲縣郡北七分今太原府北少西五十里
狼孟縣郡北少東九分今府北少東六十里
盂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府東北八十里
榆次縣郡東六分今縣治
中都縣郡東八分今榆次縣東十五里　洞過水南
陽邑縣郡南少東十分今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祁縣郡南十分今縣東南七里
京陵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平遙縣東七里　思歸壘西九十里
鄔縣郡南少西二十分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板橋城西
大陵縣郡西南八分今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平陶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　大干城南十里劉淵築以居其兄匈奴謂兄阿干
于離縣
上黨郡州南少東一度十五分今潞安澤州沁州遼州地　西北界太原西界司州之平陽
南界司州之河內東南界司州之汲郡東界司州之魏郡廣平北
界樂平領縣十治潞
潞縣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　潞川卽濁漳環縣之西南北三面　臺壁北漳北　三垂山西二十里
黃阜山西三十里
襄垣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　安民城北二十里　涅原西
武鄉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治東北　石勒置爲郡
涅縣郡西北十八分今武鄉縣西七十里
銅鞮縣郡西少北十三分今沁州治
屯留縣郡西少南十一分今縣治

壺關縣郡西南七分今潞安府治壺關山東南十三里西澗白田原西北
長子縣郡西南十四分今縣治長平南四十里江豬嶺上
泫氏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高平縣治陽阿城南六十里西燕置建興郡
高都縣郡南二十分今澤州府東北三十里白水今澤州府南三十里天井關今府南五十里
西河國郡西一度二分今汾州府地東界太原南界司州之平陽西北二面不
設郡縣領縣四治離石
離石縣今永寧州治石勒置永石郡于此左國城東北二十里吐京城西南百里夏置護軍于此
隰城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汾州府南五十里美稷城北七十里
中陽縣郡東南十六分今孝義縣治東南
介休縣郡東南二十分今縣東南十五里
樂平郡州東一度一分今平定遼州地西界太原南界上黨東界冀州之趙國東
北界冀州之常山西北界新興幷冀之孔道也領縣五治沾
沾縣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
樂平縣郡東北三分今縣治
上艾縣郡北七分今平定州治固關東少北十里井陘關東
壽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縣東南十五里壽陽山一名方山在今縣北
轑陽縣郡南十四分今遼州治
新興郡州北十八分今忻州平定州地南界太原北界雁門東越重山界冀州之
常山西無郡縣領縣五治九原
九原縣今忻州治
定襄縣郡東今縣西南
晉昌縣郡東少北五分今定襄縣治
雲中縣郡西北七分今崞縣西南七十里南秀容西北三堆城今靜樂縣治樓煩三堆南乚
廣牧縣郡東南今壽陽縣西北
曹氏以來委棄北藩總諸邊郡以置新興初在陘北後置陘
南晉代因之于是漢邊諸郡皆無寸土然而拓跋赫連爭戰

分據不可不紀其大略
大河自今寧夏府之横城堡出今邊牆北行少東五百里折而東二百五十里折而東南八十里折而東四百里折
而東南百餘里折而南少西五十里至今老牛堡又南少西五十里至偏頭關西折而西六十里至河堡營折而南入今
邊牆今邊牆故明所築也自寧夏府之横城堡東南五百餘里至靖邊堡南距慶陽府三百餘里折而東北九百餘里至
河堡營與大河會邊牆之北大河之南所謂河套也河套之地東北隅爲漢雲中郡地東南隅爲漢西河郡地雲中之西
爲漢五原郡地五原西及南爲漢朔方郡地西南隅爲漢北地郡地雲中五原朔方皆跨河而北唐築三受降城于河北
蓋分布三郡西城在朔方中城在五原東城在雲中中東爲漢定襄郡地大河之北爲陰山又北爲大漠統萬
城朔方郡地石勒置朔州赫連勃勃築城于奢延水北黑水南名曰統萬魏滅夏改曰夏州自後皆以夏州爲名臨
戎城統萬西北後漢朔方郡治沃壄城統萬西三交城統萬西其旁有三交谷奢延城
統萬西南奢延水旁木城統萬東拔鄰山統萬東北肆盧川朔方郡境五原縣漢縣屬五
原郡後漢移朔方郡治此其地當北河東西之中踰河而北則爲中受降城代來城五原南一名悅跋城劉衛
辰所居木根山代來南沃壄北稒陽城五原北金津稒陽北大河津濟處中受降城
大河北黑城中受降城北黑山黑城北鐵岐山金津北五原郡北至黃河四十里西
至黃河百三十里漢五原郡地苻秦置五原郡魏改爲懷朔鎮隋曰豐州西受降城豐州西北八十里雲
中城今綏遠城北歸化城東北漢雲中郡地盛樂城雲中城東百里漢定襄雲中二郡皆嘗統其地魏之
北都亦名雲中宮史或言雲中之盛樂或言定襄之盛樂或作成樂其實一也紀要又云定襄故城在馬邑縣西北三百
八十里據漢郡界盛樂之東爲定襄西爲雲中若馬邑西北三百八十里則當在大河之北南直隋之勝州在雲中西境
五原東境矣勝州城隋置北至河五里東至河五十里河之東爲東勝州河濱城勝州東南赤城
河濱城北柞山東勝州南犢渚柞山西君子津河濱城北東受降城勝州東北二百餘里
西四百餘里爲中城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城中西二城皆臨河東城則在河曲東北跋那山勝州西北百二十里
大城勝州西南美稷故城勝州西南與大城皆漢西河郡地
鴈門郡州北一度十一分今代州及大同朔平府境地南界新興東北界幽州之代郡東
南重山今五臺靈丘及直隷之阜平縣地西北徼外今朔平府及殺虎口北地爲州北門跨句
注以設險自劉琨遷陘北民戶以居猗盧代基始肇領縣八治廣
武
廣武縣今代州西五十里上館城今州治陰館亦名下館在陘北劉琨徙陘北五縣民以居猗盧陰

善無城今代州西北七十里巠北館非晉縣亦在徙中狄山獵嶺彌澤皆在善無西境

緐時縣郡東九分今縣治現徙五縣內有緐時今在巠南當是現所徙不審本治

葰人縣郡東北七分今緐縣西北五十里

崞縣郡東北二十一分今渾源州西四十里現徙治今崞縣西三十五里

洼陶縣本作洼陶洼之古文也郡北少東今應州西山陰縣東此縣在徙中史失之

馬邑縣郡西北十分今朔州治現徙治處無考　大洛城　秀容城縣北河東

平城縣郡西南後漢所徙　平城故城郡北一度一分今大同府東五里　新平城亦名小平城故城西南百里今山陰縣北四十里　安陽城故城東南　燕昌城故城東北三十五里　白登山故城北七里　意辛山亦名意親山故城北塞外　東木根山故城北　石漠塞外陰山北　牛川故城北　長川牛川東　石子嶺故城西北

幽州禹貢冀州之地周曰幽州晉因之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宣化永平易州山西省之大同境地領郡七縣三十四刺史治燕國之薊初治涿東晉僑治徐州孝武帝太元中寄治青州後仍還徐州

燕國今順天府地南界范陽西界代郡東界北平西北界上谷東北不設郡縣今古北口外地右負軍都左負密雲領縣十治薊

薊縣今順天府治東　征北小城東南

軍都縣郡西北九分今昌平州西七里　軍都山西北　蠮螉塞今居庸關

昌平縣郡北少西九分今州治東南

安樂縣或誤作安國郡東北五分今通州西北順義縣西南

狐奴縣郡東北十分今順義縣東北二十里白河東　密雲山東北今縣南五十里　方城山北燕置縣

潞縣郡東五分今通州治　平谷北石趙置　臨渠東石趙置一名臨泃以泃水得名

雍奴縣郡東南十五分今武清縣東八里

泉州縣郡東南十八分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安次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安東縣西北四十里　常道城西

廣陽縣郡西南五分今良鄉縣東北十里

范陽國州西南十三分今順天府南境及易州保定地西界代郡東北界燕國南界冀州之高陽河間章武蜚狐之險在其右肩領縣八治涿

涿縣今州治

良鄉縣郡北少東四分今房山縣東南

長鄉縣郡東北三分今固安縣北

方城縣郡東南九分今固安縣南十五里

容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范陽縣郡西南十一分今易州東南六十里

遒縣郡西少南五分今淶水縣北

·故安縣郡西少南十分今易州紫荊關　金臺東南三十里

代郡州西一度八分今宣化府及易州地東界燕國范陽南界冀州之中山西界幷州之鴈門幷冀相接皆閡重山北氣反通南氣反塞雖處域內有同遐外北界廣甯西北不設郡縣今西寧縣地領縣四治代

代縣今蔚州東二十里

平舒縣郡西一分

廣昌縣郡南十二分今縣治　蜚狐即縣治

當城縣郡西十二分今蔚州西百里　高柳西十里　沮洳城西北四十里　參合陂西北百里今大同府東百里　桑乾川南

廣甯郡州西少北一度二分今宣化府南境地西南界代郡東界上谷西北二面不設郡縣今懷安萬全縣地領縣三治下洛

下洛縣今保安州治西　廣甯故城西北二百里亦曰大甯城紀要又引魏土地記下洛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二十里有大甯城　甯川亦名小甯城在大甯城西二十里

潘縣郡西南七分紀要云今懷來衛治按衛即今縣一統志以爲晉上谷郡沮陽縣治

涿鹿縣郡東南四分

上谷郡州西北十八分今宣化府東境地西界廣甯南界范陽東南界燕國北無郡縣今龍門赤城縣地領縣二治沮陽

沮陽縣今懷來縣治南　殷繁水北按今多倫諾爾城明開平舊衛其東二百里明初之興州皆漢上谷郡地晉

末馮跋嘗拓地至此後入于魏

居庸縣郡東少北七分今昌平州西北延慶州東

北平郡州東一度三分今順天永平府地西界燕國東界遼西南境至海北無郡

縣今承德府地東控盧龍之塞西扼白檀之險領縣四治徐無

徐無縣今玉田縣東北三十里徐無山西南二十里

俊靡縣郡北今遵化西北紀要云今豐潤縣北盧龍塞東北今喜峯等口白檀山西今密雲縣東

南二十里夏謙澤西北百里

土垠縣郡東南八分今豐潤東十里紀要云西北六十里

無終縣郡西南三分今玉田縣治燕山西北二十五里

遼西郡州東二度五分今永平府境地西界北平東界平州之昌黎郡境本東盡遼河魏分屬

國置昌黎郡屬平州南境至海北無郡縣今喀剌沁中旗地領縣三治陽樂

陽樂縣今撫寧縣治西陽樂故城今柳邊外大凌河南紀要云晉郡治此後魏并入徒河乃置于遼西之西

境按魏正始五年分遼西置昌黎郡所屬賓徒在其西北三百餘里若晉時遼西猶治陽樂故城則自東北而控西南屬

縣于五百里之外且與昌黎一郡治屬交午非其理也郡治疑即曹魏分郡時所移臨渝今山海關

肥如縣郡西九分今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海陽縣郡西南五分今永平府東南三十里令支城北六十里樂安城南百餘里今樂亭縣南四十里

灤河在樂亭縣南分二支入海城在二水閒石趙所置以禦燕三陘北

平州禹貢冀州漢幽州之地魏始置平州後罷晉武帝咸寧二年復

置今盛京奉天錦州朝鮮地領郡五縣二十六刺史治昌黎之昌黎

昌黎郡今寧遠大寧地東界遼東南界幽州之遼西西北無郡縣西爲今承德府

北爲今喀剌沁土默特二旗皆漢遼西郡地領縣二治昌黎

昌黎縣今錦州府西南十二分寧遠州東北三十里燕移治龍城龍城西北二百里今喀剌沁左翼地本名柳城

燕都此改名亦曰和龍移郡治此更名太守曰尹橫溝龍城西南十里營丘城西南燕置樂郡治武寧

浪城西南燕郡索莫汗陘西南四十里石城西南百餘里燕郡乙連城西南二百里

黃榆谷西南二百五十里青陘西南四百餘里板陘西南紫蒙城西北牛尾谷北

宿軍威德臨川皆東北新城東沙城東北六百里徒河東南九十里白狼

城乙連西平剛城乙連西南建安城乙連南令支北武興城建安南令支東凡城平剛

西南四十里棘城縣西北三十里廣安城棘城北西樂城今錦州治燕郡

賓徒縣郡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喀剌沁右翼地突門嶺西南甘松陘嶺西澆水一名饒樂水亦

作弱落澆落今北流入老哈河

遼東國州東少北二度一分今奉天府地西界昌黎北界玄菟南界樂浪東無郡

縣今興京及鳳皇城地漢玄菟郡也領縣八治襄平

襄平縣今遼陽州北七十里于河城東北

居就縣郡西南今海城縣東北

汶縣郡西南一度一分今蓋平縣西北六十里遼河口東南

新昌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海城縣治東

安平縣郡南少西一度一分今蓋平縣東北七十里

西安平縣郡南少西一度九分今蓋平縣東南五十里平郭城北馬石津平郭西歷林

口平郭西北

樂就縣

力城縣

南蘇城紀要云今金州衛治按衛在旅順北百二十里今寧海縣也紀要云沓渚在衛東南是沓渚即旅順矣孤

縣海中東望成山故度海至遼東者必取道焉若夫新城木底皆燕攻丸都之南道丸都在鴨綠江東距江入海處六百

里當今滿蒲城登城之閒自遼東趣丸都南道應出鳳皇城若至寧海則反向西南非其塗也附注于此存所疑以俟

博雅君子攷焉

樂浪郡州東少南四度十二分今朝鮮地領縣六治朝鮮

朝鮮縣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

遂城縣平壤南

鏤方縣郡西今遼陽州東

屯有縣

渾彌縣

駟望縣

玄菟郡州東少北三度二分今奉天錦州地漢治沃沮在鴨綠江源之東後爲夷貊
所侵徙高句驪北今佟佳江源南公孫氏據遼東更置于遼東東北二百
里晉因之南界遼東領縣三治高句驪
高句驪縣今撫順縣東少北八十里
望平縣郡西今廣寧縣東北
高顯縣
帶方郡州東南今朝鮮地漢縣屬樂浪公孫置郡晉因之領縣七治帶方
帶方縣平壤南境
列口縣今朝鮮京畿道漢城府西南境
含資縣漢城南
海冥縣按紀要在今盛京南六十五里挹婁城
長岑縣今遼陽州東遼之崇州地按遼崇州在遼陽州東北百五十里撫順縣東南樂浪玄菟帶方三郡雖據今圖略
可指別闕無左證即如帶方郡治在樂浪南而海冥長岑二縣反在樂浪之北蓋三郡屢經移徙靡得其詳矣
南新縣
提奚縣
冀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天津趙州順德河閒定州正定廣平冀州深州山東省之濟南東
昌武定地領郡十三縣八十六刺史治趙國之房子後徙安平之信都東晉僑治
江北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青州乃徙治焉
趙國今趙州順德正定及保定南境地北界常山東北界博陵東界鉅鹿南界司
州之廣平西界幷州之樂平領縣九治房子
房子縣今高邑縣西南五十里柏鄉城東南
元氏縣郡北少西八分今元氏縣西北二十五里飛龍山西北二十五里井陘東南
下曲陽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晉州西五里柏肆塢西二十里藁城柏肆南無極柏肆北
平棘縣郡東北六分今趙州南二十里
鄗縣郡東北十九分今東鹿縣東北二十里
高邑縣郡東少北三分

平鄉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縣西北六里
鉅鹿國州東六分今趙州順德地西北二面皆界趙國南界司州之廣平東界
安平領縣二治癭陶
癭陶縣今寧晉縣西南二十五里南䜌縣西南三十里今柏鄉東北十里初省復置廣阿南大陸
澤東
鉅鹿縣郡南十五分今平鄉縣治
常山郡州北十五分今正定及定州西境南界趙國北界中山東界博陵西界幷
州之新興領縣八治真定
真定縣今府南八里滹沱南
井陘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縣治北
石邑縣郡西五分今獲鹿縣治南
蒲吾縣郡西少北六分今平山縣東南二十里桑壁南
靈壽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東
南行唐縣郡北八分今縣治北
上曲陽縣郡北十三分今縣西四里
九門縣郡東四分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中山郡州北少東一度一分今定州正定保定地西南二面皆界常山東界博陵高陽
北界幽州之代郡范陽領縣八治盧奴
盧奴縣今定州治承營塢東南
唐縣郡北六分今縣治中山城西北十三里陰嶺上或曰慕容垂所都也灌城西四十里
望都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慶都縣西北七里
蒲陰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完縣東南二十里陽城東南三十里
北平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滿城縣西二里
安喜縣郡東三分
魏昌縣郡南少東六分今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廉臺西十三里
新市縣郡西南九分今新樂縣西南四十五里義臺北五十里泒水北

高陽國州東北一度二分今保定府地西界中山南界博陵東界河閒北界幽州
之范陽領縣四治博陸
博陸縣今博野縣南六十里
北新城縣郡北十五分今安肅縣西南二十里 樊輿縣南少東今保定府東南三十里或以爲石趙置 樂
鄉縣南少西今保定府南七十里或以爲石趙所置
蠡吾縣郡東北四分今蠡縣東二里一統志云在博野西南則應屬博陵 清梁城西二十里石趙置縣 南
安城南石趙置縣
高陽縣郡東北十一分今縣東二十五里
博陵國州東北一度今深州保定定州地 西北界中山西南界趙國南界安平東
界河閒北界高陽領縣四治安平
安平縣今縣治
安國縣郡西北六分今祁州東南六里
饒陽縣郡東五分今縣東北二十里 魯口今饒陽縣治
南深澤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二十七里
河閒國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河閒府及保定府東境地 西界高陽博陵北界章武及幽州
之范陽東界渤海西南界安平領縣六治樂城
樂城縣今獻縣東南六十里
中水縣郡西少北四分今獻縣西北三十里
武垣縣郡西北六分今河閒府西南三十八里 小陵城亦名樂陵今府西北五里石趙置縣 乞活城
今府北六里
鄚縣郡北十五分今丘縣北三十里
易城縣郡北二十二分今雄縣北三十五里
成平縣郡東南六分今交河縣治東
章武國州東北一度二十分今順天天津河閒地 西南二面皆界河閒東南界渤海東
北至海北界幽州之范陽燕國領縣四治東平舒
東平舒縣今大城縣治

文安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東三十里
章武縣郡南四分
東州縣郡西南五分今河閒府東北六十里
渤海郡州東少北一度十八分今天津河閒及武定地 西界河閒西南界安平南界清河
平原樂陵東北至海領縣十治南皮
南皮縣今縣東北八里
饒安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滄州東北七十里一統志云在今南皮縣東南八十里
浮陽縣郡東少北六分今滄州東南四十里
高城縣郡東十分今鹽山縣南六里 鹽山東南 漂渝津東北百里
重合縣郡東南十一分今樂陵縣西五十里紀要又云吳橋縣西南二十里
東光縣郡南五分今縣東二里
東安陵縣郡西南十一分今景州東十七里
脩縣郡西南十三分今景州治南
阜城縣郡西南十分今縣東二十里
廣川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慕容垂置爲郡 歷口東 灄頭戍東北 索盧城
今棗強縣東二十里晉末嘗置縣
樂陵國州東二度九分今武定及河閒東南境 西北界渤海西南界平原南界青州
之濟南樂安東北二面皆至海領縣五治厭次
厭次縣今武定府治
新樂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寧津縣治北
樂陵縣郡北五分今海豐縣西南三十里
陽信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七里
濕沃縣一作溼沃郡東少南今蒲臺縣西北 大河南
安平國州東十九分今冀州深州及廣平順德地 西界鉅鹿北界博陵河閒東界渤海
東南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廣平領縣八治信都
信都縣今冀州治 辟陽城西三十五里 長蘆溝西二里

下博縣郡北九分今深州治
武遂縣郡北少東十四分今武强縣東北三十里
武邑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太康十年置爲郡後復爲縣石趙置郡
觀津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
經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廣宗縣東二十里　五橋澤東
廣宗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石趙置建興郡　上白城南
扶柳縣郡西南五分今南宮縣北三十里　堂陽縣南　南宮縣南晉初省後復置
清河國州東少南一度一分今廣平東昌濟南地　西界安平及司州之廣平北界渤海
東界平原南界司州之陽平領縣六治清河
清河縣今縣東三十里　新柵西　水東縣西北石趙置　末栢城東北五十里　灄頭見渤海廣川
繹幕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平原縣西北二十里
貝丘縣郡東四分平晉縣南石趙置爲清河郡治
鄃縣郡東九分今夏津縣東北三十里
靈縣郡東少南十分今高唐州西南
東武城縣郡西三分今清河縣治
平原國州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濟南東昌地　西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陽平南界
兗州之濟北東南界青州之濟南東北界樂陵北界渤海領縣九
治平原
平原縣今縣西南五十里
安德縣郡北少東八分今陵縣治
西平昌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德平縣西南三十里　大河南五十里
鬲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德平縣東十里　大河南七十里
般縣郡東北十八分今德平縣東北三十里　大河南九十里
高唐縣郡東南五分今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大河東五里
茌平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西二十里

博平縣郡西南三十一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聊城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東昌府西北十里　畔城今東昌府西
兗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開封衛輝歸德直隸省之大名山東省之兗沂曹濟南泰安境地領郡
八縣五十七本五十六刺史治濮陽之廩丘東晉僑置或于徐州之廣陵
或于揚州之晉陵元帝時治京口明帝時治廣陵置濟陰東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京口或治盱眙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治廣陵與京口對江成帝咸康四年于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時分廣陵之建陵臨江如皐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濮陽國州西十七分今大名曹州衛輝地　西界司州之汲郡魏郡北界司州之頓
丘東界東平南界陳留濟陰領縣四治濮陽
濮陽縣今開州西南三十里　大河北
白馬縣郡西五分今滑縣東北二十里　大河二面西北　滑臺西南　鹿鳴城北
鄄城縣郡東十一分今濮州東二十里　大河北八十里
廩丘縣刺史治今范縣東南七十里　大河北　倉亭大河北今范縣東北
陳留國州西南一度十三分今開封衛輝歸德大名境地　西界司州之滎陽北界司州之
汲郡東北界濮陽東界濟陰東南界豫州之梁國西南界豫州之
潁川領縣十一本十治小黃
小黃縣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汴水南　睢水東北　倉垣西南水上汴　兗州姚泰治倉垣
浚儀縣郡西少北五分今開封府治西北　蓬陂塢東南二十四里　乞活臺南五里本名繇臺
酸棗縣郡西北十五分今延津縣北十五里　大河西北　延津北河上此河南岸之延津　東燕城見北
司州汲郡汲縣
封丘縣郡北少西七分今縣治　大河西北七十里
長垣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縣東北三十五里　大河西北九十里
濟陽縣郡東少北七分今蘭陽縣東十五里
外黃縣郡東南七分今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南　睢水北　黃墟東睢水北故黃城
襄邑縣郡東南十三分今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北四十五里　東淵東
雍丘縣郡東南五分今杞縣治祖逖爲刺史嘗治此　汴水北

圉縣郡南少東八分今杞縣南五十里志脫今補
尉氏縣郡西南十一分今縣治
東平國州東少北十二分今泰安曹州兗州地 西界司州之陽平頓丘北界濟北東
界泰山東南界豫州之魯郡南界任城高平領縣七治須昌
須昌縣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 濟水西 汶水南 清口汶合濟自縣西北流與徐州清口別 大
河濟水西五十五里
無鹽縣郡東四分今東平州東二十五里 汶水南
剛平縣郡東十四分今寧陽縣東北十五里 汶水北
東平陸縣郡東南七分今汶上縣北三里 汶水北
壽張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五十里 大河西
范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東南二十里 大河東南州之諸屬唯范及濟北之臨邑在河西
富城縣今東平州境
濟北國州北少東二十四分今濟南泰安兗州地 西界司州之陽平北界冀州之平原
東界泰山南界東平領縣五治盧
盧縣今長清縣西三十里 碻磝城北一里大河南岸津度處別有碻磝山在穀城縣南與此別 大河西北
臨邑縣郡西四分今茌平縣東南四十里 大河東
東阿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縣西二十五里 大河西北 倉亭津西六十里大河西岸
穀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東阿縣治
蛇丘縣郡南少東十分今肥城縣南 三布口東
濟陰郡地在濟南故漢濟陰郡一統志晉郡因漢今晉書地理志作濟陽誤也州南少西十七分今曹州府地 西南
界陳留北界濮陽東界高平南界豫州之梁國領縣九治定陶
定陶縣今縣西北四里 濟水北
城陽縣郡北八分今曹州府東北六十里 濟水南
成武縣郡東少南六分今縣治
單父縣郡東南十四分今縣治
乘氏縣郡南四分

己氏縣郡南八分今曹縣東南四十里
句陽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曹縣北三十里 考城縣惠帝時置今舊考城縣東南五里
宛句縣郡西少北五分
離狐縣郡西北七分今曹州府西北四十里
高平國州東南十八分今兗州府地 西界濟陰東北界任城泰山及徐州之東
海東南界徐州之彭城領縣七治昌邑
昌邑縣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鉅野縣郡西北六分今縣治南 鉅野澤東北濟水北五十里
高平縣郡東北四分
南平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鄒縣西三十里 泗水經縣北縣西東南入徐州界距縣各五十里
金鄉縣郡西南四分今縣治
方與縣郡東南九分今魚臺縣治北
湖陸縣郡東南十四分今舊沛縣北五十里 泗水東
任城國州東少南十八分今濟寧州兗州地 西界濮陽北界東平東界豫州之魯郡
南界高平領縣三治任城
任城縣今濟寧州治 泗水東南流
亢父縣郡南五分 泗水西
樊縣郡北二分 泗水東南 濟水西北流
泰山郡州東少北一度五分今泰安沂州濟南地 西界東平濟北北界青州之濟南東
界徐州之東莞南界豫州之魯郡徐州之琅邪領縣十一治奉高
奉高縣今泰安府東北七十里
山茌縣郡西北十四分今長清縣東北四十里太元中改屬濟北 升城今長清縣東北義熙中僑置太原縣屬泰
山郡
嬴縣郡東六分今萊蕪縣西四十里
萊蕪縣郡東十分今縣治 馬耳關東北七十里山上
牟縣志作東牟郡東十二分今萊蕪縣東二十里

新泰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縣治
博縣郡東南三分
南武陽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費縣西北七十里
梁父縣郡南少東八分今泗水縣北四十里
南武城縣郡南少東一度四分今費縣西南九十里武帝置南城郡以封羊祜祜不受復爲縣
鉅平縣郡西南四分今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青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山東省之登萊青濟南沂州武定府地領郡七本六縣四十二本三
十七刺史治齊國之臨淄惠帝時分置平昌高密二國元帝太興二年
寄治廣陵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以爲幽州僑治廣固而青州自治
廣陵十五年與兗州俱徙京口自後或南或北安帝義熙六年收復置北青
州治東陽今青州府北而以僑州爲南青州後省南青州因去北名
齊國今青州府及濟南府東境北界樂安西界濟南東界濟岷南界徐州之東
莞西南界兗州之泰山領縣五治臨淄
臨淄縣今縣治北女水東廣固南五十里今青州府西北八里東陽城今青州府北陽水名劉裕
平燕夷廣固改築陽水北曰東陽爲州治又築水南曰南陽柳泉戍廣固西淄水東澠水西
五龍口廣固西淄水源
昌國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
西安縣郡西三分
廣饒縣郡北少東六分今樂安縣東北二十里
東安平縣郡東二分
濟南郡州西二十三分今府地晉志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注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于濟河北故改爲濟
岷郡是以濟南濟岷爲一郡二名也五縣中唯祝阿一縣臨濟水然亦在水南其平壽等四縣皆在齊國之東去濟河遠甚一統志
屬北海郡而晉無北海郡晉有東平陵諸縣實屬濟南郡而志失之按濟南在齊國西濟岷在齊國東中隔一國自是兩郡非一郡
改名或說非也武帝將出齊王攸以濟南益齊國封則志當有濟岷無濟南而濟南屬縣亦當收入齊國今志有濟南而所領多係
濟岷所屬是濟南不應有郡而有郡濟岷應有郡而無郡也若非益封齊王時譌岷爲南則是太康地記譌南爲岷致此膠葛今兩
箸之西界冀州之平原北界冀州之樂陵東北界樂安東界齊國南
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六治東平陵後徙歷城
東平陵縣今濟南府東七十五里廣川僑郡北治東強僑縣
歷城縣郡西七分今濟南府治
祝阿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禹城縣西南七十里
著縣郡西北十四分今臨邑縣東南五十里大河北二十里
菅縣郡東北五分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
烏陵縣一作於陵郡東少北十分今長山縣西南五十里
濟岷郡州東十五分今萊州府地西界齊國南界城陽及徐州之東莞東北界
東萊東南界長廣領縣四治平壽
平壽縣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都昌縣今昌邑縣治初屬齊國後廢
下密縣郡西三分
膠東縣郡東二十二分今平度州治
卽墨縣郡東少南一度八分今縣治
樂安國州西北十分今青州濟南武定府地西南界濟南西北界冀州之樂陵東北
至海東南界齊國領縣八治高苑
高苑縣今縣東北二里
臨濟縣郡西四分
博昌縣郡東五分今博興縣南二十里
利益縣郡東六分今博興縣東南四十里
壽光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鄒縣郡西南十一分今鄒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東朝陽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章丘縣西北六十里黃巾固今章丘縣治北
蓼城縣
城陽郡州南少東一度十三分今沂州青州萊州府地西界徐州之東莞琅邪北界濟岷
東界長廣南界徐州之東海領縣十治莒
莒縣今州治

平昌縣郡北十七分今安丘縣西南四十里惠帝置為國
昌安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安丘縣南二十里
淳于縣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姑幕縣郡東北十五分今諸城縣西五十里
高密縣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西南二十里惠帝置為國　夷安縣東北二十里今高密縣治惠帝置屬高密
國
諸縣郡東北十四分今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東武縣郡東北十七分今諸城縣治
黔陬縣郡東一度二分今膠州治西南紀要在今高密縣西六十里
壯武縣郡東北一度六分今即墨縣西北六十里
東萊國州東一度八分今萊州登州府地　西南界濟岷東南界長廣東北二面皆
至海領縣六治掖
掖縣今萊州府治　燕臺東北二十里南燕置
曲城縣郡東北五分
黃縣郡東北十九分今縣東南二十五里　牟平縣今福山縣西五十里初省後復置屬東萊
惤縣郡東十二分今招遠縣南七十里
盧鄉縣郡南八分今平度州西北三十里
當利縣郡西南三分
長廣郡州東南一度二十二分今萊州登州府地　西界濟岷城陽北界東萊南東二面
皆至海領縣三治不其
不其縣今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
挺縣郡北少東十九分今萊陽縣西南七里
長廣縣郡東北今萊陽縣東境　昌陽縣今萊陽縣東七十里初屬東萊廢後復置屬長廣
徐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淮安揚州海州及徐州東境安徽省之泗州山東省之沂州及青兗南境地
領郡七縣六十二本六十一刺史治彭城之彭城元康末徙下邳惠帝置郡四元康
元年分東海置蘭陵七年分東莞置東安分臨淮置淮陵堂邑永嘉中淮陵沒于石勒　淮水由州東入海南通

江泗水由州入淮謂之泗口亦曰清口汴水由州入泗通舟利運南北之水衝
也懷帝永嘉時州境半沒于石勒東晉僑置州郡多在州境而州又
僑治揚州元帝置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又置南東海南琅邪南蘭陵南東平又置臨淮南彭城淮陵等郡屬南徐州頓
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太寧二年州治淮陰置南下邳南東莞南沛南清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郡屬徐兗
二州以兗州刺史領徐州治廣陵成帝時徙治京口又于漢故九江郡置鍾離屬南徐州穆帝永和八年還治下邳哀帝隆和元年治山
陽帝奕太和二年治京口孝武帝寧康二年治廣陵三年治京口　凡僑州五幽冀青并兗嘗以兗領
徐又以青并合兗幽冀合徐孝武太元九年始以京口為南徐州彭
城為徐州安帝義熙七年置三郡盱眙海陵山陽以京口為徐州彭城加北
彭城國今徐州府東北境　東北界東海東南界下邳西及西南界豫州之
沛國領縣七治彭城
彭城縣今徐州府治　泗水東　汴水經城北東入泗
留縣郡北少西九分今沛縣東南五十里
廣戚縣郡北少西十五分今沛縣東北四十里
傅陽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嶧縣西南五十里
呂縣郡東北五分
武原縣郡東十分今舊邳州西北八十里
梧縣
下邳國州東十五分今徐州東南及泗州西境地　西北界彭城東北界東海東南界臨
淮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七治下邳
下邳縣今舊邳州治東　泗水南　沂水自縣北分二道東西夾城南入泗
良城縣郡北五分
凌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宿遷縣西南五十里一統志紀要俱作東南按若在宿遷東南則不能縣屬下邳東蓋西之譌
睢陵縣郡南六分今睢寧縣治紀要云今盱眙縣西六十里按若在盱眙西則去睢水遠矣　睢水　北　濟陰
僑郡元帝置
夏丘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故虹縣東
取慮縣縣西南六分　睢水南

僮縣郡西南十四分今虹縣西北七十里故睢水北
臨淮郡州東南一度十二分今泗州及徐州東境揚州北境地北界東海東界廣陵南界揚
州之丹楊西界下邳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十一本十治盱眙
盱眙縣今縣治義熙中置為郡堂邑縣今六合縣北初屬臨淮郡後廢惠帝置為郡安帝時改名秦郡改縣
名曰尉氏涂塘堂邑西十五里直瀆縣南義熙中置屬盱眙郡君川城東北六里有君山川在山旁
今洪澤湖中淮水北
東陽縣郡東八分今天長縣西北七十里紀要云天長東七十里則在今邵伯湖中石鼈東北
高郵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州治三阿西八十里東晉幽州僑治于此白馬西南七十里
贅其縣今盱眙縣西境陽城僑縣西考城僑縣西俱屬盱眙郡淮水北
徐縣郡西北十一分淮水南
淮陵縣郡北十一分元康七年置為國永嘉後廢睢水南
下相縣郡北一度今宿遷縣西七里濟岷僑郡北宿豫縣東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睢水
南十五里東入泗
司吾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宿遷縣北六十里司吾驛是
高山縣
潘旌縣
廣陵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淮安揚州通州地北界東海東至海南至江界揚州
之毗陵西界臨淮領縣八治淮陰後徙治射陽東晉徙治廣陵青兗二州嘗鎮此兗州領濮陽濟
陰高平泰山等郡咸康中又增陳留
淮陰縣今清江浦地山陽縣今淮安府治義熙中置為郡治淮水北泗水淮水北南入淮角
城縣今清江浦北泗水西淮水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淮陽郡角城北十八里
淮浦縣今安東縣西境
鹽瀆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鹽城縣治
射陽縣郡東南七分今鹽城縣西九十里
海陵縣或誤作海陽郡南少東一度六分今泰州治東晉置為山陽郡治領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義熙中改
郡曰海陵而別置山陽郡于山陽縣也建陵縣東北七十里紀要云本東海郡屬縣按今晉志東海郡無建陵

縣蓋本廣陵分置之縣如皋縣今縣治臨江縣南寧海縣如皋東北蒲濤縣今通
州南
廣陵縣郡南一度五分今揚州府治東北步丘北二十里
江都縣郡南一度七分今揚州府西南三十里
輿縣郡南一度七分今儀徵縣東
東海郡州東少北一度三分今海州及沂州兗州南境地南界廣陵臨淮下邳東至海北
界琅邪及青州之城陽西北界兗州之泰山豫州之魯郡領縣十
二治郯
郯縣今郯城縣西南三十里
厚丘縣或誤作原丘郡南少東十分今沭陽縣西北四十六里陰平東南六里南燕置弁州
朐縣郡東少南十五分今海州治鬱洲一作郁洲東十九里海中
祝其縣或誤作況其郡東十一分今贛榆縣西南十五里
利城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贛榆縣西六十里
贛榆縣郡東少北十九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蘭陵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嶧縣東六十里
襄賁縣郡西少北十四分今嶧縣東北四十里
合鄉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東南嶧縣西北
氶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嶧縣治西北蘭陵郡元康初置石城山東七里
昌慮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南少東六十里
戚縣郡西少北一度二分今滕縣南七十里
琅邪國州東北一度十分今沂州及兗州東境南界東海東至海東北界青州之城
陽北界東莞西北及西界兗州之泰山領縣九治開陽
開陽縣今沂州府北二十里鄆城僑縣東北
臨沂縣郡南二分今沂州府治
即丘縣郡東南九分
東安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沂水縣南三十里

華縣郡西北八分今費縣西北六十里
蒙陰縣郡西北十九分今縣西十五里
費縣郡西十分今縣治
繒縣郡西南十分今嶧縣東八十里
陽都縣今沂水縣南境
東莞郡州東北二度今青州沂州地南界琅邪東界青州之城陽北界青州之濟岷齊國西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八治東莞
東莞縣今沂水縣治　團城鎮亦名圓亭東北四十里
安丘縣郡東北二十分今縣東北二十里一統志云西南二十里
營陵縣郡北少東二十一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朱虛縣郡北十六分今臨朐縣東少南六十里
劇縣郡北一度今壽光縣東南三十里
臨朐縣郡北少西二十分今縣治　大峴南百里　巨蔑水東
廣縣郡北少西一度今青州府西南四里
蓋縣郡西北十分
揚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州安徽省之安慶徽州池州廬州寧國太平滁州和州廣德州六安州及鳳陽潁州境地浙江全省福建唯漳州邊界他屬江西唯袁州府及吉安臨江境他屬領郡十八縣百七十五本百七十三刺史治丹楊之建鄴本治壽春吳平後徙惠帝元康元年割七郡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及荆州三郡武昌桂陽安成置江州治武昌後又增置歷陽歷陽烏江二縣義興陽羨義鄉國山臨津平陵永世六縣二郡而置尋陽郡尋陽柴桑二縣屬江州元帝渡江以州為京師改丹楊太守曰尹以刺史當司隸明帝太寧元年又分臨海置永嘉南徙之民率置僑治揚州所領實十一郡丹楊會稽吳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而司豫兗并青徐六州及當州之淮南廬江二郡並寄治焉東南際海西北帶江以京口歷陽為門戶財賦所出專資吳會非復洛都之舊制矣
丹楊郡今江寧太平及鎮江南境北界徐州之臨淮東界毘陵東南界吳興南界宣城西界淮南領縣十一治建鄴
建鄴縣南渡改名建康今江寧府治　都城十二門因吳故都北近覆舟山南距秦淮五里十二門名皆同洛都　臺城六門本吳後苑城在都城東北隅六門南曰大司馬北曰承明東曰萬春少北曰東華西曰太陽少北曰西華　中堂宣陽門外　石頭城西二里石頭山上北沿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　冶城東冶在石頭城東西冶在石頭城西　東府城會稽王道子宅也道子領揚州宅在州東故名安帝時築城　西州城刺史治今上元縣署西二里　越城南六里秦淮南今長千里　白石壘西北十四里當臺城西石頭東北　懷德縣宮城南七里大興初置以處琅邪流人　僑費縣懷德縣廢後置宮城西北三里　鍾山東北　覆舟山北　幕府山北二十里　四望山西北十里　盧龍山西北二十里　土山東南二十里　三山南五十七里　烈山西南七十里烈洲上　西陵東北十五里鍾山南麓　東陵覆舟東　後湖北　朱雀桁亦名大桁城南秦淮水上西曰竹格渚東曰驃騎桁共二十四桁總名柵塘西頭曰倪塘順塘跨青溪者張侯橋　青溪有二在宮城東西泄後湖水入秦淮　直瀆出方山至郡東三十二里　班瀆北　查浦西南十里江東岸　新亭南十五里　板橋浦西南三十里　蔡洲西二十五里江西岸　茄子浦西南十三里江中洲　闔閭洲北　新洲北四十里　藥園壘覆舟山南　廷尉壘北　羅落橋東北
丹楊縣郡南少西六分　姑孰今太平府治豫州僑治自蕪湖移此
江寧縣郡南少西七分
于湖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太平府南三十八里　陵口今太平府北三十里　采石今府西北二十五里　博望山亦名東梁山今府西南三十里與和州之西梁山夾江對峙　當塗僑縣淮南僑郡治
蕪湖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縣東三十里　豫州僑治即縣治後移姑孰　襄垣僑縣今蕪湖縣西南五里上黨僑郡治後省郡屬淮南　定陵僑縣屬淮南
秣陵縣郡東南五分
溧陽縣郡東南十七分今縣西北四十五里
永世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溧陽縣南三十五里　平陵縣今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太興中分溧陽永世置屬義興郡
湖孰縣郡東四分
句容縣郡東九分今縣治　竹里北六十里　大業壘北　破岡瀆東

江乘縣郡東北六分東晉屬南琅邪郡臨沂僑縣南琅邪郡治西南三十八里金城僑縣西南
三十五里蒲洲上屬南琅邪郡
毘陵郡東晉改名晉陵州東少北十四分今常州鎮江二府西界丹楊東北界徐州之廣陵
東南界吳郡南界吳興領縣七治丹徒
丹徒縣今鎮江府治義熙中屬南東海郡亦爲南徐州治或云在今府東十八里丹徒鎮北固山北蒜
山西
延陵縣郡南九分今丹陽縣南三十里
曲阿縣郡南少東六分今丹陽縣治
武進縣郡東南八分今丹陽縣東南二十里蘭陵僑縣東南十里太興初置爲南蘭陵郡治
毘陵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常州府治僑莒縣西南六十里南東莞郡治領姑幕等僑縣南彭城郡
明帝置在縣西境無實土陵亭西五十里
無錫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縣治御亭南五十里今望亭
暨陽縣或誤作既陽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江陰縣東四十里亦曰南沙後爲南沙縣
吳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蘇州松江嘉興太倉州及杭州南境嚴州東境地東及東北東南皆至
海西北界毘陵西南界吳興新安南界會稽東陽領縣十二本十一
治吳
吳縣今蘇州府治
海虞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常熟縣治東南海陽縣北東晉初僑置東海郡于此領郯朐利城三縣永和初並
徙置京口
婁縣郡東七分今崑山縣東北三里扈瀆壘東南今上海縣北十里東倉東今太倉州治華亭谷
南今松江府西北三十里
海鹽縣郡南少東二十一分今縣治故治城東北
嘉興縣郡南十三分今府治紫壁或作柴壁南四十五里故檇李也
鹽官縣郡南二十四分今海寧州治
錢塘縣郡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杭州府治西臨平湖東北
富春縣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縣治

桐廬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七分今縣西二十五里
建德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十四分今嚴州府治
壽昌縣郡南少西二度五分今縣治西
新城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一分今縣治太康末置後廢咸和九年復置志脫今補
吳興郡州東南一度十四分今湖州府及杭州府境地東界吳郡北界毘陵西界宣城南
界新安領縣十一本十治烏程
烏程縣今湖州府治
東遷縣郡東三分
武康縣郡南七分今縣治
餘杭縣郡南十五分今縣南苕溪南
臨安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
安吉縣郡西南八分今縣治
原鄉縣郡西南十一分今孝豐縣治北
於潛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
故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安吉縣西北三十里
長城縣郡西北六分今長興縣治西
陽羨縣郡北十五分今宜興縣南五里永嘉四年置爲義興郡治志脫今補國山縣今宜興縣西南十五里
臨津縣西五十里義鄉縣今長興縣北六十里皆屬義興郡
會稽郡州東南二度十三分今紹興甯波二府地東北二面皆至海南界臨海東陽西
界吳郡領縣十治山陰
山陰縣今紹興府治邢浦東北三十五里
上虞縣郡東八分今縣西北四十里
餘姚縣郡東十一分今縣治
句章縣郡東少南十四分今慈溪縣西南三十五里隆安四年劉裕改築于今寧波府南六十里
鄮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甯波府東北二十里
鄞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奉化縣東五十里

始寧縣郡東南八分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東山東北五里
剡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嵊縣治西
諸暨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永興縣郡西少北七分今蕭山縣治西
臨海郡州東南四度二分今台州溫州及處州地東至海北界會稽東陽西越重山界建安晉安領縣八治章安
章安縣今台州府東九十里
寧海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縣治
始豐縣郡西北十三分今天台縣治
臨海縣郡西九分今台州府治　樂安縣永和三年置今仙居縣治
松陽縣郡西一度二十一分今縣治
永寧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十二分今溫州府治　永嘉郡即縣治太寧初置　樂成縣今樂清縣治寧康二年置屬永嘉郡
安固縣郡南少西一度七分今瑞安縣治
橫陽縣初名始陽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平陽縣治太寧初改屬永嘉
晉安郡州南少東六度二分今福州福寧泉州汀州漳州諸府福建省南境地　東南二面皆至海北越重山界臨海西北界建安西越重山界南康及廣州之始興領縣八治原豐
原豐縣今福州府治東南
溫麻縣郡北少東一度今福寧府西南三十里
侯官縣郡西北四分
新羅縣郡西二度十八分今汀州府治南
晉安縣郡西南一度五分今南安縣治
同安縣郡西南一度十五分今縣治
宛平縣
羅江縣

建安郡州南五度今建寧延平邵武三府福建省北境地　東南界晉安東北越重山界臨海北越重山界東陽西越重山界臨川南康西北越重山界鄱陽領縣七治建安
建安縣今建寧府治
吳興縣郡北二十四分今浦城縣治
建陽縣郡西北十分今縣治
邵武縣太寧初改名邵陽郡西二十分今縣治　綏城縣義熙中置今建寧縣西南三里
將樂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縣治
延平縣郡南少西十一分今府治　沙村縣今沙縣東十里義熙中置
東平縣
東陽郡州南少東三度一分今金華衢州及處州地　東南界臨海東北界會稽西界新安西南界建安鄱陽領郡九治長山
長山縣今金華府治
豐安縣郡北少東八分今浦江縣治西南
烏傷縣郡東北九分今義烏縣治
吳寧縣郡東十五分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或云在諸暨縣西南
永康縣郡東南九分今縣治
遂昌縣郡西南十八分今縣治
太末縣郡西十一分今龍游縣治西
信安縣郡西十八分今衢州府治西或云在常山縣東南
定陽縣郡西二十四分今常山縣東三十里
新安郡州南二度十三分今嚴州徽州地　南界東陽東界吳郡北界宣城西界鄱陽領縣六治始新
始新縣今淳安縣西四十里
歙縣郡西北十三分今徽州府治
海寧縣郡西北十六分今休寧縣治西

黝縣郡西北二十三分今黟縣治
遂安縣郡南三分今縣治
黎陽縣一統志在今休寧縣東南紀要在西北
宣城郡州南一度一分今寧國池州廣德太平地北界丹楊東界吳興南界新安西界
廬江西南界鄱陽領縣十一治宛陵
宛陵縣今寧國府治　逡遒僑縣北六十里
廣德縣郡東十四分今州治東
寧國縣郡東南十一分今縣南十三里
懷安縣郡南少東十二分今甯國縣南四十里
涇縣郡西南九分今縣治
安吳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涇縣南五十里
陵陽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石埭縣北二十里咸康二年改名廣陽
臨城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青陽縣南五里
石城縣郡西少南一度六分今池州府西南七十里
宣城縣郡西五分今南陵縣東四十里
春穀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繁昌舊縣　繁昌僑縣襄城僑郡治太元中郡廢縣改屬淮南　赭圻城
西南十里　南陵戍西南與今南陵縣別
淮南郡州西少北一度二十一分今滁和二州及鳳陽南境廬州北境地東南界丹楊東界徐州
之臨淮東北界徐州之下邳豫州之沛國西北界豫州之譙郡西
界豫州之汝陰安豐南界廬江據淮爲固西通汝潁東接汴泗水
陸之要衝江南之門戶領縣十六治壽春
壽春縣後改壽陽今壽州治　肥水東北　八公山肥水北　石橋西北　洛澗東北七十里　馬
頭戍西北二十里淮河南岸與馬頭城別　硤石西北二十五里淮水經其中　青岡西北三十里
下蔡縣郡北四分淮水北
平阿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北三十里
義成縣或誤作義城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東北十五里

當塗縣郡東北十四分今懷遠縣東七里淮水南　馬頭郡今懷遠縣西南二十里淮水北安帝置屬南豫州
考城僑縣今懷遠縣東南
西曲陽縣郡東北十分今定遠縣西北九十里
陰陵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
鍾離縣郡東少北二十一分今臨淮縣東四里　僑燕縣成帝改縣名爲鍾離郡治　南梁郡西南九十
四里　樂平僑縣東南
東城縣郡東二十一分今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全椒縣郡東少南一度十分今縣治　頓丘僑縣今滁州治　山桑僑縣西南太元中置爲南譙郡
屬南豫州
阜陵縣郡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全椒縣東南十五里
烏江縣郡東少南一度十四分今和州東北四十里
逡遒縣郡東南十五分今廬州府北六十里
歷陽縣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和州治永興中置爲郡　雍丘僑縣南　穀孰僑縣西北　龍亢
僑縣西　橫江東南二十五里　白石南　當利東南十二里
合肥縣郡南少東二十分今廬州府治東北按此魏滿寵所移新城也或以爲故城誤故城近巢湖
成德縣郡南少東十一分
廬江郡州西二度十五分今安慶六安廬州潁州黃州境地東北界淮南及豫州之安豐東
南界宣城南界豫章及荊州之武昌西界豫州之弋陽北界豫州
之汝陰郡治近淮而屬臨江包灊霍之阻承江湖之會以聯荊豫
領縣十治陽泉初治六吳平徙治陽泉
陽泉縣今霍丘縣西九十里
六縣郡東南二十分今六安州治　馬頭山北謝尚所鎮與馬頭郡別
灊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
舒縣郡東南一度七分今舒城縣治一統志云今廬江縣治　南新蔡郡今縣東南六十里孝武時置屬南豫
州
龍舒縣郡東南一度七分今廬江縣西九十里一統志云今舒城縣治

居巢縣郡東南一度二十分今巢縣東北五里
襄安縣郡東南二度二分今無爲州南四十里
臨湖縣郡東南一度二十三分今無爲州南七十里
皖縣郡南少東二度今安慶府治北一統志云今潛山縣治按硤石掛車二險皆在安慶西北潛山東南曹休兵敗于皖由硤石掛車北還則皖不得爲在潛山也潛山縣元時始置晉熙郡義熙中改縣名懷寧爲晉熙郡治屬南豫州
馬頭山宿松縣東八十里桓宣所屯桑落洲宿松縣南百三十里江中新治縣今望江縣治本大雷戍地義熙中置縣雷池望江縣東三十里
尋陽縣郡南二度二分今黃梅縣治北亦名潯水城永興初置尋陽郡于江南之柴桑以縣屬焉咸和中徙縣于江南在今九江府西十五里爲江州治後廢入柴桑柴桑遂蒙尋陽之名義熙八年孟懷玉更築尋陽城則今九江府治也
弘農僑郡晉志云在縣境屬司州按司州僑治上明地勢懸隔
鄱陽郡州西南三度一分今饒州廣信及九江地東界新安東陽東南越重山界建安南界臨川西界豫章東北界宣城西北界豫章領縣八治廣晉
廣晉縣今饒州府北百五十里
鄡陽縣郡西少南八分今都昌縣東六十里左里今都昌縣北少西五十里
歷陵縣郡西一度今德安縣治在湖西與豫章郡之彭澤縣交午按荊州武昌郡有官陵縣莫詳其處豈卽歷陵傳寫之誤歟歷陵或先屬鄱陽後更屬武昌或本屬武昌既置尋陽郡後改屬鄱陽以爲湖西關鍵歟
餘汗縣郡南少西二十三分今餘干縣治
晉興縣郡南一度四分今安仁縣治
鄱陽縣郡南少東十七分今饒州府東六十里
葛陽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弋陽縣治西
樂安縣郡東少南一度三分今德興縣東百五十里
豫章郡州西南四度八分今南昌瑞州袁州南康臨江九江境地東界鄱陽南界臨川廬陵及荊州之安成西界荊州之長沙西北界荊州之武昌北界廬江領縣十六治南昌
南昌縣今府治南塘東南所以蓄東湖之水
彭澤縣郡北少東一度十分今湖口縣東三十里

海昏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建昌縣治
建昌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西南五十里
豫章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武甯縣西二十里
新吳縣郡西十五分今奉新縣西三十里
永修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寧州治或云今安義縣西南四十里
艾縣郡西一度十五分今甯州西少南百里
宜豐縣郡西一度四分今新昌縣北三十里
建城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瑞州府治
康樂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新昌縣東二十里或云萬載縣東二十里
望蔡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上高縣治西
吳平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臨江府西南三十里
新淦縣郡南少西十六分今臨江府東北六十里
豐城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鍾陵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臨川郡州西南四度十七分今撫州建昌境地北界鄱陽豫章東越重山界建安南界南康西界廬陵豫章領縣十治臨汝
臨汝縣今撫州府治
西豐縣郡西少南四分
新建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崇仁縣西九十五里
西寧縣郡西南十二分今崇仁縣西六十三里紀要云梁大同二年置疑本晉縣中廢梁復置也
安浦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樂安縣西南六十里
宜黃縣郡南十分今縣治東
南豐縣郡南一度三分今廣昌縣東北十五里或曰南豐縣東一里
南城縣郡東南十二分今建昌府治
永城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新城縣北三里
東興縣郡東南二十分今新城縣東北三十里

廬陵郡州西南五度十五分今吉安撫州南安臨江地北界豫章東北界臨川東南界南
康南界廣州之始興西界荆州之安成桂陽領縣十治西昌
西昌縣今泰和縣西三十里
興平縣郡東北十六分今永豐縣東南五十里
吉陽縣郡東北二十分今永豐縣東五十里
東昌縣郡北少東六分今吉安府南十里
陽豐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吉水縣北五十里
巴丘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峽江縣治北
石陽縣郡北十二分今吉安府北六十里
高昌縣郡北少西十分今吉安府西五十里
遂興縣郡南少西八分今萬安縣西北十五里
南野縣郡南少西一度四分今南康縣治西南
南康郡州南少西六度五分今贛州南安境地北界臨川東越重山界晉安南界廣
州之南海西界廬陵領縣六本五治雩都永和三年徙治贛
雩都縣今縣東四十里
贛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贛州府東北五里
南康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縣治
揭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石城縣西甯都州南
平固縣郡北二十分今興國縣北少東百二十里
寧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州治志脫今補
豫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許州陳州歸德汝甯汝州光州及南陽北境江蘇省之徐州西境安徽省之
潁州及鳳陽西境山東省之兗州湖北省之黃州地領郡十縣八十五刺史治梁國之項惠帝
分置郡二分汝陰置新蔡分梁置陳分汝南置南頓元帝初州郡半沒徙治譙雍丘明帝
太寧以後州境全沒乃僑治揚州雖遷徙靡常然進主壽春退主歷
陽蕪湖其大較也明帝時治壽春成帝咸和四年治蕪湖咸康三年治邾城邾城陷復治蕪湖穆帝永和元年治牛渚
二年治蕪湖四年治壽春九年治歷陽十一年治壽春之馬頭升平元年治譙哀帝隆和元年治汝南旋還壽春簡文帝咸安元年治歷

陽孝武初治姑孰太元十年治馬頭三年治歷陽安帝義熙二年治姑孰十孝武太元九年以姑孰為南
豫州汝南為豫州其諸僑郡多寓揚州元帝置襄城孝武置南新蔡晉熙皆屬南豫州
潁川郡州西北一度今許州陳州地北界司州之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界梁國
南界汝南西界襄城西北界司州之河南領縣九治許昌後徙長社
許昌縣今許州府東三十里苻堅置東豫州潁水西　誠橋上潁水　濁澤東橋洧水北　洧
倉城南北跨洧水
長社縣郡西北五分今長葛縣治洧水北
鄢陵縣郡東北五分今縣西北十五里一統志云今縣治紀要云今縣西南四十里皆誤今依括地志洧水北
新汲縣郡東六分今扶溝縣西南二十里洧水東北
長平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洧水西
邵陵縣郡南十二分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潁水北　汝水南
郾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郾城縣治南　潁水北　汝水南
臨潁縣郡西南六分今縣西北十五里潁水西南
潁陰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禹城縣東南四十里一統志云今許州府治
梁國州東北一度九分今歸德陳州地西界潁川西北界兗州之陳留北界兗州
之濟陰東界沛國南界譙國汝陰西南界汝南領縣十二治睢陽
睢陽縣今歸德府南三里　蠡臺南　漆丘亦名小蒙城南二十五里汴水自城西經城南而東北
蒙縣郡東北四十里汴水東
虞縣郡東北七分今虞城縣南三里汴水北
穀熟縣治東少南五分汴水西
下邑縣郡東少南九分今夏邑縣治西南一統志云今碭山縣東故譙城北三十里太丘南
苦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鹿邑縣東十里甯平城西南
武平縣郡西南十五分今鹿邑縣西四十里
陳縣郡西南二十四分今陳州府治
項縣今縣治東北刺史治此　項關西北　武丘東百里潁水北岸上
陽夏縣郡西少南二十分今太康縣治

寧陵縣郡西六分今縣治已吾城西南十里睢水南汴水北八里
長平縣已見潁川郡蓋改屬
沛國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鳳陽府北徐州府西境西界梁國譙國北界魯郡及兗州之
高平東界徐州之彭城下邳南界譙國領縣九治相
相縣今宿州西北百里汴水北
抒秋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碭山縣東南六十里汴水自縣北經縣西縣南而東流
豐縣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縣治
沛縣郡北少東一度一分今縣治東南
蕭縣郡東北十五分今縣東北十里汴水南靈壁城西北
竺邑縣郡東少南十分今宿州東睢水北
虹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靈壁縣西北三十里一統志云五河縣西睢水北
洨縣或誤作汶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靈壁縣南五十里
魯郡州東北三度三分今兗州府地南界沛國西界兗州之高平任城東平北東
二面皆界兗州之泰山東南界徐州之琅邪領縣七治魯
魯縣今曲阜縣治
汶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寧陽縣東北五十里
卞縣郡東十分今泗水縣東四十里
薛縣郡東南十六分今滕縣東南四十里
蕃縣或作番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治
公丘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西南十里代陂西今昭陽湖
騶縣亦名邾城亦名鄒山郡南七分今縣東南二十六里嶧山東
譙郡州東北一度一分今鳳潁北境歸德南境西北二面皆界梁國東界沛國南界汝
陰領縣七治譙
譙縣今亳州治陳留僑郡屬南兗州鄲縣紀要云鹿邑東北則郡之西北三十里也晉志不載紀要亦不
著建置時代及屬何郡疑即蘄縣之譌因而重出
酇縣郡東八分今永城縣西五十里馬頭郡南義熙中置城形似馬頭

蘄縣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宿州西南三十六里
銍縣郡東少南一度今宿州南四十六里
城父縣郡東南八分
山桑縣郡東南十九分今蒙城縣北三十七里
龍亢縣郡東南一度三分今懷遠縣西北八十里
汝陰郡州東少南二十三分今潁州汝寧陳州光州境北界譙郡東界譙及揚州之淮南
南界安豐弋陽西界汝南西北界梁國領縣八治汝陰
汝陰縣今潁州府治胡亭西北
宋縣郡東一分
慎縣郡東南六分今潁上縣西北四十里
固始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固始縣治紀要沈丘縣下有沈丘注云在縣東南百步或曰即寢丘也固始縣下注云春
秋時蓼國滅于楚謂之寢縣後漢初改曰固始期思城在縣西北七十里古蔣國楚滅之爲期思邑是紀要即以今固始
爲漢寢縣也一統志云固始在今沈丘東南三十里按固始東有建安與期思近爲淮南重鎮沈丘乃在淮北一統志誤
也
褒信縣後改苞信郡西少南二十三分今息縣東北七十里
新蔡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縣治葛陂西北汝水自縣北經縣東而合于南汝水南汝水
南
原鹿縣郡西九分今太和縣西南八十里
鮦陽縣郡西二十分今新蔡縣北七十里
汝南郡州南二十四分今汝寧陳州光州地東界汝陰南界弋陽西界荊州之義陽
南陽西北界襄城北界梁國及司州之潁川領縣十五治新息
新息縣今息縣治
南安陽縣郡西少北九分今正陽縣治東
朗陵縣郡西少北二十分今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慎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正陽縣北四十里
陽安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確山縣治東北紀要云在息縣西南十里誤也

北宜春縣郡西北二十分今汝寧府西南六十里或曰九里
吳房縣郡西北一度今遂平縣西四十里紀要云今遂平縣治　南汝水南
灈陽縣或誤作濯陽郡西北二十四分今遂平縣治東南　南汝水南
西平縣郡西北一度五分今縣西四十五里
平輿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汝南府南少東四十里汝水別支環之故名縣瓠城
汝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汝寧府治　南汝水東
上蔡縣郡北少西二十四分今縣西南十里　北汝水東北
安成縣郡北十分今汝南府西南七十里　南汝水南
定頴縣郡北一度四分今上蔡縣北西平縣東　頴水北
南頓縣郡北一度六分今商水縣治　南頓郡惠帝置　汝陽郡西北東晉置　頴水東北北
汝水西南
襄城郡州西少北一度六分今汝州南陽許州地　北界司州之河南頴川東界司州之
頴川東南界汝南南及西面界荊州之南陽領縣七治襄城
襄城縣今縣治
繁昌縣郡東六分
郟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縣治
父城縣郡西少北十一分今郟縣西四十里
昆陽縣郡西少南五分今葉縣南二十五里
定陵縣郡南七分今舞陽縣北十五里
舞陽縣郡南十分今縣治西
安豐縣州東南一度十一分今頴州光州境地　北界汝陰東界揚州之淮南西南二
面界揚州之廬江領縣五治安風
安風縣今霍丘縣西南二十里
蓼縣郡西北九分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
松滋縣郡東少北四分今霍丘縣東十五里咸和中置為郡尋復為縣
安豐縣郡東十分　義昌郡晉末置　小黃僑縣西北二十里義熙中置　芍陂南

雩婁縣郡南少西八分
弋陽郡州南一度六分今光州黃州地　東界揚州之廬江北界汝南西界荊州之
義陽江夏南界荊州之武昌領縣七治西陽
西陽縣今光山縣西二十里又黃岡縣東按晉初在光山吳平徙黃岡故有二治　茹由縣南六十里安帝置
弋陽縣郡東北七分今光州治東北
期思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淮水經縣西縣北至東北汝水自西來南流入淮
蘄春縣郡南少東二度一分今蘄州治西北
軑縣郡南少東一度十六分今蘄水縣西四十里或云郡北
西陵縣郡南一度八分今黃州府北八十五里
邾縣郡南一度十六分今黃州府治咸康四年豫州治此
荊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湖北省唯黃州府屬豫州湖南全省河南省之南陽汝州汝寧陝西省之興安四川省之夔州廣西省之桂林江西省之袁州吉安臨江福建省之漳州府西邊地　領郡二十二縣百七十一一本百六十九刪一增三刺史初治襄陽平吳後徙治南郡之江陵東晉嘗治武昌巴陵上明卒還江陵惠帝元康元年割二郡屬江州武昌桂陽安成三郡屬梁州魏興上庸新城分置郡四分義陽置隨分南陽置新野分江夏置竟陵分長沙置建昌　其時蜀亂又置成都國于華容以封成都王頴懷帝永嘉元年割五郡置湘州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治長沙兼有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江州之桂陽愍帝時廢成都成帝咸和四年省湘州入荊州穆帝時分零陵置營陽桓温初分南郡置武寧安帝時置長寧義熙八年復置湘州十二年復省湘州入荊州其僑置元帝時有晉昌新興河南穆有義陽安有南義陽東義陽
南郡今荊州襄陽安陸地　北界襄陽西界宜都南界南平東界江夏東南界長沙跨躡江漢瞰臨湖湘西北負山東南控水為楚蜀門戶領縣十一本十治江陵
江陵縣今荊州府治　江津戍南　馬頭戍大江南岸　豫章口東南二十五里大江東岸江分支東入沔亦名夏水分枝處曰夏首亦曰夏口　靈溪東二十里亦曰零口　破冢戍東三十里大江東岸　三海城東北水所瀦　女觀湖東北　沙橋北　柞溪北二十里　方城西北六十餘里東晉南蠻校尉

治枝同洲西北七十餘里龍泉西南十九里上明西今松滋縣西一里咸康三年僑置河東郡領
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大戚松滋八縣其松滋即今縣治也志誤列作正屬今刪樂鄉今松滋縣東七十里
吳時荊州治此巴山今松滋縣西南五十里新興僑郡西北江左置領廣牧定襄雲中九原宕渠新豐
治廣牧
當陽縣郡西北十四分今縣治
編縣郡北十五分今荊門州東長寧郡今州治隆安五年置長寧縣爲郡治綏安郡今州北桓溫置後郡
廢爲縣樂鄉縣今州北八十里隆安五年置武寧郡桓溫置隆安中治樂鄉長林縣今州
西三十里隆安置屬武寧
鄀縣郡北一度二分今宜城縣東南九十里石城今安陸府西北元康九年置爲竟陵郡治管城今安陸府
西北百里澨水經其南西流入沔沶口沶水自新城郡之沶鄉縣東南流至縣西入漢沶口當在此王澄自江陵
援洛陽兵潰于此紀要云在宜城縣西蠻水合沶水處則地勢西僻非江陵趣洛所經
華容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五里成都僑郡惠帝置以爲成都王穎國豐都縣西南惠帝
置屬成都
州陵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南三十里
監利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縣東六十里涌中東南亦名涌口
石首縣郡南十九分今縣治
旌陽縣郡西一統志云今枝江縣北紀要云縣南
枝江縣郡西十五分今縣治東岑頭洲東
宜都郡州西十六分今宜昌荊州地東界南郡西界建平東北界襄陽南界天
門西南界南平領縣三治夷道
夷道縣今宜都縣治西北宜昌縣東晉末置
夷陵縣郡北八分今宜昌府治汶陽郡今安遠縣西北五里領汶陽潼陽沮陽高安四縣桓溫置或曰義熙
初置
佷山縣郡西十一分今長陽縣西六十里
建平郡州西少北二度今夔州宜昌施南地東界宜都北界新城上庸西界梁州之
巴東南界天門西南界梁州之涪陵領縣八治巫

巫縣今巫山縣治東北西陵縣南大江南岸東晉初置
北井縣郡北四分泰始初置屬巴東都尉五年改屬建平永寧縣西東晉置
泰昌縣郡北十一分今大昌縣北六十里
興山縣一統志云今縣南紀要云吳置屬建平晉廢又佷山城下注云太康元年改名興山後復爲佷山按佷山去今
興山縣百六十里未知其審
信陵縣郡東少南十三分今歸州西四十五里
秭歸縣郡東少南十六分今歸州治丹陽城東南七里歸鄉縣今巴東縣治東晉置
建始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沙渠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施南府治
新城郡州西北一度二十三分今鄖陽府地西南界建平東南宜界都西北界魏興
東北界順陽領縣四治房陵
房陵縣今房縣治
昌魏縣郡西南
綏陽縣郡西南十七分
沶鄉縣郡東南今保康縣西南
上庸郡州西北二度一分今鄖陽興安夔州地東界新城南界建平西越重山界梁
州之巴東西北界魏興東北界順陽領縣六治上庸
上庸縣今竹山縣東南四十里
武陵縣郡西十分今竹山縣西五十里東關縣今竹谿縣北五里東晉置屬晉昌
上廉縣郡西一度今平利縣治東晉昌郡今竹谿縣西五十里東晉初置以居益州流民治吉陽
微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竹山縣西北七十里
安富縣此及北巫二縣並未詳以地勢地名度之當在今夔州府北境地有鹽井故名安富縣在巫山之北又其南有
巫縣故名北巫也
北巫縣
魏興郡州西北二度今興安鄖陽地東界上庸順陽北界司州之上洛西界梁
州之漢中南界梁州之巴東領縣六治晉興

晉興縣今興安府東三十里
安康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漢陰廳北二十里直城東長樂縣今石泉縣東南東晉置屬晉昌
西城縣郡西四分魏山南廣城縣西東晉置寧都縣今漢陰廳東七十里屬晉昌
錫縣郡東十五分今白河縣治東
長利縣郡東少北十六分今鄖西縣西南八十里
洵陽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治淯口戍東三十里
襄陽郡州北一度十五分今府及安陸地西界新城南界南郡東北界義陽西北
界順陽阻沔爲固南陽諸水咸匯郡北南郡之上流也本爲州治
州移南郡則爲南蠻校尉治東晉時校尉徙治方城梁州恆寄治
焉司雍幷州亦嘗寄治領縣九本八初治宜城旋徙襄陽
襄陽縣今府治太元中雍州僑治于此樊城郡北水北漢僑杜縣西東晉置屬京北漢水亦名
沔水包城北東二面萬山西十里峴山南七里
宜城縣郡南十分今縣西南九里
上黃縣郡西南十一分平吳後置志脫今補
中廬縣郡西南七分今南漳縣東北五十里
臨沮縣郡西南十八分今南漳縣西南六十里
山都縣郡西北七分
鄧城縣郡東北三分與樊城夾白河東西京兆僑郡晉末置
鄾縣郡東北二分
邔縣郡南少東五分今宜城縣北少東五十里漢水東岸
順陽郡州北少西二度二分今南陽襄陽地東南界襄陽西南界新城西界魏興西
北界司州之上洛北越重山界司州之弘農東界南陽義陽領縣
八治酇咸康中改郡名南鄉後復故
酇縣今光化縣東北四十里東晉初爲雍州僑治
南鄉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內鄉縣南少東五十里
析縣郡北十七分今內鄉縣治西

順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淅川縣北少東三十里姚秦置郡
丹水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淅川縣東南二十里
武當縣郡西少北十九分今均州治始平僑郡東晉置
陰縣郡西少南四分
筑陽縣郡南少西六分今穀城縣治東南萬年僑縣東筑口南筑水自西來至城北入于沔扶
風僑郡太元中置于筑口領筑陽邵陽沂陽三縣義成郡西北七里東晉初置縣後爲郡領淮南之平阿
下蔡二僑縣移治襄陽城內又移治均口均口在襄陽城東均水入漢處蓋即今老河口矣
南陽郡州北少東二度十八分今南陽汝州地西界順陽北界司州之洛陽東北界
豫州之襄城東南界豫州之汝南南界義陽洛都之南蕃荊襄之
北戶領縣十四治宛
宛縣今南陽府治永饒冶南
雉縣郡北九分今南召縣南二十五里
魯陽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魯山縣治并州石勒慕容暐置魯陽關南三鵶路北口
博望縣郡東北六分三鵶路南口
堵陽縣郡東北十一分今裕州東六里
犨縣郡東北二十分今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葉縣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治東
舞陰縣郡東二十一分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姚秦置爲郡
比陽縣郡東南十分今唐縣治
淯陽縣郡南六分東晉時嘗置爲郡後復孝武改名云陽
涅陽縣郡南少西八分今鄧州東六十里
西鄂縣郡西南四分
冠軍縣郡西南十三分今鄧州西北四十里
酈縣郡西十三分今內鄉縣東北十里
義陽郡州北少東二度六分今南陽襄陽德安地北界南陽西界順陽東界豫州之汝
南西南界襄陽東南界江夏當冥阨之西平原之地南陽襄陽之

所馳逐也領縣十二治新野
新野縣今縣治南惠帝時置為郡
穰縣郡西北七分今鄧州東南二里
棘陽縣郡東北六分
平氏縣郡東十七分今桐柏縣西北四十里
義陽縣郡東少南一度十一分今信陽州南四十里　石城在冥阨山上與郡縣之石城別晉初封司馬望為義
陽王治此後徙治仁順城在今信陽州南蓋徙而東北也冥阨今曰平靖關在信陽州西南九十里應山縣北六十五里
其東為直轅今曰黃峴關在信陽州南九十里應山縣東北九十里又東南為大隧今曰九里關在信陽州東南百五十
里應山縣東百三十里紀要于冥阨下云信陽州東南直轂下云又謂之九里關皆誤也三關之西又有黃土關在信陽
州西六十里三關之東又有白沙栗子等七關直至今霍山縣境始出險自桐柏至霍山東西三度皆重山複嶺山徑蹊
介處處塘灤泥濘南北一度內無坦塗故西以新野東以合肥為南北兵衝
平林縣郡東南一度一分今隨州東北八十里
隨縣郡東南一度二分今州治惠帝時置為郡
㵐西縣郡東南二十分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
安昌縣郡南少東十六分今棗陽縣東南三十里
蔡陽縣郡南十四分今棗陽縣西少南六十里
鄧縣郡南少西已見襄陽郡蓋曾改屬也
朝陽縣郡西四分
江夏郡州東少北一度十四分今德安安陸信陽州黃州地西南界南郡西北界義陽東北
界豫州之汝南東界豫州之弋陽東南界武昌領縣七治安陸
安陸縣今雲夢縣北四十里　鄖城亦曰鄖川今安陸府治　障山東　三連戍西　胡亭西北
魯山城今漢陽府東北大別山上大別山亦名魯山　偃月壘漢陽府北六里　沌陽縣漢陽府西
六十里臨漳山下亦名沔陽惠帝置　灄陽縣漢陽府西北四十里惠帝置　沌口臨漳山東二十里　甑
山今漢川縣東南十里　小別山漢川縣南十里　溳口漢川東北三十里
竟陵縣郡西南今天門縣西北東晉分置郡　霄城縣屬竟陵　揚水西杜預所開北達漢南達江　滶
水城西南流　管城滶水北

雲杜縣郡西南今竟陵縣東南　橫桑口東南
曲陵縣郡東南十一分今黃陂縣西二十三里　長岐戍西南
平春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信陽州東南七十里太元中改名平陽屬義陽
鄳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羅山縣西南九里
南新市縣郡西九分今京山縣東北六十里　石巖山西
武昌郡州東二度十分今武昌九江興國州地　西北界江夏北界豫州之弋陽東南
界揚州之豫章西南界長沙江漢匯其西冥阨衛其北鄱湖瀦其
東建康西藩最為近要東晉常為江州刺史治所領縣七治武昌
武昌縣今縣治　南湖東八里　崢嶸洲西北六十里江中　蘆洲西三十里
鄂縣郡西二分
沙羨縣郡西十五分今武昌府治西南　汝南僑縣西南六十里咸和中置　夏口城西黃鶴山東北
沙陽縣郡西南一度今嘉魚縣治北
陽新縣郡南十七分今興國州西南六十里
官陵縣見揚州鄱陽郡歷陵縣
柴桑縣郡東南一度四分今九江府西南二十里紀要云今九江府南九十里永興初置尋陽郡治此　湓口城
今九江府西一里　尋陽縣今九江府西十五里咸和中移置　半洲城今九江府西九十里　松滋
僑縣今九江府東初為郡安帝時廢為縣屬尋陽郡或云今宿松縣北五十里東晉置　柴桑山今九江府
西南九十里　桑落洲今九江府東北五十里在江中近北岸
南平郡州南十一分今荊州岳州澧州地　東北二面皆界南郡南抵洞庭越湖界
長沙武陵西界天門領縣四治江安
江安縣今公安縣治東北
孱陵縣郡西三分
作唐縣郡南今安鄉縣東北東晉置南義陽郡
南安縣郡南少東今華容縣西
天門郡州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澧州地　東界南平北界宜都建平西界梁州之涪
陵領縣五治零陽

零陽縣今石門縣治
澧陽縣郡東八分今澧州治
臨澧縣郡東南今澧州西南
充縣郡西一度三分今安福縣西
漊中縣郡西少北今安福縣西北
武陵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四分今常德辰州沅州永順靖州地北界天門東界長沙東南界
衡陽南界邵陵西界梁州之涪陵西南為蠻地領縣十一本十治臨
沅
臨沅縣今常德府治東
漢壽縣郡東四分
龍陽縣郡東南七分
沅南縣郡西南十九分今桃源縣西南二百四十里
沅陵縣郡西南一度九分今辰州府治南沅水北
辰陽縣郡西南一度十八分今辰溪縣西北三十里漢縣晉宋因之志脫今補
無陽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沅州府北十里
鐔城縣郡西南二度十六分今黔陽縣西三十里
黔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分今辰州府西北五十里
酉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辰州府西北百二十里
遷陵縣郡西一度十八分今保靖縣治東
長沙郡州南少東二度八分今長沙武昌岳州地東北界武昌北界南郡西北越湖界
南平西界武陵衡陽南界湘東領縣十治臨湘湘州刺史治此
臨湘縣今長沙府治
羅縣郡北十六分今湘陰縣東北十六里青艸湖北
巴陵縣郡北一度五分今岳州府治建昌郡元康末分置咸康初并入長沙
下雋縣郡北少東一度四分今岳州東通城縣西
蒲圻縣郡東北一度二十二分今縣北三十里

吳昌縣郡東北十九分今平江縣治東
瀏陽縣郡東十四分今縣治
醴陵縣郡東南十六分今縣治
攸縣郡南少東一度五分今縣治
建寧縣郡南今湘潭縣北
衡陽郡州南二度十七分今長沙衡州地東界長沙北抵湖西北界武陵西南界
邵陵南界湘東領縣九治湘南
湘南縣今湘潭縣西六十里湘江南以湘江在其南故名湘南此地名之變例矣
湘西縣郡東南十分今湘潭縣南衡山縣東北
衡山縣郡南一統志今縣東北紀要云今縣西
重安縣郡南一度今衡州府西八十里
烝陽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衡州府西北百七十里
湘鄉縣郡西四分今縣治
連道縣郡西十五分今湘鄉縣西北百七十里
新康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寧鄉縣西二十里
益陽縣郡北十九分今縣東八十里
湘東郡州南三度十四分今衡州長沙地北界長沙衡陽東界安成西界零陵南
界桂陽領縣七治酃
酃縣今衡州府東十二里
臨烝縣郡西今衡州府治
陰山縣郡東北十三分今攸縣西北六十里
茶陵縣郡東二十分今州治
新寧縣郡西南十三分今常寧縣西北三里
新平縣郡西南今常寧縣西南
利陽縣
安成郡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吉安袁州臨江地西界長沙湘東西南越重山界桂陽

東北界揚州之豫章東南界揚州之廬陵領縣七治平都
平都縣今安福縣治
宜春縣郡北少西十三分今袁州府治寧康中改名宜陽
新淦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新喻縣南三里袁江南
永新縣郡西南十六分今縣西三十五里
安復縣郡西五分
廣興縣郡西十二分今永新縣西北八十里
萍鄉縣郡西北十五分今縣東四十里
桂陽郡州南四度十七分今郴州桂陽州衡州地東界揚州之廬陵南界廣州之始興
北界湘東西界零陵領縣六治郴
郴縣今州治 平陽僑縣平陽僑郡治 汝城縣東晉置
晉寧縣郡東少北七分今興寧縣西二十五里
便縣郡北八分今永興縣治
耒陽縣郡北十八分今縣治
南平縣郡西南十八分今藍山縣東五里
臨武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五十里
零陵郡州南四度八分今永州桂林地東界湘東桂陽北界邵陵南界廣州之始
安西為蠻地領縣十一治泉陵
泉陵縣今永州府北二里
祁陽縣郡東北一統志云今縣東南紀要云東北九十里按今縣北十五里有祁山縣名祁陽當在祁山之南也
永昌縣郡北九分今祁陽縣西八十里
應陽縣郡西北七分
洮陽縣郡西一統志全州北三十五里紀要同按洮水在州北八十餘里縣名洮陽當在水北
零陵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全州北三十里
觀陽縣郡西南一度一分今灌陽縣治西
營浦縣郡南十六分今道州治北穆帝時置營陽郡治此

營道縣郡南十六分今寧遠縣治西
舂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寧遠縣北十五里
冷道縣郡南少東十八分今寧遠縣東南四十里
邵陵郡州南少西三度十三分今寶慶地南界零陵東界衡陽西北界武陵西南
為蠻地領縣七本六治邵陵
邵陵縣今寶慶府治
邵陽縣郡東五分
夫夷縣郡西南今新寧縣東北境
都梁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武岡州東五里
武岡縣今州治志脫今補
建興縣郡西武岡州東北境
高平縣郡西北十三分今新化縣西南百里
梁州禹貢舊名漢屬益州晉泰始三年置今陝西省之漢中四川省之成都東北境及保寧順慶潼川重慶綿州綏定忠州酉陽州貴州省之思南地領郡八縣三十九本三十八刺史治漢中之
南鄭太康六年罷新都入廣漢惠帝置宕渠分巴西地領宕渠漢昌宣漢三縣又以
荊州三郡魏興上庸新城來屬州凡三沒初沒于李氏穆帝時復再沒于苻
堅孝武帝時復三沒于譙縱安帝時復每復則有改置穆帝置晉昌遂寧二郡孝武置晉壽南漢中金山三郡安帝置新巴汶陽北新巴華陽南陰平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益州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十七郡治其末置十郡且入宋矣而刺史常僑襄陽閒還魏興元帝大興初治襄陽成帝之咸康五年徙魏興康帝建元二年治西城孝武帝太元二年治襄陽義熙初治魏興九年治漢中
漢中郡今府地東界荊州之魏興南界巴西西界梓潼西北界秦州
之武都北界雍州之京兆始平北阻重山南帶沔水西有陽平白
馬之關東有祖溪饒風之險領縣八治南鄭
南鄭縣今漢中府東北二里厄水縣境
城固縣郡東少北六分今縣西北十八里本名樂城蜀諸葛武侯所築
興道縣郡東十二分今洋縣治東磐險西洛口戍西雒洛通雒谷水入漢水處儻雒谷南

口北

黃金縣郡東十八分今洋縣東八十五里　青谷亦名清水谷縣北八十里　子午谷南口東北

西鄉縣郡東南二十六分今縣南二十里

蒲池縣按圖今府城南八十里龍蓋山下有建龍池縣以池名或近此歟

沔陽縣郡西少北十分今沔陽縣治東　陽平關城西亦名白馬關城亦名濜口在濜水東沔水北濜水西岸

有張魯城與之相對與白馬城別　白馬城西北四十里濜水西岸故西城縣也桓溫移晉昌郡治此與白馬關

別　西樂城西南沔水南山上武侯所築本名漢城對城固樂城而言故亦曰西樂杜佑以爲在白馬城西南

褒中縣後改名苞中郡西北四分今褒城縣東南十里　褒斜谷南口北

梓潼郡州西南二度五分今保寧綿州地　東北界漢中北界秦州之武都西北界

秦州之陰平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南界新都南界廣漢北有葭萌

劍閣爲蜀重門領縣八治梓潼孝武時徙涪城

梓潼縣今縣治　陽沔北

涪城縣郡西南十分今綿州東五里亦名涪陵與涪陵郡別　始平僑郡東晉置

萬安縣或作黃安縣郡南十八分今羅江縣西一里　白馬關西與緜竹縣之鹿頭關隔山相對與漢中郡白

馬別

武連縣郡北七分今劍州西南七十里

白水縣郡北十八分今昭化縣西百里安帝置爲郡　東洛城今昭化縣西北四十里

漢德縣郡東北十二分今劍州治東北

劍閣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劍州東北五十二里

晉壽縣郡東北一度今昭化縣治東太元中李氏置郡又分置興安縣

新都郡州西南三度七分今綿州成都地　東北界梓潼西北界益州之汶山西南

界益州之蜀郡東南界廣漢領縣四治雒

雒縣今漢州治

緜竹縣郡北少東七分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晉熙郡西安帝置治晉熙　蔓楊縣西北本屬晉熙

郡後又僑置陰平縣爲南陰平郡治　赤祖西北　鹿頭關西北鹿頭山上與萬安縣之白馬關相對彼在山北

此在山南

新都縣郡南少西五分今縣治東　始康僑郡南晉末置治始康　毘橋南十里

什方縣郡西北四分今縣治　南陽郡西二十三里李雄置縣以居所略漢中民蜀平嘗置郡

廣漢郡州南少西二度二十分今潼川地　西界新都西北界梓潼東北界巴西東

南界益州之蜀郡扼內水之險領縣三治廣

漢

廣漢縣今遂寧縣東北三十里永和中郡廢屬遂寧郡　涪江西是爲內水　黃虎城西南今遂寧縣西北

涪江南　巴興縣今遂寧縣治李雄置爲遂寧郡治平蜀因之　晉興縣遂寧西北五十里

德陽縣郡西北九分今射洪縣東南三十里　郪西北五十里今潼川府治　略城北五十里今鹽亭縣西南

五城縣或作伍城郡西北二十二分今中江縣治東南

巴西郡州西南一度二十一分今保寧順慶地　西界梓潼廣漢東北界漢中東界巴

東南界巴郡扼嘉陵江之會領縣九治閬中

閬中縣今保寧府東二十里

蒼溪縣郡北少西三分今縣治西南

岐㥷縣一作岐坪郡北十一分今蒼溪縣北八十里

漢昌縣郡東北二十分今巴州治

宕渠縣郡東南一度今渠縣東北七十里惠帝置郡　宣漢縣東北今東鄉縣東北八十里惠帝置屬宕渠

南充國縣郡南十四分今順慶府北三十里　新安縣東北四十里安帝新巴郡治

安漢縣郡南二十二分今順慶府南三十五里

西充國縣郡南十二分今西充縣治

平州縣今府東少北二度有太平縣疑即是矣紀要彰明縣下有益昌縣云今彰明縣治漢涪縣地晉移益昌縣于此

屬巴西郡今志無益昌縣永和中始置亦不言何時徙治本治何地若治今彰明則在梓潼郡西無由懸屬巴西也

巴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分今重慶地　西北界巴西廣漢西界益州之犍爲西南界

益州之江陽南界益州之牂牁東界涪陵東北界巴東領縣四治

江州

江州縣今重慶府治西　大江東　涪江北至城東入大江

枳縣郡東十九分今涪州治　大江東　巴江亦曰涪陵江亦曰黔江亦曰烏江至縣北入大江

臨江縣郡東少北一度十五分今忠州治
墊江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合州治　涪江南　嘉陵江至城東入大江
巴東郡州東南二度十五分今夔州地西界巴西西南界巴郡南界涪陵東界荆
州之建平北界荆州之上庸魏興領縣四本三治魚復
魚復縣今夔州府東白帝城
朐䏰縣郡西十五分今雲陽縣西四十里
南浦縣郡西一度今萬縣治
漢豐縣郡西少北二十四分今開縣治初省後復置志脫今補
涪陵郡州南三度十分今酉陽州重慶地　西北界巴郡東北界巴東及荆州之建
平東界荆州之天門武陵南界益州之牂牁西界益州之江陽領
縣五治漢復
漢復縣今涪州南九十里
漢平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涪州東北百二十里
漢葭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涪州東百里
涪陵縣郡東一度五分今黔江縣治
萬寧縣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思南府東北百里
益州禹貢梁州之地漢曰益州晉因之今四川省之成都茂州松潘廳資州瀘州敘州雅州嘉定寧遠貴州省之遵義平越雲南省之東川昭通地　領郡八縣四十四刺史治蜀郡之成都州
有水道三內水涪江也中水資江也外水岷江也沒于李氏寄治梁
州之巴郡後徙巴東其郡縣皆遙置之收復後還治成都苻譙再陷及諸
建置已見梁州
蜀郡今成都府地　東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梁州之廣漢南界犍爲西
南界漢嘉西北界汶山西爲徼外領縣六治成都
成都縣今府治　太城東偏少城西偏郫江南　流江北二江會于郡東南折而西南至犍爲入江
筰橋西四里　始康郡晉末置　懷寧郡晉末置治西平
廣都縣郡西南六分今雙流縣治龍格西　寧蜀郡晉末置

江原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崇慶州治李雄置漢原郡桓溫改郡名晉原縣名多融後郡廢復爲江原縣　岷江
西
臨邛縣郡西少南十七分今邛州治李雄漢原郡治永和中屬晉原郡　邛水南亦曰南河東流入岷江
郫縣郡西六分今縣治北　郫江自縣西分南北二派夾縣東流至成都西南合爲一又東會流江
䌛縣郡北五分今新䌛縣東北三十里　湔江南西自都安縣出岷江至縣東會資江別流通流江
汶山郡州北少西二十二分今茂州龍安成都地　南界成都東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
梁州之梓潼東北界秦州之陰平北越羌夷界秦州之隴西狄道
西爲徼外領縣八治汶山
汶山縣初治今保縣後徙今茂州郡亦隨移　岷江西
都安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　觀阪西岷江至此分流數道
廣柔縣郡西南十三分今汶川縣西　岷江東
蠶陵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疊溪營西百三十里
廣陽縣郡西北五分今疊溪營南二十里　湔氐西北
平康縣郡西北二十一分今松潘廳西南百五十里
升遷縣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興樂縣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漢嘉郡州西南一度四分今雅州地　東北界蜀郡東界犍爲南界越嶲西北皆
徼外領縣四治漢嘉
漢嘉縣今名山縣治
徙陽縣郡西十分今天全州治東
嚴道縣郡西南四分今雅州府治
旄牛縣郡西南一度今清溪縣南百五十里　沈黎郡北今黎州所李雄置蜀平廢尋復置
越嶲郡州南少西四度十九分今寧遠府地　北界漢嘉東北界犍爲東界朱提東南
界寧州之建寧西南界寧州之雲南西北爲徼外領縣五治會無
會無縣今會川縣治　瀘水自臺登縣西南流至縣西北西合打沖河西南流五十里至縣西境有金沙江自西來會之又南至縣西南繞縣三面北至僰道入江皆名瀘水

定莋縣西北少西一度今鹽源縣治南　打沖河東
邛都縣郡北少西一度五分今寧遠府西百四十里　越嶲舊治卽縣治　打沖河西南三面瀘
水東
臺登縣郡北一度十八分今冕寧縣西南五十里　瀘水南發源縣東小相嶺西流過縣南有瓦那河自縣北南流
經縣西來會之
卑水縣郡北少東二度七分紀要在今越嶲衛東近馬湖江平是也一統志云在今會理州東北相隔五百餘里
樂郡西今越嶲縣東王遜置
犍爲郡州西南十五分今眉州資州嘉定敘州成都地　北界蜀郡東界梁州之廣漢巴郡
東南界江陽南界朱提西南界越嶲西界漢嘉領縣五治武陽
武陽縣今彭山縣東十里晉末置西江陽郡　彭模東江東岸　岷江東郫江流江自成都東南合流西南流至
縣北西流入江　打鼻山北二里　魚涪津山下　沙頭津北二十里
牛鞞縣郡東少北十五分今簡州治　雒水東　赤水南二水合流爲資江亦名
牛鞞水是爲中水
資中縣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資州治
僰道縣郡南少東一度二十分今敘州府西南七十里　瀘水自縣西經縣南東北至今敘州府東入江
南安縣郡南少西二十五分今夾江縣西北二十五里　青衣江自縣西北經縣西南至今嘉定府南東流入江
合水青衣江入江處
朱提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四分今昭通東川敘州地　北界犍爲西界越嶲南界寧州之
建寧東界牂牁領縣五治朱提
朱提縣紀要云在今敘州府西南不言道里按堂琅縣在朱提縣西南二百里水經注自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曲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牽索而上一統志堂琅在今東川府境紀要東川軍民府北百二十里有索橋所以度牛欄江江又西北入金沙江金沙江在此地亦名瀘水自越嶲南境折而北出越嶲郡西至卑水縣南百餘里折而東至僰道縣東北乃入岷江牛欄江自寧州建寧郡西北行至今昭通府南境西行又西北乃入金沙江金沙江既名瀘水故幷牛欄亦蒙瀘水之名矣寧州刺史王遜使姚岳敗成兵于堂琅追至瀘水而還卽索橋然則堂琅當在今東川府會澤縣東北以扯汛北至索橋八十里與水經注合朱提在堂琅東北二百里則今昭通府矣
堂琅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會澤縣東北

南廣縣郡東北一度二分今珙縣治西南
漢陽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慶符縣治西南
南秦縣
江陽郡州南少東二度二分今瀘州地　東北界梁州之巴郡東南界牂牁西南界
朱提西北界犍爲領縣三治江陽
江陽縣今瀘州治　岷江南　資江北至城東入江
·符縣郡東十分今合江縣治南
漢安縣郡西南七分今江安縣東六十里
牂牁郡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遵義平越地　北界梁州之巴郡涪陵東越蠻中界荆
州之武陵西北界江陽西界朱提西南界寧州之建寧與古南爲
蠻中領縣八治萬壽
萬壽縣今遵義府治
夜郎縣郡北十分今桐梓縣東二十里永嘉五年置爲郡
鄨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北一統志云遵義府西
平夷縣一統志云今曲靖府平夷縣治紀要云桐梓縣西北又云曲靖府陸涼州治按圖桐梓縣在平夷縣北三度十三分陸涼州在平夷縣南十八分三說互異蜀志李恢爲庲降督治平夷武侯南征使恢按道向建寧今曲靖府也據此恢治平夷不在建寧可知紀要桐梓西北之平夷蓋恢所治矣南中既定恢留治或在今陸涼州或在今平夷縣均近建寧其後移治建寧而庲降之官廢晉置寧州建寧遂爲刺史治永嘉五年王遜分置平夷郡以雷炤爲太守炤以郡降成據此則晉之平夷當在桐梓桐梓去州遠故須分郡近蜀故能降成若近建寧則遜之威能行于堂琅之北炤在肘掖之下安敢叛降若在陸涼則處州南與蜀更爲隔絕也又馬湖府西有平夷司此後世所置耳
指談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南
且蘭縣郡南少東一度今平越府治
毋斂縣
幷渠縣
寧州禹貢梁州地漢曰益州晉泰始七年置今雲南省唯昭通東川二府屬益州貴州省之遵義平越四川省之寧遠地　領郡四縣四十五刺史治雲南之雲南太康五年省

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州又置益州郡分建寧置懷帝永嘉三年改名晉寧懷帝置平夷夜郎皆分牂牁按愍帝紀有平樂太守董霸不知何時分越巂置郡志不載牂牁郡屬益州成帝咸和八年沒于李雄咸康三年復四年置安州五年罷復爲寧州領夜郎興古及益州之牂牁朱提越巂八年省以越巂還益州并省永昌穆帝永和三年滅蜀始復置刺史

雲南郡州北八分今大理姚安永昌地東北界益州之越巂東界建寧西南界永昌南界交州西北皆徼外領縣九治雲平後徙雲南

雲平縣今雲南縣東十里

雲南縣郡南八分州治

邪龍縣郡西今保山縣境

楪榆縣郡西北十分今大理府治東北　東河陽郡東永嘉中王遜置治東河陽縣

遂久縣郡北二度今鹽源縣西五里

永寧縣郡北二度十分有永寧土府元至元十六年始置永寧州地名偶同此外無攷

姑復縣郡東北一度七分今大姚縣北少東二百里

青蛉縣郡東少北十七分今大姚縣治北

梇棟縣郡東十五分今姚安府治

建寧郡州東二度二十分今曲靖雲南臨安澂江地西界雲南北界益州之朱提越巂東南界興古領縣十七治味

味縣今曲靖府西十里

牧麻縣郡西十分今尋甸州治

秦臧縣郡西一度二分今富民縣西北十里

穀昌縣郡西少南一度今雲南府北十里　建伶縣今雲南府西北或曰即今晉寧州治永安二年置益州郡治此永嘉末改郡名晉寧

連然縣郡西少南一度七分今安寧州治

昆澤縣郡西南一度八分今昆陽州治

滇池縣郡西南一度五分今晉寧州東

兪元縣郡西南一度今澂江府治

毋單縣一統志云今臨安府寧州地

漏江縣一統志云今澂江府地

雙柏縣一統志云今昆陽州地

存鄢縣一統志云敘州府宜賓縣西北百六十里按懸絶

談藁縣一統志云陸涼州地　按懸隔

同瀨縣一統志云今陸涼州西北　按懸隔

脩雲縣紀要澂江府江川縣下有漢碌雲異城未知是否

新定縣

泠丘縣

興古郡州東三度十一分今南籠曲靖臨安元江遵義寧遠地　西北界建寧北界益州之朱提東北界益州之牂牁東南及南皆界交州領縣十一治宛溫

宛溫縣今普安州西南百里

鐔封縣郡東北今遵義府東南按東南之東恐當作西若東則懸隔且蘭矣

律高縣郡西二十分今馬龍州治　西安縣東晉置

句町縣郡西南二度今通海縣東北五里　梁水郡東北成帝置治梁水縣

賁古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臨安府治東南

毋掇縣郡西南今寧州地

進乘縣郡西南今元江府東南境

勝休縣郡西南今臨安府南境

漏臥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羅平州治南

漢興縣

都簷縣

永昌郡州西一度五分今永昌大理地東界雲南西南北三面皆徼外領縣八治不韋

不韋縣今永昌府北三十里

哀牢縣郡南四分今永昌府治東

博南縣郡東北十一分今永平縣治南

嶲唐縣郡東北二十二分今大理府西六十里

比蘇縣郡北十六分今雲龍州治西

雍鄉縣

南涪縣

永壽縣

交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始通中國爲象郡漢曰交州晉因之今廣東省之廉州雷州廣西省之梧州及越南國地越南本名安南明時入版圖置交趾布政使司領府十七直隸州四其地東西千一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布政司治交州府北至廣西憑祥州七百五十里東至海三百二十里南至占城界千九百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今圖惟載憑祥州據州推之可得明代府州四至八道晉時郡縣乃頗有可攷者因詳明代府州于左交州府安南之東都也其北二百里曰北江府東北三百三十里曰諒江府北五百三十里曰諒山府東三百里曰新安府東南二百里曰建昌府東南五百里曰鎮蠻府東南三百里曰奉化府東南三百里曰建平府西四百五十里曰三江府西北九百里曰宣化府西北四百五十里曰太原府西南八百里曰清化府南八百里曰乂安府西南七百里曰新平府西南九百里曰順化府西南千一百里曰升華府西三百里曰廣威州西南六百五十里曰嘉興州西九百里曰歸化州南七百五十里曰演州也領郡七縣五十六本五十三刺史治交趾之龍編

交趾郡領縣十五本十四治龍編

龍編縣明交州府東

羸𨻻縣明交州府西西漢郡治此東漢徙治龍編

朱鳶縣明交州府東南石碕縣境

句扇縣明交州府西南

望海縣明交州府東

軍平縣明清化府北志脫今補

西于縣

武寧縣與武平郡治所同名疑分郡爲武平也

曲易縣或作曲易

交興縣

北帶縣

稽徐縣

安定縣

南定縣

海平縣

合浦郡今廉州雷州梧州地北界廣州之寧浦東界廣州之高涼東北界廣州之蒼梧西南至海海西則交趾也領縣六治合浦

合浦縣今廉州府治

蕩昌縣郡東北一度十五分今容縣治西

徐聞縣郡南少東一度十一分今縣治西北

珠官縣一統志云今合浦縣南

毒質縣毒質古瑇瑁字今瓊州府東南有漢瑇瑁縣

南平縣

武平郡東南界交趾西北界新昌領縣七治武寧

武寧縣明交州府西北

封溪縣明交州府西北浪泊在縣境

武興縣

進山縣

根寧縣

安武縣

扶安縣

新昌郡東南界武平領縣六治麊泠

麊泠縣明太原府西

嘉寧縣明太原府西北

吳定縣

封山縣
臨西縣
西道縣
九真郡東北界交趾北界新昌東界九德領縣八本七治胥浦
胥浦縣明清化府治西
湛梧縣紀要作津梧明清化府西
移風縣明清化府西北
都龐縣明清化府北初省後復置志脫今補
建初縣明清化府東
常樂縣明清化府東 高安縣分置
松原縣明清化府南
扶樂縣
九德郡西界九真南界日南北界交趾領縣九本八治九德
九德縣明乂安府西南
越裳縣郡東南四里初廢後復置志脫今補
陽遂縣明乂安府東
浦陽縣明乂安府東
咸驩縣明新平府東南
南陵縣
扶苓縣
曲胥縣
都洨縣
日南郡北界九德領縣五治象林
象林縣明乂安府南
西卷縣明乂安府東南 壽泠縣分置
盧容縣今占城國西北境

朱吾縣今占城國北境
比景縣今占城國北境 無勞縣分置
廣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爲南海桂林二郡漢屬交州吳始分置晉
因之今廣東省惟廉州雷州屬交州廣西省惟梧州之容縣屬交州福建省之漳州漳浦縣西境地領郡十縣七十
本六十八刺史治南海之番禺武帝時省高興懷帝割始安等三郡屬湘
州元帝置晉興分鬱林 成帝置東官分南海 穆帝置晉康新寧永平分蒼梧
哀帝置新安安帝置義安分東官 恭帝置新會分南海
南海郡今廣州肇慶惠州地北界始興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蒼梧南至于
海領縣六治番禺
番禺縣今廣州府治 東官郡今東莞縣南二百五十里咸和中置治寶安 安懷縣今東莞縣治東
南屬東官 興寧縣今縣治屬東官 海豐縣今縣治屬東官 義安郡今潮州府治義熙中置治海陽
潮陽縣今縣西三十里屬義安 綏安縣今漳浦縣西南百里屬義安 義招縣今大埔縣南七
十里 懷化縣番禺東北義熙中置 盆允縣今新會縣東晉末置新會郡治此
新夷縣或誤作平夷郡西南二十三分今新會縣西四十五里 封平縣西二十五里晉末置屬新寧
四會縣郡西北十六分今縣治 懷遠縣今懷集縣東二十里晉末置屬新會按恐當屬新寧傳刻字誤耳
增城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東北五十里
龍川縣郡東少北二度四分今縣治
博羅縣郡東一度分今縣治 欣樂縣今惠州府南境太和初置
始興郡州北一度十八分今韶州南雄連州廣州地 東北越大庾嶺界揚州之南康北
至騎田嶺界荆州之桂陽西北越都龐嶺界荆州之桂陽零陵南
界南海東越重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始安臨賀領縣七治曲江
五嶺三在郡境湞水出大庾嶺西南至郡城南章水出騎田嶺東
南至郡城南入湞湞水又南至中宿縣北湟水來會之湟水出都
龐嶺東南至含洭縣西會洭水入于湞三嶺四水合流以達南海
郡
曲江縣今韶州府南十里

始興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治北
桂陽縣郡西二十一分今連州治
陽山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南
含洭縣郡西南二十三分今英德縣西七十五里
湞陽縣郡南少西十九分今英德縣治
中宿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清遠縣東北六十里
始安郡州西北三度四分今桂林平樂地東界始興東北界荊州之零陵北及西
面爲蠻中地西南界桂林南界蒼梧東南界臨賀領縣七治始安
五嶺之二曰渚萌曰越城皆在郡東北
始安縣今桂林府治
熙平縣郡東少南一度十七分今連山縣西八十里
平樂縣郡南少東二十二分今府治西南
荔浦縣郡南一度今縣治西
永豐縣郡南少西二十一分今荔浦縣西北五十里
常安縣郡西南今永寧州南境
始陽縣
臨賀郡州西北一度二十分今平樂府西北界始安東北界始興東南界南海西
南界蒼梧領縣六治臨賀
臨賀縣今賀縣治
謝沐縣郡東南十分今開建縣北
封陽縣郡東十分
興安縣郡東北十二分
馮乘縣郡北十八分今富川縣西北七十里
富川縣郡西北八分今縣南七十里
蒼梧郡州西一度二十三分今梧州肇慶平樂地東界南海北界臨賀西界桂林鬱林
南界高興高涼西南界交州之合浦領縣十二治廣信

廣信縣今梧州府治　封興縣晉末置　遂成縣西南二十里
猛陵縣郡西北十分　永平郡今岑溪縣西升平五年置治安沂縣　夫寧縣今藤縣治東北升平置屬
永平
建陵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脩仁縣西南四十里
農城縣郡西南今岑溪縣境
端谿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德慶州治永和中屬晉康
元谿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德慶州東五十里永和中爲晉康郡治　龍鄉縣　樂城縣　悅城
縣　文招縣　賓江縣　都城縣以上六縣皆永和中置屬晉康
臨允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新興縣南七十里永和中屬新寧
新寧縣郡東南一度二分今新興縣治永和七年改名新興屬新寧　新寧郡東北永和七年置治南興縣
單牒縣東二十五里屬新寧
高要縣郡東少南一度四分今肇慶府治
鄣平縣
都羅縣
武城縣
高興郡州西南二度今肇慶地西北界蒼梧東北界南海西界高涼南至海
領縣五治廣化
廣化縣今陽江縣治西北
海安縣郡東北十三分今恩平縣東北二十里
西平縣郡西北五分
化平縣
黃陽縣一統志作莫陽在今陽春縣西
高涼郡州西南二度一分今肇慶高州地東界高興北界蒼梧西界交州之合浦
南至海領縣三治安寧
安寧縣今陽江縣西三十里
高涼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高州府東北九十里　茂名縣今高州府治東晉置屬高興後廢

思平縣一統志作思平在今縣北二十里

桂林郡州西少北三度十五分今柳州慶遠地東北界始安東南界蒼梧南界鬱林西及西北皆蠻中地領縣八治潭中

潭中縣今柳州府治

中溜縣今象州治初廢後復置

桂林縣今象州東南初名小桂大興中屬晉興郡

晉興郡今象州西大興中置晉興縣

武豐縣

粟平縣

羊平縣

龍剛縣

夾陽縣

武城縣蒼梧郡亦有武城縣

軍騰縣

鬱林郡州西三度一分今潯州思恩南寧柳州鬱林州地北界桂林東界蒼梧南界寧浦西為蠻中地領縣九治布山

布山縣今潯州府西五十里

歸化縣今來賓縣治南義熙中置

武熙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象州東南三十里

領方縣郡西二十四分今賓州地

鬱平縣郡西南十二分今貴縣治

懷安縣西南百五十里晉末置

阿林縣郡東南七分今潯州府南三十里

新邑縣

晉平縣

始建縣

安廣縣

寧浦郡州西少南三度十八分今南寧地北界鬱林東南二面皆界交州之合浦西為蠻中地領縣七本五治寧浦

寧浦縣今橫州治

吳安縣郡西

始定縣郡西南太康地記有此縣志脫今補

簡陽縣郡南太康七年置志脫今補

平山縣郡東南一統志云橫州北紀要云東南五十里

連道縣郡東南十分後改名興道

昌平縣郡東

晉略表二

晉略表三

割據表

漢末三國疆土始分裂晉承魏蜀已先滅吳仍舊疆有荆揚交廣四州而揚州之淮南廬江荆州自江夏竟陵以北皆屬晉泰始中楊稷克交州數郡步闡以西陵來降已皆復爲吳吳數攻江夏汝南弋陽亦弗能下也晉鎮襄陽巴東合肥廣陵吳鎮建平樂鄉柴桑京口江淮之閒虛弗居者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古所稱冥阨之塞羣蠻萃焉南及江夏北通義陽皆蠻落也吳平天下州十有九（本十五州泰始五年分雍梁涼三州地置秦州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十年分幽州地置平州吳平置司州）其後增置江湘雖有廢復大校可知也（元康元年置江州永嘉元年置湘州）永嘉以後中原淪喪晉恆有揚江荆湘交廣六州其司豫徐兗青梁益寧八州皆詭得詭失得則奮翼而北翥失則宛頸而南戢雍秦涼幷幽平冀十州雲擾瓦裂靡有寧宇矣自武帝時劉猛叛幷州樹機能陷涼州惠帝之初郝散齊萬年亂雍州以及張昌陳敏杜弢孫恩之屬皆旋踵破滅未成割據楊氏僅據陰平武都二郡地狹尟兵事不足爲表張氏據涼州始終奉晉正朔祚爲狂悖見誅國人于義不當表且其境土已列得失于秦趙分合之故又備著于諸涼固無贅焉其餘分裂土壤莫不依託于形勝天下大勢常三分而蜀不預焉冥阨者南北之限太行者東西之脊也雍州四塞之國北吳岳九嵕巀嶭南終南太白西隴山蕭關是以北有夏南有蜀西有西秦西秦負河據洮是以有涼涼南洪嶺西天山是以有南涼北金山東合黎是以有北涼酒泉燉煌既長且狹易以中斷是以有西涼幷州左山右河馬足乘鐵足兵而食不足餉是以爲爭地劉淵命十將據上黨而趙魏兗豫莫不動搖劉曜弗能用也以滅于石勒慕容暐弗能用也以滅于苻堅慕容永弗能用也以滅于慕容垂慕容寶弗能用也以滅于拓跋圭是無立國也句注擁之是以有代山東左海右太行太行之陘自居庸以東傅海是以有燕泰山特起蒼莽之中臨濟爲閫是以有南燕然則割據之國之所馮依任山者什之九任水者什之一斷可識也南北分爭雖號江淮爲重門豈不恃冥阨哉方數百里之地蜒以平岡重疊周折閉以塘濼沮洳畝仄踐岡則紆迴倍蓰而不得了涉登徑行則車覆馬躓人徒緣蹬而不得比肩或擇便而邀之則立盡耳就其出險固不待接刃而自憊矣夫是以西捍襄漢東揵汝穎建之襄陽壽春則淮足以衛外而江足以葆內也常人知用其所用智者知用其所不用以不用爲用則是未守而先固未攻而先克也至乃五嶺以南巫黔以西腹毳之少多其無與于六翮也明矣輇次諸國得失後先盛衰之故參諸人事

成李氏起綿竹得廣漢始建年號得成都都之後僭漢其盛也盡有梁益寧三州之地又有荆州之建平置益州治成都梁州治涪寧州治建寧又分梁州置荆州治巴分寧州置交州治興古（後改名漢州）其亡也地復入晉

梁州　廣漢　新都（永寧元年十月得于晉）　梓潼（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三年九月晉復之四年四月復得于晉）　巴西（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四年三月晉復之五年二月復得于晉）　巴（永嘉四年十二月得于晉）　涪陵　漢中（建興二年二月得于晉）　巴東（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益州　汶山（太安二年七月得于晉）　犍爲（太安二年九月得于晉）　成都（太安二年十二月得于晉）

越嶲　漢嘉（太寧元年正月得于晉）　朱提（咸和八年正月得于晉）　牂牁（咸和八年八月得于晉）

寧州　興古（太寧二年十月得于晉）　建寧　雲南　永昌（咸和八年三月得于晉）

荆州　建平（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漢劉氏起西河都離石僭漢徙蒲子又徙平陽有司雍幷冀青兗六州之地東略至海西及隴山南抵嵩洛然自幷以東石勒擅之漢實弗能有也置雍州治平陽幽州治離石荆州治洛陽靳準之亂石勒叛之境土中分曜都長安僭趙有雍州西取秦州東得司

州之河東弘農上洛荊州之順陽置秦州治上邽朔方治高平幷
州治蒲阪幽州治北地益州治仇池仇池旋爲楊氏所復得其亡
也金城以西復入于張氏餘地皆幷于石勒
幷州　西河永興元年八月得于晉　上黨永嘉三年七月得于晉太興元年十二月失于石勒太寧三年
三月復得于石勒五月復失之　新興永嘉五年十二月得于晉　晉陽永嘉六年八月得于晉十一月晉復之建
興四年十二月石勒復得之于晉
司州　平陽永嘉二年七月得于晉　洛陽永嘉五年六月攻陷之弗守也六年六月始命趙固守之建武
元年八月固附晉十一月復得之于固　河內　河東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　襄國永嘉六年七月
石勒得于晉　鄴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得于晉
雍州　長安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六年四月晉復之建興四年十一月復得于晉　馮翊建興三年十月
得于晉　上郡晉邊外地也建興四年七月據之其後置朔方于高平　北地建興四年七月得于晉
秦州　天水　略陽太興三年正月得于晉永昌元年二月失于陳安太寧元年七月復得之　隴西
南安太興三年五月得于張氏永昌元年張氏復之咸和二年十月復得之　狄道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
仇池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楊氏
涼州　金城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
荊州　順陽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冀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兗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幽州建興元年三月石勒得于晉旋爲段匹磾所據
青州永嘉五年正月曹嶷得于晉建武元年三月嶷附晉太興元年五月又附石勒
後趙石氏起在平附汲桑桑敗降漢初據襄國猶爲漢藩靳準之
亂叛劉曜僭趙卽襄國爲都其地皆故漢時所據又南取晉兗豫
徐三州境至淮東取冀青至于海西滅趙北併遼西徙都于鄴最
爲強大矣石勒時置司州治洛陽冀州治信都幷州治上黨兗州
治鄄城徐州治廩丘幽州治薊朔州治代青州治廣固豫州治許
昌揚州治壽春荊州治襄陽後徙魯陽雍州治長安秦州治上邽石虎

改司州治鄴置洛州治洛陽增置營州治令支涼州治金城欲以
吞燕涼然卒爲燕涼所挫折冉閔之亂自幷而東地入燕其西入
秦金城隴西入涼晉亦頗收故地
司州　平陽太興元年十二月得于靳準　洛陽太寧二年正月得于趙　滎陽太寧三年六月得于
晉
兗州　泰山太興二年四月晉太守徐龕來附　陳留太興三年五月晉祖逖復之永昌元年十月逖卒復
得之
冀州　樂陵太興三年四月得于晉
豫州　襄城永昌元年五月得于晉　譙永昌元年十月得于晉　許昌太寧元年三月得于晉　汝
南咸和元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琅邪永昌元年八月得于晉　東莞　東海太寧二年六月得于晉　彭城　下
邳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青州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曹嶷
幷州太寧三年四月失于趙七月復得之
揚州　壽春咸和三年七月得于趙
雍州咸和四年正月得于趙
秦州咸和四年九月得于趙八年十二月郭權以州附晉九年四月復得于權　狄道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荊州　襄陽咸和五年八月得于晉七年正月晉復之四月復得于晉　義陽咸康五年九月得于晉　南
陽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幽州　薊　上谷　北平　代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平州　遼西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涼州　金城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論曰石勒狡猾卒幷關中石虎繼以驕暴翦伐異己脆若拉朽天之
縱恣淫人甚矣哉察其方強知其必折息民繕兵以需事變斯則宇
內所託命也惜哉惜哉三庾躁動傷本殷桓齟齬失時燕秦然後坐
大

燕慕容氏起于平州都棘城與後趙共滅段氏境至遼西之凡城徙都龍城石虎殂興師南下徙都薊滅冉閔徙都鄴全有平幽幷冀青五州之地司州則唯平陽河東弘農上洛屬秦豫州則唯襄城弋陽安豐屬晉兖州則唯泰山一郡與晉分據徐州則有瑯邪東莞東海荆州則有南陽置中州治鄴平州治襄平幽州治龍城(後徙薊)幷州治晉陽冀州治常山(後徙信都)青州治樂陵(後徙廣固)豫州治陳留(後徙許昌)兖州治陽平(後徙廩丘)洛州治金墉荆州治蠡臺(後徙魯陽)爲秦所滅秦敗復起爲後燕後燕初得冀州都中山遂有幽平兖司之地別支爲西燕有幷州及司州之河東後燕滅之河東入于後秦青州唯有歷城徐州唯有瑯邪壤土狹于前燕矣置冀州治信都幽州治龍城平州治平郭兖州治滑臺幷州治晉陽雍州治長子青州治歷城徐州治黎陽魏兵南下棄中原徙都龍城僅有平州之地置幽州治令支平州治宿軍青州治新城幷州治凡城(後徙白狼)冀州治肥如別支爲南燕有青州及徐兖司三州之邊地置幽州治發干幷州治陰平徐州治莒青州治東萊兖州治梁父南燕滅于晉燕傳北燕高氏馮氏滅于魏

平州　遼東(太興二年十二月受于晉)　龍城(咸康八年十月都)　遼西(永和六年二月得于後趙)

幽州(永和六年三月得于後趙)

冀州(永和六年始取至九年十二月全得)　趙　中山(永和七年八月得于冉閔)　繹幕(永和八年二月得于段勤)

幷州(永和八年得于後趙)

司州　鄴(永和八年八月得于冉智)　河內(永和十年三月得于呂護)　滎陽(興寧元年四月得于晉)　洛陽(興寧三年三月得于晉)　平陽(升平五年二月得于張平九月失于秦)

青州(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得于段龕)

兖州(升平二年三月得于晉)

豫州　潁川(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興寧元年十月晉復之二年四月復得于晉)　陳　汝南(興寧二年四月得于晉)　譙　沛(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　魯(太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荆州　宛(太和元年十二月得于晉)

後燕

司州　滎陽(太元九年正月得于秦)　黎陽(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冀州　信都　渤海(太元九年五月得于秦)　常山(太元九年六月得于秦)　中山(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清河　平原(太元九年八月得于秦)　博陵(太元九年十二月得于秦)

幽州　范陽(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薊(太元十年二月得于秦)

平州(太元十年六月得于秦)

兖州　濟北(太元十二年正月得于晉)　滑臺　高平(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廩丘

東平　泰山(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青州　歷城(太元十二年二月得于晉)

幷州　晉陽(太元十九年五月得于西燕)　長子(太元十九年八月得于西燕)

徐州　瑯邪(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秦苻氏初起略陽臣劉石石氏之盛東徙枋頭石氏亂洪遣使文服于晉洪卒健假晉官號入關稱秦與燕分據石氏故地置司隸治長安秦州治上邽荆州治豐陽青州治盧氏洛州治宜陽幷州治蒲阪幽州治垣張遇以許昌降置豫州尋爲晉所克燕日強取晉洛陽于是以陝爲東蔽矣及堅大盛東幷燕北幷代西幷涼州威加西域南幷仇池遂據巴蜀襄陽彭城乃移涼州治姑臧幷州治晉陽幽州治薊青州治廣固豫州治洛陽洛州治豐陽荆州治襄陽增置雍州治安定梁州治漢中南秦州治仇池益州治成都寧州治墊江河州治枹罕晉州治晉興冀州治鄴平州治和龍兖州治倉垣徐州治彭城揚州治下邳東豫州治許昌當是時北方無復列國以徐揚豫荆梁益與晉分界徐州晉獨有臨淮廣陵揚州爲晉豫州爲秦荆州則襄陽以北爲秦南郡以南爲晉梁州唯巴東屬晉益州則界漢嘉越巂之閒其盛過于石氏矣肥水之敗

境內皆叛丕棄鄴據晉陽未能全有幷州也卒走死河東登起隴
西據雍城卒走死隴上慕容餘衆于是復熾姚呂乞伏乘隙而瓜
分之晉亦收復青徐兗豫司荆梁益之地云

雍州 長安永和六年十月得于杜洪太元十年六月失于西燕十一年三月西燕棄之而東始入于後秦 安定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正月失于後秦十四年七月復得于平涼 新平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四月失于後秦十二年九月復得之 扶風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復得之

司州 平陽永和七年二月張平來附升平元年七月平附晉二年三月復來附九月又附燕五年二月得于平九月平復取之滅平復得 洛陽永和八年二月張遇來附十年正月失于周成十二年八月晉復之興寧三年三月燕據之太和五年正月得于燕 弘農永和八年得于晉 上洛永和九年九月得于晉十年三月晉復之寧康元年復得于晉 鄴太和五年十一月滅燕得之

豫州 許昌永和八年二月張遇來附十月晉復之興寧二年入于燕太和五年滅燕復得之

秦州 上邽永和八年七月王擢以州附晉九年二月得于擢五月失于涼十年十月復得于涼太元十一年九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 略陽太和元年斂岐以郡附李儼三月復得之太元十一年八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七月又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楊定復得之楊定後復爲仇池王 武都

陰平咸安元年四月得于楊氏秦亡楊定之弟盛復據之稱仇池王

涼州 金城太和二年四月得于李儼 姑臧太元元年八月滅涼得之幷其支郡

幷州 上黨太和五年七月得于燕 晉陽太和五年九月得于燕 平城太元元年滅代得之

冀州 幽州 平州 青州 兗州太和五年滅燕得之

梁州 益州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

荆州 上庸 新城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 南鄉太元元年三月得于晉 南陽太元三年六月得于晉 順陽 襄陽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 魏興太元四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下邳 彭城 淮陰 盱眙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

揚州 壽春太元八年十月得于晉

後秦姚氏初起南安石氏盛時東徙灄頭石氏亡降晉復降秦秦
亂叛秦起渭北西燕東走入都長安其盛也全有雍州之地秦州
唯陰平武都屬仇池涼州則有金城武威西平梁州則有漢中司
州則有弘農上洛滎陽河東豫州則有潁川兗州則有陳留荆州
則有南鄉等十二荒郡建置略因秦故其亡也秦涼之地入于西
秦餘皆爲晉所復

雍州 北地太元九年四月得于秦 安定太元十年正月得于秦 新平太元十年四月得于秦爲秦所復十六年二月復得之 京兆太元十一年四月得于西燕 馮翊太元十二年十二月得于秦 扶風 始平並太元十九年滅秦得

秦州 略陽太元十一年八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失于秦七月復得之十四年九月失于仇池後復得之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天水太元十一年九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秦取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姜乳來附 南安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隴西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涼州 武威元興元年八月得于涼義熙二年六月予南涼 金城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二月失于西秦 西平南涼暫附

司州 上洛隆安元年九月得于晉 弘農 河南隆安三年十月得于晉 滎陽 河東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得于西燕

梁州 漢中義熙元年五月得于仇池

豫州 潁川

兗州 陳留

荆州 南鄉凡十二荒郡得于秦義熙元年五月予晉

西秦乞伏氏初屬秦秦敗于淮南叛秦起金城東得隴西及略陽
天水支縣後秦滅之已而復國因後秦之亡東全據秦州四郡西
得西平侵吐谷渾以自廣卒滅于夏地入吐谷渾

涼州 金城太元十年九月得于秦隆安元年二月失于涼十一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二月得于後秦 苑川太元十年九月得于秦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明年二月復予之 枹罕太元十四年十一月得于彭奚念十七年八月失于涼隆安元年五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五年二月得于後秦 西平譚郊不知何時得義熙八年二月都之樂都南涼都義熙十年五月滅南涼得之遂得全郡

秦州 隴西太元十九年十月得于楊定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 天水太元十四年五月成紀顯親休官來附二十一年十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全郡于後秦 南安 略陽

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

夏赫連氏初居新興徙朔方後秦之衰畔起安定之高平與後秦界馮翊之杏城北地之三城晉滅後秦弗能守因得盡取姚氏雍秦二州故域東至蒲坂陝城後滅于魏

朔方 元興元年後秦使鎮之 高平 義熙三年六月得于沒奕干 杏城 義熙十一年三月得于後秦

雍州 秦州 義熙十四年十一月取後秦故境于晉

司州 陝城 蒲坂 元熙元年正月取于晉

涼呂氏秦將伐西域還據涼州州故八郡金城西平為西秦南涼所分據其後北涼據張掖西海酒泉燉煌及西郡之半西涼又據北涼之燉煌酒泉呂氏所有武威而已呂氏降後秦南涼幷得武威旋及西涼皆為北涼所併西平全入于西秦

涼州 武威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元興二年八月屬後秦義熙二年八月屬南涼六年二月屬北涼 西郡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五月半屬北涼義熙三年九月全屬北涼 張掖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五月半屬北涼二年六月全屬北涼 西海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 酒泉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五年八月屬西涼宋受禪之二年入于北涼 西平 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正月屬南涼義熙十年五月屬西秦 金城 枹罕縣 太元十七年得于西秦隆安元年失于西秦 金城縣 隆安元年得于西秦二年失于西秦

魏拓跋氏其先居北邊永嘉立功封代居雁門陘北為秦所滅秦亂復興改號魏有漢雲中五原定襄雁門諸郡及破燕始得幷冀幽三州及司兗北境南北之勢蓋至宋始相敵云

幷州 雁門 永嘉四年十月受于劉琨 晉陽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取于燕遂全得州境

冀州 常山 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得于燕遂全得州境唯信都為燕 信都 隆安元年正月得于燕

司州 平陽 太元二十一年取幷州後得 鄴 隆安二年正月得于燕 野王 取鄴後得

幽州 隆安二年取鄴後得 遼西 隆安五年十二月得于燕明年燕復取之

兗州 滑臺 隆安三年二月得于燕

朔方 太元十六年得于劉衛辰不知何時復為夏所得

晉略表三

晉略表四

執政表

得失之原雖曰運命曷嘗不由委任哉設官沿前代委任出意指意指所寄風尙隨之于是有受高位而若黜安淺秩而恐失自非純壹之德不器之才罕能敬共上命喜愠不形者已有晉內外之任文武之寄或因主權爲低昂或緣時事爲軒輕比物連類可得而言焉三世擅政因遷魏鼎是故畏大臣任輕弱泰始之初不杖八公而杖中書門下侍中賈充常侍王沈以驃騎車騎二品將軍對司魁柄荀勖自中書監出守尙書令于秩爲遷而悵惘失志任愷爲賈充所排自侍中出爲吏部尙書竟以得罪是其驗也惠帝失御政出宮闈裴張賈郭居門下諸王錄尙書仰成而已趙倫篡亂三方舉義自茲以降唯兵是尙大將軍都督中外則政由之愍帝西遷三公皆以寵方鎮中興初王導以驃騎兼中書監揚州刺史政始復出中書揚州遂以司隸當樞機之重成康守文庾何協贊猶前軌也穆哀廢簡委重上流桓溫不願入輔屯姑孰執朝權丞相至再出就咨軍旅夌夷極矣孝武內倚謝安之忠外值桓沖之讓振綱挈領幾復泰始晚節昏醟令僕皆碌碌唯外援是恃國寶召戎則孝伯偭于桓楚干紀則寄奴舉義皆用京口逆制建康揆厥本原荆州因平蜀而勢成北府緣破秦而名立內外文武亦各遭其時也至于選舉之塗秀孝爲郎郎官出宰然後登省寺典方州皆遵先典未聞改轍（唯殷仲堪以黃門郎拜荆州爲破格疑是黃門侍郎史脫侍字爾）岐塗捷徑唯在公府及諸王上佐是以辟召之榮殆過徵聘當其盛也鼎味既和棟梁斯在及其弊也交通尼媼貨入私門皆以散見諸篇綜其終始固無得而遯焉

執政表一

八公（相督錄三條不在八公之列然多上公爲之故以冠諸簡首）

相國丞相秦官晉又有左右丞相督有三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大都督魏官錄有二錄尙書事錄尙書六條漢官皆非常秩太宰周官晉諱師故以代太師與太傅太保當周三公太尉秦官司徒司空漢采周官謂之三司大司馬周官大將軍漢官始與太尉迭置魏始並制在三司上晉初改在三司下後復舊

	相	督	錄	宰	傅	保	馬	軍	尉	徒	空
武 泰始元		孚（宰加八薨）	王沈（驃加二卒）	孚（傅拜八薨）	鄭沖（保拜九卒）	王祥（尉拜三致）	石苞（揚都加四免）	陳騫（荆都加十遷尉）	何曾（晉國相拜三遷保）	望（魏官三遷尉）	荀顗（魏官三遷徒）
三						何曾（尉拜咸寧二遷傅）			望（徒拜四遷馬）	荀顗（空遷四遷尉）	
四		望（尉加拒吳吳退解）					望（尉拜七薨）		荀顗（徒拜十卒）	石苞（前馬拜九卒）	裴秀（尚令拜七卒）
七											鄭袤（光大拜不拜）
八											賈充（車拜咸寧二遷尉）
九										何曾（保領）	
十									陳騫（軍拜咸寧二遷馬）		
咸寧 二			賈充（尉加太康三卒）		何曾（保拜四遷宰）		陳騫（尉拜太康二卒）		賈充（空拜太康三卒）		攸（鎮拜太康三遷馬）
四				何曾						李胤	

				傅拜卒						尚令拜太康三卒	
五		賈充 尉加伐吳吳平解									
太康元								伷 徐都加四薨			
三		亮 尉加十出鎮解					攸 空拜出鎮青末行四薨		亮 撫拜十遷馬	山濤 僕拜四卒	衛瓘 尚令拜太熙元遷保
四										魏舒 僕拜致	
十							亮 尉拜出鎮豫			石鑒 右光領	
										太熙元遷空	
太熙		楊駿 尉加	楊駿 尉加			衛瓘 空拜致			楊駿 車拜永熙遷傅	王渾 僕拜元康七卒	石鑒 右光拜永熙遷尉
惠 永熙			泰 空加		楊駿 尉拜永平爲賈后所殺				石鑒 空拜元康元致		泰 前關都拜元康元遷尉
元康元			亮 宰加 衛瓘 保加 彤 衛加六出鎮解	亮 豫都拜爲賈后所殺		衛瓘 起家爲賈后所殺		柬 驃拜薨	泰 空拜九薨		晃 車拜六薨
六			王渾 徒加七								張華 監拜永

			卒								康元爲倫所殺
七										王戎 僕拜永康元免	
九			彤 軍加					彤 關都拜永康元遷宰			
永康	倫 自署永寧篡誅 彤 倫署不拜永寧爲倫宰衛復宰	倫 自署	陳準 尉加	彤 軍拜倫遷丞相 何劭 徒拜永寧遷徒		劉寔 空拜永寧遷傅			陳準 光大拜永寧致	何劭 僕拜遷宰	劉寔 右光拜遷保
永寧		冏 馬加	穎 軍加	彤 倫官復拜	劉寔 保拜太安二致	幹 衛拜永嘉五薨	馥 倫子誅	虔 倫子誅	顒 關都加	何劭 宰拜卒	
							冏 豫都	穎 鄴都		彤 宰領	
							拜太安元爲乂所殺	加永安進丞相廢粢死		王戎 尚令拜永興二卒	
太安元											越 中令拜永興元遷傅
二		乂 尉加							乂 驃拜爲越所殺		
永興元	穎 軍遷立爲太弟廢	穎 相兼 顒 宰加	張方 領加光熙誅	顒 關都加光熙遷徒	越 空拜辭光熙拜永嘉元遷相				劉寔 前傅拜辭		
光熙			越 傅加							顒 宰拜爲模所殺 温羨	虓 豫都拜薨 王衍

	懷 永嘉元	三	四	五	六	愍 建興元	二	三
	越傅加辭					元帝揚都加左 保馬加右		元帝揚都加丞相 保加相國
						元帝揚都加陝東 保馬加陝西		
				模尉加為劉粲所殺 荀晞軍加		麴允僕加	索綝尉加	
				王浚幽都加未拜	保秦刺加建興元加相			
				範為石勒所殺				
		晏尉拜五為石勒所殺		荀晞青都加為石勒所殺			劉琨幷刺加	
	晏上軍拜三遷軍	王衍徒拜五為石勒所殺					張軌涼都加卒 索綝衛領	荀組豫牧加
監拜	王衍空拜三遷尉	越傅領五薨		傅祗左光拜卒		梁芬衛拜		
尚令永嘉元拜遷徒			王浚幽都加五加馬	荀藩尚令拜建興元卒		張軌涼都加	荀組豫刺加	劉琨幷都加

元 建武	太興元	四	永昌	明 太寧元	二	三	成 咸和元	二	四
			王敦自署太宰二死						
			王敦自兼		王導徒加討敦敦平解		王導徒加寇退解		
荀組徒加 王導驃加	羕加保		王敦自兼			王導徒加 陸曄僕加	荀崧光大加三卒 蘇峻自署誅		
			羕保拜咸和元免					羕峻署四誅	
羕撫拜永昌遷宰					王導徒加				
							王導徒加寇退解		
	王敦江牧加				張駿涼牧加				
劉琨幷都加太興元為段匹磾所殺			荀組徒拜卒		羕宰領			祖約峻署四奔北	陶侃荊都加
荀組豫牧加歸朝拜永昌遷尉				王導空拜					
		王導驃拜太寧元遷徒							郗鑒兗都加

七	咸康元	四	五	六	康帝 建元元	穆帝 永和元	二	三	八	哀帝 興寧元	廢帝 太和元
			王導 徒拜卒								簡文
	王導 徒加寇退解									桓溫 馬加	
			庾亮 江都加辭 何充 護加		何充 驃加	簡文帝 撫加	蔡謨 光加			桓溫 馬加辭	簡文
									晞 鎮拜咸安元爲桓溫所殺		
		王導 徒加									
	王導 徒加寇退解									桓溫 荊都加寧康元卒	
陶侃 江都加九辭卒								張重華 涼都加			張天
		郗鑒 兗都加五卒							桓溫 荊都加興寧元遷馬		
			庾亮 江都加辭 康帝 驃拜				蔡謨 光領六免		簡文帝 撫拜太和元遷相		
			庾亮 江都加辭	陸玩 光拜七卒							

	簡文 咸安元	孝武 太元元	二	五	六	九	十	廿	安帝 隆安三	四	元興元
帝 徒拜	桓溫 馬加辭										桓玄 自署改
						謝安 保加	道子 徒加元興元爲桓玄所殺			元顯 領加元興元爲桓玄所殺	桓玄 相兼
帝 相兼		謝安 僕加			道子 徒加				元顯 領加四解 恭帝 徒加		桓玄 相兼
											恭帝 徒拜二
								道子 徒加辭			道子 前徒拜
						謝安 衛加十卒					
錫 涼都加											
											桓玄 自署二
			謝安 僕拜辭	道子 驃拜隆安三解					恭帝 衛領元興元遷		王謐 玄署
					郗愔 鎮拜九卒						

	二	三	義熙元	四	五	七	八	十二	義熙十四	恭帝元熙元
尉	桓玄 軍改纂誅							劉裕 尉加辭	劉裕 尉加	
			劉裕 車加							
	桓謙 衛署誅			劉裕 車加						
免										
爲桓玄所殺							劉裕 尉加辭			
			遵 四薨 軍拜							
			恭帝 前宰拜							
	桓玄 尉改改相	遵 推義兵 義熙元遷保				劉裕 尉改辭改尉				
改軍					劉裕 中加辭	劉裕 軍拜				
				恭帝 馬領						
										劉道憐 尚令拜

執政表二

八將軍皆取曾經執政者如征鎮前後左右四將軍伏波龍驤征虜冠軍位雖高于領護以未嘗執政故不列表

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漢官撫軍將軍鎮軍將軍魏官中軍將軍晉官領軍將軍護軍將軍魏官品皆第二加大者位從公志云魏有左軍將軍武帝備置右前後四軍其後罷四軍爲衛鎮軍按晉有前後左右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四軍將軍四將軍品高四軍將軍品卑泰始所罷者四將軍非四軍將軍也四將軍尋亦復置四軍將軍統屬衛將軍是爲南軍領軍護軍左衛右衛驍騎游擊六軍統屬中軍將軍是爲北軍故中軍將軍常與北軍中候更置也鎮位次撫與驃車各自爲營不與衛將軍分領四軍志誤一也志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諸營即領軍之任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按泰始元年始置中軍將軍以羊祜爲之而司徒義陽王望領中領軍三年望遷太尉領中領軍如故中軍將軍以泰始四年罷而中領軍與並置志又云資深者爲領護淺者加中按望資至深而加中疑深淺字誤倒中二千石在二千石上可證泰始七年罷中領軍併北軍中候太康四年有北軍中候成粲太熙元年以王祐爲北軍中候是中候之置即在罷中軍之年不始于元帝也中領軍暫罷復置元康元年王衍自北軍中候轉中領軍永和中殷浩周閔爲中軍顧衆王彪之爲領軍升平中康帝爲中軍范汪爲領軍皆同時是中軍中候迭置自爲一事中領軍暫罷旋復又爲一事不容彼此牽混明矣志誤二也今次此表不用志說仍各自爲官云

	武帝泰始元	二	四	六	八
驃	王沈 晉國御史大夫拜二卒空	攸 衛拜後遷鎮大		孫秀 吳降人	
車	賈充 衛拜八遷				羊祜 荊都加
衛	攸 二遷驃		羊祜 僕兼		步闡 吳降人
撫			伷 僕兼		
鎮				攸 咸寧元遷空	楊駿
中	羊祜 領拜四遷僕				
領	望 徒領				
護	羊琇 左衛拜遷太僕		王業 七遷僕		

					咸寧元遷車			
咸寧元		孫楷吳降人 楊駿鎮拜太熙元遷尉		亮三遷衛	伷徐都加			
三			亮撫拜遷豫都					
太康元	駿雍都加							
三				亮豫都拜遷尉				
四						成粲中侯始見		
五			胡奮護拜後遷僕					胡奮荊都拜遷衛
六				王濬卒	王濬遷撫			王彥
太康十		穎元康九遷鄴	楊珧永平爲賈后所殺		胡奮僕加卒			
			楊濟永熙遷太子太保		賈混宗正拜 山簡尚書拜遷尚書			
太熙						王祐永熙遷尹		
惠 永熙	柬關都拜元康元遷軍	晃青都拜元康元遷空						
元康元			瑋荊都拜爲賈后所殺 彤關都拜六遷關都	楙拜免 遐前將軍拜永康元羆		瑋衛領 裴楷未拜轉尚書 王衍黃侍拜後遷領	趙俊	張劭誅 晃車領
六		倫關都拜永康元自署相	郭彰尚書拜後卒				王衍中拜遷	澹前將軍拜永

							尚令	康遷領
九							彤軍兼	
永康	允揚都拜爲倫所殺		榦侍中拜永寧遷保	蕤冗從僕射拜倫纂爲太子倫敗誅	馥前將軍拜倫纂署馬	虔黃郎拜倫纂署軍	澹護拜倫敗廢從 蕤撫領	馥鎮領
永寧	孫秀倫纂署誅 乂撫拜太安二遷尉	孫旂倫纂署誅 何勗	張林倫纂署爲孫秀所殺 楙倫署免	詡倫纂署誅 乂拜遷驃	雅倫纂署免	劉總	何勗車領	
太安元		懷帝射聲拜						
二		楙徐都加	楙徐都加					石超
永安						荀晞驃從拜遷兗		
永興元			周馥尹拜不拜				張方右將軍拜三誅	鄭球尚書拜遷僕
二	虓豫都加光熙遷空						周馥尹拜遷司隸	
光熙		劉弘荊都加 騰鄴都加		羕侍拜永嘉元遷鎮				
懷 永嘉元				苟晞遷青	羕撫拜建興元遷撫	呂雍誅 華恆後遷領		
二				愍帝			陸納	
三		王堪					華恆後遷尚書	荀崧後遷荊監
四	王浚幽都加			劉暾	昆五沒 胡			
五		張軌涼都加		段匹磾				祖納遷元帝軍酒
六	賈疋戰死		梁芬建興元遷					

	愍建興元	二	三	四	元建武元	太興元	永昌二	明太寧元	二
張軌涼都加		索綝衛拜四為劉聰所殺	麴允領拜四死難		王導揚刺加太興四遷空		戴淵司都拜為王敦所殺	華恆特進拜遷護軍	王含江西都加反誅
					裒薨			慕容廆龍驤拜咸和八卒	
徒	荀組豫刺加	索綝僕兼遷驃			華薈為趙固所殺 華恆鎮拜後遷太常		王含荊都加		郗鑒尚令行三遷車
	羕鎮拜建武遷保					宗平東拜太寧二遷驃			
	華恆尚書拜建武遷衛			胡崧	祐軍酒拜太寧三遷衛				
						鍾雅右丞拜遷守	沖長水拜咸和九遷車		卞壼吏加遷領
	麴允					庾亮常拜太寧元遷中監	郗鑒兗都拜遷尚書 王邃僕兼	紀瞻僕拜二遷驃	卞壼中拜三遷尚令
		索綝僕領			戴淵尚書拜辭		周顗僕拜為王敦所殺 鄧攸吏拜太寧二遷守		應詹光勳拜遷江都

	三	成咸和元	二	三	四		八	九	咸康元	二	三
紀瞻領拜卒 宗撫拜咸和元為庾亮所殺		蘇峻自署誅			溫嶠江都加			康帝常拜咸康五遷徒			
	郗鑒尚令拜出鎮兗						慕容皝遼東公加	沖中拜咸康六遷驃			
	祐鎮拜咸和元薨				陸曄領拜九卒				虞潭吳守拜卒		
		王舒會守加									
				虞潭吳守加							孔愉領拜出守
					陶回徒馬拜遷護						
	陸曄僕拜咸和四遷衛		卞壼尚令兼		褚翜領拜咸康遷僕				陶回守拜二卒		孔愉護拜遷鎮
庾亮監拜四遷豫都					褚翜尹兼遷領	陶回中拜遷守				趙允 孔愉僕拜遷領	

	五	六	八	康建元元		穆永和元	六	七	八	十
		沖 車拜七薨	何充 中令拜出鎮徐	庾冰 揚都加出鎮江	何充 入爲揚都永和二卒					
				褚裒 江刺拜永和元出鎮兗				姚弋仲 來降拜八卒		
			王允之 會守加卒							
		簡文帝 右將軍拜永和八遷徒								
		晞 左將軍拜永和八遷宰							廢帝 常拜升平三遷車	
							殷浩 揚刺兼十免			周閔 僕加
顧和 吏拜遷太常		顧衆 尚拜永和元遷僕				周閔 遷吏	王洽 吳守拜升平二卒			
	何充 後遷中令 王淡 侍拜遷尚	周謨 侍拜卒 褚翜 僕拜七卒				王羲之 江刺拜遷守	江虨 吏拜升平三遷守			

十二	穆升平三	哀隆和	廢太和元	三	五		簡文咸安元	孝武寧康元	太元元	二
	哀帝 中拜	廢帝 車拜							謝安 僕加辭 道子 中拜五加徒	
	廢帝 鎮拜隆和元遷驃								桓沖 徐都加	
謝尚 豫都未拜卒	王述 揚都加太和三卒									
		王彪之 僕拜出守會興寧三免					郗愔 會守加		郗愔 領拜六遷空 王薈 浙東加	
	哀帝 常拜遷驃							桓沖 揚都加	道子 常拜遷驃	
王彪之 吏拜遷僕	范汪 吏拜五遷徐都		王恪 庾和	韓伯 吏兼	桓祕	常拜咸安二免	郗愔 會守拜太元元遷鎮	王恪 桓伊 尹拜太元元遷護		王劭
周閔 僕兼				庾希 前青都未拜免				江灌 尚拜遷守 王薈 尚拜太元元遷江刺	桓伊 領拜出守	王彪

	五	八	十	十三	廿		安 隆安 元	二	三	五
	謝安 僕兼			謝石 尚令加卒				恭帝 中拜元興元遷車　謝琰 右將軍拜出刺徐	王珣 尚令加四卒	
		謝石 僕拜遷尚令						恭帝 遷衛		
僕領			王國寶 中令拜隆安元遷僕		王雅 太子少傅兼隆安二遷僕			元顯 中令領	阮歆之　王嘏	孔安國 會守加
之 尚令拜卒					謝琰 僕兼　車胤 太常拜　王凝	之	桓脩 二出刺江	遵 太常拜元興二免		

元興元	二	義熙元	四	五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恭 元熙元
元顯 後將軍拜爲桓玄所殺						劉道憐 中拜出鎮荊				
恭帝 衛拜遷卒			劉裕 徐加貶中							
	桓謙 桓玄署後誅			劉毅 豫都加						
	桓脩 元加後誅	劉毅 兗加							王弘 僕拜出監江	
	劉裕 義軍推義熙四遷車									
桓謙 僕兼二遷衛			劉裕 車貶七遷尉			劉道憐 青刺拜遷驃	劉義符 徐加			劉懷慎 尚拜出刺徐
王謐 中令兼	殷仲文 玄署後誅		謝混 中令拜五遷僕		鄧攸 致	謝景仁 吏拜遷僕　孔靖 僕拜十二致		劉懷慎 徐監拜免		范泰 尚拜致
虞嘯父 尉馬拜出守									寶 常拜遷入宋光大	

三省 光祿大夫特進給事中位皆高未有單銜執政者故不列表

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漢制尚書一令一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坐魏增一僕省一曹亦八坐晉初一令二僕六曹亦云八坐因舊名耳東晉去一曹祠部常與右僕射通職或省一僕射則去左右之名志云咸寧四年省一僕射而李胤在泰始時已單稱僕射是不起于咸寧也又云咸康中罷左右僕射孔愉本左僕射遂去左而其時仍有左僕射褚翜右僕射諸葛恢足知損益靡常不爲定制矣紀傳所載左右之文傳寫譌繆莫能是正故從省約但爲一行吏部晚置爲諸曹首何謝皆以執政故列于表門下侍中四員別加官則非數與寧省二後復舊散騎常侍無員亦以爲加官加官既多諸王宗室功臣子孫拜者亦緐今皆不表表其有建白者中書監令各一人尚書主天下章奏入奏人主出行所司門下居人主左右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共平尚書奏事中書典尚書奏事爲人主省讀書可草制詔誥令之文諸官皆以年表惟侍中常侍紀錄多疏乃表以世附諸簡末云

	武泰始元	四	七
令	裴秀晉國尚令拜四遷空	賈充車守	
僕	賈充車兼	羊祜中拜五遷荊都 佃兗監拜五遷徐都 武陔吏拜卒	王業護拜 珪鄭督拜十薨 盧欽沔北都拜咸寧四卒
吏	盧欽魏官 武陔尚拜遷僕	李允尚拜遷僕 任愷侍拜免	
監	荀勖晉國侍中拜太康遷守尚令		
中令	和嶠黃侍拜遷尚書	庾純黃侍拜遷尹	
侍	任愷 傅玄 侯史光 山濤 庾峻 華廙 楊濟 王濟 孔恂 王恂 甄德		
常	傅玄 皇甫陶 應貞 王愷 劉毅 華廙 鄭默 華嶠 裴楷 王戎 庾純		

		十	咸寧元	二	四	太康元	四	六	九	惠永熙	元康元
令			李胤侍拜四遷徒		衛瓘幽都拜太康三遷空		荀勖監拜十卒	楊珧		華廙監拜免	晃車守
僕	李憙太子太傅拜遷光大 李胤吏拜		山濤吏拜太康三遷徒		劉毅司隸拜太康致	魏舒尚拜四遷徒	晃尚拜遷青都 泰前將軍拜七遷關都	王渾揚都拜太熙遷徒 胡奮護拜九卒	朱整尚拜十卒		荀愷 繇典軍拜免徒 王戎太子太傅
吏		山濤太常拜咸寧遷僕領	盧欽僕領			魏舒僕領	崔洪左丞拜		王戎光勳拜永熙遷太子太傅		劉演
監									華廙左衛拜永熙遷尚令	何劭令拜遷太子太師	張華太子少傅拜六加空
中令				張華黃侍拜五遷尚					何劭永熙遷監	蔣俊元康元爲賈后所殺	裴楷荊都未拜卒 王戎侍拜
侍	盧欽 和嶠 李胤 向雄 魏舒 周浚 華嶠 裴楷 馮紞 庾純 王戎 山簡 賈混 程咸 劉智									鄒湛 傅祗 張劭 賈模 溫羨	
常	羊琇 石崇 曹志 文立 張華 裴頠 郭彰 鄒湛 劉寔 劉智 傅祗 韓壽 陸喜 薛瑩									和嶠 段廣 楊邈 夏侯湛 賈模	

		拜七遷徒 越 輔國拜永康遷中令			遷僕
六	泰 尉守九薨		樂廣 尹拜遷僕		
七		何劭 太子太師拜永康遷徒			
八					陳準
九	王衍 領軍兼免拜 彤	裴頠 尚拜永康爲倫所殺 樂廣 吏拜	劉頌 尚拜永康遷光大		
永康	滿奮	崔隨	樂廣 僕領	傅祇 光大拜永寧元遷光大	越 僕拜太安元遷空 孫秀 倫署
永寧	王戎 前徒拜遷徒	繇 前僕拜憂去	温羨 尚拜太安二遷冀刺	孫秀 倫署誅	威 倫署誅 王衍 尚拜疾去 卞粹 前將軍拜太安元爲乂所殺
太安 玄	越 守空 樂廣 僕拜永安元卒	羊玄之 常拜二卒		越 領空	
永興	王衍 僕拜光熙遷空	王衍 光大拜遷尚令 高光 尚拜光熙遷太弟少傅	王衍 僕領 鄭球 僕領	盧志 常拜免	

周馥 裴頠 樂廣 賈謐 荀藩 華混 荀組 羊玄之 嵇紹 卞粹 鄭球 劉沈 馮蓀 荀崧 潘尼 秦準 王敦

賈謐 温羨 劉喬 周處 解系 解結 張軌 華恆 嵇紹 郗隆 羊玄之 楊準 王敦 潘尼 索靖 高光 辟兼 裴邵

		和郁 尚拜永嘉元遷鄴督 鄭球 護拜永嘉二卒			
光熙		荀藩 辟興	山簡 尚拜永嘉遷雍刺	温羨 中令拜遷徒	温羨 冀都督未拜遷監 潘尼 侍拜永嘉遷太常
懷 永嘉 元	高光 光大拜二卒	傅祇 光大拜遷光大		王敦 青刺拜三遷揚刺	繆播 侍拜三爲越所殺
二	王堪 荀藩 太子少傅拜五遷空	和郁 鄴督拜後遷尚令 山簡 雍刺拜三遷荊		荀組 衛尉拜遷司隸	
三		劉暾 司隸拜遷光大			
五	和郁 沒胡	曹馥 沒胡	劉望 沒胡	傅祇 徒領	和郁 尚令領 李晅 爲閻鼎所殺
愍 建興 元		麴允 守拜 索綝 前將軍拜	索綝 僕領		
二		荀組 空領			
元 建武		刁協 長史拜太興元遷尚令	周顗 長史拜免太興元復拜三遷僕	王導 驃領	賀循 軍酒拜遷太常
太興 元	刁協 僕拜永昌	荀崧 江北都拜			

裴憲 何綏 程延 庾珉 辛勉 梁濬 宋哲 宋敞 張闓 陸曄 熊遠

庾敳 華軼 江統 王延 繆胤 李弘 成公簡 顧榮 梁緯 嚴敦 華輯 陸曄 虞胤 卞壺

	為王敦所殺	太寧三遷光大　紀瞻尚拜太寧遷領			
三		周顗吏拜永昌為王敦所殺	周顗僕領　鄧攸侍拜永昌遷護	諸葛恢會守拜遷尹	
永昌	王導空守	王邃領兼	卞壼中丞拜太寧二遷領		
明太寧元	郗鑒江西都拜三遷車	陸曄尚拜遷領		庾亮領拜二遷護	温嶠侍拜遷軍馬
二		戴邈前尹拜卒	阮孚侍拜咸和元遷尹		
三	卞壼領拜咸和二死蘇峻難				庾亮護兼
成咸和元		王舒湘都拜遷撫　王彬大匠拜卒			
二	祖約蘇峻署奔		蔡謨尚拜遷太常		
四			陸玩侍拜五遷僕		
五		陸玩吏拜六遷尚令	丁潭侍拜遷廷尉		

鄧攸　劉隗　荀邃　紀瞻　王彬　温嶠

王舒　熊遠　阮孚　華譚　張亢　庾亮　荀奕　顏含　應詹

荀闓　周謨　陸玩　諸葛恢

干寶　陶瞻　桓彝　夏侯淳

顏含　孔愉　荀奕　阮孚

鍾雅　褚裒　丁潭　孔坦　袁猷　周閔　孔恆　劉劭　王淡

丁潭　何充　温試之　虞預　袁瓌　王坦之

		孔愉尚拜咸康二遷護			
六	陸玩僕拜咸康六遷空				
咸康元			諸葛恢尚拜二遷僕		
二		褚翜護拜六遷護　諸葛恢吏拜六遷尚令　顧和侍拜三遷領	謝奕　殷融　何充五遷護		
五				庾冰會守拜建元元遷車	
六	諸葛恢僕拜永和元卒		諸葛恢尚令領		
八		何充遷驃			
康建元元		顧和國酒拜遷光大			褚裒衛領
穆永和元	顧和光大拜七卒	顧衆領拜二卒	江虨侍拜六遷護		王洽領加辭
二		謝尚豫刺拜七出鎮豫十一遷衛			
七			周閔領拜十一遷僕		
十		周閔吏拜	王彪之		

祖台之　顧和　顧衆　褚裒　許遐

江虨　高嵩　王薈　紀璩　王彪之　羅含　江逌

荀蕤　蔡裔　孔闓　羅含　孫綽　韓伯　郗曇

			王彪之領選不拜遷太常	范汪廷尉拜遷領升平三遷領			庾希 王操之	荀籍 高耆 龔登
升平元		王彪之太常拜隆和遷鎮					
三		江彪會守拜五遷護	韓伯尹拜卒				
哀 興寧二	王述揚都拜太和二卒					江灌	
三		王彪之前鎮拜寧康元遷尚令					
廢 太和						王坦之 韓伯	桓祕 庾柔
						桓伊	
簡 咸安元			謝安侍拜寧康元遷僕			謝安	
武 寧康元	王彪之僕拜遷護	謝安吏拜	謝安領僕		王坦之侍拜二遷徐都	謝琰 孔安國 王國寶	謝琰 劉波 陸納
太元元			王劭尹拜二遷僕	謝安兼僕	王獻之吳興守拜卒	孔汪 車胤 王珣	傅韶 劉耽 衛璵
二		王劭吏拜遷守 庾恆	陸納太常拜六遷僕			王珉 卞眈	徐邈
四		王蘊徐都拜遷浙東				王雅 庾準	

六		謝石尚拜八遷中 陸納吏拜十四遷尚令	張玄之十二遷守			庾楷 謝邈 王愷 虞嘯父	
八	謝石中拜十三卒						
十一		恬吳守拜十三遷兗都			王國寶侍拜遷領 王珉侍拜十三卒		
十四	陸納僕拜二十卒	謝琰會守拜廿一遷護			王恭尹拜十五遷兗都		
十五		王珣吳守拜隆安元遷尚令					
		劉柳隆安元遷徐刺					
廿一	道子領傅						
安 隆安元	王珣僕拜四卒	王國寶領拜爲道子所殺	車胤輔國拜爲元顯所殺		元顯征虜拜三兼揚刺	王爽 桓石生	桓蔚 顧愷之
二		王雅領拜四卒				王少卿 伏系之 孔琳之	徐廣 臧燾
四	元顯揚刺加	何澄琅邪王師拜				孔靖 范泰	
五		孔安國會守拜義熙元遷左將軍				鄭鮮之 袁湛	

元興元	二	義熙二	四	五	七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劉耽常拜卒 桓謙玄署遷衛								劉柳卒	劉道憐徐都守元熙元遷空
桓謙荆都拜二玄署尚令	王愉元署誅	孔安國左將軍拜四卒	孟昶吏拜六自殺	謝混領拜八爲劉裕所殺	袁湛中令拜遷	光大	孔靖吳興守拜遷浙東十復拜十一遷領	劉穆之前將軍拜十三卒 謝景仁領拜十二卒 謝裕吏拜卒	袁湛吳守拜十四卒	徐羨之吏拜 王弘彭城守拜
桓謙僕領 王謐監領	桓胤玄署免徒		孟昶遷僕領 袁湛尚拜遷守				謝裕十一遷僕	劉穆之僕領 謝景仁遷領		徐羨之遷僕 王弘僕領
王謐中令拜二玄署徒				劉裕尉領十二解						
王謐黃侍拜遷監 桓胤秘監拜二玄署吏	王綏玄署誅		謝混遷領	袁湛吳興守拜七遷僕			王朗 王練			
江夷 臧燾 張敞 王敬宏	褚秀之									

晉略表四

十四遷鎮

晉略表五

方鎮表

都督監軍督軍治軍事刺史治民事西都之盛軍事爲客民事爲主然刺史多都監兼之否者號爲單車刺史南度以後單車㝡鮮義熙中劉毅有憾于庾悅罷其軍府悅以憤卒風尙可知也州牧者東漢舊官尊于都督故不常置司州本無都督刺史之名治民則司隸校尉治軍則鄴城守諸軍事或曰河北諸軍事冀州無都督鄴河北兼之所以重京畿鎮四方也惠帝元康末劉寔始以光祿大夫領冀州都督懷帝永嘉初東海王越始以兗州牧兼司州都督冀有都督自寔始司以州名係都督自越始異乎開建之義矣泰始時州不皆督督唯一州至如都監兼置或都督外別置軍府如羊祜爲荆州都督則罷江北都督及杜預代祜爲都督用兵平吳復置江北都督皆因事勢蓋非常典其有一督而兼二州則皆邊遠新造之區雍涼梁益皆爲邊遠寧州始置則梁益兼督平州始置幽州兼督太康元年琅邪王伷始以徐都兼青是後下邳王晃亦以青都兼徐乃是偃武修文休息之象傳咸表曰舊督唯四今幷監軍乃盈于十是知軍官貴稀未能遽省姑且幷之非如後來本州既有都督旁州又來兼之權勢相壓使民命不堪者也永興中惠帝西狩山東大亂東海王越倡爲戎首越弟虓先奪劉喬豫州及敗奔河北又奪溫羨冀州遂以豫州刺史自兼河北都督懷帝初立越挾嫌出鎮遂以兗州牧兼督兗司冀豫幷幽六州帝厭越橫崇長青督茍晞欲以制之晞遂兼督青兗豫徐揚荆六州而民力軍儲不可復問矣南度以後豫徐江三州皆爲重鎮紛紛兼督多是僑州或祇一郡或祇一縣唯荆兼梁益寧交廣乃爲實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變宋武起北府逆制江荆一革斯局然身歿之後其子卽自荆郢入纂大統豈惟積重難返亦其形勢資力使之然矣夫三吳者建康之藏府也元帝肇造命諸葛恢守會稽至比諸漢之關中河內是以王蘇犯闕危而不亡庾氏志私湔雪物力耗矣殷褚抗桓三吳益弊義之言至深痛然卒弗能從也及乎太元功役煩與賦斂慘急饑饉洊臻則富室懷金服綺而死孫盧蹂躪則婦子繈負沈溺以從食信並絕于斯爲極是以桓氏得恣其凶慕容寶將棄中山慕容隆曰龍城褊阨節儉處之亦可立國若以萬乘之意取足其中所不堪也旨哉言乎晉之偏安亦若是焉已矣元帝知之故安孝武昧之故危然則形勢本乎自然資力由人贏縮善謀國者所當長慮而卻顧旰昃而不遑者也夫天下固未有耗壞其藏府託命之處而晏然得以久存者也西都委重多在諸王及乎東都則皆強宗大族譙王一爲湘州旋踵覆沒休之再臨荆渚奔亡入秦將懲艾前事以致斯乎抑亦國之將亡宗族枝葉先落有不得不然者乎諸方鎮前後年月視執政諸臣闕佚彌甚有可差次攷核者皆以明白其他不可如何別標附箸一鎮分任如荆有沔南沔北揚有浙東浙西之類皆軍府也時置時罷不復別行統列當鎮之下以歸簡易云

方鎮表一

西都上

	武泰始元	五
司	鄴督遂第二 隸李憙太子太傅三遷 附鄴督山濤權	隸傅玄太僕拜免 附隸王弘
冀	附刺山濤 魏舒	
豫	都駿六遷雍 附監 刺胡威 刺石鑒	
兗	監刺伷四遷 僕 附刺略 任罕	
雍	都亮兼涼六免	
秦		
涼	都亮雍兼	
幷	監何楨 附刺石鑒	
幽	附刺孫旂 高光	
平		

	六	七		十	咸寧三
石鑒李胤	鄴督珪六入朝七遷僕 附河北都華廙				鄴督彤太康遷豫 附鄴督泰倫 附隸劉毅
					刺杜友 附刺傅咸
					監刺王渾遷揚 都亮衛拜 附監孔洵 附刺
	都駿豫遷兼涼太康七薨				附刺郭奕
	都石鑒尚拜免 刺胡烈遷荊戰死 刺杜預京兆守拜免 附刺向雄				附刺范晷
	都駿雍兼 刺牽弘遷揚七敗死 附刺胡喜				
					監輔南中郎遷四入朝五薨 附監胡奮
		都刺衛瓘	青遷十兼平咸寧四還尚令		
				都衛瓘幽兼 刺傅詢	

	四	太康元	三	五	七		十	惠元康元
				隸杜預荊都遷未拜卒 附隸石鑒				鄴監顒九遷雍 附隸荀愷傅祗許奇
	附刺稾據							都劉寔永康元遷空
王戎		附監彤刺何惲					都亮馬出元康元遷宰	都何劭太子太師拜 附都遐鑒 附刺解系解結楊準
								都倫徐兼郎遷雍 附刺孫旂何攀羊煒
		附刺范晷郤詵			都泰	右僕拜兼涼疾去	都柬左將軍拜兼涼永熙遷驃	都彤青遷兼涼梁郎遷衛 都倫徐遷兼涼六遷車 刺唐彬前幽監拜四卒
								附刺郭奕皇甫重
	刺楊欣敗死				都泰	雍兼	都柬雍兼	都彤雍兼 都倫雍兼
		附刺山該						附刺劉卞
		監唐彬翊軍拜免	都張華尚拜後遷太常					附刺李陽許猛
		附刺鮮于嬰						

	四	六	九	永康		永寧
	隸傅咸卒		鄴督穎車出永寧還大將軍立為太弟			附隸劉暾凡四拜永嘉五沒于王彌
				附刺	李毅	
溫羨				都冏	永寧遷馬	都實不之官為侍中
				附刺	王彥	
	刺解系尚拜六免　附刺劉卞	都彤衛拜兼涼九遷軍	都顒鄴遷兼涼梁光熙徵			
		都彤雍兼	都顒雍兼			
						都王浚青遷殺刺自領光熙因授之永嘉四為石勒所殺　刺石尟遷軍馬　刺和演永安元為浚所殺　監劉弘太安

	太安元	二	永安		永興元	二
			鄴督懷帝	青遷永興元立為太弟　隸荀晞遷兗	鄴督模東中郎遷二遷豫　河北都虓豫兼　隸滿奮	河北都穎走死
		刺溫羨尚拜光熙遷中令			刺略鎮南領	刺周馥領拜光熙遷揚　附刺薛興
		刺劉喬屯騎遷光熙遷太傅軍酒沒胡　刺虓奪喬州永興元加都兼河北			都刺虓刺加兼河北都光熙遷空	都模鄴遷永嘉元遷雍
			刺荀	晞永興二遷隸加都永嘉元遷青		都楙徐遷遷青　都刺荀晞刺加兼青永嘉元遷青
	刺劉沈二死難				附刺高誕	
					刺張輔馮翊守拜二為韓稚所殺	
	刺張軌征西軍司遷永嘉加都					
					都刺騰永嘉元遷鄴	
二遷荊						

光熙	懷永嘉元	四	五
隸劉訥	都越 兗兼 河北都騰 冀兼 鄴督和郁 僕拜走 隸荀組 中監拜二兼豫牧		監裒嵩 浚署兼冀幷兗建興二爲石勒所殺
刺邢喬 爲虓所殺 刺丁紹 徐遷永嘉元加監	都越 兗兼 都騰 幷遷兼河北爲汲桑所殺 監刺丁紹 刺加	刺王斌 爲石勒所殺	都刺王浚 自領 監刺裒嵩 司兼
	都越 兗兼四加牧 都確 二爲石勒所殺	牧越 傳領 刺馮嵩 傳馬拜 附刺裴憲	都苟晞 青兼 刺閻鼎 卷令行六遷詹事
	牧越 傳領兼司冀豫幷幽三解牧領徒 刺晞 鑒 元帝授五加都		都苟晞 青兼 監裒嵩 司兼 都刺郗鑒 刺加永昌遷領
都梁柳 爲顒所殺 刺王澄 遷荆	都模 豫遷兼秦梁雍五爲劉粲所殺 刺山簡 吏拜遷僕		刺丁綽 爲賈疋所逐 刺賈疋 六遷驃
	都模 雍兼 刺賈龕		刺裴苞 爲模所逐 刺保 模署
	都刺張軌 刺加建興二卒		
刺劉琨 建興二加都	都刺越 兗兼		監裒嵩 司兼
	都越 兗兼		

西都下

	永嘉六	愍建興元	二	三	四
				都荀組 元帝承制豫牧加建武元遷徒歸朝	
				都劉琨 幷加	刺邵續 元帝拜太興二沒勒
	牧荀組 隸行建興二遷空		刺索綝 僕兼		
刺李述 荀藩授 刺劉演 劉琨授太興加都		刺田徽 浚署爲石勒所殺			
	刺麴允 建興元遷僕				
				刺張茂 太興三代兄寔爲涼牧	
		副刺張寔 二攝父軌位	刺張寔 三加都	都刺張寔 刺加太興三遇刺	
			都刺劉琨 刺加三兼幽冀太興元爲段匹磾所殺		
				都劉琨 幷兼	刺段匹磾 自署元帝因授之太興四沒勒

	武泰始元	四	五	六	七	八
青	附都王虔 附刺魯芝		都刺衛瓘徐遷加牧七遷幽			
徐	都衛瓘五遷青 刺王渾遷淮北都 附刺胡威	附刺羊忱疑作耽見宋書羊欣傳	都伷僕拜太康元兼青四薨			
揚	都石苞四免 附淮北監王琛	都陳騫荆遷咸寧三致		刺牽弘遷涼		
江						
荆	都陳騫四遷揚 沔北都盧欽吏拜遷僕	刺胡烈遷秦	都羊祜僕拜咸寧四卒			附刺楊肇
湘						
梁	巴東監羅憲六卒 附刺胡羆				都泰益兼	監王濬益兼咸寧六加都
益			刺皇甫晏八為吏兵所殺		都泰兼益寧未拜改鄴	監刺王濬巴守拜兼梁咸寧六加都
寧					都泰益兼	
交						
廣						

九	咸寧三	四	五	太康元	三	四	六
	附都機			監刺胡威卒 都伷徐兼 附刺山簡	都攸馬出未上四薨	都晃僕拜兼徐永熙遷車	
				附刺嵇喜		都晃青兼	
	都王渾豫遷太康六遷僕 刺應綽			刺周浚六加都			都周
	江北都胡奮左將軍拜太康五加荆都六遷護	都杜預尚拜太康五遷司隸	刺王戎遷豫				都楊
	巴東監唐彬益監遷太康元加都						
都刺晃兼寧未行遷尚	監唐彬前七陽守拜遷巴東			附刺張敏			
都晃益兼							
				都刺陶璜吳降後卒官			
				都刺滕脩吳降九卒			

	十	惠 永熙	元 元康		九	永康
		監彤豫遷元康元遷雍	監阮垣太子少傅拜兼徐			刺王浚永寧遷幽
			監阮垣青兼	都倫鄴遷兼兗遷雍 附刺嵇紹 高誕 周馥 羊煒 附監石崇		
浚卒加刺 都褚䂮尚拜	都允元康元兼江永康遷驃		都植未拜薨	附刺何攀		
			都允兼揚			
濟 附刺孫旂永熙遷詹事	都瑋元康元遷衛		都裴楷未拜遷中令	附刺石崇 劉彪 夏侯含		
	刺羅尚永寧元遷益		都彤兼雍		都顒兼雍	
						刺趙廞二反為李特所殺
					附刺李毅	
					附都刺吾彥	

永寧	太安 二		永興 元	二
都懷帝車拜未上永興還鄴			都略河南都遷三逐刺自領永嘉元遷荊 刺程牧為略所逐	都荀晞兼兗
都楙前衛拜永興二還兗			都越空自領光熙遷傅 刺丁紹廣平守遷未上遷荊 監元帝永嘉遷江南都	
刺郗隆倫署為其下所殺	刺陳徽為石冰所逐		都劉準光熙卒 刺劉機二為陳敏所逐	
			刺應邈二為陳恢所逐 附刺王矩永嘉三遷廣	
沔北 監孟觀倫署誅 都歆太安二為張昌所殺	江北 都羊伊為張昌所殺 都刺劉弘幽監遷光熙卒	刺宗岱	沔南 都略秘監拜遷青 附刺丁紹徐遷未上遷冀	
刺皇甫商倫署免				
刺羅尚太安二遷梁失州走江陽永嘉三卒				
			附刺王毅	

光熙	懷永嘉元	三	四
刺王敦侍拜永嘉元遷中監	都刺荀晞兗遷五加大將軍大都督 刺荀純晞兄署沒勒		
	附刺羊陶	刺裴盾五為王桑所殺	刺王隆棄州
都周馥隸遷永嘉五為元帝所逐	江南都元帝徐監遷 附淮北都裴邵常拜卒	刺王敦中監拜還元帝軍酒 刺劉陶代敦卒 刺王敦復代陶五加征討都	
	附刺衛展 華軼五為元帝所殺		
都刺王澄雍遷遷元帝軍酒	都略青遷三龔	都山簡僕拜兼湘交廣寧益六卒	
	始置州	都山簡荊兼	
刺張光順陽守拜建興元卒	都模雍兼	巴東監韓崧遷益刺 附刺薛濤	
		都山簡荊兼 刺皮素為羅尚子宇所殺 刺韓崧巴東監遷為其下所殺 張羅王異張啓向沈並將吏推	
	刺李釗州人推 刺王遜魏興守拜太寧元卒	都山簡荊兼	
		都山簡荊兼	
刺嵇含襄城守拜未上為郭勱所殺		都山簡荊兼 附刺王矩	

	五	六	愍建興元	三
	大都荀晞兼青徐兗豫荊揚為石勒所執		刺李惲浚署為勒所殺 刺薄盛浚署降勒	
走	都荀晞青兼	刺祖逖元帝授遷軍酒		
	都荀晞青兼			江北監周札吳興守拜遷石頭都 監刺王導元帝授
	都端常拜未上洛都陷奔晞為石勒所殺 征討都王敦揚刺遷			都刺王敦征討都拜錄揚荊湘交廣兼江刺
	都荀晞青兼 監荀崧加江北都太興元還僕	刺周顗元帝授建元元為杜弢所逐	監第五猗兼梁益寧太興二為周訪所禽 刺陶侃元帝授三遷廣	都刺王敦江兼 都刺王廙元帝授太興遷輔國
	刺荀眺為杜弢所殺			都王敦江兼
			監第五猗荊兼 刺張遹光子州人推戰死又推胡子序	巴東監應詹元帝授兼益刺遷後軍
			監第五猗荊兼	刺杜眦為杜弢所殺 刺應詹巴東兼
			監第五猗荊兼	
				附刺陶威璜後弟淑子綏並為刺史 都王敦江兼
				刺王機為陶侃所誅 刺陶侃太興元加都

	四
	刺曹嶷據州奉表稱刺史勸進於元帝
都王敦江兼	
都王敦江兼	

方鎮表二

東都上

	元建武		太興元	三
揚	都王敦江兼監刺王導太寧元解			
豫	牧荀組遷徙刺祖逖軍酒拜太興四卒			
司	都刺荀組豫牧兼		都刺李矩太寧三卒	
徐	都裒青兼監王舒青監刺	蔡豹太興三誅刺卞敦太寧元貶		
兗	都裒青兼都刺郗鑒永昌遷領刺劉演太興加都死石勒			
青	都裒車出兼徐兗冀監王舒裒軍司拜兼徐遷常刺	曹嶷太寧元沒勒		
冀	都劉琨幷兼刺邵續太興二死石	勒		
幷	都刺劉琨太興元死段匹磾			
幽	都劉琨幷兼刺	段匹磾太興四死石勒		
平	刺崔毖太興二為慕	容廆所逐		刺慕容廆四加牧兼幽

四	元永昌	明太寧元		二	成咸和元
		江西都郗鑒尚拜兼兗刺遷尚令江西都王	含荊遷二誅牧王敦自領二反死	刺王導徒領咸康五卒	
都戴淵司兼刺祖約咸和元反降勒					
都刺戴淵尚拜兼兗豫幷冀雍永昌遷驃					
都劉隗青兼	都刺王邃下邳守拜兼青幽平太寧二入衛			監刺劉遐兗刺遷咸和元卒都郗鑒兗兼	淮北監郭默征虜拜三遷右將軍
都戴淵司兼	刺劉遐臨淮守拜太寧二遷徐監			都刺郗鑒車出兼青徐咸康五卒刺檀斌三沒勒	
都劉隗尹拜兼徐幽平永昌敗奔石勒	都王邃徐兼			都郗鑒兗兼	
都戴淵司兼					
都戴淵司兼					
都劉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刺陳眕	尚拜兼平		
都劉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陳眕幽兼以後	無平州官		

				刺郗鑒兗領		
三	浙都郗鑒兗兼四解 都刺王舒會守加加浙東 監浙西卒 監虞潭吳興守拜母老去					
四	江西都庾亮豫兼	都刺庾亮護江西拜九兼 江遷附 西刺				
		趙胤冠軍拜卒				
九		都刺庾亮江兼				
咸康五	都刺庾冰兼豫兗建元元遷江	都庾冰揚兼 監刺毛寶死難 刺庾懌梁遷自殺	都刺桓宣沔北遷六遷梁	都刺蔡謨太尉軍司拜兼青兗八遷光大	都庾冰揚兼 都蔡謨徐兼 刺郗邁內史拜晉陵	都蔡謨徐兼
六			都桓			

			宣梁兼			
八				都刺何充驃騎出建元元還揚		
康帝建元元	都刺何充徐兼還豫永和二卒	都何充揚兼		都刺桓溫琅邪守拜兼兗青永和元還荊	都桓溫徐兼	都桓溫徐兼
二		刺庾翼江兼				
穆帝永和元	刺殷浩起家憂去	刺路永叛奔	都桓溫荊兼	都褚裒兗兼	都刺褚裒衛出兼徐青復	都褚裒兗兼
	刺蔡謨徒領	刺謝尚遷江二遷僕		都刺褚裒衛再出兼兗青五卒	入都褚裒徐兼	都褚裒徐兼
四	刺殷浩復起加都六	都桓雲加江	都桓雲加江			
五	都褚裒徐兼	都褚裒徐兼	刺王胡之尹拜上卒上	監刺荀羨吳守拜兼兗加青加兗刺疾升平去	監荀羨徐兼 刺荀羨加徐	監荀羨加徐
六	都刺殷浩加兼刺豫徐兗	都殷浩揚兼		都殷浩揚兼	都殷浩揚兼 刺蔡	都殷浩揚兼

	七	九	十	十一	升平元		二	三	五
青十免		都謝尚 加豫	刺王述 起家升平三加都				晉陵都郗曇 兼徐	都刺王述 刺加太和三卒	
	都刺謝尚 僕出九兼揚十一兼冀并幽升平元遷衛				都刺	謝奕 尚軍司拜兼兗冀并二卒	監刺謝萬 吳興守拜兼司冀并五免		
							監謝萬 兼豫		
							都刺郗曇 常拜兼兗青幽冀晉陵兼兗刺五卒		都刺范汪 領拜兼兗青冀
裔 常拜卒					都謝奕	兼豫	都刺郗曇 兼徐		都刺范汪 兼徐
							都郗曇 兼徐		都范汪 兼徐
	監刺魏脫 來降拜			都謝尚 加豫	都謝	奕 兼豫	監謝萬 兼豫 都郗曇 兼徐		都范汪 兼徐
				都謝尚 加豫	都謝	奕 兼豫	監謝萬 兼豫		
	都刺姚襄 來降拜九叛			都謝尚 加豫			都郗曇 兼徐		都范汪 兼徐

	哀 隆和	興寧元	二	廢 太和二		四	簡 咸安元	武 寧康元	二
			牧桓溫 荊遷寧康元卒	晉陵都郗愔 兼徐			浙東都郗愔 會守加致	都刺桓沖 江監遷兼豫江三遷徐	
	監刺袁眞 龍驤拜兼司冀并興寧元加都					刺桓熙 寧康元免徙		都桓沖 兼揚	
	監袁眞 兼豫								
幽兼兗刺免	刺庾希 吳守拜兼兗興寧元加青都免			都刺郗愔 會守拜兼兗青幽晉陵兼兗刺	三遷守	刺桓溫 揚牧領		刺刁彝 吳守拜兼兗二卒	都刺王坦
	刺庾希 兼徐			都刺郗愔 兼徐 附 刺武沈		刺桓溫 揚領牧 刺朱序 征虜拜太元二遷梁監		刺刁彝 兼徐	都刺王坦之 兼徐
		都庾希 徐刺加		都郗愔 兼徐					
	監袁眞 兼豫								
	監袁眞 兼豫								
				都郗 愔 兼徐					

	三	太元元	二		四	五	八	九
	都桓沖 徐兼 刺謝 安 僕領太 元二加 都	浙東都 江刺 王薈 改卒	都刺謝 安 刺加兼 豫徐兗	青	浙東都 王蘊 僕拜 卒			江西都
	都桓 沖 徐兼	都桓 沖 徐遷二 兼江 遷荊 刺桓 伊	都謝 安 揚兼					監刺
					都刺 桓伊 九遷 江刺			
之 兼兗 青兼兗 刺二卒	都刺 桓沖 揚遷兼 兗青豫 揚太元 元遷豫		都謝 安 揚兼	都刺 王蘊 尚拜 遷僕		刺謝 玄 兗加 八加 都	都刺 謝玄 兗兼	
	都桓沖 徐兼		都謝安 揚兼 監刺	都刺謝玄 征西 司馬拜左加 徐刺八加都			都刺謝 玄 兼徐青 九加徐 冀并十 一遷守	
	都桓沖 徐兼		都謝安 揚兼				都謝玄 兗兼	
								都謝
								都謝
								都謝

	十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七	廿一
桓石虔 豫兼	都刺道 子 徒領二 十一加 牧			晉陵都 恬 兗兼			牧道子 都加
桓石 虔 河東守拜兼 江西都 十三 卒 刺朱 序 琅邪守拜 十二遷 青監				刺庾 準 侍拜 卒 刺庾 楷 隆安 元叛			
				都朱 序 雍兼		都郗 恢 雍兼	
	刺道 子 揚領			都恬 兗兼			
		監刺朱 序 青兼		都刺恬 僕拜兼徐青 冀并幽晉陵 兼青刺 十五薨	都刺王 恭 中令拜 兼青冀 幽并兼青刺 隆安二誅		
		監刺朱 序 豫遷兼 兗十三	雍遷	都刺恬 兗兼	都刺王 恭 兗兼		
玄 兗加				都恬 兗兼	都王 恭 兗兼		
玄 兗加				都恬 兗兼	都王 恭 兗兼	都郗 恢 雍兼	
玄 兗加 刺 洛 田				都恬 兗兼	都王 恭 兗兼		

安 隆安二		刺尚之 元興元死難		都刺謝琰 衛出三遷浙東	都劉牢之 晉陵守拜兼青冀幷幽四加浙東元興元領江降桓玄自殺	都劉牢之 兼兗	都劉牢之 兼兗	都劉牢之 兼兗	都劉牢之 兼兗
三	刺元顯 四加都 浙東都謝琰 徐遷四死難						附刺刁弘		
四	浙東都劉牢之 兗加 都刺元顯 加刺 元興元死難			刺元顯 領揚					
元興元	都刺桓玄 自署領徐刺			刺桓玄 領揚			刺劉軌 奔燕		
二	牧桓玄 自加 刺桓謙 玄署誅	刺刁逵 廣遷三誅		刺桓脩 玄署兼兗誅	刺桓脩 兼徐	刺桓弘 玄署誅	刺孫無終 玄署被殺		
三	都劉裕 兼徐兗義熙四領刺 刺王謐 徒領	都劉裕 兼徐 刺魏詠之 義熙元遷吳守	刺温詳 玄署誅	都刺劉裕 兼揚江豫兗青幷幽領冀青刺	都劉裕 兼徐 刺劉毅 前青刺拜義熙元遷豫 附刺辛禺 反誅	都劉裕 兼徐 刺劉毅 免 刺劉裕 都領 北刺劉該 反誅	都刺劉裕 兼徐	都劉裕 兼徐	都劉裕 兼徐
義熙元	浙東都何無忌 豫遷江遷二	都刺何無忌 未上遷浙東 都刺劉毅 兗刺六遷江		附刺劉柳 僕拜遷兗	附刺劉柳 徐遷江遷			刺劉道規 遷荊	
四	都刺劉裕 徐遷解兗刺領 裕 徐刺			刺劉裕 領揚	刺劉藩 八爲裕所殺	都刺諸葛長民 幷遷六遷豫		刺諸葛長民 遷青 刺劉道憐 七遷北徐	
五						北刺劉裕 領揚			
六	浙東都劉敬宣 後將軍加免	都刺諸葛長民 青遷七爲裕所殺			附刺申永 兼青	附刺申永 兼兗 北刺劉敬宣 兼冀十一爲司馬道賜所殺	刺劉敬宣 北青兼		
七				北刺劉道憐 遷幷八遷兗					
八	浙東都孔靖 僕拜遷僕	都刺劉道規 遷荊未上卒		監刺劉懷慎 輔國拜十三遷領	刺劉道憐 北徐遷十兼青一遷中軍	刺劉道憐 兼兗 刺檀祗 宣城守拜十四遷領宋國軍			

東都下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恭 元熙 元	二
	都劉道憐 中軍拜					刺劉義真	
刺劉裕 領尉 十二解		刺劉義符 兗還還徐 刺劉裕 領尉			刺劉義慶 輔國拜	刺劉義康 冠軍拜二兼司	
		刺劉裕 領尉				督刺毛德祖 守拜雍并 京北兼拜	刺劉義康 兼豫
		刺劉義符 豫遷兼兗遷中軍 刺 劉裕 領尉	都刺劉道	憐 遷荊兼兗青兼兗刺		北刺劉懷慎 中軍	
	刺劉義符 十二還豫	刺劉裕 解 刺劉義符 兼徐 北刺王仲德 兼冀 十三遷參尉	都刺劉道憐 兼徐				
		北刺向彌	都劉道憐 兼徐		北刺沈田子 没夏		
		刺王仲德 北兗兼					
					刺劉遵考 輔國拜	督毛德祖 兼司	

	元 建武	太興 元	二	三		四	永昌	明 太寧 元
江	都刺王敦 兼揚荊湘交廣 太興元加牧	牧王敦 太寧二死						刺王彬 二遷光勳
荊 附湘	都王敦 兼江 湘都王敦 兼江 刺胡毋輔之			湘刺甘卓	遷梁 湘監刺丞 永昌死難		都刺王廙 敦署兼梁卒 都刺王含 敦署太寧元遷江	監刺王舒 二加都 湘刺
梁	督刺周訪 太興二加都		都刺周訪 三卒	刺郭舒	敦署卒 沔北督刺甘卓 遷湘 永昌加都		都刺甘卓 為敦所殺 都王廙 兼荊 沔北監刺周撫 敦免署	
益	巴東監刺應詹 巴東為州治						都王敦 自領	巴東監刺
寧	刺王遜 太寧元卒						都王敦 自領	刺王堅 三遷
交	都王敦 兼江 都刺顧祕 卒子壽領梁碩推修湛殺壽						刺王諒 太寧元為梁碩所殺	都刺陶侃
廣	都王敦 兼江 都刺陶侃 太興元加都	都刺陶侃 太寧元加交						
雍 附秦涼	秦刺陳安 保署太興二叛 涼牧張寔 太興三遇刺			刺魏該 河東	涼牧張茂 守拜咸和元卒 太寧二卒	都戴淵 兼司		

	二	三	成咸和元	四	五
	都刺應詹咸和元卒		都刺温嶠前將軍拜四卒	都刺劉胤嶠軍司拜爲郭默所殺默代尋誅	都刺陶侃荊遷兼荊雍梁益寧交廣尋解交廣
劉顗三遷廣	都刺王舒三遷廣未上改湘	都刺陶侃廣遷兼湘雍梁咸和四加交五遷江 湘都刺王舒廣改咸和元遷 傑	湘都刺卞敦四遷廣遂罷州幷荊		都刺陶侃兼江
		都陶侃兼荊 刺陳顗天門守拜疾去 刺蔣巽		沔北監刺周撫失地免	都陶侃兼江
柳純死難	建平監刺毋丘奥咸和五免				都陶侃兼江史失之今正
守		刺尹奉零陵守拜咸和八降成	都阮孚兼廣	都陶侃加荊	都陶侃兼江
加廣	附刺傅詠		都阮孚兼廣 監刺阮放	都陶侃加荊	都陶侃兼江 都鄧
		督刺劉顗遷湘	都刺阮孚兼交寧未上卒	都陶侃加荊 刺卞敦未上卒 刺滕含五卒	都陶侃兼江 都刺
	涼牧張駿咸和九加雍秦都	都陶侃兼荊			

	九	咸康三		五	六	八
九卒	都刺庾亮豫遷兼荊豫梁益雍兼荊豫刺解荊刺加交廣咸康五解豫刺六卒				都庾翼兼荊 附刺王允之 徐寧	刺褚裒
	都刺庾亮江兼後解刺				都刺庾翼兼江司雍梁益建元元遷征討都兄冰代永和二卒	
	都庾亮兼江			沔北監桓宣遷雍 刺 監刺庾懌兼雍 遷豫 刺陳囂	都庾翼兼荊 都刺桓宣遷司兼司雍建元二卒	
建平監刺周撫永和元加都	都庾亮兼江				都庾翼兼荊 附刺朱燾	
		都鄧嶽加廣卒				
嶽兼廣	都庾亮兼江	監鄧逸兼廣				
鄧嶽兼交	都庾亮兼江	監刺鄧逸兼交 附刺卞	瞻王淡			
	都庾亮兼江 雍秦都張駿涼牧加永和二卒 雍刺郭權來降拜後沒趙			刺桓宣遷司 監庾懌兼梁	都庾翼兼荊 都桓宣兼梁	

	康建元	二	穆永和元		二	五	八	九	十一	升平元
尚拜建元元遷衛	都刺庾冰 兼荊梁益寧交廣二卒	都刺庾翼 兼征都還豫刺永和元卒	都刺桓雲 義成守拜四加司豫升平四卒 刺謝尚 豫還	附刺王羲之						
	都庾冰 兼江		都刺桓溫 徐遷兼司雍梁益寧十加冀興寧二遷揚牧 沔中監劉惔							
	都庾冰 兼江	刺勳 永和五加關中監興寧三反太和元誅	都桓溫 兼荊							
	都庾冰 兼江		都桓溫 兼荊 都刺周撫	兼寧興寧二卒						
	都庾冰 兼江		都桓溫 兼荊 都周撫 兼益							督刺
	都庾冰 兼江							刺阮敷		
	都庾冰 兼江 附刺張彭祖									
			都桓溫 兼荊		涼牧張重華 九卒	關中監勳 梁加	秦刺王擢 來附拜	涼都刺張曜靈 十被廢	涼都刺張玄靚 興寧元遇害	

	三	五	哀興寧元	二	三	廢太和元	六
		刺桓沖 征虜拜興寧三加監			監刺桓沖 寧康元還揚		
				監刺桓豁 兼梁益寧康元加都			
				監桓豁 兼荊	監周楚 兼益	征討監桓祕 兼益 刺周瓊 卒	監周仲孫 兼益
				監桓豁 兼荊	監刺周楚 兼梁寧太和六卒	征討監桓祕 兼益	監刺周仲孫 兼梁
毛虎生 潁川守拜太和四遷尉參				監桓豁 兼荊	監周楚 兼益 督刺周仲孫 太和六還益		
	刺溫放之 黃侍拜卒						
						附刺庾蘊 六為桓溫所殺	
			涼都刺張天錫 太元元沒秦				

				寧康元免				
簡咸安元			沔中督毛虎生寧康元遷益					
武寧康元	刺桓石秀太元二疾去		都桓豁兼荆 刺楊亮免 督毛虎生兼益	都桓豁兼荆 督刺毛虎生兼梁卒	都桓豁兼荆	都桓豁兼荆	都桓豁兼荆	
太元元	都桓沖兼豫							
二	都桓沖	都刺桓沖	都桓沖	都桓	都桓	都桓	都桓	
	兼荆 刺桓嗣	豫遷兼江梁益寧交廣九卒	兼荆 沔中監刺朱序兗遷四沒秦	沖兼荆	沖兼荆	沖兼荆	沖兼荆	
九	都刺桓伊豫遷遷護 刺桓沖都領 附刺王凝之	都刺桓石民兼益寧十四卒		都桓石民兼荆	都桓石民兼荆 刺毛璠卒	都孔汪兼廣	都刺孔汪兼交十七卒 附刺王歡之 王懷之	
十一								刺楊亮
十三			都朱序兼雍					都刺朱序青遷兼司秦梁十七致

十四		都刺王忱兼益寧十七卒		都王忱兼荆	都王忱兼荆			
十七		都刺殷仲堪兼益寧隆安元被殺	督郗恢兼雍 刺王正胤	都殷仲堪兼荆 附刺郭銓 毛璩	都殷仲堪兼荆			督刺郗恢兼司梁秦并隆安三遷尚
安隆安元	刺王愉二被執					督桓玄兼廣	督刺桓玄前義興守拜兼交二遷江	
二	刺桓脩	刺桓脩免					附刺	都刺楊佺
	未上刺桓玄兼廣遷荆三						刁逵元興二遷豫	期兼梁秦四被殺
三		刺桓玄兼江四加都						
四	刺桓偉玄署元興元遷荆	都刺桓玄兼雍秦梁益寧江刺元興元自署揚牧	都桓玄兼荆	都桓玄兼荆	都桓玄兼荆			雍秦都桓玄兼荆 刺桓偉玄署遷江
元興元	刺劉牢之降玄自殺	都刺桓謙玄署兼梁益寧遷僕 都 刺桓偉遷江 兼秦梁益寧二卒	都桓謙兼荆 都桓偉兼荆	都桓謙兼荆 都桓偉兼荆	都桓謙兼荆 都桓偉兼荆	都吳隱之兼廣	都刺吳隱之兼交二被執	秦都桓偉兼荆
二	刺桓石生玄署卒	刺桓石康玄署三誅	刺桓希玄署三誅					

	三	義熙元		二	三	四	六
刺郭昶之(玄署)	都劉裕(兼徐) 刺劉敬宣(義熙元免)			都刺何無忌(浙東還六死難) 刺劉柳(遷交卒)			都劉毅
	監刺休之(兼雍秦梁益寧義熙元免)	都刺魏詠之(兼雍秦梁益寧卒)		都刺劉道規(并遷兼雍秦梁寧八遷豫)			
	監休之(兼荊)	都毛璩(兼益) 監刺毛瑾(兼秦死難) 刺劉稚(反誅) 刺傅欣之		都劉道規(兼荊) 刺楊孜敬(誅)		刺楊思平(誅)	
	監休之(兼荊)	都刺毛璩(兼梁寧秦涼死難) 刺軌之(反誅) 都魏詠	之(兼荊)	刺榮期(被殺)	刺鮑陋	附刺朱湛沈叔任	
	監休之(兼荊)	都毛璩(兼益) 刺毛瑗(死難) 都魏詠之(兼荊)		都劉道規(兼荊)			
		刺滕遜					都刺
		刺盧循(五反誅)		刺杜瑗(六卒)			
	雍秦監休之(兼荊)	雍秦都魏詠之(監荊) 秦涼都毛璩(兼益) 刺魯宗之(十一奔秦) 監刺毛瑾(兼梁)		雍秦都劉道規(兼荊)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八遷荊)刺庾悅(卒)		刺孟懷玉(征虜拜)	刺檀韶(免)			
		都刺劉毅(兼雍秦寧交廣自殺) 都刺休之(兼雍秦梁益寧十一出奔) 湘刺劉裕(復州)(尉領)		刺劉裕(尉領) 都刺劉道憐(兼湘梁益寧雍秦十三遷徐)		
		都休之(兼荊)		都劉道憐(兼荊)		
		都休之(兼荊) 監刺朱齡石(十一遷尉參)		都劉道憐(兼荊)		
		都劉毅(兼荊) 都休之(兼荊)		都劉道憐(兼荊)		
杜慧度	刺褚裕之(兼廣)	都劉毅(兼荊) 都王鎮之(兼廣)			都張茂度(兼廣)	
	都刺褚裕之(兼交免)	都劉毅(兼荊) 都刺王鎮之(中丞拜兼交)			都刺張茂度(兼交疾去)	
		雍秦都休之(兼荊)		雍秦都劉道憐(兼荊)	北刺劉裕(尉領) 南秦都劉裕(尉領)	北刺劉義真(兼東秦十四還朝) 秦刺毛德祖(十四遷守)

十四
監刺王弘僕拜
北刺朱齡石沒夏

恭元熙元
督毛德祖司兼

晉略表五

安平獻王孚

安平獻王孚宣帝弟也漢末與兄弟共處危亡中簞瓢僅給披閱不倦遂博涉經史性通恕未嘗忤物然以貞白自立初爲魏陳思王植文學掾植負才陵轢孚切諫植輒媿謝之還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即位欲就選宮官爲侍中常侍孚曰天子當用海內英賢柰何示人私官失其任得亦不貴從之歷黄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爲河內典農轉清河太守魏明帝選度支尙書訪問左右孚有兄風否僉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即召拜之籌禦蜀軍食與關中屯田累遷僕射尙書令進爵平昌亭侯正始中進封長社縣侯加侍中嘉平改元還司空太尉督師拒吳景帝廢立孚獨不預謀正元中出拒蜀甘露改元入爲太傅文帝弑逆魏主橫尸闕下百官倉卒莫敢奔赴孚獨枕尸于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時欲蔽罪成濟孚請推主者弗聽請以王禮葬從之常道鄉公立進封長樂縣公武帝受魏禪魏主出就金墉孚拜送車下奉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當是時孚弟子習陽亭侯順竊嘆悲泣竟坐廢黜徙死姑臧而孚獨見尊禮封安平王四萬戶特置太宰官以處之加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制諸王未之國者不得具官獨安平備置奉入之外歲別奉絹二千匹元會乘輿直上殿帝迎拜阼階既坐帝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止之而已給雲母輦青蓋車尊寵無與比然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年九十三薨謚曰獻帝舉哀三日賜東園溫明祕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遺令一無所用

王祥

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以孝行稱嘗爲繼母朱冬月致鯉魚徒手得黃雀數十膾炙奉甘旨一時歎爲孝感然朱卒弗愛也年五十餘爲徐州別駕累遷大司農定策立高貴鄉公封關內侯甘露三年八月魏帝幸太學祥年七十三以太常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北面乞言常道鄉公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文帝爲晉王當謁荀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矣是時祥爲太尉何曾爲司徒顗爲司空實魏三公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班列大同安得輒拜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見曾顗皆拜祥獨長揖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五等建封睢陵縣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公當是時武帝虛己求讜言諸用事者方進祥等篤老稀復朝見大事使侍中就問而已三年遜位以公就第免朝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絹牀帳簟褥拜子肇給事中使優游定省五年年八十五卒遺令曰吾生值末季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澣衣隨時所賜佩玦笥綬皆勿以斂其子皆奉行之謚曰元祥有五子而弟覽六子皆貴覽孫導爲江左元勳

論曰昔陳思不忘漢室作詩諷父且爲漢帝發喪孚之立心近之矣史言孚不預廢立謀以屬尊莫敢逼是殆不然習陽被徙獨非尊屬歟齒耄才弱不足發忌忮之心故也睢陵馮几不復趨朝讀遺令之文賢于鄭荀遠矣

晋略列傳一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之子也少孤毋柳氏好言節義所以訓充甚至居父喪以孝聞襲陽里亭侯起家尚書郎典定科令爲景帝大將軍參軍從平毋丘儉增邑三百五十戸文帝爲大將軍轉長史使揚州諷諸葛誕以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柰何欲以社稷輸人充還請徵誕事平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戸遷廷尉中護軍初景帝既廢立魏主不平魏主好文學數引侍中王沈等于東堂講讌及文帝自爲相國晉公加九錫魏主益忿恚召沈及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與卿討之經對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之理皆爲致死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死何懼立起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先是揚州都督石苞來朝當還入辭魏主留語盡日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昭固知將有異圖矣沈業至既成備魏主方率童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以衆入遇東止車門左右訶伷伷衆散走充逆戰南闕下魏主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養汝等何爲而顧問邪濟抽戈直前刃出帝背事既定太傅司馬孚請推主者僕射陳泰請斬充昭不聽族成濟增充戸千二百使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充母不知事出于充數爲充罵成濟不忠欲以勗厲充左右聞者無不匿笑奉命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國衞將軍改封臨頴晉受禪拜車騎將軍侍中尚書僕射進封魯郡公當是時八公同置安平王孚爲太宰其子義陽王望爲司徒皆以尊屬重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荀顗爲司空皆以經術孝行顯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皆出鎭方岳惟驃騎將軍王沈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與充親近用事其後一年而沈卒四年而祜出鎭六年而秀卒惟充勖任事最久充有刀筆才善伺候人主意所進士必始終經緯之雖背去弗責與勗及馮紞共爲諂佞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素疾之泰始七年氐羌擾關中七月愷薦充爲秦涼都督充篤尚書勖篤中書又皆侍中鍵制三省充固不欲出勖亦不欲出充然未有以解也遷延至十一月羣僚餞充夕陽亭充勖密計結昏太子可毋行語方洽充女齊王攸妃荃與其妹濬排幔出向充及羣僚叩頭流血求還其母充先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郭怒充懼爲謙詞答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含母及帝舅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衆禮官不能決多異居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本以孝傳母垂歿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及充當出鎭二女益感激故及羣僚之餞也固請之衆以荃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暫不行勖乃使荀顗發其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會羊祜亦密啓留充充遂不出初郭槐欲詣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昏太子郭自負盛威儀而往既入戸李出迎郭氣自沮不覺脚之屈也自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比皆不聽還夫家齊王妃恚死充還司空侍中尚書令如故銜愷出己深相讎帝召充愷宴諭解之充愷陽謝外相崇重交構益甚吏部尚書闕充薦愷帝卽用之愷由是漸疏後竟得罪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尚魏明帝女齊國長公主晉國建爲文帝侍中封昌國侯愷有幹濟才以社稷爲己任文帝器之泰始初大臣多老疾歸第愷以侍中數奉命就咨大政素疾充充恨欲疏之薦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不行愷亦薦充鎭關中充用荀勖計得留又薦愷爲吏部選事繇稀入見充勖乘間言愷服御豪侈而使僕射高陽王珪劾愷用御食器愷坐免有司按驗愷所用乃妻齊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然愷已免毀數至

帝漸薄之數起復顯後爲大常以憂卒充宴朝士河南尹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
前今後何也純先有爲伍伯者故充譏焉充先嘗有市魁純因曰有
小市井事不了故後爾充負貴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
者爲壽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
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吾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
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失色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
侍中王濟右之然後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朝臣何曾等
多袒充竟免純官純字謀甫潁川鄢陵人歷官中書令河南尹兄弟六人三人不仕兄峻爲諫議大夫以父老求侍養
下許惜之謀出充也純贊之故充亦恨焉既自劾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以爲純于禮律無虧然不遠希至孝之行而
近惜常人之失應付清議司徒西曹掾劉斌河南功曹龐札等上咸表訟之乃不貶品久之復以爲國子祭酒加常侍遷侍中終少府
寧元年十二月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卿二壻親疏等耳立人
當立德欲以諷充廢太子而立齊王攸充不答亦不啓帝馮紞素畏
攸因密以聞帝徙和爲光祿勳罷充統城外諸軍事而位遇無替轉
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伐吳之役以充爲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
統六師充固陳吳未可伐且辭己老邁詔曰君如不行吾便自出充
不得已受命諸帥次第克捷充獨議罷兵且請斬張華以謝天下疏
甫上而吳平猶論功增邑八千戶卒贈太宰賜東園溫明祕器衣服
絹布錢穀以供喪初充有子黎民年三歲充就乳母抱中撫字郭望
見疑有私鞭殺乳母黎民戀念發病死後舉一子亦如之遂無子小
女午通充掾韓壽遂妻之生子謐充卒郭輒取謐爲黎民子奉充後
國臣固諫請立小宗支子弗聽國臣上書朝廷求改立嗣帝寢不報
郭遂表陳是充遺意詔特聽謐襲封博士秦秀引莒人滅鄫爲比以
充昏亂紀度請謚曰荒帝不從改謚曰武謐字長深好學有才思惠
帝時賈后專政謐恃外戚驕橫卒遭禍敗謐歷官後將軍秘書監侍中數入二宮輕侮太子太
子不平謐懸之又家數有怪益恐遂與后謀害太子陰納其幼弟尉祖于宮中託爲后所生子欲立之太子廢死趙王倫廢后斬謐母午
及諸父并誅充之爲大都督督軍屯項帳下都督周勤晝夢百餘人錄充
引入一逕罷聞失充出索覩逕尋之至一府府公南面坐厲聲色訶
責充以惑子孫亂家事充叩頭謝府公怒不解曰汝所以竊名器延
日月者衞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死于鐘虡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
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歸昏悴無人色師還而
卒其後謐斬鐘下惠后服金屑酒死午考竟斃大杖皆如所言云
論曰史偁府公訶責賈充事甚怪惑子亂家明昭之靈爽衞府之勳
明成濟之事昭敢行弒逆至死而不悔猶有靈爽以訶責充充如不
結昏惠帝太子不廢晉祚豈遂可永歟積三世之凶德以盜神器又
使張大其功平一四海天之所以腊其毒而屠膾之以垂戒百代者
固非一賈充所能輕重也獨怪彼賈充者母不樂以爲子女不樂以
爲父妻不樂以爲夫而武帝卽襲從昧寵眷彌摯遂使莧陸延蔓金
柅弗禁俗頹道喪往若淪波裴楷唐捐于直言傅玄徒勞于微諷由
是亂臣賊子假翮爭奮孱主社君攣𦗀待磬因斯釁孽毒彼蒸黎有
志之士所爲發冊而長吁抽豪而苑結也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儀觀瓌偉魏時爲縣小吏謁
者郭玄信奉使過縣苞與鄧艾俱給御御行十餘里郭曰勉之二子
後並當至卿相入洛見吏部郎許允求小縣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
引在朝廷何小縣也歷景帝護軍司馬遷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衆軍
皆潰獨苞軍不動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兵起以游兵破
吳援師拜鎮東將軍封東光縣侯假節都督揚州鎮壽春進征東大
將軍還驃騎文帝之喪賈充荀勗議葬禮未決苞奔赴既至謂充勗
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卽與豫州都督陳騫諷魏帝
禪位還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鎮壽春如故騫魏司徒矯之
子也騫起家尚書郎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從平諸葛誕拜淮北都督封廣陵侯轉督荊州豫州進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晉受禪加車
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代汝陰王駿鎮壽春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入朝言胡烈牽弘并邊才將辱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

承順舊命帝疑其備徵弘拜涼州羌戎和與烈相繼戰沒十年遷太尉咸寧二年轉大司馬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久乃許之太康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謚曰武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苞久在淮南士馬強盛泰始四年淮北監軍王琛密表苞交通吳人會荊州刺史胡烈言吳人欲入寇苞輒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益疑下詔免苞官使義陽王望督大軍徵之東莞王伷自下邳會師代以汝陰王駿苞先辟孫鑠爲掾鑠應命行財達許昌聞其事馳至壽春勸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意解苞至以公就第引咎無怨色鄴奚官督郭廙上書訟之復拜司徒九年卒謚曰武苞六子幼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武帝深器之衆官侍中先是帝欲矯魏氏奢汰之弊躬行節儉以率天下然大臣何曾最爲豪縱蒸餅上不拆作十字者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每侍食不食太官所上食輒以常食自隨曾子劭又過其父侍中任愷又過于劭衣服車馬宮室之度毖不踰僭者崇功臣子得上寵愛善居積又通輕俠致富不貲與外戚王愷羊琇之徒爭侈帝每嘗助愷然猶弗能勝也惠帝初楊駿輔政大封賞以悅衆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爵行賞乃優于革命平吳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可以開制垂後當依準舊事弗聽出爲荊州駿敗入爲衛尉諂事賈謐與潘岳歐陽建等號偁二十四友劉琨陸機兄弟皆在數一時浮競之士以得與爲幸焉謐祖母宜城君郭槐出崇輒望塵拜路左謐誅崇坐免崇甥歐陽建素與趙王倫有郤而倫嬖臣孫秀素怨潘岳秀求崇笛伎綠珠弗得怒勸倫殺岳建崇建知之與岳陰說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秀知之矯詔收崇并建岳斬之崇聞收謂綠珠曰爲爾得罪矣綠珠泣曰請效死官前遂自投樓下以死崇謂收者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患何不散之崇不能答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戮惟兄子超走免佐成都王穎討倫秀拒王師爲范陽王虓所殺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尚書令叔父徽有盛名秀八歲能屬文十歲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虐常使進客饌客爲秀故莫不起乃免魏時歷官散騎常侍尚書封鄉侯魏主好文學號秀爲儒林丈人侍中王沈爲文籍先生數讌東堂及將討文帝召沈而不及秀沈以馳白得封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至侍中魏主遇甚封安平侯遷豫州監軍刺史求賢勸學教命甚美爲晉國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晉受禪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軍進爵博陵郡公泰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元子浚自有傳秀亦以定策功進封縣侯遷僕射晉臺建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秀改官制議建五等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自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初文帝愛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陰以奇表示秀秀從容言于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武帝嗣晉王拜晉國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賈充王沈俱開府加給事中又同勸進及受禪轉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尚書令如故時人爲之語曰賈裴王亂紀綱裴王賈濟天下言亡魏而興晉也泰始四年遷司空秀以司空職地自禹貢以來山川地名久遠多變易說者牽引漸以暗昧乃甄舊聞列注古有今無者闕其疑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而序之曰圖書之設立象垂制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漢入咸陽蕭何收秦圖籍今祕書無古地圖惟有漢輿地及括地諸圖不設分率不攷準望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檢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古國會盟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古用開方法從把用極度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四至八道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迴紆沮澤六曰迂直環就城郭置頓此三者由

地制宜以校夷險之異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不通山海隔絶之地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圖成奏之詔藏祕府刱制朝儀損益刑政皆爲故事泰始七年年四十八卒于位謚曰元

論曰晉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忌德毋丘諸葛之屬下至嵆康呂安皆見誅翦石苞以佐命元功片言見疑幾至禽戮而王鄭荀何獨榮寵稠疊以沒其世彼既內結心膂外張爪牙矣其視羣公特贅焉而姑與之爲緐藻也是故夷才以靖禍貴德以示寬大近之亦不見任遠之亦不見嫌羣公者立身清濁之閒受遇浮沈之際百世而下可爲興感者也氣節之窮飾爲德望始色厲而內荏終摧方以就圜道固委蛇取貴若券及乎禍福所動廉恥蕩泯風俗既成舉世視爲固然曾不能更復有所駭怪是非大有爲之君雷震電燭干上一時賢士大夫刱鉅痛深惻怛悔恨于下上下靡懈扶持抉剔三數十年之餘殆未可以遽革也成濟之逆石苞發其端王沈決其機賈充助其燄彼三子者其于踣魏造晉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晉之始亂賈實胎之石超鑴蠆之毒王浚豺狠之性辱主因而播遷中興爲其沮敗國祚家慶忽焉同盡裴秀徒儕王賈之謠未覩拉摧之迹逸民顛覆江左闃然豈非謀有顯晦任有重輕原心論隱異曲同工者乎天網恢恢吁可畏已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魏時爲文帝從事中郎領記室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晉受禪以侍中封濟北公羊祜讓公勗亦固讓爲侯拜中書監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不樂出鎮勗與左衞馮紞共進充女爲太子妃充遂得留賈妃悍妬帝將廢之勗復與紞固請保全焉進光祿大夫掌樂伐吳之役勗附充諫止吳平猶論功封一子二孫亭侯太康中進開府儀同三司監侍中如故久之守尚書令勗在中書久失之悵甚賀者至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乃賀我邪母憂上印綬詔起視事泰始初議郎段灼上言自太宰司徒衞將軍三王宜留洛中外諸王年十五以上足任州鎮者請皆遣之國又請罷五等以拔兵本塞亂原帝問勗勗對諸王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國皆置軍軍還給國則闕邊守不可帝使勗重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懼多動搖使人心恖擾若時宜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五等虛名無異郡縣鄉亭造次改奪恐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五等可須後裁帝善之史咸寧三年勗將出齊王攸使楊珧奏之通鑑不取考異云珧奏請諸王之國勗有異議蓋即指此議也按勗復奏有廢五等事珧奏所無惟灼奏有之故知勗議爲灼奏也泰始初安平王孚爲太宰義陽王望爲司徒齊王攸爲衞將軍與灼奏合故知灼奏在泰始初也又其時東莞王伷監兗州汝陰王駿督豫州彭城王權督鄴與勗議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亦合 太康中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致寧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幷合吏員縣官國邑財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王人四出省天下吏員正始亦幷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篤行誼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官人不惑矣去異技抑異說變舊徼利者必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不怠則雖在挈缾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苛細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干矣凡此皆省事

之本也苟無此愆則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則九寺可幷尚書蘭臺宜付三府若直大例減半恐衆官職業不得皆同或至否壅所省須復激而滋煩不可不重也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隆化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陳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又頃言事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適恐更擾耗臺閣臣竊以爲不可(按比云六合爲一則平吳後事)勗有才思善探人主微旨終未嘗犯顏迕爭所善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以博辨得幸歷遷侍中初勗阿帝意譽太子又與紞共附賈妃時人多薄之齊王攸尤甚咸寧元年冬帝病困朝野屬望齊王勗大恐使紞譖攸卒出之平吳之策決張華勗紞沮之不能得內慚疾華如讎出華鎭幽州華威德大著朝議將徵爲尙書令紞諷止之竟以太常徵免官奉朝請紞妙于語言凡勗意所向紞輒先導之或推而助之相爲倡和所言無不售先勗卒後三年爲太康十年勗亦卒而楊駿用事勗贈司徒謚曰成

論曰以勗之明豈不知齊王張華之賢出之之非計哉然必爲之者不得已也恐失勢故結怨耦樂愚主故去強藩欲擅政故閑諫臣彼其日夜所營綜固已在恩隆誼篤之君萬年厭代之後矣身壽有限心期無窮患失生于所蒙媢嫉中于所受不然則勗之論事委悉豈非度時之良佐哉

晉略列傳二

晉略列傳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景獻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喪父如成人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與王沈俱被曹爽辟祜不就沈勸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已而爽敗沈以故吏免謝祜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仕魏至秘書監五等建封鉅平子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入直殿中晉受禪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不受乃進本爵爲侯遷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都督荆州鎮襄陽始至府無百日糧祜以計罷吳石城守因得減戍卒之半墾田八百餘頃軍食以足及受代衆支十年詔罷江北都督漢東江夏諸軍皆以益祜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上表固讓薦李憙魯芝李胤自代弗聽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博學尚行與北海管寧同以賢良徵不行宣帝辟以疾辭郡縣扶輿上道以病臨汝氏城徒步還遂遭母喪起景帝從事中郎累遷司隷校尉以本官行司徒副鄭沖奉魏帝禪冊泰始初封祁侯仍爲司隷遷太子太傅自魏明帝後東宮久曠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非其賢惟衛瓘與憙二傅所選據事遷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老遜位芝字世英扶風郿人魏時爲天水太守有循聲遷廣平天水民詣闕乞留明帝嘉而許之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爽誅下吏宣帝釋之出爲荆州刺史遷青州所至著績晉受禪告老以光祿大夫徵加特進年八十四而卒頃之還鎮坐援吳降將步闡無功貶號平南祜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每戰豫克日不爲掩襲經吳境刈穀爲糧必送絹償之游獵止晉地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皆還之吳人悅服呼羊公而不名吳將夏詳邵顗鄧香相繼降祜遂進據要害建五城收膏腴地吳石城以西皆入晉吳任陸抗鎮樂鄉祜與對境使命交通抗每傳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咸寧元年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吳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益州刺史王濬故祜參軍也徵爲大司農祜以伐吳必資上流濬才足任又小字阿童表加龍驤將軍監益州令密具舟楫咸寧二年十月上疏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由人而成蜀平天下皆謂吳當并滅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矣凡以險阻得存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強弱異勢則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懸車束馬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鳥栖而不敢抗非無戰心力不足也劉禪降伏諸營保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孫皓恣情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自戰其地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明年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之意并欲移州祜對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移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明年以疾求入朝會景獻后在殯哀痛增劇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毋下拜既見侍坐復陳伐吳之計帝恐祜數入勞頓每遣中書令張華就問之華深贊之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爾功名之際臣不敢居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慟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成冰南州人值市日聞祜喪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初帝特置南城郡以侯祜祜讓曰昔張良受留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矣敢

尋重爵以速官謗帝嘉而許之至是欲以葬齊王攸表言祜遺令勿以南城侯印綬入柩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此亞叔所以偁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贈侍中太傅諡曰成祜卒二歲而吳平捷書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冊告祜廟依漢蕭何故事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祜有何伯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通鑑作鄉君誤祜食邑五千戶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御者不過數十人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爾祜改容謝之自此稀出矣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令人悲傷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卒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所游憩處建廟立碑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土諱祜嫌名呼戶皆曰門改戶曹爲辭曹焉

論曰羊公流澤餘韻藹然春風之和雖百世而下有餘慕矣然疾苟最馮紞又以軍法欲斬王戎何其嚴也從甥王衍陳事詞甚儁辯祜謂客曰夷甫方以威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知幾其神所由深慮于平吳之後者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父恕魏幽州刺史迕宣帝幽死預既婚文帝妹乃得拜尚書郎襲豐樂亭侯賈充定律令預爲注解奏行之晉受禪守河南尹詔爲黜陟之課預奏議曰臣聞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課算而清濁粥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故歷代不能通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主者總集采按六優者超用六劣者奏免優多者敘用劣多者左遷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取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成陟積劣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亦將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隸石鑒以宿憾奏免預職虜寇隴右除安西軍司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已而鑒行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虜預陳五不可四不須請并力大運俟來春乃進討鑒大怒奏預乏軍興檻車徵入議贖論然虜事卒如預策朝廷以爲知兵劉猛叛詔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立籍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至九品占田十頃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得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至武騎一人其佃客一品二品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按此平吳以後制度當本預所定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造二元乾度曆建河橋于富平津以避孟津之險咸寧四年秋兗豫大霖雨螟蟲起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預上言漢時東南多陸田陂堨有數魏時人稀故得多修水田今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州界所領佃者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今水潦瓮溢大爲留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宜皆修繕以蓄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令居者盡得水

產之饒不出境界且莫野食水去之後至春可種人無牛犢典牧種牛大小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無益徒費宜分三萬五千頭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運穀二百斛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所留萬頭卽令典牧並墾三魏牧地從之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號曰武庫十一月代羊祜爲鎮南大將軍荊州都督到卽襲破吳西陵督張政政名將諱敗預表還所獲以閒之吳罷政代以留憲太康元年正月伐吳至江陵分二軍一軍循江西上一軍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于巴山吳都督孫歆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王濬兵至歆出拒敗還預將管定周旨伍巢伏兵隨敗軍入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遂克江陵是時濬水軍已克西陵當來受預節度而大都督賈充倡議以爲吳未可滅宜罷兵俟來冬更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乃表論吳必可克不宜罷兵而逆致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得書大喜引軍遂下預自略沅湘以南皆降下之凡斬及生得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吳平進爵當陽侯增食邑幷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預自以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解都督弗許乃破山夷屯據要害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淯溉原田萬餘頃刊石分水以絕爭萌自襄陽達江陵舊無逕道由漢泝江迂途千數百里又巴丘湖沅湘所會荊蠻恃以爲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講武立學政要畢舉刻二碑自紀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百世而後陵谷不變遷乎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恐爲害也徵爲司隸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長于左氏爲之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會盟圖春秋長曆成一家之學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少有大志不修名行後更變節博學多通爲羊祜參軍祜兄子暨白濬奢侈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任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子多不舉濬設禁輕繇產者給復全活甚衆轉廣漢太守八年益州刺史皇甫晏討白馬胡爲牙門張宏所殺濬用主簿李毅策立發兵討之詔進益州遂誅宏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徼外多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祜密表留濬監梁益軍拜龍驤將軍還鎮具舟師以謀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木城四門起樓櫓外可馳馬吾友包世臣曰峽江湍急每過灘船必倒行百二十步之船安得不敗意當時恐敵之詞史家不解兵事遂以入牘爾按連舫方百二十步則非一船船可離合木城亦然不必于峽中先連綴也史又云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包曰木柹適供工匠炊火此必非實咸寧五年上言孫皓荒淫恐卒死更立船作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吳難圖也表與杜預表會帝遂命濬出師史言前在巴郡之所全活皆堪備役供軍父母勉以毋愛死按濬爲巴郡去此才十一年耳太康元年正月發成都克丹陽禽吳監軍盛紀二月三日克西陵獲吳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五日克荊門夷道獲吳監軍陸晏八日克樂鄉獲吳水軍都督陸景降吳平西將軍施洪十八日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濬乘勝順流直至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萬人逆戰象以軍降皓遣太常張夔等奉璽綬送牋請降三月十五日濬入石頭皓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壘門濬杖節受之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圖籍封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逆與書推崇濬功促其徑下濬大悅表呈預書將至秣陵渾遣信邀令暫過論事濬報曰風利

不得泊也初渾部出橫江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賴鄉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五人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破吳將俞恭降吳將二人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與吳戰城陽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首虜七千八百級進屯橫江濬既破上方揚州別駕何惲說周浚速渡浚善其謀使白渾渾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今違命直進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特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渡江必克將何所慮若疑不捷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渾執不聽濬入石頭之明日渾始渡江怒濬不待己而乘勝納降將攻之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乃止（攀蜀郡人仕州爲刺史皇甫晏主簿張宏害晏誣以大逆攀時居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訟晏不反濬爲益州辟別駕奉使入朝言兵事稱旨詔參濬軍歷廷尉平散騎侍郎誅楊駿封西城縣侯累遷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不拜趙王倫篡位遣使召之遂佯疾篤逼迫至都卒年五十八）渾又欲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惲與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彼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浚諫渾渾不納奏上有司請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將軍受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于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別令臣濬受渾節度之文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渾在北岸遺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于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人名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怖栗不知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明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蒙被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憑賴威靈僅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敢恃功肆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縣闊不相赴接臣之罪責宜蒙恕察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偷生苟乞一活耳江北諸軍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蠢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護責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疏頑舉措失宜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言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辨至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所被渾宜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代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船百三十五艘敕付廷尉推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翊軍校尉舊校唯五（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置此營自濬始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封襄陽侯邑萬戶子彝楊鄉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濬自以功大爲豪強所抑進見陳狀不勝忿或徑出不辭帝每容恕

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也王渾能無媿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匈中是吾褊也濬前鋒唐彬應機制勝功最多未至秣陵二百里知晧必破佾疾留諸將爭功彬獨不預識者高之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身長八尺便弓馬走及犇鹿從師受經尤明周易還家教授生徒數百人魏時以別駕奉使詣相府或薦之文帝帝訪諸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斂板對曰彬之爲人勝騫遠矣帝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于勝辟鎧曹屬晉受禪至巴東監軍加廣武將軍上征吳策稱旨爲濬前鋒吳平進右軍將軍封上庸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徵拜翊軍校尉出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恩信大著拓境復秦塞分屯山谷烽候相望邊境安然自漢魏征鎮無及彬者部大莫廆遣子入侍而諸種攻殺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則逃散輒發幽冀牛車參軍許祇密奏之檻車徵彬有貝原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禮致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晏茂時梁子遠幅巾論道州境大和幽州百姓生爲立碑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濬無功之時已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乃遷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轉撫軍領後軍將軍濬玉食錦衣奢縱自逸年八十乃卒謚曰武二孫過江不見省錄桓溫上言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襄陽之封廢而莫續臣竊悼之濬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濆四節烝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世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前代立功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垂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宜垂矜閔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不報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魏時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又察戰鄧荀擅調孔雀三千頭送建業郡吏呂興因民怨殺諝荀降魏泰始中吳用璜復取交趾以爲交州刺史廣州刺史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數討南賊不能制璜謂之曰南岸仰吾鐵絕弗與市必壞兵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脩從之果捷晧既降遺書羣臣使展節于晉璜脩並涕泣送印綬詔復本職時以吳平罷州郡兵璜上言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南郡去州海行千餘里外距林邑財七百里夷帥范熊自佾爲王連接扶南朋黨相倚臣前後征討雖翦魁桀深山僻穴尙有逋竄臣所統七千餘人累年耗減見存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自當卷甲銷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安樂好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五萬餘戶桂林不羈萬戶服從官役財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千六百里水陸互通勢相維繫州兵未宜省約以示單虛從之在南三十年恩威著殊俗及卒舉州號哭代者吾彥彥字士則吳郡吳人身長八尺手格猛獸以小將給陸抗抗奇其勇略拔用之至建平太守王濬造船于蜀彥覺之請增兵晧不許乃密爲錐鏁斷江路濬兵至堅守不下濬退舍禮之吳亡始降其代璜九真戍兵逐長吏賊帥杜祉圍郡城皆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南土大治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璜父基子威淑孫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而滕脩孫含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侯亦爲廣州刺史

論曰中土之所以制御蠻夷惟在審其所必需蓋物產莫備于中土矣無所需于彼而與爲市者非貴異物則奸人嗜利而誤國廣州閉關南岸卒困可謂約而易操者也

晉略列傳二

扶風武王駿

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母曰伏夫人駿幼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爲宗室儁望魏時至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封汝陰王督豫州如故吳將丁奉寇芍陂距卻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還許泰始六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萬斛堆駿同母兄亮督關中遣將軍劉旂救烈逗撓坐斬亮引咎乞貸詔赦旂免亮官以尚書石鑒督秦拜駿鎮西督雍涼鑒尋免駿遂全督關中駿善撫馭有恩威勸課農桑與士卒分役身及僚佐將帥兵士人限田十畝表聞詔下州縣各使致力農事七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敗死青山十年八月復寇金城時涼州刺史楊欣與燉煌連兵未解燉煌太守缺欣表用梁澄郡功曹宋質輒廢澄表用議郎令狐豐欣討之爲所敗遂連兵至咸寧二年豐死其弟宏輒代豐欣乃討斬之駿命將斬胡帥乞文泥等咸寧元年二月樹機能降二年五月又斬胡帥吐敦三年樹機能叛駿使平虜護軍文淑討斬三千級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而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刧田者駿遂使淑督三州兵並益進屯以威之樹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侯彈勃面縛軍門送質子復降其年駿入朝徙封扶風復還鎮安定北地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來降四年六月樹機能復叛其黨若羅拔能等寇武威刺史楊欣與戰敗死涼州陷五年朝廷使馬隆討斬之涼州平太康元年進駿驃騎將軍是時吳初平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因兵力徙內郡雜胡于邊初五部匈奴可二萬落自魏時已居并州汾晉閒左賢王曰劉豹右賢王曰劉猛泰始中猛叛出塞數寇邊刺史劉欽監軍何楨頻破之楨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降咸寧中餘虜犯塞監軍胡奮討破之其都督拔奕虛獨雍等復先後率所部二萬落內附劉豹卒子淵代爲左賢王有奇略王渾李憙咸偁歎薦拔帝亦以爲由余日磾之儔幾大用者數矣凡胡戎所居并州則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諸郡國皆匈奴雍州則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皆羌或氐京兆扶風始平及秦州之略陽武都陰平皆氐皆與民雜處而關中自上郡并州自雁門以北秦漢郡縣皆爲塞外僑置九原雲中定襄諸縣于新興而已欽疏略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盡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西河太原安定馮翊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徙諸郡雜胡于邊地而募取死罪及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其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裔不亂華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能用其後塞外匈奴大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復處之西河太康七年八月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率種落十餘萬口詣雍州降九月駿薨于鎮本傳云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不從發病死按攸出鎮在三年不相及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謚曰武駿有孝行太妃隨亮思慕常涕泣聞疾輒憂懼不食鎮關中十六年威惠著信薨之日泣者盈路百姓爲樹碑長老見碑皆下拜自駿薨代者頻數隴西王泰代駿十年南陽王柬徙封秦王代泰柬帝元康元年四月梁王肜代柬九月趙王倫代肜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并州八月度河降馮翊馮翊都尉殺之六年其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盧水羌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倫所任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還復代以肜八月度元又敗系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詔安西將軍夏侯駿督建威將軍周處討之肜嫉處七年正月處戰死八年張華陳準共薦左積弩將軍孟觀九年正月觀禽萬年于中亭太子洗馬江統復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卒不見聽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塞九服之制地在要荒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賢聖大度之君咸未能以恩德懷柔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

侵而已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邀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仲尼併功其後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領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有四夷也漢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元王弘使西域發羌氐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覆將屠城鄧騭輿尸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略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至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創大愈遲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敍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昔者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雖有訏謨深計豈不以華夷異處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老師十萬水旱洊饑札瘥夭昏凶逆既戮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食盡力屈前害未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連兵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亡離逖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需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使自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是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日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國內五裂呼韓邪衰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建武中入居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值世喪亂乘釁虜掠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强分爲三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加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數百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　其年徵彤代以河間王顒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河閒雖疏屬然能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特用之卒成八王之禍

論曰史傳惠帝失政刑徙戎之策必不能擧是也若欽陳言于太康之初因平吳復涼州之勢使杜預諸臣爲之庶可及乎雖然中外地也受性于天曷嘗不均自漢及晉歷年已久其中才俊之士驤首王路者蓋往往而是也若因其鼓舞之氣責之使通昏姻革舊俗衣服飲食語言文字皆與華同然後齒之于士而登之于朝昏姻既通族類亦變數世之後蔑不化矣奚待徙哉當晉之隆其士大夫方且競立門戶寒素之族絕不敢望方雅況于戎狄是以數十年間計不及此上不責以變俗彼中之魁傑者必且堅執其故習務自別異別異既彰必受侮慢侮慢既積必成讎釁讎釁既深必思報復報復一起勢强者勝弱既受禍報亦如之地勢人力數終不敵是以劉宗覆于靳準石氏屠于冉閔慕容苻姚獲免者尠或同類相殘賊或異種相吞噬禍始國姓逮于種人殺戮之慘蓋百年而未已豈不痛哉豈不惜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陸人也少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死擧州莫敢收隆以武吏託稱愚客葬之行喪三年植松柏冢上然後去泰始中詔州郡擧壯勇秀異才力傑出之士州擧隆稍遷司馬督朝廷未之奇也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和隆陳其必敗欣果爲鮮卑禿髮樹機能等所攻殺涼州遂陷帝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討之帝曰必能何爲不任

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自任云何對曰臣募勇士三千人奉陛下威德鼓行而西必滅虜然請無問所從來帝許之以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朝臣曰兵多足用柰何横設賞募亂常典隆小將妄言不可聽帝弗爲動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與武庫令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效命疆埸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給其軍三年資而遣之隆西度温圍水賊據險遏隆隆作扁箱車上施木屋依八陣爲行營以度險出險得平地則環車施鹿角且戰且前虜騎不得騁時出奇擊賊遂得至郡降鮮卑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萬餘落卽用諸戎攻樹機能大破遂斬之涼州平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言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詰旦召朝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拜宣威將軍假節加赤幢曲蓋鼓吹將賞隆將士有司奏隆將士行時皆先加爵不應更授衞將軍楊珧駮曰前精募將士故少加爵命以爲誘引今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先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元年七月南虜軻成宜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詔隆將所領又給牙門一軍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虜聞隆至盡走險阻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意懈襲破之郡境遂安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卒于官

論曰召募非良法也承平日久卒伍疲薾恆倉卒而出此游手無賴桀驁不馴之徒攘臂爭應毒民則鴟張臨敵則獸散耳隆夙樹風義久居殿中意其平時所知習必有懷才抱器欲得自見之人故引類相及一旦輻湊名爲召募實則選鋒不然驅市人而戰之鮮不敗矣

周處

周處字子隱吳興陽羨人也本傳作義興陽羨人按陽羨漢屬吳郡吳分吳爲吳興屬吳興郡晉初因之元帝時處子玘三定江南始立義興郡治陽羨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自修飭州曲患苦之處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不樂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便入山射殺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逐之經三日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斬蛟還聞鄉里之相慶也始知人患己之甚果如父老言則入吳尋二陸機不在告雲以情曰甫欲自修年已蹉跎恐無及柰何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但患志不立何憂年乎處遂篤志進學期年州府交辟孫皓末爲無難督皓降王渾宴建業宮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亡于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諸戎有威惠羌叛者皆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或經三十年處平理立判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地理志無楚國按太康末始平王瑋徙封楚以平南將軍督荊州則楚國當在荊州界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楚經喪亂白骨被野民新舊雜居風俗尨異處下教敦信義掩骼薶胔政事斠立然後就徵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吳名將子忠果可使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勸以母老辭處曰忠孝不兩全重以金革之事父母復安得子乎于時梁王彤督關中處知彤銜前隙必陷己悲慨卽路本傳作既而梁王彤督關中按彤代倫在五月處受命在十一月萬年聞處將謂其人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于人此成禽耳中書令陳準言于朝曰駿彤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處吳人忠果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賊不然駿彤將使前驅誓死必矣弗聽賊屯梁山衆七萬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死分也將爲國恥彤復強之乃與解系盧播

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之遂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承彤旨不救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三子系結育並清潔有聲譽系累遷雍州刺史與趙王倫共討叛羌表劾倫并請誅倫嬖人孫秀以謝氏羌倫既殺張華并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倫怒曰我于水中見蟹尚欲殺之竟不免結字叔連官御史中丞育字稚連官弘農太守系劾秀結在都坐議秀應誅由是被憾系結妻子并死育妻子徙邊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今日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言退乎力戰而死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天年元帝爲晉王將加冊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本傳但有三郡安民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處著默語三十篇又撰集吳書及風土記處既敗乃使孟觀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又盡統關中兵身冒矢石大戰十數乃禽萬年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好讀書解天文惠帝時稍遷殿中中郎附賈后誅楊駿遷左積弩將軍封郡公既禽萬年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署安南將軍鎮宛義兵起諸將勸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當之遂爲倫守帝返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洛陽夷三族

晉略列傳四

晉略列傳五

齊獻王攸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同母弟也少岐嶷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才望出武帝右宣帝器之景帝無子宣帝命以攸爲子年十歲喪景帝如成人襲封舞陽侯奉景獻羊后居別第事后孝謹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衞將軍文帝喪哀毀過禮太后自往諭之常使人監進飲食武帝踐阼封齊王總統軍事時詔諸王自選所屬攸以吳未平請俟一統不許然齊相上缺請選攸竟不選令自上請之又表租秩足自供求停御府給家人衣食優詔給如故還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兵當罷者數千人戀攸德不肯去遮京兆自言帝命還攸年饑詔議節省攸言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宜嚴飭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甚美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才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毋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誠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閤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子太傅如故初文帝特寵愛攸又以景帝刱業而攸嗣景帝爲世嫡每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見攸輒撫牀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疾爲武帝敘漢淮南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咸寧元年冬京師大疫帝遘疾甚篤明年元會至廢朝于時太子無慧諸皇子皆幼弱內外意望咸屬攸攸素疾荀勗馮紞諂佞勗恐攸得志禍及己因帝疾愈使紞進言曰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屬陛下不安百僚皆歸心齊王帝陰納之而未發也明年又使楊珧建議請諸王之國帝出諸王然尚未出攸諸王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太康三年紞又言于帝曰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可乎勗因曰百僚內外固歸心齊王陛下試出齊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乃以汝南王亮代攸傅太子而以攸爲大司馬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兵千人親騎帳中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都督青州諸軍事朝臣果力爭帝益信勗言促冊遣攸以濟南郡益齊國下太常議崇錫之禮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熙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憤怨發疾求守先后陵弗許遣醫侍疾醫希旨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明年三月力疾入辭攸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信醫言謂疾詐也辭出信宿歐血薨年三十六帝哭之慟紞進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爲之收淚詔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

論曰武帝大建同姓以爲維城之衞出攸藩齊未爲失也而出之不以正丁頤之爲攸計至矣讒諂方進外安內危攸如有覬覦神器之意者從之將如轉圜何至發憤歐血哉將其器量有限抑亦先朝廷而後身圖有不樂爲瑯邪齊代之所爲者邪元康之亂萌芽于留賈充醞釀于出齊王成于廢張華而任楊駿亂之生自譖人譖人之心發機于患失此仲尼所謂不可與事君而小雅詩人必欲投畀者也

王渾王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之子也襲父爵京陵侯泰始中監豫州領刺史州兵放休吳寇至率見兵數百襲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吳大佃皖城渾遣刺史應綽破其屯焚積穀百八十萬斛

船六百艘踐稻田四千頃平吳出橫江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
增封八千戶進爵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拊綏新附甚有威惠
太康三年齊王攸當之藩上書諫曰本傳此書在為僕射後按齊王出藩在三年渾為僕射在六年
今從本紀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
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籓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
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以周公得
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允述文武仁聖之德攸大晉姬旦
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
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
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
之誼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
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
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
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
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
無不為害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
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
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闕宜
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
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益之義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
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
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臣而不言誰當言
者不從當是時因諫不用發憤殞身者河南尹向雄雄字伯茂河內山陽人魏時以
故吏哭王經文帝召責之對曰先王掩骼薶胔仁流朽骨當時豈下其功罪然後葬之哉王誅既加于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
于上教宏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陛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文帝大悅累遷至河南尹齊王將
出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弗聽固諫忤旨起而徑出發憤卒怨楊珧以致廢
死者白衣領護軍羊琇琇字稚舒景獻后從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親狎文帝之愛攸將立為嗣也琇為武
帝畫策又豫擬顧問所及以佐帝儲位乃定帝立琇為護軍貴後犯法為劉毅所劾免官頃之以白衣領職及是切諫失寵諸王之國其
議發于楊珧琇欲手刃之珧知之避之而使人劾之左遷太僕忿怨發病卒議崇錫文物表諫得罪者祭
酒曹志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好學善騎射植愛之以為嗣改封濟北晉受禪降鄄城公仕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齊
王將出下太常議崇錫文物諸博士表諫志素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淒然嘆曰安有如此之親如此之才不得樹化助本而遠出海隅
者乎奏請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免官以公還第復起終散騎常侍博士庾旉太叔廣劉
暾繆蔚郭頤傅珍秦秀旉字允臧表上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下有司尚書朱整請收付廷尉科罪
旉父純詣廷尉首旉以議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奏聽之夏侯駿謂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用八座
何為整不從駿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免死除名復起終國子祭酒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
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議賈充謚何曾曰繆醜賈充為大都督伐吳秀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蹇叔知
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今吳無道國有亡形羣帥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罪且不赦秀乃止充卒議謚曰荒又表訟王濬
及是除名復起終于博士坐不駁正博士議免者太常鄭默默字思玄滎陽開封人也父袤仕魏至太
常所舉博士劉毅陳咸劉寔庾峻並至大官疾失明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晉受禪就拜司空固讓拜儀同三司默起家秘書郎泰始
中與郭奕俱為中庶子廷議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宮臣皆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守
東郡歲飢輒開倉振給舍都亭自表待罪詔書褒嘆比之汲黯班告天下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廷尉袁毅以賂敗多引朝臣默
及諸弟無所污遷太常僕射山濤欲舉所親為博士已而中止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也齊王將出通博士奏坐免尋拜大
鴻臚母喪固求終制許之大臣終喪自此始而渾子濟亦以諫左遷云六年徵為右僕射
加散騎常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錄尚書元康七年卒
謚曰元濟字武子善易老莊便弓馬才氣蓋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
齊名尚武帝女常山公主后妃傳無常山封號當是改封下長廣亦然年二十起家中書
郎累遷侍中濟外宏內忌以父故排王濬為世所譏齊王將出濟固
諫又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且泣請留攸帝怒謂王
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生來哭
人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復為侍中時渾為僕射尚書主者處事或不
當濟明法繩之從兄佑素與濟不平因使其黨宣言曰濟乃不顧其

父用是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免濟既被斥移第北邙山下以豪侈自終帝嘗謂和嶠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既而曰知媿否對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媿陛下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

衞瓘

衞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權譎多智數魏時襲父爵閿鄉侯以廷尉行鎮西軍司持節監征西鄧艾鎮西鍾會軍伐蜀艾定蜀承制行事會忌之與瓘奏陷艾詔檻車徵既收艾會遂誘執諸將留瓘謀反瓘詐疾篤夜檄諸軍攻殺會艾將士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懼其見讎乃使護軍田續夜襲殺艾幷其子忠蜀平以誅二將功除鎮西將軍督關中遷鎮東督徐州泰始中進爵爲公象還征北大將軍幽州都督刺史護烏桓校尉十年表立平州兼督之幽幷被邊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瓘縱反間離其父子及諸部大人務桓遂降力微以憂卒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太康三年代齊王攸爲司空侍中令如故領太子少傅子宣尚繁昌公主(后妃傳無此封)五年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實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寖替魏氏承顚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觕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爲君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後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帝善之而不行惠帝之初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帝亦以爲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元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邪及議太子昏帝欲娶瓘女后入賈充妻郭氏之賂欲娶充女帝曰衞氏女有五可賈氏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荀顗荀勗佐之賈氏昏乃定當是時瓘方守邊未與朝政也元后崩越一年更立元后從妹爲皇后是爲悼后賈妃悍妒帝修金墉城將廢之后固諫乃止及瓘領太子少傅侍宴陵雲臺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他日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返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妃由是怨瓘(賈后傳云充密遣語妃衞瓘老奴幾破汝家按瓘以十二月始領太子少傅充于是年四月已卒故通鑑移在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下然賈后傳明言示太子少傅衞瓘則不容在咸寧四年也齊王攸以廷臣屬望被出而慕權諂過人故至代攸爲司空後始有撫牀之言情事爲合)悼后父楊駿素與瓘不平太康末駿欲專政深忌瓘瓘子宣數有酒色過駿因使黃門毀宣于帝前帝奪宣公主瓘慙遜位太熙元年正月進瓘太保以公就第帝旋察黃門詐欲還宣公主宣已疾亡乃止四月帝崩駿遂輔政明年二月駿敗死起瓘錄尚書與汝南王亮共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廷議羣臣無敢應者唯瓘贊之罷楚王瑋北軍中候以授裴楷(泰始十年武帝以王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以防外)

（戚之變賈后欲誅楊駿召楚王瑋代佑）瑋怒后知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官瑋矯詔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謂瓘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且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與子孫九人同被害二孫璪玠在醫家得免初杜預爲鎭西長史與瓘同在軍中聞瓘殺鄧艾言于衆曰伯玉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其能免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田續之襲艾也瓘知艾初入江油嘗以軍法欲斬續故使之且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及瓘被收前所黜帳下給使榮晦實修怨焉悉知瓘家人數名字故子孫且盡瑋既誅瓘女以書激勵國臣于是瓘主簿劉繇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乃族榮晦以伐蜀勳追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志作適）魏吏部尚書嶠襲父爵上蔡伯少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守頴川清簡得民驩賈充薦之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泰始初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荀勗爲監嶠鄙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異車監令異車自嶠始轉侍中（當在泰始四五年間本傳誤著平吳後）甚被親禮嘗因侍坐風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可共詣之既還顗勗阿意譽太子嶠獨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嶠言雖不見用然懷不能已居恆發憤慨嘆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亮其忠而賈妃深銜之太康末爲尚書惠帝立拜太子少保（本傳作太傅誤）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從太子入朝西宮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對曰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而不效國之福也尋卒永平初策謚曰簡（本傳作元康二年卒下又云永平初策謚按元康在永平後嶠非先卒必預衞瓘之禍何謚之有）

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說者曰殷人質故兄終弟及周人文故父死子繼豈其然乎孔子論公儀仲子之喪曰否立孫此亦足以明正統嗣祖之重杜漸防微之法矣而或者猶務倡爲邪說迷誤後王適所以長小人攀附之私開宗藩覬覦之漸而自絕于忠孝之大節者也世主誠知繼嗣之上嚴祖宗則必選師傅早諭教示天下以足恃不幸而胤嗣幼弱亦惟務求託孤寄命之大臣豫爲之所而已武王不以天位畀周公而刑措之治成宋宣易之大亂數世吁可畏哉夫以齊王之親賢而惑怵讒間令其夭遏卒之外戚專朝嬖后縱虐八王蹈隙而闚伺五胡乘釁而蠭螫此則武帝之失計矣衞瓘和嶠皆意存廢立然使武帝果納其說諸王並爭晉之禍亂亦未可遽弭也故并次之俾百世而下得以覽觀焉

晉略列傳五

晉略列傳六

傅玄傅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魏時選入著作譔魏書武帝初爲散騎常侍與皇甫陶共掌諫職陶玄所進也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節義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玄草詔進之復上疏曰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義而務交游未知治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前失未改宜亟定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事業之要務也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常從事于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三倍于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又言居職宜久六年之限日月淺近尊崇儒教宜貴其業不妄教重其選不妄用詔令具爲條目還

侍中坐與皇甫陶爭言喧譁爲有司所劾皆免泰始四年復爲御史中丞因水旱上便宜五事舊屯兵持官牛者歲入官收其六私牛中分于時官牛收八私牛收七玄請復故魏制河隄謁者一人文帝輔政增置四人晉復省玄請仍分五部以興水利漢時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十數人玄請復漢法以生死督勸農之課其論田功曰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覔過倍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被災害也病在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河隄謁者石恢甚練水及田事乞召問得失必有補益還太僕轉司隸景獻羊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位端門外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謁者以弘訓爲殿內玄怒厲色責謁者謁者妄偁尚書所處玄便罵尚書御史中丞庾純劾不敬免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值日暮不得上則奉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年六十四卒于家玄少時避難河內專心誦學雖貴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著傅子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于世追封清泉侯謚曰剛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父風咸寧初爲司徒左長史五年應詔上疏曰陛下勞心日昃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歲一不登便有飢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四今幷監軍乃盈于十夏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郡縣更多空校衙門無益宿衞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菑患便不繼贍臣以爲當今之急先併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俄以劾中正夏侯駿爲司徒魏舒所奏轉車騎司馬又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

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欲風俗之移難矣時太中大夫恬和亦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尚書郎李重奏駁議事遂不行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弱冠舉本國中正不就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請除九品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實行土斷貢舉不得濫及境外又言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其駁和議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定制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蹟惟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未嘗曲爲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和所陳光幹之議當時亦酌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宗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滅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能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司隸石鑒劾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以爲庸才負遠必將有黷貨之累駁愷議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抑華競絕私謁尤留心隱逸號爲稱職永康初趙王倫將篡位逼爲相國左司馬固辭以憂卒家貧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咸遷尚書左丞惠帝初楊駿以太傅輔政咸言于駿曰亮闇不行久矣聖上委政于公天下未以爲善山陵畢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愷以其間造駿咸因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哀宜加顯貶以隆風俗以駿故詔勿問駿甚憚咸咸又與駿箋切諷之駿意不平欲出咸駿甥李斌諫而止駿弟濟素善咸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嫉乎亡何駿敗汝南王亮以太尉輔政還御史中丞致亮書曰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猶不免疑況臣旣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楊駿無狀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預知密指耳而遂扇動熏赫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厚賞莫不樂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弗聽亮專政咸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前失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叵聽也亮不納尋敗咸遭母憂去官起議郎長兼司隸固辭不許咸自陳身無兄弟喪祭無主乃使于官舍設靈坐于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內外混淆咸前後論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官皆免僕射王戎長兼吏部其典選不進寒素門調戶選而已始爲甲午制選人皆先治民然後授咸奏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諸官居職未期優劣未定而戎奏還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遵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賈郭以姻親右戎詔是咸奏而不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制侵官請免咸詔原咸過咸自理曰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糾無內外之限也臣忝司直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元康

四年卒官

論曰傅氏父子以重農爲本計敦崇節儉用意至矣李重敭恬和所陳便宜其言苟且逢世故附列以昭戒夫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者爵祿也爵祿所加者士也欲重農莫若使士必出于農非農不得爲士非士不得受爵祿大小之官必其家世力田而能修孝弟忠信達于從政者也苟非世農皆爲雜流雖有才賴鄉論不得推擇爲士學校不得收仕路既一則父兄顧念子弟必相率而致力于南畝工商雜流亦將舍末業而趨于田此重農之本計也欲崇儉莫若去浮奢庶人在官者與夫異端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自古迄今莫不欲禁之而其勢若不可禁者未嘗究其所自來也爵所以爲貴有貴于爵之先者得爲士也祿所以爲富有富于祿之先者樂其業也士必歸農而異端游手賤賤則爲之者寡矣賦丁而免田租則農樂樂則人爭騖之矣非切于日用者不得坐列販賣司市物楬而爲之目目所弗楬而入市取者弗禁則淫巧廢矣任人以治事斷事本經義而絀法令則吏胥無權矣責親民之吏設禮于鄉官而令之平曲直則比閭族黨之教豫于下而徒隸無權矣夫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者皆視權之所在而根據焉以爲勢勢之所在而盤結焉以爲黨黨之所在而依附焉以成俗俗之既成雖有聖君賢相蕩然欲一變之而不可以驟得吏之權可以奪相徒之權可以奪將則文武之道或幾乎息矣故莫如探其本而收其權權收勢移黨散而後俗乃可革也或曰人皆力田勢且無田可耕是大不然人物之生皆本于地之氣能生之則必能養之魚未嘗溢于水艸木未嘗溢于山也度民于古數恆不足度地于古數恆有餘事詳簡冊非空言所可亂也且地荒而人嬾方且噍然食之而不虞其匱而與之言力穡務本則反眊然慮人力之無所容所謂首尾衡決者也至于錢刀銀幣之盈虛此特貿易所假以爲資商賈居積之計耳惡足以驗天下之貧富哉二傳欲重農崇儉而未究其本末著其挽回末流之法將必爲苟且之說所持而不得申也故備論之世之爲治者其毋惑于苟且之說而可哉

劉毅劉暾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幼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爲平陽功曹汰吏百餘人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虎之犬䶂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虎又能殺鼠何損于犬投傳而去王基薦之文帝文帝辟爲掾武帝時累官散騎常侍司隸校尉守令貪汚者望風解印綬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止太子門外劾不敬保傅輔導亡狀詔赦然後得入中護軍羊琇犯法毅奏應死帝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不可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吏考問得實先奏琇所犯狠藉然後言毅琇竟坐免毅由是重衛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少立操行強正方嚴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有劾琇名振遐邇歷尚書郎侍御史補洛陽令遷安定頓丘太守所在著績卒于官 毅爲司隸六年遷僕射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時門子產不賀夏庭流漦至周禍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疏論九品曰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也愛憎難防也情僞難明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竊爲聖朝恥之夫人才異能備體者寡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人主而顯名于竹帛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愶登進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

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皎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損政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次序若貫魚今之中正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薉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幷容其身損政三也陛下弘不諱納忠直以覽天下之情自王公以至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禁絕訟訴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四也前世欲敦風俗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鄉老書善以獻天子司馬論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況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共當品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損政五也既已在官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也今則反之居職雖優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品不狀才能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所長以狀取人則爲品所限品狀相妨繫縶選舉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憎愛之情懲勸不明風俗汚濁損政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上聖古賢皆所不爲魏立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莫大于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衞瓘等亦共表奏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久而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其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勮毅但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云致仕不宜復與遷授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有所未安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主者必疑其議論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于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咸以尹言爲當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開府儀同三司子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爲博士以諫出齊王攸免官後爲侍御史劾司徒王渾渾主簿劉輿爲獄辭所連當收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輿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奏渾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節請免官屈尚書郭彰彰久貴豪後出入輒從百餘人武庫火彰率百人自衞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聞者歎美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兵惠帝返正爲左丞兼御史中丞遷中庶子左衞將軍司隸校尉前後劾免東安公繇武陵王澹等甚衆長沙王乂攻齊王冏暾預謀封朱虛公千八百戶乂遇害坐免頃之復爲司隸惠帝西遷留守洛陽河閒王顒遣鴆羊后暾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上表理后無罪顒怒使收暾東奔高密王略得免帝還洛復封爵加光祿大夫劉曜寇京師拜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僕射東海王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遷右光祿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詔暾領衞尉加特進復爲司隸加侍中暾前後五爲司隸王彌入洛百官殲焉暾

以鄉里宿望獨免于難因說彌背漢且東王本州彌使說曹嶷至東阿爲石勒所害

論曰毅之卒也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于行而不係爵漢魏相承爵非列侯㓜不加謚至使三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至于王導執政乃改制如宮議焉然毅竟未追謚夫掊擊強禦難于臨敵迫則庸夫可以致果寬則智士圭于求全勢應使然也廟堂容汚濫之臣艸野釀疾視之變然後武夫悍卒得荷戈而揚其烈茅土之錫有不得靳焉向使臺閣澄源百僚率職彼赳赳者何從受封爵哉武帝于毅之㓜嘆爲名臣然卒不能以彼易此此曲突徙薪所以不預救焚之坐者也畯實匪躬家聲克紹至乎末節微涉嫌疑然當其時王室內傾屏翰外替塞孟津而無土徒奉手而踸踔使得因王劉之隙而離之撫齊附晉亦足以披平陽之枝葉掘石勒之衿喉矣厥功未成厥志終晦君子傷之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文帝辟相府掾使蜀蜀饑表求振貸不待報輒行坐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議郎守廷尉六年號爲詳平坐校平吳功右王渾左遷河內太守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流致浸害表罷之除淮南相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迹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塡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僵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于事無晚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采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如左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剏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夌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感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分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法寬有由積之在素未可一旦直繩然宜漸出公塗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返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祚延無窮如或當

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臣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是以周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制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剏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衞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後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需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而衞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

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騖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刱造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已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陛下意在盡善故精事始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臣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官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則羣司遍得其人矣今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退免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

然則陛下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斷制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惟立法刱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其勢必愈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按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獄法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細過微闕謬妄之失人情所必有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近世監司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犯政而亂兆庶者類出富強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者在甚泰然後王誅必加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引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時政所失多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世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刱業之勳矣掃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屏藩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瞻仰遺迹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之足云若所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何不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初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是又上言曰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

違先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性類兇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今有廉士介者苟慮不守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兇奸亡賴之徒乎又令富者輸錢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衆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亡徒日屬盜賊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返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數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禁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割剝之痛而弗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勢理亦如之除惡塞原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已下已自杖罰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髠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僇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周禮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自非此族犯罪必刑政之理也暨至後世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速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則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于數赦政體勝矣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竟未施行而帝崩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爲三公尚書又疏論律令爲時所美久之轉吏部建九班之制欲使百官居職稀遷課能否明賞罰爲賈郭所格不行趙王倫欲加九錫頌獨拒議遷光祿大夫尋病卒論誅賈謐功追封梁鄒侯謚曰貞

段灼

段灼字休然燉煌人爲鄧艾征西司馬從破蜀有功封關內侯遷議郎武帝踐阼灼上疏追理艾帝嘉其意灼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農吏之中顯之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帝之知人矣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危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雖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兵馬解狄道之圍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乃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算成圖指授長策艾授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將士乘勢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巴蜀蕩定此又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功名以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很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爲陛下死矣灼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王者莫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

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衞將軍三王（太宰安平王孚司徒義陽王望衞將軍齊王攸）宜留洛中鎭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衞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云割地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葉分布漸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閑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王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倒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又陳伐蜀所募涼州兵馬羌胡健兒宜加封爵以崇國信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敍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意在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也臣伏自悼私懷自恨生長荒裔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遭運會之世値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二親早亡兄弟凋喪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終年嬰災慚日月之所養媿蒼昊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恨太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婁敬言漢取天下不與周同高祖感悟賜姓劉氏陸賈新語述敘前世田肯建計受賜千金此漢所以成帝業也今之言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也昔舜爲相堯崩喪畢避于河南朝覲訟獄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與之也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非天所與也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摩陂自以德同唐虞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于時羣臣莫有諫者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今諸王有立國之名無襟帶之實蜀地險遠歷世奸雄之所闚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意遠慮防微杜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譬之抱火厝薪臣之慺慺亦竊願居安思危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也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未信而言直陳古今已行故事詞義實淺不足采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疾痛增篤退念桑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地平天成功在重華之爲相也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禽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天下所以歸惡也太甲顚覆伊尹放之悔過反善殷道復興賴阿衡之盡忠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子孫承基二百餘年成帝委政舅家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至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害則王莽無緣乘勢託雲龍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維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賢大業詎可冀哉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姑息之詞四門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所以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

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論曰立言之體莫尊于章疏揆厥指趣公私判焉意主爲民立天下萬世之法者公也二傳之于農田劉毅之于選舉劉頌之于肉刑幾乎此矣若夫計在一朝安人主利後嗣其言雖美體則殺旃子雅之論封建可謂詳備然陳之晉代庸有冀乎積累若彼政俗如此雖封建盡善亂亦旋踵而起耳段灼硜硜所執益固然能援證古今羅列成敗使人主博觀而自取亦疏遠小臣納忠之一法也故附列于右詒規來哲云

晉略列傳六

晉略列傳七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少孤貧有器量好老莊與嵇康等爲竹林之游年四十始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夜蹴鑒起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去未幾而宣帝殺曹爽其後以中表見景帝景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累官尚書吏部郎封新沓子轉文帝長史與裴秀共定太子位武帝受禪進爵伯出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州俗薄士人好相掎摭莫肯推轂濤拔隱屈三十餘人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入爲侍中遷尚書母老辭職表數十上乃見聽母歿濤年六十餘居喪過禮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爲吏部尚書初典選者多臨缺乃推擇門望濤先甄別人才所堪各爲題目預儲之一缺輒有數人臨選并啓上上意定然後顯奏所用或非門望衆怪之久而才實稱乃大服偁山公啓事太康初遷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領選如故吳平悉去州郡兵大郡財置武吏百人小郡半之濤從大閱宣武場極論其事帝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從其後寇起長吏竟以無備不能禽制如濤所言天下大亂州郡兵亦旋復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專政多所風諫帝雖覺悟弗爲改因數以老疾辭位頻詔不許最後詔曰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乃強起拜司徒固讓以病乞骸骨敕斷表臥加章綬濤曰垂歿之人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卒贈司徒謚曰康舊第惟屋十間至不能容子孫帝爲之立室濤之爲吏部郎也嘗薦嵇康康爲書絕之詞甚慢及康遇禍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紹卒以薦起爲名臣晉初典選者盧欽以僕射侍中領吏部舉必稱才偁爲廉平欽字子若范陽涿人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欽仕魏至散騎常侍大司農吏部尚書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沔北都督入爲侍中僕射領選以清貧特賜絹百匹咸寧四年卒謚曰元後乃推濤濤後博陵崔洪亦慎舉用門無私謁洪字伯良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官至大司農嘗薦郤詵代己爲左丞詵以事糾洪洪曰吾乃輓弩自射詵曰韓厥戮僕趙宣偁賀崔侯何言若此洪益重之其後王戎始阿買郭選政弛焉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養于外家甚慧悟及長遲鈍質樸不爲鄉黨所重從叔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好騎射恆著韋衣入山澤中漁獵太原王乂獨奇之曰卿終至台輔然今未能免妻子飢寒常振助焉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爲己榮乎乃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還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不稱者舒襆被出臺曰吾卽其人也累遷鍾毓後軍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後朋偶不足以舒滿數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曰吾不足盡卿才如此射矣轉文帝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細務未嘗見是非至于興廢大事衆不能斷者舒徐籌之多出議表文帝甚重之每罷坐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出守宜陽滎陽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太康初拜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爲司徒舒有威德重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年老每偁疾左丞郤詵與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偁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太熙元年年八十二卒謚曰康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王壽之後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潔己無瑕玷歷官尚書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封循陽子鍾鄧伐蜀客有問寔者寔曰破蜀必矣而

皆不還客請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寔言泰始初進爵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伐吳之役以本官行杜預鎮南軍司還坐子夏受賂免頃之爲大司農又坐夏免復起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略曰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明賢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立百官之副具矣在朝之士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與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自魏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始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爭者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謗況不及孔墨者乎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官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必有勢者之所念非能獨賢也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還之無已不勝其任之弊發矣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毀退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甚易耳人臣初除皆通謝章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預選之矣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以至衆官莫不皆然必詳于停缺而令主者選之矣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于勝己能退身修己讓之者必多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則無由虛聲浮論不禁而自息矣元康中進爵侯累拜司空太保太傅太安初以老遜位後遭兵難歸鄉里惠帝崩赴山陵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寔懸車二十餘年（寔太安初遜位按永寧元年十二月改元太安距懷帝永嘉元年才五年耳而云懸車二十餘年者蓋謂寔年已九十一去七十懸車已二十餘年也）扶輿冒險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慇懃必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版詞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以侯就第卒年九十一諡曰元寔以儉素自持居無第宅奉祿贍親故而子夏以賄聞或尤寔不訓誡之寔曰凡我所行是夏所見身教不從言教何爲妻喪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所論衞輒祭仲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撰春秋條例二十卷寔弟智字子房官至太常著喪服釋疑論亦多所辨明云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魏時太常鄭袤舉爲博士時重老莊而峻潛究儒典明詩尚書晉受禪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終諫議大夫峻疾風俗趨競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治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士無爵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後叔孫蓋公之賤而曹相諮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十人漢廷無出其右而未嘗干祿釋之結韈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而意未滿功報而求不已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且爲弊也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

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三司上才元功國老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治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聖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陵上由水之趣下也始于匹夫行誼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弁心進取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臣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論曰山濤典選克舉其職魏舒雖無赫然之勳而進退綽綽劉寔之所論庾峻之所陳皆欲以退讓維風俗立意甚善而誕漫無要領夫下之從上也不惟其令惟其意退讓之君子與競逐之小人較若白黑甚易知也當時朝權所寄前則賈充荀勗後則楊駿王佑元康以還張裴賈郭彼皆乾沒嗜勢惟恐濡首而不滅頂者假令劉庾之說見諸施行適足以張朋黨標榜之翼供勢要劫持之具耳而欲使山林之士與朝廷之臣紛紛出入冀以轉移風俗不亦遠乎樹聲望懷止足其于燮鼎則庶幾矣

晉略列傳七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先世漢三公兄文宗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早卒女為武帝后生惠帝是為元后武帝寵幸胡貴嬪后有疾恐身歾之後貴嬪且正位固要帝帝為下詔申禁妾媵不得為正適以安之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咸寧二年立駿女為后是為悼后后既立駿自鎮軍司馬超居重位至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弟珧字文琚濟字文通並貴重通請謁勢傾天下天下謂之三楊貴嬪父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昏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動乃更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甚銜之（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所在有聲績泰始八年女選入宮奮大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子為南陽王友早卒故云咸寧二年為并州監軍破犯塞虜三年以左將軍都督江北五年以平南將軍伐吳出夏口有功累遷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弟烈字武玄伐蜀為將鍾會反與諸將皆為會所禁閉烈子世元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烈後為秦州刺史戰死萬斛堆本傳以泰始八年何楨破劉猛為奮事而無咸寧二年破虜事又云以降猛功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皆不合今從本紀）尚書褚䂮郭奕言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弗聽及帝疾篤駿侍左右輒易置用事者帝小閒覺之正色切讓命中書趣詔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且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駿恐從中書借詔觀之遂匿不與中書監華廙懼自索之終不與而帝疾益篤迷亂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即召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督中外侍中錄尚書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珧為尚書令衛將軍右軍督趙休上書曰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珧懼遜位）若止宿殿中則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杖出入詔成后對廙劭呈帝帝無言越二日帝崩駿入居太極殿將殯六宮出辭駿不下殿擁虎賁百人自衛普增羣臣位一等與喪事者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關中侯欲以悅衆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樹置親黨典領禁兵甥段廣張劭皆為近侍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專愎苛碎中外失望姑子蒯欽屢以正言犯駿或危之欽曰文長雖闇猶知無罪不可妄殺必疏我我得疏乃免死耳孫楚說駿曰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以庶姓專朝禍至無日矣弗聽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敢應命中外皆知其必敗而駿專愎益甚賈后之為太子妃悍妒以刃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知而大怒欲廢之太后為固請乃免不以告自誡勵之妃更憾焉及是后欲預政又不肯以婦道事太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者駿所輕也陰構駿于后后使中黃門董猛令肇報汝南王亮入除駿亮不敢發又報楚王瑋瑋然之求入朝駿素憚瑋欲徵之而不敢因其求入也許之瑋至駿出北軍中候王佑為河南尹以瑋代之禁兵屬焉觀肇啟帝漏夜作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段廣跪言于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力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帝不答駿居武庫南聞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曰是必奄豎為后設謀也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必震懼斬送矣駿素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因起白駿請入雲龍門察事勢且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便揖衆衆皆散走殿中兵至燒駿府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并親黨皆夷三族珧臨刑呼冤曰昔后始聘抗表自陳從古及今一族二后鮮不覆宗乞藏表宗廟以免身禍先帝見允事在石函張華可問也賈氏族黨雝諸楊促行刑焉濟歷征北將軍還太子太傅嘗從武帝校獵北邙山與侍中王濟俱著布絝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虎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駿促汝南王亮之藩濟驟諫駿

遂疏濟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徵還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幸免耳否恐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何須避也人臣不可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引宗室之重以爲援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然竟不免

汝南文成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魏時以左將軍監豫州轉鎮西晉受禪封扶風王督關中秦州刺史胡烈敗死坐失救免頃之拜撫軍將軍進衛軍加侍中咸寧三年特拜宗師職訓導宗室本官如故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督豫州鎮許昌太康三年以太尉錄尚書代齊王攸領太子太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以侍中大司馬假黃鉞爲大都督出鎮許昌督豫州未發帝大漸詔復留輔政駿匿詔促發俄而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斂哀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或告駿亮還延不行且舉兵駿懼使其甥張劭與司空石鑒以作陵兵攻之劭欲發鑒持不可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公尊親爲朝廷所歸仰公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乎亮不能從夜馳赴鎮及駿敗徵爲太宰加殊禮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衛瓘並錄尚書論誅駿功濫賞以悅衆既而專勢自用頗失時望傅咸諫不聽楚王瑋自負誅駿功好立威東安公繇亦以誅駿功進爵爲王恃賈后干政亮惡而憚之入繇兄東武公澹之譖廢繇徙帶方又欲奪瑋兵遣與諸王並之國舉朝皆以爲不可獨衛瓘助之瑋乃承后指誣亮瓘有廢立謀奉詔廢亮瓘而擅以兵圍亮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至是詔書可得見乎莫應長史劉準曰此必詐也府中俊乂如林何不戰亮弗許被執嘆曰我心可破示天下也時大熱兵人坐之車下交扇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殺瑋誅追復爵位謚文成喪葬如安平王故事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太康末徙楚以平南將軍出督荆州轉鎮南武帝崩入朝因留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與誅楊駿瑋少年果銳多立威朝廷忌之亮瓘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怒舍人岐盛素無行瑋昵之瓘等惡之慮致媒孽將收盛盛知之遂與長史公孫宏謀矯僞瑋命因積弩將軍李肇譖亮瓘于賈后后使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令長沙成都屯宮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詔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恐事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矯僞受詔都督中外召三十六軍在直衛者嚴警備在外營者相率詣行府從討亮瓘又矯詔使亮瓘上印綬之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不奉詔軍法從事遂收二公殺之岐盛說瑋因兵勢幷除賈郭匡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瑋遂被執其日大風霹靂瑋臨斬出懷中青紙詔流涕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乃更得罪乎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竟斬之宏盛皆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予得衆心被害時年二十一士卒莫不霣涕百姓爲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謚曰隱賈后先惡亮瓘又忌瑋故以計相次除之二王死賈后益橫圖危太子

愍懷太子遹

遹字熙祖母謝玖本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遣敎房室遂有身賈妃妒之求還西宮生遹遹之爲太子謝拜淑媛遹廢與禍遹見害贈夫人遹早慧武帝愛之恆置左右嘗與諸皇子戲殿上惠帝朝執諸弟手次至遹武帝曰是汝兒也乃止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從觀豕牢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撫其背顧

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也封廣陵王以劉實爲師孟衡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太子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使大臣子弟與游處諸少年羣聚相習爲不說學師傅益疏而賈后亦忌太子有令名密敕黃門媚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自拘束見太子怒則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保林蔣氏生男則勸太子隆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器太子從之日弛慢或廢朝侍恆戲後園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忤犯者手捶擊之月請錢五十萬探取二月以供嬖寵猶不足令賣西園葵菜藍子雞麪洗馬江統諫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憂之規太子太子使人以鍼著錫所常坐氈中刺之賈充養孫韓謐嗣爲魯公貴幸無與比謐母午后女弟也出入宮掖充妻宜城君欲聘午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午及后皆不聽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知衍長女美而后爲謐聘之太子心不能平詹事裴權曰謐幸于中宮一旦交構事何可量宜謙屈以結之不用宜城君將歿戒后護持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我死勿復聽入后妃傳武元楊后母趙氏早卒后依舅家及爲后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于後宮爲夫人此日勿聽入意武帝崩後粲已歸母家更依託賈氏也后不從更與粲午謀陷太子詐有身取午小子慰祖養之謀廢太子而立慰祖謐言太子畜私財結小人爲后故一旦居大位且依楊氏故事后然之數暴揚太子過失以風動中外中外咸知后欲危太子矣中護軍趙俊說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求王爵弗許則爲禱祠以求福后知之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賜酒棗逼令醉使黃門郎潘岳作爲太子禱神之文授以草藁逼令書之太子醉書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御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青紙詔以太子書示羣臣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太子書曰陛下宜自了不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埽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祀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羣臣聘貽莫敢言張華裴頠請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手書無大異而后匿傳書者不出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杖送金墉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從考竟謝淑媛及保林蔣俊明年正月閻纘上書訟太子曰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圃之孫也僑居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有司被清議沉廢十餘年纘無怨色事母愈謹母意解更移中正得復品爲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棄官要故吏潘岳等共營葬武陵王澹將表罪之衆逃纘獨成墓而去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樂平鄉侯至是輿棺詣闕上書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師傅羣吏率取膏粱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昔戾太子稱兵拒命而田千秋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謂宜重選保傅置游談文學皆取寒門孤宦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親事君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師傅文學十日一講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庶幾可全昔太甲思庸爲殷明王魏文懼廢夙夜自祗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家丞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卒以孝謹聞于天下孟軻有云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

言年四十未有太子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爲臣卜
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
難忘惟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于是賈后使黃門自
首欲與太子爲逆更幽許昌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王衍表請
離昏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雖非中宮所生奉事
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
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閔
表乞國家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
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
宮發疏云天教欲見汝卽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
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往空屋中坐須
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
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使飲酒啖棗盡
鄙素不飲酒卽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
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
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
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不肯飲中
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
飲一升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
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
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覆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
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衍不敢言上妃歸
父家劉聰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妃拔劍拒屬死左衛督司馬雅宗室疏屬也與常從
督許超殿中中郎士猗等並有寵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
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不服而公奉事中宮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
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于倫倫深納焉計既定秀說倫
曰太子爲人剛猛得志必肆其情明公素事后今雖建大功于太子
太子雖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于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免罪
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卻期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
子報讎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閒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
后聞之果懼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使黃門孫慮齎至
許昌太子恐見毒恆自煑食于前慮毒不得進告劉振振徙太子小
坊中絕不予食宮人猶于牆壁上過食食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
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廁上呼聲聞于外太子死時年
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后表用廣陵王禮及后廢死乃誅劉振程據
孫慮等冊復太子謚愍懷帝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
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喪許昌葬顯平陵喪發許昌大風雷電幢
蓋皆飛裂帝追感閻纘言立思子之臺彪字道文永康元年卒追封
南陽王臧字敬文立爲皇太孫纘復上疏曰臣前訟太子精誠無感
竟使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昔漢武用望氣
之言欲盡誅獄囚丙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呂后臨朝周昌相趙
三召其王而昌不遣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皆已夷族
誰復敢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田叔孟舒髡鉗隨王
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
太子得如丙吉拒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
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頗聞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
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則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
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復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耳
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以後諸有興廢倉
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田叔
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詹事裴權用心懇

惻舍人秦戢數上啓諫如權戢輩及司隷所奏諸敢拜辭于道路者謂宜明詔稱揚使微異于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旣簡于恩亦疏易致嫌構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匹夫萬幾多事故闕私敬爾今主上臨朝太孫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制朝廷善其忠烈擢守漢中趙王倫簒位太孫廢爲濮陽王尋被害追謚曰哀臧之立爲太孫也桑復生于西廂及廢桑復枯尙字敬仁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薨謚曰沖惠帝遂無後

論曰泰始卜世探策得一何其神也三國分爭天下苦兵革久矣吳平六合爲一銷鋒灌燧與之休息于時民氣未動雖以庸主臨之猶足緜延數世使非潰其腹心絶其膽係雖復五胡倔彊于下八國矜豪于上亦安能一敗塗地至于此極哉公閭首反天常明行弑逆后世凶德作嬪皇家摧外戚若拉枯屠貴公同割炙愍懷睿質見惑誦言天意人事可爲深悟者矣闇纘疏賤小臣再陳宏議雖無補于當世允垂鑒于來茲味其立言足砭頑懦好學深思知人論世之士將何說焉

晉略列傳八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太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博學多通同郡盧欽器之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郡薦太常博士欽言諸文帝累官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潛謀伐吳朝臣多不同惟華贊之及出師以華爲度支尚書吳平封廣武侯增邑萬戶自漢桓帝時置祕書監掌東觀圖書及晉幷入中書損益禮儀草定詔誥皆屬焉華爲中書令實掌其事監荀勖深忌之平吳之役勖助賈充沮大計帝卒任華勖忌益甚會帝問華可託後事者華對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忤上意勖因閒之出爲幽州都督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二十餘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並遣使朝貢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華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于帝恢弟紞勖之黨也有寵而憾華帝嘗從容論魏晉事紞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死罪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威其名器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向使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其權勢納諸軌物則亂心何由生哉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言宜思堅仌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屏左右使極言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太廟屋梁壞免官以列侯奉朝請惠帝立起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爲楊駿所忌元康改元駿誅將廢太后華諫不從楚王瑋既承賈后意殺太宰亮太保瓘其下說瑋因兵勢遂誅賈郭瑋猶豫未決華使中黃門董猛說后曰楚王誅二公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罪誅之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華夜白帝曰瑋矯詔害二公將士從之謂出上意尒可遣騶虞幡解之瑋兵果散以功拜右光祿大夫賈后欲任華以政問裴頠頠贊之加侍中中書監華彌縫匡救數年之閒天下無事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后雖凶妒亦知敬焉進封壯武郡公六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十年后謀廢太子太子左衞帥劉卞以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公更有疑于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何如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帥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卞言泄飲藥自殺后誣太子大逆帝會羣臣式乾殿出示太子手書欲誅太子華及裴頠固爭得免死廢爲庶人初趙王倫及其嬖人孫秀與華有隙倫將廢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華拒之雅怒是夜難作華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倫將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僞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林曰諫不從何不去華不能答遂斬之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時年六十九倫秀伏誅追復爵位倫秀誅齊王冏執政摯虞致箋于冏曰閒于張華歿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于幽冥歿而後彰云云冏奏訟華頗及解系解結歐陽建竟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乂求復爵位太安二年詔曰華以伐吳之勳受爵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遺使弔祭之華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未嘗不咨嗟偁詠爲之延譽陸機兄弟自以吳中名家入洛不推

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其德範致師資之禮華亡爲誄又作詠德賦以悼焉華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取正華本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時有人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所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

論曰華以才智功名見忌荀勗既退免矣乃復起家任政終以附賈致敗然而元康以來中間八九年天下無事民之飽食安居獲妫牖下者蓋已多矣華雖湛族舉世賴之

裴頠

裴頠字逸民秀之子也襲父爵鉅鹿郡公起家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立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將誅楊駿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遇公西掖門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委軍而去詔頠領左軍屯萬春門駿死論功封子該武昌縣侯還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作鐘磬備郊廟朝饗禮樂以終父勖之志賈后母郭槐頠從母也頠以姻婭見任然恐后亂政常力持之太子不得于后頠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淑媛位號增置後衛帥吏給兵三千于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職輒固讓博引古今成敗爲鑒戒詞甚切至后既不可諫乃與司空張華后族弟侍中賈模謀廢后立謝淑媛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意吾等專行之上心不安且諸王方剛必長異議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幸見信勤陳禍福之誡冀無大悖庶可優游卒歲耳謀遂寢后妃傳云模欲廢后王衍不從而止頠旦夕說后母令戒后親太子遷左僕射侍中如故賈模卒使頠專任門下固讓不許或謂頠曰君可言當盡言言不從當去二節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卒死趙王倫之難時年三十四惠帝返正追復本官謚曰成初頠疾時俗放蕩不尊儒術自何晏阮籍負高名廢禮法以至王衍之徒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轉相放效風教大壞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以爲有形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爲己分則無乃有之所遺賤有者外形忘禮虧士行壞朝政故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養既有之化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王衍等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及禍初平陽韋忠以孝行偁秀命頠造焉頠爲僕射數言忠于華華辟之辭疾不起或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豈大丈夫所爲哉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裴秀弔而異之歸命頠造焉服闋遂廬墓側頠數詰之皆託故不見太守陳楚命爲功曹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忠冒刃伏楚身上泣曰韋忠願以死代既被五矢賊義而舍之負楚以歸後爲劉聰鎮西大將軍討羌戰死裴常有心託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于時賈郭當道政以賄成張裴雖頗有所匡救然卒莫能革也南陽魯褒作錢神論褒字元道隱姓名作論疾時者共傳其文高平王沈作釋時沈字彦伯少有俊才而家世寒素爲時豪所抑仕止郡文學吳郡蔡洪作孤奮論洪字叔開官松滋令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惠帝元康二年歲在壬子皆以刺譏當世讀者莫不太息焉

晉略列傳九

晉略列傳十

八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始封琅邪徙封趙武帝時爲鄴督元康初還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關中前在琅邪得小吏孫秀嬖用之大失關中和氏羌盡反爲雍州刺史解系馮翊太守歐陽建所劾代以梁王肜肜字子徽倫之兄也恭慎無才能太康中自青徐監軍進征西將軍督關中已而徵爲衛將軍錄尙書至是代倫且使誅秀秀使辛冄逆說肜且致賂焉乃免倫入用秀策諂事賈后更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因求錄尙書張華裴頠不許求尙書令復不許倫大慍恚愍懷太子之廢也倫領右將軍肜亦徵入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太子所厚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廢后復太子慫倫貪且執兵可假以濟事因秀說倫倫納之遂結通事令史張林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華林令駱休爲內應約定秀縱反間脅后殺太子太子死雅超悔俑疾秀復結右衛佽飛督閭和于是倫肜共矯詔使齊王冏入宮廢后冏字景治攸之子也仁惠好施振有父風攸薨嗣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以母故素怨賈后故倫使之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奉帝出幸東堂復入宮收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后曰詔不當從我出邪行經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冏起事者誰也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既殺后以肜爲太宰轉冏游擊將軍冏意不滿秀覺之出爲平東將軍當爲豫州都督史文不具鎭許昌倫自爲相國督中外四子荂馥虔詡並典兵秀爲中書令相國司馬右衛帥倫庸下四子亦劣皆受制于秀秀益橫所殺張華裴頠及賈郭之黨潘岳等數十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爲奇童辟公府舉秀才授河南令鬱鬱不得志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以刺山濤濤領選故也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妨農事且爲姦婬亡命所依湊敕除之十里置一官樆守以老小貧戶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岳以爲不便行旅議罷之調尙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引爲太傅主簿駿敗除名選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常侍賈謐之力也岳性輕躁趨勢利自以沈滯日久故諂事賈謐共構陷太子其母數誚之岳終不悛初岳父芘爲琅邪內史孫秀以小史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及秀爲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遂與石崇圖秀見殺夷三族淮南忠壯王胤起兵討倫不克死之胤字欽度惠帝弟也始封濮陽太康十年徙淮南以鎭東大將軍爲揚江二州都督方入朝而太子廢朝議將立胤爲太弟未行而倫廢后進胤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胤性沈毅深爲宿衛將士所敬服知倫有異志密欲誅倫倫懼轉胤太尉外示崇禮實奪其兵胤俑疾不拜倫遣御史以詔逼胤且收胤官屬胤視詔秀手書也大怒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衆從之將入宮倫黨尙書王輿閉東掖門以拒之因圍相府太子左衛帥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應胤胤所將皆淮南奇才劍客殺倫拒戰者千餘人徽結陣承華門內乘高射倫府矢雨下倫官屬皆隱樹立樹中數百箭自辰至未未決徽兄中書令準說帝遣司馬督護伏胤率四百人以騶虞幡出解鬥實欲助胤通鑑作白虎幡胡三省注白虎幡以進戰非解鬥也蓋以解鬥愚帝按騶虞白虎黑文恐是一物今從胤傳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胤胤許之詐舉空版俑詔助胤胤不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虔所害夷滅者數千人及倫敗乃贈謚焉于是倫自加九錫以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秀子會尙帝女河東公主張林等並居顯要還王輿爲左衛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等所隱匿又萬餘人起東宮三門四角樓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入居之秀使巫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因立宣帝別廟北邙山而爲帝作禪詔使義陽王威奉冊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副之禪位于倫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率甲士嚴殿中張林等屯諸門義陽王威駱休奪帝璽綬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張衡衛守之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大赦改年建始以子荂爲太子馥虔詡皆王太宰肜改號阿衡孫秀爲中書監驃騎

儀同三司張林等皆列卿大將裂大封奴卒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秀尤尊寵用事倫下詔不合秀意者秀輒改之秀或自書青帋為詔倫弗能禁也張林為衛軍怨不得開府以書與荂言秀專荂白倫倫示秀秀殺林雉入太極殿上自東階驅之入西鐘下有頃乃去得異鳥殿上不知名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錄小兒并鳥置牢室中旦失所在倫目上有疣時以為服劉者厭倫也已而三王兵起齊王冏起許昌成都王穎起鄴河閒王顒遙應之關中倫之始簒也進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安其意冏與王戫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冏恐事泄使軍司管襲殺穆送首于倫部署已定乃殺襲起兵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皆從之遣使告穎顒及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移檄征鎮揚州刺史郗隆持兩端參軍王邃斬其首送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合衆始平以應冏顒長史李含勸顒附倫顒使其將張方斬奭首送倫冏使至又執送倫倫徵兵顒遣方赴倫至華陰聞二王兵盛乃追方還更應二王冏檄至倫秀懼使東平王楙督張泓孫輔徐建等分出延壽堮阪成皋三關以距冏使許超等度河北距穎倫子虔率衆繼之使巫祝揚言宣帝方助諸軍破賊使人詐稱仙人王喬降嵩山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泓等與冏戰陽翟南連勝冏軍退屯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度穎戰不利泓乘勝進臨穎冏復縱輕兵擊之泓軍未動而孫輔徐建軍夜自亂潰歸洛陽宣言泓等已歿齊王兵盛不可當倫大震遽召虔超還時超已敗穎軍于黃橋矣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元康初賈謐無禮于太子穎叱之自車騎出為平北將軍鎮鄴進鎮北大將軍倫簒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至是討倫以盧志鄭琰為長史程收和演為司馬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並率兵從督護趙驤石超為前鋒至朝歌衆二十餘萬遇許超于黃橋驤敗死者八千人穎欲退保朝歌用志策使彥助驤復進亦會倫軍退遂至溫倫既審知泓軍實勝則使太子詹事劉琨持節督許超戰溫南湨水上既退復進士氣沮惑又恃勝輕驤遂大敗退保河上琨燒斷河橋欲以拒穎穎軍乘勝遂度河泓軍亦敗保陽翟倫秀大懼不知所為或欲收餘兵復戰或欲南走宛就孫旂孟觀或欲東入海計未決倫黨王輿攻殺秀入宮逐倫並其四子幽之汶陽里第迎帝返正穎入都使驤等助冏斬泓陽翟冏乃得入冏軍數十萬頓通章署旌旗器械震京師拜大司馬加九錫穎營太學入朝帝勞焉拜謝歸功于冏請歸藩既陛辭不復還營遂出東陽門使人謁太廟且辭冏冏大驚馳送及于七里澗穎住車流涕言別惟憂太妃疾苦不及時事詔就鄴加殊禮九錫並讓不受進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將佐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皆封開國公侯穎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日久百姓多創痍乞差車發河北米十五萬斛振救之自造棺八千餘枚備衣服祭器斂黃橋戰士骸骨葬之樹枳籬為塋域作都祭堂刊石立碑紀赴義功使亡者之家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命河內溫並埋倫卒死者萬四千餘人當是時成都王賢名動天下穎貌美而神昏既得時譽乃疏長史盧志而任嬖奄孟玖卒至于敗彤之初為太宰也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倫乃省司徒置丞相以授彤彤亦知之固讓不拜倫簒改丞相號阿衡乃受之至是復以太宰領司徒且為宗師則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詔遣賜倫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誤我者孫秀也及其四子皆死倫黨張林先為秀所殺秀許超士猗孫弼孫奇謝惔駱休王潛殷渾為王輿所殺張衡閭和孫髦高越伏胤皆斬東市義陽王威亦伏誅諸將典兵者咸敗死蔡璜降冏于陽翟還洛自殺孟觀孫旂相繼族王輿以返正功獲免後謀殺冏死焉百官污染者多退免惟彤為太宰明年乃薨（博士蔡克議謚曰靈久之改謚曰孝）冏既當國驕甚居父攸故宮日事興作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

度倖西宮不入朝堂坐受百官拜意所欲予符敕三臺選用以何勗為中領軍委心膂五公五公者冏功臣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也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收殺之有白頭公入冏府大呼言兵起不出甲子旬又殺之南陽處士鄭方自偁荆楚逸民上書諫冏曰方聞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一失也大王檄命當使骨肉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大王不以為念三失也民窮勞苦不聞振救四失也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今又食言五失也冏含忍優答之主簿王豹上牋曰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事勢使然非為輒有不善也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昔武王伐紂封諸侯為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俊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矣未報豹重牋曰書御以來十有二日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與周公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吸豈復宴然得計生全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及也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

既不用豹策遂奏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東曹屬孫惠勸冏歸藩冏不納（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赴冏義以功封晉興縣侯諫冏不納辭疾去冏敗為成都王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善陸機機死改姓名遁去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以為記室參軍累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功封臨湘縣公元帝之使甘卓攻周馥惠應卓馥敗走而元帝用何銳為安豐太守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有所推惠自嫌非南朝所授常懼讒毀因大恐攻殺銳走死蠻中）冏以顒本附倫銜之顒亦自疑見責翊軍校尉李含顒之黨也與冏參軍皇甫商有隙（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自恃豪族以含寒門欲與納交謂必欣然而含更距卻商恨焉諷州以短檄召為門亭長以辱之郭奕為刺史聞其賢下車擢別駕尋舉秀才薦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五品祗兄中丞咸上表理含不聽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含有文武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請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轉長史齊兵起而顒初不同含之謀也初皇甫商亦為倫所任倫敗詣顒顒厚待之含諫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而商為冏參軍夏侯奭兄亦在冏府侮奭立義為西藩所枉殺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出奔顒）出奔長安詐云受密詔使顒討冏顒從之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陰槃前鋒次新安去洛百二十里上表罪狀冏請敕長沙王乂廢冏歸第而徵顒入輔冏大懼會百僚謀之尚書令王戎（本紀作司徒誤也）司空東海王越說冏曰公誠有大功然賞不及勞故致攜貳若以王就第兵可罷也葛旟怒曰行賞未徧責在三臺讒言僭逆當共誅討柰何令公就第自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乃遣董艾襲乂乂馳入宮閉諸門艾陳兵宮西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本傳乂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長沙傳云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按乂方閉門無緣燒門今從通鑑）又遣黃門令王湖（王湖仍舊文从水與後王瑚未知是一人否也）盜騶虞幡倡言長沙王矯詔乂奉帝屯南止車門督兵討冏亦放火燒冏府戰自夕達旦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藉凡三日而禽冏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牽出斬于閶闔門外三子幽金墉餘黨皆族停冏尸西明亭三日（光熙初復本封永嘉中追謚武閔）李含聞冏敗引兵還長沙厲王乂者武帝第六子楚王瑋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拜員外散騎常侍武帝

崩瑋來奔喪諸王迎諸路乂年十五獨先詣陵所涕泣以俟賈后矯詔使瑋收亮瓘乂以步兵校尉守東掖門騶虞幡出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也瑋誅坐貶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果斷有才力甚得士心三王起乂率國兵爲穎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開府復本封冏專政乂嘗因拜陵說穎入輔顒知之故請救乂廢冏欲俟冏殺乂而己誅冏因廢帝而立穎至是討不行會朝廷以李含與秦州刺史皇甫重不協徵爲河南尹重字叔倫安定朝那人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永平中爲秦州刺史冏執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敗又爲乂參軍含與皇甫商不平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必不爲人用可表遷內職因其至長安而殺之重知其謀露檄上尚書言含挾顒爲亂集隴上兵討之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兵連不解而顒攻乂則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圖乂重弟左將軍商知之以告乂乂誅含等顒遂結穎發兵反顒字文載安平王孚之孫也初襲父瓌爵太原王咸寧三年徙封河間元康九年以平西將軍代梁王肜鎮關中論起義功進位侍中太尉反以除后父羊玄之及商爲名冏之敗也穎遙執朝權事無大小皆就鄴咨穎恃功驕恣甚于冏憚乂在內故與顒謀而攻之顒將張方自函谷而東是時張昌反荊州穎表征之會昌爲劉弘所敗穎還軍應方又悉發國兵命陸機爲都督共逼京師詔以乂爲太尉督中外乂使商西禦方宜陽自奉帝東討穎九月敗穎前鋒牽秀于緱氏而西師爲張方所襲破方遂燒清明開陽門入京城死者萬計十月乂奉帝還與方戰城中方衆望見乘輿小却遂敗方西明門斬首五千級帝還宮乂繕完城守穎將石超助秀焚緱氏進及東陽門乂奉帝討破之機來助超大戰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以數千騎繫戟于馬突機陳斬其將馬咸大破之追覆其軍七里澗斬大將賈崇等十六人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年二十而吳滅里居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薦機公府累遷殿中郎趙王倫相國參軍預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冏疑機草九錫文及禪詔收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戍邊遇赦免時中國多難南士顧榮戴淵等因致書勸機還吳機負才求進既感穎恩又見穎推功歸藩盛有時譽遂委身焉自參軍授平原內史太安二年爲都督督王粹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攻乂機羈宦畏懼諸將固辭都督穎不許臨戎牙旗折戰于建春門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穎收斬機初奄人孟玖及弟超有寵于穎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百餘騎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請誅之不聽超宣言機持兩端還書告玖及戰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戰歿玖疑機陷之遂譖機貳于長沙牽秀等共證之故及孫拯力白機冤死獄中乘勝攻方又大破之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爲成今我出不意更前作壘此奇策也遂夜潛逼洛陽七里作壘乂屢勝輕方壘成而後攻之不利皇甫商既敗于宜陽奉帝手詔爲閉使詔其兄重以秦州軍討顒行至新平爲顒所執殺時游楷韓稚等方攻重詔楷等罷兵而進重軍討顒商已潛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恨商以告顒顒捕得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顒遣御史宣詔降之重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殺矣重失色立殺騶語已泄城中知無救共殺重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戰長安中爲馮翊太守張輔所敗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俊宗妻黨也有內寵童僕放縱爲民患輔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轉山陽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糾劾無所避梁州刺史楊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僻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秀知輔雅正不之害也河間長沙構難乂詔劉沈討顒沈字道真燕國薊人少仕州郡博學好古衛瓘辟爲掾領本邑中正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世多偁之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留爲軍司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討昌顒不發府兵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奪其衆長沙王乂令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至是沈奉詔討顒檄七郡及守防諸軍馮翊甲士得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兵鄭爲東軍聲援聞兵起還據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好畤夔敗顒懼退入長安呼方自救沈度渭而壘顒兵出邀輒不利沈乘勝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入長安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後軍來遲張輔時爲馮翊太守以兵救顒橫擊沈軍于府門博父子皆死澹被禽顒奇其壯勇欲活之不屈死沈軍遂敗還屯故營張方至軍驚潰顒執而數之沈曰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豈能違君父之詔量強弱圖苟全乎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分也顒怒鞭之而後殺之德輔之救己也以爲秦州刺史金城太守游楷亦以救顒功轉梁州楷未之官而輔涖州楷以均刺史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以立威而召隴西太守韓稚稚欲拒之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攻輔輔與戰遮多谷口軍敗封尚帳下督富整斬輔輔嘗論漢書不如史記管仲不如鮑叔魏武帝不如蜀先主樂毅不如諸葛亮云初穎使人刺乂爲乂所殺而朝廷以爲乂穎兄弟宜可解使王衍石陋說穎令與乂分陝居穎不從乂既數敗二王軍以書誚讓

穎穎復書責乂兵遂不解穎軍前後死者六七萬人張方以爲都城
終未可克欲還然城中糧乏士卒飢疲十二月殿中諸將及三部司
馬密與左衛將軍朱默謀夜收乂別省逼東海王越啓帝免乂官越
字元超高密王泰之子也討楊駿封侯更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
領中書監諸將既收乂越亦慮事不濟遂請廢乂送金墉乂在圍城
中祗金革均勞苦事上無失禮故士卒雖飢疲實無叛意及廢上表
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
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
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安臣亦何恨恐徒快凶人無益陛
下耳城既開諸將見二王兵力有限追恨乂功垂成被廢復謀劫出
之越長史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炙殺乂而去三軍之士皆爲垂涕
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獨故掾劉祐步持喪車送之哀感行路初
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曰我截齊便去耳洛中謡曰著布袙腹爲
齊持服未幾冏敗又謡曰草木萌芽殺長沙至是乂亦見殺穎旋鄴
表進顒太宰大都督顒自關中表廢羊后及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
丞相如故制度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罷宿衛兵屬相府
更以國兵入衛越偁疾遜位不許加守尚書令乂之死也故將上官
己等既傷之穎又修夙怨多殺殿中將士于是右衛將軍陳眕殿中
中郎逯苞成輔及己等奉帝討穎推越爲大都督穎拒戰王師敗績
于蕩陰侍中嵇紹死之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父遇禍靖居私門山濤典選薦之且謂紹曰爲君思
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起家秘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出爲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黄門侍郎侍中賈謐
求與友紹不答謐誅紹以同省不阿比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簒位爲侍中惠帝返正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
害議者追理其事欲復華爵紹駮之河間成都兵至乂拜紹平西將軍乂廢復爲侍中穎免紹官爲庶人越奉帝北征復紹位馳詣行在
端冕衛乘輿被害帝入鄴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乃還本國穎
下寬令招之不應幽州都督王浚并州都督東嬴公騰不附穎穎使
幽州刺史和演圖浚浚殺演穎徵浚浚遂發兵屯冀州與騰及烏桓

羯朱攻穎穎遣王斌石超李毅拒戰而敗穎懼使劉淵發五部兵淵
遂反穎奉帝奔還洛張方先據洛遂挾帝及穎西入長安顒執政廢
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太弟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于是東海王越
起兵西迎大駕張方說顒曰方所領兵猶十餘萬請送大駕還洛使
成都返鄴公留鎮關中方爲公北討浚等天下尚可小安顒慮事大
難濟不許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既而越使范陽王虓爲豫州徙喬
冀州喬怒不受代攻走虓列上尚書罪狀虓黨穎川太守劉輿輿字慶孫
輿弟琨並爲尚書郎有名當世素侮孫秀趙王倫擅政秀用事黜之而輿妹爲倫世子荂妃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東海王越
兵起范陽王虓應之以輿守穎川河間王顒檄喬攻許昌以除輿兄弟爲名顒因假喬節進喬鎮東大將
軍穎之被廢也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以石勒爲軍鋒
起兵迎穎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河北都督統石超樓褒王闡諸軍
據河橋以助喬初西臺以越爲太傅與顒夾輔朝政越讓不受中尉
劉洽勸越發兵備穎越從之遂起兵兵起而東平王楙懼以徐州讓
越越以楙領兗州使弟平昌公模爲北中郎將鎮鄴高密王略先督
青州東嬴公騰先督并州兄弟四人各據方任自選刺史守相朝士
多赴之而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令皆就國越倡義迎帝率三萬人
次蕭劉喬子祐者故長沙王掾步送乂喪車者也淡怨越虓又欲奪
喬州故喬受顒命使祐拒越敗越兵蕭西越不得進虓敗奔河北劉
輿兄弟爲乞師于王浚且說冀州刺史溫羨以州讓虓虓得冀州兵
又得浚所遣鮮卑烏桓八百騎遂度河助越敗祐于譙越進屯陽武
穎所督皆敗走或死或降顒益懼使張方親將郅輔斬方首送越以
和方河間人世貧賤以材勇得幸于顒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領京兆太守山東兵起方統步騎十萬屯霸上顒聞喬敗大
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
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顒既先納繆播之說因使召輔垣迎
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詞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尒尒不然不免輔入顒問之曰
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尒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尒于是使輔送書于方輔既爲方所昵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

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東兵至顒又殺輔越不聽顒使刁默距東兵于湖東兵聞方死益
奮入關顒使馬瞻等拒戰霸水又敗顒逃太白山中越兵奉帝還洛
留梁柳守關中瞻等出詰柳柳納之瞻襲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復
迎顒入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起義討
顒斬瞻邁越將麋晃復入關斬顒將牽秀于鄭縣秀字叔成祖招魏鴈門太守父嘉魏
關內侯叔父弘涼州刺史死邊事秀豪俠有隽才以新安令爲崔洪石崇所薦遷博士歷衛瓘司空從事中郎張華長史尚書爲顒將從
入關顒拜平北將軍顒保城而已穎之敗河橋也復西奔長安未至而方誅不
敢前帝還洛乃自華陰出武關趣新野欲歸本國蜀地爲李特所據惠帝僑置成都郡
于南郡以爲穎國　詔收之棄母妻與二子奔朝歌欲就公師藩時模已移鎭
許昌虓鎭鄴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虓幽之無何虓薨劉輿以穎
素爲鄴人所附祕虓喪不發僞爲臺使稱詔殺穎虓鎭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
虓薨越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越信而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鎧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軍國自潘滔以下
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了若指掌越大悅以爲左長史越誅朝臣及使劉琨鎭并州輿之謀也病指疽先越卒懷帝永嘉初
詔徵顒顒應命南陽王模平昌公進封使人要于路扼殺之新安車中于
是諸王作難者皆盡惟越存焉以太傅錄尚書倫之敗也冏入京師
平原王榦以百錢賀冏曰汝能舉義甚善雖然大功難居不可以不
愼冏輔政驕蹇榦往詰之冏迎拜榦弗止直入踞冏牀不命冏坐曰
汝勿效白女兒白女兒者榦意謂倫倫柏夫人出也冏遇禍榦哭之
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是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及越迎大
駕初入洛往視榦榦弗納越駐車良久乃使人謝遣而自于門隙闚
之當時莫能測也懷帝初立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者清河王覃之
舅而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
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遠思伊
霍之舉以寧社稷乎時議多以惠帝暴崩爲越意故越怒立叱左右
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躬因表除三族之法既而帝數親覽萬幾越愠悉將士出鎭許
昌督兖州刺史苟晞冀州刺史丁紹破汲桑走石勒潘滔說越自領

兖州從之轉晞青州朝廷詔越爲丞相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
州越辭丞相徙鎭鄄城矯詔收故太子清河王覃付金墉尋害之王
彌反東萊至是入許昌遂寇京師越使左司馬王斌以五千人入衛
鄄城自壞越惡之徙屯濮陽又徙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延及帝
所親朝臣繆播等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爲高密王泰祭酒累遷太弟職中庶子越將起兵以播父故吏而播弟右衛帥
胤顒前妃弟故遣播胤共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分陝爲伯顒素敬二繆將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懼誅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
強奉天子以號令天下天下孰敢不服柰何屈于人顒猶豫未有所決方惡播爲越游說陰欲殺之越兵盛顒懼播因說顒斬方以謝
山東帝還洛播從胤拜南陽太守前守衛展不受代亦還洛太弟立是爲懷帝以播爲侍中中書令胤爲太僕與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
史令高堂沖黃門侍郎應紹北掌機密越懼爲己害因入朝并害之解兖州牧領司徒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殿中武官多封侯出者略盡更以何倫王景爲左右衛領
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越既失時望在內不自安石勒方縱橫兖豫
間乃戎服入見請自出討勒鎭集兖豫以援京師帝曰逆虜迫郊畿
王室唯公是賴豈可遠出以孤根本越不從發羽檄徵天下兵而自
率甲士四萬東屯項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與倫等共
守京師以行臺自隨王公卿士從者甚衆詔加越九錫越既出鎭所
徵四方兵莫有至者揚州都督周馥上表曰不圖厄運遂至于此戎
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
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
平夷東南爲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東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
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漕運四通無患空
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
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
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駝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
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
力以啓南路還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
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殞猶生之願不

先白越越大怒使攻之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起家諸王文學累遷吏部郎選舉精密惠帝幸鄴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衞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縱暴與司隸滿奮謀誅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東海兵起遷司隸校尉督諸軍于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代劉準爲鎮東督揚州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封永寧伯馥以越專擅衆自衞洛陽兵食寡缺數逼戎寇上書請遷都壽春越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率兵先進越令碩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元帝遣甘卓郭逸攻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叛馥應卓馥衆潰奔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廬江往壽春依馥馥敗譚歸江左元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罰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惲等恣橫帝不能堪苟晞初爲越盡力自失兗州更怨越帝因其交惡遂詔晞討越越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越之出鎮也以太尉王衍爲軍司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懼以讓襄陽王範將奉越喪還葬東海至苦縣爲石勒所及錢端拒戰死勒圍而射之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執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衍等懼死多自陳說範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皆爲勒所殺勒命焚越柩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越所使宿衞將李惲何倫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出洛將奔喪洛中王公卿士多從之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惲殺妻子奔廣宗倫走下邳毗及宗室三十六王皆沒于勒裴妃爲人所略賣太興中始得度江元帝之鎮建鄴裴妃有力焉德之謚越孝獻以子奉越祀數絕復續桓玄篡國除

論曰八王者舊史有汝南楚無梁淮南今以事相屬更次列之如右自古兵禍之酷發于同姓未有若此者也夫剏法立制必權輕重封建期于可久郡縣務于可大郡縣治忽係專君相封建得失任分列辟此其輕重固以灼然至于德澤積祖宗蒙業安後嗣臂指急頭目之衞腹心營髮膚之愛于以根盤土結枝蕃露流則三古以還未之有改也晉之始基斯焉遐絕是以段灼側目于五等而不知發難者匹夫劉頌措意于軍容而不知啓釁者陰教唐讖封建婦寺亂之藩鎮成之嗚呼歎矣

盧志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魏司空毓之孫也父珽衞尉卿伯父欽魏吏部尚書大梁侯晉平南將軍沔北都督入爲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尚書以清節偁卒贈衞將軍志自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愛其才以爲謀主義兵起志爲諮議參軍左長史黃橋之敗衆懼欲退志曰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選精銳倍道星行出不意擊之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遂捷溫南既入洛志曰齊兵號百萬與張泓相持陽翟不能決大王麾衆濟河勳略莫比然故當與齊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又從之以功封武強縣侯加散騎常侍穎將應河間志諫不聽還自荆州遂與顒共攻長沙志復諫曰公前復皇祚歸功于齊辭九錫委朝權振飢人葬白骨盛德所被四海荷賴逆寇縱肆猾擾荆楚公又埽清羣難振旅而旋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又不聽長沙王乂既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幽州都督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帝還洛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成列而穎太妃程氏戀鄴又嬖人孟玖憚入都不肯發軍遂潰散唯餘虎賁千人志勸速發太妃呼所奉道士黃聖人決之道士索酒飲乾拋桮逕去議始定而虎賁亦散志行求營陣閒得鹿車數乘司馬督韓玄收集得黃門百餘人志入奉帝御犢車便發初屯騎校尉郝昌領八千人守洛陽召之會于汲志喜復振勸帝下詔書慰百姓至洛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而顒所遣右將軍張方劫帝還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衆望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未已柰何效之乃止方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

所云補惟盡誠不離左右而已于時百官奔散唯尚書高光與志隨帝光字宣茂魏太尉柔之子少承家學明習刑理武帝置黃沙獄用爲黃沙御史秩同中丞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不染趙王倫命囧輔政復爲廷尉尚書封延陵縣公既至長安遷僕射加常侍帝還洛拜太弟少傅加光祿大夫懷帝卽位拜尚書令卒贈司空至長安穎被廢志亦坐免穎還鄴志從穎被害官屬奔散惟志親殯送焉東海王越又以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陷將妻子奔其私劉琨于晉陽會漢劉粲襲據晉陽遂沒于漢粲送諸平陽獨留志長子諶爲參軍琨復晉陽諶得脫赴琨而志爲漢所害諶爲琨參軍遷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又爲匹磾幽州別駕匹磾敗又依段末柸于遼西末柸通使江左諶附表訟琨詔徵爲散騎中書侍郎末柸不遣末柸死弟遼代立爲石虎所滅又爲虎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諶流離異域恆鬱鬱不自得謂其子曰身歿之日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石氏亡復入冉閔閔亡乃死

論曰八王之變始于官屬自孫秀李含皇甫兄弟以下莫不好亂樂禍徇私滅公蒼生塗炭咎由數人嗚呼酷矣惟志謀謨卓著貞白靡忒綢繆繾綣終始如一其諸甯武子子家羈之流亞歟并州之行亦欲有所附託以展力效道阻事乖沒命豺虎遺嗣漂泊可勝嘆哉

晉略列傳十

晉略列傳十一

劉弘

劉弘字和季(魏志注引晉陽秋云字叔和)沛國相人魏揚州刺史馥之孫河北都督靖之子也祖父皆著政績弘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硏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出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封新城公太安二年張昌作亂轉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都督新野王歆敗沒弘遂代鎮(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氏縣吏武方過人自占當富貴好論攻戰儕輩咸笑之李流反于蜀昌聚黨數千人盜得麾幢詐言臺使募兵討流時新野王歆督荆州政令嚴急奉壬午詔書發武勇征蜀民憚遠役詔所經之界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官長皆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屯聚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千口昌因誑惑百姓更姓名李辰屯據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征蜀者多從之太守弓欽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奔武昌又敗欽將靳滿于隨郡西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山都吏丘沈過江夏昌盛車服出迎名之聖人立爲天子自爲相國置百官易沈姓名爲劉尼僞漢後改年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又流言江淮以南皆反官軍大起且盡誅戮之人情惶懼悉起兵應昌旬月之間衆至三萬絳科頭簪毛馬尾作髯敗華弘于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面助救朝廷使豫州刺史劉喬雍州刺史劉沈及弘討之沈軍爲河間王顒所奪不得前昌將黃林向豫州爲喬將李陽所敗又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自陷襄陽害新野王歆別帥石冰破江揚二州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零陵諸郡)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先進據襄陽昌圍宛伊死驤敗弘退屯梁而侃等屢戰破昌兵前後斬首數萬級昌自攻襄陽不克侃等進攻竟陵豫州刺史劉喬亦遣將李陽向江夏昌逃匿下雋山中其衆悉降荆州平弘之退屯梁上敗待罪范陽王虓輒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已而朝廷命弘復職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逆擊斬之上表請罪弗許詔得隨資品選補缺吏弘復上表曰臣聞崇化莫若貴德其次立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朝守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以博士徵不就弘薦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當今喪亂之餘進趨者衆國故以徵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化虧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臣以不武前退于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肅清初等之勳也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恆爲山都令詔唯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倡義舉臣輒特轉潭補澧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于臨危貞忠貞厲于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議初雖有功不宜遽授名郡改用弘女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餘並從之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治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得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雄所破永安元年逃至江陽(尚字敬之襄陽人少孤依叔父憲憲字令則蜀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忤黃皓左遷巴東太守魏伐蜀憲守永安蜀降魏吳將盛憲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乃歸魏繕兵爲魏固守鍾會亂蜀吳又使步協西上憲大破其軍吳主怒使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荆州刺史胡烈救至抗乃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六年卒尚少善屬文與劉喬並參荆州刺史王戎軍戎甚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益州刺史趙廞反尚表廞非雄才必敗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護西戎校尉)別駕李興詣弘求糧紀綱請予零陵米三千斛弘曰天下一家令尚足食吾無西顧憂不亦善乎予之三萬斛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之聲援興願留事弘弘奪其手版而遣之秦雍梁益流民在州者十餘萬戶弘給種糧擢其才俊流民安之其秋得張昌當侯一子固讓乃加侍中進號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河閒王顒還帝長安東海王越起兵奉迎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既而越弟范陽王虓奪其州喬怒攻虓拒越上表歸罪于潁川太守劉輿十月詔弘與喬并力討輿(喬字仲彥南陽人漢宗室安衆侯之後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伐吳引爲參軍與羅尚並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預誅賈謐

功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御史中丞齊王冏輔政其將董艾勢傾朝廷喬二旬之中六劾艾冏怒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弘並討昌有功進左將軍惠帝入關喬應越迎大駕既而與范陽王虓爭豫州交惡發兵攻虓于許昌潁川太守劉輿助虓喬乃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詔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弘助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蹊田奪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于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閑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返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貳之軼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喬不聽越將攻喬弘又與越書曰適以吾州將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歷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射鉤斬袪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摧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禽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越亦不聽弘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時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不得因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

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于朝廷順逆效于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垂無備豫之虞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維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鬥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顒又不聽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遂遣使受越節度喬兵潰子祐見殺喬奔平氏帝還洛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諸祭酒按通鑑苦縣之敗喬爲石勒所殺而喬本傳云太傅越薨復以爲豫州都督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年六十三卒于官未知孰是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則曰某人之功負敗輒引咎每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悅爭赴咸稱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勸農桑省刑薄賦年穀頻孰人民大和前廣漢太守辛冉進從橫之說弘怒斬之總章樂人避難至州或請試之弘曰主上蒙塵臣節未展雖有家樂猶不宜聽況御樂乎陳敏據揚州反其弟恢來寇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繼之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率步騎五千詣州討恢南陽太守衞展請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光之罪危人以自安君子弗爲也卒使與侃俱立功戰于長岐皮初將步軍光設伏以待之苗光將水軍亦伏舟師于沔水戰合伏發大敗恢及其大將錢端弘表光殊勳遷梁州刺史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疑而白之弘弗爲動侃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自固弘引爲參軍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更以侃爲前鋒督護恢卒敗退進車騎將軍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東海兵入關六月帝還洛改元光熙八月弘卒年七十一士女嗟痛若喪所親贈本官新城郡公諡曰元河間之敗成都王穎欲就國南郡弘拒之至是司馬郭勱欲奉穎爲主弘子璠墨絰誅勱

其年王澄爲荆州都督刺史永嘉元年高密王略爲四州都督寇盜不禁詔起瑶順陽內史江漢歸心焉二年略薨山簡代鎮表瑶得衆恐百姓劫爲主乃以越騎徵瑶亦深慮逼迫被書便發輕行至洛然後迎家流民帥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簡澄皆嗜酒不恤政事四年詔遣流民還本簡促之以兵王如嚴嶷侯脫遂反于南陽如京兆新豐人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簡及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破二軍于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率其黨攻城鎮殺長吏以應如衆至四五萬如自稱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其冬簡使將軍王萬入援京師軍于涅陽爲如所破如遂大掠漢沔進攻襄陽嶷兵亦逼襄陽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陽石勒兵趣南陽如等使萬人拒之襄城勒盡俘之進至宛北時如據穰脫據宛如內與脫不協外懼勒厚賂勒結爲兄弟而說攻脫勒本欲攻脫憚如與爲脣齒聞言大喜即攻宛旬有二日拔之斬脫嶷引兵救脫未至而宛破大懼遂降勒送之平陽盡并其衆南寇襄陽拔江西壁壘三十餘所還趣襄城如遣弟璃襲勒爲勒所滅如勢遂衰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擊江左官軍討之如遂降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其驍武請配麾下因事杖如如銜之敦將謀逆稜苦諫敦使人激如使殺稜已而誅如明年李驤反樂鄉杜疇杜弢繼之南夏大亂百姓莫不思弘

論曰功名之士鮮明大體若和季者可謂誼明而志篤也彌縫猜禍之端消除忮害之習羣而不黨君子人歟方東海之迎大駕布其義聲固足以感召烈士矣及乎專朝挾忿出鎮自封時異事遷非可逆料且使和季不亡俾卒綢繆江漢則永嘉勤王之師必且投袂爲天下先矣何有于弭王杜抗石勒哉

晉略列傳十一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父蕃兄輿姊適趙王倫之子荂琨少儁朗累遷尚書郎與兄輿並與賈謐二十四友之目趙王倫廢賈后謐誅其黨或死或黜琨父子兄弟以與倫姻親復見委任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篡荂立爲太子琨爲太子詹事三王兵起拜冠軍將軍距成都王穎于温南大敗而還（本傳作黃橋誤）倫伏誅齊王冏以時望宥之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爲范陽王虓司馬虓爲劉喬所敗琨從奔河北父母皆爲喬所執琨說冀州刺史温羨以州讓虓自乞師于王浚得突騎八百與虓濟河破東平王楙于廩丘南走劉喬得其父母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迎帝長安封廣武縣侯光熙末拜振威將軍幷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代東嬴公騰鎮晉陽未至騰已赴鄴時州境饑荒百姓多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劉淵據離石去州僅三百里琨募得千餘人轉鬥而前于路表請當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緜五百萬觔許之于是翦荆棘葬枯骸造府朝建獄市寇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屬鞬然後耕穫內撫疲衆外招雜虜降淵部下萬餘落流人稍稍復業雞犬之音略相接焉然琨善于招來而短于控馭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復相繼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愛善音者徐潤署晉陽令潤恃寵干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勸除之琨不納永嘉二年十一月使上黨太守劉惇率鮮卑騎復壺關敗淵將綦毋豚三年七月淵將劉聰王彌攻壺關琨使救之兵敗將死太傅越發兵討聰又敗（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攻聰等于長平兵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遂失壺關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退鎮襄垣新興匈奴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淵琨自將討之聰乘虛襲晉陽不克四年十月琨自將討虎及白部乞師于拓跋猗盧猗盧助之遂破虎虎走河西進平北大將軍

琨表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代幽州郡也由是與幽州都督王浚有隙浚攻猗盧爲猗盧所敗猗盧請還雁門陘北琨許之琨恃代援使使約越共討劉聰（淵死聰立）越方與苟晞構怨懼晞襲其後不應琨乃謝遣猗盧五年十二月琨使子遵請兵于代又使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于中山幽州所統代上谷廣寧三郡民多從之浚怒遣燕相胡矩與遼西鮮卑段氏攻殺希鮮卑驅略三郡民出塞琨浚怨益深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將邢延貽琨碧石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弗得執延妻子延怒襲走六脩以新興附聰且請兵以攻琨六年正月聰將靳沖卜珝圍晉陽代救之聰敗走（珝卒先奔沖輒斬珝聰使斬沖）四月琨使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王彌既爲石勒所幷聰將王桑趙固畏勒軍又乏食自破碻津西渡將歸平陽恐演邀之使其長史臨深將軍牟穆請降于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六月桑固自懷求迎于聰聰使梁伏疵迎之未至臨深牟穆率衆歸演固隨疵西桑奔青州固追殺之桑將張鳳以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刺史據洛陽）七月石勒至鄴演保三臺以自固勒遂據襄國（勒破汲郡太守向冰于枋頭得其軍資遂長驅至鄴臨深牟穆復叛演降于勒）琨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兵討平陽徐潤譖令狐盛于琨琨將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宏遠略以御豪傑而欲除勝己禍必及我矣琨弗聽竟殺盛盛子泥奔聰具言晉陽虛實聰大喜命子粲弟曜率師泥爲鄉導琨聞之遣其將郝詵張喬拒之使使求救于代而自東出收兵常山中山詵喬兵敗被殺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幷州別駕郝聿以城叛降粲八月琨還救不及率左右數十騎奔常山粲曜入據晉陽琨父母竟爲泥所殺十月猗盧遣其子六脩兄子普根將軍衞雄范班箕澹率衆數萬爲前鋒自統二十萬衆繼之琨收散卒數千爲鄉導以攻晉陽大敗漢兵斬曜將傅虎創曜者七粲曜大略而遁又追敗之藍谷猗盧因大獵壽陽山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媿然卿州境已復而吾遠來士馬疲弊劉聰未可滅也遺琨牛羊車馬留其將箕澹段繁戍之而去琨北徙陽曲招集亡散以圖復讎愍帝建

興元年四月石勒破鄴演奔廩丘六月琨與猗盧會陘北謀討聰七月琨屯藍谷普根屯北屈琨別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分兵拒之不得進琨等引還二年二月進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幷州都督石勒將襲王浚遣使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布檄州郡僞已與猗盧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誅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遂使請兵于代會代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勒猗盧方自誅定不果從浚爲勒所禽琨始大懼三年二月拜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琨辭司空六月劉曜攻上黨琨救之八月敗于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使謂之曰長安未下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四年二月猗盧爲其子六脩所弑普根誅六脩代立又死國中大亂部落離散琨子遵先質于猗盧甚得衆心至是與衛雄箕澹謀歸琨使言于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奈何新人者晉人及烏桓也皆懼曰死生從二將軍遂與雄澹率三萬人來歸馬牛羊十餘萬琨兵復振石勒陷廩丘演奔幽州十一月長安陷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琨欲因新附之銳以威勒雄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當內收鮮卑餘穀外鈔殘胡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士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率二萬騎爲前鋒自爲後繼長史李弘居守勒設伏破澹軍雄澹棄軍奔代據亦棄樂平走弘以陽曲叛降勒琨無所歸乃自蜚狐奔幽州石勒之執王浚也以故尚書劉翰爲幽州刺史使戍薊勒還襄國翰以薊歸于段匹磾段氏本據遼西而匹磾據薊自領幽州刺史數使使要琨同奬王室故琨歸之琨至匹磾大悅居之薊小城故征北府結爲兄弟歃血盟使長史温嶠奉表江左勸進建武元年轉侍中拜太尉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檄諸方守會兵討勒琨匹磾進屯安固以俟之匹磾從弟末桮貳于勒獨引兵還諸軍皆罷匹磾奔段疾陸眷之喪于遼西琨子羣送之末桮邀敗匹磾得羣使爲書約共滅匹磾而以州讓琨爲匹磾邏者所得琨來見匹磾示以羣書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恥雖兒書密達亦終不以子故負公匹磾雅信重琨弗之疑也其弟叔軍曰吾本胡夷所以能服晉人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若有奉琨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子遵與長史楊橋治中如綏固小城匹磾諭之不聽遂攻之琨將龍季猛斬橋綏降匹磾琨自知必死而神色自若爲五言詩贈幽州別駕盧諶述鴻門白登之事欲以感激諶諶不悟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作攻具欲襲匹磾韓據女爲匹磾兒妾泄其謀匹磾襲殺嵩據王敦使適至與匹磾書令殺琨匹磾遂僞詔收琨縊殺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敦方專制朝廷以爲匹磾尚強可倚以討勒竟不舉琨哀太興三年琨故吏盧諶崔悅太子中庶子温嶠各上表理琨乃贈本官謚曰愍琨既死晉人皆叛匹磾匹磾棄薊奔邵續于厭次與續先後俱爲石虎所執不屈而死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少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明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攻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除沁水令避亂還家糾合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其子乂爲督護石勒陷薊得乂遣招續續以孤危權附勒勒質乂仍以爲督護既而劉琨段匹磾書至約勸進劉胤贊從之或曰奈任子何續垂涕曰旣爲國家豈能顧一子勒遂殺乂而攻之續策其必來先求救于段匹磾勒率八千騎方圍厭次而文鴦救至勒敗走續與鴦追之虜其所署官吏驅五千餘家而還匹磾棄薊來歸石勒所署南和令趙領等亦率廣川渤海千餘家歸續元帝以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領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封祝阿子東逼曹嶷嶷懼求和及與匹磾攻末桮石虎乘虛圍續大掠城外續出救虎伏兵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大呼曰吾志雪國難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也旣至襄國久之乃被害段匹磾東郡鮮卑父務勿塵兄疾陸眷弟文鴦從弟末桮匹磾懷帝時爲左賢王率衆助王浚征討浚假撫軍大將軍建武初與勸進及依邵續末桮又攻敗之匹磾被創謂續曰吾夷狄以慕義至破家君不忘舊要者與吾進討續悉衆授匹磾追末桮斬獲略盡師還未至八十里聞續爲石虎所禽衆潰文鴦力戰破虎始得入城虎復鈔城下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掠而不救非夫也誰復爲我致死者乎將壯士數十騎出殺胡甚多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與我俱戎狄天不違願今得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死吾兄不用吾計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禽下馬挺槊槊折拔刀苦戰自辰至申力竭虎兵四

（面解馬羅被自障前捉文鴦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虎匹磾正色責洎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所未聞也因自送英還謂曰吾當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休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南還申吾此志也遂著朝服持節出見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于此既不能死終不能為汝敬洎虎起拜之從之襄國又不為勒禮常持晉節經年謀誅勒與文鴦俱被害）琨少負氣有才調善范陽祖逖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也嘗為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懷土歔欷向曉復吹之賊不勝哀皆棄圍走後人名之思鄉壘云兄子演累官平陽太守洛陽陷奔琨琨使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元帝拜兗州都督後將軍假節為石虎所圍求救于段文鴦文鴦擊退虎因拔奔幽州隨文鴦屯厭次厭次陷被害羣沒遼西石虎滅遼西以為中書令石氏得晉公卿人士多殺之唯裴憲石璞鄭系荀綽傅暢盧諶崔悅及羣皆至大官

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人也父沈以與弒魏帝高貴鄉公積功封博陵郡公無子有趙氏婦者貧賤入沈家沈私之生浚及沈卒遂以為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承賈后指與黃門孫慮共害愍懷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幽州都督浚見朝政亂陰為自全計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趙王倫簒位三王兵起浚陰持兩端遏絕檄書使境內士庶毋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成都長沙構難浚不附穎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而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圖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期游城南清泉水上因爭道襲殺浚及期雨霑杖不得發審登曰天也反告浚浚與審登共攻殺演自領刺史使主簿祁弘率務勿塵攻穎敗石超于平棘穎奉帝走洛遂陷鄴大掠而還帝入關浚遣弘率烏桓突騎為東海王越前驅大掠長安中迎帝返洛轉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立進司空領護烏桓校尉表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其別部大皆為親晉王石勒陷冀州殺刺史王斌浚又自領冀州詔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發而洛都傾覆浚布告天下偁受中詔承制行事設壇告類虛建皇太子備百官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女壻棗嵩為尚書游綸張豺據苑鄉來附石勒攻之浚使王昌引段氏攻勒段氏陰附勒引去王昌亦還綸豺遂降勒勒又連寇青冀殺浚所置州郡長吏棗嵩屯易水以禦之召段氏段氏不至浚素與劉琨不睦琨方逼于劉聰諸避亂者多去琨歸浚浚日益驕自以父字處道處道者當塗也應讖文且有天下因謀僭逆燕相胡矩諫出為魏郡太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摶司空掾高柔諫殺之又殺長史王悌處士霍原浚為政苛暴將士皆貪殘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浸壞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朱碩棗嵩尤用事民嗇之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浚聞之弗罪也司馬游統怨浚陰附勒勒偽降斬統使以明信浚亦弗罪也勒卑詞事浚獻珍寶且奉表曰晉祚淪夷中原無主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除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耳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浚謂其使曰石公一時英武雄據趙都鼎峙之勢成矣何為稱藩對曰陳嬰非惡王韓信非薄帝誠知帝王自有真非可以智力爭也自古胡人為名臣者多矣而未嘗為帝王此石將軍所以相推奉也浚大悅封其使為列侯勒克日上尊號浚許之兵至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請逆以軍弗聽敕勒直前咸供帳以待勒入城縱兵大掠左右請討之猶弗許勒登聽事乃走出堂皇勒執之數之以不臣于晉也失政刑也聚穀多民飢不振給也斬朱碩棗嵩以其黷貨亂政也斬游統以其不忠于浚也

殺浚精兵萬人送浚襄國浚自投于水出而殺之本傳敘次時事多顛倒今依通鑑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東海王越引爲通事令史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拜左丞冏敗免復爲長沙王乂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爲北軍中候帝幸鄴晞奔范陽王虓本傳晞出奔在帝還洛時按帝幸鄴東海王越出奔洛中無主晞應以是時奔若帝還洛則張方據洛久矣晞越所任與顒爲讎何能見容于方直至帝還然後出奔乎今從通鑑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石勒之破鄴也越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破桑東武陽桑懼柵城外以自固晞遣單車先諭之衆棄柵遁桑嬰城晞破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破河間王顒將呂朗東破青州賊劉伯根北破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又敗石勒于河北威名大盛時人擬之韓白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封東平侯晞練習官事文簿盈積決斷如流其下莫敢欺奉從母甚厚從母爲其子求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毋悔邪固欲之以爲督護犯法當斬從母叩頭求哀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初越杖晞爲用所欲輒快甚德之引晞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進說曰兗州衝要魏武是基晞有大志非純臣久將爲心腹患不如厚其名號而徙之青州公自牧兗州以經緯諸夏越從之還晞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青州刺史進封東平郡公晞由是怨越晞政尚嚴刻斬戮無虛日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使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時稱小狗酷于大狗晞破植潘滔等益構之晞怒表求滔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不許晞宣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何遠哉乃移諸州稱己功伐罪狀越時石勒亂河北及兗豫殺都督刺史郡守數十帝惡越專乃任晞詔晞檄青徐兗豫荊揚六州大舉以翦國難晞方檄州郡克日討賊而王彌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青州純城守嶷衆甚盛連營數十里晞還自無鹽登城望之有懼色既戰連破之謂賊可滅簡精銳大戰戰合大風揚沙石逆晞軍晞軍目不得視賊乘之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之至東山部衆皆降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粟募得數千人帝以越殺朝臣又留守將士何倫李惲掠官寺劫公主密詔晞討越晞次倉垣表論越罪詔報之又以京邑荒饉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以迎帝朝臣畏越未行越見晞數使使入都令游騎邀諸成皐得詔令及朝臣書遂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刺史與徐州刺史裴盾共攻晞晞亦使騎收越黨于京師詔拜晞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假黃鉞餘官如故會越薨盾兵亦敗洛都陷豫章王端奔倉垣晞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督中外錄尚書徙屯蒙城晞起孤微至上將志意滿盈奴婢千人侍妾數十日夜肆欲不出刑政苛虐遼西太守閻亨固諫殺之亨纘之子也爲遼西太守時王浚專輒自用刺史守相亨不得之官故依晞從事中郎明預舁疾入見曰明公秉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舁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進預故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興桀紂以惡逆亡天子且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徐思預言晞有慚色亨既死衆離逖莫爲用饑疫大起其將溫畿傅宣皆叛石勒襲執之鏁其頸以爲司馬月餘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自晞之死勒乃東幷王彌北禽王浚西破劉琨司冀幽幷兗豫青徐皆入于勒

論曰形勝之說貴負嵎以制中區幷有平城馬邑之援幽得鮮卑烏桓之助兗連青渤以包琅邪斯皆進堪致果退足自完者已當石勒之初至襄國城壘未立幽師臨之幷兗若從立可撲滅而乃猜嫌自生同仇罔念使勒得奮狙詐蔦食三方地利不如人和其是之謂乎

越石始附謐倫朝秦暮越及乎專閫秉節不移信乎惡始美終以晚蓋者已然而矜豪之習弗除藥石之言罔進能屈節于拓跋鮮卑而不能降心于朝賢慈母何哉彭祖鴟張道將狠戾又何責焉

晉略列傳十二

晉略列傳十二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初爲東海王越太傅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母憂去官而洛陽陷司徒傅祗建行臺于河陰司空荀藩藩弟司隸組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薈建行臺于密司徒長史劉疇在密爲隖主中書令李絙太傅參軍劉蔚鎭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疇知鼎有材用部曲皆西人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皆爲之參佐秦王避難至密共奉戴焉鼎素有大志欲立功因部衆思歸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倡議入關而傅祗子河陰令暢亦遺鼎書勸之時賈疋等已恂定關中矣暢書勸鼎奉秦王過洛謁山陵入潼關鼎部曲皆曰北道近河懼有鈔掠不如南入武關鼎然之藩疇等皆東人不願西各散走鼎追之不及遂奉秦王自上洛至藍田使人告疋疋遣兵迎衛永嘉五年十二月秦王入雍明年入長安八月立爲皇太子拜鼎太子詹事總攝百揆京兆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綜弟肅與索綝麴允合兵攻鼎鼎敗奔雍爲氐酋竇首所害

賈疋

賈疋字彥度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辟公府歷官安定太守南陽王模鎭長安東海王越之弟永嘉初自許昌遷鎭統雍秦梁益四州益州刺史羅尙爲李雄所逐梁州刺史張殷爲流民所逐永嘉元年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漢中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燕受賂緩師李雄救定燕大敗殷棄城遁二年詔以順陽太守張光爲梁州刺史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以牙門將伐吳有功轉北地都尉太守張損爲叛氐所殺光部百餘人戍馬蘭山北受圍百餘日屢出奇破賊梁王彤救至得免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擢新平太守助劉沈討河間王顒兵敗被執抗詞不屈顒壯之表爲右衛司馬討陳敏弟恢除順陽太守及是至魏興斬張燕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州建興元年王如餘黨入漢中光參軍晉邈受賂勸光居之成固既又勸光殺其渠而己取其貨楊虎遂反攻之仇池氐楊難敵陽助光而陰與虎殺光二子遂圍漢中光城守半年憤惋而卒秦州略陽氐蒲洪自稱刺史關中大饑人相食疫盜並起模不知所爲詔徵不赴更進太尉大都督自表其世子保爲西中郎將護東羌校尉將鎭上邽秦州刺史裴苞不受模都尉陳安攻苞苞走安定疋舉郡迎苞雍州刺史丁綽譖疋模代以軍司謝班疋奔盧水與屠各胡彭蕩仲氐竇首結爲兄弟攻下安定走綽殺班永嘉四年劉粲劉曜陷長安模降賊被殺于是曜據長安粲據新豐趙染劉雅攻新平疋及氐羌皆已降曜送任子至陰密而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麴允等將奔安定擁之還遂謀與復推疋爲平西將軍與新平太守竺恢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梁綜共拒曜却雅染于新平疋等衆五萬恢等衆十萬合而東敗曜黃丘射傷曜杜人黃秃紀特起兵敗粲新豐粲遁還平陽疋兵大振明年曜亦遁秦王入長安立爲皇太子拜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號驃騎疋之復入安定也蕩仲助之破曜而殺之蕩仲子天護率羣胡攻疋陽不勝走疋追之夜失道墜澗中爲天護所害

索綝麴允

索綝字巨秀燉煌人父靖在文學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二十七人時人壯之官長安令從張方迎惠帝西遷拜鷹揚將軍還南陽王模從事中郎拒劉聰數立功斬呂逸破劉豐蘇鐵等除安西將軍馮翊太守長安陷綝涕泣欲爲模報讐麴允者金城人史失其字及其仕宦所經歷模死時爲安夷護軍與綝及頻陽令梁肅偕奔安定遂與安定太守賈疋共謀興復疋遇害允代領雍州永嘉七年四月秦王即皇帝位改元建興以允爲尙書左僕射錄尙書綝爲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劉曜喬智明入寇允屯黃白城以禦之陝西都督南陽王保據秦州忌麴索無入援意允屯黃白城屢戰不勝詔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之曜將趙染率精騎五千乘虛襲長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將軍麴鑒自阿城入援染引還鑒追之至零武曜兵亦至鑒大敗允

引兵襲曜曜恃勝不設備允大捷斬智明曜退歸平陽二年曜染復入寇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綝出拒之敗染兵加綝驃騎大將軍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事曜染復向長安允逆戰馮翊而敗收兵夜襲曜將殷凱營破斬之曜引還染攻北地允拒之射殺染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保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數有功寵待甚厚保將張春嫉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三年春輒伏客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而保不以奉朝廷曜復寇北地拜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綝宮城都督曜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曜轉寇上郡允去黃白軍零武兵弱不敢進屢詔徵保兵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捥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不得已以鎮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綝不可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供奉百官飢乏采稆自活四年七月曜圍北地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閒紿允曰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于磻石谷允奔還零武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諸郡守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邨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將驕卒怨終以不振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弘農太守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畏曜不敢進保將胡崧敗曜靈臺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止屯不進允持五百金請救于崧崧更退壁槐里曜遂陷長安外城允綝退守小城食盡十一月長安降于曜涼州刺史張寔先命安故太守賈騫入援爲保所卻至是又使太府司馬韓璞東討太府都督府少府刺史也涼州有此官名保既有異圖璞等卒不得進而還愍帝之將降也使侍中宗敞送牋于曜綝潛留敞而使其子說曜曰城中食猶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綝子送其首還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不然亦宜早寤天命帝既降送平陽帝見聰稽首允伏地痛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綝以不忠爲聰所斬後四年保亦爲其下所殺元帝太興元年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保告急于涼州張寔使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保因帝崩謀稱尊號乃奉表勸進于江左二年保自稱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以寔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曜又降李雄復逼上邽上邽大飢士衆困迫張春奉保避居南安祁山寔將韓璞率步騎五千救之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逼寔又使宋毅救之安乃退屠各胡路松多起兵新平扶風以應保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曜自將擊之三年正月曜攻陳倉連戰死曼奔南氐曜進陷草壁松多奔隴城又陷陰密保懼遷于桑城春又與保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目請擊陳安皆不從五月春及其黨楊次幽保殺之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體肥大重八百觔喜睡暗弱無斷故及于難保無子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陳安奉表于曜請討春春奔枹罕執楊次斬以祭保并殺瞻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私謚曰元王其後保故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于曜陳安復叛曜曜破斬之關中諸郡皆沒于曜

論曰武帝立石函之制非至親莫鎮關中誠重之也河閒怙亂未已南陽以闒冗繼之諸將激昂赴功立事既有成矣乃復自相戕賊綝實將材頓乖晚節允違剛克徒抱忠貞遂使秦川流血冒頓配天天府雖雄非人莫守披圖覽籍有餘慨焉

晉略列傳十二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之後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少師皇甫謐後入都見張華華甚器之軌本五品華謂中正蔽賢拔爲二品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永康初中朝多故軌不樂在內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遠二年正月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州境不靖軌始至引宋配氾瑗爲謀主討平叛亂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禮旌異忠義子孫舉善糾慝州境大和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稚攻殺秦州刺史張輔軌使中督護氾瑗討降之鮮卑若羅拔能爲寇又使司馬宋配擊斬之俘十餘萬口進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于是大城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漢末博士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若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則霸者出焉魏嘉平中郡起學館築雙闕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及軌繕興遂爲霸府永嘉二年軌病風不能言長子寔爲議郎在京師乃使次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張越者涼州大族也以讖文張氏當霸涼州自謂應之託疾歸與其兄酒泉太守鎮鎮黨西平太守曹祛陰謀代軌以軌病癈聞于朝別駕麴晃奉使長安欲專威福亦以告南陽王模模欲使賈龕代軌朝廷將用侍中爰瑜龕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固辭軌治中楊澹馳詣模截耳置槃上訴軌被誣模乃表停瑜而武威太守張琠亦使其子坦馳表請留軌鎮祛不待報輒移檄癈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檄至州軌慨然下教便欲遜位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出戒嚴會寔聞疾來還遂以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鎮悔懼自歸舍之朝廷既得模琠奏使琠子坦以優詔勞軌且命討曹祛軌大悅寔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將麴晃據黃阪以拒之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斬祛及其將田囂越奔鄴州境復安王彌寇京師軌使督護北宮純張斐將精騎五千入衛敗彌津陽門又敗劉聰于河東當是時太傅東海王越發羽檄徵天下兵莫有至者唯軌奉命又頻克捷王室賴之詔封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三年劉聰復寇京師純率勇士千餘人夜出攻漢壁入之斬其大將呼延顥四年冬越悉衆出鎮京師饑窮光祿傅祗太常摯虞以書告軌軌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孝秀貢計器甲方物又使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拜鎮西將軍隴右都督封霸城侯其後又拜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冊未至而劉聰陷洛陽太府主簿馬魴說軌討聰且奉戴秦王從之秦王立爲皇太子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軌子寔將兵赴難爲秦州刺史裴苞護東羌校尉貫與所拒西平人王叔又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執太守趙彝東應苞寔迴軍斬儒左督護陰預破苞狹西而麴儒餘黨復叛寔留討定兵竟不得東建興元年進位司空二年二月拜侍中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五月表立子寔爲世子而軌卒時年六十在州十四年（本傳作十三年）謚曰武穆

張寔

寔字安遜軌長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舉秀才爲郎中遷議郎省父疾還州平曹祛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封福祿縣侯建興初領護羌校尉軌老且病特詔拜寔爲副刺史贊理州事及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攝父位三年軍士張冰得皇帝行璽獻諸寔僚佐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也遣使進諸長安寔以比年旱饑下令所部吏民能舉其過者以次受賞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無鉅細皆自決之至于興師發令府朝莫知羣下畏威受成而已雖賞千金終不敢言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得各盡所懷然後采

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大悅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使督護王該將步騎五千援長安且送貢計詔拜陝西都督弟茂秦州刺史長安既陷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以建武元年正月至州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使挾贊琅邪共濟艱運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建威將軍西海太守肅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以討劉曜寔閔其年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使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領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等各統郡兵爲璞前驅復遺南陽王保書約共討劉聰璞等至南安爲諸羌所沮不得進將還羌復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之從我令乎曰諾鼓譟進戰會張閬以金城兵至夾擊大破之乃得還南陽王保逼于焦嵩陳安救之軍次新陽愍帝凶問至且聞保欲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莫大之恥幸國大變而欲自尊天人莫與終不足濟時救難明矣晉王明德暱親且先帝所馮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從之于是使牙門蔡忠奉表建康是歲元帝太興元年也然寔猶稱建興以紀年歷四十九年至天錫乃奉江南正朔云京兆人劉弘客居天梯山左道惑衆寔左右閻涉趙卬等皆奉之弘謂涉卬曰天與我神璽當王涼州涉卬信之謀殺寔寔弟茂知弘必爲亂白寔使收之收者至弘曰張寔已死汝何爲者遂收以還而寔已爲涉卬所害茂既攝官乃族弘誅其黨數百人寔在州六年私謚曰昭元帝賜謚曰元

張茂

茂字成遜軌次子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爲從事中郎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就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被害子駿尙幼司馬陰元等共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茂讓都督太尉但稱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立爲世子明年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問何故勞民以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以先君言規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因而進諫茂遂罷役永昌元年使韓璞取隴西南安置秦州太寧元年趙主曜滅陳安乘勝來逼使其將劉咸攻韓璞于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疑當作監）于桑壁曜自將二十八萬軍于河上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州人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欲斬岌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思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謂參軍劉珍曰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爲之柰何對曰彼軍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恩信未洽且曜方東憂石勒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哉二旬不退請假珍弊卒數千保爲明公禽之茂喜以爲平虜護軍使救璞于冀城然實內懼竟稱藩于曜趙師退大城姑臧卒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懲既往之患故修城築臺雖然適足以疑羣下之心示弱鄰敵爾茂曰亡兄怛然失身于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于亡兄者哉危機竊發卒不及施故也王公設險勇夫重閉豈可以太平之理責人于迍邅之世邪卒爲之明年五月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家世忠孝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承先德假攝此州官非王命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白帢入棺毋施朝服以彰吾志卒年四十八在州五年私謚曰成

張駿

駿字公庭形貌奇偉十歲能屬文年十八當太寧二年而茂卒時史淑尙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諷淑以朝命拜駿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亦受趙爵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帥繕南宮駿素不羈好微行夜出及嗣位更自修檢其年冬宴羣臣于閑豫堂時辛晏阻兵枹罕駿議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察天時審人事晏父子凶狂勢無所至其亡可立而待何事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從之其後晏果自服駿參軍王騭聘于趙趙主曜問騭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趙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趙之政治長如今日可也若其夌屖尚不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嘆而禮之太寧三年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駿親耕籍田會黃龍見于揟次之嘉泉氾禕上言今猶稱建興十三年建興之年少帝所建帝以凶終理宜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闊疏無所承稟請因龍改號以彰休祥弗許咸和元年徙隴西安南民二千餘家于姑臧使使修好于成勸成主雄去帝號稱藩于晉雄婉詞爲報自是通使不絕二年使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會將軍韓璞攻趙秦州諸郡胡氏云璞在冀城非也若璞在冀城允安得至狄道且璞又何用進度沃干嶺乎璞當在金城趙劉胤來拒屯軍狄道璞進度沃干嶺與胤夾洮而軍辛巖欲速戰璞曰曜方東憂石勒胤勢不能久但當持重以斃之相守七十餘日糧竭使巖督運于金城方度嶺爲允所襲敗璞軍亦潰死者二萬餘人胤遂濟河拔令居進據振武張閬辛晏皆降趙始失河南地按金城治大河南所屬半在河北自金城而南東則隴西西則狄道皆爲河南地張氏自降韓稚得隴西後旋失之至是失金城乃爲全失河南地通鑑數紀得失但謂隴西耳三年曜勒相攻駿欲乘虛襲長安畏胤而止趙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六月勒使孟毅來拜官弗受留其使九月勒稱帝休屠王羌叛勒爲石生所破來奔駿懼歸勒使稱藩納貢七年官屬勸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

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駿爲王駿立重華爲世子將通表京師假道于成成弗許乃使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成以假道雄大悅淳因說以滅仇池討上邽幷力奉晉雄大怒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必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塗于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慚曰寧有是邪成司隸景騫曰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若下吏可了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何寒暑之足憚哉成人卒不通淳遣之還州淳還至龍鶴募人通表卒致命于建康初長安之失守也涼州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太興中上書請遣大使撫慰己爲鄉導屬頻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詔訪守侍書御史賈陵等十二人爲副拜駿鎮西將軍至梁州道不通復詔訪還訪以詔書付陵詐爲賈客八年始達駿使部曲督王豐報謝于時仇池內附道始通九年二月詔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大將軍雍秦涼三州大都督自是每歲使者不絕自張氏據河右軍旅歲興及是年穀屢豐兵革寢息駿亦勤修政業國以富強咸康元年西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多來朝貢作五殿姑臧城南僚屬始稱臣駿欲東兼秦雍遣其參軍麴護上疏請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幷力討虜三年仇池降後趙道復梗塞三庾相繼經略皆無功駿亦不敢出師立辟雍明堂習禮州中而使使入貢于後趙建元二年張瓘始敗石虎將王擢于三交永和元年分其州爲三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領十一郡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寧戎校尉張瓘爲河州刺史領

東界八郡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西胡校尉楊宣爲沙州刺史領西界三郡敦煌晉昌高昌及西域都護三營自稱假涼王督攝三州官號皆放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于王者矣二年五月卒年四十在州二十二年私謚曰文穆帝賜謚忠成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性寬厚沈毅永和二年年十六嗣位尊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苑囿以予貧民遣使奉表于後趙欲以解三交之釁石虎弗許于是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麻秋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縣令車濟不屈死又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降秋秋遣晏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殺妻子自刎死重華大發兵以授征南裴恆恆壁廣武不敢戰牧府司馬張耽曰用兵之要在于擇帥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則是韓信穰苴終不獲立功當世也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授以斧鉞必能折衝重華召問方略大悅之艾請兵七千予之五千授中堅將軍使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令于衆曰六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疾進戰果破秋斬首五千級師還封艾爲福祿伯明年秋攻枹罕晉興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不可棄外城動衆心衆心動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璩疑瓘之誤從悛言固守大城秋衆八萬雲梯地突百道俱進城中隨方禦之秋衆多死虎復遣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潛引趙兵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又以石寧爲征西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助秋重華復拜艾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冠白㡏鳴鼓徐行秋望見怒曰書生年少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騎渡河馳擊之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更下車踞胡牀坐指麾處分趙人疑有伏還延顧望艾別將張瑁自左南緣河向趙軍後趙軍遽引還艾衆乘之斬杜勳汲魚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進艾太府左長史封福祿縣侯石寧軍既至秋復率衆十二萬進屯河南遣王擢略晉興廣武至于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旋屯守枹罕重華欲自出艾固諫乃復以艾爲征討都督行衛將軍別駕從事索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艾次神烏使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虎又遣孫伏都劉渾以二萬人會秋濟河城長最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遐進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前鋒始交王擢奔北進擊秋秋又大敗遁歸金城石虎聞之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旋師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然秋又襲敗張瑁殺三千人降枹罕護軍李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後趙艾既屢立大功左右貴戚咸嫉譖艾出守酒泉重華亦以連摧勍敵有驕志怠于政事矣冬十月朝廷遣侍御史俞歸至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使沈猛私焉曰主公奕世忠篤今曾不如鮮卑鮮卑得爲燕王而主公財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推主公爲涼王使者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三代之盛爵不過公及其衰也吳楚僭王諸侯不之非者蠻夷畜之也漢王韓彭尋皆夷滅又足慕乎聖上以主公忠賢故爵以上公授任方伯寵榮極矣柰何自比夷狄乃受詔五年九月羣臣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喜博弈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寇讎尙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奏書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于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時石虎已死後趙大亂苻健入秦稱帝八年七月王擢請降詔拜秦州刺史其冬苻雄攻擢擢來

奔九年二月使將軍張弘宋修（本傳此事在受詔年誤也宋修本傳作宗悠）會擢伐秦大敗于龍黎死者萬二千人弘修皆沒擢奔還秦遂據秦州五月復使擢伐之走其刺史苻願獻捷于朝詔進重華涼州牧（本傳沈猛諭歸語在此今從通鑑）未及受詔而疾作立世子曜靈生十年矣長寧侯祚者重華庶兄也有勇力吏幹性傾巧與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爲異姓兄弟又通于重華母馬氏都尉常（疑掌之誤）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君何言若是謝艾自酒泉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入侍且言祚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重華卒年二十七在州十一年私諡曰昭穆帝賜諡敬烈

張曜靈

曜靈字元舒十歲嗣位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伯父長寧侯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將軍（通鑑作撫軍大將軍）輔政長爲右長史既又以宜立長君請于曜靈祖母馬氏馬氏許之廢曜靈爲涼寧侯殺其母裴氏及謝艾（本傳云又通裴氏及駿重華未嫁子女而無殺艾事今從通鑑）永和十年祚稱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通鑑作自稱涼王本傳載祚所下書有往受晉禪天下所知云云又立妻辛氏爲皇后是稱帝非稱王也）封其弟天錫爲長寧侯曜靈庶弟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今勳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謀革命主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國必危矣祚大怒斬於闕下使其將和昊伐驪靬戎于南山大敗而還桓溫伐秦王擢攻陳倉以應溫馳使告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懼召岌復位而與之謀遣人刺擢爲擢所覺益懼大聚兵衆聲言東伐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乃止擢爲秦所敗退奔略陽祚因遣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攻擢擢降秦河州刺史張瓘守枹罕兵力強盛祚令索孚代之易揣張玲襲之瓘斬孚起兵揣玲敗還初祚憾宋修修沒秦其弟混爲驍騎將軍常懼及禍至是與弟澄西走燉煌合兵應瓘八月祚遣楊秋胡弑曜靈混發哀于武始閏八月混軍至姑臧祚將收瓘弟琚及子嵩琚嵩募市人數百開門納混兵趙長懼呼馬氏出殿奉玄靚爲主易揣殺長混兵禽祚梟首暴其尸城內咸稱萬歲混琚因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復稱建興四十三年

張玄靚

玄靚字元安曜靈庶弟也嗣公時甫六歲張瓘至推爲涼王自爲使持節中外都督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僕射隴西人李儼據枹罕稱永和十一年不受瓘命瓘使牛霸攻之未至而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酒泉太守馬基又起兵應綝瓘遣弟琚擊破綝司馬張姚王國擊斬基明年苻生使閻負梁殊以其征東將軍晉王苻柳書至負殊詞甚辨（瓘見負殊曰我晉臣也無境外之交二君何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于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也其可乎負殊曰晉墜天命久矣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幾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若欲以小事大何不舍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禽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何不先取江南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污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懼乃以玄靚命稱藩于秦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人情由是不附瓘憚混忠鯁欲殺之因廢玄靚而自立升平三年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率壯士四十人奄入南城馳呼諸營曰張瓘謀逆太后令誅之願從者二千瓘戰敗與弟琚皆自殺夷其族玄靚拜混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封酒泉郡侯混請去王號復稱涼州牧五年混疾甚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視且謂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

臣弟澄政事愈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殿下策勵使之可也泯卒以澄爲領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攻殺澄族宋氏自爲中護軍而以玄靚叔父天錫爲中領軍邕驕矜淫恣又通馬氏國人患之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九密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肅曰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諸口且當柰何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舉趙白駒且曰天錫從兵四百人與肅白駒俱入朝值邕門下肅斫邕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邕走而出天錫走而入因闔門邕率衆攻門天錫乘屋大呼曰張邕無道既滅宋氏又欲亂我家將士世涼臣何故從逆所取唯邕他無問也邕衆散自刭死十二月改建興四十九年稱升平五年詔授玄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玄靚以天錫爲冠軍大將軍督中外輔政興寧元年馬氏卒太妃郭氏疾天錫專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欽等皆死玄靚懼遜位天錫初不受趙肅勸之遂夜率兵入宮弑玄靚時年十四在州九年私謚曰沖孝武時賜謚敬悼

張天錫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改焉）既殺玄靚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遣司馬綸騫奉表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興寧二年秦王堅使拜天錫官太和元年詔以天錫爲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告絕於秦初李儼據枹罕兩屬秦涼既而撫有白馬羌斂岐欲與秦涼爲敵國二年天錫克儼大夏武始晉興相常據敗儼兵葵谷進屯左南儼懼謝罪于秦且乞師秦救至乃還（本紀云猛師敗績誤）秦遂取儼咸安元年秦置涼州于天水以姜宇爲刺史及克仇池又命王猛以書諭天錫天錫懼謝罪稱藩其冬秦徙涼州治金城天錫恐終爲秦所併乃立壇于姑臧西刑牲率官屬遙與晉三公盟使從事中郎韓博表送盟文幷書與大司馬桓温期明年夏會兵上邽太元元年秦使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尙書郎閻負梁殊齎詔徵天錫入朝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禁中錄事席仂請以愛子爲質重賂乞退師然後徐爲之計衆皆怒曰吾世世事晉忠節著海內柰何一旦委身賊庭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不捷天錫揚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汝欲生歸乎死歸乎負殊詞氣不屈天錫怒縛諸軍門射殺之使龍驤將軍馬建率衆二萬拒秦天錫之嗣位也數宴園池荒廢政事寵任劉肅梁景斥疏舊臣廢其世子大懷更立嬖子大豫地震山崩涌水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自壞災害並至近臣諫諍飾辯拒之極意聲色百姓怨恫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陷河會城苟萇濟自石城津與熙等會拔纏縮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一作常據）率衆三萬軍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金昌安西將軍宋皓勸降黜之廣武太守辛章白馬建不可信弗聽秦前驅至清塞建迎降至洪池據及軍司席仂死之戰于赤岸趙充哲及中衛史景死之至金昌天錫自出逆戰城人叛奔還姑臧秦兵隨之天錫計窮面縛輿櫬降軍門秦人封爲歸義侯淮肥之役與朱序俱歸國仕至金紫光祿大夫桓玄時乃卒天錫之降也長水校尉王穆匿大豫奔鮮卑禿髮思復鞬鞬送之魏安秦亡呂光據州魏安人焦松等起兵奉大豫攻拔昌松敗光將杜進大豫乘勝將伐姑臧穆諫曰光兵精食足據堅城攻必不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布先公之德以懷柔百姓旬月之後恩信既浹圖之未晚也大豫弗聽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年鳳皇以穆爲長史使西求援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等皆起兵應之進屯姑臧城西穆及思

復鞬子奚于等屯城南奚于爲光所殺軍遂敗散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五千餘戶南保俱城光將攻破之北走廣武廣武人執以送光光殺之姑臧天錫在州十四年而爲秦所滅張氏自軌至天錫凡五世九主七十六年

論曰張氏保據河右七十餘年既成國矣然軌寔忠純藩輔莫匹茂雖降志權以濟艱臨命之言隱存餘痛駿始假王重華紹述然皆奉承正朔異乎帝制自爲年紀建與故列於帝諸臣之後云

晉略列傳十四

晉略列傳十五

祖逖

祖逖字士稚雅一作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諸兄並有文采逖獨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周貧乏後更博覽通古今大略往來京師見者以爲有贊世才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並爲司州主簿情好甚密常共被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纍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惠帝入關關東諸王競召之皆不就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推共衣糧藥物流人歸心奉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拜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京口逖志在匡復賓客義從多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或時攻剽富室吏捕逐輒擁護解救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行之自若愍帝初卽位徵兵江東元帝不應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得以乘其隙今醜虜凶虐毒流中原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沈溺之士喜于來蘇中原可復國恥可雪也元帝乃以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杖使自招募製造逖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北渡江中流擊檝自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渡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感槩憤踊至淮陰止屯起冶鑄兵器召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于時流人所在團結爲塢主或稱刺史將軍守相或南奉江左節度或北承劉琨兄子演署置莫相統一張平樊雅在譙陳川在浚儀之蓬陂周撫周默在沛又有董瞻于武謝浮之徒小部十餘部各數百人皆統屬張平平最強大逖誘謝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十六國春秋云平沒于秦蓋誤以爲據并州之張平耳逖進據太丘雅遣衆夜入逖壘拔戟大呼趣逖幕督護董昭擊走之逖欲攻譙而雅盡收平餘衆兵力甚盛乃徵兵于陳川川使其將李頭率衆聽命南中郎將王含亦使桓宣來助逖以宣與雅有舊使說之雅以譙降遂鎭之時建武元年六月也石勒弟虎圍譙王含復遣宣赴救虎退逖表宣爲譙內史助討諸塢未附者周默亦降已而周撫殺默以叛雅之降也獻其駿馬于逖李頭欲得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卽賜之頭感激嘆曰得此人爲主死不恨矣川聞之怒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逖川益怒遣魏碩略諸郡逖使衞策邀之谷水盡獲所略川大懼太興二年四月以浚儀叛附石勒逖討之石虎率五萬人救川逖退屯梁虎徙川襄國而留桃豹等守川故城逖又退屯壽春十月使督護陳超襲豹不克死之本傳虎救川下云逖設奇擊之季龍敗走按川以太興二年四月叛逖以太興三年六月始復浚儀中閒一年史諱其退敗謂之設奇且云季龍敗走非實也三年六月又使韓潛馮鐵攻浚儀入其大城據其東臺豹尚據西臺分門樵牧相守四十餘日皆乏食然莫肯先退逖使千餘人囊土如米擔上臺數人擔米僞疲極道息賊逐得米謂逖豐飽懼糧至汴水又爲逖將所獲益懼宵走東燕遂復陳留乃留鐵守浚儀使潛進屯封丘而自鎭雍丘七月詔進號鎭西將軍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加恩禮其有微功賞未嘗踰日也初屯淮陰時幽州都督王浚爲石勒所襲執段匹磾據幽州稱刺史與樂陵太守邵續皆遙附江左江左授匹磾幽州刺史續冀州刺史續女壻劉遐平原內史劉琨尚有幷州而逖以無兵糧不得遽進及復譙琨已失幷州依匹磾匹磾又失幽州依續及復浚儀續又沒于石虎于是東北無復應援而司州諸將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俱受節度嘗遣軍邀勒侯騎獲濮陽人厚撫而歸之其人感激率鄉里五百餘家來降勒入寇輒不利戍鎭歸者相繼拓境至河河上堡塢先有任子在胡中者皆聽兩屬且遣游軍僞鈔之諸

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逖性儉約不畜資產躬督農桑子弟皆耕耨樵采與士卒均作役時大亂之後暴骨盈野逖所至必收葬之親爲祭醊嘗置酒大會中坐耆老起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報恩歌且舞有流涕者勒于是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其利以贍公私日益訓練士馬將渡河北伐四年七月朝廷以戴淵爲司兗豫幷冀雍六洲都督出鎮淮陰淵吳人無將略逖懼致同異且己翦荊棘收河南而淵從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內難將起傷大功不遂感慨發病然猶經營虎牢虎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惟南無堅壘恐賊襲據其後乃使衆築之未成而病亟先是妖星見豫州術士戴洋陳訓皆謂不利于逖逖亦曰此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九月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皆立祠祀焉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謀西畏周訪北畏逖二人並卒敦亂乃作

論曰世以逖與劉琨並稱豈不以彼二人者皆有大志而功不遂哉逖之北伐在琨已失幷州之後其時段邵諸人雖各據一隅然形勢寡弱皆不足以牽勒而分其勢假令琨從衛雄箕澹之諫保境息民以俟時逖方進取琨力亦全勒之爲勒未可知也然逖能復既亡之豫而琨不能保已完之幷其才固不可同日語矣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果毅便弓馬值世亂爲塢主每擊賊身率壯士陷陳所向摧破冀北比之關張冀州刺史邵續器之以女妻焉邵亦驍勇善戰遐嘗爲石虎所圍邵單將數騎馳入萬衆中夫妻併力潰圍直出賊盡披靡壁于河濟之閒莫敢逼者閉道遣使受江左節度元帝承制授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還下邳內史沛塢主周撫一名堅周默皆以寇鈔爲事豫州刺史祖逖招之默降逖撫怒襲殺之以彭城叛降石勒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斬之還臨淮太守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敦反與蘇峻俱赴難力戰有功追王含于淮南封泉陵縣公遷監淮北軍徐州刺史北中郎將如故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子肇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使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部曲不樂屬默挾肇以畔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臨淮太守劉矯率數百人襲平之遐母妻子得還都蔡豹者陳留人字士宣歷官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與遐龕共討周撫撫爲龕部將所斬而朝廷論功先遐龕怒以郡叛攻破東莞幷據之逼于石勒復降已又叛附勒詔羊鑒督豹等討之鑒畏懦諸軍不時進勒將王伏都淫龕室龕殺之請降帝怒其反覆不許趣諸軍攻之豹欲進鑒又不聽帝遣治書御史郝嘏持節督之羊鑒者泰山人字景期歷官東陽太守遷太子左衛帥徐龕之叛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舉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鑒自陳非將帥才兗州刺史郗鑒史誤作太尉亦表鑒不可用導固遣之師果無功刁協劾免鑒以鑒兵益豹豹進據卞城石虎自鉅平來攻棄輜重遁還下邳將軍留寵陸黨皆戰死詔收付廷尉斬于建康市而羊鑒以太妃外屬免死除名其後復起爲少府論討蘇峻功封豐城縣侯仕終光祿勳

論曰門戶用人倖位多矣未有以之命帥者也鑒辭不獲命負乘貽羞乃其得保首領不原自陳非才之本衷而獨以外屬附于八議豹之敗北信有罪矣節制在人進退乘銳還延老師乃致僨辱論其情事確有可原舍鑒而戮豹亦豈足以伏其心哉徐龕之變始于賞功之不平終于罰罪之不當遂使兗徐淪沒道徽還鎮洵廟算之失圖非邊將之不競也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時輒聚羣兒自爲帥計畫指授部伍肅然及長爲縣小吏送故長安得爲征西牙門討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代之謝病去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漕運及洛陽不守賊帥侯都掠人而食太尉荀藩在陽城衞將軍華薈在成皋部曲多被屠啖矩討滅都營護藩薈爲立屋宇輸廩穀焉藩承制假滎陽太守石勒自將來襲矩設伏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賊至爭取伏發山中大呼應之竟敗勒藩表元帝加冠軍將軍軺車曲蓋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二郡太守長安羣盜東下矩逆擊盡得所掠婦女千餘口諸將欲留之矩各遣歸本劉曜圍郭默于河內默求救矩使其甥郭誦迎致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使參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騎詣長安道不通還過矩矩說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宜知無不爲屠各素畏鮮卑盍爲我聲援乎肇許諾曜軍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輕舟潛濟夜襲賊營又大破之遂拔默以歸建興五年二月劉聰從弟暢步騎三萬屯韓王故壘去新鄭七里脅矩納降暢卒至矩不及爲備乃匿精銳見老弱奉牛酒詐降于暢暢易之大饗渠帥矩偵知將襲之兵士怯賊多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乃使誦及督護楊璋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獲鎧馬甚多暢狼狽僅免郭默在別屯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來援比至暢已破矩予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初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固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帳中令振平矩還過洛斬固而代之矩送示固八月固斬振降十二月聰子粲屯孟津北岸劉雅生攻洛固奔陽城山郭誦救之誦屯洛口使張皮簡精卒夜渡河（本傳聰兵步騎十萬張皮精卒千人下又云十道俱攻又云因據其營二十餘日不下又云選精騎千餘突圍則知千人非實今不取）侯者以告粲恃衆不設備皮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潰因據粲營及旦粲見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人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陳連戰數日不得渡部將格增夜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爲軍鋒殺所獲牛馬燒器械復夜突圍出渡河軍虎牢聰軍追之不及聰憤恚發病竟以死帝嘉矩功太興改元進安西將軍都督河南三郡軍事領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劉粲嗣僞位靳準弒之并其宗族發淵冢斬其尸遣使歸矩表稱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衆少不能援馳表于帝加司州都督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是時劉曜石勒各舉兵攻靳準曜稱帝勒叛曜曜洛陽守將尹安宋始等四軍並屯莫相統攝各懷疑沮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安之安等又降勒勒遣石生率五千騎赴洛矩默引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求迎從之石生虜宋始一軍北去遺民空洛陽相率歸矩矩表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深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趙固卒生使襲誦誦設伏破之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掠諸縣因攻誦壘不克退攻塄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于磐脂故亭大破之矩表誦功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初矩等皆受豫州刺史祖逖節度太興四年逖卒弟約代爲豫州默欲侵約矩禁之不可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聰乘危襲默默懼將降曜遣參軍鄭雄訊矩矩不許後勒復遣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良執誦弟元使爲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王陵尚不以母故背漢況于弟邪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結殷勤誦終不答然生軍勢益張矩默並飢困默固請降曜矩既逼于石氏乃從默計曜遣劉岳赴之爲石虎所圍曜自救岳軍又潰

歸默復爲石聰所敗遂背矩南奔追之不返劉岳爲石虎所禽矩將士陰欲降勒矩弗能禁亦南奔衆皆道亡惟郭誦段秀等百餘人從焉至魯陽墜馬而卒葬襄陽之峴山

郭默劉胤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整沒于劉聰默收遺衆爲塢主以漁舟鈔東歸行旅致富流人多附之默狡黠善以術御將士婦兄取官米餉婦默欲斬婦兄婦兄奔石勒默卽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假默河內太守劉曜列三屯圍之默糧竭質妻子以降請糴焉糴畢復守曜怒沈質急攻默遣弟芝求救于琨琨留芝而緩其救默使劫芝歸質諸石勒勒封默書送曜默使人伺得之會李矩救至乃奔新鄭矩爲司州除默潁川太守矩兵數屈默將南奔解印綬授其參軍殷嶠曰李使君遇吾厚今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相白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南馳至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假節蘇峻之亂召拜後軍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師敗績北奔郗鑒鑒使守大業壘峻將韓晃攻之壘中乏水默懼分軍守壘自奔江州江州刺史温嶠方督義軍軍司劉胤居守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王肥之後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閉舉賢良辟公府並不就奉母避亂遼東道出幽州爲王浚所留表授渤海太守浚敗依邵續續新附石勒胤說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睦何者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恃犬羊之威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問計胤勸歸琅邪續從之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歸國胤請行遂留爲元帝丞相參軍遷尚書吏部郎石虎攻厭次胤言于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續耳如使復爲石虎所制恐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帝然之未及出師而續沒王敦請爲司馬胤知敦有不臣之心稱疾不視事敦怒出爲豫章太守郡豪莫鴻因亂殺令胤討平之咸和初爲温嶠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反嶠率衆南下胤留守湓口默來奔胤參佐張滿等輕之默意甚恨峻平嶠卒胤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領江州刺史更縱酒殖貨財商販繼路而上供不至有司奏免胤官時默被徵爲右軍將軍不願入請胤胤已被議謝不能默不得已將赴召求行資會臘胤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怒對使者投之江僑人蓋肫被訟略人女爲妻張滿敕還女肫怒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形已具惟忌郭侯一人云當見除而後起事禍將至矣默旣懷恨又入肫言夜率其徒至府門門啓而入襲胤殺之幷滿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幷金寶裝船初云下都俄復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逃廬山中宣固守不應武昌太守鄧嶽馳白陶侃庾亮及侃共討誅之

魏浚魏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自雍州小吏遷度支校尉甚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略穀麥獻朝廷拜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洛陽陷屯洛北石梁塢諸塢嚮附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順則已不加侵暴劉琨承制假授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于密浚詣藩諮謀軍事藩大悅使使要李矩同會矩濔夜赴召其下阻之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深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圍之劉演郭默來救爲曜所敗浚夜遁被執不屈死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餘衆保弘農太守杜尹屯宜陽之一泉塢數被寇鈔要該自救該遣馬瞻赴之瞻乘閒襲殺尹奪

塢迎該復與矩默相結以拒賊元帝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平陽河南三郡曜嘗攻矩該破之矩迎默該助之後漸饑弊為曜所逼欲南徙衆不從乃單騎走南陽元帝逆拜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潛使請該殺瞻而納之移屯新野助周訪平杜曾詔領順陽太守王敦初舉兵遣使結梁州刺史甘卓卓去就未決試以敦指訊該該曰我本去賊效忠國家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不應蘇峻之亂率衆赴義卒于軍（本傳云還屯卒于道葬于武陵今從本紀）從子雄統其衆以從義師

論曰矩以寡弱之衆拒賊歷年功雖不成其所樹立亦足表暴于天下矣郭默無賴小人既乖脣齒之誼終致豺狼之噬矩之不終類取友不端者乎魏浚父子始終一節當疾風而表勁歷歲寒而不凋贈謚無聞雄亦湮沒然則中興之初慷慨立節之士未盡才用名蹟晦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晉略列傳十五

周玘

周玘字宣佩處第二子也沈斷有父風舉秀才除議郎太安二年張昌反荆州別帥石冰東破江揚逐刺史臨淮人封雲以徐州應之玘潛結南平內史王榘起兵江東共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討冰誅冰所署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葛洪甘卓皆起兵應玘冰將羌毒數萬人來拒斬之冰自臨淮趣壽春爲廣陵度支陳敏所破敏乘勝逐北永安元年遂與玘會攻建鄴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傳首京師徐揚皆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朝廷擢敏廣陵相敏廬江人以尚書倉部令史度支合肥還廣陵既立功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憂疾而卒敏以喪去官東海王越起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從攻劉喬敗于蕭西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甘卓時爲吳王常侍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共圖縱橫之計使卓矯太弟令拜己揚州刺史舉兵度江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江東使弟恢寇江州走刺史應邈弟斌東略吳越自稱大司馬楚公加九錫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楊內史玘爲安豐太守江東豪俊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玘循並稱疾乃以榮爲丹楊尹永嘉元年華譚移書榮等責以大義玘乃與榮謀密告都督劉準于壽春令發兵臨江己爲內應準遣劉機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弟閎爲歷陽太守以拒機廣家長城玘同郡也潛使圖昶廣使其屬何康送白事于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遂奪其軍還與榮卓共討誅敏東海王越辟參太傅軍事行至徐洲聞亂而還其年七月元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軍事假節鎮建鄴辟倉曹屬初吳人錢璯亦起兵討敏越命爲建威將軍永嘉四年徵璯率屬會京師璯畏劉聰不敢進逼軍期遂反殺度支校尉陳豐焚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立孫皓子充爲吳王既而殺之進寇陽羨元帝將郭逸朱典兵少不敢進玘合鄉里義衆與逸等討斬之論功授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爲置義興郡以旌其忠然玘宗族強盛前後三定江南爲人情所附元帝內疑憚焉左右任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馭吳人玘久不得調復見輕于刁協恥恚益甚鎮東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建興元年與玘陰謀誅諸用事者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輔元帝流人帥夏鐵等寓淮泗恢馳書要鐵聚衆數百未發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玘玘殺而薶之豕牢元帝聞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改建武將軍南郡太守行至蕪湖又召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公玘既忿迴易又知謀泄疽發于背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能復之乃吾子也卒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勰襲封勰字彥和常緘父言吳興功曹徐馥家有部曲勰潛結之二年冬使馥矯叔父札命合衆以圖王導刁協札字宣季處第三子也察孝廉除郎中爲齊王冏大司馬參軍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東海王越辟爲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授寧遠將軍歷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孫皓族人弼亦起兵廣德以應之三年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札聞大驚告亂于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殺馥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勰族兄續通鑑誤作族子亦聚衆應馥元帝將發兵討之王導以爲少發兵則不足用多發兵則根本空虛懼有他變玘兄子筵忠烈至到爲鄉郡所敬遣筵足矣筵處長子靖之次子也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詔給力士百人輕騎就道日夜行至郡將入遇續于門謂續曰與我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筵牽逼與俱坐定謂侃曰府君何故置賊在坐續錯愕起摳衣取小刀筵叱郡傳教吳曾以刀鐶築殺之欲誅勰札不許委罪于從兄邵筵不歸家長驅復命元帝撫勰如舊還筵太子右衞帥進封札東遷侯札矜險好利太興中歷官右將軍督石頭水陸軍事

加散騎常侍王敦兵至開門應之周氏勳名由是遂衰禍敗亦尋至云時筵以冠軍將軍都督五郡(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率水軍三千將討敦黨沈充于吳興未發而王師敗聞札開城憤咤見辭色敦轉札光祿勳補尚書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敦之屯于湖也勰爲臨淮太守筵爲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兄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縉太子文學都鄉侯吳士貴盛莫與比敦深忌之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召爲參軍及敦疾錢鳳言于敦曰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後二族必不靖矣周多俊才宜早爲之所敦從之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弟子李宏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諸子與脫圖不軌卽軍中殺筵襲會稽殺札羣從皆死惟札二子澹稚得免敦平王導贈札衛尉復筵官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郎中歷官廷尉正恆縱酒不事事及趙王倫害淮南王允欲盡殺僚屬榮乃力爭多所全活倫篡以爲其子虔大將軍長史倫敗將併誅有一督帥救之得免初榮與同僚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便割炙啗之坐者問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免榮乃執炙者也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以情告其友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大府事殷來何委任酒客乎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熊曰若轉爲中書侍郎則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矣旟從之榮在職不復飲酒或問之曰君何前醉而後醒也榮懼復飲冏敗以誅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驃騎長史乂敗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帝幸鄴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帝幸長安以散騎常侍徵不赴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徐州以爲軍諮祭酒陳敏據江東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害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慝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也敏大悅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永嘉元年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原書有云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是譚所遺書人也莫審其名賀循亦字彥先循不受敏官故當是榮也)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敏本性凶狡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不祐雖沮長江命危朝露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敏倉部令史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荊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震威丹楊擒寇建鄴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榮得書甚慚因與玘合謀請兵于壽春而使錢廣殺敏弟昶奪其軍還軍朱雀杭南敏使甘卓拒廣堅甲精兵悉以委之榮慮敏疑己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榮乃出說卓曰江東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否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不亦辱乎卓素敬榮卽迎還其女與廣合軍發橋斂舟榮玘及前松滋侯相

紀瞻並軍水南敏自將萬餘人出軍水北榮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遂潰敏單走獲之江乘斬首傳京師夷三族詔徵榮爲侍中至徐州聞亂還吳元帝初鎮江東躬造榮及賀循以收人望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軍府政事皆與謀議所幸鄭氏有疾祈禱廢務榮上牋極諫又薦陸曄賀循等宜盡才用元帝皆納之永嘉六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中興建追封公開國食邑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吳平徙家歷陽舉秀才永康初又舉寒素爲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周玘等共起義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諸名士同赴洛至徐州聞中土大亂裴徊不進東海王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復顧望便以軍禮發遣衆皆六懼乃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引爲軍諮祭酒進鎮東轉長史元帝親臨瞻宅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據葛陂加揚威將軍征討都督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屯壽春敗勒弟虎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曁令者令已受拘瞻覺其詐破檻出之元帝爲丞相遷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長安陷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而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當誅宜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于將來豈得救宗社之危急哉綱維大業惟理與當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是揖讓而救火也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遷僕射郗鑒在鄒山屢爲石勒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才恐朝廷棄而弗恤上疏請徵之鑒卒爲名臣明帝嘗獨引瞻于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讓轉領軍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將討王敦帝使謂瞻曰卿雖病爲朕臥護六軍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事平求退帝不許固辭不起就拜驃騎將軍常侍如故卽家爲府尋卒年七十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瞻性靜默好讀書或手自抄寫所箸詩賦箋表數十篇解音樂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有園池竹木之勝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父瑩並有名吳朝瑩隨孫皓入洛拜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下詔與太宰西陽王羕丞相王敦司空王導皆盡敬書疏禮儀一如東宮故事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屬王敦之變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廣川太守褚沈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嘏與瞻素疏以高義俱臨終託後瞻營護如骨肉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避安帝父諱改賀氏曾祖齊吳名將父邵吳中書令以直諫死循舉家徙邊吳平乃還本郡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政尚寬惠遷武康武康競厚葬又拘忌歲月以致久停喪柩循訓誘禁絕俗化大革鄰城宗之然孤宦無援于朝不得敘進著作郎陸機上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前蒸陽令郭訥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伏思臺郎所以州州有人非徒以均

分顯路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迷國益甚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師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材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詠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淸途苟充方選而已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石冰據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代以程超其黨宰與令山陰大將抗寵率衆數千屯郡講堂循起兵應周玘爲寵陳順逆寵走超與降迎景還郡卽散兵杜門不預功賞陳敏之亂矯詔授循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袒示不可用敏不敢逼敏誅周馥上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復上爲吳內史鎭東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眞耳當宇宙淸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輕舉絶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淪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艮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今羣望喁喁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敦逼不已乃輿疾而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就加朝服賜第一區時江路多盜帝以問循循曰議者欲出宣城鎭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闔廬洲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人役番休漢制十里一亭今縱不能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指其較蹟言所在都督致討若不明部分軍民雜徼兩情俱墮莫適任負徒有備名不能爲益也帝從之建武初拜中書令固辭老疾乃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頴川宜毀循議曰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幷太祖而七也世祖定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倶不應毀從之有司奏瑯邪恭王宜稱皇考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議遂寢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太興二年年六十卒贈司空謚曰穆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廉直有士氣潘岳勸免之遠有志尙爲元帝鎭東主簿（本傳云元帝作相引爲主簿誤也）洛陽陷相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牋請遣吏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發哀卽命將修復聲罪討逆屬有杜弢之難不果建興元年正旦府朝將作樂遠諫而止又請躬耕籍田以勸農桑轉丞相參軍杜弢未平瑯邪園侍郎王鑒上牋勸帝親征（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明公當陽九之會負伊周之重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淸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民耳而百粤鴟視于五領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于道殘弱之原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返旆元戎凱入未在日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去年以來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謂宜親臨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深溝高壘據要害之地六軍既贍戰

士思奮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鑶于麾下矣大舉役重守不可虛可委王導以蕭何之任昔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也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于召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漢高光武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震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馳騖四方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軨盧龍之領頓轡重塞之表劉先主躬登漢山吳爲祖親泝長江歷覽古今撥亂之主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今大弊之極尠于往代崇替之命繫在一人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鑒字茂高堂邑人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遠以爲梓宮未返國賊未夷不宜以小醜輕動會弢已平帝亦不出轉從事中郎象遷尙書左丞散騎常侍中興建帝欲賜投刺勸進者爵遠請依漢法普賜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無偏頗之失不從遷御史中丞尙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尙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避道綝不爲動協令威儀捽墮馬遠奏免協官十一月暴雨雷電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雨非時深自刻責雖禹湯罪己未足爲喻陛下節儉敦樸豈弟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素飡負乘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返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此失一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大恥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猶未果亦當上下克儉恤民養士減膳徹樂惟修戎事今陛下憂勞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失二也選官用人不惟實德而在白望鄉舉道廢請託交行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失三也遂使世人削方爲員撓直爲曲萬幾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古者任官後爵位定後祿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于仄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施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加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之亂沈充應敦吳興加遠將軍距而不受調軍資弗予敦擅政徵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引爲長史數月病卒

論曰鑒請親征杜弢而遠駮之遠張恢復之宏略鑒急偏安之近局是以所見有不同也然其要歸于總持戎綱親御將士以係四海具瞻之望而消權臣竊弄之萌帝卒不悟禍延再世

晉略列傳十六

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太保睢陵公祥之從孫也父裁祖覽覽與祥異母母虐祥覽年數歲便抱持號泣其後虐祥妻覽妻亦如之祥居父喪以孝聞母忌而毒之覽遽起取酒母懼泛卮祥得免覽仕武帝朝至宗正卿以太中大夫致仕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三而卒初祥受佩刀于呂虔虔語之曰工相此刀佩之至三公卿威德堪之矣祥臨終以授覽曰汝後必興導卒以世德興江左少與從父兄敦齊名爲東海王越參軍元帝歸藩瑯邪甚被親厚元帝以安東將軍鎮下邳導爲司馬從鎮建鄴勸辟顧榮賀循以收時望洛陽陷士大夫多避亂江左復勸辟掾屬百有六人荊揚輯安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參軍陳頵與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夌遟加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用（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仕郡爲督郵拔主簿州辟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齊王冏起義將州兵赴難拜駙馬都尉後避難江西元帝爲鎮東大將軍以爲行參軍典兵法二曹建興初轉錄事建議參佐僚屬毋得避事臨使稱疾者免官又議己亥賞格乃三王起義權時之制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宜停罷之頵出自孤寒數有論列朝士惡之出爲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復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宜開舉武略任將帥者隨才授任又出爲天門太守陶侃表授梁州刺史州大姓嫉之以年老耳聾召還年六十九卒）愍帝即位徵爲吏部郎不就元帝分陝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始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朝多故來此欲求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暇日北士相要宴新亭中坐顗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帝爲晉王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方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時中興草刱學校未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涖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也殿下以命世之姿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戴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以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征南軍司戴邈亦上疏促之乃立學校幷置史官（邈字望之淵之弟也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出爲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板爲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舉兵加左將軍淵爲敦所害坐免敦敗拜尚書僕射卒官通鑑紀立太學僅錄邈疏而不及導書今按邈疏有明主偶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又有奉詔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云云是導書已蒙允行而邈疏請其速行耳）帝即尊位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平華軼功封武岡侯（軼爲江州刺史心存朝廷不順元帝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之訪過姑孰謂著作郎干寶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馭頃來輒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釁矣乃北屯尋陽帝承制遣王敦督甘卓

（周訪朱典趙誘等攻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拒敦自以舟軍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常軼軼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安成追斬之）進位侍中司空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初導與敦分筦內外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既跋扈帝憚之引劉隗刁協等爲心膂導漸見疏敦不平上疏訟導詞甚慢及譙王承鎭湘州敦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閒欲以動帝帝益惡之以隗爲鎭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名爲討胡實備敦也永昌元年敦遂反上疏罪狀劉隗其黨沈充起兵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罪狀敦召淵隗以兵會京師敦兄光祿勳含叛奔敦于是隗勸帝悉誅王氏導乃率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值周顗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具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帝乃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亂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乃下詔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都周札以石頭應敦敦入據之王師攻之敗績敦不入朝放兵大掠宮省帝使導勞敦于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勸進敦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是敦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加守尚書令因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爾正當誅耳導又無言敦遂殺淵顗還屯武昌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元帝以憂崩明帝卽位明帝之爲太子也琅邪王裒幾奪嫡導固諫及卽位導受遺詔輔政太寧元年四月敦移鎭姑孰轉導司徒而自領揚州亡何敦病二年五月病甚帝將討之而憚敦積威爲中外所慴伏乃揚言敦死導率子弟發敦喪帝下詔曰先帝刱業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情希騖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僇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沮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怨人怒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自古以來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天不長姦敦以殞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又詔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使兄含率錢鳳等三萬衆至江寧導與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緜緜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衞咸懼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時還含驃騎大將軍）望兄奬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惘然兄之此舉謂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于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嘆此直錢鳳自知無地遂

倡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
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
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
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
節之臣負先人平生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
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
導以為灼炟也含不答事平論功進封始興郡公時贈謚死難諸臣
戴淵譙王丞等而未及周顗顗弟謨上疏訟之不報謨又重表然後
得請于是周札故吏上書訟冤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開門延
寇使敦得恣亂不宜追贈郗鑒兄弟宜復本官導議以為札在石頭
未悟姦萌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駁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
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
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則譙王周戴便宜
受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
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
為賢則召忽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
一目不必為忠皆當死也且札闔棺定論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
忠義明矣鑒又論駁朝廷竟從導議明帝崩成帝立導復與庾亮等
受遺詔輔政然亮親太后兄政皆決焉後趙將石聰寇阜陵詔加導
大司馬假黃鉞出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歷陽內史蘇峻拒退聽解大
司馬庾亮將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亮
卒召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德望不敢害猶使以本官
居己之右峻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能得峻將路永匡術賈寧並
說峻殺害大臣峻不納永等咸貳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等謀奉帝
出奔義軍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獨攜二子隨永奔義軍于白
石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請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

導曰建康古之金陵昔孫仲謀劉玄德皆云王者之宅帝王不以豐
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墟矣
且北寇游魂伺我閒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鎮
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罷遷都之議用褚翜為京尹都下復寧導善
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有練數千端
鬻之不售導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競服練遂踊貴令主者賣
之端至一金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毋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帝沖
幼時見導每拜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頓首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
散騎優冊乃曰制命後遂為故事元正朝入帝為之興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導
以否博士郭熙杜援以為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曰天子臨雍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侍中荀奕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若他
日小會自可盡禮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從之導年未六十有羸疾不堪朝會常令
輿車入殿又每幸導府樂飲并拜導妻云時以導帝之師傅名位至
重百僚皆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右光祿大夫顏含含不可而止含字
弘都琅邪莘人也兄畿死而復生口不能言所須託之于夢母妻營視皆倦含絕人事侍養十三年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歷大司
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為政所先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也
且當徵之勢門使返桑田庶數年之中戶給人足導歎曰顏公任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
勳以年老遜位成帝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馮懷欲盡敬于導以訪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
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思祖問佞于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為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
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于含以其盛滿不許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
靖喪在殯而鄰火移棺紼絕火將至而滅以旱遜位不許咸康元年疆吏誤言石虎入寇
復加大司馬審知非實復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進太傅拜丞相
罷司徒以并之庾亮出鎮江州以導不歸政惡之或勸導密防亮導
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然內不
能平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咸康五年年六十四卒帝
舉哀三日喪葬視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文獻有子六人長子悅字長
豫導甚愛之先導卒無子弟恬子琨為嗣襲導封琨子嘏嘏子恢恢

之時晉亡初導度淮使郭璞筮之曰吉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繇衍竟如璞言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避亂度江爲元帝從事中郎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康尉以法收護軍士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婦服未除一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前後奏劾或免官或削爵或奪奉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強驕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非才隗奏劾之文致甚苦事雖寢王氏深恨焉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逆上二丈三尺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咸譁曰寃伯息忠訴偁伯督運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爲枉隗奏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不勝任請皆免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解職帝自引咎而宥導等晉國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并劾免嵩兄顗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代薛兼爲丹楊尹導政多縱弛而隗與刁協務裁抑豪強爲右族所怨隗雖尹京在外而與聞機密導等忌欲出之然隗亦自以敦權威不可制勸帝出腹心鎭方隅典兵馬以爲之備于是出爲青徐幽平四州都督率衆萬人鎭泗口敦舉兵以除隗爲名帝徵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甚厲及入見請誅王氏帝不從而使屯金城敦據石頭隗攻之不拔將出奔入宮辭帝帝流涕遣之遂奔石勒孫波穆帝時來歸仕至散騎常侍授冀州刺史未行疾甚疏陳時政而卒追贈前將軍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以文學歷仕諸王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度江元帝爲鎭東以爲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徵爲御史中丞不行中興建拜左僕射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與賀循等共草定制度當時賴之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多迕物每崇上抑下又使酒侵侮公卿故爲貴近所嫉王氏尤甚然帝彌任焉建議免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欲以強公室弱私門王敦舉兵首罪劉隗次及協帝使督六軍討敦敗績入侍帝太極東除帝執手流涕使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事逼矣安可不行給人馬使自爲計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敦聽刁氏收葬帝痛協不免密捕送首者誅之敦平周顗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協子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待罪詔宥之由是知名咸康中上疏訟協朝議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丹楊尹殷融以爲春秋尚不絶孔寧儀行父況協之比君在于義順奉命違寇非爲逃刑宜加顯贈以明忠義庾冰不能決左光祿蔡謨與冰書以爲協但明帝所不贈非所加誅王澄第五猗並元帝所誅今猶加贈豈以改前爲嫌冰然而奏之乃復本官祭以太牢

論曰秦誓責休休有容戒媢嫉以惡之深哉其言之也江左中興恃導爲國聘名士禮賢者庶乎近之矣卒讎隗協禍延周戴惡在其休休也當建武太興之年靳準作亂劉石交惡邵續劉遐引領以南望祖逖李矩投袂而北討假令受陳頵之碩言攄熊遠之長策破門戶之積習釋權寵之私見分任羣力上下一心明法詰戎務農積穀歸重京輦董督邊垂敦雖凶頑未至畔逆就其犯順未至倒戈也謀之不臧勢成尾大是以刁劉操切之術得契帝心積漸微嫌因仍巨釁內無投漆之固外無鬩牆之禦遂使青幽坐沒司豫繼淪惜哉惜哉史乃表其貞誠齊之諸葛不亦遠乎

晉略列傳十八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廬江之尋陽至訪四世訪少沈毅謙讓周振窮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重散吏陶侃薦爲主簿以女妻其子瞻情好彌篤廬江陳訓善相人謂訪與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命爲參軍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自歸元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屯尋陽之鄂陵與甘卓趙誘共攻華軼連破軼將馮逸王約傅札朱矩遂禽軼斬之江州平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建興三年與諸軍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訪作長岐棖以距之賊從青艸湖密抄官軍又遣杜弘張彥攻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焚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隨李恆受訪節度賊衆數倍訪訪中流矢折兩齒形色不變力戰斬彥會日暮各罷訪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復來大呼左軍至士卒皆偁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語諸將曰賊以夜退旦日知我無救當復還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湘州訪率舟師進指湘城財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追敗遂圍之弘擲寶物城外以餌軍乘亂突圍奔臨賀進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封尋陽縣侯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通鑑作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荆州刺史出自武關賊帥杜曾等迎猗于襄陽遂聚兵數萬與猗分據漢沔敗元帝所授荆州刺史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沔北都督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使其從弟廙代侃爲荆州侃將鄭攀等怨侃見代結曾拒廙廙屯揚口不得進建武元年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等助廙曾聞之懼僞降于廙且請擊猗于襄陽以自贖廙信之將赴州留長史劉浚守揚口竟陵內史朱伺諫不聽（伺字仲文安陸人吴平徙江夏有勇力口訥不知書爲江夏郡督將張昌之亂諸縣皆附焉惟伺本部倡義討逆有功求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而貫焉陳敏反陶侃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船署爲左甄據江口破敏弟恢封亭侯領騎督西陽夷掠江夏太守楊珉請諸督將議方略伺獨無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輒勝答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珉走夏口陶侃來戍伺依之加明威將軍從破杜弢箭中脛色不變戰益力賊敗還長沙追至蒲圻不及而返加威遠將軍建興中平劫賊陳聲等二千餘家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廙代侃爲荆州侃將鄭攀等拒廙使告伺伺稱疾不行廙將西上留劉浚守揚口伺謂廙曰杜曾猾賊誘官軍使西必兼道還襲揚口宜深防之廙性矜厲自用謂伺老怯不聽曾果馳還乃遣伺還救伺財至壘卽被圍北門危急浚使伺守之或曰伺與攀同謀將叛矣乃使守南門賊知之攻北門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惡之北門陷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入船賊樀以鎩伺接鎩反樀之賊走上船屋呼其黨其黨大集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創甚卒于甑山）曾還襲揚口廙退保甑山誘等與曾戰于女觀湖大敗誘軌皆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率八千人至沌陽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水中乘勝銳甚訪惡之乃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以待之曾畏訪先攻左右甄訪自于陳後射雉而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自行酒飲其選士八百人敕不得妄動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起士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死者千餘人夜追之諸將請待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勞故克之不乘其衰安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廙乃得至州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謂其僚佐曰城濮之役得臣未死晉文猶有憂色今不斬曾難未已也太興二年又擊破之其將馬雋執曾以降幷獲第五猗訪以猗中朝所授加有時望乃斬曾而送猗于王敦且白敦勿殺敦竟斬之初敦患曾難制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荆州時荆州刺史王廙多殺前刺史陶侃將佐爲士民所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用訪代

之敦素忌訪威名從事中郎郭舒又說敦曰鄙州雖荒弊然用武之國不宜假人訪爲梁州足矣敦乃自領荆州加訪安南將軍餘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釋遺以玉環玉盌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說邪訪善撫士卒衆皆爲之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終訪之世敦逆謀不敢發訪欲宣力中原故與李矩郭默深相結以河洛爲己任未遂而卒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家貧母湛氏丹之妾也紡績資侃使交勝己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還侃以書責之鄱陽孝廉范逵過其家母截髮佐供具雖僕從亦過所望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言諸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召爲舍人出補武岡令迕太守呂岳棄官歸劉弘爲荆州辟南蠻長史與荆州長史應詹俱爲弘所重弘嘗言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吾當居其處今觀二長史他日必繼老夫矣論討張昌功封東鄉侯邑千戶拜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母憂去職江州刺史華軼表揚武將軍使屯夏口以兄子臻爲參軍時元帝鎭江東與軼不平臻懼難作託疾歸侃遣還軼臻遂東赴元帝帝大悅命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告絕于軼還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劫盜斷江路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獲數人西陽王羕之左右也侃索餘賊且逼羕以兵羕縛帳下二十人送侃斬之盜遂絕流亡歸者屬路侃竭資振給而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初巴蜀流民布荆湘間數爲土人所侵苦蜀人李驤殺樂鄉令以反醴陵令杜弢散財募士擊破之弢字景文成都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所禮重也杜疇反湘州時弢已去官在長沙疇以弢鄉里推爲帥弢遂自僭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南破零陵東攻武昌殺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敗廣川刺史郭訥荆州都督王澄澄雖敗無懼意日夜縱酒博弈上下咸怨既而自將拒弢故參軍王沖據江陵以叛澄奔孱陵懷帝永嘉六年也元帝聞之代以周顗顗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走潯水于是征討都督王敦督侃與周訪甘卓共討弢愍帝建興元年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顗弢退屯冷口侃度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使伺逆擊破之弢遁還長沙獲其輜重遣參軍王貢告捷于敦敦表授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三郡太守鎭沌口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通鑑作都督)擊斬沖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赴貢懼遂與曾叛破侃督護鄭攀于沌陽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詭說曰賊且至柰何動衆侃惑之賊至奕亦叛賊鈎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坐白衣領職率諸將擊破弢得復官二年徙治林障爲弢將王真所襲奔灄中周訪救至破走真三年復與甘卓討弢弢數敗請降南平太守應詹啓呈其書元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之拜巴東監軍而侃等攻之不已弢怒殺運復反使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弢疑殺張奕衆懼多降他日貢挑戰侃遙謂曰弢爲吏盜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詞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亡去莫知所在克長沙降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乘勝圍杜曾于石城曾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返擊之死者數百人王敦本欲用其從弟廙爲荆州因是左轉侃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見敦武昌將吏鄭攀等請留侃敦不許諸將以侃甫立

大功而更被黜廙又忌戾難事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疑侃所使留將殺之諮議梅陶長史陳頒諫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素憚訪乃留其子瞻爲參軍而遣之侃至豫章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本傳侃破弢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朱伺諫不聽敦果留侃左轉廣州周訪傳杜曾破陶侃于石城攻荀松于宛皇甫謐傳方回避亂荊州未嘗入城府侃每著士服造之望門輒下敦以廙代侃還侃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通鑑載石城之敗于平弢後轉廣州前而以侃至敦所爲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按方回尚不入城豈反從軍侃必回鎮方回始得諫且侃不回鎮安得有石城之戰若無石城之敗敦亦何辭而左轉之石城既敗左轉有辭亦不須留之而後轉且侃將佐詣敦請留敦之轉侃在侃未至武昌前明矣初王澄被徵過敦爲敦所殺澄字平子琅邪臨沂人衍之弟也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發穎嬖人孟玖姦私穎竟誅玖穎敗爲東海王越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官惠帝末衍白越以爲持節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縱酒不親庶事京師危逼將赴難而節柱折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軍中訛言已破襄陽獲山簡而故逸澄使使者歸告澄澄大懼散衆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于長史將僕斬之王沖叛澄留杜蕤守江陵自遷孱陵尋奔沓中被徵爲軍諮祭酒澄名素出敦上及是過敦猶以舊意相侮敦怒而殺之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爲廣州就敦求之不許廣州將溫邵等背刺史郭訥迎機機至訥部曲皆降訥懼以州讓機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推其子壽領州事督將梁碩攻殺壽迎立陶威爲刺史威尋卒機自以盜據廣州懼敦致討乃使使詣敦乞交州敦欲用機討碩乃論降弢故將杜弘功轉機交州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領州事以拒機機不得進遂與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或請留察形勢侃不聽直至番禺諸郡縣皆已迎機矣宏請降侃知其詐許而備之弘率輕兵至知有備而走追破之禽沈斬機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下書諭邵邵皇懼北走追獲諸始興弘奔武昌州境悉定論功封柴桑侯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于齋外莫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耳元帝太興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加交州都督永昌改元王敦反梁州刺史甘卓約侃共討敦詔侃領江州以躡敦後侃使參軍高寶將兵北下未至而敦入京師爲丞相寶引軍還敦復令侃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交州刺史王諒承敦指收湛及碩湛見殺碩發兵圍諒于龍編明帝太寧元年侃遣兵救諒未至而諒沒侃將高寶攻碩斬之交州亦定加領交州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次子夏爲都亭侯三年五月遷征西大將軍都督荊雍益梁四州通鑑從本紀有湘無益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鎮江陵侃恐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李雄表零陵太守尹奉代之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反明年正月江州都督溫嶠救京師次尋陽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二月京師陷侃子瞻戰死四月嶠遣督護王愆期邀侃赴難侃內憾不與明帝顧命又見京師已陷峻方挾天子號令如王敦故事乃報嶠曰疆埸外將不敢越局並追龔登令還嶠復致書詞旨鄭重且以殺子激怒侃侃妻龔氏亦固勸爲瞻報讎侃乃赴難四年二月事平還江陵三月論功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增邑三千戶加督交廣寧三州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劾敦敦病卒敦字仲仁弱冠仕州郡辟公府至尚書郎爲東海王越主簿出補汝南內史元帝鎭建鄴請爲軍諮祭酒不就爲山簡征南司馬監沔北七郡軍領江夏相征杜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王敦請爲軍司拜太子右衛帥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鎭泗口石勒入寇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郡縣多陷沒貶秩三等徵拜大司農轉尚書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安南將軍湘州都督刺史義軍討峻敦使督護以數百人隨大軍而已被侃劾徙廣州以疾不拜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以憂卒湘州罷入荊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誣以反送首于朝輒自領江州五年正月朝廷因授之侃發兵討默默致賂且寫中詔呈侃侃參佐皆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不出匈懷劉允朝廷所禮雖方任匪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横耳發使上表且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嬰城自守侃惜其驍勇欲活之遣

郭誦說之默欲降其將宋侯張丑恐見誅持默不聽出庾亮以兵會侃攻益急侯縛默及丑以降侃并斬之詔侃兼督江州領刺史侃又移鎮武昌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表論梅陶史文如此事不明意者陶以敦故被禁錮而侃表雪之歟諸事蓋非一時史家類記耳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七年四月趙將郭敬陷襄陽秋侃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復襄陽宣譙國銍人也史失其字爲元帝丞相舍人譙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衆各數千人元帝轉宣參軍使說平雅皆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使扞北寇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祖逖北鎮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輕平平殺之阻兵歲餘逖以計殺平而雅據譙不能下含遣宣將五百人助逖逖復使說雅下之石勒別將圍譙含又遣宣救譙會賊已退郎留助逖討諸不服者還譙內史逖卒弟約代鎮將棄譙南奔壽春宣固爭不從遂失陳留約從蘇峻反宣諫不納遂拒約投溫嶠賊平宣居武昌子戎爲劉允參軍郭默之亂戎復事默侃討默默使戎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而使戎迎侃侃上宣爲武昌太守還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江夏相襄陽平侃使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懷初附勸農桑簡刑罰略威儀常載耒耜于輜車或親耜穫以率其下十餘年閑石虎再攻之每以寡弱拒守虎不能拔侃卒庾亮代侃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石虎使七千騎度沔攻宣三面爲地道宣選募精勇出不意殺賊數百賊乃退走宣獲其鎧馬甚衆久之率衆逾沔收南陽諸郡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伐更以宣督司雍梁三州荊州四郡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翼還鎮襄陽命宣伐石虎將李羆于丹水兵敗貶號建威將軍移戍峴山遷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未之官發憤病卒十一月進大將軍加殊禮固讓不受明年三月寧州刺史尹奉以州叛降成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夷遂圍城刺史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臣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顯戮若臣已死陳尸爲戮不報積數年毅子釗自洛往省未至而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草爲食伺閒破夷永嘉元年釗至州州人奉釗領州事釗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胥包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魏興太守王遜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而詔交州刺史吾彥救釗遜字邵伯魏興人四年到官表釗爲朱提太守遜惡衣菜食披荊棘收離散以威嚴爲治誅反側及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牛羊萬計州境遂安遣子澄勸進江左賜爵公遜以地勢形便請分牂牁爲平夷朱提爲廣南建寧爲夜郎永昌爲梁水又改益州郡爲晉寧成將李驤既下越嶲漢嘉遂渡瀘入寇遜將姚崇爨琛與戰堂狼大破之追至瀘水溺死者又千餘人師還遜以不能窮追鞭崇因諸將怒不可解腦裂而卒謚曰壯是歲太寧元年也州人立遜中子堅行府州事詔即授之三年侃表用尹奉初蠻酋梁水太守爨量晉寧太守李逷叛降成遜討之不能克奉募夷人刺殺量逷遂降咸和二年正月成入寇朱提太守楊術與戰敗死臺登四年侃加督寧州七年十月成李壽入寇八年三月奉降于成遂失寧州明年六月侃卒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謚曰桓侃聰敏勤吏職重農務本督察盜賊法令甚嚴所至之處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終日斂厀危坐手畣書疏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飲酒有定限佐吏因餘歡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也采聽耆俗發姦擿伏有趙廣漢之風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取其戲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綜理微密嘗作船竹頭木屑舉掌之後皆得其用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公私充實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瞻死蘇峻之難世子夏爭財殺弟斌瞻子弘襲爵再傳綽之延壽宋受禪降爲侯初武昌北岸有邾城或請分兵鎮之侃不畣言者不已侃乃渡江行獵因語之曰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將引寇且吳時此城守兵三萬無益江南適虛內討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其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吾友包世臣曰毛寶之敗自緣不救非邾城不可守也呂文煥以無救失襄陽豈襄陽亦不可守乎守江不如守淮豈有畫江而爲守者且黃州武昌江面至狹對岸可聞呼聲安得謂內無所倚蓋侃自移鎮巴陵已無北問中原之志故不欲開釁飾詞以拒言者耳按當日重門之險在于壽春東連彭城西引潁川所謂守淮實在于此若邾城之于武昌正如樊城之于襄陽耳得之不足以進取棄之不足以養寇設若北寇懸戍邾城中經冥阸饋運不通前阻長江攻取不便亦何異曹休挂車之敗哉故謂毛寶死于不救非死于邾城之不可守是也謂守江必守邾城非也

論曰史稱侃夢翼而登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折翼而止是以季年懷止足之分近于誣矣稽蘇峻之誅而嚴劾卞敦致杜弢復反而欲降郭默觀其指趣蓋功名之士乎拳拳節飲而忘封鮓之訓是以啓手之日釁起鬩牆然而荊湘交廣變難迭出崎嶇百戰蹶而復振卒能底定厥功懋焉雖失寧州所謂鞭長莫及必欲以尹奉沒蜀累知人之明斯亦責人無已者也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年稚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惠帝時爲成都王穎丞相掾祖舅劉弘請爲荆州長史與陶侃咸見賞異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洛陽陷詹流涕勸澄勤王澄政令不一谿蠻並反詹討降之破銅券與會盟數郡獲安初益州秀才杜弢居南平爲詹所禮樂鄉之亂弢散家財募義士破李驤其後爲反者杜疇所推逐刺史荀眺而據湘州元帝使甘卓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請降不許乃遺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見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禽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俟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薨逝斯事中廢欲遣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戮吾使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于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逼向義之夫爲叛逆之虜跡思善之衆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卿[illegible]悉之寧當令抱枉于時不證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時騰吾牋令達盟府大使光臨使吾得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埽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便溯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喁喁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諒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流寓居詹郡界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閒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霑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受弢降爲侃所攻復反詹復與侃破之湘州平拜建武將軍巴東五郡監軍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將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拜後軍將軍上疏請修辟雍令國子受訓皇儲釋奠案還光祿大夫王敦據于湖勸明帝討之拜護軍將軍前鋒都督敗敦兵竹格抗斬其將杜發封觀陽縣侯食邑千六百戶出爲江州都督刺史將行上疏曰宏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也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褒貶則人有慎舉之功官無廢職之吝矣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軍敗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辯章幽明宏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采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中閒以來遷不足勸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治官雖美

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令二千石免官者三年乃得敘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行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省皆令附農市息末技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奉使祿足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勤于撫字百姓賴之咸和六年年五十三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

晉略列傳十八

温嶠

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幼以孝弟著偁博學有識量父憺河東太守嶠美風儀善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不就司隸請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威名嶠劾其聚斂舉朝振動舉秀才補潞令從母夫劉琨鎮并州請爲平北參軍還大將軍從事中郎拜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數督前鋒討伐有功轉司空右司馬長安不守琨檄告華夷崇奉元帝加嶠左長史奉表勸進史稱嶠母崔攬衣留嶠嶠絕裾而行吾友包世臣曰樂平之敗琨由薊孤奔劉嶠從戎奔北安能奉母行間此欲明嶠忠義而爲之詞爾朝廷重之授散騎侍郎嶠聞母亡苦請還北營葬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喪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慮仰憑皇靈使逆寇殄消然後返哀墓次豈得引小嫌廢遠圖哉嶠不得已受命歷王導驃騎長史還太子中庶子太子將起西池樓觀嶠陳朝廷草刱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據石頭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敦擅政憚太子英武欲易之集朝臣厲聲問嶠皇太子以何德偁嶠阿意白太子過失嶠從容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敦謀遂詘明帝即位拜侍中中書令敦忌之請以爲其左司馬嶠始至勸敦入朝敦不納嶠度敦終不可諫則謬爲恭敬綜其府事時時預其密謀又結其用事者錢鳳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才兼文武者爲之勿任朝廷致違錯敦咨其人曰無踰錢鳳矣鳳亦推嶠嶠辭卒用之府中錢嶠酒酣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遽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與敦言別出閤復入者再三至于流涕然後即路鳳說敦曰嶠爲朝廷所親且素善庾亮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乃至是邪嶠還都密定討敦之謀卒以制勝封建寧縣公進號前將軍時新夷大難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嶠奏軍國七事其一曰祖約退舍壽春必有將來之難宜選名重之士爲淮泗都督配征兵五千人又遣一偏將將二千人往助約守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舊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復之必得清恪奉公足宣惠化者其三曰諸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宜令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屯要處開緣江上下荒田其四曰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并領及省半者輙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者皆可合并之庶選清祿優可責公清之實五請復籍田廩餼之官六慎選遠方使命七除三族刑多見納用明帝崩與庾亮等同受顧命亮憚歷陽內史蘇峻又疑荊州刺史陶侃會江州刺史應詹卒乃出嶠爲平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鎮武昌亮之徵峻也峻慮有變求還備禦亮報書曰吾憂西垂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峻反嶠下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未至而京師陷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號慟曰社稷危逼豈人臣受寵時乎固辭不拜分兵給亮共圖舉義嶠推亮爲盟主亮亦推嶠嶠從弟充言于嶠曰見兵財七千人豈能獨克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乃遣王愆期要侃嶠列上尚書陳峻罪狀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讙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撲討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

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寄託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申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臧洪廣陵功曹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方州受國厚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飢乏後將軍郭默卽于戰陳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衞兵人卽時散出不爲賊用且祖約性情褊阨忌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能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宏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氣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勠力德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先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已復追還嶠重與書曰僕闇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衞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相救況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爲大晉忠臣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出軍既遠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時侃子瞻爲峻所殺故嶠以此激厲之侃得書乃下戎卒六萬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劫帝據石頭使其將匡術守苑城義軍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嶠又築壘于四望磯以逼石頭南軍杖舟楫而峻多馬戰數不利相持數月嶠軍食盡求助于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戰數北良將安在荊州西接胡蜀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捷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勇而無謀驟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禽也柰何舍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先帝義無旋踵且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嶠參軍毛寶復說侃請攻賊立效不效然後去既而有功侃乃給嶠糧峻攻郗鑒于大業壘殷羨請攻石頭以救之嶠乃設行廟壇場告天地祖宗流涕誓師三軍皆感泣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突陳馬躓斬之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苑城降逸攻之術求救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從之戰于查浦始合侃將李陽卻輕車長史滕含以精卒橫擊之逸敗逸之將戰

也頎別率驍勇數百渡淮戰甚銳逸敗嶠軍合擊之斬頎殲其衆滕含奉帝返正于嶠舟事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戸當是時侃雖爲盟主處分規略悉出于嶠峻將路永匡術賈寧先後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悔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借資蓄具器用而後還鎮嶠先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天下悲之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子放之嗣家貧由黃門侍郎出爲交州刺史王述言于會稽王曰太真子宜見優異柰何投諸嶺外王答曰彼自以貧求出爾放之至州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方命斬之而進遂破林邑

論曰祖約退屯壽春嶠議置督淮泗以援之自後江北遂爲重鎮秦陷壽陽賴淮泗之師得以復振方遜之拓戍河上國計及此其所成就豈不卓然大哉

郗鑒郗愔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後也家貧少孤力耕篤學以儒雅立名趙王倫辟爲掾倫有不臣之心鑒佯疾去職惠帝返正參司空軍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與苟晞構隙越辟主簿晞辟從事中郎並不就洛陽陷沒賊中乞活帥陳午將偪爲主逃歸鄉里鄉里千餘家避難嶧山推鑒爲主元帝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密臺用李述并州用劉演並爲刺史各屯一郡加以徐龕石勒之逼外無救援民掘食野鼠蟄燕終無叛者三年閒衆至數萬就加輔國將軍都督永昌初徵拜領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明帝初卽位謀樹外援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揚州江西都督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諷之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才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愍懷之廢彥輔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論敦曰危機交急人亦何能以死守之鑒曰丈夫既挈身北面義隆在三何有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敦怒拘留不遣久之始放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含逼京師或欲乘其初至大駕自出拒戰帝亦銳意擊之鑒曰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此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也王含錢鳳號令不一鈔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奈何以弱力敵強寇定成敗于呼吸乎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事平溫嶠請宥敦佐吏王導欲贈周札官鑒並駮之雖卒從導嶠而公義顯著封高平縣侯還車騎將軍徐兗青三州都督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帝崩與顧命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鑒欲赴難詔以北寇不許王師敗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司空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詣尋陽謂溫嶠曰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據要害築壘立屯以防越軼且絕餉道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王舒虞潭咸受節度邀鑒會師鑒乃率衆渡江會侃嶠于茄子浦舒潭戰不利侃長史孔坦請令鑒還乃與後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如鑒前策賊勢遂分賊將張健攻大業壘壘中乏水郭默窘迫突圍走江州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還廣陵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付託之重捐軀九泉未足云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上佐而生長異端何以率義衆鎮三軍乎將斬之久乃得釋峻死大業圍解峻弟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石勒將劉徵浮海鈔東南諸郡加督揚州之晉陵吳郡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進太尉疾篤上表遜位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坿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邁刺兗州鑒尋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謚曰文成子愔襲爵愔字方回少恬退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憂幾滅性服闋歷中書黃門侍郎拜臨海太守優游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免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簡文輔政除太常不拜求遠郡得會稽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遷二州刺史徐兗青幽及揚州之晉陵都督溫將北伐仍還會稽乞骸骨因家焉徵拜司空不起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愔忠于王室而子超爲溫謀主愔不知也超先卒愔哭之慟既而知其先與溫有密謀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哭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蘇峻之難爲溫嶠平南參軍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許之既而中止不下嶠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寶別使比還遣信已二日矣寶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嶠乃追信改書及討峻寶領千人爲前鋒南軍習水峻便步嶠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曰上岸者死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司馬桓撫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賊相餉以糧豈可不擊邪設變力戰悉獲之約大飢嶠嘉其功上爲廬江太守約將祖渙桓撫欲襲湓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行侃顧坐客曰此少年言可用也乃使寶桓宣屯馬頭山不附約爲渙撫所攻求救于寶寶至賊與宣戰方酣寶赴之矢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洗血裹瘡復戰渙撫退遂進攻約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賊久不平侃欲南還寶說侃曰公本不應下當鎮蕪湖爲南北聲援前既已下勢便不可更還軍政有進無退豈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也往者杜弢強盛公竟滅之豈峻獨不可破賊亦畏死非皆勇健試與寶兵上岸斷其資糧若效不立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也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鬥寶曰君若健賊何不入鬥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侯邑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進南中郎將從平郭默救桓宣于章山敗石遇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解豫州授寶與西陽太守樊峻率萬人戍邾城石虎使二萬騎攻之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時救城陷突圍出赴江死

王舒王允之

王舒字處明導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以天下多故不營時名潛心學植年四十餘不就徵辟元帝鎮建鄴與諸父兄弟偕渡江參元帝鎮東軍太寧初歷官至廷尉從兄敦表爲荊州刺史王含既敗與子應奔舒舒沈之江進平西將軍假節都督尋以陶侃代舒遷舒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有疾未行朝議亦念其功徙湘州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爲僕射時庾亮將徵蘇峻導建議授舒護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以爲外援（舒以父名會辭不拜詔改郡爲鄶稽舒還復故）峻反加都督行揚州刺史峻兵逼吳郡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冰俱渡浙江會顧衆虞潭以討賊自次西陵爲後繼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衆從弟颺監晉陵軍壘于御亭前鋒至無錫爲賊將張健所敗奔還御亭已而軍復驚潰冰颺還錢塘藻保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支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致敗斬二軍主者黜冰颺並白

衣行事更命顧衆督護二郡軍屯章埭虞潭亦率吳興兵屯烏苞亭並未敢進暴雨大水賊將管商乘船旁出襲敗潭衆潭還吳興衆還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海浦戍築壘爲持久計或勸還郡不許使謝藻守錢唐衆颺守紫壁賊攻吳興潭軍又敗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皆被掠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率精銳三千邀賊武康出不意破之斬數百級賊鋒始挫允之字深猷爲從伯敦所愛總角卽以自從敦嘗夜飲錢鳳侍允之辭醉先臥既醒聞敦鳳共爲逆謀卽大吐汚衣及面鳳出敦自燭之見允之臥吐中不復疑舒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具以敦謀白舒因導啓帝及敦平帝欲官之舒辭以年少故隨舒在東破賊立殊功賊既敗委舟步走允之收其械進兵助潭賊將韓晃寇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擊諸湖潭賊中弩敗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吳興由是獲安分討臨海新安諸山縣應賊者悉平之陶侃等至蔡洲舒潭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請貶責侃等遣使敦喻行臺立上舒監浙東五郡允之督護吳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追晃長蕩湖大破之事平封舒彭澤縣侯允之番禺縣侯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允之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不起導與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堅辭不起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江西四郡鎭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治政甚有威惠王導既卒庾冰爲政除導子恬爲豫章太守允之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宜遠外乃求自解州以讓恬冰聞之甚媿卽以恬爲吳郡豫州刺史庾懌冰之兄也饋允之酒允之覺有異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懼引鴆自殺其年八月拜允之衞將軍會稽內史未到而卒年四十謚曰忠

論曰王庾皆以名族先後宰政此宜和衷共濟隆彼中興而乃大難甫平猜嫌疊起門戶爲禍一至此乎

虞潭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吳宜都太守吳亡堅壁不降遂死之潭舉秀才爲醴陵令張昌之亂郡縣多從賊潭起兵斬昌別帥鄧穆等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位周旋征討論功賜爵都亭侯陳敏之亂討敏弟贊于江州領廬陵太守又與諸軍共平陳恢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杜弢之亂江州刺史衞展上潭幷領安成進軍救甘卓弢平元帝召補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衞將軍還宗正卿以疾告歸沈充之亂合宗人及郡中大姓起義赴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今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自次西陵爲後繼充平徵拜尚書補右衞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進封零陵縣侯蘇峻之亂加督五郡軍事與王舒等同舉義行臺假潭節監浙西軍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潭母富春孫氏也自潭之擊杜弢母勉以必死罄貲產餽戰士及討峻則斥簪珥環佩以資之王允之爲督護母又謂潭王府君遣兒征汝何得不爾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焉潭凡五遇亂皆以忠節著聞詔轉鎭軍將軍吳國內史進封武昌縣侯母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焉母以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潭之在吳也值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表開倉振救又修滬瀆防海鈔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衞將軍更拜侍中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孝烈兄子騤字思行亦與義謀爲王舒軍司歷吳興太守至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自古遭亂起義兵勤王事未有如潭之數者困敗屢矣母子兄

弟皆無恙以功名壽考終潭母不有其子而有子潭不有其身而有身然則忠義而隕身者亦各其命則然耳忠義何負于士士亦何憚而不為忠義哉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命為鎮東參軍與平華軼功封東鄉侯轉丞相掾祕卒交州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既而殺之衆往迎喪值杜弢之亂六年乃還祕曾任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不受及帝踐阼衆遷尚書郎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而詔先除鄱陽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構逆令出軍不應敦大怒以軍期召還厲色詰之衆占對不屈敦意亦解敦又怒宣城內史陸喈衆更代申辯幕府壯之敦擅政欲以為吳內史固辭敦平除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入京師衆還吳圖舉義庾冰之奔會稽也峻代以蔡謨又使前陵江將軍張悊收兵于吳衆遣人以大義說悊悊便赴義謨固欲圖峻即檄衆為本國督護從弟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士嚮應峻將引徽來寇破之高莋收其軍實謨釋郡還冰衆遣屯無錫以竢冰至鎮御亭衆恐賊從海虞入自往備之而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冰皆敗遂失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破賊別帥義軍復集進屯烏葆亭王舒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統諸軍討健潭將姚休為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銳甚義軍數卻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紫壁可全錢唐以南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策也臨平人范明意與衆同版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來助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走斬其吳令錢弘衆鎮吳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將馬流陶陽來攻閎祈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推謨謨以倡謀讓衆朝論美之封鄱陽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母憂去職何充執政復徵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充與武陵王晞不平衆和釋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靡費每相諫諍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邀衆入衆竟不下車充以州里宿望恆優遇之乞骸骨不許遷僕射永和二年年七十三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為元帝安東參軍轉丞相從事中郎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用工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溉田八百餘頃歲獲豐收有司論擅興造坐免帝尋感悟拜大司農帝崩為大匠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兵至入宮侍衛峻擅政命持節督東軍闓因宣太后密詔令三吳起義陶侃為盟主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運晉陵吳郡穀以給郗鑒峻平復為尚書加散騎常侍封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四

論曰舒軍自吳興義興以北在震澤西衆軍自吳趣晉陵在震澤東北此其所以不能合勢也郗鑒欲據京口堅壁清野以困峻而行之稍遲遂使東南糜爛撫以逸少而未復擾以元顯而立潰孫恩因之盡蠹建康之藏府故桓玄斷江路而貲儲竭矣禍所從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略列傳十九

王敦

王敦字處仲導從兄也祖覽父基敦少有奇人之目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性矜豪安忍洗馬潘滔目之曰處仲蠭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使諭其叔父兗州刺史彥敦因勸彥起兵應三王惠帝返正桒遷大鴻臚侍中東海王越用王衍策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時公主已亡敦悉遣侍婢百餘人配將士散金寶賞衆軍單車還洛越復用爲揚州欲以樹援潘滔諫弗聽後以尙書徵中路奔元帝元帝以爲軍諮祭酒永嘉五年代劉陶爲揚州尋進左將軍加征討都督假節鎮豫章督諸將攻華軼平杜弢元帝承制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江揚荆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封漢安侯鎮武昌敦始自用刺史守令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江州牧使部將朱軌趙誘等討杜曾敗死敦自貶免侍中幷辭牧導爲劉隗刁協所閒漸見疏敦上疏訟之略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冄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于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愼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于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尙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任閫外握強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每酒酣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率衆內向上疏罪狀劉隗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于此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匈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吳興沈充亦舉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

怒下詔討之敦至石頭欲攻劉隗于金城其將杜弘曰隗多死士未易克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隗自走矣從之札開門納敦遂入據之六師攻敦敗績敦放衆大掠宮省蕩然自爲丞相殺周顗戴淵擁兵不朝還鎭武昌别將陷湘州殺譙王丞又殺梁州刺史甘卓明帝太寧元年復下鎭姑孰加黃鉞殊禮將圖簒逆沈充錢鳳並爲謀主充字士居鳳字世儀皆吳興人也初充既事敦因舉鳳鳳有才辯數進邪說以附和敦敦參軍熊甫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爲誰甫因告歸臨别爲敦歌曰徂風飇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别悃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不能納也既而敦病拜所子兄含子應爲武衞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充遂東收兵于吳興會温嶠入爲丹楊尹具白敦逆謀帝決意討之僞言敦死下詔罪狀敦募誅錢鳳敦見詔甚怒而病不能自將乃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請行以爲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僞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俄而含軍敗于越城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力疾欲起困乏復臥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初病夢白犬自天而下齧之及是又夢刁協乘軺車導從甚盛瞋目令左右執敦敦寤告左右俄然而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聽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行樂朝廷之下詔討鳳也使沈禎諭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簒弑柰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充卒不聽率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勢摧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幷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遁逃歸吳（後以謀伏誅）含復率衆渡秦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乃燒營而走周光斬鳳以降充至吳興爲故將吳儒所斬王師發敦瘞出其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與鳳充首同梟大桁既而從郗鑒言聽家收葬含攜子瑜應奔荆州投刺史王舒舒逆而沈之江

蘇峻祖約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樂安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傳檄諸屯宣布王化收葬枯骨遠近附之元帝聞其得衆假授安集將軍曹嶷據青州表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將攻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浮海至廣陵轉鷹揚將軍討周撫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初舉兵有詔令峻討之峻卜之不吉遂緩師六軍既敗退保盱眙加奮威將軍復爲淮陵太寧初還臨淮詔召討敦敦亦使說焉峻拒敦引軍入衞賊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本傳云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于其夜渡竹格渚云云按峻以乙亥日至都竹格渚之戰乃乙未日相去二十一日）復從庾亮追破沈充軍論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峻聚衆本圖自全及歸朝立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精利朝廷寄以江外而峻負勢驕溢招納亡命衆力日盛皆仰給縣官漕者繼

路稍拂意則出惡言朝廷憚之時成帝初立政在庾亮亮欲徵之峻
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于內輔實非所堪亮不
聽下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因上表
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
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進
曰將軍求荒郡而不見許安所得生路乎不如勒兵自守峻然之遂
不應命朝使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
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若衆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狗應烹
但當死報造謀者耳乃遣參軍徐會結州刺史祖約約字士少逖母
弟也隨逖過江元帝引爲掾轉從事中郎典選舉逖有功約亦見任
至侍中逖卒代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約異母兄納爲光祿大夫密
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當抑而使之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
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莫之信也約無綏馭才爲石
勒所逼退鎮壽春王敦反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
侯進號鎮西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與顧命望開府不得諸所表
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來侵約請救朝廷不應峻救之聰始退
朝議作塘遏滁水欲以禦寇約謂爲棄己益恚朝廷使蔡謨勞之約
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峻要與舉兵共除執政大喜卽遣逖子沛內
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衆助之峻命其將韓晃張健渡江襲姑
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自率渙柳濟自橫
江次于陵口連敗王師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
寺署陷宮城大掠驅百官負儋登蔣山光祿勳王彬等至被捶撻裸
剝士女至以壞席苫艸自障無艸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震內外官
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觔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皆掠奪之
矯詔大赦唯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領軍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尉
尚書令柳爲丹楊尹加前將軍渙爲驍騎將軍還屯姑孰遣韓晃入

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聞温嶠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帝據
石頭逼徙居人入苑城使匡術守之嶠等與戰數不勝相持稍久峻
倚祖約爲援使掎義軍之後又資東南諸郡糧既而郗鑒築京口三
壘東道不通約襲湓口爲毛寶所破又屢敗于勒棄壽春奔歷陽峻
遂失勢乃急攻鑒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攻峻以救鑒
峻率匡孝八千人逆戰峻子碩及孝以數十騎薄胤胤却峻望見曰
孝能破敵我更不如邪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陳堅不得入迴騎
將趣白木陂陶侃牙門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其首臠割
之灰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逸爲主碩求峻尸不
獲發亮父母墓焚其尸逸閉城自守韓晃別破宣城殺桓彝東略三
吳聞峻死引兵赴石頭商徽亦自東還攻庱亭壘爲督護李閎輕車
長史滕含所破斬首千級商走延陵又敗死者數千商遂詣庾亮降
匡術亦以苑城降趙胤討約于歷陽約懼率左右數百人奔勒逸晃
攻苑城不克嶠選精銳攻榻杭戰于查浦碩臨陳授首逸棄石頭奔
張健于曲阿門阨不得出相蹈藉死者萬數爲李閎所禽斬商之降
也弘徽率餘兵歸健健疑而殺之爲舟師自延陵向長塘湖大小尚
二萬餘口金寶不可勝計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李閎追擊大破之獲
男女萬餘口健與馬雄韓晃輕軍走閎及之巖山健等據山不下晃
獨出帶兩鞬踞胡牀而射所殺傷甚衆矢盡就斬之健等乞降並梟
其首約在趙石勒未之見也程遐說勒除約勒乃幷其家屬百餘人
殺之初祖逖有所愛胡奴王安隨逖在雍丘逖顧安曰石勒汝種類
也得毋有北風之思乎吾亦何在汝一人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
之誅安潛匿其幼子道重變服爲沙門石氏滅歸江左逖賴以有後
論曰耎駑之馬不詭王良之銜彼誠得其理也約力小而任重峻本
麤中操之太蹙其致變亂豈足怪哉任讓韓晃之徒或剛決能斷或
勁勇健鬭器而使之皆邊郡禦侮之選也六轡失調九逵生棘俱以

叛逆膏身齊斧執國柄者方欲激昂智勇之士以恢中土不亦遠乎

晉略列傳二十

晉略列傳二十一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才高博學從郭公受青囊書九卷由是洞明五行天文卜筮當世方之京管劉淵自鄴還西河璞筮之投策曰此其戎乎辟地南爲王導參軍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筮之遇咸之井曰此受命之符也其符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銅鐸五出武進田中歷陽井沸經日帝爲晉王又使筮之遇豫之睽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其符會稽當出鐘上有銘得之井泥太興初鐘出剡縣井中銘十八字可識者會稽嶽命于是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瑞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端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帝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璞上疏言歲首占卦得解之既濟方春木王而廢水之氣來見加乘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緐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察幽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嘆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刑淳于伯血逆流伯小人雖罪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戒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有愆陽苦雨之菑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消復供禦之術宜發哀矜之詔引罪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前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天文志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來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以允塞天意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還尚書郎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于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永昌元年又請以皇孫生大赦改元從之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掾陳述卒璞哭之甚哀曰嗣祖焉知非福邪未幾難作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爲己占則曰大吉或以告敦敦將舉兵使璞筮之對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亮嶠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對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量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曰必在雙柏樹下上有大鵲巢矣敦平贈弘農太守璞最善桓彝雖在婦閒彝至便入璞曰他處聽卿徑前愼勿廁上見尋也他日彝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方裸身被髮銜刀設醊見彝撫心大驚曰命也非直禍吾卿亦不免其後彝亦死蘇峻之難云璞撰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尒疋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數萬言傳于世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譙王承

譙王丞字敬才宣帝弟進之孫譙王遜之次子少篤學有志行惠帝時仕至游擊將軍永嘉中避亂依山簡于襄陽簡卒爲元帝軍諮祭酒元帝爲晉王承制嗣封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甚被親任王敦表疏悖慢帝夜示丞曰敦比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對曰陛下不早裁難將作矣會敦以湘州表授宣城內史沈充帝以湘州據敦上流欲授丞丞曰臣幸託末屬當宿衛思報天德唯力是視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涖比及三年可以即戎矣遂詔拜南中郎將湘州監軍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敦敦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敦輕之語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何能爲也聽之鎮丞躬自儉約傾心以撫百姓甚有能名敦更忌之詐稱將北伐悉調境內船丞不得已分半予之敦構難遣參軍桓羆請丞爲軍司初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以孝弟廉信爲鄉黨所歸仕州郡更爲治中別駕丞至檄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望字子都史失悝字）未到遭母喪敦兵起丞弔焉因留與計事對曰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境內之士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固守以分賊勢傳檄四方徐共圖之（丞本傳云丞欲倡義而衆心疑惑悝曰大王宗室屏藩寧可從其僞邪與此微不同此從悝傳）于是與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劉翼等同盟起義因桓羆馳檄諸郡零陵太守尹奉首應之出軍營陽敦姊夫湘東太守鄭澹拒命命虞望爲督護討斬之遣主簿鄧騫說湘州刺史甘卓（卓字季思丹楊人曾祖寧吳名將寧子瓌以罪廢徙家遂零替卓退居自守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有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避亂東歸從陳敏敏反以爲將周玘顧榮等說卓卓乃與榮等討敏元帝初鎮建鄴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攻周馥平杜弢皆苦戰立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湘州刺史進爵于湖侯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估稅悉除市無二價西土稱之）敦將舉兵先使約卓俱下卓許之既而背之使參軍孫雙止之敦已登舟見雙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當爲朝廷慮邪吾今下惟除姦凶耳事捷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不能決騫至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王敦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誠忠臣義士匡救之時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埽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吾心也當共詳思之卓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于一戰邪騫曰不然光武剏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本有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敦遂平劉隗西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未決騫又曰今既不同義舉又不承敦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共見也議者所難直以強弱耳敦兵不過萬餘度其留者不能五千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禦哉溯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拉枯朽何所顧慮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荊州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邀卓俱下道融忿敦背逆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矣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承字文子伯父湛字孝若與潘岳齊名泰始中舉賢良中第歷官散騎常侍父淳字孝沖亦有文藻官弋陽太守承度江爲安東參軍遷南平太守與卓討敦卓敗敦殺柳純承被收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克期虞沖隨騫反命報丞令堅守許出兵沔口斷敦歸路時敦已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等甲卒二萬攻長沙丞且戰且守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南投陶侃或欲退據零桂丞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得卓書卽報曰季思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虛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刱業始尒豈圖惡逆萌自寵臣丞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鎭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于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卓老多疑次豬口衆旬不前兄子卬爲敦參軍敦旣入石頭乃以騶虞幡駐卓軍而使卬求和于卓且謝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尒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謂卬曰但使聖上元吉太子亡恙吾臨敦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脫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矣不如還鎭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進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禽也將軍旣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便雖至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能用樂道融亦日夜涕泣勸卓速下卓竟不從道融憤懣而卒(卓還襄陽散兵大佃不爲警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指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而殺之幷其四子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丞拒戰既久虞望劉翼相繼戰死乃嬰城待救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丞卓舉義而書檄不至使其兄子該申款于丞丞被圍使從事周崎與該閒出反命爲乂所得考該至死不言其故臨崎白刃責其所詣崎曰求援于外隨時制宜豈有定指邪乂謂崎曰爲我語城中劉隗戴淵已破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理絕如此當活汝該許諾至城下則呼曰敦軍已敗于于湖甘南安已克武昌努力堅守救行至賊今散矣乂殺之攻益急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城內城內奪氣相持百餘日城陷乂殺虞悝檻丞送荊州主簿桓雄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以從乂奇雄狀皃殺之階延卒從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指害丞于路階延斂之送柩還都葬畢乃去舂陵令易雄承丞符起義馳檄列敦罪狀城陷被執送武昌敦示之檄雄曰此實雄作惜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王室如燬何用生爲敦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我安得免敦陰使人賊殺之惟鄧騫爲乂所用(騫字長真爲丞主簿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城陷乂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而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日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見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官)丞薨時年五十九敦平贈車騎將軍諡曰閔虞悝贈襄陽太守望贈滎陽太守

周顗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也父浚字開林魏尙書郎晉受禪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吳平封武城侯六千戶明年移鎭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還侍中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增邑五百戶後代渾爲使持節安東將軍揚州都督卒于位顗弱冠襲爵拜祕書郎累遷尙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鎭軍長史元帝鎭建鄴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逼杜弢奔豫章復徵軍諮祭酒轉丞相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尙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尙書如故轉僕射領吏部代戴淵爲護軍顗以雅望獲威名然多酒失數爲有司所糾劾卒不能改

王敦構逆温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舉兵脅之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寧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師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能奮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艸閒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顔色不變遂遇害觀者皆爲流涕弟嵩字仲智狷直果狹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帝爲晉王拜奉朝請羣臣勸即尊位嵩獨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宏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坐謗訕大不敬廷尉論棄市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復爲廬陵太守未之職拜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疏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馭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犯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或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謀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遺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奉上輔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瑜亮也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湯湯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返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導等由是復見委任顗被害敦使弔焉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及將害周札周筵乃并收焉顗兄弟三人惟季弟謨在敦平詔贈戴淵譙王承等而未及顗謨時爲後軍上疏訟之乃贈顗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謨歷官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顗子閔仕至尚書僕射中軍將軍初顗母汝南李氏字絡秀在室顗父浚出獵避雨秀家父兄皆不在秀與一婢宰豬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妾父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不聯姻貴族乎顗等既長母謂曰我屈節汝家爲門戶計耳汝不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母以至日

賜三子酒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爾等今並貴列吾目前吾無憂矣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竟如嵩言按絡秀傳云阿奴謨小字也而顗傳載嵩以燭投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是兄謂弟之通稱非小字也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吳會稽太守淵少游俠無行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率其徒掠之獨據胡床坐岸上指揮徒侶甚有條理機登舫屋望見之知非常人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流涕投劍就機與定交焉年三十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趙王倫倫辟之除沁水令不赴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帝為晉王遷尚書轉護軍僕射出為征西將軍兗豫幽冀雍并六州都督假節加散騎常侍鎮壽春至合肥而王敦作難詔追入衛進驃騎將軍討敦敗績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見敦于石頭敦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答曰豈敢有餘但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嘗有憾于淵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媿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矣敦以為然遂收殺之敦平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父粹惠帝初為尚書郎持正不附楊駿駿敗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右將軍張華遇害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公為長沙王乂所殺壼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就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例起復職固辭乃聽服闋為世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以功封建興縣公遷領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並受顧命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成帝卽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舁疾而至太后臨朝與庾亮對直省中郡中正樂謨廷尉評庾怡各稱父命不就職壼奏劾之以為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自專居職若順羣心則戰戍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是為王者無人也宜絕表疏遂為永制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又奏之并劾御史中丞鍾雅阿導不舉並請免官雖寢不行舉朝震肅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縱任為達壼以為背禮傷教中朝所由傾覆欲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阮孚嘗謂壼卿恆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既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壼家至貧息當婚無以供辦帝知之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患創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將徵蘇峻壼以峻兵強地近一旦為變易致蹉跌固止亮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不知可卽禽不本出足下為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共止之也壼司馬任台勸畜良馬壼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良馬何為峻至東陵口壼以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加領軍給事中假節都督大桁東軍事率郭默趙胤討峻陵西敗績峻攻青谿壼與諸軍奮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遂大敗壼背創未合力疾率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死焉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相繼陷陳死壼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峻平初贈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進贈驃騎將軍侍中又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眕贈散騎侍郎盱贈奉車都尉三

子瞻至廣州刺史四子眈尚書郎

羊曼

羊曼字祖延祜兄之孫也王敦逼爲右長史酣醉不任事敦敗朝議罪其參佐温嶠申列偪迫之狀乃見原代阮孚爲丹楊尹蘇峻反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或勸避禍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事平贈太常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愼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從渡江爲舍人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類帝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賜爵原鄉亭侯轉丞相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常年主者自出評估民貲以督課超作大函里別付之使自書以投百姓便之課更最入爲中書通事郎王敦反領安東上將軍六師敗散超按兵直衞明帝討敦合義士以從事平封零陵伯出爲義興太守徵拜中書侍郎遷射聲校尉校素無兵義興人多隨超因統以宿衞號爲君子營蘇峻反代趙胤爲左衞朝士多遣家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處妻孥宮内王師敗以右衞將軍與侍中鍾雅同侍帝死焉

鍾雅

鍾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少孤好學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渡江元帝召爲丞相記室參軍拜臨淮内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遷北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内史王含之亂加廣武將軍討誅敦黨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劾尚書梅陶國喪奏伎百僚憚之監郭默軍討劉遐故部曲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爲前鋒監軍領千人距峻兵少不敢進還拜侍中庾亮將出奔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及峻遷帝石頭與超同衞帝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雅步從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害也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内實防超雅帝時年八歲雖處幽阨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義兵已據白石超雅乃與峻將匡術等謀奉帝返正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衞讓竟殺之讓與陶侃有舊峻平侃欲宥讓請于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衞者不可宥遂誅讓超將改葬帝痛念不已詔還高顯近地使得出入瞻望其墓追贈超衞尉卿謚曰忠贈雅光祿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有威名與庾亮周顗友善好識拔才士時人方之許郭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拜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爲王敦所忌以疾去職後至徐州刺史明帝將討王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温嶠尹丹楊以宣城經亂有山川之阻請補彝内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反合義衆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按甲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而計校兵力乎以朱綽爲前鋒破賊別帥于蕪湖自率衆出石硊賊將韓晃已破臺軍乘勝來攻彝以郡無堅城退守廣德尋聞王師敗績慷慨流涕復進屯涇縣時峻已挾天子州郡多遣使降附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乎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義在致死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家也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賊甘言誘之彝卒不從城陷爲晃所害時年五十三諸子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贈廷

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追贈興古太守

論曰成敗之說為可忽哉彝以危疆崎嶇數月而韓晃之鋒不得與張健同肆于三吳是以虞顧敗而復振温陶得引為援道徽因之斷峻東運皆事勢之相因而至者也故夫封疆之臣當危難之際能守一日必有一日之功非徒激烈就死明大節而已也儒生不識成敗轉移之局因謂忠臣烈士但盡其在我而置成敗于不計適足使成敗之說別張其熾以搖忠義之心非篤論矣

晉略列傳二十一

晉略列傳二十二

華恆

華恆字敬則平原高唐人曾祖歆魏太尉祖表魏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遜位拜太中大夫以苦節立名父廙字長駿魏時以妻父盧毓典選引嫌不得調晚始爲中書通事郎武帝少親之泰始中遷冗從僕射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將軍侍中出爲南中郎將河北都督乞終喪迕旨荀勗先爲子求廙女不得嗛之廙僚壻鬲令袁毅以賕敗勗因排廙免之並削爵土以子混襲封混佯狂不拜太康初大赦廙得復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爲中書監惠帝時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公坐事免官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廙以辭勗婚坐廢然韓壽因賈后求妻廙孫廙竟不許也恆博學清素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辟王渾司徒倉曹屬除散騎侍郎絫遷常侍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卽位拜尚書進封苑陵縣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鎭軍將軍領潁川太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長安陷沒時羣賊方盛州郡相繼奔走恆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自疑先予王導書導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召補光祿勳未拜還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請俟還洛恆引漢獻帝居許卽便郊柴從之以疾解職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表轉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太保國子祭酒成帝時愍帝所賜封進爵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侍帝至石頭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殺害然獨敬恆鍾雅劉超之死恆賴讓獨免帝加元服納后寇難之後禮籍靡遺恆考正撰定皆有依據郊廟辟雍朝廷軌則多恆建議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年六十九卽以爲贈謚曰敬

陸曄陸玩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爲從兄機所偁居喪以孝聞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鎭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絫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侍中皆北士帝欲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偁遂特拜焉遷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遺詔曄錄尚書加散騎常侍與受顧命入殿將兵直宿成帝卽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石頭舉動方正不爲凶威變節峻敬待之使守臺城匡術歸順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衞將軍給千兵百騎進爵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歸里省墓以疾卒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不就辟召元帝作相引爲參軍王導請昏于玩玩却之絫加奮武將軍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受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宜皆免官禁錮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轉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之亂與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封興平伯轉尚書令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讓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謝以玩德望遷侍中司空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年六十四卒謚曰康

褚翜

褚翜字謀遠河南陽翟人也襲父頠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諸王爭權避之幽州河北復亂乃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于時天下

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道斷不得前洛陽陷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與流人帥陳撫等構怨裒說撫曰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戮力備賊而自相攻擊是避阬落井也秀雖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胡賊乘虛而至城必不守諸君雖得殺秀柰細粲何撫等感悟善秀如初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荀組以爲參軍假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遷司隸司馬仍督諸營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部曲將耿奴得衆而專裒常優遇之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裒裒知其不能容奴因誡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愼之玄勉納裒言外羈縻奴內實懷恨會還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郡內大亂徐州賊帥張平因而乘之郡人恐將歸平組遣裒撫之乃定舉吏部郎不行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拜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遣將領五百人隨戴淵赴難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帥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反拜侍中典征討軍事王師敗王導謂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卽入上閤躬自褒帝登太極前殿與導等共侍左右峻兵入裒臨陛正色呵之衆莫敢逼峻擅政猶以爲侍中從幸石頭明年與陸曄等鎭苑城匡術歸順蘇逸任讓圍之裒等固守賊平封長平伯遷丹楊尹京邑遭焚掠人物凋弊賴裒撫集復安代庾亮爲中護軍鎭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作新宮遷右僕射轉左加散騎常侍代何充爲護軍咸康七年年六十七卒贈衛將軍謚曰穆

孔愉

孔愉字敬康其先世居梁國漢末避地山陰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湘東太守從兄侃吳大司農並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入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封雲之亂逼爲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救之乃免遂變姓名入新安山中躬耕讀書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祠元帝爲安東命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丞相參軍年五十矣華軼平以功封餘不亭侯中興建長兼中書郎帝任刁協劉隗頗疏王導愉陳導忠賢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之亂棄官還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入京師朝服守宗廟峻平遷尙書愉之爲長史也以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不過其品及平峻嶠有大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轉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咸和八年詔給尙書令陸玩親信二十人廩愉二十人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方今強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瘁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感動鬼神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糺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于都坐詰愉君言姦暴誰邪愉因大論朝廷得失陸玩固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位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甚銜愉言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僕射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徙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巡行修復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閒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子汪以直諒侔安國以儒素顯初愉與同郡丁潭張茂齊名潭字世康茂字偉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王導嘗謂愉有公才而無公

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蘇峻之難潭爲常侍侍帝石頭康帝時以光祿大夫致仕年八十卒茂爲吳興太守與二子皆死沈充之難妻吳郡陸氏傾家率部曲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孔坦

孔坦字君平愉從兄侃之子也祖沖吳丹楊太守坦方直有雅望通左氏春秋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皆試策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到者（史云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按坦奏甚晰史文不明）坦奏議曰古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平康之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否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之期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後坐事被譴棄官歸會稽除領軍司馬未赴而沈充作難與虞潭等共起義兵事平始就職王導請爲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蘇峻反與陶回共白導請先發制之導以爲然而庾亮不從賊遂渡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城陷白衣者俱免峻還帝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義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謂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天今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頃之而信初郗鑒鎭京口侃等令以兵會故賊得東坦謂侃曰本不應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宜速遣還雖晚猶勝不也固爭乃聽賊勢遂分峻平拜吳郡太守以年少辭改丹楊尹又辭時宰未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遷吳興太守封晉陵縣男加建威將軍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詔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中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王導請爲大司馬司馬石勒死石虎擅趙政勒養子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內附坦與聰書諭納並招石生于關中詞旨慷慨既而朝廷不果北伐人皆恨之在職數年遷侍中成帝幸導府幷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切諫帝既加元服猶委政于導坦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迕導出爲廷尉鞅鞅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侍郎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對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中原未復爲恨亮報書以祭卒年五十一贈光祿勳謚曰簡

陶回

陶回丹楊人（史失其字）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少辟公府不就王敦命爲大將軍參軍轉別駕敦死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亂與孔坦請先發制峻庾亮不聽峻既渡江回復謂亮曰

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伏兵要之可一戰禽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與温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擢北軍中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埸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卹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對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媿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

晉略列傳二十二

庾亮

庾亮字元規頴川鄢陵人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永嘉中為建威將軍會稽太守徵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亮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人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辟元帝鎮東西曹掾聘其妹為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丞相參軍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太子亮陳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使詣蕪湖與王敦有所籌議敦歎其賢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遷中書監敦更忌焉然外崇重之敦反加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鳳敗督東征軍平沈充封永昌縣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帝疾篤與王導等並受遺詔輔政加給事中領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亮素與驃騎將軍領左衛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不平解其兵柄宗怒欲除亮遂以謀反誅並廢宗兄太宰西陽王羕王導素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宗誅羕廢天下咸望其翦削宗室明帝遺詔褒進大臣不及陶侃祖約疑亮刪之並流怨言蘇峻在歷陽擁強兵居近地招納亡命約遣胡寇請救朝廷不應而峻救之峻約之交陰合瑯邪人卞咸與宗俱誅其兄闡奔峻亮符峻送闡峻匿弗予亮懼亂出溫嶠江州王舒會稽弟冰吳郡以為外援徵郭默為後將軍又修石頭城乃下詔徵峻峻約反嶠請入援亮疑陶侃止之郗鑒在廣陵與王舒並請赴難亮又不許峻遂犯京師亮督衆軍與戰建陽門未陳而潰亮乘小船西奔至尋陽更與嶠共推陶侃為義軍盟主侃將至衆議皆謂且誅亮以謝天下亮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兵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然當今事急不宜數尒使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勵士死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事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哽咽詔與羣臣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亮上疏曰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父之交猶有寄託況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內外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馳驅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忿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不足以塞四海之責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自投艸野思愆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任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嘆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共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未有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返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乃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豫州及揚州江西都督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郭默之亂亮表求親征以本官加征討

都督與陶侃共禽默進號鎮西將軍固讓不受弁懇辭永昌封爵許之陶侃移亮書曰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報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陶侃卒遷江荆豫益雍梁六州都督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遷鎮武昌初王導輔政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郗鑒與亮不從乃止至是亮與鑒書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民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非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危國弊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也公與下官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鑒終不許故其事得息石勒既死亮欲開復中原乃解豫州以授毛寶使戍邾城分遣諸將進據要害上疏請移鎮石城帝下其議王導欲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疏請而石城被寇邾城陷沒乃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進司空固讓不拜王導卒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又固辭自邾城之敗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年五十二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及葬贈永昌公印綬弟冰述亮遺意固辭乃止

庾冰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起家祕書郎預平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內史蘇峻之亂棄郡奔王舒于會稽舒使將兵討賊得復郡會師京都司馬滕含破賊有功封冰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王導之薨兄亮辭不入輔乃徵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揚豫兗三州都督征虜將軍假節冰勤敏有吏榦禮朝賢擢後進朝野歸心爲政頗尚刑威殷融諫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吾不逮敢廢法乎范汪以天文錯度請修供禦之術冰曰天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滅久矣遭時顛沛復得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于覆亡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得復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于既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中命有司惠臣所乞許之成帝疾篤中書符敕宮門毋納宰相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寵太甚固求出外會弟翼北伐以本號除江荆寧益梁交廣及豫州四郡都督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臨發上疏請廣引時彥諮詢政道得失情僞務經聽覽詞甚懇至康帝崩太后臨朝徵入輔以疾不至尋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也少有大略杜乂殷浩有盛名于時翼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中期以遠到温既尚主翼言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蘇峻作難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

從奔西軍事平辟陶侃太尉參軍叅還從事中郎歷鄱陽西陽太守得民和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石城被圍翼設奇潛致糧杖賜爵都亭侯亮卒授江荆司雍梁益都督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鎭武昌翼年少遐邇慮其不稱比數年公私充實人情翕然後趙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來降翼銳然以滅胡平蜀爲己任東結遼東西結涼州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師期時東土賦役煩重民多從海道逃入廣州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並表論之殷浩執高節翼召爲司馬不至移書誚讓之浩父長沙太守羨爲政貪殘翼兄冰以浩故與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江東爲政大較傴僂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一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殷浩傳唯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史文不具耳）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欲北進移鎭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尙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勤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翼實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詞帝及朝士皆止之翼違詔遂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以胡寇有斃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取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犒穀艸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蹪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冬令水多燥涸運漕用工實爲艱阻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埽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在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天高聽邈未垂照察朝議紛紜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鎭襄陽其謝尙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征討都督翼大會僚佐親援弧矢而祝之曰我今行師若此射矣三起三疊萬衆屬目氣皆十倍翼之將還也舉朝以爲不可唯兄冰與翼意同而桓溫及譙王無忌亦贊成之翼撫綏荒遠廣爲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胡騎出樊城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之斬獲近半明年四月梁州刺史桓宣擊後趙將李羆敗于丹水宣尋卒翼命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屯戍西城以分宣任其年九月遣巴東太守楊謙伐漢走其將申陽獲其將樂高是月康帝崩踰月兄冰亦卒翼乃留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詔使翼還督江州代冰鎭武昌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仍請移鎭樂鄉不許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繕軍器積穀圖後舉永和元年六月疽發于背乃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

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領千人守巴陵翼卒于夏口年四十一贈車騎將軍謚曰肅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曹據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討誅之朝廷命桓温代鎮方之兄弟並還豫章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也祖惲揚州別駕伐吳之役說王渾疾渡江及勿與王濬爭功不見聽許仕終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以文義見偁初辟王敦大將軍掾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貪汚狼籍敦嘗謂坐客家兄在郡定佳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棄官中書侍郎王導妻充從母充妻明穆皇后妹也故王導庾亮皆與厚善明帝亦親之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卿坐也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之亂從駕石頭事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墓被發去官營葬徵侍中不拜葬畢除丹楊尹導亮並薦之導曰充器局方槩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卒轉護軍與庾冰參錄選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令錄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事綜一人于課對爲嫌上疏固讓改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帝有疾二子並幼庾冰勸帝立母弟爲嗣充爭之不能得建元初冰輔政充以驃騎將軍出鎮京口及冰鎮武昌乃徵充入輔康帝疾篤冰翼又欲立簡文充建議當立太子奏可穆帝卽位獻后臨朝加中書監錄尙書充辭監加侍中翼臨終表以後事委其子爰之充不可卒用桓温又薦褚裒參錄裒固求外鎮然充深杖之每曰得桓褚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強力有器局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先功實不以私恩樹親戚然昵近庸雜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鉅萬而親友貧乏無所施以此獲譏于世永和二年年五十五卒贈司空謚曰文穆弟準字幼道高尙不仕充嘗勸之準曰第五之名亦復何減驃騎準于兄弟行第五故以自謂云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塔廟而已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而充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準女爲穆章皇后宮中由是有佛堂至孝武益親事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武帝時爲尙書與郭奕並諫楊駿不可大任有直聲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重名爲桓彝謝安所貴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構逆爲郗鑒太尉參軍峻平封都鄉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女爲康帝琅邪王妃拜豫章太守康帝卽位徵侍中遷尙書固求出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采何充代庾冰輔政徵爲衞將軍領中書令未朞求出拜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及徐州之琅邪假節鎮金城領琅邪內史康帝崩穆帝立獻后臨朝又徵入輔固辭拜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吳國都督衞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元年徵爲揚州刺史錄尙書固讓于簡文帝乃以簡文爲撫軍錄尙書六條而進裒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聽還藩裒又固辭開府何充卒裒薦顧和殷浩浩遂柄用五年二月梁犢叛石虎裒遣督護王龕北伐本傳作徐龕獲其沛相支重降二千餘人既而虎死中土大亂王俠或作浹以壽春來附裒表請大舉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督護王頤之等據彭城後遣督護麋嶷據下邳賊卽奔潰宜速發以成聲勢乃拜征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軍事率衆三萬進次彭城河朔士庶降者日千計裒皆撫納甚得其歡心魯郡民五百餘家建義內附請兵接應裒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

之龜達裒節度及趙李農（一作李菟）戰于代陂大敗邁戰死龜被執不屈死士卒得脫者財千餘人裒上疏自貶請以征北將軍行事留鎭廣陵詔不聽貶號使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遺民二十萬口內向已渡河裒軍罷皆遭寇掠裒憂慨發病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問之代陂死者之家也裒益慙恨其年遂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不就爲庾亮征西記室參還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庾翼爲安西請爲軍司浩素爲翼所輕遂稱疾去官屏居墓所翼移書讓之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韵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遂不起屏居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衰永和二年何充卒簡文帝爲撫軍執政用褚裒薦徵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于七月乃拜受焉初桓溫與浩齊名每心競溫既滅蜀朝廷憚之欲以浩抗溫遂構嫌隙時冉閔誅滅石氏石冉諸將張遇魏統（或作脫）姚襄等先後來降溫請經略中原不報而授浩中軍將軍揚豫徐兗青五州都督委以開復浩亦毅然自任尚書左丞孔嚴言于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事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閒日侍坐亦已恂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鎭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尙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供軍儲師次壽春而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督謝尙姚襄討之秦師救遇王師敗于誠橋乃還屯壽春秦遷遇關中而戍許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鎭石門劉遂鎭倉垣復還壽春潛誘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苻健許以關中之任秦人僞許之降人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使圖姚襄襄殺憬幷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代襄鎭譙而還襄于梁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以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誅之其黨據邑以叛秦洛陽鎭將苻黃眉棄城西赴浩以爲梁雷事捷請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九年十月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召姚襄爲前驅襄叛襲敗浩于山桑浩棄輜重北就劉啓于譙

襄遂據淮南上表自陳且罪浩浩遣劉啓王彬之討襄皆敗死桓温上疏曰按中軍將軍臣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虐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頓甲彌年傾竭資力收合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陂龍會奇德作變于肘掖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用致逆命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狠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飭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猶含宏未忍誅殛宜且退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輙可宣誡于將來矣乃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之出師也將發而墜馬竟以敗廢温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被放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戚容然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之諸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泫然泣下後温將以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諾將畣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大迕温意由是遂絕十二年卒將葬故吏顧悅之上疏訟之詔復本官

晉略列傳二十二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父克字子尼以守正爲邦族所敬王澄過郡問迎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對曰蔡子尼江應元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歷成都王丞相東曹掾典選有聲見政弊還家東嬴公騰鎮鄴以軍期逼爲從事中郎與騰俱遇害謨弱冠郡察州舉公府辟並不就避亂渡江初參明帝東中郎軍還元帝丞相掾轉參軍歷中書侍郎義興太守王敦大將軍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還侍中蘇峻擅政吳國內史庾冰走會稽峻以謨代之謨讓郡還冰遂與東軍同起義峻平拜五兵尚書轉吏部封濟陽男還太常領祕書監庾亮奏請移鎮石城以規中原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閒哉文王身厄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夫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起于衆異之中劫嗣主除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能乎將不能也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也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弗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而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欲以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孰寇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苣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寇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所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陳而擊之將如之何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算之勝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郗鑒疾篤表謨自代出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拜征北將軍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都督領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春謨上疏曰壽春城小而固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閒遠者財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懼非策之長

者石虎于青州造船數百浮掠沿海諸縣謨扼險置八鎮城壘十一烽火望樓三十餘處戍卒七千餘人東自土山西至江乘警備嚴密而士卒不勞康帝即位徵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二年領司徒錄尚書六條四年冬還侍中司徒固辭不拜六年二月以疾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自謨之入錄而殷浩爲揚州桓溫平蜀立大功朝廷欲崇浩以抗溫內外離貳故謨終不肯拜司徒之命既而中土遭冉閔之亂邊民降者相繼朝野欣慶謂太平可立致謨獨深憂之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引疾章十餘上十二月帝臨軒強拜之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固稱疾篤帝年八歲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羣臣劾謨不敬請送廷尉謨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殷浩欲論以大辟荀羨曰今日殺蔡公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免爲庶人其後桓溫表論浩罪狀果以謨事首列云免數年復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就加冊命謨陳前疾未愈終以不拜十二年年七十六卒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長于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性方雅在王導坐見將奏女伎即起引去導亦不強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成帝下其議謨上議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皇都隳敗而斯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于義有疑焉由是寢罷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剏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也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見稱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疏薦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徵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還延未拜揚州刺史殷浩遺書勸之時浩與桓溫構隙羲之以書誡浩浩不從乃報浩書曰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蹟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恭以待命浩不能用既拜護軍苦求宣城乃以爲右將軍代王述爲會稽內史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致書止之言甚切至浩督安西將軍謝尚平北將軍姚襄討張遇于許昌爲秦救所敗（史作爲姚襄所敗誤也浩爲襄敗旋即被廢無復再舉之圖）還屯壽春復圖再舉羲之又與浩書曰知安西喪敗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

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縣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總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簡文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運轉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量力度德不弊不已此封內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譙梁彭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嘗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賦役繇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尙書僕射謝尙（史誤作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不爾此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尒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三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其閒羲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王述喪母罷郡仍居郡境羲之素輕述一弔而已更不重詣述甚恨之既而述徵爲揚州羲之遂傳病去郡竟家會稽以山水釣弋爲娛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遺旨固讓不受謝萬之任西藩羲之以爲用違其才致書桓溫論之又遺書誡萬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

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敢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祖楚字子荊恃才傲物爲石苞作書與吳主孫皓見偁于世及爲苞驃騎參軍侮易苞因而構隙互相表奏遂制參軍施敬府主遷衛軍司馬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劉毅以爲不祥楚上書請舉逸才隱士終于馮翊太守綽博學善屬文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焉除著作佐郎歷庾亮征西參軍章安令太學博士尙書郎殷浩建威長史王羲之右將軍長史永嘉太守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溫請遷都洛陽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返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湯湯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易偁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便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返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跛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及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衞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治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攻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溫見之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知人家國事邪轉廷尉領著作郎如故年五十八卒綽文爲時冠溫王郗庾之葬須綽爲文然後刊石焉

論曰諸庾自慙召亂發憤圖功殷桓抗衡各務所志豈真爲恢復計哉遂使江左疲弊淮南蕭索以經國之大猷供挾私之假借嗚呼甚矣道明逸少志存安內慇懃懇惻情見乎詞卷而懷之殆非得已桓溫徒爲大言綽之論事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文爲時冠豈虛也哉

桓溫

桓溫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溫欲復讎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溫詭爲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幷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溫嶠友善溫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啼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爲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貌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棱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荊梁益寧四州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鎮江陵時永和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二月溫將伐蜀衆皆以爲不可獨諮議參軍袁喬勸溫（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爲溫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相溫議伐蜀喬曰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已入其險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窬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軼江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溫悼惜之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山松爲吳內史死孫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溫從之使領二千人爲軍鋒明年軍至彭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分爲兩軍勢力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溫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趣彭模不值溫攻楚盛不勝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悉衆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溫參軍龔護戰歿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還面縛歸命溫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鎮東鄧定爲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溫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取水陸之宜朝廷方忌溫平蜀功

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衆五萬徑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手書乃還鎮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詞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斃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于胸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僉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軍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廢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即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淅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堆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絕倫陷陳殺應誕劉泓士卒死傷千數溫督衆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簡銳騎馳襲勳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豫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口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

亡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冉閔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既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温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襄軍屯水北温親披甲督弟沖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邙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温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還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閒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暐立儁弟恪輔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兖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羨字令則崧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厀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五選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徐兖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領兖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禽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卞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茌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疾解職哀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邳豫州袁真鎮壽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迄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原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蟠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喪亂緜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絕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鬯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與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温自與殷浩構隙八州資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衆咸謂中原可圖而温獨憚慕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覬朝廷懼而止己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詔褒嘉委重于温又改授温并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温加督交廣當在改封南郡時史文不具俾得耑意北征温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侍中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温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率舟軍進次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温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温乃奉詔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三年移鎮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即位三月而洛陽爲燕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明年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登平乘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並在伐姚襄時按温以建元元年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十三年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江中温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温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而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爲合矣上溯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

柳可十圍將自洓入河參軍郗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衆卷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戰則呼吸可決彼服公威略必望旗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謂此計輕脫務爲持重便當頓兵河洓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則狠顧日月相引黽俛秋冬船道既以澀滯衣褐不足禦寒恐此限關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進攻湖陸執慕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暐將北走溫軍不時進爲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溫收餘衆屯山陽浦諉罪于袁真廢爲庶人真怒據壽春以叛溫移鎮廣陵發徒築城疫作死者復數千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初溫自負雄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嘗臥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不能流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墓復望之曰可人可人既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因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溫曰卿欲何言超曰任天下之重者膺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勳內無伊霍之舉何以易視聽鎮異同乎溫深納之遂謀廢立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也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爲桓溫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溫每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與溫牋欲共獎王室超見毀之更爲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大喜即轉愔會稽簡文既立遷中書侍郎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未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服闋除散騎常侍出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溫定廢立之謀則有之矣就宿之言至爲要密安得宣露人閒史文似此者固不可信　初元明之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賴子之甍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傳弟也李去子爲木車脫軸爲亘河內大縣爲溫二子者溫字元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簒而死會稽卒爲桓玄所害而晉亡簡文帝既立溫復鎮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詔不悅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既立溫入朝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子也浩廢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停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袞冕之服喪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諡曰宣武溫自廢立意存革命簡文大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卒弟沖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敢議溫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弘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淪落焉先是謝石卒弘之議諡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桓宗猶強僕射王珣又溫故吏三怨交集竟格弘之議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溫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恩懷入幕之遇託以廢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猶避君位復子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溫忠誠何不仰遵二矩方提勤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弘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

論曰道子對桓玄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既衰桓宗亦覆然則彰癉之權貴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晉略列傳二十五

晉略列傳二十六

王述

王述字懷祖渾之從孫也祖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頞大鼻少言語宗族皆以爲癡父昶獨異焉兄子濟素輕之略無子姪之敬嘗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濟請言之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仕至汝南內史湛生承字安期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還東海王越司空從事中郎預迎大駕功封藍田縣侯遷東海太守避亂渡江爲元帝鎭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名譽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述恆默然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望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畣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鎭武昌以屢有妖怪又猛虎入府欲移鎭避之述與冰箋曰竊聞安西欲移鎭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挪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千數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垂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意已爾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朝議亦不允移其事遂寢出補臨海太守還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加征虜將軍進揚州及徐州之琅邪都督衛將軍幷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温長史温爲子求昏于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厀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地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坦之辭温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温請還都洛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特以虛聲震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温無以奪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豈宜若此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莫信及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世所歎性至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諸地以屐齒蹈之不得怒甚掇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罵之極口述都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乞骸骨不許述竟俥疾痼不起三年年六十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齊名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辟簡文撫軍掾累遷從事中郎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桓温長史父憂去職服闋徵侍中襲父爵帝奕之廢領左衛將軍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温居攝坦之持入諫帝乃改詔書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出爲北中郎將徐兗青二州都督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臨發上表勸

帝敬事崇德太后委任謝安桓沖引納侍臣博求忠讜帝嘉納之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疾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以致意焉年四十六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咸痛惜之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虎敦從弟彬之子也彬字世儒少以雅正著稱中興建拜侍中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焉彬哭周顗而後往敦怪其容慘既知哭顗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復何爲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危欲殺之王導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以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所謝後敦復欲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而委罪于王如故彬言及此敦竟容忍之以爲豫章太守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兵敗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今覩衰危必與愍惻荆州守文豈能行意外事乎含不從舒果沈之于江彬密具船待之而竟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除名詔以導故得原徵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亂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宮成賜爵關內侯遷右僕射年五十九卒官贈特進衞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彪之年二十須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遷武陵王晞鎮軍司馬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爲撫軍執政訪赦于彪之荅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將生心于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欲以曲安遠補句容令奚朗補湘東守二人皆以卜術得幸彪之竟執不從桓溫聲言北伐兵下武昌人情震懼殷浩欲遜位避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所以保社稷爲殿下計也浩若去職人心崩駭天子獨坐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悤悤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于是撫軍司馬高崧意亦同彪之乃使爲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猷經略大算但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孰慮頃所以深用維疑在乎此耳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靜鎮羣庶保固維城內媿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果收兵還鎮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少以孝友著稱爲華軼西曹書佐軼敗悝匿其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仕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好學善史書爲何充揚州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歷中書黃門郎撫軍司馬遷侍中哀帝好服食崧固諫以公事免卒于家時官多遷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涖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幷太

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廢罷四軍罷三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則于事無闕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泣職之日差久矣殷浩將復洛陽彪之在疾告上簡文箋陳秦諜容有詐浩未應輕進弗從遂有山桑之敗轉領軍遷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或告武陵王晞大修器杖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鎮異同簡文甚悅轉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或舉桓温弟雲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乃不果用遷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温牧揚州威勢震主四方皆遣上佐修敬彪之獨否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糾免彪之官彪之將去悉原見罪未上州臺者温復劾檻車徵會赦免左降尚書頃之復為僕射簡文崩羣臣或欲請温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為彼所責矣温疾諷朝廷加九錫袁宏為其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固大才然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亦頻使宏改定以延引時日會温卒乃罷遷尚書令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儉陋甚矣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作今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幸可繕完何必大興工力以勞百姓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新宮不作年七十三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謚曰簡

論曰當温之盛也舉朝岌岌無以自固惟述彪之數折之述馭之以智彪之裁之以義可謂有大臣風節者也史俾廢立之際温震懼失度彪之侃侃正色指揮自如以此多彪之是殆史臣飾詞欲以抑帝奕揚簡文而不知其害于義也君子奚取哉

晉略列傳二十六

晉略列傳二十七

謝安謝玄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爲桓彝所賞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爲山海游咸康中庾冰強致之會羲之亦爲庾亮長史入都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胝胼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柰何以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舊史載此在安執政後按安執政羲之已物遐推上年惟是時二人共在京師）月餘告歸范汪舉爲吏部郎遺書絕之升平三年弟萬被廢安年四十始有仕進之意明年桓溫請爲征西司馬甚敬異之隆和改元遭弟喪自免歸尋除吳興太守徵侍中咸安初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大漸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既而遺詔不滿溫意頗恨安及王坦之寧康元年溫赴山陵止新亭詔安與坦之迎勞或言溫將見害坦之懼問計安曰國祚決今日豈唯身圖溫兵衛甚盛安坦之自兵閒入坦之汗霑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意亦解笑語移日而罷溫卒遷僕射加後將軍仍領吏部坦之出爲徐州詔安總關中書事當是時溫弟沖代領溫衆與安款洽內外無閒言安爲政務舉大綱不存小察撫將吏如子弟人人得其懽心是以秦人負其強盛屢陷邊郡而諸將咸奮既蹶復振士氣自倍進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都督領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詔求良將安舉兄奕子玄玄字幼度少穎悟長有經國才辟桓溫掾甚見禮重轉桓豁征西司馬領南郡相及是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軍郗超素不快謝氏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或問其故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咸來應募號爲北府兵秦人既陷襄陽又遣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報逯道絕小將田泓請行沒水趣城賊鉤得之使報城中云南軍已敗泓僞諾而致玄命遂死之彭超輜重在留城玄遣謙等揚聲襲之超還救遂拔逯歸秦又使俱難毛當助超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難攻高密內史毛璪之于盱眙詔征虜謝石水軍次涂中右衛毛安之游擊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盱眙陷諸軍潰朝廷大震沿江置戍玄度秦師已老可擊乃遣何謙救洛自擊難破秦師白馬斬其都督顏因謙亦解三阿圍會破秦軍淮陰斬其將鄧保（或作邵保誤）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戰君川大破之別遣參軍劉牢之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破其浮航白船運艦遂復盱眙超難僅以身免詔遣殿中將軍勞玄進號冠軍加拜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鎮廣陵罷彭城下邳二戍安以都督功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由是北府兵將名聞天下秦兵既敗苻堅大怒會其國中數有叛亂又年饑至八年乃大舉入寇衆號百萬十月陷壽陽朝廷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從弟石都督（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破句難有功封興平伯肥水捷遷中軍將軍尚書令封南康郡公疏請興復國學普修鄉校安卒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坐與吏部郎王恭爭公事輒去職免詔諭令還不起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故事在家攝職許之疾篤進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年六十四石聚斂無饜既卒贈司空博士范弘之議謚襄墨朝議不從單謚曰襄）玄前鋒都督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與安子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伊字叔夏父景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封長社侯伊有武幹爲桓溫大司馬參軍拜淮南太守加督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以破秦功封宣城縣子進豫州都督刺史西中郎將又以淮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將軍雖有大功持己謙素桓沖卒遷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荊州十郡豫州四郡假節將軍如故上疏言江州虛耗連歲不登戶才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以寬民力詔州移尋陽餘並聽之徵拜護軍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弟不才亦有將略官至冠軍將軍）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八萬人玄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之

重請安便命駕出游初安樂會稽東山之勝于東府南東土山作墅以寫仿之常所宴游也是日至墅親朋畢集安與玄圍棊共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游陟至夜乃還部署諸將事若宿辦秦軍已破壽陽使其將梁成等以五萬人東屯洛澗苻融督前驅兵二十餘萬駐壽陽堅督大軍三十餘萬駐項涼蜀之師絡繹在路堅聞晉兵少率輕騎八千就融于壽陽而使朱序說石等速降序私于石等曰秦衆悉至不可敵也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前鋒以奪其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猶豫未決玄琰固爭十一月玄遣牢之率北府兵五千直指洛澗秦軍沮水陳牢之直前絕水摶戰士皆殊死鬥秦兵大敗斬梁成成弟雲及王詠禽其大將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士卒斬馘及溺水死者萬五千人收其軍實乘勝逼壽陽軍其東北依八公山堅與融登城以望晉軍晉軍陳整而氣銳又見八公山上艸木疑皆晉軍憮然有懼色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少乎乃出軍沮肥水而陳張蚝者秦驍將也引軍與石遇肥水北石軍小却玄琰整陳逼之蚝斂軍水南玄使告融曰君以大衆遠涉吾地而臨水爲陳是不欲戰也曠日持久君何利焉盍稍却使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觀之不亦可乎堅衆皆曰我衆彼寡但阻水令不得度勢必萬全堅曰不如少却令彼半度我以鐵騎向水蹙之可立盡也融亦以爲然遂麾軍却玄以八千人先涉直前觸秦陳秦人少之不虞其驟戰也又陳已動不可止遂亂融出略陳馬蹶斬之朱序呼于陳後曰秦兵敗矣遂來奔秦兵大敗諸將畢度乘之秦軍奔走相蹈藉及投淮死者不可勝計追至青岡堅中流矢率餘衆棄甲度淮西遁夜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也天大寒艸行露宿飢凍死者什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贏橐駝十餘萬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竟攝放牀上弈如故客心動問何書安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心喜甚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也詔殿中將軍勞師進玄號前將軍假節玄固讓不受安以總統功進拜太保當是時慕容垂叛秦于關東秦苻丕在鄴苻暉在洛陽苻朗在青州莫能制也所在大亂劉牢之乘勝復譙桓沖亦復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沖卒朝議欲用玄安懼功名太盛力持不可以桓石民爲荆州石虔爲豫州伊爲江州石民復豐陽魯陽苻暉西走進復洛陽安請經略中原詔進十五州都督加黃鉞玄爲前鋒都督復下邳彭城玄駐彭城命參軍劉襲攻秦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兗州平命劉牢之鎮鄄城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命淮陵太守高素率三千人向廣固秦青州刺史苻朗降青州平進伐冀州命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度河立營苻丕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走之遂軍黎陽丕懼乞降詔加玄徐兗青冀豫幽幷七州都督封康樂縣公以先封賜兄子玩于是徐兗青豫司梁六州境土以次克復而司徒會稽王道子日夜毀短安初安女壻王國寶以邪諂爲安所惡國寶妹爲道子妃國寶因諂事道子道子既帝母弟又與帝皆嗜酒故國寶讒得行安既憂盛滿又見讒構恆鬱鬱桓伊來朝帝餞伊安侍伊雅善音樂蓄蔡邕柯亭篴嘗自吹之帝命伊吹篴弄畢因奏曰臣于箏分乃不及篴然自足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帝樂甚許之伊乃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見有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不覺泣下霑襟越席就伊捋其須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媿色會苻堅爲姚萇慕容沖所逼遣使來降且求援安請自出乃築新城于廣陵之步丘而居焉安自始仕以至執政恆念東山不置及是盡室以行治泛海裝欲須經略粗定即自江道東還已而遇疾乃請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城侯來

年水生東西齊舉而召其子琰解衆還輿疾入都臨西州門悵然謂所親曰桓公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公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公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八月卒時太元十年乙酉也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文靖久之論淮肥功進封廬陵郡公安風流爲時所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裝曰無他但蒲葵扇五萬耳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或至掩鼻效之其居新城築埭城北後人追思名爲召伯埭羊曇以安愛之也安卒輟樂彌年行不經西州門嘗醉石頭扶路倡樂不覺至門左右曰西州門也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敲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之出鎭也政歸道子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鎭梁國自鎭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且罷兵置戍命玄還鎭淮陰序還鎭壽陽由是東北聲勢不接翟遼叛于黎陽太守滕恬之被執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附遼河上騷然矣玄引咎求解職不許遇疾疏再上命移鎭東陽于路疾篤復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馳驅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豪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皇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尙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馮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閒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壓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夙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浦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宏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鎭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覲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還京口療疾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病久不差固求還東前後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十三年年四十六卒于官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諸從玄征伐者劉牢之等數十人號北府將其後多爲桓玄所誅劉戴逯至大司農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也逵隱居東山而逯以武勇顯安嘗謂逯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以軍功封廣信侯代玄者朱序以功名終序字次倫義陽人父燾以材幹著名仕至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討司馬勳有功進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平反者錢宏太元初拜使持節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鎭襄陽爲秦苻丕所圍屢破秦兵秦益兵合圍志在必取督護李伯護開門應賊城陷被執秦主爲誅伯護而官之尚書肥水之戰秦敗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豫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屯洛陽進兗青二州監軍刺史移鎭彭城加司雍秦梁四州都督復鎭洛陽數敗翟遼及其子釗嘗一度河敗慕容永兵于沁水使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又敗秦將竇衝老病去官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母韓氏有膽略序之被圍襄陽母自行城謂西北隅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斜築城內二十餘丈賊攻西北隅果壞退保新城得不陷襄陽謂之夫人城安子瑤早卒琰官至衞將軍出討孫恩因領會稽內史爲恩所害二子肇峻皆遇難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以輔國將軍破秦肥水封望蔡縣公父憂去職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徵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太

（元末爲護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王恭舉兵假節都督前鋒事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斬義興賊帥許允之破吳興賊帥丘尪恩匿海島朝廷憂其復出以琰爲會稽內史五郡都督本官如故至郡不設備又不撫士卒已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拒之參軍劉宣之先勝上黨太守張虔碩後敗羣賊銳進諸將請列水軍于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不聽賊至琰未食跨馬便出曰滅此乃食耳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殺賊甚多塘路迮琰軍魚貫而前賊于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至千秋亭敗績帳下都督張猛于後斫琰馬遂與二子俱被害寶亦死之贈琰司空諡忠肅劉裕擒左里得張猛琰小子混刳肝生食之）小子混字叔源善屬文尚主以不附劉裕見害桓玄擅政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宅乎玄慚而止

論曰世多以王謝並稱蒙竊惑焉夫柄國授才當原其志量課功校實必考其勳績安之畏遠權勢並樹三桓默運潛移爰易其處荊楚慰懷舊之思江豫弭偏重之釁東北重任內舉惟賢休休有容斯爲美矣而玄兢業小心嚴恭寅畏臨敵奮賁育之氣論功鳴欒范之謙是以開復六州幾平河朔向非國寶讒閒道子昏荒牢之不還翟遼敢逞太元之烈雖媲宣光可也洎乎遘閔受侮蔑踐白雞天奪隆棟長城斯壞父子慘瘁情見乎詞百世而下述其忠悃猶將爲之汍瀾於邑豈與夫怙權凌主伐異黨同內生宗社之嫌外縱蛇豕之毒者提衡而立哉雖然鑒彼前車乃安來軫桓沖易弦于處仲安石取鏡于茂宏令德榮名由茲益劭蓋亦得王氏之助云

桓沖

桓沖字幼子温季弟也温弟四人雲江州刺史升平四年卒豁荊州刺史代温鎮江陵祕不爲温所喜沖于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監荊州五郡及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軍寧朔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鎮襄陽進號征虜賜爵豐城縣公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其將張駿楊凝等徙諸尋陽沖拜江州未上駿率其徒五百殺江州督護趙毘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追討盡獲之然後之鎮初沖父彝死國難家貧諸子並少母病須羊禳解不能得以沖質羊羊主曰不願爲質幸爲養買得也厚報之進江荊豫三州監軍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州十一年而温卒（舊史作十三年按興寧元年始爲江州至温卒凡十一年）沖温子六人熙濟歆禕偉玄熙爲世子拜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温嫌其才弱命沖代領其衆熙以故恨沖温疾篤熙與叔父祕弟濟共謀殺沖沖知之徙諸長沙歆前已賜爵臨賀縣公禕不辨菽麥偉玄並幼玄財五歲沖乃傳温遺命立玄爲嗣襲温爵南郡公詔拜沖中軍將軍揚豫江三州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假節代温鎮姑孰時寧康元年七月也温在鎮大辟皆擅決沖以爲生殺大柄非人臣所得專始上請須報三年以謝安輔政爲時望所歸解揚州讓之諸桓及郗超固諫沖並不從改授徐兗青三州及豫揚六郡都督（豫州淮南廬江歷陽安豐襄城五郡揚州晉陵一郡）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將府并中軍假節鎮京口朝廷由是大安內外輯睦詔沖與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丹楊尹王蘊自以后父求外鎮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還鎮姑孰都督豫揚六郡而已沖既安之朝廷亦不疑沖怨望太元元年秦逼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又表求自赴荊州與兄豁計事許之會涼州已陷乃罷明年豁卒（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不就爲簡文撫軍從事中郎除尚書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謝萬之敗西藩騷動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建威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鎮襄陽破燕將慕容屈塵進號右將軍温內鎮以豁爲荊揚雍監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與桓羆討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太守桓澹據城叛附燕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燕南中郎將趙盤走魯陽追獲之置戍而還加監梁益軍温卒進征西將軍荊揚雍梁益交廣都督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固讓不許秦陷梁益又上疏陳謝固辭開府卒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敬）詔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及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鎮江陵憚秦之強表請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留鎮諮議參

軍楊亮守江夏詔許之幷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需年豐乃止明年秦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禦之奭畏懦不進序被圍于襄陽明年襄陽陷序爲秦所執沖引咎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六年破秦管城七年攻秦沔北並有功八年伐秦拔筑陽攻武當別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沖軍亦疫引還表兄子石民爲振武將軍襄城太守督荊江十郡鎮江夏又表王薈爲江州薈兄喪不拜謝安請用中領軍謝輶沖以輶無文武才求自領許之沖常以治理不如謝安而軍旅優之故內政委安折衝自任壽陽之役沖深以根本爲慮遣精銳三千人入衛安謂三千人不足爲損益且欲外示閑暇軍已在近固不聽下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留自防沖不悅又聞謝石爲都督謝玄謝琰爲前鋒對佐吏嘆曰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輟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既而玄等大捷沖自恨失言因慚發病力疾命兄子石虔等收復上庸諸郡九年二月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謚曰宣穆桓氏久鎮西夏及沖卒朝議欲用謝玄謝安固以爲不可乃授豁子石虔豫州石民荊州石虔小名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年十餘歲于獵圍中見猛虎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高于虎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秦軍所圍石虔躍馬赴之出入萬衆莫敢抗對秦人畏之至呼其名以怖瘧鬼壽陽之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攻之克其南城又破秦使援壽陽者張蚝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父憂去職詔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進冠軍將軍秦荊州刺史都貴遣閻振吳仲寇竟陵沖使石虔及弟石民拒之賊屯管城阻㴲水石虔設計夜度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克管城禽震仲斬七千級俘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加領河東太守敗秦將張崇于武當降二千家沖卒進監豫揚五郡豫州刺史鎮歷陽太元十三年卒追論管城功封作塘侯贈右將軍石民弱冠知名參謝安衛將軍軍沖板督荊江豫軍幷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同捷管城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秦兵于漳口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爲西中郎將荊州監軍刺史進號左將軍太元十三年卒沖之未卒也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未下而沖卒石民代沖遣兵助統遂復之進復魯陽苻堅爲慕容沖所逼召其子暉于洛陽以自救石民于是還鎮魯陽燕時慕容垂嘗鎮魯陽燕亡入秦常爲重鎮而遣河南太守高茂戍洛陽將軍晏謙復弘農置湖陝二戍堅爲姚萇所殺堅子丕嗣僞位敗于慕容永南奔垣將襲洛陽石民使揚威將軍馮該自陝城逆擊斬之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傳首京師

論曰史偁秦中有書曰誰謂爾堅石打碎堅爲秦主名故豁子二十人皆名石欲以應書然石虔入關名震秦國其時苻堅未爲君也豈後乃更名史文不詳歟當秦之強幾若非江左所能抗然吾考其時事秦以全力取襄陽遂挫三阿困君川情見勢屈北府兵將固且目懾之矣沖督荊襄雖退衄于前卒振起于後疆埸之勝一彼一此東西棋劫豈曰無功石民繼之遂收伊洛綜諸桓之立效信廬陵之善任嗚呼偉矣哉

晉略列傳二十七

晉略列傳二十八

會稽王道子

道子字道子孝武帝母弟也出後琅邪孝王咸安二年年十歲嗣封食萬七千戶又攝會稽國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錄尚書六條爲謝安副加開府領司徒入妃兄王國寶之讒閒安于帝安卒遂代安都督中外領揚州錄尚書數年加領徐州國寶者坦之之子安之壻也少無士操初除尚書郎中興以來膏腴唯作吏部不爲餘曹謂安故抑之辭不拜而附道子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還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當是時六州開復邊境無事帝不復親覽萬幾委任道子道子與帝恆舞酣歌連日夜又信奉釋氏親暱尼僧姏姆國寶因得竊柄用事桓玄嘗候道子值其既醉賓客滿坐張目四顧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乃領之曰儂知儂知舉酒屬玄玄然後得起自是切齒于道子矣道子既總錄恆昏醟朝政大壞左衛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爲守令帶職在內委事小吏尼僧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婬今之奉者褻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非必手刃害之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非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采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中書郎范甯繼陳得失詞旨深切帝始不快于道子然外每優崇之甯國寶母舅也疾國寶邪諂阿附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于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以他事斬悅之國寶益懼復因道子以譖甯帝不得已出甯守豫章道子日益專恣嬖人趙牙倡也茹千秋錢唐捕賊吏皆用諂賂進牙至魏郡太守千秋至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臨水爲酒肆自攜親暱乘船遞就沽飲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得游目甚善然修飾太過非所以示天下儉也道子唯唯帝還宮道子謂牙上若知山是築成譴爾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繕彌甚博平令聞人奭上言千秋依託宰相弄權賣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籍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轂賤民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所致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而恆以醉酒見恕良夫以執忠被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設吏佐無益于官有損于國疏奏帝寖不平十四年十一月國寶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帝大怒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從容爲帝言淮南陳思及世祖時齊王攸故事勸帝盡友愛之道太妃亦數和解之帝復委任如初兼寵國寶以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帝夜被酒令召右僕射王珣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奪其寵因曰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更以國寶爲忠十七年國寶弟忱卒于荊州自表解職迎母并奔忱喪特詔賜假而盤桓不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夜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爲言于帝事得釋其冬皇子德文立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并宣城食邑五萬九千戶後數年帝造清暑殿窮極精巧國寶起齋寫倣之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疏道子以自媚于帝帝悅道子大怒於省內面責國寶拔劍擲之舊好盡矣帝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國寶復事道子且進其從祖弟緒緒亦邪諂道子復惑之擢琅邪內史安帝卽位道子輔政進太傅揚州牧中

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隆安改元帝冠道子稽首歸政國寶拜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任政王恭起兵京口將除國寶及緒表至道子惶懼即收斬二人以謝恭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爲侍中密請圖恭引譙王尚之與計事道子即拜元顯征虜將軍先所統衞府及徐州文武悉以配之（據此則道子當幷領衞將軍史文不具）道子妃薨詔起元顯葬畢視事尚之說道子密樹外援道子深然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都督刺史又割豫州四郡使幷督之豫州刺史庾楷素黨國寶及見削奪怒使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鎭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宜及其議未成先發制之恭以爲然遂約荆州都督殷仲堪及桓玄楊佺期庾楷克期同舉上表請除愉及尚之道子不知機發于楷使人說楷楷曰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及恭舉兵我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尒以來誰復敢攘袂于相王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元顯慷慨言于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乃日飲醇酒而委事于元顯元顯年少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傅會者皆以爲有明帝神武之風元顯益自負拜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討恭而免仲堪等官恭司馬劉牢之陰附元顯襲破恭執殺之仲堪以玄佺期爲前鋒執王愉進至石頭聞恭敗牢之率北府兵至大懼不敢上岸迴泊蔡洲詔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轉仲堪廣州而代以桓脩敕各回軍玄喜還尋陽仲堪怒結盟拒命詔罷脩還仲堪荆州始各受命還鎭加元顯散騎常侍中書令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謀奪父權諷帝解道子司徒及揚州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己爲揚州道子酒醒方知大怒而無如之何于是父子並錄尚書時號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道子更爲長夜之飲用事者輻湊西錄東錄門第闃然矣

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民不堪命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中軍將軍督謝琰劉牢之等討之當是時秦陷洛陽魏據兗州南燕陷青州桓玄襲幷荆雍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謝琰戰歿移牢之督浙東元顯自領徐州加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州都督百僚盡敬子彥璋封東海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爲守禦計道子日禱蔣侯廟爲諸厭勝會牢之遣參軍劉裕救至恩乃北去桓玄致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義信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談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遠任是以敢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幷殷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或爲用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撫綏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于麾下矣元顯大悅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有疑色法順還曰牢之必貳于我亟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元興改元拜道子侍中太傅其驃騎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元顯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加黃鉞以討桓玄卒用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法順又言于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決當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斷在前軍而牢之反覆難可委信一

旦有變禍敗立至可命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便可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莫可當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再三不可且以桓謙代玄爲荆州以安西人之心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先斷江路商旅遂絶揚土飢虛運漕不繼士卒唯給粰橡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發玄用長史卞範之計引兵東下既過尋陽見無官軍大喜傳檄京師罪狀元顯尙之敗牢之叛降玄玄至新亭元顯棄舟率衆入宣陽門衆皆潰散唯張法順從焉元顯入東府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涕泣遂爲玄所害幷其六子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玄使人鴆殺之道子年三十九元顯年二十及玄敗乃追贈道子爲丞相諡曰文孝元顯爲太尉諡曰忠迎道子喪改葬依安平獻王故事焉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導之孫也父洽字敬和穆帝甚親重之拜中書令苦讓不受珣弱冠與謝玄俱爲桓溫掾溫嘗曰謝掾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轉主簿軍中機務悉委之文武數萬咸識其面從討壽陽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爲會稽王道子瑯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及弟珉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並離絶之當時希安指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祕書監並不拜安卒珣時在東聞之遽赴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于法護也便往哭盡哀論者貴之除侍中孝武好典籍珣與王恭殷仲堪范甯徐邈等並以文學見重轉輔國將軍吳內史在郡爲百姓所安入爲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復領太子詹事安帝卽位遷尙書令兗州刺史王恭入赴山陵惡左僕射王國寶亂政將殺之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京輦誰謂非逆乎幸而悛改君又何求若終不悛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終何如耳隆安元年恭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等共舉兵請誅國寶及瑯邪內史王緒國寶不知所爲緒請矯道子命召斬珣及吏部尙書車胤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反問計焉珣勸放兵迎恭胤曰今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戰不可得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懼遂用珣策上疏解職詣闕待罪竟與緒俱被誅明年恭復舉兵進衞將軍假節都督瑯邪水陸軍事與謝琰共討之事平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卒年五十二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

車胤江績殷顗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善知人見胤童幼中謂育曰必使竟學將大卿門胤恭勤不勸夜以繼日遂著通博之譽辟桓溫荆州從事轉主簿別駕征西長史寧康初爲中書侍郎賜爵關內侯孝武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尙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擿句當時以爲盛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遷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王國寶諷八座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介乃僞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尙書會稽世子元顯夜開六門胤與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績欲奏聞道子不許元顯聞而謂衆曰胤績閉我父子並逼令自殺績字仲元父灌仕至中護軍以方直爲謝奕桓溫所忌績少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睦終安之世辟召無所就安卒始爲道子驃騎主簿遷諮議

參軍出爲南郡相荆州刺史殷仲堪將舉兵應王恭績不從逼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拜御史中丞奏劾不避權貴與胤俱爲元顯所害續之拒仲堪也仲堪從兄顗實左右之故得不死顗字伯通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太元中自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涖職清明政績肅舉仲堪要與應恭顗曰人臣之義愼保所守朝廷是非宰執之務豈藩屏所圖也仲堪固要之因行散託疾不還仲堪出省之曰兄病殊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汝死病滅門幸孰爲慮勿我念也仲堪不從顗遂以憂卒隆安末贈冠軍將軍

郗恢

郗恢字道胤鑒之孫也父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伯自御史中丞出爲荀羨軍司加散騎常侍羨被徵遂代爲北中郎將徐兗青幽四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鎭下邳與燕戰失利降號建威尋卒贈北中郎將謚曰簡恢身長八尺美須髯少襲父爵拜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太子右衛帥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方伯之望太元十七年十月代朱序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督梁秦雍司軍假節鎭襄陽甚得關隴和降附動千計初氐帥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既而反入梁州關中有巴蜀流民背姚萇東據弘農遙應苻登登乃署衝左丞相使屯華陰以統攝之衝攻上黨太守荀靜于皇天原恢遣將軍趙睦代河南太守楊佺期守金墉而使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明年氐帥楊佛嵩叛奔後秦佺期睦追敗之潼關後秦救至睦戰死明年慕容永爲垂所圍遣子弘求救于恢幷獻玉璽一紐恢送璽于朝表救之王師未發而永滅佺期以疾去職恢代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隆安元年後秦將姚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靖救洛梁州刺史王正胤出子午襲其後略懼而退以功進征虜將軍隴上都督加領秦州刺史魏軍來侵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距之與戰滎陽大敗引還而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初恢與仲堪俱以文學見親于孝武俱受方任仲堪既負國恢獨與朝廷遙相掎角夏侯宗之及司馬郭毗等不順命收斬之既而朝廷以雍州授佺期徵恢爲尙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賊殺之幷其四子而諉罪于羣蠻喪還贈鎭軍將軍

論曰泰始咸寧權不旁落太康平吳外戚萌芽洎乎顧託遂成禍始釁鍾賈郭戈操梁趙天潢之曜遞撓畢北之國競昌五馬南度葛藟未縈咸寧改元甫加芟薙既懼蘇祖之酷永著元規之誡是以褚裒王蘊回翔省闥便乞臨藩簡文歷相汔登宸極太元之內會稽而外王恭斯不可謂非遠鑒危車近遵夷軌者也然而親貴愛富豈必皆當斧扆閱牆禦侮更乃專求原隰任重力薄贊以狂童孫盧潰其腹心殷桓披其枝葉卒成遷鼎之勢曾無維城之效後之論者或謂晉崇親親復封建竟遭同姓之變洛都非覆于劉石而覆于八王建康不傾于桓劉而傾于兩錄此以見親親之不可恃封建之不可復嗟乎洛都之亂正始于不親親而建康之亡亦豈封建之所致哉嚮令桃符守青社之封則楊賈戢宮闈之難矣元明成康緐椒聊之實則荆江重鎭委之親藩元子無跋扈之資靈寶消雄豪之氣矣就其楚弓璽失亦猶囊漏貯中是以宋氏而還皆由斯道要亦方鎭之權非所語于封建也制治者務崇其實論古者必窮其原然後可以決上世之隆替定一朝之法守晉復封建舍其實而趣其名唐議封建皆其末而匿其本遂使先王良法美意歷數千載而莫敢復談治具之因以廢壞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晉略列傳二十八

晉略列傳二十九

范甯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曾祖晷初爲河內郡丞太守裴楷薦之歷馮翊太守涼雍二州刺史終左將軍長子廣堂邑令散家穀振飢人次子稚稚子汪汪字玄平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年十三喪母盡禮親鄰哀之外家貧無以資學廬于園中布衣疏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通弱冠至京師值蘇峻之亂遁逃西上庾亮溫嶠方屯尋陽未知峻虛實汪具言峻凶暴失衆狀嶠等大喜辟亮護軍參軍累遷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庾翼還鎮襄陽汪上疏以爲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鋭以爲後圖桓溫代翼爲荊州復爲溫安西長史征蜀之役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與朝廷離貳汪自請歸京師溫甚恨焉出守東陽大興學校入爲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拜徐兗都督出鎮京口溫北伐令率文武出梁國坐失期免爲庶人遂屏居吳郡年五十六卒于家汪生甯篤學多通疾時俗虛浮其原始于王弼何晏著論非之以爲罪過桀紂終溫世未嘗仕進溫卒解褐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好文學雅親甯每被諮訪直言無諱請斥其甥王國寶迕會稽王道子道子固求出甯帝不得已從之甯乞豫章帝曰此郡不宜太守柰何以身試死甯不信術數固請行臨發上疏曰古者分土割境以一百姓之心聖王制作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調役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郡小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更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祿不足以富家直是得之有由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訾祘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畮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唯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上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甚善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至郡大

設庠序起樂臺采礬石于交州取郡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遠近從學者千餘人改革舊制不拘常憲資給衆費一出私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狠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皆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僞訴帝以甯所務唯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屏居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傳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徐邈復爲之注云

徐邈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祖澄州治中永嘉時避亂徙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端雅博涉以愼密自居孝武延儒學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侍帝西省雖不口傳章句然常爲帝開釋文義標明旨趣焉譔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宴集酒酣好爲手詔詩章賜羣臣或文詞率爾邈即收還刊削經帝重覽然後乃出謝安卒時論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議皆有證據范甯守豫章爲治煩碎邈與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愼而民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

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紀綱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還中書郎專掌綸誥帝甚親暱之初邈與甯並見委任甯既坎坷邈孤宦自危帝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邈乃從容和協之爲自全之計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不可制苦辭乃已皇太子尙幼帝高選輔佐拜前衛帥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東宮號爲博士無復師傅之禮帝素重邈特謂之曰雖未敢盡敬然終不以博士相遇也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帝嘉其謹密方之金霍有託重之意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哀毀增篤未踰年而卒年五十四

晉略列傳二十九

晉略列傳二十

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人高祖佑武帝時北軍中候祖濛哀靖皇后父父蘊孝武定皇后父也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佐著作郎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時會稽王道子當國寵任王國寶國寶交通掖庭恭言于帝誅其所因道子宴朝士尚書令謝石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直繩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術常衣黃衣如天師狀道子令與賓客談論恭又抗言折之道子國寶並嚴憚焉帝既與道子有隙擢時望任藩屏拜恭前將軍兗青都督刺史假節鎮京口孝武暴崩國寶將夜入爲遺詔恭弟侍中爽拒之安帝立道子輔政委國寶機務因事免爽官恭入朝與道子語時政多所匡拂道子亦欲和輯內外深布腹心而恭以國寶故略不將順及赴山陵罷朝仰視喟然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害恭國寶不可恭欲殺國寶而憚豫州刺史庾楷王珣又勸止之乃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亮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詞色並厲國寶等愈懼恭抗直尚節義然矜貴不恤下又信佛道勞役百姓還鎮將舉兵先結荊州刺史殷仲堪又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內史令起兵于東乃抗表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劃東宮見兵以入己府讒疾二昆甚于讐敵國寶兄愷愉並與國寶不協愷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愉爲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以國寶故皆自請解職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忘身殉國是以譖臣匪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罷兵令廞散衆解職廞怒攻恭恭不習兵事委任司馬劉牢之遣擊平廞上疏請自貶詔不許道子用譙王尚之策以王愉爲江州兼督庾楷豫州四郡楷怒使子鴻說恭恭便謀再舉牢之諫曰相王昔戮國寶兄弟以謝將軍亦已至矣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弗聽上表以除愉尚之爲詞朝廷使會稽世子元顯督王珣謝琰討恭恭夜夢牢之坐其處旦日謂曰事捷即以卿爲北府命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陰誘牢之牢之斬延降即遣子敬宣女壻高雅之因恭耀軍輕騎襲之恭敗將入城雅之先入閉門不納恭與弟爽史又作履單馬奔曲阿恭久不乘騎髀創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于葦席之下將西奔桓玄至長塘湖爲人所告湖浦尉執送京師道子將面折之而仲堪前軍桓玄楊佺期等已至石頭懼有變斬諸倪塘臨刑謂監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邪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弟爽及五男皆死惟庶子曇亨在乳母家爲故吏戴耆之所匿送諸桓玄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玄擅政贈恭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贈爽太常諸子通直散騎郎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仕至征虜將軍家世壯勇著稱牢之面紫赤須目驚人沈毅多計畫謝玄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爲參軍從破秦句難輜重于盱眙獲運艦還鷹揚將軍廣陵相從斬秦梁成等于洛澗遂捷淮肥別平譙城鄄城進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封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別救苻丕于鄴追慕容垂至五橋澤爭輜重兵敗還入鄴收集亡散兵復振以敗被徵後數年復爲龍驤將軍戍淮陰進戍彭城領太守平反者劉黎于皇丘破降張遇平反者司馬徽于馬頭山燕寇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弗能救坐免免數年爲兗青都督王恭司馬領

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既破王廞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國寶之戮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陳武將相遇禮意簡薄牢之負其能深懷恥恨及恭再舉會稽世子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密結牢之恭參軍何澹之知而白之澹之故與牢之有隙恭疑不納更置酒集衆請牢之拜爲兄配以精甲利器使爲前鋒襲恭恭死遂代恭時荊州殷仲堪起兵應恭前鋒桓玄楊佺期已破王愉逼京師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兵馳赴玄等退還鎭京口孫恩作亂陷會稽遣桓寶救吳其子敬宣參軍劉裕繼進比至曲阿吳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自東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琰留屯吳興牢之進臨浙江詔拜前將軍吳郡都督軍甫渡浙恩逃入海師還恩復入會稽害琰進鎭北都督浙東五郡恩轉入浙西害吳內史袁山松使裕討之恩卒破散初牢之以小將一旦代恭衆情不服及却桓玄敗孫恩威名大振當時倂爲名將元興元年拜征西將軍領江州以討桓玄初元顯將討玄使司馬張法順訪于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內慮玄平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對法順不決法順還請除之元顯不可卒用爲前鋒屯洌洲譙王尙之敗軍勢大沮玄因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于句踐韓白戮于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于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偪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此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柰何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牢之負威名握強兵意望甚感而元顯白面少年爲大都督縱酒貴倨牢之詣門諮軍事竟不得見唯帝餞西池公坐一遇而已內不能平又自謂才略足以經營江左欲假玄手除執政然後圖玄將納穆說敬宣諫曰玄藉先業據上流不及今以順逆制之縱使陵侮朝廷豈可復制牢之曰吾非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玄平之後柰驃騎何遂遣敬宣降玄大喜置酒宴敬宣陳法書圖畫與共觀敬宣樂甚左右莫不匿笑元顯敗立遷征東將軍會稽內史牢之憮然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襲之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而使敬宣迎家京口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據江北以拒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又欲反桓公一人三反豈得立邪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敬宣失期不至牢之謂事泄乃縊敬宣至不遑哭便奔雅之將吏共殯斂焉喪歸丹徒玄令剖棺戮尸暴之于市及劉裕建義乃追理復本官敬宣字萬壽與裕共破孫恩奇裕才略深相結既至廣陵遂與司馬休之高雅之俱奔洛陽桓玄篡敬宣等各遣子弟質長安以求助姚興與之符募得數千人復還彭沛收義故爲討玄計玄遣孫無終攻冀州刺史劉軌于山陽軌要共拒戰敗于昌平澗乃共奔南燕敬宣曉天文謂晉當復興又夢丸土吞之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其復土乎乃結青州大姓及鮮卑大帥欲滅慕容氏而奉休之爲主約既定雅之欲告軌軌時爲南燕司空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之志必不同將敗吾事雅之卒告之謀果泄乃相與殺軌南奔甫至淮泗閒而裕起義克京口手書來招或疑有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劉下邳不吾欺也卽馳還裕甚喜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父爵桓歆寇歷陽破之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辭不許至州集軍糧具戰艦劉毅等西討失利賴以復振桓亮寇豫章苻宏寇廬陵並拒破之劉毅初參敬宣寧朔軍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毅外寬內忌自伐而上人終以陵競取禍何雄傑之有毅深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與裕書言建義之功未悉酬報敬

宣奔亡之餘爲郡已過何至便居方伯敬宣不自安解職還都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裕欲使立功命討譙縱退衄坐免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還鎮蠻護軍淮南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從攻廣固還擊盧循累遷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清河太守領冀州鎮廣固進右將軍爲參軍司馬道賜所殺道賜宗室疏屬也裕欲翦宗室西攻司馬休之于荆州故道賜殺其黨欲以應休之事竟不成爲敬宣吏卒所殺

晉略列傳二十

桓玄

桓玄字敬道温孽子也母馬氏吞霣星有身及生光照一室故小名靈寶體重兼常兒温奇愛之温卒時玄始五歲遺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皃瓌偉綜藝術善屬文居國以雄豪自命嘗欲出獵假衆于刺史王忱忱卽斥鈴下五百人從之玄更服焉温晚節不爲公論所予玄因被抑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慨然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卽棄官歸國上疏訟其父廢昏立明而被曖昧之謗詞甚傲誕桓氏世擅荊楚州人畏之甚于刺史刺史殷仲堪爲政呴嫗拘文義憚玄才地深相結納玄使氣陵之至于聽事前盤馬戲引槊擬仲堪仲堪弗能制益下之仲堪陳郡人祖融太常卿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起家佐著作郎辟謝玄冠軍參軍遷長史勸玄厚撫係虜以德懷遠玄深納之領晉陵太守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及因亡叛覓錄父母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領黃門郎太元十七年授荊益寧三州都督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雖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之時會稽王道子執政任用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頗閑藩鎮兗州王恭入赴孝武山陵甚不平之有違言玄冀時有變己得逞志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不速爾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才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君將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邪孝伯平時所疾惡若推爲盟主使興晉陽之甲必當響應君悉衆順流僕亦投袂共匡王室此桓文之舉也會恭亦來約仲堪許之然陰持兩端聞國寶兄弟被戮始抗表應恭得道子謝書卽罷玄因求廣州道子憚玄在楚卽順其意元受命不行已而恭入豫州刺史庾楷說復約舉兵以除江州刺史王愉

及譙王尚之兄弟爲名仲堪鑒前事謂其必克卽分軍五千使南郡相楊佺期爲前軍玄次之仲堪自率二萬人繼進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皆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遭亂沒胡父亮歸國仕至梁州刺史佺期與兄廣弟思平皆有武幹自矜門戶或以方王珣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佺期恆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少仕軍府咸康中戍城固走秦將潘猛于康回壘降其衆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討竇衝有功進號龍驤改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堂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仲堪引爲司馬王恭初舉兵仲堪外要雍州刺史郗恢內結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江績並不從乃用佺期代績委以戎事玄等至湓口王愉棄州奔臨川遣偏將追執之至橫江庾楷爲尚之所敗逃就玄玄擊禽尚之直趣石頭而恭爲劉牢之所襲殺牢之率北府兵馳駐新亭玄等大懼迴屯蔡洲玄從兄脩告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元佺期以重利可使倒戈道子納之卽授玄江州佺期雍州遷仲堪廣州而以荊州授脩使太常殷茂宣詔迴軍敕牢之以兵送脩仲堪時屯蕪湖聞之大怒促進軍而玄等喜于寵授仲堪乃南還使徇前軍曰不歸者家戮軍動玄等狼狽及仲堪于尋陽當是時仲堪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又資仲堪兵力雖相疑沮勢不得異乃交質子弟推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牢之尚之等朝廷咎脩計不立罷之還仲堪荊州然後各就鎮雍州刺史郗恢不受代用南陽太守閭丘羌計稱兵拒守佺期揚言玄來入沔已爲前驅恢衆畏玄遂降佺期乃得入襄陽初佺期恨玄以寒士見待將于盟壇襲殺玄仲堪憚佺期兄弟驍勇恐併玄之後害將及己苦禁之玄知之至是使庾楷守武昌而自屯夏口以卞範之爲長史委以腹心明年求兼督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零陵四郡又求以其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朝廷欲成三州之釁並許之玄傳云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長沙四郡非雍州所統佺期之忿以偉代其兄廣耳仲堪畏逼昏佺期有秦師佺期誓衆欲託援洛以襲玄仲堪弗許且屯兵遏之楊廣欲拒偉仲堪不聽出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從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于是亦以救洛爲詞興軍

而西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厚恩不衞山陵宜共問其罪使仲堪先收廣仲堪本計欲兩全既得書知不可復禁乃報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亦駐止五月荆州大水仲堪竭廩振給元乘虛攻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鎭路經夏口玄卽揚言朝廷遣爲己前鋒以討佺期襲巴陵密報偉使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爲質令與玄書詞甚苦至玄曰仲堪無斷常懷成敗爲兒子作計我兄必無憂矣進至巴陵又進至楊口再敗仲堪軍遂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先使要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不如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率步騎八千赴焉既至仲堪不能給糧炊飯餉之佺期怒不見仲堪與兄廣逆擊玄玄避其初銳退軍馬頭明日大敗之佺期走襄陽仲堪奔酇城俱獲之卽表求兼領二州明年詔拜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荆湘雍秦梁益寧七州玄固爭江州朝廷弗能違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領江州刺史輒授偉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鎭襄陽自鎭江陵孫恩亂東土請討弗許以書諂讓道子道子世子元顯惡之密謀討玄玄輒移偉江州鎭夏口司馬刁暢鎭襄陽桓振皇甫敷馮該戍湓口輒移沮漳蠻二千戸于江南立武寧郡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輒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並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表己瑞應玄之求討孫恩也表庾楷爲右將軍玄既不行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釁事若不成禍必及己陰自結于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元年詔討玄大軍未發玄得從兄石生報玄本謂揚州年饑且有孫恩之難朝廷未能用兵己得蓄力觀釁及是大懼長史卞範之進曰公英略威名震天下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郊示以威賞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乃召偉守江陵自率衆下然懼王師扼之恆爲進退之計既過尋陽心始安其衆亦奮移檄罪狀元顯庾楷謀泄囚之至姑孰執元顯後軍尙之前鋒劉牢之降元顯潰遂入京師自爲丞相揚州牧領徐州刺史中外都督總百揆錄尙書徙道子殺元顯及太傅中郎毛泰泰弟邃參軍荀遜吏部郎袁遵及尙之楷等流尙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太傅主簿毛遁驃騎長史王誕于交廣尋追害道子于徙所恢之允之于路以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姊夫殷仲文爲諮議參軍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更以王愉爲會稽內史大赦改年大亨讓丞相俾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加殊禮大築姑孰城府臺館山池而出鎭焉既至辭內錄大政就諮小政則決于謙範之自道子元顯用事賦斂煩重民不堪命玄始至黜凡佞擢賢俊京師欣然既而奢縱崇飾事役迭起民始失望會稽大荒百姓散在江湖求食自活玄令振之王愉便悉召還請米米少又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百姓始怨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皆北府舊將玄次第殺之襲兄冀州刺史軌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北方二年玄欲立功震物上表請平姚興而宿將無復在者憚不克乃諷朝廷止之偉卒于荆州將代以脩從事中郎曹靖之曰謙綜內任脩秉外權恐遂傾動天下玄納之命石康代偉玄至親唯偉偉死自慮孤危欲速成篡事仲文範之等又促之于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德文司徒以王謐爲司徒中書監桓謙爲衞將軍錄尙書胤爲中書令殷仲文爲領軍將軍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以南郡等十郡爲楚國置國官依魏晉故事新野人庾仄起兵討玄襲馮該于襄陽走之有衆七千爲壇城南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應之時桓偉已死石康未至江陵震動玄兄濟子亮

起兵羅縣以討仄爲名實欲據荆雍已而仄爲石康所敗奔北方彬等皆死玄使收亮徙諸衡陽上一月王謐奉冊禪位于玄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元爲壇姑孰城南七里告天陳晉失德己當代之大赦改年永始國號楚奉帝爲平固王遷尋陽玄入京師尊父温爲宣武皇帝廟倂太祖立妻劉氏爲皇后子昇爲豫章王諸桓皆爲王王謐等皆爲公侯桓謙爲揚州王綏爲中書令桓弘爲青州鎮廣陵刁逵爲豫州鎮歷陽玄爲政改革煩數糾擿纖細行小惠矜小察益事營建三年移居東宮更修西宮殿宇其臣請立七廟玄曰禮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然則太祖必羣廟之主昭穆皆自下之偁晉制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正太祖之位其失明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謂王莽九廟見譏前史故以一廟矯之始入宮逆風亂儀杖登御牀地陷出游水門飄風拔其蓋濤水以二月朔入石頭壞大杭殺人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游獵無度以夜繼晝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官民並疲思亂者衆于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斬桓脩于京口桓弘于廣陵義軍至竹里玄移還西宮初裕從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凡人傑也玄妻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非常宜急除之玄曰我方圖中原非裕無可使者俟平關洛乃復議之耳裕兵起玄大懼其人曰此等烏合之衆豈足爲患玄曰不然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牢之之甥酷似其舅何謂不足慮乎桓謙等請發兵擊裕玄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以待其至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然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必然散走破之決矣若逆擊之死寇豨突萬一蹉跌大勢必危謙等固請玄不得已遣軍密敕殷仲文具舟石頭爲走計既而敗于江乘又敗于羅落橋驍將吳甫之皇甫敷皆臨陳授首玄聞報益恐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問左右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有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漂泊失所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謙等大軍又敗于覆舟山遂南奔玄之篡也月及太白入羽林玄甚惡之八十日而義軍起及走出南掖門遇胡藩藩執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八百人皆西來義故可以一戰陛下捨此欲何之玄不暇答舉策指天因鞭馬馳去登舟經日不食左右進麤飯玄咽不能下昇年數歲抱其匈而撫之玄悲不自勝于道自作起居注敘討裕算無遺策諸軍違錯節度以致挫衄覃思著述不問軍計至尋陽挾帝西走留何澹之郭銓等以數千人戍湓口自還江陵諸郡尉問者皆不受使更作表賀還都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遂輕怒妄殺殷仲文諫玄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紜妄興異議柰何不糾之以猛乎大修舟師未三旬有衆二萬聞義軍已克尋陽乃率樓船二百發江陵而使桓歆別將循淮東出歷陽以窺京師歆敗渡淮走玄軍至崢嶸洲遇義軍義軍財數千人然玄恆懼敗衄常漾輕舸于舫側衆既恨玄少恩復見預爲走計莫有鬥心義軍乘風縱火直突之玄衆大敗燒輜重夜遁別將劉統馮稚襲破尋陽義軍留討之故不及窮追至江陵馮該勸收兵更下玄不能用將奔梁州投桓希時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璩弟璠喪還葬江陵有衆二百人璩從子脩之爲元屯騎校尉知祐之等且至誘玄入蜀玄從之人情乖沮制令不行乘馬出城被斫幾中前後自相殺死人交橫狼狽入船行至枚回洲祐之與恬逆擊之矢下如雨嬖人丁仙期萬蓋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向玄玄曰爾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等數人昇曰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執送江陵戮于市玄出奔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

騰之卒文武營衛既斬玄拜脩之驍騎將軍荊州牧定義軍經旬不至乃復爲桓振桓謙所破振字道全石虔之子也少果銳無行檢玄爲荊州以爲江夏相坐凶横被黜玄敗振逃華容巴陵戍將王稚徽使告之曰桓歆已破京邑馮稚等復克尋陽義軍皆敗矣振大喜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以衆至謙字敬祖沖之子也亡入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謚玄爲武悼皇帝聞振襲江陵會之遂陷江陵振躍馬奮戈入至行宮階下知桓昇死大怒將行弑逆謙止之且曰楚祚不終當復歸晉因奉進璽綬振自偁八州都督以謙爲江豫二州刺史既知稚徽言非實嘆曰公不早用我致有此敗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而使其黨拒義軍謙敗于馬頭蔚敗于寵洲義軍競進振率馮該等拒戰零溪義軍大敗退還尋陽毛璩克漢中斬桓希振乃遣蔚北守襄陽既而義軍復上何澹之敗于西塞王旻敗于武昌桓石綏敗于白茅桓亮乘虛襲豫章又敗振使馮該戍夏口孟山圖據魯城桓仙客守偃月壘互相犄角義軍並攻破之進平巴陵毛璩遣軍東下敗桓放之于夷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破桓蔚于襄陽義軍進次馬頭蜀兵屯零溪振乃擁帝出營江津以拒舟師而使溫楷屯柞溪以備宗之宗之破楷進屯紀南振留馮該等守江津自擊宗之宗之敗走而義軍破該復江陵振還自紀南見火起知城不守乃與謙等走溳城二月謙澹之楷皆奔後秦三月振與該子弘自溳城襲江陵刺史司馬休之敗奔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討振沙橋臨陳斬振謙在後秦數年會譙縱以蜀叛稱藩于後秦又通盧循請謙爲援以應循至枝江爲荊州刺史劉道規所斬諸桓道恭斬于江陵亮斬于益陽珍斬于沙橋石綏斬于梁州石松胤坐殷仲文死其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斬于江陵苻宏斬于湘東馮該斬于石城殷仲文以降免死爲東陽太守迕刺史何無忌誣以謀反云欲奉胤以嗣玄及其弟叔文永嘉太守駱球曹靖之卞承之劉延祖皆坐死唯王謐以劉裕舊恩獨全謐字稚遠導之後也少與桓胤王綏齊名玄舉兵謐以侍中奉使詣玄因留玄軍玄甚昵之玄擅政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玄簒位兼太保封武昌縣公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謐獨奇貴之裕負刁逵博進不時輸逵縛之馬枊謐見而責逵釋裕代償其負及裕破玄玄黨皆誅逵至赤族謐獨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自以受寵桓氏心常不安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遂出亡裕追還任之如初義熙三年卒贈司徒謚曰文恭三子入宋皆至大官

論曰靈寶色厲而內荏雄才大略蔑有聞焉遂能偃蹇西垂震蕩東土何哉山池墻廟誅求竭于無藝亡徒失伍追逮窮于比屋王殷構其釁會孫盧蝕其腹心民勞靡訴自然崩潰故知鏁鑰之寄匪輕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氣和樂而桀黠得恣其馮陵者也

晉略列傳二十一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泰字敬遠受異術于錢唐杜子恭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自云能服食養性王雅甚重之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諸廣州刺史王懷之使行鬱林太守雅薦諸孝武得召還道子更惑之以為徐州主簿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兵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焉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術泰謂晉祚將終因扇動百姓私集徒衆朝士咸懼致亂憚元顯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于道子道子誅之恩亡命入海其徒皆謂泰實不死蟬蛻仙去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元顯調東土免奴為樂屬賦役煩重百姓不安其生隆安三年乘釁出海攻殺上虞令襲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亦世奉五斗米道聞賊至僚佐請為備凝之不從入靜室良久出曰已請大道許以鬼兵相助賊今自破矣俄而恩至被殺會稽既陷恩衆至數萬于是會稽吳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一時俱起攻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會承平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咸束手被殘破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道本信奉孫泰此忽遇禍必有其故史不詳太子洗馬孔馥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並棄城遁走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誅殺異己戮及嬰細詔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轉鬥而前諸賊皆燒倉庫焚邑屋刊木湮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便攜將者囊簏裝盛沒諸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矣琰復義興吳興牢之從吳郡進臨浙江恩初聞八郡響應曰天下無復事當與諸君朝服入建康耳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東故不失作句踐也牢之既濟乃曰孤不羞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多棄寶物子女于路纍麗溢目牢之部曲緣路收斂恩竟得脫詔以琰為會稽內史盡復山縣明年恩破餘姚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入海少日復至邢浦琰輕敵戰死會稽復陷詔冠軍桓不才輔國孫無終寧朔高雅之討之恩復入海乃命劉牢之鎮會稽吳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出浹口雅之敗績牢之使參軍劉裕擊之恩入海轉寇滬瀆殺山松浮海向京口牢之遣裕奔救恩敗走郁洲裕與牢之子敬宣隨而擊之恩復大敗浮海南還裕等沿海邀截復大破之于滬瀆恩遂衰弱元興元年復寇臨海為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赴海死妖黨及其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餘人餘衆復推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二十餘萬其後戰死溺死及流離轉賣至恩死時財餘數千人恩前後數十戰所殺百姓復數萬人三吳由是衰耗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諶之曾孫也雙眸烱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工弈棊沙門慧遠謂之曰君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柰何循妻孫恩之妹也恩性殘酷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元興元年恩死循代領衆寇東陽劉裕破之走永嘉桓玄擅政因授永嘉太守循雖受命寇掠不止明年正月使其妹夫徐道覆復寇東陽裕又破之八月遂破循于永嘉循奔晉安裕逐擊之循乃泛海趣廣州是冬桓玄篡明年劉裕起義兵誅玄循至廣州刺史吳隱之使其子拒敵戰死嬰城百餘日城陷為循所執徐道覆別陷始興循遂自偁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道覆偁始興太守遣使入貢義熙元年二月帝還自江陵時大亂初平餘孼未靖譙縱又反于蜀朝廷草剏未遑南討因授循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道覆始興相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

中云將下都貨之既偁力少不能致遠卽于郡中賤賣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爭市贛石水急出船既難且皆竭力無貲復裝皆儲以待如是數四船板大積五年劉裕伐南燕道覆使人說循乘虛襲京師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謂理極于此將以傳之子孫哉正慮劉裕難與爲敵耳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顧力未暇是以權宜假授豈足深信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覆手不乘此機以圖大事而欲保一日之安若裕平齊息甲歲餘自率大衆南屯豫章以一紙徵君君自度能拒之乎及裕未還傾其根本既克都邑裕雖至無能爲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君若不從吾自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矣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道覆按券取板併力裝船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順流而下寇南康廬陵豫章守相皆棄城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禦之兵敗被害循寇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逆戰敗于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朝廷急徵裕裕已克南燕方欲經營司雍聞報卽引兵還聞無忌敗死乃棄大軍馳赴京師豫州刺史劉毅率舟師二萬將西上裕止之不可道覆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事之成否係此一戰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江陵與道覆合軍而下五月敗毅于桑落洲戰士十萬舟連百里不絕朝廷大震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欲乘勝逕進討議數日始決策東下裕初還將士未集賴循遲迴因得募兵爲戰守備裕之北伐也僕射孟昶贊成之何劉南討昶料其必敗至是建議謂賊鋒甚銳不可敵宜奉帝北保廣陵朝議多同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可中兵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故敢入寇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必用

昶計請從此辭裕甚然之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強寇內偪一動足則事去矣江北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亦不過苟延歲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捷臣主同休否當橫尸廟門以遂由來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閒苟求生活也昶恚請死裕怒曰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引咎自陳贊裕北伐致危社稷仰藥而死循至淮口道覆請焚舟直上自新亭至白石數道並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非計也不如案兵待之乃迴泊蔡洲道覆退而歎曰盧公誤我矣令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豈足定哉官軍柵石頭斷查浦循攻柵不拔船爲暴風所傾有死者戰南岸又敗進攻京口掠諸縣無所得因南走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閒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孟懷玉追之以庾悅爲江州刺史虞丘進爲鄱陽太守自還東府治水軍又使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率舟師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時譙縱通使于循又乞師于後秦後秦使其前將軍苟林會縱寇荆州循分兵配林使闚江陵至江津爲道規所敗道覆率衆三萬復寇江陵又敗走還湓口庾悅以虞丘進爲軍鋒屢破循兵進復豫章十月裕自率兗州刺史劉藩等南討仲德聞大軍將至進攻南陵十一月崇民敗走處復番禺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分遣田子擊諸支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竟下裕曰此欲戰也十二月進軍大雷循道覆悉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先分步騎齎火具伏西岸悉出輕艦載強弩迎射循軍不能當泊西岸西岸軍投火焚之烟燄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悉力柵斷左里裕力戰破之所殺及投水死者萬計餘衆多降循單舸遁走裕遣劉藩孟懷玉追之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明年二月懷玉克始興斬道覆循行收兵三月至番禺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四月田子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復萬餘人田子與處又

追破之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杜瑗討斬之瑗交趾人也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代之詔書未至而循襲破合浦徑向龍編慧度率州兵拒諸石碕破之餘衆尚二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循晨至南津慧度悉散家財賞軍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然徒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或諾或否乃悉殺諸辭死者而自投于水慧度出其尸斬之幷其父嘏及李脫等七首函送京師梟于建康市

論曰老氏之教以退爲進以讓爲爭可謂工于言利者也由其道者處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其究至于棄蔑倫常蕩絶廉恥胥天下之人睊睊盻盻並爲獨夫攘臂一呼波蕩根拔固其所也人心之欲利如鷙鳥猛獸之思搏噬賴名義爲之籠檻耳苟有人焉決而縱之則亦何所不至哉晉之季年君臣並惑崇飾塔廟歸誠道門以兾邀福免禍者皆王何郗謝冠冕之族也以彼標名德之望當具瞻之地猶尚若此是以好亂樂禍之徒得逞浮誕之辭倡無稽之說施扇惑之技誘愚迷之衆毒流東南釁鍾再世是知拔本塞原必崇禮教豈徒鑴肌刻膚陷匈決脰之所能禁約者乎

晉略列傳二十二

晉略列傳三十三

毛璩

毛璩字叔璉寶之孫也父穆之字憲祖小名虎生襲寶爵州陵侯參庾翼桓溫征西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璩都鄉侯揚威將軍頳川太守從平關洛師還以二千人留衛山陵升平中遷寧州刺史徙封建安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從伐燕監鑿鉅野引汶會泲通運道師還留督東燕四郡領太守桑遷揚州江西及荆州雍揚七郡督軍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進領梁州以疾解職秦寇彭城復以冠軍假節監江北軍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鎮姑孰秦圍襄陽詔就上明受桓沖節度秦寇梁益梁州楊亮益州周仲孫奔退沖上穆之督梁州三郡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右將軍如故假節戍巴三子球爲梓潼太守父子伐蜀至巴西糧乏退屯巴東病卒贈中軍將軍謚曰烈璩兄珍襲父爵四弟球璠瑾瑗璩弱冠參桓豁軍轉謝琰征虜參軍淮肥之役與田次之共追秦王堅至中陽還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爲譙王恬鎮北司馬海陵縣界有地名青蒲四面湖澤逃亡依聚菰葑中官不能問璩因旱逼之以火自出者近萬戶皆錄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將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太守代郭銓爲益州安帝初進征虜桓玄簒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其使者傳檄討玄玄見天下風靡益州獨不附己大怒使桓希爲梁州據漢中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周道子戍白帝璩命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直至白帝而劉裕義軍起初璩弟璠爲寧州卒官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督護馮遷將數百人送葬江陵會玄將走瑾子脩之誘使入蜀與祐之等共斬之師進至枝江桓振復陷江陵義軍敗季之述皆病師退約之獨僞降圖振事泄被害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撫餘衆保涪陵璩克漢中斬桓希自領梁州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擊走之因進攻振帝返正以璩首義下詔褒美進征西將軍散騎常侍益梁秦涼寧五州都督行宜都寧蜀太守寧蜀郡蓋安帝時所置志不載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夷校尉瑾持節監秦梁軍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二郡太守蜀郡太守瑗輔國將軍寧州刺史二月帝還都而譙縱反于蜀初處茂等進軍攻振璩使瑾瑗下外水參軍譙縱侯暉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內水會師于巴軍士憚役侯暉因之以作亂行達五城水口率衆逼縱爲主縱素懦自投于水出之逼使登輿又自投于地乃紡諸輿中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馳還遣參軍王瓊討縱相持于廣漢瓊敗璩麾下開門納縱璩瑗并子姪在蜀者皆遇害詔贈本官追論討玄功封璩歸鄉公祐之夷道侯脩之時從帝還都爲劉裕鎮軍參軍桑還右將軍明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破縱將譙明子于白帝脩之求從征蜀拜龍驤將軍使與文處茂時延祖共助榮期進至宕渠榮期參軍楊承祖殺榮期以叛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明年與漢嘉太守馮遷共斬承祖遣兵助處茂于巴欲與俱進益州刺史鮑陋不肯脩之還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借命朝露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者庶馮天威誅夷醜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投被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匙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是用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而洒淚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躬先士卒身馳賊廷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執政乃命劉敬宣監軍討縱雖不能克縱亦畏懼歸璩以下棺柩并其家屬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劉牢之之甥也疑是何謙子然史無明文忠亮任氣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牢之鎭京口常從贊畫善參軍劉裕牢之將降桓玄與裕固諫不從遂同舟還京口玄入京師牢之自殺裕方逐擊盧循徐道覆無忌即勸迴兵討玄裕以玄篡未成會稽道遠乃止玄既篡遂共起義同盟者十二人劉裕裕弟道規劉毅王元德王仲德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辛扈興童厚之孟昶及無忌王元德太原人及弟仲德爲苻秦起兵攻慕容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弘農太守仲德見玄僭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既謀起義裕使元德及河內太守辛扈興振威將軍童厚之在建康爲內應弁報毅兄劉邁邁泄其謀元德扈興厚之皆被害邁亦被殺仲德走免裕入京師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從伐南燕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克盧循之亂沮北遷之議裕甚任之使領兵屯越城數挫賊鋒遂追破范崇民于南陵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裕伐後秦拜征虜加冀州刺史前鋒都督諸將咸受節度長安平遷太尉諮議參軍裕欲遷都洛陽仲德諫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俟文軌大同然後更議乃止仕宋至鎭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躬耕力學玄敗拜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鎭歷陽與劉敬宣共破桓歆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遷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卒官贈太常加散騎常侍追封江陵縣公謚曰桓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生初爲會稽王道子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墨衰赴義裕以爲建武將軍分領義兵與皇甫敷戰于羅落橋軍敗被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加贈散騎常侍封曲阿縣公韶從復京師爲鎭軍參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龍驤遷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封巴丘縣侯以寧朔將軍從征南燕克臨朐先登克廣固領北琅邪太守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捷左里更封宜陽縣侯還左將軍江州刺史有罪免宋初加食邑卒贈安南將軍初憑之戰死裕使韶弟祗領其衆京邑平爲鎭軍參軍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江陵平道規遣平玄餘黨還武陵內史封西昌縣侯義熙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入寇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寇還江北督軍青州刺史廣陵相宋國建還宋國領軍將軍卒道濟亦韶弟也從道規鎭荊州數有戰功又從裕伐後秦事詳王鎭惡傳卒爲宋佐命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以貪刻免後爲玄豫州刺史刁逵參軍與義謀克期襲歷陽失期不得發爲逵所執檻車送京師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禽之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與劉敬宣共破桓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以本官督淮北軍鎭山陽義熙初南燕入寇却之進使持節青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鎭丹徒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長民率衆入衞因劾南康相郭澄之妖賊伐木積年隱蔽不言欺誤無忌當斬詔原之循兵將至與孟昶共勸北遷裕不聽令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及揚州之六郡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裕襲劉毅于荊州以長民監太尉府留事毅死爲裕所殺事詳劉穆之傳　昶平昌人家京口素與裕善爲桓玄青州刺史桓弘主簿弘使至都玄見而悅之劉毅兄邁爲玄竟陵太守未之郡玄謂邁曰素士中得一尙書郎卿州里也邁素不平昶因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惟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罷昶還過家裕將舉義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正應是卿耳于是合謀毅素善無忌與言及興復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誠得事主雖強易弱也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相要結昶妻周氏貲產甚富昶欲得之以集事乃告之曰劉邁毀我于桓玄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富貴還相迎周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若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耳昶悵然久之而起周追還坐曰觀君之意非謀及婦人者指其抱中兒曰此而可賣亦所不惜遂罄貲給之昶弟顗娶周從妹周紿以夢惡欲得絳色物爲厭勝因悉取門內帷帳絳帛密縫作軍士袍議既定元德仲德扈興厚之入京師爲內應諸葛長民往歷陽襲玄豫州刺史刁逵毅昶及裕弟道規往廣陵襲玄青州刺史桓弘無忌及詠之憑之從裕襲桓脩于京口同日俱發無忌夜草檄其母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復何恨裕託游獵收徒衆得百餘人詰旦城開無忌著傳詔服居前衆隨入斬脩脩司馬刁弘率衆至裕登金城指無忌示之曰此敕使也帝已返正尋陽今日玄首已梟大桁矣我等奉密詔分道誅黨與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來此欲何爲衆遂散走既克京師玄西奔裕拜無忌輔國將軍琅邪內史配以會稽王道子精兵令追之與道規俱受劉毅節度玄留何澹之等守湓口義軍次桑落洲澹之來攻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望見使急攻之衆曰賊帥必不在此無忌曰固也今衆寡不敵當出奇道賊帥不在必易得得以令衆賊挫我奮可一鼓敗也從之果得舫因傳呼曰獲澹之矣

歡聲動江水賊衆驚擾因風縱火遂克之進至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瑯邪王妃還京師又破玄于崢嶸洲玄黨殷仲文奉穆后及皇后來奔送之還都進據巴陵玄走死從子振復陷江陵進討之破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泉旣而爲振所敗引歸尋陽整衆復上破馮該等于夏口復克巴陵進次馬頭振請割荆江二州以易天子無忌不許進克江陵振亡走無忌奉帝還都拜右將軍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都督豫州刺史未之職還會稽內史浙東五郡都督持節將軍如故義熙二年還江荆二州八郡都督江州刺史鎭豫章封安成郡公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常侍進號鎭南徐道覆自始興入寇無忌逆討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成敗在此一舉賊艦大且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南塘水奪舟楫之利堅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越我北下然後蓄力養銳坐乘其弊此萬全策也參軍殷闡曰賊所將皆三吳百戰餘勇加以始興谿子拳捷善鬥未易可輕也宜且留屯徵兵屬城厚集衆力然後與戰無忌不從遂以舟師南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西風急飄所乘小艦向東岸賊大艦乘風力壓之衆遂潰散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持以督戰死焉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晉略列傳二十三

晉略列傳二十四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家京口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初參劉敬宣寧朔軍桓玄時與劉裕弟道規並爲桓弘青州參軍素善何無忌遂應裕舉義約裕起京口毅及道規孟昶起廣陵孟昶者弘主簿也勸弘獵未旦開門放獵人毅等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收兵度江助裕捷竹里克京師玄西走拜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督無忌道規追討用無忌策破湓口克尋陽玄收兵逆戰敗諸崢嶸洲玄走還江陵遂爲益州兵所誅而玄將劉統馮稚等襲陷尋陽留討十餘日始至江陵江陵已復爲桓振所陷戰零溪敗績退還尋陽坐免十月復上至夏口振將馮該使孟山圖據魯山桓仙客守偃月壘自軍漢東毅使無忌列艦江中以縻該自攻魯山道規攻偃月半日俱克生禽仙客山圖該遯走進平巴陵復拜兗州將軍如故遂破該豫章口入江陵斬玄黨送帝還都詔以司馬休之爲荊州毅還屯夏口振復襲陷江陵休之奔襄陽毅擊振斬之戡定餘黨十餘輩進號撫軍義兵之起毅墨絰從事至是乞終喪弗許除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公鎮姑孰初桓玄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名盤龍至是居焉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裕伐南燕盧循乘虛入寇何無忌敗死豫章毅將討之疾甚朝廷大懼謀北遷俄而裕還毅疾亦愈將行裕與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止毅毅怒謂藩曰我特以一時之功推寄奴耳汝便謂真不及邪投書登舟至桑落洲大敗棄船走蠻中得歸二萬人與輜重並沒裕撫慰之請自貶降爲後將軍循既退求追討以雪前恥裕憚毅復立功弗許還江州都督初毅在京口家貧與知識射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堂以射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及毅就求子鵝炙弗與及是悅爲刺史毅因奏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移刺史治豫章而割州兵千人戍尋陽以鎮羣蠻從之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發憤而卒毅之再平江陵也魏詠之代爲荊州卒道規代之卒毅代之道規治有聲聞盧循之入寇遣司馬王鎮之揚武將軍檀道濟赴援時蜀賊焦縱偁藩于後秦桓沖子謙亡在後秦縱請與俱攻荊州後秦又使苟林爲縱聲援鎮之等至尋陽爲林所敗林上屯江津縱將譙道福與謙自蜀下屯枝江道路梗塞朝問不至民聞謙來多有應者道規集將士告之曰頗聞有去就之計吾杖大順殄逆亂東來文武自足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達曉不閉衆心乃定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至使居守自出討謙人曰苟林伺釁江津大軍出必來攻不如使宗之等分擊之道規曰循壅中流謙林相首尾內外扇惑非吾自行其事不決林愚暋客將無他奇略比其持疑吾已破謙林膽落矣遂並斬之檢謙軍實得城中人書對衆焚之衆乃大安循又使徐道覆來攻破諸豫章口荊州乃定義熙八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請兼督交廣從之毅性剛愎自矜外推裕而心不服每覽廉藺之事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裕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朝士有清望者謝混郗僧施皆與相結既據上流陰欲圖裕故求廣所統又奏僧施爲南蠻校尉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並從之將之鎮辭墓京口裕往會倪塘胡藩言于裕曰劉衞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勝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常自許雄豪是以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共功其過未彰不可及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萬餘人自隨因疾請其從弟兗州刺史藩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乃收殺藩混下詔罪狀毅自率諸軍襲之參軍王鎮惡請前驅裕使蒯恩佐之俾劉兗州上晝夜兼行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恩居前鎮惡次之船留一二人對船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留人曰度我至城便鼓嚴令若大軍至者又分遣人燒江津戰艦去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問兗州何在對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見江津火起且聞鼓聲知有變馳欲白毅閉城而鎮惡軍已入

毅長史謝純參乘出閤有兵左右欲引車歸純叱曰我人吏也將焉逃馳還入府鎮惡與內兵鬥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內兵敗穴金城而入遣人以詔赦文裕手書示毅毅弗視與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毅軍士自東來者與臺軍多稔故且鬥且相語知裕自來因駭動逮夜皆散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恐闇中或自相殺乃引出圍金城而開其南面毅慮南面有伏率左右三百人開北門突出脩之欲將純去純不從止死毅夜行二十里投牧牛佛寺寺僧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縊裕斬其尸及其子姪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汝輩才器自足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受爾榮亦不受爾累毅貴導從到門輒詬之屏儀衛數百步外與白衣數人並進乃得見毅死裕奏徵為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豫譙閔王承之孫也承死王敦之難子烈王無忌嗣無忌字公壽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嘗于公坐欲殺父仇王廙子耆之為御史中丞車灌所奏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于是聽以贖論官至前將軍永和六年薨子敬王恬嗣恬字元愉簡文初即位未解嚴桓溫吹角中堂恬為御史中丞劾溫大不敬溫視奏歎曰此兒可畏乃敢彈我歷尚書侍中出為吳內史武孝深杖之出鎮北府太元十五年薨子忠王尚之嗣尚之字伯道歷驃騎諮議參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委任豫州刺史庾楷與王恭等偁兵尚之討楷走之即代楷為豫州休之尚之季弟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從鎮歷陽桓玄反來攻休之城守尚之戰敗休之率五百人出城奮擊不勝遂奔南燕劉裕義兵起與劉敬宣等還國時裕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授荊州監軍刺史到鎮未幾為桓振所襲出奔襄陽御史中丞王楨之劾失地免官徵拜後將軍會稽內史中丞阮歆之又劾與虞嘯父犯禁嬉游降號征虜尋復為後將軍盧循作亂加督浙東坐公事免劉毅既死詔以休之為荊州都督刺史復鎮江陵初桓玄既害尚之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以奉閔王後安帝返正追贈尚之衛將軍罷康之封更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封譙郡王休之在荊州善撫字得民和文思在都好通輕俠劉裕惡之義熙二年二月有司劾文思擅箠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文思聚羣不逞將圖裕裕執文思遣康之送付休之令自訓厲意望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幷以書謝裕裕由是不悅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陰為之備是歲宗室出亡者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擊傷青州刺史檀祇逮旦始退明年正月裕遂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而自率兵擊休之休之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聞之皆逃歸京師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裕密使遺休之參軍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媿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為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幷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涉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中白所懷道

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籌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耳延之南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己字曰顯宗命子曰翹以示決絕焉宗之聞裕上就休之共守江陵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等將步騎趣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屯兵三連聚糧立橋以待積日道濟等不至魯軌襲殺虔之裕女壻振威將軍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至破冢爲軌所敗惟恩僅免三月裕自馬頭率軍濟江軌文思將兵四萬臨陗岸置陳軍士莫能登裕自被甲欲登主簿謝晦固諫乃命胡藩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趾騰之而上衆隨之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揮大軍乘之休之兵大潰棄江陵北走留軌守石城軌被攻還救之未至而城陷與軌俱奔將還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乃俱奔後秦初休之求救于秦魏秦兵至南陽魏兵至河東聞休之敗皆引還而司馬道賜殺裕黨劉敬宣于青州欲以應休之尋亦被殺自是中外人心無不歸裕者休之至長安後秦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後秦爲裕所滅乃奔魏未至道卒韓延之始終從焉

論曰永和以來西垂非復股肱之寄南州北府乃儞輔弼觀形察勢時兢兢于上游蓋幾隣敵視之矣劉毅釁隙已成上人無已師行千里晏然不知其及也宜哉休之之才弱執政所安卒以嫌隙翦落流離沒命讀延之之書可爲長嘆者矣

晉略列傳二十四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之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初為琅邪內史江敳主簿已而家居劉裕斬桓脩據府治軍問主簿于何無忌無忌薦穆之裕立使馳召穆之先夢與裕俱泛海忽遇大風驚懼殊甚俯視船下見兩白龍夾舷已而登一山林巒茂美意甚得也晨聞譟聲出陌頭遇召者穆之直視不言良久返室壞布裳為絝往見裕裕曰始建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對曰倉卒之際當無見踰者裕大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于坐受署從平京師參諸大處分頃刻立定遂為裕腹心遷尚書祠部郎復為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論平桓玄功封西華縣子義熙四年裕在丹徒揚州刺史王謐卒時劉毅等不欲裕入輔議用中領軍謝混或欲令裕于丹徒領州而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至先見穆之穆之偽起如廁密疏啓裕說沈言不可從裕見沈令且居外待呼問穆之穆之曰晉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大今日形勢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公非為委體心服宿定主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前授王謐出于權道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權柄一失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何可不先孰念然朝議如此難云必應在我但云此大事須還朝共論公既至京彼必不敢越公別授明矣從之遂入執政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言其權重裕彌信杖之穆之姿性絕異嘗于裕坐與朱齡石並作尺牘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應對無廢目覽手書耳聽口答皆並舉坐客恆滿布耳目察朝野同異乃至街談巷議親暱短長所聞見悉白無隱每旦具十人饌與十客共食食必方丈十客外始別食帳下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微有過豐此外不以一豪負公也裕有舉動穆之皆下節度裕書劣穆之勸縱筆為大字既可藏拙且聳觀聽故裕自書一紙不過六七字所薦必達嘗云我雖不及荀令君然不舉不善也轉中軍太尉司馬裕伐南燕討盧循皆從襲劉毅攻司馬休之伐後秦皆居守裕之襲毅也委留務于諸葛長民而疑之穆之時為丹楊尹乃加號建威將軍置佐吏配實力以防長民長民見毅被殺內不自安私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也穆之曰公今西征老母弱弟皆委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勸及裕未還而圖之長民既憚裕又思穆之言猶豫未決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穆之密報裕裕兼程而下克日當至輒愆其期突以輕舟潛入東府明旦長民始聞之驚而入謁裕伏壯士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幷收其弟黎民幼民殺之轉穆之前將軍裕攻休之以中軍將軍劉道憐掌留事事皆決穆之遷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裕伐後秦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入居東城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咨稟求訴者輻湊決斷無所壅滯仍與賓客談笑或手自寫校書籍以為樂十三年年五十八以疾卒裕已平長安方將經略趙魏聞穆之卒乃還初裕復洛陽使長史王弘入朝諷求九錫穆之以己掌留任而弘從北來媿且懼因發病云贈侍中司徒追封南昌侯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秦丞相父休秦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忌之欲令出繼疏宗猛奇其骨相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將興吾門矣故名之鎮惡年十三苻堅敗亡關中擾亂流寓殽澠閒常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他日取萬戶侯當厚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見

用爲本縣足矣及受命伐姚泓竟以方爲澠池令如其言云居數年隨其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後爲澧陵令鎭惡不便騎弓力亦弱然好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意略從橫果決敢斷劉裕伐南燕或薦之召與語異焉謂諸參佐曰此王景略孫將門有將信矣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中軍太尉行參軍署前部賊曹還拒盧循戰查浦有功封博陸子裕將襲劉毅鎭惡請前驅轉參軍加振武將軍詐偁毅弟藩西上毅津戍無覺者及入江陵大城始覺之毅城中軍八隊帶甲千餘府中東從舊將六隊及西將能細直吏快手亦三千人鎭惡力戰竟日入其金城毅夜走死鎭惡身被五箭所持槊被射破折事定二十日大軍始至署中兵參軍封漢壽子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蠻帥向博柢據阮頭爲亂討之乞州兵爲援刺史司馬休之遣將軍朱襄來助蠻兵甫破而休之爲裕所攻鎭惡恐襄應休之引軍夜下水迅急倏忽數百里旣據都尉治乃以竹籠盛石塞水道設伏待襄襄至阻石夾擊斬之除游擊將軍裕伐後秦轉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與冠軍將軍檀道濟並爲前鋒出淮肥降漆丘項城克新蔡下許昌破成皋虎牢斬趙玄于柏谷塢次洛陽降秦洛州刺史陳留公姚洸禽秦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城與秦大將軍姚紹相拒于潼關紹氣蓋關中衆力甚盛雖失潼關保據定城阻險不時下鎭惡懸軍遠客轉輸不繼乃使告大軍乞糧援而身往弘農督義租裕方泝河爲魏兵所牽曳不得遽前賴澠池令李方勸諭輸將軍食得不乏數摧破姚紹軍紹憤恚發病死姚讚代之裕至湖城讚始退走大軍畢集潼關議進取方略時沈田子所將奇兵已入武關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還軍霸上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趣長安秦主自屯逍遙園姚丕屯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皆在渭南姚強屯香城姚難屯涇上皆在渭北衆尙數萬鎭惡乘蒙衝小艦中流而進秦軍夾岸望之但見船行不見行船之人大驚莫測以爲神鎭惡使毛德

祖擊渭北軍強死難走遂至渭橋未明傳餐平旦皆持杖登岸因放其船渭水急流倏忽不見乃令于軍曰吾等家屬並在江南此是長安北門外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日戰勝則立大功否者骨不返矣士皆奮迅騰踊鎭惡身先突陳姚丕軍敗秦主救之爲丕敗軍所蹈藉鎭惡乘之遂大潰奔石橋讚自霸東引兵赴之亦潰鎭惡入長安明日秦主泓將妻子羣臣詣軍門降鎭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降宣國恩撫安之裕將至迎于霸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得免隕越何功之有裕笑曰卿乃欲學馮異也鎭惡素貪多取秦藏金寶裕以功大不問或告鎭惡藏僞輦有異志密覘之悉剔取輦飾棄輦垣側裕意乃解進號征虜將軍裕東還令領裕次子義真安西司馬馮翊太守留鎭長安夏寇北地沈田子禦之退屯劉迴堡使使還報鎭惡對使謂義真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告田子田子素不平鎭惡因發怒鎭惡自率軍助田子田子誘而殺之及其羣從七人誣以反王脩白義真收誅田子事聞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宋受禪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鎭惡之死也唯弟康走免裕以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會義真棄長安河南大亂司馬文榮屯城南司馬道恭屯城西司馬順明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晉宗室疏屬衆各數千魏野坂戍主于栗磾游騎至北邙康堅守六十餘日救至乃免拜寧朔將軍河東太守封西平縣男進號龍驤將軍詔迎其家還建康康在金墉勸課農桑甚爲百姓所安賴卒于位贈輔國將軍

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光吳興武康人也父陷孫恩黨被誅田子兄弟四人皆亡命劉裕討恩舉家自歸遂從從京口裕舉義從平京都授鎭軍參軍從伐南燕與孟龍符爲軍鋒龍符戰死田子力戰卻敵龍符平昌安丘人世

居京口兄懷玉從劉裕討孫恩爲裕建武司馬從起義平京都封鄱陽縣侯遷鎭軍參軍下邳太守累遷輔國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犯京師連戰有功賊甚憚之追破循黨徐道覆于始興還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兼督豫州加持節南中郎將父喪遘疾去官卒龍符少驍果結客閭里爲裕所知從克京口命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轉鎭軍參軍封平昌縣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破桓歆桓石康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魏解蘭索度真寇彭沛討破之從伐南燕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戰臨朐單騎破敵爲賊所圍力戰死

裕還討盧循使與孫處率舟師自海道襲番禺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據始興田子往討而循至番禺處被圍田子還救敗循循走而處病卒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裕討孫恩處義從平京邑拜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侯廣固之役先登還討盧循戍越城杳浦破賊于新亭裕謂處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走無所歸非卿莫濟乃配舟師三千泛海襲番禺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焚艦登岸乘大霧襲之卽日克拔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尪夫等輕舟奔始興卽遣諸將分討而循敗還來攻衆力猶盛處拒守二十餘日救至賊走追至鬱林而病卒于晉康山賊競攻剽殺長吏田子撫順剿逆數月悉平還除太尉參軍拜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棄還扶風太守別將伐後秦與傅弘之入武關據青泥將攻嶢柳時大軍在潼關秦主泓欲東恐田子襲其後乃先攻田子使姚裕率步騎八千爲前鋒泓率大衆繼進田子所將財千餘人然皆江東勇士便習短兵田子諭之曰諸君所以捐親戚棄墳墓委身矢石之閒者正欲遇虜得一快戰取封侯之賞耳今其時矣鼓譟直進遂敗姚裕裕走泓軍泓軍亦敗斬首萬餘獲其乘輿服御物泓狼狽還霸上遂不敢東

初裕聞田子至青泥使田子弟林子自秦嶺往助之至秦兵已敗田子欲遂攻長安林子曰賊可克也若爾便爲獨平一國何以處不賞之功乎乃止徇南邊諸縣相繼降附大軍既克長安裕將歸授田子安西參軍拜龍驤將軍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輔義真留守田子啓裕曰王鎭惡家本長安恐不可信裕曰今卿等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衛瓘在鍾會豈得據蜀及夏寇至田子拒之畏其衆退屯劉迴堡鎭惡責之田子怒且懼遂誘殺鎭惡爲義真長史王脩所誅林子字敬士從伐南燕有功盧循逼京師貴游多議遠徙林子獨請移家入都裕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軍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裕大悅循數戰無功乃伏精兵于南岸而揚聲悉衆向白石裕留林子與徐赤特戍查浦自赴白石林子曰賊言未可信也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足矣大軍既北賊果上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北而擊南輕來挑戰必伏精銳以乘我赤特不從遇伏而敗渡淮北走林子收散卒據柵徐道覆率勁勇繼上沿塘而陳亙延數里林子勉其衆曰塘路迮陿我扼其要賊陳雖長能鬥者不過一隊無能爲也據柵斷塘力戰朱齡石救至賊乃退裕自白石馳還斬赤特以徇進林子中軍參軍還太尉參軍從伐後秦加建武將軍自汴入河降董虎克倉垣與檀道濟自陝城渡河攻蒲坂未下還就王鎭惡于潼關姚紹來攻與諸軍力戰卻之紹還據定城留姚鸞守險林子夜襲屠之姚讚屯河上絶水道林子乘其塹未立奔擊破之讚單騎走還定城紹又遣姚洽姚墨蠡等三千騎屯九原絶餉道林子率八千人要之河上斬洽等悉俘其衆縱使報紹紹素負才氣關中號無敵諸姚反亂皆所削平而屢敗于林子發憤歐血死讚代之遂敗退長安平從大軍還仕宋終輔國將軍

朱齡石朱超石

朱齡石字伯兒弟曰超石沛人也父綽有二兄憲梁國內史斌汝南太守並隸袁真真以壽陽畔桓溫討之憲斌欲應溫爲真所殺綽走溫軍從溫攻戰常居先壽陽平真已死綽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力救得免綽以故父事沖爲沖車騎參軍西陽廣平太守沖卒綽歐血而死沖諸子亦遇齡石超石如兄弟齡石超石並勇果剽悍便習弓馬善尺牘有吏才齡石參桓脩軍超石參桓謙軍劉裕克京口誅桓脩以齡石爲己參軍從至江乘告裕曰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及桓謙伏誅超石亦請其頭而葬之齡石以西陽太守從襲劉毅毅平裕欲伐蜀齡石進討曰往年劉敬宣從

內水上兵阻黃虎無功而還賊意吾當改道外水而出不意仍向內水也必以重軍據涪城若由外水掩其不備可必克也裕然其計卽拜建威將軍持節都督益州刺史督寧朔將軍臧熹河閒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率二萬人伐蜀齡石資名尙輕裕恐諸將或不受節度故使妻弟臧熹隸齡石以重其權又手書函封以授齡石曰至白帝乃發諸將雖行未知處分也至白帝發書乃令先分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徐向黃虎大軍自外水向成都臧熹朱林自中水趣廣漢皆倍道速進譙縱果使大將譙道福盛兵涪城而侯暉譙詵萬人屯彭模夾江守南北二城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北城險欲先攻南城齡石曰屠南不足以威北北拔南必潰此爲擊一得兩也果克暉等十五將皆授首舍船步進所向奔散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破道福別軍克牛鞞斬譙撫縱奔道福于涪道福逐之乃縊巴西王志得其尸斬送之道福衆散亡獠中巴西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蜀平進輔國將軍封豐城縣侯裕將伐後秦徵爲左將軍配兵守殿省而命超石從征超石初參何無忌軍無忌敗沒于徐道覆道覆至石頭乃得脫歸裕以爲徐州主簿累遷寧朔將軍沛內史從伐後秦自泗入河爲前鋒魏將娥親乙旃眷拓跋道生阿薄干率步騎十萬屯河北常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軍大軍于南岸牽百丈泝流有漂渡北岸者輒略之軍登岸欲戰則走不得戰還船又如之裕患之乃爲卻月陳以禦之先使丁旿率杖士七百人車百兩登北岸去水百步置陳兩端抱河車置七杖士約曰陳定車樹白毦一戒超石簡精卒二千嚴以竢約曰白毦舉疾登赴陳車益二十人設彭排轅上大弩伏車下旿濟徐置陳魏人見軍少弗擊而觀其所爲白毦舉超石登陳成魏兵大至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之魏拓跋嵩率三萬騎繼至環其三面肉薄合戰弩發魏兵多死然陳厚不可動乃斷槊長三四尺爲矢機而發之一矢輒貫三四人及以鐵椎椎之斬阿薄干魏兵始卻趣畔城超石追擊魏兵圍之力戰竟日復殺千餘人魏兵乃退裕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率五千人向越城魏軍圍之列長戟結陳超石赴救魏兵望見超石卽散走大軍然後得安行而西裕至湖城分軍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之後秦來攻超石戰敗走歸大軍後秦平還除中書侍郎既而夏兵寇北地沈田子禦之不進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害王脩誅田子義眞左右又譖殺脩關中大亂義眞悉召諸軍入長安閉門自守關中郡縣皆沒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裕乃以齡石爲右將軍雍州都督刺史代義眞鎭長安密敕曰可守守之不可守與義眞俱歸又使超石安撫河洛齡石至義眞大掠長安載珍寶婦女徐行向武關幾爲夏禽諸將皆沒長安中百姓怨義眞因共逐齡石齡石奔潼關爲夏所拒乃依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壘超石至蒲坂聞兄所在亦赴焉夏軍圍之絕其水道軍渴不能戰齡石謂超石曰兄弟俱死異域柰老母何爾求閒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城破皆被執俱死長安

論曰京口舉義克平大憝翦燕剗盧收蜀復秦雖成劉宋之霸業實延衰晉之餘祚諸臣才略功績爛然義熙之世矣穆之殄隕遂棄百二名將于焉摧折愛子幾爲俘虜固由移鼎之謀孔亟亦徵堅凝之勢更難也

晉略列傳三十五

仇池

漢建安中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武都之仇池池居山顛方百頃故亦謂之百頃池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其高七里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上有豐泉可煑爲鹽駒孫千萬附魏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強盛徙居略陽無子養其甥令狐茂搜爲子故茂搜冒姓楊氏元康中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避亂者多依焉茂搜愛重人士來則資居去則嚢送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建武時卒子難敵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居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居河池永昌中趙主曜自將擊難敵難敵不勝退保仇池偁藩于趙趙封爲武都王太寧元年趙滅陳安于隴上難敵懼棄地奔成成將李稚納其賂居之晉壽仇池地入於趙趙師退稚歸難敵難敵襲殺趙守將田崧因叛成成使李稚李玝伐之俱爲難敵所破殺咸和九年難敵卒子毅自偁龍驤將軍下辨公以堅頭子盤龍爲冠軍將軍河池公遣使偁藩咸康二年毅族兄初殺毅自立降於後趙永和三年內附詔授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十一年毅弟宋奴使人刺殺初初子國殺宋奴而立桓温表國爲鎭北將軍秦州刺史明年國從父俊殺國自立詔卽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奔秦秦明年自秦還攻殺俊自立升平四年安卒子世立太和三年詔拜世秦州刺史世弟統武都太守世亦偁藩于秦五年卒子纂立始與秦絶統爭國與纂相攻咸安元年秦將苻雅楊安率七萬人來攻梁州刺史楊亮使郭寶卜靖助纂禦秦戰於鷲峽寶靖皆敗死統據武都降秦纂不能抗亦降秦秦徙其民虛其地宋奴之死也子佛奴佛狗奔秦佛奴有子曰定爲秦將秦王苻堅敗於肥水羣下皆叛慕容沖據阿房攻長安定屢破之深爲堅所倚杖太元十年七月爲沖將高蓋所禽蓋養定爲子定陽附之十月蓋爲姚萇所敗因降萇定亡歸隴右自治歷城使佛狗子盛守仇池招集夷夏欲爲堅報仇自偁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偁藩孝武因而授之苻登攻姚萇定爲登盡力敗萇將姚碩德十四年取萇略陽冀城隴城登以爲益州牧進左丞相都督中外秦梁二州牧隴西王十九年登敗死子崇爲乞伏乾歸所逐自湟中奔定定奉以伐乾歸兵敗與崇俱戰死盛自偁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內附分氐羌爲二十護軍不置郡縣隆安二年偁藩於魏魏封盛仇池王義熙元年譙縱亂蜀盛因略有漢中地後秦攻之拔城固盛乃偁藩於後秦乞伏乾歸來攻敗之三年復取漢中走後秦梁州刺史王敏遣使內附詔拜隴右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以苻宣行梁州刺史八年後秦來攻敗其前鋒趙崐九年王師平蜀譙縱伏誅命索邈爲梁州刺史盛卽召苻宣還以州讓邈十二年劉裕伐後秦六月盛拔祁山進逼秦州後秦將姚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戰於竹嶺破其軍殺嵩於是赫連勃勃襲破後秦上邽後秦與勃勃構兵不息盛復遣兄子偒擊後秦至陳倉乃還裕旣滅後秦歸而受禪盛雖偁藩於宋仍奉晉永熙年號謂其子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可也故玄立始不偁晉年

論曰史載楊安一以爲還國一以爲留秦其載楊世一以爲俊子一以爲安子又或疑安奔秦卽爲秦將終滅仇池蓋亂世偏隅傳聞固多異詞矣安與佛奴父祖相仇殺先後奔秦安爲大將而佛奴晏然與之同朝事勢有未盡者故以魏書爲斷初行殺奪其後卒至滅亡宋奴復兄仇身死子竄終復有其土宇報施固不爽哉西晉之衰唯涼州終守臣節仇池內附涼使得通雖割據彈丸抑亦梁益之門戶也強弱遞更委質僭竊勢非得已若定之眷眷苻氏矢以身殉盛經禪代猶能命子以正簪裾之彥曷以加諸故纂錄其槪列之東晉諸臣之後云

晉略列傳三十六

成漢李氏

廩君之裔自黔中從漢定三秦遷巴西宕渠漢末有李虎者依張魯于漢中魏克張魯虎遷略陽臨渭號曰巴氐虎生慕慕生特特字元休及兄輔弟庠流驤皆有材武齊萬年之亂秦民南就食特于路振護之至漢中上書求入蜀弗許詔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安監察之苾受賂代請特過劍閣太息曰有如此地面縛於人劉禪真庸才也賈后廢死徵其婣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代以成都內史耿滕廞懼圖據蜀以特兄弟爲爪牙滕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主不制客必爲亂宜使還本廞密知而惡之襲殺滕及西夷校尉陳總自僞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以庠爲威寇將軍使合六郡壯勇斷北道于緜竹庠習戰不用旗識舉矛成陳廞陰忌之長史杜淑張粲亦說廞除之會庠勸廞僞帝廞因發怒斬庠并其子姪十餘人而撫慰特流以爲督將特流怒引歸緜竹廞牙門許弇求巴東監軍淑粲執勿許弇怒手殺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者皆廞腹心既自相屠滅廞勢內沮使長史費遠北拒特特燒之走遂攻廞廞走死特上表獻捷于朝廞之初反也詔梁州刺史羅尚遷益州拜徐儉守蜀辛冄守廣漢以佐尚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萬二千人入蜀廞死尚至尚多欲而無斷特獻珍玩奉牛酒迎勞尚大悅辛冄與特有舊及王敦共勸尚因會取特尚不從冄更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猜懼是歲永寧元年也三月敦討汶山畔羌敗死朝廷符秦雍使還流民又遣御史促之特兄輔至自略陽備言中國亂不足復還乃使閻式賂尚求停至秋尚許之又求至冬冄不許朝廷論誅廞功拜特宣威將軍流奮武將軍皆封侯又使州列上六郡同義者將加賞冄欲自以爲功寢不下又貪流民貲謀因其移徙設關掠之流民既怨尚又感特數請留相率歸特特結大營赤祖以處之移冄求寬冄怒牓購特兄弟首特見之悉取以歸改其文云能送六郡豪酋諸大姓首一首賞百匹流民大懼益附旬月過二萬流別聚亦數千又遣式詣尚式既知冄謀度尚終不可說因辭還尚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民今聽寬矣式曰甚善然明公惑邪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衆怒難犯願孰計之尚固言不欺式至告特曰尚雖云若是然刑威不立冄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也十月特分營爲二自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礪兵以待冄等相與謀曰羅侯無斷日復一日令姦計得展吾屬且爲虜矣決計取之羅侯不足復問也夜使曾元襲特尚聞兵出使田佐助之特安臥不動半入發伏擊之斬諸將傳首示尚冄尚曰此虜成去矣辛廣漢不用吾言坐張賊勢且爲柰何于是六郡共推特爲鎮北大將軍益州刺史承制封拜走冄廣漢敗尚成都尚緣郫水作長圍以待救太安元年五月援師敗取梓潼巴西特僞大將軍梁益二州都督益州牧八月取德陽明年正月入郫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改年建初惟取馬供軍餘無侵掠蜀民堡塢皆送款特就撫之分六郡民就食焉尚保太城求和弗許流及特子雄言諸降者未可信當取質六郡之衆當聚而自守不宜分散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逆加疑忌乎弗聽朝廷又使荊州刺史宗岱來援建平太守孫阜逼德陽特使子蕩就其守任臧共拒之尚用從事任叡計密說諸邨塢諸邨塢聞救至皆復附尚二月特爲尚所襲殺并輔死焉蕩聞敗引還收餘衆退保赤祖推流爲益州牧保東營蕩保北營孫阜克德陽任臧退屯涪陵阜進逼之岱軍墊江爲後繼三月尚出兵將攻流會流出拒邨民藥紳蕩亦助之尚乘虛攻蕩營符成隗伯畔應尚營中無復將帥蕩母羅親擐甲拒戰刃傷目氣益厲流等破紳還夾擊尚尚退蕩乘勝逐北中矛而死岱阜兵日偪流大懼從李含計遣質請降離爲梓潼守聞之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大喜謂其衆曰吾屬已與蜀民爲仇一旦束手蜀民魚肉我

立盡矣今阜恃勝而驕襲之可大克也衆皆諾阜軍果破岱亦卒于墊江荊州兵引去蜀救遂絶流自以智略不及雄悉任以軍事六月陷汶山取郫七月徙屯郫蜀久被兵民皆流迸或南入湘州或東下梁荊野無烟火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尙參軍徐轝涪陵人也求爲汶山太守欲結長生與官掎角尙不許轝怒降流流因得長生軍食復振九月流卒衆奉遺命推雄

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妊十有四月而生雄卒衆推爲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尙數來攻雄使朴泰僞降伏驤兵半道而出長梯郫城外尙使苻成隗伯來襲登梯禽之驤盡俘其衆使呼于成都曰克郫城矣門啓而入復取少城遂陷犍爲殺太守龔恢絶尙餉道尙走江陽雄入太城范長生者年百餘歲有名德爲蜀人所信奉雄欲立以爲君長生不可與諸將固請雄惠帝建武元年十月雄僭成都王改年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迎長生爲丞相光熙元年三月長生始至成都雄手版門迎尊之范賢而不名長生勸稱尊號六月僭帝國號大成年曰晏平追尊特曰始祖景皇帝以長生爲四時八節天地太師永嘉三年十月太尉離尙書令閻式鎭梓潼爲其下所殺明年梓潼復爲晉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雲璜皆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亡奔荊州劉弘表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至巴郡從羅尙請兵不得自復宕渠斬脫食其肝會梓潼返正明年正月登遂進據巴西四月雄使張寶僞降復取梓潼七月羅尙卒皮素代十一月驤攻巴西尙子宇惡登弗予糧素怒將治宇十二月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誅宇巴郡亂驤急攻登巢鼠而食民無畔者明年二月城陷登死之雄改年玉衡自素之死也三府吏士推巴東監軍韓松行事州徙巴東暴重殺松衆殺重推巴守張羅羅戰死推平西司馬王異其後江陽守張啓殺異代之卒推涪陵守向沈州徙涪陵卒推汶山守蘭維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爲成將李恭費黑所獲益州亡漢中遘楊虎楊難敵之亂郡人張咸以地來附梁州諸郡唯巴東爲晉寧州平夷平樂三千餘家皆來降雄使鳳鎭涪城任回鎭建寧李恭鎭巴三方克靖太傅驤總內政專務養民刑平年豐民大和樂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數丈緜數兩新附者復之陳安舉隴右來降仇地僭藩夷王歸附當是時天下大亂成獨無事號爲治安興學校立史官規模粗具矣政務寬簡等威不立官無祿秩軍無號令部伍攻城破邑以虜獲爲先此其所短也四月太師范長生卒其子賁爲丞相永昌元年蕩子稚鎭晉壽嫉鳳功鳳以巴西畔驤討斬之驤子壽代鎭涪城太寧元年正月驤回攻晉臺登殺將軍司馬玖越巂守李釗漢嘉守王載皆以郡降四月進攻寧州敗于堂狼乃還釗明習儀式故事雄甚任之楊難敵偪于劉曜棄仇池奔晉壽趙兵退稚遣歸歸而畔稚怒請討之七月稚及兄琀出白水壽及琀弟玝出陰平難敵距陰平而縱琀稚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扼其後殲焉雄乃立琀弟班爲太子初雄后任無子妾子十五人羣臣請立嗣雄欲立蕩子琀長且才雄屬意焉太傅驤司徒王達諫弗聽及是立班驤垂泣曰亂始此矣咸和元年六月費黑南破越巂斯叟閒一年驤卒壽奔喪玝代鎭閒一年壽拜大將軍督中外錄尙書取巴東建平明年仇池降明年壽攻寧州費黑爲前鋒出南廣任調出越巂壽圍朱提太守董炳刺史尹奉遣建寧守霍彪救之壽欲逆距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縱入消其穀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當以日月制之牢圂之物何汲汲也壽弗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明年正月取朱提炳彪皆降三月奉以州降明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爨深爲刺史壽還封建寧王六月雄生瘍于頭諸子惡其臭皆遠之唯班晝夜侍且爲吮噆雄以班屬壽而殂班字世文仁孝下士委政于壽唯居中行喪禮九月雄子越自江陽來奔喪與其弟期謀作

亂玝知之勸班遣越還鎭且出期可以已亂班曰先帝在殯吾弗忍也更遣玝還涪十月越因班夜哭弒諸殯宮幷殺班兄都奉期而立之號諡雄曰太宗武皇帝墓曰安都陵諡班曰戾太子壽立改諡哀皇帝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賤任后子之好學有容觀雄令諸子募部曲多者財數百期獨得千餘人既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以越爲相國封建寧王並錄尚書叔父始代越鎭江陽始說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請殺壽期弗許使壽取玝壽告玝且假道焉玝出奔晉期使壽代鎭涪明年正月改年玉恆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上官澹謀殺期而立班子幽不克及玪子穊皆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用事成政始衰明年十一月晉攻漢中壽拒却之期驕虐多誅殺所殺輒籍之大臣自危骨肉不相親壽有威名尤懼不免每當入朝輒詐邊警不赴數過處士龔壯謀自安壯恢之子也常欲報仇因勸誅期以奉晉壽從之密與長史羅恆解思明謀期頗覺之數使許涪伺察壽又鴆殺壽養弟攸咸康四年四月壽襲成都以奕爲前鋒壽子勢時爲翊軍校尉開門內壽兵越騫褒華涪皆死期被廢爲邛都公自殺諡曰幽葬以王禮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少爲羅尙所獲尙卒亡歸數立功既廢期羅恆解思明李奕勸稱王送期建康任調蔡興勸偁帝壽筮之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自立改國號曰漢年曰漢興尊父驤曰獻皇帝立子勢爲太子以舊廟爲大成廟罷弗祀更立漢廟制度大臣多改易卿佐郡守皆用私人成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在形勝者省交州入寧州聘龔壯爲太師不受六月或告大臣謀廢立七月使子廣盟大臣于前殿八月淫雨傷稼壯上書請奉晉壽不悅秘其書九月雄后弟任顏謀反死因盡殺雄諸子明年三月晉復寧州四月復巴東建平壽有疾恆思明復議奉晉弗許李演上書爭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託爲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詞耳明年後趙王虎書來約伐晉九月以尙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大閱舟師于成都壽登城觀之欣然自得將以應虎壯思明固諫乃止晉之取巴東也李閎止焉已而亡入後趙與聘使俱還盛偁虎刑殺之威宮室之麗壽大慕之明年十二月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實成都大修宮室治玩器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皆坐直諫死政大壞建元元年八月壽殂子勢立號諡壽曰中宗昭文皇帝墓曰安昌陵

勢字子仁建元二年正月改年太和四月熒惑守心太史令韓皓言宗廟禮廢所致下羣臣議乃更特雄廟號皆曰漢而復祀焉明年八月廣求爲太弟弗許馬當解思明固請族之貶廣臨邛侯廣自殺以奕代鎭涪明年正月奕反攻成都門門者射殺之勢益驕改年嘉寧恆居禁中不恤國事疏舊臣信左右刑罰酷濫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自山中出巴西梓潼犍爲十餘萬落布山谷爲民害不可禁制加以饑饉蜀大亂十一月晉桓溫伐之明年二月至青衣勢大發兵使叔父福從兄權昝堅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郫江南以待敵堅不可引兵自郫江北渡鴛鴦碕向犍爲三月至彭模則溫已自江南走成都矣堅還救潰于十里陌勢悉衆戰笮橋敗走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乞降溫受之送建康封爲歸義侯永和三年也升平元年卒于建康

論曰民有恆產則安土而重遷政令所設施由此其選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鴻雁哀鳴于中澤哲人劬勞而作堵豈不以平世之民動之易安之難哉秦民入蜀而李氏據蜀蜀民入楚而杜弢亂楚主客強弱倏忽異形羈旅失業偪于侮辱每作弗靖彰彰如是雖然

此輩皆已違背鄉井崎嶇巖壑分飦藜藿之口剖裼脛骨之上出生入死朝不謀夕顧乃因瑕蹈釁咄吒而起奮其蛇豕之毒妄冀風雲之會揆諸素蓄豈暇及斯然則鋌而走險信處之者非其道也和季作牧荊湘獲安尚幷反之梁益滋擾斯亦得失之林可爲殷鑒者已

晉略國傳一

晉略國傳二

漢趙劉氏

漢建武初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中平之亂縣南徙離石單于羌渠卽其東北左國城建庭焉羌渠爲國人所殺子於扶羅立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自以漢外孫冒姓劉氏魏武分其衆爲五部(左部居隰城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部帥皆劉氏豹爲左部帥晉太康中改帥曰都尉劉氏雖分統五部然皆家晉陽汾澗之濱凡匈奴十九種屠各最貴(一屠各二鮮支三寇頭四烏譚五赤勤六捍蛭七黑狼八赤沙九鬱鞞十萎莎十一禿童十二勃蔑十三羌渠十四賀賴十五鍾跂十六大樓十七雍屈十八真樹十九力羯)大姓四呼延最貴(一呼延氏二卜氏三蘭氏四喬氏)豹屠各種豹妻呼延氏也祈子龍門妊十三月而生左手文曰淵遂以爲名字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兼學武事妙絕于衆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三赤豪長三尺六寸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善相人者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一見驚嘆王渾與結友命子濟拜焉及爲侍子在洛陽渾言諸武帝帝與語大悅曰由余日磾之倫也濟因進曰淵文武材用殆過二子陛下若任以東南吳不足平也帝偁善孔恂楊珧諫曰淵誠雄才然非我族類假令平吳終不復北渡矣帝默然秦涼覆帝選將上黨李憙復舉淵恂又沮之東萊王彌者家世二千石涉書記便弓馬爲游俠京師與淵友善將東歸淵餞諸九曲酒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偁達讒閒因之而進恐終死洛陽與子永別矣因泣下已復慷慨歔欷縱酒長歗齊王攸適出游九曲異其聲覘知之歸請除之渾曰淵長者臣請保無他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柰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尋代豹爲左賢王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推誠好施予明法禁姦俊傑大附惠帝初拜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成都王穎鎭鄴表以自隨行寧朔將軍監五部既而諸王構釁盜賊蠭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實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左賢王幹宇超世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于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告淵請歸會葬穎弗許惠帝幸鄴東嬴公騰王浚合幽幷之師發鮮卑烏桓突騎以攻穎淵乘閒說穎請還發五部赴難穎欲奉乘輿還洛淵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勳王室四海豪傑咸願盡力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抗衡哉若棄鄴都示弱于人洛陽殆難復至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東胡之悍不逾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騰三部梟浚穎悅拜爲相國參軍北單于而遣之至左國城自偁大單于有衆五萬據離石使宏率騎會穎將王粹共拒騰粹已先敗穎狼狽去鄴淵聞嘆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攻鮮卑宣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天厭晉德授我單于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桓吾之種類可以爲援晉吾讎也柰何伐援以助讎淵曰善漢有天下長久恩德結于人心昭烈崎嶇一州猶能抗衡天下思漢故也吾漢氏甥又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爲壇左國城南自偁漢王赦其境內年號元熙惠帝建武元年十月也追尊後主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呼延氏爲王后以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宏爲太尉餘拜授各有差游固辭不受騰將聶玄來伐敗諸大陵遂使族子曜陷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喬晞陷介休明年騰復使司馬瑜等來伐欽拒之戰于汾城四戰皆捷六月進攻騰騰乞師于拓跋猗㐌猗㐌救騰殺淵將軍綦毋豚離石大饑就穀黎亭明年十

月晉以劉琨爲幷州移騰督鄴琨未至騰自井陘東下十二月景邀琨敗于板橋琨入晉陽永嘉元年晉反者羯人石勒陽平人劉靈及王彌先後來降封拜有差明年正月侍中劉殷王育請北定晉陽南取河東西入長安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淵悅曰此孤心也遣其子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勒攻常山爲王浚所敗四月彌陷許昌五月攻洛陽爲北宮純王秉所敗遂自軹關來奔純乘勝進兵敗諸河東乃退七月自將攻平陽宋抽棄郡走河東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來降九月彌勒陷晉鄴十月淵僭帝改年永鳳十一月丞相宣卒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師樂安孫炎受毛詩左氏傳讀漢書慕蕭何鄧禹之爲人幷州刺史王廣薦諸朝武帝召見嘉其占對以爲右部都尉佐淵起事官至中外都督領丞相右賢王劉琨以鮮卑來伐遂取壺關勒靈攻魏汲頓丘殺魏守王粹十二月封子和梁王宗室以親疏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封郡縣公侯明年二月熒惑犯紫微太史令鮮于脩之曰陛下雖受大命然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陶唐舊都兼有紫氣願陛下迎乾象協坤祥從之遷都平陽得玉璽汾水中改年河瑞三月晉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攻之以爲前鋒都督隸景陷黎陽敗王堪延津沈男女三萬人于河淵大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七月彌聰共陷壺關又破王曠軍于長平新興匈奴劉虎及白部鮮卑來附八月聰攻洛陽九月敗于宜陽十月復攻又敗鮮于脩之曰洛陽之破當在辛未今晉氣猶盛不班師必大敗乃召聰等還十一月彌略豫州勒略冀州十二月靈略兗州彌表其長史曹嶷爲安東將軍東徇青州明年正月立單氏爲皇后淵僭漢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及僭帝史不載立呼延皇后事意呼延先死矣載記但云單氏通鑑乃云徵女未知何據通鑑之意豈以徵來附即納女邪若然北海王乂乃單后子其年齒不符矣又聰烝單太后載記但云色美通鑑乃云年少按乂于建興四年已鬢髮蒼然必在二十外則聰上烝時單太后亦已三十餘矣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二月勒陷兗州殺刺史袁孚復略冀州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陷東平進攻琅邪四月靈爲王浚所破殺七月聰曜會勒陷河內執太守裴整淵有疾以宗室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諸子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置單于臺于平陽西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尙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護軍馬景領左衞永安王安國領右衞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衞分典禁兵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輔政八月殂子和立號謚淵曰高祖光文皇帝墓曰永光陵和字玄泰淵嫡子也淵子有名者六人和恭聰聰行第四則知尙有一兄失名裕隆乂和恭呼延氏出乂後后單氏出皆爲嫡子惟聰功最多故以爲大單于和幼美而好學及爲太子猜忌寡恩旣立其舅呼延攸及衞尉西昌王銳恨不與顧命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使三王裕隆乂執政柄大司馬握勁卒十萬居近郊禍未可測願陛下早爲之所和信之夜召諸衞盛欽馬景等而告之武衞盛曰先帝在殯四王未有逆節柰何一旦相魚肉諸弟不可信復誰信哉攸銳怒殺之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奚以多爲景等懼聽命乃相與盟于東堂銳率左衞景攻聰攸率右衞安國攻裕侍中劉乘率武衞欽攻隆尙書田密率武衞璿攻乂密璿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助攻裕隆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殺裕明日殺隆明日聰克西明門平陽諸門皆用洛都門名銳等走入南宮聰兵隨之明日殺和于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斬之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乂單后子也讓之乂辭聰乃自立

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聰左耳一白豪長二尺餘十四通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彎弓三百斛累遷右部都尉河閒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父從穎亡歸鄴拜右積弩將軍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淵僭大單于更拜鹿蠡王將兵數有功永鳳改元封楚王淵有疾聰方陷河內遽歸及是僭帝

改年光興永嘉四年八月也尊乂母單爲皇太后己母張爲帝太后立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拜撫軍大將軍督中外諸子皆爲王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壁刺殺之單太后色美聰烝焉太弟乂諷單單恚死聰悲悼無已既知乂之有言也憾之呼延后因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爲者聰心然之然追念單氏未忍廢也明年陷洛陽改年嘉平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中河山四塞城池宮室具備宜白主上徙都之曜以彌不待己先入洛恨之畣曰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因放火燒宮室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引兵東屯項八月粲曜陷長安以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鎭關中以彌爲大將軍封齊公拜勒幽州牧彌與勒外親而內忌將圖勒勒誘而殺之以叛聞聰大怒遣使讓勒然竟以彌部曲配之且加位號以安其意勒遂專東方不可復制粲曜在關中先後爲晉將所敗粲先歸明年正月呼延后卒聰廣納大臣女爲昭儀夫人貴妃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爲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又欲納太保劉殷女又以同姓爲嫌聰問延年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又納其舅子張寔女徽光麗光爲貴人左都水使者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速成皆斬觀漁汾水夜不歸王彰諫囚之張太后三日不食乂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邪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正唯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而頃以小事斬王公直言囚大將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耳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朕敢忘之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曜數爲晉師所敗四月奔還平陽降號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六月以子易爲車騎將軍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悝鎭離石驥居西平城操鎭蒲子以趙固爲荊州鎭洛陽七月石勒始居襄國遣使來告初聰欲立貴嬪劉英爲后而太后欲立其姪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十二月立皇后張氏明年二月太后張氏卒張后不勝哀亦卒三月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起凰儀殿廷尉陳元達上書極諫聰大怒曰吾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速殺之幷其妻子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元達先腰鏁而入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手疏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凰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忠諫宜加爵土如何不納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民怨國疲咎歸于妾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身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諸臣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示以后表而謝之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外輔如卿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媿賢堂明年正月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光照地霣于平陽北十里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使公卿極言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並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亡何劉后產一蛇一虎害人而走止死肉旁后驚駭遂卒俄失此肉所在哭聲亦止后賢明知大體聰所爲不道多規正內寵猶進退有序及亡偁后者同時至十餘人閹豎日益用事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茂德者死乃贈之因定官制公七丞相太師

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然其時有太宰河間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不止七也又大將軍十有六輔漢都護中軍上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軍配兵二千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亞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皆亞公以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更封晉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景曜王育任顗馬景朱紀爲六公諸子爲十六大將軍二月石勒陷幽州來獻捷進大都督陜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十一月以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先領大將軍此時解授渤海王敷敷死授濟南王驥粲字士光少有俊才及爲宰相驕恣嚴刻國人始惡之明年三月太廟成改年建元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保傅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對曰主上志在晉王久矣王公莫不附相國本贈官今授晉王羽儀等威踰東宮萬幾莫不關太宰大將軍諸王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諸王年齒尚幼大將軍無日不出皆可襲奪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聰假他事誅瑋遐而使卜抽將兵監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表請立粲己爲黔首幷除諸子封抽抑弗奏自王彌之死曹嶷盡有齊魯地衆十餘萬與石勒畫河爲界勒表嶷專制請討之弗許聰如中護軍靳準弟納準女月光月華爲左右貴嬪已而立月光爲皇后又以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遷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禮實奪其權于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不得已以爲御史大夫月光有穢行元達奏廢之月光自殺聰大恨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武庫陷入地丈五尺九月使大鴻臚賜勒弓矢策命爲陜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聰立市後宮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中常侍王

沈等言事沈等多不呈聰以愛憎決之勳舊弗錄閹人子弟中表自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或數日至二千石將士征行無錢帛之賞而後宮家賜僮僕動至千萬沈等車服宅宇逾諸王靳準闔宗內外諂事之通鑑此下云郭猗與準皆有憾于太弟又猗謂相國粲曰殿下高祖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于主上主上篤于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恐陷于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也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載記略同按此事載記無年月通鑑在此事有可疑者五聰已禁乂朝會而云愛信太弟一可疑也既云期以上巳作亂禍期甚迫而本年三月晏然無事其妄立見粲更不疑二可疑也衷甲之謀正在明年三月事隔一年而月適符三可疑也事連粲弟皮惇諂之粲之猜暴乃能遲發一年四可疑也明年三月衷甲之謀直自粲發之是粲明知乂不爲變五可疑也竊意此事當在明年建武元年正月蓋聰于建興四年九月已引見乂待之如初粲必深忌故猗準迎合粲意而爲此謀粲亦明知其詐喜其暗合故一切從之非墮其術中也載記準說粲有殿下與太宰收其賓客云云太宰易以建興四年三月恚死十二月以曜爲太宰曜在關中豈正月適入朝邪通鑑無太宰字今改入建武元年而附原文于此少府陳休左衛卜崇清直惡沈等雖在公坐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榦謂休崇曰沈等勢力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年踰五十唯欠死所耳二月聰出臨上秋閣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載記作誕並誅之皆羣閹所忌也卜榦泣諫曰晉厲尸三卿猶不忍益一日而尸七卿無乃不可乎藉使有罪亦宜下之有司詔在臣所未敢宣露叩頭流血沈叱之聰便拂衣入斬七人而免榦于是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

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詣闕表諫曰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
羣閹亡漢今王沈等處常伯之任握生死予奪于中矯弄詔旨欺誣
日月權倖人主政以賄成知休等忠節懼發其姦陷之極刑賢愚傷
懼沈等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
乾澤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重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
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
等之由也願陛下引尙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公卿五日一入會議
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庶衆災可弭和氣可召今遺晉未殄巴蜀未
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加以沈等撓亂大
政陛下腹心四支何處無患方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
肓之疾也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兒輩爲元
達所引遂成癡也沈頓首涕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備掃
除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兼怨陛下願收聖恩膏臣鼎鑊則朝廷
之上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豈足爲怪更以訪粲粲盛偁
沈等忠清聰大悅封沈等列侯易又苦諫聰大怒手壞其表三月易
恚死元達痛哭自殺元達字長宏匈奴後部人本姓高生而喪父鞠于陳故改姓焉躬耕讀書年四十不妄交淵爲左賢王招之不答及爲漢王人爲之懼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至矣其夕徵爲黃門郎歷廷尉司隷光祿御史大夫以直諫顯河間王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故得盡言及易死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遂自殺七月
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大將
軍敷泣諫不從憂憤發病死八月平陽大飢流叛死亡什五六石勒
使其將石越率二萬騎屯幷州以招亡叛司隷部人奔冀州者二十
萬戶使讓之勒不受命而潛結曹嶷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
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犬豕交相
國府門又交宮門又交司隷御史門豕著進賢冠升聰座犬冠武冠
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九月讌羣臣於光極
前殿引見太弟乂乂容皃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痛哭
待之如初十一月陷長安進曜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改
年麟嘉石勒取晉幷州明年正月東宮鬼哭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
女子化爲丈夫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太史令康
相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
司馬氏終據全吳天下當三分也石勒鴟視曹嶷狼顧鮮卑之衆星
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外追秦皇遵
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謀聰覽之不懌郭猗有憾于乂靳準從妹
爲乂孺子婬侍人乂殺之而誚讓準準亦恨焉猗說粲曰聞太弟與
大將軍濟南王驥謀將以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
太子衛軍齊王勱爲大單于二王既許之矣殿下何不密表之若猶有
疑可呼問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粲召皮惇猗先誅
之至皆曰有之準進曰主上愛太弟卒聞之未必信也宜緩東宮之
禁勿絕太弟賓客太弟好士必不自嫌輕薄小人必贊逆謀然後下
官露表其罪殿下拘太弟所與交通者具獄上之上意乃可決也于
是命卜抽引兵去東宮三月粲使謂乂曰適奉中詔京師將有變可
衷甲備非常乂從之粲馳使告準及王沈等準入白聰曰太弟將爲
亂已衷甲矣聰問沈沈曰固聞之于是使粲圍東宮收氐酋十餘人
窮問之皆誣伏獄上聰謂沈等曰今而後知卿忠當念知無不言勿
恨往日言而不用也誅東宮官屬及準沈等所怨忌者數十人坑士
衆萬五千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聰號哭曰吾兄弟止餘二
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也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使準討之
七月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準二子捕蝗震而死河汾溢漂千餘家東
宮災立粲爲太子八月趙固以洛陽歸晉明年三月螽斯則百堂災
殺諸子二十一人四月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尙書令王鑒中書監
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縱沈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瓊寢汚
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聰大

怒收送市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竟斬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光極殿又哭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聰寢疾謂粲曰世難未夷非亮闇之日朝終夕斂旬葬可也徵曜爲丞相勒爲大將軍錄尙書受遺輔政二人並不至乃以景爲太宰驥爲大司馬任顗（載記作劉顗誤）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尙書事太尉范隆守尙書令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並迭決尙書奏事七月聰殂子粲立號謚聰曰烈宗昭武皇帝尊靳氏爲皇太后及樊宣王氏三后皆烝之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改年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有異志私于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殺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盍先之粲不從準懼又使二靳氏言之乃收景顗驥大司徒勱驥母弟吳王逞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上林謀討勒以曜爲相國督中外仍鎭長安準爲大將軍錄尙書粲日夜宴後庭軍國皆決于準準以弟明爲車騎康爲衛將軍勒兵入宮升光極前殿使甲士執粲數其罪而弒之謚曰隱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墓並聰尸斬之自號漢天王僞制置百官遣使僞藩于晉

論曰淵聰文武才略冠絕當時然淵愛重民命視聰酷暴爲不侔矣且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萬幾之暇一二女子承顏順旨作其歡欣宜若無惡於天下然而從欲必導奢習奢必厚斂外必樹寵戚內必任奄豎異燄同焌殊條共榦覆轍萬方未有由茲而不敗者也三代哲王宣力熙載積功絫仁如此其厚妹喜妲己褒姒一舉覆之脆若刈菅又況淵聰之弱植乎

曜字永明淵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少孤養于淵八歲從獵西山避雨樹下樹震衆皆踣獨曜不動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須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游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變姓名爲縣卒令崔岳異而詰之叩頭自陳岳曰卿奇士也崔元嵩乃不如孫賓碩乎詔捕峻民閉不可保此縣幽僻勢能相濟急則解印綬俱去耳及曜貴贈岳及從亡者曹恂傳送者劉綏王忠皆公侯焉遇赦歸隱迹管涔山淵僭大單于略地太原淵僭帝封始安王攻下河內聰嗣立與粲陷洛又陷長安更封中山愍帝復立于長安聰悉以西事任曜與麴允索綝力戰馮翊北地間前後四年卒陷長安拜太宰陝西大都督更封秦王鎭關中當是時張氏世有涼州境至狄道枹罕南陽王保有秦州氐王楊氏世據武都陰平唯獨雍州屬曜聰疾篤徵入輔曜知且內亂固辭不赴粲立以爲相國督中外鎭長安如故粲殺其羣弟范隆朱紀來奔準弒粲曜率衆赴難至皮氏軍于赤壁呼延晏來奔與紀隆共上尊號太興元年十月僭帝于赤壁改年光初以紀領司徒晏領司空隆太尉如故赦境內惟準一門不赦石勒討準至襄陵曜使雅策掎角汾陰封勒趙公準遣卜泰請和于勒勒囚送曜曜使泰諭準迎己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決十二月其黨殺之推其弟明爲主復遣泰奉六璽來降勒怒增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引避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曜曜還至粟邑止屯斬靳明盡滅其族迎其母胡氏之喪于平陽葬諸粟邑勒使左長史王脩來獻捷曜喜使司馬郭汜兼司徒進封勒趙王加殊禮拜使副皆將軍脩舍人曹平樂私于曜曰勒外表至誠實覘強弱比脩復命師且至矣曜兵實疲懼見形于勒明年二月追汜還斬脩于市副使劉茂逃歸勒怒叛曜四月定都長安起宮殿尊四代皆爲帝（高祖亮曾祖廣祖防史失其父名）立故惠后羊氏爲皇后后所生子熙爲太子諸子皆爲王宗室郡王繕宗廟南北郊以始封中山改國號曰趙牲牝尙黑旗識尙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十一月石勒僭趙王明年正月取晉秦州六月巴酋句徐庫彭等爲反者解虎尹車所引虎車既伏法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盡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請誅元惡而赦其餘弗聽叩頭力爭至于

流血曜怒以爲助逆囚之盡殺徐彭等暴尸十日乃投諸水于是巴
衆盡反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偁大秦年曰滅趙四山羌氐巴羯應
者三十餘萬城門晝閉子遠復從獄中上書曜怒甚手裂其表曰大
荔奴嫌死晚邪雅等苦諫曜意解赦之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
遠進曰陛下幸聽臣大駕可毋動一月定矣問方略對曰此曹非有
大志但逼峻網恐相株彙耳諸逆家屬沒在奚官若廓然大赦使迭
相招撫降者必多其有不降勢成孤立假臣弱卒五千保爲陛下梟
之若徒逞兵威賊黨益固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即日大赦以子遠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雍征討都督次雍城降者十餘萬進
軍安定氐羌悉平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陰密進擊滅之振旅巡
隴右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恃險拒命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
子遠進逼之五戰皆捷將降矣其子伊餘至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
來蹙縮便去偏師若我何悉其卒五萬晨壓壘門而陳左右欲戰子
遠曰伊餘勇而恥敗衆又新至其銳不可擬也堅壁數日伊餘驕不
設備誓衆蓐食乘風霧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權渠大懼被髮剺面乞
降啓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
長安權渠部最強西戎爲寇者咸稟命焉權渠降莫不歸附師還遷
子遠大司徒初立太學簡百姓年十三以上二十五以下神志可教
者千五百人選儒臣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
景道爲崇文祭酒曜欲作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鎬池又將于
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
仰準乾象俛順人事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
候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伏奉詔書
將營酆明市道芻蕘皆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欲擬阿房而
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
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又聞將營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三十五丈以

銅爲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
掘之墓臣子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終始安
固萬世爲更優耳曜大悅下書褒美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
議大夫即罷諸作省酆水囿以予貧戶明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
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尺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
酋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滅勒之
徵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凶莫大焉皇亡皇亡敗趙昌
者此言皇室將敗趙因昌也國家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
勒不在我也東井秦分五車大梁趙分此言秦將竭滅以成趙也作
咢酉困頓玄囂子赤奮若牽牛丑言酉始衰子大喪丑當盡也御史
劾均大不敬曜曰災瑞誠不可知均能戒朕不德忠益多矣是歲辛
巳也石梁之敗以乙酉戊子而曜爲勒禽己丑而趙滅卒如均言明
年二月曜西征敗楊難敵降故晉王保將楊韜于南安還隴右萬餘
戶于長安復攻仇池難敵偁藩軍中大疫曜亦病乃還晉降將陳安
來朝曜辭疾不見安怒且疑曜已死遂叛曜乘馬輿先行呼延寔監
輜重在後安率精騎要斷隴道禽寔及其長史魯憑將降之皆罵而
死安弟集復以二萬人追曜呼延瑜擊斬之安據上邽東拔汧城自
偁大都督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隴上氐羌
咸附衆至十餘萬獨休屠石武以桑城附曜曜拜秦州刺史封酒泉
王始禁無官者乘馬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季秋農功畢乃
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殺牛犯者皆死臨太學試諸生上第拜
郎中羊后之被辱也怨訕惠帝極口媚曜曜嬖之故得立爲后頗預
政是年卒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羊后于粟邑親詣規度葬期迫六
萬人然燭夜作衆咸怨游子遠諫弗聽使岳率萬騎迎父及弟暉之
喪于太原而葬焉大疫死者十三四太寧元年六月陳安圍劉貢于

南安石武攻上邽以救之安馳還遇武瓜田武堅壁不戰貢躡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救貢逆擊武復躡之安衆潰收騎八千奔隴城貢留武督後軍自追圍之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寢堂出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東堂五日繕復之以雅爲太宰加殊禮自督隴城圍安戰數不利乃留楊伯支姜沖兒守自率數百騎突圍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圍既出知上邽亦被圍平襄已破乃南走陜中平先追斬之伯支斬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隴西悉定岳與張茂相持于河上曜乘勝赴之有衆二十八萬列營百餘里鉦鼓動地茂臨河諸戍皆潰諸將請速濟曜曰吾軍雖多畏威而從者三之二且中軍老矣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必怖而歸命苟偁藩吾又何求乃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而按甲不動茂果偁藩至自河上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奔漢中以田崧爲益州刺史鎮仇池封岳中山王督中外初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聰奇之使以爲嗣曜曰藩國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勳德當世世專征豈常藩耶乃別封儉臨海王以胤爲世子及長驍捷善射靳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歸曜見熙儒謹非撥亂才胤故世子將廢立訪朝臣呼延晏等咸贊之卜泰韓廣諫胤涕泣固辭自請輔熙曜亦念羊后乃止封胤永安王號曰皇子命熙盡家人之禮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悲鳴不食五日皆死明年正月勒將石生擊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明年三月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馬牛羊百餘萬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渭城遣岳追之自次富平爲岳援岳斬佗河濱及其甲士千五百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武都還襲仇池載記作自漢中誤也難敵奔漢中趙兵退即還武都蜀攻之敗續事在太寧元年七月田崧不屈死崧字子岱四月勒將王騰殺勒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據州來降五月遣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

五千宿衛精兵一萬濟自盟津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函而東岳克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生金墉勒使石虎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皋與岳戰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圍之岳衆飢殺馬而食虎又斬謨曜自將救岳虎逆戰前軍劉黑大敗石聰于八特阪其夜曜屯金谷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退屯澠池亦如之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諸將八十餘人遂復并州曜至長安素服郊哭七日乃入憤懣發病久而後起以胤爲大司馬大單于改封南陽置單于臺于渭城咸和二年張駿侵秦州胤擊敗之盡取河南地明年五月石虎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曜使劉述發氐羌屯秦州而自將擊虎揚聲水軍自衛關北濟以絕虎後虎懼引退追之八月及于高候大敗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杖億計虎奔朝歌史以曜兵爲實自衛關北度按衛關即軹關在河內郡軹縣高候在河東郡安邑縣朝歌縣屬汲郡高候在西衛關在東朝歌更東曜軍若據衛關則虎隔在兵後不得言追及高候矣今正曜自大陽濟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攻汲河內勒滎陽野王守將皆降襄國大震十二月勒自將救洛陽曜既克石虎不恤軍事專與嬖臣飲博左右諫者輒以爲妖言而斬之聞勒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是日大風昏霧洛水候人與勒前鋒鬥禽羯送之乃知勒已至曜色變攝金墉之圍陳于城西曜少年淫酒至老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頓踠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陳就平勒將石堪乘之師遂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載以馬輿使醫療之歸襄國舍之永豐小城給其伎妾嚴兵圍守使岳等乘馬從男女盛服見之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我殺石佗媿之多矣勒使曜以書諭熙降曜爲書曰告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曜咸和三年也明年正月胤奉熙將奔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完將士未離叛可共并力距險何爲逆走胤怒其阻衆斬之率百官奔上邽

厚策皆棄鎮從之關中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使生赴之八月胤率數萬人自上邽攻長安隴東戎夏皆應次于仲橋生固守虎救至九月戰于義渠胤敗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熙胤及諸王將相以下三千餘人皆被禽虎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中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秦雍悉入于後趙

論曰曜受直言如恐不及卒以拒諫兵敗身死悅而不繹殆是之謂乎方其擅秦雍跨蒲陝西平陳安北服張茂南走楊難敵威亦殫巳幷州來降勝勢在我不以其時堅凝上黨振提脊膂方復迴師河外釋膚噬腊石梁既覆壺關隨沒豈不謬哉臨河不渡能震姑臧以金鼓依山設險不能制襄國以建瓴世惜高侯之迂緩失機未若河濱之紛紜隳實也

晉略國傳二

後趙石氏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匈奴羯部羌渠之後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皆爲部落小帥㔨生上黨武鄉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年十四隨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察其音聲視瞻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遣收之會㔨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周曷朱凶麤不爲羣胡所附㔨代督攝部衆信愛貧困鄔人郭敬陽曲人甯驅恆贍之嘗與李陽爭漚麻池相毆也太安中幷州饑北澤都尉劉監縛欲賣之賴驅以免潛詣納降都尉李川逢敬于路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貨帶爲具食幷給衣服然後得前復爲東嬴公騰所執二人一枷傳賣山東敬族人郭陽爲送吏敬又屬焉㔨道病陽恆善遇之茌平人師懽買爲奴耕于野每聞鼓角鞞鐸聲以問諸奴諸奴亦聞之㔨因曰吾幼來在家耕恆聞如是諸奴告懽懽亦自奇其狀皃免之懽家隣馬牧㔨因善牧帥汲桑遂招集王陽等十八騎爲羣盜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噎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時時遠掠繒寶以賂桑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僞爲穎報讎㔨與桑率牧人乘苑馬赴之年二十餘矣桑始命㔨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桑死勒奔樂平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擁衆數千壁上黨往從之㔨督等待之厚勒因說曰劉單于已舉兵部大能抗之乎曰不能曰今部落皆被單于募賞往往欲叛部大歸單于矣既不能抗何不從之而坐待衆散乎㔨督等懼隨勒歸劉淵淵拜㔨督親漢王莫突都督部大拜勒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衆二千壁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奔焉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勒知衆附己也因會執伏利度而詢衆曰今舉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衆皆推勒乃釋伏利度率其衆歸淵加山東征討都督兼統㔨督伏利度之衆淵僭帝進安東大將軍開府頻陷趙魏降附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張賓者字孟孫中丘人博涉不守章句常自比子房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因病免勒至趙賓謂所親吾歷觀諸將無足與語者獨此胡將軍可耳提劍詣軍門大呼求見勒納之明年進號鎭東淵殂聰立勒南寇襄陽東略江西明年還陷江夏許昌覆故東海王越軍于苦縣殺王公宗室大臣數十洛陽陷東出轘轅陷蒙城執晉大將軍茍晞鏁其頸以爲左司馬入洛之役王彌與劉曜有隙將還據青州使晉司隸劉暾持書報長史曹嶷欲與共圖勒勒游騎獲暾彌未之知也彌將徐邈叛彌勢衰聞勒獲晞惡之遣使卑詞謂勒曰公獲茍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告張賓賓曰人情孰不樂故鄉彌之不忘青州猶將軍之不忘幷州也所以遲迴正慮將軍襲其後耳將軍不圖彌彌必圖將軍不如先之時勒方攻陳午而彌與劉瑞構兵彌不勝請援于勒賓曰天贊我也卽釋午赴彌共擊滅瑞彌大喜以勒爲親己勒燕彌于己吾酒酣手斬之而幷其衆聰使來讓旣而加拜幽幷都督幽州牧幷州刺史南略豫州臨江而還屯于葛陂築舍墾田爲久計欲以圖江東勒之被鬻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及勒從子虎于葛陂且致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勝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軍出無名聚而爲亂也將軍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絕之其後克廩丘獲琨從子啓乃賜田宅使從儒官

受經以答琨意云明年春葛陂大兩水軍中飢疫江東大集兵于壽春檄書朝夕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勸僞降求平河朔以自效軍退而後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請及吳軍未集各將步卒三百乘船夜攻城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于君何如賓曰將軍陷帝都執天子殺王侯妻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旣誅王彌不宜來此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聯喉襟之勢宜北據之伐叛柔服河朔旣定天下豈有處將軍右者晉保壽春懼我往擊耳卒聞迴軍方喜不暇何暇邀擊輜重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旣過大軍徐迴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刁長史應斬相明性怯耳黜爲將軍擢賓右長史號曰右侯而不名軍達東燕聞向冰數千人壁枋頭不敢渡賓曰冰船未上枋盡在瀆中可詭道取也乃陽引軍向棘津而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濟冰方欲收船萇等已至下船三十餘艘大軍畢濟破冰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至鄴敗劉演演入守諸將欲遂攻之賓曰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未可卒下王浚劉琨皆我之大敵宜及其未備進據形勝邯鄲襄國趙之舊都擇一而處之依山憑險可以自固使人有定志然後兼弱攻昧大業可圖也于是進據襄國遣使報聰聰拜勒幽冀幷營四州都督冀州牧上黨公餘官如故分命諸將略廣平諸縣收其野穀冀州壁壘多降附王浚將游綸張豺保苑鄉勒破其外壘浚使王昌督遼西鮮卑段疾六眷來攻勒引還襄國襄國城未修乃于城外築重柵設障以待之段氏屯渚陽造攻具勒使挑戰皆敗欲悉衆野戰以決一勝諸將請固守張賓孔萇進曰聞彼克來月上旬攻北城謂我弱不敢出必懈諸段之中末柸最強請不戰以驕之密鑿爲突門出不意衝之若禽末柸段氏膽落可遂破也從之果禽末柸疾六眷大敗走還渚陽遣使求和送金銀鎧馬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請殺之勒曰遼西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納其質使虎盟疾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自命末柸爲子而歸之段氏引軍還王昌亦退綸豺皆請降段氏由是附勒明年克三臺使虎鎮之益攻下浚所署置冀兗青諸鎮將阬上白降卒見郭敬下馬執其手以泣賜車馬衣服拜上將軍赦所欲阬軍使將之司冀漸寧民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使教之將營鄴都難其守張賓舉晉故東萊守趙彭彭辭勒不悅賓進曰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四公足以成將軍不世之高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而以虎領魏郡烏桓薄盛執浚渤海太守劉旣來降幽州烏桓審廣漸裳郝襲等亦背浚遣使來降勒將圖浚使覘之議致書如羊陸故事張賓曰浚雖晉藩懷逆久矣必思延攬英雄以自輔其欲得將軍殆猶西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而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有奇略安所施乎乃使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推浚爲天子遺浚女壻棗嵩書厚賂之浚旣有逆謀嵩又黷貨果大悅浚司馬游統陰通使于勒勒斬送之浚雖不罪統益信勒浚使至勒匿勁卒見羸弱北面再拜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明年復使克期親上尊號亦修牋于嵩固乞幷州牧廣平公以安其意纂兵戒期沈吟不行張賓進曰襲敵當出不意今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鮮卑烏桓固已附我矣劉琨與浚內實讎敵若送質請和琨喜得我而快浚滅必不救也幽州饑儉浚不知恤衆叛親離大軍臨郊勢必瓦解比反不過二旬就令三方有變勢亦足以旋踵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使使如琨命火宵發遂克幽州以晉

故尚書劉翰爲刺史置守宰而還翰不樂屬勒以薊降段匹磾匹磾自僭晉幽州刺史勒斬浚首獻捷于聰拜驃騎大將軍陝東大都督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勒亦大行封賞命將四出攻略晉諸方鎮以次夷滅下郡縣閱實人戶戶貲滿二匹出租二斛以爲賦稅之差焉明年請討曹嶷聰弗許已而遣使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劉曜陷長安勒攻樂平劉琨使箕澹將十萬衆救樂平自次廣牧爲聲援勒將拒之或謂琨新得代衆兵力方強請還軍固壘以挫其銳勒曰烏合遠來一戰可禽何強之有敵若乘退顧乃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陳疑兵山上設二伏輕騎逆戰僞北澹逐之伏發澹軍大敗并州降琨奔薊澹奔代萇攻代殺澹而司冀并兗流人數萬戶在遼西與馬嚴馮睹各據營壘相招引萇不能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嚴睹本非我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若班師息甲任良守以襲遂之事幽冀可靖也從之擢武遂令李回守高陽回先爲李潛長史嚴部下多潛軍人素服回叛嚴自歸嚴懼奔幽州道溺死睹率衆降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千數勒嘉回勳封弋陽子劉琨段匹磾奉表勸進于江左曹嶷既應之恐勒襲之使使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琅邪公嶷遂中立聰疾甚徵勒入輔不赴聰殂子粲立靳準弒粲勒討之軍襄陵北原降羌羯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不動劉曜僭帝于蒲阪進勒大司馬加九錫封趙公勒又降羌羯十餘萬落徙之司州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于勒勒名爲助曜內實與曜競乃送泰詣曜使知城內無西意欲以挫折曜曜亦覺之潛結泰使還平陽泰與靳明等殺準降曜勒怒使令史羊升責明殺準狀明斬升勒大怒攻明明戰敗求迎于曜勒入平陽修淵聰墓葬粲以下百餘戶徙渾儀樂器于襄國燒宮室置戍而還明年使王脩獻捷于曜曜斬脩勒大怒曰孤出萬死爲劉氏得志便欲相負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邪遂置太醫尚方御府挈壺諸令鑄豐貨錢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四門以教將佐豪右子弟令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五千文行之其後十餘歲乃用律令駸駸向改制度矣河西鮮卑叛虎敗之朔方孔萇克幽州段匹磾奔邵續于樂陵石虎張敬張賓等勸勒僭尊號不許請僭趙王許之十一月僭趙王元年太興二年也赦罪行賞建社稷宗廟營東西宮行州郡勸農桑加張賓大執法總朝政石虎爲單于元輔督禁衛諸軍裴憲傅暢杜嘏領經學祭酒憲字景思楷之子也少穎悟好通輕俠弱冠折節修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歷仕豫州刺史爲石勒所敗北奔幽州王浚承制以爲尚書勒執浚浚官屬莫不謝罪軍門唯憲及荀綽不往勒召而讓之占對無屈薄浚官僚親族家貲皆鉅萬憲綽家唯書百餘袠鹽米而已署從事中郎勒僭尊號與王波共撰朝儀署太中大夫遷司徒石虎時加太傅卒于位綽字彥舒荀勗子緝之子也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暢字世道祗第二子也仕晉爲祕書丞沒于勒爲右司馬諳練朝儀恆居機密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二年卒子詠過江仕至交州刺史太子右衛帥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璿爲史學祭酒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陳之法支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爲門生主書按劉琨長子羣字公度父被害依段末柸至石虎滅遼西乃得之此劉羣當別是一人司典胡人出入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徙士族三百戶于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號胡人爲國人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朝會燕饗用天子禮樂論功以葛陂爲先存者爵封輕重隨功爲差死事之孤加一等禁報嫂及在喪昏娶其燒葬聽如本俗明年大霖雨中山常山尤甚滹池溢衝陷山谷巨松皆僵拔隨流至渤海原隰山積明年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室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殿成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勒門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翥倉卒對曰胡醉甚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釋翥弗罪參軍樊坦授章武內史入辭衣冠弊壞勒曰參軍何貧之甚坦率然對曰頃

遭羯賊是以蕩然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親臨大小學試諸生高等賜帛後又飭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升之台府初定五品續定九品以張賓領選張班孟卓爲左右執法郎副之令羣僚及州郡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答策上第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後又定孝秀試經之制舉人得自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十一月召武鄉耆舊燕襄國齒坐道故因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趣召之至與之酣飲引其臂笑曰孤當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豐沛其復之三世禁天下釀郊廟皆以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是歲取晉樂陵明年晉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豫州刺史祖約退屯壽春世子興卒立弘爲世子程遐之甥也遐吏張披才張賓引爲別駕參預政事遐恨披之去己也又忌賓權威使弘母譖之曰披與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將不利于社稷披請急召不時至勒殺之賓弗敢救亡何賓卒將葬勒望柩哭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速邪程遐代爲右長史每議事不合意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明年三月晉徐州刺史卞敦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七月石虎克廣固曹嶷降送襄國殺之虎將盡殺嶷衆新除刺史劉徵曰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請歸耳乃留男女七百人明年晉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斬趙河南守尹平于新安遂攻李矩于陽翟爲矩將郭誦所敗石聰救之破矩兵明年三月石佗襲趙大獲已而敗死河濱四月幷州叛附趙五月石生攻敗李矩矩附趙趙劉岳救之圍生金墉虎救生敗岳圍諸石梁趙主曜自將救岳無故驚潰六月拔石梁執岳遂復上黨李矩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多附拓境至淮徙洛陽晷景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之建德殿立桑梓苑備親蠶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明年三月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勒素忌光得衆因黜爲牙門如鄴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幷其妻子幽諸獄四月石生執晉汝南內史祖濟十月命世子弘鎭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王陽專統六夷爲弘輔佐程遐之謀也虎鎭鄴十餘年自以功大無去鄴意深恨遐明年虎擊代代徙都大甯明年二月茌平令師懽獻黑兔程遐等以爲瑞改年太和石虎攻河東趙主曜自將敗虎于高候遂圍金墉滎陽守尹矩野王守張進皆叛降趙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之郭敖程遐等固諫曰金墉饒食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必將自退今方乘勝未可與爭也王愼毋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而退之召問徐光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攻金墉此其無能已可知也頓軍堅城之下經時既久情見勢屈大王親臨彼必瓦解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何爲不行勒笑曰光言是也敕內外戒嚴敢諫者斬十一月命堪聰桃豹各統見衆會滎陽虎據石門虎子邃督中軍自率步騎四萬赴金墉延津方流凘軍至融泮渡畢復流勒以爲神命之靈昌津謂徐光曰曜盛軍成皋上也阻洛水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成皋無守兵勒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出于鞏訾之間戊寅曜徹圍陳城西南北十餘里勒益喜曰可賀我矣遂入城明日虎出大夏門躡其後堪聰出西陽門迎其前自出閶闔門衝其中堅大破趙軍遂禽曜明年九月悉定關中地蒲洪姚弋仲皆降代納質張駿偁藩貢方物明年二月羣臣上尊號弗許固請乃偁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妻劉氏爲后世子弘爲太子封拜有

差旗識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羣臣固請正尊號八月僣帝改年建平追尊高祖以下爲皇祖父爲皇帝后及太子皆曰皇秦王弘者太子弘之弟也弘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語邃曰主上自都襄國端拱仰成以吾當矢石二十餘年南禽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予黃脗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勒以太子好屬文親儒素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對曰漢高祖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之主此天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太子仁孝中山王雄猜一旦山陵崩社稷非太子有也宜漸奪王權以授太子勒大然之明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欲斬之徐光力爭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匹夫貲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富有四海乎終當繕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根集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災天意欲就鄴都也明年正月饗宇文使者酒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逢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耳遇光武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效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呼萬歲勒令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震遂竊威福虎雖領尚書令無復過問者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自負勇武權智羣臣莫及諸子壯且預兵權怏怏不可輔少主宜早除之以便社稷勒曰今天下兵難未已大雅沖幼方將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邪卿當患不得獨擅帝舅之權耳吾亦參卿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公陛下柰何以私賜拒中山王雖爲太后所養終非陛下天屬杖神規建微效陛下訓之亦以足矣而志望無厭及今不除社稷殆哉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非但國危亦爲家禍將若之何光乘閒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四海而神色不豫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乃四支乎魏承漢運雖有巴蜀不可謂漢不滅也吳跨江東豈虧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司馬何異劉備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仰藉神略自矜英武近于東宮曲燕有輕皇太子之心陛下隱忍容之臣恐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腹心重疾也勒默然而竟不從明年夏勒有疾召太子中山王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斷絕內外並絕太子及震省視詐召秦王弘彭城王堪還勒疾小瘳見弘驚曰王何故來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爲自來邪有呼者趣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實不遣廣阿蝗邃託捕蝗率騎三千游蝗所以待變七月勒疾篤遺令三日而葬斂以時服載以常車毋藏金玉玩器既葬而除毋禁祭祀昏嫁飲酒食肉征鎮牧守毋得奔喪擅離所司大雅兄弟宜善相保以司馬氏爲戒中山王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殂夜瘞山谷其後乃備文物虛葬高平陵子弘立號諡勒曰高祖明皇帝弘字大雅勒第二子也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劉徵任播授兵書王陽教擊刺然後立爲太子勒殂虎劫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邃兵入宿衞弘懼讓位虎曰君薨太子立禮也何以讓爲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逼立之殺遐光八月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總百揆立邃爲太子拜大將軍錄尚書盡以府僚竄機要勒舊臣皆補閒任徙勒妻劉太后以下居故太子宮名之曰崇訓劉氏有膽略常參勒軍計諸將咸畏服之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皇祚之滅

殆不復久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斥外軍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奉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令牧守征鎮率義兵以討逆九月堪微服輕騎奔兗州失期不得入南奔譙詰石聰（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未至爲虎追騎所獲送襄國炙殺之虎徵南陽王恢還殺劉氏而立弘生母程氏爲太后石聰以譙降晉十月石生以關中降晉石朗據洛陽皆起兵討虎虎留子邃守襄國自統步騎七萬攻譙殺聰攻洛陽殺朗進攻長安以子挺爲前鋒生將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拒之戰于潼關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奔澠池鮮卑密通虎背生襲擊之生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還長安權收衆與虎將石廣相持于渭汭戰未決生又奔雞頭山虎聞生已走進兵入關拔長安斬守將蔣英生部下斬生以降徙雍秦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拜蒲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汲郡之枋頭姚弋仲奮威將軍西羌都督居清河之灄頭十二月郭權據秦州附晉明年正月改年延熙四月上邽人殺權以降又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幷二州勒所置方鎮至是盡滅十月弘齎印綬親詣虎禪位虎曰天下當有公議何自論爲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十一月虎廢弘爲海陽王幷其母程氏弟宏恢皆幽崇訓宮尋皆殺之

論曰勒初起變詐百出及爲帝王何其彬彬也雖然帝王之興皆以除暴安民爲基阯勒躬冒矢石屠戮生靈者十有六年其爲暴也大矣乃欲大雅守文中山輔之以數寧疆宇庸有冀乎程遐才具碌碌非勒所倚任觀其依託宮掖譖疏執法一旦當權亦未知天下之變之所極也徐光智略雖優于遐然始以得衆見忌繼以怨望被幽君臣之契匪同魚水託孤寄命談何容易勒不除虎蓋亦計無復之非不斷也是故刱業必依仁義付託必樹重臣保世滋大良由深識勒豕突于前鹵莽于後其去魏武猶當數級而欲與光武並驅人苦不自知其是之謂乎張賓智數常在勒先令其不死或且分任諸將與虎共功功不積則驕不生驕不生則忌不起忌不起則怨不蓄小心之臣不敢獨成不賞之功明智之主亦必有以爲之于未然使其分足相維而無偏重之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虎字季龍本勒從子周曷朱子之故或稱勒弟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馭衆嚴而不煩所向輒克然性殘忍忌前殺降尟遺類勒雖訓責弗悛也勒初欲殺之其母曰快牛爲犢子必能破車乃止咸和九年十一月廢弘自立稱居攝天王立邃爲太子邃母鄭櫻桃優童也虎嬖溺之勒先爲虎娶郭氏更娶崔氏皆爲鄭所譖殺至是立爲后咸康元年改年建武命邃省可尚書奏事封邃保母劉芝爲宜城君通賄預政芝本巫也虎又崇奉天竺僧佛圖澄國人化之爭出家避賦役王度請申漢魏舊禁弗聽九月遷都于鄴作宮殿徙洛陽鐘虡九龍銅駝蜚廉載以四輪纏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渡以萬斛舟一鐘沒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竹絙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明年宮殿成又作靈風臺九殿選美女實之內官十八等教宮人騎射星氣及諸伎藝禁郡國學星讖置女太史于靈風臺觀候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女騎千人爲鹵簿執羽儀鳴鼓吹游宴以自隨行如長樂衛國見田桑不修貶其守宰大旱粟二斗值金一觔敕令長率民采橡捕魚復爲權豪所侵奪民不得食乃料殷富之家分配飢民使食之又命公卿以下出穀助振姦吏因侵割上下大困而虎作役不息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賜爵關內侯又用飛策投石鄴南作飛橋功費千萬橋竟不成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樂人虎試而悅之明年正月朔旦羣臣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通鑑作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段明日稱大趙天王尊其祖訇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孝皇帝鄭氏爲天王皇后邃爲天王皇太子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滅

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鐵邃小字也邃既總百揆淫酗驕暴第宣韜皆有寵邃嫉之如仇虎荒于酒色喜怒無常度邃省尚書事有所白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白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箠月再三邃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伏不敢對七月邃僞疾不視事潛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顏別舍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鄭后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殺之虎聞邃疾使女尚書往視疾邃呼與語抽劍擊之虎怒收顏顏具言狀遂殺顏等宮官三十餘人幽邃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虎朝而不謝俄便欲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爲庶人其夜殺之幷妻子二十六人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立宣爲太子宣母杜氏爲后杜亦倡也遼西段遼數侵邊虎改直盪軍爲龍騰募勇力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冠絳幘寵異之將伐遼會燕王慕容皝亦欲伐遼使使來僞藩以乞師虎大悅明年遼人寇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率步騎十萬爲前鋒（通鑑作七萬）虎自統大軍屯金臺雄長驅入薊四十餘城皆下北平相陽裕獨保燕山諸將欲攻之虎曰裕書生惜名節耳無能爲也過之至徐無遼已爲燕敗不能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其長史司馬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迎降虎入令支陽裕亦降麻秋郭太追遼虜其母妻遼單騎走險遣子乞特真奉表獻名馬虎納之徙其戶二萬于司雍兗豫四州燕之攻遼悉略其北境人畜不會師于令支虎乘勝欲遂滅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不可攻也虎作色太史令趙攬曰歲星守燕師必無功且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爲肥如長五月降燕城三十六遂攻燕都十餘日不能拔引還爲燕所敗盡喪所取城邑乃復攬官師過易京惡其險固毀之易京公孫瓚所築勒時李回據之以招遼西流民是役也李孟又據之自虎毀壞燕師過薊遂無重險可據虎忿欲破燕使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不可守乃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萬人往屯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便海道朔方鮮卑斛摩頭叛宣擊破之冀州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朕失政所致守宰何罪司隸不進讜言乃欲使朕濫刑邪敕白衣領職吏部選舉不公免郎中魏奐爲庶人豪戚侵恣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百僚整肅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以太子宣爲大單于秦公韜爲司徒迭省尚書奏事申鍾諫弗聽明年夔安陷晉漢沔至于邾城晉義陽來附李農張舉攻燕凡城不克明年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錮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豐國澠池二冶刑徒皆當中奏不得輒配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者皆遣之天竟澍雨九月命司冀青徐幽幷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民馬四萬餘匹欲以擊燕十月燕入蠮螉塞過薊城至高陽幽州刺史光閉城不敢出亡失三萬餘戶明年橫海王華自海道襲燕遼東破西安平明年敕洛豫徐兗四州備南伐幷朔秦雍四州備西伐青冀幽三州備東伐欲以混一天下皆三五發卒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斬民鬻子女不能供自經道樹相望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蛇虎所傷三分去一又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恆微行察作役晨出游獵昏夜始歸侍中韋謏諫虎嘉之賜穀帛而興繕游察未嘗輟也秦公韜

有寵宦惡之僕射張離奏裁諸公吏兵以配東宮諸公咸怨濟南東
平陵城北石虎一旦移于城東南狼狐隨之迹成蹊虎大喜曰石虎
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其敕諸州兵明年悉
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百七人時
妖怪尤多泰山石然八日而滅東海大石自立旁有流血鄴西山石
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壁所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
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明年冬諸州兵集者百
餘萬明年正月虎將出師享羣臣于太武殿白雁百餘來集馬道南
射之無獲者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野鳥集庭宮室將空不利南
行虎納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四月殺中書監王波初領軍王朗
白太子宣威冬雪寒役數萬人引宮材于漳水吁嗟滿路宜因出游
罷之虎從之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攬言于虎曰房爲天王熒惑守
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于王領
軍虎惜朗命攬更思其次攬無以對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初漢
將李閎獲于晉亡走趙漢主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波
曰李閎以死自誓苟得歸必率族歸命若其信也不煩兵而定梁益
設有前却不過失一亡命于趙何損壽已僭號若被以制詔必相訕
返更爲恥釁不若以書復之虎從之會挹婁國獻楛矢波因請以遺
漢示國家威德及遠虎又從之閎還成都壽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
楛矢虎聞之怒黜波白衣領職至是追議前罪要斬之并其四子投
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也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明年徵義陽公鑒
于關中代以樂平公苞鑒在關中賦役煩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
冠纓長史白之故徵而燕公斌前鎮薊亦以荒酒淫獵欲殺征北張
賀度追還鞭三百免官歸第代以彭城公遵虎既罷南伐益治宮室
事游獵發雍洛秦并民十六萬治未央宮發諸州民二十六萬治洛陽
宮置牧官于朔方奪民牛二萬頭配之造獵車千乘格虎車四十乘

將獵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死
御史因作威福求民美女佳牛馬弗得輒誣論犯獸論者百餘家海
岱河濟皆騷動增女官爲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九等發民女
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分三等配之奪民婦九千餘人太子諸
公私采亦萬人虎臨閱大喜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民失婦者往往
自殺南州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逯明切
諫拉殺之明年五月中黄門嚴生譖尙書朱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
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何用作獵
車至千乘養禽獸數百里奪人妻女數萬口聖帝明王所爲有若是
者乎又以道路不治欲殺尙書陛下失德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
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不能去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何以服四海
何以示後世虎雖不悅亦不罪也爲罷長安洛陽作然竟殺軌禁私
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而下道路以目是月涼張駿卒
子重華立自駿時張瓘鎭枹罕敗虎秦州刺史王擢于三交始構兵
釁及是大出兵攻涼自是年六月至明年七月戰數十合軍至洮西
河北輒爲涼將謝艾所破然涼亦亡其洮東河南地沙門吳進言于
虎曰胡運將衰晉將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從之發近郡男女
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
鍾石璞趙攬諫虎怒曰苑牆朝成夕歾無恨促然燭夜作起三觀四
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九月命宣祈山川因
行獵將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後宮美人升陵霄
觀目送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復何愁但抱子弄孫
日爲樂耳宣所止舍列長圍于四面去舍各百里驅迫禽獸至莫皆
集文武跪立爲重行守之炬火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
臨觀盡獸乃止獸或迸逸當圍者坐有爵奪馬步驅一日無爵鞭百
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司兖豫三州十五郡資儲無孑遺韜繼出自

弁至于秦雍亦如之宣以其抗己也怒宦者趙生幸于宣而爲韜所疾微勸宣除韜宣嘗迕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明年四月韜造堂于太尉府名之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曰凶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悉以韜國邑封汝韜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韜宴東明觀夜宿佛精舍柸等緣獼猴梯入殺之置其刀箭旦日宣奏之虎驚哀氣絶久之乃蘇將臨喪李農諫曰賊在京師鑾輿未宜輕出乃嚴兵發哀太武殿宣臨喪不哭舉衾觀尸直言呵呵收韜記室鄭靖尹武等將委以罪虎疑宣欲召之恐其不入詐偁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自意見疑卽入朝中宮因留之或發其謀捕柸等皆亡去得生具服虎悲且怒囚宣席庫穿其頷而鏁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動宮殿積柴鄴北刑宣如韜傷而後焚之殺其妻子九人少子財數歲虎素愛之抱以泣兒亦呼曰非兒罪也虎憐欲赦之大臣不可取諸懷兒輓衣哀叫見者無不流涕虎由是發病廢杜后誅四率以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洿東宮謫衞士十餘萬戍涼州趙攬先言于虎曰宮中將有變虎疑其知而不言亦殺之九月議立太子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裁擇張豺曰燕公嘗有過母又賤彭城公母前以庶人遂故廢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豺獲趙主曜幼女納之虎嬖生齊公世豺念虎老病欲立世冀劉爲太后而己得輔政也因說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再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使豺問故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虎曰忠臣也然未達朕意令農舉諭之卒立之劉昭儀爲后明年正月虎偁帝改年太寧諸子復

爲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聞赦之不及也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因衆怨自偁晉征東大將軍倡亂東歸攻拔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秦雍城壁無不陷戍卒皆應之比至長安有衆十萬樂平王苞出拒之敗遂出潼關趣洛陽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統張賀度等拒之新安又敗再戰洛陽大敗農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更命燕王斌爲大都督督姚弋仲蒲洪等討之斬犢斌北鎭襄國諸將西擊餘黨于關中四月九日乙卯虎疾甚命彭城王遵爲大將軍自薊移鎭關中以沛王沖代鎭薊徵斌爲丞相錄尙書張豺還鎭衞大將軍領軍吏部與斌並受遺輔政劉后惡斌入輔詐告斌曰上疾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獵遂留獵且縱飲后因矯命斥斌無忠孝心免歸第代以新興王祗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圍守斌十九日遵至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立遣之不得見虎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問何求皆言聖躬不和請令燕王入宿衞典兵馬或言乞立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以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虎尋昏眩而入豺卽矯命殺斌二十二日劉后又矯命以豺爲太保督中外錄尙書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二十三日虎殂世立改元和五年也劉氏爲太后臨朝偁制豺爲丞相豺請進遵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從之豺與張舉謀殺李農舉素與農厚密告之農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上白豺使舉率宿衞諸軍圍之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領司隸以自副遵聞喪止屯河內諸將平犢黨還至李城遇遵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君所欲立特爲張豺誤耳今上白未下宿衞空虛若聲豺罪而討之誰不開門倒戈迎殿下者遂奉遵

還趣鄴豺懼馳召鑒五月十一日丙戌遵軍蕩陰以閔爲前鋒閔瞻之子也瞻本冉氏從陳午被獲虎養以爲子棘城之敗諸軍皆潰閔所部獨不動由是以勇略爲諸將所推服遵未有子謂閔曰努力捷以汝爲太子豺將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不能爲張豺守也爭踰城斬之不止張離亦率龍騰斬關迎遵劉大懼召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皇嗣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其何以匡濟豺惶怖莫知所對劉曰加遵重官可以弭禍否豺唯唯即下令拜遵丞相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錄尚書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二十四日遵至安陽亭豺不得已出迎執之二十五日庚寅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豺夷三族以劉氏令廢世自立尋殺世及劉罷上白圍李農來歸復其位加閔輔國大將軍中外都督錄尚書而立斌子衍爲太子復尊鄭氏爲太后授鑒侍中加沖太保苞大司馬琨大將軍雨血遍鄴城暴風拔木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延燒諸門觀閣皆盡乘輿服御燬者太半金石流鑠火月餘乃滅沛王沖聞遵自立起兵攻之至常山衆十餘萬遇遵使者則悔曰皆吾弟也死者已矣何爲復相殘將歸其下不肯乃復進閔及李農拒之戰于平棘執沖賜死六月葬虎顯原陵號諡太祖武皇帝晉取淮南敗之代陂又攻關中至縣鉤樂平王苞初欲攻遵聞晉師乃止遵遣王朗助苞晉師退劫苞以歸石閔怨不得爲太子因厚結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請加爵號從之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將士咸怨孟準王鸞勸奪閔權閔益恨又勸殺閔十一月遵召鑒等入議鄭太后前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棘奴閔小字也鑒出使宦者楊環馳告閔閔遂劫李農與定計壬寅晦使蘇亥周成率甲士入執遵遵在如意宮方坐南臺與婦人彈棊問成等反者誰也對曰義陽王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遇弒太后太子及準等皆死遵在位凡百八十三日十二月癸卯朔鑒立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而陰使苞等夜攻諸琨華殿不克殺苞等以說焉新興王祗在襄國與蒲洪姚弋仲連兵討閔農閔農以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呼延盛分拒之石成石啓石暉謀誅閔農不克死鑒在中臺孫伏都劉銖伏羯士三千于胡天自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閔鑒先毀閣道而後詰之伏都以告鑒曰卿是忠臣好爲之朕從臺上觀勿憂無報也既而不勝屯于鳳陽門閔農將毀金明門以入鑒懼開門召而謂之曰伏都反速討之閔農攻殺伏都銖自鳳陽門至于琨華枕尸流血閔下令曰內外六夷敢持杖者斬胡人多斬關踰城以出又令曰孫劉構逆支黨已伏誅良善無與也自今以後與官同心者留否亦任去因開門趙人在百里內者悉入胡羯悉出閔知胡不爲己用又令曰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中首至數萬閔又躬率趙人誅胡所殺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豺狼野犬所食又令趙人在方鎮爲將帥者悉誅四方屯戍胡高鼻多須多濫死幽鑒御龍觀懸食給之明年正月閔欲滅去石氏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年曰青龍于是公侯卿校萬餘人皆奔襄國諸將據地勒兵莫肯附閔石琨自信都張舉王朗自襄國合衆七萬伐鄴閔以千餘騎禦之自操兩刃矛跨朱龍馬突陳所向摧陷琨等大敗而退遂與農率三萬騎攻張賀度于石瀆鑒密使宦者之滏口召張沈使乘虛入鄴宦者告閔農閔農馳還閏二月十四日乙酉廢鑒弒之并殺虎諸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申鍾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欲奉晉胡睦曰晉自棄中國遠遁江外豈堪復君臨天下將軍應天順人又何讓乎閔乃俾帝復姓冉國號魏年曰永興立太子智以農爲太宰錄尚書封齊王諸子皆封縣公尋皆殺之石祗聞鑒死俾帝于襄國年曰永寧以琨爲相國弋仲爲右丞相六夷及諸將擁兵

者皆附之四月使琨將十萬衆伐魏閔使告于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弗能應六月琨進據邯鄲劉國自繁陽來會魏使王泰擊大破之死者萬餘張賀度等會兵昌城閔自將破滅之死者二萬八千悉幷其餘衆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緜亘百餘里兵威之盛比于石氏矣十一月圍襄國拜其子胤爲大單于配以降胡一千韋謏諫曰胡吾仇也畏威來附非有誠款變生肘掖悔何及宜悉誅之且去單于之號閔方悔誅胡太峻致六夷皆叛思欲撫納覽謏諫大怒斬之明年二月祗去帝號僭趙王以乞師于燕時燕兵已入薊矣三月琨自信都戈仲子襄自混橋皆率衆救祗燕亦使悅綰來會閔使胡睦拒襄于長蘆孫威拒琨于黃丘皆敗還欲自將逆戰王泰諫曰腹背受敵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釁而後圖之道士法饒進曰陛下親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敵至又避不擊何以使將士且太白食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遂悉衆出與琨遇襄綰翼而擊之祗自後衝之魏師大敗大臣及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降胡叛執胤送趙閔潛匿襄國行宮夜從十餘騎奔還鄴支解法饒贈謏大司徒當是時青幽荊雍徙戶及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欲還本道路交遣互相殺掠加以饑疫死亡無復農植祗使劉顯率七萬人攻鄴閔召王泰謀之泰恨前計不用辭以創閔親問之遂僞病篤閔大怒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悉衆自出大破顯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顯懼密降于閔許殺祗自効乃舍之歸而斬泰夷三族顯果弒祗傳首于鄴閔焚之通衢自虎之死凡二十有七月四易主皆不得良死虎子十三人惟琨在焉攜妻子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盡滅（按虎諸子遵宣爲虎所殺韜爲宣所殺挺爲郭權所殺斌爲劉后所殺世沖爲遵所殺遵鑒爲閔所殺苞爲祗所殺祗爲劉顯所殺連琨止十二人其一史失之）是年劉顯僭帝于襄國明年爲閔所破殺閔亦滅于燕

論曰元康永嘉中土大亂至勒幷關中明法禁崇文學幾幾乎無事矣虎以殘暴過尸寵祿屠膾釁滅起于骨肉卒身死國裂流毒四海生民之禍于是極焉揆以朽索之馭理宜立見土崩然且重足惕息十有餘載梁犢凶燄炎熾千里自戍卒而外未聞有一夫釋耒揭竿而應者其後亂自上起亦非下叛是豈峻刑密網固足以禁持愚賤農夫蠶妾固可磨牙俟吻而魚肉之哉水火煎逼痛深骨髓小濡忍之冀猶延命故未肯以凍餒之餘生出蹈鋒鏑此亦足以見遭亂之民之易靜而難動也

晉略國傳二

燕慕容氏

東胡當秦漢之際敗于匈奴保塞外鮮卑山因號鮮卑漢桓帝時部帥槐石檀分部爲三中部慕容爲大帥于是有慕容部魏明帝時莫護拔始入居遼西棘城之北生左賢王木延木延生鮮卑單于涉歸涉歸東徙居遼東之北生廆太康二年涉歸入寇三年降四年卒弟刪載記作耐自立將殺廆廆亡匿遼東六年部人殺刪迎廆廆修父怨請討宇文部朝廷弗許遂入寇十年復降詔拜鮮卑都督廆字奕落瓌魁岸美姿容身長八尺年十四謁幽州都督張華華曰命世器也遺之簪幘及拜都督謁東夷校尉何龕巾構詣門抗士大夫之禮龕嚴兵引見廆曰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爲改戎服而入時年二十復徙遼西之北居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居棘城曰帝顓頊之虛也始教民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廆所部西南爲段氏東北宇文東爲高句驪宇文最強太安元年宇文部帥莫圭使其弟屈雲來攻廆破其別帥素怒延素怒延恥之以十萬衆圍棘城衆恇懼廆曰虜兵雖多無行陬法制犬羊蛩聚在吾算中矣出擊大破之俘斬萬計乃命慕輿句掌府庫慕輿河掌刑獄卑詞厚幣以求睦于宇文三子皝仁昭皆昏段氏境內大治永嘉初自偁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素與東夷校尉李臻有隙王浚圖僭逆臻討之本乘虛襲殺臻附塞鮮卑素喜部帥連木丸部帥津託爲臻報仇頻歲入寇校尉封釋誅本請和寇如故廆子翰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說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從民望以成大業連津跋扈州師覆敗遼東傾蕩垂二周中原兵亂救援理絕杖大義而吞二部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爲前鋒破斬之盡并其衆釋由是重廆及病屬子孫焉廆才而用之建興初段氏貳于王浚浚使廆攻之以翰爲將取徒河遂鎮之初中土人士多依浚避亂浚政衰段氏尚武勇不禮士大夫而廆愛重人物故多去歸廆廆曰益強僑置樂浪郡以居樂浪帶方民置冀陽成周營丘唐國四郡以居冀豫青并之民浚及其妻弟東夷校尉崔毖皆忌之太興元年廆用征虜將軍魯昌議使長史王濟浮海勸進詔授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自王浚承制慜帝立元帝偁晉王並假授官爵王浚授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慜帝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晉王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及遣王濟勸進朝廷重申前命廆並不受至是乃辭公而受官大興文教以劉讚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講肄頌聲大作崔毖時爲平州自負家門宜爲人士所湊而衣冠莫有至者乃陰說高句驪及宇文段氏共攻廆明年十月三國兵大至諸將請禦之廆曰彼爲毖誘軍以利合久必貳貳而擊之蔑不克矣遂城守獨以牛酒犒宇文且宣言毖使昨至二國疑有陰謀皆引去宇文悉獨官曰吾不能獨兼其國耶盡衆逼城廆將戰使召翰于徒河翰請爲奇兵于外悉獨官聞之使數千騎襲之翰設伏取之乘勝徑進閉使報廆廆使世子皝及裴嶷爲前鋒自將大軍立出擊悉獨官倉卒逆戰戰始合翰千騎從旁入其營縱火焚之宇文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毖懼使兄子燾來賀戰勝會三國皆使使謝罪曰崔平州教我廆質諸燾使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師從之毖奔高句驪張統隨而擊之俘千餘家執燾及高瞻韓恆石琮以歸瞻字子開渤海人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見王浚政令無常又依崔毖毖之與三國伐廆瞻切諫不從被執署爲將軍瞻偁疾廆數候請之終以不起餘衆悉降命子仁鎮之遼東自是入于廆宇文之捷獲三璽焉使裴嶷奉以入貢明年三月至京師朝廷初不以廆爲意嶷盛偁廆威德衆始卓然詔拜安北將軍平州監軍刺史將留嶷辭曰臣夙忝華省因事遠寄賜留誠爲私幸慕容龍驤萬里表誠臣若不還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向義之心隳討賊之氣非所以奬忠節勸功業也乃遣之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父祖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拜滎陽太守屬天下大亂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因求昌黎武卒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道阻投廆時流寓之士見廆草昧尚

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廆大悅以爲長史入貢還廆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邪四年十二月進車騎將軍幽州都督平州牧封遼東公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太寧元年四月石勒使至執送京師三年勒命宇文乞得歸來攻使皝拒之仁爲左翼嶷爲右翼破諸饒落河乞得歸棄軍走遂入其國輕兵追之直過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重器及民戶牲畜宇文由是衰弱咸和初詔加侍中特進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六年宋該等議欲表求王爵參軍韓恆議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之不著不患名位之不高桓文匡復未聞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也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寵不亦多乎廆不說出爲新昌令于時初平蘇峻之亂朝廷務在休息廆致箋陶侃曰天降艱禍舊都不守皇輿遷幸假勢吳楚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偪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匡救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淩統高蹤曠世哉凶羯暴虐中州顛沛假號之強衆心所去敵有釁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海內之望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廆在一方敢不竭命東夷校尉封抽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然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僭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廆弱冠涖國忠于王室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而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以騰牋上達聽可否之議于朝廷朝議未決八年廆卒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子皝立私謚武宣僞帝追尊爲皇帝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不可以不愼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者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云

論曰尊王扶義以植基兼弱攻昧以廣業禮賢下士以收材用廆之舉措寬博視劉石故不侔矣卒違韓恆而信宋該晚節末路之難可不愼哉

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太寧末進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廆卒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七月使王濟告喪于朝是月後趙主石勒殂石虎擅政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皝伐之逸豆歸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法嚴主簿皇甫眞切諫不聽皝庶兄翰鎮遼東母弟仁鎮平郭季弟曰昭翰仁並有勳略昭多材藝皝皆忌之翰攜其子奔段遼仁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失禮于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于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歸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予我遼東丈夫舉事不克則死不能偷生異

域也仁從之或以告皝使偵之至險瀆則遇仁兵矣仁知事泄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使祭酒封奕撫慰遼東高詡與庶弟幼稺軍等共攻平郭大敗于文城北幼稚等被執王冰孫機以遼東叛應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遼東相韓矯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皆棄城走仁盡有遼東之地宇文氏段氏鮮卑烏桓皆遙應仁皝思真言遷爲平州別駕九年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虞淑攻烏桓悉羅侯于平岡皆破斬之劉佩攻段氏乙連城不克段遼遂寇徒河守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使其弟蘭與翰共攻柳城石琮慕輿埿幷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盾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守益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使汗及封奕救之戒汗曰賊氣甚銳整陳而後戰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直進奕止之不可大敗于牛尾谷奕整陳力戰得不沒蘭乘勝欲窮追翰恐遂破其國止蘭曰皝多權詐好潛伏雖挫偏師大勢未屈若悉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危道也受命之日正求此捷違命貪進萬一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卿正慮滅卿國耳千年（仁小字）在東若得國當迎以爲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血食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有還理國之存亡于我何有但爲大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八月王濟還詔遣侍御史王齊祭廆謁者徐孟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十一月皝自將攻遼東克將阮之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特爲凶威所劫耳今元惡猶存遽加夷滅懼絶歸善之路皝乃止徙其大姓于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鎮撫餘民十二月仁襲新昌却之咸康元年七月立世子儁十月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齊失道十二月徐孟至皝始受朝命宇文氏段氏各遣使詣仁館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輕將百餘騎襲之斬宇文使禽段使以歸二年正月將攻仁高詡曰前此海未嘗凍仁反以來凍三年矣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使吾乘仌襲之也從之羣臣諫弗聽自昌黎東踐仌三百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仁乃覺之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故偏師也謂左右曰前失張英今茲匹馬弗返矣悉衆出戰既知皝自至大懼庶弟軍率所部臨陳來歸衆動乘之大捷禽仁賜之死斬其用事者赦其詿誤封詡汝陽侯振旅而還二月立籍田朝陽門東六月段遼使李詠襲興武張萌擊禽之段蘭別將數萬衆屯曲水將攻柳城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應之皝自將至柳城蘭不戰而退皝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皝曰二虜恥無功必復至命奕伏數千騎于馬兜山三日遼果將數千騎來寇遇伏大敗斬其將榮伯保九月遣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還朝三年三月築好城于曲水西以逼乙連蘭勃守之城曲水以爲勃援四月遼輸乙連粟勃擊取之六月遼弟屈雲襲興國皝子遵大破之于五官水上段氏中軍將軍陽裕事疾大眷及遼五世世世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擊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我世世昏媾皝又有才德柰何自我構怨乎願追前失通和好遼弗聽九月封奕等勸皝僞王從之十月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僃警蹕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等爲卿校尊廆爲武宣王世子儁爲太子僃藩于後趙送弟汗爲質乞師以攻段遼後趙主石虎許之四年正月又使趙槃請師期三月槃還皝自將略遼北境大獲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幷力禦之勿與燕鬬燕王自將士卒精銳萬一失利何以禦趙段蘭怒曰前爲卿誤致成今日之患吾不復聽卿矣悉衆追之遇伏大敗遼不能軍遂奔密雲將行執翰手泣曰不用卿言吾敗固當媿致卿失所也翰奔宇文四月詔進皝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後趙乘勝來攻國人大恐高詡曰趙兵雖強遠來已疲堅守以拒之無

能爲也虎四面招誘降城三十六進逼棘城皝懼將出走慕輿根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趙勢遂成彼正欲大王走耳今據堅城食積粟觀形察變閉出求利其勢百倍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計乎皝乃止然懼形於色劉佩曰強寇在外衆心兇懼事之安危繫在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將士臣請出擊之率死士數百衝後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衆心乃定皝問計于封奕奕曰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空國遠來攻守異勢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當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大言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虎兵晝夜攻城根等拒之殺傷甚衆十餘日不能克引還皝命四門皆出軍突騎飛騰勢若雲合城上鼓譟以震之虎軍大驚潰亂皝子恪率精騎二千追擊之連戰皆捷斬級三萬盡復三十六城賞拒守誅亡叛拓境至于凡城十二月遼求迎于虎虎使麻秋逆之遼中悔更來求迎恪率騎七千伏密雲山中大敗秋獲陽裕鮮于亮悉俘遼衆以歸禮遼上賓拜裕郎中令亮左常侍五年三月襲後趙遼西敗其將石成斬張支呼延晃段遼謀反殺之送其首于後趙九月後趙令支鎮將李農率衆三萬與張舉共攻凡城悅綰以千人守凡城後趙攻之十餘日不能克乃退師徙遼西居民以避燕十月使劉翔獻捷于朝且言權假之意請克期大舉共平中原皝自將擊高句驪其王釗乞盟乃還使恪及少子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六年二月翰來歸翰之奔宇文也逸豆歸忌其才翰乃佯狂酣酒或卧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皆賤之以故行來得自如默識形便皝以翰猜嫌出奔常陰爲本國地念之使商人王車覘之翰見車無言拊膺而已皝曰此欲歸也翰關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爲造可手弓矢使車復往鞬諸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得上馬無復還理吾向佯狂以愚汝吾故藝猶在毋自取死也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不中者汝可前冄中其鐶騎乃散走翰言于皝曰宇文爲國患久矣逸豆歸庸暗竊位其衆不附將帥非才雖遠依強羯聲勢不接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相闚闞彼知宇文之亡禍將次及必乘虛深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腹心之患也宜先除之宇文自守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驪還取宇文如反掌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然後中原可圖也皝大善之後趙運穀樂安以謀燕皝謂諸將曰彼恃樂安有重防必不虞薊詭道襲之可盡破也十月自將入蠮螉塞當道守戍皆禽之直抵薊城守將石光不敢出破武遂津入高陽焚積聚略三萬餘家而還七年正月使陽裕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還翔至京師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異姓不王所求不可許翔抗言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征北（載記作鎮軍通鑑亦沿其誤）父子竭力心存本朝奮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徙其邊氓歷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何哉昔高帝不愛封爵于韓彭故能成帝業項羽刓印卒用危亡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令諸葛恢翔之姊夫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假人乃謂翔曰借使征北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征北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說閉忠臣四海未一良由君輩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郁弘曰石虎包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征北翼戴天子精貫白日前者虎進甘言相授耀威大將軍遼西王却而弗納請命

于朝而更不獲恐天下解體無復南向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于吳吳主猶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乃惜虛名抑忠順豈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也弘言于帝帝欲許之而未決會皝表至言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貪秉大權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從其請以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冊皆從殊禮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封諸功臣百餘人拜翔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尙嘗因朝貴燕集刺譏執政執政媿之臨發公卿餞于江上翔又謂諸公曰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馮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蚤除況寇讎乎石虎李壽志相吞噬虎未可圖且當圖壽一旦虎先人舉事幷壽而有之據形便以臨東南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七月大鴻臚郭悕奉冊與翔至燕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十月後趙浮海來襲破西安平拜恪渡遼將軍鎭平郭八年十月遷都龍城翰請伐高句驪高句驪有二道北道平南道陿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當重北輕南分軍牽其北大軍襲其南必可克也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陿翰霸爲前鋒別將王寓將萬五千人出北道高句驪王釗使弟武將精兵五萬距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翰至合戰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國士之恩不可以莫之報也獨與數騎突陳陳動遂大敗之入其丸都釗走獲其母妻用韓壽計發其父墓載其尸虛其府庫略其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其城而還建元元年二月釗稱臣使弟入貢乃還其父尸猶質其母宇文逸豆歸使其相莫淺渾來伐諸將欲擊之皝弗許莫淺渾以燕畏之也酣飲縱獵不復設備使翰擊之盡俘其衆莫淺渾僅以身免二年謀伐宇文高詡曰必克然不利于將吾往不返矣翰爲前鋒劉佩副之軍恪霸及慕輿根三道並進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皝馳使誡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境內精兵屬之涉夜干彼有勇名一國所賴吾知其易與耳遂進戰索涉夜干涉夜干出應霸從旁邀擊斬之餘衆大潰遂克紫蒙逸豆歸走死漠北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萬餘落于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南羅曰威德城留弟彪戍之而還逸豆歸事後趙謹及見伐後趙救之至則亡矣因攻威德城爲彪所敗是役也詡佩翰皆中流矢詡佩皆卒詡善天文王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對曰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占候天文星夜甚苦非殿下所宜親也翰臥創積時後漸瘥于家試騁馬皝雖資翰才略內終忌之人或告翰佯病而私習騎疑欲爲變皝卽賜翰死翰謂使者曰吾懷疑出奔罪當誅不肆市朝吾之幸也但逆胡僭據神州陸沈吾志在埽除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業未究歾有餘恨耳仰藥而卒永和元年皝假貧民牛佃苑中十稅其八自有牛者十稅其七封裕諫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牛者十稅其六私牛中分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先王綏懷華夷繈負戶口十倍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驪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安在哉如是則戎旗南指壺漿來迎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廢者皆應通利旱漑澇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游食數萬安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俊之路皆當歸之于農高句驪百濟宇文段國之人兵勢所徙非由慕義宜分徙四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不宜使狹湊都城窺國虛實爲將來深患也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言事迕旨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猶適越而北行必不至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己無骨鯁嫉人有之揜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甚懼焉農者國之

命也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其措尤者于法苑囿悉罷給無田業者貧無貲產賜牧牛一頭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溉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四佐與列將速定人員學生不任並皆還農王憲劉明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得王臣之體矣其賜錢五萬宣示中外欲陳孤過者貴賤毋有所諱黑白二龍見龍山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率僚佐觀之祠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皝以古者諸侯即位各偁元年于是始不用晉年號以永和元年爲燕王十二年後趙使鄧恆治攻具于樂安霸鎮徒河以備之恆不敢犯明年世子儁拔夫餘虜其王永和四年九月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恪智勇兼濟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丙申卒子儁立謚曰文明儁偁帝追尊爲皇帝皝好文籍學徒千餘人名大臣子弟入學者曰高門生立東庠行鄉射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云

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初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生儁喜曰此兒骨相不恆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籍有文武幹略皝卒立爲燕王遣使告喪于朝明年四月朝廷遣謁者陳沈拜儁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載記作冀幽幷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如廆故事是月後趙主虎殂中土大亂霸上書請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自言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強食足東道不可由也若由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若之何霸曰恆所領將士皆懸客聞亂各憂其家大軍至上不過閉門自守下則棄城逃潰耳何暇禦我臣請爲大王前驅儁猶未決博問羣臣封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殘暴死未瞑目子孫乖爭民困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攜幼以迎馬首者乎凶黨望旗自然氷碎豈足爲患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此天下易主陰國受命必然之符驗也慕輿根曰自武宣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時至弗乘將天未欲平四海邪抑大王未欲取天下邪儁乃從之以恪爲輔國將軍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騖字士秋無終人父耽仕廆至東夷校尉騖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平州別駕皝即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貞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儁取中原騖功亞于恪暐立尊以師傅之禮拜太尉致事自恪以下莫不畢拜及卒家無斂財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其冬冉閔誅胡羯後趙大臣多奔石祇于襄國明年二月儁出師命霸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從中道出盧龍恪及鮮于亮前驅慕輿埿槎山通道霸軍至三陘鄧恆果惶怖焚樂安與其幽州刺史王午退保薊霸收其兵糧與儁會臨渠閏月冉閔自立于鄴國號魏三月師至無終王午鄧恆走魯口儁拔薊斬午將王佗欲阬其卒霸諫曰趙爲暴虐大王興師伐之以拯民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從之遂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續進逼范陽太守李產欲守衆莫爲用乃率八城令長以降儁復其官產字子喬范陽人官終太子太保產子績從恆午在魯口恆聞產降燕欲殺績午不可遣歸其父儁善待之績字伯陽清辯有詞理弱冠爲郡功曹石虎伐段遼師次范陽軍供有闕將斬太守績自比年災儉困弊力屈情在可矜虎見其年少有壯節特免太守仕燕至太子中庶子于是悉置幽州守宰使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恆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夜襲燕營半入犯霸幕霸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燕軍始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銳甚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彼自度力不敵故以夜來冀我動也大王但安臥臣等自爲大王破之儁不能自安與李洪出屯營旁高冢上根率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洪徐整騎隊還

助根早乃退走追擊四十餘里殲其衆早僅以身免儁亦引兵還薊是月後趙石祗僭帝與冉閔相攻七月段蘭子龕據廣固僭齊王八月苻健入關代郡民三百家叛降後趙故將張平儁乃徙其民于凡城又徙廣寧上谷民于徐無九月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閒評徇渤海以後趙故殿中督賈堅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閒太守儁還薊遂謁陵廟于龍城是月苻健入長安明年正月健僭帝國號秦齊王段龕附晉二月石祗爲冉閔所圍急去帝號使其太尉張舉來乞師許送傳國璽儁欲得璽遣悅綰救之閔聞祗之乞師也亦使常煒于燕儁命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逸皆竄溝瀆安能知璽儁積柴置火以脅之煒正色曰石氏貪暴志在滅燕寡君誅翦石氏雖不爲燕燕之臣子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歸于土精魂升于天縱火益薪使得上訴于帝君之惠也儁因諸龍城而自還薊張平附于秦悅綰敗閔襄國取渤海石祗爲劉順所弒八月取魏中山悅綰還自襄國竟不得璽乃知舉妄言殺之而釋煒（煒廣寧人仕閔爲從事中郎）以孫興爲中山太守儁如龍城明年正月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于薊魏王閔既克襄國因游食常山中山諸郡後趙立義將軍段勤僭帝于繹幕四月儁使恪擊閔霸擊勤閔自安喜趣常山恪從之及于廉臺十戰燕兵皆不勝恪巡陳謂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且士卒已飢疲器甲雖精不足破也閔多步將趣林中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縱敵入林將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從之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知衆少將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蔑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爲方陳以鐵鏁連其馬建大將旗鼓而前閔衝之不能動左右軍合圍之數重閔衆且盡獨鞭其朱龍馬潰圍東走二十餘里馬忽斃乃就禽（恪送閔至薊儁立之于前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尚猶稱帝王我中土英雄何得不帝儁怒鞭之三百送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艸木皆枯死蝗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使祠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云）儁命恪鎮中山霸軍至繹幕段勤以城降四月評攻鄴閔子智城守城外皆降鄴中大饑人相食儁使皇甫真等助攻鄴而自如中山鄧恆死王午自僭安國王八月恪攻之未下冉智以鄴降璽已入晉儁宣言智母董氏獻之賜號奉璽君封智爲海濱侯使評鎮鄴十月儁還薊後趙故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請降以王擢爲益州夔逸爲秦州張平爲幷州李歷爲兗州高昌爲安西劉寧爲車騎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攻王午蘇林反于無極還定之閏月王午爲其下所殺呂護斬殺午者而自立復僭安國王十一月羣臣共上尊號許之戊辰僭帝于薊改年元璽追尊父祖皆爲皇帝以封奕爲太尉陽騖皇甫真張悕爲尚書令僕宋活韓恆爲中書監令（活本名晃仕虎爲東夷校尉石虎圍棘城晃降于虎虎敗歸晃奔高句驪儁嗣位高句驪送晃還儁更其名曰活恆字景山灌津人父默以學行顯恆少能屬文博覽經籍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依崔毖後爲廆參軍以駿宋該等請封燕王出爲新昌令遷營丘太守儁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終太子傅）晉使適至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于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掌留務明年二月立可足渾氏爲皇后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十一月冀州諸屯悉附以霸爲刺史鎮常山明年三月恪拔魯口呂護奔野王遣其弟來乞降受之拜河內太守上黨馮盎自稱太守因張平以乞降受之拜京兆太守以評都督十州（秦雍益梁江揚荊兗徐豫皆遙領無實土）權鎮洛口彊爲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軍事進據河南四月大封諸王公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領驃騎將軍封上庸王陽騖爲司空安東將軍霸封吳王更名曰𡙇又更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五月晉桓溫伐秦至霸上不克而還九月冉智謀反伏誅十月儁如龍城幽冀之人訛言將東遷驚擾屯聚明年四月儁還薊屯聚皆

解散晉蘭陵守孫黑濟北高柱建興高龕（建興郡未詳所在）秦河內守王會黎陽韓高皆以郡來附六月秦主健殂子生立晉齊公段龕與儁抗中表之儀致書責其僭帝十一月儁使恪及陽鶩擊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入貢請其母許之馮盎逐上黨守段剛及高昌李歷皆附晉段龕方強恪先遣輕騎具舟于河上以觀其志趣龕弟羆請拒河逆戰不從爭之急龕怒殺之明年正月恪師濟河未至廣固百里龕率三萬人逆戰大敗于淄水還保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急我強彼弱又無外援但當羈縻守之待其自斃何必急攻多殺士卒乎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用之無術以取敗耳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攻而拔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念之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乃築長圍守之撫諸城食饋粟七月太子曄卒（曄字景先）十一月段龕降恪留慕容塵鎮廣固鞠殷守東萊鮮于亮守齊郡振旅而旋明年二月立中山王暐爲太子改年壽光五月垂破敕勒于塞北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無算匈奴賀賴頭率部落三萬餘口來降處之代郡平舒城六月秦苻堅弑其主生而立任王猛以國事十一月儁徙都鄴明年二月評攻馮盎于上黨不下秦攻張平平敗附秦儁使慕輿根助評攻盎根欲急攻之評不可根曰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于此遂相固結今根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計未立急攻必克柰何弗攻攻之果克盎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遂攻平于幷州以悅綰爲刺史綰撫降平所置征鎮百三十八壁平棄太原奔平陽陽鶩攻高昌于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于濮陽皆下之十月晉泰山守諸葛攸來攻破之攸走還泰山恪遂略取河南地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集洛陽以圖秦晉劉貴極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民不堪命恐致土崩之變乃更令三五發兵寬期來冬集鄴時調發煩數官司各遣使道路旁午封奕請一切攝還但責成州郡從之明年二月立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儁讌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須髮中白景茂何如太子中庶子李績對曰太子天姿岐嶷而二闕未補好游畋樂絲竹儁顧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也汝宜戒之暐由是銜續（暐立恪欲以續爲僕射暐不許恪固請暐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續竟以憂卒）十二月儁寢疾（儁夢趙主虎齧其臂發墓求其尸不得購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諸東明觀下尸僵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尸于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入鄴乃收葬之）謂恪曰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辭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獨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邪恪頓首曰陛下若以臣能荷社稷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忠亮汝善遇之召垂還鄴郡國兵悉集明年正月大閱將攻晉會疾篤乃止大司馬恪司徒評司空陽鶩領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甲午殂戊子暐立號謚儁曰烈祖景昭皇帝墓曰龍陵

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升平四年正月戊子年十一即位是日改年建熙二月尊可足渾氏爲太后進恪爲太宰專錄朝政評爲太傅陽鶩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焉根性木強不服恪將伺隙而傾之乃言于恪曰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諸葛元遜楊駿之變思所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守純臣之節況今海內無虞乎根大慚陳謝而退恪以告垂垂勸誅之皇甫真亦勸恪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根又言于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率禁兵誅之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親賢先帝所託必無此謀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揚言曰今天下蕭條外寇匪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恪聞之乃與評密奏根罪狀使皇甫真傅顏就內省收誅之幷其妻子黨與已而大赦當是時郡國兵被徵在鄴以朝廷收誅大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

及爲盜賊自鄴以南道路梗塞鄴中兇懼恪舉止如常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請嚴自備衛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鎮之柰何復自驚擾乎以垂爲兗州牧荆州刺史出鎮蠡臺命孫希傅顔率衆二萬觀兵河南悉罷遣所徵郡國兵中外乃定明年二月方士丁進有寵欲媚恪說恪殺評恪大怒奏斬之高昌卒于河內河內守呂護并其衆附晉欲引晉兵襲鄴恪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孤恩爲姦心凶悖未已明公方將飲馬江湘勒銘劍閣蕞爾近畿豈宜稽戮宜以寬詔降乎抑兵戈取也皇甫真曰護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乃出師恪督傅顔將五萬人真別將萬人至野王護嬰城自守顔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可卒拔乃築長圍守之七月護將張興出戰傅顔擊斬之城內窮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趣虛隙吾部羸宜深爲備護果盡銳突真部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十月來降復授廣州刺史明年攻晉洛陽護中流矢卒明年攻晉至密明年攻晉至許昌恪將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村塢多附乃遣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皋希盡取河南支縣明年二月恪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可攻矣三月克之遂西略地至崤澠以筑爲洛州鎮金墉垂爲十州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秦涼十州）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明年春太宰恪司徒評以境內多水旱稽首歸政弗許十月撫軍厲取晉魯高平數郡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據宛來附遣趙槃戍之明年二月襲敕勒于塞北五月恪有疾慮暐之政非己出也又慮評之多忌克也乃召暐兄樂安王臧弟中山王沖而謂之曰秦吳未賓並懷進取大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本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蕩平二寇而疾固彌留所願不遂殁有餘恨吳王英傑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汝兄弟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疾亟暐親視之問以後事又以告暐言終而卒（恪字玄恭皝第四子）初垂有寵于皝皝數欲立爲太子大臣爭之而後立儁儁既忌之垂夫人段氏才高性烈自以遼西貴胄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誣以巫蠱收掠庭獄考殺之而以己妹妻垂垂弗愛愛段夫人女弟后遂惡之及是可足渾氏爲太后竟不肯任垂晉聞恪卒復宛執趙槃秦聞恪卒命匈奴曹轂入貢于燕而使其西戎主簿郭辯爲轂使副覘燕可圖與否皇甫真兄腆爲秦散騎常侍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誅故寄命曹王耳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人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毋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評不許辯還白堅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明年二月以沖爲大司馬而垂爲車騎大將軍秦四公並反晉公柳據蒲阪魏公庾據陝城皆與燕接壤庾遣使來附且請兵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秦王大懼分將討伐悉精銳屯華陰使閉賂評庾使至鄴羣臣多請從之范陽王德請命太尉皇甫真引并冀之衆趣蒲阪車騎垂引許洛之兵救陝太傅評總大衆繼之暐大悅評曰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自先帝太宰時不能平秦況今世乎庾又致牋于垂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謀燕久矣失今弗圖將有甬東之悔垂真得牋咨嘆竟不能復爭僕射悅綰奏出王公貴戚蔭戶二十餘萬評賊殺之（通鑑作疾卒）明年晉桓温來伐六月忠敗于湖陸爲温將檀玄所禽暐使厲爲征討大都督率衆二萬逆戰黄墟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徐翻舉郡降晉傅顔禦之林渚又敗臧代厲拒温不敢戰乃遣李鳳求救于秦七月温至武陽前兗州孫元率其族黨起兵應温温遂至枋頭暐評大懼謀奔龍城垂請擊之乃使代臧爲南討大都督征南德率步騎五萬拒温復遣樂嵩乞師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八月秦苟池鄧羌軍潁川姜撫來報使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黄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從軍孚問于胤曰温士衆強整乘流直進

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何以克之胤曰温驕而恃衆怯于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晉室衰弱温專其政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潰矣温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騰擊禽之又斬其將李述温軍奪氣九月德屯石門斷温糧道前鋒宙與晉兵遇使二百騎挑戰未交而走晉師逐之入伏中大敗温戰數不利糧且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而退諸將欲急追之垂不許使德率勁騎四千伏襄邑東澗中自率輕騎八千徐行躡之至襄邑前後夾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還禽孫元秦苟池亦敗晉軍于譙是時郝晷梁琛相繼使秦晷與王猛有舊見秦治燕亂欲自託于猛頗泄國事琛至秦王方畋萬年欲就引見之琛不可乃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見之琛從兄奕仕秦爲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奕舍琛辭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公朝之外退無私面余竊慕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就問國事琛曰兄弟蒙寵二方心各有在兄何問爲堅使其太子延琛相見欲琛先拜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君也儲君亦何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尙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乎乃不果拜王猛請留之秦王不許琛留月餘乃得歸兼程而進比至鄴則垂已奔秦矣垂還自襄邑上將士功評抑之垂固爭評怒與太后謀殺之故垂奔秦琛言于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吳王又往宜早備之評曰秦豈肯受吾叛臣而敗和好以一人而易一國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志相吞啗頼川之役彼以計相救耳豈真愛燕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弗聽又以告暐暐亦不以爲然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言曰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久要不忘者也兵出洛川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垂又往爲其謀主伍員之禍可爲寒心洛陽太原壺關皆宜深備暐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使來受地使應之曰行人失詞救災恤鄰古之經也遂弗予地秦怒十二月使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筑以洛陽降秦臧屯滎陽爲秦將梁成鄧羌所敗申紹上疏曰昔漢宣帝與良二千石共治天下是以特重此選妙盡英才而今率用武臣貴戚既非鄉里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貪惰無罰清修無賞此百姓所以困弊寇盜所以充斥也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皆由守宰賦調不平舍殷先弱人懷嗟怨故也後宮四千餘人僮侍廝養十倍日費萬金綺轂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軍士無襜褕之賚侯王以侈麗相尙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厝火積薪未足爲喩又勞兵遠戍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餘所既未可以羈服寒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落拓令善附內駭耳宜攝就幷豫以臨二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猶愈于遠戍孤城空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秦復來伐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暐使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猛克壺關國人大震評壁潞川不敢進封孚問于申胤曰事將何如胤嘆曰鄴必亡矣吾屬將爲秦虜然福德在燕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一紀燕其復建乎楊安攻晉陽未下猛留苟萇戍壺關而自助之掘爲地道使虎牙張蚝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遂克之評按兵不動障固山泉鬻樵及水水二石取絹一匹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憤怨莫有鬥志十月十日猛進兵潞川奇兵出評軍後燔燒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賊兵遂進王獨持錢帛欲安所置之評懼二十三日甲子戰于潞川大敗死者五萬餘人降者十餘萬評走還鄴秦師從之二十六日圍鄴十一月七日餘蔚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北門納秦兵暐

與評臧及孟高艾朗率衞士千餘騎奔龍城旣出城衞士皆散走從者僅十餘騎數日至高陽依冢解息盜卒至高朗力戰死暐失馬步走秦郭慶追及之慶將巨武前縛暐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受詔追賊何謂天子也卒縛之以見秦王秦王詰其走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先人墳墓耳秦王哀而釋之使還宮率文武出降太和五年也宜都王桓奔遼東遼東已降秦不得入爲郭慶將朱嶷所殺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而送諸秦十二月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遷于長安秦封暐爲新興侯及秦王堅爲暐弟沖所攻暐謀殺堅應沖事泄乃爲堅所殺

論曰始廆與其庶兄吐谷渾分部居馬鬥廆讓吐谷渾吐谷渾去之陰山廆悔而追之吐谷渾曰先公俾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厥後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遂去不復返廆追思無已鮮卑謂兄阿干乃作阿干之歌歲暮窮陰常歌之聞者莫不悽惻始雖相怨尤卒能致其戚戚宜若可以昭示後嗣者也皝多忌克千年割據建威奔亡旣立大功卒致鴆毒儁之于霸三易其名及暐嗣位不信太原臨蚴之忠而用上庸忌功之譖大陸之敗車不還西鄴之責言已至蓋垂去而燕亡矣然其克殄趙魏摧抑秦晉豐功偉烈皆出玄恭徒觀受遺輔政之迹豈有以大異于石氏者哉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勿以貴戚異姓爲權衡務以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蠲倚毗之效可立矣

晉略國傳第四

晉略國傳五

秦苻氏

有扈氏之裔世爲武都氐帥有懷歸者居略陽臨渭蒲生池中五節節長丈因氏蒲懷歸生洪洪第三子曰健健弟雄生堅有背文艸付之祥文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艸付爲苻苻故氏中貴氏也魏時氐王苻雙洪之僭王乃更姓苻氏洪字廣世年十二代父爲部落小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永嘉中散千金招俊傑戎晉附之宗人光突共推爲盟主自僭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後降劉曜曜亡降後趙說石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虎大悅拜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于枋頭從攻遼西有功進號光烈將軍進爵侯尋拜使持節冠軍大將軍六夷都督進封西平郡公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人以洪爲領關內侯將冄閔言于石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才握強兵近附掖非所以利後嗣也虎曰吾方倚以取吳蜀佛圖澄又以爲言虎乃陰欲殺洪洪知之僞疾不朝時洪子三人在鄴虎賊其二唯健得免梁犢作亂洪討犢有功進號車騎大將軍秦雍都督改封略陽虎殂冄閔罷洪都督洪怒降晉拜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河北都督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是時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咸附洪衆至十餘萬健斬關奔枋頭石氏畏偪復拜洪都督洪會官屬議之主簿程朴請與和分境而治如列國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斬之姚襄來攻破之梁楞等勸僭尊號乃改姓苻氏自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雷弱兒爲輔國將軍梁楞魚遵爲前後將軍領左右長史段陵王墮爲左右將軍領左右司馬趙俱牛夷辛牢爲從事中郎毛貴爲單于輔相謂其博士胡文曰孤擁十萬之衆居形勝之地冄閔慕容儁俱可指辰而殄姚弋仲父子固在吾數中吾取天下當易于漢高也初麻秋鎮枹罕石氏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其子雄逆擊禽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謬爲洪計畫洪甚親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爲健所斬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遽歸者規欲先定中州耳不幸爲孺子所困此事非汝兄弟所能辦也我死可急入關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帝號諡洪爲太祖武惠皇帝

健字世建洪第三子也母姜氏夢大羆而孕故初名羆後避石虎外祖張羆諱改焉勇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故二兄見害獨得無恙洪之降晉詔授健右將軍河北監軍封襄國公永和六年代洪統衆去王號僭晉官遣叔父安告喪請命後趙石祗授健兗州牧健欲入關而京兆人杜洪先據長安乃陽受祗官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温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不種者斬以徇八月行計成乃更僭晉征西大將軍關中都督雍州刺史悉衆而西至孟津使兄子菁別將七千人自軹關趣蒲坂執其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吾死河南大軍爲浮梁既渡焚之使弟雄將五千人爲前鋒洪將張先逆戰潼關敗走洪弟郁率所部降氐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歸命菁渡蒲坂所過皆下先渡渭逆戰禽之十月健偪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長安遣使獻捷于晉後趙故將石寧據上邽十二月雄擊斬之明年正月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蜀先主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密使右長史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三辭乃受僭大秦天王大單于年號皇始永和七年也立強氏爲后萇爲太子諸子皆爲公東海公雄爲丞相督中外平昌公菁爲衞大將軍典宿衞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二月後趙故幷州刺史張平降三月置司隸分遣使者問疾苦求遺才寬重稅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野禾孰野蠶成繭民賴以濟杜洪召晉師四月敗之門誅玄碩誣以與晉通謀恨其請僭秦王也明年正月羣臣請僭皇帝許之諸子皆爲王罷大單于以授太子杜洪爲其黨張琚所

殺据自立爲秦王改年建昌屯宜秋司馬勳傳云洪使勳殺据與載記不合蓋沿十六國春秋之誤
後趙故將高昌李歷皆來附晉將張遇以許昌來附署豫州牧五月
滅張据六月晉討張遇雄菁略地關東因救之敗晉師徙遇及陳頴
許洛五萬戸關中代以楊羣羣不能守退屯弘農諸後趙降將咸畔
十二月雄攻晉秦州王擢奔涼明年二月以涼師至雄菁擊破之留
願戍之願不能守走還長安六月雄菁出屯隴東初健納張遇後母
數謂遇假子遇慚因雄菁之出也結關中豪傑陰圖返正七月黃門
劉晃約日開門內遇兵是日健適使晃辭弗許遇兵至不得入死而
遇所約關中豪傑同時並起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各數萬皆乞師于晉九月雄還
長安使菁略上洛置荆州于豐陽以絶晉援而與清河王法等分討
諸畔十一月斬孔特十二月斬劉珍夏侯顯明年正月破司竹胡陽
赤奔霸城三月而晉師至桓温破上洛入武關克青泥司馬勳出子
午略西鄙王擢攻陳倉四月雄及太子萇淮南王生等拒温敗于藍
田退屯城南健自守小城悉丁壯隸雄雄選騎七千輕行襲勳勳退
還敗温白鹿原温糧盡亦退呼延毒從温還六月雄追敗温潼關還
走王擢于陳倉遂攻喬秉遇疾卒健哭之歐血太子萇代雄攻秉八
月斬之關中悉平論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
生爲中軍大將軍菁爲司空禮賢勤政秦人大悅太子萇病創十月
卒十一月王擢降十二月安使晉歸拜大司馬封武都王出鎮蒲坂
是歲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明年二月大蝗百艸無遺牛馬相啖毛
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四月立生爲太子六月健有疾菁以爲死也勒
兵入東宮將殺生生適在西宮遂攻東掖門健力疾登端門菁衆見
之皆散走執菁數而殺之命大司馬安都督中外引丞相雷弱兒等
受遺輔政而殂年四十九初謚明號世宗永興初更號謚爲高祖景
明皇帝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賴生而一目眇祖洪嘗戲問侍者瞎兒
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恚引刀刺眇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
之生曰性耐刀槊不耐鞭箠洪怒曰爲尒不已吾且奴汝生曰可否
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揜其口謂健曰是兒狂悖長大必破人家健欲
殺之雄救之乃免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足及奔馬擊刺騎射冠
絶一時桓温之役生單馬入陳搴旗斬將前後十數太子萇死強后
欲立少子柳健以三羊五眼應讖立生生既麤暴好殺健臨終又謂
之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命可以漸除之故誅戮尤酷
以至殺身永和十一年六月即位改年壽光羣臣曰未踰年改元非
禮也生怒殺議主右僕射段純七月尊強氏爲太后立左僕射梁安
女爲皇后以趙韶爲右僕射趙誨爲中護軍董榮爲尚書皆嬖人也
八月封黄眉廣平王飛新興王素所善也徵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牧
幷州魏王庾牧豫州青泥之戰強懷陳殁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殂會
生出游懷妻樊于道上書請卹生怒射殺之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
東井中書監胡文令王魚言于生曰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
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
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梁后梁楞
梁安毛貴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幷其九子二十七孫明年正月殺
司空王墮幷其甥洛州刺史杜郁皆董趙之譖也弱兒南安羌剛鯁好直言疾韶等亂
政大言于朝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明天文圖緯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陰陽舄爲不和性剛疾惡每見董榮略不與言人
或謂之董尚書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言乎龍榮小字也榮聞慚恨會有天變因譖殺之將刑榮謂曰
今日復敢比董龍于雞狗乎初殺梁楞欲以洛州刺史趙俱爲尚書令俱詔之從兄也固辭以疾謂詔誨曰汝等所爲乃滅門之事毛梁
何罪而殺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之吾其死矣以憂卒生雖居喪游飲自若常彎弓露刃以
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
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無不有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宮中
驚譌言賊至宮門閉五日乃止推求告賊者刳其心光祿大夫強平

諫鑿其頂衛將軍黄眉前將軍飛建節將軍鄧羌侍燕禁中以平太后之弟敂頭固諫生怒將殺之而惜其勇乃出黄眉守馮翊飛守扶風羌守咸陽五月太后憤恨而死六月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至長安虎狼爲暴晝當路夜發屋不食六畜專食人食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皆相聚邑居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以禳爲且天豈不愛羣生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施刑教尒晉姚襄敗于桓溫北據襄陵攻平陽太守産晉王柳救之不勝産死衆阬襄使來假道云欲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襄人傑至隴西必爲害不如利誘而狙擊之從之拜襄官襄不受斬其使生怒使張平攻之襄數戰不利乃卑詞厚幣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占有暴兵起京師生曰彼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四月襄渡北屈屯杏城別略敷城招動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進據黄洛生使堅及黄眉鄧羌拒之始合禽姚蘭襄遂堅壁羌曰襄強狠可怒也輕騎三千揚旗大喿壓壘門而鼓之襄果出羌陽北襄追之至三原羌還軍與大衆合擊禽襄斬之襄弟萇以軍降師還生不賞而衆辱黄眉黄眉怒謀殺生自立覺死連坐甚衆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中謡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宮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時東海王堅爲龍驤將軍居第正在洛門東生不寤殺太師魚遵幷其七子十孫光祿大夫牛夷懼求荆州弗許以爲中軍引見謂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對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勛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矣夷愈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或至申酉忽出臨朝乘醉行戮嘗問左右外閒何所聞或對聖明宰世賞罰公當天下唯歌太平則曰媚我也殺之或對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謗我也亦殺之勳舊親戚殺戮幾盡羣臣得走艸野輒自慶從虎口出在廷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及其兄清河王法素有時譽堅降姚萇得襄參軍薛讚權翼厚待之讚翼密説堅舉事堅訪侍中呂婆樓對曰僕刀鐶上人不足以定大計里舍有王猛者謀略不世出殿下盍請而諮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御史中丞梁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二方伺隙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事也願早圖之光祿大夫強汪以平及太后之死恨生亦與其謀堅心然之畏生未敢發六月太史令康權曰昨夜三月並出孛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其夕生語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遽使告法法夜與平老汪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讚翼猛三百人繼進宿衛將士咸倒戈入寢殿生猶醉臥執置別室廢爲越王而殺之堅立謚之曰厲封其子馗爲越王以嗣之而盡誅趙韶趙誨董榮等二十餘人追復魚遵等官改葬錄其子孫焉

論曰自古貽謀不臧未有如健者也夸詐再世毒鍾必發于生又奚責焉昔人以爲生諸酷虐或由史官文致惡歸下流非皆實錄是殆不然然而淫侈殘暴之迹或適啓恣意從欲之端故于石虎苻生頗有削除取足垂鑒而已

堅字永固初名文玉字堅頭雄第二子也母苟氏祈子西門豹祠孕十有二月而生神光自天屬于庭赤文在背祖洪奇愛之故改姓而名焉大頭長身短足臂垂過厀年七歲後趙司隸徐統見之密執其手曰郎君骨相不恆後當大貴恨僕老不及見也八歲請就學洪喜曰我戎狄世知飲酒而已昔吾年十三始從師猶自以爲小汝乃能如是邪年十一而石虎殺其太子宣立少子世堅便慨然有經略之志十三從入關健夢天神冠赤冠衣朱衣命拜堅龍驤翌日健爲壇

引拜謂之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神復命汝勉之矣堅受拜
揮鞭策馬意氣動人（史云從健入關次于曲沃按健從河南入潼關不得次曲沃）及平姚襄降姚
萇收羅豪傑之士以爲羽翼侍中呂婆樓薦王猛猛字景略北海劇
人家魏郡少貧賤鬻畚至洛中從人取直俄頃至一山見父老居胡
牀侍衛甚盛猛拜父止之曰王公何緣拜也既出顧其山乃嵩山猛
自知當貴矣博學好兵刑衆莫能知唯徐統奇之辟功曹不應隱居
華山桓温入關猛被褐往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甚異
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率十萬之衆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
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對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
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良久曰江東無卿比也署
軍謀祭酒賜車馬拜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及是始從堅舉
事升平元年六月既廢生讓其兄法法曰汝嫡且賢宜立羣臣請奉
堅堅母苟氏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責在諸
君矣羣臣頓首固請乃許之去帝偁天王改年永興尊父雄爲文桓
皇帝（雄字元才）母苟氏爲皇太后立子宏爲皇太子諸王皆爲公更封兄
法東海弟融陽平雙河南封子丕長樂暉平原熙廣平叡鉅鹿法爲
丞相錄尚書督中外李威梁平老爲僕射強汪爲領軍呂婆樓爲司
隸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融好文學耳聞則誦過
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尤長斷獄丕亦有文武才治民斷獄皆亞
融威太后姑子也素幸于太后生欲殺堅威輒營救以免故堅父事
焉威勸堅以天下事任猛于時始平多枋頭元從豪縱劫盜充斥堅
欲試猛以吏事轉令始平下車鞭殺豪吏爲所訟有司奏檻車徵下
廷尉堅親問之曰爲政以德何酷也對曰臣聞治平國以禮治亂國
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
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鼎鑊甘心酷政之刑臣不
敢受堅謂羣臣曰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張平以新平雁門西河太

原上黨附晉十月使晉公柳出鎮蒲坂十一月太后登宣明臺望見
丞相府門車騎複沓恐終不利于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苦救不
能得與訣東堂慟哭歐血謚之曰哀封其二子陽敷皆爲公十二月
堅至尚書省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以猛代之明年二月自攻張
平鄧羌爲前鋒軍汾上平養子蚝（本上黨弓氏子自宮以事平）多力趫捷能曳牛
卻走城無高下皆超之與羌相持旬餘莫適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
衆出戰蚝單入秦陳者四五堅募生得之呂婆樓子鷹揚將軍光刺
蚝中之羌禽以獻平潰遂降堅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厚待之常置左
右與羌光俱偁萬人敵王猛兼咸陽內史日親用事宗親勛舊多疾
之樊世豪氏佐健定關中位特進封姑臧侯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
之邪猛曰非徒耕之將使炊之世怒欲殺猛猛以告世入言事堅故
激怒之世對不遜猛糾之世起擊猛堅因發怒斬世由是羣臣見猛
皆屏息明年起明堂繕南北郊耕耤親蠶文物略備矣六月甘露降
改元甘露七月羌爲御史中丞八月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健
后弟特進光祿大夫強德酗酒豪橫掠奪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斬
之赦馳不及羌亦強正與猛同心疾惡刑貴戚二十餘人姦猾屏氣
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乃今知治天下有法也十月進猛吏部尚書太
子詹事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加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
猛疏讓陽平公融光祿散騎任羣處士朱彤堅以融爲中書監右僕
射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中庶子而不
許猛辭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舊臣多害其寵尚書仇騰
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怒出騰爲甘松護軍黜寶白衣領職以
梁平老爲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
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有年高孤寡不能自存者長吏刑罰失
中爲百姓所苦者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者篤學至孝義烈
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明年二月雙改封趙公鎮安定三月劉衛辰

降請田內地許之賈雍侵之堅怒黜雍白衣領職還所掠以慰安之衛辰入居塞內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率衆降堅欲處之塞內融諫而止明年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畔附于代十二月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充學官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各舉孝弟力田淸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者得人者賞非人者罰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屛不用明年五月親考太學諸生優劣自是月一臨明年八月故主生弟汝南公騰謀反誅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請除之不聽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幷餘官皆自辟獨爲置郎中令諸公競引富商趙掇等黃門侍郎程憲白之乃推檢降爵國官皆委銓衡因掇等車服僭侈遂制非命士不得乘車馬工商皁隸婦女在京師百里內者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隆和元年正月改年建元三月燕取晉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震動親屯陝城以備之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畔索虜烏延等亦畔通于衛辰轂衆二萬攻略杏城以南郡縣屯馬蘭山自討之李威王猛輔太子居守堅破降諸虜因如朔方十月淮南公幼率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進威太尉以轂爲雁門公居貳城衛辰爲夏陽公復統所部其後轂死分其部爲二長子璽封駱川侯領西部小子寅封力川侯領東部號東西曹明年五月代王什翼犍命其長史燕鳳入貢占對有體厚禮之白馬羌斂岐以略陽畔合于李儼明年二月王猛督姚萇等討禽之幷執儼以歸拜萇隴東太守以彭越爲涼州代儼鎭枹罕幼之反也晉公柳鎭蒲坂趙公雙鎭上邽皆與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並隱不問魏公廋鎭陝城燕公武鎭安定柳雙復結之以謀作亂堅聞徵之十月各據鎭反堅使諭之曰吾待卿等至矣何苦反今止不徵其罷兵守位如故各齧棃以爲信皆不從明年正月遣楊成世討上邽毛嵩討安定王猛鄧羌討蒲坂楊安張

蚝討陝城敕東軍皆距城三十里壁侯秦雍平然後進取二月陝城降燕且請兵堅大懼自悉精銳屯華陰三月西師皆敗復遣王鑒呂光討之雅及竇衝爲後繼四月雙武乘勝至隃麋以苟興爲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果退追敗之進破雙武武棄安定從雙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爲怯五月留其子守蒲坂率衆二萬徑趨長安鄧羌率輕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還猛邀擊悉俘其衆柳單將數百騎入蒲坂猛進攻之七月克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雅爲秦州(雅堅之疏屬)鎭上邽丕爲雍州鎭安定九月克蒲坂斬柳幷其妻子猛屯蒲坂羌鑒會攻陝城燕師竟不出十一月克之執廋送長安堅問反故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懼幷死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廋死以長子襲魏公餘六子皆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幷州鎭蒲坂鄧羌爲洛州鎭陝城明年六月晉桓温伐燕燕求救且許割虎牢以西堅引羣臣議東堂皆曰昔温伐我燕弗我救也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猛密進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合燕以退温温退燕病我承其弊不亦可乎堅從之遣苟池救之八月進猛尙書令九月晉師退池引還燕慕容垂爲慕容評所忌十一月來奔堅大喜郊迎執手禮之甚厚王猛請除之堅曰吾方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已告之至誠矣以爲冠軍將軍封賓徒縣侯受地于燕燕弗予堅怒遣猛督梁成鄧羌步騎二萬伐燕垂爲鄉導明年正月取洛陽降其守將慕容筑敗其滎陽屯將慕容臧留羌鎭金墉而還進猛司徒錄尙書封平陽郡侯

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甫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殄二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訓庸其勉從朕命六月復遣猛督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至霸上謂猛曰破壺關平上黨便長驅取鄴吾當親督大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對曰臣雖不武奉成算而殄殘寇自當克不淹時敢煩鑾輿冒犯霜露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處所耳堅大悅七月猛克壺關慕容評以三十萬衆壁潞川畏猛不敢進猛留苟萇守壺關自助楊安攻晉陽九月克之十月還次潞川使郭慶夜以銳卒五千閒道出評軍後燒其輜重火照鄴中燕主恐促評戰猛遣徐成覘燕軍期明日日中返命及昏始至猛怒將斬之鄧羌救之弗許固請曰成羌郡將也詰朝將戰請共效死以贖罪猛猶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欲自相殺故當先除之猛笑曰將軍無言將軍止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尙尒況國事乎吾不憂賊矣乃赦成明日戰于潞原燕師甚盛遣羌擊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予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就帳而寢猛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戰酣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燕突騎中斬將搴旗無敢攖其鋒者出入數四燕軍乃動乘之大潰俘斬五萬餘人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餘萬人遂圍鄴猛之未至也鄴旁晝劫及至肅然燕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曰慕容玄恭信奇士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祭之上疏曰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當順陛下之志使六州士女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也堅報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率六師星馳電邁將軍其休士以待十一月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見諸耆老語及祖父時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謁堅曰亞夫不迎漢文將軍棄軍何也對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輅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霸上之言邪堅拔鄴燕主暐出奔郭慶追執之使降而後受之得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大赦釋梁琛之囚（琛使秦還言和必不久被囚）嘉悅綰孟高艾朗之忠拜其子爲郎中以猛爲使持節關東六州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鎭鄴進爵清河郡侯郭慶幽州都督刺史鎭薊封襄城郡侯楊安博平縣侯鄧羌爲征虜將軍安定太守加散騎常侍猛爲請司隸堅下詔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鎭軍將軍位特進自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長吏皆依舊任遣繡衣使者申紹韋儒省風俗課農桑振窮困收死亡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自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乃還明年正月禮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以蘇通爲禮記祭酒月朔率百僚親臨講論其後諸經皆置博士唯闕周禮乃就太常韋逞母傳其音讀（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父授周官音義石虎徙之山東與夫推鹿車到冀州逞受母訓仕秦爲太常詔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諸因亂流移者聽還舊業二月令猛以便宜召補關東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四月雅及楊安克仇池（胡氏注通鑑疑爲仇池公楊國之子今仇池傳從北魏書國子安復國升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十六國春秋云安功與鄧羌相埒而不豫佐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征曹轂時爲前將軍）送先所獲涼州將士還張天錫猛爲書諭之天錫懼謝罪稱藩七月如洛陽召故後趙司隸高平徐統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李儼爲河州鎭武始九月卒代以其子辯十月如鄴獵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

敏馬諫卽罷還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十一月還長安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停便宜選補報曰朕之與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委卿六州非爲優崇朕求自逸耳夫取之難守之亦不易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新政需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李辯還治枹罕徙涼州治金城以偪天錫乞伏司繁降留之長安使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明年三月詔關東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禮送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爲民諸非正道典學皆禁之早課民區種六月徵猛爲丞相尙書令中書監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以陽平公融代鎭鄴八月猛至長安加中外都督固辭弗許猛旣作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己于下軍國內外無不由之黜尸素拔幽滯課農講武興學整齊風俗自長安至諸州列樹表道二十里亭四十里驛行旅晏然廣平麻思母喪歸葬朝請莫發所至皆以被符矣明年八月晉襲仇池楊安敗之九月安進攻漢中王統朱彤出漢川毛當徐成出劍門十一月取晉梁益西南夷來附楊安爲益州鎭成都毛當爲梁州鎭漢中姚萇爲寧州鎭墊江王統爲南秦州鎭仇池晉邊將退守巴東及南中諸郡堅幸慕容垂夫人同輦游後庭寵燕清河公主及其弟沖是歲四月天鼓鳴彗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至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請翦慕容渠帥以消天變堅不聽更以暐爲尙書垂爲京兆尹陽平公融上疏爭之堅報曰方將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王猛以沖爲言乃出爲平陽太守明年五月蜀人張育起兵九月平之十二月或呼于明光殿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求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固請誅鮮卑堅終不內明年六月猛疾堅親爲祈南北郊宗廟社稷

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小瘳爲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微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微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七月堅親幸猛第問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爲事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斂三臨葬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禁衞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受經尙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明年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旣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四月下詔徵天錫入朝苟萇等隨之以兵七月天錫殺其使者八月降九月以梁熙爲涼州徙豪右七千戶于關中因使張旬宣慰西障氏羌徵其租張曷飛以兵隨之(通鑑作魏曷飛)約不服乃擊之曷飛大掠而歸堅怒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餘落十月代攻劉衞辰衞辰求救詔行唐公洛率幽冀兵擊代諸將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代兵敗十二月代王遇弑代降分代爲東西二部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敕修鄭白渠明年渠成民賴其利後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惑焉以爲將作長史領尙方丞大修戰艦兵器飾以金玉懸珠簾于太

極前殿金部郎中裴元略上書諫堅大悅曰非卿朕不聞過立命撤毀之擢元略諫議大夫明年二月命長樂公丕督苟萇慕容暐攻晉襄陽楊安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出武當俱會襄陽四月圍之丕欲急攻苟萇諫曰吾衆且飽絶援塞餉網中之禽耳何必急求成功徒損將士丕從之堅又遣彭超攻晉彭城俱難督毛盛鄧保攻晉淮陰盱眙毛當王顯率所部會之十一月北海公重謀反于洛陽長史呂光收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丕老師糜餉請徵下廷尉詔令以功贖罪遣黄門侍郎韋華切讓丕等仍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明年正月堅欲自臨襄陽詔陽平公融將關東之衆會壽春梁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熙上書諫乃止二月克襄陽于是順陽魏興皆下而東軍亦連破彭城淮陰盱眙五月東軍爲晉謝玄所敗七月使梁成爲荊州鎮襄陽毛當爲徐州鎮彭城毛盛爲兗州鎮湖陸王顯爲揚州鎮下邳檻車徵彭超俱難超自殺難削爵爲庶人明年正月復命北海公重鎮薊三月徙行唐公洛鎮成都使自伊闕趣襄陽泝漢而上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重前以謀反被廢洛內不自安及重復用而己西還自以平代功未報更見疏遠怒謀于衆曰孤宗室至親主上不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今更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令梁成沈孤漢水耳治中平顏（或作規誤）因勸洛反徵兵朝鮮諸國莫應洛懼欲止顏曰此事何可中輟宜聲言受詔悉衆而南襲執陽平據關東以圖秦雍洛從之四月七萬衆發和龍平顏居守堅讓洛使返鎮許以幽州爲世封洛對使者曰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竇衝呂光等討之以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浮海襲和龍重悉薊城之衆會洛中山有衆十萬

五月戰于中山洛敗禽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薊石越襲斬平顏于和龍堅赦洛徙之西海六月徵融爲侍中中書監中外都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以長樂公丕代鎮鄴關東地廣諸氏種類日繁堅欲分三原九嵕武都雍汧氏戸十五萬使宗親領之散居要鎮以爲盤石之宗集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長計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戸配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命仇池楊膺爲丕征東左司馬（膺丕妃之兄也）九嵕氏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戸爲長樂世卿八月分幽州置平州又移烏桓校尉于平城與幽州爲三鎮石越爲平州鎮和龍韓胤爲烏桓校尉鎮平城梁讜爲幽州鎮薊毛興爲河州鎮枹罕王騰爲并州鎮晉陽各配氏戸三千平原公暉爲豫州牧鎮洛陽（洛州移治豐陽）鉅鹿公叡爲雍州鎮蒲坂各配氏戸三千二百丕之出鎮也堅送諸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弗內明年大旱十一月攻晉竟陵兵敗將死明年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謀反覺收問陽曰爲父復仇耳堅流涕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汝豈不知皮曰父有佐命勳臣不免貧餒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計未嘗求官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徙之而以皮兄永爲幽州晉攻襄陽十月引羣臣議于太極殿堅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年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念此未嘗不臨食輟餔今計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南伐何如秘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返中州士民使復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千古一時也堅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臣聞師

克在和今晉和矣長江之險未可輕也太子左衛帥石越曰今歲鎭星守斗牛福德在吳縣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羣臣各言利害議久不決乃罷羣臣獨留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斗牛吳越之福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二也我頻年征伐兵疲將券有憚役之心三也諸言不可伐者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事吾當與誰言之今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暗弱乘屢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臣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分徙遠方今傾國而去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萬一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于時朝臣進諫者衆堅出游霸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軍師爲營衞故能日月所照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荷大業巨責攸歸每思桓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臣之言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卿等議也慕容垂進曰強吞弱大併小此理勢之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尒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卿也賜帛五百匹陽平太子復諫皆不聽少子中山公詵上書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不敢伐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及謀之不用亡不淹歲今陽平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豎子安知張夫人者堅之寵妾也亦上書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播穀因地之氣也湯武滅夏商因人之欲也今陛下伐晉何所因乎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吠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以屬焉十一月堅出游東苑與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同游吳越謁虞陵瞻禹穴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居中土而制四維棲神端拱自足比隆堯舜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游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上勞聖駕下困蒼生乎堅終不聽明年五月晉伐襄陽遂攻梁州堅大怒遣鉅鹿公叡督慕容垂毛當救襄陽張崇張蚝姚萇救梁州七月晉師退堅下詔悉發諸州馬人十丁遣一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拜羽林郎克捷之日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吏部桓沖爲侍中先起第以待之八月征南融督驃騎張蚝撫軍方衞軍梁成冠軍慕容垂（史有平安將軍慕容暐按暐方屯鄖城不在前鋒）驍騎石越韋鍾等步騎二十五萬號三十萬爲前鋒龍驤姚萇督梁益平南慕容暐鎭鄖城慕容泓爲北地長史慕容沖爲平陽太守並不從征堅自統大衆六十餘萬發長安九月至項十月前鋒克壽陽分遣梁成王顯等屯洛澗堅留大軍于項引輕騎八千兼道赴壽陽十一月洛澗兵敗十將皆死戰于肥水融馬蹶被殺師遂大潰晉師從之至于青岡秦軍晝夜奔走天大寒所蹈籍及溺水飢凍死者不可勝數唯慕容垂所將三萬人不敗堅入其軍垂悉以奉焉堅餒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大悅曰漂泊豆粥何以加也賜之帛十匹綿十斤辭曰白龍厭天池之樂見困豫且陛下臣之父臣陛下之子安有飤其父而求報者哉遂去弗顧堅大慚顧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見天下也潸然流涕收集至洛陽有衆十餘萬威儀雜備未及關垂請循撫山東

河北因省墳墓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方當徵名將集京師固根
本鎮枝葉垂猶鵩鷹志在霄漢縱之若何堅曰卿言是也朕既許之
矣翼曰陛下重小信忽大計關東之亂自此始矣不從既而悔之乃
使石越率三千人戍鄴張蚝率五千人戍晉陽毛當率四千人戍洛
陽十二月次于東郊哭陽平公而後入告罪于太廟大赦殊死以下
增文武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士卒不返者復其家終世贈融
大司馬謚之曰哀丁零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使垂討之垂畔合斌
平原公暉使毛當討斌敗死明年二月垂遂攻鄴河北郡縣多附于
垂三月北地長史慕容泓畔收諸馬牧鮮卑數千人屯華陰強永擊
之不勝泓衆轉盛自偁大將軍陝西都督雍州牧推垂爲丞相領大
司馬陝東都督冀州牧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
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垂亂山東不暇近偪京師畿甸實
社稷之深憂宜遣重將討之乃徵鉅鹿公叡于蒲坂配兵五萬以討
泓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平陽太守慕容沖據河東畔有衆二萬
進攻蒲坂又使竇衝討沖泓聞叡且至懼將奔關東叡勇而輕敵欲
馳兵邀之萇曰思歸之衆不可遏也宜驅令出關勒兵鳴鼓隨而擊
之弗從邀諸華澤敗死萇遣使謝堅怒斬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以畔
沖兵敗奔泓泓衆十萬使來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敗秦以與
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幷宗室功臣之家泓
當率東人翼衛還鄴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不復爲秦患也鉅
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責暐既而赦之使爲
書招諭暐密使謂泓曰長安怪異特甚秦數當終吾本罪人加在籠
中必無還理不足復顧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
汝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于是改年
燕興進向長安六月堅自將討姚萇先使游騎邀其走路復斷其水
萇弟尹買率勁卒決鸛雀渠堰竇衝敗斬之萇衆渴有死者大雨萇

營營中三尺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方食捐案怒曰天亦祐賊乎萇軍
由是大振泓持法峻爲其謀臣高蓋所殺沖立爲皇太弟與萇相應
堅乃釋萇而還萇亦自略定北邊郡縣不復偪長安堅召平原公暉
于洛陽至使以五萬人討沖河間公琳爲後繼高陽公方戍驪山初
燕人選突騎衣虎文衣馬飾虎皮號虎班突騎名聞天下沖令婦人
彩服騎牛囊輕塵持長槊列陳後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應之兵刃
接沖呼虎班婦人皆毀囊鞭牛而進沖因乘暉暉大敗又敗于霸上
沖遂據阿房初長安中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
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于阿房至是沖乃居焉鳳皇沖小
字也九月沖偪長安堅登城嘆曰此虜何從出哉因大言責沖爾輩
奴正可牧羊何爲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若相代耳堅使賜
沖錦袍曰朕昔于卿恩分何如而今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之曰孤
心在天下豈存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寬貸苻
氏以訓囊好終不令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不用王景略之
言遂令白虜至此十一月暐入謝且言息昏三日請幸其第堅許之
暐出堅所奉道士王嘉謂堅曰椎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
得殺羊（嘉有異術隱于倒虎山堅與姚萇慕容沖皆使召之嘉詰堅衆以聖人所助其福未艾歸堅四萬餘人）堅及羣
臣皆莫能解明日大雨不果往既而暐謀襲堅事泄始知蘧篨者席
羊者羌也堅乃誅暐盡滅城中鮮卑明年正月沖偁帝年號更始堅
與戰仇班渠大破之又破之雀桑已而大敗于白渠被圍數重鄧羌
三子邁綏瓊相謂曰事急矣當立忠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非夫也
乃與毛長樂蒙虎皮奮矛突沖軍堅賴以免高蓋夜襲長安陷南門
竇衝李辯擊之斬首千八百城中大飢分尸而食三月堅自破沖城
西追奔至阿房諸將請乘勝遂入堅不可引還暉屢敗堅切責之暉
恚自殺方亦死于驪山苟池俱石子與沖爭麥沖將慕容永與戰池
死石子奔鄴堅大怒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破

之俘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永于霸滻之間五月沖攻長安堅貫甲督戰飛矢雨集流血被體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負糧助堅多爲賊殺三輔民爲沖所略者密請兵放火爲內應火發而風逆縱火者十死八九堅深痛悼招魂祭焉楊定出擊爲沖所禽堅大懼初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數百騎與張夫人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宏不能守西奔下辨沖遂入據長安七月堅至五將爲姚萇將吳忠所得歸于新平幽諸別室宏至下辨楊壁拒之壁妻堅女順陽公主也怒棄壁從宏奔武都假道歸晉（晉官輔國將軍桓玄篡以爲梁州刺史義兵誅之）八月姚萇求璽于堅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偪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使右司馬尹緯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畔賊奈何擬之堅奇緯狀皃因問卿于朕朝何官朕何以不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是王景略之儔而朕失卿宜其亡也初堅因尹赤降姚襄禁錮諸尹緯晚乃得爲令史故堅不及識云堅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萇遣人縊堅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皆自殺三軍莫不哀痛萇祕其事諡之曰壯烈天王丕立號諡世祖昭宣皇帝

丕字永叙堅庶長子也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壽陽之敗慕容垂請安撫河北丕館諸鄴西堅詔垂討翟斌丕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輔之垂自募得八千人夜殲飛龍軍遂與斌合垂子農自鄴奔列人以畔丕遣石越討之敗死垂攻鄴拔外郛丕退守中城諸苻守州郡者皆被攻圍徐兗青州皆復爲晉晉劉牢之近在鄄城鄴中糧竭削松柹以食馬會丁零畔垂垂引去丕始知關中並反長安危偪乃遣宦者光祚結丁零又遣邵興招集冀部與祚期會襄國垂禽興祚走還鄴丕又使西引張蚝王騰于晉陽蚝騰衆少不能赴垂復圍鄴丕進退路窮晉兵渡河至黎陽丕懼致書謝玄僞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予晉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則請率所領保守鄴城參軍焦逵姜讓與司馬楊膺謀改書爲表逵奉以如晉玄遣牢之率衆二萬運米二千斛以救丕軍至枋頭而改書事覺丕收斬膺讓牢之遂救鄴垂走追之敗于五橋澤丕反救牢之牢之入鄴丕率其衆就食枋頭牢之徵丕復入鄴幽州王永平州苻沖爲燕所敗燒宮室西屯壺關及蚝騰遣使迎丕丕入晉陽始得堅凶問發喪卽位改年太安太元十年也以王永爲司徒尚書令督中外錄尚書張蚝爲司空王騰爲中軍大將軍自餘封授各有差魏昌公纂率所部自關中至拜太尉封東海王冀州苻定等先已降燕至是復遣使謝罪唯中山守王兗保博陵始終不附燕丕皆進授爵位十一月左將軍竇衝衞將軍楊定（定先爲高蓋所禽後走還隴西）秦州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壁皆勸進討丕大悅並加爵位于是王永宣檄聲垂萇弒逆之罪己爲世臣以激勵中外言詞慷慨聞者動色十二月垂陷中山王兗死之明年四月王廣攻毛興敗將奔秦州爲鮮卑所執送諸姚萇興因欲攻廣兄統其下殺之推衞平來請命丕卽授之六月苻定等復降于燕永進左丞相又檄州郡期以十月上旬大會臨晉天水姜延等承檄起兵衆各數萬皆就拜列侯將軍七月枹罕諸氐廢衞平推狄道長苻登來請命丕因授之封南安王八月丕親將四萬衆屯平陽九月秦州降萇慕容永據聞喜求假道東歸弗許遣永纂夾攻之俱石子爲前鋒十月戰于襄陵大敗永及石子死焉纂之來歸有戲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及敗懼圖己率數千騎走垣將襲洛至陝爲晉所殺纂與其弟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慕容永悉據其地苻登卽位諡丕曰哀平皇帝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時封頹川王官隴東守爲生所殺堅卽位贈涼州登兄同成襲公官毛興河州長史登雄勇不修細行堅

弗之奇也長更折節覽書傳建元初官殿中將軍稍遷長安令坐黜狄道長關中亂去官從兄遂留枹罕丕檄至衆老衞平欲廢之而憚其宗強氏有啖青者謂其衆曰大事宜時定久則變生諸君第集青爲諸君決之衆皆諾七夕大宴青抽劍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休戚是同非賢莫濟衞公老宜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宗室疏屬而志略雄明當共立之以赴大義諸君有異議者乎請速決奮劍攘袂衆皆愕然莫敢不服于是推登爲帥發兵東克南安夷夏歸者三萬餘戶請命于丕丕遙授征西大將軍隴右都督雍河二州牧封南安王進攻姚萇將姚碩德于秦州登軍乏糧每戰名所殺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莫便飽肉何憂餒乎碩德屢敗萇自將救之戰于胡奴阜萇兵大敗死者二萬人啖青射中萇萇創甚入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十月丕敗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來奔登爲發喪將立懿衆固推登登遂僭帝（史云爲壇于隴東按登尚未克略陽安得踰隴）改年太初太元十一年也立堅神主軍中載以輜軿衞以虎賁建黃旗青蓋凡所欲爲輒先啓誓衆東討涕泗橫流三軍莫不感慟相與刻兜牟爲死休字示無還心每戰以長槊鉤刃相配爲方圓大陳遇有偏薄輒從中分配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明年正月立毛氏爲皇后懿爲太弟使拜纂太師封魯王師奴幷州牧朔方公纂怒懿不立長史王旅諫乃受之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皆附于纂有衆十餘萬與楊定合擊姚碩德于涇陽大破之萇自陰密赴救纂退屯敷陸七月登次瓦亭萇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八月馮翊守蘭犢與纂共攻長安師奴勸自立纂不可師奴殺纂自立爲秦公犢絕之九月師奴爲萇所敗董成等皆畔其後犢亦爲萇所幷登進克新平戎夏歸者十餘萬徐嵩胡空各以壘降堅之死也嵩空葬諸二壘之閒及是登以天子禮改葬焉拜嵩雍州空京兆十月姚方成陷嵩壘嵩大罵而死萇掘鞭堅尸裸形薦棘而瘞

之明年二月登西軍朝那攻萇安定萇軍武都以拒之互有勝負相持至十月登將就食新平圍萇營哭之乃去萇惡之亦哭以應之明年正月萇以登數勝謂堅所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升樓呼謂萇曰世固有爲人臣弒其君而立像以求福者乎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自與汝決之何爲苦將士萇不能應二月留輜重于大界輕騎西破密造堡進克彌姐營五月姚崇襲大界邀敗之安丘七月克平涼苻顧戍之八月進據茍頭原以偪安定萇自率三萬騎夜襲大界陷之毛后美而勇跨馬彎弓率數百人拒戰力屈被執萇將納之大罵而死名將數十男女五萬皆爲萇得登收餘衆東屯胡空堡九月楊定破隴城斬姚常破冀城執姚邪奴姚詳棄略陽奔陰密登之下隴也隴上復爲萇至是定復取之自僭隴西王登因授之十月拜定左丞相中外都督秦梁二州牧竇衝亦有功洮隴閒拜大司馬隴東都督雍州牧丕之敗也其將楊政自僭幷州刺史據河東楊楷自僭冀州刺史據湖陝之閒招集流民咸來請命登並因授之將伐長安命衝前驅自將中軍定爲後繼政楷各率所統並會未行而萇略秦州定拒之登攻鷰泉堡萇乃引退萇使其將任瓮宗度詐開安定城門以納登登將赴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馳入諫乃止既而聞萇懸門以待大驚謂左右曰征東其殆聖乎然遂忌惡地惡地懼降萇明年三月萇陷扶風登將多降登攻隴東不克四月鎭東魏曷飛自僭衝天王攻姚當成于杏城惡地應之萇擊斬曷飛惡地復降萇七月馮翊人郭質討萇以應登三輔響應鄭縣人茍曜獨附萇質與戰鄭東不勝奔洛陽已而曜又陰來附登因之以攻長安明年三月出雍郿渡渭據曲牢四月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萇來戰斬其右將軍吳忠吳忠者萇所使執堅于五將山者也萇收兵復戰登敗退屯郿萇復取新平攻之不克攻安定又敗退據路承堡明年萇有疾見堅爲祟登聞之大喜七月祠堅主行赦進爵掃境出師去

安定九十里八月萇小瘳自將出拒未戰別將襲登營登退萇躡其後旦將戰萇營已空登驚曰彼何人哉來令我不知去令我不聞謂其將死忽然復生朕與此羌同時何其厄哉遂還雍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畔萇據弘農來附登使右丞相竇衝屯華陰以應之爲晉將楊佺期所敗明年五月衝請封天水王弗許六月衝畔自僭秦王年號元光七月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其太子興攻胡空堡登還救興因襲平涼大獲而去萇疾甚還長安明年正月聞萇死大喜曰姚興小兒吾折箠笞之耳留弟廣守平涼太子崇守胡空堡（太弟懿卒立太子崇）拜乞伏乾歸爲右丞相加九錫大赦悉衆而東二月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遂自六陌趣廢橋四月興將尹緯據水拒登渴甚衆潰廣崇皆逆走乃收平涼遺衆入馬毛山六月乞師于乾歸乾歸使二萬騎救之七月登出山迎乾歸興要擊之兵敗爲興所殺崇奔湟中僭帝改年延初號謚登曰太宗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楊定定悉其衆二萬與崇共伐乾歸敗諸平川乾歸衆益至定兵大敗與崇俱遇害

論曰吾嘗反覆堅猛君臣之際若堅之委任責成誠非尋常所得論已猛處功名之會何其善也議者短猛報復恩怨又閉慕容父子爲知此正猛之所以自全者乎任之勵邑以觀其能下之詔獄以觀其器親赴鄴都以分其功至猛棄軍潛謁而後委以六州之重堅之于猛豈嘗一日去諸懷哉猛逆探其意故時時有所示天下不足以釋方來之疑斯亦王翦蕭何之故智也天下未嘗無才堅喪元輔唯聞追念不復求賢爲繼豈非委心相任在于奮發之時大欲既從虛衷亦變是以臨歿之言猶不見省陽平追述充耳褎如蜀主猇亭非孔明所能制彼憤此驕殆同符契矣堅既喪敗亦知燕之故疆非所兼顧苟能釋暐東還使生較計逆召丕暉自完秦雍抑亦所謂善敗不亡者也卒使白虜南侵牧羌北擾遺孑危于朝露死休申以衽革惜已傷哉

晉略國傳五

後秦姚氏

禹封舜少子于西戎是爲羌姚氏云漢時燒當稱雄洮罕閒十餘傳有柯迴者是生弋仲弋仲子四十二人其第五子曰襄第二十四子曰萇弋仲世居南安之赤亭少雄毅鯁直不知書清儉有大節善撫其衆永嘉六年東徙榆眉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太寧元年降劉曜石虎破上邽復降石虎說虎徙隴上豪傑以實二魏其後虎用蒲洪策遷關中豪民弋仲本謀也石勒授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晉祖約奔勒弋仲上疏請誅之石虎破石生弋仲率衆四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平襄縣公虎篡立獨不賀固召乃至至則責虎曰汝稱英雄奈何把臂受人託而反奪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也遷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虎寵姬弟爲武城左尉擾其營部執而數之曰汝爲禁尉脅暴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汝貸也令斬之尉叩頭流血乃免虎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誅宣幷讁東宮高力戍涼州未至梁犢倡亂虎使討之連敗乃召弋仲弋仲至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肯食曰上召我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上不見我安知存亡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爲惡既誅之又何愁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犢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至殘暴何能爲老羌爲汝一舉了之于坐授征西賜鎧馬弋仲起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否便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遂去不顧既破犢進封西平郡公加殊禮冉閔之亂石祇稱帝于襄國進位右丞相閔攻襄國祇求救弋仲謂其子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報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閔不禽閔勿還見我也襄破閔而弗能禽杖之一百石氏亡遣使降晉永和七年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平郡公戒諸子曰曩者晉室大亂我無所依石氏待我厚故爲之盡力今已滅絕中原無主我死汝等便當歸晉世世盡臣節勿爲不義也明年年七十三卒襄奉柩南奔又奉以北叛杏城之敗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諸冀城及萇稱帝追上號謚曰始祖景元皇帝墓曰高陵

襄字景國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立爲嗣弋仲以非長子不許請者日千數乃授之兵石祇署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封新昌公永和七年隨父降晉拜使持節平北大將軍幷州都督刺史封卽丘縣公明年弋仲卒襄祕不發喪率六萬戶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屯于濟北碻磝城以王亮爲長史尹赤爲司馬薛讚權翼爲參軍伏子成斂岐王黑那強白爲左右前後四部帥南至滎陽爲高昌李歷等所侵亡戶半與戰麻田馬中流矢斃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若汝何萇曰但令兄濟豎子焉敢害我會救至俱免其年四月歸晉送五弟爲質詣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去衞杖幅巾見之一面如舊明年十月殷浩在壽春忌襄威名囚其諸弟遣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又遣降將魏憬襲之襄斬憬幷其衆浩愈惡之使劉啓代襄守譙還襄梁國已而浩北伐襄叛浩南屯江淮閒明年將佐勸北還明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北據許昌明年攻洛陽月餘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慟八月桓温討襄襄戰敗奔平陽司馬尹赤先降秦刺幷州至是復降襄遂據平陽襄勇而愛人雖屢敗衆知襄所在輒扶攜歸赴許洛士女爲温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秦使晉陽鎮將張平攻襄襄不能

克更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二月徙屯北屈四月進屯杏城欲圖關中兵至黄落城爲苻堅所殺秦主生葬以公禮及萇僭帝追謚魏武王

論曰姚襄文武之才過于其弟然而所遇輒困卒以無成當是時秦關燕鄴稍已堅凝太原張平上黨馮盎勢分力敵莫能相一若襄乘敗浩之威全軍北度奮其智力先取幷州然後北伐西涼互相脣齒除衞辰之狡詐招舊部于隴右數年之閒規模犄立會苻生之凶虐因士庶之震驚舉旆誓師鳴鐘弔伐天下大事殆將未可知也

萇字景茂聰敏多權略率任不修行業隨襄征伐每參軍計襄敗死萇率其衆降秦事苻堅屢立戰功官揚武將軍歷七郡三州入爲步兵校尉潞川之役論功封益都侯堅將伐晉拜萇龍驤將軍梁益都督命之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特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竇衝言于堅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願陛下察之堅默然既已命萇終不復改授肥水之敗萇奔還長安堅以爲苻叡衞軍司馬從討慕容泓叡敗死堅怒責萇萇奔渭北以叛諸羌歸者五萬餘落萇自偁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年白雀偁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餘拜授各有差太元九年四月也五月進屯北地北地敷陸華陰新平安定羌晉降者十萬餘戸六月堅自將來攻絶汲道遇雨復振獲堅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會慕容沖向長安堅師乃罷十月會羣僚議所向皆欲先取長安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事捷必東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姚穆守同官川自攻新平初新平人殺郡將堅缺其城角以恥之郡人病之欲立忠義以雪之故堅守不下萇爲土山地道太守苟輔亦爲之于城內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又開門詐降萇將入覺之而返輔伏兵要擊萇幾不免死者復萬餘人明年正月留諸將守新平自下安定禽秦將苻珍嶺北諸城悉附四月還軍新平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哉但須此城作鎭耳卿自率城中人還長安無爲坐死也輔被圍久糧械俱竭從之率民出萇圍而坑之無子遺五月秦王堅奔五將山六月慕容沖入長安七月執秦王堅八月縊之十月降沖將高蓋明年正月如安定二月沖爲其下所殺三月鮮卑東還盧水胡郝奴入據長安四月萇趣長安奴懼請降五月改年建初偁皇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立興爲太子起殿于祋祤故城西北鳳游鄉上宴羣臣于殿內酒酣顧僕射趙遷曰卿昔與朕比肩事秦一旦爲臣得無恥乎對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何恥爲臣萇大笑七月苻丕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敗方成于孫丘谷萇以其弟緒爲司隸鎭常安自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苻登起兵應丕初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叛自偁征西聚衆冀城兄孫詳據隴城訓據赤亭與丕秦州王統相持至是萇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落丕略陽太守王皮來降（皮苻堅時謀反被徙丕時用之）是月苻丕敗死九月統以秦州降碩德鎭之南安人古成詵言于萇曰臣州人殷地險用武之國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金帛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大悅從之擢爲尙書郎十月還安定布德行惠修政舉賢苻登攻碩德碩德告急十一月苻登偁帝萇復如秦州爲登所敗明年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戸于安定四月碩德退屯涇陽七月登軍瓦亭萇拒諸陰密使太子興鎭常安八月慕容永攻登馮翊太守蘭櫝于杏城櫝求救萇將赴之尹緯諫曰登將乘虛襲吾後萇曰登遲重少決聞吾自行疑有他計必不敢深入比兩月閒吾已破賊安集東北矣遂行十月擊永永退櫝復拒守遂留攻十二月禽之收其士馬明年正月登軍朝那萇拒之十月罷十一月大雪萇下書自責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士身食一味妻不重綵立太學禮先賢

之後明年正月萇以登頻戰勝謂堅所助立堅神像而禱之曰臣兄襄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邀路拒擊不遂而殁往年新平之禍臣實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尚欲為陛下復讎況臣為兄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勉建大業言猶在耳豈遽忘之今為陛下立像神可歸休勿記臣過既而戰復不利乃嚴鼓斬像首送登八月克登大界營諸將欲因駭亂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留碩德鎮安定分徙三千餘戶于陰密自還常安十月立社稷十二月登將雷惡地率衆來降明年四月登將魏曷飛攻杏城惡地叛應之攻李潤萇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曷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曷飛東結董成杏城屠各二年九月降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常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千六百赴之曷飛惡地衆已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曷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卒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矣曷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示弱潛遣其子崇率精騎數百出不意乘敵後敵擾逆擊遂潰斬曷飛及將士萬餘惡地復降萇命當成于立營柵孔中各蒔一樹以旌戰功後問其數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以來未嘗快戰如此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勢由此克舉營小乃奇大何足貴也明年四月鎮東苟曜密引苻登登軍馬頭原五月逆戰敗績遽收衆復戰碩德疑之謂諸將曰主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之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今乃輕軍直進逕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則變成故欲及其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再戰勝之登西屯郿其將強金槌以新平來降遽將輕騎數百入槌營羣下諫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彼初款附宜推心相結執性狐疑何以御物其後羣氐謀復叛槌果禁之十二月如陰密敕太子興曰苟曜姦變將為國害聞吾北行必來見汝執誅之興遂斬曜登攻安定敗之城東初登為苻堅報讎將士皆誓必死軍鋒甚銳萇數以計屈之至是登氣始衰萇乃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賊至此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堅陳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明年二月登驃騎沒奕干來降拜車騎封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碩德鎮李潤尹緯守常安召太子興詣行營方成言于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于是斬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然後赴召萇大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柰何輒加誅害乎忿之令人喪氣八月萇疾小瘳下令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明年七月苻登討其叛將竇衝衝求救萇將擊登尹緯進曰太子仁厚著遐邇而英略未昭宜遣立功以服天下萇從之戒興曰但襲胡空堡衝圍自解徐行轉近彼相驅入保聚而掩之蔑不克矣興因襲平涼而歸使還常安八月晉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軍追之九月萇使崇赴之敗晉師斬其將趙睦十月萇還常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自稱臣或自稱萇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至常安召太尉旻僕射晃尹緯尚書狄伯支將軍大目等受遺輔政謂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

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登之策萇曰大業垂成興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殂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號謚太祖武昭皇帝墓偁原陵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叛亡奔馬牧及爲太子恆居守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太元十八年十二月萇殂興立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鎮常安將自將伐苻登或說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素強易世之際保無見疑不若且據秦州以察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強敵未滅豈可骨肉相殘爲二袁之續乎卽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明年正月登掃境來攻興自偁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叛襲禽之四月登自六陌趣廢橋始平太守詳拒之馬嵬登衆甚盛興使尹緯助之緯先據廢橋登兵爭水不得急攻緯興使告緯曰窮寇致死當持重勿與戰也緯曰不然吾新遭大喪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衆情懼大事去矣遂戰登軍大敗興乃發喪五月卽位于槐里改年皇初遂如安定七月如涇陽得登殺之散其衆使歸農徙陰密三萬戶常安分大營戶置四軍強熙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自將擊之次武功多爲其下所殺軍降熙奔秦州衝奔汧川汧川氏執送之衝弟統率衆降明年正月封叔父緒晉王碩德隴西王弟崇齊公顯常山公紹東平公功臣並爲公侯五月魏攻鮮卑薛勃于貳城崇救之魏師退八月仇池來降姜乳以上邽叛明年碩德討降之遂走強熙降休官權千成秦隴以寧以碩德爲秦州牧西燕故將柳恭等據河東緒攻之恭拒河不得濟汾陰薛氏聚族自保劉石之亂並皆不附苻氏興以禮聘薛強拜鎮東及是強引緒兵自龍門濟恭降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明年九月太后殂興哀毀不親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嵩矯常越禮請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卒從其議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城雜胡皆應之圍詳金城遣崇及尹緯討之自率步騎二萬助崇薛勃敗奔沒奕干沒奕干執送之將葬太后買得欲爲亂覺賜死戮其黨東略晉地下湖陝陷上洛攻洛陽不克徙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遣紹討斬之迎流民萬餘戶于漢中興好善廣容納杜瑾吉默周寶陳時事擢美官姜龕淳于岐郭高經明行修引之東堂講論道藝胡辯教授洛陽關中後進多赴之敕關尉出入勿拘常限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尙尙書郎馬岱文學雅正參管機密于是俗皆向學禁造錦繡及淫祀明年建南臺武庫朝堂立西宮明年七月遣崇督楊佛嵩寇晉洛陽圍之九月興以日月薄蝕烖眚屢見去帝號稱天王改年弘始存孤貧拔賢俊簡法令察獄訟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白進爵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黷貨伏誅十月取洛陽紹爲豫州牧鎮焉緒碩德固讓王爵許之初二王威權日盛興恐生疑沮簡清正君子爲輔佐故二王奉法謹然興每待以家人之禮明年碩德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歸逆戰隴西碩德被困興自赴之大敗乾歸降其部衆三萬六千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遂奔禿髮八月自禿髮來降拜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十月聽將帥奔大喪期而從役臨戎假百日邊將代至乃去十一月歸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興之西伐也沒奕干爲魏所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劉勃勃來奔興奇勃勃狀貌寵貴之魏軍次瓦亭別軍侵河東始議伐魏明年二月使乾歸還鎮苑川以其故部配之涼王呂隆新立五月魏安人焦朗來請兵碩德攻涼七月戰姑臧南斬首萬級降二萬五千人于是諸割據涼州者西平禿髮利鹿孤張掖沮渠蒙遜燉煌李暠各遣使奉表入貢初涼將姜紀降于禿髮傉檀傉檀愛之利鹿孤曰紀才信美矣然視瞻

非常不如殺之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不可八月紀奔秦師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必降然文服而已未可信也願請步騎三千因焦朗以伺其釁不然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以臨西北張掖燉煌弗能抗也將爲大敵矣碩德從之表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鎭晏然九月隆送質降明年二月立太子泓沒奕干黜弗素古延皆秦屬也魏既襲沒奕干又攻黜弗素古延柔然方睦于秦遣將救黜弗魏和突逆擊敗之二部皆破興乃決意伐魏五月義陽公平僕射狄伯支步騎四萬軍河東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唐小方姚良國發關中兵爲後繼紹率洛陽之衆繼之黨娥雷星王次多率杏城及嶺北突騎集和寧詳率朔方見騎集邢望自率四萬七千衆赴平平攻乾壁六十餘日克之八月魏救至平退守柴壁魏軍圍之東阻蒙坑西跨汾爲營據天度之險杜新阪之隘興不能救平赴汾死狄伯支等四十餘將皆被禽亡士卒數萬乃遣使如魏約和魏不聽進攻蒲阪緒固守不戰柔然伐魏魏師乃退明年正月封諸子皆爲公二月拜禿髮沮渠李暠官爵晉順陽來降遂取南鄉七月傉檀蒙遜互攻涼呂隆求迎八月以王尚行涼州刺史鎭姑臧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徙隆宗族臣民萬戶于常安十二月桓玄篡晉明年二月傉檀去年號遣使入貢求領涼州勿許晉劉裕起兵討桓玄明年正月碩德攻仇池按碩德本封隴西公五年正月又封子裕爲隴西公是同時有兩隴西公也疑碩德改封然是役也十六國春秋仍曰隴西公碩德敗之六月復攻之拔成固仇池請降晉劉裕來聘且請南鄉等十二郡羣臣欲勿予興曰天下之善一也裕起細微能復晉室內修政教外釐封疆吾亦何惜荒遠數郡不以成其美乎割而歸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什天竺人家世勳烈父炎母天竺王妹七歲與母俱出家呂光伐西域奉苻堅命迎之因居姑臧呂隆降興乃至常安興妻以宮女生二子居秦九年病死使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其下化之皆奉佛明年六月傉檀攻蒙遜大獲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以爲忠拜涼州刺史使鎭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常安請留尚興弗許引見威威流涕曰臣州奉化于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所以銜膽棲冰共守孤城者上恃陛下威靈俯賴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一旦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所需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戶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竭天下之力開拓河右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實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遣車普馳止尚又遣使諭傉檀傉檀已率步騎三萬軍于五澗聞普將至遽逼遣尚還十一月乾歸來朝明年正月留爲主客尚書使其子熾磐監部衆初魏怨劉衞辰滅之衞辰少子勃勃得脫奔秦高平公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魏以勃勃故攻沒奕干沒奕干與之奔常安興見而愛之寵逾勳舊興弟邕切諫弗聽使鎭朔方以佐沒奕干至是興歸所執魏使賀狄干于魏以求和魏亦歸秦禽將秦魏交合勃勃怒六月襲殺沒奕干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以叛七月傉檀據姑臧以叛遣使結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月河州彭奚念叛附傉檀興以熾磐行河州刺史夏攻三城已北諸戍斬戍將姚石生楊丕嶺北城門晝閉興大悔之明年五月使廣平公弼聲言擊夏以襲傉檀而別使齊難擊夏難被禽軍二萬皆沒弼喪七千人而還于是傉檀復僭涼王明年正月興少弟沖及狄伯支斂曼嵬楊佛嵩伐夏行至嶺北沖欲回軍襲常安伯支不從而止沖恐事泄鴆殺伯支興聞之賜沖死四月夏略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乞伏乾歸亡歸苑川復僭秦王九月興自將伐夏至貳城遣詳及斂曼嵬彭白狼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棄步兵輕騎赴詳營羣臣以爲不可興不從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行侍御史姜楞越次進曰宗可斬也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固志詳營可得至乎宜遣單使徵詳等僕射韋華亦固爭興乃從之使者爲夏所禽不得達文宗率禁兵拒戰齊莫統氏兵繼之夏兵乃退興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而還

十月增關津鹽木之稅羣臣以爲不可興曰能踰關梁以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有餘以濟國用何爲不可卒行之明年二月乾歸陷金城三月夏將胡金纂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敗夏兵禽金纂勃勃又遣兄子羅提陷定陽執廣都坑將士數千人于是戍將曹熾等各率戶內徙勃勃自將寇隴右陷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壽都棄城奔上邽勃勃虜萬六千戶歸于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九月乾歸取隴西南安諸郡至于略陽廣平公弼有寵爲雍州刺史鎭安定姜紀諂附之勸弼傾心事常山公顯廣結左右以求入侍興徵爲尙書令侍中大將軍弼收采名勢圖傾東宮國人皆惡之乾歸勃勃傉檀相繼背叛西北擾動興憂之明年正月隴東太守郭播言于興曰嶺北二州鎭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可靖塞姦路興曰廉頗李牧卿試舉之對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將軍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將軍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才兼文武宜使督鎭一方深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以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稜曲意撫乾歸乾歸遣使謝罪幷送所執守宰興以勃勃之難權宜受之行如三原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頴多奇士明明揚仄陋卿等之責也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然而未見王佐大才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相蕭鄧而將孫吳終不采諸往賢待諸後哲卿自旁求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頓首稱謝二月詳棄貳城奔大蘇夏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佛嵩降其衆四萬五千進陷東鄉徙三千餘戶于貳城鎭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以爲謀主興使顯迎詳弗及留屯杏城貳城自是入于夏十月乾歸陷伯陽堡十一月陷水洛城徙三千餘戶于譚郊明年六月乾歸遇弒其子熾磐立羣臣請乘亂取之興曰伐喪非禮也

十月仇池叛侵祁山遣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伯壽統步卒爲後繼恢文宗出鷲峽嵩出羊頭峽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自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隴口以攻仇池王松悤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冠軍徐洛生佐命英傑再入仇池無功而還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未見克理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與楊盛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具陳松悤之言興善之賜帛百匹以楊佛嵩爲雍州率嶺北見衆伐夏軍發數日興悔之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此行所將多必敗其去已遠追之不及柰何佛嵩果敗死明年三月修好于魏四月太尉索稜降于熾磐十一月魏請昏許之文宗有寵于太子泓弼深忌之明年五月譖而殺之羣臣畏弼皆纍足側目凡弼言興無不從其黨尹沖唐盛等皆預機密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廣平志在奪嫡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得有此曰然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也何不去其左右損其威權使宗廟有泰山之安弼亦有磐石之固興默然不應大司農溫寶司徒長史王弼密疏請立弼爲太子興弗許亦不罪也興疾篤弼潛伏甲士數千人第中謀伺興死殺泓自立泓屯兵東華門身侍疾于諮議堂東平公紹冠軍將軍讚輔國將軍斂曼嵬及梁喜任謙尹昭並典兵宿衞隴西公裕使以逆狀告諸兄在藩鎭者于是上庸公懿治兵于蒲阪陳留公洸治兵于洛陽博陵公湛治兵于雍長樂公宣治兵于杏城皆欲赴常安討弼會興瘳征虜劉羌泣以告梁喜尹昭請誅弼興不得已免弼尙書令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入朝使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煩復言也裕曰弼果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

懿等言達大義便當施之刑辟柰何逆拒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請下弼有司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弼恨宣尤甚明年二月譖而囚之以清河公逵代鎮杏城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渭北夏攻杏城弼救之不及逵死士卒坑者二萬人興如北地使弼及曼蒐向新平自還常安九月夏赫連建陷平涼執太守軍都遂入新平弼禦之禽建于龍尾堡興藥動白虹貫日占當有急兵弼稱疾不朝聚兵私第興聞之大怒收其黨將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于此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不忍殺乞退就藩興乃幷其黨赦之明年二月興如華陰泓留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弼黨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泓將出宮臣固止之尚書姚沙彌謂沖曰太子不出宜奉乘輿就廣平第衛士必至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已失名節何以自容于新朝今奉乘輿舉大事不惟救廣平之禍亦所以自救也沖不能用興入宮泓迎于黄龍門興命泓錄尚書紹及胡翼度典禁兵斂曼蒐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問疾不應興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愔卽與尹沖等率甲士攻端門曼蒐翼度閉門拒守愔使壯士緣門登屋入及馬道太子右衛率和都勒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禁兵見興大喜爭奮和都以東宮兵繼之愔兵敗逃驪山羣黨奔迸乃賜弼死引紹讚昭喜曼蒐入內寢受遺輔政明日殂年五十一號謚高祖文桓皇帝墓曰偶陵

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之久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常總留事與如平涼劉厥作亂于萬年泓使彭白狼以東宮兵擊之斬厥赦其黨或請增首級露布以聞泓曰吾綏御失和方當引咎敢言功乎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疾省之躬拜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時政寬尚書王敏右丞郭播議峻之泓曰諸君贊政柰何不務仁恕而欲以刑法馭下乎弼謀奪嫡紹羽翼之泓不以爲嫌更推心焉紹亦感動卒爲盡力弼死其黨皆亡匿泓祕興喪捕誅之然後卽位偁帝改年永和義熙十二年也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戸于安定尋又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以叛將還李閏泓遣讚討降之徙其豪右數百戸于常安餘悉遣歸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宣鎭李閏聞之遣佛生入衛其參軍韋宗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勃勃方強國難未已邢望險要盍南據之以圖霸王之業宣從之率戸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泓遣佛生還諭止之佛生更讚成其計李閏諸羌據城以叛紹既平毛雍遂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幷斬佛生四月西秦攻上邽守將艾棄城走六月匈奴曹弘叛入平陽自稱大單于攻成都于匈奴堡懿自蒲坂擊之執弘送長安楊盛攻祁山遂逼秦州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之夏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竹嶺敗死夏遂拔上邽殺軍都毀其城進陷陰密以其子昌戍之恢棄安定奔還常安安定人胡儼據城降于夏夏留羊苟兒戍之進攻雍城諶亦棄城奔夏據雍進攻郿前後士卒死者數萬降戸五萬紹洽尹昭將步騎五萬擊之恢率精騎一萬爲後繼軍于橫水勃勃退趨安定胡儼復爲秦殺苟兒閉門拒夏紹及勃勃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又使兄子提侵池陽卻之仇池亦來侵至陳倉八月晉來伐劉裕攻彭城諸將分道而入漆丘項城新蔡許昌相繼降破紹言于泓曰夏據杏城晉過許昌洛陽安定勢孤援遠卒難救衛宜徙安定鎭戸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幷力拒晉國雖危不亡若東西分守智者不能謀也僕射梁喜曰齊公威名爲嶺北所憚鎭人已與勃勃深讎必死守夏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關中之兵自足距晉無爲預自損削也若無安定虜馬必至于郿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于泓曰恢以廣平之難忠勳未賞心常鞅鞅今外則置之

死地內則不預朝權鎮戶孤危思南還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向京師社稷危矣宜徵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徵之適以速禍耳不從十月陽城滎陽降于晉洛陽鎮將洸求救泓使閻生益男騎三千步一萬救之懿屯陝津爲聲援趙玄言于洸曰寇深矣衆寡不敵戰而不捷必危宜攝諸戍幷力固金墉晉必不敢越我而西使其坐困堅城之下以待救至併力破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洸司馬禹貳于晉與其黨共毀玄使戍柏谷塢石無諱戍鞏玄泣謂洸曰臣受三帝重恩正有死耳明公逆忠言而信姦謀其可悔乎已而成皐虎牢相繼降晉無諱至石關奔還玄戰死柏谷塢禹奔晉洸遂以城降晉閻生益男聞敗不敢東懿司馬孫暢說懿起兵襲常安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懿怒笞殺敞雅散積穀以收人心泓召紹謀之紹曰懿庸闇無識造此謀者必孫暢也請遣讚駐軍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馳使徵暢暢若奉詔臣當使懿率河東見兵幷力禦晉否則聲其罪而討之無能爲也從之懿舉兵僭帝欲運匈奴堡穀給鎮人成都拒之懿使攻成都成都禽其將傳檄討懿懿發諸城兵諸城莫應獨臨晉數千戶應之成都濟河擊破臨晉叛者紹入蒲坂執懿誅暢明年正旦泓朝羣臣相泣也初恢受命誅愔黨綏泓疑其有異志恢亦內懼又望入輔不得及是率鎮戶三萬八千燒屋舍以車爲方陳南趣常安自偁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姜紀率衆奔之彭完都棄陰密走還常安紀說恢曰重將在東京師空虛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聽南攻郿諶禦之敗績常安大震泓遣裕屯灃西馳徵紹紹使洽等督步卒三萬入援自率輕騎星馳先至拒恢靈臺讚亦留尹雅守潼關自引兵還與紹夾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二月晉襲禽尹雅于蠡吾城雅殺守者逃歸晉兵抵潼關別渡河攻蒲坂泓進紹太宰大將軍中外大都督假黃鉞改封魯公而以東平封讚命紹督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別將救蒲坂三月求救于魏魏兵不至晉兵去蒲坂合力爭潼關紹戰敗退屯定城阻險自固敕諸將曰晉兵少且深入絕其糧道可坐而禽也吾欲分軍據閿鄉若何胡翼度曰軍勢宜集若分而偏敗懼不可以復戰紹使翼度據東原鸞屯北嶓大路尹雅與晉戰關南復被禽晉沈林子襲殺鸞紹又使讚屯河上斷晉水道林子又敗之四月紹又使洽墨蠡唐小方將三千騎屯河北之九原林子又破斬之紹憤恚發病歐血以兵屬讚而卒七月晉別將入武關泓自擊之大敗劉裕至潼關王鎮惡以舟師泝渭讚等皆退還不兵敗于渭橋衆軍遂潰泓將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諫曰晉人將逞其欲降亦不免願陛下早自裁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八月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劉裕至殺諸姚及尹昭送泓建康斬于市

論曰自昔人君未有崛起致大位而無賴如姚萇者也然其貽謀則賢于苻健遠矣興能繼志是以強盛

晉略國傳六

後燕慕容氏

慕容垂初名霸字道業皝第五子也母曰蘭淑儀垂少岐嶷有器量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𦚧皝甚愛之將以爲嗣羣臣固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世子故世子儁忌之年十三爲偏將征伐數有功好游獵墜馬折二齒儁嗣位更其名曰𡙇字叔仁外以慕郤𡙇爲名實惡之也尋以其應讖又去𡙇更名垂字道明儁取中原垂首發其議封吳王及暐立太傅評忌之太宰恪臨終欲授以大司馬爲評所沮初垂娶段末柸女生二子令寶段才高性烈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使中常侍涅皓告段與郎中令高弼爲巫蠱段不服掠治日急垂愍之使誣服段曰吾豈愛死若自誣是辱祖宗而累王也辯益力故段死而垂弼俱得免垂以段女弟爲繼室后令黜之而妻以其妹垂弗愛后益怒及可足渾氏爲太后評忌垂克桓溫之功因太后謀殺之恪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勸殺評垂不可世子令勸奔龍城然之請田大陸微服將行諸姬子麟素失愛逃還言狀暐使追之及于范陽令斷後追者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事機已泄東都不可復至秦王方延英傑不如歸之垂曰善即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至鄴旁隱于故趙顯原陵獵騎數百四面至方急忽羣鷹皆颺衆逐之散去及河斬津吏然後得度遂自洛陽與夫人段氏子令寶農隆從子楷紹及蘭建高弼俱奔秦秦王堅大悅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功成之後當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也堅復愛令等之才厚禮之王猛諫曰垂父子如龍虎非可馴之物借以風雲將不可制不如除之堅弗聽拜冠軍將軍封賓徒侯猛攻洛陽請令參其軍將行詣垂別留飲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睹物思人乎垂解所佩刀猛至洛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甚秦王雖厚遇其心不可知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頗已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汝可速發佩刀爲信令疑之而不可覆審乃將舊騎奔慕容臧于石門猛表言令畔垂懼亡至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之曰賢子懷首丘亦各其志然燕將亡非令所能救惜其徒入虎口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過懼乎待之如舊令卒爲燕所殺燕疑令爲反閒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將孟嫣城大涉圭僞降令信之置諸左右東襲威德城克之時渤海王亮鎭龍都令謀襲之弟麟以告亮嚴兵拒守令不能克涉圭因侍直擊傷令令單馬迸走其衆皆散涉圭追擊殺之燕亡垂入鄴見其公卿大夫及故僚吏有慍色從高弼之諫更慰結焉燕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也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十五年必復垂仕秦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初慕容桓死于遼東有子鳳年十一陰圖復讎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相結堅平涼代楷弟紹謂楷曰秦負其強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輸萬里兵疲民困殆將亡矣冠軍智度必復燕祚垂子農亦私于垂曰自王猛之死秦政日衰重之以奢侈其能久乎圖讖行驗願尊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能及也堅之入寇垂贊成之堅敗于淮南將千騎赴垂營寶請殺之垂曰天苟棄秦不患不亡吾分當報德而乘人于危乎垂弟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何爲不可垂曰秦王遇我厚我方以義取天下懷集山東克復先業關西非吾事也悉以兵奉堅農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于未孰與將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請身宣國威安集河北因展陵墓堅亦違衆而遣之使將軍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垂占夢當遇兵遂自涼馬臺結艸筏而度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童僕趣河橋權翼果伏兵邀之同馳得免至安陽

修箋于堅子長樂公丕丕將迎之石越諫乃館諸鄴西丕弟暉守洛陽爲丁零翟斌所攻使垂擊斌垂請入鄴拜廟弗許潛入亭吏禁之斬吏燒亭而去農楷紹宙皆留石越請誅垂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垂獨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固爭弗聽垂至安陽殺丕將苻飛龍南就翟斌史云丕疑垂欲爲亂又云垂受詔討翟斌丕將遣之石越諫丕曰垂在鄴如臥虎遠之不猶愈乎給以弊甲鈍兵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陰圖之按丕于斬吏燒亭反形已著之後尚念淮南之功不從石越之諫而謂初至便尒既非情實且丕果圖垂何以飛龍之兵僅止一千且聽垂節制飛龍又何以全無戒備忽焉授首此皆垂飾說飾之初慕容鳳善于丁零聞斌兵起率部曲歸之暉使毛當禦之鳳奮曰今將雪先人之恥矣擐甲直進大敗秦師斬當克陵雲臺收萬人甲杖垂濟河衆至三萬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令起兵相應時太元八年十二月癸未也農楷宙留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馬以待甲申晦農等將數十騎微服出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明年元日丕大會賓客請諸慕容不得乃求之三日始知在列人則已起兵矣史云農等皆爲丕所留觀此則亦非實錄丕苟留之勢同質子何得田山入鄴四人皆去全無知覺乎垂既度河斌奉垂爲盟主垂陽不從欲以襲暉至洛陽暉拒之乃與斌合斌勸垂僭尊號垂以暐爲辭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且背大河控燕趙不便遂還兵趣鄴農之奔列人也烏桓魯利張驤奉之驅民爲士卒斬桑榆裂襜裳破館陶收其軍械略康臺牧馬數千匹烏桓屠各東夷咸附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農以垂未至不敢輒封賞趙秋曰今何等時而守常節乎農從之至者益衆庫傉官偉自上黨乞特歸自東阿平睿平幼自燕國石越來攻農曰越有智勇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或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固在人心何城之足治使趙秋綦毋滕擊其前鋒挫之參軍趙謙曰越甲杖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農曰以夜夜不見甲因勒兵不動越亦立柵自固農笑曰越不求戰而立柵無能爲也向暮鼓譟而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率壯士四百人騰柵而入越

兵披靡遂斬越越與毛當皆驍將故堅使助二子至是皆沒丕暉奪氣垂至滎陽自偁大都督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號曰統府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河南王率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至鄴庚戌偁燕王元年農兵亦會農所假授官卽以授之丕使侍郎姜讓至垂誚讓曰孤蒙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全長樂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何故闇于機運不以鄴城見歸大義滅親況于意氣公苦迷而不返孤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歸不可得也讓曰將軍不容于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于一見寵踰功舊自古君臣際遇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方將付將軍以六尺之孤寄將軍以萬里之命奈何因王師小衄遽有異圖起無名之師欲支天之所廢長樂公主上元子任居陝東寧可以百城之地束手而輸將軍將軍必欲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者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彼爲其主耳何罪禮而遣之上表于堅述前功敘忠款言爲二王所迫見推丁零不得已撫寧東夏須丕西歸然後守藩于鄴遂攻鄴克外城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以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二月圍鄴築新城于鄴北肥鄉以處老弱輜重德取枋頭楷紹討諸塢壁楷謂紹曰此皆國民今大業未定故小異耳可無攻而下也乃駐辟陽使紹單將數百騎宣布威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撫之發丁壯十餘萬詣鄴圍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繼先王矣是月泓沖皆叛秦四月溫攻信都不克使子麟助之初麟以告變爲垂所惡幾殺之矣鄴西之役數進計畫復有寵五月信都渤海降遂拔常山中山平規十六國春秋作覕敗秦兵于范陽進據薊南翟斌求請無厭又以鄴久不下有貳心寶德農紹皆請殺之垂弗許垂用司馬封衡策

引漳灌鄴斌謀決堤反灌垂軍覺幷其弟檀敏皆死兄子眞夜率所部奔邯鄲已而引兵還攻鄴圍寶隆逆擊破之復走邯鄲楷紹言于垂曰丁零非有大志寵過爲亂耳急攻則聚爲寇緩之自散散而擊之蔑不克矣從之八月眞自邯鄲北走楷農追之及于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倦矣且吾察賊營不見丁壯容有伏楷不從爲眞所敗眞北趣中山屯于承營垂乃解鄴圍退屯新城擊破丕將光祚禽邵興援丕者公孫希宋秱皆潰十二月復攻鄴暐死長安明年正月沖僭帝二月平規拔薊農麟會攻眞拔其外郛鄴久不下垂將詣冀州命麟屯信都温屯中山召農赴鄴温撫舊招新倉庫充溢眞夜襲擊却之遣萬人餉鄴且營中山宮室四月垂還鄴與晉戰不勝退軍五橋澤大破晉師然軍中糧竭士卒食桑葚乃北趣中山五月翟眞徙屯行唐爲其司馬鮮于乞所殺營中共殺乞奉眞弟成其衆多降閏月垂自圍之命佐鎭龍城六月高句驪陷遼東玄菟七月東夷餘巖畔北趣幽州敕平規勿戰俟取丁零乃擊之規戰而敗巖入薊遂據令支鮮于得斬成降垂入行唐阬其衆八月丕赴晉陽垂收鄴使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趣龍都會兵討巖隆麟自信都渤海徇清河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或曰殿下倍道來至而不進何也農曰吾憂巖過山侵盜是以速來已扼其喉勢將自散今此田善熟收畢而行往則梟之何亟亟也果平巖進擊高句驪復二郡拜幽州牧鎭龍城十二月定都中山明年二月僭帝改年建興置公卿百官繕宗廟社稷三月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皝遷文明段后主博士劉翔董謐諫弗聽又追廢景昭可足渾后以段昭儀爲景德皇后配儁四月封子農爲遼西王麟趙王隆高陽王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樂浪王温爲左右僕射温兼司隸降將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封列侯以詘秦王之德且擬三恪八月南略地十月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征之不克十二月降魏亂來求救命麟定之明年正月觀兵河上走温

詳破張願青徐兗三州郡縣多降以紹爲青州鎭歷城四月還中山初沖入長安其下思東歸沖欲留故其下殺之而立段隨永誅隨立顗爲燕王改年建明去長安而東韜殺顗于臨晉永攻韜韜敗奔其兄恆恆立沖子瑤爲帝改年建平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改年建武自爲太尉尚書令永持法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聞垂已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刁雲殺忠推永爲河東王使來僭藩既敗秦主丕遂據長子僭帝改年中興及是垂子柔寶子盛會皆自長子來歸垂問其狀盛言長子可克垂大悅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翟眞之敗也其弟遼南據黎陽（晉書以遼爲眞子此從十六國春秋）聲勢甚盛五月攻之以楷爲前鋒遼衆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父母也相率歸命遼懼請降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井陘人賈鮑引北山丁零翟遙襲中山陷其郛宙引奇兵出敵背與太子寶夾擊大破之遙鮑以身免吳深復畔章武渤海皆應之還自黎陽使温擊之七月魏乞師攻劉顯麟赴之顯又奪劉衛辰所獻馬垂怒遣楷助麟大破顯顯奔西燕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立顯弟可泥爲烏桓王撫其遺落徙八千餘落于中山十月翟遼復畔寇清河平原明年二月遣其司馬眭瓊來謝罪垂數其反覆而斬之遼怒自僭大魏天王年號建光晉平原太守辟閭渾進逼歷城紹退屯黃巾固罷青州命紹爲徐州以代遼四月立段夫人爲皇后前妃之娣也前妃死于巫蠱垂以其娣爲繼室從入秦趙整所爲歌浮雲者也及復國納其娣至是立以爲后后妹爲范陽王德妃與后並明慧有智略垂前妃子令已死寶爲太子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后子朗鑒愛寶初有美偁既而怠荒中外失望后言于垂曰太子柔而不斷非濟世才農隆皆有志略陛下令子也盍擇一人立之麟奸詐負氣有輕太子心陛下萬歲後必爲國家憂矣垂不納又言之垂曰汝欲晉獻我乎后泣而退語德妃曰吾爲社稷大計而上比我驪姬何其苦哉上即百年後太子必

喪社稷燕之中興將在范陽矣寶麟聞之深以爲恨翟遼徙屯滑臺
八月魏人來聘十月報之自是聘使相繼十二月平清河章武渤海
明年正月農上表請代召爲侍中司隸隆鎮龍城四月長樂公盛鎮
薊修繕舊宮五月誅吳深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畔應翟遼農討
斬之毀其城至鄴以城大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十月温
爲翟遼所襲死之明年九月隆葬其夫人守宰皆會北平人吳柱反
立沙門法長爲天子破北平寇廣都入白狼城衆請還隆曰民不思
亂柱何能爲卒葬使北平守廣都令先歸續使百騎趣白狼柱衆皆
潰斬之因農之治以爲治幽平大安明年正月置行臺于薊六月麟
會魏禽賀訥歸言于垂請圖魏弗聽七月留魏使以求馬魏好絶十
月翟遼卒子釗立改年定鼎攻鄴却之明年二月釗侵館陶三月自
將擊釗六月至黎陽釗拒河垂爲皮船百餘泝流至西津釗兵隨之
黎陽軍度釗急還西津軍亦度夾擊大破之釗奔西燕降郡七戶三
萬以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戶于黎陽以脫
爲徐州刺史鎮焉七月如鄴以楷爲冀州牧十二月還中山以農爲
兗豫荆徐雍五州都督鎮鄴明年十月將攻西燕諸將皆以兵疲諫
德曰不可燕之中興雖由陛下聖武亦緣三祖積德舊愛在民故也
今永國之枝葉又僭位號惑民視聽兵雖疲庸可已乎垂曰司徒言
是也吾比老敏囊底智足以取之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別遣瓚
出井陘攻晉陽平規攻沙亭永使刁雲等守潞川十二月垂軍至鄴
明年二月發司冀青兗兵分隸楷農楷出滏口農出壺關垂自至沙
亭標榜所趣軍各出頓永聞之分道拒守而聚糧臺壁月餘垂不進
永怪之太行道寬疑將詭取之也悉斂諸軍杜太行垂乃引大軍入
天井五月至臺壁永急召太行軍戰于臺壁南敗走長子晉陽守將
聞之棄城走瓚取晉陽六月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其臣曰石虎伐
龍都太祖堅守卒興大業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持久盍

固守以疲之永從之八月求救于晉亦告急于魏晉魏皆救之兵未
至其下開門納垂師遂斬永及其大臣三十餘人得郡八戶七萬以
瓚爲幷州鎮晉陽鳳爲雍州鎮長子九月還鄴十月使農東略地十
一月敗辟閭渾入臨淄十二月召農農偏置守宰而還明年魏侵我
附塞諸部五月使寶農麟率步騎八萬攻魏（按載記但云伐魏通鑑從十六國春秋作自五
原伐魏非也魏都盛樂在五原之東因圭徙衆河西故燕師至黑城臨金津耳非出兵時卽取道五原也）德紹率步騎萬
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吾姻也彼有內難我實存之德
施厚矣求馬不獲而留其使曲在于我柰何棄好且圭沈勇有謀未
易輕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必小魏脫不如意損威傷重其可悔乎垂
怒免湖官魏張衮聞有燕師言于圭曰彼狃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
資力遠來要功必輕我請羸形以誘之七月圭悉徙部落畜產度河
燕師至盛樂不見敵進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落收穄田穀百餘
萬斛置諸黑城進軍南臨河造船于金津八月圭自將拒河（通鑑云圭使陳
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胡氏注云河水自金城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
界始屈而東南流虔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未度河也北史曰儀據朔方十六國春秋云虔屯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絶其左
儀屯河北以承其後遵塞其中山之路按依通鑑虔儀皆未度河則不應云河東河北依春秋三軍二十餘萬皆已度河則燕軍已在圍
中安得從容退至參合然後敗乎又度河之騎已二十餘萬加以圭乘仌度河所將更多乃追魏之騎僅二萬餘卽曰選鋒亦太懸絶矣
細核史文蓋魏人張大之詞非實錄也遵于參合戰時當燕師之前固應是圭先遣度河而東者是時燕軍方掠五原而遵潛度君子津
東絶魏朝問其騎亦未必有七萬之多若虔儀之軍其曰屯河東屯河北者當時有此號令欲以犄角燕師實皆未度亦無十五萬之多
也故從載記略之）燕師將濟暴風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甲士三百皆
禮而釋之寶之發中山也垂有疾魏密遣略陽公遵將騎度君子津
塞中山之道得燕使者數輩寶軍數月不聞垂起居圭使所執使者
臨河致凶問寶大恐士卒駭動麟將慕輿嵩謀奉麟以作亂事泄誅
之寶麟互相猜燒船夜還時雖十月河未仌謂魏弗得度不設斥堠
而行十一月己卯天暴風仌合圭引兵濟河選輕銳二萬餘騎急追
之寶至參合陂天大風黑氣如堤自後或高或下來覆軍上沙門支

曇猛言于寶曰魏兵將至矣寶以爲遠笑而不納猛固爭之麟怒曰殿下神武方横行沙漠虜何敢然猛妄言當斬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衆敗于淮南豈有他哉恃衆輕敵而不信天道也德勸從猛言乃遣麟以三萬人居軍後備非常麟縱騎游獵不肯設備俄而黄霧晦冥候騎行十餘里卽解鞍臥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寶軍陂東蟠羊山南水上術士靳安曰西北風勁追兵將至之應宜警備速去不然必危寶復使人探視寶素無恩紀將士莫爲盡力魏軍在近終不覺也魏前驅察燕營還報圭夜部分乘山以覆燕師銜枚潛進日出從山而下燕軍將東引顧始見之大驚擾亂魏兵壓之軍爭赴仌仌滑馬倒相蹈藉死者不可勝數前行遇遵寶等不能軍輕騎棄衆遁餘兵猶四五萬皆放杖就禽王公將吏數千人魏戮之殆盡十二月寶復請伐魏以雪恥德請垂自行太史令曰太白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使會代隆鎭龍城蘭代盛鎭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明年正月師至軍容甚整士氣稍復又遣平規發冀州兵二月規反于魯口其弟翰反于遼西餘嵩討之敗死垂乃自至魯口規走度河翰亦爲會所破三月垂命德居守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自蜚狐直指雲中駐于獵嶺閏月前鋒至平城魏平城鎭將倉卒出戰龍城兵擊殺之遂拔平城收其部衆三萬餘人垂行抵參合見積骸如山祭之三軍皆慟聲震山谷垂慚憤歐血因發病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引還圭先欲出走至是將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亦不果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自固四月至上谷沮陽而殂寶嗣立至中山而後發喪號諡世祖成武皇帝墓曰宣平陵

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頗事矯勵曲事垂左右以要譽垂后段氏嘗言其非才垂惑于左右弗信也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垂殂于軍寶立改年永康五月以德爲冀州牧鎭鄴農爲并州牧鎭晉陽麟隆領左右僕射盛爲司隸使麟謂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定何如盍早自裁以全宗族后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豈能保先業乎遂自殺寶謂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服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于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宜依閻后故事從之六月魏陷廣寗上谷平規收餘黨據高唐隆討斬之農赴晉陽部曲多民不能給又遣護軍分監胡夷胡夷亦怨八月魏攻幷州步騎數十萬別軍襲幽州九月農出戰敗還趣城城中弗納遂東走魏及諸潞川農被創以三騎還中山幷州入于魏寶會羣臣議東堂苻謨封懿請據險拒戰眭邃請堅壁清野麟曰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以待其斃于是積粟修城爲持久計使農別屯安喜軍事悉委麟十月魏兵出井陘拔常山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唯中山鄴信都城守十一月圭自攻中山隆守南郭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圭乃引退宙前奉使葬垂及后于龍都還聞有魏師馳入薊與蘭共守魏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德夜破拓跋儀于鄴下儀退屯新城諸將請追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今魏軍不可擊者四騎兵利野一也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挫後陳必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戰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召軍還十二月圭使其舅賀賴盧助儀攻鄴沒根有膽勇爲圭所惡懼來降求還襲魏寶難予重兵與之百餘騎沒根效魏軍號夜入至圭帳圭狼狽走沒根兵少不能壞大衆斬馘而還明年正月德求援于後秦後秦兵不出鄴中兇懼賴盧不受儀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構賴盧于儀而射書告德會風霾晝晦賴盧營中火起建告儀曰賴盧燒其營將爲變矣儀信之引退賴盧亦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魏師老德使追擊大破之魏別將王建攻信

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圭自助之鳳不能守踰城奔中山二月沒根兄子醜提監軍并州懼誅率所部還作亂圭欲歸遣使求和弗許悉衆屯柏肆營滹池水北以邀之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自陳于營北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圭驚起棄營跣走寶將乞特真率百餘人直入圭帳得其衣鞾寶勒兵不敢應既而募兵無故驚自相斫射圭于營外望見之擊鼓收衆衆稍集多布苣火營外縱騎蹂募兵募兵敗奔寶陳寶亦就營明日圭整衆至寶氣奪引還魏兵隨擊屢敗之寶懼棄大軍率二萬騎奔還恐魏及之也命棄袍杖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兵器數十萬皆盡大臣將吏降虜甚衆魏兵進屯芳林園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麟不克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魏復圍中山初垂愛寶長子會疾篤命寶以爲嗣而寶愛少子策未決計也盛與會同年恥下之與麟共勸寶立策會慍魏師偪會自龍都表求赴難而不行使庫傉官偉餘崇將五千人爲前鋒頓盧龍近百日寶怒累詔切責會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通道偵魏強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餘崇奮請行以五百人至漁陽遇魏千餘騎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不免鼓而進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斬獲禽生而還具言敵中闊狹衆稍振會乃徐上道是月始達薊城中山被圍久城中將士思復戰隆言于寶曰圭雖負衆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可克也今舉城思奮不因而用之久恐有變麟沮之寶請歸魏使割常山之西以和圭許之寶復悔燕將士數千人自言于寶曰坐守窮城終于困斃願出一戰而陛下每抑之此自敗也寶許之隆勒兵謂參佐曰吾義不顧生幸而破賊社稷之福也不幸而死志節得展甘之如飴卿等有北行者乎爲謝吾母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卒不許衆大恨隆涕泣而罷是夜麟以兵劫左衛精使弒寶精不可殺之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寶不知麟所在恐其奪會軍據龍城也召隆農謀北還隆曰先帝百戰以復中原奔未朞而棄之豈得謂不孤負耶外寇方盛加以內難權宜北還聊適事變龍都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望朝夕有大功此必不可節用愛民務農訓武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趙魏厭寇思德庶幾返旆克復舊都耳寶從之農部將說農曰城中人仇魏泣血思奮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死不恨大王幸留退魏軍寧畿甸然後北迎大駕不亦可乎弗從夜寶與策盛農隆等帥騎萬餘出赴會軍詳不及從城中奉以守遇麟阱城麟奔望都會率二萬騎迎薊南寶察其色恨密告隆農二王曰會年少習驕豈有他也至薊殿中親近略盡惟隆領數百騎爲宿衛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不敢獨將乃分給二王使庫傉官驥將三千人助詳戍中山而盡還薊中庫藏趣龍城魏將石河頭追之及于夏謙澤會整陳當其前隆農將南來騎旁衝之大敗之追奔百餘里斬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曰中山時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雖克捷惜其已晚更增人恨也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益矜狠隆訓責之怒農隆皆嘗守龍都名績出會上會恐至龍都權不在己又知終不得爲嗣乃謀作亂幽平兵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于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誓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留薊臣等從王南解京師圍寶左右皆惡會沮之且勸寶殺會會知之四月次廣都黃榆谷會使其黨襲二王隆死農被創逃會夜詣寶以二王謀逆告寶曰吾疑之久矣且上道農自歸寶命執之行十餘里止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不死走軍勒以攻寶寶棄軍馳二百里晡入龍都會上書請誅左右佞臣而以己爲太子弗許則盡收乘輿服御以後宮賞將士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引兵向龍都以除慕輿騰爲名頓兵城下寶登城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讓之會使卒大譟以亂之且耀武焉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走

營侍御郎高雲率敢死士百人夜入其營會衆潰奔中山爲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赦其黨封雲夕陽公養以爲子五月庫傉官驥入中山與詳不相能詳殺之滅其族又族苻謨中山民恐魏乘其亂男女相結盟人自爲戰圭知不可拔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乃偁帝改年建始前後所誅殺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城中飢窘欲出采稆詳不許死者相枕乃謀迎麟七月詳使五千人督常山租麟潛入其軍以襲中山遂斬詳自偁帝號人采稆衆飽求與魏戰弗許稍復窮餒矣八月寶以農爲中外都督大司馬錄尚書魏襲中山入其郛中山饑甚九月麟率二萬餘人出屯新市十月敗于義臺死者近萬人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中山降于魏或至龍城言魏已衰弱鄴守完會德表至勸南還于是拜德丞相簡士馬爲收復計明年正月知中山已陷命罷兵農請因成師襲取庫莫奚牛馬以充軍資從之軍甫北德使又至言圭已西寶大喜復引還詔文武將士皆挈家而南慕輿騰贊之農盛諫不聽二月出就頓留盛居守騰爲前軍農爲中軍自爲後軍馬步各一萬相去各一頓至乙連長上段速骨等因衆憚役以作亂速骨故隆部遏隆子高陽王崇爲主寶走中軍將追前軍還共討速骨俄而二軍皆潰乃奔還龍城垂季舅蘭汗陰與速骨通豫引兵出屯留兵少盛徙納近城民夫萬餘人以守三月速骨將攻城汗誘農農夜踰城赴之汗執畀速骨且挾以巡城城人喪氣遂潰速骨入寶輕騎南走從者盛騰餘崇張眞宦者李旱趙思速骨幽農殿內其謀主嫌崇幼弱謀立農崇黨攻殺之農亦遇害汗入殺速骨廢崇奉策承制大赦追迎寶及于薊城盛曰汗未可遽信不如南就范陽王合兵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衆徐歸未晚也寶從之四月閉道過鄴鄴人請留不許南至黎陽伏于河西遣盛騰集散亡于冀州盛以騰暴橫爲民所怨殺之而行至鉅鹿豪傑響應寶又使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亦從之克期將集矣寶遣趙思白德求迎或言德已偁制懼北還至石城使李旱覘汗汗復使人來迎寶以汗盛妃父意必無他盛請待旱還弗聽盛因下道避匿未至龍城四十里汗弟加難率五百騎出逆餘崇覺有異止寶寶又弗聽加難因執崇崇大罵而死遂弒寶于外邸謚之曰靈并殺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偁昌黎王年號青龍封河閒公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及盛卽位號謚寶曰烈宗惠愍皇帝

盛字道運寶庶長子也年十二自長安奔沖沖稱尊號盛謂其季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恩不逮下功未成而先自驕殆將敗矣俄而沖爲其下所殺盛隨永東如長子聞垂已立懼爲永所害與柔及弟會閒行歸垂遇盜陘中謂盜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射不中當束身相授也一發中之盜皆下馬羅拜反相資送既至垂問西事盛就地指畫山川占對甚晰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卽封長樂公寶卽位進爵王及寶遇弒馳赴哀張眞止之盛曰蘭汗愚淺我以窮投命彼念昏姻必不害我旬月之閒足以展吾志矣遂往汗妻女皆涕泣爲請汗果哀之舍之宮中汗弟提加難請殺之汗不可提驕事汗多失禮盛因閒之太原王奇楷之子汗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奇得入見盛盛使奇逃出起兵六月奇聚衆數千于建安汗使太尉提攻之盛曰善駒（奇小字）小兒豈解辦此得毋有主之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以授仇尼慕提怒龍都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禱燕諸廟及寶神坐委罪于加難加難亦怒相與率所部兵共襲仇尼慕汗懼使其太子穆將兵攻之穆曰奇今起兵而盛在內腹心之疾也汗召盛盛僞偁疾篤汗因置之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舊昵在穆左右陰定謀穆破提大饗將士父子皆醉盛踰垣入東宮與旱等共斬穆穆軍未解嚴聞盛得出呼躍從盛攻斬汗及其諸子提

加難亡匿捕得幷誅之大赦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皆爲公奇兵
已三萬餘屯乙連盛使罷弗聽擊禽之賜奇死八月以河閒公熙爲
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李旱等皆封郡公步兵校尉馬勤謀反事連
高陽公崇與其弟東平公澄皆死隆安二年十月盛僭帝改年建平
十二月幽州刺史豪(李豪賜姓慕容氏)謀反明年正月昌黎尹劉忠城門校
尉和翰右將軍張真先後謀反皆死大赦改年長樂四月又赦散騎
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謀反皆死七月詔公侯有罪皆立功自贖除
輸金帛令八月遼西太守李朗畔滅其家使李旱攻之旱至建安急
召還至復遣之朗聞旱中還以爲有內變不設備旱破斬之十月中
衞衞雙有罪賜死旱聞棄軍亡已復自歸赦之復其位明年正月大
赦自貶爲庶人天王二月襲高句驪熙爲前鋒克新城南蘇三月襄
平令段登謀反死辭連前將軍段璣璣太后兄子也五月璣奔遼西
復自歸赦使尙主號曰思悔侯且直殿內六月大赦十二月尊令妃
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太子盛懲其父以懦弱失國務威刑
多猜忌羣臣有纖芥皆先事誅之嘗論太原桓王功德過周公竟殺
其孫奇恪以此無後宗親勳舊咸栗栗莫能自保明年八月左將軍
國殿中將軍秦興段讚謀率禁兵襲盛覺死者五百餘人越六日段
璣與興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
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閒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盛
知傷重輦升前殿申約禁衞召河閒公熙未至盛殂號謚曰中宗昭
武皇帝

熙字道文垂少子也從盛征高句驪契丹勇冠三軍盛旣遇弒中壘
將軍宇文拔冗從僕射郭仲白丁太后請立長君時羣望屬盛弟司
徒平原公元而熙素幸太后故太后廢太子定而立之捕斬段璣等
元定先後賜死改年光始隆安五年也十二月魏來拔令支明年復
取之五月高句驪陷宿軍十月納故中山尹苻謨長女娀娥爲貴人
次女訓英爲貴嬪貴嬪尤幸丁太后恚謀廢立不成自殺十一月狩
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方兵于後作亂殺司隸張顯乘城拒熙熙
馳還滅其衆惟和走免大赦明年大治宮室五月築龍騰苑十二月
立苻貴嬪爲皇后貴人爲昭儀明年四月起逍遙宮鑿曲光海士卒
暍死者大半七月昭儀死支解醫而焚之九月襲契丹破之十一月
熙與后游田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殺
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十二月高句驪來寇明年正月伐之后從攻遼
東城且陷命將士毋先登俟與皇后乘輦入城中復嚴大雨雪士多
凍死乃還十二月襲契丹明年正月至冷陘北畏敵強欲還后恥無
功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二月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
于矢且畏熙之虐也引疾去官明年正月改年建始二月爲后起承
華殿土價視穀典軍杜靜輿櫬諫斬之后嘗盛夏思凍魚仲冬須生
地黃下有司切責弗得則斬之四月后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服斬衰
罪羣臣無淚者當臨皆含辛謂作陵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七月葬
毀門乃出熙被髮徒跣從二十餘里初中衞將軍馮跋及其弟素弗
左衞將軍張興皆得罪亡命山澤謀因民怨舉事凡結盟者二十二
人使婦人御輜車潛入城匿孫護家及熙送葬遂作亂逼夕陽公雲
爲主雲辭以疾跋曰河閒淫虐神人共憤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
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發尙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
乳陳帥衆攻弘光門禁衞皆散走遂入宮閉門授甲中黃門趙洛生
等走告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而後葬乃置后柩南苑收
髮貫甲馳還赴難夜攻北門不克退入龍騰苑忽自驚走出左右莫
敢從從溝下入林中或執以送雲雲數而斬之幷其諸子謚之曰昭
文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去兩頭爲高雲父
拔小字禿頭拔有三子雲其季也雲字子雨本高句驪支庶慕容皝
破高句驪徙諸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和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

高爲氏雲沈厚寡言時人以爲愚唯馮跋奇貴焉初爲慕容寶養子旣弒熙立爲天王復姓高氏國仍號燕改年正始義熙三年七月也八月拜跋爲侍中督中外錄尚書封武興公餘拜官有差明年葬熙及苻后于徽平陵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明年十月離班桃仁弒雲跋斬之而自立乃葬雲且立廟置守冢焉

論曰垂以奔亡之身受寵苻堅王猛忌之閒之必欲殺之而堅卒保全之此亦英雄相遇萬世一時也堅旣敗淮南自知其力不足以復有關東則當因垂忠節慷慨而授之燕敕還諸子以救根本關中可以不變爲垂計者則當衞堅入關而卒輔之于以成秦王大度之美關猜嫌之口而奪之氣其所成就豈直南面而已不此之務而汲汲于復國崎嶇十餘年身未殁而兵敗于魏骨未寒而中原瓦解矣夫功名之士處功名之會唯能捐天下之大利害者乃能正天下之大是非或遇其時而弗知或知之而無其時此卓犖雄偉之業之所以不數數也

南燕慕容氏

備德初名德字玄明皝少子也身長八尺二寸額有日月角足下偃月重文博觀羣史清慎多才藝儁暐之世歷官魏尹征南將軍封梁公進范陽王枋頭之捷德實佐垂垂被讒出奔德亦坐免燕亡隨暐入秦從秦平涼州拜張掖太守淮南之役以奮威將軍副垂遂從復國拜車騎司隸遷司徒垂臨終敕寶委以鎮鄴拜六州都督冀州牧魏入寇德頻拒破之中山旣陷趙王麟去帝號來奔說德曰魏乘勝必攻鄴鄴雖饒食然城大難固不如南就魯王和于滑臺和亦遣使來迎隆安二年正月至滑臺僣燕王元年年六十矣麟謀亂賜死四月寶南至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來求迎德將奉之黃門侍郎張華曰匡大業者非雄才弗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宗社之責今在殿下奈何徇匹婦之節乎慕輿護曰思言未明虛實臣請詗之德流

涕遣護率壯士數百聲言迎衞實謀害寶會寶已去乃止執思以歸德以思明習典故將任之思固乞還北弗許思因詬讓德德慚怒斬之八月晉師來伐至于管城敗之初秦王苻登爲姚興所滅有弟曰廣率衆三千依德德以爲冠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明年二月廣自偁秦王敗德將北地王鍾滑臺素孤弱鍾敗附德者多叛附廣德乃留和城守自擊廣和長史李辯素不附德寶之在黎陽辯勸和迎寶和不從辯懼謀洩及禍故召晉師欲因德出以作亂德不出辯不得發及是勸和拒德和不從辯遂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和跋自鄴馳入據之德旣斬廣還擊不勝將復攻韓範曰嚮也魏爲客我爲主人今則否矣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若據一方立基本然後圖之德計未決會右衞雲斬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城赴德軍中喜集衆大議中書令張華欲據彭城北地王鍾慕輿護封逞韓諱欲復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地四通非帝王所居北有魏西有秦南有晉未得高枕而臥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阻往自可克然近江淮利水戰晉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今雖克之難以久安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三齊英傑思得明主辟閭渾昔爲燕臣今使辨士馳說于前大兵繼之可以必克克青州布恩澤閉關養銳以伺天下之隙此亦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沙門僧朗贊聰策且請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及秋然後北轉臨齊以順天道從之五月入辥八月渾不從命傳檄攻之自琅邪經梁父取莒降渤海渾奔魏追斬之隆安四年正月僣帝于廣固改年建平增名備德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慕輿護爲左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備德母兄皆在後秦明年十月遣從事中郎杜弘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消息當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祿以養餘年張華曰弘未行而要君求祿

不可使也請罪之備德曰為君求母為父求祿忠孝足備何罪之有許之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備德卹其妻子明年二月晉桓玄入建康自為丞相七月冀州刺史劉軌起兵討玄不克遂及高雅之司馬休之劉敬宣等來奔明年二月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號慟歐血因發病司隸校尉達謀反不克出奔魏初備德優遷徙之民子長復民緣此蔭冒尚書韓諄疏請隱實從之先遣騎緣邊防竄然後拜諄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出蔭戶五萬八千四月王始反泰山禽之九月桓玄篡晉備德大閱步卒三十七萬車萬七千乘騎五萬三千將討玄以中原未定而罷明年三月敬宣等殺司空劉軌南奔劉裕備德欲出兵會病而止明年四月兄子超至自後秦九月立為太子殂年七十號謚世宗獻武皇帝

超字祖明備德同母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燕亡納入秦為苻堅廣武太守數歲去官挈家就備德于張掖備德從軍淮南納及其母公孫氏皆留張掖備德留金刀與母為別既舉兵山東張掖守苻昌誅納及備德諸子公孫氏以老納妻段氏以妊繫獄未決獄吏呼延平嘗殺人備德活之及是竊公孫段亡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病手金刀授超曰汝異日若東持此還汝叔矣平又奉超母子奔呂光後秦主姚興滅涼俱徙長安平卒段為超娶其女超以諸父故懼禍陽狂行乞姚紹異其狀貌言諸興興召見與語故謬對興曰世稱妍皮不裹媸骨徒虛語耳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備德無子潛招之不告母妻而東獻其金刀備德悲不自勝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封北海王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義熙元年九月立為太子是日備德殂超立改年太上尊備德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為中外都督錄尚書南海王法為征南大將軍徐兗揚南兗四州都督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鞠仲為司空樂浪王惠為司徒潘聰段宏為左右光祿大夫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信任之鍾宏求外更命鍾為青州牧鎮東萊宏為徐州鎮莒拜五樓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弗聽超之自長安歸也至梁父法不禮焉及德殂法又不奔喪明年八月使五樓讓法法懼遂與鍾宏謀反超知而徵之不至收殺其黨辭連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封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我云帝非我生恐復有永康之變我婦人懼死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大怒車裂嵩嵩弟融奔魏鎮攻東萊鍾殺妻子奔後秦昱攻莒宏奔魏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梁父凝謀殺範範知而擊之凝遂與法合範攻克之法奔魏凝奔後秦超欲變制復肉刑增烹轘以立威眾議不合乃止他日臨軒問封孚曰朕可方先代何主孚曰桀紂超大慚發怒孚徐步而出容色不變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乃爾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之有超以其時望優容之十月孚卒于家明年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請母妻于後秦後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偁藩送伎所請乃可得也不者當送吳口千人愷還超廷議之左僕射段暉請掠吳口予之毋偁藩送伎尚書張華請許偁藩毋掠吳口乃使中書令韓範奉表偁藩興素重範範善于詞令興既許之矣凝言于興曰超得母妻安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意乃變更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興使報聘超北面受詔十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于後秦後秦歸超母妻明年正月尊納為穆皇帝母段氏為皇太后郊有獸大如馬鼠狀而赤色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蓋皆飛裂獸亦不見超懼以問太史太史令成公綏對曰信佞戮賢賦役繁重之所致也乃大赦黜五樓俄復任之十一月女水竭河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以問太史太史令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厚賜之明年正月超臨朝嘆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韓諄諫弗聽二月掠宿豫濟南執太守觶男女二千五百人付太樂晉人

屯淮陰以備之時五樓爲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親戚並居顯要論宿豫功兄歸等皆封拜鎮諫不聽由是百僚杜口王公內外無不憚五樓矣四月晉劉裕率師來伐集衆大議五樓曰吳兵剽輕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以挫其鋒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饟道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天道必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太尉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禽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賀賴盧亦苦諫超並不從鎮出謂韓諱曰既不逆戰又不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晉師晉師過峴六月至東莞超使五樓及賀賴盧段暉將步騎五萬先屯臨朐既聞晉師盛乃留羸弱居守自率步騎四萬就之謂五樓曰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宜進據之晉軍失水可不戰而破也五樓馳騎將至爲晉將孟龍符所敗晉車四千乘方軌徐進戰臨朐南日昃未決晉奇兵襲克臨朐衆潰段暉等大將十餘人皆死超奔還廣固晉人又克大城乃保子城晉人就圍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因糧罷運降者相繼超乃赦鎮于獄中使爲中外都督而使張綱乞師于後秦鎮曰百姓係心一人今六師奔敗士氣沮喪守不可固也秦方自憂勃勃何暇恤隣救亦不可恃也不如自力一戰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宜悉出金帛宮女餌之以爭天命天命助我必能却敵縱其不捷死亦爲美比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庸有冀乎秦之與我勢成脣齒縱憂勃勃不容不救但恐輕使不能得重兵耳尚書令韓範燕秦所重宜遣乞師從之尚書垣尊及其弟苗踰城降晉七月綱自長安還晉人得之升諸樓車使周城而呼曰秦大爲勃勃所破無兵相救城中大震左僕射張華御史中丞封愷皆爲晉軍所執晉人令爲書勸超降超乃請割大峴以南俾藩于晉并獻馬千匹晉人不許韓範至後秦興果使姚強救燕九月至洛陽而興爲夏所敗更追強還以自救範嘆曰天滅燕矣晉人以散騎常侍招之遂降晉晉將以循城城中知無救益懼或勸誅範家屬超以範弟諱忠免之張綱有巧思爲晉造攻械超支解其母于城上十二月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降超手殺之明年正月朝羣臣于天門天門者廣固子城南門也超引寵姬魏夫人以望晉師魏夫人握超手而泣超亦泣對之時方奏樂曲終而泣不止韓諱曰陛下遭遇厄運當努力作士氣乃效兒女子泣乎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降囚之二月五樓及賀賴盧爲地道襲擊晉師晉師不利或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令塞五龍口塞之城陷慕容恪攻段龕亦如之塞處皆雷擊開今舊基猶在請加修築從之澠水既斷城內男女悉病脚弱爭出降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曰天時人事亦可知矣歷數告終堯舜避位陛下盍思變通之計超嘆曰興廢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潰圍走獲焉問何不降超無言神色自若惟以老母託劉敬宣而已裕送之建康斬于市在位六年年二十六

論曰超之禦晉與寶之禦魏其羣臣之策相似也較其時勢則寶宜清野而超宜據險寶之地廣魏來攻之路多魏乘積勝之威寶當大衄之後險多則備廣備廣則力分一處傾壞勢必不支超以全力扼一險而亦坐而待亡可怪也寶惑于麟超實獨斷據險之謀出于腹

心之臣而卒不用此其尤可怪者假令五樓之說行持久而不決盧循徐道覆乘虛下建康裕且奔命不暇江北之地將折而入于燕晉之爲晉未可知也又何宋之能興然寶失策于強魏猶且感起于北德起于南延之再世而超一蹶不振者寶之宗室諸王足以自固超甫嗣位舉鍾法而棄之鎮亦不免于囚枝葉先落故也

北燕馮氏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永嘉之亂祖和避地上黨父安爲西燕將西燕亡東徙龍城跋仁厚有大度少言語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俠不修行業丕避亂亡奔高句驪惟跋恭謹勤于家政父母器之慕容寶時仕至中衛將軍初素弗與諸少年游水濱獨見一金龍浮水下因取之咸以爲瑞非常也慕容熙求之弗予怒熙立固欲誅素弗矣跋又犯熙禁益懼乃與諸弟逃山中已而謀曰主上昏虐終不可還首死山中無名寧舉大事乎遂奉高雲以作亂雲立跋以佐命功封武興公督中外錄尚書事無大小咸決于跋雲自以無功德居大位內不自安養壯士以自衛寵臣離班桃仁典之賜甚厚而欲無厭因啓事弑雲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曰此豎何能爲奮劍下斬班西門殺仁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素弗素弗對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天工無曠業在大兄羣臣亦固請乃以義熙五年十月自僭天王仍國號曰燕改年太平（戴記及十六國春秋並誤作晉太元二十年此從通鑑）追尊祖父皆爲皇帝立子永爲太子以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范陽公如故餘封拜各有差素弗少時嘗求昏于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相待業尤厚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當時謂之賢相跋從兄萬泥鎮肥如兄子乳陳鎮白狼自以功大當入輔明年二月萬泥求代跋優詔弗許加開府儀同三司乳陳性麤獷密結萬泥謀反萬泥從之舉兵就乳陳于白狼跋命弘及張興討之弘與書諭降乳陳不可夜斫弘營弘先蓄火設伏以待之斬獲殆盡二人乃降弘皆斬之八月葬高雲及其妻子爲立廟置園邑十一月以素弗爲大司馬拜弘車騎大將軍明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獻馬三千匹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許之亦求昏于柔然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振孤寡顯孝弟擢賢良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大悅義熙十年益課民樹桑柘又爲民定送終之制召弟丕于高句驪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八月魏使于什門至欲令跋俯臣跋遣黃門郎迎之于什門不肯入朝牽曳令入又不拜乃幽之而與夏連和十二月素弗卒明年公孫護務銀提怨望有叛謀皆死明年建學置博士明年入貢于晉明年四月赤氣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曰兵氣也魏方強而幽其使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兵拔乙連破古泥姚昭軍殺皇甫軌進攻龍城不克略萬餘家而去元熙二年六月晉帝禪位于宋又六年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又四年跋疾甚命翼總朝政勒兵宿衛所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乃說翼曰上疾行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還東宮日三省視可矣翼性仁弱從之宋因矯詔遏絕內外翼及諸子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掌禁衛得出入福以告弘弘勒兵入射殺宮人跋驚懼而殂弘自立號謚跋曰太祖文成皇帝初燕結昏柔然通好于夏而不事魏魏方有事于夏燕以故得不被兵既滅夏服柔然然後伐燕弘乞和弗許送魏使于什門還納女備藩乃許之魏徵其質子弗送復伐之宋元嘉十二年奔于高句驪明年爲高句驪所殺

晉略國傳七

西秦乞伏氏

隴西鮮卑紇干莫知所出養于乞伏部以驍勇爲統主號乞伏可汗其後祐鄰泰始初率五千戶遷夏緣擊并鮮卑鹿結七萬餘落于高平卒子結權徙牽屯山卒子利那卒弟祁埿卒利那子述延擊并鮮卑莫侯于苑川遂居苑川自祐鄰以來累世強盛咸和四年石虎克趙秦州蒲洪姚弋仲皆降述延畏偪遷于麥田卒子傉大寒卒子司繇遷度堅山太和末爲秦將王統所破遂降秦秦王苻堅留諸長安以其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鎮撫部衆逾年鮮卑勃寒攻隴右堅拜司繇鎮西將軍擊降之遂使還鎮勇士川卒子國仁太元八年從攻晉淮南拜前將軍領騎先鋒叔父步頹留鎮畔使還討之遂與步頹合太元十年堅爲姚萇所弒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年建義置郡十二(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築勇士城于苑川而都之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降南安祕宜明年秦主苻登使封苑川王降鮮卑密貴等三部明年破越質部于平襄獲詰歸六月卒子公府幼羣臣立乾歸號謚烈祖宣烈王

乾歸雄武有度略太元十三年稱河南王改年太初九月遷金城明年正月秦封爲金城王降南羌休官盧水諸部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來附明年吐谷渾王視連稱臣入貢拜沙州牧封白蘭王九月視連卒其子視羆立不受官封責其奉晉憚其強弗絕也十一月詰歸畔明年正月擊降之七月秦將沒奕干納質約擊大兜大兜破歸其質沒奕干尋畔東合劉衛辰八月伐之射之中目亡奔他樓十月涼王呂光遣弟寶乘虛攻金城還戰不勝明年八月寶復至使奚念斷其歸路而擊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纂襲奚念又敗光大怒自將取枹罕奚念奔甘松六月立太子熾磐明年正月秦封爲河南王加九錫六月改封梁王以求救救未至而登敗死苻崇稱帝于湟中逐之奔楊定定奉以來伐使軻彈益州詰歸各萬騎拒之益州領前鋒敗軻彈詰歸欲退司馬翟瑥奮劍止軻彈軻彈赴救詰歸繼之大破之崇定皆死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明年正月拜授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僕射尚書領府佐如故楊定之死也天水人姜乳襲據上邽四月益州攻之邊芮王松壽諫曰益州屢勝而驕恐不可專任弗聽敗于大寒嶺六月遷都苑川之西城七月呂光來伐衆號十萬左輔密貴周右衛莫者羖羝請納質稱藩從之既而悔之殺周羖羝明年十月軻彈與益州不平軻彈奔涼詰歸率戶二萬畔降後秦後秦主姚興處之成紀上邽姜乳略陽權千成皆降後秦明年正月呂光大舉來伐命其弟延爲前鋒羣臣勸避其鋒乾歸曰曹公官渡陸遜猇亭勝敗豈在衆寡乎光兵多而無法精銳盡在延所延勇而無謀可以奇策制也延敗光必遁乘勝追奔吾可以得志矣二月光自軍長最遣其子纂率三萬人攻金城別將梁恭等萬餘人出陽武下峽與沒奕干攻其東呂延以枹罕之衆攻其西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率衆二萬救金城未至而金城陷乃縱反閒紿延曰秦王衆潰奔成紀矣延喜引輕騎進乾歸狙擊大破之臨陳斬延復枹罕光兵亦引去明年正月遣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虜萬餘人而還遂復金城(涼以上年二月取金城兵既敗還金城爲南涼所克按涼金城郡治允吾金城既屬南涼此不得云攻涼允吾蓋南涼亦克而不守)六月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涼反者郭麘來奔十月大破吐谷渾于度周川視羆保白蘭遣質納貢妻以宗女明年四月鮮卑掘疊部帥河內來附明年正月子城(本作金城卽子城也)南景門崩復還東城五月後秦將姚碩德五萬衆入南安峽自次隴西以禦之使慕兀絕其樵汲七月興自救碩德乾歸謂諸將曰興軍威吾多騎地狹不得縱宜引致平川伺怠乃可擊也命慕兀率中軍二萬退屯伯陽堡羅敦外軍四萬別屯侯辰谷自率輕騎覘秦軍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與騎來偪入于外軍旦戰大敗走還苑

川部衆皆盡遂失枹罕北走至金城謂諸將曰吾不才叨竊踰一紀今若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而去理難俱濟卿等安土降秦勿吾從也皆曰死生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苟天命未訖則興復有期何爲俱死大哭而別率妻子及輕騎數百奔允吾乞降于南涼（至此則南涼始取金城）利鹿孤處之晉興（此小晉興或誤作興晉）興兵退南羌或招乾歸乾歸將赴之利鹿孤知之屯捫天嶺以備之乾歸懼謂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母子爲質彼必不疑吾乃得去吾既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八月南奔枹罕遂降後秦十一月至長安興大悅拜河南都督鎭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明年二月還鎭苑川盡以其故衆配之明年熾磐亡還傉檀歸其孥義熙二年冬入朝興留爲主客尚書明年命熾磐代鎭七月傉檀畔興使邀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一月後秦河州刺史彭奚念畔附南涼興以熾磐行河州明年十月熾磐築城于嵻峎山而居之十一月攻枹罕不克明年三月熾磐見姚懿于上邽奚念乘虛襲嵻峎熾磐大怒不告懿而歸擊破奚念遂克枹罕遣報乾歸乾歸時從興在平涼遂逃歸苑川四月如枹罕留熾磐鎭之收其部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七月復偁秦王改年更始乾歸以隆安四年降秦歷八年至義熙五年復偁秦王百官悉復本位明年正月降論薄部帥地延三月取後秦金城七月降越質十餘部八月復都苑川九月克後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後秦方困于夏力不能制恐其更爲西邊患明年遣太常索稜以太尉領隴西內史來撫諭乾歸亦欲圖南涼卽送所禽守宰謝罪偁藩興加乾歸父子官封乾歸受之百官皆降七月伐南涼八月濟河敗其太子虎臺獲牛馬十餘萬十月克後秦略陽守姚龍于伯陽堡十一月又克南平守于水洛城城譚郊以偪西平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攻之不克明年正月復攻之師次奘谷利髮走國仁子公府追斬之復枹罕二月徙都譚郊命熾磐鎭苑川熾磐西擊吐谷渾其王樹奕干請降五月克南涼白土于是西秦之地東至略陽南至枹罕北踰河有譚郊白土允吾方圖南涼未遂而遇弒初公府幼不得立及是有功陰圖爭國六月乾歸田五谿有梟集其手惡之竟爲公府所弒幷殺諸子十餘人熾磐立號謚乾歸爲高祖武元王

熾磐乾歸長子也果毅能斷權略過其父乾歸遇弒熾磐在苑川遣弟智達木奕干討賊公府奔大夏就圍之使曇達鎭譚郊婁機鎭苑川自遷枹罕七月克大夏公府奔疊蘭克疊蘭奔嵻峎追獲之幷其四子轘諸譚郊八月葬乾歸改年永康義熙八年也明年二月西破吐谷渾東破休官降索稜自四月至九月又三破吐谷渾前後俘獲三萬餘口吐谷渾由是衰弱明年正月五色雲起南山熾磐喜謂羣臣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繕甲以待五月南涼王傉檀西征乙弗留其太子虎臺守樂都襲克之使邀傉檀六月傉檀降十月復偁秦王百官悉復明年三月北涼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魋尼寅邀諸浩亹敗死折斐扼勒姐嶺復被禽五月自將攻其湟河夜爲守將沮渠漢平司馬隗仁所襲敗將引還焦租段景有貳心復攻之租景以漢平降仁勒壯士百餘人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被執將斬之段暉救之後五年卒用暉說放還北涼十一月降南羌于赤水彭利和據漒川遙屬後秦明年正月將攻之師次沓中蒙遜來攻石泉以救之師還而退遂來聘四月攻後秦上邽姚艾固守破其二戍十二月使晉告劉裕求助擊後秦詔拜平西將軍封河南公明年再破吐谷渾其王恚死八月晉滅後秦十月姚艾偁藩後二歲畔降北涼其叔父儁不從逐艾請降明年克漒川走彭利和于是西南悉定西秦基業斯爲盛矣明年爲晉元熙二年熾磐改年建弘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七月宋受禪封爲秦王熾磐以宋主遠在東南關中爲夏所據聲勢隔絕夏主暴虐不可託獨魏最強乃遣使降魏宋元嘉四年

卒異末立政荒刑酷爲北涼所偪遣使告魏求內徙至南安部衆離畔魏發兵迎之其下不肯東更拒魏魏師還爲夏所滅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吐谷渾者故燕王慕容廆庶兄西徙陰山又南徙白蘭者也世有令主故國雖傾危卒致昌熾以其無事于諸夏故不箸錄

晉略國傳八

夏赫連氏

南單于之後有去卑者魏時爲右賢王居新平虒意之北子猛始以鐵弗爲氏既而冒漢姓劉氏泰始中畔晉爲部將所殺弟誥升爰卒子虎虎入居新興永嘉三年降劉淵明年爲劉琨所破西走渡河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太興二年代王鬱律來伐虎走出塞弟路孤以餘衆降代咸康七年虎卒子務桓求和于代且請昏亦朝貢于後趙永和十二年務桓卒弟閼頭立升平二年務桓子悉勿祈逐之奔代明年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自立明年降秦亦求昏于代明年掠秦生口以獻秦秦讓之遂畔附代興寧三年攻秦杏城兵敗爲秦所禽弗誅封爲夏陽公遂附秦而慢代太和二年爲代所破南奔秦秦還而戍之寧康二年敗于代太元元年代復來伐求救于秦遂導秦破代秦亂據朔方太元十一年並受西燕後秦官爵而代王拓跋圭亦以是歲復立改國號曰魏魏怨衛辰之破壞其國欲復讎方定諸部未暇也十五年侵魏不克十六年復攻魏大敗衛辰爲其下所殺魏入代來城所獲劉氏皆殺之幼子勃勃亡奔叱干部魏人索之部師執送之其兄子阿利篡取以送破多羅部帥沒奕干（通鑑作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示魏使者曰是窮來歸我云云此從載記及十六國春秋）勃勃字屈匃（十六國春秋作屈子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名屈子北人言卑下也載記誤作屈子此從通鑑）辨慧美風儀沒奕干以女妻之明年沒奕干降後秦封高平公明年魏滅叱干部元興元年魏攻高平沒奕干以勃勃奔後秦後秦主姚興見而奇之與語大悅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大議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故部配之使爲伐魏嚮道姚邕諫乃止頃之復拜安北將軍封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邕固諫曰勃勃奉上慢馭衆殘貪暴輕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矣當是時魏强數侵麥後秦諸屬夷與破魏柴壁已而大敗于乾壁亡大將故樹魏雖欲以圖魏遂不聽邕諫卒用勃勃義熙三年秦魏各歸禽將以和勃勃大怒六月畔興掠柔然獻馬八千匹悉衆三萬僞獵高平川襲殺妻父沒奕干幷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國號大夏僭天王大單于改年龍升十月攻三城以北諸戍斬後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請定都高平勃勃自以兵少利在游食弗許初僭號求昏南涼弗得怒十一月率二萬騎攻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馬牛羊數十萬頭南涼王傉檀追之其將焦朗請從溫圍水北度直趨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可以必勝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讎幸有大功護牛羊財寶而返人懷貪競不能抗我明矣柰何避之傉檀從之勃勃聞之大喜于陽武下峽鑿淩埋車自塞歸路示士卒必死戰合矢集左臂益奮遂破諸百井追奔數十里斬將十餘人死傷萬計收其頭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師還又敗興將青石原是後與後秦大小數十戰勃勃多勝後秦境土日蹙以至于亡義熙八年後秦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問以滅秦之策對曰秦政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拜軍師中郎將六月乞伏乾歸遇弒其子熾磐方討賊勃勃欲乘危攻之買德諫而止明年三月改年鳳翔命叱干阿利築都城于朔方之北黑水之南阿利性殘忍蒸土築城以錐刺之入一寸即殺築者幷其尸築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爲忠城畢名之曰統萬其造兵亦然射甲不入斬弓人入斬函人凡殺工匠數千人民不堪命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系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十二月立太子璝諸子皆爲公（通鑑在明年此從十六國春秋）義熙十二年十

月晉克後秦洛陽勃勃謂羣臣姚泓非劉裕敵且兄弟內畔裕取長安必矣然裕亦不能持久必南還待其發軫吾取長安如拾芥耳明年三月盡收嶺北鎮戍九月裕滅後秦以書通好約爲兄弟勃勃陰誦報書對裕使口授舍人封以答裕裕大奇之十月還統萬十二月裕還其子義真留鎮勃勃以問買德對曰裕克關中未施德而急圖篡委形勝于孺子其無中原之志明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函義真獨坐空城誰與守哉勃勃大悅命璝向長安買德斷青泥太原公昌據潼關自督大軍爲璝後繼明年十一月竟取長安置酒高會舉觴屬買德曰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卿可謂算無遺策矣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復收晉軍頭爲京觀十二月僭帝霸上改年昌武明年正月取晉蒲坂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我不患晉而患魏統萬去魏財數百里都長安統萬必危都統萬彼終不敢窺長安明矣乃置南臺命璝鎮之而自還統萬又改年曰真興明年六月宋受禪後四年將廢璝而立少子倫璝反殺倫昌又殺璝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又二年而殂號謚世祖武烈皇帝昌立改年承光明年魏兵取蒲陝入統萬取長安昌保上邽明年禽于魏弟定立于平涼改年勝光復長安明年欲復統萬弗克復明年爲魏所破西走上邽取西秦略陽魏取隴東明年滅西秦其主暮末降殺之因欲攻北涼吐谷渾襲禽之送于魏

論曰屈匃承衞辰狙詐之後逞其凶暴之姿虐燄所燔燒恩重者先及以怨報德何其決也綜彼生平自窮兵嗜殺而外略無一事可書向使關中諸將不相吞噬義真稍長猶知白黑彼亦安能以得志哉棄已成之霸業狼狽遄歸竊位江左蒙被惡名遂使關中喋血毒流仍世甚哉生民之不幸也

晉略國傳九

涼呂氏

張氏據涼州六七十年劉石之強卒能自固豈非奉順仗義有以激勸其民而致然哉姚萇親弒其君呂光據張氏之舊壤曾無一言相詰責有前事而弗師欲求耆定難矣是以禿髮割西平以南沮渠割張掖以西及隆篡立日益削弱卒折而入姚興興得武威不能俛順民志鎮靖南北拱手而授之禿髮禿髮得之鉅福載禍沮渠坐大綜一州興喪之由稔貪詐之罔功思義順之能立斯亦霸者之龜鑒也故都為一篇俾尙論之士便于挹取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也其先有文和者本沛人當漢文帝時避讎徙焉父婆樓苻堅太尉有佐命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照室故以為名目重瞳子左肘起肉印年十歲嬉戲為戰陳部分詳平及長身長八尺四寸勇健沈毅為王猛所器舉賢良除美陽令累遷鷹揚將軍禽張蚝于銅壁名聞天下從平燕封都亭侯苻重鎮洛陽表為長史堅聞重謀反謂羣臣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同即命光收重光果檻車送之入為太子右帥甚見親任蜀人李育反拜破虜將軍討平之還遷步兵校尉禽反者苻洛拜驍騎將軍堅既平中州士馬強盛車師鄯善王入貢請為鄉導導秦師以徇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堅大悅拜光西域征討都督太元八年正月率步卒七萬鐵騎五千發長安行至高昌聞堅伐晉光欲止軍須後命將軍杜進勸行遂降下焉耆等國惟龜茲王帛純不下圍之明年純走入其城立其弟震為王威行西域西域諸國悉上還漢節傳光悉表易之八月捷書至長安堅加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中土已大亂道絕不通明年正月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所獲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宜速東中途自有福地可居（什天竺人父鳩摩羅炎龜茲國師王妻之以妹生什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譽滿西域光之西伐堅命必致之光將什還涼州堅已死什遂留呂隆降姚興興遣使迎為國師譯諸經論三百餘卷畜室生二子弘始十一年卒）光乃大饗文武博議去留衆咸欲東三月以馳二萬頭負所獲珍寶伎樂驅駿馬萬餘匹而還七月堅為姚萇所禽九月光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萬里歸師其鋒不可當也今京師擾亂主上存亡未可知河西帶甲十萬鼎峙之勢也光出流沙必有異圖宜守高梧谷口以奪其水如嫌其遠則請拒伊吾美水令楊統曰將軍世受殊恩國家傾危宜立誠效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失職貶謫近在西海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總羣豪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南兼毛興（河州）東連王統楊壁（統秦州壁南秦）合四州之衆埽凶逆以康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並不從且使殺洛于西海光初聞翰謀遲疑不敢進杜進諫曰熙文士無機鑒翰雖有謀弗能用也及其離貳速進取之柰何遲疑使彼計得立乎從之至高昌而翰降至玉門熙移書責光擅命還師使子胤據酒泉以拒光燉煌守姚靜晉昌守李純皆來降光報檄責熙不赴國難而遏歸師杜進擊胤禽諸安彌武威守彭濟執熙降光入于姑臧自領涼州刺史殺梁熙表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士封拜有差酒泉守宋皓西郡守索泮獨不下攻克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熙絕我歸路此朝廷罪人卿何為助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未嘗受詔亂涼州泮苦力不足不忍與逆氐彭濟並世生也光殺之主簿尉祐性佞險為熙所斥光寵信之譖殺名士姚皓尹景等十餘人州人由是不服（祐後為金城太守畔光被誅）初苻堅滅張天錫天錫子大豫依禿髮部帥思復鞬太元十一年據昌松攻姑臧不克敗走九月光得堅死問乃為發喪十月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改年太安明年八月斬大豫（十六國春秋在上年此從通鑑）其將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十二月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守強禧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載記作炅）與張掖守彭晃謀畔光攻靈靈

奔晃晃南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患之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
南伺我釁隙若晃穆未平康寧復至姑臧必危光曰然然我不往是
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城外皆非我有大事去矣及其約契未固取
之爲易自率步騎三萬倍道攻晃二旬斬之王穆之起兵助大豫也
燉煌索嘏應之至是穆信讒攻嘏光因襲破酒泉進兵邀穆穆衆潰
走死（史不言康寧始末）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問聰中州謂我何對曰但聞
有杜進耳明年正月殺進光與羣僚論政事參軍段業曰公用法太
峻光曰吳起商鞅不以執法強秦楚邪業曰明公建大業景行堯舜
猶懼不濟彼皆喪身亡家柰何法之光改容謝更行寬簡之政明年
正月麟見張掖二月偁三河王改年麟嘉置百官自丞郎以下猶攝
郡縣事妻石子紹歸自仇池立紹爲世子明年九月奉呂望爲始祖
追尊高祖以下爲公父爲景昭王太元二十一年六月五龍見浩亹
偁天王國號涼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
原公弘爲常山公弟延天水公王詳爲僕射段業等爲尚書隆安元
年正月克西秦金城二月延恃勝敗死光誅其部將沮渠羅仇羅仇
弟子蒙遜起兵報讎拔臨松男成起兵樂涫攻建康守段業二十餘
日救兵不至業與男成合蒙遜亦往從焉遣纂攻之（十六國春秋云時謂纂必克光以問鳩摩羅什什獨以爲不利既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纂與戰合離大敗按蒙遜已歸業于建康建康在張掖西臨洮在西平南地勢懸隔合離之地未聞若是合黎則在張掖東與建康臨洮均不相及又纂若大敗何能從容退師通鑑不取是也）未下而
郭麐反麐術數爲國人所信與王詳俱官散騎常侍熒惑守東井麐
謂詳曰涼將有大兵君老子弱太原凶悍吾與君久居內要難以免
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二苑之衆皆其舊也吾欲與君奉乞基㠯
舉大事若何詳從之事覺詳死八月麐遂據東苑以畔民閒言聖人
舉事無不成多從之者纂方攻業光召使討麐諸將請夜還纂不可
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能戰者可速出業竟不出遂引還纂司
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舉事不虛發吾能殺纂殺纂推兄爲主
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此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臣呂氏安
食其祿危弗能救又可畔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禾畔附
麐麐邀纂于白石纂兵敗西安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來附夾擊破
麐纂乃得入城張捷宋生等反休屠城與麐相應和共誘光後將軍
西平守楊軌推爲盟主軌自偁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以應麐纂破
麐將王斐于城西麐勢漸衰求救于南涼九月禿髮烏孤使其弟利
鹿孤率五千騎赴之明年二月軌及烏孤季弟傉檀步騎三萬助麐
軌營城北三月纂擊軌麐救之纂敗引還蒙遜攻西郡執呂純晉昌
燉煌諸郡皆畔降業弘鎭張掖爲蒙遜所偪遣纂迎之初軌恃衆數
欲擊光麐以天文不利數止之至是軌謀于衆曰呂弘精兵萬餘若
與纂合將爲後患矣六月與傉檀共邀纂軌軍大敗奔王乞基後降
南涼麐走魏安降西秦弘亦棄張掖而東業入據之明年二月業偁
涼王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纂爲
太尉弘爲司徒誡紹曰國家多難三寇伺隙吾歿之後纂統六軍弘
筦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忌則晉趙之變
旦夕至矣誡纂弘曰永業非撥亂才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
有強寇人心未定汝兄弟輯睦乃可禦侮慎勿自相圖皆泣曰不敢
又執纂手誡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守成不易善輔永業是日光
殂紹祕不發喪纂排閤而入伏哭而起拂袖欲出紹懼以位讓纂纂
不受驍騎呂超言于紹曰纂威權震內外今臨喪不哀恐爲變請除
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聞紹在仇池而止弘由是有憾于紹
見纂紹之有隙乃遣尚書姜紀說纂圖紹纂從之夜率壯士數百踰
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紹使虎賁中郎將呂開率
禁兵拒戰于端門超將二千人助開衆憚纂皆散走纂入自青角門
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超奔廣武纂立號謚光曰太祖懿武皇帝
紹曰隱王

纂字永緒光庶長子也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游鷹犬爲務秦亂西奔上邽輾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屢立戰功既弒紹以位讓弘弘曰紹以弟立故違命廢之敢踰兄乎纂乃自立爲天王改年咸寧隆安三年也拜弘大都督大司馬司隸錄尚書改封番禾郡公纂之攻紹也左衛齊從斫纂中額左右禽從纂召謂從曰卿前斫我何其甚也流涕對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倉卒之際從心實所未喻唯恐弗殊何甚之有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方鎮廣武超往從之纂使謂方曰超忠勇可嘉但不識權變耳方賴其壯烈共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謝纂復其爵位明年三月弘以東苑之衆作亂衆潰奔廣武纂悉東苑婦女充軍賞弘妻及女與焉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宜責己省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起自弘百姓奚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乃召弘妻及男女育之東宮弘見方方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繫諸獄馳告纂纂使拉殺之立妃楊氏爲皇后以后父桓爲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四月將攻南涼中書令楊穎諫不聽度浩亹爲傉檀所敗六月將襲張掖尚書姜紀諫不聽圍張掖略建康傉檀襲姑臧虜八千戶纂乃引還九月方奔南涼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蟠臥殿前一夕飛去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纂以爲瑞改殿爲龍翔殿門爲龍興門明年二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訴之纂俱召入朝超懼陰結殿中監杜尚超兄隆爲中領軍亦材武既見纂責超曰卿恃兄弟桓桓敢欺吾邪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喝超實無意殺之因引燕內殿隆屢勸纂酒纂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東閤車不得過親將竇川駱騰倚劍助推車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之洞匈川騰鬥死楊后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釋杖將軍魏益多斬纂首以徇楊后罵曰人已死忍復殘其形乎與婢數十人殯纂城西將出宮超使人搜其珍寶后厲聲曰且夕死人用此何爲問璽曰已毀之矣超見其美欲納之謂楊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隆立謚纂曰靈謚后曰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顯位至中領軍超既弒纂纂弟隴西公緯鎮北城嚴兵將討超結其叔父巴西公他他將從之其妻止之曰緯超俱兄弟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乃止超弟邈有寵于緯說緯曰纂殘破國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正欲尊立明公耳明公先帝子當主社稷隆超終不以孼代宗乖失人望也緯信之及隆超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日之事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邪隆乃自僭天王改年神鼎隆安五年也（載記誤作元興元年）尊父寶爲文皇帝拜超侍中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督中外錄尚書封安定郡公楊桓奔南涼利鹿孤來伐與戰敗績亡戶二千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五月魏安人焦朗質其妻子于後秦將姚碩德說以伐暴救民七月兵至姑臧超邈出戰大敗邈被禽所亡失萬計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後秦閏月城中人多謀外畔將軍魏益多謀殺隆超覺死連坐者三百餘家超勸隆降九月後秦遣鴻臚桓敦拜隆鎮西大將軍河西都督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大臣五十餘家爲質碩德乃還十二月超攻後秦武威太守姜紀于晏然不克遂攻焦朗于魏安朗遣質求救于南涼傉檀來援比至超兵已去傉檀因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夜超遣王集率精騎二千斫其營傉檀設備而待之殺集及兵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和請結盟于苑內傉檀遣其鎮北俱延入盟俱

延疑有伏毀苑牆而出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還傉檀怒攻昌松守孟禕于顯美隆遣將救之畏懦不敢進明年正月傉檀克顯美執禕而去傉檀責禕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望旗歸附恐獲罪于執事矣傉檀嘉之以爲左司馬禕曰呂氏將亡明公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于心竊未安若蒙大惠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歸之姑臧大饑斗米直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二月後秦遣席確來觀釁且徵超爲質蒙遜來伐隆求救于南涼傉檀救之未至而蒙遜敗留穀萬餘斛且結盟傉檀聞之徙昌松民五百餘戶而去于時姑臧城門晝閉樵采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數百隆皆坑之三月利鹿孤死傉檀立偁涼王十月來攻姑臧是時蒙遜傉檀互來攻隆饑疲不能自立因後秦之徵超爲質也明年七月使超求迎于後秦後秦遣齊難率步騎四萬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道旁難使其司馬王尚行刺史還隆及宗族僚吏人民萬餘戶于長安至拜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拜超安定太守姚弼之亂隆超俱被殺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畔也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代者乃王尚也

論曰光之臨殁諄諄以閱牆爲慮倘所謂知子莫若父者乎紹祕不發喪寶萌猜忌不能殺纂特懦弱耳史言顧念父命寧死不忍未足爲信也

南涼禿髮氏

禿髮氏河西鮮卑也其先與魏同出有匹孤者自塞北遷河西妻胡掖氏生子于被中故以禿髮爲氏禿髮者華言被覆也名曰壽闐壽闐孫樹機能泰始中亂涼州爲馬隆所誅從弟務桓卒子椎斤年百十歲卒子思復鞬思復鞬長子曰奚于助張大豫攻姑臧爲呂光所殺次烏孤次利鹿孤次傉檀次俱延次文真傉檀最愛思復鞬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藝榦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子皆重傉檀思復鞬卒烏孤立用大將紛陁策務農桑禮賢俊脩政刑修鄰好太元十九年

呂光使拜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封廣武侯烏孤訪于羣下多言士馬強盛何爲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光若致死何以禦之將求大伸而憚小屈乎乃受之明年七月西破乙弗折掘諸部十月築湟中廉川堡而居之廣武人趙振好奇略棄家來奔烏孤與語大喜以爲左司馬呂光進封烏孤廣武公又受之十二月破鮮卑意雲部明年六月光偁天王復使拜官烏孤不受留其鼓吹羽儀而遣之隆安元年正月自偁大都督大單于西平王改年太初攻涼金城涼將來赴敗之街亭七月涼郭黁王乞基畔明年二月涼揚軌畔皆來求援遣利鹿孤傉檀助之既而黁等皆敗九月軌乞基來降屯于廉川羌酋梁飢攻敗軌軌西屯乙弗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涼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質請救諸將憚飢強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尚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如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烏孤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進擊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又拔之單騎奔澆河斬首數萬以玄明爲西平內史于是涼樂都守田瑤湟河守張裯澆河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十一月軌乞基率數千騎來歸十二月更偁武威王以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宗族爲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進位有差明年正月徙治樂都利鹿孤鎮安夷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以楊軌爲賓客內外才俊咸得其任烏孤從容謂其羣臣曰河隴區區數郡遭亂分裂遂至十餘國其時偁王者涼及西秦凡四此言十餘國蓋統休官掘疊吐谷渾乙弗折掘諸部而言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權臣擅命且遠隔千里無能爲患呂光耄而子弱纂弘有才而相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不過二年可以得志姑臧舉二寇不待攻而服矣六月以利鹿孤

爲涼州牧代傉檀鎮西平召傉檀入錄府事爲幷吞之計八月烏孤醉墜馬傷脅遂卒遺命立利鹿孤欲以次傳傉檀利鹿孤立號諡烏孤曰烈祖武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八月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聘于北涼十二月呂光殂呂纂弒紹自立命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屯昌松漠口以逼纂明年正月改年建和四月纂來攻敗諸三堆五月楊軌田玄明謀畔覺死六月呂纂襲段業傉檀襲姑臧以救之徙其戶八千七月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來降已而奔興九月李暠畔段業稱涼公明年正月利鹿孤欲稱帝鍮勿崙曰吾自上世以遷徙爲國今舉大號必立都邑儲倉庫啓敵人之心非良策也不如處晉民于城郭勸農桑以供資儲率國人習戰射敵弱則乘之強則避之安用虛名爲世質的哉利鹿孤曰卿言是也乃更稱西河王以傉檀爲涼州牧督中外錄尚書二月呂隆弒呂纂而立六月沮渠蒙遜弒段業而自立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懼遂來請降十二月涼攻焦朗朗求迎傉檀至涼兵已退朗復拒守將攻之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以德爲怨棄士民以資敵非計也不如善諭之傉檀從之與之和而去之明年二月呂隆爲蒙遜所逼來求援婆衍崙曰姑臧飢弊蒙遜縱克之弗能守也適爲吾取耳勿救便傉檀曰姑臧形勝地豈可使蒙遜據之救之便遂使傉檀救之卒拔焦朗以歸三月利鹿孤卒遺令立傉檀利鹿孤在位端拱而已軍國之事皆任傉檀嘗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大王命將出征戰克之後不以綏定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畔此所以拔城斬將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稱善然卒弗能改也傉檀諡利鹿孤曰康王

傉檀以元興元年三月立更稱涼王改年弘昌大城樂都而還焉乞伏乾歸之奔後秦也先質熾磐于西平熾磐亡利鹿孤追執將殺之傉檀以爲孝而免之及是又亡傉檀歸其孥十月攻姑臧十二月後秦盡拜河湟諸國官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而使王松悤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真擊虜松悤傉檀懼送還長安深自陳謝明年七月復攻姑臧呂隆求迎于後秦後秦兵至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後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之傉檀既畏後秦之強又欲得姑臧明年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使關尚聘于後秦後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大城樂都豈純臣之道乎尚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故爲國家設重門之防陛下何嫌焉興悅十月命將破西南羌獻捷于後秦求領涼州興弗許加散騎常侍義熙二年六月攻蒙遜至赤泉復獻所獲馬三千匹羊三萬頭于興興以爲忠乃拜河右都督涼州刺史傉檀聞命率步騎三萬疾入姑臧遣王尚還朝興旋悔之弗及八月燕羣臣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昔張文王始構此堂欲爲萬世之業未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處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此讜言也留從弟文支鎮之自還樂都使使通好于西涼十一月徙都姑臧明年七月將畔後秦使結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伐蒙遜敗于均石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畔降蒙遜十一月夏主劉勃勃來攻南鄙大略而東追戰陽武下峽敗績乃徙三百里內百姓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以作亂一夕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宣言于衆曰主上陽武之役恃衆故也責躬悔過何損于明而諸君遽從小人爲逆乎殿中兵今至汝屬無類矣衆皆楲走七兒奔晏然追斬之梁裒邊憲等七人謀反覺死明年五月後秦使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論當世大略從衡無窮宗退歎曰奇才不必華夏明識不在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興曰勃勃烏合

猶能破之我何懼不克宗曰傉檀之敗輕勃勃也大軍若至必懼而謀臣竊觀諸將無出傉檀右者雖以天威臨之攻守異勢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中軍弼後軍斂成率衆三萬詐佴邀擊勃勃傉檀信之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覺其詐閉城拒之弼諭霸降霸曰汝違盟伐順天地所不祐吾寧死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死之弼薄姑臧傉檀城守出奇兵擊破弼弼退屯西苑城中王鍾等謀應弼覺傉檀欲戮首謀而赦其餘伊力延曰強寇在外姦人竊發事勢至危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從之戮五千餘人以婦人爲軍賞命諸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放兵鈔之俱延敬歸擊之斬七千級弼固壘不出七月興使顯援弼聞弼失利倍道來赴九月至姑臧弼被逼于西苑水道斷軍渴雨甚壞堰軍始復振顯使善射者孟欽等五將挑戰涼風門矢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斬之顯乃委罪于斂成遣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報謝焉十一月復佴涼王改年嘉平立虎臺爲太子封授有差義熙六年四月掠北涼臨松民千餘戶蒙遜亦來掠顯美鮮卑戶數千俱延追之大敗自率五萬騎攻之戰于窮泉又敗蒙遜乘勝圍姑臧城中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諸郡皆降于蒙遜送質求和蒙遜甫退而后弟折掘奇鎮據石驢以畔傉檀既懼蒙遜之逼又恐嶺南郡縣爲奇鎮所扇動遂徙還樂都留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甫出城城中人閉門推焦朗爲主以降蒙遜敬歸討奇鎮敗死蒙遜來伐遣將乘虛襲其後徙三千餘戶于西平明年二月蒙遜圍樂都取質而去吐谷渾來攻虎臺禦之敗績傉檀欲復攻蒙遜孟愷諫弗聽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戶五千屈右曰今既獲利倍道趣度險若蒙遜卒至徙戶內畔危道也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何爲疾走致損貲實乎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棄輜重而遁蒙遜遂圍樂都取質而去明年四月熾磐來取白土六月乾歸遇弒熾磐立十月蒙遜還姑臧明年四月攻蒙遜連敗樂都被圍湟河降于蒙遜質俱延乃罷明年五月乙弗諸部皆畔傉檀欲擊之孟愷諫曰以歲之洊饑上下疲弊南逼熾磐北逼蒙遜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結好熾磐以乞糴撫雜部以足兵俟時後動易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弗聽戒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獨慮熾磐耳謹守樂都吾一月必返矣率七千騎而西熾磐果來襲尉肅謂虎臺曰外城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臣等率晉人拒戰于外縱其不捷猶足自存弗從虎臺疑晉人之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諸內孟愷泣曰國家危如累卵愷等進圖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殿下乃疑之若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姑以君等安之耳旬日而城潰虎臺被執樊尼奔告傉檀傉檀已破乙弗虜雜畜數十萬而還聞樂都不守泣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爲虜寧能與吾因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引軍復西軍潰而東唯樊尼及紇勃洛肱陰利鹿從焉傉檀嘆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于吾今將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既而曰與其聚而皆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長兄子宗部所寄可與紇勃洛肱北歸蒙遜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陰利鹿卒從傉檀曰不念卿母乎利鹿泣曰忠孝不兩全臣不才不能爲申胥其敢違左右傉檀諸城皆下獨尉賢政守浩亹不下熾磐使虎臺手書諭之賢政怒曰汝爲儲君不能殉社稷棄父忘君何面目與義士語乎聞傉檀至左南而後降熾磐初待傉檀以上賓之禮封左南公既而鴆之幷殺虎臺其族降沮渠者後皆入魏魏以其同源也賜姓源氏

論曰涉攻取之世不務安其民而欲以力劫之未有能久存者也方傉檀未有姑臧也其勢熊熊炎炎若不可遏既已得之敗不旋踵彼其以兵爲爪牙日搏以噬艸芥敵人之民以及其民是以棄捐哲謀挑釁稔怨至覆亡而不悔也韋宗乃歎其神駿至于輕中國薄詩書

豈不悖哉

北涼沮渠氏

沮渠蒙遜者臨松盧水胡也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世居盧水爲酋豪祖祁復延當後趙時封北地王父法弘苻堅中田護軍蒙遜博學曉天文雄桀滑稽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爲光西平太守叔父麴粥爲光三河太守從呂延伐乞伏乾歸延敗死麴粥謂羅仇曰光素殘刻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日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以忠孝著于西方寧人負我耳已而皆被殺蒙遜以喪歸葬諸部姻族會者萬餘人蒙遜哭請其衆欲以報讎諸部皆從之殺光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殺縣令井祥南據金山而蒙遜從兄男成爲光晉昌太守聞蒙遜起逃奔貲虜中合衆數千進攻酒泉不克東屯樂涫蒙遜爲呂纂所敗入保山中而光酒泉守壘澄率趙策等攻男成于樂涫皆敗死于是男成南攻建康說太守段業畔涼隆安元年推業爲龍驤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建康公改年神璽業拜男成輔國將軍酒泉太守任軍國事蒙遜聞之往從焉拜鎭西將軍張掖太守（是時酒泉張掖皆屬呂光此特假授）耳

明年蒙遜將攻西郡衆皆非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卒攻之引水灌城城潰執其太守呂純于是晉昌守王德燉煌守孟敏皆以城降業拜敏沙州還德酒泉封蒙遜臨池侯拜晉昌太守六月男成王德攻張掖呂弘棄郡奔姑臧業徙治張掖還蒙遜守張掖十月業築西安城命臧莫孩守之初業欲追呂弘蒙遜諫弗聽果爲弘所敗及是又言莫孩非綏御材弗聽果爲呂纂所破業自是忌蒙遜蒙遜懼禍深自晦匿明年二月業偁涼王改年天璽以蒙遜梁中庸爲尚書左右丞五月呂光命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于南涼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赴救紹纂引軍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覦之心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未可克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三國軍皆罷八月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十二月呂光殂其子纂弒其弟紹而自立明年業以李暠守敦煌既而使索嗣代之爲暠所敗男成譖殺嗣晉昌守唐瑤畔附暠酒泉守王德亦畔自偁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德德奔瑤蒙遜追至沙頭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命沮渠益生守酒泉業益忌蒙遜徙爲臨池太守而以門下侍郎馬權守張掖十一月李暠自偁涼公（十六國春秋唐瑤王德畔在正月蒙遜破德遷官在四月通鑑四月業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軍事十一月瑤畔附暠暠遂偁涼公改元庚子德亦畔自偁沙州刺史清事互異今惟暠改元紀月）馬權侮蒙遜蒙遜譖殺之因謂男成曰業愚暗非濟世才心腹惟馬權索嗣今皆已死吾欲殺業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背之不祥乃止明年正月蒙遜求出守西安業喜許之蒙遜與男成期同祭蘭門山（卽合黎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逆期以假日發若求祭蘭門山則臣言驗矣至期果以請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逆臣以兄弟故隱之恐臣在而部衆不從也故約臣祭山而白諸王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蒙遜必反臣奉命討之蔑不克矣業弗聽殺男成蒙遜乃泣告其衆欲爲男成報仇衆皆奮至氐池臧莫孩來降羌胡咸應進壁侯塢業先以疑幽其右將軍田昂至是召謝之使與梁中庸拒蒙遜昂先降軍潰中庸亦降五月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納之業左右皆散遂爲蒙遜所殺六月蒙遜自偁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改年永安（十六國春秋云是月李暠改年庚子與蒙遜相抗按是年辛丑通鑑暠上年改年）七月後秦攻呂隆蒙遜懼使李興聘焉八月酒泉涼寧二郡畔附李暠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大懼遣弟挐及長史張潛見姚碩德于姑臧求率衆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遷挐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盡將還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乎臧莫孩亦贊挐計乃

斬潛龍東遷下書省徭盡地力以子奚念為質降于利鹿孤利鹿孤曰奚念年少可遣拏也十月蒙遜上疏于利鹿孤曰苟有誠信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利鹿孤怒來伐執從弟鄯善苟子虜戶六千十二月使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拏為質乃歸所掠罷兵明年二月伐呂隆敗還（十六國春秋蒙遜本錄云與傉檀共攻涼州與呂隆利鹿孤錄不同本錄誤也）三月禿髮利鹿孤卒傉檀立十月李暠執酒泉太守益生十二月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暠明年六月臧莫孩破山北虜徙戶五千八月後秦將齊難迎呂隆于姑臧因來伐臧莫孩敗其前鋒遂及難平遣拏入貢十月後秦來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蒙遜聞傉檀之封廣武公不悅詰使者使者曰傉檀款誠未著故朝廷羈以虛名耳姚晃尹緯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財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歸漢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然則不封張掖何也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爾蒙遜悅乃受命（通鑑後秦封河湟諸國在上年使至在本年十六國春秋姚興錄封國在本年十月蒙遜錄本年以後諸事俱遞遲一年按臧莫孩戰功與秦迎呂隆相次秦既迎隆因封禿髮沮渠李暠情事最合故從後秦錄皆在本年）義熙元年十一月李暠遷都酒泉明年六月後秦予傉檀姑臧八月傉檀通好于李暠蒙遜伐暠敗諸安彌明年六月劉勃勃畔後秦俾夏九月傉檀來伐敗諸均石取日勒明年十一月傉檀復俾涼王義熙六年三月大破傉檀于窮泉圍姑臧取質而還焦朗以姑臧來附八月敗李暠世子歆于馬廟擒其將朱元虎暠來求和歸元虎結盟而還明年二月拔姑臧以焦朗歸封拏安平侯拜秦州刺史鎮姑臧再伐傉檀皆圍樂都取質而還拏卒以從祖益子代之七月遣百年襲暠兵敗被執明年十月還都姑臧十一月俾河西王改年玄始（十六國春秋紀年自此下與通鑑合）明年四月立世子德政傉檀來伐連敗之圍樂都降其湟河守將禿髮文支鎮軍成宜侯八月伐傉檀取質而還自是西平以南多來屬傉檀僅守樂都而已十月襲卑和烏啼二部獲戶二千明年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熾磐復俾秦王十二月朱齡石遣使來聘明年三月取熾磐廣武郡破其援軍于浩亹及勒姐嶺五月遣舍人黃迅因益州刺史朱齡石上表請為劉裕右翼以清中原夏遣烏洛孤來結盟使弟湟河太守漢平如夏涖盟漢平還為熾磐所攻降之明年二月及熾磐平明年二月李暠卒子歆立四月伐歆敗還（十六國春秋在九月）九月晉滅後秦明年十月後秦故將姚艾自西秦來奔拜征南將軍命與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儀遣使俾藩于晉詔拜涼州刺史閱一年宋受禪八月僞攻西秦浩亹以致李歆潛還屯川巖且騰露布言已克浩亹將進軍黃谷歆果來襲逆擊斬之進克酒泉（此事十六國春秋誤在上年按是年庚申蒙遜云太歲在申未可西行是其證也）歆弟恂據燉煌明年克之蒙遜既滅西涼數與西秦構兵世子德政拒柔然被殺更立興國興國為西秦所執更立菩提俾藩于魏遣子入侍魏封為涼王索其所奉沙門曇無讖蒙遜不遣由此致釁宋元嘉十年蒙遜寢疾國人以菩提幼弱共立其兄牧犍為世子蒙遜卒牧犍立七年而為魏所滅

論曰石氏姚氏最號為信奉沙門佛圖澄鳩摩羅什尤著然未有專以男女之事誨婬惑衆如無讖之甚者也蒙遜惑之抗大國之威貽子孫之禍傷已然無讖亦以見危欲去自取刑戮云

西涼李氏

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後也高祖雍曾祖柔並歷郡守祖弇為張軌武衛將軍天水太守父昶早卒遺腹生暠母改適宋氏生繇暠好學有文彩稍長習武藝讀孫吳兵法嘗與宋繇及呂光太史令郭黁同宿黁夜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然貴緣李君李君終當有國士之分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段業之俾涼州牧進燉煌守孟敏刺沙州署暠效穀令敏卒燉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暠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歸言于暠曰段業無經濟才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于業業以爲安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西胡校尉既而索嗣言暠不可使據方任業遂命嗣代之繇與效穀令張邈勸拒之暠使繇以甘言往而命二子歆讓逆戰破嗣上表自理業殺嗣以謝分燉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爲涼興郡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鎭西將軍領西夷校尉以安之隆安四年也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畔業移檄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秦涼二州牧涼公暠去業年號但稱元年冠以庚子遣宋繇東伐至于玉門止屯廣田積穀爲持久計明年六月段業爲沮渠蒙遜所弑酒泉涼寧皆來附明年蒙遜西郡守梁中庸來奔明年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明年世子譚卒九月立歆爲世子義熙元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涼公改年建初于是述祖父世爲晉臣涼州傾沒己欲興復及權宜假號建年之意使舍人黄始梁興閒行奉表詣建康十一月徙治酒泉明年八月南結禿髮傉檀以逼蒙遜鄯善前部來貢方物九月蒙遜來攻至于安彌明年十二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閒行奉表詣建康明年禿髮傉檀據姑臧復稱涼王閒一年蒙遜取姑臧八月來伐歆禦之敗于馬廟及蒙遜盟明年八月蒙遜將沮渠百年來襲暠曰蒙遜新與吾盟而復來襲其氣不直易衰竭也堅守不與戰百年糧盡引還世子歆邀擊獲之明年十月蒙遜還于姑臧明年南涼亡蒙遜取其河湟之地義熙十二年六月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暠曰蒙遜爲百姓患吾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相爲陳之若直倡大言將使吾疲民以結怨邪承明慚而退暠好爲文詞見志亦以訓誡諸子喜緣飾祥瑞以自表異然亦愼刑重農勤恤民隱而煦嫗之故年穀頻熟百姓樂業明年正月寢疾命長史宋繇輔世子二月卒號謚太祖武昭王子歆立

歆字士業父時數將兵有功既卽位改年嘉興三月蒙遜張掖太守廣宗詐降歆使温宜先驅自勒大軍爲後繼蒙遜設伏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戰于鮮支澗擐甲先登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俘斬七千級蒙遜乃城建康置戍焉八月晉滅後秦明年九月蒙遜來攻將距之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去歆遣使告襲位十月詔拜都督七郡鎭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封酒泉公歆用法嚴好興土功明年六月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兼幷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繇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裁之由實在乎此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又上疏曰臣聞政之不修天垂災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前殿俄而秦入姑臧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于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稱制三年中地震五十餘所先王龍興于瓜州蒙遜殺業于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室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災之大者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

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以清儉素德爲榮息玆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不納明年宋受禪蒙遜詐攻西秦以誘歆歆襲之敗死弟恂據燉煌明年亦爲蒙遜所滅

晉略國傳十

代魏拓跋氏

拓跋氏自言黃帝之後上世有毛者居北荒五世至推寅謀南徙未行而卒又八世至詰汾始居匈奴故地是生力微隸沒鹿迴部帥竇賓賓攻西部兵敗失馬力微以所乘馬脫賓賓妻以女使居長川賓卒其子將攻力微力微殺之而并其衆始遷定襄之盛樂魏晉時遣其長子沙漠汗入質後歸國沙漠汗有才略晉幽州都督衛瓘行反間殺之力微俄卒年一百有四歲子悉鹿立卒弟綽立卒沙漠汗子弗立卒力微子悉祿官立分國爲三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悉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北使沙漠汗子猗㐌統之一居盛樂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㐌強盛南督并州雜胡徙諸雲中五原故地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至杏城北八十里與晉分界北度漢西降三十餘國助東嬴公騰討劉淵騰假猗㐌大單于猗㐌卒子普根代統中部其後悉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永嘉四年遣弗子鬱律助劉琨破劉虎琨上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始有句注陘北地建興元年以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築新平城于㶟水陽黃瓜堆使其子六修鎮之建興三年進封代王始置官屬六修素領兵而猗盧寵其少子六修怒不庭明年三月發兵討之爲六修所弒普根誅六修立月餘卒子幼普根母惟氏立之又卒國人立鬱律自六修之亂代以衰耗鬱律立代復強惟氏恐不利其子太興四年殺鬱律而立普根弟賀傉鬱律子什翼犍尙幼其母王氏匿諸袴中以免賀傉少惟氏爲政聘于石勒石氏謂之女國使太寧二年賀傉始親政以諸部多未服乃城東木根山而居之明年卒弟紇那立成帝初爲石虎所敗徙都大甯鬱律子翳槐居其舅賀蘭部紇那使索之弗得以宇文之師擊之不克咸和四年賀蘭藹頭與諸大人共逐紇那而立翳槐紇那奔宇文翳槐質其弟什翼犍于後趙以和咸康元年藹頭不恭翳槐將召戮之諸部皆畔紇那入翳槐奔後趙咸康三年後趙納翳槐紇那奔燕明年翳槐卒遺命立什翼犍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屈弟孤仁厚諸大人殺屈立孤孤不可自迎什翼犍于後趙請身代質後趙義而俱遣之什翼犍立改年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任燕鳳許謙以政置百官明法禁令簡而肅百姓安之自賀傉時諸部離畔及是咸附代語謂他國民來者爲烏桓烏桓漸多分爲二部弟孤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求昏于燕燕王慕容皝以妹妻之大會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世以遷徙爲業一旦城郭居寇來無所避乃止咸康六年始復都盛樂建元元年慕容妃卒復求婚於燕燕又妻之升平四年又卒隆和元年復求昏于燕太和元年使燕鳳入貢于秦明年伐劉衛辰河仌未合以葦絙約流澌散葦其上立成浮梁衛辰出不意舉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咸安元年長孫斤謀弒逆世子寔擊殺之寔亦被傷死寔妃賀氏遺腹生圭太元元年衛辰乞師于秦以復仇秦兵大至白部獨孤部拒戰不勝南部大人劉庫仁以十萬騎戰于石子嶺又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皆畔鈔寇四起無所芻牧牛馬復度漠南聞秦兵漸退乃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既死子圭幼而慕容妃所生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尙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必先殺汝不見諸子戎服夜繞帳乎伺便發矣寔君信之遂殺諸弟而弒什翼犍惟窟咄得免諸子婦使部人夜告秦師秦師至衆潰圭母賀以圭走依賀訥秦王苻堅召問燕鳳鳳具以狀對堅爲戮寔君及斤欲遷圭長安鳳請曰代王初亡羣下畔散其別部庫仁衛辰最強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詐皆不可獨任宜分其部兩存之兩人素相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圭少長而立之所以存亡繼絕也堅從之分河以東屬庫仁西屬衛辰而以窟咄歸賀氏將圭居獨孤部與

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庫仁奉圭謹堅以爲忠貴異之衞辰不服因畔秦庫仁擊破之取其河西地慕容垂之畔秦也堅子丕被攻于鄴庫仁救丕其下憚役殺庫仁弟頭眷領其衆明年庫仁子顯殺頭眷而自立遂欲殺圭圭姑爲顯弟亢𨛬妻以告賀氏顯謀圭梁六眷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圭賀氏夜醉顯使圭與長孫犍元佗等輕騎亡去向晨故驚廄馬顯出視賀乃哭曰吾子適在此忽不見誰殺之邪顯以故不追圭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庾和辰奉賀氏以從圭圭得衆訥弟染干忌之使其黨賊之尉古眞以告賊不得發染干遂圍圭賀氏詬曰殺吾子將焉置我染干慚而罷十二月拓跋紇羅羅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圭復爲代王太元十一年正月大會于牛川卽代王位改年登國初賀氏夢日出室內而娠圭生而體重倍常兒弱而能言目有光廣顙大耳衆固已異之矣遭亂流離卒復其國復都盛樂北負陰山南控河務農息民國以安富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眞率所部來降奴眞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眞請召犍讓使統部犍使弟去斤齎金馬謝賀訥染干曰我遇汝兄弟厚今得衆宜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忠于代以部讓汝欲共爲義也汝等無狀乃謀畔乎殺犍及去斤染干攻之奴眞訴于圭圭讓染干兵乃罷四月改國號曰魏八月劉顯迎窟咄于西燕將立之圭使安同乞師于後燕未至窟咄稍前逼圭染干又侵北部普洛亡奔衞辰圭自弩山犇牛山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後燕師于高柳窟咄進戰高柳合擊大敗之殺窟咄悉收其衆後燕因封圭上谷王圭拒不受劉顯尙強明年乞後燕師共攻之顯奔西燕明年八月使九原公儀聘後燕後燕主慕容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對曰先王與燕比肩事晉世爲兄弟臣今奉使禮未失也垂曰吾今威加海內豈得以昔日爲比對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還言于圭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才氣非少主臣燕主殁內難必作矣明年襲破高車又破吐突隣部于女水明年會後燕師破降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徙賀蘭部于東境使弟觚獻見于後燕明年染干謀殺賀訥訥知之舉兵相攻與後燕共破滅之七月復使觚于後燕垂留觚求馬圭怒絶之初柔然部世服于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死部分爲二長子匹候跋居東次子縕紇提居西代之中絶也柔然附于衞辰及圭立諸部皆服柔然獨不附十月擊之柔然遁追之度磧及于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屋擊收餘衆走使長孫肥追之斬屋擊平望川匹候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其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衞辰圭自追及之亦降徙其部衆雲中衞辰子直力提來攻南部十一月拒破之遂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入其國破其所居悅跋城遂收河南地衞辰走死宗黨五千餘人皆駢戮惟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太元十九年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故衆西走長孫肥追斬曷多汗社崙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已而襲殺匹候跋掠五原以西北走度漠明年後燕太子寶來攻用張袞策渡河避之後燕師退追敗之參合禽諸王文武將吏數千人擇有才用者留之餘欲放歸以招中州人士王建進曰燕衆強盛我幸而大捷乃更縱其爪牙使得搏噬乎于是盡阬之明年後燕主垂自將陷平城陳留公虔戰死諸部皆貳圭將出走會垂疾篤退師殂于上谷于是張恂勸圭進取中原七月改元皇始八月大舉攻後燕步騎四十萬旌旗二千里南出馬邑踰句注左將軍李栗將五萬騎前驅別將東出軍都襲幽州大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使騎環城譟而去之慕容農出戰敗逃歸長孫肥及諸潞川盡獲其妻子并州悉下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盡其言稍可用輒擢之以張恂等爲諸郡太守勸課農桑十月使于栗磾公孫蘭步騎二萬潛自

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以趣中山李先降以爲長史進拔常山十一月使儀以五萬騎攻鄴王建李栗攻信都自攻中山不克引而南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主聞宏名追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䟽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明年正月克信都二月敗後燕主寶于柏肆多降朝臣將士張袞素言崔逞才及是得之以爲尚書使攝三十六曹事柏肆之役燕人夜入魏營主出屯冢上還擊乃破之亡卒歸傳言王敗不知處于是晉陽守將封真反攻幷州刺史素延素延擊斬真南安公順守雲中欲攝國事莫題諫而止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皆畔順擊之不克命庾岳將兵還定三部國人乃安主欲撫慰新附深以參合之誅爲悔三月後燕主寶夜去中山城中無主主欲入王建請俟旦城中人乃推慕容詳爲主復攻之不能克主使登巢車諭之曰汝主已棄汝去汝曹復誰爲守乎百姓對曰懼如參合主顧建而唾其面四月罷圍就穀河間命儀去鄴屯鉅鹿積租楊城五月進儀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衞王七月慕容麟入中山殺詳八月移軍九門大疫人畜多死諸將或思歸主奮曰疫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人羣臣乃不敢言慕容麟去中山就食新市九月甲子晦主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主曰武王不以甲子興乎敗麟義臺麟奔鄴克中山公卿將士降者尚二萬餘人張驤李沈先嘗降魏已而亡去及是復降皆赦之收燕璽綬圖書府庫夷殺觚者五族謚觚曰秦悼王明年正月取鄴河北悉定主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至鄴置行臺以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共守遂還中山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于中山命儀守之遵戍合口然後西還徙山東夷晉四十六萬口以實代主既西山東盜起諸將頗擊定之三月徵儀入輔命遵代守中山四月進封遵常山王七月遷都平城建宗廟立社稷營宮室宗廟歲五祭分至及臘十二月偁帝改年天興隆安二年也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帝力微曰始祖神元皇帝什翼犍曰高祖昭成皇帝倣古制立郊廟朝饗禮樂惟孟夏親郊餘多攝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東至代郡西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以收入定殿最是歲仇池來稱藩明年正月北巡命常山王遵等三軍東出長川高涼王樂真等七軍西出牛川自將大軍中出駮髯水以襲高車二月破三十餘部獲口七萬馬三十萬牛羊百四十萬衞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七部獲口二萬馬五萬牛羊二十萬是月取後燕滑臺三月還平城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如令僕故事置五經博士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用博士李先議收郡縣書籍七月晉洛陽守將爲後秦所攻來乞師命穆崇救之未至而陷崇留鎭野王主性驚刻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主大好之崔逞盧溥皆張袞所舉也前圍中山乏食逞請賦桑椹以當租且曰飛鴞食椹而改音詩所偁也主陰銜之後秦寇晉襄陽晉雍州刺史郗恢求救于常山王遵書中偁主爲賢兄主怒命袞逞爲畣欲以辱之而荅書偁晉帝爲貴主主益不悅逞之來降獨攜幼子頤留其妻及四子于冀州後奔南燕主以是幷責逞殺之盧溥又降後燕遂幷罪袞黜爲尚書令史都坐大官封懿左將軍李栗並坐簡慢懿廢栗誅方士董謐獻服餌仙經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鍊百藥封西山供薪蒸藥成啖囚囚人多死然猶信之訪求不已閒一年南侵許昌彭城西攻後秦高平東取後燕遼西戍令支明年後燕復取遼西柔然睦于後秦主數擊破之社崙遁走漠北奪高車故地居之擊幷匈奴遺種日拔野雞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

臨大漢諸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五月後秦來取乾壁十月覆後秦師于柴壁進攻蒲坂柔然入邊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柔然已去追之不及明年十月立子嗣爲齊王加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十一月襲破高車餘種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明年罷不滿百戸縣置六謁官準六卿列爵四等大郡王小郡公大縣侯小縣伯其品第一至第四散官五等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品比散官百官有闕則取而補之官名放上古龍烏十月改年天賜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明年罷尚書三十六曹明年州置三刺史郡守縣令長亦如之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以爵歸第明年五月及後秦平常山王遵有罪自殺八月殺司空庾岳明年殺高邑公莫題明年四月天安殿東序震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並毀之初圭服寒食散藥發躁擾至是寖劇又數有怪占者多言急變生肘掖圭憂懣或忘寢食追計生平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叵信方奏事追記舊惡輒殺之顏色行步詞氣少失調輒以爲懷惡心往往手自擊殺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百僚惴慄廢職守盜賊公行圭知之曰朕故縱之過栽年當更清治耳八月衞王儀有罪自殺十月將立齊王嗣爲太子先殺其母劉貴人召諭嗣嗣悲不自勝圭怒嗣還舍日夜號哭圭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避之俟怒解而後謝乃將帳下車路頭王洛兒出亡清河王紹兇狠無賴圭嘗怒之倒懸井中幾死是日譴紹母賀將殺之賀報紹求救紹與宦者宮人謀夜踰垣入弒圭天安殿嗣既立號謚圭曰太祖道武皇帝墓曰金陵

嗣圭長子也將立爲太子遭怒出亡聞圭爲清河王紹所弒還宿王洛兒家紹素恨嗣既弒父將并殺兄獵郎叔孫俊與拓跋屈之子磨渾自言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求之出執以詣嗣大臣安同等聞嗣在爭出迎誅紹及其黨而後即位改年永興義熙五年十月也公卿先罷歸者悉起用十二月柔然來侵明年正月命長孫嵩擊之詔徙郡縣豪民于代民不樂徙吏逼之相聚爲盜欲赦之以訪八公屈曰民亡爲盜不罪而赦之不順不如誅其首惡而後赦之崔宏曰聖主務安民不與較勝負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先誅後赦兩不能去曷若一赦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從之遂定四月嵩師還柔然追圍嵩牛川嗣自將擊之社崙走死弟斛律立是爲藹豆蓋可汗義熙九年吐京離石胡畔命屈督劉絜魏勤擊之胡引夏兵邀禽絜勤戰死屈亡二將當死以磨渾功赦之使攝并州屈復縱酒廢事乃徵還斬之十一月請昏于後秦明年正月改年神瑞二月夏侵蒲子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吐京護軍七月使陋孫如後秦于什門如北燕悅力延如柔然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尉太真參軍奉真書使于太尉劉裕于什門至北燕北燕主馮跋幽之十一月校守宰貲財非家所齎悉簿爲贓十二月柔然來侵擊走之追軍多凍死河內人司馬順宰自偁晉王攻之不克博士祭酒崔浩宏之子也進講易洪範占對栽異多驗遂預軍國大計明年河西飢胡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單于司馬順宰爲之謀主四月遣公孫表等五將攻之戒之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南岸然後可擊也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飢死十月太史令王亮蘇坦言于嗣曰案讖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訪羣臣崔浩周澹曰山東以國家居廣莫之地民畜無涯號爲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啓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死亡必多舊都兵少柔然及夏皆將窺覦遠隔恆代難以赴救是爲聲實俱損也來春艸生湩酪將出兼以果菜得及秋孰則事濟矣嗣曰來秋又飢將若之何對曰且簡貧戸就食山東來秋復飢當更圖之方今遷都實爲未便嗣悅躬耕勸農民遂富安公孫表至上黨胡人已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表謂胡內亂易克不會後秦而擊之大敗明年四月改年泰常八月嗣訪羣臣曰胡畔踰

年討之不克威秋發兵又妨農功爲之柰何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終不成大患表等非力不足但處分失宜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督之必有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幷州著威信可使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九月斬虎及順宰俘其口十萬劉裕伐後秦前鋒王仲德由淸入河兗州刺史尉建棄滑臺北度仲德入滑臺嗣聞之使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將尉建濟河斬于城下呼晉軍問狀晉人曰吾自河入洛掃淸山陵適欲假道魏將已去因借空城暫息兵馬行當西矣和好如故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明年二月裕將入河先使來假道會後秦求救者亦至詔議之皆曰晉水軍焉能攻潼關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意未可測且秦姻也請發兵斷河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志在必取若遏其師是代秦受兵也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豈可復構釁于晉乎宜聽裕西而陳兵塞其東裕捷必德我不捷我亦不失救秦且南北異勢借使國家捐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安足患乎社稷大計豈顧一女子議者曰裕西入關恐吾斷其後北上秦必不能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不能決乃命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軍事娥淸阿薄干將十萬騎循北岸裕竟西上阿薄干邀之敗死乃恨不用浩言五月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請發兵絕裕歸路嗣問浩曰裕伐秦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虛名而少實用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兵精將勇何故不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國人歸之若夜蟲之赴火裕起寒微不階尺土滅玄復晉禽超循所向無敵豈垂所及也曰裕旣入關不便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勃勃北有柔然並伺國隙陛下旣不可親征若遣諸將非裕敵也裕克秦必歸圖篡關中戎華雜處風俗勁悍施以荊揚之治譬猶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復留兵適資寇爾故臣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國家有也孰與勞師以遠攻乎嗣笑曰卿料之審矣勃勃何如對曰國破家亡寄命姚氏受其封植不酬恩義乘時徼利盜竊一方結怨四鄰毒害百姓掘豎小人終自夷滅何足算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矣然猶命嵩建各勒兵以俟八月後秦亡晉人在後秦者皆詣嵩降後秦將姚成都姚和都亦以鎮降十月召嵩等還明年二月晉人來聘十二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乃滅召問諸儒術士崔浩對曰烖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之篡也如是劉裕其代晉乎明年而裕爲宋王明年竟代晉當是時北方存者猶五國乞伏氏曰秦馮氏曰燕李氏曰涼沮渠氏曰河西赫連氏曰夏互相吞幷卒皆入于魏云

論曰王猛崔浩皆不欲其君以江南爲事雖其言不同而用意則一蓋鑒于晉武知堅凝之難也秦以強敗其驗近魏以南遷弱其驗遠魏之遷豈唯用夏哉其意固未嘗一日忘江南也故夫命世之傑必將內度其積累之厚薄食報之當否民情之向背子孫之能負荷而蚤爲之所則可以輯寧邦家而紓天下之禍詩曰無田甫田豈虛也哉

晉略國傳十一

晉略彙傳一

宗室

宣帝兄弟八人兄朗弟孚馗恂進通敏

朗之後

朗魏志有傳初未有子孚子望嗣後生子遺魏昌武亭侯遺又無子復以望子洪爲嗣焉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寬厚有孚風魏時官護軍加常侍與裴秀王沈鍾會並爲高貴鄉公所親待文帝擅政望不自安求出爲關中都督八年封順陽侯徵拜衞將軍領中領軍還驃騎司徒中領軍如故泰始元年封義陽王三年遷太尉四年吳施績寇江夏統中軍屯龍陂寇退班師丁奉寇芍陂再赴之奉退代石苞爲大司馬七年吳主自向壽春望以中軍屯淮北寇退班師是年薨年六十七望性儉而好貨子四奕洪整楙奕官黃門侍郎先望卒奕子奇襲奇亦好貨坐遣三部使至交廣貿易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貶三縱亭侯更以洪子章武王威襲威字景曜小字阿皮初襲父河閒封咸寧三年改章武太康九年襲義陽凶暴無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常侍倫篡使與黃門郎駱休逼奪璽綬遂爲倫中書令惠帝復阼告諸大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威誅復立奇爲棘陽王　河閒平王洪字孔業望子嗣遺者也魏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襄賁男泰始元年封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襲改封章武威繼義陽混襲章武官常侍薨京師陷混諸子皆沒胡唯少子滔初嗣新蔡者南還與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言兄弟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循議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旁親按滔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宜詔遼東發遣令還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薨子休襲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爲峻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官大宗正薨無子河閒王欽子範之襲官游擊大將軍薨子秀襲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妃桓振之妹也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整魏淸泉亭侯先望卒武帝以義陽國之隨縣追封爲王子邁襲太康九年以平林縣益邁封爲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泰始元年封東平王官尚書諂事楊駿駿敗坐死東安公繇方用事素善楙救之得免還大鴻臚加侍中未幾繇廢徙楙亦免歸國多殖貨財奢僭踰制趙王倫篡署衞將軍倫敗免繇復爲僕射舉楙鎭下邳加衞將軍再加車騎蕩陰之敗東海王越奔焉不納越兵迎大駕懼解徐州讓越自表以車騎將軍都督兗州領刺史詔卽授之刺史苟晞避位依范陽王虓楙徵斂無藝郡縣不堪命虓承制遣晞還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虓構兵兵敗還國光熙改元詣闕懷帝卽位改封竟陵拜光祿大夫越出鎭其黨何倫橫京師楙白帝請討之帝許諾既而不克帝委罪于楙楙奔竄得免越薨乃出京師陷爲亂兵所殺

孚之後

孚封安平王自有傳子九人邕望輔翼晃瓌衡珪景望出嗣朗

邕字子魁立爲安平世子官侍中步兵校尉先孚卒謚曰貞子三人崇隆承崇立爲世孫早卒承出嗣叔父翼泰始九年穆王隆襲咸寧三年薨無子國絕

太原成王輔魏野王太守泰始元年封渤海王咸寧三年改封太原官幷州監軍太康五年薨子三人弘緝韓緝出嗣叔父珪韓出嗣叔父晃弘襲元康初官常侍改封中丘三年薨子鑠襲

翼字子世魏虎賁中郎將無子邕子承嗣泰始元年封南宮縣王薨子佑襲

下邳文獻王晃字子明泰始元年封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
之偁九年出鎭成都以疾不行太康四年拜僕射出鎭臨淄惠帝卽
位入爲車騎領護軍守尙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子
二人裒緈裒早卒緈有篤疾別封㫮城縣王兄輔子韓襲官尙書薨
子韶襲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泰始元年封十年薨子顒襲咸寧三年改封河
間在八王傳子三人訟出嗣高陽其二子史失名隨死新安詔以彭城
王植子融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以彭城王釋子欽嗣襲
封樂成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美譽泰始元年封出爲鄴督六年入朝以
父老乞留供養拜尙書遷僕射十年薨無子太原王輔子哀王緝襲
咸寧四年薨無子太康二年以太原王世子顒子訟嗣降封眞定縣
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駙馬都尉汝陽子泰始元年封二年薨無子
安平世子邕子敦襲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諫議大夫樂安亭侯泰始元年封咸寧元年薨
子韜襲
　馗之後
馗魏魯相封東武城侯子三權泰綏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魏冗從僕射襲東武城侯泰始元年封出鎭鄴
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襲官後將軍侍中尙書永康元年代淮南王
允鎭壽春未發允討趙王倫不克死或云植助允倫忌之以憂薨子
二人釋融融出後河閒王顒康王釋襲官平南分魯之蕃薛益其國
薨子二人雄紘雄襲咸和初畔奔蘇峻峻平坐誅康王紘襲　紘字
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元帝承制以繼高密王據官前將軍雄誅還襲
彭城有風疾免官下其國臣嚴加防錄咸康八年薨子二人玄俊俊
出嗣高密王略玄襲官中書侍郎薨子弘之襲薨子邵襲薨子崇之
襲薨子緝之襲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魏扶風太守陽亭侯泰始元年封隴西王官
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還鎭成都偁疾不行轉鄴長安入爲僕射
又出鎭長安以疾還都永熙改元遷司空領太子太保加侍中給千
兵百騎楚王瑋被收泰將救之祭酒丁綏諫乃止瑋誅錄尙書遷太
尉守尙令改封高密元康九年薨泰廉靜遠聲色服膳如素士朝會
在路莫知其爲王公事親謹居喪哀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惟不能
振施然以節制與下邳王晃並偁諸王莫及焉子四人越騰模略越
別封東海騰出嗣叔父史失其名孝王略襲略有父風小心下士自常侍
出鎭沔南還臨淄逐青州刺史程牧自領刺史永興初劉伯根反略
不能制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還鎭襄陽流民王逌反討降之永嘉三
年薨子據襲薨無子彭城王子紘襲後還本更以紘弟恭王俊襲俊
字道度官常侍薨子敬王純之襲官司農少府薨子二人恢之法蓮
法蓮出嗣高陽王文深恢之襲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
諸陵宋受禪國除　東海孝獻王越初立爲隴西世子以功別封東
海在八王傳子毗官鎭軍沒于石勒元帝以子哀王沖襲永昌初官
中軍加常侍轉車騎驃騎咸寧七年薨無子成帝臨崩以子奕紹封
哀帝卽位奕徙琅邪國絕奕入纂大統被廢復爲東海王既而貶海
西公國又絕隆安三年詔以元顯子彥璋紹封爲桓玄所害國除
新蔡武哀王騰初封東嬴公官太常出鎭晉陽建武改元與王浚攻
成都王穎于鄴穎棄鎭走懷帝卽位還車騎鎭鄴改封新蔡王公師
藩汲桑寇鄴鄴中府庫空竭而騰私財甚饒吝不卹士事急賜人米
數升帛丈尺人不爲用棄城走爲賊將李豐所殺子四人虞矯紹確
虞有勇力逐豐豐投水死虞及矯紹並遇害莊王確襲還鎭許昌永
嘉二年爲石勒所殺無子章武王混子滔嗣滔還本汝南王祐子弼

襲太興元年熹無子弼弟熲襲官侍中熹子二人晃崇晃襲官散騎侍郎爲桓温所廢孝武時更以崇襲爲奴所害子惠襲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有俤譽初封平昌公代成都王穎鎭鄴爲公師藩所攻丁紹苟晞救之得免還鎭許昌進封南陽王永嘉初還鎭關中饑疫盜起徵爲司空其謀臣淳于定曰關中天府霸王之資也今以不能見徵望實並損且公兄弟刱起大事迎還乘輿東海專朝公又入輔弱則受制強則生嫌非長策也模納其說不就徵而表其子保鎭上邽其年進太尉大都督京師陷模遣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弗得怒降劉聰率聰軍攻長安模使定拒之不勝入守糧匱降爲劉粲所殺子二人保黎黎出嗣范陽王虓保襲見索綝麴允傳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魏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封咸寧五年薨子虓嗣虓字武會少好學清辨能言自常侍尚書出鎭許昌惠帝自鄴還都虓與東平王楙鎭東周馥上表欲協和顒越帝既入關又表欲保全成都自屯滎陽與模推越爲盟主共迎大駕越承制進虓驃騎將軍河北都督領豫州刺史與劉喬構兵卒敗喬帝還都拜司空是年薨無子南陽王模子黎嗣隨保遇害

恂之後

恂魏鴻臚丞子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魏冠軍將軍鄴督封祝阿伯泰始元年封明年薨子二人耽緝耽襲咸寧二年改封中山是年薨無子弟緝襲爲成都拒王浚戰死無子國除　勳字偉長咸和六年自關中歸朝自言恂之玄孫遂之曾孫失其祖名父瓘略陽太守年十餘歲長安陷沒于劉曜曜將令狐泥養以爲子云詔拜謁者僕射便弓馬能左右射以勇聞庾翼鎭襄陽代桓宣爲梁州初屯西城退守武當石虎死雍州豪帥來請兵勳出駱谷壁懸鉤遣部將劉煥攻長安斬將拔賀城而還桓温伐秦勳出子午屯女媧堡温敗引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酷暴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即于坐梟斬或引弓自射西土患之温務加綏懷拜其子康爲漢中太守興寧三年反于梁州入劍閣圍成都自偁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明年兵敗爲朱序所獲傳首京師

進之後

進魏中郎子二人遜睦

譙剛王遜字子悌魏輕車將軍羽林左監涇陽男泰始元年封二年薨子二人隨承定王隨襲薨子邃襲沒于石勒元帝以閔王承襲承自有傳子烈王無忌襲薨子二人恬恬敬王恬襲薨子四人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忠王尚之襲爲桓玄所害休之長子文思襲爲劉裕所廢國除無忌恬尚之文思並見休之傳恬字敬王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子允之襲允之字季度歷輔國將軍吳宣城譙梁內史與尚之恢之同拒桓玄尚之敗與恢之同徙廣州中道遇害義熙中以從弟康之子文惠襲宋受禪國除

高陽王睦字子友魏侍御史安平亭侯泰始元年封中山王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博士劉憙等議睦非正統不得立太祖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坐招誘逋亡七百戶爲冀州刺史杜友所奏貶丹水縣侯太康改元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詔封高陽元康元年詔爲宗正薨二子蔚彪彪出嗣叔父敏蔚早卒孫毅襲永嘉中沒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紹封薨無子更以高密王純之之子法蓮紹封宋受禪國除

通之後

通魏司隷從事安城亭侯子三人陵順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魏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改封任城咸寧五年薨子濟襲官輔國將軍苦縣之敗爲石勒所殺

順字子思魏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姑臧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竟卒徙所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泰始元年封陳王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襲薨子晉襲

敏之後

敏史闕其世高陽王睦子彪爲敏嗣孫彪見文學傳

宣帝諸子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榦伏夫人生亮伷京駿張夫人生肜柏夫人生倫倫見八王傳無後

景帝之後

景帝見武紀無子以文帝子攸爲子封齊王自有傳子四人冏蕤贊實蕤出嗣叔父定國贊實出嗣叔父廣德冏襲自有傳冏子三人超冰英冏之敗也三子皆被幽金墉永興初赦還第封超縣王光熙改元復本封京師陷三子皆沒胡太元中以故南頓王宗孫柔之紹封官常侍元興初爲桓玄所害子建之襲宋受禪國除

榦之後

平原王榦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定陶伯泰始元年封咸寧初遣諸王之國榦有篤疾特留京師太康末拜光祿大夫榦性理不恆而頗靜退雖王大國若不在己朝士造之或令立車馬于門外至終日不見時有見者則訓接恭遜初無闕失趙王倫擅政以爲衛將軍惠帝復阼加太保齊王冏入京師宗室朝士皆以牛酒相勞榦獨以百錢永嘉五年年八十薨會劉聰寇偪不遑贈謚子二人世子廣早卒次子永太熙中封安德縣公京師陷闔門遇難

亮之後

亮封汝南王自有傳子五人粹矩羕宗熙粹早卒矩字延明立爲汝南世子官屯騎校尉與父同遇害追贈典軍將軍子威王祐襲祐字永猷永嘉末南度建武元年拜鎮軍太寧中進衛將軍咸和元年薨子恭王統襲坐南頓王宗事廢其後復封官祕書監薨子義襲薨子遵之襲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之子蓮扶襲宋受禪國除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羕年八歲鎮南裴楷與之婣親竊之以逃一夕八遷乃免楚王瑋誅進爵爲王官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坐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光熙復封拜撫軍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轉鎮軍領後軍復以邾蘄春益之隨東海王越出鎮遂度江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太興中進太保錄尚書領大宗師進太宰王敦平又領太尉與王導庾亮並受遺詔輔成帝坐弟宗免官降封弋陽縣王蘇峻入京師羕迎頌峻功峻大悅矯詔復爵位峻平賜死子播播子崧播弟充並誅國除咸康初復屬籍以羕孫珉爲奉車都尉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進爵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王官征虜與兄羕同度江元帝卽位拜撫軍領左將軍明帝進驃騎領左衛與王導庾亮不協咸和初欲除執政御史中丞劾宗反亮殺之貶其族爲馬氏妻子徙晉安既而原之子三人綽超演咸康復屬籍以綽爲奉車都尉

熙初封汝陽公進爵王永嘉末沒于石勒

伷之後

伷封瑯邪王見元紀子四人覲澹繇漼

覲字思祖襲父封瑯邪王官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元帝襲帝繼大統皇子裒襲裒字道成初繼叔父渾後封宣城公拜後將軍建武元年有司奏立太子元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于明帝將立之王導諫

而止乃改封琅邪食會稽宣城二郡拜車騎出鎮廣陵徵還薨謚曰孝子哀王安國襲未踰年薨元帝更以子悼王煥襲煥字耀祖母鄭夫人有寵帝特鍾愛初代裒繼渾及疾篤乃改封薨年二歲將葬欲加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儀服起園林國常侍孫霄上疏切諫不報更以簡文帝襲咸和初改封會稽更以康帝襲康帝繼大統哀帝襲哀帝繼大統帝奕襲帝奕繼大統簡文帝以會稽王攝祀事簡文繼大統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改封會稽武帝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立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封東武公官前將軍中護軍弟繇有令名父母所愛澹嫉之如讎執政汝南王亮素與繇有隙澹譖諸亮亮廢繇徙帶方趙王倫之亂澹爲倫領軍倫誅諸葛太妃表澹不孝繇還澹幷妻子徙遼東子禧年五歲不肯隨行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也陳訴歷年太妃薨繇遇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中爲石勒所殺謚曰莊子二人禧喆禧出嗣梁王彤哀王喆襲勒又殺之太興元年元帝子威王晞襲晞字道叔太和中官太宰加殊禮爲桓溫所忌簡文即位誣以交通叛者袁真詔免官就第溫再誣以反詔徙新安太元六年沒于徙所詔還家屬追封新寧郡王子三人綜璡遵璡出嗣梁王翹及綜皆前卒忠敬王遵襲遵字茂遠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桓伊嘗詣遵遵怒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溫疏宗相見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以聰慧見稱及晞追復武陵封遵襲官太常中領軍桓玄擅政遷光祿大夫玄篡貶彭澤縣侯遣之國行次石頭濤水夜破船未得發而劉裕復京師推爲大將軍承制行事安帝復阼還太保義熙四年薨子定王季度襲薨子球之襲宋受禪國除

繇字思玄初封東安公官常侍美須髯剛毅有威望將收楊駿繇兼統諸軍屯雲龍門進封郡王官典軍大將軍領右衛遷僕射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汝南王亮入輔忌繇專入武陵王澹之譖免繇官以公就第有悖言徙帶方永寧中徵還歷官僕射遭母喪在鄴惠帝討成都繇勸穎釋兵迎降已而王師敗績爲穎所害無子後以覲子渾襲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官左將軍三王起兵討趙王倫漼與左衛王輿廢倫迎帝進封淮陵郡王官尚書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襲薨無子安帝時汝南王孫蘊紹封薨無子臨川王寶之子安之襲宋受禪國除

京之後

京字子佐魏清惠亭侯無子文帝子機嗣泰始元年機封燕王咸寧中官青州都督薨無子齊王冏子幾襲冏敗國除按冏傳三子超冰英無名幾者傳寫之譌耳

駿之後

駿封扶風王自有傳子十人歆暢最知名

暢字玄暢初襲扶風改封順陽官游擊將軍洛陽陷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兄暢請推恩分國太康中封新野縣公謹身履道以孝聞官常侍趙王倫簒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歆嬖人王綏請從趙參軍孫洵請從齊歆遣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都進封新野郡王還鎮南大將軍荊州都督爲政嚴刻蠻夷咸怨張昌作亂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有隙疑歆黨穎不聽出兵昌衆轉盛從事中郎孫洵請拜表輒行王綏沮之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敗死無子兄子邵襲永嘉末沒于石勒

彤之後

彤封梁王見八王傳無子武陵王澹子懷王禧襲官征虜將軍與澹俱沒于石勒元帝時西陽王羕子殤王悝襲薨禧子聲王翹歸朝得襲薨無子武陵王晞子璡襲官永安太僕隨晞廢徙歿于新安太元

中子歛復故封𧹞子珍之襲桓玄簒奔壽陽玄敗歸朝官游擊將軍左衞太常劉裕伐秦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帝諸子

文帝九男王皇后生武帝攸兆定國廣德其鑒機永祚延祚不知母氏攸出嗣景帝機出嗣清惠亭侯京永祚早亡延祚篤疾無後

城陽王兆之後

兆字千秋十歲夭泰始元年追封城陽王謚曰哀五年皇子懷王景襲六年𧹞皇子憲襲九年𧹞皇子東海王祗繼兆後是年𧹞更以皇子清河王遐繼兆後遐字深度武帝第十三子也美容儀武帝愛之既受封乃出繼兆太康末官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懦弱好內永康元年𧹞子四人覃籥銓端覃襲惠帝子孫既盡立爲皇太子被廢復爲清河王爲東海王越所害籥初封新蔡王覃遇害更襲清河封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改封豫章永嘉二年立爲皇太子更以廣川王端爲豫章王官江州都督未行而洛都陷銓沒于劉聰端奔倉垣苟晞立爲皇太子沒于石勒

定國之後

定國三歲夭咸寧初追封遼東王謚曰悼齊王攸子蕤襲蕤字景回性強暴使酒數陵其弟冏太康初改封東萊冏起兵討趙王倫時蕤爲屯騎校尉爲倫所收賴祖納以免冏入洛拜大將軍領後軍求開府（太康初佃拜大將軍位三司下故尚未得開府）不得與左衞王輿密謀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徙上庸後封微陽子竟爲冏所害冏敗改葬以王禮子遵嗣

廣德之後

廣德二歲夭咸寧初追封廣漢王謚曰殤齊王攸子沖王贊襲太康元年年六歲𧹞攸子寔代襲改封北海永寧初拜安南將軍豫州都督未行留爲侍中上軍將軍冏敗廢

鑒之後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魏臨泗亭侯泰始元年封官越騎校尉元康中拜上軍大將軍豫州都督以疾不行七年𧹞子殤王籍襲𧹞無子齊王冏子冰繼鑒後改封廣陽王冏敗廢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軌惠帝柬審美人生景瑋乂徐才人生憲匱才人生祗趙才人生裕趙美人生演李夫人生允晏嚴保林生該陳美人生遐諸姬生謨程才人生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景憲祗遐皆出繼城陽王兆該封新都王謨封汝陰王恢封渤海王皆無後

軌之後

軌字正則二歲夭太康十年追封毗陵王謚曰悼楚王瑋子義襲

柬之後

秦獻王柬字弘度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改南陽太康十年改封秦少沈敏有識量官左將軍領右軍從幸宣武場料三十六軍兵簿一省便擿脫謬武帝異之尤見寵愛時諸王封中土皆五萬戶獨秦八萬戶拜鎭西將軍都督關中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錄尙書遷大將軍元康元年𧹞無子淮南王允子悼王郁襲與允俱遇害吳王晏子懷帝襲懷帝纂大統國絕

瑋之後

瑋封楚王自有傳子二人範義義出繼毗陵王軌範永寧元年封襄陽王苦縣之役爲石勒所害

裕之後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年七歲封是年𧹞淮南王允子迪襲太康十年改封漢王從允死趙王倫之亂

演之後

代哀王演字弘度太康十年封有廢疾𧹞無子成都王穎子廓襲改

封中都隨穎俱死

允之後

允封淮南王見八王傳子三人郁出繼秦王柬迪出繼始平王裕其一失名並隨允遇害齊王冏子超襲冏敗超被幽吳王晏子祥襲洛陽陷爲劉聰所殺

晏之後

吳孝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封官後將軍兄允討倫敗收付廷尉欲殺之賴傅祗以免貶賓徒縣王改封代倫誅復本封歷太尉大將軍洛陽陷遇害初謚曰敬建興中改謚子五人長子隨晏遇害失其名餘四子祥愍帝固衍祥出繼允愍帝出繼秦後繼大統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長安陷皆沒于劉曜

穎之後

穎封成都王見八王傳子二人普廓廓出繼代王演普封廬江王與穎同死或傳穎有子年十餘歲流離開封民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華容縣王以奉穎祀後沒于賊國除

元帝諸子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哀石婕妤生沖王才人生晞鄭夫人生煥簡文帝沖出繼東海晞出繼武陵哀煥並繼琅邪

簡文帝諸子

簡文帝七男王皇后生道生俞生胡淑儀生郁朱生王淑儀生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道生之後

道生字延長立爲會稽世子官給事中疏躁失禮幽廢卒謚曰思無子孝武即位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道生後官吳興太守劉裕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郁之後

郁字深仁幼敏慧兄道生以無禮失愛郁數勸諫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深器之年十七薨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追封臨川郡王武陵王晞孫寶襲寶字宏文官護軍宋受禪降封西豐侯

道子之後

道子封會稽王自有傳世子元顯見道子傳義熙元年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後襲封會稽後有僞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王氏請以爲嗣于是修之歸別第已而詐覺乃散騎郎滕羨奴芍藥也坐棄市修之復嗣薨無子國除

晉略彙傳一

篤行

士本至性獨行其意豈激勸致然哉顧惟褒孝顯忠國家之令典史臣載筆闡幽彰教雖旌揚未及而箸錄必詳所以助彼朝章彌縫散失者也至于巾幗弱媛罕聞經訓克敦士行彌足欽崇其父若夫若子無可附麗者一皆綴錄正氣所鍾陰陽無閒貞一既抱乾坤合德豈夫羊質流宕之風所能汙染者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仕蜀爲郎數使吳吳人偁其才辯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洭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閔愚悱聽臣微志庶劉徼倖保卒餘年生當隕首死當結艸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還溫令拜漢中太守密自謂才能當得內轉而朝廷無援因以失分懷不自得及賜餞東堂受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不平之都官從事奏免官終于家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絕仕進侍養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善恚數鞭撻婢使婢忿恨伺彥暫行炙蠐螬食母母甘之而不識也密藏示彥彥抱母痛哭母目復明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諸揚州刺史周浚大中正劉頌舉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年十四父母伯叔羣從疫死者十三人方夜哭晝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墓側種松柏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不棄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泣罪措刑民亦感悔在官三年舉秀才年八十七卒于家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曾孫也生二年而祖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研予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奉研涕泣九歲就學在醜夷無媟詞慢容弱冠名大起字粲字承明高亮貞正有丹風魏齊王時歷武威太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息華侈境內大治母老輒去官左遷樂涫令轉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被廢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景帝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偁疾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更佯狂不言恆寢所乘車中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既不言家人有大事密咨焉合則色無變不合則反側不安以此爲候詔給醫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許粲寢車中三十六年年八十四卒喬兄弟侍養三十六年至于殮葬足不出邑里初司隸劉毅抗言于廷曰范武威疾若不篤則是今之夷齊如其疾篤益宜矜閔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茂著不加敘用深爲朝

廷惜之前後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元康中張華領司徒天下舉寒素十七人華特以喬爲優終辭疾不就八年年七十八卒于家

徐苗字叔胄高密人性抗烈輕財貴義與弟賈受業于濟南宋鈞作五經同異評弟患疽盬不得出苗爲吮唶之兄弟皆早亡撫養遺孤慈愛聞州里田宅奴婢悉推予之鄉鄰有死喪身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便斂諸講堂徵辟皆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人主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七世敦睦時人稱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父終居墓側三十餘年晦朔埽墳隴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蓄門人有問者則告焉合三傳爲解注譔春秋釋疑肉刑論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脩之孫也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斬之裒痛父非命遂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鄉而坐示不臣晉也結廬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呼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門人爲本縣所役告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庇身吾德不足蔭卿屬之何益乃自擔乾飯兒負鹽豉艸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裒下道磬折土牛旁云門生爲役故來送別執手流涕而去令大媿即放之鄉人管彥少有才未知名裒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葬洛陽裒乃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薄志畢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葬父河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洛陽陷後親族悉移度江裒守墓不去竟死于寇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孝經論語孜還沖卒負擔奔赴送喪會稽制服三年父母歿柴毀骨立躬自建墓于縣之東山自以功大年久乃遣去其妻獨身宿墓所植松柏亙五六里鹿犯其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有虎殺鹿置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作冢瘞于隧側虎即于孜前自撲而死孜又瘞之自後樹木滋茂無復犯者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鹿虎擾其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子生亦有孝行圖像于堂朝夕拜焉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請旌詔表門閭復其子孫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大疫三兄亡二毗亦危殆父母諸弟皆外次袞獨留侍十旬疫歇毗得瘥袞亦無恙袞諸父並貴盛唯父守約父亡作筥養母妻荀繼妻樂皆宦族富室俱安貧苦鄰人褚德逸善事親老而不勞袞每拜焉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就趙王倫篡位遣將張泓歫義兵于陽翟因肆劫略袞率族保禹山泓不敢犯齊王冏輔政踰年不朝袞曰王室卑矣寇難方作攜妻子入林慮山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侯家豐盛獨疏布親樹藝父母食雖諸兄餽晷未嘗離側也富春車道少而父畏舟行常棄籃輿晷徒步扶侍至所詣隱屏以俟不令主人知窮老親故來告索家人多厭慢晷欣敬弗替寒同衾食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妻虞預女生貴而與晷同志時人以比梁孟何充命爲揚州主簿蔡謨辟爲司徒掾並不就公車特徵會卒

何琦字萬倫充從兄也母在殯鄰人火家乏僮使計無所出乃匍匐撫棺號痛火爲之熄初仕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補涇令及服闋歎

曰身非有智力可効尺寸徒貪祿以供養也今既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點清朝哉遂不仕琦善養性老而不衰著三國評論凡所纂錄百許篇年八十二卒

王談烏程人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年十歲欲復讎而懼為度覺乃寸刃不蓄歷八年度不復疑度乘船出入常經一橋下談伺便既審乃市臿陽耕密利之從橋上以臿斬度自歸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獲宥孫恩之亂嚴嗣絕談移居會稽修其墳墓元興三年太守孔廞舉孝廉不應終于家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遭父喪哀毀過禮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殷察知之求諸澤中不可得呼天慟哭忽若有人云止聲止聲而顧不見人見菫在其後采以供王常食不減至他菫生乃盡已而夢人謂己西籬下有藏粟可掘之掘之得鍾者十五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弱冠通經史倜儻有濟世之志齊王攸羊祜辟以祖母老不就祖母卒及妻張並致毀柩在殯而鄰火風且盛夫婦敂殯號哭火竟越燒東家楊駿聘又以母老辭駿表蠲傜賦賜穀帛敕所在供衣食趙王倫篡位徵常侍逃奔雁門齊王冏輔政辟軍諮祭酒拜本郡太守永嘉沒虜劉聰時仕至太保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繼母卜遇之虐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盛衣其姑聞而問延延不以告事卜彌謹卜盛冬敕求生魚弗獲杖之流血延尋汾敂淩而哭忽五尺魚踊出淩上卜悟撫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扇枕冬溫被身無全衣而親膳極滋味晝傭夜讀遂通經史年六十仕劉聰至光祿大夫靳準之亂罵準而死

論曰劉殷竇涕而生菫王延敂凌以得魚至如返風滅火史事多有相類者蓋天地所以頻示覺悟于人如此卒資僭國惜哉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武帝欲用為佐著作郎問其族人尚書彰彰素忌琦對云不識帝嘻之曰烏桓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卒用之趙王倫篡位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遂不復仕

論曰晉以禪讓得國倫又宗王覬迹擅號一時賢者如樂廣嵇紹莫弗俛首受命矯矯立異者劉頌等三數人耳郭琦疏賤小臣職在文史元康之朝未嘗當事任受委寄也獨能引義蟬蛻皭然不滓豈不重可貴乎

賈渾不知何郡人太安中為介休令劉淵將喬晞破縣抗節死晞豔渾妻宗將納之宗罵曰屠各奴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爾心安乎何不速殺我仰天大哭晞又殺之淵聞之怒黜晞官

梁緯愍帝時官散騎常侍劉曜至渭北緯被執不屈死妻辛隴西狄道人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據地大哭仰謂曜曰男重義烈女賤再醮妾夫死國難妾若苟生明公安用此失節婦為哉曜曰貞婦也任之辛縊曜葬之以禮先是李氏亂益州別駕許延不屈死李驤欲納其妻杜氏杜弢亂湘州前始興太守長沙尹虞起兵討弢兵敗被殺弢將納其二女並罵賊以死而辛詞氣尤慷慨蓋稱其家世云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時官侍中族弟賓愍帝時官尚書郎族人謐字叔重官散騎常侍懷帝至平陽勉從劉聰署為光祿大夫不受使逼以鴆勉曰大丈夫苟延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即引酒使者遽止之太息而去聰為築室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辭不受力耕自食年八十卒愍帝至平陽賓謐並從聰辱帝賓抱持帝痛哭遇害聰署謐太中大夫謐固辭不受屏居力耕歷石勒石虎之世並不屈節冉閔既滅石氏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曰許由辭堯伯夷去國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

危累棋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大捷歸身本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豈不美哉閔不能用因不食而卒隆安中有恭靖者官河南太守姚興入寇圍洛陽恭靖拒守百餘日城陷被執至長安官之罵不受被幽三年迸走歸國

論曰異哉辛氏之多義烈也勉年登耄耋采蕨西山彼豈苟存而已哉觀謐之遺書冉閔可以鑒其苦心矣恭靖赳赳獨能自拔豈非命乎

張茂明帝時爲吳郡太守沈充之亂死焉其妻陸傾家財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婦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助王敦構逆兵敗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痛父死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郡將王胡之異之顧刑家不得仕進年三十餘桓溫平洛陽拜胡之司州胡之乃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寇虐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以否詔聽之勁應命而胡之病免升平中慕容恪逼山陵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冠軍長史勁自募壯士得千餘人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至興寧二年糧盡援絕祐懼以救許昌爲名率衆東奔留五百人與勁守城勁欣然曰得死所矣城陷被執恪將宥之慕容虔曰觀勁志度終不爲人用舍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大長秋孫叔任益州刺史沈氏由是復興

周虓字孟威訪之玄孫也訪子撫字道和與弟光俱爲王敦將敦敗光捕錢鳳自贖得不廢撫亡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乃詣闕請罪有詔禁錮咸和初王導用爲從事中郎除寧遠將軍江夏相與光並從溫嶠討蘇峻有功光尋卒撫遷沔北監軍鎮襄陽失地免起爲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加督寧州永和初從桓溫平蜀進督梁州四郡封建城縣公升平中進號鎮西在州三十餘年卒謚襄子楚字元孫襲父爵拜梁益監軍益州刺史平司馬勳李弘李高之亂卒謚定子瓊襲爵拜梁州刺史氐將竇衝既降復畔謀襲漢中瓊斬其內應州得無事自訪至瓊四世爲梁益虓少有節操歷官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鎮涪城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別遣步騎送家東還堅將朱彤邀獲其母虓遂出降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但以老母故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吏乎堅乃止虓每入見不爲堅禮箕踞而坐或呼堅爲氐賊堅誇以元會之盛問何如晉家虓曰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呂光伐西域堅餞之又誇以出師之盛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羣臣忿其不遜屢請除之而堅待之彌厚堅圖南侵虓密報桓沖泄其陰計太元三年脫身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法子苞王猛子皮謀襲堅事泄引問虓曰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矐目漆身奮其忠節況虓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猶弗殺鞭而徙諸太原竟以病卒秦亂子興迎致其喪謝玄親臨哭弔疏請旌表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御史中丞愍帝將出降朗感嘆自殺挹少有志節沒胡不得還桓溫伐秦至霸上挹乃攜二弟來歸孝武初苻堅陷梁益荆州都督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拒苻堅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堅將韋鍾攻魏興挹與戰斬首七百級加督五郡鍾欲趣襄陽挹邀之又斬首五千級

鍾大怒回軍圍之挹戰雖屢勝而秦兵日益力竭城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當暫存圖他計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奪其刀爲秦所執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參軍史穎竄挹臨終手疏以歸桓沖表上之詔贈益州刺史

丁穆字彦遠譙人也積功封真定縣侯官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秦兵攻順陽穆戰敗被執送至長安苻堅欲官之僞疾不受堅入寇穆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付其妻周秦亂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詔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贈賻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給衣食終其妻身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李雄據蜀殺壯父恢壯力弱不能復讎積年不除喪及雄子期嗣僞位忌其大將李壽壽懼及禍數問自安之計于壯壯因說壽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僞藩于晉人必樂從舍小就大以危易安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獨脫禍而已壽遂攻期滅之旣而自襲僞號安車徵壯爲太師壯不起賂遺無所受其秋大雨傷稼疫起壯上書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僞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權宜僞制霾雨饑疫天其或者將以示戒也宜遵前盟推奉建康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壽省書內慚已又欲與石虎連兵入寇壯曰與胡孰若與晉胡豺狼也旣已滅晉不得不事胡虜虓之事已然之戒也壽乃罷兵然卒不僞藩于晉壯自傷忠孝不遂乃僞耳聾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東游張掖師事略陽郭荷荷字承休張祚徵爲太子友乞還謚曰玄德先生者也究明羣籍尤善史書瑀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爲在三義均而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制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松薙谷鑿石窟以居服柏實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備禮徵之瑀指翔鴻示使者曰此可籠乎遂逃去使者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逃死也門人何罪乃出就徵至姑臧值天錫母喪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天錫爲苻堅所滅其子大豫亡匿沮渠部苻氏亂呂光據姑臧大豫起兵與爭酒泉太守王穆舉郡應大豫遣使招瑀瑀慨然曰臨河救溺不卜其命脈病三年不絕飧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斛東助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已而穆入讒閉移兵攻嘏瑀諫不從乃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家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死

張禕吳郡人恭帝爲琅邪王禕爲郎中令及帝遜位僞零陵王居秣陵劉裕欲行弒逆而帝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煑飲食于牀前宋人不得伺其隙以禕帝故吏宜見親信封毒酒使進帝禕曰鴆君以求生不如死也自引而卒

徐嵩字元高父盛秦冀州刺史嵩少以清白著僞舉賢良爲郎中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一皆考竟請託不行苻堅甚奇之以爲有端貳才遷始平太守堅敗嵩以中壘將軍據壘自固苻登嗣位拜鎭軍將軍雍州刺史爲姚萇將姚方成所執嵩厲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之漆其頭爲飲器登哭之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皮京妻龍憐西道縣人年十二適京未逾年京卒二弟相次殞旣無胤嗣又無稘功親憐貨其嫁裝佐以紡織數年閒舉三喪時鄉無闕州里慕其賢屢有聘者憐皆却之守節五十餘年而卒

鄭休繼室石氏不知何許人前妻有幼女又休父布臨終生庶子沈布懼不育命棄之石曰柰何棄舅胤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存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王廣女不知何許人廣爲劉聰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殺廣女年十五芳納之乘闇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誅反賊何謂反乎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辱其女吾所以不卽死者欲誅汝爲父母報讎耳死自吾分不待汝也芳惜其美遽止之自刭脰絕

靳康女不知何許人劉曜誅靳氏以女美將納之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焉用妾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洿宮伐樹而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天錫寢疾謂二妾曰我死何以報我皆對曰請供灑埽于地下疾篤皆自刎也已而天錫瘳追悼無已皆葬以夫人之禮

陝婦人不知姓氏劉曜時年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誣以殺母有司不能察而殺之羣鳥鳴尸上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蟲獸莫敢近其境遂大旱經歲太守呼延謨知其寃斬叔姑女設少牢祭其墓謚之曰孝烈其日大雨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德僭帝號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遭讒被殺德更以嫁其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段氏無辜己不能同死亦何心復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而嫁我我若不從是違嚴君之命也要皆不負段氏于是刻日交禮而以疾辭熾熾亦不之逼也三日還第沐浴縊于浴室密書其帬帶云死當瘗我段氏墓側

論曰慕容氏不死于遣嫁之前而死于三日之後成父之不義而陷身于曖昧不可謂智雖然彼女子年甫十四耳且人之立節大抵取決于俄頃及其從容鮮不回惑貞固如此又可及乎死爭蚤遲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也

呂紹妻張氏年十四夫死爲尼呂隆欲納之自投于樓下折其二脛遂死

晉略彙傳二

清談

仲尼弟子各以所長取裁聖人言語次于德行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吉人之詞寡孟子知言深著詖淫邪遁之戒詞達而已蓋亦難其本乎春秋尙文告戰國隆游說漢興斲彫返之樸訥訥不出謂之長者于是言論之塗塞文章之端見矣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始發憤馳騁于翰墨東京名俊互相題目文章言論其流始判魏文浮華藻繢乃極再變而老莊之辯出焉王何騰口務爲高遠因以簡功實隳職業其初爲清談其放爲任達馴至有晉百數十年雖裴頠卞壼庾翼諸人大聲疾呼莫之能悟也士之聰明才力必發舒于所寄文筆垂久衆爭趨焉隋唐因之刱爲科舉自是以還筆行而談廢晉諸談者裴楷爲之冠冕云

裴楷字叔則秀之從弟也風姿佚麗當世偁爲玉人與琅邪王戎齊名泰始初爲中書郎遷侍中石崇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不合長水校尉孫季舒嘗使酒罵崇崇將劾之楷謂崇曰飲人以狂藥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爲之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游榮貴家輒賞匄其珍玩車馬衣服散施俄盡梁趙二王最近屬貴重楷歲請二國租錢至百萬或以爲言楷曰裒多益寡天之道也帝嘗從容問楷朕應天順人與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于堯舜者賈充之徒尙在朝尒太康中帝耽內寵后父楊駿寖用事楷與駿及汝南王亮衛瓘皆姻通然素輕駿駿亦不平之及駿執政出爲衛尉卿遷太子少傅優游無事駿敗安東王繇幷收楷將殺之侍中傅祗力爭得免猶坐去官亮瓘用事謂楷貞正不阿表封臨海縣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懼固求出外乃除安南將軍荊州都督甫出城而難作楷閉亮瓘遇害度瑋必襲己乃單車入城匿妻父太原王渾家一夕八遷瑋果使人追之弗得瑋誅拜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筦機密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要渾爲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殊寵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于物昔爲常侍求出河內後爲侍中復求河南楊駿之時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于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心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尙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弗許疾甚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位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人以八裴方八王楷父徽比王祥楷比王衍楷兄康比王綏弟綽比王澄子瓚比王敦邈比衍子玄綽子遐比王導楷兄秀子頠比王戎然楷與衍實疏楷疾篤時衍爲黃門侍郎帝遣視楷疾楷已困回眄屬衍曰竟未相識邪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父渾與阮籍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長于戎二十年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與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也渾卒戎襲爵貞陵亭侯歷常侍河東守荊州刺史遷豫州加建威將軍平吳之役遣參軍羅尙劉喬領前鋒攻武昌降吳將守二人自督大軍駐江上降牙門將一人進爵安豐侯徵侍中遷光祿勳吏部尙書母憂去職惠帝初拜太子太傅轉中書令遷僕射領吏部拜司徒趙王倫廢賈后戎以姻親坐免惠帝返正拜尙書令復爲司徒帝西幸戎出奔郟永興二年卒于郟年七十二戎之典選未嘗有所甄明戶調門選而已又爲甲午制爲傅咸所劾賈郭袒之得不坐晉室方亂戎與時浮沈雖居台司委事僚案閑乘小馬從便門出游嘗經黃公酒鑪謂其人曰吾昔與嵇阮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儀從簡略見者不知其三公也父卒涼州涼州賻贈數百萬戎皆却之由是顯名然性好興利爲荊州遣吏修田宅被劾以贖論爲侍中受南郡太守賂又爲司隸所奏及居相位廣收八方田園

水碓日夜持牙籌計算常若不足儉嗇無所振施而亦不自奉養天下謂之膏肓之疾焉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魏時爲夏侯玄參軍廣年八歲玄見之謂方曰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已而孤貧僑山陽人無知者裴楷守河内引談申旦歎弗如荊州王戎舉秀才楷又薦諸賈充充乃辟爲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衛瓘逮與正始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諸賢既往常恐微言遂絕今乃復聞于君矣廣性沖融與物無競約言析理饜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物但偁所長與戎從弟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偁王樂時王澂胡毋輔之等任放爲達或至裸裎廣聞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尒也粲遷侍中河南尹愍懷太子廢故臣冒禁拜辭司隸滿奮敕收付獄廣悉釋之會孫琰說賈謐太子以不令黜今獄送者是彰太子之美也謐然之廣得不坐拜吏部尚書遷僕射領選遷尚書令戎始舉廣及是受代當世以爲美談成都王穎廣女壻也舉兵向闕長沙王乂禦之或譖廣乂以爲言廣神色自若徐對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乂意亦解然廣竟以憂卒

王衍字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鎮北平嘗列上公事尚書不時報衍年十四便詣僕射羊祜陳狀詞甚俊辯祜不然之祜衍之從舅又名德冠時衍不爲屈拂衣逕去初見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衍辭不就初衍好談從横及是絕口唯申虛無之論焉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後乃娶于郭郭倚賈后貪戾預人事衍不能制心鄙之獨絕口不言錢由太子舍人粲遷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廢衍表求離婚趙王倫廢賈后有司劾衍隱蔽太子手書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禁錮終身倫篡衍益懼陽狂斫婢惠帝返正拜河南尹復歷三省懷帝立東海王越以爲司空越出鎮遷司徒說越用其弟澂爲荊州敦爲青州謂之曰荊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越入京師還太尉旋爲太傅軍司隨越出鎮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方謙讓軍破爲石勒所執勒呼與語問以晉故衍陳禍敗之由勒意甚悅衍因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欲求自免且勸勒偁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預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虛浮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自王樂以盛名傾倒一世位列通顯聯姻帝室噓枯吹生勢利輻湊後進景慕遂成風俗侍中裴頠著論非之衍與相攻難雖不能屈頠然玄風彌暢懷帝之世太傅越盡辟諸名士庾敳阮瞻王承衛玠之屬以爲參佐遂遭兵亂流離轉徙餘風被于江左焉

庾敳字子嵩峻之子也長不滿七尺而要帶十圍衍甚奇之與弟澂敦及胡毋輔之並見親昵號爲四友初拜陳留相後遷吏部郎並不事事太傅東海王越辟爲參軍轉軍諮祭酒越豫州長史郭象善老莊敳初重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遷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更謂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苦縣之敗敳與衍俱被害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默識其要遇理輒辨詞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求聽者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終日達夜無忤色初舉灼然王戎辟爲司徒掾與王承並參太傅越東海軍越出鎮許昌留世子毗及瞻等于京師與書屬以誨接曰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也瞻還太子舍人卒于倉垣承還東海太守與衛玠皆南度

衛玠字叔寶瓘之孫樂廣女壻也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

以爲玉人好言玄理而體羸多病母禁不令談東海王越命爲西閣祭酒兄璪字仲寶官散騎侍郎爲懷帝所親玠見天下大亂欲奉母南行母念仲寶玠陳門戶大計母乃從之至江夏征南山簡重之玠妻先亡簡妻以女至豫章都督王敦重之玠以敦矜豪陵物非忠臣乃向建鄴人士企慕競就觀瞻勞疾遂卒其後王敦蘇峻相繼作亂庾氏以元舅召釁深自媿欲立功中原談者寖息及何充執政引褚裒自副裒復求外委重簡文簡文作相乃復崇尚名士擢殷浩爲揚州參決朝政而劉惔王濛張憑韓伯之徒並爲談客莫不仰玠風彩焉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祖宏父耽並知名惔清遠有標寄奉母居京口家貧織芒屩爲養蓽門陋巷晏如也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桓溫爲荆州惔言于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簡文自鎮上流而己爲軍司簡文不納惔自請行復不聽拜義成太守代庾方之鎮襄陽尋遷丹楊尹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成功惔獨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嘗見溫摴蒱不必得則不爲也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爾既而蜀平溫日以跋扈簡文乃委任殷浩欲以敵之卒致敗廢浩自有傳惔年三十六而卒張憑字長宗惔所薦韓伯字康伯浩之甥也憑終御史中丞伯官侍中丹楊尹吏部領軍改太常未拜卒

王濛字仲祖承之從孫也父新淦令訥濛少跅弛不爲鄉論所齒已而克己勵行以清約見稱推厚居薄喜慍不形于色與惔齊名惔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也初辟王導司徒掾導更引蘇峻故將匡孝濛致箋于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澂敘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異容文武殊用豈可令清濁混流虧穆清之風以允畣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畣出補長山令入爲中書侍郎簡文嘗與孫綽商量人物綽爲題目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邁爽出謝尚清易令達皆極一時之選也桓謝皆任將帥唯濛惔號爲入室之賓年三十九嬰疾漸篤于鐙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臨殯惔以所捉犀把麈尾寘棺中因慟絶久之

論曰叔則立身行己皭然不滓尚已彥輔進釁趙倫道徽歎其柔而能正殆亦所謂彼善于此者乎真長之論桓溫可謂通識及居上游亦不能有所匡矯匪知之艱自昔然矣濬沖却賻立名終爲貪蔑夷甫三窟雖就卒致棄言江左偏安餘波增逝審其樞機所發豈不由宰輔哉八王競逐勢歸東海啖名之士蒐羅靡閒始與拂諫陳頵斥外簡文大錄殷浩披猖置君等于弁髦謀國危于絫卵向令元子延年足使太真易姓矣彼皆懿親勳舊身任天下之重曾不知薄俗之宜革頹風之不可煽卽又何怪于掘泥揚波者哉

晉略彙傳二

任達

嘗怪嵇康著養生論好采藥服食卒以見殺阮籍臨廣武觀楚漢戰處慨然太息作英雄之詩痛哭窮路獨以全生若是乎禍福之致之靡常也晉基甫構魏諸藩鎮未盡拱服懷才好奇之士豈無所動于其心哉既自揣不足以抗時雄又不肯屈服爲之用乃始頹然自放抑塞顛躓于琴鍛昏酣之中以求全其生或全或不全蓋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深責也竹林之游凡七人康籍而外山濤王戎皆爲晉三公向秀見康被刑隨計入洛仕晉爲散騎常侍劉伶以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陳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報罷乃以壽終其一人爲籍兄子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瑀之孫武都太守熙之子也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典選武帝嫌其耽酒虛浮遂罷不用咸妙解音律與荀勖共論勖忌之出爲始平太守以壽終咸既從籍爲竹林之游籍子渾亦慕效之籍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尒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諸阮共集去桮觴大盆盛酒環坐互酌之羣豕來即共豕飲爭爲放達然籍弗之許也咸私幸姑胡婢生子孚孚字遙集初辟東海王越太傅騎兵屬後參元帝安東軍蓬髮飲酒不綜府務帝雖雅尙申韓以濟時事然如孚等亦不能去也明帝時絫還侍中王敦平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及帝大漸温嶠邀孚同車入受顧命升車然後告之孚遽俾內迫下車步還咸和初太后臨朝庾亮輔政拜孚丹楊尹孚謂所親曰亂將作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苦求爲代未至鎮而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修字宣子不喜俗人見輒避去常步行挂百錢杖頭獨醉酒店中與王衍四友相酣昵居貧年四十餘不能娶諸名士斂錢助昏慕之者求入錢不得也歷官太子洗馬永嘉末避亂南行至期思爲賊所殺阮氏習于酒往往以沈冥脫禍類籍所爲畏遠權勢此其所長也諸阮所與游者畢卓羊曼胡毋輔之之徒曼自有傳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太興末爲吏部郎終温嶠長史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高名嗜酒不拘小節辟州別駕太尉掾並不就家貧求試守繁昌令節酒自勵有能名遷尙書郎預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轉司徒左長史出守樂安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遷成都王穎太弟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騶人王子博箕踞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供騶而已不爲他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大賞之薦諸樂廣擢爲功曹王尼者字孝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洛陽爲護軍府軍士輔之以爲賢與諸名士王澂等迭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攄請放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諸名士因持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喜以爲詣己方欲迎諸名士諸名士直入馬廄中與尼炙羊共飲不見護軍護軍乃大驚以長假免尼東嬴公騰辟尼車騎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傲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尒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必相危尼曰比聞我言死久矣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越之殺天子侍臣勢張甚尼詣之不拜越問故曰公無宰相能是以不拜因數之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邪曰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貲財悉遭掠敓非公負而何越大笑賜絹五十匹洛陽陷依王澂于江陵初澂兄衍薦澂爲荊州問以方略澂詞義鋒出一坐嗟服將之鎮送者傾朝澂素勇捷見樹上有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其鷇而弄之旁若無人及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務時雍州流民王如等已亂襄陽澂又襲殺巴蜀降人于寵洲虜其妻子爲軍賞于是梁益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澂兵數敗無懼意縱酒彌甚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竟以敗走澂走尼無所依唯一子一牛一車行則乘止則宿食盡殺牛牛盡父子皆餓死

光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令使送客寒雨舉體凍溼還報令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一人知仁君不爲故敢遂寢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于京師輔之適詣令望見逸曰似奇才也呼上車共談遂不入令怪客不入問知與逸語怒除逸名後舉孝廉爲州從事而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逸棄官投輔之輔之薦諸越越嫌其寒門弗召後越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薦舉輔之曰前舉光逸公自不召越卽辟焉越以輔之爲建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坐弗能禦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復爲越右司馬越薨度江爲元帝軍諮祭酒還揚武將軍湘州刺史逸復往依焉輔之卒官逸終給事中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名仕至國子祭酒鯤少好易老能歌善鼓琴爲王衍嵇紹所重東海王越辟爲太傅掾坐家童取官藁除名諸名士皆爲嘆恨鯤不以屑意越尋更辟之轉參軍鯤見時方多故謝病去避地豫章爲王敦左將軍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毋憂去職服闋還大將軍長史與阮孚等日夜縱酒敦將舉兵謂鯤曰劉隗姦衺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于君何如對曰隗誠禍始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爲豫章太守而不遣偪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令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收周戴復問鯤曰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此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士之望若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大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鯤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殺顗苦諫敦命斬嶠僚屬震懼莫敢言鯤徐曰明公舉事不戮一人嶠獻替迕指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擁兵不朝將還武昌鯤曰公建不世之勳然天下實有未喻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見明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輩百人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使鯤之郡卒于官子尙字仁祖性至孝七歲喪兄哀慟過禮八歲鯤攜送客或曰此一坐之顏回也尙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十餘歲喪父溫嶠弔之號訴異于常童好音樂博綜技藝王導深器之辟爲掾始通謁導曰聞君能作鸜鵒舞寧可見邪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拊掌擊節尙在中俛仰旁若無人轉西曹屬時遭亂者往往與父母乖隔議者以爲仕進理王事昏姻繼百世皆當無嫌尙曰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昏姻不可廢也天屬生離哀痛莫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歷豫州都督鎭壽春始失張遇及姚襄來降尙以禮接襄亦傾心焉采拾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尙始也從弟奕字無奕爲桓溫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嘯詠無所屈尙卒代爲豫州無何又卒溫用奕弟萬萬字萬石早有時譽王羲之與溫書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俛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以書誡萬萬弗從竟以傲慢失諸將心自阮氏以放達耽酒世其家王謝子弟靡然從之晉亡入宋流風餘韻猶相羨慕焉

論曰事託于彼意寄于此君子所當深察也清談之流變爲任達或以趣時或以免禍豈所謂一致而百慮者乎遭值事會不能拔足風塵之表的非愛矢而衆鏃已擬膏豈樂煎而爝火畢燿于是酣嬉其外荼毒其中彼固有所不得已乎幼輿之抗處仲仁祖之服姚襄豈可與王澂謝萬同日而語哉餔糟啜醨並蒙驤埘幸已

晉略彙傳五

良吏

古者制祿以代耕六計尙廉蓋所以整飭方隅束修圭璧非徒不苟取而已也吏職莫先恤民其次奉法法所以恤民而民非徒法之所能恤意主于恤民然後能行法外之意苟意主于奉法其于民也固有時而不違恤矣是故扶羸起瘠寬鄙敦薄吏之上也其次易田疇薄稅斂因利除弊其次愼聽斷卹留患其次潔簠簋循法令與民相安于無事至如皦車羸馬惡衣菲食矯僞干譽君子恥之世變稍亟仕多爲貧于是尙廉之說獨斤斤焉爲益止于无害具位等諸刻木然且比戶歌詠尸而祝之困碩鼠而思樂郊遭水火而覬休息其亦可悲也夫晉承魏氏奢汰之後武帝初政飾爲恭儉欲以移風易俗顧乃事與趣乖本末衡決劉友考竟山濤勿問是以君垂書囊麻紖之儉而臣競椒塗蠟炊之侈當斯時也雖復傳詢孟桓時拜穀帛之賜奚足以風動天下哉元康而後寇禍緜興建武以還偏安呴沫寬游鱗于沸鼎求風林之靜葉厥維艱哉彌可寶貴附益舊史略著于篇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魏荆州刺史以忠清著稱威歷官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遠矣（本傳云威自京都之荆州省父父賜一匹絹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父曰是吾奉祿之餘乃受之按威疑父立名于教有關故削之）遷右將軍豫州監軍刺史入爲尙書加奉車都尉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尙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法明化耳拜前將軍青州監軍刺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謚曰烈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蜀時仕郡爲功曹蜀平察孝廉除建寧令秩滿歸羣蠻厚贐之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除池陽令治爲雍州最百姓得罪者無怨言生爲立祠累遷尙書郎終犍爲太守子秀字彥穎爲羅尙益州主簿李氏據州欲用爲司馬不屈死

竇允字雅始平人出自寒門由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政課田蠶調役均一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勤修清白見稱西州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復詳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擢鉅鹿太守並有政績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泰始初守汲郡視民事如家事耕桑樹藝屋宇阡陌皆躬自教示開荒五千餘頃而郡田常課不減年饑郡界獨無匱乏司隸石鑒上其能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還衞尉河南尹大司農爲政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阬中餓不予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念宏政績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績時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料檢至褰發婦人袒服于路復坐免官後起爲尙書太康五年卒贈太常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察孝廉除郎中補尙書都令史啓尙書令衞瓘宜復封建稍遷鄱陽太守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善積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漢氏失御天下分崩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宜廣開學業以贊時雍乃具條制修庠序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作誥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

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
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
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
之倫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
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嫺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令名宣流
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
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傌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
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
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絶人閑之務專心親學累一以貫
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
至邪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孔子射于矍相之
圃而習禮于大樹之下況今學庭高顯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
行有白烏集郡庭注春秋經傳譔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子勃
過江上江表傳于元帝詔藏祕府
傳祗字子莊魏太常嘏之子也武帝爲晉王太子起家太子舍人累
遷滎陽太守郡當河濟之會魏黄初中河溢塞濟汎濫爲患鄧艾興
渠溉始作石門至是復壞祗乃改門爲堰制其宣節之宜河盛則泄
平則止名曰沈萊堰兗豫二州無復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遷廷尉
常侍左軍將軍惠帝初楊駿輔政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
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聽駿敗僕射荀愷與裴楷不平奏楷是
駿親收付廷尉又將誅駿官屬祗力爭並見原除河南尹未拜遷司
隸論討駿功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乃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
餘戶二千二百封子暢兄子雋亭侯坐公事免起爲衛尉風疾遜位
就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倫擅政逼爲中書監倫篡加右光祿大
夫惠帝返正自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懷帝末至司徒京師危逼荀
晞請遷都倉垣祗奉使詣河陰修理舟楫洛陽既陷荀藩等推爲盟
主建行臺傳檄四方偁司徒大都督遣長子宣赴告方伯少子暢行
河陰令自屯孟津小城以待義兵疾亟手筆敕厲二子詞旨深切覽
者莫不慷慨卒年六十九
論曰石門有二在廣武東西皆引河水以注汴渠而以門爲之節度
者也然則賈讓穿渠灌溉之法不獨可行于東郡而河不兩行之說
非所論于穿渠矣河不能不隄隄不能不重近者爲縷隄遠者爲遙
隄遙隄距縷隄以三十里爲率河流歸槽縷隄外灘出輒仿石門之
法往往穿引水張則泄之俾至遙堤而止俟其澂清然後開遙隄而
用以溉施之水行地上之處豈不害日去而利日興哉沈萊堰在西
石門自祗築堰但泄盛張不復通舟楫江左北伐通運皆由東石門
其後或通或塞塞則更從濟北盧縣之碻磝城入河云
曹攄字顏遠魏常侍肇之孫也臨淄有寡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勸
改適婦戀姑不去姑閔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自誣服
獄當決而攄爲令到卽雪其冤歲夕行獄獄有死囚攄惻然謂之曰
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得無欲暫見家人邪囚皆泣曰
若得暫歸雖死不恨攄卽出之克日俱還一縣歎伏號曰聖君入爲
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衆怪之攄
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此必門士竊以燎火耳詰之果服齊王
冏輔政以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或勸吾還國于卿何如攄曰大
王之功盛矣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若
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不亦美
乎冏不能用卒及于難惠帝末爲襄城太守郡屢經寇難攄綏懷有
方永嘉二年高密王略鎮襄陽以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逌反略使督
參軍崔曠討之曠性姦凶譎攄前戰己繼之攄戰合而曠不救遂以
戰死故吏百姓奔喪會葬如赴父母焉
論曰道失民散其陷大辟非盡無良也攄之縱囚殆有以得其情矣

爲法所拘不能脫罪聊且卹之分外以自致其哀矜是以就死如歸應期畢至此豈智術之所馭姑息之所感哉

陸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少與兄機齊名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吳平揚州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辟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號爲難治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敕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與語便縛以來既而果然問之伏與妻通共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稱神明郡害其能乃去官百姓追思圖畫雲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諫晏營第宅及信任部將覆察諸官出納爲時所稱遷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治如浚儀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嬖奄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玖深恨之穎討張昌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軍事會與長沙王乂構兵因回軍向闕兄機被戮并收雲穎僚佐蔡克等並叩頭固爭而孟玖怨雲竟殺之并其弟耽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汎愛博納當世稱之由博士遷常侍永嘉中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天下大亂方鎮多阻兵相攻軼威惠並著而崇尚典禮軍諮祭酒杜夷學行精博軼特置儒林祭酒以夷爲之州人向化洛陽孤危軼貢獻不失臣節自以受命中朝不能祇承元帝教令郡縣多諫軼曰吾欲見詔書耳洛陽陷司空荀藩移檄遠近推元帝爲盟主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見攻而死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河北騷擾廣平獨安公師藩圍鄴南陽王模窘急紹救之獲免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上轉荊州南度河從車千乘至許昌模時爲都督在許留紹啓轉冀州破汲桑走石勒捕誅胡羯境內漸安加寧北將軍假節監軍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幽州王浚青州苟晞並有威名紹視之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贈車騎將軍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父諝吳黃門侍郎譚秪歲而孤母年十八守節撫之及長好學不倦爲周浚揚州從事舉秀才對策爲諸州第一除郎中歷遷尚書郎出爲郟令惠帝西入關司徒王戎來奔兵亂之後饑饉薦臻譚傾心撫卹戎客聞天下亦出穀三百斛以助振施譚所感也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舉周訪爲孝廉破石冰黨帥封都亭侯陳敏之亂移書責顧榮爲榮所怨數毀短之以故宦不達終于秘書監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領林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民張兊報父讎繫獄母老無兄弟有妻無子智明閔之停其獄弛兊刑令兊妻入獄就兊歲餘產一男會赦免兊之弛刑也或勸兊逃兊曰有君如此而忍負乎惠帝北征智明勸穎釋甲奉迎穎怒不用永嘉之亂仕于劉淵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舉灼然二品歷吏部郎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本傳此下有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云云按上言步走擔兒則兒未能行且果能行及父母何爲繫之史言誣矣投李矩于新鄭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密奔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乃還其家屬至江東拜太子中庶子吳內史闕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本傳云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按攸奔亡而來家屬僅存以無攜蓄中庶子祿非優厚安得有米載之吳郡蓋緣吳郡殷阜向爲利藪攸勵清節傳者從而爲之詞史臣不察因仍甄錄敘棄子則加以縛樹表清操則飾以載米胡威疑父而辭絹溫嶠報國而絕裾徒快一時脣吻之談其于揆情覈事實

（為疏謬詆前賢矣）郡中大饑攸不待報開倉救之被劾詔原後以疾去送錢數百萬一皆不受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密發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歷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會稽內史轉太常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攸妻遂不育納妾有寵訊其家世復是攸甥攸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弟子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陸納字祖言司空玩之子也桓溫鎮姑孰州郡皆修特敬納自吏部郎拜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三升醉耳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並在溫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三升納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尚書外白裝船幾納曰私奴適以船裝糧食來足以自還無所復須也臨發唯齎被襆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謝安嘗欲詣納納許之而無供辦兄子俶密為治具安至納設茶果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拜僕射還令會稽王道子年少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

論曰史偁鄧攸善與人交而頗敬媚權貴王敦之時幾致汙染若納之于溫豈有逢怒之理邪患誠不至耳工拙非所計也至如杜預餉遺貴要彼其功名泰盛抑有由然與夫逢時者異矣

王蘊字叔仁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絫遷吏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數輩蘊連狀白執政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聽執政用之故不得者亦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佳政郡饑輒開倉振貸主簿執諫請先列上待報蘊曰必爾死過半矣專輒之愆太守任之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所全活十七八朝廷以違科免蘊官民詣闕訟之乃得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女為孝武皇后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改授左將軍徐州都督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朝廷恩遇宜依褚公故事然後受命頃之徵拜僕射將軍如故還丹楊尹加常侍苦求出外拜鎮軍將軍會稽內史都督浙東五郡性嗜酒末年尤甚在郡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太元九年年五十五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晉世開倉振饑列上不待報者或下詔褒揚敕以為法或被劾詔原或以免官蓋其時政令無常如此孟子謂孔距心論其常且一國道近汲黯奉使專行值其變且外郡道遠後世因時取法可也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之後也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哀感行路事母孝謹家貧母喪無人鳴鼓哭臨時恆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羣鴈俱集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鹹菹味旨便撥棄之居與韓伯鄰伯母殷浩妹也聞隱哭輒投箸助哀因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矣伯為吏部遂舉隱之絫遷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絫遷左衛將軍祿賜裁留身糧餘班親族妻子不得霑寸祿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唯貧窶不自立者求補長吏前後刺史多黷貨隆安中朝廷欲革其弊乃拜隱之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貪泉云飲者輒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遂酌而去至州清操彌厲常食乾魚進魚者去其骨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南寇隱之遣長子曠之拒戰敗死拒守百餘日循踰

城放火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隱之不能禦將妻子出奔爲循所執朝廷方平桓玄之難未遑南討便以廣州授循循因表隱之黨玄請加法詔不許執政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乃得還家唯茅屋六間不容妻子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度支尚書轉太常義熙八年致仕授金紫光祿大夫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並爲郡縣皆以孝弟廉慎爲門法

論曰隱之最以清節著俸祿散親族妻子不與非乖則僞耳其在廣州未聞有所設施賊至城陷民受荼毒方將妻子規還朝廷清甚必刻刻則無人子身孤立臨難束手固其宜也乃猶得以處脂不潤垂名史冊豈非世變使然乎

張譚字元慶姑臧人仕沮渠蒙遜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講孝經及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晉略𥡴傳五

文學

聖人之道博大而容衆其言無不賅自刪定六經而游夏之倫已各傳其所受況後世乎更秦大亂老師宿儒僅有存者益無以闚至論之全漢儒謹守師說謂之家法未爲失也魏王弼何晏王肅之徒始奮私智挾異端糅舊說叛新義家法壞矣晉代因之或尙攻擊或事調停至如杜預短喪王肅廢祀雖在當時已不爲衆情之所允服然則是非之公固不可以筆舌爭也泰始初置博士十九人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之元康以後兵亂相尋寖以衰歇元帝中興雅重文學建立黌序置博士九人荀崧表請增四詔許增三未行而王敦難作後更招集學徒殷浩北伐罷充軍國之用孝武重復興立亦未詳明雖曰國步艱難豈非老莊浮屠傾動當世秉鈞軸者無確乎不拔之志哉績學之士通塞有時而服習無改雖醇駁不同要其立志亦可謂豪傑之興不待文王者也

范蔚吳郡吳人祖平吳臨海太守太康中徵不起年六十九卒詔諡文貞先生平子泉亦以儒學顯泉子蔚爵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皆供其衣食蔚子文才亦知名

文立巴郡臨江人師事譙周專毛詩三禮泰始中爲太子中庶子表請敘用諸葛蔣費子孫從之拜常侍蜀故尙書程瓊與立交至深弗薦也帝聞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素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上聞爾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陳邵字節良東國襄賁人泰始中官給事中撰周禮評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陵人漢廣川惠王之後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者數十年受業者數千人兆以春秋一經三家雖敵乃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纂述百餘萬言

論曰三傳之不能相通雖童孺皆知之而兆欲爲調人可謂不度矣爲學之蔽厥有二端信守而不能擇精思而不免於鑿皆不足以致用史偁有人騎驢至兆門字兆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在青州無敢偁其字者門人咸怒及見兆說疑客爲解之客發難兆不能對以斯論學與捫籥者何以異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家世儒史仕魏爲夏陽侯相接少孤哀毀過禮郡辟之母老不就母終居墓次積年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潘滔遺書勸弗應以待公府之辟接報書曰世道交喪遂至剝亂而智識之士箝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值惠帝復阼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司馬蕩陰之敗請旌嵇紹以號令天下從之轉臨汾公相還尙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于學無所不通尤精禮傳嘗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閡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焉又譔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文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愻期過江仕至陶侃司馬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及列女後傳

崔游字子相上黨人甄明儒術自少至老口不言財利魏時由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以病免武帝時即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譔喪服圖行于世劉淵少時與朱紀范隆並從學及淵僭帝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于家隆字玄嵩少孤疏族廣收養之教以書爲立祠堂隆奉廣如父注春秋三傳譔三禮吉凶宗紀州郡辟命皆不就與朱紀並仕漢爲名臣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韓詩其于三

禮遵鄭氏著禮通論駮諸儒申鄭指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山衣木葉食果實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環其旁劉淵及聰欲徵之皆礙不得達劉曜時出居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不屈以壽終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南度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以稱職見稱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剏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儀朝廷典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權衍勸太子博延朝彥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出爲廣陵太守時人爲衍寒心衍不形于色石勒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太興三年卒于官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于賀循凡所譔述百餘萬言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百家之書無不綜覽精究算曆圖緯惠懷之世徵辟不就隱居教授華軼爲江州請爲儒林祭酒後至建鄴元帝爲丞相下教爲特立儒林祭酒官帝欲就見之固辭帝與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後除國子祭酒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明帝即位自表請退下詔固留太寧元年年六十七卒贈大鴻臚謚曰貞子著幽求子二十篇兄崧著壬子春秋以刺元康風俗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屢徵不起永和初朝廷典禮詔就訪焉嘗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作志林三十篇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之變色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養親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欲爲立宅庾爰之餉給之宣並辭不受閑居屢空閭風宗仰者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及太元中范甯守豫章與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二范之化也年五十四卒所著易禮論難皆傳于世

荀崧字景猷漢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泰始中襲父爵補濮陽王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友善惠懷之世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與百官奔密于路喪母賊追至同旅散走崧被髮守喪號泣賊棄尸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爲後將軍假節江北監軍南中郎將襄陽太守山陵發掘遣主簿石覽修焉進爵舞陽縣公進號平南將軍還江北都督鎮宛既而改封曲陵授覽襄城太守杜曾圍宛崧力弱食乏小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夜踰城突圍求救于覽賊追之灌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乃免既發覽師又爲崧書與周訪訪救亦至賊始散走崧龔穰獲會兄保斬之元帝徵拜僕射與刁協共定禮儀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鄭易儀禮及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上疏曰昔世祖應運崇儒興學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詶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得以質疑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頒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則有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訓典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龍飛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十九人今止九人準古計今猶未及半宜爲鄭易鄭儀禮公羊穀梁

各置一人三傳雖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爭戰之場詞亦劍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作難不行帝崩羣臣議謚號敦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返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既定議而後與敦書曰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豈可隨世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咎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于此銜之而止敦平更封平樂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偁之蘇峻之亂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衞成帝帝在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温嶠舟崧老病篤猶強力步從咸和三年年六十七卒謚曰敬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少孤父墓柏被斫手刃盜由是知名爲王導參軍好刑名嘗著學箴以抑虛浮之士爲大箸作郎刪典籍煩複以類相從分立四部遂爲祕閣永制

司馬氏始剏紀傳表書之體班氏因之以述一代事蹟華嶠司馬彪謝沈述東漢陳壽述三國干寶王隱謝沈徐廣述本朝而孫盛習鑿齒又蒙春秋之名各有著錄至如荀綽虞預鄧粲之倫或散見他篇者未易悉數也蓋晉人平蜀以諸葛不置史官爲大闕故于此尤斤斤云

華嶠字叔峻祖歆魏太尉父表太常嶠博學有令問仕魏至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累官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帝耽樂致疾屬小瘳侍臣表賀嶠因此微諷請帝齋養精神以幸天下優詔答之惠帝時與誅楊駿功封樂鄉侯還尚書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術數南省文章門下譔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薉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偏觀祕籍遂就其緒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號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詔藏祕府汝南王亮衞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所著雜文筆數十萬言所修官制太子還宮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河渠循禹蹟置都水官親蠶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謚曰簡十典未成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徹卒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十典乃成并草魏晉紀傳永嘉之亂嶠書散失存者尚五十餘卷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彪少篤學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後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世事專精學業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遷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常侍惠帝末年六十餘卒彪常以爲先王立史官書時事載善惡明勸沮最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頗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闕者多于是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名曰漢後書初譙周以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繆彪復條周之不當者百二十二事據汲冢紀年之義以正之又作九州春秋注莊子亦行于世

陳壽字承祚蜀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不爲屈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遂被貶議及蜀平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補陽平令譔諸葛亮集奏之復入爲著作郎領本郡中正譔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偁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方著魏書見之自罷張華將舉爲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諷吏部遷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復

薦之授治書侍御史毋憂去職毋遺言葬洛陽壽從之又被貶議元康中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尙書郎范頵奏請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從之壽又譔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及餘文章行于世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卒如周言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兼好陰陽術數元帝鎭建康以才器召爲著作郎王導請置史官敕領國史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歷王導司徒右長史終散騎常侍晉初議立晉書限斷荀勖欲起魏正始王瓚欲起魏嘉平賈謐欲起晉泰始詔從謐議遭亂中廢至寶乃成書寶用荀勖議起魏正始自宣帝至于愍帝八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寶之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值魏刱基之初籌畫軍國驅馳三世性深阻而寬綽能容納行任數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雖太平未協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蹠國政迭遷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艸之固張昌石冰傾之于荊揚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戎羯僭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有見危以授命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辟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世積忠厚仁及艸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孼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刱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辟恥尙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解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

歷奔于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裝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逆于舅姑殺戮妾媵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闡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斯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乘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亡之後徒廁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固不能以取之矣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譔搜神記二十卷及雜文筆皆行于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好學耽著述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兄瑚三王時有戰功累遷游擊將軍惠帝幸鄴上官己縱暴京師瑚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謀誅之反為所害隱受父遺業屏居自守不交勢援建興中南度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相知納好博弈隱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草刱務殷疏寢不報太興初與郭璞同召為著作郎令譔晉史與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譔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因更嫉隱預豪族結權貴為朋黨隱竟以謗免預字叔寧喜之弟也好學有文章仕會稽主簿上記于太守庾琛為送迎限制及減省督郵並見從太興中除佐著作郎大旱詔求直言預上書請徵隱逸及拔將帥之才還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求言預又陳請減省刑獄及禁朝臣燕會宰殺泰後初與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及蘇峻之亂為王舒參軍進封平康縣侯終散騎常侍好經史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著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篇又荀勖孫綽沒胡為石勒參軍譔晉後書十五篇長沙鄧粲騫之子也著元明紀十篇皆與隱同時家貧無資用依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拙于文詞其次第可觀者皆銓所譔云年七十餘卒于家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初參內史何充軍母老去職庾亮蔡謨辟並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耨之暇研精文籍康帝即位議毀廟禮徵為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史才遷著作郎譔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于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魏中書令資之後也少與殷浩齊名嘗同浩談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起家佐著作郎家貧親老求為邑出補瀏陽令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庾翼代亮為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未拜而桓溫代翼留參溫軍從伐蜀守輜重彭模距賊有功賜爵安懷縣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入為祕書監加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詩賦論難數十篇晉陽秋詞直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云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其子懼請白盛改之盛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斑白無少假借諸子請為百口

計號泣稽顙慼大怒不許其子乃私改之而慼寫兩定本寄于慕容
氏（舊史作慕容儁按枋頭之敗在太和四年儁殂久矣）太元中博求異書得之遼東書遂兩存匹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世爲鄉豪以文筆著偁爲桓溫別駕出守
滎陽一脚偏廢去官里居襄陽陷爲苻堅所得俄以疾還家郡既收
復朝廷欲徵典國史會卒初桓溫有不臣之心鑿齒乃作漢晉春秋
五十四卷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統至文帝
平蜀乃爲漢亡晉興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強將以諷溫臨終上疏論
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謂三祖在魏勢逼力制無純臣
之義魏德則篡功未一統比諸共工秦政不得爲一代帝王云

論曰自習氏剏爲絀魏紹漢之說後世正統之論起焉孔子因魯史
作春秋以正諸侯之是非魯亦諸侯也以諸侯正諸侯是彼善于此
而已非王事也是以春秋之義莫大尊王尊王然後諸侯可得而正
也習氏比魏于共工秦政夫共工秦政皆嘗統一區宇當以比晉不
當比魏也魏晉之有天下以言人心均有未安而魏功大晉習氏絀
魏伸晉彼晉臣固然爾後世曷爲踵之乎且夫正統之說非史臣所
宜言也古者天王崩偁天而誄之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俛同凡愚所
以上嚴明旦是天之權也孔子作春秋尚不敢使魯君侵天子之權
而習氏乃欲執天之權以奪魏予晉豈非春秋之罪人哉是故湯武
之論漢文比之馬肝不然桀放鳴條厥後爲獯鬻箕子違難開國朝
鮮申習氏之指皆當儕諸蜀漢然則商周盛朝將不得紀年矣且桓
氏在漢受寵顯榮遠出司馬氏之上使溫黜晉而代之曰亡漢者晉
我復其讎習氏又何以說焉絀魏之謂僭僭之罪止其身非純臣之
謂亂亂之禍及乎天下後世夫慮溫之覬覦而以非純臣之論予晉
三祖是何異于教猱升木者也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也歷謝玄兗州從事譙王恬鎮北參軍除祕書
郎典校祕書轉員外散騎侍郎校書如故義熙初爲劉裕鎮軍諮議
封樂成侯領著作奉詔譔車服儀注遷驍騎將軍常侍大司農著作
如故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
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
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
是晉室遺老憂樂之情豈能同也乃更獻欷引年歸年七十四卒于
家著答禮問行于世

泰始初以文筆箸偁者張華孫楚其尤也摯虞束晳應貞皆備侍從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並驅爭先則有潘左夏侯可謂盛矣中興之際
顧榮賀循葛洪郭璞咸彰炳蔚冠冕時英及乎大權外移而秀碩之
彥多羈幕府孫綽取忌于桓溫謝混不容于劉裕此亦足以觀世變
矣鉅製鴻章每多規橅至如士衡五等之論景陽劍閣之銘太沖詠
史之篇景純游仙之什斯其最焉既世多有故不復載云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師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
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對策爲上第拜中郎吳平上太康
頌美晉功德母憂解職召補尚書郎表論封禪虞以漢末喪亂譜傳
多亡失雖子孫或不能言其先祖乃譔氏族昭穆十卷進之以定品
違法爲司徒所劾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
除之虞表諫而止荀顗譔新禮使虞討論得失然後施行元后崩杜
預奏亮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惟偁不言漢文限
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
除虞與預書曰唐偁遏密殷云亮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
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
之重以宜奪禮何必附古惠帝時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下
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禮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
由位成服全非以年也從之歷祕書監衛尉卿從幸長安東軍至百
官奔散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糧絕食橡還洛爲太常虞明天文常

謂友人避亂之國唯涼土耳洛京亂人相食竟以餒卒譔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譔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避難徙居遂改氏焉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文請雨三日而澍百姓歌之初璆娶石鑒女已而棄之鑒諷州府不得舉辟璆兄弟及鑒卒王戎始辟璆皙亦得召爲張華司空掾時欲廣農皙上議以爲天時不可必期地利人力可以計生課致宜申游食之禁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稠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滿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而徙牧苑于北土空虛之地汲郡吳澤良田渟水豪強大族擅其魚蒲之饒宜下郡縣詳計通洩荆揚兗豫必多此類宜詔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轉佐著作郎譔晉書帝紀十志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也得竹書數十車文殘不復詮次武帝付祕書校綴寫以今文皙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趙王倫擅政請爲記室辭疾歸卒年四十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惟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

應貞字吉甫汝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泰始初官給事中至散騎常侍與荀顗譔定新禮五年卒文集行世武帝於華林園燕射從臣賦詩貞篇最美云

三張者載協亢也安平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太康初載省父至蜀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乃著銘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使鐫之于劍閣山焉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累官長沙王乂記室督中書侍郎領著作載見世方亂遂傳疾歸卒于家協少辟公府歷官河閒內史棄職屏居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亢過江至散騎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威才容觀甚美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作抵疑以自廣後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于公調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惠帝時拜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弟淳亦有文藻淳子承度江官南平太守與譙王承同討王敦敦得志悉除異己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

潘尼字正叔滎陽人少有清才與叔父岳俱以文章著傳岳躁進而尼靜退疾時俗浮競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勵公平遺人事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篡位謝病歸齊王冏兵起赴義爲參軍兼管記室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洛陽將陷攜家東出成皋道遇賊住塢壁病卒所著釋奠頌乘輿箴傳于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喟然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乃不及我少時由是感奮思皃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訪岷邛之事于張載又求爲祕書郎以致其博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謐爲之序張載劉逵爲之注衛瓘作略解張華又歎美之豪貴競寫紙爲驟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與弟雲書曰此閒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及思賦行機遂輟筆齊

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張方縱暴大掠京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爲張華所推服歷官中書郎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著詩賦雜文筆十餘卷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緱氏年十三母與觀迎令謂曰汝先世本非微賤遭亂流離遂爲士伍尒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激從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觀太學見嵇康寫石經裵回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見問對曰慕君風器非常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還父母禁其出遂陽狂走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還山陽及康遇禍投魏興太守張宗嗣宗嗣還江夏至隨到濵川欲因入吳會宗嗣卒乃占戶遼西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辨有從橫才氣遼西舉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宦成弗之告也戒勿歸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以精審見偁太康中舉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榮養志既不就哀憤歐血卒年三十七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本姓棘避仇改焉父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皃善文詞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還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爲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爲羊祜征南從事中郎歷侍中常侍國子祭酒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也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也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閒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使爲文虞預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當爲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世衰道喪文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公于畎畮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遂偁方于宗師王導辟爲掾自以地寒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幷雜文筆行于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東應選撲殺之名震殊俗闡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度江而母隨兄肇在項城永嘉沒胡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十餘年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並不就其後爲西陽王羕太宰參軍蘇峻之難北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封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爲文以弔賈誼病免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子肅之亦以文藻著偁仕至湘東太守

曹毗字輔佐魏大司馬休之後也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還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著揚都賦亞于庾闡官至光祿勳所著文筆十五卷

袁宏字彥伯父爲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秋夜

乘月與左右微行泛江聞租舫中諷詩聲清詞藻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袁臨汝郎誦其詠史之作也迎升舟談論申旦引參其軍還桓温記室與伏滔同在温府宏性強正不阿而滔每事將順府中呼袁伏宏以爲恥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令與滔比肩入爲吏部郎出守東陽太元中卒于位年四十九宏將出守朝賢餞諸冶亭臨別謝安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雜文三百首傳于世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好學有志尚嘗晝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後藻思益進州辟主簿還庾亮從事桓温征西參軍謝尚守江夏温使含有所檢劾含至郡與尚酣飲累日便還温問所劾含曰公謂尚何如人也温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温奇其意不之責轉州別駕含以廨舍喧擾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竹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焉布衣疏食晏如也歷官常侍侍中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七卒

郭澂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之亂奔走還都劉裕引爲參軍從平長安裕意欲西取秦隴集寮屬議之澂之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定東還位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于位

聲音之道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能及于久遠故文字興焉古者十年學方名列于六藝之末明易習也自黃帝及周文雖遞嬗而其數蓋寡故委曲繁重無有苟簡急疾之意秦任刀筆事繁權重患吏不給乃始破員爲方伸曲作直小篆隸書相繼而起人意趣易又秦法嚴故逮漢武百年之閒而魯恭王得孔壁古文能知其讀者已不數人壁經復藏秘府世稀得見魏初邯鄲淳號通古文而正始石經已至繆省蝌斗之形蓋古文之義晦絶久矣晉時汲冢書出諸家辨識迭相攻難而鐘鼎文字傳于世者莫不各以意測穿鑿傅會莫能畫一也許慎于六書最爲沈潛亦用小篆爲正然則言文字者鮮不宗述李斯矣斯之破壞三代法度尚論者咸所切齒及言六書顧遵守其法罔敢失墜豈非事繁權重世變相類之故邪漢初以書試吏意在同文未有工拙之課其後曹喜王次仲蔡邕杜度崔瑗崔寔張芝師宜官梁鵠邯鄲淳韋誕鍾繇胡昭之徒擅名漢魏覬在魏與鍾胡齊名子瓘爲晉尚書令燉煌索靖爲尚書郎俱學張芝瓘得筆勢靖得楷法瓘子恆兼工諸體江左庾桓郗謝及諸名族莫不能書而王氏爲之冠咸傳導源伯英傳法鍾索蓋自漢章帝時草旣盛行杜以結字爲工崔以行筆見美互相紹述篆遭鴻都增刪轉變其道多端而許慎之六義又因以晦塞矣然猶人自爲學未彰功令晉用荀勗議立書博士教授諸生以鍾胡爲法然後行書今隸二者大盛草猶閒作古篆隸分等諸鑱羊勢自繁而趨略急疾以爲便姿媚以爲工此亦氣運升降之故也真行之書始盛于晉然衛索羲獻皆發勢于篆隸故有一臺二妙父子不同之說疏其流別或亦可甄而溯焉

索靖字幼安與鄉人氾衷張甝宗人紒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讖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擢尚書郎除雁門太守遷魯相酒泉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嘗行視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言皆驗元康中拜梁王肜大將軍左司馬加蕩寇將軍討齊萬年有功還始平太守趙王倫篡位靖以左衛將軍助廣陵公漼討孫秀加散騎常侍還後將軍河閒王顒之攻長沙王乂乂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破張方被傷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常進贈司空封安樂亭侯謚曰莊著五行三統正驗論及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以去繁存微大象未亂爲宗而極擬其乍正乍邪比附散布之勢焉

衛恆字巨山瓘之子也少辟齊王攸司空掾歷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中庶子黃門郎從父遇禍恆傳瓘書法兼善草隸以蔡邕有篆勢崔瑗有草書勢而古文隸勢闕焉乃兼存二家述其原流補其不備作四體書勢以爲古文始自沮誦倉頡終于汲冢書汲冢書十餘萬言書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所及見也篆書始于史籀十五篇謂之大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則秦小篆也許愼說文以小篆爲正閒及古文大篆莫可得詳建初中扶風曹喜善小篆繼軌李斯邯鄲淳師焉蔡邕亦師曹喜然精理閑密不能及淳韋誕則師淳而不逮也隸書始秦程邈漢上谷王次仲最有楷法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學之或謂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鵠謂淳得次仲法而魏武帝最愛鵠書以爲勝宜官鵠弟子毛弘以八分法教于祕書世所傳八分皆弘法也鍾胡始爲行書受法于劉德升蓋隸分之支別云漢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乃備杜度後則二崔張芝美兼二家下筆必爲楷則其弟文舒書亦相亞又有梁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然不及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芝同時見傳西州芝嘗自傳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若芝能傳崔法恆敘次古文篆隸八分行草支派師承詳備獨不及今隸今隸者眞書也與行書同源而恆獨略之豈非當世共由而不見所謂專精甚巧者與王羲之學書于衛夫人自言眞書過鍾草不及張然則王氏之眞書初蓋出于衛氏而恆謙下不自標著要後世知者沿流溯源不可不察也

王廙字世將羲之叔父也少能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弈雜技無不精究于元帝爲姨兄弟元帝鎭建鄴棄濮陽太守度江除荊州刺史爲杜曾所襲棄州走曾敗得之官不稱職徵爲輔國將軍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從兄敦舉兵向闕帝遣喻敦反爲敦用敦擅政拜平南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卒于位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廙書南度時最有名云法索靖及羲之學成乃出廙上羲之自有傳每自傳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又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莫年方妙嘗以章草畣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顚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及其羣從洽珣珉並能書而少子獻之爲最

王獻之字子敬高邁不羈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選尚新安公主不得已乃離其妻郗氏爲謝安衛軍長史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官女爲安僖皇后追贈太宰謚曰憲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臺成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時議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然羲之得隸法獻之得篆法故其自負如此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恆置左右羲之父子並能畫然晉善畫者獨推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仕至散騎常侍謝安甚重之爲桓玄所狎性絕癡嘗以一廚畫寄玄所封題甚密玄發廚後盡竊之愷之失畫見封題如故直云妙畫通靈如人登仙變化去矣時人以愷之工畫有才而癡謂之三絕諸書家能畫者皆莫能及焉

論曰古者繪衣表物采鑄鼎昭神姦降及後世圖畫聖賢忠孝妖治

蟲惑之形容以存勸諫星辰之分次山川之險易農桑耕織之艱難亦其物也蓋與書相表裏矣俗書既行畫理亦失徒爲畸人逸士之所寄託甚者小夫賤豎資以養口體焉可慨也夫

晉略彙傳六

隱逸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雜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箸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坿梯之眷洵炙手而可熱傅劉進苦口之規寧寘耳而爲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戟而前星斂曜壼巷飛書而永寧截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亡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酖毒江沱有必精之饌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匕鬯僅存紗帷未徹濟寬召蕭牆之釁雪恥竭杼軸之供鱷吞鯢啖方洶涌于遼碣鼈跛鼉怒乃蹢躅于坎窞此又一時也日莫倒行市怒室色大憝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邵埭先成已踐白雉之妖豈免黍離之嘆此又一時也然後金甌缺于晉陽之甲寶鼎移于五湖之長草澤奮其長刀朝廷甘于赤紙易傳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于兩晉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雖見賁于弓旌若含辛于荼蓼者矣孫登五人沖漠而似道魯勝三人見險而知止朱沖十人束脩而近名譙秀七人在裔而不辱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奇卓犖照燿篇章至如皇甫之于書張翰之于酒葛洪之于藥阮裕之于二郡陶潛之于三徑此五君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俟于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履危行如坦塗等疲人于鷗鳥視夫索隱行怪勞神苦思者不亦遠乎是以次其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窟北山以居夏編草爲裳冬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一弦見者皆親樂之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更大笑時時游人閒所經家食之則食贈遺無所辭及去皆棄舍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論古今成敗及棲神導氣之術終不詶對籍長歗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和響合巖谷乃登嘯以答籍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乃辭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夫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及康在獄乃作詩曰昔慚柳下今媿孫登終以遇禍楊駿執政遺登布被登截被于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未幾駿敗

論曰阮籍傳蘇門先生不言姓名嵇康詩乃有姓名而楊駿傳亦有高士孫登是邪非邪古高士多無姓名太和末大司馬桓溫見隱者宣城文脊山中披鹿裘坐石室不言不笑神色無忤溫及賓僚數十人敬異而退乃命伏滔爲之銘贊以山有瞿硎俾爲瞿硎先生云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不受也推排辱罵無怍色孫楚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歸不肯坐貽書勸之仕答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又云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魚鳥相與萬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鞶鑒而去遂去不知所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恆采稆拘螊蟣以資朝夕星行夜歸宗族勸仕州郡勃然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我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世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在隆汙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閒乎嘗詣洛市藥值三月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袚褉車旗鼓吹閑以女伎炫服金翠照映波上舉國若狂統危坐船中暴所市藥略不顧瞻太尉賈充察而異之使問姓名再問乃告問其土風對曰其人循

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就船與語其應如響使之仕俛而不答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頗能作鄉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寓稽山朝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自投于水尸抱持父俱出波閉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曰幸甚統于是以足敂舷引喉轉聲情激氣厲大風應至水波蕩搖雲霧冥集聽者相視色變止之乃已充等引去羽儀綷粲統危坐如故若無聞見充等相謂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榮祿元康初太后之變養升太學堂嘆曰始設此堂欲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唯殺父母祖父母不赦柰何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一至于此人理既滅亂將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出蒼白鵝各一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謂謝鯤阮孚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則此地也今出二鵝蒼者胡象白應國家易偁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即好游山林彌旬忘返親終不娶棄家歷華陰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初無壁障時方患虎恆入室害人文獨宿十餘年未嘗侵犯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以易鹽豉有餘以振貧乏虎殺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便當自賣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絝褶一具文不納辭還颺遣送置之而去文亦無言衣爛不御王導使迎之文不乘車船步擔至京導處之西園果木幽邃鳥獸馴擾朝士咸詣温嶠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欲歸無路是以在此非棄之也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思乎曰思由憶生不憶故不思也曰獨處窮山不幸遭命爲烏鳶所食不已酷乎曰薶葬者亦飽螻蟻耳曰猛獸害人先生何獨不畏曰人無機心獸[illegible]集衆賓張伎樂試使呼文文率然便至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illegible]野永昌大疫文病亦殆導饋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逃歸復結廬臨安山中已而蘇峻作亂京師殘毀餘杭亦破臨安獨全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初官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鄴令歲朝望氣知將來多故便偁疾去官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中書郎皆不就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張軌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啟其可閉乎固謝病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蔣秀貪穢旭諫不納謝去閉門講習秀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吾負功曹矣察孝廉除郎中舉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徵不行陳敏之亂江東名豪並見羈縶唯旭與賀循守死不屈元明之世備禮徵爲給事中不起咸和二年卒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咸寧中徵博士太子右庶子沖聞徵書至逃入深山沖有至行居近羌戎奉之若君以壽終

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臨終敕其子沈元康中沈爲大中正進原二品屢徵不到爲王浚所害諸生竊其尸共夜葬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温征西長史陋少貞立未嘗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喪母毀殆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餘年親族謂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俛就不肖者跂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簡文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勸溫辟之溫曰會稽王尙不能屈非我所能致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命耳長于三禮注論語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王導辟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不起其後高密劉緬城陽邴郁並依績例召爲博士各辭老疾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名德著聞永嘉之亂寇盜不犯其鄉咸康中召爲博士不起康帝徵爲散騎常侍固辭老疾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遵湯操履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釣弋爲娛既而罷弋或問其故莊曰弋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不就徵辟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並不就辟命孝武徵法賜爲散騎郎亦不至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成太守翻家臨川州郡辟賢良舉並不就咸康中與翟湯並爲庾亮所薦同徵博士並不起嘗乘小船暫還武昌省墳墓庾翼躬造之以其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欲辱臨野人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俛屈入其船中竟日而去欲強起之終以不屈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好游山澤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就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媿于是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騶人代之父辭曰若勞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羣小凡廝伍之家吉凶無不躬造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太息謂人曰誰當瘗我其劉長史乎已而果然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隱居太平山郗愔召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月犯少微占曰隱士當死時譙國戴逵有威名人咸憂之俄而敷沒逵居吳會稽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晞召之鼓琴逵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徙居會稽剡縣性高潔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著論以申其指焉孝武時徵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辭以父疾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寓居內史王珣虎丘別館會稽內史謝玄上表請絕召命乃復還剡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散騎常侍亦不起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孝武時玄之與戴逵並徵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苦辭疾篤不行尋卒年八十五弟子元壽亦有操尙徵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並不起卒于家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顯名蜀朝秀幼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屢徵不屈桓溫平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又道遠故不徵遣使就所在四時存問范賁蕭敬文之亂避難宕渠年九十餘卒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不與當世交通張茂時太守陰澹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咨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與書曰先生耆年重望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年七十九澹謚之曰玄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及門數百人非入室弟子莫得親授皆轉相傳述劉曜徵太常固辭不起遂隱隴山石虎以安車迫而致之既見不拜與之語不答其下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舍之永昌乙第夜使美女誘之又使壯士劫之軻漠然若無

閭見常臥土牀覆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進輒談經輒瞑目不對鋪發輒被露其形大笑之輒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後求還虎以安車送之獨十戶租供之石氏亡秦人西奔涼州弟子以牛負輒爲亂兵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九城山慕容暐安車徵至鄴不拜不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平郭南山躬耕不娶年九十餘與鳳同被慕容暐徵亦不拜不言年餘陽狂暐送之還苻堅幷燕又將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永卒堅謚之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隱居泰山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依巖鑿窟以居弟子亦然去忠數十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壇窟上每旦朝拜之遺以衣食一無所受問以災祥謝不知年百歲視聽不衰苻堅徵之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乃以野服見堅曰先生考盤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情存岳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岳道士沒于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堅遣使弔祭謚之曰安道先生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隱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辟命唯與隂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子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求見不得銘詩石壁而去纖注論語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祚徵爲太子友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和以執友禮造之偁疾不見署太子太傅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祚謚之曰玄虛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歎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今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將我教有所闕乎抑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由是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綜百氏然志在高尚唯矜著述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官事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致意焉魏時郡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泰始初詔徵之敦逼不已謐自稱草莽臣上疏固辭疾篤歲餘又舉賢良方正徵議郎著作郎並不應命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得疾風痹猶手不釋卷當世號曰書淫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甲乙經及詩賦誄頌論難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初濟隂太守蜀人文立以命士有贄爲煩表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之若何政之失賢于是乎在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以比阮籍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召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便就循談大相欽悅問知入洛便曰吾亦有事北京不告家人同載而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見冏執權專勢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吾子勉之矣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命駕便歸著首丘賦以見志其後冏敗榮幾不免榮卒家人置常所撫琴于

靈坐翰至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嘆曰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或謂翰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桮酒翰性至孝雖名爲曠達然其喪母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晝樵采以貿紙筆夜寫書誦讀性寡欲無所愛玩惟尋書問義則不遠數千里陭嶇冒涉期于必得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弟子鄭隱傳其丹訣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南海太守鮑玄亦精內學逆占將來洪復師焉玄以女靚妻之于是博綜羣籍兼練醫術尤好丹石導養之法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授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求異書見天下已亂乃辟地南土爲嵇含廣州參軍含遇害洪留積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歷揚州主簿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薦洪有史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求爲句扇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乃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年八十一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某日日中嶽得疏狼狽往別洪坐以須至日中嶽未至洪兀然若睡而卒色如生尸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洪在羅浮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所著書所著書言黃白之事者名內篇駮難通釋名外篇凡百一十六篇餘文筆百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經史百家方技雜事三百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論曰晉句扇縣在交州而今句扇山在晉廣州亦產丹沙豈洪不得至縣采丹茲山因以得名邪洪自敘言考覽奇書率多隱語晉時自人主以至公卿士庶往往服丹石致夭折或發狂惑之疾而洪獨老壽輕舉豈丹之力邪抑亦所謂隱語者邪遭時多故力求卑官遠地卒以屏居將其所託者然而意不在于丹邪學則著述繁富功則逆亂摧殄迹則逡巡退讓言佴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嗚呼遠矣

阮裕字思曠辟王敦大將軍主簿以酒廢職敦謂無實才出爲溧陽令坐公事免咸和初除尚書郎去職居剡山王導引爲從事中郎不就朝廷將徵之求爲會稽都督王舒長史舒卒除吏部郎不就拜臨海東陽太守並少時去職屢徵不起成帝崩赴山陵事畢疾去時賢追送至方山不及劉惔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旁裕有好車常借人或欲葬母以凶事不敢借裕聞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用車何爲焚之或問裕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吾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少無宦情兼拙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所以屈躬二郡直爲私計耳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受禪更名潛侃之曾孫也侃卒諸子爭財或以廢戮從父淡至絶穀不婚娶遁逃山中終身不返由是膏腴之胄降同寒素潛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里所貴重家貧親老力耕自給遂抱羸疾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復召主簿不就隆安四年爲武陵王遵鎮軍參軍移家都下父喪去位義熙元年爲劉懷肅建威參軍還家柴桑偶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政聞之卽補彭澤令到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乃種秔秫各半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往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要拳拳事鄉里小人卽解印綬去自潛之家都下而遭桓玄之變及罷彭澤歸柴桑劉裕功業日隆翦除異己有代晉之勢潛感念家國懷不能已往往爲詩託之飲酒讀山海經以致其意詞文指遠與阮籍相上下矣十四年劉裕立恭帝徵潛爲著作郎不就潛居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號爲尋陽三逸而

張野羊松齡寵遵等咸與周旋或有酒邀之或邀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非飲酒未嘗有所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元熙元年王弘爲刺史自造潛潛偁疾不見弘必欲見之偵其往廬山豫遣羊龍齎酒要諸中路潛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自後輒于林澤間候之酒米乏絶時復相贍弘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並受無所辭明年晉禪于宋故人顔延之過尋陽贈潛酒錢二萬潛亦受之刺史檀道濟饋遺遂不復受困乏至于乞食焉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朋酒之會輒撫之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也著五柳先生傳自述生平時人以爲實錄又嘗爲桃花源記記漁者入深山見避秦人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云

晉略彙傳七

晉略序目

自古帝王受命有天下雖德力殊軌未有不計功食報者也福過則倖禍必償之昔漢高祖無尺土之階崛起阡陌之中功成數稘衍祚四百斯不嗜殺人與秦楚易道之所致也及其末流黄巾倣擾董袁跋扈魏武艱難百戰僅乃克之德雖靡倆功亦偉矣文明相繼疆宇觕定司馬宣王升榻受遺任均骨肉主雖幼弱未聞否德也恩之弗圖唯闚竊是務父子兄弟異刃同割股肱遭其剟翦元首隨其移易假借威力刼制海內揆其功烈皆是邀利境外夸張揚詡之績非有奠定區宇康濟民物之勤此豈足與魏武之剏業相次比哉且夫魏武延攬英雄識拔超軼委任授成殆無遺策此宜足以奔走一世者也司馬氏專行箝制迫脅之術乃亦舉世靡然迨乎太康遂壹區寓南東萬里書軌畢協統馭所屆反侈于魏氏然後同氣搏噬非族偪處剝喪鑱削極乎無始始徼非常之倖卒致非常之禍豈不哀哉向使泰始之初受寵若驚揆國重以植綱紀別俗慝以培元氣庶幾哉逆取順守或可補救于萬一而乃志略侈于幷吞情欲縱于得意其建官則大臣多而政柄雜其封域則肩背缺而心腹披其政體則寬積于上急積于下其風俗則男奏聲謍婦耽逸游仰稽天心則無祖宗積絫之報俯度地勢則無秦漢金湯之固中察人事則無魯衞禮讓之俗維持不傾之效洎乎南度寄命荆襄交廣資儲永絕方貢西藩北府漕戍不息以區區之三吳供億萬乘民勞極矣然猶危而不亡蹶而復起引引延延百數十年是遵何道哉昔者三國鼎立英偉卓犖之士張牙嶷函奮其尺寸上之人取適時用棄揖科繩包瑕藏薉唯恐有所摧抑逮于有晉此風未艾是以一材一器之長靡弗効用詭譎以爲智趺踼以爲辯飛揚跋扈以爲雄咸能夌昔拚今照耀奕代乃至遐陬殊俗之方椎貍剽剠之伍魁奇絕特蝟磔而起洪濤蟄山怪石出雷雨殷地芝菌生氣至物化莫知其然斯蓋大造之變局非常情所可測已晉之立國崇長親親以八王之庸駑方五胡之桀黠聚優讓劣化機斯見是以朝權幻于獻匱方鎮危于覆局民力盡于錙銖人命輕于艸芥運鍾否剝亶其然乎然而水火之阨待拯飢渴之懷易副人窮反本事半功倍繭絲俗成士龍圖形而酖社芻牧是求丁劭移州而擊轂慘舒之氣居然相貿則知禍福徵召匙不由人景響相尋捷于枹爓局雖變而情則同固未可謂造物之不仁民生之多辟也帝王之治民猶農夫之力穡民之性情穡之根本利害中之慘于蟊蠹原夫漢季淳喪野清朝濁魏氏尚通毀裂防維名教積而利權熾上下之交固以渙然離矣方且采飾虛譽寄之隆棟陳畫餅以餽餒集蓉裳以禦冬晉乘斯釁遂遷鼎器炊煬竈而直突踵覆車而縈策棄忽甫田驕莠之戒摧毀虎兕將出之柙辟猶縱齊斧以伐性養巨癰而待潰有識之士惴焉鰌辰鼎鉉晏然靡警規爲措置務矜私智始則隕懿親以護駃豎終則敵外戚而樹強宗兆爭唯恐其不工招釁唯恐其不速夫何貽安之有哉一統者上聖之威業也太平者至德之珍符也焉有如此之根基如此之形勢如此之政俗而可以撫寧六合胙之子孫者乎中興之難甚于繼體瑯邪蒙玄石之蔵讖適江表之雛國奮弱力以雪積恥斯事體大容無責焉東北八州羈縻段邵中都夾河飄搖李郭祖桓聽其自擊琨哀告而不舉加以翼翼南士則尊而弗親皝皝直言則斥而彌遠遂使門戶堅于盤石白望重于籲俊內蔑植基固本之謀外成調停姑息之局太阿倒授沸羹靡息劉石慕容苻姚之徒奮梟雄而恃險遠或借資于閱牆或假威于討逆朽木生蠹其是之謂歟盜亦有道視其所杖右侯殞而世龍歛玄恭在而宣武憂堅須白于景略虎歎發于謝艾有由然矣且夫克捷莫果于民志恢宏必因于資力民志不可以不素定資力不可以不豫儲是以經緯上材必綢繆于農殖折衝妙策先整齊于士氣自治之術強弱雖殊末之有改也而晉魚肉以虛其

內假借以驕其外昵衺佞以摧直軨慕雅遠以虧實用方欲驅策疲
氓力征經營天下豈所謂明分數識成敗者乎強而自治則其強可
久弱而自治則其弱漸強洛都不善用其強建康不善用其弱來軫
方遒安得不取資龜鑑也昔在唐初羣籍粲備鈎稽蒐討綽乎有裕
而文皇手制意存曲藝諸臣承旨競采春華裁非一手牴牾屢見恭
讀
欽定四庫書目取備正史由于恤無因加討論究其翔實述本紀六
篇表五篇列傳三十六篇國傳十一篇彙傳七篇序目一篇都六十
六篇仁儉受直是用開闢作事謀始慎終盡美述武帝本紀第一外
戚親藩倚重必危禍之本由宮闈述惠懷愍三帝本紀第二中興偏
安以勞逸爲隆替英主不永年魁柄復棄述元明成三帝本紀第三
主少國疑委重將相相弱將強幸乃不亡述康穆哀廢簡文五帝本
紀第四將相和同雖否必通不明生疑乃遺厥囏述孝武帝本紀第
五國天民民天食貧不和本先撥爲新主資不祀忽述安恭二帝本
紀第六維天生才有才不才帝王御極俾得其職是以寧壹相彼不
平分崩離析述甲子表第七地以山川隔風氣王者域之因其勢雖
革必沿職方志述州郡表第八土宇分裂民生狹隘譬彼舟流莫知
所居述割據表第九下理務上丞弼慎委任毋僭忒述執政表第十
股肱弗衞腹心斃述方鎮表第十一禪代之世忠貞闃焉采彼葑菲
以冠厥元述安平睢陵列傳第十二國有與立視其所以佞媚在廷
雖泰必否述賈荀列傳第十三主好大臣喜功張厥外梠厥中述羊
杜列傳第十四天府之雄注厝弗崇失肩背弗知以塞其躬述扶風
列傳第十五任親爲治親賢乃忌弗克其私卒罔攸濟述齊王列傳
第十六直言皝皝維國之楨悅而不懌奚賣錫朋述傳劉列傳第十
七容身過頭曰有德家計之工國計之拙述山魏劉庾列傳第十八
隙開乃塞塞必潰機危而觸觸必殆述臨晉二王太子列傳第十九

中流得壺載浮載沈暫可支久弗任述張裴列傳第二十木蠹在內
烈風在外何必齊斧然後摧碎述八王列傳第二十一版蕩識貞松
柏後凋江河滔滔山岳弗搖述劉荊州列傳第二十二方嶽雖分師
克在和慨彼乖戾萎葉辭柯述劉王荀列傳第二十三蘖芽再植難
植易拔銜石西山哀彼精衞述閻賈索麴列傳第二十四豈曰在遠
幸而獲濟實賴忠貞以紹其世述張涼州列傳第二十五國無常形
造形者誠兵無常勢作勢者氣不逢少康倡寡和遺黎屑屑涙雨隕
述祖豫州列傳第二十六止吳酷晉之施報以偏安乃其宜不有君
子誰汝毗述周顧列傳第二十七南方之強厥師老莊述王丞相列
傳第二十八南紀之重居上流卓哉勳名世罕儔述周陶列傳第二
十九始安術智高平德慧三吳之豪莫不慷慨日西再中揮戈是賴
述溫郗列傳第三十虛名可噉敦以矜豪白公怙亂峻也梟嗥不有
良工六轡焉調述王蘇列傳第三十一身可戮也不可辱也致命遂
志不可奪也苟嘉其忠而昧其功是謂瞽矇述郭譙周戴卞劉鍾桓
列傳第三十二德足矜式才亦濟時或宋或楫大匠咸資述華陸褚
孔列傳第三十三德優才弱而爲滕薛雖奮百里終虞一蹶述庾何
褚殷列傳第三十四知本知時明哲庶幾述蔡王列傳第三十五任
達之流矜豪自奮平乘一嘆持矛陷盾力小任重竟以顛隕永戒將
來履滿思損述桓大司馬列傳第三十六太原瑯邪所出異門俱扶
名義輝前裕昆述二王列傳第三十七持危扶顛用彼相何以詠德
曰克讓述謝桓列傳第三十八出柙毀櫝將焉用彼任親在賢失不
可悔述會稽列傳第三十九吏治經術豈殊致勿爲墨守庶起廢述
范徐列傳第四十親外戚內呂禍息親內戚外桓禍亟禍發無門豈
緊親戚述王兗州列傳第四十一昏酣駃嫿屏粒而唬枯朽既成爾
拉爾摧吁嗟狂且鼎竟移述桓楚列傳第四十二邪孰啓之俾耗三
吳無罪無辜淪胥以鋪述孫盧列傳第四十三桓桓干城白日青天

過涉滅頂亦無咎焉述毛何列傳第四十四釁肇爭雄禍鍾拔本戹運同遭萬夫所閔述劉馬列傳第四十五攀鱗附翼飈起雲涌立功前朝以受新寵述劉王沈朱列傳第四十六令狐爲楊實維氏豪負固于邊不忘本朝述仇池列傳第四十七主弱客強流逋爲王恃險卒亡述成漢國傳第四十八才兼文武鬱不得吐乃激而僢復侯王之所述漢趙國傳第四十九勒唯𣢾恥虎尤不仁雄強相仍殄宗及羣述後趙國傳第五十霸假仁會有由厥宗多才媢嫉生尤述燕國傳第五十一健前驅登後勁王咸陽永固威鑒禍盈可守勝述秦國傳第五十二詐開基文飾之謾無誠骨肉攜述後秦國傳第五十三棄忠就詐似智實愚後嗣顛覆垂之辜述後燕國傳第五十四萇姚棄壤竊以倔𠵾乘墉弗克乃伏于莽述西秦國傳第五十五親必噬狗之猘運會極鍾戾氣述夏國傳第五十六蠻觸之爭不如弈棋誰能覆局軌寔是師述諸涼國傳第五十七不忘忠信中墜復起芟夷羣雄孰謂無以述魏國傳第五十八葛藟緜緜初緜終瘁本根既傷枝葉焉託述宗室彙傳第五十九孝友忠義節烈與娩性情獨摯德不求備述篤行彙傳第六十不必有德聖訓昭一代風尙如螗蜩擇其善者使意消述清談彙傳第六十一全生生全亦各有道其廢中權妄者犨效述任達彙傳第六十二有民人焉是亦爲政水深火熱得此爲幸述良吏彙傳第六十三經尙調停史倠綴錄翰墨勳績弗驚寵辱述文學彙傳第六十四天地閉泰彼寧自苦魚潛于淵冀免溉釜違親絕俗不遑宴處亦有中清式歌且舞述隱逸彙傳第六十五其文則史義各有取述序目第六十六編爲十冊至于諸志杜馬善矣自揆舉羽之力恆懷絕臏之慮顧念始自弱冠卽存斯志洎乎壯歲雖復訓酢人事獨居深念未嘗去褱日月不居學殖弗益始衰之年忽焉已過釋今弗圖逝將靡及勉就剌剟彰其要害事卽前史言成一家將以喻志適用匪倠博聞什七折衷依于涑水庶幾無悖資治之意云爾若夫披覽叢殘掇拾遺佚以資攷證世有君子鄙人謝不敏焉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朔荊谿周濟編次訖

晉略序目

貞觀政要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羣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爲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注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爲之題辭以爲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爲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在唐爲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爲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謇諤之異所以植國體

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勖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屛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
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諫敘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愼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綴緝國史

劉氏煦　字耀遠范陽人五代晉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爲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爲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仕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文集

曾氏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爲諫官有文集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爲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爲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爲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　金華人

葉氏適　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之奇　字少穎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惇脩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尹氏起莘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

呂氏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為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亂功業日隆隋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為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道大略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號為清明則是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脛啖音淡食也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之職魏徵詳見任賢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詹尹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問焉出列子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峻德而後能黎民時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祗台德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國家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奧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遠哉使太宗斯時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民他皆以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作治蓋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他皆類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鯀音袞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淫辟鯀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洲殛鯀于羽山塞猶蔽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虞書曰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謂靜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員棄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二世後爲高所弑）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异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爲散騎常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納景爲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爲景所逼餓而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虞世基仕隋爲內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爲宇文化及等所弑）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茲言因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之聽明乃其中局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輕重隨物而見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此又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蔽而兼聽亦有所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者欲進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守成亦作守文後同）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僕射並同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以統理六官爲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宰相職也）房玄齡（詳見任賢錄）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草雜亂昧冥晦也）羣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切）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恆胡登切常也）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林氏之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爲難而末年庭燎鄉晨以視朝爲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爲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言太宗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爲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怠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者也而不及守成成康文景守成者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攻之禹不以治水敷土爲難而以本固邦寧爲難湯不以升陑伐桀爲難而以時忱克終爲難豈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爲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一作傑）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祿位也）然而克終者鮮（上聲少也後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烏去聲）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讒鉏咸切譖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揜蔽也）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切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崑崙山爲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率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弛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一作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闕道絕漢後爲楚所焚）懼危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思安處於卑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則神化潛通無爲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堯舜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一念之差雖聖亦爲狂矣）不慎厥終忘締搆之艱難（締音帝結也搆音姤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椽音傳榱桷也）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豉切後同）可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哉所以喻君也）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殷憂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傲物則骨肉爲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喻危懼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綱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虞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此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切誠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也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諱姓司馬名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爲司徒晉受禪以曾爲太傅退朝謂其子劭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爲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爲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仕晉爲尚書後爲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所以共爲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爲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美亦作盛虞書舜皐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事君有犯無隱而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累上疏之後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後之爲相者宜詳之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見於言者可知矣傳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爲嫌君不以數諫爲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一以爲當鑒隋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爲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後能慎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爲表裏者也吳氏合二疏爲一章厥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以豉切侍中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國事宰相職也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卽一作則何謂爲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音洛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令平聲日陵月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爲此也爲去聲安
而能懼豈不爲難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羣雄外清四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爲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
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
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
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一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言興邦孔子對以爲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興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三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
貞褊曰朕少好弓矢少好並去聲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
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
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
應弦而倒而瀕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爲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爲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
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揜

蓋如此人君可不愼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聽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
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漢世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唐制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王珪詳見任賢篇曰中書所出
詔敕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中書掌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
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
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頗有意見不同或兼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掌出納詔令國務
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
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爲去聲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爲怨銜戶監切含也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卽施行施平聲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
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
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爲是背毀以爲非也不以爲患後至大亂
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
僅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
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爲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
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
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

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駮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粃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屬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后稷皋陶垂益伯夷后夔皆羣有司之職也若契之敷教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言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為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為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駮尚書受成蓋所以集眾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聲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近世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卲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獎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躋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勑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比音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並音葦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勑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勑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呂氏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為雷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唯為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不昌者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卽納言也夫出者受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論語孔子答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朝音潮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飱而食飱音孫熟食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夫音扶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

（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沖之日也）恆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後同）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機與幾同言日日之至淺而事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去聲後同謂中於理也）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爲非因令諸司（因令之令平聲）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情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代羣臣之事而自以爲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再傳天下大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爲勵精之事蕭瑀亦稱之爲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兢堯之勵精也舜之孳孳舜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豈以其身代羣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己復禮斯顏子之所勉行也豈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非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按通鑑是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爲元首大臣爲心腹其次爲股肱又其次爲耳目又其次爲爪牙天下之疲癃殘疾則其癢痾疾痛擧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跛蠹痺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平聲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爲耳目有合於此數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數君臣之相徵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逄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逄夏之賢大夫諫桀被殺漢誅鼂錯鼂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反爰盎請帝斬錯遂斬於東市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爲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爲朕思隋氏滅亡之事爲去聲後同朕爲公等思龍逄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爲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逄之死龍逄既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爲一己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逄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己之意爲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爲己思煬帝之亡也亦爲之念龍逄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爲謀而後能相保乎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上下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爲羣臣思龍逄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爲心也又使羣臣爲己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爲心也君以臣之心爲心臣以君之心爲心其上下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祕書監唐制祕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曰著作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即容切從容和緩貌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七到切後同造次急遽也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豉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聲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爲然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爲起居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祕策干高祖爲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拜右僕射卒諡日明後以邪佞改諡繆等對曰按通鑑無等字作非之曰三代以後以一作之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譎也下五禾切謬也故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法律令之言尚酷也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道霸道雜施之言不純也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一作論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未詳孰是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禹湯武王是也不易人而理易如字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號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帝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賊傷百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位平定四海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

太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百姓怨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克殷二年太子誦立是爲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爲鬼魅應平聲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難去聲駁也然咸以爲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方周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歷代爲患於唐悉臣服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爲中國勍敵勍音擎强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掌番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敎弊變敎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之敎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數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爲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士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多則氣漓而人澆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爲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僞而爲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霸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爲美而終不免仆碑之失以出宮女爲名而內不免懷嬴之累內外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聖人之道則又若碔砆之於美玉稊稗之於美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卽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數音朔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切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去聲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舊本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溱洧孟子譏其不知爲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儲子產有輿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太宗曰人得營生卽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愚觀後世之君不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都鎬京後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召也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黷音瀆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孜並音茲篤意也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樂音洛後同夫治國猶如栽樹夫音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榮一作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況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爲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爲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不聽與越平後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王賜劒使自死後吳爲越王勾踐所滅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爲尚書令文宣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强暴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爲君亂臣治之比殊不知彼之所爲才能救其士耳烏足以爲治哉孔子言衞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爲知要夫君亂臣理此季世之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可以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遂終爲賢君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見君道篇註）隋文伐陳（陳後主之世亡滅之）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弛上音矢下音汶散亂也）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凡言高麗並同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之國也今爲鎮東省）兼并鐵勒席捲沙漠以爲州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號爲羈縻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恆自抑折（音舌）日旰而食（旰音幹晚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黨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平聲）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一無友字）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忿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況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旰而食坐以待晨俾羣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卽位之始霜旱爲災米穀踊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爲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今河東道）河南（古兗州之域今河南等處）隴右（古梁州之域今陝西等處）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爲十道此爲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爲善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爲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古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卽帝位乃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刺）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爲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烏去聲）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圄音語周獄名也）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於滄海（山東古冀州之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賫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去聲饋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嘗爲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爲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之）

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如此其得失可睹矣司馬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袵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子呻吟轉爲謳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爲資矣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疏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慍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爲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爲君可以爲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爲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羣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衞以爲養兵之制任官則有職爵勳階之制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爲相英衞以爲將王魏之諫爭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者也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其所從學猶班班可考若高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賢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哉

貞觀政要卷第一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 章凡八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後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啟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恆典管記隱太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啟奏之職貞觀元年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疏賤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後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揆舜使禹宅百揆端揆者相位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朝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弭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俛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恒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措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矚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恃庶廣德於眾禽非崇利於一己

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稱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宜非知難而行易思今後而終前傳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爲職宰相以任人爲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任爲難而爲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以度支闕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己而不庬凡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良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歛之臣故寧抱乏材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爲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爲一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之無他技而有容固足爲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爲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爲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爲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爲與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每平寇賊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興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武德初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爲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爲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某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

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爲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勑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定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劉氏煦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櫜鞬以基帝業閫外之臣皆以功爲尚而房杜隱然爲國名臣自後世觀之

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爲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爲貞觀之賢相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長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爲名相矣未可以爲長相也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祕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爲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爲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恥己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爲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近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武德末爲太子洗馬洗音跣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衆皆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卽容切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內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喻也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祕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爲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爲大夫後爲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爲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爲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冶陶鑄匠也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工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

初立長子承乾爲太子後以罪廢爲庶人在春宮不脩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去聲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烏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爲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爲造爲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爲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慟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後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

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曾氏鞏曰太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爲心而不以事形迹爲美以後言爲戒而不以卽應爲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爲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爲己任唐史以爲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卽事而言者多卽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勵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爲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爲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譎用人之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卽事而言者多卽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爲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見下文太原祁縣人也太原郡名今冀寧路隸河東祁縣今仍舊武德

中爲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甚爲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巂州(巂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貶巂州屬羅羅斯地今爲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太宗卽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秖爲不聞己過(爲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温彥博(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爲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諡曰恭)戴冑(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冑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爲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冑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諡曰忠)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之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

(陳氏傅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爲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爲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陶陳謨分爲九德亦欲多方而參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爲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佞之言所以乘間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爲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臯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爲詹事主簿珪爲諫議大夫是珪爲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眞氏論後世賢臣遂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爲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今屬輝州路隸陝西)大業末爲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會高祖爲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至長安(卽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卞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祏名爲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爲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爲代州行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進擊突厥定襄

城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地在塞北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蕃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于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長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第名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爲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入朝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系并州人聞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爲天策長史攝戸部尚書唐制戸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姓脩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王世充爲洧州長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爲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賚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戸又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爲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爲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主及亡詔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淸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諡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戸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僇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羣臣皆不足以仰望淸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爲奇兵太宗旁擊爲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異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卿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英衞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儔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祕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爲州隸浙東)貞觀初太宗引爲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爲多士咸推世南爲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祕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顇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祕器(葬具也)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太宗手勑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祕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幾平聲)太宗爲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爲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絶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令平聲後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之于國史焉)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淩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淩煙閣)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絶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爲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餘見下文)曹州離狐人也(曹州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爲左武侯大將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爲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卿復以反誅)密後爲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爲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爲太尉矯隋主侗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爲長史後謁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後遷大總管破龜茲國爲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使去聲後同）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濬州隸腹裏）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之以別昭穆宗室居）封其父蓋爲濟陰王（濟上聲瀆名）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之職）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密反叛伏誅勣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爲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爲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爲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攻勣力屈降之收勣父爲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幷州都督（幷州卽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爲稱職（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懈）鎭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幷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幷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爲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幷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翦鬚爲其和藥（爲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晏顧勣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燭）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爲州縣）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衛霍（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率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弗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故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沮猜貳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又己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苟息欲人之悖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翦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與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纍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翦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歎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勣之賢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勣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

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所在彼其不學誠不識此噫以周勃之少文幾陷呂氏之禍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致也況勣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略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也自今觀之勣之為人外若純愨內任術數非特太宗不能知勣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讓讓為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後為竇建德所敗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黜勣為疊州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卽行汝用為相若不卽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厭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服為唐社稷計也勣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毀家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闕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見下文博州茌平人也茌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茌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卽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令如字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諫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材能技業初無太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於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凡十一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　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爲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使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誹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聲）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　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閤）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衛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而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閤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閤儀最爲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日入閤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閤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數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爲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爲奴其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爲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惠帝太子爲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爲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曰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爲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爲暗主臣爲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爲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爲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爲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爲主旣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況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爲心恆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眞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爲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己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己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行沖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己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也)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爲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巂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來洋帝怒廢爲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則爲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驪州顯慶初選中書令出爲横州刺史卒)祕書少監(少去聲唐制祕書監之貳職也)虞世南著作郎(唐制祕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爲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不免孥戮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一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爲君不易以豉切爲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音循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爲樂音洛仍賜絹有差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爲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叡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爲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爲慰昔齊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爲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爲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鞮逐斬其衣祛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爲晉君懷公之黨欲弑之勃鞮欲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敢以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其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爲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鞮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切恆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獻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爲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爲此也爲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使之心一或反是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使而惡直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笥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猶昔而論事之誠頻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問徵以愛身畏罪爲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

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之數求也

愚按貞觀十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君能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徵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 屬音燭 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僁過 僁與愆同 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 中去聲 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勗之 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 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 禹雕其俎 俎雕鏤薦肉之器也 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 組音祖繡作也 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復音缶 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 去聲 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 比音鼻 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 為去聲 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之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有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 時有美人侍側 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 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 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 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 齊桓公之郭國 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滅之之猶往也 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 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 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去上聲後同已上王珪述管子之言以為喻也 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

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爲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歉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爲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幷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世立而趙高弒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去聲）愼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今龍興路隸江西）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卽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華就楚衆離（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爲之則勞神矣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大上皇詔宮室過度者）

（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擾攘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陽之役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淫慢厭疾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爲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爲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堯舜之所爲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爲桀紂之所爲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爲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役不息同歸于亂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爲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爲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爲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他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恆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牧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爲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爲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檛檛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應平聲）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諭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爲涼州都督俄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爲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爲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缾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爲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爲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己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論亹亹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啣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屬陝州隸河南）皇甫德參（皇甫複姓德參名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訕所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恆高祖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爲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卽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幷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況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蒹葭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爲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之磯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鯁其爲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爲微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卽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賫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立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不爲之爲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鑾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燭漢書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爲（施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奈何至此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也受漢禪國號魏）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爲侍中）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也後世不爲所亂則爲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因其織皮之貢而卽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覩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季輔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爲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姸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爲藥石望人臣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爲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夫音扶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爲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遷日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怪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爲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皋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皋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爲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皋陶箴規之戒可勝歎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類多諫說之風其間諫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歎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宮苑之官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爲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爲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卽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扶處上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祕書郎奏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己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豔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日陛下所爲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納通奏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禮法性約素嘗著

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唐制女官九嬪之一號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爲人父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爲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爲過爾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爲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爲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爲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勑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爲有司之過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嘆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爲德而以恥過作非爲戒人臣以格非爲職而以順非逢惡爲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爲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道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己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爲正后庶爲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爲君文德之爲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襲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日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潼關以東也尋有勑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爲準折爲去聲後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勑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爲此之爲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平聲)奏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音鼻)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鬭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年來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悖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掌糾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謁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後同)肆其欺罔令(平聲)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度待洛切)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疏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特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厥縛切驚悟貌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又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逄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不若曰臣願為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逄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閒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為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

呂氏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為稷契皐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逄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從之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胥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冏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羣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罻音尉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

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

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類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後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魏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隨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歿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怪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爲大不聞其胥訓告胥敎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諂後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僞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爲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爲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据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爵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爲未可夫以爲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爲君者昧於上爲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都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爲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劑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御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爲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爲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爲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拘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之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爲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爲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爲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爲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爲內廷以宰相爲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系太宗方鼎新三省復修六典獨欲使宰相事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爲二岐內外爲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爲南衙以樞密中尉爲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啟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豉切後同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爲公即是公用之爲卿即是卿若不爲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爲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爲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貸之狀 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爲祭酒 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 好去聲 今凌敬爲人作碑文 爲去聲 教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辥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詳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 比音鼻 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 應平聲 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以海內無虞 旋平聲 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 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 孫伏伽 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諍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 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 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柳姓雄名 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令平聲首去聲後同 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法止合徒 少去聲唐制徒刑五一年至于三年 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 當去聲 但當與死罪冑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冑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爲我如此守法 爲去聲 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衛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爲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士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道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

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學學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嘗以隋煬帝爲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爲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爲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爲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爲戒則凡吾之盡忠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爲吾身計也君臣各爲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胥盱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爲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貳職）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勝去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皐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爲戒欲群臣以世基爲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爲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爲善者福祚延長爲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爲鑒戒常恐不逮爲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爲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何辱也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爲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爲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爲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烏去聲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缶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太宗以武德九年即帝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奔於莒鮑叔為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管仲讎也請得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微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徵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之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皋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韤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媵音胤垓音該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從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爲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爲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爲舊君反服古歟（爲去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篇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去聲後同）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者（爲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間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踈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衞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蔑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爲右屯衞將軍武德初弑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僁過卽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卽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爲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爲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僞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迺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昬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則無爲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夫音扶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良儌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勤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并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瀚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甚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末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舍政當以省官爲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之外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隳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變幸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變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

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勑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爲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紀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
關於僕射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之任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爲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國計民命之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教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總判府事刺史見前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爲相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遂載與俱歸立爲師然後爲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赧奴版切愧態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冑忠直每事用心躬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羣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己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己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而

王魏非惟不應彼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於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屛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爲也以若所爲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末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屛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鼻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爲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爲官擇人爲去聲不可造次造七到切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爲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愼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令平聲後同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爲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之學歟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爲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並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爲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以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爲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爲要職治外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職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迷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愚按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爲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歟爲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屛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爲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數）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暮）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爲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唐制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鈔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爲尚書左丞（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爲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厥職矣太宗卽以洎爲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爲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卽是太平之運也能安

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易以豉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長音掌)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遞而考其德行道藝賓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皋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夫音扶)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龍逄桀臣比干紂臣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著說苑二十篇)人臣之行(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音現)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隙也)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禦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爲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皐陶爲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諸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復脩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著書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爲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治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爲邗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爲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齊國公並爲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爲從兄弟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酇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爲荊王從祖昆弟澤爲燕王並爲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非奉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襃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爲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號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襃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彊）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文子也）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爲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拜右庶子卒諡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其數矣）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二世殺子嬰降漢不及期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爲城因河爲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沛人父嵩爲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爲武皇帝）漢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壯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不能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勛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爲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舡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爲閏餘百六爲周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爲閏位百六爲漢之阨數也律歷志曰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爲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爲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甸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用象刑之典

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鍥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水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而不其惑乎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而降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羿音刈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耽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爲帝因羿之室生子澆澆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後滅澆立帝相子是爲少康既罹高貴之殃罹音離魏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爲昭黨所弒寧異申繒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莊華切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髽禮記曰魯婦人髽而弔崤陵之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四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爲潁

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之後漢秦彭爲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曰甫杜前漢邵信臣爲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爲政清平民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産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爲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爲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衞宣則父子聚麀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衞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終誅壽朔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爲去聲後同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爲鉅鹿太守何並爲潁川太守毋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爲冀州刺史在任不擧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爲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貧藏布衾敝衹禂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爲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

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二百者擧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山中孝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爲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而爲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從音縱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

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彌讓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飭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諫當作陋虞書曰稽于眾舍己從人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簴上音筍下音巨懸鐘鼓之栒也皆以木為之橫曰簨縱曰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敘文命史記以為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為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猝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音黯欒從黶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後盈見逐盈黶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土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又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若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虞如實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

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獨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還從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詔停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於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勢并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鑑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列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創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勸兵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閔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聞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僭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矣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之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偏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姑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貽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負強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爲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旨雖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說爲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爲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爲說此誠爲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于後世則亦未敢以爲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帝畫壄分州綿邈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之疆之紛紜繆轕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爲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爲是者泥於古之名也盍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

貞觀政要卷第三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耶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耶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嫡庶之禮概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恆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高宗之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恪無辜陷死地無忌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俚語曰（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處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下笑太宗目睹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為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日一作月）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

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 發施號令 施平聲 爲世作法 爲去聲 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 傳去聲 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 鏹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孝王名武諡曰孝事見本傳 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 幾平聲淮陽王名欽宣帝之子也諡曰憲事見本傳 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 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爲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爲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魏王之故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鑒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 爲去聲後爲朕問 尚書右僕射高士廉 名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爲治中王爲皇太子拔右庶子既即位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爲急 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 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 長音掌 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闚闟 分去聲闚音窺闟音俞窺何貌 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舉終身而未足試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爲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爲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 少去聲 李綱 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仕隋爲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諡曰貞 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 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爲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爲三衛 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爲太子 爲去聲 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 見封建篇註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 懍音凜嚴毅貌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 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 以豉切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君疇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降此則爲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同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恪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傅周公爲太保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爲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爲高所弑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爲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多見夫世之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因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遊因籍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罷幽貶夫效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毋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傅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爲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爲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爲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後同）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之謂世子也此說於成德爲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主祀一作嗣主）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曾音層）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爲之三孔長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珍）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奭召公名成王以二公爲師保）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教太子迎四皓高祖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日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日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爲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豉切）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敘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十銖

（爲鉊）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爲大夫作離騷經爲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隟（隟與隙同）引見羣官降以温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蕘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去聲）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平聲）餚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隟（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因以進言（寀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躅音燭迹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不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爲去聲後爲說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爲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爲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鑑矣柰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大任）

（爲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爲周宗而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儆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難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恆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疎遠老臣失德宮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後同）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扶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苟僖古儇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卽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聲）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愎諫違卜（愎音僻）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諡曰孝齊冏姓司馬名冏晉齊王攸子也爲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諡曰厲東阿見定分篇注）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後爲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爲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爲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爲諸侯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與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庭之內恩常掄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毋乃吾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爲善最樂諡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諡曰獻）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葦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諡曰隱）覆亡非一並爲生長富貴（爲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致（好去聲）汝等鑒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爲汝師友須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爲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爲君子行惡事則爲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僞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譸音舟譸張狂貌）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爲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璽書責之曰以綬自絞賜諡曰刺）夫爲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翰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荊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敕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爲去聲後爲立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羣盜皆降潤或與人興詠生爲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爲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靜生爲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衞太子之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荊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援人不間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甚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爲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爲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爲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謚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纆音墨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而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蹛林蹛都賴都劍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蹛林州漢書注云蹛林匈奴繞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誡篇註祗四德而爲行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卽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旣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處上聲羣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上音比下音唱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爲君前爲太子後爲少子）少陽之道斯諒（震爲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井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覬披文而相質（相去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言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端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慼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謔惠結皓而因戾致羽翼於寥廓（並見教誡篇註）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帝吮心慚由此怨通及卽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爲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戾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目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他日爲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爲丞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爲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爲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光武爲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爲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爲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宗丕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名叡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羣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祲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晉愍懷太子名遹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京鄗（鄗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以為寶吝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慚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境量其器能（量平聲）審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斁音妬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之戒）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途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注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刑也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殛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注此一節述刑罰之戒）因取象於大壯（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淩雲以遐觀（世說魏作淩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蹷而受身殃（痿音委蹷音蹶）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蓄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一節述營繕之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醟以致昏（酗音昫醟音詠酗怒也）酖湎而成忒（酖音耽湎音沔嗜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以酒為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書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此一節述甘酒之戒）咨幽閑之令淑實好逑於君子（好上聲逑匹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辭王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漢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倢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辛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王竟廢申后及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盡妖姸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復有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蒐田冬曰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韝紲為娛小豎之事韝音鉤鷹帽也紲音懾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淩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橛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覭於獲多覭音腆慚也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囀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調王褒上洞簫賦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聲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廄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輔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不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為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後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肯拒毋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為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及禽獸矣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恆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傅說告高宗

之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令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爲人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去上聲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匕鬯愼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愼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誡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玄素叩閤請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朝音潮陰以馬檛擊之檛音查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異闤闠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愼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爲費後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饍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濁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於破害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撾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邪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劝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禍故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閑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好去聲）聲樂乃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穆公夸示宮室之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卽趙宣子也）呂望師周（望太公也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鼻）曾（曾音層）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監平聲）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長音掌直長官名）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解音懈）識恩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卽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竪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篇註）姬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卽賈誼見納諫篇注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文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處上聲後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凊）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苫枕塊）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鞫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氏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宜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苫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于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苫枕塊而任人之國當輔翼太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五　戈直集論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說音悅逢呂尚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爲治欲以誠信行之此眞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之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三王仁義之事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而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効亦有補於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莫除禍亂身致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凡魏徵之所諫太宗之所行不過黽勉於仁義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之未能大異於五伯也王珪謂非賢不理惟在得人斯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比音鼻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其魏徵勸行仁義略効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不過仁義之似而已其明効大驗如此況於眞知實踐正己以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唯欲卿等以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音洛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爲甲仗不足爲去聲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下武右文信矣武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履行陣芟除羣雄卽位之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爲美戒其臣以德義相輔亦信矣其能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夫音扶當思之在心常令令平聲後同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字猶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爲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魏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眞善喻也謂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此固欲不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子所謂根於心者也又何待思之在心哉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五章

馮立馮翊人武德中爲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率府掌兵仗宿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去聲於是率兵犯

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絳州人）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飲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上音虛下音希）悲不自勝（平聲）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將去聲後同唐制掌宿衛之屬）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荅未幾（平聲）突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此避太宗諱除世字）王師不振秦府護軍尉（唐制掌宿衛之職）尉遲敬德（尉音蔚尉遲複姓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爲劉武周將武德初舉地降爲右府統軍後從討隱巢有功封鄂國公卒贈徐州都督）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聲）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去聲）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之職○按通鑑武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赴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欲攻秦府尉遲敬德持建成元頭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亡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既赦天下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萬徹亡匿屢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馮立後授廣州都督卒于官敬君弘後贈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驍衛右將軍唐氏仲友曰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世衡既死則解兵而去不爲已甚則異乎徒勇者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較其人品叔方其立之亞歟愚按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此子路所謂食焉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有慷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意二人雖皆受爵然亦可謂忠義也已太宗旌之此正與王之所宜然也若薛萬徹亦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無異也然知進而不知退終以邪謀就誅寧不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厥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從卽容切）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聲）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爲隋代王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巡以侑留守長安高祖克長安立侑爲帝）及義旗尅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其側（離去聲）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初封唐公）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代王侑至順陽閤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爲勇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攝蓋不在力之武由忠義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卿甲兵之衆顧輕於一言哉誠以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惜乎大廈傾而一木不支矣懔懔風義激懦夫之云爾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

說見第四章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舋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行音杭）徒竭生涯（涯音牙）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冠去聲）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愚按王珪魏徵請送息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許之二子可謂篤於義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可也珪徵名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之論斷在焉昔管仲不死於子糾而相桓公子貢子路以問夫子夫子稱其功論語集註引程子之言因論管仲而及於王珪魏徵之事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卿之佐也）元善達在京留守見羣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瘴癘之地有虎賁郎中（賁音奔）獨孤盛（獨孤複姓盛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屈區勿切將去聲後同屈突虜複姓通名仕隋為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擒帝勞之泣曰臣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略屬公如何通曰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共國家戰於潼關（在今華州華陽縣隸陝西省）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走去聲）義兵追及於桃林（今陝州桃林縣隸河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聲）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得為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鮮而欲責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竭力於所事亦足以為節義矣

愚按太宗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隋臣而仕於唐國亡皆不能死可以為忠臣乎愚應之曰否不同也思廉仕隋不過諸王講讀之官耳於軍國之重事社稷之大計固不與聞也國亡諸人皆去思廉獨不去呵叱亂兵辭嚴義正又能扶按舊君泣拜而別其後代王竟得善終思廉講讀調護之職可謂無負矣曷為而死哉至於通則不然通仕隋文已躋貴顯迨乎煬帝尊寵加隆楊諒玄感之亂嘗立大功名聞天下煬帝南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疆兵國亡斯敗通安所辭其死哉並二子之事觀之庸夫能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獎忠義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武德初判納言始建成兄弟鬩閒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辨及建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禮部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曾音層）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勝平聲）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謇有此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為去聲後同）實為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除之時乎言人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敘遷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愚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之直言意固有在矣誠公論非私計也太宗於是臨御已六年矣揚其忠謇而遷秩之雖用得其人而心若私也言者心之聲可不慎哉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今仍舊隸廣西）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相去聲）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間言曰（間平聲）陛下平生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爲去聲）清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羣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以衣食遺之家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通子三人來選（選去聲）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未爲如字）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好去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造七到切）不思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易以豉切）並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舊本此章附直諫類今附入此）

愚按皐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也太宗知屈突道源之善而不能錄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遽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徵之言亦足爲太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唐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皆因山川形便而併省之也）黜陟使（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黜陟臧否故曰黜陟使）畿內道（唐建都之地卽關內道也）未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事可遣魏徵出使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得失（爲去聲）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卽令李靖充使（令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高年振窮乏褒善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與此小異）

愚按太宗嘗問羣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爲而不能不爲當時能攻其所短救其所偏惟徵一人而已使徵生於三國之時未必能勝武侯之任然使武侯生於太宗之時不過爲徵之所爲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李靖之才兼資文武非徵所能及也然貞觀之時可以無靖不可以無徵何也蓋靖之才能不過增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所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使靖而不使徵豈非自知之明哉

貞觀九年蕭瑀爲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乃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誡訓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舊本此章首曰貞觀中與第五章合爲一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自保邪）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于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爲瑀初以切誣房杜廢又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羣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近世社稷臣之論則猶有愧云

愚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爲皇太子竟決於瑀之一言瑀以躁狹之量剛勁之氣能黜者三

而卒預大政太宗實能容之者豈非念夫此耶瑀嘗劾奏魏徵之過矣今觀徵所言若未嘗有除者所謂以義相與不以少嫌置胸中徵之謂矣然可不謂尤賢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好學明經諸儒稱爲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爲刺史號清白吏後徵爲太常遷太尉爲內戚讒譖遣歸震曰死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君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酖而卒傷其以忠非命親爲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年夭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作一玉趾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勗勵名節焉於虔切知爲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經異代名臣之墓親爲文以祭之是可以見其惓惓於忠貞之臣矣異世相望且企敬如此況凡百君子列于庶位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名赤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讀曰納今覓此人恐不可得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爲智伯報讎爲去聲後同豫讓智伯之臣智伯名瑤號襄子晉智宣子之後爲韓趙魏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恤晉趙簡子之後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與智氏韓氏魏氏趙氏爲六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各據采地更相攻伐貞定三十一年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讎今卽爲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事見史記趙世家在君禮之而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激切大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在下之人興起矣太宗嘉古之忠臣以爲今覓此人恐不可得斯言固所以激勸天下忠義之士而謂世無其人則不可宜魏徵引智伯豫讓之事以爲譬也雖然爲人臣者之分君之待我者或有未至而我之所以事君者其可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今爲解州隸河東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將去聲隋制親侍置鷹揚府有鷹揚郎將後改副郎將爲鷹擊郎將堯君素魏郡人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及天下大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東通敗通誘之降君素責通不義卒無降心其妻誘之降乃引弓射殺之嘗曰大義不得不死後爲左右所害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漢書曰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有乖倒戈之志周書曰前徒倒戈言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於後也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赦季布唐太宗褒堯君素皆帝王盛德事也然合二子而論之則君素爲賢何也季布身爲楚將數窘沛公此人臣之常事國亡不能死而逃何足深取哉唐室方興兵精將勇戰無不勝攻無不破君素以區區一城之衆外無疆援徒以忠義激勵士卒自義寧元年至武德三年始終四載唐朝凡易數將僅能克之此不惟忠義可嘉其知勇才能亦古今所罕有也嗚呼難哉太宗不惟褒贈又訪錄其子孫忠義之士其有不興起者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梁姓蕭氏受齊禪陳姓陳氏受梁禪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爲建昌令建昌縣名今陞州屬南康路隸江西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令平聲唐制諸王友掌陪侍遊居規諷道義侍讀掌講道經學尋授弘文館學士

唐氏仲友曰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其袁氏子弟之謂歟忠謹風操不忍負主誰不欲之爲人臣

（乎為之者勉之而已）

（愚按梁陳於唐相距頗遠猶有招引名臣子孫之言太宗之意深遠矣岑文本謂隋師入陳袁憲有獨侍其主之忠王世充受禪憲之子獨不署名其弟又其清貞雅操一門父子兄弟忠義傳家而不著聞向非太宗心存忠義之臣而與言及此非文本之公忠不揜人善如此則袁氏之忠節何由著聞哉）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見音現）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平聲）所司具錄奏聞於是多從矜宥（舊本此章在刑法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太宗好賢可以為至矣不惟尊榮其朝臣又能上及於前朝焉不惟登崇其一身又能下及於後裔焉是故祭比干之靈封楊震之墓褒贈君素之官爵錄用諸儒之子孫今也又詔周隋名臣之後配流者悉從矜宥則凡列在庶位者孰不知所勸乎宜其忠良之士彬彬輩出以開三百年之休運也嗚呼盛哉）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今為安市州隸鎮東）高麗人衆皆死戰詔令耨薩延壽惠真等降（音杭耨薩高延壽北部耨薩高惠真南部）衆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譟（乘平聲）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高祖從兄弟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有功初封任城後封江夏郡道宗好學接士不倨于貴為宗室最賢）築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尅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舊本此章與第十二章合為一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東令李勣攻安市安市人望見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於城東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衝車礮石壞其城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之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城中數百人出戰遂奪據土山而守之諸將攻二日不克上以天寒糧盡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

（愚按遼東之役與前日義師有間矣夫以太宗之英武甚定禍亂於羣雄競起之日天戈所指夷貊不能嬰其鋒而晚年遂乃心力不能制服一遠國何哉退而嘉安市城主堅守之節賞賜以旌之以勵事君者斯意固美矣然不若不黷武之尤全美也）

孝友第十五（凡五章）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去聲）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平聲）尤甚柴毀（言毀瘠如柴也）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菜（遺去聲）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理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發見於事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事親孝而事君不忠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未有身不脩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房玄齡唐之名相而孝之至固宜忠之盡也且昔之以孝聞者如閔損王祥之類皆繼母也夫是之謂孝玄齡其知此矣）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掌書王言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殺讀曰弒）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隋改中書）為內史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號平聲）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愚按虞世基兄弟出於吳中嘗從顧野王學一時文學才譽人比之晉二陸入隋而俱登班列世基與守文化及之難世南不愛其身求代其兄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歸唐為唐名卿蓋其溫恭豈弟出於天性云）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當世稱之）貞觀初（史作六年）為潞州刺史（潞州今仍舊隸河東）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太妃韓王之母隋大將軍宇文述之女也為昭儀有寵高祖卽位欲立為后固辭不受韓王以母有寵而為帝所愛）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平聲）哀毀過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韓王同母弟也好學善音）

律後以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自縊諡曰哀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
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
者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多才藝出爲刺史所至閉閤讀書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
王所長玄平曰王無不備吾何以稱之武德中初封爲吳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
年徙封吳王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壽州今爲安豐路隸淮西屬高祖
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衣去聲示有終身之
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
愚暗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數音朔臣未嘗不
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
之間平漢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也至如孝行行去聲乃古之曾閔也
曾參閔損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令平聲妻去聲
愚按孟子言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王孫公子之貴其性豈與人異哉孟子所謂其居使之
然也觀太宗諸弟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天性之孝友居處之儉約操履之修潔有一介之士
所難能者可謂賢也已矣是尤見人性之初無爾殊也彼昏不知者乃自絕其天理耳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突厥阿史那氏此因以史爲姓行昌其名也直玄
武門玄武北方宿名取以名門也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
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
疋乘去聲尚乘主車乘之官詔令給其母肉料令平聲
愚按一直門之士夷貊之人也而有孝於其母之心事聞於萬乘獲仁孝之褒優賜之厚則有
人心者孰不感發於孝乎

公平第十六凡八章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
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處上聲分先並去聲
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
而堯舜廢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乃以天下授禹

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文王之子也武王
既克殷封鮮於管封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叔疑之乃挾武
庚作亂周公承王命遂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爲公無
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去聲諸葛複姓字孔明名亮琅琊人爲蜀
丞相猶曰吾心如稱與秤同不能爲人作輕重爲去聲後同況
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
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爲
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
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
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
之道邪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
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爲家不能私於一物惟
有才行是任行去聲豈以新舊爲差況古人云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愚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視聽以民爲視聽一至公而已太宗踐祚之初
首發至公無私之論古帝王憲天聰明用是道也房玄齡言秦府未得官者共怨前宮齊府左
右之先己則曰用人惟才不論舊故不如是則私故府之士矣有請秦府舊兵授以武職追入
宿衛則曰惟以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爲差不如是則私故府之兵矣君天下者每以至公存心
何往而不當於人心乎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
東上閤門出閤門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
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
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少去聲卿之貳也戴
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爲誤耳夫臣子
之於尊極夫音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

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令定議(令平聲後同)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駮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爲情一也(爲情如字)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詐僞有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首去聲後同)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朝音昭)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爲陛下惜之(爲去聲)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張氏九成曰法者天下公共雖天子喜怒不得輕重胄爲大理之議可謂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不顧天子之詔救上之失達君之聽使四海取信民不冤濫爲吏若此國家何所患哉)

(唐氏仲友曰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蓋小人之情必虐煢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爲失刑皆皇極之訓矣其爲利害豈淺哉)

(愚按封德彝隋之佞人也及唐之興以秘策而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勸用法律之說若行則仁義之効民生不覩於貞觀之世矣今觀德彝與戴胄之論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得失視仁義法律之說未相輕重也爲國在於用人用人豈容輕哉非戴胄孰法之公太宗從善之速其不冤人者幾希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音鼻)隋代遺老咸稱高熲善爲相者(相去聲後同高熲字昭玄隋之賢相煬帝以其忠諫爲謗訕誅之)遂觀其本傳(傳去聲)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歿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人廢書欽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爲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立字公淵武陵人仕蜀爲長水使者)李嚴(嚴字正方南陽人仕蜀爲中都護)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晉人撰三國志)稱亮之爲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尚如字)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篇之辭)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愚按昔傅說告商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降是則漢七制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降是則蕭曹丙魏是已高熲之公平正直亦可謂賢相矣惜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葛亮王佐才也誠有古良相之遺風三代而下所不常見太宗令相臣企慕之亦知人哉嗚呼二帝三王之相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武侯者斯可矣)

長樂公主(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封長樂郡下嫁長孫沖)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六年將出降(降謂下嫁也)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長音掌後同通鑑作永嘉長公主乃高祖之女也)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楚王英淮陽王昞皆光武子)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

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彼列切若令公主之禮令平聲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眞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韓非戰國時刑名之學者東方朔稱其不易易以豉切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時爲大夫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去聲賫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謂王姬下嫁位雖至貴不事容飾也娣媵以容飾爲事而衣袂所以爲容飾者也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其娣及之袂良以儉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敎所司資送倍長公主雖以后之所生毋乃牽於愛而不節以制度乎是道之以踰禮越法矣幸魏徵之忠謀太宗之聽從而文德皇后又從而褒賞之若后之德雖漢之陰馬亦不能及可謂無愧周之任姒邑姜者矣正家而天下定后之謂歟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爲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陝人常德告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太宗曰正欲反耳遣房玄齡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之籍其家詔令百官議之令平聲後同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去聲唐制殿中監掌天下服御之事少監其貳也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侍郎尚書之貳令宰相妙擇其人相去聲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唐氏仲友曰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謂善議刑矣

愚按因李道裕議張亮之獄遂有刑部侍郎之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術又所以示天下以月愼用刑之意開人臣以有過必諫之路也唐之刑部周官司寇掌邦禁之職妙擇其人而不輕授帝舜之命皐陶曰此其選也太宗是舉衆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舉得其眞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祁午謝安舉將不避謝玄大臣之用人唯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雖子弟可也況親戚乎太宗謂侍臣但雖舉用得才勿避形迹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徵阿黨親戚太宗命案驗無狀乃使謂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則又與斯言相戾矣使非鄭公直言不撓果得以踐斯言否乎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閹宦充外使閹音淹使去聲後同妄有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易以豉切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爲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近君子而遠小人遠去聲後同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邪私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賈音古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

善惡君子之小過（惡爲去聲）謂之惡惡此則蕕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讒而不見用乃自沉汨羅江而死）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厲王王以爲僞刖其足和抱璞而泣繼之以血）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蕕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此郭氏所以爲墟（事見納諫篇）史魚所以遺恨也（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其子以告公公曰寡人之過也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用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後同）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長音掌後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鄙）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夫音扶後同）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彼列切）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後同）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如字）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節信著書號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行去聲後同）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之辭）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蓄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契音泄舜臣名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咎繇與皋陶同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爲麯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蘖也黔首之屬（秦稱民曰黔首）猶荳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進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醲之俗（醇音淳醲音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王去聲）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上上聲下去聲）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見規諫篇註）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強上聲）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惡烏去聲後同）（探平聲）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平聲）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背音倍）乖泣辜之意（見封建篇註）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當去聲）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探平聲）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吏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虞書）又復加之以三訊（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傳去聲）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怨平聲）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

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任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漢淮南王安著書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見音現）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爲者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相去聲）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爲去聲）況萬乘之主（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怒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臧文仲告魯君之辭）爲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温舒恨於曩日（温舒前漢人嘗上書言獄吏之害）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通曆曰堯定四岳置諫鼓）舜有誹謗之木（淮南子曰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太公述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爲戒乃書於几鑑盂槃爲銘出大戴禮）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樂音洛）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遠去聲後同）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比音鼻）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造七到切）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重平聲）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當去聲）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

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衹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好去聲後同）故齊桓好服紫而合無異境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之意）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省悉井切）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漸音尖）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萬邦塗炭慄慄黔黎（慄音蝶）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今屬甘肅）並通輶軒之使（去聲輶輕車也）被髮左衽（四夷之人也）皆爲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居及恭承寶曆寅奉帝圖垂拱無爲氛埃靖息於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明賴一動以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常爲稱首朕以虛薄多慚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賜絹三百匹

愚按春秋之世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多篡弒夫所貴乎聖賢者以其見禮知政而前知於未然之先也善乎魏徵之言曰閹官雖微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爲子孫計不可不杜絕其源厥後唐之中葉竟以宦者而亂及其末世遂以宦者而亡徵之明見雖周公季子何遠之有哉太宗斯時正當著之爲令俾後之子孫世世無得使宦者與政可也乃不過偉其允使是特一時之計耳豈貽厥孫謀者邪徵既言閹宦之禍復上疏數千言極陳當時之失史稱徵諫疏二百餘篇其見於世者則此其最詳者也太宗答詔丁寧寵賜優渥君臣相與之際何其盛哉

誠信第十七（凡四章）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去上聲）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爲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爲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爲人如此豈可堪爲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智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澄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彼以其爲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愚按昔夫子荅顏淵爲邦之問終之曰遠佞人佞人殆甚矣佞人之足以喪家國也禹之荅皐陶曰知人則哲可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有所偏則讒邪面諛之人乘隙而進讒君心虛明旁燭無疆則正邪自不能逃吾水鑑矣太宗謂君自爲詐欲臣下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眞王言哉）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荅子貢之辭）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濮上人師事老子著書十二篇名之曰通玄眞經）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顚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惡烏去聲後惡利同）雖或勉強有所容（強上聲）非復曩時之豁如謇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便平聲）謂同心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讀曰諍）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爲此也（爲去聲）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

（難去聲）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音扶後同）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毁譽在於小人（譽平聲）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脩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中行氏穆伯晉卿也）攻鼓（城名）經年而弗能下餽間倫（間去聲後同）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折音舌）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遠去聲）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

之上聖而可使魏魏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若欲令平聲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聲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按史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故徵上疏陳事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疏文比此章尤多唐氏仲友曰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太宗之病道德仁義禮儻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矣哉愚按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德者得此理者也禮者履此理者也而誠信者實此理者也魏徵之諫疏並舉德禮誠信而言之其要主於誠信其間如文子管仲中行穆伯之言皆出於誠信而言之也夫誠信者實心也有德有禮而以實心行之則固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徵之言於是乎知本矣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施平聲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長掌音九夷重譯相望於道重平聲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於聖明愚按先儒論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先論克己以性偏難克爲始夫豈徒學者之事爲然哉大臣正君之道亦如是而已矣愚觀太宗天資英武明敏不患其不能爲而患其過於爲不患其不能斷但患其過於斷當貞觀即位之初或勸其獨運威權或勸其懾服四夷此皆太宗之所已能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魏徵獨勸以偃武興文布德施惠損其有餘益其不及茲非變其氣質而克其偏者歟甚矣徵之能正君也不然貞觀之治太宗何以獨歸功於徵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傳去聲去上聲孔子曰人無信不立並孔子答子貢之辭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項羽引兵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周書武王誓師之言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項氏以無信爲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愚按董子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修飾也先儒謂此因武帝何修何飾之問而言其意雖甚正惜其剖析未明使武帝知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其修飾之方又孰先孰後也可爲仲舒惜今觀太宗猶能以去食存信語羣臣而玄齡之對謂五常廢一不可誠是已儻能一一而明辨之使太宗知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必當反求默識而擴充之不亦善乎愚於是復爲玄齡惜

貞觀政要卷第五

貞觀政要卷第六　　戈直集論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一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注九州之山也如冀州則梁岐之類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注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曰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而衆所共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爲徇其私欲爲去聲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復音缶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獒之辭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之辭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鏤音陋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聲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記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教戒篇注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爲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以儉約爲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崇樸自然人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夸多鬭靡四方士民歆羨倣傚天地之生物有限上下之財力有涯烏能周贍而普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漢富庶之功唐太宗監秦人之敝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爲於是成貞觀之治撙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豈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後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平聲後同論語之辭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爲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樂音洛隋煬帝志在無厭厭平聲惟好奢侈好去聲後同所司每有供奉營造供平聲小不稱意稱去聲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爲去聲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爲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去聲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爲前趙聰殺兄自立聰將爲劉后爲去聲后太保劉殷之女爲左貴嬪後立爲后起䳨儀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姓陳切諫

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宜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下今興工費廣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愧賢堂）曰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爲深誡比者（比音鼻）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聲）今於藍田（縣名今仍舊屬奉元路）采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迨有甚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君也天下既平而仁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後嗣微之殆有甚焉太宗取孤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事或納人言而止或臨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矣觀其言曰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怨而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君人者而昧斯言也豈惟崇飾宮宇池臺爲然哉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土地也事畋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所欲者一以怨之一言行之祈天永命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爲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此言尤爲君人之格言也或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蓋飛山之作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疾避暑而卽其舊以脩之未可以是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眞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聲）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秦穆公名任好史記注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孔子合葬親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吳延陵季子名札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爲鳧鴈（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士十萬人治葬穿土爲川積壤爲丘銅棺三重頃池六尺以黃金珠玉爲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吏徒數十萬曠日十年合采金石被以珠玉水銀爲江海人膏爲燈燭）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斂去聲璵音與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桓魋專宋葬以石槨（魋音頹桓魋宋向戌之孫爲司馬禮記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造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之別名也）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詳思前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高墳爲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輀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爲害既深宜爲懲革（宜爲之爲去聲）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舊本此章在愼終篇今附入此）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感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存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爲己之一

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舊本自此下四章並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能聲色儉約豈可易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忘其貧賤之時則自無後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忘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不營產業而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冑卒(子聿反)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令平聲為去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公侯死曰薨)殯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為去聲)當厚加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使去聲)齎素褥布被而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任賢篇)

(愚按奢儉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人之所不堪自非為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彼則為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冑居宅弊陋太宗為之造廟溫彥博死殯旁室太宗為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為人已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曉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學無方太宗知之庶乎少進矣唐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之對箴其膏肓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學者之所難能也故朱子集註以為吾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為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問為學之方勉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豪傑之才易致炫耀凌慢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之歟)

河間王孝恭(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祏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去聲)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為比一代宗英云

謙讓第十九(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謨之辭)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惡好並去聲易謙卦彖辭)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愼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周公敇之以一言曰長而已蓋惟天子之尊苟以無所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自知矣惟能以有畏爲心則上焉天心亨之下焉臣民歸之如是而不安者未之有也太宗貞觀之治所以致之者固有其道而大要莫先於此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贊舜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亢矣何自而見其光明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日愼一日唐虞所以太平實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非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論語曾子之言）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音扶）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莅衆（莅音隸易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誠如卿言詔賜物二百段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有周公康叔漢之興也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六朝蓋莫不然唐之起晉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將略與李勣齊肩又能好學書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固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亡其國今太宗卽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不一而足也愚按仁哉太宗之心也茲事不見於武德之初而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父之所未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鑰遂犯分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能無所幸識者知其智不在小奩奠區宇規摹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爲去聲）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鬻音育賣也）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淹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爲文學館學士及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引嬴四十人後皆知名）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

其父母（愚按齊宣不忍牛之觳觫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欲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之處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飢人之子女出御府金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衆聖人猶病飢人之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襄州今爲襄陽隷河南）張公謹卒太宗聞之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云云）（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篤敦之略高矣）（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公祭弔論者是之晉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爲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今中山府隷腹裏）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從去聲後同）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以將士（將去聲後同）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屬營州今廢）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牛羊豕曰太牢）親臨哭之盡哀（臨去聲）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唐置巖州今廢）右衛大將軍李思摩（頡利族人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爲兄弟賜姓李爲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爲可汗思摩遣使謝曰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天子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衆入朝從伐遼）爲流矢所中（中去聲）帝親爲吮血（爲去聲吮祖兖切）將士莫不感勵

慎所好第二十一（凡四章）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虐劉邊鄙也若以偏方不霑王化自有大司馬九伐之制在何至躬率六師乎思遼水之無極慮扈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發生於中則可以已矣惻隱之心何待形於遂事之後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好去聲後同）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乘平聲從去聲後同）終日談論苦空（佛教也）未嘗以軍國典章爲意及侯景率兵向闕（見君道篇）尚書郎已下多不解乘馬（解音懈）狼狽步走（狼似犬銳首白頰高前廣後狽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躓故猝遽謂之狼狽）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簡文名綱武帝第三子侯景廢之）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卒被聿切）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起兵討侯景即帝位）在于江陵（郡名今中興路隷荊湖）爲萬紐于謹所圍（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謹將兵五萬入寇攻江陵）帝猶講老子不輟（元帝好玄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聞魏師至停講聞報帖然復開講）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縶（音贄）庾信（爲梁將軍留於西魏）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此事亦足爲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爲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人庶乎其知道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爲）

（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依水顧不自知耳。貞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倂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愚按太宗知老釋之虛無空寂不適於用而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君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者率性而已聖人以此道垂訓於天下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此道也周公孔子之教以堯舜之道為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離者乎太宗未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分好並去聲），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踟音遲躕音廚遲回貌），還至沙丘而死（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從之明年後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今順德路鉅鹿縣）。漢武帝為求神仙（為去聲），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薦方士欒大上見之大悅大言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賜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後竟坐誣罔遂腰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懲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門娑婆寐之說使之合長生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令狐虜複姓行達其名時為校尉）。又誅戮李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為天子渾與宇文述有隙述因誣構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子聿切）。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大戊以興而雉升鼎而雊而殷道復盛讖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枉殺李金才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王之讖淫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尚書其長也）段綸（段姓綸名）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令平聲），綸遣造傀儡戲具（傀古委切儡魯猥切木偶戲也世傳運機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之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翻為戲具）。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聲），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階級，並禁斷此戲（舊本此章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日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鑽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儡非所謂作奇技淫巧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凡三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記錄）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類），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

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爲訓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爲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在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以豉切凡在衆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音類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爲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稱去聲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轝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尚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況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難去聲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聲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父授之以書曰孺子可教故稱良曰張孺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王與酈食其謀撓楚食其曰昔湯武伐桀紂皆封其後請立六國後王曰善具以告張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陛下事去矣爲陳八不可之說見史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累音類後同須爲社稷自愛爲去聲後同豈爲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簡彼緗圖緗淺黃色圖書也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岳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太宗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比音鼻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年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上書云云上飛白荅之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疎直致患而況處重之地可不戒哉洎每剛直[illegible]言始以受知終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披振矜之態難議論及於羣臣而是正之語或不容下或往復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之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洎遠引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爲勸戒所以恢寬厚之德獎進言之路觀其所陳若有優柔樂易之性矣及其發言處身或不自慮夫以太宗之明竟不深察何知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示之詰有以啓之也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蘇之不才堯獨知之然從試可乃已之論則人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洎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荅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則太宗自聖之病頗亦難瘳頼洎言之不已使太

(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一鑑既往獨洎能出此言不亦賢乎)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逞神機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非能剋己自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由此乎生矣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其得為賢君也宜哉)

杜讒邪第二十二 凡七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蟊音矛蟲之害稼者)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比音鼻)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斛律複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鄰敵所憚)齊朝良將(去聲)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名珽密為謠言讒斛律光殺之)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隋之賢相)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為去聲蓋為同)後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令平聲)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文帝太子名勇後廢為庶人)撫軍監國(監平聲)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去聲)楊素(玄感之父為隋相)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禁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為煬帝)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處上聲)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首章之辭)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青蠅篇之辭)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烏去聲)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為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辨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數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契讒邪無得而間矣厥後有毀徵阿黨者使溫彥博按之雖足以直徵之枉而左右之為讒者竟不聞顯正其罪以固非止讒之道及徵之卒乃因杜正倫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賣己直彰君過之意者遂有停婚仆碑之令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他日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為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道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數上聲)朕巡省(省上聲)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為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復音缶)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慚懼數日不食而卒(子聿反舊本此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為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儒之指野鳥為鸞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為民之父母乎異時潛飼羊魚盛飾廨宇蓋猶以事隋者而事唐也太宗數而責之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為戒豈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掌)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

士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去聲）交遊惟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武德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戰伐而有功）竇誕等（外戚也貞觀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以為光祿大夫罷）為人既非三益（論語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為烏程侯降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為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累音類）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遠去聲論語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之辭）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誠由近習已上文重出師傅篇舊本此章在上直諫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同處而不為共驩之所化周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移惟堯與周公為能之耳然而堯猶畏孔壬周公猶懼流言豈恃其資質之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俱化者也唐太宗少與柴竇為友而不能昏太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太宗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君者以柴竇輩為之累也雖然太宗少年之事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並居輔相而封權宇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豈其然乎）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傳）上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並去聲）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間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主之子）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前注）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舊本自此已下三章在貪鄙篇今附入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諫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房杜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

說見後章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訐音結）細無可采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祕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祇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堲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

（愚按上封事者訐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為讒論臣等太宗遽以為毀謗離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冤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

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佞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

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擯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爲人上者其於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復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擯其善乎勤行三事之言雖爲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爲人大須學問朕往爲（去聲）羣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比音鼻）四海安靜身處（處上聲）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周書周官之辭）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少去聲）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爲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爲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爲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量並平聲）遂遣泰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者必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絶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寵魏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居武德殿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雖以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然非宜爲矣重天下之本者愼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聲後同）天下之通喪（孔子荅宰我之辭）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商君武丁也）古之人皆然（孔子荅子張之辭）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短喪以日易月）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後漢徐幹撰中論二十篇）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疏平聲）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蚤遵經訓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可以爲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永永無斁罔使蹈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音扶）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去聲）無不慚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此章重出納諫篇直諫類比此爲詳

奢縱第二十五（凡二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史記注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史記注從禹至桀凡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兩漢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見漢書）皆為（去聲後同）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三國蜀二主四十五年魏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三年南齊七主二十二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二十三年東晉十一主一百三年劉宋八主六十年元魏十二主一百一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二十八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七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令平聲後同）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慎夫人也）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益州今仍舊隸四川）營造供奉器物（供平聲）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少去聲處上聲）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長音掌更平聲）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周幽王名宮涅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樂音洛）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

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也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諸王定分刺史縣令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浸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太宗嬪御不爲稀營造不爲少窮兵黷武以收遼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爲乎

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矣夫禹湯文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治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爲之也太宗爲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舉以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爲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夫

貪鄙第二十六 凡六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郡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爲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遠去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爲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之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爲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曰帝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不解愛財也解音懈後同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爲主貪必喪其國爲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桑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僭稱王是爲惠文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蜀記漢大司農漢制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之職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漢昭帝時爲大司農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葬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辦延年奏言豫收不祥物冀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爲請沒入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時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嘗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如此之流何

可勝記（勝平聲）朕今以蜀王爲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爲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勵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爲監以牛金而亡國欲臣下以田延年爲監以贓賄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庶位者寧不知所懲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樂音洛）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爲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借天以壓之哉蓋兢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羣臣當如朕畏天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往而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慕武知任賢矣而復聽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甚矣其雜而不純也此豈足爲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爲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江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之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坑以爲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志靈帝名宏）好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敕放令萬紀還第（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宮人罷遣而出者三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畝以自給天子惟務德義以致治平薄賦斂以厚風俗而已此言利之臣所以不能合也

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自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其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爲急以桓靈私藏爲戒審所取捨明示好惡可爲人君法矣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爲利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能慎乃儉德是宜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厲廉名當自人君之崇儉德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

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爲去聲貪冒財利與夫音扶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爲鑑誡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此章喻貪爲切故去彼存此

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爲美貪利之爲害者數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人讀之悚然誠足懲創人之逸志也可不戒哉

貞觀政要卷第六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卽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爲弘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爲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爲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眞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卽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昊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伐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卽位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卽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眞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于兹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掌學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爲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太宗又數幸國學（數音朔）令祭酒司業（凡會同饗醮必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爲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音掌）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篋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坌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也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大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官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爲先聖而立孔子）

（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爲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爲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卽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眞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爲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者非）褚仲都（明周易）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爲國子博士）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書爲五經博士）陳沈文阿（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爲五經博士）周弘正（字思行晉周顗之後爲國子博士）張譏（字直言武城人爲國子博士）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爲國子祭酒）劉炫（字光明河間人爲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音現）在者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之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爲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爲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爲首而實於公穀之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謬以左氏爲左丘明也）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公羊高（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南人爲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高堂生（魯人前漢爲博士得儀禮十七篇傳於世爲漢言禮宗）戴聖（前漢爲九江太守得禮記三十大篇傳於世號小戴記）毛萇（趙人爲漢河間獻王博士治詩）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爲古文尚書之宗）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帝時爲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爲大司農卿）杜子春（後漢河南人）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著春秋三傳異同說）盧植（字子幹後漢爲北中郎將）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爲大司農卿著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國語乾象曆天文等書）服虔（字子愼後漢爲九江太守）何休（字邵公後漢爲諫議大夫解春秋公羊傳孝經論語等書）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爲魏太常蘭亭侯注孔子家語）王弼（字輔嗣三國時爲魏尚書郎注易）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爲鎭南大將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西晉時爲豫章太守注春秋穀梁傳）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襃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父音甫魯哀公誄孔子之稱）其尊儒重道如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書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爲後世故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爲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人之閫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爲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後同）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衛皇后所生）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雋音兗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爲京兆尹）斷以蒯聵之事（蒯古買切蒯聵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聵入是爲莊公輒乃出奔）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眞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眞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爲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

（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蠭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員外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湮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習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援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轇轕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殽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夫音扶）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音腎大蛤也海上之月明蜃壯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燄發（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子維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游說佩六國相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學記之辭）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數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比音鼻）見前後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楊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秦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從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馬復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等賦（班固字孟堅彪之子也漢明帝時為校書郎繼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己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有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秖如梁武帝父子（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隋所滅封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夜游西園曲之類）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按通鑑係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慊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發於天下炳若日月眾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徵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庶乎其有徵也若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癉音亶病也）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注）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鴆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有二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人飲叔牙以鴆）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

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嗣後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掩絕千古矣是可為嘆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令平聲）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者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比音鼻）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即荅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詳見朱子中庸或問）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荅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冑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子而受諸叔之荅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比音鼻）京城士庶居父母喪（喪平聲）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令平聲）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臣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擗摧號天叩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為哉太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

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爲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歟不出鞠育之中歟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爲不經之甚太宗敕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爲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比音鼻)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好去聲)稱爲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爲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諜兼據憑史傳(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爲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爲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檟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解音懈)人間何爲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爲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背音倍)以得爲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通鑑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爲第一等秖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秖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爲永則遂以崔幹爲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冑不敦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士揖爲之禮奠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輸制禁昏成敝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數哉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不相掩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班孟堅作古今人物表止曰羲皇至于西漢凡善惡之目別爲九等而錙銖之遂使後世之譏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爲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孰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以家世而求之也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瞽鯀爲父

（而有舜禹伊尹自耕稼而佐成湯傅說自版築而相武丁太公自漁釣而為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邪況自魏有中原華夷之姓雜然無辨赫連托始於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為祖崇韜認汾陽為宗書史失傳譜諜無據至若唐之崔盧李鄭矜其門地販鬻婚姻無所不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正之是矣然猶以一時品級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滋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厥後遺愛與公主為非杜荷與承乾造逆將以其父祖之賢德而取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黜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侯君集與淩烟之圖而身為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奈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哉宜其紛紛而卒無補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令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也左傳奉匜沃盥饋以食為餉也易家人主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巽順而已）婦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興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降及後世而此禮失矣夫人主以一身為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宜以天子之女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朝宿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茭也禾稈也所以供軍馬）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幷而束之設於門內也）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去聲後同）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平聲）就京城閑坊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為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款不及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王下馬（為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母弟同母之弟也）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音掌）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太宗輕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

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
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彼列切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
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
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
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殺音賽隨恩之
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後同原夫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為
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
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
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
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秦伯懷晉實
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朱子註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
於咸陽之地也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
同喪平聲後喪紀同五月小功之服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
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
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推他
回切遠去聲並後同禮喪記篇之辭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
則不為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
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
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
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
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契音挈譬同居之繼父
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
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
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為如字後同則不可生而共
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
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
稱稱如字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
嫂孤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
感名含晉時人嫂樊氏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蚺蛇膽含憂歎累時有童子持囊授含開視乃膽
也藥成嫂病愈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
不敢入盧見孔伋則哭之為位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禮記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
莫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
使深情鬱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
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
聲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
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論平聲傳去聲或抑或引兼
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
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
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
衰三月齊讀曰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衣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請加
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服九月請加為期眾子
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
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
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詔從
如字此並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
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
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
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
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之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爲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爲喜樂，（音洛後同）在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去聲）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況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詩蓼莪篇之辭也）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爲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爲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日焉大爲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爲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君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孝孫名）奏所定新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至是叶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用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近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撙祖本切）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由是覆滅）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爲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夫音扶）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爲公奏之，（爲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朱氏黼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嘽緩粗厲勁直亦足為其民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濩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謾云哉如太宗所言則聖人移風易俗之具防情者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鍾鼓云蓋傷後世徇器而忘情知末而喪本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而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浹衆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立曲調書舞節作為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儀之盛綴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為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為感神人和上下之具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遽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為具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為殘缺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漫滅難考而況皆為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議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詎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陳音陣破陳樂即七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陣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麗鵝鸛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旗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之容也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馬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義寧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為突厥所斬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墌城未幾死子仁杲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杲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為去聲後我為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戰一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概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豉切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相並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聲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虞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荊蠻之事而已固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銀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耶太宗謂今日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時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貞觀政要卷第八　　戈直集論

論務農三十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論貢賦三十三
辯興亡三十四

務農第三十（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夫音扶後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難去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易如字）然在初則易（以豉切）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音洛）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不失時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罔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于家朔南暨聲教之本也湯之不邇聲色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淫侈多欲者也至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為鑒矣而復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為鑒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林氏之奇曰夫天災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災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災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推能知吾之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痾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之念蝗之為民害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漢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聲）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聲）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之儲君首服之禮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儀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比音鼻）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少去聲長音掌）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

下皆然令平聲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樂音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時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孔孟之言同一揆也雖三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時亦云庶且富矣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謂其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凡九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賣也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卽姦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賢篇註唐制九卿太常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衞尉寺卿掌器械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廐牧輦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貿易皆有少卿以爲之貳卽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辟音闢死刑也皆令令平聲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宗又曰以下另爲一章今合爲一章

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蓋帝王之治以教爲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獻詳審之謂也王珪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美之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鼻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令平聲後同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迺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爲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相好並去聲後同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令平聲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爲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卽令處置處上聲後同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卽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卽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今大

（與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文義甚美可爲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辟音璧君也周書箕子陳洪範之辭）爲君實難（孔子告魯定公曰爲君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禹貢曰任土作貢）且僚和其所唱（和去聲）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音軫屯諸倫切）歸罪於己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見文史篇註）出警而入蹕（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身爲之律（史記禹聲爲律身爲度注禹聲應鍾律以身爲法度音）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音洛後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曲禮曰欲不可從樂不可極）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曰君門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丘其糟而池其酒（桀紂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夏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色荒寵嬖女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荒之謂）勿貴難得之貨（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勿聽亡國之音（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內荒代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夏禹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於是從其半）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仁有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旻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詩皇矣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好惡並去聲）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渾音溷）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藻爲旒以藻貫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取目不須視惡色之義）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黈他口切纊音曠黈纊黃色綿也以黃綿爲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聽讒邪也）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戡音堪勝也）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苞括理體抑揚辭令（如字）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爭讀曰諍）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囚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骾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爲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朱子讎曰詩三百五十篇而疾讒者六君子有七惡而以訐爲直居其一自昔賢智之棄逐政治之隳圮國家之昏亂未有不自讒訐也太宗方蒐積羣才共輿治功乃復容萬紀輩玷污朝列何哉房玄齡一代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以張蘊古平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魏徵）

（免按而蘊古竟罹非命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其爲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曰義利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利故能斥權萬紀探銀之奏此其天資聰明最爲合於帝王之道者也夫既知其言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然德彝則任股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妖言之罪照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律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於此乎校尉以戴冑而免蘊古則遂罹極刑愚觀蘊古之箴曰衆棄而後加刑嗚呼蘊古之罪豈所謂衆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比音鼻後同）奏決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敕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重愼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宜哉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求而孚則中孚者之誠也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歟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岷州今爲西和州隷陝西）都督高甑生（史無傳）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聲）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爲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爲相以薛萬徹爲將非所謂雖讎必賞歟至若高甑生以秦府舊臣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疑非所謂雖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愼罰（周書康誥之辭）惟刑恤哉（虞書舜典之辭）禮云爲上易事（易以豉切後同）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長音掌後同禮緇衣篇之辭）夫（音扶後同）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虞書皐陶賡歌曰庶事康哉）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貴賤親踈而輕重者也（疏與踈同）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並去聲後同）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音盤）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聃也）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三去聲論語曰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

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稽音雞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州犂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漢張湯爲廷尉卿上意所便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史深刻者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帝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出本傳以人臣之頗僻頗平聲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音洛上同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去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鮮上聲易以豉切後同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篇之辭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豳風伐柯篇之辭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遠去聲便平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之衢以書政治之愆失追禹湯之罪己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十家之產見納諫篇注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文言傳釋否九五爻義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按史傳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則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

（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惟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兢兢於君道者然而刑賞之失猶有如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己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減而改過之心少虧其未能正於己而信於民者可想見已雖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為戒若致徵於庸君常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濟北地今廢）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盜跖莊子雜篇）（以為柳下惠之弟名跖而為大盜）。夫以（夫音扶）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去上聲）。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平聲後同）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姦惡。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謂政刑之不如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恥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無恥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遞相掩蔽罪人斯失反以長姦容匿遂使麗於十惡者乃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帝曰可謂諠臣矣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曰：夫作甲者（夫音扶）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稱去聲）。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拒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服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誠後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仁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矣之宜哉蓋寬則矜恕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者有焉今曰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不失矣罪在於輕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也則寬平者實明刑之典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凡四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草之害稼者），惠姦宄者賊良人（宄音詭）。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武王之辭）。又蜀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三國時繼漢統都蜀）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元方名紀康成名玄並後漢人），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曾音層）。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數音朔後同），卒至傾敗（卒子聿切）。夫謀小仁者（夫音扶），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

已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昭於憲綱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其過之大小而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者或以宜疎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疎是疎者太簡數者太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疎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以為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惷愚則以為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害故魯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宥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民知赦之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誤也災不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也故賊刑之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為非常之事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宜必赦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通無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為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殺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也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音抽愈也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與運亦不偶然助與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以濟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者艾宜太宗有失內良佐之數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遏禍亂之萌乎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凡五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當去聲）比聞都督刺史（比音鼻）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意外求更相倣効（更平聲）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書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有而悉貢也禹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人耳目心志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傚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外太宗深懲而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使去聲令平聲按通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疎勒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疎勒距長安九千里餘王姓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使去聲後同）太宗謂羣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蠻國在安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覩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拓音托）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聲）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乂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儆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

（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作旅獒用訓于王而王致慎德之戒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之賓以秦皇漢武自儆以求言而當時大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高麗官名其職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官）遣使（使去聲）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東之人（為去聲）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春秋時國名字華父宋戴公孫也）遺魯君以郜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軌郜鼎郜國所造器故繫名於郜）桓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同大廟周公之廟也）臧哀伯（魯大夫臧孫達也）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之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其若之何（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殤公與夷以郜鼎賂公故遂相宋公四月取郜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云云公不聽）夫（夫音扶）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唐氏仲友曰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麗王名及莫離支蓋蘇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弒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使去聲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卻還之本國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為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閎夭美女之獻而西伯興魯受齊人女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為間使之先有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沮敗其所為或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美女之貢夫豈不為是邪況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謂不欲傷其心固仁惻之意亦豈非有見於此邪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已

辯興亡第三十四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從即容切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嘗論創業守成孰難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他日與羣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由蕭瑀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反之於己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秦之所以失効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之言可謂能切已近思者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令平聲百姓逐粮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比音鼻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供平聲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舊本此章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侈心一生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人本突厥啟民可汗避太宗諱改曰人亡國來奔隋文帝不悋粟帛大興士眾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彊富子孫不思念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郡名今為代州隸腹裏及隋國亂又恃彊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羣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玁狁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為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

（撫存啓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爲法故也可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北突厥之國）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爲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子之子爲諸侯）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并音朔後同）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饑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知其必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以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亡亦可惕然而懼矣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爲惡多相類也齊主（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深好奢侈（好去聲）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斂去聲）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卽是也然天元（後周宣帝名贇自稱天元）皇帝齊主若爲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行去聲）則別齊主愞弱（愞與懦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凶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爲劣（舊本此爲重出奢縱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鑒以夏周之鑒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之庸君爲鑒可謂知所鑒矣其得爲寡過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孰優魏徵以齊主爲劣愚觀周子之書有剛惡柔惡之說然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雖異亡國則一政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貞觀政要卷第九　　戈直集論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征伐第三十五（凡十三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字同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此便橋是也）遣酋帥執矢思力（酋帥長帥也執矢虜姓思力其名）入朝為覘自張聲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背音倍）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將去聲）入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去聲）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彊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明刑之訓蠻夷率服帝者謹惇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而撫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讋服而至于亂太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為患久矣唐有天下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概直可以寒氈裘之瞻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而中國冀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惇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宜乎）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之地）奏言高州（今仍舊隸海北）酋帥馮盎談殿（盎字明達高州人隋亡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為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阻兵反叛詔將軍藺謩（藺音吝姓也名謩）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祕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恆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怙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盎反者以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段）

（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盎不為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背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祏不足勞偏師剪除盎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爾謩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盎乎全之知命之臣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算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盎談殿之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盎談殿之事而薄太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勢情亦明矣哉）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林邑南蠻國名漢南象郡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髮爲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堅自持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苻堅略陽氏人晉時苻健據長安是爲前秦健死子立苻堅弑生自立伐晉大敗後爲姚萇所殺）隋主亦必欲取高麗（平聲）頻年勞役人不勝怨（勝平聲）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數音朔）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瘧雖剋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鸚鵡繼來則納悔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按是年方擒突厥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贖武也然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又取譬於苻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遼東夫頡利之侵彊皆致於滅亡之地可謂知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知者也以此爲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後之人主式監在茲

貞觀五年康國（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君姓温本月氏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王屈木支）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令平聲）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爲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難去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爲然以兵克者則以爲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爲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爲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他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闢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爲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爲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之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而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爲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幽州人以雄才稱少事秦王從征伐有功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從承乾謀計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域地名）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剋日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去聲）薛萬均（燉煌人萬徹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國以計勝竇建德擊突厥有功拜將軍）姜行本（名確以字行所幹力稱爲宣威將軍太宗每出幸即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爲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闢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里爲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爲寇亂今延陁倔彊（倔渠勿切延陁鐵勒諸部之姓倔彊不柔服也）須早爲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凶醜百年無患

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爲婚媾朕爲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爲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新興公主以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爲子胥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數之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己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不爾都俞不亦鄙歟愚按中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和親之策漢高帝啟之於漢唐高祖啟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毋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教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爲恥臣亦不以爲非惜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卽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靺音末鞨音曷房玄齡對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爲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按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君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獨彊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難去聲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聲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尅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上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稺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子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欲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朱氏黼曰自昔人主親睹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知禍咎者不戒而自取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旅屠蓋太宗目睹曾莫之懲而反疾趨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國富民衆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唐氏仲友曰至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柰天下計何遂良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魏徵以克爲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善乎勸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戍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爲遼主雪怨爲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煬之所爲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耶豈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爲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徵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爲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欲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監平聲）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隋煬帝親征高麗楊玄感遂起兵圍東都）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爲武儻不勝翻爲所笑伏請委之良將（將去聲）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識者是之（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愚按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爲唐之藩臣其君爲莫離支所弒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鑾輿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玆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爲帥其平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爲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賊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爲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蓋音盍今爲蓋州隸鎮東）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揜耿弇漢光武將）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爲針灸（灸音救）賜以御膳（按通鑑載此事甚詳辭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抏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爲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而弇不能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夫兵甲者（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好去聲）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勾踐越王名越王既爲吳所敗脩德治兵謀雪吳恥見蛙下車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夷國子爵僭稱偃王周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論語之辭）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易大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櫜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

（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茇舍治兵夫閱之儀至於斬牲徇陳禀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聲）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爲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惡烏去聲後同）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鴟張（鴟惡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煬帝六年徵其王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攻諸城不下來護兒宇文述等大敗九年復親征不拔十年復討之徵其王入朝竟不至）掩崤陵之枯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崤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使去聲）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屬音燭）筆邁鍾張（見師傳篇註）詞窮賈馬（漢賈誼司馬相如皆文人）文鋒既振則宮徵自諧（徵音止）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聲）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梟鶴荷稻粱之惠（荷去聲）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柩（臨去聲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太宗臨哭之慟）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乾卦之辭）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令平聲）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

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爲去聲後外爲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弑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太宗於是有征遼之議）外爲新羅報讎（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不從玄奬還具言其狀於是欲征之　上）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爲善策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長相之心耳朱氏黼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避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諍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良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廷之日獨表諫於屬纊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而後罷之於此觀太宗晚節大略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疏行將屬纊之日也此疏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歛縱忠言苦口不足以尼其行耶毋乃俟其大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日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充容（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也）徐氏（名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子此遇全何爲子獨往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益禮顧永徽初卒贈賢妃）上疏諫曰貞觀已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漢武帝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禪肅然山）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通用）泥金之望（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望者望而祭也）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黃帝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山名禮云升中于天）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豉切後同）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轉去聲）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

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此下疑闕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曾音層翠微玉華並宮名）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並音洛）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之斧斤（夫音扶後同）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紂始爲象箸箕子曰彼爲象箸必將爲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賾於儒林（探平聲賾士革切）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呑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愼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爲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論莫敖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共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之納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安邊第三十六（凡二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降下江切後同）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處上聲後同）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塞音賽後同五原塞今爲豐州隸河東）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祕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爲山陰令時關隴爲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前代覆車

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遺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茲由切後同）遺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單音蟬）以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後同）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突厥突利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目盡腫後公主以計解圍）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音掌）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爲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建成難作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事我共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進蒲州刺史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擿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以豉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爲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倍）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絶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卒子聿切）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將去聲）五品已上百餘人始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末切夷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使去聲）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親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上聲）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絶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漢武帝既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並西域國名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宜禾都尉所治）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爲中郎將）幷擁突利子賀邏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

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為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為一章今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為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衆議甚詳辭多不錄）

胡氏寅曰屬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偏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為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无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谷敗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為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為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為藩國不為叛臣此長策也去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後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予帶之所召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為鑑矣唐興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部落之議胡為乎獨異衆正之見邪遂使蕃酋列在禁衛有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彼為成周之衰時此為有唐之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詒謀有

以啓之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數音朔）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去聲）遂有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麴名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聲）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供平聲）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遺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為去聲）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聲）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為甘州路酒泉今為肅州路隸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

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掌）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爲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爲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千戶爲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于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慚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遂殺豐）朕恆以此二事爲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爲乎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係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爲也）

（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爲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與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卽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關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關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爲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爲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疎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爲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烟火萬里爲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爲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災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幷州涿郡今涿州路隸腹裏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爲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去聲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並煬帝所爲所謂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爲慮好行幸不息好去聲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詩大雅何草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爲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平聲其國無危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卽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上聲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皆隋之臣等諫諍身戮國滅爲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卽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爲去聲後爲其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柰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爲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仁宮宮吏以闕諸待有被譴責魏徵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因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卽位卒爲賢君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覩隋之宮室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狩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楊廣朱溫巡遊不息始務豐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勞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罷軟州縣承風競為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覺額而相告矣太宗親覩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況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踣隋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凡五章）

祕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聲）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獮音蘚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以獮田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閱以狩田致禽以烹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荀尹切禽也）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吳主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音畢網也）所殪已多（殪音翳殺死也）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獮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況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徵求之擾乎太宗身親行陣剋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遑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動上之聽矣）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諫議大夫淹識羣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獵（數音朔）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通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賢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賢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賚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隸腹裏）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恆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復音缶）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既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卽容切）漢元帝（名奭）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重釀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聲）陛下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乘平聲後同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詛毀有似詛呪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旨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隸陝西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楚人漢文帝時為中郎將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馬名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逢蒙古之善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時郊祀之壇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後同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後同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是以徵動其君之聽塵昏之語太宗烏得不為之感悟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為咸寧縣屬奉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僕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仍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穖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待從之臣所未能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于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凡四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比音鼻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史燃連理木煑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祕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使去聲焚香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圖讖佛經文字

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
詠經旬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爲可笑夫
爲人君夫音扶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
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平聲人皆悅之此是大祥
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貞觀二年
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
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
而不書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
爲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爲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
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
者歟然則太宗之爲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見音現後同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
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獳伯宗晉大夫對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平
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
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聲施惠於天下
施平聲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
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
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使去聲
賑恤飢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篲
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天見彗星爲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沒十六一作十三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樂音洛雖有災變何損於
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
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爲憂太宗曰吾
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
便爲之爲去聲後同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
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降音
杭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
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
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
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
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量平聲深自剋責雖
有此變必不爲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唐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
爲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儆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省錄繫囚之論大小殊矣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某事失則某咎徵應說者以爲鑿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

應之說者以爲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恆象人君惟當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匿難盡信淫巫瞽史之所推測也夫蛇陰匿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晉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內蛇與外蛇鬭於門之外臣不見爲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臣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易以豉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卒子聿切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謐音密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墳上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之辭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爲去聲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儉去聲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櫜音皋藏也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恆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史記商亳爲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祥桑枯死而去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爲不建厥咎眊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雉雊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猶當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況雨水之患雨水一作水旱陰陽恆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出文子

愚按降水儆予帝舜所以長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恆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愼終第四十凡七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令平聲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卽不賢或遇賢臣卽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爲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于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皐陶之意以爲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以爲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爲無益是猶皐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爲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皐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魏徵亦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躋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爲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 長音掌 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爲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 見師傅篇註 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繫

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酇侯嘗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高祖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

韓亦濫黜

黜當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由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何給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

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

黥布姓英名布嘗坐法黥漢高祖封淮南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

君臣父子之間悖謬如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爲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施平聲 令數百年後 令平聲 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 光武年號 永平 明帝年號 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 卒子聿切 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爲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 少去聲 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爲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盛業粲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制之爲禮樂布之爲法度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無競維烈撫弱者昧功成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愚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獎其所已至而不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爲賢然致理

比於三五之代猶爲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卽位者皆欲勵精爲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契音泄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其始之弊誠可爲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毋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祿榮名歟取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哉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好去聲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家語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豉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樂音洛後同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爭讀曰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之辭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

（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間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
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
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
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
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
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烏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夫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
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
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
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部鄙切）是使守道
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
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
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
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
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
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
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

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
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
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
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
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
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
掌後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
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
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
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
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
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
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
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
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
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
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
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
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
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
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
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
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
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
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

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幾平聲）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按史傳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傳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願改以終善道以保貞觀之隆卒勞歸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諍語付史官帝都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處愚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末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卽位之初惑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迓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惛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為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聽明猶不能保其終而況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孳孳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誠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豉切）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恆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

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其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摭言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杭縣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龑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温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二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爲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唐摭言目錄

卷一

統序科第　貢舉釐革幷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爲狀元

等第罷舉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爭解元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得失以道　恚恨

卷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關試

讌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師友　氣義

卷五

切磋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卷六

公薦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卽貴附　好放孤寒

升沈後進　知己

卷八

通榜　主司撓悶

陰注陽授　夢

聽響卜　自放狀頭

遭遇　友放

誤放　憂中有喜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己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敕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凶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敘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怨怒戇直附
卷十二
自負　輕佻戲謔嘲詠附
設奇沽譽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進士　賢僕夫
舊語　切忌
沒用處

唐摭言目錄

唐摭言卷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昭文　張海鵬　校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貝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幷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傪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進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于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

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藉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傺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遊太學皆苦貧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寬橫貶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已下爲下類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授每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會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修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仍永爲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兩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敕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二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燿二年劉思元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曆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曁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曆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弘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秪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八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接覽中使宣口敕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飧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尙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

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爲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雋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常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囑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趙驊邵軫蕭穎士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寖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軼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板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畫龍之刻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一

唐摭言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爲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爲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卽六月沖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戌歲次敘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爲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爲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淯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 韋硎 沈駕 羅隱 劉蕃 倪曙 唐駢 周繁池人舍賦

吳廷隱 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楊正舉六年 唐炎八年 高釴九年 平曾長慶二年貶 崔伸寶曆二年罷 韋鋋太和二年 鄭從讜開成二年 韋瑑乾寧二年

等第末爲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騭 田𣋸並元和七年 張傒 韋元佐並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韋璟十四年 辛諒 崔慤 薛渾並長慶元年 韋澌 李餘並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盧鎰並寶曆元年 韋敖二年 元道 韋衍並大和二年 殷恪 劉筠並八年 崔瀆開成二年 胡澳 樊京並卒 温岐四年 蘇俊卒 韓宁會昌二年 李蕃 韓肱並三年 魏鐐 孫璵並四年卒 韋硎 沈駕 羅隱 周繁並乾符三年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 趙蕃並三年 黃頗 劉蕃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汞黜或高等尋休黃頗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蕃以平漫子弟汩沒者二十一年温岐濫竄於白衣羅隱負冤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怫於是何姦宄亂常不有之矣京北府解試比同禮部三場試巢寇之後並只就一場耳

海述解送

判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為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寖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將判鹺俄而為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

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為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為餘杭鹽鐵小吏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楯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柰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鐐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鐐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為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弘詞敕頭

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先是封川李相遷閤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為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搥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副為之動容因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騭為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羣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意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歛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翺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掾不送翺故以書勉之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

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其十秪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則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恚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謩為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二數人候對於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上呼）如今也不送謩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傜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寃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寃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不送肇有啓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嘗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為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過又以齊吡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為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踧踖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徧讀重相摩奬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逡巡受命甫畱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

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闊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幷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

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踈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于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摭言卷二

唐摭言卷三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下團司張良佐并士參為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敘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致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日醵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具啓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二十所製分為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

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卽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簡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譏名

大相識(主司具慶)　次相識(主司偏侍)　小相識(主司兄弟)　聞喜(敕下宴)　櫻桃　月燈　打毬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樓寶壽定水莊嚴皆有之寶壽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銀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錄或首座方得捧之矣)　關醵(此最大宴亦謂之離筵備述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絶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爲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敕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

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邠之李搏先輩舊友搏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筍新從紫府來天下也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巷故有此句)　半垂

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鷁詩千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
主人兼是碧油幢
太和二年崔鄲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
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爲兩軍
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皁貂金帶
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
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
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
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証復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臺
三徧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
乞命呼爲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
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載妓微服羸𩥇縱
觀於側遽爲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
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
緒孤微不宜從世祿所爲先納罰錢愼勿以騾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
貧無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
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己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
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
所存者唯尙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
舟率爲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
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
能尙書爲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攜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
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爲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
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
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雅飲詩人趙嘏
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
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颷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
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曆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
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
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
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
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
盡傳馨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玆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
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
允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勳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
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還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
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
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
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
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
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絶冤人眼看
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

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
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
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
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
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仰浮華詳明典實繇
是復委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
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
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
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初年木雞賦及第濫陪僕射
守職內庭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
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
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
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
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
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
立副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別知音同
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繼爲
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衆路岐感選棟梁稱昔
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
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茲榮今日蘭蓀
又發生對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鷺朝天客共作
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荊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以叨竊之望
策試之後遂歸盩厔山居不期一日進士團遣人賫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當年門下化龍成
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早茂誇
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臯鳴孟球字
廷玉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
德重維嵩楊隨前輩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慚和周郎應見顧感
知大造意無窮劉耕字遵益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
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啓動寰瀛雲霄幸接鴛鸞盛變化欣同草木
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
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
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樊驤
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舊知收片玉朝宗
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峯聽雪唱
欲賡仙曲意征營崔軒字鳴岡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
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
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鴛鷺清塵接布衣蒯希逸字大隱龍門一變
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早聞喧北闕頽波今見走東瀛鴛行
既接參差影鷄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
林滋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
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爲霖雨增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
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李仙古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
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
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黃頗字無頗三開
文鏡繼芳聲暗指雲霄接去程曾壓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
蓮峯對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郄
詵榮張道符字夢錫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鴻不得名天上宴迴
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
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邱上卿字陪之重德由來爲國生五
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檝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

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石貫字總之）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凰上漢聲（李潛字德隱）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孟守字處中）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淳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歌謠近帝京（唐思言字子文）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啓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左牢字德膠）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分雨露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屛營（王甚夷字無黨）長慶曾收間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蹟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分之名第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如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薛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絜謹幹不與常等覩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為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為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

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闕二十年縉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為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帟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爲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倡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慚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囅然卽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晝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中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擊拂風驅雷逝彼皆瞪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僶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爲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者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卽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夐出於衆侍婢皆

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
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輿方
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
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
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嶢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去之嶢
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足一里餘參
馭輩不啻千餘人韉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濡者而金碧照
耀頗有嘉致嶢時爲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
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于
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
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
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
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
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覩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
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
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蘚上分
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
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
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
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
奇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
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
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爲官擇人有其才者靡
捐於甕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
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
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噫大
聖設科以廣其教奈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
庇乎矧諸尋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
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
明白邱明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三

唐摭言卷四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緭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筊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秖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暉向與續同庠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爲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續爲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饕餮然聞昔舅氏所曷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柰何違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弘農公所擢卒於右袞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爲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却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嘗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

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㬚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郎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為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宏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尙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三年李摯以大弘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還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羇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秪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尙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某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卽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卽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鷄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詰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壑獃無知戇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脅鉄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爲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爲學糧忽有一衰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爲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爲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幷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

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卹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弘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四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敕略）為婼（敕晷）曰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為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敕略）為婼（敕晷）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略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日配谷為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為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不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為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為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為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彖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華為彖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翱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旨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翱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為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為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麄書其愚為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

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
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
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
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
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
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
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
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
柯而舍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
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
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
流詠歌記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
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
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
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横流論說文章
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
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卽非常
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尙之亦可也
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
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
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
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
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
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
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
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
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
文學案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
之徒卽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
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
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
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
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
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
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
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
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
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
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
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
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
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偷薄進士尤
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
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
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
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宜
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面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絶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幺麽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宏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驪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奪宏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詒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爲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探微賾奥者翻汨沈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翶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感則感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五

唐摭言卷六

公薦 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卽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旣卽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相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閤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邱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薛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謀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眞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燮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忒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

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
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
爲孽日寇邊陲邦家興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
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
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
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
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
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
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
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成
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
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
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
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
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
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
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
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
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
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
蘇以自代然後爲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
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
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
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
之輩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

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
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
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
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
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
之則所謂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
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
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陰陽
而令庸下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
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
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
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
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入畿
相公曾爲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
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
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
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
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
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
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臠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
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
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
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
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
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既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

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鎭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疊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窻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秦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絶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顥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愼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爲閤下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翺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絶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閤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閤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閤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閤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閤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閤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閤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

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其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曰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贊曰舉孤棄讐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泠然所尚鴻儒不爲矣

唐摭言卷六

唐摭言卷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卽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卽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爲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粱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

天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爲寒畯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愼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

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漫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什麽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以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爲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載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

李翺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序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漸遊于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迺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迺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阨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撰三賢論劉昚虛蕭穎士元德秀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退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爾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朱顏而止曼都之姿雜爲顛頓組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還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退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易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以序纘脩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中取其節之舉足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尚之至嘗以律度百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蹈厲可無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悌下卽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退叔曰若太尉房公可

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尊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梁國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郎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尙書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尙恨言理少未對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沖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譞言士然讀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渝穎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榦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澈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二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

李華復有權皐張友略出皐墓銘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子看紫微更寄張祜略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羈束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辭敘事言雖訐□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七

唐摭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張苰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儧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陳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珝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旦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顥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縶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神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畢趾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舩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飈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諴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儁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爲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於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扆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輾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己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畯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詩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羸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

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為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為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閤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為衆所怒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為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靴中得賦稾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偶丞相魯公損之子偶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偶過堂別見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玉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崔元式女婿）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竇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

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跡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遺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誡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為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蔕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摭言卷八

唐摭言卷九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己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爲札二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珝以中表重地祇薦珝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珝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爲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卽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揚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倚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贄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踈超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召隱微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攜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蹟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關譏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咸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竪永爲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絶矣愧彼爲裘之義䩄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揠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莎錦之譬謔浪而已

敕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牓由官入名仰温樹之煙何人析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偏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鵷鷺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郎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絶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鬐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卽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棁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爲設庭燎仍爲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稅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鍇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緼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業　唐珣　吳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黄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顔回忍饑面然慕柏耆爲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爲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薫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爲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綰財賦薫不能避譏嫌而樂爲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騭主文斷意爲薫致高等騭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薫公卿覽之相顧靦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别淑慝有之矣語其蚍豕之心者豈其然乎

四凶（今所記者三）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内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内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黄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内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顔大悦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許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躓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既而爲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陵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謦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爲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

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倘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蹟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沼沼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脩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己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九

唐摭言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弘辭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貞元中樂天應弘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敘不遇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柬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温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荊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為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敘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臲卼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袞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酌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斸竹煙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番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閒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斆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蹟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侔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爲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

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嚴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嚴傑曰明月照巴山嚴傑笑曰明照天下柰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斷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嚴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嚴傑苦河魚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鬚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抛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烏遠行壁玉虹孤飲潭皆敻出前輩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玢與李騭舊交騭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秪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爲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做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爲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繇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辭賦擅名繇嘗爲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挐盡是用拳之手或非繇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己惡及第門）復爲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

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敻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棲遠温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兎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己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與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黃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咏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閱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辭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辭賦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執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絶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滅溥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諡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

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鐶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敘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瑇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閴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豖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餘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雜說云不及第誤矣）

溫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吳人）　沈珮（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深究內典繇是屢爲浮圖碑倣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爲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爲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麄疎鄴才清而緜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大夫（名龜定保家諱一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爲表草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偏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爲名而名隨之名不爲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

唐摭言卷十一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弘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孼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日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卽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尙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鎭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縝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擒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嚴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冀與冥鴻

不合翩翻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
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
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
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坦舉宏辭崔樞考之落第及坦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
以報德也
賈泳父修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
榜裴公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
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鷂子勿怪如此倥傯而退贄頗銜之後
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爲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嘗
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晝閩人黃遘遘嘗宰滑州衛南與晝聲迹不疎光化三年二
人俱近事遘謗晝嘗笞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
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
而入晝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
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
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
更懽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于
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
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鼈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
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戇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
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離
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詰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
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
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
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
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饟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
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
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
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
讎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
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容爲客請一篇珏方懷怫鬱因以
發泄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
律始終留得董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
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
過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
綍翺翔掖垣其還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
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
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童作採
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
存然諾背憎噂沓少小不爲籧篨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廁

迹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蒭蕘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斗酒臠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滎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覩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躓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偹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貫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還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慚廿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痾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頒鬢難爲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邪揄徧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翦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卽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沓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尚掩微瑕僞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一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卽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

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慍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卷貰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黥而貴折臂猶亨飜覆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卽起憾辭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亭窮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閉一徑懶問四鄰潘岳於是閑棲梁竦由其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惟納休謐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飧匪唯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戇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還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爲卓絕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借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傲在於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招怒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爲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到京輦嘗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爲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

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卽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己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曉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謂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卽日斬美人頭造躄門者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卽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滄浪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豁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爲諂言之危人不以爲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某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一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二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洛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望清渭濱常擬報一飡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弁滌及從兄蒞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閥閱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此條雜見卷九四凶門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謌頌若今謌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鯸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梁公閤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

之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白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感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眥血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託於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心實亦有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弊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爲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聞言爲必聽者出義爲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即參尙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爲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觚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感稱譽上紿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感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爲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尙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脩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爲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妝半面縈邱辨士或獻空龍

買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

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旂蕘遽請下
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
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
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
瓌偉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
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
道自方於舜不爲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
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人子
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半
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賔從閒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慚
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
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
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衞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
醉目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
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
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騁
然爲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
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
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歸公庭責
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
矣
史蕘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
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蕘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
揖馬塵十有二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
鑒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一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
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閒東馳西
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鬢髮須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
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
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賔復不敢苦訴
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
此舛剝中丞蹤寬以萬死蕘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
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
迫乞哀殘喘今晃翦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
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恵戀戀
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叙萬不中一仍憑抨
銜口哀謝不宜蕘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賔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
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
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越管宣毫
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擘筆離
毛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
更一嘶馬離廄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

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抛主人常愛語交交
銜泥穢汙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
似眼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
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波更一遊（魚離
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
手上擎（鷹離手）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
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
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
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
酣還命管絃來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邪紹以絳緜糾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
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
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
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二

唐摭言卷十三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温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粲然（此條雜見卷十海敘不遇門）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荊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麄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麄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遺者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舩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盾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嘗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栢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邱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鮓干瞖)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挎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爲明州牧李時爲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薜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己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弘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野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搆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皐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実稱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爲首豈意公有專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舉臻公但以搜索爲功糾訐爲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敘使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闥從容之司甚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宏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

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慑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趍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弘辭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率意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爲己高以少取爲公道故郤至自伐稱兵處父尙云終喪其族以玆偏見求典禮闈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衮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爲近臣而厚誣千處士之横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辭李翰雖以辭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愼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衮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覼縷張載華以江皐對瀍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翼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弘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衮大辱於國豈以往來敗績自喪秣陵之使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買之髮衮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荊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摽在格文盡無弘辭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爲主司自合參議信衮等升降由己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德蓋高帝閽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虞侯爲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邵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峨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此條雜見卷八誤放門

趙隲試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狀元得無意乎隲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啓中蔣嶦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軑絹蔣嶦唯用一丸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睚眦讎之無益於己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二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曆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掛先揚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孽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己以兢慚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櫂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効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旃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靡免悔尤己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剸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託既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其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於狡吏寬宏撫育於疲農麤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鎮謝上

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
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尙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
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
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輒欲
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
閣下權知某叨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
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
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纇何
啻於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
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
盈庭復禮部舊吏云當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釐革然
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恣羣吏之搆成失於考議敢
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
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
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
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
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即與子弟不生爲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
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
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
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
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
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會與月給虛說蕃商慷此謗言豈麤相
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蘇蕪故奉常之後厲序雙
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
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繫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己實無愧
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
邪計勝衆情猶有惋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
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喩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麤
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涜附於中貴既憤退黜自
計推之上亦深器涜文學因之蘊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
於巾屨靡有不至

雜文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脩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

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高祖呼蕭瑀爲蕭郎

宣宗呼鄭鎬爲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幷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中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

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壻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罇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騭之詞也時爲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鋋爲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鋋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柰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幷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卽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化初幾爲坊擾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麤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名姓）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絶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此條已見卷十二輕佻門）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飰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哀辭序云德宗初卽位宰相常衮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

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爲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盧鈞僕夫（紀已具宴集門及鈞孫蕭僕夫並同前）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賃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敘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驟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官大笑時譙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轍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迹靜心勤（省閑遊事知己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沒嗔（得失算命羣居用和）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進趍揖讓偶有參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絲負生疏之誚故文藝既至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己下歲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蟯蜋推一箇屎塊不上（謂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早晚應舉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垂於簡編侔於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乎柰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洎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折衝罇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驌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其有迹處皁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十五

唐摭言十五卷無宋槧可讎所見者唯一二照宋鈔本後有嘉定辛未鄭昉題識者最爲近古所稱白頭本是也按第十卷載應不捷聲價益振蔣凝條云白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後人罔知改作白頭于字義則易明於用意則甚乖雅雨堂槧本亦仍其失世人輕改古書東坡固嘗病之矣余既從邵脤仙處假得舊本是正益歎校訂之難倘異日宋槧種子尚見人閒或恐金根日及有不止於是者是又深望而未敢必者也嘉慶乙丑荷誕日琴川張海鵬識

宣和遺事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歷代君王荒淫之失　唐明宗祝天生聖人
趙太祖生洛陽夾馬營　太祖陳橋驛爲軍民推戴
柴世宗讓位太祖　太宗問定都於陳希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　神宗用王安石爲相
王安石行青苗錢法　范鎭韓琦奏青苗錢擾民
貶王安石安慶府　安石男王雱病疽死
王安石見男雱擔鐵枷　安石捨宅爲寺求福薦男雱
安石引蔡京入朝任事　章惇再行新法
徽宗即位　章惇薦蔡京爲翰林學士
豐稷等奏京不可用　龔夬奏蔡京蔡卞同惡相濟
陳瓘奏貶章惇雷州居住　童貫往撫州監造作局
楊戩因童貫得用　除蔡京爲丞相
蔡京償巨商債　營造宮殿大興工役
誣元祐諸賢爲黨禁　封安石爲荊公
加封安石爲舒王　立元祐黨碑於端門
石匠安民不肯鐫名於碑　蔡京立茶法榷茶更立鹽法
章觀論鹽鈔苦民被貶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命童貫安撫熙河　彗出西方下詔求言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解州鹽池蛟祟
命張繼先除蛟害　二神起居聖駕
褒封繼先爲真人　黃河清廬州雨豆
蔡京賀瑞即除太師　復賜蔡京玉帶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朝政　蔡京降授太保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張閣知杭州兼花石綱事
朱勔因花石綱得幸　詔毀京師淫祠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賜方士徐知常號沖虛真人　郊祭以道士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品秩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徽宗夢遊神霄宮　自稱爲道君皇帝
女真陷遼　詔林靈素修道書
靈素入冥見明達后　天神降坤寧殿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艮岳　金芝產萬歲峯
徐知常報三章獲罪上帝　知常逃歸閩累詔不赴
知常引獄吏遊月宮　蔡京子蔡攸尚康福公主
童貫進太保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於外
御寶籙宮度籙設千道會　呂洞賓題詩赴會
女真阿骨打稱帝　宣和殿地陷
景靈廟神像有淚　神宗便殿塼出血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　金使來議攻遼
開封茶肆龍現爲軍所殺　東北現黑白二炁有拆裂聲
水破汴隄命唐恪治水　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殿
蔡京請見安妃　八閣皆琉璃之瑞
上幸蔡京第觀金芝　蔡京進鳴鑾記
蔡京勸道君以太平爲娛　道君易服私行都市
李邦彥爲浪子宰相　鄧肅進十詩譏切朝政
金國遣使誓爲兄弟國　議滅遼以燕南歸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方臘叛於睦州
差童貫收方臘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洛陽京畿黑眚出掠食小兒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命童貫蔡攸師師巡邊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衛州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尋晁蓋　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將名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太史奏毛頭星現主兵戈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張商英奏君臣失德　徽宗入內有憂色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問民間音樂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徽宗宿李師師家　留龍鳳交綃直繫
賈奕見御衣悶倒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李媽媽救賈奕得免
宋邦傑因賈奕事曹輔入諫　曹輔罷職編管郴州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
楊戩得賈奕小簡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張天覺救賈奕死　貶賈奕爲瓊州司戶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乞歸田里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冊李師師爲明妃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吳乞買立爲金國皇帝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弈
徽宗改除魔髡　五臺僧拒水汴河水漲
詔有 術人退水　有僧應詔退水遺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溫州修煉　靈素死葬之異
十二月預賞元宵　童行指斥至尊
罷燈夕之樂
後集
賣菜男子生孕　宋氏子妻生髭鬚
金人滅遼　賣菜夫入宣德門傳二帝言
萬歲山羣狐對飲　狐升御榻詔毀狐王廟
金兵兩道入寇　童貫逃歸
斡离不陷燕山府等州　罷花石綱下詔求直言
徽宗退居龍德宮　欽宗卽皇帝位
斡离不犯慶元府　太史奏帝星復明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李師師流落荆楚
靖康改元　勾芒神面有淚痕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金兵攻河北
梁方平潰師　金兵取小船渡河
竄王黼編置永州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朱勔李彥賜死　上皇如南京
斡离不奪天駟馬二萬疋　金兵攻京城
李綱帥師拒守　鄭望之使虜求和
康王使虜營爲質　太子遣康王歸易肅王爲質
种師道姚平仲等勤王　王孝迪根括金銀
梁師成伏誅八角店　姚平仲遁蜀
金兵退師　种師道乞兵邀擊虜歸路
李綱乞遣兵護送　李邦彥力沮邀擊之議
蔡京死於潭州　蔡攸蔡絛童貫等各伏誅
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趙良嗣伏誅
种師道死於虜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斡离不犯京師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郭京稱神兵失利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金兵入城取書籍戶口圖籍法物鹵簿樂器等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金人請車駕出城
郎遊麗迫欽宗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
粘罕以詔書示欽宗　欽宗還宮見上皇對泣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
范瓊逼徽宗出宮監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
粘罕易帝后衣　李若水死虜營
二帝北狩路傍百姓上囊飯　澤利殺胥魯都
二帝至安肅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肅王女爲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言爲百穴珠事未了
二帝至燕京見金國主
封上皇爲天水郡王　欽宗爲天水郡公
差人護送帝后赴元帥府　朱后死於元帥府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阿計替護送二帝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二帝再往雲州聽候　西夏反言康王已做官家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兀西哺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汗州
周軨轄男報二帝金國下江南失利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阿計替令二帝射雁卜　金國移二帝入五國城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國主立趙后來問宗派
敕朱鄭后同葬五國城　二帝遇瓜歐妻趙氏相顧
阿計替以不靈木飲上皇　金主歸天太子完顏亶即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起立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欽宗移源昌縣聽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石神夢感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欽宗見雷轟章惇後身　古寺泥僧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宗是天羅王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欽宗同延禧往鴻翼府聽候　金主淫親女
岐王殺金主亶即位　岐王移欽宗入左廨院拘囚
亮舉兵南伐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亮遺書與秦檜　秦檜報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命欽宗延禧騎馬習擊毬　延禧欽宗墜馬爲馬蹂死
金兵初追康王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遇李若水母贈路費
康王至黃河河水堅合　康王至濟州
官軍及羣盜歸者八萬人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曹勛蠟書傳上皇九子即眞　康王即位南京
宗澤上表請還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爲汪黃所阻
宗澤憂憤發疽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高宗幸淮虜陷徐州　駕幸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
杜充叛降金國　張俊明州大捷
陳思恭舟師幾獲兀朮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牛皐荊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歸自虜
秦檜倡和議　秦檜定都臨安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閒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歎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灾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著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著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閒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迫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趓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即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單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徧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柰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柰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𨰝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著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

〔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　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閭延廣何人也　始信輿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　豫先說著箇宣和靖康年間讖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火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摶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摶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摶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即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

皇帝陛下臣仰覩　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轢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　聖慈允

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　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閒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柰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灾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卽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温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卽位說這箇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灾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飱者宋江三十六人鬨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悶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卽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閒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

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楷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琖玉巵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頞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劃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麄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宣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幷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又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徧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縡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縡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著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大錢幷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嶺外瘴魂多不返　冢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

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炁十餘里人畜在炁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卽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卽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　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歷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翼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徧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尙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勔又卽所居創一圃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杯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罍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

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奇花異木扶踈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琖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琴瑟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闌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羣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眞觀玄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洞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閉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橋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幞就試後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壕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温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方士的來　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温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間

〔詩曰〕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羣臣親受籙　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靈噩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絟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傳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閣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絶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威章至宣和殿侯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真陷遼渤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絶

〔詩曰〕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士讖言無用禁　縱有佳讖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妝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倖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顒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翼日方與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盂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鞗爲宣和殿待制選尙康福帝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鞗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盡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隨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捻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〇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籙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塼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〇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賫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喫驚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黑二氣及時有拆裂聲震如雷未幾霾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隄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戸部侍郎唐恪治之即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氣之盛以至犯城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盆謹天戒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畧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鯈臣脩臣絛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醿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翺翠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妝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即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既而但挂畫像西垣臣即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即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曰〕　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記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鯈尙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〇上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趍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詭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詼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綃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諭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中宮乃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曰〕　靈臺靈囿庶民攻　樂意充周百姓同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圃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趍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嚮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柰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餧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初命譚積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銍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關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幷其妻孥兄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

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唤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

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林沖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頴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　却是

亂飄僧舍茶煙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著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覷却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著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疋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隄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著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隄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瘦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疋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著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旆上寫著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麽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麽　真箇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迭料偏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鑌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且說那晁蓋八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

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柰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非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著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麄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濼尋著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保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　道是

〔詩曰〕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濼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拏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著三十六箇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詩曰〕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沖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著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得朱同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抱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横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横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横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詩曰〕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著金階口傳聖敕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諕得汗流龍體半晌如呆覷著蔡京道卿道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荆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大監張夢熊上表奏著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聖鑑臣夢熊奏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柰何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翦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諕的羣臣失色

啓開立國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憂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

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示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將欲垂之萬世傳之無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月薄蝕妖星示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游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徹樂損己益民罷修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以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

聖旨　年　月　日　具　位　臣　張　商英　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宋江叛于山東河北方臘反于荆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空臆畢言無隱朕嘉納焉道罷羣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適間聽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殺萬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奉楊妃漢帝嬖寵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爲錦纜長江之遊朝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言　道是

〔詩曰〕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輩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誓肝膽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宫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箇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嘹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　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箇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箇秀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卽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皁褙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條頭戴唐巾脚下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留勘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裏穿長街驀短檻衹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鐶飛簾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兒瘦竹徽宗問楊戩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這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看歎羡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覷著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髮韓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抱著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擎著白鸚鵡悄似嫦娥離月殿恍然洛女下瑤階　真箇是

韓肩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翦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却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著村沙子弟也壞得棄生就死忽遇俊倬勤兒也敢交汾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爲兩瞻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著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交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卽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所鋪陳甚雅紅牀設花裀繡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弔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卽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瓶覷了天子道與楊戩你與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戩執盞于樽前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仙輩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幷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載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聞道諕得魂不著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訛言的怎柰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媽媽聽得這

話荒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箇箇威風腿繫著麄布行纏身穿著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著悶棍腰胯著鑁刀急奔師師宅即時把師師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却有徽宗聞宅外叫鬧覷高俅高俅會意急出門見孫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御二人覷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諕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擔驚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報小人來道他家中有詐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退二人既現免了本身之罪暗暗地提兵巡掉防護著聖駕却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諕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師師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師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師進酒別唱新詞天子甚喜暢懷而飲正是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詩曰〕窗外日光彈指過　蓆前花影座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階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魚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畫角報更殘驚覺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師師臥房前款紗窗下高俅低低地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看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服師師亦起繫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

天子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爾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龍鳳鮫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為敕豈有浪舌天子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趕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壻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為捉獲襄甲縣畢地龍劉劉千授得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箇七月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箇門兒關閉閉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恰來去者那人敢是箇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師說到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師道恰去的那箇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眉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肯慕一匪人師師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為子與萬姓為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敕肯慕娼女我不信師師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交綃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歎忽然倒地不知賈奕姓命如何

三條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為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師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似天淡淡雲邊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則得傍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著師師□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

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閑遊有多少天仙玉女況鳳燭龍燈之下嚴妝整扮各排綺宴笙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厭皇宮拘倦誤至於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待喫下又長吁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閑步小樓前見箇家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交綃當宿錢

師師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妝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箇瓶墜簪折恩斷義絶日色漸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師師聞之著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趓高俅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　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結束却有李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哥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爲洗塵今日辦了幾杯淡酒與洗泥則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别人交人道甚來高俅見婆子苦苦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師接著問陛下緣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師先寢天子倚著嬾架兒暫歇坐間忽見妝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却是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交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哂師師佯做睡著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惟記於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去暮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却說賈奕這癡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别了師師近兩箇月不曾相見這賈奕晝忘飡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歌曰

愁愁復愁愁意氣難留情脉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尊卑坐須臾茶飯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消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箇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尚戀師師之色況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京　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諫議諫了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自别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鴉鳩催明不讓雞　上陽初覺曉光輝
麾幢雉扇祥煙裏　帝座龍牀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穀地象簡當胸却是諫官曹輔進表諫箇甚事

只因幾句閑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爲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鬬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傳臣某有謝

表謂 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 陛下之眷臣京爲不薄矣然而
陛下萬金之軀是 列聖之遺體也 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
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
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藉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
簧蠱 聖聽輕屑 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迹顯然雖
欲揜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
邪寵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
自 陛下始貽笑萬代 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 藝祖皇帝
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 聖聽獨不念 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
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
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竄逐於外親近
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 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述 列聖守成之先志保
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 天
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 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
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曹 輔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愧特降敕將曹正
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您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
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
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 欲因此事中害蔡
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郴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
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
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
與張天覺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
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
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如

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
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與楊戩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
曹輔張天覺等有諫不容出宮是誤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一疋
高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佯羞詐醉楊戩傳了
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踏
去處道罷醉倒牀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
了天子須來也擡頭一覷見師師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看時卻是賈奕
底簡那簡中說箇甚的 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展那簡兒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
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
未承開允立俟佳音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師簾下

楊戩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卻又密地與賈奕打暖卻
不是李媽媽兄弟了也道罷遂持小簡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諕得魂不著
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箇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交中使
去拏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拏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匹夫爾爲朕一職之
役不以巡警爲意卻入娼家造詞謗朕爾得何罪賈奕諕得魂飛天外魄散九
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
訕且說這留下交綃當宿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道賈奕流言
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遊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那箄午時分押往市曹卻遇著諫官張天覺
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
行李師師家與賈奕共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
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

天子聞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日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嚬皆不可輕也柰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政妄肆詆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喻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繡墩次坐于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尙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隄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
酒飲盡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閑用則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依前詞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鐵瓶閑伴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運去英雄不自由
彭越與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鉤

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悔之無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邪於下徽宗悉由諸奸簸弄回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茶周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幷燕京不與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國謀賞獻一詩

幷力攻遼盟共尋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　易州　順州　景州　檀州　薊州

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歡呼迎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師撫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耍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卻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瑴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密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瑴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瑴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命張瑴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必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乎瑴召翰林學士李石閒之石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

請張瑴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瑴叛歸我朝遣闍毋國王部領馬軍二千人攻之張瑴統所部兵拒戰闍毋國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瑴虛自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瑴爲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賣買皆全有時上皇妝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著夫一名兩丁著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丁相枕冤苦之聲號呼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靈素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林靈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著披衣而起與國師閑話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萬億如何得到林靈素聞言道陛下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于帝前林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靈素亦跨一隻請陛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昇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人徽宗與林靈素前行時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弈棋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兩箇弈棋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棋子棋盤徽宗使林靈素問早來那兩箇弈棋是甚人神人言曰那著紅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玄皇帝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遊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閑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脚著雲根履身披綠羅襴手持著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這人好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虐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諕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差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林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爲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夫子爲宗道以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蓋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傅奕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爲害道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鬭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竦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當時敕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拏著箇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與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兩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地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卽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連天

湧萬派洪波合扇流灎灎長上半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覷林靈素問道
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救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
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
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再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平城
徽宗出黃牓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牓文收了有看牓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
上見天子天子見道爾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俺師父善治此
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卽時交宣至天子也不問抗敕之罪便
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既見免其罪犯卽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
把行童與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見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
截身體一隻手把箇紅葫蘆一隻手拍著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
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
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誂朕交金爪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正
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燿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喨一聲見僧人騰空而去立
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留留遺下
一副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還盡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又

道君好道寵林靈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迴駕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
五臺僧人靈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
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温州營建青牛觀修真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
十一月全臺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日擕
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温州居住靈素至温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擕
遺表一通見温守閭丘鶚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
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託觀主藏之恐他年朝
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於城南
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舁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折處卽其穴
也可就折處掘深五尺見鼉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舁棺木出所
分葬地果然地自發折掘深數尺不見鼉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
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温州監伐靈素之墓不知
所在命遂寢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謂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
虛度且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閒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采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尙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箇風流快活的官家目見帝
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
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鼇山從臘月初一日
直點燈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爲甚從臘月放燈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
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　一有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矯望景龍
門上龍燈鳳燭相照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艮
岳傍相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
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
冬至日下手架造鼇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鼇柱長二
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
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箇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嶺直趍禁闈春臺仰捧端門梨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
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闌中百萬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

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曲　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車喝繡轂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訝鼓通宵華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箇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著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鼇山下看燈卻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箇貴官金燃線幞頭舒角紫羅窄袖袍簇花羅那三四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　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箇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鼇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凭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箇內等子守著喝道一人只得飲一杯有光祿司人把著金巵勸酒真箇是金杯內酒凝琥珀玉觥裏香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敕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　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椀遂逐旋温來喫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便上弄交番廝替告官裏馳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銷金裹肚妝著神仙佳人却是戴羿肩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鬬艷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遊賞之際肩兒廝挨手兒廝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風來

是夜鼇山脚下人叢鬧裏忽見一箇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拏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閤門舍人具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壻同到鼇山下看燈人鬧裏與夫相失蒙　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降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臉生春歸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杯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搆此詞來騙陛下金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將金盞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華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艷奇絕鳳燭交光銀燈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　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杯滿設量窄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已罷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

樓上下覷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畫簾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於觀下令有司拷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藉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一夕歡眞箇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於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眞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瑴這箇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也女眞以方張之勢斃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瑴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眞者不在乎此蓋女眞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屢至每爲其酋所辱則取輕於此強大尙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尙能覆敗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尙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怎能立國如官軍虜酋曾告馬擴道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眞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眞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倖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眞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則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卽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鐘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眞之禍必有小人篡弒盜賊負乘之禍矣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新編宣和遺事〔後集〕

泰道亨時戒復隍　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分上有強弱　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儆君君不悟　外無敵國國常亡
道君驕佚奢淫極　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閒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閏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秋七月遣校書郎衞膚敏爲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十二月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閑米糧不給爭刣榆皮采野菜以充飢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之知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抛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八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血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艮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十二月金國遣斡离不粘罕分兩道寇邊斡离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趍太原斡离不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爲斡离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與兵來此弔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酋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瑴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辨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謂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嗔罵曰咱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大帥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日金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奉頭鼠竄將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即日逃歸京師斡离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斡离不犯中山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己求言　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

而宂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鎭郡縣守令各帥師襄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斡离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斡离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登門撫諭居民○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諳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根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尅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閹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僮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冢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迫脅州縣□□必取往往顚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才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故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風流　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又乍乍乍蓬又是這蓬又乍此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　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齒　不堪重唱蓬又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

輦轂繁華事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衫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即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方正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牛首墮在地上尙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修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循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卒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爲向導藥師前驅至濬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爲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爲令人者八爲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贓無數京師謠言云三百貫曰通判五百索直祕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爲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聶山閘其事山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勔削官放歸田里未幾羈管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盡南下矣○二月初二日斡离不軍抵城下徑趍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歎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衞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差李棁奉使望之等見斡离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事斡离不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匹段百萬匹尊金主爲伯父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與李棁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竟行康王留虜營數月嘗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斡离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斡离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奏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梁師成尙留京都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貫朱勔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離梁師成未正典刑請置之法欽宗下詔暴白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鎭殺之○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殺彼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睦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及出連破兩寨奈機事

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幷力攻擊有必勝之道柰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成功遂廢親征行營使罷李綱以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淸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爲題青城山上淸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閒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　欻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旣得許割三鎭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幷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新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準敕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之氣索然矣〇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致盜賊蠭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三人並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舊泣下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述云　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〇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蔡攸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翛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量移郴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盡誅何足道　柰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〇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〇种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綱爲兩河宣撫〇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鎭星聚於張彗出紫微垣〇七月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〇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菑青閒衆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於軍餘皆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菑賊耶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〇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〇十月竄李綱時斡离不陷眞定府〇十一月康王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鎭斡离不犯京師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都城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効勇京東西弓手千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謂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託皆棄之不收反遺之以與金人用〇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玉津園叔夜同孫傅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蕭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

○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等何㮚孫傅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各效郭京所為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為金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何彥慶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闕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　才看卷首可占終
兵來尚恐妨恭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　大師頻奏鶴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弍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搬挈書籍幷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閉戶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為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鐶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為臣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主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鐶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祗應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

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悶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嘘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主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諭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瞅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卽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尚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夜宿竹簟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力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　此身甘與衆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僞命即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騎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謂帝曰元帥令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早騎吏牽馬四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披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囊飯二小盂太上及帝二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覩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毋心腹疾汝有湯藥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宄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喫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褐紵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取得蕭王小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蕭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遏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爲知縣引回行數日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呼指揮曰將宅二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言畢趍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柰何且

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尙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眞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尙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二后尙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緣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傳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孛堇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傳敕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喝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幷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至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它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搶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宅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幷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忽一夜聞外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尙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嚇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

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兩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圍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攙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乃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之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踈放因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忽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弁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嘫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靈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漳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須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耐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因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汚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靈州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忠是

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搊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曰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黄沙白霧日出尚煙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迹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污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因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頹弊廊廡若官籬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閒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靈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於西污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于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雠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污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敲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佗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污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

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為奴婢雖韋妃為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曰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還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為后稱是荊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迹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為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為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為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篋囊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于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因禁城中自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荅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為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為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弈棋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即宮掖間所因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為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縧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臥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卻令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五國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如行濘泥中又為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碼碯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

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飲之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縶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與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護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曀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綵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鬭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於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遂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趍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後衆啖之而去又數日才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肭子啖卽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藏閒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卽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閒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壯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臠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荊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閒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祗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牌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鑄二金剛並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荅趙

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盡是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趍堂後屏閒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趍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即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敢先為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與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趍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閭閻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牀褥几凳帳幙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宅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荅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荅曰宅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將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荅禮止之遂呼左右將宅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閤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六五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為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閑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

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曰有中使至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因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於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牀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遞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嘗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居於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命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概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即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淄王訴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攄威服及內侍鐵立深租並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因狀飲食頗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貞元六年亮又遺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生濕漳似有中濕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於宋紹興廿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顫悼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踩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离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於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斡离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憸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

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熖熏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何斡离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离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离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欽宗謂康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且說斡离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趨避行路困乏因憩於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階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柰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莊覺爲飢渴所逼奔入一村莊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莊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於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慫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著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歸順又得萬餘人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請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玆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卽眞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㮚召康王與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於何㮚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卽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

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子邢恕冬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斡离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〇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閑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命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在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與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〇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又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汙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實來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涂秉哲吳幵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擢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實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入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七月詔取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於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還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訏謨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於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曰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愨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

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還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還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鄧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荅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荅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鍔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諜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前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趍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趍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惟通判楊邦乂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

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歸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得濟願還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鍊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縋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結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篷籍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臯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臯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亦北人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酣豢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倫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尚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徐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新編宣和遺事後集

重栞宋本宣和遺事跋

余於戊辰冬得宣和遺事二冊識是述古舊藏詢諸書友果自常熟得來但檢述古堂書目宋人詞話門有宣和遺事四卷茲却二卷微有不同後檢高儒百川書志於史部傳記類云宣和遺事二卷載徽欽二帝屯太二百七十餘事雖宋人所記辭近瞽史頗傷不文據此則二卷非誤又文淵閣書目亦載是書其卷數未詳可知此書向來傳布備藏書家插架久矣己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於坊間又獲一本與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因勤開雕之與用宋體字刊之原本多譌舛處復賴舊抄校之略可勘正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敢以質諸好古者學山海居主人漫筆

靖康傳信錄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幷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娼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綱　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抉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

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弁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離不之兵距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聞余竊思之以為不可適遇知東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楙良弼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楙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楙對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弁笏余致謝且敘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與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棁副之余為

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屢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踈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途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

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

具鼂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駞岡牟駞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卽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門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士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手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認卽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斡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勢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楙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斡離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斡離不遣燕人王汭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焉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迺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金人軍前宰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衞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三鎮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餘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同尚莫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留三鎮詔書戒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犒大金軍所遺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械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

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患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宋 李綱 撰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屢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所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鬨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楙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楙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舁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

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鎭詔書余既罷迺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楙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者將賞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幷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强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强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賈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鎭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足數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既爲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楙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頃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

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余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李稅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予宮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爲右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淮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聶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迺不果行而童貫等皆相繼去道君

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月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敘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合宜方得因泛及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龍德宮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復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

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旣浹洽道君因詢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縁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洒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淸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宋 李綱 撰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牓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自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

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值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以官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官使吏虛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數月間天下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責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以解鹽地分益陝西邊

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循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近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免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加擡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盡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概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二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士得旨須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步軍十餘萬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勤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楚等以為侵紊非祖宗

制詔罷之余然後竊嘆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
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
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
爲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
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
玩愒一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
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蠹邦
財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
爲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
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
數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挨授環
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轉官時止以正郎
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
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通衢曰知樞密
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守禦使司
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支給而守禦
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
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以此離間
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乞罷會守禦使司補
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大臣專權寖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
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
給空名文武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
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適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
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
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

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
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乞去
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
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
道既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
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
下惑於人言於臣不得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
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會
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
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離不之師還抵中山
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
地使等馳至城下說諭投以矢石乃退沿邊諸郡亦
然而种師道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
師至太原城下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
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
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
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由幷陘道與姚
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乘勝復壽陽榆次
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
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
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秖十數枚庫吏告不足而罷
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
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
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
一日召對睿思殿諭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言
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

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卽令尚書省書勑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勑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勑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淮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相贊唐王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退黜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奪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爲然令條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牓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軍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句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并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勑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秖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
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
前期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
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
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罪
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
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
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
畿邑氾水關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
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
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諸陵寢潸然流涕恭惟
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
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
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諞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
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
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任信之
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語
留河陽十餘日訓諫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
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
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
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車金人以鐵騎
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
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

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
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
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
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
防秋之兵臣意以爲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
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
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
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
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
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廟之羞而陛下
嘗膽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
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
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爲賊兵之所
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
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
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
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
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
□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
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提
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
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
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
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
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士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
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

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概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廣德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原降指揮防秋之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一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己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時宣撫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句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

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句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自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亟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卽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劄子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翰敏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幷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

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尙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幷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遂落職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庸懦讒慝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概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長春真人西遊記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連筠簃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長春真人西游記序

長春真人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于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啟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鐘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游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徧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為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全彭公義斌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此疆彼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帥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為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為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按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驛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聞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迎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頏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迓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闢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宮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廕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師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元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霜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女同行哉仲孫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闔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羣胡皆稽首大道復明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于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覩真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為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元堂傳戒時有數鶴

自西北來人皆仰之梵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
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溏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
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羣盜於其北
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
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靈槎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峯天景致
滄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
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師諝才才
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
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
覲逢辰王真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
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挈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
外嘉羣峰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
縣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
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
愛師往來其閒有詩云午後迎風□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
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皋遊戲俗無爭耕夫
牧豎堤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閒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
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
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
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
太上宏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羣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
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
齋醮漸陟南宮火鍊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剌公請遂居朝元觀
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
明宏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閑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
別是一船清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

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送玉兔嬋娟坐忘
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閑復作二絕云
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閑一片道
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惟餘道德渾淪性
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剌公因師欲
北行刱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閒方繪祖
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且回春況聖賢陰有
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
詩云季春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
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
教成就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
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
遊望山曷剌進表回有詔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師又曰惟師道
踰三子德重多端其終曰雲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摩
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
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
如此又敕劉仲祿云毋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
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衆所需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
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
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翌日到
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
欲訪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
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
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
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歎非元聖何如
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林鞋履別

今無發軫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
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凡里多
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
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
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
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
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
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
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帡口
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
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絶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芳輩指戰場
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耳北過撫州十
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作一
咸池池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
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
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回環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
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
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絶無樹木三月朔
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
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
爲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
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
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
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
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
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湩助之皁車氈帳

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
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
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
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
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
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
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
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濼驛路蒙古人
喜曰前年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
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
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
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
二尺許往往以皁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
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
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敘其
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烟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
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峩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
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
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
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
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
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千雲
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閑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
者不可當是宿夕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
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澌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
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

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
餘丈其水清泠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閒有大蔥高三四尺澗上有
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
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
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宣使
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
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湩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
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
餘里西域賈胡以槖駝負至也中伏時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語行宮
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
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
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
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韭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
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
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
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軫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北
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
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回風坐道法有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
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
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
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
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
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
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
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
地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
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諸處官員如遇
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
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十日行公曰前
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
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
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雲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
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
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歎云某也東西南北人從
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蹈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
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岳多遊遍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
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
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
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嘗在此爲山精所惑
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
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
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
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
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
槪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
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
四面長拕拽脚牢橫截山天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
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
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
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
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
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

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葡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蔥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葡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鼈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葡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葡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載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能滋稼穡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衆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洎其夫人勸葡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渡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緜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橫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蹏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

比斯太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擲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輦（沒輦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近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葡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行三日至一城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閒色渾而流急深

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峯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葡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師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葡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葡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甎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葡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鎮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

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鐙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鐙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元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奉真傍海濤中年遊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麪蔬菜可回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閒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日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元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币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漠良朋欲偏尋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閒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留數日方回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

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滚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縣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卻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顚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惟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閑有大如斗者六月閑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茄實若鸁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色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麽斯(布屬)六尺許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皁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緜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氎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下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麽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翦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裳甖瓜素椹非凡物赤縣何人搆得嘗當暑雪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鴻晚(一作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閑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缾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後(一作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尙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鎭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鎭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湩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

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鐙燭煒煌惟闍利必鎭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鎭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遠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

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嘗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人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於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朽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

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于南北兩山之閒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日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冢其上土白至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閒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絶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鰕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閒或有大雪深丈餘北一作此地閒有沙陀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陰山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妒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消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毁一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故云

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堅潘德沖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閒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神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絶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當北軒涼風入座俞公以蠒紙求書師書之曰身閑無俗念鳥宿至雞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炁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雞雁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閒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善念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郭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卽

如何十有二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
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主臨以大軍生靈
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
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
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
年多少道人縱横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
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即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嵩
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
渡渾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
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回頭身
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
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為之出迎
忽而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
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回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
先暢開度有緣恢宏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
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
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
龍陽觀濟渡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
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
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
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館師于龍陽住冬旦夕常往
龍岡閑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邨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
林木參天合今日邨坊徧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
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閑中趣得脫輪
回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翮山之陽
山水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概云秋陽觀後碧巖深
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水洞天心又云羣山一
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
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
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
口神遊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
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
入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剌至
自行宮來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
好教神仙好田地内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為護持神
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
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儀西北而
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
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入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
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
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
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恆為
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
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闢百倍往昔乃建八會于天長曰平等曰
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師既歸天長遠
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
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
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横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
閑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
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
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閒因茶罷令從者歌遊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
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為

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榜以禁
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
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閒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
閑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煙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却屬仙島外
更無清絶地人閒惟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
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戸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閑
獵獵暖（一作曉）風回遊人共歎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
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于其第
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盛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
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眞天下之奇觀
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元之北軒聊以遮
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眞道力
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
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顛四
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
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綠樹攢攢密
清風陣陣深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回陳公秀玉
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
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
盡是長生閑活計修眞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
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
況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
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
不憚其老親禱于元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
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
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

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闋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
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
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閑居繼而有奉道者持
繭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
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
止昨日歡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甚著勞神思一日
或有質是非于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
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
聞之自媿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
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
心羣峯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醮
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動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
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齎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
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
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
通上眞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荅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
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
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
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
各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絶句來上師復
次韻答之其一云燕國蟾宮卽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
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
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閑人作等閑閑人
無欲近仙班不干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
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
支仲元畫得一元保元素三仙圖云得道眞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

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閒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頹下圮至于窗戶堦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鋪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鐙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備也十月下寶元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謁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殷勤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允者請師遊西山再四過觀師赴之翼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中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霆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洊至何一擧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霽威乎既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

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熏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聖朝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巳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于余云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賜敕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合符契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于寶元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兎立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閒遂登葆元堂歸真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據等遽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擧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歎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

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讓至于再清和受其託遂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者戊子春二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搆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己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遺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淨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齎糧助力肯搆是堂四旬告成其閑同結茲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締搆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閑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歎其神異焉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豫齋旬日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蛻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黄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既寧神翼日大雨復降人皆歎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稾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附錄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端方(一作)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于風霜自願跋涉于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是用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于蓬萊島(一作)鶴馭可遊于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𡡅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邱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煩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三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天主(一作)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回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摶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回轅南邁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搆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燕京尚書省石抹公謹請邱神仙久住天長觀者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于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恆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第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讖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杖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謂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

深山窮谷之行丞丞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靜虛先生趙道堅　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貞真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　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通元大師李志常　頤真大師鄭志修
元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綦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元大師楊志靜　沖和大師潘德沖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　喝剌八海
宣差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攷證者而世鮮傳本予始從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演唐元奘故事亦稱西遊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一日則相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之語然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斡辰大王者皇弟斡赤斤也太師移剌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思利答剌罕者哈剌哈孫之曾大父啓昔禮也乙卯閏二月辛亥晦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邱長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即在是月此事之可異者當拈出之竹汀居士記

憶昔與竹汀游玄妙觀閱道藏竹汀借此鈔訖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

長春真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里泰山記云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鄂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博克達山三峯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沙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元和郡縣志以爲輪臺在州西四十二里者誤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托多克積沙成山浮澀難行東距阜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閒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呼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托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趾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答剌速沒輦是今伊犂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冢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闌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闌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犂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犂戍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犂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里馬城自阿里馬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尙未出金山則謂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盦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

長春西遊記二卷爲元邱長春弟子眞常子李志常所述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眞常掌道教事卽其人也前有孫錫序作於戊子二月蓋睿宗監國之歲也長春以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軔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眞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親歷且係元初之書譯文得其本音非如世祖以後文人著述則往往窒閡不能通者有之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龔定菴嘗借鈔旣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菴而爲之跋他日以示余星伯居伊犂者數年於時松湘浦先生帥新疆南北兩路屬星伯周咨彼中輿地馳驅幾徧今跋中疏證處皆其得之目驗其中尤有得於余心者謂天池海卽今賽喇木淖爾證以自晶河山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水勢南流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趾也今昔情形如合符節此謂其他書籍之所不載非星伯身至其所烏能得之又謂長春回時自天池海東北行至原歷金山南大河前驛路於二字之下脫去十字此有里程可稽其爲傳寫遺誤無疑至白骨甸卽今古城北之沙磧陰山三峯卽今博克達山端府之端爲都護之合音霍闡沒輦卽今那林河皆確不可易余亟錄存記尾星伯謂余凡記中所述在今新疆者旣麤具矣其金山以東那林河以西則俟余補足之噫星伯所疏證精核乃爾余何能爲役顧余於記中地理皆嘗一一考之惟足跡所未至不過穿穴於故紙堆中旁參互證以爲庶幾得之耳今具列於左不獨以塞星伯之諾責亦將求是正於星伯也長春之行也二月十一日度野狐嶺卽太祖紀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者也在今張家口外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金史撫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魚兒濼元時又曰答兒腦太祖甲戌年賜宏吉剌按陳作分地張德輝紀行云昌州以北入沙陀凡六驛而出沙陀又一驛通魚

兒泊與此正同今爲達兒海子在克什克騰部落北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陸局河者元時怯魯連河亦曰臚朐河陸局臚朐之轉也今爲喀魯倫河斡辰大王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時太祖西征斡嗔居守五月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喀魯倫河發源肯特山南流及平地始轉東流長春由河南岸泝河西行故不見其北來之源也自此以下至窩里朵數千里中俱無地名惟長松嶺又係漢名不知蒙古呼爲何山然以長春行程考之自陸局河西南濼驛路至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計行四十二日窩里朵者帳殿也地理志太祖於十五年遷都和林於時皇后窩里朵當在和林蓋必先審和林之所在然後可以稽其驛程之所經和林自太祖作都至憲宗四朝皆都於此然和林志前明已無其書元一統志近亦求之不得明一統志於和寧城惟言西有哈喇和林河而已而於哈喇和林河所在則又不詳明廣輿圖據元朱思本圖爲藍本而於北方地理疎漏殊甚以昔令哥爲流入斡難河則其他不足問矣齊次風先生水道提綱於和林河亦兩岐其說蓋提綱專據康熙中皇輿圖皇輿圖於色勒格河之北有小河南流入色勒格河者曰喀喇烏倫河其音與哈喇和林相近不能不疑當日都城或在此河之東實則不然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晰者斡耳汗今鄂爾渾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爾河也偰輦傑今色勒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爾渾合於色勒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記云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

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絶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
哈瑞之支流也其所謂長松嶺蹴夏有冰雪踰嶺百餘里有石河長
五十里者卽今鄂爾渾河東流將會喀拉河處河經山峽故曰石河
雍正中西北距準噶爾其時黑龍江至鄂爾坤軍營者過汗山卽西
北渡土拉河西北行踰喀里呀拉山乃濟鄂爾渾河以長春行程推
之當亦經此長松嶺或卽喀里呀拉山已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處
是以寒甚歟然則先自西南濼驛路四程西北渡河者土拉河也六
月十四日過山渡淺河者博羅河也其曰西山連延者乃鄂爾渾河
以西之山故曰西山長春於此渡河可見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嶺
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則已在厄勒墨河之側矣
阿不罕山在金山東北今阿集爾罕山也鎭海傳太祖命屯田於阿
魯歡立鎭海城阿魯歡者亦卽阿集爾罕山也八月八日自阿不罕
山前傍大山西行又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
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乃命百騎
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
長春由阿集爾罕山前西行傍大山者卽傍阿爾泰山之東大榦今
烏蘭古木中過青吉斯海子之北乃向西南行當取道於今科布多
再西南乃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爲阿爾泰最高之脊所謂
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者當謂此又行四程連度五嶺
南出山臨大河以地約之則大河應爲烏隴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
龍骨河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者也渡河行沙磧中經北
庭而西星伯跋中詳之陰山後鼈思爲大城閤侍坐者乃曰此唐時
北庭𥿄鼈思卽別失歐陽圭齋曰北庭今別失八里也則元時別失
八里正在於此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彰
八里當卽此耶律希亮傳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反希亮踰天山至北
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則昌八里在今瑪納斯
河之東也自鼈思以西惟昌八剌阿里馬爲大城星伯謂阿里馬在
今拱宸城北阿里瑪圖河余案元初譯作阿里馬者惟此記及湛然
集有從容菴錄序末題曰移剌楚才晉卿序於西域阿里馬城其他
見於元史者或作阿力麻里或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皆卽此城竊
謂阿里馬本回紇所稱自蒙古人稱之則音異矣再以漢文譯之則
又異矣明時哈密以西付之茫昧阿里馬先爲別失八里國所有後
爲瓦剌所有我朝乾隆十九年以前爲準噶爾大酋之庭稱曰伊犂
亦稱其河爲伊犂河伊犂恐卽葉密立之轉唐時雖有伊列河之名
有元一代絶無稱述蓋已無知之者準人不解載籍麤有托忒文字
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邪瓦剌卽額魯特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所謂阿里馬城者久已平毁至乾隆二十九年乃卽伊犂河
北建惠遠城今曰伊犂城非依故趾則阿里馬所在固無以知之或
卽在阿里瑪圖河側邪答剌速沒輦與塔剌斯音近然距阿里馬四
日程以遠近約之則星伯謂卽伊犂河者爲近或伊犂河在元時有
是稱若今塔剌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也大石林牙遼
宗姓於遼亡後率衆西行間關萬里建國西土是爲西遼太祖滅乃
蠻殺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奔契丹既而襲執其罕尊爲太上皇據其
位有之仍契丹之號亦稱乃蠻事在戊辰己巳之間閱十餘年太祖
征西域滅之劉仲祿持敕召長春云在乃蠻奉詔者此也賽蘭城據
西使記在塔剌寺西四日程塔剌寺者今塔剌斯河也明史外國傳
有賽蘭在塔失干之東塔失干今塔什干城也在錫林河之北南距
𨚗林河猶遠元時往西域之道必由賽蘭蓋從塔剌斯西行過賽蘭
乃西南行渡霍闌河長春自十一月五日發賽蘭閱六日渡霍闌河
又閱十一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𨚗
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迷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
尋思虔譯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賽瑪爾罕蓋自北庭至此大

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駐焉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其來舊矣大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若弗又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返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米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毋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暗木河亦作阿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斯海大雪山今爲和羅三托山自東而西緜亘千里長春之再見也其行由鐵門外別路三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潤若冰乃鹽耳蓋在鐵門山之西其西北卽大鹽池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池爲惠濟王者也西使記二十六日過納商城二十九日山皆鹽如水晶狀納商乃渴石之轉長春亦於十二日過碣石城十四至鐵門西南之麓正同出山抵河上其勢若黃河西北流者其水卽流入大鹽池者也葱嶺西流之水皆會於此故其勢洶湧九月朔渡河橋而北者卽此河蓋長春既見帝遂扈從北行矣余讀元史嘗疑太祖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傳亦云甲申帝至東印度至鐵門關有一角獸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以告陛下也帝卽日班師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極以歸美文正然非實錄也唐書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太祖西征無由至彼角端能言

書契所無晉卿何自知之讀湛然集晉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尋思干止耳未嘗出鐵門也今讀此記則太祖追算端惟過大雪山數程其地應爲北印度晉卿實未從征無由備顧問且頒師爲壬午之春非甲申也元史蕪漏特甚有元載籍有關史學者亦少矣此記豈可因其爲道家言而略之道光壬午秋七月桐鄉程同文

徐星伯先生出示長春真人西遊記且詢記中日食事案元太祖辛巳當宋嘉定之十四年金興定之五年前一年庚辰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術以本術推之辛巳年天正朔丙戌以里差進一日得丁亥至五月朔得甲申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合日食之異在里差記言見食在陸局河南岸陸局卽臚朐張德輝記謂之翕陸連今曰克魯倫河自發源南流折而東北行其曲處偏于　京師西五度許記以四月二十二日抵河南岸行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則見食之地距河曲六七程偏西約二度北極出地約四十七度金山當今科布多之阿爾泰山極高約四十八度偏西約二十九度邪米思干城卽撒馬兒罕其地極高四十三度偏西五十度以今時憲書步交食術約略上推是時月在正交日躔小滿後八度奇值畢十度與宋志所書日在畢合陸局河南見食在正午其食甚實緯在北二十五分奇日晷高六十四度餘南北差約二十五六分則月心正當日心且其時日近最高月近最卑日徑三十一分奇月徑三十二分奇日小月大故見食既金山偏于陸局河西約二十七度子時當蚤七刻奇日晷當高五十三度餘南北差約三十五六分月心當日心南日十分以減併徑三十二分與日徑三十一分相比約得七分故金山于巳刻見食七分也邪米思干城偏于陸局河西約四十八度于時當蚤十三刻日晷當高四十三度餘南北差約四十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五六分以減併徑與日徑相比得五分強六分弱故邪米思干於辰刻見食六分也雖視行隨地不同則食甚時刻及食分亦異然所差不遠已足見其大略里差之說素問周髀已言之元代疆域愈遠故其理愈顯歐邏巴人詡爲獨得陋矣記又言自陸局河西南行夏至日影三尺六七寸古人揆日皆以八尺表是地夏至日晷約高六十六度北極出地約四十六七度蓋當土拉河之南喀嚕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記又言辛巳十一月四日塞藍城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錢詹事潛研堂集云回回齋期以太陰年爲準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其所謂月一日者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詹事之說本宣城梅氏今校回回術太陽宮分年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太陰月分年三十年閏十一日開皇己未春正前日入太陰年三百三十一日以此推開皇己未至元太祖辛巳太陽年積六百二十二太陰年積六百四十一辛巳白羊宮入太陰年之第一月而中土之十一月爲彼中之第十月貝琳七政推步例謂之答亦月正回俗所言大節其俗既以見新月之明日爲月之一日又以午初四刻屬前日則是年十一月四日傍午適當彼中之正旦詹事之說信矣幷書卷末以質之先生道光二年六月十三日陽湖董祐誠跋

案此書跋尾尚有烏程沈君子敦金山以東釋一篇至爲精密以所箸落颿樓文稿併刻入叢書故不複出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平定張穆記

聖武記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古微堂
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　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出其專涉兵事及嘗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敘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　聖清尚矣請言　聖清以前之事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强楨富柄强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筴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胠於籓以飭制軍旅以富強讀管商以火烈金肅讀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虩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　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　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元黓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敘于江都絜園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卷十 敎匪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嘉慶川陝靖寇記七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嘉慶畿輔靖變記
卷十一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卷十二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卷十三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卷十四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是記當海疆不靖時索觀者衆隨作隨刊未遑精審閱二載重訂於蘇州又二載復重訂於揚州如征苗征緬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爲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爾喀俄羅斯等篇其半改者如雍正征厄魯特篇其餘諸記亦各有損益至武事餘記第十二十三卷舊多冗沓今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更正其體例是爲　聖武記第三次重訂本道光二十有六載魏源識于揚州旅次

開國龍興記一

邵陽魏源譔

維帝軒轅畫井始遼粤及有虞州剖十二而遼以西則剖冀東北境是爲幽州遼以東則剖青海外境是爲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愼氏之國古孤竹國在今遼西錦州府地肅愼國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肅愼卽女眞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至漢分爲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徵 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于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積數千年以有 大清國 大清國之興也肇有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 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我 太祖 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其朝鮮蒙古事屬外藩別爲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造攻自亳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 留都之地統以 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吉林爲滿洲舊國 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遼起上京卽今黑龍江北之呼倫貝爾地也金則起于黑龍江南在白都訥之東二三百里 惟 盛京稍東之 興京則 肇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閒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始祖城鄂多里居俄漠惠之野在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四祖雖遷建州仍稱寧古塔貝勒故 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于玆卽明代之建州右衞也我 太祖高皇帝生明嘉靖三十有八年溯之 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由 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 始祖當在遼金末造矣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遭難又數世而 肇祖生當不過十世內外 太祖責烏拉貝勒布占泰曰我愛新覺羅上天降生數世以來遠近欽服爾縱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亦不知耶此世數不遠之明證明萬曆十有一年 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 景 顯二祖之讐起兵討尼堪外蘭率甲十三襲之于圖倫城尼堪外蘭倉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于嘉班城于撫順邊外皆不獲初 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塔貝勒 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爲方 太祖招禍於明聚誓 堂子屢謀明所讋懼除害 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或鑿磴束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讋服萬曆十二年事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淥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亦作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庫一作虎扈倫國之部四扈倫亦作呼倫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强淩弱衆暴寡而扈倫四部最强在滿洲之北惟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其輝發哈達葉赫皆在興京之北今盛京將軍所轄境內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松花江哈達葉赫二河入遼河卽明之海西衞與建州衞野人衞而三海西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偪處開原鐵嶺乃明邊之外障也東海三部則皆野人衞在寧古塔以東瀕海島嶼距明邊絶遠羈縻而已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衞處遼瀋之東世相仇

敵故尼堪外蘭遠遁築城于鄂勒琿特諸部中隔我
兵不能往討　太祖乃先自近部始萬歷十二年
以兵五百攻棟鄂部之翁鄂洛城萬歷十三年攻渾
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滸城與一弟三侍衛弃
軍先進渡河衝陣龍騰虎蹴以四人敗敵八百十四
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爪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
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
于鄂勒琿城罪人斯得先是明歸我　二祖喪時
已給都督　敕書十道馬三十匹至是又給龍虎
將軍之印及歲幣銀八百兩萬歷十五年命巴圖魯
額亦都攻哲陳部二城阻漲渾河聯繩而渡跨堞而
戰身中五十餘創卒克之萬歷十六年復克完顏部
時滿洲環境五豪部皆服全有建州遂與海西部爲
敵國土產東珠人葠紫貂元狐猞猁猻與明市于撫
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兵食日强富十有七年又遣
兵收服長白之鴨淥江部盡有其衆于是遐邇讋忌
知　太祖志不小遂協而圖我萬歷二十有一年
葉赫哈達輝發烏拉扈倫四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蒙古三部
珠舍里訥殷長白山二部九國之師三萬來侵營渾河北
岸國人皆懼　太祖酣寢達旦詰朝率諸貝勒拜
堂子啓行至古呼山據險而陣諭將士曰烏合之衆
其心不一殪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必大克時敵
方攻赫濟格城命額亦都以百騎挑之敵罷攻來戰
葉赫貝勒布齋科爾沁貝勒明安身先督陣布齋馬
觸木而踣我兵斬之明安馬陷淖弃鞍跨驏馬遁衆
軍遂潰乘勝逐北斬級四千獲馬三千鎧冑千并禽
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萬歷二十五年葉
赫哈達輝發四部遣使來乞盟締姻以其女弟歸

太祖是爲　高皇后初扈倫四部哈達萬汗最
强且忠于明爲葉赫輝發烏拉三部盟主傳其子蒙
格布祿兄弟內鬩遂爲葉赫所乘哈達乞援于明不
許請入捍邊又不許于是質其三子來告急　太
祖命費英東噶蓋以兵二千助之哈達旋惑葉赫貝
勒之誑令執我將帥以索其三質子而襲攻我軍于
是　太祖舉兵克之盡降其城寨明使以滅鄰來
責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時萬歷二十七年也既
而葉赫兵數掠哈達　太祖使詰于明明人不問
哈達饑乞糴于開原城明亦不與哈達復降于我于
是明塞亡南關是後我國始絕明貢惟互市萬歷三
十五年輝發貝勒以所部多叛歸葉赫遣子質我而
樹援焉已又信葉赫貝勒之誑索還其子以質于葉
赫所約之昏亦背不來取而築重城以拒守是年慧
星東指輝發國　太祖征之輝發以亡萬歷四十
年征烏拉初布占泰陣獲于我旋釋歸使主其國妻
之以宗女　錫之以敕書甲冑三十五年其所屬
之瓦爾喀部來歸　太祖遣褚英代善費英東以
兵四千迎之布占泰以兵萬人阻之爲我軍所敗斬
級獲甲各三千師還又遣褚英阿敏以兵五千克其
宜罕山城布占泰懼不敢戰執獻葉赫之人以和并
求昏　上親女許之四十年復背盟再侵我渥集
部屬之虎爾哈路欲娶我國所聘葉赫之女又以鳴
鏑射公主　太祖親臨烏拉河克其沿河五城盡
焚其廬舍糗峙許盟而還布占泰復以其子質葉赫
怒我師師至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　太祖身陷
陣敗其軍先伏兵奪其城門盡樹纛幟布占泰收敗
卒不能入遂奔葉赫烏拉以亡是秋遂以兵四萬征

葉赫葉赫盡斂其鄉民保城使愬于明曰扈倫四國
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矣明使游擊馬
時相率火器千助葉赫　太祖服其七城十九寨
旋師葉赫恃明之援遂以所許我國之女歸蒙古時
我　太祖天命之二年明萬歷四十四年也
太祖既誓師讎明戡撫順夷清河遂以天命四年（萬歷
四十六年）春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六師深入
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于明于是明有四路之
師　太祖覆其軍二十萬是秋克開原克鐵嶺拊
葉赫之背遂圍其貝勒錦台什于東城圍其弟布揚
古于西城攻東城之軍先破其郛士皆擁盾冒矢石
穴城陷之錦台什登臺自燔死布揚古以西城降遂
殲守葉赫之明兵千于是明塞復亡北關其扈倫四
國而外用兵最勤且征且撫者莫如東海三部及黑
龍江之其扈倫四國外勞征撫者莫如東海三部及
黑龍江等部其種族散處山林非有酋豪雄長抗衡
上國而　兩朝招攜之故則見于天聰八年宗諭
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
國同撫而有之即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
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是時滿洲
五部長白山二部扈倫四部皆平始從事于東海三
部其用兵皆未嘗興大衆其收服之人即校其射藝
區其等第編旗披甲與兼弱攻昧之師不同瓦爾喀
部者沿瓦爾喀河入鴨淥江瀕海兩岸皆其部落在
興京之南近朝鮮萬歷二十六年遣長子褚英以千
卒征之取其安楚庫路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衆三
十六年瓦爾喀部優斐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
歸遣費英東等以兵三千往護之中途敗烏拉要截

之兵三十七年與明盟誓并以瓦爾喀部落之流寓
朝鮮者請于明明爲我諭朝鮮察還千餘戶　太
宗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大兵征朝鮮我瓦爾喀之在其
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命武巴海等
以兵四百自寧古塔往征瓦爾喀收丁壯五百有六
十以地多島嶼明年復分兵四路每路兵二三百各
攜嚮導造海舠先後共取還島丁千餘貂狐猞猁無
算崇德五年命朝鮮以舟師攻瓦爾喀之叛入熊島
者來獻捷是爲征瓦爾喀之師虎爾哈部者（虎一作呼）居
虎爾哈河出吉林烏拉界徑寧古塔城北行七百里
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唐書渤海王都臨忽汗河者也
（虎哈即忽汗之音轉即所謂金源也）萬歷三十九年命額亦都以兵二
千攻東海虎爾哈部之札庫塔人三日克其城俘斬
三千并招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年東海虎爾哈
路長率百戶來朝遣二百人迓之　御殿燕之命
願留者左願歸者右賜願留頭目八人男婦各二十
馬牛各十錦裘蟒服四時之衣田盧器賄皆具于是
爭乞留且轉招其族屬曰上之征伐非欲俘獲充賞
也乃欲收我爲羽翼也天命四年（萬歷四十六年）遣卒千征
虎爾哈部收其丁壯二千其路長來降者　駕出
城親款之列筵二百男婦牲畜田盧器賄如前賜崇
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黑龍江（混同江即黑龍江之
下游故混同江亦通稱黑龍江）凡克三屯招降四屯獲男婦二千八
百餘牲畜貂皮虎豹皮稱是是爲征虎爾哈部之師
渥集部者在虎爾哈部之東連山茂林萬歷三十八
年以卒千征東海渥集部取其三路屯寨俘二千人
并降其虎爾哈路瑚葉路而還又有自歸之綏芬路
寧古塔路命額亦都以千人往還之爲渥集之雅蘭

路人所掠遂擊收其衆萬餘而還虎爾哈與渥集鄰故有在其部中者綏芬河在寧古塔之南圖門江之東自行入海雅蘭河出長白山背在寧古塔東南行二百餘里入海三十九年復以兵千取渥集部之烏爾固辰穆林二路俘千餘人穆林河會烏蘇里入混同江在寧古塔東北是爲征渥集部之師外此東海小部隨時略服天命元年萬歷四十四年征東海薩哈連路乘舟沿烏勒簡河取屯寨數十八月至黑龍江岸霜未降冰結如橋師遂濟及還上游復冰甫濟而解又招服南岸之諾羅路錫拉忻路及使犬部音達琿塔庫喇二路諾羅河及音達琿河皆入混同江使犬部亦在混同江南岸故知此所渡乃黑龍江下游卽混同江也錫拉河在寧古塔極東自入海乃奇雅喀部人所居天命二年萬歷四十五年遣兵四百收瀕海散處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刳小舟二百往盡取之天命十年天啓五年遣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二千人蓋東海諸部在吉林寧古塔以東與我隔於烏拉又貪烏拉布市之利甘爲其屬故自烏拉削平而後威棱薄海表今吉林將軍治烏拉故城吉林城在盛京東北八百二十里在寧古塔西六百三十里或云吉林卽古雞林其所轄東西四千餘里南北二千里卽烏拉諸部故境蓋南沿鴨淥江圖門江之間及諸海島爲東海瓦爾喀部北沿天烏拉河松花江至混同南岸則虎爾哈部東抵長白山陰則渥集部今大都幷入滿洲矣再東北則爲使犬部之赫哲使鹿部之奇勒爾費雅喀又有庫頁部海島袤廣埒臺灣近混同江海口其島雜有赫哲費雅哈鄂倫春之人而庫頁爲大殆卽 國初刳舟濟師往取者今與貢貂之赫哲諸部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蓋禹貢皮服之島夷介冀青東境云滿洲氏族源流攷曰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居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諾壘部卽虎爾哈部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朮倫部又東二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喇此二部卽渥集部皆東路也又寧古塔東南有班吉爾漢喀喇去烏蘇里江四

千里二年一次遣官赴尼滿河收貢頒賜此南路也自寧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者曰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松花混同三江匯流左右者亦曰赫哲喀喇卽使犬國也又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百里曰費雅哈直至東北海濱距寧古塔三千里曰奇勒爾卽使鹿部也此皆北路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嘗征征之自太宗天聰九年始時有入貢索倫豪于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逾黑龍江收撫其未服壯丁二千四百有奇餘丁七千二百而還崇德元年索倫爲科爾沁部落侵掠命來朝之索倫部長速歸防禦五年遣穆什哈等征索倫俘其壯丁三千百有五十六年幷徵蒙古兵征已降復叛之索倫博木果禽其衆九百餘蓋索倫當黑龍江極北與安大嶺之麓介俄斯及喀爾喀蒙古之間挽強命中洞熊兕跡犇獸雄于諸部索倫村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南距黑龍江城西至雅克薩城皆五六日程距今將軍所治齊齊哈爾城千有四百餘里在盛京東北二千四百餘里天命間大兵雖一度黑龍江下游卽混同江未嘗至索倫天聰崇德始臣絕域際東北海于是遼金部落咸幷於滿洲矣迨 聖祖康熙十年墨爾哲勒氏屯長來歸編爲墨爾根四十佐領號新滿洲二十八年征服羅刹闢地至克魯倫河興安大嶺于是科爾沁蒙古復獻出嫩江左右之錫伯卦勒察及黑龍江北之達瑚爾壯丁萬四千有奇達瑚爾亦在額爾格河精奇里江之間與索倫同地一作額爾古訥河精奇里江又達瑚一作達呼蓋打牲部落之錯鄰蒙古者故獻歸滿洲分駐白都訥齊齊哈爾二城編旗額置佐領皆隸于呼倫貝爾駐防副都統而統于黑龍江將軍呼倫泊貝爾泊皆黑龍江上源遼與于此是爲上京故東三省伊犂駐防自滿洲蒙古漢軍外有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鄂倫春兵卦勒察兵共編佐領九十有七皆打牲部落異于游牧之蒙古非天聰天命間滿洲兵所有

也惟寧古塔以東諸打牲部落則皆不編佐領隸三姓城駐防副都統而遙統以吉林將軍三姓城當寧古塔東北五國城在焉即肅慎故址

臣源曰恭稽會典八旗駐防之兵有游牧部落有打牲部落游牧部落不一以蒙古統之打牲部落不一我　朝皆以滿洲統之康熙以後始以游牧之巴爾虎及厄魯特隸于黑龍江駐防附打牲部落之後雖亦爲東三省兵然非滿洲部落矣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故　命文臣依國語製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窈矣盛京興京境內皆老滿洲此外居近吉林之錫伯人居近伯都訥之卦勒察人居近琿春之庫爾喀人分駐佐領隨地隨時編丁入軍籍統稱爲吉林之兵伯都訥城北瀕混同江琿春河南入圖門江黑龍江北之索倫達瑚爾二部晝長夜暫北極出地五十一度視京師偏東十度有奇崇德而後與東北之鄂倫春奔走疏附後先禦侮是爲黑龍江之兵自索倫騎射聞天下于是後編八旗之達瑚爾鄂倫春等部世皆索倫呼之而吉林一軍則但知爲新滿洲矣女真兵滿萬不可敵況傾東北海之精銳殫兩　神聖之訓練夫何敵於天下臣源又曰方

世祖之入關都燕也　命內大臣何洛會統八旗兩翼兵留守　盛京康熙元年始設鎭守奉天等處將軍十年始改稱鎭守盛京鎭守寧古塔將軍十年移駐吉林二十二年以寧古塔兵征羅刹於黑龍江始設鎭守黑龍江將軍是爲東三省其後兵制增損裁并不一今姑據乾隆二十三年會典之數則盛京將軍駐防兵萬有九千二百七十六人轄副都統三城守尉四防守尉二吉林將軍駐防兵萬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轄副都統五協領一佐領二黑龍將軍駐防兵八千五百五十七人轄副都統三總管一城守尉一兼滿洲蒙古漢軍索倫錫伯卦勒察巴爾虎達瑚爾鄂倫春共東三省兵四萬二千二百有奇其後移駐新疆裁并不一今東三省共駐防兵三萬五千四百有奇　國家大征伐輒出虎符選壯軍鋒然乾隆征金川時將軍阿桂溫福等皆力言東三省道遠供億鉅徵索倫兵一不如調近省兵三嘉慶征教匪時

上諭亦言調黑龍江兵一其費可募鄉勇數十則又不專恃留都常勝之兵而各視其天時其地利

附考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即謂之城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謫居寧古塔歸作紀略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秣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轥人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免此國初淳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縛於樹射熊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踪迹得之惟一經雨後即不可識音近蒙古閒雜漢語故或以爲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女真爲肅慎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見　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砮爲鏃之事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無其說惟　國初吳兆騫謫寧古塔記之云石砮出混同江中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紺厥理如木厥堅過鐵石土人以之礪刃知爲肅慎砮矢之遺曾攜歸京師贈友王士禎載之池北偶談蓋產瀕海口無人奏聞故　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即五國城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即渥集也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鶻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江行泊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并出部頒袍帽靴襪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雅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

婦皆不褌以魚皮為衣柔輭可染富者以鵰翎蓋屋貂及元狐為帳狐鼠為被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朝廷擇其村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寧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以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即新滿洲也記又言寧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覺羅村即本朝發祥之所寧古塔在黃龍府東七百餘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木城二重國朝新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一百里將軍親兵居之城周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叛滇滿兵徵調兵巽始令漢人入居城內後十餘載又有邏車國侵黑龍江掠部落貂畜鋒甚銳其國都在大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徵者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邏車國旋請和邏車即羅剎之轉音乃鄂羅斯部落也流人始免戍役之苦北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國初寧古塔極寒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月即有白鵝下池不能飛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給漢人日衆氣漸和暖草土橫鋪樹木歲時修理商旅張集百貨駢闐迥異疇曩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材木稠錯鱧鯉鯿鯽肥庶甲天下人參生深山草蓁舊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效北騫初至戍時煎參半斤服之反泄利半日惟江水自長白山流出號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遷客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羸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十倍惟燕客用之有烏臘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輭薦履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寧古塔三寶冬至縱火燒荒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於數百里外水草處七月杪馬肥始歸城各辦其尾牌而領之四季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即歸者謂之打小圍秋則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鵰車載馳負不知其數獵犬猛者能搏虎豹鷹有海東青能捕天鵞日飛二千里皆上進之物鵰極大而多惟用為箭翎云北騫謫戍二十有三年赦歸行二日過石頭甸子其石第閣三十里長三百餘里嶽空玲瓏下有流淅潺湲岡三日進大烏稽烏稽即渥集之轉音又名窩集即老林也松林千里無際皆太古時物車馬橫過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濤聲洶湃啼鳥號鼯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神夕宿嶺下滿兵取大樹皮二三斤闊丈餘鋪如船篷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過小烏稽三十里如前狀第七日渡松花江至烏拉有船廠造大船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即吉林矣由烏拉八驛至柳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鐵嶺縣又三百十里至奉天府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猶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國初收服諸部凡隸人之能成數佐

領數十佐領者咸歸於滿洲若東海三部扈倫四部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其他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畸零不成一佐領者則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徹滿洲也此皆崇德以前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并不謂之滿洲而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之卦勒察之巴爾虎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瑚爾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洲呼之又部落雜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概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為索倫以別於滿洲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岸寧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惟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赫哲亦謂之魚皮部不編佐領惟設鄉長姓長歲貢貂於寧古塔鄂倫春有使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費雅哈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寧古塔則以六月期集於三千里外之普祿鄉而章京舟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洲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矣會典雖不隸於理藩院然赫哲費雅喀來京娶婦則禮部光祿寺供筵燕盛京工部供薪槀略如蒙古儀蓋康熙中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納聘吉林將軍預購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輿嫁之云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鄂羅斯故朝鮮亦有爇站而鄂羅斯亦有鹿車其使馬鄂倫春以本支帳行則馳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尋捕貂牲為異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渥集之故渥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陽亘混同江寧古塔輿京之南樹海綠天數千里萬產慣盈葠密貂鹿利盡表海鴨綠江圖門江松花江北流會嫩江黑龍江入海其下游統名混同江則混同江所入之海真鄂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渤海比也語北海祀典者其曷以尊帝鄉大王會乎錢唐馮一鵰塞外雜識曰五國城在寧古塔東北七十里長白山在船廠東北四百餘里白山之上江源之旁有十二峯環峙如屏三江水出其東西北三面其江水灌地最肥滋生收穫較之關西數倍惜土人惟知漁獵不知耕種偶見創參人帶出菜子種之每棵重二十餘斤其地脈之原可知自寧古塔之北犬多于衆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雪載地凡薪米器用皆用冰牀裝載縛犬數十負之而行驅以長鞭日馳數百里自烏蘇里以北則家家使鹿亦猶三姓等處之使犬也盛京通志葉赫城在吉林城西四百九十里又有葉赫山城在葉赫城西北三里內有子城明于其地置鎮北關為互市亦曰北關哈達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三十里伊徹峯上相近又有哈達石城初哈達貝勒自舊城遷居于此稱新城其舊城在開原縣東六十五里明置廣順關於此為市易處亦曰南關輝發城有三一在吉林城南

三百里吉林峯上一在輝發峯西北一在輝發河邊岡土棟鄂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二十里圖倫城在吉林城西南五百六十里太祖攻尼堪外蘭於此五國頭城在寧古塔城東北高士奇錄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曰章圖哩噶善松花江合流於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國城肇州都納城南舊名珠赫店渤海上京城在古塔城西南會寧舊城在寧古塔

開國龍興記二

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國號滿洲時明萬歷四十有四年　太祖年五十有八矣海西四國平其三惟葉赫恃明之援負嵎乎肘掖而明亦倚葉赫爲北關不利我之吞幷也以火器兵助守葉赫幷屯重兵于開原備犄角　太祖議我都城偪遼瀋將先圖葉赫則患明兵擣我之虛非大挫明兵奪其氣不可按兵休士二載廣儲峙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天人協應迫時而動遂以天命三年興師伐明以七大憾誓告天地堂子步騎二萬發興京圍撫順降其游擊李永芳及民千餘戶夷其城而還敗其追兵萬人陣斬總兵張承廕秋復克清河城斬副將鄒儲賢及其兵萬幷克撫安堡鹻塲堡皆毀之時我兵志在葉赫故所得明城堡皆不守天命四年萬歷二十七年春征葉赫　命大貝勒代善等以兵五千守札喀關防明兵聞明師將大舉來犯引還是時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每路兵六萬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出中路之左由渾河入撫順關張銓監之李如柏賀世賢出中路之右由清河入鴉鶻關閻鳴泰監之馬林麻岩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入三岔口潘宗顏監之劉綎出南路會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康應乾監之而崔一琦別監朝鮮軍合趨我都城時蚩尤旗長竟天彗星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皆知其必敗明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御史王象恆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聽期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塞大雪期泄二十四日我　太祖盡徵各路屯寨之兵集城中戒嚴以待明將杜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先期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河流急不結筏策馬徑渡軍多溺死而車營五百阻水不克渡三月朔我各路偵卒皆以明師告　太祖議以南北二路皆山險且遠敵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時杜松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滸山而自引兵二萬圍界藩距赫圖阿拉都城百二十里我國築界藩城之夫役萬五千及防衛兵四百據吉林厓以拒　太祖命大貝勒　四貝勒以二旗兵援界藩每旗七千五百共萬五千而親統六旗兵攻薩爾滸大營六旗四萬五千人明兵恃火礮甫戰日未昃忽大霾晦咫尺不相辨明兵列炬以戰我兵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從明擊暗銃礮皆中柳林我兵無一傷者遂乘晦踰塹拔柵潰其軍三萬餘而右翼軍渡河援界藩者先遣千騎合山上兵據高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敵陣爲數隊杜松中矢死逐北二十餘里漂尸及旌旗器仗蔽渾河而下明北路兵聞之急據尚間厓環營三濠火器列濠外而騎兵繼後又潘宗顏及游擊龔念遂各以萬人分營數里外相犄角皆列大車拒騎突以堅楯禦矢幷據形勢而陣蓋楊鎬所授節度也龔念遂軍先與我軍遇　四貝勒引千騎橫衝之步兵繼進專攻一隅斫其車破其楯　太祖馳赴尚間厓明兵二萬陣山麓　太祖方趣我兵登山據高下擊而馬林營內之兵出與濠外兵合　太祖知敵將迎戰止兵勿登山皆下馬步戰傳令復未徧而

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卽怒馬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麾二旗兵繼之于是後至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陣縱馬馳突人自爲戰諸貝勒兵已貫陣出其背與大軍表裏夾擊呼聲震天地明兵瓦解泥籍尚間厓下河爲之赤復破潘宗顏軍于芬斐山馬林收殘卒走開原而葉赫兵已于中途遁還于是兩路軍皆破明楊鎬聞之急檄止李如柏劉綎二軍惟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距都城五十餘里尚未知西北路敗信也　太祖移軍禦之留兵四千守都城綎軍連破數寨潰我駐防兵五百我軍聞其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止卽成陣礮車火器甚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往言西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無號礮爲詰卒詭詞而返急令傳礮綎行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心恐西路軍專其功惟虞足之不前下令棄鹿角而進道狹分四萬兵爲四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陣阿布達里岡

四貝勒引右翼兵出其上乘高擊之綎軍殊死戰大貝勒又引左翼兵出其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紿入綎營大呼格殺軍遂潰綎退入後軍未及陣爲我所乘力戰死其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二萬營富察之野方戰大風走石揚沙塵敵營目不得開火器皆反擊我軍乘勢衝入其壘應乾大敗遁去朝鮮副元帥姜功烈遂以朝鮮餘兵五千降是役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同日深入使我不能兼顧我軍不過四五萬幷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士卒僅損數百人盡獲其駝馬甲仗礮車軍實數百萬明與我　朝之興亡肇於是戰夏四月遂攻開原（開原城在瀋陽北二百十五里）馬林敗後尚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我兵先敗其東門外兵兵走爭入城塡擁于閾我兵奪門逐北而三面攻城之雲梯已蟻傳而上城上守兵少皆潰其三門外兵欲遁爲我軍扼其濠不得渡殲焉籍所俘三日舉之不盡以天暑不復還都卽休士馬于界藩城秋七月克鐵嶺（在開原南六十里）八月遂滅葉赫于是語言相同之國盡爲我有疆域西至遼南至朝鮮東至海北抵黑龍江明逮經略楊鎬治罪以熊廷弼代之時遼瀋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以俟窾會

大清亦按兵不攻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乞罷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材也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間諜雜其中禍且叵測宜徙之他地應泰不聽降人多占民居婦女遼人憤怨

大清又厚撫遼人之往來我地者于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我耳目天命六年春攻明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城外濠塹數重埋剡木立牆柵列火器楯車兵七萬乘城內外守禦甚具總兵賀世賢勇而嗜酒見偵騎數十卽率千騎來追我兵佯北誘之俄而伏發世賢且戰且卻至城下降人內應斷其濠梁不得入身中十四矢尤世功引兵救之亦戰死城遂陷總兵童仲揆陳策以兵來援師次渾河石砫土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策仲揆統浙兵三千營橋南邦屏壘未就

我兵急攻卻復前者三邦屏戰死諸將渡河走入浙
營我兵圍之數重營中發火器多殺傷已而火藥盡
短兵接我兵萬矢環集策仲揆等猶揮刃衝突各殺
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當我數萬衆雖力屈
而覆爲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我兵遂乘勝攻遼
陽袁應泰盡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城守引水注濠
環濠列火器而自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五里迎戰
我軍敗之始斂兵分陴固守　太祖命塞其水源
泄其閘口奪其橋先布楯車護之右翼兵囊土運石
壅水畢遂渡濠鏖戰殺溺無算左翼兵奮奪橋遂冒
礮火登城據其一隅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以待婦
女亦盛飾臨門蓋降人導之也是夜明兵猶列炬拒
戰達旦我右翼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樓
佩印自焚死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其餘逃者逃殉
者殉城中民皆結采焚香乘輿迎　上鼓吹導引
入夾道呼萬歲于是遼河以東堡寨營驛及海蓋金
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下遂定議遷都遼陽遼
瀋既失明大震明帝盡譴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
于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略
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
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河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
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
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
諸營并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自
遼河至廣寧三百餘里稍置烽戍傳哨而大兵悉聚
廣寧深濠高壘以俟化貞素騃不知兵及與廷弼議
不合則益務爲大言謂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
毛文龍在不必籌士馬甲仗也有蒙古插漢助兵四
十萬在不必籌芻糗也有遼人可因之糧壺漿牛酒
在不必謀鄉導也有降將李永芳內應在不必修守
備也有敵人新築遼瀋諸城在廷弼極言遼人不可
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不可忽營
壘城濠不可不嚴備化貞一切反之且言願得六萬
兵一舉蕩平兵部尚書張鶴鳴篤信之無言不從廣
寧兵十四萬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
至十月冰合　大清將渡河邊民爭竄張鶴鳴方
集廷議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　大兵已圍西平
堡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畀得功及祖
大壽往援並檄鎮武閭陽之師共援西平遇　大
清兵于半陽橋甫交綏得功先奔鎮武閭陽兵亦潰
總兵劉渠祁秉忠戰沒祖大壽走覺華島　大清
兵方次沙嶺不進而得功已陰爲內應譌言敵騎薄
廣寧城中大亂化貞不知所爲蹌踉弃城單騎走二
僕步從遇廷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笑且憤乃以已
所將五千人授化貞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
萬入關孫得功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竄二
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
堡皆降大軍略地至中左所而還乃留諸貝勒統兵
守廣寧而移河西歸降各官民於河東時天命七年
正月明天啓元年也明帝逮王化貞兼逮熊廷弼明
臣祖鶴鳴化貞者且專劾廷弼于是以王在晉經略
遼東與薊督王象乾籌邊象乾專主款蒙古以捍東
陲而在晉專主守關門棄關外欲于關外八里築重
城守以兵四萬明大學士孫承宗請自往決之抵關
歷詰其謬明以承宗代在晉督師乃議守關外寧遠
覺華島相犄角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十六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

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承宗盡驅之邊外使袁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天命十一年天啓五年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復遼河以西舊地承宗在關四載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汰軍萬七千餘省度支六十八萬立車營水營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荅鹵楯之具各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遠迄成雄鎮時　我　大清方營都瀋陽按兵四載不攻而明太監魏忠賢黨日夜排承宗去之以高第代高第力言關外不可守盡徹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杏諸城守具將士于關內委弃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振野弁欲撤寧遠前屯二城僉事道袁崇煥以死誓守不去　大清知經略易與于天命十二年天啓六年大舉西渡遼河抵寧遠大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書誓將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奸細弁檄前屯山海關守將遇寧遠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卒發西洋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三日再攻再卻圍遂解　太祖不懌者屢日時明關外軍餉皆海運積覺華島距寧遠城南十六里守兵四萬營冰上鑿冰十五里爲濠衞以楯車　太祖遣兵從冰未鑿處襲敗之又敗其島上二營焚其舟二千及芻糧數萬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關上不救于是明罷第麒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旋召還王之臣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任崇煥是年八月我　太祖高皇帝崩年七十　四貝勒立是爲太宗文皇帝　太祖每有征伐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上下等威不甚異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令簡而速故事無不舉臨敵七旗卻走一旗拒戰卽以七旗佐領之丁給一旗一旗卻走七旗拒戰者亦如之一旗內半卻走半拒戰者亦如之罪親不貸功疏不遺令信而必故戰無不克與京內城居宗室勛戚外城居宿衞親兵萬餘此外遠近十餘萬戶散處遼河東西無事耕獵有事徵調戰勝分俘受賞人自爲兵人自爲饟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起兵二十載而國基建又十載而王業大定

臣源曰謹稽薩爾滸之戰　盛京通志謂以五百兵破明兵四十萬然考明四路之師實止二十萬合朝鮮葉赫爲二十四萬每路各六萬而薩爾滸所破乃杜松一路耳敵軍二萬圍界藩四萬營薩爾滸而　太祖　太宗以六旗兵攻薩爾滸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萬有餘之兵攻四萬之敵以二旗兵援界藩是以萬五千兵攻二萬之敵在山上者千四百人山下萬有三千六百杜松軍破而後我軍皆萃于尚間厓馬林破而後我軍皆萃于布達里岡其留守都城者僅四千則是八旗五萬餘人盡行亦傾國之師矣戰非一日軍非一路兵法當垂後世烏得爲五百人破四十萬之呆詞以疑史冊哉恭讀　高宗純皇帝薩爾滸書事曰爾時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不滿數萬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協力師直爲壯何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至哉　典謨揚　大烈覲　耿光詔萬禩夫惟知武烈之不易則知王業之艱難知王業艱難則不敢謂昭陵有曰小白祖宗朝徼天之幸以一旅取天下弗能勝惟乘小白日行百里乘大勝寺尊藏兩朝甲冑數人弗能舉所遺弓壯

士弗能開矢長四尺餘射及二百步外中必疊雙明季每日暮望東北方紅光燭天或謂塞外燒荒或占主旱不知乃我朝東興之祥

開國龍興記三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時年三十有八）明天啓七年也明遼東巡撫袁崇煥將覘我虛實遣使同李剌麻來弔並賀即位太宗文皇帝亦以書報之往復者再是爲我朝與明議和議戰之始其書略言昔我師既克廣寧時諸貝勒將帥咸請入山海關我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而入處漢地易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欲畫山海關以西漢人制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漢各自爲國故軍未入關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如欲畫疆定約修好息兵其尊卑稱謂我當讓爾主一格爾諸臣讓我一格其歲幣我以東珠蔘貂明以金銀緞布各若干如約初關外四城袤延二百里北負山南瀕海廣四十里耳屯兵六萬艱於轉餉故孫承宗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開屯足食自高第盡徹去寧遠無外障崇煥陰欲復之乘我有事朝鮮陽遣使議和以暇修復舊疆爲屯守計我朝知其情故和議卒不得要領會朝鮮兵凱旋夏五月遂攻明先趨大凌河城城工未竣守兵皆遁惟錦州守備已固總兵趙率教懲渾河瀋陽之事不納潰兵我朝縱還臺堡降卒二千城者拒之雖往返議和之使亦不令入城我軍力攻城西隅垂克爲明三面乘陴兵礮所卻遂退五里而營移擊其援兵于寧遠崇煥守城內而滿桂尤世祿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太宗稍引退踰岡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貝勒代善阿敏以地險皆請勿攻太宗曰我軍攻城既不克野戰又不克曷以張國威命侍衞皆冠兜鍪持盾大呼馳進諸軍皆冒死衝突我貝勒數人受創猶力戰明滿桂中數矢亦不退殺傷相當屍滿濠塹復回攻錦州濠深闊天又暑乃毀大小淩河二城而還我大清自起兵明軍望風潰竄無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魏忠賢猶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力乞退以王之臣代之復議徹錦州守寧遠會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明誅魏忠賢復用崇煥督師建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野戰既非所長惟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守爲正戰爲奇和爲輔數遣使來議款太宗答以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惟許易尊號稱汗不用國寶令明造印給我議仍不決天聰三年冬（崇禎二年）大舉伐明以蒙古兵爲嚮導兵十餘萬分道深入師次青城（喀喇沁部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夜詣御帳密諫以勞師襲遠馬疲餉匱恐深入後敵環攻斷我歸路也力爭至夜半太宗惡崇煥欲去之決計由喜峰口毀邊墻入圍遵化巡撫王元雅尚汰城中兵四百其汰兵即開城延我師陷之總兵趙率教戰死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以防西軼我兵已趨薊州而明督師袁崇煥率祖大壽何可綱自山海關兼程入援明帝命盡統諸援軍我軍營南海子崇煥營沙河門外鏖戰互有殺傷我軍縱反間言與崇煥有成約令所獲太監知之陰縱使去明崇禎帝前疑崇煥擅殺毛文龍至是即召崇煥入城下之獄于是祖大壽何可綱引兵萬五千走出山海關明帝乃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略起故督師孫承宗自通州移鎮關門大壽乃斂兵待命滿桂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

我兵宵進攻明兵甲裳旗幟時明援軍滿郊甸滿桂以爲援軍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禽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明帝以庶吉士金聲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卒未訓練敗死 太宗不欲究武乃爲議和書分置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略薊而東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惟昌黎知縣左應選率居民幷集各城潰兵登陴固守蒙古兵攻之不克命大臣達爾漢往晝夜進攻亦不克
太宗自撫寧移師四面環攻之火燎雲梯折復持楯鑿城亦被卻而三河寶坻亦以堅守得全 詔罷攻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等統兵萬人守永平其遷安灤州遵化各留兵守三月 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往守永平各城時明各路援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統之與承宗關門之軍東西犄角及是乘我大軍之歸以五月十日先攻灤州人斫一柳立平其濠發大礮摧其堞我守將潰圍走貝勒阿敏見明軍勢盛擁重兵屯永平不援遂收遷安兵民入永平盡屠城中降將兵民夜弃城遁幷檄遵化諸將同還又不嚴殿後爲明軍所襲士卒多死六月至瀋陽 太宗震怒議罪幽禁天聰五年(崇禎四年)始鑄紅夷大礮命漢軍演火器秋復攻大凌河城時承宗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幷力先城大凌河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右屯城並築會是秋兵部尚書梁廷棟罷代者盡反其議言築城非策盡撤班軍萬四千赴薊獨留防兵萬僅給糧萬石承宗議以糧散軍委城而去毋資敵禾嘉又不可八月 大清兵來攻時半月兼築兩城大凌雉堞僅完其半我兵四面掘

長圍而分軍截錦州之援九月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逾小凌河而陣 太宗分軍爲二先率其半以進見敵陣整欲俟其移營擊之乃引還明兵四鼓趨大凌河陣于長山口距城十五里
太宗督兵二萬擊之敵仍堅陣不動乃率兩翼勁騎先衝宋偉營營中火器震天我左翼避鎗礮隨右翼後而進宋偉殊死戰營不能破我前鋒多死復麾左翼兵趨吳襄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軍乘勢縱火將偪我陣忽大雨反風襄營燬先走我右翼攻宋偉營力戰至晡亦衝入其壘明軍大奔我伏兵截其歸路殲之大壽弟大弼者爲副總兵號萬人敵嘗以五百騎突我軍於錦州刃幾及御馬之腹 太宗稱爲祖二風子至是率死士百二十人能滿洲語者易服辮髮夜突 御營于白雲山火藥偪帳起諸營驚擾我侍衛親軍力戰黎明乃退十月大凌河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城中商民三萬僅存三之一我兵聲礮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出城敗還既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夾擊大壽遂降言妻子在錦州請詭往內應
太宗縱之還大壽復爲明守十一月我兵攻杏山攻中左城不克明臣劾承宗不當城大凌河喪師辱國承宗劾邱禾嘉違令失機諸罪並自乞罷遂罷承宗明年四月始罷邱禾嘉以楊嗣昌代之先是明陝西大饑盜賊蜂起邊軍乏餉者應之及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鎮總兵皆以勤王入援陝賊益不可制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勁卒五千入援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三日皆不得餉士飢掠食又以不戢士逮如杞于是五

千人潰歸而晉賊又從此起至是弁承宗去之東西
交関明遂不可爲矣初天啓間王象乾王在晉主款
蒙古定月餉新舊額賞及馬市歲約百萬馬市者順
義王俺答裔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
及崇禎初順義王裔爲插漢部所逐因請代順義守
邊求額賞而飢困無馬可市遂請援例折價大同巡
撫張宗衡力言插部衰弱無能爲不當歲耗百萬以
餌飢困悖慢之虜因陳插十四可圖及圖插十四方
略與象乾爭議不決天聰六年（崇禎五年）　太宗滅插
漢屯歸化城賜明大同陽和宣府各邊臣書曰朕統
師至此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萬與其費此于
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爲大國爾等亦
當視我居插漢之上遂與明大同巡撫沈棨等刑白
馬烏牛盟大市于張家口斬我部蒙古兵之掠明境
者以徇明帝聞之逮棨治罪于是益無人敢議款者
天聰七年（崇禎六年）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以舟師
來降又明年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來降三人皆毛文
龍部將文龍誅後孔耿叛據登州自稱都元帥及總
兵官突圍航海來歸可喜亦收諸島衆數千至令領
火器爲一軍孔耿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　詔
諸貝勒大臣議征明與朝鮮插漢孰先皆言我勁敵
惟明其朝鮮插漢宜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錦各城
堅守亦可緩圖惟由間道深入明腹地腹地得則外
藩外郡自歸順天聰八年（崇禎七年）秋七月復命兵四路
伐明一從尚方堡之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由龍門
口入會于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于應州一由得勝
堡入歷大同趨朔州又有沿邊繞殺虎口至朔州者
所向克捷九月凱旋天聰九年（崇禎八年）春　命貝勒
多爾袞岳託豪格等往收插漢部落侵掠明邊并
　命多鐸率兵攻明錦州以綴其西援之師八月多
爾袞等既降插漢得其傳國璽并由朔州毀寧武關
入略代忻應惇擊斬明兵六千餘俘獲人口牲畜七
萬六千還歸化城天聰十年（崇禎九年）四月羣臣以功德
隆盛恭上　尊號曰寬温仁聖皇帝改元崇德國
號大清時　上年四十有八矣尊　太祖曰武
皇帝追王以上　四世封大貝勒代善等親王賜
異姓功臣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部
王爵惟朝鮮不肯推戴且有違言　上將親征之
先伐明以挫其援是秋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等
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
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
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
大黃藥求死九月我兵從建昌冷口出邊明守將崔
秉德請以兵扼我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俟我兵
出口二日始至石門明亦不之罪也二年（崇禎十年）春
　太宗遂親征朝鮮降之語具征撫朝鮮記崇德三
年（崇禎十一年）　親征喀爾喀秋八月　命睿親王
多爾袞克勤郡王岳託等兩路伐明薊遼總督吳阿
衡醖酒不設備　大兵遂入墻子嶺及青山關兩
翼兵會于通州至涿分八道一沿山一沿運河其山
河之間六道並進明督師盧象昇與兵部尚書楊嗣
昌不合關寧重兵盡屬中官高起潛象昇名督天下
兵實不及二萬又令陳新甲分其半象昇從涿州進
保定大戰慶都互有殺傷進至銀鹿所部兵又潰半
以五千卒遇我兵數萬圍三重起潛擁重兵相去五
十里不救象昇血戰兩日礟盡矢竭猶手格十數人

乃死　大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
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執德王凡克城五十降城八
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先是明山東重
兵扼德州楊嗣昌用員外張若麒議張若麒本禮部主事希嗣昌意
劾黃道周得調兵部檄巡撫顏繼祖毋得離德州一步僉謂
大清兵無越德州而南之理至是我兵由東昌渡
運河直趨濟南濟南無備遂陷督師大學士劉宇亮
與陳新甲率各鎮勤王兵惟尾後而行明年二月
大清兵還至天津衛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亘難渡
或議乘我飽歸擊其半濟明諸將王樸曹變蛟劉光
祚等相顧不敢動數日始渡畢北還明德王俘至盛
京　太宗即命其上書明崇禎帝請和仍不報初
睿親王等軍之入明邊也　太宗亦親攻明錦州
中後所以牽制之崇德四年春圍杏山礮破其臺毀
其堞明副將金鳳乘夜樹柵築土黎明復攻不能入
雲梯先登者陷沒三路穴城亦被卻乃解圍九月遣
兵往略明錦州寧遠擾其秋穫明年崇禎十三年遣兵城
義州屯田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寧遠總兵金鳳
戰死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言金鳳始以三千孤軍守
杏山抗勍敵及擢大將擁萬兵反敗歿此事權專不
專號令一不一之效也　上以大軍屢入塞不得
明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
四城不可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
王豪格等攻錦州以必克為期多爾袞等離城三十
里而營又私遣甲士更番還家致敵芻糧樵采出入
無忌　上震怒詰責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偪
城築長圍困之并扼松杏援師之路其守外城蒙古
知我師志在必克懼而約降與祖大壽兵格鬬我軍
乘之縋而上遂克其郛降蒙古數千口祖大壽又病
不能軍錦州告急夏五月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
邱民仰率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
廷臣楊國柱八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集寧遠芻糧
支一歲祖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毋浪戰但以
車營徐偪出境承疇亦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
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松山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錦州城西南四十里
步步立營以守為戰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師久餉
匱遣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赴軍若麒素狂躁日夜報
捷并請密勅趣戰承疇遂不敢堅持前議留糧芻于
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塔山錦州城西南六十里而以兵
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騎兵環松山三面而步兵據城
北之乳峯岡兩山間列七營衛以長濠八月　太
宗聞之親統大軍赴援晝夜兼程六日而至自山至
海橫塹大路斷其杏山之餉并分軍敗其塔山護餉
之兵遂獲筆架岡積粟明兵既失餉道又不敢野戰
遂撤其步兵七營背松山城而陣夜屢突營不利
太宗知明軍自寧遠至松山所賫行糧不過五六
日勢必走乃夜布諸軍潛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諸要
隘邀其去路又益兵守筆架岡之糧而　親督大
軍橫列以待次夜初更吳三桂等六總兵果更番殿
後嚴陣迭退而王樸所部先遁諸軍無復行列爭奔
杏山我追兵躡其後伏兵邀其前明兵彌山亘野且
戰且走六鎮兵皆潰入杏山曹變蛟亦撤兵入松山
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困守突圍五次皆不遂
變蛟又直突　御營中創遁還　上又料明杏
山兵必奔寧遠復遣精兵一伏高橋一伏桑噶爾齋
堡俟杏山軍出扼險掩殺王樸吳三桂等僅以身免

張若麒匿漁舟由海道遁還（後降于流賊又降于我朝）先後殲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駝馬甲冑礮械以數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死傷狼籍海中浮屍如鴈鶩我軍昏夜中僅傷十八人于是松山城中餉援皆絕我軍復掘外圍困之九月　駕還　盛京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至松山濟師始延數月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送質子爲內應我軍入城生禽洪承疇祖大樂等送　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戰死縱祖大樂還錦州錦州被圍一載聞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于是明國大震崇禎帝所籤于奉先殿始決和議遣官至錦州所賚乃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之詞非國書也

太宗不報明復遣兵部員外馬紹愉副將周維墉及僧性容等赴寧遠申前議五月至　盛京　召見宴餞如禮報崇禎帝書時明帝尚諱和惟與陳新甲密議之及是語泄外廷交章劾奏新甲獲譴于是和議遂絕明自流寇未起以前止可議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并不能守而我　朝尚望其和漢軍副都統祖可法言講和之事利于明而不利于我使明得除修戰備而我　國反習逸忘勞若以明地廣民衆爲疑則流寇四起中原民已成敵國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此攻心扼吭之法也十月復命貝勒阿巴泰等伐明左翼軍自界山毀邊墻入右翼自鴈門關黃崖口入會于薊州直抵山東兗州而還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走魯王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牲畜五十五萬有奇金銀珠緞稱是大兵自去冬入邊數月以來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乃以八年三月初入莒州休士馬時春草被山解鞍縱牧南北驛路不遇我軍一騎或妄傳已出塞及四月大兵反自南來起天津至涿鹿車駝亘三百餘里渡蘆溝橋兼旬未畢時勤王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勁兵猛將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無敢一議邀遏惟終日閉城報捷及大軍已度險將出邊唐通白廣恩等始合兵邀拒于密雲螺山潰還而山海關內外並建二總督又設昌平保定二總督千里之內有督臣四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棊布事權不一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牽制之至是薊遼總督趙光忭關外督師范志完大學士督師周延儒先後誅死自萬歷後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先後共增賦千有六百七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而中原盜賊蠭起或百萬或數十萬所至破城陷藩東西交鬨明之諸臣于流寇或多議撫而于我　朝反諱議和又不圖所以戰守盈廷築室蜩螗羹沸我諸王將帥爭請直取燕京而太宗尚遲之又久以待天時崇德八年（崇禎十六年）八月

太宗文皇帝崩景命遂集于我　世祖章皇帝

臣源曰謹稽乾隆四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巡狩盛京諭言山海關京東天險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內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內外聲勢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故貝勒阿敏弃灤永遵遷四城而歸　太宗雖怒遣之而自此遂不

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輒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乃不旋踵而吳三桂請師討賊反開關以延我師之入在德不在險詎不信哉臣源又按大軍至山東時亦不用扼運河之策者明糧艘夏北秋南與我師冬至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又有暑雨蒸溽士馬疽疫師老敵乘之慮故用兵有小天時有大天時小天時以決利鈍大天時以決興亡慎其小時則軍出萬全俟其大時則一戎衣而成帝業

開國龍興記四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有七年甲申也四月　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率師收明山海關外地幷經略中原先是三月初明以流寇內偪用蓟遼總督王永吉議盡弃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統邊兵入關衞京師三桂徒寧遠兵民五十萬衆而西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又聞家口被掠于賊而賊已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二萬東攻灤州向山海關乃回兵擊潰賊衆降其兵八千急遣使我朝乞師討賊時我攝政王師尚未至寧遠得三桂書卽日進兵師次連山復得三桂趣兵之請遂踰寧遠次沙河距山海關外十里時流賊李自成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使白廣恩將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三桂先以礮轟開關外之賊而自將五百騎從礮路突出謁攝政王卽軍中薙髮盟誓攝政王令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而自以大兵繼進敗賊前鋒於關外一片石洪承疇言大軍卽破賊賊必棄京師席卷西遁我軍徒得空城且勞追剿不如乘賊軍東出都城空虛時從關外踰居庸襲據京師俟賊回軍援救可一戰禽之爲萬全策而三桂以賊偪咫尺關門事急力請大軍先入關王乃命三桂兵各白布繫肩爲號四月二十有一日三桂開關出擊嘗賊殺傷相當翌日大戰賊衆自北山橫亘至海我兩軍對賊而陣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尚不及賊陣之半王以流寇勍敵不可輕乃命三桂軍先戰衝其中堅而我軍蓄銳以待是日自成挾明太子諸王于西山我攝政王率英豫二王于東山各立馬觀戰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畢從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盪數十合呼聲震海嶠及午塵沙山起怒若雷鳴兵賊不辨我軍大呼者三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橫躍入陣所向洞札摧陷俄塵開賊見甲而辮髮者驚曰滿洲兵也陣遂動自成麾蓋先走賊衆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斬賊數萬下令關內兵民皆薙髮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追賊自成奔至永平使降臣王則堯張若麟詣三桂軍議和僞還太子非真也三桂益進兵自成走京師屠三桂家尸明諸王于市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檄三桂及英豫二王兼程追賊勿入京五月朔渡蘆溝次日及賊慶都賊盡其輜重先行以精兵拒戰誓死決勝負復狂風簸沙晦天地賊旌旗皆折人馬倒退我軍乘風奮擊復大敗之賊走山西班師攝政王五月朔入燕京奏捷　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北京東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潰賊土寇蠭起而山東河南聞自成敗竄諸州縣並殺其爲防禦使牧令復爲明明福王由楖方擁立南京改元宏光無一官一兵至河北亦

皆擅于土寇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又命戶部侍郎王永吉招諭之永吉言重兵萃京畿需饟不億請擇畿南及山東河南要地分兵控鎮侯秋高進剿闖賊就近調度可北扼潼關南扼武關從之攝政王致書于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可法報書不屈明福王亦遣其臣左懋第陳洪範具書幣來通聘并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犒吳三桂軍并卻之九月 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十月朔 定都燕祭告天地社稷奉 太祖太宗神主入 太廟 頒詔中外大赦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弊政其文臣衣冠暫從明制

上御皇極門授吳三桂平西王勅印尋議大舉討流賊恐其阻關固守又恐其西竄甘肅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同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約會于西安是冬葉臣等兵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禽僞伯陳永福于太原敗僞總兵李過于大同巡撫馬國柱進剿汾州平陽之賊山西悉平直隸巡撫衛國允沈文奎先後削平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山寨之寇畿南始定肅親王駐軍濟南遣兵破青州斬賊趙應元應元前降復叛殺侍郎王永吉者也又平滿家洞之賊地界四縣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焚敫無虛日肅王遣尚書爾格等擣之明年鐃餘郡王阿巴泰繼攻各穴隨破隨塞尚餘二大洞爲賊奧巢重關夾隧伏火器峙粮糗絕其汲道始破之山東諸郡悉置官吏其豫親王之軍自十二月渡孟津走賊將張有聲於洛陽收沿河寨堡進陝州襲破賊將張有曾于靈寶盡收關外地李自成盛兵潼關遣其將劉宗敏據山爲陣我軍大破未至遣前鋒三千距關三十里據堡爲營宗敏圍之三日夜人馬寂然賊莫測所以不敢擊明年正月我師大至自成亦出關逆戰三千騎從中起表裏夾攻大破之復敗其連夜刧營之賊會大礮至遂進偪潼關賊鑿重濠以拒發大礮遙擊之山谷中不容大衆賊以精騎數百伏隘橫衝我脅又出銳卒繞出我後皆爲我奇兵及殿後兵所破而是時英王及三桂邊外軍已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走李錦克延安鄜州偪西安之北自成腹背受敵遂弃關遁回西安守關賊馬世堯以衆七千降遂克潼關越二日至西安賊已先五日焚宮室由藍田出武關走湖廣 命豫王移師征江南以流賊付英王及三桂追剿時賊尚三十餘萬聲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躡其後于江北之鄧州承天德安江南之武昌九江破賊者七閏六月賊晨起離其大隊以十餘騎入禱九宮山（山在武昌府通山縣之南九十里）爲鄉民所鋤餘衆尚二十餘萬降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而豫王南下之師三月自河南一出虎牢關一出龍門關一出南陽會于歸德府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劉洪起長之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而洪起最忠勇屢殄流寇明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請福王予洪起挂印將軍號召河南北不許山東兵部職方主事凌駉募兵復臨清濟寧與德州諸生謝陞義旅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請收輯山東通好南北而設水師於膠州對岸之廟灣援青齊義旅時明大學士馬士英方以江北分四鎮劉澤清駐淮安高

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議畫淮而守無遑遠略又使降賊之故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而使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并召還陳潛夫諸將解體及大兵南下于是明睢州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遂與李際遇先後納款我軍爲鄉導河南諸郡邑望風悉下惟劉洪起力戰汝寧間及七月始爲內大臣和洛輝所破斬明諸鎮中黃得功最忠勇而左良玉與高傑兵最强良玉爲何騰蛟袁繼咸所用高傑爲史可法所用皆革面自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左良玉與黃得功之兵閧于西高傑與許定國之兵閧于北我兵二道并進一出淮北一出淮南如入無人之境出淮北者爲都統準塔山東之兵五月降高傑部將李成棟于徐州敗劉澤清兵于宿遷師次清河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據黃淮清三河口我兵以礮遙毀其戰艦相持對岸而分兵繞渡上游擊敗其步騎合追至淮安澤清及總漕田仰皆遁入海我兵狥通州泰州皆下其出淮南者豫王自將之由歸德趨泗州明淮河守將李際遇焚浮橋遁我兵遂夜渡淮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自去冬督所部標兵三萬次河上爲高傑聲援及高傑死復收撫傑所部兵十餘萬于揚州至是將督以援泗至中途泗州已失守淮揚告急福王方手書趣其入援拒左良玉及浦口始命回揚則所部防河之兵皆在外檄之大半不至史可法閣標三萬總兵張天祿劉肇基副將張士儀參將沈通明監軍道高岐鳳及忠貫營總兵李棲鳳等各分汛地皆可法閣標所轄在各鎮之外去冬出師防守黃河南岸又遣總兵劉肇基援海州援邳宿皆有功故標兵皆在外至是檄回揚州張天祿不至棲鳳兵四千暫至揚旋拔營出走皆由馬左交閧人心解體也而高傑部下兵十餘萬以久無統帥且譌傳許定國引大兵報讎或北走通泰或南赴瓜儀揚城一空初傑死衆無所屬福王命可法代統其軍傑侯傑子高元爵長而授之可法兼請以傑甥李本深爲提督轄衆事已大定馬士英聞可法大得傑軍心忌甚別命其私人衞胤文都督傑營弁斬李本深提督之命于是所部皆弃汛地潰還揚州旋潰出走又前此援泗之甲仗火藥糧餉數十萬皆猝不得返揚可法獨督總兵劉肇基等兵二萬及官吏士民分陴拒守我豫王大軍自天長六合水陸并進距揚州二十里而營以大礮未至也劉肇基請乘我不備背城一戰可法謂野戰不如凴城豫王貽書招降再四可法不應拒守七晝夜發礮傷城外軍數百豫王怒令精兵大礮專攻城西北隅崩聲如雷守陴不退我兵踐城下積尸而登遂陷肇基率士巷戰殺傷千餘可法死之我兵留十日屠之而南五月初師至揚子江明總兵鄭鴻逵以水師守南岸侍郎楊文驄增金山以禦矢礮時高傑潰兵欲渡江者爲岸兵所拒皆降于我隔江相持三日編巨筏夜置燈火放之中流明軍礮擊之日報虛捷我兵乘霧夜渡數百騎據阜鳴螺樹幟防江兵倉猝潰遁大軍方舟畢濟留左翼軍據瓜州北岸爲聲援遂陷鎮江自丹陽句容抵南京營于郊壇之北而福王已先三日率太監宮人夜開通濟門走蕪湖馬士英阮大鋮亦率親兵數千由溧水走杭州矣明諸勛戚文武大臣迎降豫親王駐軍城外十日始入城斬滿洲掠物者八人以徇駐軍東北城其中西南三城居民毋徙并祠史可法以旌其忠降明廣昌伯劉良佐兵十萬高傑舊部兵十三萬傑子高元爵及部將李本深李成棟李棲鳳等率之以降遣貝勒尼堪貝子屯齊等追福王于蕪湖明靖南侯黃得功中流矢死總兵田雄馬得功擁福王出降江南悉定而英王上游追流寇之兵亦至九江東流縣明故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兵十萬

降于英王軍前（九江督師袁繼咸被執不屈死）英王遣章天于偕降將金聲桓徇江西又遣兵分守荊州武昌盡收湖北班師豫王遣降御史王儀黃家鼒劉光斗等赴安慶寧國常蘇松江各府收降冊并發兵三千以往（楊文驄襲殺黃家鼒于蘇州走浙江後死于閩難）六月又分大兵之半令貝勒博洛等追明潞王常淓于杭州沿途徇所過郡邑并分兵徇松江太倉下之明大學士馬士英總兵方國安等迎戰敗走渡錢塘江我軍營于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三日不至咸駭爲神開門降并降淮王常清又取周王家屬于湖州浙西亦略定豫王承制改南京爲江南省其郡邑以城降者即使爲守奏授江寧安慶巡撫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俘福王凱旋　命多羅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都統葉臣等鎭守江南下令海內薙髮易衣冠

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招撫南方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潞安平陽蒲州八城每城各一旗是夏六月明唐王聿鍵稱帝于福建明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唐王者明太祖九世孫也世封南陽崇禎九年起兵勤王廢爲庶人幽鳳陽高墻福王立赦出當徙廣西行至杭州而南都陷鄭鴻逵奉之入閩旋聞杭州降明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尚書黃道周戶部主事蘇觀生等勸進遂改元隆武進芝龍鴻逵等爲侯道周觀生大學士是爲福建之師魯王者明太祖十世孫也世封兗州北都之變諸王皆南下宏光立移往台州次年六月潞王以杭州降明故兵部尚書張國維朱大典起兵金華給事中熊汝霖孫嘉績起兵紹興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諸生王翊起兵寧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以海上兵應之殺招撫使迎請魯王監國盡驅錢塘西岸之船泊東岸列兵江上畫地戍守西取富陽以扼我上游東由海道以潛通太湖是爲浙東之師又是時薙髮令下蘇州巡撫土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松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將乘勢騷虐于是明故給事中陳子龍故總督沈猶龍故吏部主事夏允彝約水師總兵黃蜚吳志葵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吳江行人盧象觀（象昇弟）奉宗室子瑞昌王盛瀝起兵宜興中書葛麟及主事王期昇奉宗室子通城王盛澂起兵太湖主事荊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通政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吏部尚書徐石麒平湖總兵陳梧等起兵嘉興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偕邱祖德尹民興吳應箕起兵徽州寧國並通表唐王遙受其除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揭竿裂裳十餘萬是爲上下江士民之師降將金聲桓奉命招撫江西所至屠殺立威于是明益王朱由本據建昌永寧王朱慈炎據撫州故兵部侍郎楊廷麟據贛州各招五嶺峒蠻數萬以抗大兵是爲江西之師時我　大清下金陵下淮安兵各數萬又收明降兵間擇驍悍薙髮入伍合十餘萬半屯金陵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等將之半屯杭州貝勒等將之又分遣招撫侍郎李延齡駐防蘇州而降將吳兆勝李成棟分防沿海及民兵四起聲勢中斷雖烏合無紀律無甲仗糧饟然不先清江左則浙閩未可鼓行而南也閏六月吳志葵率海上軍由泖湖進犯蘇州而黃蜚以太湖軍會之時城中驍騎僅千餘李延齡土國寶聚屯府學宮登

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遶城外各張幟爲江寧
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胥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
敵忽勁騎突出截擊殲之城外軍轟然引退我軍急
閉城嚴督薙髮違者斬不數日城中髮皆薙卽驅之
登陴內應既絕外攻遂潰七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江
寧引兵而南分遣都統馬喇希恩格圖敗黃蜚戰艦
于常州敗王佐才之兵于崑山宜興常熟悉下遣降
將劉良佐圍江陰而李成棟亦破崇明屠嘉定合吳
兆勝軍邀蜚志葵兵于吳松江與蘇州江寧軍夾攻
于春申浦潮落風火烈明兵舟重膠淖殲焉禽蜚志
葵進圍松江冒蜚軍帕首入其城陷之沈猶龍死惟子龍脫免遁
二年復糾吳兆勝使叛應張名振沈名揚于崇明事泄被執死別詳東南靖海記其宜興溧
陽之兵盧象觀以七月率衆二萬窺江寧洪承疇先
捕誅內應象觀軍至我軍佯舉火神策門爲號而分
軍先出太平朝陽二門旋啟神策門出鐵騎衝之外
軍驟敗禽端昌王于茅山象觀收殘卒亡入太湖復
與葛麟王期昇營西山居民苦期昇兵騷虐潛引我
水師提督吳兆勝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我軍萃于
象觀葛麟引舟救之皆殲于火期昇遁至福建謁唐王大學士路振飛劾
其在太湖派餉苛虐罷之葛麟與盧象觀黃淳耀同年勇而知兵臨陣揮矛如風箭悉墜水累于期昇而
敗　惟太湖吳易一軍江陰閻應元一軍有紀律尚負
固吳易軍嘗以七月敗嘉興總兵李遇春五十四艘
于平望復伏兵蘆岸敗提督吳兆勝軍奪舟二十與
浙東兵相應和閻應元固守江陰兩月餘屢卻劉良
佐李成棟之攻至是貝勒博託俘潞王北上留貝勒
勒克德渾與浙閩總督張存仁守杭州自率凱旋師
略地而北復嘉興府分兵復嘉善平湖諸邑振旅至
吳江與兆勝軍合盡斷諸港走路乘大雨襲吳易軍

殲之進圍江陰晝夜礮攻會大雨城崩矢石盡屠其
城而徽州寧國則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
之時金聲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置十三營守以十
三副將惟績溪一面當衝自守之而重兵扼叢山關
我兵攻關兩月不下乃購土人鄉導由旌德新嶺間
道入潰其守兵十餘寨遂薄績溪城下金聲晝夜拒
戰秋九月降臣黃澍未薙髮服故衣冠詭稱援兵入
績溪金聲啟城納之遂爲內應陷焉是時禁旅不能
徧及降將武夫乘機煽虐所至地毛如洗惟張天祿
故史可法部將尚有承平節制營徽州山上嚴戒軍
士入城次春淫雨浹旬父老固請天祿恐騷擾堅不
下山與三軍暴露徽人感泣事聞有　詔嘉獎洪
承疇復遣總兵馬進功禽樊山王常㳽于潛山禽高
安王常淇于婺源金聲桓亦遣其部將王體忠復建
昌王得仁復撫州益王等敗竄各郡邑皆復上下江
略定是秋浙督張存仁奏言遁者薙髮令下民心創
驟復萌梗化急宜開科取士減賦蠲逋以收人心安
反側幷劾吳兆勝李成棟縱兵擾民激變之罪采擇
施行十月貝勒勒克德渾自杭回軍江寧十二月移
征湖廣順治三年正月　詔肅親王豪格爲靖遠
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等征張獻忠於四川貝勒
博託爲征南大將軍偕都統圖賴貝子屯齊率師征
浙東福建肅王以三月至西安時明舊副總兵孫守
法鄖陽總兵王光恩固原副將武大定賀珍等起兵
興安漢中屢破流賊遂陷鳳翔圍西安受唐王封伯
爵關中響應總督孟喬芳都統和洛輝屢敗其衆復
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肅王遣兵分剿邠州慶陽
延安之寇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于雞頭關遂解

漢中與安之圍七月分大軍之半進四川而留貝子滿達等搜漢中餘寇是冬大破張獻忠于西充斬之分兵破賊營百有三十四川略定其浙東之師貝勒博託以三月至杭州時方國安潰兵渡江馬士英阮大鋮亦入其軍國安與鄭芝龍皆士英門下也合疏薦士英于唐王魯王皆被拒不納士英大鋮遂鼓國安使與諸義兵爲難又鼓其斬唐藩犒軍之使于是通國水火初以方國安王之仁宿將舉浙東營衛兵俱隸之又以浙東三府地丁正餉六十餘萬盡給兩軍其民兵則取諸義餉國安并義餉擅之民兵無食南疆逸史曰初浙東起義熊汝霖孫嘉績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援之軍政而孫熊所自統不過烏合農丐千百而已二人兵既盛復爭餉因建分地分餉之議謂某地正兵支某邑正餉某邑義兵支某邑義餉方王譁爭不決戶部主事董守諭駁之曰義餉有名無實一則難爲繼二則無筦庫請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畝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于食而爭端息方王雖不從然議正無以難也按此與史可法悔四鎮分地之失正同一轍閩粵兵餉盡授鄭氏其失亦同皆可爲倉卒舉事之鑒三月大兵臨錢塘江張國維王之仁乘東南風拒戰我兵艤之舟多碎國維乘間渡江犯杭城不克而退夏四月我軍隔江礮壞方國安營寵國安即擁兵數萬遁挾魯王自紹興奔台州惟諸將兵尚乘江守江廣十餘里大軍難之會夏旱水涸沙漲有汐無潮試涉僅及馬腹六月朔我士馬數萬自上游浮濟若揭厲然列戍駭潰馬阮媄國安使執監國以獻監國脫走航海王之仁沉其家而自歸死江寧紹興寧波溫台悉下惟朱大典守金華張國維守義烏我師破義烏斬張國維八月明臣阮大鋮知金華城東南隅土新築未堅導大兵礮攻破屠之旋禽馬士英與國安大鋮並伏誅進破衢州禽蜀王樂安王等浙東略定遂進征福建初唐王之立于鄭氏也閩粵兵饟盡歸其掌握唐王奮志有爲而令不行于下乃遣其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濟旋敗死婺源而湖廣總督何騰蛟領所部兵三萬屯長沙繼撫左良玉舊部馬進忠王允成衆數萬于岳州又降李自成舊部李錦高一功郝永忠等衆十餘萬于常德于是左兵闖兵皆歸騰蛟麾下驟增兵數十萬自成又伏殛唐王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伯堵胤錫右副都御史總制其軍李錦賜名赤心高一功自成妻弟賜名必正郝永忠卽郝搖旗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題授張光璧黃朝選劉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騰蛟舊部馬進忠王允成二人良玉部將李錦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馬士秀盧鼎六人皆闖部將並總兵官分鎮湖南北與我武昌荊州大軍相持所謂十三鎮也按闖部亦有十三家營與此各別又按騰蛟起兵與浙粵迥不同兵餉皆在掌握宜先于各部精簡驍銳百中抽一計三十萬衆可簡三千人以爲督標如唐藩鎮之牙兵則可以彈壓諸營指麾節制騰蛟與式耜之敗皆以無爪牙親兵也又兵在精不在衆降賊宜汰其冗弱大半歸農獨留三分之一合計十三鎮每鎮萬人則餉不耗而心易齊此皆受降馭衆之法江西自建昌撫州破滅惟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奏留廣東入衛兵數千及中書張同敞調雲南張印選胡一清入援兵五千與南昌大兵戰屢捷兼陷吉安守之軍頗振騰蛟請唐王幸湖南廷麟請幸江西浙中諸將請幸衢州唐王以芝龍不足恃亦欲棄閩由贛入楚倚騰蛟先遣兵部侍郎萬元吉督師于贛遣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芝龍使兵民數萬號唐王不得行至是年夏杭州大兵渡浙東江西降將金聲桓克吉安撫州鄭彩鄭鴻逵棄廣信奔入關楊廷麟萬元吉退守贛六月我兵已定浙東走魯王芝龍陰受洪承疇約款託言海寇馳還安平盡徹關隘水陸諸防仙霞嶺虛無人大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長

驅入斬其大學士黃鳴峻于蒲城連下建寧延平時贛已迫于我兵不及援閩何騰蛟遣郝永忠五千騎迎其主亦次韶州不進唐王奔汀州我前鋒統領努山冒明軍旗幟馳七晝夜追及之并敗其總兵姜正希援兵二萬遂執唐王不食死芝龍詣降福州貝勒博洛俘以凱旋　詔封博洛端重郡王其江西金聲桓之師自四月破吉安乘勝圍贛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于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萬元吉恃蠻兵自固蠻兵頗恣殺掠而待雲廣二軍過嚴客兵解體七月雲南兩廣援師畢集諸將請戰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故海寇且水涸舟遲我軍夜截諸江焚之于是援軍皆潰及是贛州聞唐王被難合城氣索遂爲聲桓居陷我貝勒自福建留重兵守邵武遣佟養甲李成棟自漳泉進征廣東適唐王弟聿鐭以是冬爲其故臣蘇觀生擁立廣州改元紹武李成棟等已下惠潮用其故印移牒紿報平安而潛師從之遂襲執聿鐭及明故周益遼諸王宗室世子等二十餘戮蘇觀生于是唐藩蕩平而桂藩之征起其魯王航海以後與鄭成功兵事相連別詳國初東南靖海記

開國龍興記五

順治三年九月　王師既定福建復遣軍由惠潮贛州兩路攻粵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東巡撫瞿式耜兵部尚書呂大器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復擁明桂王由榔監國肇慶旋稱帝改元永歷蘇觀生與魁楚不合別立唐藩之弟旬日即敗惟桂王擾攘西南復勤　王師十餘載其始立也我廣東總兵李成棟亦下廣州分狥高雷廉進攻肇慶桂王走桂林順治四年春成棟既克肇慶下梧州二月克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棄桂王以輜重四十艘出岑溪降于成棟成棟殺之而有其孥賄桂王將走依何騰蛟于湖南其大學士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耜自請留守與城存亡初在肇慶時聞廣州破式耜即請守峽口毋遷徙而桂王聽太監王坤言不從桂王遂就總兵劉承胤于武岡以岷王府爲行宮三月成棟攻桂林式耜督參將焦璉連戰城下成棟軍不利退屯昆陽會是秋明故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故兵部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故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合兵襲廣以圖牽制我總督佟養甲捕斬其內應檄成棟回軍東救十月圍家玉于增城家玉兵萬餘參分犄角厓高溪深我軍步騎迭進圍數重旬日破之子壯邦彥方圍廣州不克乃伏兵邀成棟于禺珠洲乘風潮夜戰以火艇燼我戰艦數十俄風轉成棟回舟撞之大捷遂進攻高州斬子壯攻淸遠斬邦彥廣東復定而瞿式耜乘我兵之返遣其總兵焦璉陳邦傳破陽朔平樂下潯梧廣西復陷其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湖廣之兵是春敗李錦兵于荊州追馬進忠王進才于岳州旋奉召還京以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進討二月師出岳州敗馬進才於長沙敗黃朝宣于湘潭明督師何騰蛟率所部郝永忠退保衡州五月孔有德進薄之斬黃朝宣遣耿仲明由水路還長沙敗其襲城之寇復分兵四擊張光壁走寶慶堵胤錫走永定衞李錦等潰入歸巫馬進忠王有才遁入五溪八月合兵趨祁陽克寶慶進攻武岡劉承胤敗降承胤挾制桂王故湖南諸將解體及降我後明年伏誅桂王走廣西尚可喜追拔桂陽趨道州敗張光壁遂克靖沅克黎平府降其岷王郡王等二十餘十一月何騰蛟與瞿式耜會諸將于桂林畫地分守騰蛟復視師全州督粵將焦璉滇將趙印選胡一清及己所

部十三家營分路拒戰連營亘二三百里式耜鑽鑛不絕我師遂引退十二月式耜迎其主還桂林順治五年二月我師復克辰州湖南悉定聞桂林有郝永忠營兵掠城之變騰蛟由全州還救我軍復進乘之騰蛟式耜合兵拒戰桂林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叛附于明我軍遂退分耿尚二王軍赴江西孔有德班師回京留總兵徐勇守長沙初金聲桓之狥江西李成棟之狥廣東也王貝勒令遼藩舊臣章天于佟養甲偕之聲桓左良玉部將迎降九江自請收服江西李成棟已見上篇攻城略地皆聲桓成棟力及事平章天于巡撫江西佟養甲總督廣東而聲桓成棟仍以總兵提督受節制皆快快天于及巡按董成學尤黷貨驕武士是春聲桓遂與副將王得仁殺巡按脅巡撫迎明故大學士姜曰廣故僉都御史揭重熙于家以江西叛李成棟聞之亦脅總督佟養甲同時以廣東叛並蓄髮易衣冠移檄遠近通表桂王奉永歷年號各擁兵十餘萬據上游江寧震動湖南則騰蛟自全州遣焦璉胡一清張光璧等陷永州使王進陷寶慶馬進忠陷常德堵胤錫率李錦敗我將線國安安取衡州進圍長沙我長沙守將徐勇以兵三千當敵數萬礮沉賊舟斃其渠數人身中流矢仆復裹創力戰日暮收兵令將士銜枚守陴賊潛薄城下甫樹梯礮矢齊發却之敵復掘濠穿城城幾墮勇增築木城別鑿地道出掩殺千餘又造懸樓十餘飛矢石斷賊來往密遣兵駕小舟布滿湘江為援兵敵遂驚潰乃急遣人迎敬謹親王之師于湖北四川自三年冬我肅親王剿定川西川北四年分狥川南川東五年凱旋命總兵李國英為巡撫以成都殘破暫駐保寧而吳三桂及都統李國翰鎮守漢中聯絡川北及姜瓖叛搖秦晉並漢中兵北赴陝明舊將李占春譚洪譚文譚誼及義勇楊大展于大海袁韜武大定等各以兵數萬分踞川南川東附桂王受封號請官吏明以錢邦芑巡撫其地而呂大器總制諸軍于是永歷有雲貴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移居肇慶且姜瓖猖獗于山陝鄭成功張名振出沒于閩浙皆遙相應和勢頗張幸聲桓成棟姜瓖李錦輩皆盜賊之餘無遠略　朝廷命都統譚泰為征南大將軍同都統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耿尚二王討江西廣東之叛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征湖南廣西之寇　命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討姜瓖于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剿陝西賊黨洪承疇仍鎮江寧經略沿海餘寇皆順治五六年事也初聲桓叛時惟贛州不從亂贛南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副將高進庫固守而進庫故良玉部將尤善戰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寧而懼贛師乘其後乃回軍攻之三月不下我江寧大兵二十萬水陸並進已于五月復九江南康饒州長驅進擣南昌聲桓回救聞前鋒小捷促進遂敗于七里街入城拒守得仁以兵二萬別趨九江欲絕我餉道與南昌犄角姜曰廣固召之一日九檄得仁恚引還我都統和洛輝以舟師邀諸江口奪其戰艦東明聞見錄曰王得仁遼東人髮五色俱呼為王雜毛善戰與聲桓高進庫同隸左良玉麾下聲桓愛進庫才勇欲降之不用礮攻進庫約百日救不至當獻城及南昌報警王得仁欲祕之而督軍急攻城度三日必下俟南昌之兵解圍攻贛而後出奇兵絕餉道為以逸待勞之計聲桓家在南昌不謀得仁即退師王兵見之亦退走得仁斬之不止也聲桓突圍入南昌得仁引兵二萬直趨九江仍欲絕我餉道姜曰廣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咽喉轉輸要路以數十萬眾深入攻城而餉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力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可與南昌犄角夾攻豈等困守孤城坐以待斃乎姜曰廣不聽日十餘檄得仁恚曰不過欲我同死耳遂撤兵西上我舟師扼諸江口得仁轉鬭而前南昌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得入城自是江西郡縣復為大清所有贛州亦閒出兵耿吉安南昌遂成孤注矣賊盡斂兵入城南昌城三

門傍山三門臨江我軍牆塹其山岡而艘截其江路
內外耗絕以其暇旁復郡縣徵收賦稅南疆佚史曰金王之攻贛也留守將宋奎光及郭天才守城天才善戰而奎光多機智捕斬內應屢卻外攻聲桓之盡撤屯入城也天才爭之不得自領一所部川兵屯黃泥洲奎光渡江相地勢請分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河以通餉道皆不聽專主堅壁以待粵援方大軍初至常慮夜襲每呼王雜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無鬬志乃掘長壕以困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外耗絕城中斗米至八十金我軍設南昌令于白沙市設新建令于蛟溪徵收賦稅安坐困之有餘是夏揭重熙寇
汀州為我駐防軍所敗而李成棟率兵度嶺攻贛以
援南昌之賊我贛將高進庫復約降以緩其師成棟
還軍嶺上冬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大舉攻贛
贛師乘其初至飢疲突敗之成棟走信豐順治六年
正月南昌西門守賊潛約內應我兵佯急攻東門而
奇兵突襲西門入明臣姜曰廣我叛將金聲桓王得
仁皆死明侍郎揭重熙傅鼎銓以肇慶援師至亦敗
于程鄉二月我師鼓行援贛李成棟師潰于信豐成
棟墜水死二賊皆滅江西復定南疆佚史及東明聞見錄曰南昌初侍粵援而書記所草乞師書但陳勝狀不告急贛州高進庫又以書愚聲桓者愚成棟頓兵數月桂王命李錦出吉安李成棟出庚嶺逗留不進成棟悉衆十餘萬赴之攻具仗械盡行多拘人夫舁過嶺士人不免道死頗衆既抵贛日暮薄城將飢士困而成棟氣驕無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鳴突出軍士潰竄弃械山積二月南昌既下大兵偪信豐成棟集諸將議戰守而去者已過半成棟痛飲大醉上馬渡河甲重人馬俱沉死桂王命其養子元胤統其衆　其大同叛將姜瓖自去冬十二
月英親王圍之瓖使其黨陷忻州朔州明廢官萬練
襲踞偏關陷寧武岢嵐保德以應之劉遷略雁門關
陷代州繁峙五臺以應之太原告警明參將王永强
據延安我叛將劉登樓據榆林甘肅叛回丁國棟等
陷河西洮岷諸州縣以應之西安告警明故官李虞
夔白璋張萬全陷平陽蒲解潼關而降臣李建泰亦
據太平應之遠至澤潞同時騷動六年正月敬謹郡

王尼堪帥師赴太原遣兵敗賊石嶺關進克忻州睿
親王出居庸關拔渾源州進薄大同諭降不從會豫
親王薨京師睿英二王相繼還京端重郡王博洛敗
賊五千及姜瓖勁騎千餘于大同城北而吳三桂李
國翰亦以漢中兵敗王永强于同官延綏榆林先後
克復山西巡撫祝世昌同副都統洛碩亦破萬練劉
清于太原城外陝西總督孟喬芳既平肅州回賊遂
與侍郎額色渡河攻蒲州平陽敗白璋張萬全殲其
步騎六千于河八月英親王復出都督兵圍大同城
中食盡賊黨斬瓖以降屠其軍民毀其城垣五尺是
冬巽親王滿達海謙郡王瓦克達討平潞安澤州諸
路誅李建泰于太平山西陝西皆定　詔晉封博
洛尼堪皆親王　詔三桂回鎮漢中復進四川
　詔尚可喜耿精忠由江西進復廣東　詔明故
親王郡王流落直省者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
其鎮國將軍以下編籍輸稅毋令胥匪假藉嘯聚以
取屠滅是時我鄭親王定南王之軍以六年二月進
湖南適堵胤錫所部李錦與何騰蛟所部馬進忠爭
常德進忠焚常德走武岡李錦尾之而西各郡縣守
將皆焚城遁沿途剽掠並竄桂林騰蛟入守湘潭空
城遂為我將徐勇禽歸長沙斬之旋走堵胤錫胡一
清于衡州惟馬進忠尚踞武岡曹志建居永州馬進
才踞靖州孔有德遣兵攻曹志建于道州不克行在陽秋曰馬蛟麟攻道州明守將曹志建戰敗遂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赴敵遂卻蛟麟十月有德至衡州遣兵敗寇于燕子窩而自擊
永州之寇破賊數萬曹志建踞永州龍虎關有德分
路攻圍克之降其衆五萬順治七年正月攻武岡進
忠負創走武岡靖州俱復瞿式耜使戎政總督張同

敵率胡一清趙印選王永祚諸將守全州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退守榕江旋棄榕江走桂林趙印選前忌焦璉使屯平樂至是又尼其援桂而倡衆潰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城中空無人執其督師瞿式耜及其總督張同敞東明聞見錄曰式耜以蕞爾廣西抗大兵其軍餉所資除正賦外惟錢法鹽政屯田三事開錢局每月得二萬金以錢易東鹽以鹽招民墾田事多掣肘又議三分現兵以一軍守全州一軍衝鋒出奇一軍屯田充餉而印選難之郝永忠陳邦傳刼之以汔于亡十二月明將焦璉三路入寇全永沅三州順承郡王分路敗之章京宜爾都亦破寇于黎平府 詔鄭親王班師還京尚可喜自解贛圍後以金王潰卒張洪曹李四營士入閩粵山林明故臣揭重熙傅鼎銓皆依之而粵兵亦嚴守庾嶺頓兵吉安將一載至是明鎮將郝尚忠等密納款導我兵由間道入庾關遂克南雄走其巡撫羅成耀桂王使成耀以兵扼南雄成耀至韶州即止明年我師屠南雄西土成耀弃韶州遁至廣城沿途縱兵刼餉爲桂王所誅七年正月克韶州降其總兵吳六奇二月圍明總督杜永和守將范承恩于廣州明桂王留李元胤馬吉翔守肇慶而自走梧州時廣州城外密列礮臺城西樹木城濬三壕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築長圍困之及夏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卒蒸疫幾欲退師會明援將高一功與陳邦傳自相讐殺一功西走我師敗陳邦傳馬寶兵萬餘遣吳六奇招降潮惠各鎮李元胤馬吉翔按兵肇慶不敢進十月我江西諸軍畢至尚可喜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毀其木柵以礮擊西北隅軍士乘礮勢登城屠之守將范承恩郝永忠布政使袁彭年杜永和先後降桂王率李元胤走南甯盡封趙印選胡一清等爲公侯以拒我八年 詔尚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尚可喜等旋克復

高雷廉等府禽李元胤于欽州孔有德遣總兵馬蛟麟克梧州柳州明將陳邦傳殺焦璉以潯州來降有德復遣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三路進取敗趙印選胡一清克思恩南寧慶遠諸府而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賂亦以八年入四川乘楊展袁韜武大定自相仇殺順治六年韜等殺楊展明鎮守雲南總兵官王祥又擊殺楊展之衆使劉文秀禽韜大定余大海李占春來降二人皆爲盧名臣擊敗于涪州來降占春僞降旋遁復禽之三桂以其間復成都重慶敘州是時我朝克復湖南江西四川廣西廣東桂王窮竄土司境日夕奏凱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初張獻忠既殄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皆僞將軍白文選馮雙禮皆僞都督擁衆川南各數萬推可望爲長襲重慶陷遵義入雲南使定國文秀追明叛土司沙定洲于迤東而自赴貴陽并其黨艾能奇之兵襲貴州鎮將皮熊雲南鎮將王祥皆奪其兵二人皆明桂王封國公鎮守雲貴者其後皮熊助水西土司安坤起兵被執死王祥未詳所終又脅服張光璧馬進忠之衆定國惡其所爲乃誅沙定洲迎沐天波還雲南不復相下可望乃納款于永厤求王封欲藉以服衆于順治六年七年屢使求封不決及是我兵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其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使文秀文選以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寇成都使定國雙禮以步騎八萬由武岡出全州以寇桂林九年春吳三桂戰劉文秀于敘州不利被圍數重力戰突圍走綿州而都統白含貞白廣生亦敗績被禽于重慶桂王使其大學士文安之賫勅印偏加川東諸將譚洪等封爵文秀乘勝由嘉定犯成都圍三桂于保寧連營十五里使張光璧軍其西王復臣軍其南氣驕甚三桂巡

城見其壁不整出精騎突光壁軍果驚潰轉戰而南入復臣營營爲亂兵所擾亦不支文秀解圍去三桂不追斂軍保寧旋回漢中川西川東川南復陷四王傳曰三桂既退劉文秀于保寧不敢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賊特差一著耳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初文秀乘勝長驅時復臣諫曰三桂勁敵吾軍驕矣以騎軍當勁敵懼敗請毋圍城以分兵勢但嚴陣城外而出奇兵斷其餉道文秀不聽遂敗復臣戰死定國王孔有德在桂林以楚粵寇氛日熾檄將軍續順公沈永忠以重兵扼沅州門戶令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寧慶遠梧州未幾李定國陷沅靖武岡沈永忠自寶慶告急有德遣桂林兵分援沅寶則永忠已退保湘潭定國乘間襲桂林桂林城守兵少檄三鎮赴援未至而陷有德死之有德惟一子爲定國所得後被殺于雲南降將陳邦傳爲定國擒送貴州剝皮戮死以其前劫桂王于梧州害從官奪輜重又誘殺焦璉以降也柳州亦叛全節馬雄合軍梧州亦爲定國兵所潰廣西復陷是冬可望率白文選以羅倮兵五萬列象陣攻辰州我總兵徐勇戰死遂陷辰州十年　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命洪承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自江寧移赴長沙以都統卓布泰駐防江寧

命辰泰爲寧南靖寇大將軍鎮荊州以李率泰總督兩廣冬十一月敬謹親王敗馬進忠于湘潭進忠走寶慶我軍進敗李定國于衡州敬謹親王尼堪輕騎逐北遇伏沒于陣定國收軍保武岡追封尼堪莊親王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十一年春敗李定國兵四萬于永州定國走攻靖沅武岡不下遂遁桂林貝勒回軍遇孫可望兵于寶慶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而可望建龍旗鼓吹居中大兵急攻之敗走惟雙禮軍不動大兵引還平南將軍阿爾津亦敗文選兵于辰州惟沅靖武岡尚未復時可望與定國隙聞其敗遣馮雙禮邀擊定國禽雙禮而釋之攻沅靖武岡不下而去可望又自將往追不意猝與大兵遇而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等是春得尚可喜舟師以定潯梧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屢敗胡一清王應龍陳經猷之衆于象州賓州招撫睿川猺獞廣西略定十一月李定國步騎四萬攻廣東猝陷高州擾雷橫廉薄肇慶圍新會尚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剿　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率江寧駐防兵赴之是年冬至十二年春連敗定國于新會可喜結營山巔伏兵江隘是月與朱瑪喇合兵敗賊于珊洲定國復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横截我師我師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連日敗之于興業又敗之于横州廣東州邑悉復遂移兩廣總督于梧州劉文秀亦于十二年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其黨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都統辰泰荊州兵邀截文秀回舟寇常德我荊州長沙兵皆赴援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火其戰艘斬獲無算盧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可望使文秀守雲南時定國及文秀兩軍皆衰弱惟可望踞貴陽益跋扈擅殺從臣宗室傴辱其主于安隆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盡易印文爲八疊桂王懼甚密遣人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召定國兵入衞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春遣關有才襲定國于南寧又使白文選徙其主于貴陽未就道而定國已冒　大清旗幟敗關有才兵于田州遂抵安隆奉桂王赴文秀于雲南可望大怒以十四年秋大舉攻桂王兵十餘萬使文選統諸軍前行留馮雙禮守貴陽可望率馬進忠賀元儀抵交水三岔河與

定國文秀夾水而陣使馬寶由尋甸間道襲桂王于
滇城諸將皆不直可望約陣而不戰定國悉精銳突
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迎晉王可望大敗反走馬
寶亦歸于定國文秀又選窮追至貴陽馮雙禮亦鼓
譟驅之截其子女金帛以降于滇可望攜千餘人走
湖南降洪承疇軍前　召至京封義王時順治十
有四年十月也方可望未降以前我四川總督李國
英駐保寧經略洪承疇駐長沙大將軍辰泰及阿爾
津先後駐荊州（十二年辰泰卒以都統阿爾津代之同都統卓羅駐荊州而祖澤潤分防
長沙都統朱瑪喇班師回京）尚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
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諸賊
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及川東南爲其延
喘地及可望降知諸寇內訌于是洪承疇吳三桂皆
奏請乘機大舉　詔以貝子洛託爲寧南靖寇大
將軍同經略洪承疇由湖南進吳三桂爲平西大將
軍同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都督卓布
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線國安由廣西進三路約會
于貴州十五年二月承疇洛託會師常德四月由靖
沅鎮遠抵貴陽馬進忠及各官皆先遁三桂以是春
發漢中狥重慶克遵義敗明將劉鎮國獲粮三萬石
降兵五千又破楊武于開州進招水西藺州各土司
而桂王大學士文安之復督川東十三家營及譚洪
譚詣譚文等以舟師襲重慶（李錦十三家營自順治七年冬李錦死梧州堵
胤錫卒潯州其衆十餘萬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屯自給與譚洪等聯絡）三桂回軍救之
會譚洪譚詣殺譚文以降諸部解散七月三桂復屯
遵義于是四川貴州皆略復時　上命信郡王鐸
尼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路（鐸尼豫親王子）以六月率禁旅
發荊州九月抵貴州平越府大會三路將帥　詔

承疇同洛託留貴陽理餽而信郡王督諸軍三路入
滇每路兵五萬各裹半月糧初文秀既敗可望後收
其潰卒得精銳三萬屯守貴陽且蠶叢漏天磽瘠艱
餉我兵勢難深入而定國忮之召還雲南并召還諸
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爲分兵多寡之地及大兵猝
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時文秀已卒于滇定國方討
平叛將王士奇關有才而我師已入貴陽十月三路
大兵十餘萬俱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
選而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盤江卽牂
牱江也有南北二源）乃使馮雙禮扼貴陽之雞公背拒中路（雞公
河出廣順州歷清鎮修文入烏江距貴陽僅數十里）使張光璧扼南盤江之黃
草壩拒東路而自守北盤江鐵索橋居中策應十二
月三桂以七星關峭岸阻江天險乃由苗彊繞渡出
天生橋之背文選驚潰走烏撒馬寶守可渡河亦奔
川師遂抵霑益（七星河下游卽陸廣河在畢節大定界可渡河卽北盤江之源）廣西
軍得泗城土司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取下游敵所沉
船以濟李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戰于炎遮河
我兵初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
熖天乘勢薄敵營兵火俱烈烈定國棄營走保北盤
江粵師遂由普安州入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
禮于雞公背（求野錄曰滇師屯雞公背之絕頂餉運甚艱士不宿飽又聞定國之敗遂潰）
追至北盤江敵焚鐵索橋遁我師一夕成浮橋遂抵
曲靖順治十六年正月朔大軍三路入滇城明桂王
已西走永昌洪承疇亦自貴陽赴雲南二月朔信郡
王復令諸軍進追敗白文選于大理之玉龍關定國
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奔騰越而自伏精
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
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鳥道窔箐曲通一騎定

國度大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竇名望
初伏高文貴二伏王璽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我師
至三伏山巔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我
軍筏渡瀾滄江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
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千而降官盧桂生
來泄其計（明大理寺卿降後爲大理知府）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
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敵兵死林箐中者三
之一伏起而鏖鬬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
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竇名望
王璽皆戰死而我軍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
數千窮追至騰越西百有二十里中原界盡矣瘴深
餉匱憊磨盤山之役不復追降其閣部大臣侯伯將
軍總兵以下數十士馬象駝數萬　詔以雲貴川
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是冬洪承疇以疾回京
　命吳三桂鎮守雲南十七年信郡王鐸尼將軍卓
布泰先後班師留滿漢兵數萬及西洋大礮以都統
伊爾德卓羅等分屯要鎮時桂王已入緬甸李定國
白文選分竄孟艮木邦惟與緬交訌無能患邊雖有
元江土司那嵩叛應之事逾月即殄僅癬疥若我
　朝亦度外置之議徹兵節鑲而三桂貪擅兵權必
欲俘永厤爲功遂于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
之疏乃　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
剿頒　勅印于近邊各土司并購緬擒獻十八年
九月滿漢土司兵及降兵七萬五千并炊汲餘丁共
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以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三
桂愛星阿將之分二萬餘出姚關總兵馬寧王輔臣
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扼錫箔江
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及江濱文選已毀橋走茶山

我師恐其窺木邦後路乃令馬寧等軍分道追文選
而大軍筏渡趨緬以降人爲鄉導十二月抵蘭鳩江
緬遂執桂王由榔及其母妻子並從官家口獻軍前
文選爲馬寧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
留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
景線于是桂藩之局結其四川自十三家營潰入後
十五年吳三桂由保寧趨遵義止定川北入滇一路
其川南則劉文秀部將郝承裔擁衆三萬在建昌雅
州川東則十三家營分據夔歸房竹諸界譚文餘黨
亦據忠涪二州十六年秋巡撫高明瞻收服川西督
撫始自保寧移治成都十七年總督李國英等殲郝
承裔于雅黎以靖川南康熙元年故明石泉王復煽
土夷寇敘州馬湖李國英徙治重慶二年奏言蜀寇
逋竄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省
會剿　詔同西安將軍富喀禪籌之于是以荊州
宜昌兵剿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之賊以與安鄖陽兵
剿房縣竹山之賊以四川兵剿夔州建始巫山大寧
大昌之賊刻期並進截其走路斬劉體純于巫山之
天池寨擒袁宗第于黃草坪又擒東安王朱盛蒗于
小尖寨先後招降十餘萬川東底定蓋自永厤僭號
所招兵皆左良玉李自成張獻忠之潰餘左良玉大
隊皆歸金聲桓殲于江西張獻忠之衆爲四大營盡
于滇緬李自成之衆爲十三家營殲于川東非明運
之未終乃生民殺運之未既爾陰節不盡陽節不與
故傾否開泰之大人以極剝爲極復
臣源曰貞元肇造則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大清之興也兵維八旗定帥皆親藩柿附或疑虎
賁爪牙之將有士制有定數其在關外之日　真

人親御鼓桴以師兵爲營衞故取諸八旗有餘入關以後內衞　京師外馭九服四夷且中原馳驍龍戰尚十餘載軍麾數道並出安能盡資羽林期門佽飛之力謹告之曰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六萬幷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寧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內者此周廬執戟之親兵勢不能盡數以行若夫駐防之兵則即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介胄故自天命十一年攻寧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摧寧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已不僅六軍矣平地則八旗並驅險隘則八旗魚貫斯其制也矛楯如牆前進輕騎旁伺電發又其制也前鋒火器超鹿角以出陣反則分前鋒之半爲殿又其制也　高宗實勝寺記曰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爲選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復進斬將搴旗雖以索倫兵之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以上原文乾隆尚爾　國初可知索倫尚不如綠營可知故草昧經營北討南征日不暇給皆禁旅與駐防迭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暨後豫親王子改封信郡禮親王改封康鄭親王改封簡肅親王改封顯克勤郡王改封平亦皆屢充丈人長子之任諸王封號于乾隆三十八年盡仍還原封之名　太廟配享則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外通達郡王顯祖子餘三王皆景祖子繼以睿禮鄭豫肅六勳王煒矣哉仗鉞而出蓺俘而返開疆敵愾鬱爲功宗煒矣哉百餘載來罝兔之化行矣干城之材衆矣故康熙雍正中始不盡以天潢典兵而乾隆嘉慶宗冑遂無專征之事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

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敺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初

世祖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　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狥廣西尚可喜耿仲明狥廣東吳三桂狥四川狥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綠旗兵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　京師其時孔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留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尚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　朝廷恩禮亦最後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　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先後奏劾其不法而

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子尚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除吏之權而兵餉尚不貲又自以功高　朝廷終不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剌麻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濬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榷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偏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爲額駙朝政纖悉日夕飛報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尚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酗虐横于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　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尚可喜適有歸老遼東留子鎮粵之請蓋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用其客金光計冀見　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議遂令其盡徹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于是年七月疏請徹兵以探　朝旨　上敕廷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反側若徙藩必遣禁旅駐防勞費不如勿徙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力請徙藩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持兩議　上念藩

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爲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卽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過郵傳惟許入不許出及侍郎哲可肯學士傅達禮至滇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召號天下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爲用疾馳至鎮遠爲賊黨所遮死之有郎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移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闕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徹藩者上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徹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由武昌赴守岳州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熊及家屬于獄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弃長沙奔竄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於二月初旬至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賊且散布僞劄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哲爾肯傅達禮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猓助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踞岳州于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峽口攢立梢樁以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我兵雲集荊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攖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討賊詔回牧聽調又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刺麻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上嚴斥不許三桂以荊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十餘城上命貝勒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師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由浙討閩孫延齡則命尚可喜及總督金光祖由粵東進兵討之且諭岳樂以湖

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寧會是秋賊將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切糧艘於略陽截陸運於棧道於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譟餉攻莫洛於寧羌戕之降附於三桂先是 上命莫洛統綠營步兵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偕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於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隴西援應徧布僞劄所在響應土寇羌番蠭起時荆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 詔分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留兵西安不遣于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于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 詔以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事

命輔臣子貢 敕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嵎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標兵殺提督陳福 上遣天津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是冬興安兵亦叛與漢中賊合十五年乃

命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莅西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弃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猓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爲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皆復 詔圖海留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 敕諸將暫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于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喉揚言將決荆州夾隄灌城潛分岳州賊衆踞夷陵東北之鎭荆山糾王會楊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圖海張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 上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荆州江北之師以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于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賊合力拒守 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備必虛

命荆岳兵渡江急進于是勒爾錦敗賊于公安之虎渡口（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使察尼敗賊于澧州之太平

街尚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
下游兵少望風潰遁苟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湘陰
迎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
扼虎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即弃太平
街不守藉稱暑溽引還荊州尚善舟師亦未能斷賊
餉道江湖之險復爲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
方略作高大節 聞錄作高得捷 庭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
軍後路簡親王頓兵南昌不援屢 詔趣之始赴
軍高大節饒果善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衆我師
輒挫嘗以百騎奔我軍于大覺寺輒斬將搴旗又以
少兵奔大軍于螺子山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
弃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搆之
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
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
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阻水城中寂然無
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喇布遣兵二萬
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步行渡河我
師聞其鼓礮以爲刼營尚驚擾達旦不敢追擊于是
大任復合土寇踞寧都樂安閒乃 詔江西綠旗
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耿精
忠尚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于福建江西略定三
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尚之信于韶使吳世琮攻孫
延齡于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脣齒故賊
急自救且圖牽制 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
安親王復瀏陽復平江又招降僞水師將軍林興珠
于湘潭而將軍穆占亦以陜西荊州精兵至拔永興
茶陵攸縣酃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
桂陽桂東十二城俱復 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
三桂年六十有七矣失陜西閩粵三大援至是又失
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
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
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
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
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
新歷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
漆髹之搆蘆舍萬間爲朝房適大風雨潦草成禮而
罷初十四年關陜之變四方騷動 上欲親征駐
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
遠出恐有僞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 上慨
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賊勢日
蹙無勞遠出爲請 上未決會賊召回馬寶王緒
胡國柱等悉銳偪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
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
戰歿河外營壘爲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
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
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于礮囊土補之且築
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
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 奏
聞 上始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
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
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殽函自固三桂年老
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卽下
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
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
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弃滇之議謂爲今日
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

陸軍出荊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賊俱重弃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巳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逆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尚善已歿以察尼赴岳代統其軍而貝勒鄂鼐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爲險賊糧皆取給于湘陰常德而我舟師僅營于君山賊舟往來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造成共配兵二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幷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衆五千于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于是僞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遂復岳州岳州旣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夷陵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弃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占追敗國貴于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爲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殪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胡國柱走貴陽是爲湖南入黔滇之師是年吳世琮亦敗死于廣西　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寧進雲南連敗賊將何繼祖衆二萬于安籠所于黃草壩安籠所有石門坎天險賊奪于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刼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禽馘無算是爲由粵入滇之師圖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

上不許而提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中餉援不繼于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弃漢中走保寧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于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禽吳之茂等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僞將軍以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于建昌而圖海亦復興安將軍佛尼勒等復永寧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來嘉于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等復叛乃

詔王進寶留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是爲由蜀入滇之師十九年三月　詔安親王岳樂久勞于外殲克强寇令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

上親勞岳樂于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貝子彰泰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　命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

命取重慶中道徑返荊州上疏自劾　召回京師　詔曰　當吳逆初叛時即選滿漢精兵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二月至荊州不乘

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
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
力致耽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
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尚
善察尼鄂鼐等攻岳州奉　命以舟師斷賊餉道
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尚
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於江右貝子洞鄂
失機于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取岳州飭
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軍速復平涼則
疆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罪重大在他
人尚不可原況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
議政王大臣等舉我　太祖　太宗軍法嚴行
議罪于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幷將遲延逗留失
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失陷鎮荊山之貝子準達失陷
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飾奏克復
之都統巴爾布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
國公温齊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善屢
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以及
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　命總理荊
州大兵糧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
綽克托隨征廣東托病回京回江寧皆罪之又
詔曰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
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
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
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
馬斃借貸買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
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
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于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

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
其文武僞官二百餘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
思南等府使提督桑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
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僞將軍
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
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
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卽
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
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
大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滇亦屢敗賊與楚師會
于曲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
騎數萬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
賴塔軍其右自卯至午賊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
踐其軍于金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却進偪之
城東歸化寺禽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亘碧雞關爲
長圍數十里賊盡移諸將家口于五華山宮城分門
守禦誓必死數月臨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僞總兵
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
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嗾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
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
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率諸將分路躡擊或
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世璠復割地乞師
于西藏達賴剌麻其書亦爲我軍所得九月趙良棟
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抗拒數月不
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從之皆薄
城下圍之數重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以斷接
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啓門納師世
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士方光琛僞將軍夏

國相馬寶等函世璠首獻闕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
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禁軍士弁簿籍
藩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　詔戶部發帑
代償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
　詔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徹藩所致欲誅建議
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
徹豈因三桂背叛遂諉過于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
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于廟堂者
數端一則不蹈漢誅鼂錯之轍歸咎于首議徹藩之
人二則不從達賴剌麻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
申天討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
親貴四則　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
用漢兵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
進寶孫思克奮于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于楚
揚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奮于閩李之芳奮于浙傅
宏烈奮于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
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于滿洲一時開國宿將已
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能翦蚩尤于涿鹿覆豨布
于荊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
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楚急則調安慶兵赴
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
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
之閩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赴江寧
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
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
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
且羽書絡繹　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
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詰奸宄防詐偽甘肅
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
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蹤指示
洞的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衂用能
指麾臂使于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于八載一日之
餘兵多而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
不喪匕鬯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
蚩尤于涿鹿者軒皇非力牧也禽豨布于荊吳者高
祖非絳灌也江漢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
武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
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踞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
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尚之信亦變於廣
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蹙孫
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
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
順治三年　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
南王尚可喜同定湖南既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
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
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
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
繼之及是冬三桂反　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
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
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幽之以藩屬都統馬
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為爪牙移檄遠近遂
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浙之溫台處白
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馬九玉出仙

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幷連嚴州徽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分兵守常山要路　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　勅杭州鎭江水師分防海口遣官賫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岳樂書語多狂悖　上復使其弟耿聚忠賫勅往至衢州拒不納　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刀督陣親冒矢石麾衆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營衢城之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擣斬賊萬計賊奔塞遁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温州傅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逃入城濬濠增陴固守環温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祚方再犯建昌忽弃營宵遁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　詔康親王傅貝子徹圍温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躪廣東又約海寇鄭經掠潮惠圖海澄公黃芳渡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吏犯建昌撫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進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爲我軍所乘七月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餉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卽以中秋夕遣兵涉河擣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破卻之賊營踞高壘複椿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破薄諸山下殲焉翼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常山長驅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將軍希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閒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旣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偪其後閩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僞印先害范承謨以滅口而後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禽斬幷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于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傅貝子之紀律及貝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啟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于耿藩二十年康親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戡定臺灣記尚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酗酒嗜殺旣掌兵柄卽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

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二佐領兵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　上自陳會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徹十五佐領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爲滇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志是冬執三桂使奏其逆書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劉進忠于潮并請以之孝襲封　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賊蠭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進忠復結鄭錦掠潮惠祖澤清叛高雷二桂使馬雄偪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兵赴援　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僞號易幟改服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時惠州有尚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僞劄卽引所部兵五千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尚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擊舒恕軍於廣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僞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僞巡撫馮甦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唆舊督標兵譟餉執僞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薙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牆夜則縋卒出城浚濠通水并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河西斷我水運又列營蓮花峯俯瞰發礮女牆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寧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澳三路仰攻而猺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僞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　詔養之宮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互訐奏　命大臣往勘延齡應坐罷免議是冬吳三桂反　上以廣西隣貴州特授延齡撫蠻將軍與巡撫提督守禦延齡旣與所部都統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傅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訐其不軌事於朝坐誣譴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佯受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尚可喜軍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爲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迓大軍至卽反正十六

年宏烈迓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號召　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俾增募義兵便宜行事　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赴宏烈於廣西又　命尚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尚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馬雄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礮屢借於尚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瀼潦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餉德慶所復郡邑皆陷於賊祖澤清復叛于高州粵東亦震　詔尚之信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王赴援廣西又　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左江來攻宏烈戰于賀戰于藤皆不利賊水陸二路偪梧時三桂已死尚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承廕于南寧承廕馬雄子也雄死後以南寧降至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麾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走路禽斬殆盡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寧圍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　上壯其志許之　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廕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廕請以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議止許五營于是降兵復變紿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璠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廕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二載而廣西始定初尚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　詔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興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儁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爲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　上命將軍賴塔以兵赴廣州而　勅侍郎宜昌阿逮之入京之信果殺王國棟謀變爲賴塔兵所禽　詔賜自盡并究總督金光祖袒庇不劾之罪而大軍入粵時啟可喜棺冠服皆遵　國制故全家得歸旗籍耿金忠亦爲諸弟及部將首其逆志　召至京師與劉進忠等皆磔死延齡妻四貞以三桂義女存濵無恙後隨大軍還京師同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鼃漂潦幻氣游魂無足述者康熙　年　諭曰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覲則心生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不朝覲遂生驕妄前者廣西將軍馬承廕跪受　敕旨其下驁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云自三逆平定後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盡徹回京師而福州廣州荊州各設八旗駐防汔今爲定制

臣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令樊酈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士可也漢晉元明大樹宗藩則有七國八王海都哈丹燕甯之變況異姓哉以　龍飛定鼎之初　乾德當陽之日加以定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勛舊專制一方而子孫錫戚爭趨夷滅封建其可行于後世哉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冑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猶尚不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矧黃口綺袴喜人怒獸功無橫草生卽分茅縱無曲沃尾大之叛猶將有毒黔首耗左藏之患然則後世果遂無封建乎曰施諸邊外其戎索之土司酋長乎施諸內地其漢之關內侯唐宋之開國五等不食實封乎然唐不封建矣而藩鎮世擅兵權則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宋幷去藩鎮矣而外夷無策控馭則去藩鎮之害而亦不收藩鎮之利我　朝自平定四藩以後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二十六等世襲有差次則關內侯之封建也內外蒙古各汗王各君其部子其民世世保塞爲臣僕則古戎索君長之封建也內地則雖雲貴川廣世襲土司至雍正皆剗削無遺焉雖各省提鎮駐防將軍掌兵柄而不擅財賦與文臣互牽制焉于封建有其名無其實于藩鎮收其利去其害損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然亦自剗除四藩深維幹支之誼而後定故知天人之合發也非一朝　聖王之制作也非一時

閩中紀略　許旭撰

范耿至親也先是耿王之祖歸順遼左以至受封爲王俱范文肅公文程力也時文肅爲內院枋國與耿交誼最厚誓爲婚姻迨今襲王已第三輩矣而今制府乃文肅之子其姪又耿王之妹壻故凡書函往來耿稱晚生范稱眷生無相間也制府在杭久念王爵已尊同在封疆因遜謝再四自後耿稱侍生范稱弟亦無間也舊例各省督撫移文與平西定南靖南俱平衡封外面止書某官姓公文遞至某王軍前開拆來文亦如之一日耿王公文至浙傳鼓投進官封已變常式面上大書年月黑簽某日旁寫右照會浙江巡撫背刷靖南王封四大字制府愕然及啓私函則耿王仍稱晚生札中云新奉則例王移文至督撫俱改照會范公答柬仍改書眷生而晚生帖竟不璧書面授來使而不用印信函封以後來往悉然嫌隙始于此矣

范公在杭時無一日不爲地方興利除害晝夜不肯逸莅任四年劾貪吏除苛政踏勘荒田蠲免災傷錢糧然猶以鄭氏不賓欲統閩廣江浙之師起而滅之屬余起草以文呈上制府善之然謂其旨未暢遂袖而入閉閣一晝夜始出則已洋洋二千餘言首事勢次糧餉次兵將次間諜次外國聚米畫沙了如指掌又次曰酌定繕疏付舍人賫入都而以其副寄歸家公兄固山及公弟刑部舍人俱駭曰此本所關甚大邊徼至重何可輕言遂寢然漸漸上聞　朝廷雖不見此疏而心嘉其忠閩督之任所由來矣

靖南在閩好飲酒喜結納閩中人率出入府中藩下左右倚勢朘民久成積威之漸督撫禁不敢問范公廉威素著　命下之日百姓歡呼耿府慮其病己也遣使至杭云范公來督七閩計車馬所需犒軍所費非數萬不可無勞籌畫王謹儲蓄以待公笑曰我豈以此累王帑哉盡卻之王益饜然

閩中舊例督撫見王王正坐督撫東西侍坐又督撫到任王不出迎謁見後送不至級范公抵福州日王郊迎十里設酒洗塵到任後王先遣子弟造賀制府隨卽謁王成賓主禮歡好特甚臨別制府攜手道故行一二十武至級范公佯若忘之者又攜手同下三級始慓然曰王何謙光至此始分手而別以後相送遂爲常例

閩中錢糧徵索已盡兵餉告匱刻不可支福州缺餉三月漳泉各府缺餉六月脫巾之變日日可虞各兵聞范侍郎將至忍飢以待因而前任劉總督得以安然卸去及范公莅閩竭力措處僅發到任後各餉而先缺之額竟無從給因遣使告急于浙預撮十三年解閩額餉六十萬以濟燃眉尚屬畫餅閩事敗壞可知

范公或水或陸必載帳房以行夜宿草間不居館驛儲胥佽飛騎校斷養夫役千餘每一露宿帳房星列虎落頃刻而具竟夜刁斗肅然邀諸客帳中痛飲漏下三十刻猶命小奚按曲或鐃歌大鼓弗肯就睡天未明已上馬行十里比之陶公運甓不是過也余辛亥冬初至浙幕見中丞臥榻之側懸一小牌上書時事數則一三王宜撤一旗下宜終三年之喪一逃人宜寬連坐一蘇松賦徵宜減一半告予曰此當今所亟吾恨不得枋國如先君時便一一措行余甚韙其言獨三王之撤意中以爲必無此事豈知　宸眷

日篤癸丑之春遂以總督陛見凌晨入朝日旰而出君臣密語左右皆不聞未幾旋下終喪蘇松六郡獨賦俱奉特旨而三王之撤亦竟如所言雖或出自廟算以及諸王大臣之謀而未必不由制府贊決及仗鉞南來靖南疑有密初處分旁皇中夜每每夷甲而寢然制府實無心防藩變惟日以海事爲念忽有人獻戚繼光閩中禦倭事蹟約五十餘葉制府喜曰此真今日平海要策也遂以此書授余曰海洋形勢攻守機宜盡在是矣特文詞質古且山礁海汛地名不一子盍爲我丹黃而鉤貫之余受而卒讀見其經略之法全在外洋大海中間分設五寨每寨千人五寨之間又設五游每游七百人平時以某寨之兵統領某游某日以某游之兵哨至某寨倭犯某寨則以某寨守禦而以某游之兵應之倭躡某游則以某寨及別游之兵夾應之其最妙之法全在視風色倭犯某處則某寨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游繞出其背以擊之船在上風利于取勝波濤千里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南至粵界北至浙界逐日分巡逐汛會哨法至詳密余驚歎不已闡繹十日夜而朱黃鉤貫始就制府覽竟大喜曰此書之來其天贊我成事乎時靖南奉撤左右翼之兵計七千人業經歸屬總督而總督額兵又有三千制府即欲用此萬人以充五寨五游之額無容添設一兵無容加增一餉簡練操演即可以備折衝之用況朝廷許便宜從事而靖南既撤又無一人敢掣其肘勢誠可爲甲寅正月初九日而有雲南之事靖南免撤兩藩之兵仍歸靖王而事不可爲矣范公虛心諸訪利弊到任之後條陳事宜不下數十人閩中魚鹽之利爲天下最百姓籍以爲生自奉旨片板不許下海不惟地方窮困小民謀生無路間有冒險求獲覓食于刀鋸之下者沿邊兵將往往以此解功先是都察院多諾請弛海禁部覆出令小民于近港駕筏捕魚雖奉諭旨然從無一人敢採捕者范公曰海禁已寬爾輩何不入海謀衣食耶朝廷所許近港者但非外洋耳出海數百里皆近港也提督王進功力爭不可公曉諭再三自此海禁遂撤會城之內海鮮滿街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閱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爲清野之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爲甌脫荒畜牧焚廬舍百姓盡徙入內地築臺寨爲界有過此者命爲透越立斬不赦百姓搖手犯禁范公到日訟言曰拒敵者當守藩籬今守堂奧非計也我方志平海外何以示怯于敵移文提督盡撤之自此透越之罪始免而臺寨亦漸議撤矣靖南報移家人口約計十三萬五千隨經核減去虛冒一萬四千范公又與耿王商酌內有原籍閩人不願北還者留下萬人總計十一萬有奇業經造冊具題其裝載船隻過嶺兜轎以及擡扛夫役需至四五十萬不惟一時地方無措而所過中伙歇店亦無寬地可容議分作六運一應船兜夫役更番起送每運用清流船五千隻每船載三四人約及二萬人由福州下船至浦城登岸上下行李往返時日每運約計一月自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起行至八月十五日六運始完已經報部後因藩衆料理不及又改于四

月十五日起行至九月十五日告竣范公自到任以後無日不咨報鄰省檄行各屬酌處水陸之費公咨之外復有私函雖不敢訟言微寓陰雨之慮先得川湖蔡總督咨移平西藩旅春初啓行晝夜籌畫計三藩之衆會集當在儀揚之間地方必有變動方鰓鰓然重慮于此忽于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晡後突有京中愛大人至賫詔諭靖南王內云朕聞雲南作亂靖南王相應固守地方不必搬家而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始知平西已起兵滇中愛大人出京時在獵月二十四日十七日即抵福州而移家之事遂止十三日京中復有一大人至賫詔賜靖南王內云靖南王既經固守地方其兩翼官兵仍歸靖南王管理兵部隨有密札咨總督亦僅此三語次日范公卽命兩翼總兵曾養性江元勳賫領官兵文籍交送耿王王不受交日范公親往交送王仍不受范公曰我奉兵部密咨理無不交而王既奉手詔亦斷無不受之理耿王嘿然始領其衆又三日京中復有御前侍衛二員至倉皇迎接乃耿王弟家書一封朝廷命使者特持以賜靖南內中大抵言國恩深厚勉力忠孝等語王心益疑耿王自十三日奉詔以後闔府披甲三日王亦衷甲疑京差兩至或有別旨付總督倉卒相圖之事晝夜惴惴上元之夕制府大啓筵宴幕客畢集張燈試伎夜逾半忽傳耿王披甲行城中所死百姓二人急傳令覆掩遂罷酒自十五日至二十日王與總督猜嫌益甚闔城人無不料其相并制府出示安民謂朝廷慮海疆多事靖南王免撤今方同心共事爾民毋得驚疑王府出示亦如之耿王府中疑范總督每事相違且受朝廷殊眷必有不測之事屢使人雜在匠役中密來覘睞見無舉動覺變始息朝廷遣使撤藩雲南差學士傅達禮侍郎折爾肯閩中差吏部侍郎陳一炳陳卽制府之中表兄弟也先是愛大人至閩詔書但有雲南作亂一語未悉起兵之狀愛大人口述雲南兩使臣已爲吳王所殺一炳始不自安二十一日擇吉還朝王與督撫勢不得不郊外餞別時王與制府不相見者已六日制府繞階數息知變生肘腋頃刻間便有作亂之事適其周夫人病危乃以舊戚情往探問以單騎往探之不過一人相隨一人持帖靖南始延入呵衛甚衆一揖之後移牀遠客顏色嗔變日聞道爾幾日算計我我不懼也制府從容談笑自若靖南顏始霽置酒飲踰二十刻始別制府酩酊馬上歸次日遂同出郭送陳侍郎各歸府會城舊例耿王洗礮則必先期五日客會督撫出示曉諭居民使無驚恐忽一日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制府疑有變差人偵問則耿王洗礮也是日洗礮至晚滿城驚駭釁端已決舊例耿王閱操先期咨會督撫定期某日齊至教場演視忽一日五更城頭角聲齊動巡捕官查探則耿王已下教場操演竟日自後或一更或半夜或書或晚忽操忽止總督竟如贅疣福建省城周圍四十里總督衙門偏在西隅與王府相去不及五里正如藏戈矛在臥榻之側呼吸先死時王府額兵計有萬餘而旗下所畜養甚衆府中男子年十四歲悉給弓矢習騎射鳴劍之心已非一日

總督標兵止有三千又多虛冒實按不過二千而已況土著之人悉與王府相通制府雖有篤馭之心而空卷隻手焉能搏門思欲出巡在外北來則四百里而延平又二百里而建寧又三百里而浦城始達于浙中間千餘里水則危灘逆流陸則懸崖鳥道無兵可恃欲退不能南去雖屬邊海死地然與泉漳三府尚有海澄公與提督以及各鎮之兵制府意欲出離虎穴聯絡聲勢以俟靖藩舉動徐爲之圖潛約各鎮于二月之望出巡會于與化郵符已登余以二月初二日出署歸家自後不知何以竟止不出直至三月十五日耿王起事而制府不免矣

耿藩左翼總兵曾養性之父范文肅公舊門下也向受提攜每思盡忠于制府一日密至求屏左右告曰時事不靜請公告病去也制府曰我受命秉鉞而來遑計利害乎越數日又密至左右語曰病不必告亟去毋及于禍制府曰吾生死以之制府見時事不可爲命購一短刀淬其刃時置枕畔每宵分酒酣索至顧視長歎復慷慨浮大白不再言蓋自擬也閩督中軍王可就先爲浙弁悍而虐荼毒一方百姓苦之制府撫浙時屢欲置之法以巡撫不與兵事囑浙提參核審究數番幸而獲免後升閩督中軍方欣免脫不料制府又奉七閩之命適隸麾下制府愛其驍勇輒言是人可用而可就實未知也舊例總督到任每府出銀一萬兩爲修署費制府方知其弊嚴檄禁止檄上硃筆大書倘有不遵仍行餽送者該中軍細打五十可就大駭心畏不已然竊閩制府平海素志尚冀立功自効偶有人從海中來投可就圖畫洲島形勢地方虛實進兵機宜介以獻制府可就大喜陰畜于家者半載覘事後三日密陳其事制府召其與語平平無奇麾去可就心益恐屬升左江總兵奉旨正陪俱來京陛見欽點其副而可就還舊職自此鬱鬱南歸甫至閩則耿王將造亂肘腋之下甘心叛公矣毛甘一者江山土豪也居清湖鎮以歇店爲業凡浙閩往來官弁士客過必宿焉度嶺之兜輿北來之船隻絡繹貨雇胥甘一主之雖一日役夫數千無不立應其才具誠有過人者然魚肉一方肆虐自逞制府撫浙時曾痛懲而免其死及蒞閩道由清湖先二十里伏謁道旁盛服革屐制府領之及抵鎮前驅畢集縣令已供張其家甘一踞而通名制府審視曰爾尚未死邪甘一叩首股栗而去時靖藩方張甘一業已竄身王府伺釁思亂適遂所欲江山之民揭竿而應未必非甘一召之也

杭州百步塘水月師者異僧也制府在杭日時時延至幕中言水旱蝗蝻無不奇驗癸丑春有督閩之任師詩曰福建龍潭虎穴不可去求一部尚書方可免禍制府笑曰東西南北惟君所命豈得自主邪師燮然曰審爾便一身去母親妻子不可去制府首肯八月果單騎出京九月重總武林貢院十日將行師來送愀然不樂曰我勸公留在京中何苦定要南行今將奈何吳三桂卽日反矣制府初亦傾耳及聞平西欲反之語不覺微哂外傳將軍速宴遂辭師而出余時在坐制府去左右咸散師卽起不顧而行余尾其後行至公堂幾數百步不出一語抵明遠樓四顧無人師正立余揖而請師曰暫去不妨速歸可也余因頃禮作別遂偕制府于十月朔日啓行至來歲仲春告別旋里三月遂有靖南之事

耿逆反閩編修李光地家居安溪於康熙十四年遣使間道獻蠟丸密疏曰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逆亦幷命於漳湖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接壤其守賊不過千百疲卒王師若徒於賊重兵處鏖戰而不出奇擣虛非計也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湖連廣東此三方各有大軍守禦足以制賊宜別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援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計程七八日可達二賊聞急趨救幷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橫貫其腹則三路賊不戰自潰且可解漳州黃芳度之圍其小路崎嶇宜鄉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在馬兵之前庶萬全無失詔寄康親王軍中施行會大兵已入關而止十七年六月劉國軒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各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時以侍讀學士居父憂在籍使人泅水關入告以援兵卽至遣使迎寧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在漳州值江漲長泰大路阻隔光地使人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又令鄉勇闢路險修橋備餉以待遂達泉州而吳興祚楊捷之師亦已自萬安橋轉戰入賊遁入海及賊守臺灣朝議以風濤不測皆不主用兵獨光地以爲必可取竝薦水師將施琅可用卒以成功惟耿逆猖獗時編修陳夢雷亦在福州爲賊迫脅光地使其叔父潛詣夢雷探賊消息具得虛實及王師入閩光地蒙優禮而夢雷被逮至京下獄光地始出疏救之夢雷以光地不早白之於親王發憤作書絕交其書洋洋萬言亦爲閩人傳誦

固山貝子平浙紀略

無名氏

康熙十二年撤藩詔下三藩抗不受詔吳三桂以滇反尚之信以粵反耿精忠以閩反而浙偪于閩甲寅三月閩賊由仙霞嶺直犯浙東連陷衢州府之常山等縣總督李之芳親統官兵赴衢禦之賊偏布僞劄脅從騷動其黨則僞左軍都督曾養性僞中軍都督馬九玉僞前軍都督吳長春僞後軍都督馬成龍張公萬僞陸路都督馬仕玉徐尚潮劉清朱廣佐朱德甫僞水師都督朱飛熊張廣文朱光祖僞前鋒都督江元勳郭奇僞鎮海都督總兵林冲僞恢疆伯王國斌僞定東伯安遠將軍祖弘勳僞定遠將軍劉健忠僞寧武將軍熊進効僞經略蔣德藍等屯聚金衢溫處台寧諸郡掠地陷城連山接海首尾相應而紹郡奸民聞風煽惑亦羣起應之稱僞都督僞都師僞將軍僞軍師僞監軍道僞理刑僞會應侯僞總兵各擁衆數千連營結寨初掠富室繼剝窮民鄉城村鎮無一寧處郡中防兵皆調援衢州存城兵不滿百暨嵊上虞新昌之賊數萬衆於七月十三日直抵搏古嶺守備何某與戰於斑竹庵不利而退賊乘勝犯常禧門鎮將許提方合婚置酒張樂警報頻聞麾去不顧知府許弘勳乃出家丁民壯數百分兩道出斬首百餘級日晡賊從南門渡河攻稽山門門故僻監城又傾頹乘城者咸股慄弘勳亟命燃炬運石堵塞城缺幷撤春波橋以遏其衝命善射者分守埤隙多應弦而斃有肉薄先登者則推巨石摧壓之拒

戰一晝夜賊暫退就食弘勳令兵民番食以待薄暮賊渡河移柵五雲門火民舍烟熖蔽天城中多賊諜謀內應弘勳令家懸一燈人自為守靜聽與敗夜禁行者羣黨因不得逞次日賊攻五雲門多拋戈甲裸而揮羽或踞門嘲笑無紀律弘勳曰賊驕傭可出擊矣于是部署士馬啓門而出賊蝟集接戰弘勳率藤牌左右分擊數合斬賊八九百賊拔靡走猶收餘衆作飛橋運攻具而氣已奪十五日會城寧郡援兵皆至自西門入飯于演武場賊尚未知也飯畢弘勳啓門出襲擊斬獲千百計郡圍始解賊散掠他邑八月大將軍康親王固山貝子寧海將軍奉　命討耿逆師次杭州商攻取次第貝子曰逆賊南叛而即寇浙其精銳必皆在浙也欲平閩必先平浙方今曾養性屯聚黃巖總兵劉建忠敗績降賊薩克蘇部滿兵馳救復大敗死則平浙又當先平台台平而後可取溫入閩如破竹九月康親王命貝子統兵赴台州貝子將至嵊縣聞郡城敗回之賊復嘯聚陷嵊城貝子召叅將滿進貴知府許弘勳知縣張逵歡授兵一千令急進劉令把總馬國常以兵二百守嵊縣城滿進貴許弘勳分路進攻大敗僞總兵于沼湖連日三戰斬首二千餘級奪還俘掠無算而僞總兵俞鼎臣等復招合潰兵溯剡溪而上沿途劫殺貝子以山谷險阻聚散無定乃佯撤班師置酒大會鼓樂酣宴至二鼓賊三路進擊賊倉皇不知所措擒斬頭目九十餘貝子乃謂守令曰嵊邑平矣然崇山峻嶺伏莽尚多今台州急未可頓兵招徠各寨是在守令弘勳等乃分遣紳士裹糧深入賊巢開導禍福一時賫僞印歸順者萬計其有遠聯閩賊近結土豪不即就撫者如王茂公等連陷浦江諸暨上虞餘姚四縣康親王命夸蘭大白色蘇金華副將牟大寅隨征同知姚啓聖各統兵三路進攻於紫閬山賊衆潰散僞都督朱德南恃其驍勇領兵後殿姚啓聖斬之陣上遂復諸暨浦江二縣康親王恐賊兵暫散復合留兵四百名命姚啓聖鎭守諸暨縣僞都督王山等果乘虛率衆三四萬五路來犯姚啓聖孤軍力戰左右衝突將士無不一以當百大敗之於楓橋僞都督以下皆降時夸蘭大張碩志奉貝子命往杭取礮中途破僞總兵王茂公等于上虞之平家堡賊墮江死無算諸暨上虞新嵊賊悉平當貝子之未至台也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弘勳阿爾泰屢挫　王師黃巖天台仙居三縣悉為賊據又遣兵分扼天台寧波大道斷我糧運斗米三百錢及貝子軍至首籌兵食計大軍十萬月支米三萬七千石有奇非急通道路不可乃遣提督塞白理以據蔡嶺都統周雲龍以據白塔通寧波天台下令各營先堅壁自守而密訪情形議進取且攻陸則海寇入攻海則陸寇至兼無船不能飛渡乃檄造戰艦募水師正議進勦而僞都督僉事賴寶率兵七千奪黃水山上游要路貝子命副都統機爾他布提督段應舉等以兵二千進勦賊憑高拒戰難仰攻乃遣死士四十間道出賊右鎗礮齊發賊陣遂動我師乘之殺賊千餘燬其營寨貝子又慮天台之賊旁襲糧運遣兵二千助機爾他布守禦至子雲山殺賊二千五百餘僞都督朱光佐朱光祖皆降二人曾養性腹心也剽悍善戰前領水師於小梁山江中抗拒屢招不服至是歸順曾養性益兵來援遣僞鎮海都督總兵林冲等領衆萬餘固守仙居城貝子命

副都統伯穆等三路進天台擊之戰於白水洋殺賊三千有奇焚燬十三寨直至仙居縣境伯穆等令前知縣鄭錄勳兩往招降不從遂夜半三面梯攻缺其西面而伏兵城外以待其逸黎明生擒賊千餘天台仙居皆復時康親王大兵前赴金華命副都統馬哈達等討僞都督徐尚潮于道山遣總兵鮑虎等討僞總兵馮公武于嚴州先後恢復惟僞恢疆伯王國斌屯聚金衢之界為諸賊聲援康親王命平南將軍賴塔同總督李之芳鎮衢有東陽巨姓吳艮森者曾以鄉勇恢復縣城沉毅多智康親王致之幕下授招撫僉事道令往招王國斌艮森遂從間道入賊營以計挾其二子赴行臺歸款總督李之芳授其二子副將職同吳艮森四衢招徠凡脅從投首者以朱印識其背歸順日衆而僞都督徐尚潮仍據桃花嶺總督李之芳遣副將詹六奇等自大嵐山轉戰而前歷金坑銀場諸寨康親王又遣都統馬哈達總兵陳世凱溫處道姚啓聖進破尚潮又覆其兵于大溪灘于是馬江二逆之兵俱潰乘勝復永康縉雲宣平諸縣時連歲攻戰田野荒蕪貝子乃令鄉兵盡歸農其被脅割辮者許入城貿易官弁不得盤詰至婦女令親屬領回歡聲動地顧山賊已掃而海寇尚不時出沒索餉不給則立遭其禍給之則官疑通賊居民進退皆死貝子命提督常進功以水師五千赴寧波勦之抵河水門遇賊船百餘迎戰我軍左右衝入射殺其執纛之賊大敗之次日進海門賊將朱飛熊拒戰數十合飛熊持戟躍入我舟欲刺進功為我鳥鎗所斃羣賊奪氣皆降進功班師滿帥啓請進取黃巖貝子以將士勞瘁且北人不習水土今又冒雨暑驅涉險阻倘戰一不利則賊勢轉熾令暫休兵俟秋涼再進秋七月議復黃巖黃巖憑山帶江賊水陸扼險我兵不能飛渡貝子令探間道有報土木嶺踰茅坪嶺可抵縣境者令伐木運石開棧道濟師夜達烏巖出賊寨之後賊大驚僞都督吳長春等引馬步兵萬餘扼半山嶺機爾他佈等奮呼先登下馬力戰別以奇兵分合衝之賊首尾不能相顧大敗走斬吳長春殺賊四千有奇曾養性拔營宵遁溫州貝子親督兵追之遇於黃土嶺賊三隊迎扼貝子親麾進擊賊潰入黃巖我軍圍之僞副將朱正三等以城降台州圍遂解遂率兵三千進取溫州至樂清縣賊船林列我海上兵尚未至又大江無船可渡諜報沿山行百餘里可至沙頭但崖懸壁峭騎不能過步行甚難貝子身先士卒牽馬歷險風餐露宿至沙頭嶺下臨大江賊水陸設備我兵分前後二隊進擊殺僞總兵劉秉仁等獲器械鎗礮無算而馬仕玉張廣文復領水陸兵三萬從嶺巔陣至江口中隔小河未便進攻貝子領前鋒排戰賊悉水陸兵渡小河來戰貝子令右翼兵急據山巔斷其歸路大敗之擠入河中我軍鎗礮幷發屍積如山河水不流太平樂清青田三縣大荊磐石二衛盡復徑趨溫州賊蜂屯越和嶺貝子曰不用疑兵未可濟也下令止營遣數百騎登下馬山鳴金鼓示不進攻而潛師江口直抵郡下據西山列營賊駭為神亦退守郡城更益福建新賊八千與平陽瑞安石塘之賊水陸四萬分八支或壘我前或襲我後或乘夜出犯或分兵侵掠我軍隨機應變一敗之上塘再敗之溫州三敗之得勝山四敗之八帶橋五敗之溫溪殺賊三萬有奇數月間戰無不克而貝子亦精血頓

耗連落二處時方炎熱康親王調回休養貝子遂撤兵回處州時石塘未靖日夜商略攻取迨秋康親王大軍抵衢命平南將軍賴塔領滿漢兵取大極灘斷賊糧道而二渡關為江西要路為左將軍曾養性連營固守道梗不通至是養性聞耿逆漳泉敗圍分兵往援留兵分守青湖及仙霞李之芳詗得之遣諜招撫賊將金應祐開關迎降我師乘勝入關江西之路遂通而賴塔亦大敗賊將馬九玉奪取大極灘賊勢遂窘貝子將移師入閩時石塘為四達之衢亦入閩捷徑為驍騎連登雲為都督劉清等以二萬餘眾守險貝子謂不得賊營後大山則勢難猝破令造雲梯二更攻寨遣兵由雙林張樹關徑先上而親督援兵徒步繼進會大霧賊未覺也貝子直至木城分兵三路擊破老巢又敗其別營來攻之賊盡奪其寨遂進擊隔河之賊連拔三營大破連登雲之眾數十萬戮為官賊兵無算焚其營寨所獲船甲粟械不可勝計雲和慶元松陽等縣悉平浙東底定耿逆勢孤其妻格格先命其子以餉迎 王師遂歸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內六盟蒙古

邵陽魏源譔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爲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郛郭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爲大界畫而遊牧行國又以瀚海爲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爲南單于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版圖列爲郡縣者惟唐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夏于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大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爲古今戎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大漠故　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接壤滿州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款及　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突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姻
帝室其西海則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外西二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有四部幷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瀚海絡雍冀幽幷營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插漢卽察哈爾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爲五十有一旗其制略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巴林若克什克騰八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道由喜峯口奈曼卽元史所謂乃蠻也元太祖旣平乃蠻以封其子故後人因以名部蓋先得漠北後得漠南也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峯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巴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四子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烏蘭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爲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

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　命大臣賫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　簡命大臣莅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起和林削平西北諸國建王駙馬等世守之爲今內外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薩哈爾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牛特則太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太祖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歸

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王子裔插漢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元崇德是爲我　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巴與科爾沁盟好而與插漢搆釁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逹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强幷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荅封西陲奠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于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剌王脫懽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入寇或言厄魯特即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剌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旣爲瓦剌之裔安得復爲阿魯台之裔耶況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唐古特猶韃靼安得以人名當之乎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云萬歷中我　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子即察哈爾欲以敵　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林丹汗土馬强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虓勍馮陵諸部諸部先後歐歸　大清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　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

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　詔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爲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

其故地袤延千餘里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俺荅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我　太宗親征察哈爾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土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尼漢部葉雷等叛投漠北吳巴海率兵追之數旬無所見漠中射一雁負矢飛而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遂躡及于溫多嶺葉雷注矢引滿將拒戰有狐起於前觸葉雷弓墮遂爲我禽始收其順義王印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峯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衞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漢部我　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呼山

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怨插漢之暴思歸我

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之臣天命十一年

太祖崩　太宗即位科爾沁土謝圖汗遣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汪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　皇考奮起孤僨之中並吞大小諸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　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沁粵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亦屢上書明崇禎帝請與我朝和罷兵其書尚自稱三衞十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

土默特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遣朝鮮
國王書合詞上　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
詔科爾沁設札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
二年從征朝鮮三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
年從征明及黑龍江諸部順治元年偕札賚特杜爾
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
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
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
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有三年科爾沁額駙
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之叛陣斬之盡平
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肺附與國休戚　孝
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章皇后皆科
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
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尚主者八
有大征伐輒屬櫜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
順治十有一年　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恐
壅上下之情特　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
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
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
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
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
里秦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
朔方郡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
與河東鹽並行地宜馬駝有麥璪山鐵可爲兵河柳
可爲笴赫連元昊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
十六世孫巴爾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
分牧而處是爲今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
林丹汗之虐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
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子
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
而獻千戶于我　朝順治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
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輔臣皆有功三十五
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龍界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蹕　上嘉其
俗龐土沃牲牣獵嫻周覽形勢謂札薩克等曰明人
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
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何諸札
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　上奈何出此驚人之
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七
自爲一盟鄂爾多斯明史作襖爾都司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卽編入
八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卽漠北外札薩克
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卽喜峯口張家口外之內
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
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哷森札賚爾居杭愛山
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
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
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
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爲喀爾喀右翼康
熙三年西路台吉袞布伊勒登以其汗爲同族所戕
部衆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峯口外是爲喀爾
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兩科爾沁同名同族居一嫩江號嫩科爾沁
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一西厄魯特有
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裔右翼元太祖裔
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翼爲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爲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日哨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云自順治初　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河入古北口爲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爲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爲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霆驅雨合而　天子親御王弧止齊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理大物博天所以嚴　聖武敷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爲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　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三百餘里泊南有彙宗寺以綏黃教四十八部部各一剌麻住持　御製寺碑謂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四百里出古北口百餘里距京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雍正中于多倫泊西南造善因寺專供章佳胡土胡圖後身住持而　今上纘武　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漢南從無兼有漢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回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爲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留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既爲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留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分左右翼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剌麻請藏經歸漠北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幷其族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　太宗崇德元年既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于喀爾喀喀爾喀來聘且請絕明市　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獸名馬甲胄貂皮雕翎乃鄂羅斯火鎗回部弓箙鞍轡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　詔定制歲獻白駝一白馬八曰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　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于是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　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于袞噶魯臺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于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害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禽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　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　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搆兵又與準噶爾

隙　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平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佞刺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　上不忍乘其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　駕出塞外受其朝大會閱于多倫泊卽元上都地也　上以新附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皆豫屯于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發　京師軍臨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御製彙宗寺記曰多倫泊者清漪平曠水草而內外札薩克之來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各環　御營而峙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屆期陳鹵簿御帳殿于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　上躬擐甲冑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宣勅諭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近邊仍留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既并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　車駕再親征殄噶爾丹而反喀爾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五十五旗屯田于鄂爾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于阿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淩奮擊準噶爾功又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爲四部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參贊大臣三人駐科布多二駐烏里雅蘇臺其一以蒙古王公台吉爲之）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于定邊左副將軍杜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科布多參贊大臣

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伊犂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于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卽統于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閫之制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犂卽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鎭其與鄂羅斯互市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于恰克圖而以楚庫河爲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爲中路居土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旗爲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爲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天啓康熙三十年善巴從弟策淩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　聖祖教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尚純慤公主卽所謂超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　太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于布拉罕焚其糧于烏蘭呼濟河禽宰桑百餘　詔授札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徹北

路大軍偕同族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留防
阿爾泰山策淩連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慣喀爾
喀爲準夷淩藉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
又以準賊特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
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
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
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于鄂登楚勒殪其驍將
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
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淩出師未歸襲其
游牧舊帳于塔密爾河策淩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
風而號俄飛騎報警策淩大怒即斷髮截馬鬣誓天
兼程間道歸救大戰于森齊泊又大戰于鄂爾昆河
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　晉號超勇親
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音
諾顏部而于所留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
謝圖汗部復以策淩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躪
詔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
廬帳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衞佩定邊左副將
軍印進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
部兵不競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淩
所挫孕重墮殰始駾喙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
和　詔移科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淩來京師
準噶爾請以阿爾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
喀爾喀游牧界策淩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
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爲閒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
年準噶爾貽策淩書稱爲車臣汗議地界策淩獻其
書并己所答書策淩有二子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
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淩策淩厲詞拒折哈柳無以
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正末年與準夷議
界策淩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從所議于是喀
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初策淩用兵皆其帳下侍衞
綽克渾嚮導之力及事定策淩賜之千金而親飲之
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歌曰
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
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欃槍入酒鍾
策淩大懽并侍姬及所乘戰馬賜之越七日而綽克
渾死策淩以五十年薨　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
天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敕配享　太廟創
蒙古諸藩未有之典並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
良祠　賜謚曰襄建碑紀功烈　御製輓詩稱
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云乾隆二十
年王師征伊犂而有喀爾喀徹驛之變由車臣汗部
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
徹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犂未平蒙
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淩世子成袞札布嗣父爲定
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剌
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遄進
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犂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
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犂軍中以三百騎倍
道馳至集賽禽其宰桑奪船渡伊犂河追達瓦齊于
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
數百騎弃大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
山盡禽渠首　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
金黃帶入覲圖形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
議政大臣父子兄弟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
數千里閫閾威名二百年未之有也而成袞札布子

那旺多爾濟尚固倫和靜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
有戰功世長朔漠世翰西陲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
磾　本朝外藩勛戚之盛內蒙古推科爾沁部外
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
教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
職方氏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
戎索近在汾晉豈非西不盡流沙皆以瀚海所界爲
海哉至我　朝而龍沙雁海之外萬潼億毳之民
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藩
院旗籍司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
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是以間氣英靈鞭撻沙磧
與國爲旗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
有奇傑六經之外有事功乎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
有北屬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
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
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
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
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二一曰科布多橫亘于
準喀二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
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攙于康熙其人則安插于乾隆
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伯特有輝特有
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
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
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札布奏言新附烏
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難盡束以法律
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省
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附錄

夜談隨錄曰老僕李德瀋陽人少壯嘗販于蒙古諸部落知其風土甚悉言喀爾喀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遊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幞輒走乞蔫食坐而擘脯索齏與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毀且啖夜宿氈匹前主代牧失則償覘中國之爭畔搆訟拆產鬩牆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靄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卽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爲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幔匹早起被池推霜出門數步淩封髭鬢手僵必待呵耳鼻窸窣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饑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饜臕臠頭蹄滿衢血嘗徧地迴思羹藜藿飯糲粱苾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爾獸有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卽羿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爲裘煖角扁而厚爲玦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玦也驛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厚利其脅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卽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毹白毫長光遜之人制爲冠以其似貂也有木曰杳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爲炭置徑寸于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戈壁卽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馬瑙珊瑚蜜蠟金中虛而外明起暈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之癩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榜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問其地有酒乎曰有毀轂桐體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解取斗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搭拉蘇一名哈喇以攴厚合又取龠曰除爾旃則龠敵斛矣猶鍊冶然鍊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也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而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青海厄魯特蒙古 賀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
餘里羣山繞之豬而不流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又謂
之察罕託羅海蒙古謂青曰庫克海曰淖爾故名又海中有二島一曰察漢一曰拖羅海故以此名其南百里又有鹽池非此海也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
下界海岸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袤
延二千餘里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
唐以前爲吐谷渾唐末并入吐番于是崇佛成俗始
隸于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

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酋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汗（一作顧實汗）于是始變爲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犂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治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地）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爲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　國朝始置其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剌麻察罕諾們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

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强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剌麻順治初又導達賴剌麻入覲　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弓矢甲胄順治十二年卒是爲　國朝通青海之始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蠢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剌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出塞蓋于中國尚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貳中國而歸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蘭布通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剌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羅卜藏所刼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其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托羅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禽噶爾丹時有善巴陵堪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　上視師寧夏　命額駙阿剌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在　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以示之　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妄那布坦將圖西藏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　詔斥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海掠駝馬　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律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六年撫遠大將軍　皇十四子允禵統兵四寧集兩翼王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剌麻入藏五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位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

王師平羅卜藏丹律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剌麻旗皆各自

爲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
長以西寧辦事大臣涖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
征厄魯特記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强今日蒙古之畏野番
猶昔日回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卽
賀蘭山亦譌阿拉善皆語音之轉其地在河套以西
東寧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
師五千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北地武
威張掖三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爲邊外地
國初厄魯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
牧青海者謂之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
之北厄魯特各有部長當青海盛時幷屬于固始汗
其後惟北厄魯特倔强猾夏自取侮亡其部衆先降
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
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者則有烏闌烏蘇之厄魯
特二旗烏闌烏蘇在鄂爾昆河左右拜達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
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克河在科布多之東推河之西而青海
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始汗兄子曰鄂齊
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阿玉什生子十
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
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入貢且請
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娶鄂齊
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弓矢
甲冑　詔卻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
或被虜歸伊犂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
守汎吏驅之不去幷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
邊　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剌
麻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山卽古
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　詔
許之是爲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
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
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　詔徙之歸化城以
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
後爲官兵禽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
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爲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
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
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
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
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
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于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復有額濟內
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拉山同牧
雍正二年　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屏蔽寧
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
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部
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峯堡逆回輒
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山兵稱虓雄晉爵親王初河
套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
阿拉山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
人轉運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
套西鹹潔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
拉善池鹽者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
運負繹絡吏恐侵潞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
之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
番三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

漢置河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相通邊患遂棘　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狼虎防秋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衞蒙古以捍番盛衰好還殆有運數而　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青海諸部自奉剌麻黃教故殺獷稍劑而雄武亦替惟阿拉山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箠使馳驅旄鉞則霜露所漸靡也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曰成吉思汗成或作欽或作青皆音之轉）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衞拉蒙古（衞拉即瓦剌之音轉）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聞爲寇順治中

王師方定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漸強大初厄魯特四衞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犂曰都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哈臺）曰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犂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兼有四衞拉特復南摧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衞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犂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鬨我　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剌麻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剌麻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旦台吉拒戰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即揚言大國兵來救己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不爲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刼其大剌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于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于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尚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　上敕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　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烏爾會河疑即烏爾阻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鄂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尚書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利爭取陣遂亂反爲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

薩克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臣于朝下詔　親征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為左翼　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為右翼出喜峰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長驅而南（烏珠穆秦亦內蒙古部落之一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里秦一作沁）深入烏闌布通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兵改　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軍遇賊于烏闌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闌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剌麻畀我即當班師翼日我軍進擊大戰于烏闌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濕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為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顛且仆陣斷為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遶出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剌麻濟隆來軍卑詞乞和奏　聞　詔速進兵毋墮賊計而噶爾丹不俟報即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棱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羈留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

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于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　鑾明年　駕出塞于獨石口外多倫泊（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　御製多倫泊彙宗寺碑曰斯地川原平衍去官牧場甚邇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受喀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為三十七旗（今滋息為八十二旗）比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剌麻是年噶爾丹與達賴剌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卻之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用及免保舉各例于次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營朝鮮國王進烏銃三千桿　詔永免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楊古遣兵迎詰且遏之　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巴大剌麻益急且害我使臣（時噶爾丹兄子策妄拉布坦為噶爾丹所迫遣使入貢故我遣使報之）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己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以聞　上以前此烏闌布通之役賊幾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果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闌自秋徂冬踞之不去亦不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烏鎗兵六

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　皇太子留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統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不宜車乃留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

上親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偪賊境而東路軍尚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餧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計遣使噶爾丹尚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近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　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搜討巴顏烏闌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　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嫠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蓊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多費揚古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于東餘沿土臘河陣于西兼備林中伏賊遵　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趙氏記謂以拒馬木擁于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制敵騎之衝突即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兵入敵境不患不致死無擁于後之理）賊冒矢銃鏖鬬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費揚古遙望賊陣後人馬不動必其婦女駝畜也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賊始潰敗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唐書回紇君曰可汗妃曰可敦或作哈屯者音轉也）頎皙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命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游牧地　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

之潼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
取黄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
駱駝嗚乎黄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斗以南奈若何
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王師
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爲御營諸　皇子分
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統左營
及班師也　皇長子統後營爲殿六月駕至京師
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犂
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
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
回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絶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犂則
畏策妄那布坦之偪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
欲北赴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我師
餘糧運回寧夏翁金河一作甕金河與推河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在杭愛山之西阿爾泰
山之東我西師留貯糧餉以待回軍者也及戰勝而師由東歸不經舊路故餘糧無用焚棄而歸別詳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乃遣兵數千山谷中突出掠之又爲我副
都統祖良壁護糧兵前後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
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爲
我青海副都統所禽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
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　上乘其窮蹙欲降之
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諭青海諸
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禽噶爾丹遣使携其黨與準
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
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許以
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卽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
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
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磧氷泮于河
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
也爾往其所觀其待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識之因
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　聖祖
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
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
　駕復渡黄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
兵噶爾丹使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禽獻
所獵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
面懟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密鄉道大兵深入
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
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
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
遂仰藥死時　上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而費揚
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臘以其尸及子
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
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
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之山而還
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勒石太
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于廟社未有
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
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
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
準夷已内越烏穆秦而南故未度漠出邊中路卽明
成祖北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聖諭
言瀚海水草雖乏然脈泉鑿之甚易一辛可得二三十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瀚海亦
非平地沙岡綿亘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
横亘瀚海之中初出卡倫卽逾此嶺　聖祖勒銘
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
河　聖祖曰吾聞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

不拖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　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為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犂虜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開平卽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設衛于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剌皆飲馬于臚朐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朐卽克魯倫河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卽昭莫多大軍所戰地少東為斡難河卽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與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西也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河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諭云朕西巡時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出于舊戰地交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戰必地利若無水之地安可立營是明祖車轍馬迹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遽有回視北斗在南之侈矣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尚未正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卽在南乎　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千騎先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于兵事何至遽與五十萬衆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數千俘斬不過數百計安有五十萬衆度大漠之事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寘顏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河左右與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為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宸清琱集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夏四月以準噶爾入寇詔綏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里至查汗敖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啓行六十里至十八喇太下營甲申啓行五十里至哈喇巴喇哈搜下營是日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裘毳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尺雨滑人馬側足嶺巔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南望遙天中淡煙微抹為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闢一綫以通行人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攬巒遐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啓行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井求泉丙戌啓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下營湖中產白鹽丁亥啓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為薪戊子啓行七十里至圖勒根答八哈嶺下營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己丑啓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奇下營雨雹大如桃庚寅啓行六十里至著多賀下營五月朔辛卯啓行七十里至苦布孫多下營壬辰啓行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啓行一百里至岳家羅下營甲午啓行二十里至巴蘇太呼圖下營始出外邊界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師行八十里至查汗西里下營是日為重五節領兵正黃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共餉蓋曩所預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艮巽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至喀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歪風呼土下營是日入瀚海邊界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凡軍中輜重盡改裝駝馬空車尚需三四馬力始出陷中按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辛丑師行三十里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野葱二種及藥中之地骨皮黠綴道旁野葱香味亦如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豸墨色如墨蠢蠢蠕蠕隨地而有下營時凡幃幕器物著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太下營戈壁者卽蒙古瀚海別名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鶡及百靈二種獸則唯有跳兔一種身長五六寸尾長四五寸許尾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八寸耳如箭尚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稽爾雅西方有獸曰蹶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躓藉蛩蛩以行非跳兔類矣更有小飛蠅亦如點墨隱約來目中隨有小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目竟失明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選蛆盡出復明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師行六十里至哈魯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鳥黑里太商答下營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寧都搜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逾日咽中猶作嘔逆以是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爾朱歸下營地頗窪下

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葦深一二丈地無草馬飢竟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太下營所掘泉水尚復作屍肉氣己酉師行七十里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是數程山童水枯大槩與西勒布勒都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水在石巔鑿之八九仞始見水野騾成羣蒙古謂之七刻貪色黃頗稱駿見水者視蹄涔掘之泉見焉性善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駝僅能載一野騾壬子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苦布流下營爲瀚海西北邊界瀚海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閱旬有二日所見聞殊詭異因以詩蓄記之得二十韻癸丑師行五十里出瀚海至古魯棒禿魯下營始得泉產靈禽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仿佛迦陵鳥蒙古名爲刻夜勒孤籃又名爲鄭溜抓籃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水乙卯仍駐本營丙辰仍駐本營山水暴發迅不及防人馬幾溺帳幕器物幾盡漂沒丁巳仍駐本營侯鑲藍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會合齊進比聞額營相去尚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前故我兵卽於是日飛疏馳奏仍遵初旨整我單師馳驅前進戊午師行十五里至納拉布蠟下營己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里至烏禿魯布拉下營壬戌師行五十里至巴納里都哈答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本營隨行車輛盡發回卡路戊辰師行六十里至答布胡都下營偵得賊兵噶爾丹犯邊確報恩哈與同事諸將討曰某等奉詔分賊兵勢與大兵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庸且我輕兵疾走賊或詗知厚集醜衆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大兵以力殲賊僉議曰然遂率師遶道轉從東南趨會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黑都哈荅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胡都下營辛未師行五十里回至烏禿魯布喇下營壬申師行十五里回至納拉布拉下營癸酉師行一百里回至納拉下營甲戌師行五十里回至古魯邦禿骨下營乙亥師行五十里回至烏蘭苦布流下營復入瀚海邊界丙子師行五十里回至伊勒呼下營丁丑師行五十里回至拉哈拉達布勒下營戊寅師行七十里回至得勒蘇太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歸下營庚辰偵得賊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營赤城汗城遂遶道趨赴弁力兼程日或百里或百餘里始下營途路迷茫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遂不能詳記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自是每日黎明師行八十餘里乃飯飯罷又復長驅至更定時方下營壬午師行百四十里下營甲申師行八十里下營乙酉師行九十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營戊子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秋七月朔庚寅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營進外邊界卡路邊內爲四十九旗蒙古地聞賊噶爾丹犯邊尚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晝夜兼程前赴親王大軍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一百里下營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丙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會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兵知賊兵日迫去我師僅百里斥堠言賊衆十餘萬後追甚迫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

賊近乃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持重徐行以備接戰戊戌師行一百里下營築壘浚濠爲備己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日整軍洗礮士飽馬騰以厲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本營夜漏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雨駐本營未刻哨兵飛報賊兵夜將刼營乃冒風雨軍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得往會大師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丁未仍駐本營未刻賊噶爾丹遣諜者來窺伺時日方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是日我兵如移營侯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爲鮮不震撼矣戊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酉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庚戌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亥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子師行八十里會合大將軍裕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闊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癸丑師行六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偵知賊壘在烏蘭布通地去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自丙辰閱丁巳戊午士甲冑馬鞴鞍控弦厲刃以待思哈偕某某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此哨兵兩相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軍前言事大將軍知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己未黎明親帥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賊騎十萬餘布陣於山岡以橐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垜氈漬水蓋其上排列如柵以自蔽謂之駝城於柵隙注矢發鎗兼施鉤矛以撓我師爲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遞進礮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于火雞且仆陣斷爲二我師乘勢進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庚申黎明復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詣軍前卑辭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丹雖遣使約降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復長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放噶喇大一員鎮守遂以思哈充右翼噶喇大爲將士統帥焉自丙寅距癸酉閱八日俱領兵坐鎮大營甲戌慮軍糈不繼乃統率老營官兵行八十里前赴大將軍軍前策應己亥師行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丁丑奉大將軍令有旨命礮火營官兵振旅回京是日旋師行八十里下營戊寅師還七十里下營己卯師還八十里下營庚辰師還五十里過哈麻拉大巴汗嶺卽方言鼻子嶺也視張家口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嵬峯矗雲右則懸崖瞰壑行者惴慄是日於嶺趾下營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行十三日爲九月六日癸巳進古北口下營自入口後風氣全乎內地與塞北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怒號驚沙撲面卽五六月煩歊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大抵晨則衣裘午則易絺縠午餘卽挾纊而夜則被毳革焉炎夏如此窮冬冱寒凜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淺乎言之耳甲午師還六十里至石匣下營家人來迎乙未師還七十里至密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頭山下營戊戌師還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侯大兵齊集班師己亥薄暮合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

附錄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順皇上有事親征將三路出師而陝西路遣刑部尚書圖納赴莊浪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臣化行任寧夏鎮總兵呈方略八事一曰嚮導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手畫出塞營陣圖布黑白子為步騎更為首尾接應圖法衆定計還奏經議政大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圖公等所奏略曰噶爾丹今在柯布多應令陝西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順黑河洮淶河合流處前往崐都倫合兵進剿以喀爾喀札薩克部人為嚮導發西安滿州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人為西路兵深入剿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於中途備接應調遣滿兵帥則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弼馬自德巴麟等綠旗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大月給米二斗議裹五月糧道遠一槖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一駝慮所需過多乃乃以牛羊為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物凡驗馬騾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皆預支五月餉弁各賜治裝銀十兩其負糧牲畜由陝省捐輸餉出後專剿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剿制曰可西路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以孫思克為長孫公議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提鎮各標寧夏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餉馬以行先所指鎮彝至崑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尚未青師期宜待四月旋奉上諭陝西兵改從寧夏出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甕金河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可令孫思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崑都倫進兵本出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山西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倫則偏於西恐不得遇寇衆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套祝囊部在寧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為誤至是奉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標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奉廷議大將軍費揚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閏自寧夏發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即令原調寧夏西安滿兵二千漢軍火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三千先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進馬不及飼養則儘營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祝囊諸部導軍部徼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卯時發歸化城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指馬遠至羸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厮養則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丁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有司既免倉卒而兵多上著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令多攜糗糧乾糒解渴諸藥其軍裝而外囊槖渾脫兩具寒具鍬钁鐮斧繩索脚溢羈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孫將軍董潘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惟取其善馬以給征行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二百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啓行循賀蘭山而前麾下游守千把三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隨征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共為中軍營居中先鋒營居前左偏火器營居前右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塞銜尾行日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東芻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磧也浮沙無水草二百餘里至兩郎山有古碣焉題曰兩郎山無他字不詳所立人或以為狼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甕金河而減兵之議始定初甘州肅州涼州三標兵之出寧夏也遠道馳至既不及秣養所得倉糧馱畜皆不及選擇且創始出塞都不習其事又以為厄魯特不可必遇揚威塞外兵行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踣斃更前益乏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頗仆資糧委棄漸有潰逃雖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甕金河守俟後糧供同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溫煖故斃者幸少所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逃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甕金置營焉餘及厮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以行山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為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灰燼撲面盡爇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既疲斃糧多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陝兵議捐糧助給之獨余部所捐加倍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臘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廷議大軍至此量遣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淖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于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崖如陗乃至巔其東復一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水繞之即土臘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佯北以致之賊乘勝轉鬬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所在會副都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而南問之揚鞭指謂曰此山過即賊矣盍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兵方至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曰日將暮矣需來日戰耳賊甚近山上難以夜守余曰戰即來日此山

宜據若賊據其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何不移山下全陣列此以守之大將軍曰日且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明日用礮擊之余曰從來用兵高處不宜讓敵大將軍曰既如此君卽移兵上守之余卽馳回山下以鞭揮兵上山方至嶺而賊亦登半山矣賊見我鄉先據山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而舉銃上擊時大將軍以余言麾全軍上山布陣令河西綠旗兵居中而京師右衛西安三股滿洲兵分左右兩翼及戰又令余領寧夏兵千三百人居左威寧衞唐總兵領涼肅兵千人居右皆據山爲陣其大同鎭兵之後至若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以防林中伏賊而蒙古札薩克諸部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會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時日已將中賊氛甚熾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兵併牽五馬餘兵皆出步戰發上頒皇礮及自製子母礮疊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礮矢舍騎而鬭鋒甚銳不可敗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告大將軍曰河邊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脇賊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其馳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反顧擾動然後山上軍迎面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麾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擊聲震天地賊遂披靡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遇所棄馳馬輜重甲械槊禁匆取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鳥獸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方遣舒將軍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營已凌晨矣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禡祭畢出酒勞諸帥大奬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遂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將佐言以成功且能表揚不忌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鬪與之戰以先據北山而勝是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巔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又制勝之道在擣虛攻瑕使不遣兩軍一攻其旁一刼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呼吸閒非素蒙皇上指授方略且仰藉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寧夏軍爲功首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而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軍勒兵受諸降附簿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車駕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命侍衞馬武迎勞令將卒三人中一人先赴行在受賜且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於是取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輜重閒道先歸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六臺閒有旨詰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卽追獲之故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乏薪兵多絕爨孫公乃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鎭臣並出執爲備禦奉旨遣三總兵皆歸鎭召孫公獨入朝余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寧夏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甕金河兵尚未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皆牛一檢栝則邊民立困圖公納遂止拘牛之令而復議留一月糧另派官兵輓至甕金河以濟班師前留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甕金河副都統祖良璧以草枯水涸於九月初焚糧撤兵散行無律遇噶爾丹姪丹吉喇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遊擊陳綁屏千總劉進孝皆力戰死所殺傷逾于昭磨多賊僅得路以去余問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前策之未盡用也三十六年丁丑余還鎭半載既繕完軍資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盛宜正兵賊窮宜奇兵今噶爾丹兄子澤旺阿喇滿坦阻西北甘肅大兵截西南噶爾丹窮窘勢必東竄若過甕金河復難搜捕宜急蹙之機不可失會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行在諸大臣議之俟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府吳公赫迎駕至定邊得旨令吳赫還理軍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堡明日駐蹕套中命議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少減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駕至寧夏入城駐蹕閏三月十五日駕先發詰寧夏邊外五百里許御船暫蹕十八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洲馬思哈公爲昭武將軍領禁軍一千五百鳥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皆同日行人持四月糧給騎馱馬騾三四每二人給一馳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命部憲于公成龍等收捐納馳馬騾一月糧踵軍後四月丁未朔囊水東芻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上櫜鞬乘馬出行營坐交牀皇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駕渡黃河山河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涼亟走次日午後乃抵兩郞山十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與大將軍會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殘卒千餘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前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回目誘執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令兵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路更西北行遇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繼得旨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而餘兵猶進則聞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深入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吉喇去久令馬將軍以輕騎兼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者五百里閒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議猶欲深入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叩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鎭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復騷擾蒙古上親率六軍討之因輓輸重大特起于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文武大小官員聽其調遣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但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幾千里而至尊親統雄師計數十萬皆倚輓輸爲命公首議造車六千輛爲運米計每輛

霈牲口四頭凡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購買須迂時日奏請敕下臣民急公者與之敘錄甫一月而數過焉且人才効用齊集輦下什物製造刻期而就奉旨帶領官兵車輛赴海子操演分排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輛之營陣共分二十七運祭纛畢登壇號令官兵按隊而行車輛循陣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聯止則守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左則右應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火攻次以弓矢總以長鎗奮勇剿殺自然無堅不破各將領宜相機而進更先號令兵子曉諭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于無失二月三十日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日公督領糧車次第前進公先輕騎馳抵蘇圖行在入見駕問勞奏對畢復返至和爾撥昂吉爾等地方荒沙瀰漫四百餘里沙陷至二三四尺人畜難行重車愈難越公下令無論大小官員軍民能伐道左柳枝用泥沙墊成車路俾車得行必按名奏請陞賞於是公自執佩刀先伐一柳隨運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人畜車輛安行無恙頭運糧車達御營計程僅五十九日衆運繼武而進尾運已抵拖嶺聞西路費大將軍乏糧奉旨速撥運濟師由是西路班師亦由中路而歸因糧足故也時逆賊已敗遁六月二十六日上回京至查爾漢那羅命公會同理藩院尚書班第公將車米堆貯查爾漢那羅並魁蘇地方七月奉命往喀倫散西路黑龍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月入都復聞逆賊潛於西北駕欲西征公寅同事諸君自捐運米並坐臺以司郵遞三十六年丁丑正月駕幸寧夏次雲中數日復奉命先行前三月十三日入寧夏十六日按駕於黃河渡口上撫公肩密諭良久內外不得而知也後三月十五日由寧夏起程糧用牲馱上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仍勅公節制上回鑾公爲總統率諸侍郎北進至船站石嚮遙遵恩命代賞蒙古官兵外番統領皆賸行聽命閱日啓行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探此爲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適差守備林之本費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探取水草善地林夜行失向導令軍士卽地環坐以待明日少頃明星出望星而走忽抵黃河就水飲馬作食西北山峯影影導引前進蒙古曰此卽兩狼山也因率衆望山趨行一日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趨行遂掘地得甘泉能飲人馬數千于是避戈必之涸就此地之善卽報請移臺於此三日過兩狼自此長驅直達大將軍營公師衆督糧亦由此進五月朔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必前進公遂留屯於此越三月因米糧重多令軍士挖壕築城城高六尺壕深九尺空南北二門列柵啓閉以備防護大將軍報捷逆魁授首俘獲甚衆大將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至郭多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日由新得善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五十八日趨朝復命侍衛吳公達禪引公請丹吉喇曰此運米滅爾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也吉喇俯首欠身殊覺踧踖慚懼吉喇乃噶爾旦之領兵大將云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五月朔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率同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陳治安出使俄羅斯國上以出使絕域徑由漠北宜加護衛方合古者卿行旅從之誼命選精騎萬餘人扈行私從僕馬亦復踰萬旌旆亙三十餘里命皇長子騎送二十里至清河初三日出居庸關十八日至歸化城二十一日踰陰山至昆都勒河次日偵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二十三日分三路索帥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東路佟帥帥三旗出西路馬帥帥二旗出中路張陳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遵出都時約也三十日屯哈輪阿巴圖不喇山爲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爲礅臺累累如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卽喀爾喀國矣出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嚮導者誤還其途計程多七百餘里計日多十日有奇道險馬疲不能前進乃盡留輜重輕裝減騎卽正紅一旗已留疲馬四百餘合計全軍不知委棄幾千百也初八日行七八里見過克喇阿祭勒罕土人皆負襁還徙遣通事問之傳說喀爾喀國汗與厄魯忒戰敗而逃主帥索公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院員外前往探佟馬二帥爲合兵之計初九日屯齊爾圖地喀爾喀國男婦馳馬絡繹南奔不下萬數若有矚其後者詢知其主土謝圖汗與厄魯忒戰于邊界全軍崩潰上下皆鳥獸散其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者少爲僧權侔其主一方所聽命亦遁不知所在所居名土臘必喇距色楞河不數程爲我軍取道所必由今爲厄魯忒所燼勢不可往初十日欲待佟馬二帥合兵而屯所無水草因復回營克喇阿祭勒罕是距車臣汗使至以敗狀聞于我軍始厄魯忒戰勝後卽以奇兵突入土謝圖汗所居之地盡掠其親屬輜重車臣汗乃土謝圖汗之弟分長東部亦潰遁不支故來告敗索帥因具疏馳驛奏聞是日傳聞厄魯忒兵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躬擐甲冑營中控馬拔執待旦時土謝圖汗窮蹙無計適逢我軍遂宣言中國皇帝命將提兵特來救援厄魯忒汗聞之懷疑不敢頓兵觀望而喀爾喀遂得瓦全後數日又值班師之命且特遣使臣諭令罷戰厄魯忒釋疑懷德遂遵命振旅而還至所奉使之俄羅斯國更荒遠不可考其境西按大西洋東抵黑龍江南與回回厄魯忒喀爾喀諸國連界皆異服尊事之則其國之大可知前年其部下騷掠索倫我邊圍之既而其汗遣使講解盟好故上欲遣使察其道里形勝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西洋字是役亦有西洋二臣同行因未與漢臣同旗故未及詢其顛末云十一月十二日皆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皇皇夜所遣理藩院員外始還嗤息汗流云四日之內奔走千餘里已訂二帥于前途合兵遂東馬以俟日發十三日早行遇喀爾喀國南徙者蔽地而來前後相望六十餘里馬少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皆與男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右環耳盛暑亦狐帽羊裘牛羊各隨隊而行不煩呵策鞭牛尤多純黑毛垂地尾可纓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屯于是遺棄牛馬死者相枕臭聞數里十六日晚馬帥使至期以三日內合兵十七日遇水草人馬俱便遂駐軍以待分道之兵越二日馬佟二帥

繼至共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進退無策忽二十六日班師旨到卯盡于次日回軍七月十八日到喀嚕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遲數日俱爲絕域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覆沒欲以激上怒朝廷大駭故命兩侍衛飛騎來探京師駭動異常皆彼國謊言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軍士步行飢渴難甚全軍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費銀二百五十餘萬是役使事雖無成而喀爾喀國則得此稍延殘喘不致全沒于厄魯忒殆有天意云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準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鬭青海和碩特部次之世姻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土魯番遣使乞降　聖祖卵而翼之使協力禽仇策妄乘噶爾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犂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犂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　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方獻噶爾丹之口外馴服遂畫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犂悉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幷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入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犂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幷遂自立爲汗　聖祖以其左右呑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犂隔三嶺之險未犂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　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漸徹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　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即顧實汗）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横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山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山王來投　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　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尚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慴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

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
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
詔許其衆入邊復命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
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剌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
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
以術誘煽使從己大剌麻既從于是遠近風靡游牧
番子剌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犯西寧掠牛馬抗
官兵冬十月　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
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參贊軍
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犯南守巴
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　敕富寧安
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噶斯泊在羅布泊之
東東至西寧府界二千餘里復遣諸將分攻鎮南中中南川西川
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
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
古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
餘萬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剌麻于西寧東北之
郭隆寺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
千餘斬馘六千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
藏丹津尚負嵎于烏蘭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衞千
餘里年羹堯奏調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
吉河四路進攻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爲賊赴嘉峪關外必由之路四川松潘
衞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以青海寥闊番衆尚不下十萬
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
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
其不備世宗壯之　詔專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
見野獸羣奔知前途有賊偵騎亟麾兵進果遇賊數
百餘殪之又夜襲其守哈達河之賊追奔一晝夜士
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
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蓐食銜枚宵
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尚未起馬皆無銜勒
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
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
盡而返桑駱海者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
里當木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
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追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
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
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即回疆矣此嘉峪關外蒙古赴青海西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
五年七月侍衞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
兵則噶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斯泊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河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
云云卽防守此路也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一路其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
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擒矣噶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
在敦煌西二百里與桑駱海南北相距千里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
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
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返兩月獻俘京師恭告
景陵　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
太學如征準夷例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衞之西山
亘二百餘里卽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河四面削
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
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羹堯屢剿屢叛至是鍾琪
以兵二萬討之賊狃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于東
山惟留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
山之隘聲期進擣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卽留
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
士以降番嚮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賊殲乞
降班師先後闢青海城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

二十九旗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番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番目改隸道廳衞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周置互市于西寧日月山）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遣賫勅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溝各衞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大通安西而改西寧衞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焉移阿拉山王游牧于山後而牧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師印敕每寺剌麻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律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朝廷遣使索獻不奉　詔亦不敢犯邊我　朝亦罷西師罷捐納事例（本朝開捐例事一爲康熙三藩一爲雍正西陲皆在乾隆川運例之前）惟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留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如其父屢犯邊七年上議討之時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皆以爲天時人事未至都統達福亦力言賊能用其舊臣未可圖惟大學士張廷玉力贊用兵於是以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出北路以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告　太廟堂子　上御太和殿行授鉞禮遂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啓行大雨如注旌纛皆溼識者以爲不祥會羅卜藏丹律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　諭兩大將軍暫緩出師于八月五月來京面授方略以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舍圖牧場當賊來路距大營遠（哈密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圖嶺間之蒙古謂碑爲科舍圖以是嶺上有唐裴行儉西征碑也嶺南設三臺至哈密嶺北設三臺至巴里坤）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於是冬乘虛突刦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兵奪回駝馬大半　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爲副將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州蒙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衞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傅爾丹進城科布多（科布多河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餘里）六月噶爾丹策零遣大小敦多卜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諜佯爲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嶺即阿爾泰山之東幹）距我軍三日程傅爾丹勇而寡謀遽信之卽以兵萬餘往襲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交諫不聽賊以少兵特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中俄胡笳遠作氈裘四合乘高突衝遂圍我前鋒四千于和通泊（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萬矢雨集衆寡不敵傅爾丹以後軍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傅爾丹命索倫蒙古兵先禦之科爾沁蒙古樹紅纛先靡而遁土默特蒙古樹白纛奮摩賊壘索倫兵但知蒙古兵敗誤呼曰白纛兵陷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惟滿兵四千衞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副將軍巴賽查納弼以下皆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賊獲我士卒皆穿脛盛以皮囊繫馬後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匿萑苻中免出傅爾丹反信其言謂白纛兵先敗執土默特公沙津斬之士卒憤怒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

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傅爾丹爲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於察罕廋爾察罕廋爾卽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又以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鄂爾齊斯河以窺我北路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里以其地可屯田且杜爾伯特舊耕種可就餉也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至是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廋爾科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小策零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衆二萬于蘇克阿勒達以援應我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于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斬其驍將喀喇巴圖魯　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廋爾大營偏北而賊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達里克河三處各築城三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在鄂爾坤河西二百餘里翁金河在鄂爾坤河東南三百里與察罕廋爾大營犄角乃　命馬爾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廋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淩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反旆馳救幷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策淩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峯顛輒以兩手張

其衣若阜雕鼓翼而立故賊遠望不覺盡得賊形勢虛實歸報遂嚮導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賊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于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卽古燕然山之南麓也其地右阻山左偪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亙以大剌麻寺兵無走路寺卽喀爾德尼昭也蒙古謂寺曰昭蓋剌麻廟在鄂爾昆河側者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弃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淩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儻以數千兵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趙氏翼謂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況此戰在漢北歸化城在漢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爲歸路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巳類稿幷沿其誤故辯之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杕以徇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留嶺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卽止營致策淩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旣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言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

邊大將軍額駙策淩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淩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援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淩爲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爲游牧以翁金河爲王庭爲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爲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刦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　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魯番兵至即遁隳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齊掠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勷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

詔降三等侯七月召還京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闊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斌等疏防卜倫縱賊刦糧竄逸總兵曹勷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狥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

詔策淩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　上曾奉　聖祖密諭以賊巢遼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爲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徹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留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　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于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深入犂庭之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蘭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之後三款于鄂爾昆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能以戰爲和以剿爲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即與爲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　王師戡定伊犂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　上祭告　太廟御午門受之以　世宗曾有來降免死之詔竟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與　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女嫁侍衛）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茇夷蘊崇如彼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　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

地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東界距伊犂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淩奏言喀爾喀游牧舊時尚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爲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土臘河鄂爾坤河之水皆入色棱格河河寬五六十丈水清駛皆發源中國經俄羅斯入北海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坤河之東爲興安大嶺至黑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爲蒙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東北一大幹鄂爾坤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里爲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再西則爲葱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界矣我 朝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至杭愛山一幹內蒙古語杭愛馬數也山以形似得名阿爾泰山即唐史所謂金山也高入雲霄三垂斗絕爲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河入鄂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爲回紇牙帳及元之和林歷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利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回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南北各二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于乾隆特準夷未服橫亘于喀部衞藏之間則南北爟燧均未得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揃之四準酋準酋反再揃之二回酋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 聖祖墾之 世宗耨之 高宗穫之云

嘯亭雜錄曰傅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帳中見壁上刀槊森然問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笑領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果如其言而敗

又新疆識略云南北二路以哈密爲門戶哈密東千有四百六十里爲嘉峪關關之南百餘里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衞東南百三十里一名庫克托羅垓爲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由此經行即羅布藏舟津從此竄赴準夷之路也

聖武記卷四

乾隆蕩平準部記

邵陽魏源譔

準部自噶爾丹以後三世皆梟雄能用其衆至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而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次子那木札爾以母貴嗣汗位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其同母女兄約束之稍長遂以讒幽其女兄多戮宰桑於是其女兄之夫與諸台吉攻殪之立其庶兄剌麻達爾札而大小策零兩部裔則謀擁立其弟策妄達什大小二策零者皆名敦多卜準夷同族台吉以謀勇爲策妄父子兩世將兵西破衞藏東摧蒙古者也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等皆爲國人所嚮亦皆爲剌麻達爾札所忌俄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復被翦鋤於是達瓦齊與其黨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阿睦撒納者故拉藏汗之孫丹衷之子而策妄那布坦之外孫也丹衷妻策妄之女先生子班珠爾而丹衷被戮復有遺腹孜適輝特部酋生阿睦撒納長而狠戾陰狙見準部內亂欲搆使自訌而已乘其釁初謀擁立策妄達什不遂復挾達瓦齊以逞剌麻達爾札遣台吉將兵三萬搜討二人于哈薩克期必獲以除後患阿睦撒納遁回舊游牧地潛簡精銳千有五百由闢勒奇山路裹糧晝伏夜行突入伊犂誘其腹心爲內應遂襲殺剌麻達爾札以己和碩特種國人未附乃推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族貴而無能旋爲小策零之孫濟噶爾所攻敗兩酋爭立各徵兵於諸部諸部落莫知適從國中大亂阿睦撒納復爲誘除濟噶爾而還達瓦齊於伊犂恃功益驕桀初四衞拉兵伊犂最强阿睦薩納時爲輝特台吉居雅爾雅爾即塔爾巴哈臺在伊犂極北與哈薩克連界塔爾巴哈臺者蒙古語多水獺也在伊犂東北一千九百里其同母兄班珠爾爲和碩特台吉居庫爾烏蘇又取都爾伯特台吉達什之女乃襲殺達什脅降其子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者回語遒緊之謂言其河水湍溜駛急也在阿爾泰山之南二百里科布多之西三百餘里在雅爾之東烏魯木齊之北各八百餘里平定後爲屯田之所阿睦爾撒納令行三部遂侵掠伊犂邊境二人復大隙達瓦齊三遣兵討之皆不克乃自領精兵三萬壓額爾齊斯河又使其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撒納不能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萬東奔敂關內附時乾隆十九年秋也初達什達瓦之死其宰桑薩喇爾等率千戶來降達瓦齊之篡其杜爾伯特台吉三車棱等率三千戶來降　上詢悉其內亂先封降人卹部衆並調西北二路士馬屯邊而阿睦撒納復率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至　上久知其爲部衆所畏服可驅策嚮導且天時人事輻輳宜乘機大舉雪兩朝之憤詢謀於廷羣疑虩虩懲雍正九年博克托嶺之敗以深入爲險惟大學士傅恆主用間出征與　上意合尚書舒赫德及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命收降輒請留其頭目於烏里雅蘇臺軍營而部落悉內徙使不得聚而生變　上斥其猜貳嚴譴之以尚書班第往代俾暫游牧於喀爾喀之札卜堪河札卜堪河受烏里雅蘇河之水西流至科布多境入於泊一作札卜噶阿睦爾撒納入覲熱河備言伊犂可取狀　上大喜封親王其二台吉皆郡王既而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心腹盡至且指畫準部形勢如在目睫定議明

秋大舉直擣伊犂阿睦撒納及瑪木特以為塞外秋獮時我馬肥彼馬亦肥不知春月乘其未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禽之無後患又準部東境以額爾齊斯河與中國為界本杜爾伯特原屯地近接阿爾泰山可屯田備餉（杜爾伯特衆兼耕牧非準噶爾專事游牧者比故策妄父子入寇時其兵皆屯額爾齊斯二河以其可就餉且與科布多阿爾泰近也）宜先遣兵萬人據形勢而大兵二萬整隊繼進　上從之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為參贊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為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降人三車棱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博羅塔拉河在伊犂東北三百里為南北兩路會合之區山川水草形勢皆勝故阿逆叛後卽踞此地以號召南北）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於是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繹絡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犂三百餘里兩軍皆會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宿衛親兵萬人走保伊犂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為營我師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犂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卽乘夜突搗其營拍馬橫矛搴纛大呼賊瓦解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餘騎遂收其衆七千餘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其下半途逃散僅餘百騎以烏什城阿奇伯木克霍吉斯為己所善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樓受之皆赦其死論功行賞首獎大學士傅恆襄贊之功再加封一等公固辭不受班第封一等誠勇公薩賴爾一等超勇公而阿睦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其後達瓦齊霍吉斯亦皆賜封親王郡王入旗籍又釋故回酋大小和卓兄弟在伊犂者使歸舊部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衞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犂和碩特治烏魯木齊（和碩特自固始汗東徙青海後其烏魯木齊舊地遂為準噶爾諸台吉公牧之所）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台吉汗強盛伊犂始為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欲俟事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撒納志未饜必欲為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　朝命則無後患乃自昵於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班第為難而以己情託其歸奏時班第鄂容安留伊犂籌善後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諱其降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詭秘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前有　旨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

期迫班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　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睦撒納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班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睦爾撒納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有降夷首其謀額林沁不信竟縱之去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遣使迎其孥於札布堪河則　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軍營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刺麻宰桑刼掠軍臺蠭起應之時大兵已徹僅五百兵留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班第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時阿逆黨羽不過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各部皆不敢從副將軍薩喇爾陷賊中復潛約宰桑刺麻與戰而將軍永常西路勁兵數千屯烏魯木齊附近台吉宰桑數千咸投赴使驅策用之兼程進剿立可撲滅永常反疑拒退卻自木壘南退軍巴里坤并移軍糧於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　上乃以先後赦除阿逆密旨及班第等狐疑之章奏宣示中外黜額駙親王爵赴軍效力賜額林沁自盡逮永常治罪以策楞代之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兩路遄進討賊明年正月大兵長驅至特克勒河探知阿逆僅距一程（以下皆稱阿逆）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禽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卽轉遞至京不知報禽賊者卽賊所遣以緩師也二月兵至伊犁賊已遁入哈薩克將軍參贊互相咎托言馬力竭頓師伊犁不進　上以諸臣皆非任事才特命大學士傅恆馳視西師召集諸台吉會盟驅策進討中途復召還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兼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達爾黨阿出西路擊敗哈薩克二千賊阿逆易服潛遁我兵追及相隔一谷僅二三里賊倉卒不及駝載忽有哈薩克人來言卽欲禽獻但需其汗至乞暫緩師待時我師爭欲進捕而達爾黨阿遽下令駐軍不知言欲禽阿逆者又卽阿逆所詭遣也阿逆復徐颺去檄索往還頓兵數月無要領而哈達哈出北路遇阿布賚兵千餘於巴顏山不迎擊聽其颺逸諸從征降夷宰桑見兩將軍見賣無能皆輕之又適有喀爾喀撤臺之事事具前綏服蒙古記於是各降夷亦皆變初去年秋　上封諸降夷台吉於熱河噶爾藏爲綽羅斯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杜爾伯特本封阿逆及叛後改封車棱爲汗其餘宰桑等各授官賚幣皆願歸發所部兵從征及見軍屢受欺郵臺內變有輕我心綽羅斯特輝特二部及哈薩克先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阿逆聞四部搆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擾亂策楞玉保逮問亦被害於途將軍達爾黨阿等尋皆被逮定邊右副將軍兆惠以千五百兵駐防伊犁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自十一月啓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皆步行氷雪淖中履襪不完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時

天大風雪譯傳聲息格不相聞會　上先命侍衛
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間道往迎以三十日至軍
壘乃解兆惠得新兵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
坤
　上以準部諸酋甫受封賞歸輒叛知厄魯特
人皆不可德懷三月命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
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大剿之會諸部落亦自
相吞噬綽羅特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
旋殺噶爾布厄魯特向不出痘至是則痘疫盛行死
亡相望兆惠兵復長驅至各烏合賊皆敗走逆酋先
後授首惟阿逆未獲六月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左哈
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
兵遣使入貢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
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徒步夜走俄
羅斯界我朝移檄索之是冬報阿逆患痘死移尸近
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於是命成
袞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臺(時察罕度爾大
營改設於烏里雅蘇臺)而兆惠富德留軍度冬是年迎降之鄂
拓克等軍過輒復叛并誘陷都統滿福於是二十二
年春命率兵四千再剿漏網之厄魯特時各賊衆聚
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間出沒乃議兆惠由博羅
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獵約相會於伊犂皆
分數路無大隊所至獮薙搜山網谷及明年兩將軍
南赴回疆又命親王策布登札布繼之又明年舒赫
德阿桂等繼之並歷年剿掠臺站之瑪哈沁與煽亂
助逆之剌麻櫛比禽馘無孑遺焉計厄魯特四部中
惟杜爾伯特部徙科布多以東之拜達里克河以車
棱始終無二且以兵禽納默庫有功獲保全又達什
達瓦之妻當伊犂傲擾先率所部叩關來投徙熱河

編旗籍又舍楞率所部二千餘竄土爾扈特皆得追
誅而和碩特之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
千人自拔內投巴里坤復爲都統雅爾沙善襲坑之
　上旋鑒其枉於四部中爲不幸論者謂厄魯特
之一大刼則固非無因以然也初準部有宰桑六十
二(宰桑者管事官)新舊鄂拓二十四(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新舊各十二)昂吉
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各台吉所有之戶下)集賽九(專辦供養剌麻事務)共計
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楔揄其性封豕其能不作
賊者不齒於人數一人能刼數人者爲壯士能勞苦
勇戰鬬各回城及哈薩克一聞其至則闔匿奔竄虜
掠驅載惟所欲相詈者至以厄魯特爲詬厲其民則
爾汗又甚之專假昏媾以吞噬與國昏青海覆青海
昏拉藏戕拉藏昏土爾扈特逐土爾扈特昏都爾伯
特并都爾伯特世濟其凶狼生貙貙生貀致我
一祖二宗三朝四顧旰食仄席戍塞防秋中國耗獘
　仁廟　憲廟屢集廷議皆有此賊不滅天下
不安之　諭數窮理極天鍾一阿睦爾撒納以傾
覆之王師初入兵不血刃矢不再發而天不許也王
師再入師則屢次壘則再因而天又不許也幾大幸
又幾大不幸一激再激以致我朝之赫怒　帝怒
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羣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
渾沌檮杌饕餮之羣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
必使無遺育逸種於故地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先
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
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　充賞外至今惟來
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
里間無瓦剌一氊帳毒蓄屢世發於一旦夫甯一阿
逆之故哉即使阿逆不叛四汗分建亦必不數年一

反十數年一反王師旋罷旋興仍同康熙雍正中已事安能耆定百年一勞永逸故曰天也軍行所過旁近之國若東部哈薩克若西部哈薩克若左五部布魯特若右十部布魯特皆奔走奉貢睢盱入覲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斯藏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凡闢疆周二萬餘里　御製開惑論設爲文學碩儒與通務大夫互相問難而　信天主人申文義以折衷之明用兵不得已之意宣示中外陵廟立碑太學又勒銘伊犂者二勒銘格登山者一前後天章照耀絕域命禮部侍郎何國宗率西洋人攜儀器繪地圖徧測西北各部星度節氣日出入早刻列時憲書頒發命鄂容安劉統勳考漢唐西域輿地今昔沿革緝成圖志其名山川增列祀典者十有六歲時祈禱班祝文焉於綽羅斯部舊地設總統伊犂等處將軍節制南北路同參贊大臣駐惠遠城領隊大臣五其一駐惠甯城又於都爾伯特部舊地設烏魯木齊都統一領隊副都統一迪化城綠營提督一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古城領隊副都統一庫爾喀拉河領隊大臣一又於土爾扈特及輝特舊游牧地設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二又置迪化州於烏魯木齊設鎮西府於巴里坤改安西府爲安西州裁安西道凡伊犂所屬城九烏魯木齊屬城十有六屯堡不與焉皆屬天山北路嘉慶中伊犂建社稷壇詔伊犂山河春秋致祭仍用乾隆二十六年所頒祭文朕字改稱

高宗純皇帝廟號並於伊犂之寶伊局每年仍鑄乾隆通寶錢二成永以爲例乾隆年間凡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總爲十全武功文在嘉慶元年

嗣皇帝恭上　太上皇帝寶冊

臣源曰漢之西域前稱山北六國後又稱車師六國車師有前後部前王庭則今吐魯番後王庭則今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則今伊犂其北爲北匈奴地則今塔爾巴哈台也皆爲天山北路行國非居國當其阻於風氣閒於山川我　朝亦嘗勤天下之力以經營之幾與漢世匈奴大宛無異一旦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人又或以爲取之雖不勞而守之或太費抑思兵果否嘗增耶財果否嘗費耶南北兩路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千有四百餘員有駐防有換防駐防攜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有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即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疋棉花布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三十七年十有一月

高宗斥四川總督文綬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西陲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銀九十餘萬今十有餘載歲出較少約積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今已多至七千八百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案新疆識略第二卷甘肅等處所減草料及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折色等項每歲節省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除抵新疆各城廉俸經費外止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詳後武事餘記）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尚不敷二萬三千石於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討兵屯回屯民

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　於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阡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衰多益寡者政之經　國家提封百萬地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產牛羊麥麵蔬蓏之賤澆植貿易之利金礦銅礦之旺徭役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內地邊民服賈牽牛出關至輒闢汗萊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雍正閒烽火偪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運鑲屯甲於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敝又安在夫狃近安忘昔禍不可謂智生齒日孳民財日匱反欲閉其大源不可謂智國用之絀由名糧武俸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文銀出洋之甚皆倍於乾隆中葉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於新疆耳食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荊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狉而冠裳化氈帳而閭井則必得聖人而畀之且必剷錯磨礲一掃其舊而後畀之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終始相成臣是以反覆於西陲軍事之本末覼一支念全體觀一隅廑中國益三歎於始事之固難與終事之不易焉

附錄

新疆南北路之蕩平也以伊犂爲總匯重地而烏魯木齊中外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皆攜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番輪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犂駐防惠遠城滿州兵四千惠甯城滿州兵二千有百四十其伊犂河南岸分駐錫伯兵千索倫達瑚爾兵千察哈爾蒙古兵千有八百厄魯特兵二千八百沙畢納爾兵六百皆射獵游牧爲業（屯種惟達瑚爾兵其餘皆游牧）又建六城分駐綠營攜眷兵三千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犂城環峙共兵萬有五千三百三十兼歲派換防於回疆者八百換防於塔爾巴哈台者千有五百（塔爾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綠旗駐屯兵六百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此北路駐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則皆換防之兵共五千七百有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各九百阿克哈八百英吉爾沙四百庫車及和闐各二百餘烏什及賽里木各百五十皆綠旗兵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葉二城騎兵各三百英吉沙騎兵二百由伊犂派往初議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辦事領隊大臣此南路番戍之兵制也東則烏魯木齊抚南北兩路之衝設駐防滿州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統轄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千古城副都統駐防兵千及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屯田綠旗兵四千又烏什屯田綠旗兵一千並屬伊犂將軍節制調遣此東路之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提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各轄綠營而節制於陝甘總督與新疆駐防相聯絡）新疆駐防換防綠營皆陝甘二省移往其駐防滿州兵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兩翼兵額萬人移往新疆外今惟八千有奇）自索倫錫伯

等兵則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畢納爾則由新附編入（沙畢納爾隨土爾扈特來投乃厄魯特之附庸小部）或督以屯官或隸於佐領其回兵則分隸各城伯克而總轄於將軍大臣惟攜眷駐防之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設無定額或謂南路回疆亦宜仿北路駐防與屯之制招華民實回疆變膏腴為內地勢尤順利尤大異日必有措而行之者

乾隆戡定回疆記

乾隆二十有二年伊犁甫定未大定同時復有回部之變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為葱嶺正榦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為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南北分路於哈密其由巴里坤踰山或吐魯番踰山經烏魯木齊赴伊犁者為孔道其由烏什阿克蘇逾冰嶺赴伊犁者為捷道雪山之陽冬夏湧流數十川貫穿於南路各城而匯於蒲昌海（今呼為羅布淖爾）為中國黃河之潛源其間大小回城數十回莊小堡千計漢書西域諸小國及次小國或僅數百戶千餘戶勝兵或數十人數百人及康熙中　上諭所稱準噶爾攻取回子千餘城皆並回莊回堡數之也最今昔道里形勢出敦煌為古玉門陽關（二關皆今敦煌縣治西南遺趾今遂廢）西行至哈密為古伊吾避白龍堆大戈壁之險逕今闢展古鄯善（亦名樓蘭）而至吐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戊己校尉所治唐交河明火州治皆在焉（車師後庭在今烏魯木齊）又西南行逕古危須焉耆地而至車爾楚軍臺為漢烏壘城都護治焉又西至布古爾為漢輪臺地又西南至庫車為古龜茲唐安西都護府治焉又北逕賽里木城拜城（拜城西即漢姑墨國）而至阿克蘇即漢溫宿國始分三道一北行至烏什即漢尉頭（烏什西北皆布魯特地）一西南行達葉爾羌為漢莎車乃南渡王河而至于闐一則沿烏蘭河岸徑西抵喀什噶爾即古疏勒則漢唐以來西域建庭之所此外西北各小國若循休捐毒盤陀等大氐皆今環回疆之布魯特各部無君長不比數（至其南諸小國如漢書所稱渠勒精絕戎盧小宛等今並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大沙磧周二千餘里流沙遷變今昔不同）計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著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其祖國曰天方更在葱嶺以西數千里有墨德墨克各國當隋唐之際其國王謨罕驀德者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始掃佛教自立教造經三十篇敬天禮拜持齋戒葱嶺以西皆尊曰天使（回回語稱天使為別諳拔爾亦曰派罕巴爾）傳二十有六世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與其兄弟分適各國始自墨德踰葱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為新疆有回酋之始即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瑪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從之旋值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薩克皆為其屬哈薩克行國僅納馬而回部各城則分隸諸昂吉徵租稅應徭役并質回教酋於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　聖祖優卹之遣人護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為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欲自為一部不外屬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之并羈其二子使率回民數千墾地輸賦長曰布那敦（亦曰博羅尼都）次曰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乾隆二十年夏王師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

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
犂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犂俶擾小和卓木率衆助
逆以與勤王之台吉宰桑戰踰年王師再定伊犂小
和卓遁歸始自疑貳而我將軍等遣侍衛託倫泰往
定貢賦未得要約將軍兆惠復奏遣副都統阿敏圖
往招撫初小和卓木之歸也兄弟共議所嚮大和卓
木欲集所部聽　天朝指揮受約束小和卓木以
前此助逆自疑阻若聽朝廷處分必召兄弟一人留
質京師如準噶爾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於人今
幸強鄰已滅無偪處者不以此時自立國乃長爲人
奴僕非計中國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即來
我守險拒之饋餉不繼可不戰挫也計既決集其伯
克阿渾等自立爲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愛曼集士馬
峙糗糧器械以待回戶數十萬皆靡惟庫車拜城阿
克蘇三城之阿奇伯木克鄂對等素悉小和卓忍鷙
且慴我兵威皆奔伊犂兆惠乃令鄂對等從伊敏圖
率厄魯特兵二千以往以責徵糧草爲名未至庫車
中途鄂對等聞親族被戮各城響應且小和卓木心
腹阿布都已發兵守庫車請急歸待大軍而後進伊
敏圖不從以滿兵百人馳入庫車被害鄂對及厄魯
特兵皆馳還事聞　上以兆惠方有搜剿厄魯特
之役乃　命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二十三年五
月將滿漢兵萬餘率鄂對等由吐魯番進攻庫車和
卓木兄弟聞之率烏槍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
徑來援六月我領隊大臣愛隆阿等迎擊半途先殲
其前隊三千於和托鼐十六日又禽斬千有六百於
城外鄂根河奪其大纛截其歸路和卓木兄弟歛餘
兵八百入保庫車城我軍方喜二賊酋自投網可聚
而殲也鄂對曰賊必不株困圍城勢必遁遁有二道
一由城西渭於河涉淺渡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
壁請於兩要隘各伏千兵以待雅爾哈善不爲備終
日棋奕亦不巡壘二十四日薄暮有索倫兵聞城中
駝鳴似負重遠行之聲潛告將軍將軍復不信是夜
兩賊酋及伯克阿布都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北
山口遁而守西門之副都統順德訥聞報尚以昏夜
不發兵及曉始遣百人追之則已渡鄂根河去橋斷
後將軍劾順德訥以塞責并力攻城城依山岡以沙
土柳條築成礮攻不入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
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守城賊瞥見地
下鐙光反塹其外而實藁焚之我兵六百餘焦焉復
劾提督以塞責皆不自請議處八月守城回目阿布
都復夜遁突圍餘衆開門降　上震怒誅雅爾哈
善順德訥馬得勝以狥其後并誅參贊哈甯阿時將
軍兆惠奉　命來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
壯之乃命移師而南時兩和卓木奔阿克蘇其伯克
霍吉斯即前禽獻達瓦齊受封者也閉城不納給令
赴烏什烏什亦不納於是小和卓木奔葉爾羌大和
卓木奔客什噶爾兆惠使鄂對撫和闐而霍吉斯隨
軍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而留副將軍富
德剿餘賊俟集大軍繼進時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
刈田禾歛民入城使我軍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五
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據喀什噶
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
兵先奪據其臺賊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來
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餘里四面十
二門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間出奇先營城東

隔河有水草處結營自固葱嶺北河經喀城外葱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此所謂黑水營也（回語稱赤曰烏蘭黑曰哈喇水皆曰烏蘇）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謀渡河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洳難馳騁且戰且退浮水還營中途爲賊截隔數隊人自爲戰自日至暮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傷者數百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斃再易明瑞亦受傷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歿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營依樹林槍礮如雨我師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焚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乃使人議和兆惠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賊駭爲神初　上以兆惠富德兩軍久暴露於外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參贊三格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及是兆惠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遇靖逆等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新到之索倫察哈爾兵二千餘及北路兵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璊遇賊五千騎且鬬且前轉戰四晝夜砂磧乏水齧冰救渴又乏馬□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軍尚三百里賊愈衆不能進適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奉　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之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刼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軍三路奮蹙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兆惠見圍賊日少又遙聞槍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眢知援軍已集卽勒兵潰圍殺賊千餘盡焚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明年夏四月先遣兵援和闐復二回城之陷於賊者六月兵二萬馬三萬駝一萬皆集阿克蘇又奏以布易回粟省運費三十萬乃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兩和卓自去冬見王師以四百戰賊數萬繼以三千戰守數月已震讋天威至是遂棄城驅人畜逾葱嶺西遁初兩和卓在伊犁久惟墾種之回數千覊旅相倚及歸而舊部數十萬戶念其先世推戴恐後小和卓木顧虐用其民厚斂淫刑惟以伊犁同歸之回及新投之厄魯特爲親兵故衆解體其出亡也舊部罕從者二酋兄弟欲赴巴達克山其黨欲投敖罕各遣使往而敖罕不報乃赴巴達克山明瑞率前鋒千餘騎追至戰於霍斯庫嶺斬賊五百其地卽葱嶺之巔有黑龍池周數百里回語哈喇淖爾卽釋典所謂阿耨達也七月七日我軍四千餘騎追及阿爾楚山賊避其輜重婦女以精銳六千伏谷口而嬴師誘我入險我軍嚴陣爲備富德以火器健銳營居中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袞巴祿爲右

翼別列奇兵援兵各二隊且以兵殿如牆而進奇兵先奪其左右兩山俯瞰下薄賊陣動我兵三面乘之追攻二十餘里殲賊千餘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纛兵械無算我師僅傷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大和卓木先以家屬保河西嶺為走計小和卓木以萬衆據北山及迤東諸峯決死戰富德先令阿里衮等由南岸趨西嶺而自擊東峯之賊仰攻逾時未克乃選銃手數十緣山北顛俯擊之而阿里衮軍亦從南岸山上以火器遙擊山北之賊其山麓又狹偪水僅容單騎賊輜重徒屬擁塞我兩軍分扼其走路賊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牲畜萬計兩和卓木挈其妻孥舊僕三四百人走巴達克山初小和卓木之擁衆而西也本謀襲據巴達克山之國會以其酋不親迓怒斬其使欲約鄰部擾之於是巴達克山酋興兵拒戰於阿爾渾楚嶺禽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是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尼都尸被盜去及二十八年拔達山始獲其尸幷其妻子以獻)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北惠受圍時已封 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伯至是晉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錦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 駕親郊勞於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纛 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 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以喀什噶爾為參贊大臣建牙之所節制南路各城各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領隊大臣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闢展幷東路哈密土魯番哈喇沙拉三城共十有一城各城所轄回城或五六或十餘二十餘不等各設阿奇伯木克理回務自三品至六品各隨年班入覲不得專生殺其西四城換防之兵由北路及安西路更調阿克蘇設局以葉爾羌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回地舊普爾錢並行(普爾錢者形橢首銳中無方孔一當內地錢十)回俗每五十錢謂之一騰格米囊每受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當準噶爾時竭澤以漁喀城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他稅稱是葉爾羌歲徵匠役戶口棉花紅花緞布金礦銅硝牛羊貂猞璮罽果園蒲桃之稅折錢十萬騰格他城稱是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鱗次櫛比堅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虜劫及兩和卓木歸舊部雖減科則而兵餉徭役煩興供給稍遲家立破及出亡又盡其貲以行民脂殆竭自為王人後蠲苛省斂二十而取一回戶休息更始焉回疆通外藩者惟喀城葉城兩路皆西域都會和闐西則叢山東則沙澤近蒲昌海不通外藩無互市惟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皆有玉山玉河定制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河舊不產玉自隸版籍漸生玉石辦事大臣祭河神產玉乃埒和闐其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迹所不至也采者乘犛牛迺及其巉鑿而隕之重或千萬觔以準噶爾鋸截之而使温都斯坦玉工治之色黝質青聲清越 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 中宮縣先後貢

千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徵黃者供宗廟白徵紅者備慶典任土作貢聲教所漸遂登禮樂四十五年以辦事大臣高樸私役回戸三千盜采官玉事發封禁其山嘉慶四年　詔弛禁常貢外恣民自采是歲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觔葱白者八千餘觔白者三千餘觔邊臣俟其祥以聞　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巋然存哈喇沙識者謂南路之玉北路雅爾之金鑛皆天地所以鍾福遐荒誠得其人經理之與屯田本末相輔可盡省內地轉輸洵　國家所以制西域佐中夏百世之利

臣源曰乾隆二十五年　詔曰霍集占兄弟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戸管守毋得樵采汚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集占高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已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卽所居爲寺歿卽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尚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酋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其時尚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强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吐魯舊頭目亦已遷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犂是則霍集占祖宗并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於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罽賓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　聖朝瀦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巴達克山既獻和卓木之馘盡有其孥賄餘黨逃入温都斯坦唆其興師而攻之鄰部愛烏罕又攻温都斯坦而滅之於是大和卓木遺孽逃入敖罕道光中復盜有西四城旋殲於　天討語具別記若乃勒石崐崙之顛攷磬羣玉之府披牒河源之上七萃郤其驅馳柏梁失其嚴麗奧矣昌矣非下士所得詳矣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漢書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焉者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蓋新疆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回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疆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嶺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雖亦皆回教城郭之國然嶺以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方王師戡定準回已拓版圖周二萬餘里豈尚有意貢譯於聲教不通之區臣妾於葱嶺以西之部而天時人事展轉輻輳若有意若無意不鞭笞而就我銜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故阿逆之叛逋爲準部之大不幸而左右哈薩克卽以阿逆之逋而臣貢兩和卓之叛逋亦爲回疆之大不幸而布魯特及葱嶺以西諸國卽以兩和卓之逋而臣貢蒼蒼者若必舉

天山之南北葱嶺之東西居國行國傑僞椎結睢盱之民盡以畀我　大清而後已豈前代發輶軒賫金幣鑿空招攜所幾其萬一者哉漢世天山以北爲烏孫逐水草諸國天山以南爲城郭三十六國唐設北庭安西都護開置四鎮自昔風氣判然南北而北路雄強南路每爲之服役要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時絕時通覊縻勿久更何問葱嶺以外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以伊犂當烏孫以喀葉二城當疏勒高車諸國至北而哈薩克則昔之康居安集延則昔之大宛南而布魯特則昔之循休捐毒巴達克山則昔之烏秅愛烏罕則昔之大月氏其朝貢獻見或有常期無常期商稅或有定額無定額不悉其遠近強弱夷險向背曷以籌控馭哉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二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犂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游牧廣莫蕃茂谷量羊馬風俗物産文字略同準部而語言稍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明年走哈薩克誘煽其汗阿布賚將軍達爾黨阿哈達哈兩路進討阿布賚遣和集博爾根以四千騎從阿逆走魯臘而自率千餘騎西行會於亳阿臘克山下以待七月將軍達爾黨阿兵遇和集前隊二千於雅爾臘山勁騎突其中堅破其伏賊潰斬六百級禽其渠楚魯克又擊和集後隊二千騎於西路陷陣獲其纛礮斬三百級而北路軍亦敗阿布賚於亳沙臘克山下斬二百級獲其渠帥昭華什三戰三捷遂抵伊什河河者阿布賚庭帳也乃遣所獲二渠帥歸諭使禽阿逆而阿逆亦已遠竄明年將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禽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乃禽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於軍門將軍兆惠啓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兕破戒乃食至是言爲　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啖引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於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哈薩克之有三玉斯猶準部之有四瓦剌族也左部鄂爾圖玉斯已臣其右二部齊齊玉斯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西部亦名塔什干方與中部搆兵阿布賚使與我使臣單騎入兩陣間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適我參贊大臣富德方追厄魯特逸賊至右部軍於莽格特城外遂詣軍結款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卽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洽河之間岡嶺綿亘北爲騰吉斯大澤尚有北部接俄羅斯境至今未通中國云瀕河兩岸有城五蓋左部游牧逐水草爲古康居在烏孫西北匈奴之西大宛之東故寒暑徙帳卽康居國王冬居樂越匿地夏居蕃內之俗而右部則有城郭與康居五小王所治五城合爲大宛北鄙故或言哈薩克卽大宛云

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犂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拓克爲名舊游牧於特穆圖泊左右爲準部所迫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犂始復故地二十三年

六月將軍兆惠等追厄魯特逸賊至其界遣侍衛往
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
圭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圭之年九十餘體頎
趺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
燕而示之講武咸詫服曰　天朝騎射之利嚮雖
聞之至於發必命中層甲洞穿馬上三鎗連發五矢
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
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於我等小部落
乎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啓台兩鄂克六日至其地
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拓克亦於七月以
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遣使入朝其西
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
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
戶或七百或千有三百餘戶共二十餘萬口皆
以額德格納部長之部落雖分而游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逐水草
游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逆
回徑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
小臣阿濟畢恭呈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衆生
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於達里之神威如魯斯
坦天下無敵之大勇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堯舜禹湯也
富有四海　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
部自布哈爾以東二十萬人衆盡爲臣僕頭目等以
未出痘不敢入中國謹以使入朝京師將軍兆惠表
聞於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品至七品頭目由將
軍大臣　奏放歲進馬受賚減其商稅遣使巡其部
落同內地焉布魯特持教同回部而居無城郭游牧
同厄魯特而不崇黃教其疆域風俗皆介準回之閒
人貧而悍輕生重利喜虜掠雖厄魯特強盛時亦不
能馴服之東部爲烏孫西鄙古所謂塞王種也西部
則南屬葱嶺東連疏勒之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
勃律俗皆不土著無城郭故由鄂什口出葱嶺則諸
部落正當其麓

敖罕者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
敖罕城亦曰浩罕亦曰霍罕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
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游徧南北二
路從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
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納木干曰奈曼一又
西八十里爲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南揖
葱嶺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
有塔什干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衆亦附庸於敖罕
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爲哈薩克族實不盡屬
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哈爾國環之世爲勍敵敖罕風
俗略同南路諸回城而鷙勇倍之乾隆二十有四年
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
報既而將軍遣侍衛撫定布魯特諸部至其境額爾
德尼酋迓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餼糧氈毺良馬詢
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
　朝廷威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并上將軍書稱爲
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西特之將軍旋貢馬　京
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其後霍集占兄弟爲巴達克
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酋
遺孽云博羅尼都一作波羅尼都一作布拉敦其長子乾隆中已俘入京師漢書稱
自疏勒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諸國疏勒今喀什
噶爾城從其城西踰葱嶺爲出安集延之道安集延
諸城土著耕田有城郭廬室而富強善賈善戰亦大
宛遺風

巴達克山（亦作拔達克山）葱嶺西南回國也扼葱嶺之右去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有四年逆回酋霍集占兄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克達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酋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嶺霍集占屢敗被禽拘之於柴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時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酋與己同牌罕巴爾之裔欲縛獻恐爲諸部所責既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使攻巴達克山而温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霍集占兄弟大軍又壓境檄索素爾坦沙乃遷霍集占兄弟於密室以二百人圍殪之而馳獻其馘率所部十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俱納款（西域聞見錄稱拔達克山誅霍集占盡有其帑賂鄰部退木爾沙興師而滅之敖罕又滅退木爾沙考聞見錄作於乾隆四十二年而四裔考官書載至乾隆五十年止尚稱巴達克山職貢不絕并無破滅之事蓋温都斯坦欲攻巴達克山既而温都爲愛烏罕所滅聞見錄傳聞失實敖又以愛烏罕之哈默特沙汗誤爲退木爾沙國故聞見錄無愛烏罕國名凡此錄於葱嶺以西各國道聽塗說十譌六七不可依據）二十五年遣使入朝貢刀斧及八駿馬自是職貢不絕漢書皮山國在于闐西西南至烏秅國千有三百餘里今自和闐至巴達克山亦千三百餘里其國治葱嶺南四面皆山河抱城東兩崖有懸度之險唐書謂之竭盤陀國去疏勒西南六百里治葱嶺負徙多河即古之烏秅今之巴克達山矣

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亦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山其汗所都默特沙城舊屬伊蘭部爲愛烏罕所幷遂兼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哈爾南界温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刀矛無弓矢重農粟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幷温都斯坦後於是金絲之緞工鏤之玉奄暨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上初乾隆廿四年霍集占爲王師所敗假道巴達克山赴愛烏罕巴達克山中道邀而殺之愛烏罕及温都斯坦各興師問罪巴達山汗懼乃貽中國文綺具言霍集占負中國及擾己國之罪愛烏罕遂與連和合兵拒温都斯坦愛烏罕汗亦聞中國之盛未知其道里遠近遂遣使偕來欲以覲中國廣大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於古爲大月氏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即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即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安息條支境域然其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其克什彌爾之屬爲古罽賓等國惟通市不貢者不悉言

臣源曰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衞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哈薩克三部有汗王公台吉世襲以理其游牧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而稅其百一布魯特亦如之歲遣領隊大臣巡視貪市畏威易於羈馭此外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二十五驛愛烏罕距葉爾羌四十驛克什彌爾距葉爾羌五十一驛温都斯坦距葉爾羌九十四驛皆西隔葱嶺無係邊防雖敖罕部之安集延商賈徧於南北諸城貪貿易無他慮且距葉爾羌亦二十餘驛敖罕境狹人稀外之不及布噶爾什二內之僅當阿克蘇一隅其繁庶惟安集延一區不盡爲所屬（見新疆識略松筠奏回疆事宜十條）道光二十二年敖罕遂爲布噶爾所滅虜其酋長頭目遣使告捷於卡倫布噶爾者距葉爾羌四十驛其地西北界俄羅斯南界愛烏罕

東界敖罕及布魯特富强數千里統轄數百部不尚回教自古聲教兵力所不至乾隆以來惟通市不列朝貢既幷敖罕始接邊陲卽西域聞見錄所謂塞克國云（此外通市之部見於新疆識略者尚有距葉爾羌十三站之瓦罕之綽禪之赫斯圖濟距葉爾羌十五站之沙克拉之什克南之羅善之乾竿特距葉爾羌十八站之達爾瓦斯之窩什距葉爾羌二十站之博羅爾之巴爾替距爾羌二十三四站之哈普隆之馬爾噶浪之依色克距葉爾羌二十七八站之納木干之塔什罕距葉爾羌三十站之霍古之科拉普三十三站之塔爾罕之渾堵斯之鄂勒推帕三十七站之濟雜克之拜爾哈三十九站之圖伯特五十站之噶斯尼六十站之坎達哈爾六十二站之拉虎爾雖時通貿易不能自達於 天朝又或卽各大國之附庸部落不足比數至敖罕與溫都斯坦南北相距數千里中隔巴達克山克什彌爾各國而西域見聞錄謂敖罕與溫都毘連與所述控噶爾及退木爾沙同一荒謬）

乾隆新疆後事記

西域戡定西師亦葳而與前事波瀾相首尾者北路則有土爾扈特之來歸南路安西路則有烏什昌吉之變亂土爾扈特者故厄魯特四部之一也其游牧地曰雅爾（卽塔爾巴哈台）在伊犂之北科布多之西南接鄂羅斯其通中國自康熙中之阿玉奇汗始阿玉奇之曾祖和鄂勒於明季國初爲鄰部所偪率其子書岱青等投鄂羅斯其舊游牧之雅爾地則輝特部居之故厄魯特仍爲四部阿玉奇既長仍回舊部嗣爲汗以女妻策妄策妄則離間其子散札布台吉使率所屬萬五千戶至伊犂盡沒入之而逐散札布歸鄂羅斯又絕其貢道與赴藏熬茶之路康熙五十二年阿玉奇假道鄂羅斯入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遣職方郎中圖禮琛由鄂羅斯報之逾三載始反鄂羅斯者北方大國東界黑龍江包蒙古喀爾喀哈薩克直抵大西洋袤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自明季國初越哈薩克而往投之俄羅斯城郭國也以土爾扈特故行國亦給以邊地額濟勒河使游牧有騰吉思巨澤曰瑪魯托海在圖理雅部之東俄羅斯之南左哈薩克部之北夾河兩岸廣莫饒水草傳至阿玉奇之孫烏錫巴皆以河南岸爲王庭而居其台吉鄂托克等於河北休養生息百餘載兩岸各十餘萬戶犢幕駝馬雲屯谷量乾隆二十二三年王師大掃伊犂其各部厄魯特之逸入鄂羅斯者悉安置於烏錫巴部下是爲新土爾扈特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土爾扈特兵屢衂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犂之後土爾扈特方苦於征役而其族台吉舍楞者又新叛中國自伊犂竄往投之盛言伊犂空虛可據狀其四衞拉新投之人同詞附和勸還故土烏錫巴惑其言與其台吉剌麻集議傳諭大小宰桑各戒嚴約北岸部落於河冰合時同渡東徙適冬煖河久未凍烏錫巴不能待遂率南岸十六萬口啓行沿途破鄂羅斯邊城四鄂羅斯與兵追之已出境將假道哈薩克哈薩克傾國力戰拒之改道布魯特布魯特千百爲羣環攻其輜重牲畜如陸網之待獸土爾扈特進退無路不得已改道各國邊界戈壁之地絕水草旬日皆飲牛馬血而行人畜死士大半自十一月至六月始及伊犂卡倫僅存七萬餘口阽羸無人形伊犂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遣人迎詰之烏錫巴與其台吉等計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願依中國與黃教之地以安部衆奏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楞前曾誑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俄羅斯今來歸疑有姦計且我受鄂羅斯叛藩恐啓釁　高宗以舍楞

前竄時我固再檄索之而鄂羅斯不與是我理直有
詞土爾扈特旣背其上國而來儻復干我中國彼將
焉往且求生而致死之不仁急之必鋌而走險不智
於是受其降召其酋長入覲熱河封烏錫巴爲汗其
弟親王餘郡王貝勒公台吉有差分新舊二部各設
札薩克給官牧之馬牛羊十有四萬而新疆市往之
十二萬　不與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
萬餘石而伊犂贍賑之茶米不與甘肅邊內外購羊
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六萬餘斤氈廬四百餘
架而庫給之氈棉不與共靡帑金二十萬有奇郵傳
供億燕享犒賚使者勞來相望一如康熙中撫喀爾
喀四部例降夷息喘如歸獻西洋鐘表火鎗及所受
明玉印乃賜哈拉沙地爲其游牧以著勒土斯上爲
王庭開都河兩岸廣沃可耕可牧如其故地而鄂羅
斯方西向搆兵不暇東問收其故地馬行東西三十
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藩部仍與我通市如初於是
四喀爾喀部與四瓦剌部之衆皆撫而有之疆域幾
埒元代矣二十九年而有回疆烏什之變烏什在庫
車西北千里戸口數萬亦回疆一大都會也準噶爾
敗其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俘達瓦齊以獻受王封及
二和卓之亂霍吉斯頗持兩端　上恐其反覆不
可專任召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
都拉暴戾無親其屬役之哈密回子又助其魚肉勒
買布糧馬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值售之辦事大
臣蘇成素憒憒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
妻於署而令兵役裸逐爲樂喜怒狠民無所訴二
月解送沙棗樹苛派回戸二百四十人相聚謀變一
回奔告阿布都拉阿布都拉叱逐之西城回戸不願

從亂相率走投駐劄大臣署亦叱拒不納是夕亂作
阿布都拉蘇成及兵役皆殲焉時乾隆二十九年二
月也阿克蘇辦事大臣卞塔海一作邊他哈聞變卽領兵
五百赴烏什烏什閉城出迎卞塔海卽令舉銃城復
閉逾二日又以礮攻城時城中反者不過四百餘皆
閉戸不預聞及是則迫脅羣起共聽阿剌布圖號令
悉衆馬步二千餘出戰卞塔海敗走又敗庫車大臣
鄂寶之兵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伊犂將軍明
瑞參贊永貴各以兵赴援會圍烏什事聞卞塔海以
誤軍機伏法納世通亦以騷擾罪誅官軍晝夜攻城
賊遣其黨潛塡各回城並乞援於敖罕布魯特遠近
洶沸會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隨其
子鄂斯滿在庫車聞之五晝夜馳至葉爾羌置酒盡
召諸阿渾愛曼責以大誥利害復使歌舞之回女勸
侑盡醉而陰遣人赴收其兵器又盡縱其馬驅牧百
里外山澤人心始定其子鄂斯滿自　引回兵赴
烏什庫車城中羣不逞之徒亦思爲亂伯克阿那雅
爾日率衆伯克集大臣署前二更始散阿克蘇回酋
色提巴爾才入覲　京師至肅州聞警七晝夜馳還
阿克蘇城中乃不敢動而賊所遣赴敖罕之巴敦布
復爲布魯特執獻於是賊外援絶我兵又斷其樵牧
敗其衝突而賊首猶刼其衆不許出降城南倚山面
河自河至城茂林橫翳隔河礮不能及也自五月至
七月攻城未克賊一夕忽盡伐之城池豁露我兵四
薄賊內潰盡縛首逆以降官兵入城殲其黨羽徙老
弱萬餘口戍伊犂烏什平奏善後章程一阿奇木之
權宜分一格納坦之私派宜革一回人之差役宜均
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一伯克等之僕使宜節一

賦役之定額宜明一民 回之居處宜別一伯克等與官員相見之儀宜定又移參贊大臣於此徙各城回戶以實之越三年而復有昌吉之事昌吉者王師定準部後大興屯田處也設直隸迪化州於烏魯木齊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除兵民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之屯戶是爲流屯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偪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變戕屯官刼軍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兵僅百有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蔑如也鎮守都統溫福即率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待之兩崖隱蔽賊莫測我多寡是反客爲主反攻爲守破賊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於衆曰望其塵氛雖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賊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我軍各擎鎗伏以待視旗動而擊之敢先者斬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麾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躁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葦湖賊趨絕地遂爲官兵所殲其後詔書屢舉二役爲鎮守回疆諸臣之大戒

道光重定回疆記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戡定後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而統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並受北路伊犂將軍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視當日準夷之虐取兩和卓木之騷動不啻蓰倍兼以蘇成激變高樸敗檢之後宗室侍衛騷擾荷校之餘 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爲利藪以瓜期爲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一不取於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官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西域赤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什噶爾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爾羌歲斂普爾錢萬餘緡和闐歲斂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氊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犂將軍窵遠特無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屬夷各布魯特久爲近塞藩籬自嘉慶十九年孜牙墩之案枉誅圖爾第邁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出塞外憤煽種類名圖報復繼以蘇蘭奇汰列克之事而布魯特亦怨矣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博羅尼都當乾隆初以叛伏誅其子薩木克自拔克達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即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奸回假餽和卓之名斂財煽衆時有謠言嘉慶二十五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八月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百寇邊有頭目蘇蘭奇入報爲章京綏善叱逐蘇蘭奇憤走出塞從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賊舍騎步逃次日官兵追及塞外遺炊尚然竟回軍喀城與斌靜宴中秋節所禽百餘賊斌靜悉誅以滅口 上以斌靜獲賊不訊明釁由蒙隱具奏疑之 特命伊犂將軍慶祥往勘得回民所控斌靜縱家奴司員淩辱伯克交通姦利諸罪奏聞褫逮道光二年以永芹代之芹亦

未能撫馭四年秋五年夏張格爾屢糾布魯特數百
騷掠近邊且詭降要求叵測時內地回戶多爲其耳
目官兵往捕輒遁九月領隊大臣色彥圖以兵二百
出塞四百里掩之不遇即縱殺游牧之布魯特妻子
百餘而還無復行列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
追覆官兵於山谷賊遂猖獗十月　詔以慶祥代
永芹參贊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奸回阿布都拉者
慶祥之腹心也陰爲賊耳目堅稱逆裔無子慶祥信
之奏劾阿奇木王努斯妄報逆裔有子之罪六年夏
六月張格爾率安集延布魯特五百餘由開齊山路
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謂瑪雜也距
喀城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
臣烏凌阿以兵千餘勦之殺賊四百賊退入大瑪雜
內牆垣三重周五里官兵攻之突圍出各回響應旬
日萬計慶祥盡調各營卡兵還喀城爲三營令烏凌
阿穆克登布分將之迎戰渾河先後歿於陣官兵隔
於賊不得入城東走阿克蘇者七百人（此據方略也詢之軍中人則云此七百人者副將周某四川人率之築壘城外回賊圍城則外兵攻其後與城中犄角力戰七晝夜鉛硝盡死之未知孰是但此時四城全叛此七百人何由得達阿克蘇若死戰則副將應優卹典皆於方略無考故存疑於此）初回疆惟敖罕鷙悍善戰有百回兵不
如一安集延之語張格爾恐伊犂北路援兵速集遣
使求助於敖罕約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城
酬勞七月敖罕酋自將安集延萬人至則張格爾已
探喀城無援悔背前約敖罕酋怒即自督所部攻城
城不下又恐回人背之腹背受敵率兵宵遁張格爾
使人追陷其衆復歸投者二三千張格爾置爲親兵
八月二十日喀城遂陷英吉爾沙葉爾羌和闐三城
繼之　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以欽差大臣統陝

甘兵五千餘馳赴哈密會諸軍進勦以陝西巡撫鄂
山署總督又以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七月
伊犂將軍長齡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動喀城
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犂烏
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惟有速發大兵四萬以
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　詔授長齡
揚威將軍以將軍德英阿代鎮伊犂又　命山東
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關與楊遇春
均參贊會阿克蘇進勦原任伊犂將軍大學士松筠
請赴回疆招撫又土爾扈特蒙古備兵請赴援
上嘉之皆不許八月　勅長齡察歷任回疆參贊
辦事領隊各臣貪淫虐激回民之罪斌靜色普徵額
拘下獄擬大辟巴彥圖濫殺僨事追奪卹典章京綏
善戍黑龍江褫前參贊松福之職　特頒手諭十
條指授方略又詔以乾隆間創拓新疆故用出征外
域之例嘉慶初川陝楚軍需未定章程故多糜費今
回疆隸版圖六十餘年城堡臺站悉同內地不得復
藉詞險遠其令總理糧餉大臣定則例繪圖說備
稽核又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僅於哈
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其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及
伊犂采買之糧赴阿克蘇省內地轉輸大半其內地
軍械火藥改由烏魯木齊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視
吐魯番庫車南路水草較便并開新疆銅山鑄普爾
錢又撥烏里雅蘇臺伊犂等孳生牧廠牛駝各數千
馬二萬及蒙古汗王公所進駝三千備用時伊犂之
川楚客民及流犯內多有曾充鄉勇練行陣者　奏
選二千從征時賊已陷西四城盡戕兵民燬廨舍浸
及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八十里烏什庫車戒嚴阿克

蘇辦事大臣長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拒賊於都齊特戰歿賊偪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乃復分兵二百扼河拒之八月葉爾羌回賊五六千將渡河官兵先搜剿北岸附賊時達淩阿自庫車巴哈布自哈拉沙先後來援並分兵援烏什敗其渡河之賊禽斬三百賊復分隊宵渡上游偪城二十餘里長清遣百十騎騁沙揚塵鼓譟東至賊退走南岸我軍亦渡河爲營賊再攻再敗禽斬千百自後不敢窺河北東四城始無恐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時賊三千扼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里爲進兵要道山路嶇險中隔戈壁長齡使提督楊芳襲破之而和闐伯克伊敏等亦聚其衆二千縛獻僞帥及和闐大臣舊印蓋黑帽回非霍集占支派張格爾縱白帽回虐脅之故阿克蘇阿奇木曰伊薩克者遣其黨分赴和闐離間黑回各伯克獻城內附會冬雪封山兵未能進復爲白回所陷七年春長齡等奏言前奉　詔令大兵分奇正二路以正兵由中路臺站進而奇兵由烏什草地遶出喀城斷其竄逭惟是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山溝險狹戈壁數百里所經布魯特部落半爲賊煽未可孤軍深入且官兵留防阿克蘇四千烏什四千庫車五百餘并未到之延綏四川兵五千外其進剿之步騎共止二萬二千如兩路分進相去二十餘站聲息不通且喀城蠭屯醜衆不下數十萬衆咆漂山非大兵全力中路直搗喀城反正爲奇難期萬全無失惟喀城邊接外夷凡十七卡恐賊敗遁已潛諭黑回赴喀約衆邀截二月六日出師十四日至巴爾楚軍臺喀葉兩城分道處也復留兵三千以防南路繞襲之賊二十有二日至大河拐時我軍深入半月未見賊已糧盡日食疲駝羸馬惟恐賊堅壁清野不戰而困我也爭望殺賊因糧是夜始敗其襲營之賊三千次日賊決河灌道多掘溝坎我師戈壁中轉得水以濟士馬午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長齡楊遇春將中軍武隆阿左楊芳右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

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半遁回莊半西竄官軍分路禽斬其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士氣百倍二十有五日至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橫列決水成沮洳騎難馳騁城後林中各有伏賊難繞襲我軍乃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鏖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適賊營火藥自轟我軍乘之射殪賊帥奪旗鼓衆始潰敗追逾渾水河三十餘里禽斬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之賊時河北左山右水路狹箐深恐有伏乃議留兵扼橋而循河南上二十有七日賊數萬據河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未至五十里見牛羊蔽野又探騎數百見軍卽反走我師恐賊誘也嚴令勿掠亦勿追距賊十里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各五百分探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川陝步兵居中騎兵張左右翼進賊佯退欲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兵槍礮迭前而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降亂岡後伏賊援應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潰斬禽各半復殪安集延二帥追至洋達瑪河距喀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距喀城十餘里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列陣亘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穴壘列銃鼓角震天勢張甚我軍復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讙囂達旦夜二鼓西南風起撼木揚沙

大雺晦長齡以賊據形勢偪咫尺且衆寡不敵恐昏晦乘我四面受敵欲退營十餘里□遠賊須霽而進楊遇春不可曰天贊我也雺晦中賊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即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前鋒先扛礮轟賊礮勢與風沙勢相并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回俗高履跕屣不良於行且各裹糗餱負戴累重及敗遁橐舄徧地又喀城大礮尚未運至軍軍衆而無調度不知襲伏犄角之術惟知并歸一隊故爲我破我軍乘勝抵喀什噶爾時三月朔也楊遇春欲急追之張格爾已先遁官兵先據漢城次破回城僅獲其甥娃及安集延僞帥推立汗薩木汗並從逆伯克等先後殺賊無算生禽四千餘奏聞　上以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乃臨巢兔脫棄前功留後患長齡奪紫韁楊遇春武隆阿奪太子太保少保銜仍勒限獲賊時武隆阿病留喀城三月五日楊遇春率師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使楊芳以兵六千餘往勦和闐賊亦同日破賊五千城外禽斬王努斯遂復和闐初張格爾重啗安集延爲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盡得府庫官私之財并搜括回戶殆徧張格爾又昏憒濫誅殺回人大失望及張格爾走浩罕浩罕亦不受也六月長齡令楊遇春楊芳率兵八千出塞搜捕並諭各部落禽獻楊芳屯阿賴楊遇春屯色勒庫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者葱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時出塞官兵八千留喀城兵九千浩罕布魯特各部落雖各有禽獻之言賊愈遁愈遠終無要領軍懸絕徼

道遠餉艱而楊芳在阿賴遇浩罕二千餘賊誘官兵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步步爲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突入老師糜餉命留官兵八千防喀城其餘兵九千即隨楊遇春入關以楊芳代參贊初大軍之西征也密奉　手諭以事平之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將軍參贊籌議長齡以張逆未獲奏言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剌麻已成不可移之錮習即使張逆就禽尚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犬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故回酋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武隆阿亦奏言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此大兵進勦賊即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塞環偪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靡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并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即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巵　上切責長齡老悖昏繆欲釋逆裔歸長舊部與武隆阿均革職留任九月　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代長齡籌善後時張格爾傳食諸部落諸部落漸不能供生計日蹙時中國購禽獻張格爾者爵郡王金十萬十二月長齡等密遣黑回出卡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魁首以望和卓其白回從賊出卡者家室皆令無恙以離其心張格爾果復率步騎五百欲乘官兵除歲不備入卡煽衆潛襲

喀城長齡楊芳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由開
齊山舊路潛入阿木古回城白回奔竄黑回要拒賊
知有變即折奔出卡楊芳率兵三路星夜追至喀爾
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
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
封長齡二等威勇公楊芳三等果勇侯均賞戴雙眼
孔雀翎阿克蘇貝子伊薩克晉封郡王其餘將士胡
超以下賞賚有差是月楊遇春至京實授陝甘總督
加恩東四城守禦諸臣贈䘏西四城殉節諸臣
恭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
郊勞受俘舉行如典凡內地剿賊不獻俘惟外夷獻
俘故惟雍正乾隆舉行而康熙嘉慶中無之是役用
兵三萬六千有奇用帑銀千餘萬兩初恐賊深溝高
壘而遣偏師遶出我東路斷餉道也故多留兵嚴防
後路實抵喀城兵不及二萬其川陝未至之兵有中
途返者初張格爾就禽長齡檄諭浩罕布噶爾縛獻
逆裔家屬浩罕遣使來賀言被虜兵民可以獻出惟
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而我喀城叛弁譚祿
者先踰城降張格爾後復降浩罕爲奸細嚮導教其
要挾又設伏攻官軍於阿賴旋同浩罕使至發覺磔
死　上以逆孥么麼無關邊患　赦那彥成楊
芳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討窮蹙自將縛獻求
市毋煩檄索旋　召那彥成來京那彥成以逆子
布素普年六歲尚在浩罕及助逆之阿坦台汰列克
等未獲屢遣間購致並招諭布噶爾巴達克山達爾
瓦斯各部落使與浩罕攜貳　上敕那彥成毋貪
功生釁令於九年六月回京於是那彥成先後奏章
程數十大略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
都統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犂將軍互相糾察並增其
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役使而印房章京俱由京揀派
不用駐防以重其選尤嚴賄補伯克之弊定其資格
愼其保舉制其迴避其五城叛回地產歸官收租歲
糧五萬六千餘石支五城兵餉三萬八千餘石外餘
糧萬八千石而喀城之大河沿葉爾羌之亮噶爾新
墾尚不在內皆爲酌增各官養廉鹽菜銀之用有餘
則變價解阿克蘇采買儲倉兼改城垣增卡堡練戍
兵以漸裁撤此安內之法也至外夷爲逋逃藪者莫
如浩罕所屬不過八城安集延即其八回城之一在
浩罕東三百八十里距喀城五百里自閉關罷市後
用度不支四面布魯特皆其仇敵一離巢穴即憂外
寇其藏留逆裔不過以繫白回之心惟嚴禁茶葉大
黃出卡以窘其生計盡逐內地流夷以斷其耳目收
撫各布魯特以翦其羽翼待其款關求貢而後撫而
用之此制外之法也悉允行暨道光九年秋安集延
流寓各夷被逐出卡憤怨報復官兵敗績卡外賊衆
萬餘攻圍喀什噶爾葉爾羌焚掠回莊那彥成之子
容安以伊犂參贊大臣領兵赴援軍抵阿克蘇畏賊
不敢進繞道烏什致賊飽颺出卡逮下獄擬重辟那
彥成亦革職長齡以欽差大臣同楊芳哈朗阿馳至
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駐葉爾羌道光二十二年敖罕竟滅於布噶爾
臣源曰乾隆二十三年戡定新疆經畫善後之計北
路詳於南路故屯田二十八萬餘畝而南路不及五
分之一　其官兵則北路駐防而南路僅換防商民則
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夫固畛域視之矣若揖
西守東之議固王者不勤遠略然東四城膏腴不及

西四城什之二卽北路伊犂亦不及焉苟捐畀土酋必互相吞并自相雄長易世後且挾其富庶倔强以與我難如大小和卓之已事不然則爲布魯特侵據邊圉其能晏然已乎誠使仿伊犂烏魯木齊移眷駐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爲額兵屯田裕餉並許內地商民挈家墾種以漸升科計喀城葉城以東兩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數百里有準夷溝渠遺跡可各得萬餘頃溜緩渠平決溉反掌蒔插輒穫畝收數鍾鹵莽爲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民愈衍愈熾外足以控制回戶內足以分中國生齒之蕃利可殫述哉今回疆各城官吏已許挈眷而戍卒商民挈眷之例尚未推廣夫家室不成則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墾闢不富且北路南路皆國家疆以戎索之地何必一輪臺一甌脫　上又以南北兩路相輔車而道里迂遠命查冰嶺以西可通烏什之路那彥成德英阿等奏言自伊犂惠遠城至烏什十七站約千二百里俱有水草中隔數河石多水少人馬可行較冰嶺一路稍平惟中有七站屬布魯特游牧未便設驛是以自昔封禁止爲北路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而兵貴神速設遇緩急卽可由此間道長驅深入皆籌邊者所當攷并附著於篇

道光回疆善後記

道光七年冬　詔直隸總督那公以欽差大臣使回疆明年正月張格爾就禽　詔楊威將軍長公凱旋那公赴喀什噶爾籌善後是時令兩江總督蒙古璧公以大名府知府隨行出關檄司總局先後詳奏章程數十凡綏內攘外築城練兵通商稽卡一革百年積弊源已撰其崖略入　聖武記九年三月

詔賞璧公頭等侍衛署理葉爾羌辦事大臣並賞戴孔雀翎其地周公之　先公舊任遺愛在回民而再造創始又時有變通出原奏之外如葉爾羌清出私懇地畝新糧萬九千四百餘石改徵折色撥補阿克蘇烏什喀喇沙俸餉餘留充葉城經費而以目下存倉二萬石定爲額貯按歲出陳易新毋庸解赴東四城于是葉爾羌倉庫兩足其西抵英吉爾沙中隔之戈壁百四十里相地改驛開渠水重苜蓿士馬大便又以其暇訪回民之疾苦聯伯克之耳目一新壁壘衆志成城十年秋八月卽有浩罕安集延入寇之事初張格爾伏誅後其妻子尚留浩罕那公檄令縛獻不從　上命絕其互市以困之而那公并奏驅歷年留商內地之安集延出卡且沒入其貲諸夷商憤怨思報復探知大兵已班於是奉張逆之兄玉素普爲和卓糾結布魯特安集延共數千謀入寇十年春有客民高四首報五月回郡王伊薩克亦密報賊警參贊大臣札隆阿皆不信且奏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問八月九日聞警始令幫辦大臣塔新哈赴喀浪圭禦之又令副將賴永貴以兵千六百赴明約洛夾剿賊佯以少兵誘我入險而截其後路賊皆騎兵而我兵多步少騎不能衝擊先後覆沒賊遂猖獗札隆阿奏聞　詔陝甘總督楊公遇春赴肅州參贊大臣哈朗阿及楊公芳同馳赴阿克蘇調兵進剿時葉爾羌城中兵僅六百璧公聞警盡徙城外商民於城內傳集各回伯克諭以禍福利害選派回兵分防各要隘一爲西通喀英二城之科熱巴特一爲西南通色呼庫勒之亮噶爾一爲東通樹窩子之巴爾楚克每路各守以兵勇二百回兵一二千部署

甫定而賊圍喀英二城後卽分隊由草湖來寇葉城公選回兵千餘屯回漢二城中路官兵四百陣東門外次日賊步騎萬餘來犯我兵上下攻擊扛礮繼之禽斬賊三百餘又禽撲入回城之賊三百餘賊退走三百里外僅陣亡我兵一人回兵五人是役回漢一心以少破衆全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助順之力皆公推誠駕馭所致　詔賞公副都統銜餘將士分別獎勵有差而札隆阿在喀什噶爾亦督兵三次出城擊賊毀其礮臺殺傷賊衆時伊犂參贊大臣容安領步騎四千五百於九月十二日抵阿克蘇尚欲俟烏魯木齊各路兵集而後進於是葉爾羌敗賊復於二十日兩路來犯回兵迎戰二十里外不利官兵五百復迎剿於十里外郤之又遣回兵擊退色呼庫勒之賊時葉爾羌境內布魯特安集延聞援兵將至皆先竄惟餘上年從逆逃往浩罕之朶蘭回子脅惑各莊（朶蘭回子皆霍集占家奴為回衆賤類自回不與婚姻分遣各城充當苦差者）朝脅暮散不能成隊故不敢攻城僅截路奪掠每路數百人但得官兵步騎二千卽可掃廓道路以解喀城之圍而容安擁重兵八九千反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致喀英二城圍久不解各回城子女玉帛搜括殆盡葉城賊脅從復聚　上震怒逮容安以哈豐阿代領其衆十月七日賊步騎千人犯葉爾羌壁公先決大河渠上游以斷賊近城之路自領兵民八百餘迎擊副將任貴邦先以扛礮擊郤涉水騎賊卽督兵直渡北岸殺賊三百餘賊奔潰十一月朔敗賊復聚攻城日夜相持初五日哈豐阿援兵三千五百至賊望風瓦解初六日哈豐阿等破賊步騎二千於哈拉布札什禽斬三百燒其敗匿回莊之賊五百餘十二日遂進至英吉爾沙喀什噶爾賊已解圍飽颺出塞二十日胡超兵至旣而哈朗阿楊芳二參贊亦至

欽差大學士長公行至葉爾羌以奉　命與伊犂將軍玉公會審札隆阿伊薩克之案折回阿克蘇初賊之至喀什噶爾也官兵已大半沒塞外回城無官兵督守伯克回民奔入漢城而漢城商民復疑自回通賊內應聚衆搜殺二百餘適有自賊逃還之吉林布述賊言伊薩克內應札隆阿謂賊反間不足信而商民皆洶洶圍其署欲除之札隆阿使人衞出伊薩克一家送參贊署監守而撫慰兵民登城守禦及圍解札隆阿具奏始末并言伊薩克久已通賊參贊哈朗阿楊芳初至喀城亦以所詢兵民之詞入奏

上疑之故　命長公玉公會讞究出主謀草奏之幕友周彭齡及羅織教供之通事等奏上札隆阿擬斬監候枷示阿克蘇兩月而還伊薩克舊職其葉爾羌伯克阿布都滿仍許襲其祖霍吉斯郡王之封十一年壁公調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是時浩罕閒官兵大至將由伊犂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浩罕亦於二邊界築牆防拒又遣使求貢俄羅斯欲以乞援俄羅斯以浩罕新搆釁中國拒其使不許入境浩罕旣無外援乃有求市意　上命長公玉公赴喀城召楊芳回任七月長公抵喀城則浩罕已遣二頭目來呈訴前事並請通商此外別無所請也長公遣還其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回被虜兵民兩月不報十月浩罕始遣還前同往之伯克歸報言被虜兵民可以釋還惟縛獻夷目之事回經所無且於通商外要求免稅并給還前所鈔沒貲產較前次所求反奢長公奏言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浩罕與

布噶爾達爾瓦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塔什干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池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於馬上施銃倘遇連環鳥鎗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衆亦俱恨其虜掠果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並於伊犂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先期檄諭布噶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擣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羣起乘釁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湼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浩罕布魯克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前所留來使一人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　上命一切如其所請浩罕大喜過望遣使來抱經盟誓通商納貢是冬浩罕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張聲勢十一月奏請于喀城參贊署設善後局先是玉公長公均有善後密奏至是　上復以中外諸臣條奏交兩公會議兩公以去冬葉爾羌守禦有效遂奏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之策略曰此次入寇之賊與張格爾不同不過烏合夷衆挾驅逐鈔沒之憾虜掠取償並無志於土地人民而各白回畏賊騷掠助順守禦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是此時戰緩而守急惟是兵未至而賊已先逃兵久駐而賊無一獲戰守俱無長策諸臣條奏如言增兵廣屯自爲耕戰以省徵調言之似易行之實難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至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則回性懦弱非浩罕敵若無官兵守禦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臣等再四商籌統兵之人宜立於不敗之地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惟有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其地本回疆都會距喀什噶爾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再移和闐領隊大臣一員以備調遣其喀什噶爾留換總兵一員與英吉爾沙領隊大臣犄角再於葉爾羌阿克蘇適中之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員以爲樹窩子咽喉鎖鑰則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聲勢聯絡其防兵之數請於西四城六千額兵之外再酌留伊犂騎兵三千陝甘綠營兵四千計新舊兵額萬有三千除阿克蘇烏什各有兵千餘毋庸議增外喀什噶爾擬駐綠營兵三千哨探前敵英吉沙爾駐步騎千有五百爲喀葉二城中權接應巴爾楚克擬駐綠營兵三千築堡駐守使賊不能遠截後路和闐僻在一隅止需駐兵五百此外滿兵二千漢兵四千全駐葉爾羌隨參贊大臣居中調度小賊各城自剿大賊參贊相機遣援無煩由內地徵調如賊敢深入以主待客前後夾攻必可一痛創之無後患卽可酌減新兵以復舊制其新兵糧餉應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酌裁百分之二可歲省銀三十餘萬以爲回疆兵餉俟屯田興舉有效地利日增生聚日盛兵民日固卽可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還內地餉額奏上得　旨允行初上年長公密奏請移參贊於喀喇沙爾其地距喀什噶爾東西四千餘里有事鞭長莫及且賊未受創而卽退守適以示弱故　旨未允行至是始自改前議是冬長公回京玉公回伊犂璧公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初回俗皆無城乾隆初定新疆於回莊旁築牆及肩名曰漢城僅容官署兵房倉庫而已其商民街市均在漢城之外或雜處回房故六年之變四城易失及八年善後重建漢城始與回莊隔別然惟喀什噶爾新城璧公所督築並包坊市於城內其英吉爾沙和闐葉爾羌三城則督修者惟討兵

數仍居商民於城外十年璧公守葉城急移商民貨物入城而燬城外市舍及再籌善後擬築闢牆以包坊市工未舉卽奉　命入都常以爲憾然浩罕自通市後見我邊防整飭貪利威畏亦至今無反側

魏源曰那公長公兩籌回疆善後皆璧公總司其局人但知公守禦葉城之功而不知其全局經營至大且密且遠也公常曰回疆之吏職稱司牧回羊也浩罕狼也布魯特保我藩籬譬則犬也六年十年浩罕再犯塞飽食羊羣狼多犬少犬亦隨狼食羊故其吠聲亦不足信今日而欲以夷制夷不在知己知彼哉浩罕部本微也土產甚貧全賴諸夷入卡貨物過境抽稅其西有倭羅堆牌部地險人悍世仇搆兵逮八年浩罕吞并倭羅堆牌無內顧憂故十年遂東犯邊然其西又有布噶爾國環之尤大且强挾浩罕酋之弟以女妻之日夕伺釁及道光二十二年浩罕遂爲布噶爾所滅虜其王子伯克來告捷蓋乘其內亂而助弟滅兄今浩罕遂爲布噶爾附庸則知前此跳梁於卡外者外强中乾也援兵初集之始浩罕遣使求貢於俄羅斯俄羅斯拒之及通商免稅還產還貨盡獲所求始復以兵巡俄羅斯邊界夸示於我亦外强中乾也十年入卡擁張逆之兄玉素普以煽惑白回玉素普誦經慈善見浩罕荼毒回衆深悔其來近又被搜括不肯復爲所愚卽布魯特亦憾其苛稅貌從心怏非嚮日夷回一氣易於煽惑之比祇以巢穴險遠我至彼去我去彼來但能撫馭回民堅壁清野卽可收以回制夷之效或謂回疆堅壁易而清野難不但回戶盡入回城有人滿之患且回地半耕半牧若盡驅牲畜掃羣而至何以處之是又在使回民仿內地堡寨之法相地扼險緩急入保寓清野於堅壁尤守邊大利不在屯田之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聖武記卷五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邵陽魏源譔

西藏古吐蕃元明爲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卽四川打箭爐外巴塘察木多之地爲前藏（亦曰喀木）曰衛卽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爲中藏（布達拉華言普陀宗乘也）曰藏卽札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爲後藏（札什倫布華言吉祥山也以山得名）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出回部重出於西甯皆與藏地北界相連）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亘於三藏之南卽大金沙江上游也下游由緬甸入南海視岷江之小金沙江上游廣闊數倍或云卽黑水而三藏卽三危以怒江爲三藏南界者非也）其西距雪嶺（雪嶺爲岡底斯山在阿里卽葱嶺之南幹）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最西至阿里云在五天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入額訥特珂克境卽中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土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土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好佛立寺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爲釋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誦經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謁世祖潛邸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凡四十一母頒行天下今後藏薩迦有刺麻卽元帝師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後則不入室始登法座）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地曠人悍欲綱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聞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稱曰尚師遣使迎至京師爲高帝后薦福於靈國寺有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之亞於大寶於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貪貢市冀保世職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創於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以永樂十五年生於西甯衞得道於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皆賜紅綺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卽會衆自黃其衣冠遺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爲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爲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未嘗受封於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者卽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稅其弟子稱胡土克圖則分掌教化當明正德時始以活佛聞於中國武宗遣中使率將校十人士千人迎之達賴不願行國人匿之將士欲威以兵爲番人所敗遁還而武宗崩世宗立果盡

斥遣番僧繼又崇道教不信佛人始以達賴之不欲
行爲有前知焉三世曰鎖南嘉穆錯明史所稱鎖南
堅錯也名益著青海河套諸蒙古罔不嚮服順義王
俺荅躬入藏迎至青海建仰華寺奉之大會諸部飲
長生水鎖南堅錯戒其好殺勸令東還而俺荅亦勸
其通中國乃自甘州遺大學士張居正書自稱釋迦
牟尼比邱中國始知有活佛其人實得禪定慈忍淵
默雖具他心宿命通而不自耀於是紅教中大寶大
乘諸法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
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擁虛位不
復能施其號令傳至第四世曰雲丹嘉穆錯生蒙古
圖古隆汗族十四歲入藏坐牀二十八歲示寂故事
蹟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鈔掠西邊安
枕者五十餘年第五世曰羅卜藏嘉穆錯當我
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帑使延
達賴剌麻四年因厄魯特使貽達賴書於是達賴班
禪及藏巴汗青海固始汗聞我　朝興東土各報
使繞塞外數萬里以崇德七年至　盛京奉書及
方物約共行善事并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
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剛大士是爲我　朝通西
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
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　詔賚甲冑弓矢皮
幣并遣使迓達賴九年冬至京師　世祖賓之於
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南苑德壽寺授金
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
賴剌麻　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兵送之初唐
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衞曰藏固始汗
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令
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衞地則第巴奉達賴居
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
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於固始汗翦滅之
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
法王事在崇德十年於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
之細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既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
桂王雲南歲遣人至藏煎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詔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
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於雲南世璠通
書西藏割中甸維西二地求援於青海其書亦爲我
軍所獲　朝廷不之問也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
卒第巴欲專國事祕不發喪僞言達賴入定居高閣
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祖準噶爾
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闚中國又外搆策
妄內閧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
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
曾入藏爲剌麻與第巴相暱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
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　國
初以入藏隔於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
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
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惡搆兵
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丹西
勒圖往蒙古謂剌麻坐牀者爲西勒圖蓋達賴大弟
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　詔莅盟壇與西
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覲釁因責喀部待
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
以報讐爲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
達賴遣使罷兵第巴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嗾之

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敗之烏蘭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　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剌麻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己遙望禮拜有剌麻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煙繚繞覯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剌麻入貢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　詔封第巴桑結為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剌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剌麻脫緇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剌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唆噶爾丹與戎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己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蘭布通之役為賊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為講款以誤我追師緊爾袒庇噶爾丹之由今為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賫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皇恐明年密奏言為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剌麻於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西藏不紀天干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為一歲以寅為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於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而無小建假如閏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一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於其中間摘去一二日耳）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並封進達賴臨終牀簀尸鹽拌像　上許為秘之待十月宣示內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那布坦會擒噶爾丹之兵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於地第巴忌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偽欲藉詞侵藏　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也（策妄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教自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知是達賴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宣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剌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云云案普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禪之號也）四十四年第巴謀毒拉藏汗不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第巴

詔封拉藏翊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衛藏為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衆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於順治十三年鄂齊爾汗卒於康熙九年達賚汗卒於三十六年拉藏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剌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廢第巴所立假達賴

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即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為第六世達賴剌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以康熙二十二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廿歲矣諸蒙古迎至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其搆釁

詔暫居西甯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者西甯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峯環遶之海中有二島人迹不至(卽唐時所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一歲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犂不令歸 上以厄魯特狙詐 勅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耄而醢飲不以爲意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蒙古語謂天曰騰格里猶言天河也蒙古謂池泊海子皆曰淖爾或作賴爾或作那爾或作諾爾或作腦爾皆海子之謂)西接後藏周數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亘爲準夷入藏必由之路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衆趦趄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衆內應開門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犂禁新達賴刺麻於札克布里廟 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棱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逾木魯河(蒙古曰木魯烏蘇華語曰通天河乃西甯西藏之界也) 色棱軍拜都嶺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佯敗屢却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北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脅從番衆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懲前敗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 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甯日且賊能衝雪縋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 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鑲將軍傅爾丹富甯安分出巴里坤阿爾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畢勒罕之眞藏中所舊立之贗合詞請於 朝乞擁置禪榻 詔許給冊印於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於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從達賴刺麻入藏軍容甚盛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卽招土司爲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饟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卽由舊路北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犂者不及半 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達賴刺麻於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 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三十餘年兩立假刺麻西陲俶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果以衣鉢啟爭故六祖不復傳衣鉢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不能違而況人事歟

(松筠綏服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爲薩迦呼土克圖卽元帝師帕斯巴刺麻之後也在札什倫布之西)

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廟本出一源及學成乃自立宗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無眷屬惟薩迦胡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不往來祇為生子襲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為紅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剌麻及濟嚨第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衆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迦廟之本宗也其與黃教異者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一如斯而已又言康熙中喀部為準部所攻破集衆議投鄂羅其與投中國孰利哲卜尊丹巴剌麻曰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為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遂定計東向故馭外夷必因其書尚以決人心之去就案剌麻即僧應僧衣僧冠其袈裟紅色本佛舊制所謂僧伽梨也袈裟偏袒右肩惟禮佛升坐說法用之其常服則緇衣故曰緇門所謂壞色衣也不當概服赭衣尤不當概赭其冠黃教起於明世應服黃袈裟亦同此例乃今京師剌麻不惟冠服一槩紅黃且不服袈裟而袍袿頂戴與在家軍民官吏無別不知起於何時及考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略曰歸化城剌麻廟有一僧被黃衣袒右肩南面坐號呼土克圖自言能憶前生數世貌莊氣靜類有道者青浦杜昌丁藏行紀程曰大中甸紅教大剌麻一人其下剌麻數百皆偏袒右肩紅氆氌為衣余慶遠維西見聞記曰維西黃教剌麻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肘夏戴平頂竹笠冬戴平頂方氊帽如內地僧帽之式乃知剌麻雖紅黃異教而在番地藏地仍服袈裟僧帽不同在家之衣其有品級大剌麻皆年班奉　旨入覲始易頂戴袍袿此外散小剌麻何以槩同在家俗服此不可解者一也俗稱歡喜佛者形同秘戲乃元季番僧導欲誨淫之術元順帝供諸宮內卒亡其國稍知佛律即當恥之且官府亦當禁之乃西藏蒙古及京師剌麻寺中皆有圖像供設恬不為怪試問本何經教起何敬信其胡土克圖不禁之官府亦不禁之此不可解二也至於轉世之說惟黃教有之紅教則以生子襲衣鉢乃維西見聞記則稱紅教剌麻十三種維西係格馬一種其長五人輪回生番地掌教名曰五寶維西五寺紅教八百人皆格馬四寶之種也乾隆八年紅教謨勒孤剌麻轉生於維西民家名曰達機年七歲其弟子輩卜知而尋至達機先一日即告知父母及期揀珠認鉢及所書心經笑摩衆頂歷言前生事不爽遠近爭皈頂禮迎去又善知識剌麻者亦格馬四寶剌麻之高弟子乾隆乙卯轉生於維西通事王善家丁亥年四寶命剌麻數人以金銀馬騾夾迎入藏每程未至之山川此幼剌麻皆能預言之則是紅教亦有呼畢勒罕轉世不獨黃教矣存此以備攷友人固始舉人蔣湘南字子蕭道光初曾佐某學使幕按試西寧至塔爾寺黃教之祖寺也四山環拱靈秀所鍾寺極宏麗其柱持大剌麻僧曰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乃蒙古所奉之活佛與達賴班禪相亞者也甫至寺其知客僧即言昨日吾師已預知君至命延見矣見則服剌麻常服賓主抗禮神氣甚靜因言蔣前生為四川青城縣僧與湘南生時事合蓋湘南生時曾有蜀僧來訪言其前生同學以智慧為記也至是聞番僧語心服因請禮拜于是胡土克圖始改服袈裟僧冠升坐具威儀持咒摩頂說法湘南自問家事平安否幼子無恙否胡土克圖閉目入定少頃曰汝家平安吾有信寄河南開封府某寺僧汝可將去即入室手書固封付之而去是歲試畢又展轉數月以八月十四日始至汴梁即訪某寺僧致書則寺僧自言與大剌麻絕不相識及拆封則寫八月十四日仍是示蔣之信言汝問幼子事我不便預言此子非汝子也汝八月至家不及見矣果一切符合始大神之湘南又言西寧有宗喀巴事迹一小冊記述甚詳番語宗者野慈也喀巴者溝也本名羅布藏格布及成道後人不敢呼其名故以所生之地稱之宗喀巴生明永樂中中與佛教其未生即有種種徵兆既生復有種種靈異十餘歲即出家入藏習經與達賴班禪同學友皆紅教也既而宗喀巴學成悟紅教流弊非佛本旨與達賴班禪辯論十餘事達賴班禪皆屈服且于宗喀巴微行解衣時見有山神奉衣護衛知已證果位遂共禮拜稱弟子于是宗喀巴告言佛教衰弊當改衣制佛法乃可再興遂集衆攷服黃衣冠其教大旨以明心見性為宗不屑幻術臨終自言為觀世音化身閱佛法流弊現身救世目前衆生根器未熟屬付達賴班禪常住輪回轉世互相為師宣揚黃教達賴轉生六世班禪轉生七世自後可不復轉世又言黃教當漸流震旦俟五世後有東方聖人出主中國大扶黃教乃可行化如時機緣未至不可先往故明武宗前屢使迎藏中活佛不肯至皆守宗喀巴之遺囑也湘南又曰河西青海之地人自知其前生者甚多考試時凡行轅祇應之廚役閑雜人等自言前生為某氏子皆庸愚不識一字之人不必剌麻始能知之是河以西別是一世界云胡土克圖者不昧前生之謂也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於雍正之初而定於乾隆之中葉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卒於京師年九十矣　上親臨奠賜名號冊印如達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於庫倫　詔賜金十萬造寺以綏喀爾喀之衆又為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造寺於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衆章嘉者　上在雍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方是時
世宗憲皇帝天縱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　宏法教普利羣生而二年即有青海

剌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剌麻衆各數
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剌麻亦黨賊拒
戰王師討平之　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爲甚乃收
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衆毋
逾三百人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鼐之
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　詔將軍查郎阿率川
陝滇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吉頗羅鼐率後藏
及阿里兵九千截賊去路禽首逆　詔以頗羅鼐
爲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
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
之始是年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
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　詔嚴兵備之乃
收前藏東西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
其中甸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
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剌麻於西裏塘之惠遠廟以
避準噶爾（惠遠廟番名噶達寺）八年還於泰甯護以兵千每年
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
冬雪封山徹兵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
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
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偪近衞
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準噶爾請和　詔果親王
偕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甯歸藏減戍藏
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於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
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剌麻請巴塘裏
塘地還前藏以其爲達賴所降生諸土司建寺安禪
制最宏麗也　詔以其商稅賜之地仍內屬乾隆
三年噶爾丹策楞復請入藏煎茶始許之時貝子頗
羅鼐懲前敗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千於通準
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自是不敢窺藏而西南之
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敉謐
　詔晉頗羅鼐郡王至乾隆十五年而有朱爾墨
特之變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也於十二年襲封
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己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
書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
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
其逆芽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
樓手刃之旋害於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乾隆四年卒）
達賴剌麻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
我將軍策楞班第至藏　詔以二臣先事靖變
　贈一等伯卹以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
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
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剌麻我駐藏大臣增兵千
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
伊犂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剌麻亦
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卽以
此據衞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稱受博碩克圖
汗之封於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
慶王之封於僞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賜於是立固
爾札廟於伊犂河北立海努克廟於河南取所掠藏
中供器實之飯厄魯特剌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
萬六百戶其大剌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
室曰都綱旛刹螺唄幾埒西藏大疑大計皆就決焉
策妄及噶爾丹策楞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
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　朝廷亦賜茶葉香帕
以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
之搆釁皆伊犂剌麻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

犂卽使人赴藏敖茶祝已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
又使固爾札廟剌麻請將軍必使己主伊犂迨叛後
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剌麻激變爲詞敗則刼
奪剌麻馬駝以遁故　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
奉佛其心乃如夜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剌麻亦類
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　王師再至伊犂遙
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廟災剌麻皆焦土與崇奉剌
麻之憝酋同歸一刼亦黃教一大變局也至是
詔仿固爾札廟式立安遠廟於熱河選置高行剌麻
以綏四衞拉來歸之衆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於
喀爾喀郡王青袞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
諭利害毋爲賊煽　詔加封敷教安衆大剌麻四
十五年　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禪來朝祝釐
　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
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二世三世無考　班禪自崇德中同達
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第四
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於
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於乾隆
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於
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　上習蒙古語及平
回部金川卽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
古特語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
高行入覲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　上嘉其
恪誠從之至京接見於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
經放參皆　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
者往論佛法責以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
過受崇奉班禪謝之十一月以痘終京師　詔卽
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春舍利金龕西歸　鸞幸
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
領班第二十人住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
內地剌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賚冊印封第七
世達賴剌麻時年二十二歲尚未受封至是班禪卒
乃封達賴以綏唐古特之衆初前後藏地近葱嶺寒
确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贍於食且僧多於
百姓故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
入覲　朝廷所錫賚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
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
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旃檀華旛磁茗采帛珍
瓌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剌麻之兄也爲班禪
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
教不得分惠又衞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
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於達
賴所屬之戴琫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
視之一無施舍於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唆廓爾
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剌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
扼險要我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
不敢戰於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
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
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
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
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剌麻銀錢出入之額與春
秋巡查鄂博之制於是事權始歸一自唐以來未有
以郡縣治衞藏如今日者其惑衆倡逃之剌麻濟仲
等剝黃伏法仲巴禽至京師治罪而紅教之沙瑪爾
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齊民治番僧
如今日者初達賴剌麻之呼畢勒罕一世二世出後

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世出裏
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
隆末而各大剌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王
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
晉有妊衆即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
口實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六世班禪
七世後不復再來故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秪憑垂
仲降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
親族多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
誨盜之禍　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
用兵之後特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於中藏之
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
誦經降神大臣會同達賴班禪於宗喀巴前掣之而
各札薩克蒙古所奉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
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
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
先於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
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多倫泊之彙宗寺章
嘉通宗乘爲　世宗藩邸時所敬逮其第二世呼
畢勒罕轉生於多倫泊　詔造善因寺居之
高宗朝奉詔來京師翻定大藏經咒奉言其國五百
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
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
王修同文韵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其字
於四十一年趺逝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
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於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
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　綜
計剌麻之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
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
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
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
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
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剌麻之呼畢勒
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
者爲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者出世時能
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住持五臺山竟以酒色
不檢黜退是能知夙命之真呼畢勒罕隔世尚或迷
其本性云凡剌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
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剌麻駐漠南北蒙
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剌麻班四三歲一至
凡西藏剌麻皆袈裟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
冠其駐京剌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
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犂及四川之懋功
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臣源曰佛法出五印度更在烏斯藏西逾葱嶺越廓
爾喀其水爲恆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西南洋
孟買孟加臘等國即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
烏斯藏則在葱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
奘譯經皆從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
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
來佛教則衞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
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夐出諸大法王上
兼以修　夙命通化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
常視爲嚮背中國常用爲銜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
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即宗喀巴經
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六七世自後不復再來今之

黃教非昔之黃教尤非古之釋教宜若可以已焉然葱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爲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鎭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狠性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　高宗神聖百族稟命　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衞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奔巴瓶之頒而　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測矣　天章丁甯申諭比於吏部之爲籤部視元代尊奉帝師干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達賴進表稱曼殊師利大皇帝蓋曼殊音同滿珠卽滿洲轉音也

附錄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今節錄其略曰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又額納特珂克之分支也額納特珂克國卽中印度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千有八百二十一年有烏迪雅納汗者爲鄰國所敗棄印度東走雪山至雅爾隆贊塘遂爲雅爾隆民至其季子生有異表衆戴爲汗由此勝四方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是爲尼雅特博汗歷傳七汗而爲奸臣隆納木所篡半載復爲舊臣恢復迎前汗之子立之復歷七傳至多里隆贊是爲衍慶七汗距佛涅槃之戊子年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矣得百拜讖悔經多寶經及金塔寶匣敬謹供養禪教遂與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戊子年二千七百五十年矣第七汗之子曰持勒德蘇隆贊年十六歲卽汗位遣其十六臣至額納特阿克國中傳音韻之學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爲三十字母各分音韻將禪經百拜讖悔經三寶雲經俱譜譯成文修政治制刑法屏十惡行十善既而娶巴布勒國王之女又婚唐太宗之文成公主各賚經卷佛像來至土伯特國於是令中印度之桑吉剌必滿師巴勒布國之錫拉滿祖師鄂斯達師及唐僧瑪哈德幹師等繙譯宣布歲次戊戌年八十二歲沒歷四傳至元孫持蘇隴德燦取唐肅宗女金城公主迎請中印度之堪布博迪薩都師及巴持瑪師一廣建法輪一制伏妖魅其廟宇佛殿下層肖土伯特中層肖唐地上層肖印度中供三世佛四面四隅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會萃驅魔之咒日月之象得力四大覺路及八嗎哈噶拉之大廟四大浮圖弁光耿塔共三十廟宇環以金輪自汗年二十二歲與工至三十四歲始成於是招集法衆向高行匿特瑪師練習祕咒受諸法要及七百二十佛之灌項又選土伯特童子學譯印度語言文字汗在位五十七年壽六十九歲沒子穆迪贊博立與唐懿宗及印度之達爾瑪巴拉汗同時年五十四歲沒距前佛涅槃戊子年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矣子達爾瑪特松卽位擊敗唐兵建造於廟復補翻從前未譯之經卷按盈髮之數各繫一哈達每哈達各坐一僧供奉敷揚年三十六歲卒自丁未肇興法教至此辛西歷四百九十五年汗卒無子其兄朗達爾瑪汗嗣立其前世爲象會設惡願遂將三乘三藏經教僧衆全行毀滅年六十三歲爲下所殺至其再傳孫巴勒科爾贊復興佛法年三十一歲沒子札實則克巴推廣禪教招回前汗滅法時逃出高僧兼遣子弟大臣二十五人住中印度延請高行善知識至土伯特將經藏祕咒盡行翻寫距戊子涅槃歲三千一百二十三年也其子隴吉卽汗位復請得昭阿通沙師再翻經教此土伯特汗興教源流也蒙古亦土伯特裔之分支當尼雅特贊博七世孫隆納木所篡時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至恭博地方任渡騰吉斯海東至拜噶勒江遇必塔地方人衆詢知爲額納特珂克之裔土伯特汗之子遂羣戴爲君十二傳至多幹索和爾多博墨牛根兄弟俱爲厄魯特巴噶圖特和特奇喇古特四姓之衞拉特多幹索和爾生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郭爾察克部落七傳至哈布勒汗哈布勒汗三傳生鐵木真是爲元太祖青吉斯汗暫三弟哈薩爾哈濟錦諤楚肯并爲蒙古各部之祖青古斯汗年三十三歲起兵伐金三十五歲進兵托克摩克斬蕭古里蘇勒德汗三十七歲破克里葉特之翁汗三十九歲破奈曼之圖們汗四十一歲破郭爾羅斯之納淋汗四十三歲破哈爾里固特之阿爾薩蘭汗四十五歲用兵土伯特之古魯格多爾濟汗其汗遣使獻駝隻輜重無算青吉斯汗因致書於薩嘉察克羅作斡難達噶爾貝剌麻遙申皈禮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屬八十萬土伯特人衆遂進征額納特阿克直抵齊塔納麥嶺之山春遇一獨角獸名曰塞魯奔至汗前屈其膝而叩汗曰彼額納特珂克乃古昔佛菩薩大聖降生之地今此奇獸之至殆上天示意遂振旅而還遣使諭薩爾塔克沁之諳巴海汗不從四十七歲攻諳巴海汗滅之於是青吉斯汗曰承上帝之命駕馭天下十二強汗平定諸惡劣小汗今當養身息心安居十有九年惟唐古特人衆未服丁亥歲遂攻錫都爾固汗圍其城禽其汗收其哈屯遂病終旋於阿勒合山陰哈岱山陽之大鄂特地方建陵寢立白室八間號爲索多博克達大元青吉斯汗所生四子長子察于岱於俄羅斯地方卽汗位次子珠齊於托克瑪克地方卽汗位三子鄂德格依

留守汗位幼子拖雷守產早沒鄂德格依年四十七歲沒子庫裕克汗立在位六月卒次子庫騰汗立因
龍崇侵魔患病延請西方帕克巴剌密特剌麻此剌麻者生距涅槃戊子三千三百七十五年年二十七
歲往額納特阿克與左道六師異端辨難窮其詞獲班第達之號而歸其叔父亦有道高僧先謂之曰日
後有東方蒙古國庫騰汗遣使請汝汝必往行當於彼處大興佛教因示卦驗至是六十三歲起程六十
六歲至蒙古國與汗灌頂病立愈遂興禪教剌麻年七十歲圓寂其歲汗亦同沒其拖雷汗之長子嗣立
在位八年年四十六歲卒次子忽必烈汗立即元世祖年四十六歲即位夏居上都冬居大都平定四大
國其時帕克巴剌密特之姪瑪迪都斡咱繼剌麻位傳經持受灌頂之時則剌麻坐於牀上汗坐於下辦
理政事時則汗與剌麻俱坐於牀上與汗講功德喜金剛根本經汗大敬服汗在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
二歲自是凡歷數傳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爲元順帝汗聽讒殺脫脫太師占夢於
阿難達瑪第剌麻剌麻以災異凶兆告之汗怒不悅剌麻遂辭歸唐古特大元汗遂由古北口出亡作歌
悔泣距青吉斯汗降生壬午歲凡二百零七年距青古斯汗即位戊申凡百有八十年傳位共十五汗四
方大亂各處轉戰蒙古古四十萬衆惟脫出六萬聚集於克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分所部爲左右
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殁屢傳至達延汗太祖之十五世孫也其時插漢小王子已徙漠南而達延
汗留漠北用兵破平部落收左右翼三萬人之衆於祖汗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八白室元太祖廟也
在位七十四年年八十歲殁其季子生七孫爲喀爾喀七博羅特汗其十一子爲漠南九部汗其九部汗
內有巴爾斯博羅特子七人長子袞必里克墨爾招據鄂爾多斯部爲其祖汗守八白室之人領右翼三
萬衆次子阿勒坦汗即俺答據十二土默特部而居領左翼三萬衆尤強於諸部阿勒坦汗年四十七歲
用兵并瓦剌四部六十六歲侵掠中國於是大明隆慶汗給封號金印講和六十八歲歲次癸酉用兵土
伯特地方收服阿木多喀木等部落於是阿里克剌麻爲汗奉誦大有利益分別取舍等經解脫三惡緣
及來世罪孽汗遂崇志經典始念六字心咒其姪鄂爾多斯部博碩克圖濟農年二十七歲往見其叔阿
勒坦汗諫曰前世失陷城池因與中國之人結仇以致出亡失絕今汗壽已高漸至於老事之有益今生
及來世者惟在經教今聞西方純雪地方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依從前神祖忽必烈
汗與帕克剌巴剌麻設立道教豈非盛事乎阿勒坦然之遂與右翼三萬人和好遣使聖識一切之索落
木札木蘇胡大克圖使人未至其聖識剌麻靜坐微笑曰阿勒坦汗前世已經善緣我今必往於是左翼
蒙古三萬人議於青海之察卜齊勒雅地方修造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次遣千人往迎再遣三千人往
迎四次汗自領萬人迎於察布哈勒廟每次獻幣帛諸寶駝馬無算剌麻爲各言其前世三生善緣於是
諸台吉奏言前世青吉斯汗之孫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道教使天下太平今值屢世爭鬬之餘但值聖
剌麻與大力汗二人相遇伏願自今將湧血之大江變爲溢乳之淨海普徧大衆無有窮極是時漢番土

伯特蒙古等十萬餘人無不贊數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葬爲人行糧自此改按八節持戒誦
經每月治齋三日禁殺牲漁獵創立十善福政尊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剌麻之號剌麻亦贈汗合吉
等以經教護法之號阿勒坦許於歸化城立廟以八寶莊嚴佛像博碩克圖汗許將一百八函甘珠爾經
用寶石金銀裝修達賴剌麻亦許於尼濟木搭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胡土克圖先往廟中入馬斑王
定土神獻珍寶助工既而剌麻親至天散花雨又收服雷擊剌麻之術士引入菩提皆大明隆慶汗在位
時事也及阿勒坦汗與徹辰洪台吉相繼殁各部復迎聖識達賴剌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禪三月又至土
默特之地焚化阿勒坦汗骨殖復往各部落宣講經教於是察哈爾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曆汗各遣使敦
請往宣法教聖剌麻曰二大國汗之請非爲己身實爲衆生扶持佛教欲往之心非不甚切但凡物之生
有始必有終今將他往以施利濟遂於使者前入定坐化荼毗獲舍利無算生於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
三千六百七十五年卒於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年四十七歲其呼必勒罕托生於圖古隆汗福晉之身
以乙丑歲降生是爲第四世剌麻年十四歲土伯特遣使迎往從聖識一切班禪額爾德尼出家受格隆
戒號爲聖識切蘊舟札木索賴剌麻由是土伯特之胡圖克圖等議以蒙古地方竟無掌教坐牀之剌麻
乃公擇大慈津巴札木蘇之呼必勒罕往坐牀於蒙古遂稱爲大慈邁達里胡土克圖衆尊以大慈諾們
汗之號并上博碩克圖濟農號爲轉金輪徹辰濟農汗濟農汗年五十九歲錄完金字甘珠爾經又發願
前往西藏宗喀巴之肆納囊蘇虔敦請丹珠爾經至歲次甲子年六十歲殁此達賴剌麻外別出住持蒙
古之諾們汗一支也又博克達班禪一支乃曩昔大乘聲聞之羅漢傳授金剛經在額納特珂克地方生
生世世闡揚正法屏去異端遂獲金剛不壞法身今化爲圖伯特班禪額爾德尼歲次乙未蒙古土默特
等汗行兵圖伯特收服藏巴汗十萬大兵時班禪正在札什倫布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諾爾布旺之
馬倏至兩軍之間大衆駭異其前知三世之巴特瑪三博斡能知未來經有云五百年後濟能特河界構
兵之際當有惻隱菩薩於札克博里山救十萬人之命於是大衆得聞金剛灌頂祕密之教無不如願又
歲次丙辰第四世達賴剌麻蘊丹札木素年二十八歲圓寂次歲丁巳在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生班禪
知之告以五歲前請至廟內則於壽命有礙至六歲令弟子等將托音衣服往迎其孺子即起坐問訊與
班禪論經卷奧妙大衆無不駭異即請至布賚繃廟落髮入學肄業了無滯礙班禪云今世德業必造其
極矣遂命爲第五世羅卜藏札木蘇既而滿洲□□□□□汗初以知勇收服衆庶招降三江之珠爾齊
特取恩克察罕珠爾齊特精大師之統其後午年取大明汗之東省樂亭府郡天現明星昭示祥瑞鄂爾
多斯之斡齊爾圖邁灌頂大王固實曰此□□□□□□汗係有大福之人此星係大力汗之威力星由
是觀之非常人也於是遐爾蒙古俱稱爲大力巴圖魯□□□□□□汗其林丹汗庫圖克圖帶領右翼
三萬人聯絡科爾沁之衆諾延等遂稱爲徹辰汗其後運去其妻子於鄂爾多斯游牧之托賫地方被獲

因取蒙古汗之統己丑歲年四十四歲遂尊為和爾摩斯達額爾德木圖博克達徹辰汗年四十六歲破明錦州而回是時博克達班禪額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剌麻備書印餽儀差胡克圖前往東方和爾摩斯達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徹辰汗處致書並將從前卦驗呈閱□□□□□汗延入盛京尊胡大克圖為巴克什剌麻講經論法聽施無算并寄密諭言將往取大明汗部城俟世事理竣再迎博克達剌麻二人相見癸未歲享年五十二歲升遐諸王遵奉遺勅以兵入關代明統緒迎順治□□汗年七歲坐大明汗之金牀統南方八十萬漢人西方阿木多喀木二十六部落圖伯特北方四萬衛拉特東方三萬高麗中原四省滿珠六萬蒙古歲次辛卯年十四歲遣使迎請二博克達剌麻時班禪以年老未至惟第五世達賴前來大興佛教安生靈緣庫圖克台徹辰洪台吉之裔小徹辰薩囊台吉顯知一切乃將汗等源流約略敘述并將沙爾巴胡土克圖所纂蓬花漢史雜噶斡爾第汗所編經卷源委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黃冊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火蛇當值之二月十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一值之晨告成

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舍民居塹山建碉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設宗布木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碉房其游牧之番及蒙古則居黑帳至其衣氊毳食湩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俗一異（又有稱營者前藏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二十有五邊營十有四後藏大營三中營十有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達賴剌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剌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剌麻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據乾隆二年理藩院造冊）其剌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番民不設官吏僧多於民君幷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峯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溽十里殊裘葛其曠坦數百里四山環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番贊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數萬里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礡之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偕剌麻楚爾沁等往圖徼外山川以阿里西三百餘里之岡底斯山為天下大幹宗祖岡底斯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條之水若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潞江）若岷江無一不源於西藏者故說禹貢者或以三藏即三危而入南海之江即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藏平地連矗二峯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為高行剌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邐迤疊甃而成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於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剌麻所居一峯即招拉筆洞山顛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有池周四里中疊土而亭其上（高四重以琉璃瓦）皮船渡之為達賴剌麻習靜之所拱以羣山匯以三江即大金沙江上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剌麻聚大招寺諷經畢即共增隄石一層剌麻終歲惟此一從也）山之東五里為大小招寺皆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西向志在西方小寺東向思中土也）大招高樓四重殿宇闌干皆銅鎏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及白布國王女塑像其內神佛萬計釭酥為燈殿門外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虬舊制藏中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剌麻於大招

寺議之近始議於公署小招寺規制亞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自中國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座額書寂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白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即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辯也大小招寺在喇薩城為西藏諸城之首喇薩者華言佛地也又南七寺為札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桑鵝四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剌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三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而宗角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落其間經園者書造貝葉梵經頒行各地番僧蒙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其間此外諸園或為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所或在澇湖樹林內為避暑之所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經之最尊重者圜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一至焉達賴所坐疊氍毹數十重為高座番民得其摩頂一擊拂者如不世之遇一梵唄徹山谷莊嚴窮七寶為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倫布寺次之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闊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其大剌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為胡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尚師也其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剌麻等號分駐各番蒙古部落而皆遙領於達賴班禪其兵刑賦稅則有第巴有噶布倫有戴峰有堪布有商上等分掌之西藏額設步騎六萬四千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蒙古共三千騎臨陣惟蒙古騎兵八百頗勇阿里稞壩工布之兵次之其刑有番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剌麻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於賦稅其外夷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萬餘戶寺廟百有二十剌麻二萬五

千餘天時物產勝西藏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即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四千餘戶於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為廓爾喀其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此外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其陝川滇入藏三路惟雲南中甸之路巉峻重阻止通商販大軍不能入也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蒙古草地千有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為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其地高寒乃明正土司所屬為番夷總匯因山為城市井輻輳西三百里逾雅龍江至裏塘即第六世達賴之惠遠廟也又西數百里至巴塘通西甯西藏雲南孔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燠舊皆西藏地自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招服番衆故與中甸維西分隸川滇自此以西路百里至察木多是為前藏亦西甯西藏川滇綰轂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河雪嶺而至洛隆宗城沿途皆有漢人寺相傳吳三桂所建又西數百里踰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凡藏中雪嶺不一四時冰凌其凹處深輒數仞人畜失足杳無蹤迹其顛積雪如城不時隨風飄灑甚於天降行人舍騎而步以手代足羸牲踣墮白骨載途寒沍噤人飛走皆絕惟夏秋之際可行然遇夏雪渙泮勢如傾岳縱水橫潦僕痛馬瘏兼以瘴癘不毛番夷剽奪風日慘澹有冬無春行役之艱于此為極康熙五十九年滇兵三百營於瓦河一柱峯下中夜風雪人馬悉僵吁可畏已又西逾烏蘇江至烏蘇汛始平坦又三百里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故曰西藏非佛國而不可謂非異

境也滇南師範曰（滇繫著有）中國赴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有百里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東天竺北界二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僅三千有二百里視南道徑千有九百里以地望準之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值止因其間赤髮野人隔之故一則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國計三千八百里一則迂道西行入藏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徑直西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野夷若入版圖則與天竺境壤相接昔漢武開西南夷欲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西藏記曰由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自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國都布爾牙部落始上海船行半月至大西天小西天為東天竺大西天為中天竺又曰後藏札什倫布西南與布魯克及白布等部交界白布即贊普取白布國王女之地布魯克即往東天竺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餘里入厄納特珂克即中天竺其中藏前藏東南則以怒江為界江以南即珞瑜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則驅之過江聽野人殘之（以上西藏記）然則怒江南岸逾野夷西境即布魯克部與東天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內附歲輸皮貢於騰越界非不可闢之區則天竺與中國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東天竺即今南洋孟加臘地久為西洋英吉利所據其地已不與佛教即至其地亦無高僧異典而膏沃殷阜寧產鴉片流毒中國誠能募騰越土勇萬人渡怒江而西南長驅擣其背腋通絕域為鄰壤實制西夷之一奇或曰大金沙江自藏經緬其入海之口即東天竺界其水闊於大江造舟藏地順流建瓴尤倍捷於陸然有舟師之便而又有緬夷之梗利害亦適相當也

乾隆征廓爾喀記

四川雲南之西為烏斯藏烏斯藏之西南為廓爾喀廓爾喀之西南為五印度印度古佛國在葱嶺西南瀕大海去烏斯藏尚二千里或以烏斯藏即古佛國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爐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十二驛至中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二十驛至濟隴之鐵索橋為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廓爾喀矣廓爾喀本巴勒布國舊分葉楞部布顏部庫木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三部吞并為一遂與後藏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其巢穴曰陽布距邊約十一二日程其地亦有佛迹唐古特人歲往朝塔拭白土焉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搆兵則自乾隆五十五年內犯西藏始初後藏班禪剌麻以四十六年來朝祝 高宗七旬嘏中外施舍海溢山積及班禪卒於 京師資送歸藏其財皆為其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為紅教不使分惠於是舍瑪爾巴憤愬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其入寇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為詞與兵闖邊唐古特兵不能鬬而 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時達賴剌

麻不可而巴忠擅以賊降飾奏諷廓爾喀酋入貢受
封國王是役未交一兵而糜餉百萬七月廓爾喀遣
人至藏表貢並致駐藏大臣書請如前約鄂輝恐發
覺前事屏不奏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於是廓爾喀
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後藏札什倫布西南左有曲
多江鞏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咽喉天險賊步卒數
千自聶拉木入其時番漢官兵若分兩路一扼曲多
江鞏遏其前一繞赴彭錯嶺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
無援可不戰潰也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則移班
禪於前藏并張皇賊勢奏請移達賴於西甯班禪于
泰甯欲以藏地委賊且札什倫布寺負山面江形勢
鞏峻刺麻數千乘墉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
挈貲先遁刺麻濟仲札蒼等復託言卜諸吉祥天母
不宜戰衆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兩大
刺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忠扈　駕熱河聞變畏罪
自沉水死時鄂輝爲四川總督成德爲四川將軍因
盡以罪委之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議皆其一人
所爲己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禦又按程緩進
　上知二人不足恃乃　命嘉勇公福康安爲
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土兵
進討其軍餉則藏以東川督孫士毅主之藏以西駐
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隴邊外則前川督惠齡主之枷
保泰於軍前　命大兵由青海草地進藏較四川
打箭爐近三十程賊狃於上年賄和之役盡運所掠
歸國留千賊屯界不去鄂輝成德等擁兵四千旣不
擊其飽颺又不攻其　僅破聶拉木寨賊百餘遂
奏賊退欲卽以蔵事竟不言濟隴絨轄二處之賊
　上斥不許明年二月將軍參贊由青海至後藏閏

四月所調索倫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并
藏內官兵三千共采買藏中稞麥七萬石牛羊二萬
餘足供萬數千人一年之食毋煩內地轉運五月連
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六月初　大舉深入恐賊
繞襲後路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
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賊勢而大軍出中路海蘭察將
三隊爲前軍福康安將二隊繼之距濟隴八十里之
鐵索橋初入賊界第一隘也賊斷橋阻險福康安以
正兵與賊相持而海蘭察潛由上游筏渡繞山後出
賊營之上福康安亦卽乘勢造橋奪卡合衝賊營追
剿百六十里至協布魯沿途無地立營故無一賊又
百數十里至東覺嶺兩厓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溜急
我兵緣徑側行險與鐵索橋等乘晦夜雨分兵上下
游接河側枯樹爲橋而渡始奪其險六月九日至雍
雅山廓夷震懾遣使詣軍前乞降將軍參贊嚴檄斥
之數日不報復三路進攻六戰六捷踰大山二重先
後殺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
地前此山勢皆東西夾河自雍雅以後山皆南北夾
河賊踞守兩山中亘一橋八月初我兵三路攻奪其
北岸之山并破其橋北之賊其南岸大山數十里山
後卽其國都也賊以十營踞山守禦甚固海蘭察欲
扼河立營福康安不可逾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
里至斗絕處賊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賊三路
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傷甚衆賴海蘭察隔河接應
而額勒登保扼橋力戰乃退賊方是時其國境南鄰
印度之地曰披楞者久爲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釁
福康安進兵時曾檄近廓夷東南之哲孟雄宗木布
魯克西面之巴作木朗南面之甲噶爾披楞等部同

時進攻許事平分裂其地及是廓夷南告急於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實陰偪其邊鄙廓夷兩支强大敵洶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時我師方挫而賊境益險且踰八月即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還所立合同及所掠藏中財寶金塔頂金冊印歸前被報之丹津班珠爾等并獻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 上本欲裂其土分授諸土司而酬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已受降乃允其請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後藏至廓爾喀有定結大路必遶布魯克巴等部迂道月餘故我師由濟隴近路入左壁右湍不容一騎將軍參贊亦時步進故所貢象遶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而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踰之稍昏黑即不能覓路且有雪城若門洞深數十丈人往來者不敢語否輒有雪大如屋壓而殛之廓爾喀寇藏時運貲歸國者二千人過嶺凍死殆盡蓋葱嶺之南脊天所以限中西也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爲漢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先約期而後交綏我軍不顧輒先發搶襲往往猝爲我乘自大創以後至今貢獻不絕其國西鄰北印度克什彌爾南鄰東印度甲噶爾即明史之榜葛剌一作孟加臘久屬大西洋英吉利其都城則披楞也（一名噶里噶達） 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貢自言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者情願效力 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人入寇粵浙廓爾喀亦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搆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里底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里底即英吉利所稱京屬即謂中國之廣東省所稱披楞屬地即東印度孟加臘顧答以蠻觸相攻 天朝向不過問卻之蓋英吉利國都雖遠在大西洋而其屬國印度則與廓爾喀接壤世仇搆釁故我攻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云

臣源曰廓爾喀界西藏及鄂羅斯攝兩大國之間故內貢中國亦兼貢鄂羅斯近日英夷西與鄂羅斯搆兵東與中國結釁故廓爾喀欲乘兩大國之勢以攻印度云印度地產雅片煙英吉利關稅歲入千萬計其兵船入犯中國者十九皆孟加臘之人誠能聽廓夷出兵之請 獎其忠順擾彼腴疆擣其空虛牽其內顧使西夷失富强之業成狼狽之勢亦海外奇烈也鄂羅斯地袤二萬里與中國首尾相接地大兵强西洋所畏其與我互市之地則有陸而無海英夷之與我互市則又有海而無陸近日鄂羅斯屢與英夷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亙南洋鄂羅斯得之則可以圖并印度故與英夷連年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國學剌麻當即與廓爾喀相近之地）若能許鄂羅斯海舶赴粵貿易聯絡彌利堅佛蘭西等國皆英夷仇敵則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遠犯中國（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以其半入寇中國其餘皆分守各境不敢遠離恐他國乘其虛也）夫以夷攻夷之效旣見者視爲迂圖乾隆嘉慶間一封暹羅遂足以西制緬甸東制安南善奕者或一間著而全局皆生況以宅中馭外之勢制讐釁四結之夷哉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邵陽魏源譔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地衺絡滿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都在大西洋而東接蒙古黑龍江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至元太祖始滅之并滅其北之欽察國南之阿速國合爲一國以封其長子朮赤其地皆在葱嶺西北未至東方也其阿羅思裔族逃於北海計由之地臣服於元及元亡後俄羅斯族姓亦內爭其部長乞援於西費雅國假其兵八千以平內亂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爲汗其國寖强盡驅元裔蒙古出境恢復舊疆距康熙初察罕汗三百五十餘年也數傳至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阿斯拉坦汗遷其人於阿爾泰山北遂與鞬靼瓦剌鄰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斯克窪斯科其新都也曰喀山斯科則葱嶺迤西南抵裏海界西哈薩克地也曰悉畢爾斯科則葱嶺以東復分四部東抵額爾齊斯河南界雅爾科布多爲一部東抵色棱格河南界阿爾泰山爲一部又東抵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爲一部又東抵海南界黑龍江索倫爲一部四部皆名悉畢爾斯科乃其新藩屬地也閱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康熙世之察罕汗故梟雄兒童時好戰鬭戲及卽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嘗由地中海黑海之間攻服諸游牧部落闢地至西印度又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大戰破之控葛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藻東北千餘里地於是又增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佛羅尼斯科共有大斯科七又遣使索其先世所割之那爾瓦部於西費雅國不與連戰數載竟并其城數千里以己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自遷都之於是有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柏興數百若縣治也每大斯科設總管官一曰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柏興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東西之中以烏拉嶺分界卽葱嶺北幹亦名大里布山橫抵冰海烏拉嶺以東水皆入北海烏拉以西水皆西南入裏海地中海其山川城郭人物蕃牧種植疸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衞與中國大同其地產名馬兵長騎戰長火器甲堅可禦銃彈其國奴僕浮於兵額大部落之奴僕有至十二萬者其奴僕一備戰一司農每農給田五十畝養一兵一馬無餉兵之費其教崇耶穌以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西合拉提諾東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托忒者厄魯特字體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　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東邊接黑龍江江者以外興安嶺爲界當明末季我　大清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曰羅刹者亦踰外興安嶺侵偪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佐嶺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羅刹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於黑龍江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大

臣督兵以餉不繼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羅
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奏書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十
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賚等至　聖祖召見之貽察
罕汗書令約束羅剎毋寇邊久之未答也而羅剎復
東略人畜於赫哲費雅哈地藪我逋逃阻我索倫貂
貢將割據黑龍江東北數千里甌脫地　上以其
密邇留都不可滋蔓又重開邊釁乃於二十一年遣
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郛偵形勢於黑
爾根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
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
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
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羅剎復以火器來據城
我師圍攻之死守不去時荷蘭貢使在都稱與俄羅
斯鄰乃　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時察罕汗已卒
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己遼遠且限以行國
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腋所必
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屢賜
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搆釁之罪卽遣使
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由北方陸
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復二十八年十二
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一循烏倫
穆河上游之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
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循流
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
屬俄羅斯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於喀爾
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
古俄羅斯五體文於黑龍江西岸於是東北數千里
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
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然俄
羅斯方西用兵無南侵意噶爾丹敗往投亦不受及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死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
羅斯至土爾扈特者本與厄魯特爲四瓦剌之一於
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俄羅斯
以其行國也指裏海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之東哈
薩克之北無城郭地與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至是
聞準夷敗滅來貢　聖祖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
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悉畢爾及
喀山兩斯科往返行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
呈　御覽又爲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大
者曰色棱格河曰厄爾齊斯河皆發源中國流入北
海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色棱格河在土謝圖汗部
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經俄羅斯境爲楚庫河又
北爲昂可剌河以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
我使臣過境時邊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禮餼以兵護
行時察罕汗春秋四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
汗卒子幼其妃代臨朝爲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
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
喀北界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穀時山至博穆沙嶺
爲兩國邊境而定市於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礮謝天
立誓俄羅斯國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薩
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嘗遣人至
中國學剌麻經典以綏東方之衆并遣子弟入國子
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於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
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
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
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既

而患痘真死乃於明年移尸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統復逃於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 上怒絕恰克圖貿易而舍楞於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衆趨伊犂來降時俄羅斯與圖理雅國兵爭圖理雅以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憚於征役叛逃投中國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啓邊釁 高宗命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犂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復以納我叛人閉市嚴禁茶葉大黃出界逾三年復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恰克圖辦事大臣松筠於五十六年言女汗之子已長成年三十餘將來嗣母位云其聘中國未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曰請 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女汗之子嗣立特遣正使來至邊界議禮不合而返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俄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於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衞藏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犂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氊捆貨而至面白微頳高準采鬢髯紅氊帽油鞾帳居者布列恰克圖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為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稍平衍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峽溝即色楞格河東岸緜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也方準噶爾強時曾以兵窺俄羅斯境由額爾口城深入六百里不見一人疑俄羅斯設伏誘已遂遁還然自準噶爾滅於中國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載無邊患始俄羅斯在明初立國時俗尚椎悍未識西洋技藝至比達王才武奇杰離其國都潛遊他國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返國傳授其所造戰艦火器反爲西洋最其境與英吉利佛蘭西中隔數國惟舟行由地中海可相往來自俄羅斯日強大大西洋各國忌之康熙二十七年英吉利蘇以天王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之俄羅斯縱其登岸而截其歸路會天大雨雪敵軍多凍死英吉利王由北都魯機國逃歸嘉慶十三年佛蘭西波利稔王選兵十三萬并約諸國兵五十萬攻之俄羅斯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佛蘭西深入乘風雪夜潛回縱火風烈火猛佛蘭西兵大潰遁自是威震大西洋近日復與英吉利爭中印度別詳後記別記載五印度志內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即北海其今俄羅斯西域哉又言丁令在北海上唐書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地北距海其今俄羅斯東域哉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于已尼大水即北海皇清通考據此疑烏洛侯即俄羅斯已然魏史列高麗國百濟勿吉契丹諸東夷問又稱爲拓拔先世舊墟且難水今黑龍江則所稱有于已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謂海之例非俄羅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龍東北有大泊即于已尼大水又一統志斡難河即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水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即後魏之烏洛侯也亦謂之烏羅護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桓相接云云是烏洛侯即今索倫錫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證官書四裔攷之誤况原書作烏洛侯而徑改侯爲俟以叶斯音亦太牽強今弁不取元史稱阿羅思地南去大都萬餘里元太宗時有其地然欽察阿速諸國及嶺北諸部皆不屬阿羅斯則初境狹小尚不及今俄羅斯地十之二至近日乃橫

絶東西北海又南侵及印度界其興勃然方乾隆中土爾土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以俄羅斯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搆兵（圖里雅一作普里社控葛爾一作空科爾一作洪豁爾）土爾扈特方恨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愬告中國也皆貶察罕而張控葛謂控葛爾汗國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汗幾爲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溟而中國縉紳亦輒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距北海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冰海人不能至聖祖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言爲不誣蓋夏至不夜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國已極北迫近冰海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蘭英吉利大西洋諸國接壤環峙搆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仁諸地圖開方計里眉燦星臚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之控葛爾商舶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普里社者僅俄羅斯西界蓋即異域錄所稱圖里雅控葛爾汗與俄羅斯搆兵之國是汗名非國名（粵人稱普魯社爲單鷹以市舶桅旗所畫稱之也其國商船歲至粵互市並非荒渺絕域聞見錄妄聽傳聞則好奇輕信之過）乾隆末庫倫辦事大臣松筠撰綏服紀略亦闢控葛爾大於俄羅斯之夸誕黟縣俞正燮亦辯正趙氏翼謂俄羅斯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衞之誣妄然又謂利瑪竇等地圖不知有俄羅斯今攷利瑪竇圖以鄂羅爲縛羅（曰縛羅答曰縛羅得抹曰縛羅德没三地相連甚大）又有葛勒斯國皆在地中海之北歐羅巴東境正當俄羅斯國都南懷仁圖說則曰歐羅巴州東北有莫哥斯未亞大國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强日事吞併其地極寒冬至晝僅二時皆即鄂羅斯之明證不可謂佛蘭西非佛郎機英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剌非孟加臘彌利堅非墨利加也今犓臚其事涉中國者於篇餘詳海國圖志

附錄澳門月報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報曰我等聞俄羅斯之權柄陰謀有大害於我等東邊之印度巴社等國蓋俄羅斯書館在北京中國事情悉知中國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稅餉皆由鴉片並茶葉多得中國之利益而俄羅斯亦欲奪我等印度之貿易稅餉令公司所屬之地不能安靜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別法來相害耶千八百三十七八年我等所屬印度各地方出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千拏哈又至加布爾英國兵馬已近西藏之西界相距葉爾羌戈什哈地方不遠邊疆上駐札有大兵在此幾座城與達機士頓並附近各國貿易極大中國看我等先時在印度不過只有貿易行而已後來却全勝印度地方又見我等再得新奇坡又見我等好似有暗謀澳門小呂宋之意又見好似有犯中國之意故此中國將自己之各埠頭塞閉只准在廣東貿易不肯待我等與大西洋俄羅斯一樣今又兼有俄羅斯人挑動故用此瞻大之法我等今要中國待我與大西洋俄羅斯一體相同

俄羅斯附記

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相鄰而廓爾喀貫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邁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爲溫都斯坦則中印度也（溫都一作與都一作痕都即印度之音轉）再北爲克什彌爾古罽賓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西岸凡巴社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白頭即白帽回）其國皆在葱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理五印度蓋惟北印度未爲所據其東西兩印度各有少半而中南二印度則幾盡弁於英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埠未窺印度全境而鄂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搆兵未遑南牧凡葱嶺以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於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溫都斯坦尚與巴達克山搆兵雖旋爲愛烏罕所弁（愛烏罕即古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鄂

羅兵由黃海攻服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併温都斯坦泝印度河北上於是葱嶺以西自布哈爾愛烏罕諸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弁於鄂羅斯凡夾印度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於英吉利矣（裏海卽加士比唵海亦名死海亦名鹹海亦名北高海明史謂游牧之蒙古曰韃靼西洋人謂游牧之回部曰韃韃皆音近）其英鄂二境之中尚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九年温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酋請救於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之兵攻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酋亦走愬於鄂羅斯鄂羅斯復起駐防韃韃里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洼取木哈臘欲恢復阿付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於是英俄二邊境僅隔與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與都卽印度二字音轉蓋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間）阿付顏尼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洼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爲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爲阿付顏尼破走投援印度時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大兵帥曰口口口副兵帥曰沙機尼遂於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温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酋自以所部兵嚮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於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於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禦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駱駝礮軍步礮軍三路進攻（此三軍謂以馬負礮以駱駝負砲以人扛礮也）又開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偪城而營并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部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既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駭爭潰遁凡二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阿付顏尼酋同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闢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遣沙蘇野王復國酌留歐羅巴兵温都斯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阿付尼顏既遁麻緬則遣使乞師於鄂羅斯鄂羅斯鎮守韃韃里之兵帥久覬東南印度之富特隔於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鬨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同回祖國卽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脚者也舊屬於英吉利故英吉利兵帥曰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鄂羅斯復以收取逃奴爲名襲破機洼及大哈臘二部皆游牧回子之近阿付顏尼者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落之在與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中印度接界弁使人習印度法律語言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爾顏界爲備且議還阿付顏尼酋於故地以息外搆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

大清怒西洋鴉片烟之耗蠹中國　欽差大臣赴廣東嚴禁鴉烟并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佛蘭西彌利堅讐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所部兵攻東印度又傳聞鄂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起程（比革爾乃鄂羅斯東藩屬地與喀爾喀蒙古相近）赴

北京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夷則惴惴甚或欲乘鄂羅斯使臣未至　京

之前速行入寇或料中國疑鄂羅斯更甚於疑他國未必遽信其言是時南洋西洋諸國聞罷市之信各埠茶葉大黃皆不肯售踴貴價倍而英夷國中繳烟價罷關稅各缺銀千餘萬員諸銀肆皆不肯出貸銀價復翔貴借貸鄰國銀肆數百萬充兵餉而彌利堅佛蘭西先後在粵請助兵船爲中國効力亦屢見於粵中督撫及將軍之章奏事則可徵也時則可乘也前記中以夷攻夷之議尚或迂之而不察故復述是篇而以澳門探報附其後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則準酋阿睦爾薩納之來投請兵也盈廷喙拒獨　高宗排羣議用之遂一戎衣而定伊犂矣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來附也盈廷喙拒獨　高宗排羣議受之并移檄鄂羅斯剖明曲直卒盡臣瓦剌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則俄羅斯所部東偪黑龍江　聖祖附書荷蘭轉達鄂汗海道往還半載得報遂擴索倫地數千里矣準噶爾請援兵六萬于鄂羅斯　聖祖移書宣示利害絕其糾約噶爾丹敗無可投卒潰竄死矣　聖神籌運於廊廟之間而指麾喉使於數萬里之外豈不在識夷情洞敵勢哉西藏一陷於準噶爾再陷于廓爾喀彼時氛惡熖熾孰不畏道遠勞師而　兩朝深維利害不惜深入搗伐恢域犂庭是以北懾準夷西震印度奕世而後尚有願效馳驅之廓夷夾攻印度之鄂部請助海艘之島國待我驅策同我敵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擊則彼應威立則令行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哉

附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聞紙也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即中國四月十三日論及鄂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與都哥士山在巴社國南邊各部落而鄂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教四五國亘隔英吉利與鄂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鄂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韃里之機洼韃韃里謂游牧回部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葱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界鄂羅斯皆是也機洼乃韃韃里南方部落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部此部原屬巴社今爲英吉利所據在印度之西巴社之東北韃韃里之南故鄂羅斯人亦攻至荷薩士河韃韃里地近機洼已約木哈臘亦韃韃里南方部落近阿付顏尼同取阿付顏付顏尼部以攻打印度爲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討不行鄂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落近阿付顏尼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西界部魯機北界韃韃里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洼及木哈臘人皆謂鄂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日日使人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鄂羅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鄂羅斯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此韃韃里謂喀爾喀蒙古蓋凡游牧部皆謂之韃韃也必慫慂中國人與英國爭闘并欲得　北京出　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　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不理鄂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一帶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札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鄂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

阿付顏尼之王復立于加模爾城（阿付顏尼舊部）卽應帶兵過興都哥士大山取回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曰突都斯一曰麻爾格一曰模特散皆在阿付顏尼之北木哈臘之南）然後兵到彼必定遇鄂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卽擾亂而回亦或與鄂羅斯人相持大抵英鄂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卽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

國初征撫朝鮮記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近中國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於　文皇帝駐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終未嘗貳明大哉　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乎朝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地也與盛京僅界鴨綠一江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助明海蓋軍合營富察之野天反風疾兩火器却焚我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　上歸其部將十餘以書諭國王李琿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以兵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禽將吏以王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爾喀復出境拒我（瓦爾喀部在鴨綠江之北興京之南長白山之麓與朝鮮接界）屢與我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搆兵　太祖上賓亦不遣使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遼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襲沿海城寨牽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人韓潤鄭梅亡入我朝請爲嚮導搆兵端時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當明天啓七年朝鮮國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　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敗文龍兵于鐵山遁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屠其軍民數萬焚粮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青泉江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于明及求成於我之使絡繹明遼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援皮島又遣精兵九千偪三岔河圖牽制而我　太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爲備時征朝鮮之師已偪國都倧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紬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涖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慊願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都城郭宮殿之壯不肯旋師於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己不預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於平壤城　上復馳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倧請召還義州之兵幷許贖所俘人民議定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殺明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於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倧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渝成約

七年賜倧書責以減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蔘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既爲兄獨不可與一次乎倧不從俟孔耿已歸瀋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發粟往濟然於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　上以書責倧負義州互市之約停我緞布減我蔘價（原議蔘每兩價銀十六兩朝鮮止給九兩又吳漢槎初至甯古塔煎服人蔘半斤反腹瀉　國初蔘價之賤如此）且瓦爾喀係女真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曷觀遼金二史

八年春　上欲與明議和令倧轉達倧以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倧使至拒索逃人及互市詞甚厲又欲坐我使臣于朝鮮大臣之下　上怒却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貢物曰歲幣彼此相稱曰貴國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於是八和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　上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于是內外諸貝勒各修書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我使臣我使臣英俄爾泰率衆奪馬突門倧遣人追付報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誤與講和今當決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　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也四月改元崇德國大清

朝鮮使李廓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于十一月祭告天地　太廟　堂子禡牙親征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敗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襲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擣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

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氷未合及車駕將至氷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騎潛襲王京敗其精兵數千倧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華島自率親兵逾江保南漢山城皆其國天險也（漢江一名熊津江其國都恃以爲險餉運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　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賚　敕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礮至臨津江氷泮復合如前初倧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流寇不暇卹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內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倧再上書請成

上降敕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倧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江

華島者我睿親王以輪挽小舸由陸出海礮沈其大
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鳥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
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
人皆客諸別室　上諭倧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
速遵前詔出城來見倧乃獻出倡議敗盟之宏文館
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詰軍前
上勅令納明所給誥命冊印委身歸命質二子奉
正朔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
從并獻犒師禮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
年宗社數千里封疆保爾無恙倧頓首受命二月從
數十騎出城先於漢江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
上陳儀衛渡江登壇作樂將士環甲肅列倧率其
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
以儀節　上降坐率倧及其諸子羣臣拜　天
禮畢　上還坐倧率其下伏地請罪宣詔赦之倧
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左側西向位諸
王上賜晏畢還其君臣家屬于王京二月盡召回諸
道之兵振旅而西倧及諸子羣臣跪送十里外詔以
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卯年秋
爲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碑頌
德于三田渡壇下四月倧送質子湼淏等至五月攻
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爲鄉導乘朝鮮兵船盡
俘島衆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二年
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勅切責　命
遣舟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
六年大軍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
倧奏言軍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
上以從前海運間遭風未有全漂者降　詔
切責刻期督催復運糧萬石船百有十五艘由大小
淩河口進至三山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爲
明水師所截擊僅存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
從陸運　詔責朝鮮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
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爲或
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
請冒險水運　上許其改從陸止留火器兵千厮
役五百餘悉遣還既而運糧士馬久不至遣使往朝
鮮詰責并鞫其大臣得其尚書金聲黑尼閣臣申得
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　上將許
之而將士咸欲進兵　上降勅詢倧令直陳所見
倧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船二至
朝鮮界　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
業等潛通明國書饋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月
世祖章皇帝卽位頒　太宗文皇帝遺詔免
朝鮮歲貢三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
國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
鮮雖外藩也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
漕粮以賑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
明史告成許更正其先世莊穆王倧簒逆之誣皆他
國所未有而使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
貢亦輒預上元詩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
箕子遺風箕子以後至唐世都平壤在京都西四百里距鴨綠江三百
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都之西二百里距鴨綠江五百餘里明初王旦
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
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
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日可達崇德二年日

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產器幣國王李倧獻其書幷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本觀釁而動卒懾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縣七十臣源曰有國家者禮義以爲防城郭甲兵以爲固自羲黃以來不能偏廢朝鮮北距遼東南西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絶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爲倭寇出入之闉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尚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峰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綎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海外截然其王京踞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倭船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尚弓馬人鷙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勃鬱往往東走倭西走遼爲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南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儻別遣一旅斷平壤則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强爲上能審己結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助救之助安被怙幬之福所謂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上

滇邊西南爲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爲順寧普洱元江諸府州地斜袤四千里皆界緬甸而永昌之虎踞天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江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卽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於唐爲驃國至元始爲中國患世祖成宗數征之未得志明萬歷中宣慰使莽體瑞者吞諸部幷臣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養再破緬而卒亦幷於緬遂爲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邏景邁古剌諸國及莽應裏爲劉綎鄧子龍擣阿瓦破降之其後巡撫陳用賓又約暹邏夾攻屢破之由是不敢內犯惟與暹羅及古剌景邁世仇明永歷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李定國遣馬九功約古剌遣江國泰約暹羅議犄角功緬裂其地二國各遣使報諾而　大清兵取永明王於阿瓦二國之師失望而返旣而三藩叛亂緬益遼隔竟國於西南不臣不貢雍正九年緬與景邁交鬨景邁使至普洱求貢乞視南掌暹羅雲貴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景邁者世所傳八百息婦國也居景邁城者爲大八百居景線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國東戶十萬明世與緬同爲宣慰司中滅於緬旋恢復故世仇也畏緬之偪求通中國以自重緬密遣人至車里土司探虛實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揚言緬來歲亦卽入貢旋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爲洞吾古剌北東二路近中國北路孟密孟養孟拱東路木邦孟艮絶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道卽永昌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江東有波竜山銀場與我邊之茂隆銀場相連乾隆十八年茂隆場商吳尚賢者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遣使以馴象塗金塔郇關求貢使至京錫賚如例而吳尚賢旋被滇吏借事斃諸獄于是茂隆銀場衆皆散明年緬酋爲木疏土司雍籍牙所篡雍一作甕以雍讀去聲而譌也考緬酋來

文撰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于漢和帝永元九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千六百九十三年也唐有雍羌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惟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治兵相攻桂家酋宮裏雁（一作利宴）古敗竄近邊孟連土司刀派春奪其孥賄爲桂酋妻囊古所襲殺總督吳達善使人誘宮裏雁戮之而木邦土司亦兵敗走死于是緬酋益無忌浸尋及我耿馬孟連諸土司且以兵來邊外索木邦逸酋矣初我諸土司之近緬者皆干緬私有歲幣自木疏據國後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餽獻緬酋遣兵勒索之及桂家木邦敗竄我邊吏不扶植之反爲助翦所忌遂漸及我內屬諸土司而囊古怨孟連與緬又兼怨中國欲搆使相鬭乃嗾孟艮酋使內犯車里土司揚言將渡滾龍江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普洱永昌邊外一日數驚總兵劉得成參將何瓊詔游擊明浩等三路皆敗時劉藻代吳達善爲總督常鈞爲巡撫束手無策詔降劉藻湖北巡撫藻自刎死時乾隆三十年也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南應琚至會普洱賊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整欠諸地分隸土目應琚見事機順利密奏緬甸可取狀諸將希意言內附者紛紛日告若孟密若木邦若孟養若蠻暮若整邁等皆遣人誘致其酋使獻土或招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其表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悉據入奏其實其土地戶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于是應琚自普洱移駐永昌移文檄緬言天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即進討緬賊聞乃大出兵攻木邦攻景線皆陷之時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襲克蠻暮之新街其地扼金沙江水口緬與中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爲緬必爭之地賊以兵溯江而上抵

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賊數萬尾而入應琚憂甚痰疾遽作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代治應琚軍又遣侍衛傅靈安挾御醫視應琚病且密察軍事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令總兵烏爾登額由宛項進剿木邦總兵朱崙由鐵壁關進守新街賊佯遣人議款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朱崙由鐵壁關退守隴川應琚時升嚴檄烏爾登額劉德成赴援聲勢稍振賊復乞降以緩我師而乘間襲猛卯城副將哈國興救之與土司拒守八晝夜援兵始至賊潰走而烏爾登額軍不策應故賊得浮猛卯江而逸時三十二年正月也楊廷璋至軍見賊事未易竣遂奏言應琚病已痊臣謹歸粵上召廷璋還京師時賊入關侵掠應琚皆不以聞但言朱崙等殺賊萬人戮其大頭目於猛卯　上視所進地圖疑賊既屢敗何以尚踞內土司境會傅靈安奏趙宏榜朱崙失地退守李時升未臨行陣應琚亦劾總兵劉德成烏爾登額逗留貽誤先後逮治並論死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明瑞在伊犂未至先以鄂寧代之鄂寧奏言上年九龍江外官兵夫役馬匹瘴死過半今正瘴興之時而湯聘奏稱嚴飭將士刻日進剿其將誰欺並奏應琚貪功啓釁掩敗爲捷不令傅靈安與聞邊務及抑諱陣亡將吏各狀應琚恐乃奏請是秋大舉征緬調兵五萬五路並進兼　諭暹羅夾攻　上下其議廷臣皆斥之詔逮應琚至京賜死時楊寧駐軍木邦餉道爲賊所斷潰還滿河總兵索柱等亡其印綬明瑞以聞楊寧亦被逮詔發滿洲兵三千及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艮攻東路爲正兵參贊額爾景額及提督譚五

格由孟密出新街水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啓行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涇糧以行會參贊額爾景額病卒以額爾登額代之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戍望風先遁獲其糧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兵萬二千爲浮橋渡錫箔江緬素不養兵有事則徵兵於所屬土司惟阿瓦蓄勝兵萬人每戰則令土司濮夷居前勝兵督其後又以騎兵爲兩翼戰既合則兩翼分繞而進度未可勝則急樹柵自環而發連環鎗礮蔽之比烟開則柵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皆如此至是皆守天生橋南岸我師遶淺渡而潰之數日至蠻結賊軍二萬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偪其壘點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宵遁大獲糧械軍聲大振捷聞詔封明瑞誠嘉毅勇公以所襲侯予其弟然夷境益峭險馬乏草牛踣途賊燒積貯空村砦無糧可掠進至象孔迭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籠有緬屯糧且可冀與北路軍會合乃議向孟籠果大獲糧時軍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諜報大山波竜多積穀復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攻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即悉衆來追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凡六十日而後至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時我軍營山巔賊即營於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三而起行則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我軍盡出營伏箐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面霆偪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頂相藉坑谷皆滿殺賊四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得波竜人引以間道由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斷汲道及餉運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于老官屯之賊頓兵月餘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移師援之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數萬我軍尚分七營距宛頂糧台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以額爾登額擁重兵既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旱塔聞木邦告急可由旱塔間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翻迂道回銅壁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于賊而於內地積餉之宛頂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旱塔之賊皆萃大營而將軍復陷於賊情罪重大逮至京磔之并斬提督譚五格於市是爲征緬前一役武進趙翼曰方明瑞將軍之自緬退師也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處可取糧

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而我則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中又有蠻化之大捷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徹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絶僅啖牛炙一臠猶與帳下親兵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瑞體卹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破懼無以返命雖　上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三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孤軍援絶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慷慨徒死者可同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卽歸俘卒賫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爲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沒戰別不及上聞天下無由知悲夫悲夫

乾隆征緬甸記下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緬懼再討五月縱所獲卒許爾功等八人持貝葉書附以楊重英之書及木邦頭目苗溫之書乞罷兵其緬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自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些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帥昔吳尚賢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興兵爭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投文敘明顛末請循古禮貢賜往來永息干戈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以聞　上以明瑞軍入關者尚逾萬所喪士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親臣皆損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忠憤命絶之勿報命大學士恆經略阿桂阿里袞皆爲副將軍明德爲總督哈國興提督上以旗兵之從明瑞者久勞苦召回京別選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一千合以荆州成都駐防兵五千十一月副將軍阿桂至軍適有陷賊守備程轍密書至言緬方與暹羅仇殺可約以夾攻也阿桂奏言約暹羅必經緬地若由廣東往則遠隔重洋軍期難必　詔兩廣總督李侍堯訪察侍堯奏言暹羅被緬殘破國地爲土酋割據由是用暹羅之議遂寢二十四年二月經略傅恆發京師

上御太和殿授之敕印四月朔經略至永昌騰越議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金沙江上游之戛鳩江（亦曰蘭鳩江　亦曰賓榔江）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陸行直擣阿瓦偏師卽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於蠻暮以通兩軍聲勢乃遣哈國興等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野牛壩造戰艘是役合滿漢精銳數萬馬騾六萬餘匹益以四川工咒術之剌麻京城之神機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礮湖南之鐵鹿子廣東之阿魏及在滇製造之軍裝藥械皆刻期雲集時距霜降尚早經略急於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且出緬不備遂以

七月二十日經略祭纛啓行渡戞鳩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粮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歷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士馬觸暑雨已多僵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會九月下旬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乃議兩軍并歸一路乃遣伊勒圖以兵二千迎經略軍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暮由蠻暮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興將水兵阿桂阿里衮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兩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蹴之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衮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衮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蕆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于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横臥大樹銳其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台以大礮擊之遇木輒洞而柵不塌偶折輒補又屬生革爲長絙鉤之力急絙輒斷乃伐箐中數百丈老籐夜往鉤其柵役數千指曳之爲賊斧斷經略又命火攻先爲捍牌禦鎗礮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濠抵柵而江自四更霧起迄平日始息柵木沾潤不能爇兼值反風遂却最後穴地道窖藥轟之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

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越柵截其西岸應援之賊賊帥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結幕兩軍適中地親來議款明日復以其酋孟駁書至阿桂集諸將議進止皆憚水土瘴癘爭願罷兵乃令明亮哈國興與海蘭察等往會其十三頭目責以進表納貢歸逃人反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土司議未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獨與賊帥定議而還時阿里衮已卒於軍經略又病足退居銅壁關

上以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國威不忍將士久冒瘴癘諭經略班師於是緬酋遣使十四人賫貝葉書詣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焚舟鎔大砲班師共糜餉銀千有三百萬還木邦孟拱蠻暮三土司於關內分置大理蒙化寧洱而空關外地留副將軍阿桂于雲南緬旋以三土司未歸不肯入貢亦不還所羈官兵論者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戞鳩江之行程與攻老官屯之日力以擣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再攻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卽爲城下之盟而還亦必能制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若老官屯偪在東岸止需留徧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遄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市城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頓兵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夷氣數未熸天姑少延之歟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鎗宨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不講北也

三十五年經略還朝卽病卒鄂寧亦卒於永昌老官屯目移書索木邦蠻莫孟拱三土司阿桂遣都司蘇爾相賫檄答之復被留

上以緬負險知我兵限于天時地利故敢倔强三十六年

敕阿桂

於秋冬酌遣偏師擾之阿桂奏言蠻暮木邦孟密三
土司外始爲緬地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深入
若出近邊則所殲乃野人濮夷與緬無損不如休息
數年外約暹羅同時大舉　上以大舉非計乃罷
阿桂以溫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
而緬亦方南西用兵暹羅於是暹羅滅於緬三十八
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迤等入關
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問緬酋孟駁旋死子贅角牙
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
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
學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
酋孟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
孟雲者雍籍牙季子少爲僧前此兵釁皆未預聞也
而值暹羅之難乃恩附中國暹羅者居緬西南海與
緬世仇緬酋孟駁於乾隆三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
年抗中國後耗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
翠碧硾玐及海口洋貨波竜廠銅恃雲南官商采買
者皆閉關罷市緬加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
既幷暹羅徵取無藝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
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爲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與師侵
緬地于四十六年航海來貢告捷　朝廷不使亦
不止也至是昭子華嗣立亦材武緬酋孟雲不能支
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　詔封華暹羅國王于
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金塔一馴象
八及寶石番毯等款關求貢幷歸楊重英等表言已
嗣國家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
是以稽遲乃　諭暹羅罷兵五十五年遣使賀
八旬萬壽乞賜封並乞開關市許之遣使賜敕印

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秋暹羅貢表
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　頒敕諭解之是冬緬
甸叩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而西南邊自是
無緬患奉貢不絕
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於懷德畏沿邊土勇甚於
官兵畏鄰部之強又甚於畏中國其巢穴僻處海澨
中國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犂
數千里之庭故夜郎倔強悉索敝賦以奮螳臂之拒
一聞兩金川滅而震疊求貢再聞暹羅封而稽首請
臣三聞暹羅見親於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
萬歷中滇撫陳用賓嘗約暹羅夾攻緬其國幾覆李
定國又嘗約暹羅古剌將夾攻緬是其傷弓覆車之
戒震鄰切膚之災於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
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
之限於險遠又暹羅景邁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
新街則以野人土兵爲前驅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爲
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滅鄂爾泰不知用景
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不知用桂家及茂
隆廠而緬遂驕淫於近塞及阿桂久習滇事思用暹
羅而又值　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復不知用暹
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所忌馭夷
者其可不衆建而分其勢哉且萬歷中滇人又嘗用
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酋一軍飢困垂斃止
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賊
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幷於緬緬遂尾大不掉
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代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
於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刺虎持鷸功在乘時
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入緬路程（見師範滇繫）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為曩宋為南甸土司故為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為龍抱樹又五十里為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為蠻隴又六十里為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為邦中山又一百里為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于崖土司八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臘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臘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于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為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尚有早土司後裔已為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孟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蔓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泥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二日即抵阿瓦歷彥得上漿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傅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戛南盞河又三十里出戛鳩江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暎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處也南行即為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偪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施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為其礮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諗知兵者

國史館郭世勳傳乾隆五十五年暹羅國王鄭華走稱乾隆三十一年被烏土國搆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昭克復舊基僅十分之六其舊地丹著氏麻叨塗懷三城尚被占踞請勅令烏

土割回三城詔以烏土即緬甸國別名前此緬酋孟駁與暹羅詔氏搆兵非新王孟隕之事今緬甸已易世暹羅且易姓何得上煩天朝追索侵地命兩廣總督郭世勳檄諭止之源案謝清高海錄稱暹羅東境滿刺加之北爲烏土國與東埔度接界即緬甸也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　王師定雲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勅印　詔封維禧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尚據高平亦受都統使職屢搆兵六年黎維禧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　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清十二年吳三桂叛維禧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禍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譓走保清華至孫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檍阮□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於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搆兵及黎維瑞權益下移僅守府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而忌廣南之强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於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真地中隔海口世爲廣南阮氏割據兵强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鬨幹遣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於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瑞犒以兩郡且妻以女明年維瑞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貢整留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于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于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于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扈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淰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爲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固予奪惟上所命　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屑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侗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千有七百餘里南北二千有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爲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據高平一府四州諒山一府七縣二道以捍過內地　上命孫士毅移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祁弟維袖維祉皆出避難維袖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上慮其兄弟日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於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僞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爲嚮

導時阮惠兄弟亦敂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
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瑞之子翁皇司維䄍主
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　上知阮惠欺維瑞愚懦
易與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
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
山至安南海東府爲唐以前舟師之道一出雲南蒙
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
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
千直擣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其雲南提督烏
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廳之馬白關踰兕河入交
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
總督富綱請行　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
都竜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　詔以安南亂
後勞瘠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須粵兩路設臺站七
十餘所　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
諒山分路進（諒山卽宋廣州狄青奪崐崙關處也）總兵尚維昇副將慶
成率廣西兵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土
兵義勇隨行聲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犇遁
惟扼三江之險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尚維昇慶成以
兵千餘五鼓抵壽昌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
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自相格殺我兵遂盡渡大蹂
大膊張朝龍亦破賊柱石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闊
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險列砲我師不能結筏
諸將以江勢繚曲賊望不及遠乃陽運竹木造浮橋
示必渡而潛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緩處小舟宵
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適上游兵已繞
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　王師
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卽在國門外賊

盡伐沿江竹木歛舟泊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知衆
無固志乃覓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戰
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
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擣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
大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
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
慰而出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
則國王所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
始出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師之出也
　上慮事成後冊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於
外先命禮部鑄印內閣撰冊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
二十二日宣　詔冊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
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表謝請于乾隆五十五年詣
京祝八旬萬壽　詔俟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
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
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灣立功之戰將故得
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復國都其雲南烏
大經之兵尚未至也　詔封士毅一等謀勇公許
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已遁還巢穴
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黎都又二
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卽需運夫十萬與鎮南關至
黎城等　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孱弱
興廢未嘗非運數既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搜
捕理　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
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土兵義勇懸軍黎城月
餘阮氏諜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
方信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
置酒張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

大炮衝陣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濵師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即斬浮橋以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弃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師以黎臣黄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聞　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旦夕所能糾合何漫無籌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褫職來京待罪以福安康代之阮惠既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敂關謝罪乞降改名阮光平（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以其一名事中國列表奏）遣其兄子光顯賫表入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并願立廟國中祀死綏將士又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乞

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　上以維祁再弃其國并冊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阮光平既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釐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朝祝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受封歸次年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月卒子阮纘光嗣立年十有五

上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且阮岳尚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防有變動特諭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粗定聞乃止初阮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爲門戶與占城暹羅皆接壤西南瀕海有商船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輒沒入其貨即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紅毛暹羅占城諸國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爲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虛耗商船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餉爲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啗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禽海盜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封爵勅印　詔移咨安南尚不謂國王預知也暹羅既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本名種此其改名）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九年兩廣總督倭什布奏言安南夷賊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爲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受安南東海王及總兵僞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是爲嘉慶四年　詔以阮氏父子臣事

天朝乃招納叛亡藪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二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構兵始末爲先世黎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案明史占城老撾者古越裳地則農耐當與接壤在廣南之西）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　詔封越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祁之安置京師也其舊臣黎侗等四人堅不薙髮易衣冠且言國王弟維祉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衆欲出關圖恢復　上以阮光平既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侗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爲去就尚忠於所事特勅阮光平送出黎維祇妻妾弟妹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年阮

光纉滅於是　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祇遺櫬歸國葢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於舊阮今修職貢者非復前日阮氏云初安南惡西洋之鴉片煙天主教久絕其廣南市舶及是英吉利駐印度兵酋聞阮邦新造釁可乘乃以兵艦十餘駛入富良江口安南人盡斂舟藏內港數百里無一人直抵東都夜忽小舟百十出下游內港乘風潮火攻之英夷無走路先八七艘燼焉其海口餘艘駭遁無顏返國乃順抵廣東圖占澳門不果而去卽嘉慶十三年吳熊光督粵時事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於東都故陳莫黎阮迭興皆先據廣南順化者勝方大兵之東征也正兵由廣西直趨東都其奇兵當由雲南孟氏土司趨安南水尾州約暹羅夾攻廣南覆其西都則阮光平走必成禽而無後患用兵可不明地利哉烏艚艇匪入盜中國亦屢挫於閩浙碎於風颶不及西洋夾板船遠甚而能兩殲英夷窺伺之艘者皆縱敵入港設伏火攻固知正不如奇力不鬬智禦海口不若禦內河也必欲洋砲洋艘始足制西洋其不爲安南所笑者幾希如欲調札船以馳逐外洋或必守海口而不許闌入其又不爲安南所笑者幾希矣

明一統志曰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爲三從憑祥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一日至保祿縣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辦强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千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風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

江一道入諒山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爾隘又一日至七淵州二日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徑右隴縣北山徑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岸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卽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化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與化府卽古多邦城自與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流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籐海口經天遼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籐而入則經水棠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者則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者則取古齋又取古陽孫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者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瀨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荊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邵陽魏源譔

有觀于西南夷者曰曷謂苗曷謂蠻魏源曰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獞之黎黔楚之猺四川之僰之生番雲南之猓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强則羣苗亦供其指嗾明代播州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　國初因明制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康熙三年吳三桂督雲貴兵兩路討永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設黔西平遠大定威寗四府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而分兵扼大方遏其衝逸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劉而屯糧于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于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兵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訊知其狀整兵入援圍乃解　三藩之亂重啗土司兵爲助及叛藩戡定餘威震于殊俗至雍正初而有改土歸流之議初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服諸蠻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四軍民府舊屬雲南者皆改隸四川然諸土司皆去川遠去滇黔近烏蒙東川近滇烏撒鎮雄播州近黔嘉靖中雖改芒部爲鎮雄府旋因隴氏之亂仍革流歸土雖命東川兼聽雲南節制仍不屬滇而屬川惟萬曆中改播州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其餘各土司則皆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僅數百里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土蠻不耕作專刼殺爲生邊民世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樞臣動諉勘報彌年無成畫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鰥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即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昏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尚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寗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外餘皆土目橫于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

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鈐束羣苗之責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距其中羣砦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猓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鎭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

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鎭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其治川邊諸土司也用兵最先初以烏蒙鎭雄兩土府相狼狽而東川六營土目附和之四年夏先革東川土目卽進圖烏蒙時烏蒙土府祿萬鍾鎭雄土府隴慶侯皆年少兵權皆握于其叔祿鼎坤隴聯星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東川招降祿鼎坤惟祿萬鍾制于漢奸約鎭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魯甸鄂爾泰遣游擊哈元生敗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擣烏蒙連破關隘賊遂走鎭雄鄂爾泰復招降隴聯星而祿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鎭雄之脅兩酋皆遁四川于是兩土府旬日平以烏蒙設府鎭雄設州又設鎭于烏蒙控制三屬時四年十二月也初爾泰閱兵貴州奇游擊哈元生才攜赴東川委以烏蒙鎭雄之事元生故材武膽略絕人感爾泰知遇奮冒矢石屢立功至大將平西南夷多其力其東川法戛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尚各據巢患邊六年春遣兵破禽法戛又遣副將郭壽域以兵三百捕米貼賊逃渡小金沙江糾四川沙馬司及建昌涼山各夷猓數千潛回襲陷官兵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三路搜討

詔四川建昌永甯官兵聽爾泰節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馬雷波吞都黃郎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餘里皆置營汛形聯勢控并禽雷波土司楊明義而哈元生回軍復敗阿盧土司之衆數千屯田東川歲收二萬餘石課礦歲萬金資兵餉事甫定而八年秋復有烏雄鎭之變初祿鼎坤之降也覬襲土職故調遣無不聽命先送妻子質省城而自率土兵從征鄂爾泰奏賞守備以禽賊橄欖纛功擢河南參將入

京獻見怏怏失望其子祿萬福乞回魯甸治產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陰會其舊部謀變時烏蒙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賊止標弩無大礮而劉起元惟婾餒賄和賊遂陷鎭城盡戕兵民徧煽東川鎭雄及四川涼山蠻數萬叛鄂爾泰奏言臣用人僨事請別簡大臣總督三省暫假臣提督將兵討賊雪憤

上慰留之爾泰調官兵萬餘土兵半之三路進攻先令總兵魏翥國率兵二千七日馳抵東川得不陷而魏翥國旋爲祿鼎明刺傷（時鼎坤妻子及弟留滇省城鼎明力求赴軍招撫及至東川見賊勢已盛亦卽遣其奴陰爝內外爲官兵所獲鼎明遂拔刀突刺傷魏翥國被禽乃盡下祿氏妻子于獄）乃以官祿代魏翥

國烏蒙委總兵哈元生副將徐成貴而鎮雄則委參將韓勳勳以兵四百扼奎鄉敗賊四千連破四寨次三日復以兵千五百敗賊八千斬首二千餘盡焚其壘其烏蒙一路哈元生以千餘兵先至得勝坡遇賊二萬其黑寡暮末二渠皆萬人敵黑寡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槍右拔矢應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卽竿揭二首以進賊奪氣再戰再捷進至倚那岡賊數萬連營十餘里我兵三千士兵千夜設伏賊營左右而嚴陣以待黎明賊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礮起大呼奮擊山後伏兵左右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卽日抵烏蒙軍聲大振賊望見元生旗卽反走時元生兵不滿六千卽分兵一由魯甸通東川一由龍洞山援鎮雄復四出搜剿而提督張耀祖總兵官祿擁兵萬有二千屯東川不進時賊踞魯甸巢穴而扼三關爲門戶三關者大關伐烏關沙豆關也爾泰恐元生軍孤急檄東川兵四千渡江赴元生軍而韓勳亦以鎮雄兵來會連奪三關之險鄂爾泰先檄川兵扼涼山及金沙江走路時祿萬福兄弟族黨盡匿東川巧家營張耀祖遣兵三千惟責令縛獻不應爾泰檄徐有貞一戰悉禽之祿鼎坤亦自河南逮至訊實伏誅乃增烏雄鎮額兵四千以徐有貞鎮之以蔡成貴代張耀祖而逮官祿治罪

其治滇邊諸夷也先革土司後剿猓夷其土司改流者若霑益土州安于蕃鎮沅土府刀澣及赭樂長官土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先後劾黜而以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沅府惟刀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獻所占民田娼糾威遠黑猓于五年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于柱而戕之旋爲官兵所殄其逸誅者于次年春夏多暴病見洪度奮擊而死　詔祠之于是盡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守置弁搜剿黨逆之威遠新平諸猓冒瘴突入禽斬千計而我將士亦患瘴死二百餘又進剿瀾滄江內孟養茶山土夷卽明王驥兵十五萬大舉再征諸蠻鷩謂自古漢兵所未至者也兵至遁緬兵退還巢自明以來無善策鄂爾泰于六年五月先檄車里土兵截諸江外官兵各持斧鉞開路焚柵堙溝連破險隘直抵孟養據蠻坡通餉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餘寨窮日力不能徧搜一箐及搜至賊又他遁乃用降夷鄉導以賊攻賊于是深入數千里無險不搜惟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改流升普洱爲府移元江協副將駐之于思茅橄欖壩各設官戍兵以扼蒙緬老撾門戶于是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歲糧二三千石幷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獻銀廠（永昌邊外）怒江野夷輸皮幣（維西邊外）而老撾（卽古越裳氏）景邁二國（卽八百息婦國）皆來貢象緬甸震焉

其治黔邊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載終于古州而始于廣順州之長寨寨據各苗之腹擴橫一方前總督高其倬誘禽阿近議設營汛以控前後左右各寨苗力撓抗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獲首逆副將劉業浚卽退營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爾泰駁以三不可不剿令總兵石禮哈搜討盡殲首從勒繳弓弩四千三百餘毒矢三萬餘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建參將營分扼險要易服薙髮立保甲稽田戶于是乘威招服黔邊東南西三面廣順定番鎮甯生苗六百八十寨鎮甯永甯永豐安順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餘里直抵粵界鎮遠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廣上達黔粵而生苗據其上游曰九股河曰

大小丹江沿岸數百里皆其巢窟致古州八萬土沃
夷淳隔於諸苗不能嚮化三省中梗古州者有裏有
外裏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萬洞
軍民長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餘里戶四五千口二萬
餘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為古州江由此東西南北
各二三百里為外古州約周千二三百里戶數千口
十餘萬可敵兩三州縣環黔粵萬山間奧而饒沃而
衍榛狉而淳樸別有天地為全省所不及而諸葛營
踞其中倚山面川俯視全境相傳孔明駐軍之所尤
據形勢張廣泗守黎平輕騎深入周勘倡議置鎮諸
葛營扼吭控制而其外戶為都勻八寨內戶為丹江
清江門戶不闢則堂奧未可圖也乃于六年夏先創
八寨以通運道分兵進攻大小丹江出奇設伏盡焚
負固之雞講五寨苗竄伏山箐無所得食相繼赴軍
乞降飲血刻木埋石為誓明年乘勝沿九股河下抵
清水江時九股苗為漢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
額將歲倍且江深崖險兵不能入及官軍至以農忙
佯乞撫廣泗亦佯許之而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擣
其巢又敗其夜劫營之賊填濠拔檄冒險深入苗四
山號泣縛曾文登以獻于是清水江丹江皆　奏
設重營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
布糧貨往返倡道民夷大忭估客雲集古州自昔奧
樸自　國初吳三桂死偽將馬寶兵由楚竄滇取
道古州諸苗遮獲其大砲重甲火藥由是械鬬日獷
狠而上下江尤甚上江為來牛定旦下江為溶洞當
廣泗初至苗皆謂官兵不能久依違從撫及聞諸葛
營建城堡遂羣起拒命八年秋苗潛謀劫營官兵夜
半集苗船數十束為浮橋攻其不備勒繳槍刀甲弩
萬有二千又進攻上江之來牛定旦苗夜聞繞寨人
馬聲視之寂然如是者三及五鼓甫寢而兵至禽斬
四千獲砲械無算其下江溶洞之深遠大箐危峯障
目皆伐山通道窮搜窟宅神焦鬼爛百里內外咸震
虩負弩絡赴乃徧勘上下江濬灘險置斥堠通餉運
其都江清水江之間有丹江橫貫惟隔陸路五十餘
里開通則二江為一乃突擣梗頑奪地闢險于是楚
粵商艘直抵鎮城外古州大定初　上以廣泗招
撫古州不煩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撫及紛紛用
兵慮生事七年遣侍讀春山牧可登至軍察之并頒
犒師銀十萬兩鄂爾泰約廣西巡撫金珙赴貴陽會
籌邊事乃議黎平府設古州鎮而都勻府之八寨丹
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增兵數千為古州外衛
後復改清江協為鎮與古州分轄　其沿粵夷
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初泗城土府岑映宸強當會
勘時聚兵四千分營江北以震民夷及聞烏鎮改流
之信始星夜撤兵五年夏鄂爾泰按部安籠鎮收其
敕印勒回浙江劃江北之地隸黔設永豐州此外梧
柳思慶諸土目積案如山邊民爭備糧請兵六年八
月首討思陵州之八達寨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
量大礮所能及漸轟進偪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
弟以獻尚閉寨不出遂為官兵所燬前此廣西游擊
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衂無功者也八年復
檄討思明土府所屬之鄧橫寨三路進攻一鼓而克
亦前此廣西總兵齊元輔按兵數千招撫半載無功
者也于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二萬餘巡邊所至迎
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其湖廣苗接黔者于五年張
廣泗會湖南副將劉策名有謬沖花苗之剿七年銅

仁知府姚謙率苗目田金保有偏招楚界諸苗之役惟四川重慶府屬之酉陽土司冉元齡與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均以不法為邊民所愬籲請改流且酉陽距重慶十八站距貴州銅仁不及三百里其所屬土目至銅仁僅百餘里舊隸黔改隸蜀與容美恃遠自恣鄂爾泰奏請二土司暫改隸黔乘威招諭可不煩兵而服　詔湖廣四川督撫圖之于是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亦先後　奏改郡縣惟容美稍用兵而永順彭氏則自請獻土優獎回籍四川天全二宣慰已于五年為岳鍾琪劾革至是酉陽繼之西南民夷稍息肩焉又于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路凡十六驛省舊驛者五濬㮏州至桂林　之河一永直達墾闢汗萊焚烈山林久荒之土畝收數倍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五六歧豆大如栗世或以鄂爾泰督雲貴時屢奏慶雲為疑臣源曰漢元狩中初開僰道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以此得名（見雲南通志及顧炎武肇域志）又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瘴礮而過至今瘴減大半（見滇繫）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雲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礮火陽被陰伏則為瘴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為縵空五色之祥雲其占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萬物昭穌臣謹以鴻範五行對彼鄂爾泰者不陳明其所以然而徒予世人以少見多怪也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苗疆之初戡定也　世宗嘉鄂爾泰之勞錫封襄勤伯世襲罔替九年冬入為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之十年　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旋　命張廣泗代岳鍾琪為甯遠副將軍防西路以元展成巡撫貴州十二年哈元生進新闢苗疆圖志以尹繼善督雲貴而復有黔苗之變初苗疆闢地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增營設汛凡腹內郡縣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爾泰用兵招撫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輒稱台拱願內屬巡撫元展成易視苗疆遽于十年設營駐兵時秋稼未穫苗佯聽版築而日夜刈穫甫畢即傳集上下九股數百寨叛圍大營并扼排略大關之險以阻餉道（排略距台拱十五里乃台拱咽喉也）營中樵汲皆斷掘草根死守彌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覲回黔十一年春進軍台拱攻賊于番招之蓮花坉坉窩萬山顛四面削箐糗支二載官兵六路破之設戍其上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糧不善遠近各寨蠭起徧傳木刻妖言四煽省城大吏尚不之信也總兵韓勳破賊古州之王家嶺賊復聚集清江台拱間號召日衆番招屯復圍于賊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不合倉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領之赴援半途困于賊

賊探知內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備空虛于是乘間大入陷凱里陷重安江驛陷黃平州陷岩門司陷清平縣餘慶縣焚掠及鎮遠思州而鎮遠府治無城人心洶懼台拱清江各營汛亦多為賊誘陷逆氛四起本省兵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城戒嚴四月哈元生乃以親兵三百自出督師扼清平之楊老驛賊聞提督親至意必有重兵故不敢犯平越都勻以上六月　詔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

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時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粤兵亦繼至生苗見各路援兵漸集各擄掠回巢棄城弗守元生進軍凱里檄各鎮克復諸城又合攻重安江賊以開滇師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則糾衆攻圍新疆各營汛阻截運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泝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鎮遠界元生遣古州鎮韓勛攻燬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清江一走都匀援八寨而八寨協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目三十餘冒功於是苗逃歸播告徒黨詛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五月陷青溪縣城而清江之柳羅都匀之丹江自春夏被圍半載糧盡援絶至是九月圍始解初張照奉　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鎮遠則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且袒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楚粤官兵皆隸芳麾下旋議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粤兵隸董芳於是已進之兵紛紛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將村寨道路盡畫上下界文移辨論致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賊乘間復出焚掠清平黃平施秉間紛紛告警官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是冬湖廣總督張廣泗奏書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不許鄂爾泰疏辭伯爵並請解任調理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十四年八月　世宗崩　高宗卽位召張照德希壽還十月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旋逮張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廣泗奏言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敺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擣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廣泗乃調全黔兵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大路簡選將士面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逆寨罔不焚蕩剷削其遺孽盡竄牛皮大箐箐圜苗巢之中盤亙數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東清江台拱危巖切雲老樾蔽天霧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幽邃窮其荒阻者故首逆諸苗咸藪伏其中恃官兵所萬不能至俟軍退復圖出沒廣泗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如陸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偪自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萬計其飢餓顛隕死厓谷間者不可計數蓋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深入山澤不能匿汙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盪廓清若斯之烈者也廣泗

原奏牛皮箐之捷輒獲萬餘而袁枚文言餓死四十餘萬又箐亘數百里而僅言三里又逆止黔苗而言三省苗裸一空其無稽類如此六月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戍之 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擾其苗訟仍從苗俗處分不拘律例以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世襲輕車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猺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猺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筸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 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斬馘五千餘俘五千餘於十二月班師鄂爾泰卒於乾隆十年以開闢西南夷功配享 太廟

臣源曰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鄂爾泰受 世宗曠世之知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其祀於大烝也宜哉始事難者終必易於孟養長寨見之始事易者終必難於烏蒙古州見之其中有人事亦有天數焉初雍正五年四川副將張瑛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於土目席其椎髻裹氊之舊巫蠱械鬬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於內地 命鄂爾泰議之鄂爾泰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强之改薙將悍苗反與齊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若盡勒出之將良苗反爲惡苗所制其土目即可改爲里長甲長若必盡徙恐兩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斯言也果何如哉祿氏刁氏土目不遷則復反長寨而外兵未盡繳則復反生苗改流不改椎髻則復反不數載而言盡驗果何如哉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因土之事非改土歸流之事人即不革之苗亦必大自變動以大更革之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後笑先咷安知非福鄂爾泰說弧於前卒張弧於後一時之創夷百世之恬熙不然揄修袂養姁步者且安拱而議其後也

附錄

凡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撫使三曰卬部曰裏塘曰巴塘安撫使二十有一曰長寧曰沃日曰瓦寺曰梭磨曰瓜別曰木裏曰單東革什札曰巴裏章曰綽斯甲曰喇袞曰瓦述餘科曰竹窩曰霍爾章谷曰霍爾孔撒曰霍耳札曰霍耳林葱曰霍耳甘孜曰麻書曰東科曰春科曰下瞻對曰上納奪長官司二十有六曰靜州曰隴州曰岳希曰松岡曰卓客基曰威隴州曰普濟州曰昌州曰沈邊曰冷邊曰瓦述崇喜曰瓦述毛了曰瓦述曲登曰瓦述他色曰瓦述更平曰霍耳納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瞻對曰中瞻對曰蒙葛結曰泥溪曰平夷曰蠻夷曰沐川曰九姓又副長官司一曰馬喇雲南宣慰使一曰車里宣撫使四曰耿馬曰隴川曰干厓曰南甸副宣撫使二曰遮放曰盞達安撫使三曰路江曰芒市曰猛卯副長官司三曰納樓曰虧容曰十二關土府四曰蒙化曰景東曰孟定曰永寧土州四曰富州曰灣甸曰鎮康曰北勝貴州長官司六十有二曰中曹曰白納曰養龍曰虎墜曰程番曰上馬曰小程曰盧番曰方番曰違番曰羅番曰臥龍曰小龍曰大龍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龍曰小谷龍曰木瓜曰麻響曰新添曰平伐曰羊場曰慕役曰項營曰沙營曰楊義曰都勻曰邦水曰思南曰豐寧上曰豐寧下曰爛土曰平定曰樂平曰邛水曰偏橋曰蠻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曰黃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歐陽曰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龍里曰古州曰洪州曰省溪曰提溪曰烏羅曰平頭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門副長官司三曰西堡曰康莊曰石門廣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歸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憑祥曰江州曰思州曰萬承曰太平曰安平曰龍英曰都結曰結安曰上下凍曰佶倫曰

茗州曰茗盈曰鎮遠曰那地曰南丹州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縣四曰羅陽曰上林曰羅白曰忻城長官司三曰遷隆峒曰永定曰永順其四川青海之間別有土司數十別隸西藏達賴剌麻者不在此數凡宣慰宣撫安撫□安乃長官等司之承襲隸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襲隸吏部凡土司貢賦或比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各因其土產穀米牛馬皮布皆折以銀而會計於戶部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闊是爲大金川其一僣納水源較近是爲小金川皆以臨河山有金礦得名二水均自東北而西南至明正土司地合流爲寧遠府之若水至會理州爲金沙江亦名瀘水隋始置金川縣即漢冉駹外徼唐維州地也明隸雜谷安撫司萬山叢矗中遶洶溪皮船笮橋曲折一綫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番居皆石碉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其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刼澤旺歸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於故地明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勦　上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調督四川進屯澤旺所居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歪其兄子郎卡居噶爾厓一作刮耳月一作噶拉依地在大河之東而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以兩路攻噶爾厓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蕆阻險不前復請增兵萬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土兵降番通賊戰死惟總兵任舉力攻昔嶺連奪碉卡亦未大捷　上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於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黨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爾厓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厓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戰死自是不敢專政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凌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將相不和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莎羅奔令與阿扣爲夫婦其蓺澤旺奪印與地皆良爾吉之謀甚不利官兵之助小金川也專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輒報賊預爲備所向扞格岳鍾琪密奏之而張廣泗信漢奸王秋言堅任之不疑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拉底山十餘賊噪而下我兵三千皆潰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皆以宿將起用于廢弃之中未聞發一謀出一策鍾琪奏廣泗專主由昔嶺卡撒進攻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厓距賊巢尚百餘里黨壩至勒烏圍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擣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恐生他變會訥親亦劾廣泗老師糜餉各事　上逮張廣泗入京而　命大學士傅恆代訥親經略是冬張廣泗至京廷訊責以挾師觀望之罪抗辯不服怒斬之命

訥親覆奏先後吻吻萬言無一要領惟急請回京陛對　上又以其祖遏必隆之劒郵寄軍前賜死十二月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勦十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鋭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尚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谷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鋭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鬬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偪卡以碉偪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尚匿不實奏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碉鋭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礮方過而人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為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鋭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碉勿攻繞出其後卽以圍碉之兵作為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擣入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為進噶爾厓正道嶺高溝窄臣既身為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為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仗滿兵而鄉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諜已誅澤旺與賊讐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雜稜綽斯甲等兵衆而懦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强幹不足革什乍兵鋭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碉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碉毀碉均為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為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碉惟俟大兵齊集四面佈置出其不意直擣巢穴取其渠魁定於四月間報捷初

上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失任舉良將已不懌於懷及是聞其地險力艱不足殫師旅益恨訥親張廣泗之不早以實聞也且屢奉　皇太后息武寧邊之諭遂　命傅恆頒師還朝傅恆復奏言金川軍事誤於初起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迄於今若復輕率蕆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强必成功但

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擣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內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乾糧由昔嶺中峯直抵噶爾厓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顏以返內地不然或賊震慴乞降甯圖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上已決計罷兵恐傅恆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堅欲成功復寄　諭反復數千言且謂蕞爾土司即掃穴犂庭不足示武且果獻俘則必懸首藁街非所以示受降之信如此時已就執可於四川中途釋歸故巢時傅恆及岳鍾琪兩路連克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兵決計深入又斷內應遣人詣岳鍾琪乞降惟畏死不敢出初鍾琪爲川陝總督時勘金川與沃日各土司爭界事盡反年羹堯前失區畫甚公莎羅奔故以土舍隸鍾琪麾下蒙奏給土司印甚德之至是乞降於鍾琪鍾琪輕騎徑抵其巢賊見其親至則大喜悉聽約束頂佛經立誓次日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大軍先使番人詣軍前除地爲壇設行幄至期賊酋泥首壇前傅恆升幄責其抗命莎羅奔等叩顙誓遵六事歸土司侵地獻凶酋納軍械歸兵民供徭役乃宣

詔赦其死諸番焚香作樂獻金佛謝二月四日奏聞

詔封傅恆一等威勇公復岳鍾琪三等威信公立碑太學以鍾琪之佐經略比李愬之於裴度云初

上聞金川碉險因于京師香山設石碉造雲梯簡羽林佽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兵二千　命傅恆統之以行次年遂即其地立健銳營以時訓練有征伐則皆以此勁旅制勝其築碉者即金川番兵也是役因壘即降故兵未血刃而凱旋然三十六年小金川復叛時　詔書亦以爲前次寬大受降未甚懲創所致深悔姑息卒草薙禽獮之而後已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　朝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不欲黷武於荒徼而賊恃其未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澤旺及革布什札司土於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

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偪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桑格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桑格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桑格遂與官兵戰事聞　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既而賜死　命大學士温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尚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時僧桑格割地求援於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温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

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壟溝賊截
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
泅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
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
宵濟連奪險隘遂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桑
格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
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
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
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舉並滅乃　命溫福
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溫福阿桂奏言
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
有六路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
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傳恆進兵
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抵勒烏圍約二十
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後三
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
卽總兵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距
噶爾厓五六程險狹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
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難
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
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既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
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
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
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
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
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
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
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

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碉不計地
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五岱及色布騰
巴爾珠先後密奏　上尚未之信而木果木之難
作初索諾木之留僧格桑也祇欲圖幷小金川地故
挾以號召六月陰使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煽
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頓不進遂蠭起應
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刼糧臺卽潛兵襲木
果木溫福尚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
局斷汲道時大營兵尚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
入大營溫福堅壘門不納轟而潰聲如壞堤於是軍
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鎗死各卡兵望風潰散
海蘭察聞警赴援殿衆由間道退出收集潰卒尚萬
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於賊阿桂
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幷盡收皮
船以斷隔河之賊故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
古爾壟　上在熱河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
詣行在咨之劉統勳前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
以兵不可罷乃授阿桂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爲副
將軍前此溫福阿桂皆奏言調滿兵之費三倍綠營
不如多調土兵至是以潰兵之故復調健銳火器營
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赴剿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
亮赴南路豐伸額仍由綽甲進取宜喜阿桂由鄂克
什入轉戰五晝夜直抵美諾復之明亮將軍由瑪爾
里入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上以夷性
畏威不懷德前此開網縱獸不革心轉啓侮今不可
不大創之先磔澤旺於市　勅諸將移小金川之
師進討大金川誓必掃穴禽渠乃許蕆事阿桂力以
身任之而大金川之地自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

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嗣是王師三路進攻復
閱兩載餘始克復時賊巢有二一烏勒圍一噶爾厓
其烏勒圍以羅博瓦山爲門戶阿桂令海蘭察額森
特海祿三路繞出其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
攻其前黎明盡奪其險進營那穆山賊全力守之乃
移豐伸額攻宜喜之兵同來併力六月偵知色淜普
嶺有間道可繞出那穆山之後乃令諸軍陽攻其前
而海蘭察由間道破包淜普寨賊舍那穆山退守薩
斯甲嶺防禦益嚴惟迤西最高峯有兩大碉削絕壁
立料我兵不能至未甚備七月令諸軍分攻各碉寨
數十道並進而海蘭察率死士六百由最高峯削壁
猱引而上趾頂相接比明及其碉一湧而入盡殲之
數十里各寨聞之皆奪氣遂同時破乘勝直臨遜克
宗壘賊震懾索諾木酖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妻妾
頭目至軍乞赦己罪阿桂檻至京師而攻益急遜克
宗壘爲賊巢勒烏圍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之不入
而日爾巴山之下榮葛博山之上有墨格山可進十
月大兵冒險克之遂移營其地距勒烏圍二十餘里
於是日爾巴山榮葛博山之賊反在後皆失其險還
攻盡克之賊復退守康薩爾山時五岱在凱立葉五
福在丹壩望隔嶺烟焰知大軍已深入皆越嶺以軍
來會攻勢大振時已十一月矣距賊巢愈近守愈堅
頓兵兩月明年春力攻克之賊復聚守朗噶寨初明
亮之攻南路也阻于庚額山天險不能進阿桂令移
軍由宜喜入當西路攻克色淜普嶺時南路軍亦冒
雨破宜喜七碉十月克琅谷遂與大軍隔河阿桂軍
河東明亮軍河西乃約明亮過河議兩路並進使賊
不可抽調禦我會連雨數旬兵未能進番地故少晴
多雨賊之刺麻又能爲札荅邪術以致雨雪泥潦沒
膝四月中始霽阿桂先使福康安海蘭察渡河西助
明亮攻宜喜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襲破十碉
遂分兵六路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賊乘勝連克各
寨五月阿桂河東軍破朗噶寨距勒烏圍僅數里進
偪其巢連破昆色刺麻寺及拉枯刺麻寺七月抵勒
烏圍其官寨碉堅牆厚西臨大河迤南有轉經樓與
官寨相犄角木柵石卡長里許其東負山麓有崖八
層層層各立碉各路敗回之賊咸聚守之我兵先破卡
柵數十重以斷其犄角又毀橋斷其走路明亮亦攻
河西以絕其援八月十五夜進擣巢穴四面礮轟官
寨破之攻至黎明又克轉經樓其逸賊皆溺水死兩
賊巢已破其一而莎羅奔兄弟及各頭目已先期遁
赴噶爾厓矣噶爾厓之前有瑪爾古山得之則可以
俯臨賊巢　大軍議奪賊上游而隔於西里之科
布曲山乃于九月攻西里木城石碉中鎗礮如萬雨
雹我兵步步立柵以次進偪擲火彈入木城城外多
積薪乘風延燎木城頃刻盡十一月攻克科布曲山
於是軍進無阻十二月遂據瑪爾古山盡奪要害噶
爾厓卽在其下其頭目及番衆紛紛出降索諾木之
母姑姊妹亦降惟莎羅奔索諾木及心腹死黨則皆
在圍中而明亮河西軍自克茹寨後阻額爾替山明
亮乘軍中運礮邪許聲賊不備時三道突破其寨又
阻于札烏古山求濟師于阿桂時　大兵方搗噶
爾厓賊巢不能分兵往助而賊兩路分拒我者至是
亦左支右格無能兼顧及河東兵已偪噶爾厓河西
賊皆內顧喪膽于是明亮富德兩路亦所向破竹明
亮至馬爾邦與富德軍隔嶺乃與富德合軍狥各險

皆下十二月三路軍皆會于噶爾厓築長圍周數里斷水道以困之大礮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索諾木窘急使其兄詣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碉中不敢出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 上知番俗最忌自戕賊妄倔强不足信也及是飛走皆窮外圍益急索諾木果從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挈番衆二千餘出寨奉印獻軍門金川平露布八日至京

上恭謁 兩陵岱嶽闕里獻俘 廟社上

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及兩金川地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郊勞飲至時乾隆四十有一年之正月也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闢地二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萬餘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或千矛隨礮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駴目聾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

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于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於温福之僨轅失律亦勢不致此然則窮武節彈颷銳以事之奮伐罙入聖心亦豈得已哉易既濟之象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濟之象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武丁殷之極盛世也克鬼方殷極盛之武功也一繫之既濟一繫之未濟以終之德行恆易以知險內外使知懼聖人之情見乎詞豈得已哉然自金川削平中國始知山碉設險之利湖南師之以制苗滇邊師之以制猓夷蜀邊師之以制野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甘肅回 國朝以來凡兩大變一變于順治再變于乾隆順治五年四月河西回米剌印丁國棟奉明故延長王朱識鋅作亂甘涼皆陷渡河東而連陷蘭岷臨洮遂圍鞏昌號召土寇衆十萬號百萬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恐道遠勞師靡餉密疏止之而請乘其烏合時總督治固原州未治蘭州也乃統滿漢兵星夜馳抵秦州遣馬寧合趙光瑞軍救鞏昌大戰廣武坡斬首二千級解鞏昌之圍遂三路進討期會於蘭州馬寧由上路攻馬塢內官營張勇由中路取臨洮趙光瑞由下路取岷洮河三州各路皆捷閏四月諸軍皆會蘭州喬芳親督戰而使張勇由間道襲城賊潰焚浮橋西遁河東盡復五月大兵渡河而西張勇禽僞延長王朱識鋅斬米剌印遂復涼州八月至甘州餘賊嬰城固守喬芳料賊必夜出刼營乃設伏以待而召幕僚張燈置酒奏琵琶唱伊涼塞上之曲聲徹柵外忽矢落帳前喬芳談笑不動頃之後營鼙鼓震天伏兵四起賊大敗退遂遣張勇乘夜襲之而部勒諸將黎明進攻大戰竟日斬級萬餘賊敗入城重圍累月食盡乞降喬芳欲遣張勇入城撫之衆議不可乃遣他將往逾月賊果復叛盡害巡撫總兵以下西破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闔內外諸回蠭起應之據城拒守官兵四面圍之深濠高壘賊猶潰圍出連蘭州土寇掠武威張掖酒泉間六年春諸將攻城益力奮死先登殺賊八千遂

復甘州丁國棟復走肅州適大同姜瓖反山西攻陷
蒲州與河西回賊響應雍涼復震喬芳旋師河上東
拒蒲州之賊而留馬寧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克之
斬首五千級殺土倫太丁國棟盡誅其黨傳首三邊
河西悉平是爲　國初征回第一役
烏乎功名運會之際不以其時哉當順治回叛之初
多方蠢動南有殘明桂藩北連山西叛鎮其氛熖所
及視乾隆時何啻十倍賴師武臣力轉戰摧殄然賞
皆不過輕車都尉視克一堡之庸酬通侯之錫者又
何若不倫草昧則百戰尋常承平則微勞爍赫故今
于征回不詳順治而獨詳乾隆初撤拉爾黑帽回者
居西寧番地俗介番回鷙悍好鬬所奉墨克回經舊
皆默誦有循化廳回馬明心者歸自關外見西域回
經皆琅誦自謂得真傳遂授徒號新教與老教相仇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其徒蘇四十三聚黨殺老教百
餘蘭州知府楊士機及河州協副將新柱以兵往捕
遇害總督勒爾謹以標兵五百馳抵狄道州調各鎮
兵剿之捕教首馬明心下省城獄而賊二千餘陷河
州城宵濟洮河由間道徑犯蘭州時蘭州止督標兵
八百迎擊失利賊斷黃河浮橋以拒援師繞城譟索
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贊使登城諭賊旋誅之以
靖內變勒爾謹遣兵復河州并捕賊家屬三百餘於
循化廳留兵斷狄道馳回蘭州　詔發京師健銳
火器營兵二千　命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佩
欽差大臣關防自河南工次赴剿先　命領侍衛
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往又赦李侍堯
于獄以三品頂戴赴蘭州總軍餉四月西安將軍伍
彌泰提督馬彪仁和等先後赴援蘭州城西南倡山

官軍不先扼之爲賊所踞臨高俯瞰衆雖千餘皆新
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鎗又負地險官兵萬餘皆營
于城東與賊遼隔屢衂挫銳每夜輒驚擾槍礮達旦
勒爾謹見兵多賊少謂半月可滅遽奏止禁旅及續
調川兵會海蘭察至率老回兵擊賊龍尾山殺二百
餘賊遁華林山巢穴崖坑陡立斜通一徑且無水泉
兵不能久而賊營及河甚近又兵士多不習戰海蘭
察奏聞　詔逮勒爾謹入都以李侍堯代之是月
阿桂至軍首營山上斷賊赴城之路而柵山北至河
岸以聯聲勢漸移城中城東之兵進逼賊巢又奏調
金川屯練番兵千阿拉山蒙古兵七百助剿五月選
兵千有五百攻賊華林山先佯敗誘之出壕截殺二
百餘遁匿壕內不復出閏五月土番兵至先分路進
攻嘗賊以察路徑知北東阻于崖厂西南阻于大卡
乃謀奪大卡之策復連日挑戰知賊於官兵退後亦
即撤守卡之賊回巢休息乃伏精兵溝內各備鍬钁
次日大兵進攻佯退俟賊回巢伏兵突出挖路踰溝
盡殺守卡之賊遂奪其險俯瞰賊巢築長圍絕汲道
湮井瀉溝困之餘賊四五百食不下咽適連雨復延
殘喘阿桂以賊破日夕毋多傷士卒乃移柵漸偪賊
溝乘六月初大雨囊土填壕四入遂斬首逆餘賊遁
華林寺火之無一降者先後三閱月賊平分剿洮河
以南餘黨以叛產賞老教回兵班師　詔陝西提
督自西安移固原而移固原總兵于河州以控回民
又陝甘兵因移防新疆及扣存公費公糧致缺原額
三萬有奇其增兵萬有二千分布衝要并展寬蘭州
城令據山臨河阿桂奏言龍尾華林二山暴潦衝成
溝塹水悍沙汕難城若展寬東面而移西城以遠山

則工費大請移督標右營於華林山上而建四墩堡於龍尾山與城中犄角　詔從之逾二年而又有石峯堡之變初蘭州賊滅後李侍堯查治新教餘黨吏胥肆騷於是伏羌縣阿渾田五等籍詞爲馬明心報復仍興新教於四十六年冬預葺通渭縣之石峯堡爲巢穴次年聚謀禮拜寺造旗帳兵械而吏不知也四十八年四月復殺掠起先徙其家屬于石峯堡而分屯伏羌縣之鹿盧山靜寧州之底店山潘隴山扼險號召不過數百人甘肅提督剛塔等剿之擊賊伏羌城外略有斬獲首逆田五受創死李侍堯誅婦孺千餘賊黨馬四圭張文慶等流言官兵欲剿絕回衆煽黨肆出靖遠知縣黃家駒先捕斬城中內應之胥吏會寧知縣李堡先毀城外廬舍水窖移城內賊無可焚汲故皆得不陷李侍堯逗留靖遠藉審訊餘黨爲名不親赴督剿剛塔又誤用賊諜鄉道官兵于無賊之地故氛益熾五月賊遂從靖遠渡黃河陷通渭脅從數千西安副都統明善以兵千二百由靜寧進擣長驅深入陷伏死　詔逮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改　命福康安及海蘭察會討又　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二千以往六月七日福康安海蘭察抵軍議先剿隆德靜寧之賊而後進擣石峯堡十一日官兵四千分攻底店山殺賊數百盡奪其柵降賊一千餘黨盡入石峯堡死守時阿桂之禁旅亦至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乃掘濠斷其水道七月初賊投出男婦千餘官兵分伏四隘夜半賊首果冒死突圍截殪千計黎明乘堡四入盡俘首逆釋其婦孺三千餘并分兵殲底店降回千餘賊平　詔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加一輕車都尉海蘭察加一騎都尉自是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初四十六年官軍之圍蘭州賊也斷其汲道屢被雨解

上因以甘肅歷年恆旱請賑爲疑適王廷贊奏繳廉俸銀四萬兩助餉而前布政使王亶望擢撫浙江郎捐海塘工程銀五十萬兩皆不類甘肅瘠地藩司所爲其捐賑監糧必有私收折色虛報災歉之弊

命阿桂李侍堯察奏具得始末而王亶望任內開銷監糧六百餘萬石舊存常平倉穀百有二十萬石較歷年尤甚罪斬籍其家勒爾謹王廷贊均賜自盡道府直隸州具結者五十餘員領賑州縣六十餘員計贓科罪其有守城捕賊承辦軍需者免死烏魯木齊浮銷屯糧四員罪如之并追論前大學士于敏中管戶部時議允開捐之罪而仍豁免甘肅積欠籽糧二百四十五萬餘石折色銀三十萬兩以惠邊氓云

臣源曰花門種族錯居雍涼兗豫閒蓋始自唐之肅代以戰功得留京師及會昌中回紇降幽州者三萬餘皆散隸諸道迄今漸聲教者千百年而鴞音不革且關外回部孱愞畏厄魯特如狼虎而內地敓攘越貨亡命鬬狠之事無一不出于花門反有厄魯特之風異矣哉中國奸民類不識詩書何物而回民之讐怨狠鷙獨出於崇經典信因果之人與厄魯特之崇黃教嗜刼掠何異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閒風氣異宜　高宗之贊哈國輿曰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誠能訓練回兵入伍驅狠戾之族爲紀律之師其力最鷙其心最一未必非唐人用回紇扁和用烏啄之誼也

乾隆湖貴征苗記

嗚呼以臣所聞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蓋與當時奏

牘頗殊云苗介湖南貴州萬山之中環以鳳凰永綏松桃保靖乾州各城營汛間錯相望初苗未變也長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戸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乾隆五十六年永綏廳勾補寨苗訟竊牛于官而病及闔寨遂激石滿宜之亂雖旋撲滅而苗禍已胚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齧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戸響應矣乙卯正月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妖煽其黨官捕之遂叛焚掠松桃廳正大營湖南永綏黃瓜寨石三保應之永綏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以兵六百往捕狃于勾補之役也責苗縛獻而鎮筸鎮總兵明安圖亦以兵八百攜繩索以往會營鴨酉夜苗忽數千焚鴨酉鎮筸苗吳半生吳隴登吳八月及乾州三岔坪苗同蠢動火光照百十里軍中止短刀無火槍鎮筸路絕議向永綏媾于苗講且行沿途益蠭集又從苗紿盡釋兵仗明安圖等束手死時二十三日也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筸苗亦同日各圍其城永綏城僅餘兵二百士民自嬰城守乾州本土城游擊陳綸又以營兵遁明日遂陷同知宋如椿死之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正大營苗疆大震二月　詔雲貴總督忠銳嘉勇公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及湖廣督撫合兵剿之復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贊軍務福康安既解嗅腦松桃大營諸圍招撫各寨三月貴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縣苗以總兵袁國璜守棚門而自會福康安於松桃乃遣總兵花連布將精兵三千援永綏三月十一日連戰至城外圍解湖南提督劉君輔以兵二千自保靖與總兵張廷彥合攻永綏西北苗據花園斷浮橋劉君輔結筏渡破斬數百遂復花園守以張廷彥而自攻隆團鴨保轉鬭入劉鬍黑與花連布並健鬭爲苗所憚號曰花虎黑虎云四月十三日福康安大軍亦至永綏進剿黃瓜寨而苗旋阻鴨保餉道不通花連布乃護貴州糧以餉中途遇伏幾殆時湖廣兩總督畢沅駐辰州總軍需福寧統兵鎮筸是月福寧以兵役六千由瀘溪復乾州遇苗苟[illegible]巖急匿輜重中以遁衆土崩苗乘勢四面蹂躪福寧僅身免顧以殺賊無算聞　詔獎之仍責曰胡不乘勝追北而回守空城自是無敢由東路進者賊踞乾州久遂出瀘溪巴斗山大焚浦市分寇瀘溪麻陽東北復偪鎮筸福寧請急調荊州滿兵二千前來而按察使阿彰阿者駐鎮筸方日以詰捕漢奸爲事兵日擒良民邀賞而苗出入横行顧無誰何者五月荊州將軍觀成至始下令止之劉君輔在永綏提孤軍欲復通鴨保中途突圍數重幾不免及隆團始遇袁國璜張廷彥援兵乃保隆團而鴨保餉道卒不通蓋永綏處生苗窔奧北保靖西松桃南鎮筸東乾州而賊巢則平隴鴨保左右營各寨介四廳間皆疊嶂嶇險惟鎮筸一路聲勢四接由瀘溪進乾州僅九十里而福康安和琳由貴州來遽從銅仁正大營穿深巢往乾州道既險遠劉君輔所請五路進兵策亦不用苗遂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拒而各營兵非奉令又不得自爲戰故賊益張及劉君輔隔隆團苗遂復圍永綏晝夜急攻兩月餘副將富志那遣告急大營連數十輩不達最後達二卒始遣四川提督穆克登阿往援苗幷力拒援兵劉君輔復自隆團轉戰入八月圍始復解而竟無奏牘云苗叛時惟沿邊土蠻不從亂土蠻者號犵狫故

土司遺民也聚衆自保甚爲苗憚有言其頭目張廷
仲不軌者溆浦紳士嚴如熤力白之遂討賊自效自
後永順保靖無虞得其力劉君輔花園之戰亦以土
蠻三百陷陣其明年保靖蠻竟誘禽石三保云大軍
自四月克黃瓜寨五月六月阻大烏草河不進七月
渡大烏草河抵古文坪八月奏克烏龍巖楊柳坪而
吳八月據平隴遂稱吳王自石氏起事巢穴旋破至
是吳氏復稱吳三桂後妖煽遠近平隴黨轉盛石三
保石柳鄧皆附之九月　下詔暴諸苗罪狀晉封
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以風厲將士十月奏
克毛豆塘摩手寨龍角硐進牛練塘圍鴨保距平隴
賊巢尚七十里時苗酋皆許官爵花翎散苗優以金
錢吳隴登亦許禽吳八月自效然吳八月雖被禽其
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十一月奏克
㰈水營天星寨十二月奏克禽頭坡嘉慶元年正月
奏克連營山二月奏克壁多山高吉陀三月奏克兩
叉溪平逆坳四月奏克長吉山結石岡距平隴三十
里而　詔責復乾州城遂指乾州去冬以賊并力
距大軍始令鎮筸總兵袁敏等由瀘溪進乾州與大
軍犄角兵至丑坨終以大帥欲專乾州功阻河溪不
進而劉君輔失大帥意亦束手不得展尺寸至是七
省官兵持久一載餘矣始既奏賊么麽不足數及老
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漲阻爲辭而餉道崎嶇先
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弁百餘人月給鹽糧銀者數
萬人旋撫旋叛軍士不習水土中暑毒死日衆數省
轉輸費巨萬計而　朝廷焦勞日盼捷書　勅
詢絡繹不絕五月大學士忠銳嘉勇貝子福康安卒
於垻子巖贈郡王諡文襄六月和琳復乾州使額勒
登保等進攻平隴而自與畢沅福甯及巡撫姜晟等
遂奏善後章程六事大都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
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惟購收槍械一事
頗關係而議旋寢及嘉慶十年兵備道傅鼐始按寨
勒繳四萬餘件云八月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
額勒登保旣偪平隴賊漸蹙至是嗣和琳任又
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以鄂輝代劉君輔九月
大兵奪平隴隘口而畢沅力請罷兵蓋是時襄陽達
州教匪四起花連布又討貴州銅仁賊戰死畢沅無
如何則欲移苗疆諸將兵討之　詔書切責不許
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
額勒登保威勇侯明亮襄勇伯德楞泰繼勇子餘進
級有差明年三月遂班師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移
征湖北矣留官兵二萬分防令提督鄂輝駐辰州及
新設綏靖鎮總兵魁保鎮筸鎮總兵富志那分領之
裁留土塘苗兵三萬七千月給鹽糧銀如故畢沅姜
晟一意主撫而苗劫掠四出邊無寧日及嘉慶四年
黑苗吳陳受寇邊事聞于是　詔書詰問以楚苗
久奏戡定何復有糾衆數千連犯邊卡之事是福康
安和琳前此將就蕆事之咎其嚴懲毋少縱自是湖
貴大吏不敢諱用兵始奏以鳳皇廳同知傅鼐總理
邊務募勇修碉悉力禦之鼐有復總督百齡書曰三
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勦撫兩端叛則先勦後撫
威克厥愛乃濟邇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帥以七省
官兵撻伐二載而未底定何哉論者謂始則恃摶象
之力摶兔以爲功成指顧而無暇總全局以商定算
繼則孤軍深入苗巢前堅後險實有羝羊觸藩之勢
兵頓烏草河牛練塘九龍溝者俱絫月不得已賡行

招納歸咎於客民爭占之滋釁盡撤苗巢營汛四十八處以期苗釋怨罷兵如豢貪狼養驕子大功未就相繼賫志而歿踵其後者承士卒之疲勞國帑之糜費又值川楚事急倉皇移師北去是以苗志得氣盈鴟張魚爛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罷勢難再議興戎鼐思民弱則苗强民强則苗弱因而衞民以壯其氣練勇以摧其鋒駕馭以伸其信鵰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堅壁清野無可覬覦而後入其穴扼其吭奪其恃殲其强稂莠漸除良善乃康此又嘉慶二載來善後之情形也傅鼐之任鳳凰廳同知也以前禽苗酋吳半生功歷兵備道至按察使別見下篇

嘉慶湖貴征苗記

嘉慶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諸將移征苗之師而北草草奏戡定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苗氛愈惡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巡撫姜晟至倡以苗為民之議議盡應其求時鳳凰廳治鎮筸當苗衝同知傅鼐有文武材知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曰申戒其民曰勉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彊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鼐開邊釁罪又兵備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吝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疆何嘗底定之　詔責巡撫姜晟嚴獲首賊鼐為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幷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諜晒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即夜二路擣爨其巢復回要伏苟[illegible]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南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鼐還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撫戡定奏囘貴陽時首逆槍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會剿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鼐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猿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起貴州兵望之亦奮呼奮隘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裹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為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掃穴平琅玕奏楚兵功最幷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為新巡撫初彭齡所劾伏法鼐遂奉
　旨總理邊務鼐以永綏孤懸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議遷城花園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難其移鼐乃請於

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於是總督琅玕亦奏移駐是七年九月廳既移出羣苗爭占舊城彌月槍礮聞黔境鼐以鄉勇數百深入彈壓忽遠近苗大集鼐急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如雨驟鼐按兵不動徐以奇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綏以廳城孤懸掣肘從未深擣其巢及是果抗繳械阻丈田於是石宗四等糾數千苗復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往首敗之夯都河連燒六寨乘勝窮追宿陽孟岡五鼓萬苗突至四面譟攻時我兵火藥少後路已絕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皆濕槍凍比曉我兵刀槊並前人自為戰鏖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連剿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由是師行所至萬山讋服納兵恐後羅拜犒迎貴州吏未能行令於黔苗乞鼐并檄黔寨勒繳槍械震疊岡抗邊境銷兵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併力拒大軍鼐則偵諜閒然聲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情益絀從來備西北邊莫善于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雕勦法鼐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又其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長輿轝重巘足仄目悸獸蹠猱騰如鶩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岡迴箐邃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耐飢渴耐寒暑此三長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俯擊仰攻臨敵亦不方陣進呼聚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兼挾利刀乘火器甫發冒烟豕突因兼習藤牌刀法狹路相逢則短兵接戰復以趫捷勝每戰還必嚴汰不但趦趄者去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機宜昧號令者亦去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遣貲貨載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既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家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綏苗事聞　詔各省督撫提鎮以鼐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庶後籌邊君子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禦苗錯舉皆於十年蕆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屢有訟言於是議者人異詞今獨載鼐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衞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鼐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為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

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爐熖熄隄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　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目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士拯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二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訓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士丁非其子弟卽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容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懇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葺繕以賙卹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別屯於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治苗於五年陳屯政二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碉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亦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尚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軍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帖無異議鼐區區守土吏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卽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卽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鼐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勸墾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尚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天子方將擢鼐巡撫而十六年卒於官　詔以鼐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其立祠苗疆贈巡撫嗣鼐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招源纂屯防志鳳凰廳志故知鼐戰守功特悉魏源曰方鼐之

甚於大吏以掎齕也則鎮筸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舉歲給降苗數萬金畀之故厥得以豢苗者魘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碉設險之利厥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婪妾遺孤飦粥不給而議厥者至今閭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也

道光湖粵平猺記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踞五嶺之脊民猺雜錯深谷重巘風氣贛戇與華不通華民欺其愚孜攘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朘猺積怨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錦田猺與常寧猺趙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屢強刼猺寨牛穀黨聯官役猺無所愬於是金龍妖煽其嵩倡言復讎使趙福才糾廣東散猺三百餘合湖南九冲猺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人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樑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以兵役往捕賊已千餘據長塘夾冲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游擊李方玉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擣夾冲遂燬其巢斃賊三百餘掘毀逆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猺山所至虜脅衆二三千圖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衆寡不敵退賊遂旁掠寧遠　上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侯續調寶慶各兵至卽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阿劾鮑友智輕進疎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寶慶兵盡赴藍山而檄提督由寧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馬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剿藍山路險且偪賊巢海凌阿不偵探地勢遽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舁鎗械行至池塘墟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槍械反爲賊用海凌阿等皆死　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至是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于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虜脅將萬趙金龍率八排散猺及江華錦田各寨猺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猺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寧遠藍山谷猺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犄角出沒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盧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州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猺自守以防虜脅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鮑友智擊斬趙福才殲猺五百再戰殲猺六百其趙文鳳一路聞官吏招撫解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劾不赴援之游擊李方玉守備王楷治罪　詔以猺皆山賊蹻捷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致稽搜捕敕諸將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南路之藍山寧遠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過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于是三路猺四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偪出山皆東竄常寧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垣牆堅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

隘兵進偪合圍時運礮未至賊穴牆出矢銃官兵反
隔墻外先持盾擲火晝夜迭攻以耗其火藥鎮筸兵
數十躍牆而上前者傷墜後隊繼登先後斃賊千餘
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攻欲乘間竄入山羅思舉
以賊不繳器械縛首逆攻益力奪門巷戰賊大呼乞
降仍鬬且逃內外夾剿連日殲猺六千惟散猺八九
百拒守市內大宅恐趙金龍在內故仍不用大礮二
十二日盡毀牆舍訊知趙金龍已於初九日突圍中
鎗死禽賊子弟妻女及死黨數十奏聞　詔以盧
坤羅思舉盪平迅速各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雙
眼孔雀翎余步雲自貴州至僅十日亦加太子少保
在事文武進秩有差時　欽差戶部尚書宗室禧
恩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日奏捷
禧恩詰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
印劍木偶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
自連州八排竄江華藍山虜脅二千猺羅思舉余步
雲馳堵之破賊於錦田之濠江冲禽斬首逆殲猺五
百餘黨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如湖南出力
而廣西賀縣復有逆猺盤均華之變煽聚二千餘六
月為廣西參將滿承緒擊敗于芳林渡逃至江華界
為湖南守卡兵所獲於是　詔禧恩瑚松額率余
步雲赴廣東剿連州八排猺初八排猺有黃瓜寨者
正月中被奸民官役虜掠訟于官連州同知蔡天祿
訊之斷民役償猺千二百金民役不償猺出掠報復
蔡天祿遂以湖粵猺嚮應告變總督李鴻賓令提督
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猺無
逆狀且寨峒險難攻主撫慶林力主剿議不合會四
月聞楚師告捷將士皆邀懋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
振麟亦主剿李鴻賓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
六千三路進八排猺首八人出山跪迎請縛黃瓜寨
逆猺以獻李鴻賓收斬之奏稱殺賊七百於是猺皆
負嵎死拒猺山周圍四百餘里崗險箐密軍無偵探
猺劃要路伏隘狙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墜三路皆敗
游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硝
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劾提督劉榮慶老病上褫鴻
賓職因有禧恩瑚松額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
率總兵曾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禧恩等至粵初
銳意用兵及探知猺崗天險難深入乃於二十有五
日奏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有七日復奏六對冲
猺之捷所奏殺賊皆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蕆
事于是振麟日遣人赴寨招撫猺懲八人前事不肯
出官兵又懲李劉前敗不敢入旬日不得見一猺之
面而盧坤又有移督廣東之信計程將至禧恩急責
楊振麟刻期招降否即嚴劾振麟乃復懸賞購募并
令熟猺為質始偶有出者果得洋銀鹽布以歸於是
猺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寨附近猺三
人諸將得以蕆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
曾勝防守連山徼止湖南續調之兵時禧恩暫署兩
廣總督俟盧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即行　詔
近禧恩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
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勝
加提督銜襲雲騎尉李鴻賓劉榮慶均逮戍新疆初
楚粵邊郡奸民為天地會締黨歃約橫行鄉曲小剽
掠大擅殺各有名號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
吏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即戕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
郴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籍軍興團練隨時

會治渠魁又猺平迅速故辛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逋逃藪聚論者謂邊防隱憂在苗猺之右

國初東南靖海記

邵陽魏源譔

順治三年夏貝勒博洛軍定浙東明監國魯王航海其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是秋大軍定福建滅唐王降鄭芝龍貝勒大軍凱旋留兵分守要害以張存仁總督浙閩佟國鼎巡撫福建而芝龍子成功及其兄子鄭彩鄭聯並擁衆海上是爲浙閩沿海二寇之始魯王之航海也先至舟山其守將黃斌卿不納舟山一曰翁洲在甯波海中亘百餘里越王勾踐欲徙夫差于甬東卽其地也適鄭彩鄭聯以舟師來會奉之入閩次中左所卽廈門廈門方爲鄭成功所踞成功故唐王遺臣奉隆武年號兵最强以唐魯舊釁不願奉之乃改次長垣其浙中遺臣錢肅樂劉中藻張肯堂徐孚遠武臣阮駿趙牧周瑞周鶴芝林舞簫及勛臣之裔徐仁爵李錫祚等或有兵或無兵先後奔附時唐王甫滅所遺郡縣聞明兵至多騷動順治四年連陷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其陷興化也以分巡道彭遇颺故明御史乘我守將出戰時登陴盡易明幟我兵返見之遂潰其陷建甯也城中舉火內應其陷邵武也明鄖西王禕將王祈善戰先踞上游夜取几案數百各插香炷順流放之環邵武城而過守兵矢礮齊發遲明審其僞習不復備一夕突至遂陷進兵圍福州 詔總督張存仁移駐衢州 詔都統辰泰爲靖南大將軍與棟柯賴李率泰等調廣東浙江之兵三路進討又以陳錦代張存仁總督閩浙會鄭彩專横賊殺朝士其黨內潰 王師且剿且撫至順治五年夏各郡邑先後克復福州歲飢被圍久城中人相食江西叛將金聲桓之黨郭天才僞稱援兵載米麥江上誘郡民出就食李率泰抵建甯聞之飛檄巡撫佟國鼎使警備賊乃夜焚洪山橋掠就食千人以遁延平有將軍寨地勢巍峭海寇巢其上俯瞰諸邑陳錦令于對山壘土高與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是年我松江提督吳兆勝謀叛與明故官陳子龍潛招浙東海師內犯張名振沈廷揚赴之遇颶崇明盡喪其軍廷揚投海死兆勝子龍事泄被誅名振遁還乃與阮駿合軍以五年夏由南田陷健跳所迎魯王復入浙時鄭彩已弃王去名振阮駿合拒大兵解健跳之圍九月復合王朝先兵攻斬黃斌卿于舟山奉魯王居之令阮駿王朝先分屯桐樵南田爲犄角而鄭彩軍金門鄭聯軍廈門亦于七年盡爲成功所奪成功遣使朝永厤于湖南受封延平郡公于是浙師盡并于張名振閩師盡并于鄭成功東南海寇皆聽其號令方四年閩地之失陷也我大兵守浙者大半抽以赴閩于是温台甯紹諸遺民復乘閒爭結山寨以數百計而四明大蘭山王翊之軍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上虞平岡張煌言之軍皆最堅整并約舟山兵共窺甯紹會鄞縣降官謝之賓來告變我各城守將急捕內應并調慈谿兵襲大蘭姚江兵擣東山數路皆潰屆期舟山兵果入蛟門抵三江口觀望而返及五六年閩地盡恢復總督陳錦率大兵還浙東七年張名振忌殺王得先于舟山得先部將來降盡泄虛實於是總督陳錦奏言浙東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國爲名狽狽相倚海寇登岸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

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臣廣訪進兵道路由定關出海距舟山百餘里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決可克復八年　詔錦與都統金礪劉之源提督田雄等會兵先剿山寨以除內顧用山民爲鄉導分路進擣四明諸山盡破巢穴遂乘大霧渡海抵螺頭門敵軍方覺阮駿以火舟邀戰於橫水洋風返焚之人舟俱燼張肯堂張名揚等率兵勇數千背城力戰九月掘攻陷之屠其城初名振恃海島之險謂大兵必不能渡先期奉魯王擣吳淞以綴我師惟留兵六千使阮駿守舟山及聞警回救則城已破乃奉魯王赴廈門去監國號爲寓公陳錦奏設陸兵千水師二千于舟山而成功在閩復乘　王師攻舟山之隙大舉寇沿海初芝龍出入海中每一商船例入金三千不得鄭氏旗不能行也及唐王時又以練餉爲名閩粵二省正供外捐輸百萬盡歸鄭氏故富敵國皆積安平鎮福建巡道黃澍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謀乘成功之出擣安平巢穴攫其貲成功還怒以索償爲名連陷同安漳浦南安平和海澄長泰等縣進圍漳州七閱月　詔逮張學聖等入京治罪九年三月總督陳錦赴援戰于江東橋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之帳中以首奔成功成功賞而斬以狥十月都統金礪援軍至屢捷成功退保海澄我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不退一日聞空礮遞發成功曰此號礮也將薄城矣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官兵四面蟻傅登城城上衆斧迎之隨斧隨墜濠爲之平我兵解圍去而張名振張煌言亦屢以餘軍入長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掠戰艘二百于吳淞口時成功始終爲唐二張始終爲魯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時明遺臣義旅漸亡獨兩軍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十年　朝廷下令招撫芝龍鴻逵皆封侯伯成功封海澄公令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芝豹彩聯等皆降獨成功不受張名振卒以軍付張煌言亦屢拒李率泰郎廷佐之招是冬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諸府十一年陷同安南安等邑復破舟山據之　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剿以水師提督張天祿禦寇海口失戰艦匿不奏聞褫職十二年成功進溫台還攻甯德殺守將閻遣使告捷于明桂王十三年將北犯留其將黃梧守海澄梧以成功用法嚴曾以揭陽之敗斬大將蘇茂遂懼而來降　詔封梧海澄公守漳州梧陳剿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剷僞墳以泄衆憤七月命甯海將軍伊爾德率田雄等復克舟山連戰斬阮思等于橫水洋田雄奏言舟山不難于復而難于守請以滿兵駐防增戰艦補水師分汛偵剿是秋李率泰亦破寇于泉州盡復閩安海澄諸邑明年三月濟度班師成功陷閩安犯福州轉略溫台十四年明桂王遣使自雲南航海進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明號便宜封拜遂議大舉入寇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峙陣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時張名振已死張煌言代領其軍爲嚮導抵浙陷溫州台州師次羊山相傳其下龍宮戒震驚成功下令各船盡礮果颶發挾雷電水起立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數千成

功乃旋師是年成功將施琅復來降授副將成功聞王師三路攻永厤于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時蘇松提督駐松江江甯提督駐福山分守要害圌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皆鐵鎖橫江煌言屢卻不前令人泅水斷鐵索遂乘風潮以十七舟徑進沿江木城俱潰破瓜洲獲提督管效忠圍鎮江五路壘壘而陣周麾傳礮聲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馬死戰官兵退入城成功軍逐之而入遂陷鎮江屬邑皆下部將甘輝請取揚州斷山東之師據京口斷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召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直薄金陵謁孝陵而煌言別領所部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時江寧重兵移征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守備空虛松江提督馬進寶（改名逢知）不赴援陰通于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維揚常蘇日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　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兩江總督郎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巡撫蔣國柱崇明總兵梁化鳳皆赴援化鳳登高望敵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擣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而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麾蓋不動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執死化鳳復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崇明不下冬十月還島而煌言軍遇我征貴州凱旋兵浮江下亦戰敗走徽寧山中出錢唐入海是役梁化鳳首功　詔先圖其形以進是冬　詔都統劉之源爲鎮海大將軍駐防鎮江以梁化鳳提督江南　詔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分出漳州同安合擣廈門以粵東降將爲鄉導我兵不習海戰暈眩不能軍成功手自搴旗督陣風驅濤湧我軍退多陷于淖引還十七年明桂王及李定國走緬甸雲貴蕩平命靖南王耿繼茂自廣東移鎮福建都統羅託爲安南將軍督剿成功崎嶇海上十餘載進取無成乃謀奪臺灣爲窟穴語詳康熙勘定臺灣記　朝廷議堅壁清野之計下令遷沿海三十里于界內不許商舟漁舟一舠下海民戀生計脅于嚴刑多不願張煌言貽成功書曰弃此十數萬生靈不收而爭夷島乎且苟安一隅將來金廈兩門亦不可守而成功方得臺灣虞紅夷外閧不暇內渡由是沿海稍息肩而成功亦旋卒於臺張煌言亦被禽于南田之懸嶴議政王等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無用應令都統胡安禮率滿兵回京是年李率泰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安置內地皆順治十八年事也康熙初大兵復金廈二島鄭錦遁臺灣始奏展沿海居民之界復舊業焉其海寇在廣東者則尚可喜以十七年敗鄧耀于海康耀走交阯盡平山寨又有周玉者番禺蛋戶也縉船數百三帆八槳衝濤若飛可喜署爲游擊十八年議沿海遷界弁盡撤縉船歸港汊徙其衆于城邑玉遂糾黨入海自稱恢粵將軍破順德尚可喜破斬二千復禽剿其餘黨于東涌海島其在江南者明益王宗人朱隆武據廟灣有衆數千舟百餘于順治四年乘間窺淮安總理漕儲庫禮與總

督漕運楊聲遠設伏分布要害賊揚帆至車家橋伏發步騎水陸蹂之禽斬過半直擣廟灣平之其黨周文山遁入海九月又率衆八百夜襲淮安從夾城東門缺口突入總漕署庫禮率帳下親兵數十拒戰其妻盡搜署中存箭使婢僕傳送引滿命中一以當百黎明賊驚潰追斬百八十餘級淮城獲全師武臣力之風距今二百年猶昨日也

臣源曰天下有城郭之國有游牧之國有舟楫之國穹帳騎射風馳雨驟此游牧之所長也濤駛火攻履危狎險此舟楫之所長也深溝高壘清野堅壁此城郭之所長也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卽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禺唐自東萊渡海趨高麗皆僅濟師于海道而非交戰于海中以元太祖之兵力而十萬兵船覆于日本故水陸舟車自古異用惟明則太監鄭和聘兵舶于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于西夷之索港口犯温台犯金陵何異于西夷之闖內地而薙髮之令何異于今日之煙禁

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弃舟山以斷焆濟而杜牽制卒駾喙喘息而不敢復獗誠能以薙髮之制禁煙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禦火攻煙可不遏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內修爲外攘故著　國朝防海家法可考者于篇

康熙戡定臺灣記

臺灣亘閩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福興泉漳四府相直距彭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起雞籠南盡沙馬碕千里有奇惟山西東兩面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各百里大於琉球埒于呂宋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一至彭湖東向望洋而反宋史謂彭湖東有毘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于彭湖明初廢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爲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求彭湖于中國而不得乃以重幣啗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爲鄭氏所據鄭芝龍者泉州人初附倭家于臺灣倭敗去芝龍以其人衆舟楫橫于海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降之屢平劇盜積官至都督同知會閩大旱芝龍言于巡撫熊文燦以舶徙饑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漸成邑聚時鄭氏已去臺灣惟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散屯城外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與流民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憤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鄭成功者芝龍取日本倭婦所生子也當明季唐王隆武桂王永厤之際起兵海上屢寇閩浙江南及順治十七年自江南敗歸乃奪臺灣爲窟穴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會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爲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先以百艘泊彭湖進圖鹿耳門門外嚮有淺沙數十里海舟不能近岸紅毛夷又沉大艘塞港口及是潮驟漲丈餘數百艘倐抵岸紅毛倉卒不支遂克赤嵌城進壁王城其城亂石壘砌火煆成灰融爲石城堅凝不受礮半載不下乃塞

其水源困之且與約曰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解圍退三舍荷蘭乃以大船遷國成功既有臺灣與所據金厦二島相犄角又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闢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汙萊日闢是年弃芝龍于市鄭氏在京者皆伏誅詔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以杜構煽康熙元年成功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守厦門（案鄭經官書皆作鄭錦殆二名也）入臺嗣立成功弟世襲謀據其位爲經所殺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貽書招經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不報是年監國魯王亦卒于臺二年明桂王亦滅而經猶奉其永歷之號三年繼茂率泰施琅黃梧等進兵并檄荷蘭夾板船會剿克金厦兩島降其衆萬有八千經遁歸臺灣而浙督趙廷臣亦禽張煌言于南田之懸山嶴島寇悉平授施琅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部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仍以海外琉球朝鮮例爲詞是時鄭氏衰弱不敢內犯十有二年而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執總督范承謨反福建告援于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從精忠旋悔不踐割漳泉之約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鎮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于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耿尚皆訴于吳三桂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乘耿氏與王師抗旋尾其後取汀州運臺米內渡濟師精忠前後受敵十五年乃反正導康親王傳貝子之師攻鄭氏十六年我師收復漳泉邵武興化其惠潮亦反正經遁入厦門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繼之十七年春鄭氏復出沿海連下城堡十餘

詔復遷沿海居民畫界如舊十八年經將劉國軒吳淑何祐等分道入犯總督郎廷相檄調官軍四路進剿大戰兼旬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赫林提督段應舉皆失利（案是時前海澄公黃芳度已于十三年漳州破時遇害矣）國軒圍之于海澄環塹樹柵我援軍至國軒恐內外受敵故開一面縱之入以耗城中糧圍復合夏六月城中食盡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都統提督以下皆死焉　詔罷郎廷相以姚啓盛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東橋及泉州萬安橋以拒官軍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救提督楊捷復惠安巡撫吳興祚將軍貝子賴塔復漳平楊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與大兵夾攻奪其橋礮沉其舟而巡撫貝子軍阻江漲亦得翰林李光地引出安溪間道遂解泉圍國軒與吳淑何祐等以兵五萬分軍漳州龍虎蜈蚣二山勢甚盛漳城兵少哈喇達耿精忠欲弃城避其銳姚啓聖閉城偃旗鼓乘大霧突出精兵五千衝之賊陣亂自相蹈籍連破十六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同安然賊猶據江東橋不退至是楊捷軍赴援後與啓聖夾攻力戰克江東橋盡奪險要漳泉之路始通國軒遁還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復掘壕引潮以阻大軍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兼列艨艟守諸島相持一年不決乃議厚集舟師水陸夾

攻并檄荷蘭夾板船為助時吳三桂已死于湖南我水師破岳州　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而姚啓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成配兵三萬啓聖等復縱反間離其黨與重賞購募先後降偽官四百餘員兵萬有四千卽分隸水師用以進攻并約其守海壇之將為內應於是不俟荷蘭船至啓聖與捷克復海澄萬正色以水師克復海壇水陸並偪廈門復降其戈船將朱天貴得其舟師乘勢擣襲諸澳諸寨悉破鄭經及國軒等遂棄金廈二島歸臺灣十九年春夏也八月康親王還京師留兵守金廈二島于是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常如吳三桂之僭妄　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嘘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市之日本于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荼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為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二十年姚啓聖吳興祚疏請沿海民展界復業從之初閩人當成功世內輸官賦外應鄭餉十室九匱及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居民居食民食役其丁壯而漁其妻女又遷沿海之界流離內徙至是始凱旋息肩其驅掠而北者尚數萬姚啓聖請康親王下令禁之且捐金贖還者二萬啓聖在閩靡財如河沙耳目徧海島官帑不足則回易貿遷以濟之前後揮霍百萬鄭經在廈門時有嬖人施亥者姚啓聖密賂使為間約誘經至海口而伏兵禽之鄭氏大享將士復賂其庖人謀毒而殲諸皆不克而死會經卒其長子克𡒉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成功時卽有人搆經父子謂孽賤不當為世孫辱國及成功歿經連年出兵在外用陳永華言命子克𡒉監國晚敗歸臺又日近醇酒婦人克𡒉監國二載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陳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𡒉失助時成功妻董氏尚存復入間言遂襲殺克𡒉而立次子克塽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錫範于是鄭氏遂敗行人傳為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泄錫範并搆陷續順公沈瑞而有其貲人心益失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皆姚啓聖所使也二十年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啓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施琅欲乘南風先取彭湖奏言彭湖不破臺灣無取理彭湖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餉從之時國軒守彭湖甚嚴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閒壘列礮會颶風夜發怒濤山立我舟師前鋒簸蕩飄散賊艦四面圍攻琅親督大䑸衝其圍矢集琅目幾殆力戰得解時國軒自率衆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于雞籠嶼相犄角我軍懲前戰被賊夾攻乃議分三路以五

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分賊勢而琅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為戰酣鏖竟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餘艘殺其兵萬有二千凡海洋占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是日將戰時黑雲起賊方相賀忽聞霹靂皆錯愕遂大敗國軒由吼門冒險突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高丈餘舟師浮而入鄭氏皆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議降施琅姚啓聖奏閏八月　敕至于是國軒及馮錫範以鄭克塽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各一公侯伯及將軍都督等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時康熙二十有二年秋也琅由海道報捷七日抵京師而姚啓聖由內地馳驛後二日至

詔討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漢軍授公爵國軒錫範皆伯爵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始黃梧之降也言鄭氏石井山祖墓形勢昌雄宜剷之泄其王氣于是晉江縣之大覺山南安縣之覆船橄欖金坑諸山五墓皆毀惟其石井山祖墓號五馬奔江者不知所在至是克塽請以成功及經之喪歸葬南安收其地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為彭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為縣又北為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彭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焉臣源曰中國山川兩幹北盡朝鮮日本南盡臺灣琉球過此則為落漈尾閭亦名萬水朝東舟楫所不至故琉球日本以東之國無聞焉臺灣地倍于琉球其山脈發于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大洋為彭湖三十六島又東渡洋百里至臺灣為中國之右臂可富可强可戰可守方鄭氏之初平也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弃之專守彭湖施琅以為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為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弃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船火器又踞形勝膏沃為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且彭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彭湖亦不能守誠深識遐慮之言哉初朝廷以沿海奸民逋逃通寇下遷界之令移沿海居民于內地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于是總督范承謨再疏而復之臺灣已服尚禁商船出洋互市則施琅藍鼎元等屢議而開之至漳泉仰給于臺米而禁其流通臺民渡海以億計而禁其攜眷則高其倬吳士功慷慨而陳之於是開鼓鑄之錢編鄉試之號易竹樹之城闢生番之地誠所謂仁者設其施智者中其辯勇者奮其斷而後鱗介乎冠裳畦町乎禮樂觀其菑畬擾剔亦勞臣志士曠代之所纏綿也

康熙重定臺灣記

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
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末年逆賊朱一貴倡亂攻陷全臺諸臣夙稟方略士卒感戴教養之恩七日克復破賊數萬當
皇考春秋高邁威播海外所有立功將士其各加等議敘嗚呼盛矣哉師武臣力如
聖祖之世而猶有此患考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之叛激于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之民二百餘淫刑以逞鳳山奸民黃殿李勇吳外等因民弗忍又窺臺吏文娭武嬉

遂謀變也以一貴朱姓可託明裔而一貴販鴨日暮
出入自成行列煽烏合數百夜刧岡山塘汛揭竿荷
耰無器械岡山距府城三十里疾趨掩之立可撲滅
也總兵歐陽凱聞警集衆議游擊劉得紫最知兵請
行不許而遣游擊周應龍以兵四百及四社土番數
百往應龍者罷軀有口實無能行五里即止營次日
再進十五里賊刼檳榔林汛戕把總掠軍器應龍隔
一溪不救賊旁掠四出于是南路奸民杜君英等亦
蠭起應之周應龍遇賊岡山一交綏賊即敗走入山
應龍又不追而縱兵番焚掠近村于是各鄉皆煽于
賊樹幟響應南路賊攻參將苗景龍于淡水營周應
龍聞報復行十五里翼日遇賊赤山方合戰應龍遽
以後隊遁歸府城一貴大隊隨之而君英等賊別攻
鳳山參將苗景龍敗死府城大震文武各吏盡室登
舟人無固志總兵歐陽凱游擊劉得紫副將許雲率
師千有五百出禦之中夜自驚擾黎明稍集而賊至
許雲躍馬陷陣官兵繼之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時水
師游擊游崇功出哨笨港聞報亦以兵還入鹿耳門
赴援五月朔朱一貴杜君英合隊數萬來犯劉得紫
以兵截中路口歐陽凱許雲游崇功迎戰春牛埔而
把總楊泰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死官兵大潰
劉得紫率兵還救馬踣被執許雲游崇功血戰至日
中矢砲俱盡各手刃數十賊以死于是水師游擊張
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四十揚帆出澎湖臺廈道
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漁艇出鹿耳門渡
海而周應龍遁回內地是日賊陷臺灣府掠倉庫復
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砲械硝磺鉛鐵北路奸民
賴池張岳等亦同日陷諸羅戕參將羅萬倉凡七日

而全臺陷朱一貴僞稱中興王號永和大封羣賊公
侯太師將軍總兵以千計優伶冠服摩肩塞道民爲
之謠曰頭冠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
還康熙蓋人心皆不附賊也游擊劉得紫陷賊中賊
素重其名不殺聽收瘞各帥之尸禁諸學宮七日不
食諸生林皐劉化鯉密陳諸賊可滅狀始受食謀恢
復時逃官難民皆至彭湖彭湖協副將倉皇不知所
措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
海岸守備林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諸臣正
□備緩急倚賴今未見一賊相率委去若國事何與
其死國法曷若死賊請整兵船守要害俟賊至決戰
不勝我死公等走未晚也馳赴海濱拔刀驅官民家
屬登岸衆心始固時水師提督施世驃在廈門聞警
即調兵渡海總督覺羅滿保疾馳至廈門施世驃已
先二日率師出港矣滿保復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
至廈使總統渡臺水陸兵八千餘船四百艘六月朔
出廈門港七日會提督施世驃于澎湖共兵萬二千
有奇大小舟六百餘艘方是時臺中賊黨互相雄長
攻擊杜君英爲朱一貴敗走剽掠村莊而淡水營守
備陳策團練義勇固守要害又率淡水莊義民侯觀
德李直三等以鄉兵破朱一貴賊數萬斬賊萬計而
諸羅義民陳徽等亦起兵攻復縣治旋爲賊陷陳策
遣人赴澎廈請兵滿保施世驃先後發兵千七百赴
援適世驃獲賊諜吳良等二人于澎湖搜獲僞劄百
道吳良澎湖把總降賊者也窮訊之盡知賊黨內亂
百姓不附我軍士氣倍奮滿保議三路進攻廷珍與
世驃言南風已盛南路不可泊舟北路去府百餘里
餉運艱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擣鹿耳門十日發澎

湖以守備林亮千總董方爲前鋒弁率善水者十餘駕小舟于鹿耳門表識沙路弁載旂幟伏南北港時賊以大炮扼險迎拒十三日林亮董方以六舟冒死直進遙望砲臺火藥纍積專以砲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衆軍齊集兩港悉樹我軍旂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膠淺不能行大舟是日海潮驟漲八尺四百餘艘倏齊薄岸賊遁保安平鎮列隊迎拒林亮董方復先登陷陣藍廷珍督大隊繼之賊敗走官兵入安平鎮日猶未晡是夕施世驃亦乘潮至鹿耳門次日至鎮賊八千來犯安平我兵迎戰于四鯤身別遣小舟沿岸夾擊逐北至七鯤身瀨口復以火舟燒賊戰艦十六日賊數萬復犯安平駕牛車列盾爲陣冒砲火死突藍廷珍親督戰于二鯤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砲附岸夾攻斬溺無算賊始退保府治不敢出惟沿岸列砲晝夜固守施世驃等下令戒各軍毋妄殺來降者悉縱還各樹大清良民幟于門惟抗拒者誅遠近脅從望風解散有西港仔義民某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登岸徑攻賊巢施世驃即密遣林亮董方等以兵千有二百往十八日藍廷珍聞之急白世驃曰此險道也地多篁木易設伏且迫賊肘腋醜黨必衆而我軍甚孤若伏賊數千環攻乘我將奈何世驃曰可柰何廷珍曰請急以大隊進而別遣將分攻各港牽制使不得兼顧于是廷珍率舟師五千五百夜指西港仔黎明登岸則賊與林亮等方鏖戰我軍嚴陣設伏而進前鋒遇賊力戰伏兵突出竹林橫截賊陣左右奇兵繞後夾攻賊大潰北廷珍料賊必夜來刼營初更卷帳偃旗伏蔗林間賊果至不見一人大驚伏起衝擊大敗之十

九日逐北至府城賊數萬皆遁而施世驃亦分敗西南兩路之賊同日抵城自鹿耳門至是凡七日廷珍報滿保于廈門而施世驃先于軍中奏捷矣復分遣官兵擴清南北二路而游擊劉得紫亦自賊中拔歸大營請爲鄉導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援淡之兵南下諸羅與大軍合北路賊黨潰散殆盡朱一貴走灣裏溪爲村民禽獻惟逆黨杜君英杜會三陳福壽江國論等尚未獲廷珍購得一二皆善待之使轉招其黨旬日先後出降與朱一貴皆檻送京師磔死臺灣平其敗逃之游擊周應龍及棄臺逃回之道府廳縣訊治伏法知府王珍剖棺梟示先是 朝廷得施世驃捷奏大喜賜東珠朝帽黃帶四團龍補服又徑擢淡水營守備陳策爲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藍廷珍仍統兵留臺灣彈壓以施世驃奏中不及廷珍戰功也八月臺灣怪風暴雨流火燭天竟夜海水皆立諸港船互相撞壞如漂柹敗葉或飄上平陸地大震翼日始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以風災奏聞發帑開倉大賑而施世驃終夜露立風雨中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卒於軍調廣東提督姚堂代其任時廷議移臺鎮總兵官於澎湖而設陸地副將於府治裁水陸兩中營歸內地藍廷珍力爭不可提臣姚堂亦以爲言乃仍令總兵鎮臺副將駐澎 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巡臺灣察民疾苦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如論臺鎮不可移澎又言臺變皆自內起罕自外入鹿耳門不宜設礮城以資賊守而阻攻討又言諸羅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爲二縣皆不易之論其後乾隆中用其言分立彰化縣云鼎元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

至廣州知府有平臺紀略鹿洲文集說海防甚具或
問朱一貴以前紅毛取倭鄭氏取紅毛　本朝取
鄭氏非皆變自外入者乎
臣源曰耶蘇不惑紅毛不乘夷閒不投鄭兵不興子
不少國不內亂王師亦豈得而馮陵乎日月蝕於外
其賊在於內

乾隆三定臺灣記

臺灣不宜有亂也土沃產阜耕一餘三海外科徭簡
夜戶不閉然而未嘗三十年不亂其亂非外寇而皆
內賊朱一貴林爽文其尤著者也一貴旣俘以諸羅
北境遼闊增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地大物夥漳泉
惠潮之民日衆寄籍分黨蘗牙其閒守土官又日朘
削之於是民輕視吏及其樹幟械鬬動以萬計將士
不能彈治惟以虛聲脅和于是民輕視兵近山土沃
民墾日廣巡撫楊景素立界限之將界外良田盡畀
生番番不知耕仍爲內地游民偷墾地旣化外易藪
奸宄又獄有不能結者輒誘殺生番以歸獄於是旣
毆民以歸番又毆番以黨賊林爽文者居彰化之大
理杙地險族強豪猾揮霍聚羣不逞之徒結天地會
數十年將吏務爲覆蔽不之問黨日橫熾總兵柴大
紀調兵三百使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及副將
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往捕駐營五里外之大墩勒村
民禽獻先焚無辜數小村怵之爽文遂因民之怨集
衆夜攻營軍覆將吏死焉彰化遂陷時乾隆五十一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賊初起時總兵柴大紀適在
彰化知縣俞峻請留彈壓大紀託言歸府城調兵逾
一旬而彰化陷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戕知縣及淡
水廳同知而鳳山盜莊大田亦陷其縣臺灣沙土浮
疏不時地震故城無磚石皆掘濠樹竹爲城府城亦
樹城也總兵柴大紀兵備道永福等守之賊分路來
犯柴大紀禦諸鹽埕橋殺賊千計橋距府城五十里
扼水陸交大紀自守之賊始不敢窺府城明年正月
初旬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
將徐鼎士各以兵渡海至黃仕簡檄柴大紀北取諸
羅郝壯猷南取鳳山各率兵二千惟大紀連戰破賊
遂復諸羅而郝壯猷南出二十里卽阻賊頓兵幾五
十日始進鳳山鳳山城已空招民復業賊混其中吏
復不覺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遁歸
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
不敢進初林爽文之反也適當漳泉二府人械鬬之
後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從亂彰化之鹿港賊遣僞
官來收稅泉民林湊等起義一鼓禽之故鹿港海口
未失賊所畏惟泉人也及黃任兩提督兵至泉人爭
思助官兵殺賊兩提督不知驅策反觀望逡巡坐失
事機　上命總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以李侍堯
署浙閩總督復調廣東兵四千浙兵三千駐防滿兵
千江南提督藍元枚故漳人藍廷珍之子也習臺灣
事　命移赴軍與福州將軍恆瑞均爲參贊分赴
府城鹿港誅失律之郝壯猷逮提督任承恩以柴大
紀代之賊目莊錫舍亦以二千人降請殺賊自效而
藍元枚至臺僅三月卽病卒常青恆瑞軍以五月南
路離府城十里遇賊萬餘甫交綏卽退又請增兵萬
賊以其暇得饟食各村脅其不從者輒焚刦于是泉
人亦弭首附於賊泉人附而賊勢遂不可支旬日十
餘萬莊大田驅以攻府城林爽文驅以攻諸羅諸羅
據南北之中賴柴大紀力守之爲府城屏蔽林爽文

必欲陷之晝夜圍攻又攻鹽水港鹿仔港以斷府縣
餉道大紀皆分兵擊奪之決其堰淵破其礮車以守
城兵四千抗賊數萬先後百餘戰殺賊過當屢禽僞
降諜內應之奸細又因糧于賊屢出奇兵奪其峙積
詔以大紀用法嚴明載入行軍紀律爲各省法
授參贊大臣常青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游擊
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次往援皆爲賊所截
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餘皆被戕於賊諸羅
圍日密城中以地瓜野菜油粃充食常青復催恆瑞
自府城總兵普吉保自鹿港進援各有兵五六千畏
賊勢不敢進恆瑞復張皇賊勢奏請兵六萬 詔
解常青恆瑞之任以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又 命
柴大紀捍衛兵民出城再圖進取十一月大紀奏言
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則賊尾而至府城府城亦
危且半載以來深濠增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克復
甚難而城箱內外義民不下四萬實不忍委之於賊
惟有竭力固守待援 上覽奏墮淚 詔曰大
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名將
何以加茲其改諸羅縣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世
襲罔替并令浙江巡撫以萬金賞其家俟大兵克復
與福康安同來瞻覲福康安中途聞賊勢盛亦奏請
增兵而後進 上嚴飭之 命頒內庫所藏大
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十月守風鹿港忽
一晝夜順風數百艘抵港口帆檣列數里各村莊被
賊脅者望風解散爭爲鄉導聲言直擣大里杙賊巢
而陰趨縣治十一月八日大兵六千義勇千餘遇賊
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數十衝賊陣矢無不
中賊披靡遂怒馬殺入賊分伏竹蔗林邀截官兵我
兵五隊分戰再敗之牛稠山即日海蘭察抵嘉義城
次日福康安亦至復乘勝追賊克之於斗六門遂擣
大里杙賊猶萬餘迎拒乘我步兵未集先萬炬來索
戰我前鋒千騎伏溝塍間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
賊遽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旋敗旋進我
步騎鏖戰竟夜黎明遂克其巢林爽文已攜家走集
集埔乃通生番隘口也據溪岸壘石環數里十二月
官兵伐箐騰險而上殺賊千餘又破餘賊二千於小
半天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生番社而自與死黨數十
竄箐谷皆就禽遂移師而南剿莊大田于牛莊屢敗
賊追至極南之郎嶠負山阻海我舟師先截其走路
而大兵環山圍之斬溺各數千莊大田亦就俘臺灣
平其右旋白螺 命即存布政司庫凡將軍總督
提督渡臺及冊使封琉球則佩之以行是年始罷遣
巡臺御史及番民田界之禁初福康安之解諸羅圍
也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鞬之儀福康
安即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上以大紀固守孤城
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
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食垂盡原所以速外援
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
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
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又福康安抵諸羅後凡有攻
剿皆不派柴大紀蔡攀龍而于擁兵不救之恆瑞非
惟不劾且屢敘其戰功曲爲庇護恆瑞本應軍前正
法恐駭聽聞其逮交刑部治罪尋遣戍伊犁會侍郎
德成自浙江歸 上以福康安所劾大紀事詢之
成德因奏柴大紀在任貪黷令兵私回內地貿易及
賊起倉卒不早撲滅致猖獗又逮問提督任承恩供

詔
亦同命李侍堯福康安查奏五十三年正月
曰柴大紀前此久困圍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墮淚卽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歎其義勇用人者當錄其大功而宥其小眚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劾遽治以無名之罪前詢李侍堯之旨至今尚未復奏殆亦難於措詞耶尋李侍堯奏至略如福康安指福康安奏言大紀鹽埕橋之戰尚爲出力守禦諸羅亦有微勞惟以專閫大員旣不能整飭於平日又不能撲滅於臨時皆紀律不明所致請卽解京正法七月大紀逮至京　命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大紀再三稱寃　上廷訊大紀始引咎仍微訴其枉　詔曰福康安等擬大紀斬決朕念其守城微勞原欲從寬末減改爲監候乃展轉狡辯取死豈可復從寬典其卽依所擬正法黃仕簡任承恩罪均惟一爲海澄公黃梧之裔一爲任舉之子貰其一死時議以大紀之死也不知引咎昧帥臣之體與張廣泗不服訥親之劾而負氣大廷者何異豈知
聖主衡功過燭隱微早洞見萬里外哉

臣源曰今日治臺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嶠朝不保夕惟慮大兵之入故重扼鹿耳門各海口今隸版圖將二百年皆內賊罕外寇則其防在山而不專在海（蔡牽之亂亦臺灣陸地土匪勾引之入）臺澎一鎭水陸十三營額兵萬四千有奇皆內地督撫提鎭各標抽調防戍三載更代其家屬皆留內地故有叛民無叛兵則其防在民而不在兵一歲三穫餘糧近濟閩省遠給天津糖布材木利盡南海惟患械鬭敵會之梗頑胥役之擾索則其治又不在富而在教康熙中初取臺灣僅三縣地鳳南羅北臺灣中地近鹿耳門海口故就置府治其後北境日擴負耒爭往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則府城已偏于南且鹿耳門距泉之廈門八九百里而鹿港距泉之虹江口僅四百里風利半日可達視鹿耳門尤扼要議者以爲宜移府治於諸羅負山帶溪以據南北之中而移彰化城於鹿港以扼海口之吭此山前形勢也山後地則嘉慶中始開西南北負山東面海絡以三港屏以龜嶼本三十六社生番地承平久山前地利盡乃漸墾及山後自北而南爲頭圍二圍三圍而漳人吳沙者練勇開路以捍生番貿遷有無以招流寓闢地至五圍六圍耕民六萬口地袤五百里捕社沃土田而水社秀溪山且負陰抱陽爲臺灣之正面吳沙旣富自恥化外屢乞升科屬版籍臺吏莫之受也旣而沙集義勇敗海寇蔡牽于山後又連敗朱濆事　聞始詔收其地立葛仔蘭廳以同知理之其生番地未闢者尚大半然臺灣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若有天數焉氣運所至有開必先榛榛狉狉厥始農炎彼封豨章之山禁藍田之田使川瀆愛其寶貨力弃於原者蓋吳沙之所憐哉

嘉慶東南靖海記

國家自康熙二十二年克臺灣平鄭氏二十四年大開海禁閩粵浙吳航天萬里鯨鯢不波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於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後師老財匱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爵令刼內洋商船以濟兵餉夏至秋歸踪跡飄忽大爲患粵地繼而內地土盜鳳尾幫水澳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爲聲勢而夷艇恃土盜爲鄉導三

省洋面各數千里我北則彼南我南則彼北我當艇則土盜肆其刼我當土盜則艇爲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礮卽遇亦未必能勝土盜狡又有內應每暫遁而旋聚而是時川陝教匪方熾　朝廷方注意西征未遑遠籌島嶼以故賊氛益惡嘉慶元年福州將軍魁倫兩廣總督吉慶先後奏言獲烏艚船海盜陳天保等有安南總兵及寶玉侯敕印敕安南國王阮光纘查奏尚謂國王不知也四年安南農耐舊阮王與新阮交兵禽送海賊莫扶觀等皆內地奸民受安南僞封東海王及總兵　朝廷始知安南藪奸誨盜之罪五年六月夷艇三十餘水澳鳳尾各六七十艘皆萃於浙偪台州將登岸巡撫阮元提督蒼保奏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賊泊龍王堂松門山下颶風雷雨大作賊船撞破覆溺殆盡僅餘一二艇漂出外海其泅岸及附敗舟者皆爲水陸官兵所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國安南烏艚船百餘號總兵十二人分前中後三支每支四總兵倫貴利等其後支也會安南旋爲農耐王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　朝廷約束盡逐國內奸匪由是艇賊無所巢穴其在閩者皆爲漳盜蔡牽所幷牽同安人奸猾善操舟能使其衆旣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復大猖獗凡商船出洋者勒稅番銀四百圓回船倍之乃免刼且結陸地會匪陰濟船械硝磺米糧而官修戰艦笨窳不能放洋轉雇商船爲剿捕之用是時廣東總督長麟仿商船之式捐修米艇數十剿賊有效于是浙江巡撫阮元率官商捐金十餘萬付李長庚赴閩造大艦三十名曰霆船鑄大礮四百餘配之廣東巡撫孫玉庭

亦奏言從古但聞海防不聞海戰粵洋二千餘里賊縱飄忽兵分勢單終年在洋奔逐汔無成效不如專力防守海口嚴禁岸奸爲以逸待勞之計其官運鹽船及貿易商船皆配兵船巡護是海防亦非置舟師於不用　詔行之是冬擢李長庚浙江提督時蔡牽以五十艇踞閩洋而水澳賊首林亞孫爲浙兵殲於東白有侯齊天者收水澳及鳳尾餘幫有船十七自爲一隊爲牽所誘殺而其黨張阿治復魁其衆號新興幫居浙洋八年正月牽竄定海進香普陀適李長庚掩至牽僅以身免晝夜窮追至閩洋賊盜硝盡蓬索朽我師又據上風賊不能遁乃僞乞降于閩總督玉德玉德遣興泉兵備道慶徠赴三沙招撫之牽又曰果許我降勿令浙師上風偪我玉德遽檄浙師收港勿出于是牽得閒繕檣械備糗糧揚帆去浙兵追擊於三沙于溫州凡奪舟沉舟燒舟者六賊畏霆船甚厚賂閩商更造大於霆船之船先後載貨出洋僞報被刼牽連得大海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刼臺灣米數千石分濟粵盜朱濆連䑸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會浙江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艘運造舟木於閩閩督玉德遽檄振聲擊之而閩師不援爲賊火攻所焰死　詔逮不援臺之金門鎮總兵吳奇貴副將張世熊等治罪以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率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剿蔡逆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俟總統追賊至境出師策應是秋八月牽濆共犯浙李長庚合諸鎮擊賊於定海北洋二賊結百十艘爲一陣長庚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使鎮兵擊濆而己急擊牽逐至盡山沉其二副船又斷其坐船篷索會風雨驟起賊遁去牽責

潰不用命潰怒遂與牽分是冬長庚敗朱濆於甲子洋十年夏又擊牽於青龍港是冬牽聚百餘艘復犯臺灣沉舟鹿耳門以塞官兵又結土匪萬餘攻府城自號鎮海王十一年二月 詔責玉德歷年廢弛致賊氛日熾且福建水陸官兵七萬有餘調渡臺者不過三四千豈能滅此二萬有餘之賊 特命成都將軍德楞泰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剿將軍賽沖阿副之會蔡牽爲李長庚敗走乃罷德楞泰之行惟賽沖阿赴臺灣初賊塞鹿耳門時惟二汕二港尚通小舟長庚扼南北二汕外別以小澎船五十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由大港繞安平港入攻之焚獲三十餘船俘賊千餘水陸並進連五戰皆破賊二月朔復盡焚洲仔尾之柵與南汕來襲之船賊大敗困守北汕如獸在阱會七日風潮驟漲北汕所沉舟爲風浪掀起漂去賊奪門出官兵追截其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長庚所將水師卒僅三千餘故賊竟遁去長庚奏言蔡逆未能殲禽者實由兵船不得力接濟未斷絕所致臣所乘之船較各鎮爲最大及偪近蔡牽坐船尚低五六尺其餘諸鎮之船更爲不及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捐造大船十五號海門金壇二鎮亦願捐造十五號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借帑四五萬兩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賊無兩載不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桅柁折則船爲虛器風篷爛則寸步難行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僅餘三十船篷朽硝缺一回閩地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賊何日可滅 上褫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剿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長庚于新督阿林保阿林保即三疏密劾之時浙撫阮元以憂去 上密詢浙撫清安泰清安泰奏言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屢冒危險八月中剿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戰不退故賊中有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實水師諸將冠惟海艘越兩三旬若不燂洗則苔粘蠣結駕駛不靈其收港弁非逗留且海中剿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猶數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眾我寡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鐮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柁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灝瀚則無船可掠無嶴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剿急時始闖以爲捕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逭誅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屢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

刼則商船即爲賊船愈高大多礮多糧則愈足資寇
近日長庚勦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
斷爲功不以禽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
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
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積而不能爲禽賊禽
王之計且水陸兵餉匃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反稽
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
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
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
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責
入　上切責阿林保甫蒞任旬月即專以去長庚
爲事倘朕輕信其言豈不自失良將嗣後勦賊事責
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倘忌功掣肘則玉德即其前車
之監并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先雇大
商船備勦十月長庚追蔡牽於粵洋殲其姪蔡天來
之船十二年春擊牽于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擊牽于
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
牽入澳窮其所向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長庚擊
破牽舷篷又自以火攻船維其後艄賊急發艄尾一
礮適中長庚喉而殞是時閩粵水師合勦數十倍於
賊少持之立可殲滅而張見陞庸懦且狃于閩師左
次無咎也遙見總統船亂遽麾舟師退牽乃遁入安
南夷海事聞　上震悼追封壯烈伯謚忠毅
命原籍同安縣立專祠以長庚裨將王得祿邱良功
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雪讐憤時蔡牽朱濆
窺臺灣不獲則屢繞窺臺灣後山之噶仔蘭爲土民
生番擊退　詔收入內地毋爲賊踞其漳泉赴臺
買米之船令兵船配行渾其旗幟以誘賊十三年牽

自安南回棹朱濆貲之復與濆合幫入浙并與土盜
張阿治相應巡撫阮元復蒞任用間離之濆復舍牽
竄閩俄爲許松年轟斃牽亦爲浙兵擊敗竄閩其黨
駱亞盧殲於邱良功于是阿治率五百人礮八十餘
乞降浙洋土盜平明年閩督亦易以方維甸而大學
士戴衢亨在軍機與相得所請無不允于是朱濆弟
渥亦率衆三千餘繳船四十二礮八百餘降於閩
而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勦蔡牽於
定海之漁山俱乘上風賊懼東南遁轉戰至綠水深
洋偪賊船火攻之夜半風淚并怒不得登賊船隨淚
截出明日仍據上風截之各舟師環攻賊且戰且逃
傍午逾綠水洋見黑水良功懼賊暮遁外洋大呼以
己舟駢於賊舟東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
浙篷毀賊以椗札浙船決死戰矛貫良功胼浙船毀
椗脫出閩船復駢於賊船賊夥黨舟皆爲諸鎮所隔
不能援救牽船僅餘三十賊船丸罄以番銀作礮子
王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復以坐船衝斷其柁
牽知無救乃首尾舉礮自裂其船沉於海　詔封
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于是閩浙二洋巨盜
皆滅論者謂賊之生死在閩浙之合不合前此賊屢
困于浙而閩不協力至是閩浙合而賊遂殲矣惟粵
洋之艇賊獨存初安南夷艇敗竄其餘黨留粵者共
五幫曰林阿發曰總兵保曰郭學顯曰烏石曰鄭乙
嘉慶十年有會匪李崇玉與艇賊通官捕急逸於海
舶兩廣總督那彥成誘禽之給給五品頂戴又招降
洋匪三千餘請賞頂戴銀兩　上以那彥成不勦
先撫濫給官職且皆懸賞購募非窮蹙求生致有爲
民不如爲盜之謠恐貽後患召還以吳熊光代之十

一年吳熊光奏言高州府之吳川雷州府之遂溪爲通洋盜藪宜塞港以清其源并禁商民代駕暹羅貨船及冒買暹羅米船以防代銷盜贓之弊並於進口夷船收買其壓艙鹹沙以杜煎硝之弊從之十四年百齡代吳熊光督粵禁岸奸接濟益嚴盡改粵糧水運爲陸運其南澳廳及瓊州隔海者以兵護送其硝磺各廠亦改商歸官賊外洋無可刦乃冒死撥小船入掠內河官兵先後捕斬是秋總兵許廷桂擊殲盜首總兵保圍其數十船適鄭乙幫之張保仔二百餘艘蠭擁而至據上風衆寡不敵許廷桂敗死張保仔遂入掠香山之大黃埔百齡調兵內外夾攻斷其走路賊旋突圍遁奏劾提督孫全謀總兵順德等軍無節制置塞港之石舟與焚賊之火艇皆不用失機誤事　詔革職戴罪効力時粵賊惟郭學顯鄭乙妻二大幫至是郭賊決計出降與鄭乙幫力鬭奪鄭船及己衆五千餘大小船九十餘入平海投獻時鄭乙死已久其妻代領其衆屢蹙於官兵遂于十五年二月詣省城乞降而令其夥張保仔率衆萬有六千船二百七十餘艘礮千餘赴香山海口百齡親往受之赦令隨軍自贖乃檄各鎮會剿烏石幫于儋州洋盡俘其衆又降東海幫林阿發等三千四百餘粵賊平

詔以粵東嚴斷接濟力行團練各賊不能上岸掠食而安南臣服以來又無處銷贓是以窮蹙投誠皆百齡號令嚴明所致賞輕車都尉世職是年蔡牽餘黨千有三百亦降于福建

臣源曰嘉慶十五年　詔言國家經理大事當扼其要領譬治病當究其病源如剿教匪則堅壁清野爲要靖洋匪則杜絕岸奸爲要大哉　王言可謂戰勝廟堂之上矣人知海賊之巢穴在島洋而不知海賊之生資皆在陸岸岳武穆言以官兵攻水賊則難以水賊攻水賊則易若乃不攻水賊而坐制水賊之命洵折衝上計哉然亦適乘安南守約束杜艇匪之後耳不然接濟之令能行於內地而不能禁於屬夷以彼漏卮乘我內蠹雖欲不整戈船騖大海其可得乎當粵氛未靖澳門西洋夷備兵船二英吉利夷備兵船四願助勦海賊廣東大吏以中朝無借助外洋之理卻之夫不借外洋之戰艦可也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　國初徵荷蘭夾板艘以攻臺灣　命西洋南懷仁造火礮以勦叛藩先朝近事典在冊府擴而推之敢告禦侮

禮親王嘯亭雜錄曰李長庚圍蔡牽於臺灣斷其走路牽使其腹心踏小舟僞降欲行刺長庚搜衣得刃斬之時所將浙兵止二三千餘皆閩卒蔡牽以賄錢數十萬徧賂閩卒買路閩師遂解體不盡力會夜大風雨蔡牽冒死潰圍閩兵守港口者縱之去上罷閩督玉得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入見賊勢難結局置酒款長庚曰大海捕魚何時網然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假蔡牽首至余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不惟公受上賞余亦當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鯨波僥萬一哉長庚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爲且久視海舶如廬舍不畏其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閩督不懌丁卯十二月賊以三舟艤某島去官軍半里長庚以舟師圍港口計日就禽閩督飛檄促戰動以逗撓爲詞長庚所部怒下令誓一日禽賊賊決死戰有卒跳上賊船幾禽牽者再牽奴林阿小素識長庚暗中由篷窗出火槍中長庚胸而薨後三年閩督易以方維甸又值大學士戴衢亨掌樞柄所請無不允始獲成功

康熙武昌兵變記

康熙十二年三藩叛朝議以湖廣當雲貴衝增總督標兵二營并向所設二營爲兵五千以總督蔡毓榮將之進戰暨二十二年雲貴平總督董衞國奏汰兵二千復二營舊制明年二月徐國相代之復裁一千

先後散處湘湖間落魄無歸督標僅一二千人皆蔡毓榮征滇時所募精銳也賊平後其軍功職銜部議皆不允除官標兵已觖望及二十有七年幷裁湖廣總督員缺標兵二千不籌安置截日罷餉于是洶聚謀變五月十二日舊督徐國相還朝既登舟裁兵百餘圍訴索餉徐國相急解纜去衆遂大譁于是署按察司黃州知府蘇良嗣署驛鹽道武昌府同知朱璘署武昌府知通判張芑撫標游擊馬垵聲等走白巡撫柯永昇遣標督守備胡定海往詰之僉以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扣餉爲詞核算共金五千米千石乃議傅爾學出其半各官醵給其半幷諭以願歸農願充伍者分別安置衆讙呼去已而復日譁於撫轅欲設武昌鎮總兵復歸部曲朱璘密獻計于永昇擇驍桀夏逢龍等五十人爲撫標親兵犒以金餘分隸他部官給船米行有日矣而副將傅爾學靳起功千總胡耀乾等潛搆之又爲妖僧大元煽惑遂推逢龍爲魁而大元謀主夏逢龍者景陵人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衆皆呼夏包子僧大元者坐東門山隈不語數年一日相逢龍旦夕當大貴且言夜見楚王臺上白氣如雨散占主兵二十二日黎明衆遂大譟露刃圍撫署射傷襄陽縣總兵許盛於轅門入署奪敕印永昇投井死逢龍遂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黃纖鳴金呵殿踞閱馬廠官廳南面坐旗纛皆白其黨翦髮爲識挾署布政使督糧道參議葉映榴以下諸官次第至迫以僞職映榴佯好言令開城門毋傷百姓而自具遺疏遣家人懷印出城自剄死朱璘張芑罵賊被縛暴烈日中自辰至酉又拘之別室芑密與胡定海謀令守備李國俊詭附賊爲內應猝未有以得當也當是時賊盡招還前裁兵數千皆征滇百戰之卒又募江湖盜賊縱獄囚放兵四劫連陷武昌咸寧嘉魚蒲圻及漢陽諸縣脅從數萬使僞總兵胡耀乾偕僧大元守省城而逢龍自將驍銳渡漢陽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圍應城將長驅荊襄應城兵僅數十知縣齊國政率居民守禦九晝夜荊州將軍噶爾漢以駐防兵至連城卻賊賊復潛遣死士夜半梯城蟻附而上李國俊在賊營懼城中不知也甫及半遽鳴鉦大呼城中皆驚起登陴矢石交下賊墜退官軍出城縱擊大敗之逢龍遁還武昌西路始無恐國俊密約武昌守備胡定海內應書誤送胡耀乾所耀乾以兵出逐將執之國俊覺而東走與追者轉戰至樊湖死之初賊遣別將趙得東犯黃州舟蔽江下礮聞數十里黃州副將阮述謀拒之而麾下已樹白幟應賊乃棄城走蘄水而蘄水營卒丁原等亦聞掠謀變會朱璘張芑許盛皆乘賊西上時以計自拔逾地出東告急于安慶江寧時　朝廷已遣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調江寧滿漢兵水路兼程進七月復黃州降賊將趙得而張芑亦與蘄州守備李馥延知縣喬文錦等斬賊將復武昌縣東路郡縣皆反正其上游則湖廣提督徐治都以常德舟師出洞庭抵武昌六十里之金口賊悉衆禦之謀以驍銳衝我前而分兵夾攻其後會官兵已禽賊將于蒲圻而夷陵鎮總兵嚴宏南陽鎮總兵史孔華亦敗賊兵于蔡店復漢陽賊始不敢旁出繞襲提督戰賊于赤磯山之鯉魚潦薄暮適大雨賊弓膠火藥濕乃上風縱火以精騎蹂之賊大潰逢龍單騎奔武昌則武昌守之胡耀乾已斬僧大元獻城矣逢龍至不敢入亡命黃岡索飯村

寺書生易惟聖等報大軍禽之與其黨胡耀乾等皆伏誅七月二十八日軍次漢陽奏捷距賊起事兩閱月賊平詔贈卹殉難諸臣葉映榴以下其受困不屈者各復故職仍設兩廣總督迄今爲定制自滇逆以來寧夏河南所在兵變隨時懲撫具見方略者不復述焉

嘉慶寧陝兵變記

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奧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五郎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乾隆中巡撫畢沅始奏設廳治以轄山內嘉慶五年又就其地置寧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征從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悍爲漢北第一雄鎮七年奏報戡定九年三省肅清勒楞登保德楞泰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寧陝新兵之變初額勒登保于八年奏言南山內食糧價貴請于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五錢俟三年後給減四錢是年六月屆三年減給之期陝西布政使朱勳以未奉部議并四錢停給又借給包穀二千餘石抵三月糧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入都總兵楊芳赴固原署提督事而以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鎮總兵遇兵士訴者不曉諭輒笞治于是左右二營兵陳達順陳先倫謀變糾黨二里餘焚掠新舊二城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賊黨蒲大芳等以楊芳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于興安而後歸從賊楊遇春行之西安聞變即奏調省標滿漢兵二千餘固原河州兵二千餘剿之　命德楞泰以　欽差大臣同札克塔爾馳赴陝賊煽脅各汛新兵入黨大半四川人欲由棧道南走川西陝甘總督倭什而馳扼徽鳳四川提督豐紳扼七盤關楊遇春馳赴寧陝廳盡調各汛新兵歸大營以絕其糾結賊已奔華陽二郎壩破洋縣膚脅二千餘騎二百八月德楞泰馳抵漢中奏言賊勢猖獗宜厚集兵力復調四川兵五千湖北兵二千又請發木蘭進哨兵百人赴軍賊攻石泉總兵王兆夢拒守楊芳亦以固原兵二百馳抵石泉賊折回寧陝時新舊城已毀於賊參將胡定泰署同知李晶退守焦家堡殺傷賊百餘乃退走四畝地東犯鎮安　詔湖北巡撫全保嚴備鄖陽河南巡撫馬慧裕嚴備商州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楊芳馳扼峪口　上責德楞泰擁兵不進致賊橫行日鴟張德楞泰使楊遇春札克塔爾以兵五千由洋縣入山擊賊而自以四千兵繼進賊復西趨斜峪攻鄠縣楊芳復馳救力擊其挪營之賊身受數創鏖戰竟夜黎明賊知爲楊芳軍始南轉入山初德楞泰使楊芳將新兵千餘別爲一隊不與他兵相間以覘士心向背至是謂新兵已與賊分無內顧憂始檄諸軍進擊時賊起事頭目百四十人各招黨羽每人所招或百餘或數百旬月萬計又選其能戰之賊步騎三千爲前鋒以陳先倫陳達順不得衆心攻推蒲大芳爲首羣賊皆聽指揮遇楊遇春軍于方柴關兵賊隔河尚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互有殺傷蒲大芳陷陣力戰衝官兵爲數隊又伏賊繞出陣後官兵且戰且走遂大潰賊圍札克塔爾于汛堡數重楊遇春僅餘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散扼芳柴關次日楊芳馳至議以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鬬志而賊兩戰皆見二楊輒避易尚有舊部曲誼乃議楊遇春按兵緩

攻而楊芳單騎直入賊營萬衆怍愕楊芳故得蒲大芳心又與闔操縱衆讋不敢動逾二日卒使蒲大芳綉縛陳先倫陳達順向貴三賊出詣遇春軍以降又率蒲大芳邀擊不降之千餘賊於江口斬賊首朱先貴等遂盡率其黨四千餘分屯待命德楞泰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　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罷其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及一切差使德楞泰覆奏以官兵新叡餉運難繼爲詞　上又詰叛兵旣非畏威窮蹙何以肯降德楞泰詞塞乃使薛大烈馳覲面奏于是總督倭什布諭科布多駐防札克塔爾降四川副將楊遇春降寧陝鎮總兵其寧陝兵額裁汰二千戍其降卒二百於新疆而楊芳以平日馭兵不嚴釀變劾罷遣戍使率降卒出關其文吏停折銀發包穀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兵備道嚴世鋐知府王世濤守備王國雄俱踰城走達縣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賊出城受約束乃開庫募鄉勇守城會副將桂涵馳至擒捕殆盡　詔斬棄城激變之王國雄以殉明年二月復有西鄉瓦石營新兵之變太平協副將羅思舉星馳擊敗之賊竄巴山官軍至復出乞降　詔以新兵效尤皆寧陝縱叛所致悉誅無赦十二年冬伊犁將軍松筠以戍卒蒲大芳等□望桀驁先後調赴伊犁中途以軍法便宜悉誅之　上責其專擅然卒不之罪德楞泰旣劾戍楊芳至伊犁未一月即赦還不數年復建節陝甘道光六年以征回疆俘張格爾功封果勇侯別詳餘記論者謂叛兵習流賊之故智使楊芳遲招撫數日賊已議分數十路突秦隴楚蜀荼毒生靈老師糜餉曷所紀極追數千出柙走險之兕虎毆使歸閑就勒機不容髮計不反顧天也非人也孫子論用兵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嘗論二楊勞烈當以招撫寧陝爲稱首

附楊芳南山靖賊事

嘉慶川陝軍中二楊齊名一謂楊果勇侯芳也籍貫州桃松廳亦自苗疆從軍隸額威勇侯麾下轉戰川陝嘉慶五年授寧陝鎮總兵三十建節功在南山始以末弁充探騎深入敢死歸則賊情地勢手畫口陳皆洞中機要經略諸大戰其嚮導之力尤著者四年石笥河之役冷天祿餘黨衆逾萬經略令朱射斗繞路邀其前大軍尾追其後而芳以九騎前探甫行十餘里遙聞右路礟聲馳益近聲益急及至石笥河南岸則萬賊爭渡後逼陟阜前臨大河左右無路芳急遣二騎回催大軍而以七騎大呼馳下連矢殪其前賊餘皆驚潰赴河陷淺州中三十餘水沒及胸不能進退其先渡北岸者千餘無由救應五舟離岸衆賊蟻附舟重每發一矢卽驚覆二舟五矢五舟齊覆俄選春穆克登布軍至則河岸已無一賊矣闔軍歡呼日七騎掃蕩七千軍五箭射死五百人經略大喜尋由都司擢游擊參將五年渭南之役楊開甲辛聰張天倫等賊合趨潼關經略遣芳以千騎扼東路馳至渭南繞出賊前賊閒風西折黎明迨至見馬跡中積水猶濆知賊去不遠急馳之復見蹄四泥水猶動遂轉山灣則步賊數萬擁塞平川騎賊千餘殿後芳率數十騎大呼衝入矢隨聲發後至二百騎乘勢蹂躪賊倉卒潰竄禽斬歸營遂奏賞諴勇巴圖魯六年巴州太平之役經略大兵方剿辛聰而分步騎三千令芳剿賊天璜張天倫旋禽冉天璜於巴州進擊張天倫四十賊於太平之小詳霸騎兵誘賊出林而步兵潛襲其後殺賊七百赦其騎銳二百五十餘時敗賊夜奔百餘里冒渡紫陽河溺死其半降賊楊老幺追及亦渡河冲入賊羣盡詭降之乃馳擊辛聰於南山輿經略夾攻斬禽二千餘辛聰率千餘賊竄龍池場老林料官兵不能卽至方避雨箐內解屨燎衣芳督官兵掩至賊倉卒不知所措斬俘過半其地則總兵九十所轄也聞芳至蒸羊以待芳約俟禽斬辛聰會食及禽賊回營果蒸羊甫熟七年正月授南山寧陝鎮總兵南山袤延千餘里萬壑億箐無際兵魚貫入其中數十賊作千萬賊劇千萬兵作數十兵用明亮承保那彥成諸帥追賊入山無不知勇俱困新設鎮城去五郎廳城十里以鄉勇六千爲新兵專搜老林前任總兵劉之仁韓自昌相繼戰死山中官兵千人不及鄉勇六分之一動爲挾制又有通判雒昂鄉勇千餘所至虜掠不屬總兵節制芳積年軍中百戰親卒皆爲經略改隸他將令軍入山先收服生員五敏鄉勇二千四百餘得其死力四月滅撲劉允受於孝義廳適經略大兵追苟文明劇賊至老林四竄無跡搜捕彌月　詔書切責芳偵得賊踪以兵六百馳剿之賊散伏箐內山高徑離草木皆兵令芳每百人爲一隊相距數武每隊旗首挺長矛先入扛二礟

護左右銃矢刀矛繼之前隊敗竄後隊繼進魚貫迭攻人自爲戰賊始潰遁經略復遣總兵李應貴副將吳廷剛以兵三千來會追至黃官□曰賊屯谷內數里徑窄賊始闖負嵎莫敢攖帳下某弁請護印繞他道芳曰汝恐我陣亡耶下馬懷印挺矛先進合軍一呼入峽鏖戰至石花崖遂殲苟文明而賊弟苟文潤復糾餘賊一二千竄張果老洞經略奏委芳專剿而受成於總督惠齡芳遣楊老幺李司定探之皆遇伏死乃徒步躡追窮其所向三越太白山六月凍雹凍死九卒失足輒陷積雪中山上中下有三白祠祠前各有石池積水深數十餘丈上池爲斜峪水源下二則黑水峪源也瞢冒暑追賊面迎日目射雪薄暮營山巔太白祠爨烟起寒受火偪夜半但聞呻吟聲號痛聲全軍目腫黎明魚貫下山憩數日始愈復追至洋縣之大棧溝搜山八十餘里便液解渴深夜殺賊千餘逃散數百官兵飢渴一晝夜始尋徑出華陽其跛涉之艱如此凡山賊剿敗所翦多其羸弱其丁壯仍以老林爲逃死藪或五七人或三四十人或百餘人分合不定加以苟文明餘黨驍悍數百聚則攻寨散則掠人勒贖易糧遇官兵追急或敗葉掩蹤或入溪行或走鳥獸四竄約會他地使官兵莫知所向嘗自華陽追賊千數入山薄暮少憩雪融泥濘凌晨蹤之五里至三岔路口見數百賊足跡在前一賊婦足跡在後更前賊杳無去跡又無回跡遣卒三路探至數十里要隘皆回報無影合軍駭曰賊飛去耶抑化爲異物耶次日右行百里至桃園溝獲賊訊之則前夕賊於三岔路口退步倒行至營前足跡溷亂之處躍泝溪流鑽入密箐而遁其賊蹤詭譎復如此七年冬奏報戡定八年散遣鄉勇酌遠近各給錢二三兩以銀五錢收繳長矛衆頗洶洶總兵李應貴鄉勇四百譟於大安驛通判離昂鄉勇四百譟於漢中芳皆隨機撫散而副將吳廷剛鄉勇四百挾道員朱勳索賞每人至二十金始散於是芳麾下鄉勇三千餘亦聞風思畔一日自華陽拔營將行忽衆矛齊舉遣弁往諭卽倒矛相向諸將皆失色芳放聲大笑不休久之衆矛漸斂芳呼隊首笑問曰何兒戲如此對曰鍋帳未至不願起營芳曰衆誠勞苦暫憩亦無不可然山中無民舍酒食犒賞前行六十里二郎壩可多休數日候齊鍋帳毋違軍令始整隊至二郎壩乃遣人赴前六十里之黃柏園備牛酒犒士次日出街坐胡牀遂傳各旂索倡首者皆曰本旂無之于是逐旂遣去其倡亂二人爲外委馬元魁旂下鄉勇某某芳早已訪知最後傳此旂詰之對如各旂亦如前遣行惟留倡亂二人聽差遣俟各旂去遠然後斬之至黃柏園出二首級徇於衆衆皆讋服馬元魁者卽伍敏所率鄉勇六隊之一也于是芳歸五郎城議盡散遣伍敏六隊鄉勇二千四百人弁查游民捐賞回籍而馬元魁首隊三十餘人復叩轅詭詞求賞冀欲如漢中之數其餘五隊觀望俟釁芳從容開導以鎭之聽其竟日跪起飢倦以勞之及夕既退密傳五隊首令其禽獻領功以離之繼復乘夜傳令點兵以威之未黎明衆隊首赴轅乞哀于是六隊每人加賞銀一兩卽日繳矛散遣而盡留其頭目隨後安置月餘散鄉勇二千游民三千其資遣之難復如此初總督惠齡據各路浮稟剿除賊數按經略原交實數屢次入告計山中止應餘賊十餘人而山中所至劫殺或一二百

或五七十爲數尚多實不如所奏之數于是　廷旨嚴責惠齡惠齡嚴檄芳四月芳於石板溝搜斬逋賊百餘始報大局肅清請惠齡撤官兵回任而自請專力搜捕　詔加提督銜分派將士十餘路每路百數人由東而西由南而北逐山逐箐以次排搜芳躬率大隊居中策應六月搜至太白山零匪復湊至三百餘竄出盩厔爲官兵截遏入山八月又增百餘有　詔嚴責而零匪皆積戰猾賊騰山驀澗無不一以當百分軍剿之則不利合軍攻之則先遁嘗偵得賊於洋縣之東坪一夜疾馳掩之賊夢中驚起全隊裸遁兎脫隼逝無一獲者登日如數百赤身猱徑入山寨民無不絕倒沿途斬竹爲矛擄人勒贖不數日衣械畢全芳率兵追遇漢江賊遁巴山與參贊德楞泰大軍展轉鏖拒九年冬始爲楊遇春設伏道士溝夜半截之云初賊過漢江南　詔芳嚴防漢北自西鄉至洵陽千餘里上游灘淺冬春水涸易於揭厲前此防漢將帥無不獲罪鎮兵二千分派要隘每處不過數名數十名除分布外親兵僅餘二百沿江兩岸山崖相間又難援應乃逐灘揀石堆壩偪水歸槽又創蒺藜刺龍刺窖絆索四物散布水中阻賊蹈越北岸則創轟天礮蔦舫弩又以竹簍貯石北岸爲長垣順流而東工成後沿江督兵訓練創礮聞遠賊迄不敢近九年冬各省　大兵皆凱旋而南山中處處黑夜殺人多歷年委員所派人役及落流鄉勇假賊劫掠乃請於總督那彥成盡撤委員分署州縣以便各人安置隨役弁通省捐養廉二萬金散遣流民四千餘派兵分路櫛剔獲八賊於老林赦使嚮導其時楊遇春亦剿淨巴山道士溝之賊于是二山皆報肅清其盪滌善後之難又如此初寧陝鎮之立也芳以五郎關雖南山適中山凶水惡不宜重鎮請移鎮漢中經略不許所轄新兵數千皆驍悍桀驁十一年固原提督楊遇春入覲移芳署理而以副將楊之震護總兵七月因停扣米折遂有悍卒陳先倫陳達順戕官之變芳率固原兵二百晝夜馳至郿州始知家屬留鎮署者已於月初爲叛卒蒲大芳等送出石泉遂中途草檄馳諭八月朔始偕方維甸楊遇春於漢中城是時叛兵已破洋縣官兵阻漲不能援芳率新兵六百由水路往援石泉騎賊二百跪城下哭訴芳縋其頭目上城痛撻之然後宣諭數其罪許其降賊立罷城外關箱之攻蒲大方遣人密白衆皆願降惟二陳不願欲由五郎東奔南維芳密援討蒲大方令先收衆心奪帥權越七月衆果推蒲大方爲魁弁鎮城東北竄楊芳率兵六百回鎮九月鄠縣告急芳出子午谷赴援於城中夾擊矛貫芳臂城始獲全而城中終疑新兵不敢納乃營于城外賊亦不知爲芳也力攻徹夜黎明見本鎮旗始解圍遁復進追至方柴關則楊遇春軍與讃軍統領札克塔爾提督豐紳等以步騎八千先日爲賊所敗矣芳追及賊於平磨賊望見麾蓋下馬伏地芳解佩囊賞二人弁遣騎止後軍綴進而二山步賊皆外集匪徒故黨二陳洶洶欲鬭蒲大芳亦不能止薄暮兵賊各結營拒守竟夕戒嚴留舊受恩叛兵三十餘宿帳中黎明前進二里賊數騎來迎楊遇春遙呼止之芳不顧甫轉山角千騎夾道跪惟陳先倫不降半驅馬隊全攝步隊以去芳乃令後騎各轉馬首聽宣諭先述　朝廷恩威罪干滅族開示利害千百言衆皆默貌轉獰再動以

積年軍中共生死歷艱苦情同父子乃一旦爲人偪叛復督兵相剿何異持刃自殺吾子卽籲天如得收降救衆命願茹素三年語未畢聲淚嗚咽衆皆失聲殷山谷芳曰能爲我禽陳先倫來耶有四十騎應聲往芳率叛目數十先回大營入夜二陳皆禽至然其黨尚數千皆外賊較叛兵尤難約束芳陳中夜不寤復五鼓入賊營索枕新寢翌日始集叛衆問其人數號令大方曰行軍視帥旗臨敵聽礮聲犯令者鐵鞭擊死無論芳乃索帥旗鐵鞭手自執之大方及其黨神色慘沮芳解佩劍書一小令旗給大小使糾撻抗令欽博虜掠之衆以安其心卽收願歸籍者八百餘送大營資遣有偃蹇側立衆中者問知卽衆匪徒之首向貴也立禽送大營斬之夜半忽殺聲四起各頭目領矛手五百護衞齊叱曰主帥在是敢前者斬芳堅臥不動翌日詰之知前隊及左右二路步賊因向貴被誅疑懼分竄芳自率蒲大方等追之翌日始截及前隊梟倡首五人宣誓令中約束乃樹紅白二旂令願降者立紅旂下不願降者立白旂下凌晨赴場則紅旂下降衆畢集白旂下無一人乃宣諭隨吾叩謝 天恩　朝廷恩各三跪九稽首再謝主帥恩三稽首禮畢回視衆面怡然消盡殺氣數日禮樂敎化之力也乃設局給票給費旬日散遣四千率降兵謁參贊於兩河口令率回鎭而奏中不及文吏停扣米折之事亦不敘芳招降之功而轉以前在鎭時驕待新兵爲其罪　　詔嚴責德楞泰縱叛養奸專擅廢法并讁總督倭什布戍烏魯木齊楊芳戍伊犁甫至戍卽　　賜環蓋功罪是非任事之難復如此

乾隆臨清靖賊記

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由運河供億　京師，而臨
清州綰轂南北水陸咽喉，有新舊二城，皆瀕運河東
岸。舊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鱗次數萬家，與新城
等。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府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
教運氣治病教拳勇，往來山東，號召無賴亡命，徒黨
日衆。羨臨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輔兵備
或虛，倡言有四十日大劫，從之者得免。壽張知縣沈
齊義捕之，賊遂於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襲城，戕吏。賊
先言破城日當有風雨，及期適應，衆益信。承平久，官
民皆不習兵，賊連陷堂邑、陽穀，皆劫掠棄城遁，分
趨臨清、東昌，圖阻運道，衆數千。時　上駐蹕熱河
行在，大學士舒赫德奉　命視河南決口，未出都，
命佩欽差大臣關防，由天津馳赴山東督師，
命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銳、火
器營兵千，又簡吉林索倫善射手五十爲選鋒，
詔直隸總督周元理以兵防廣平、大名界，而河道總
督姚立德防東昌。時總兵惟一以兵三百擊賊堂邑，
復以兵八百擊賊柳林，皆不利。賊圍巡撫徐績軍於
臨清之梁家淺，惟一援之，賊解圍，趨運河，官兵不扼
運河東岸，惟知閉城守，賊遂結筏渡，據臨清舊城，佯
禁殺掠，以車三百兩塞街巷，脅丁壯圍攻新城。城上
銃礮擊之不能中，乃裸婦女，血雞犬厭之，復敗其火
車。十四日，總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以兵千餘
至，不知休城中，伺閒出奇，卽倉卒戰城外，既敗，復不
入城而走東昌。　　詔斬以徇。會各郡援兵漸集，臨
清兵民議夜半縋城，擣賊不備，副將葉信不可。回空
糧艘阻橋閘不得進，賊反脅縴夫以攻城，又束糧艘
爲浮橋圖北渡。時禁旅由德州攻其東，東昌兵攻其
南，直隸兵由景州故城攻其北，又以兵扼館陶，防西
竄。直隸總兵萬朝興破賊二千于運河西岸，燬浮橋
及閘口之橋，又遣兵扼下游三坌河，敗其西渡之賊。
二十有三日，舒赫德軍抵臨清，賊千餘北出，牽官兵
而驍賊五六百陣舊城東門迎戰。舒赫德遣侍衞音
濟圖等以禁旅三百追賊北門外，而自攻東門，賊敗
竄城內，短兵巷戰，官軍先後焚斬及赴河死者千餘。
驅城東南之賊盡歸西北，音濟圖既殲北竄千賊於
塔灣，亦還兵搜王倫於城中大宅，毀牆入，手禽之，爲
十餘賊所奪，賊登樓縱火死，復殲巷戰女賊烏氏等
數十，生禽其弟王樸，其黨樊偉、孟燦、王經隆等檻送
京師誅，其黨千餘，舊城居民先後投首數千，招回復
業之戶七千口四萬餘，凡一月賊平，糧艘回空南下。

上責舒赫德于音濟圖手禽王倫時不多遣精卒致首逆未生俘又逮治副將葉信不守舊城之罪舒赫德奏言舊城土垣半圮且寥闊難守請宥之然守臨清者當守運河運河渡口舟雖徹而無守兵此賊所以得襲據舊城也且援兵已集宜從緩城擣賊之謀事平善後亦未聞改小舊城而繕固之何耶初給事中李漱芳奏言山東吏諱災不報反加徵激變非盡邪教及逆黨解京軍機大臣九卿科道鞫于廷

命李漱芳自問賊皆無以災對者　詔罪狀李漱芳與奏直隸荒歉之御史范宜賓皆謫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川蕩平　上東巡告成闕里四月　回蹕舊城　御製臨清歎臨清歌二詩勒石閘東憫民痛焉嗚呼王倫之事幺麽無足紀也然顧祖禹有言地利隨時勢異今日南北咽喉在于運河而山東扼其要害故能爲幽燕利害者必于山東則臨清之事可無紀乎

聖武記卷九

邵陽魏源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國家極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輿生齒倍雍正四夷賓服逾康熙外甯則內蘖始釁于湖南貴州紅苗越明年　授受禮成　太上皇帝訓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陝西甘肅是時彗星出西方長數丈逾年不滅乘　新政之宵旰與五省環攻之兵力且撫且勦猶七載而後定靖餘孽者又二載先後糜餉逾萬萬金視伊犂回部大小金川幾再倍過之且前代流寇皆發難末造川壅必潰未有蠢動于龐豫之餘勞師燀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內訌急于邊陲痛深者其懲切創鉅者其瘉遲宜昭示起事之顛末與終事之囏劬俾後御民者咸知懍朽索戒持盈益洪延我丕丕基而方略繁重四百卷士大夫望洋瞠目耆宿老將漸盡其曷以詔後故臣於是篇所載　廟算將略兵形地勢特詳云

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爲名偽造經咒惑衆斂財而安徽劉松爲之首乾隆四十年劉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衆遂謀不靖倡言刼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王發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劉之協遠颺是年復跡于河南之扶溝不獲于是有　旨大索州縣吏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胥役乘虐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算時川湖粵貴民方以苗事困軍興而無賴之徒亦以嚴禁私鹽私鑄失業至是益鋌官思亂奸民乘機煽惑于是發難于荊襄達州騷淫于陝西而亂作也正月湖北荊州之枝江宜都則有聶傑人張正謨等賊起宜昌之長樂長陽應之二月東湖當陽遠安賊起而林之華陷當陽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調兵三千勦荊州之賊　上命西安將軍恆瑞領滿兵二千由興安鄖陽進勦當陽之賊是月總兵富志那禽聶傑人于枝江而襄陽鄖陽宜昌施南荊門州各山賊起三月襄陽賊姚之富與教首齊林之妻王氏陷竹山保康而施南之來鳳亦陷于賊擾及四川酉陽　上命都統永保侍衛舒亮鄂輝至軍復調陝西廣西山東兵五千會勦恆瑞復竹山四月畢沅　奏官兵先後殺賊不下數萬而賊起益熾　上乃責永保恆瑞以竹山保康之賊畢沅舒亮以當陽遠安東湖之賊惠齡富志那以枝江宜都之賊鄂輝以襄陽穀城均州光化之賊四川總督孫士毅以酉陽來鳳之賊時襄賊焚呂堰驛蔓延鄧州新野合隊攻樊城永保　奏言襄陽賊數萬最猖獗界連河南賊首姚之富齊王氏劉之協皆在其中爲四方羣盜領袖襄賊破則羣盜自瓦解宜俟諸軍集合力分攻　詔明亮鄂輝赴襄陽　命直隸提督慶成山西總兵德齡各以兵二千會之又赦蒙古羈馬謫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五月畢沅圍當陽數月不下惠齡勦枝江賊亦無效屢以大雨爲解　上切責之而歸州巴東安陸京山隨州咸豐皆賊壘恆瑞永保明亮鄂輝由樊城分攻呂堰雙溝賊巢賊已分擾孝感東距漢陽百餘里幸爲大潦所隔武昌戒嚴　上以畢沅惠齡頓兵久

六月　命永保總統湖北諸軍俾先靖襄陽而後
分攻孝感長陽兩路時參將傅成明等擊孝感賊遇
伏敗死永保令明亮馳救孝感復請調湖南苗疆兵
二萬前來七月陜甘總督宜綿提督慶成破鄖陽之
賊殲其首從　奏請移陜兵助剿當陽會畢沅舒
亮已破當陽惠齡已破賊枝江而明亮亦殲賊孝感
漢陽始無恐時福甯代孫士毅督四川未行與荊州
將軍觀成破龍山之賊于旗鼓寨投出二千餘人福
甯誘令入城領衣糧盡坑之以臨陣殲戮　奏
詔加太子太保及嘉慶四年七月發覺以殺降邀
功褫職逮治云八月永保等破襄賊于隨州之紅土
山俱會兵鍾祥明亮　奏言鍾祥賊巢宜四面
夾攻以防漏網今永保以九千餘兵由北追壓而南
路要截之兵止三千餘難杜竄逸　詔責永保擁
衆自衛明亮敗賊土門沖永保復不能夾擊時鍾祥
皆襄陽之賊南犯不遂仍轉而北明亮追敗之復與
永保等邀擊于雙溝並分兵扼呂堰棗陽防其北逸
追至河南界之滹沱鎮賊分奔唐縣倉臺官兵勞頓
請增調山東直隸兵四千復簡健銳火器營兵各一
千前往九月宣勇伯和琳卒苗疆　詔明亮鄂輝
馳回湖南惠齡福甯移師椰平以次剿長陽歸巴時
椰平賊林之華與覃加耀合犯滋邱在長陽關之南
而畢沅防守襄陽河南巡撫景安防禦鄧州是時湖
北賊北惟襄鄧南則歸宜勢漸蹙而十月四川達州
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復與太平東鄉賊王三槐
冷天祿等並起初四川有嘓匪而無教匪嘓匪者金
川之役官兵潰于木果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
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川東北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
以白蓮教爲逋逃藪又湖北襄陽敗賊多竄入川皆
陜楚籍居三之二故一旦揭竿戰鬬如素習而川東
數州縣皆界連漢南大小巴山袤延千餘里賊巢踞
其中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陜西巡
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于是
畢沅力請罷湖南苗疆兵移剿教匪　上以苗事
未靖不許是月福甯觀成等破賊滋邱賊奔長陽之
黃柏山總兵黃瑞以守河疏防褫逮治罪總兵文圖
成德從征戴罪惠齡等禽覃士潮于枝江亦會剿黃
柏山而州賊日熾由太平入陜分犯興安之安康平
利紫陽十一月陜甘總督宜綿破賊興安城外移剿
洵汝河之賊四川總督英善等亦屢敗達州東鄉之
賊東鄉賊乘霧犯官兵總兵袁國璜何元卿俱戰死
而永保會諸軍剿襄賊于唐縣姚之富已分犯棗陽
復渡滾河而西蹂呂堰向光化穀城圍巡撫景安于
鄧之魏家集二日官兵始至　上以永保擁京營
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致賊東西橫躪無
忌逮入都治罪慶成舒亮等戴罪効力　命惠齡
總統軍務惠齡　奏言襄鄧平衍二千里無險阨
可合圍且賊習地形必不自趨絕地惟有嚴防漢江
潛渡並堰唐河白河盡移難民于河西守岸團練庶
可衞民而蹙賊時賊分二路每路二萬餘一姚之富
齊王氏等向東南恆瑞等追之一張漢潮劉起榮等
向東北惠齡慶成等追之復南與姚之富合惠齡恆
瑞約夾攻于興隆集破斬二千時陜督宜綿亦敗賊
漢北並敗漢北救援之賊移攻漢南之洵汝二河賊
已并入洵河之五作雲據險固守我兵乘雪夜遶出
後山火其寨鄖陽賊略定　詔宜綿馳赴達州而

川督英善等亦禽徐天富於太平此嘉慶元年畢沅
永保督湖北宜綿督陝西福甯英善督四川時羣賊
初起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二年正月湖南苗事略定領侍衛內大臣威勇侯額
勒登保奏移荆州將軍興肇兵四千回襄陽總兵張
廷彥兵二千餘赴長陽黃柏山都統德楞泰將軍明
亮率兵六千赴達州助剿川湖陝三路之賊時惠齡
一路惟提督慶成力戰惠齡奏官兵分三哨殲襄賊
三千于趙家岡又分五哨殲襄賊四千于淡家岡又
分三哨追截禽斬二千餘俘賊首劉起榮餘賊僅數
千勢漸蹙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
賊窺北面可乘遂三路分犯河南其北路則王廷詔
焚葉縣之保安驛圍官兵于裕州景安與肇尾追之
西路則李全由信陽轉應山隨州向確山趨淅川奔
盧氏慶成剿之中路則姚之富齊王氏出南陽掠嵩
縣山陽惠齡等剿之賊入河南後虜脅日衆不整隊
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以牽我兵勢而慶成所追之賊益西由內鄉盧氏諸
山進逼武關商雒所至驅脅復有商南新起賊五六
千應之姚之富齊王氏皆追及于鄖西連兵西上將
由陝入川離河南西境三百里時景安避賊駐軍內
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而惠齡亦于慶成
收復十餘日後始抵鄖西慶成約恆瑞夾擊于漢北
恆端以新有秦賊辭又阿爾薩朗奉檄赴鄖西亦逗
留不至俱奉　旨詰責御史宋澍奏言惠齡奏殲
楚賊不下數萬何以至今蠭聚景安防禦南陽逾年
何以任賊橫行秦承恩近屯興漢何以武關全陝門
戶曾不設備豈非各分畛域懷觀望乞專簡大臣督
師三省庶呼應靈而事權一四月　詔責諸將曰
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鄖未幾及巴東歸州未
幾四川達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
繼且由河南入陝西若不亟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
且多一日蹂躪卽多一方瘡痍各將軍督撫大臣身
在行間何忍貿無區畫若謂事權不一則原以襄陽
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
保福甯若言兵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
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
橫行皆由閹宦朋黨文恬武嬉橫征暴斂厲民釀患
今則紀綱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
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
下億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
肅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齡額勒
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并賊氛所
及州縣若干難民歸復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
善籌安卹以聞旋　諭河南被賊最重之十五州
縣免兩年應征錢糧其間被蹂躪之五縣分三年帶
征其旁近供軍需之二十三州縣分二年帶征自後
川陝湖北屢年蠲卹視此不悉書時姚之富由商州
犯孝義廳地通藍田爲入西安要路秦承恩扼秦嶺
禦之惠齡慶成由山陽追擊賊南走鎮安與李全王
廷詔合掠洵陽安康時官兵鄉勇已守漢岸柯藩亦
防禦洵陽賊不能渡漢將由北岸直趨漢陰石泉渡
上游以合川賊惠齡等約恆瑞夾攻于黃龍瑠轉戰
一晝夜奏殺賊三千賊復東西遁恆瑞東追惠齡西
追柯藩奏言襄鄖賊分路前來臣防守興安府城兵

止二百其前所調赴漢中邀擊之回兵二千爲督臣陸有仁檄止至今未至惟急催秦承恩惠齡軍速進會剿　上嚴詰陸有仁逮至京　命英善馳督陝甘宜綿移督四川而襄賊三路已并爲一由漢陰至紫陽奪船渡漢後五日惠齡始至恆瑞尚未至

上震怒詰責惠齡恆瑞秦承恩慶成柯藩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世職孔雀翎戴罪効力　命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等悉聽節制時漢北已無賊其防堵各兵分赴漢南追剿并　命湖廣提督劉君輔移兵竹山竹谿以備大甯川賊入楚六月襄賊既渡漢復分三路入川其兩路由通江入巴州欲合方家坪羅冉等賊其一入太平城口欲合達州大甯二賊宜綿奏言官兵利合不利分賊利分不利合且川楚賊雖同教黨各不同討三賊必各據一隅以牽制我乃議分兵三千令德楞泰追剿達州逸賊而自同明亮率大兵赴中河後河會穆克登阿柯藩先剿通江東鄉兩賊再赴太平城口與惠齡劉君輔兩路會攻并檄惠齡留兵四千守陝界防其回竄時襄賊每軍先後分數隊且戰且走以綴官兵宜綿柯藩兩軍遇賊賊皆不迎戰卽越山遁散則匿箐聚則據險日數變適明亮兵截其後隊惠齡慶成等騎兵截其前隊各有斬戮而太平城口之賊王廷詔等因鄉勇扼其赴大甯之路亦折而南分屯前河及開縣城外適德楞泰追徐王二賊亦至前河與中河後河之襄賊相近四賊約會一地雖達賊屢敗後止餘二千而襄賊數萬宜綿令穆克登阿間道援德楞泰會德楞泰方擊徐天德等于白秀山楚賊三隊合兵來援突出山溝分青白藍爲號步賊前騎賊後鏖戰逾時始分屯山岡延亘三十餘里是夜宜綿明亮慶成柯藩等兵皆會次日復戰各殺賊數百賊復還開縣惟李全與徐王二賊合屯温湯井與太平城口之賊合姚之富等大隊俱屯南天洞各首逆皆在焉乃分兵勇三千令副將長春剿温湯井而大軍分趨南天洞各賊惠齡舒亮亦自後河城口馳至三面會攻適屢獲生賊知襄賊惟李全留川其餘將盡還湖北乃檄沿漢江之船盡移上游賊以官軍扼其北竄乃分犯大甯雲陽萬縣號召邪黨而東宜綿遣兵分防要害而明亮德楞泰等躡賊後各路兵齊抵雲萬交界賊據山巔官軍四面進攻斬賊千餘其雲萬間新起嚮應之賊或千餘或數千官軍乘時撲滅襄賊分二路一王廷詔等由夔州將西合大甯賊惠齡恆瑞慶成等追之一姚之富齊王氏直犯夔州明亮德楞泰使總兵達音泰先據白帝城賊來爭先以三百騎嘗營而伏賊數千于山谷出突官兵奮擊卻之賊夜復圍攻甚急明亮德楞泰親馳救始退次日三路直犯大營皆持盾以捍矢銃不退我兵乘礮勢壓下短兵格戰斬首數百賊復回突白帝城乃截殲其前隊五百其後賊三千餘猶然炬夜攻更番迭戰四更始敗走下趨巫山又有新起賊應之達音泰馳往營城外賊兩路各數千且戰且攻城卻而復前者三明亮等乃留與肇守夔而率大軍援巫賊復走歸巴明亮等聲言由陸馳追而登舟東下七月四日至巴東則賊已在隔江江北歸州無城垣姚齊二賊方屯巴歸之界而後隊賊王廷詔等萬餘復至焚掠巴東對岸之石門聲言欲南渡攻縣治明亮等信之回軍攻石門賊先克其三營斬賊數百次日復進攻則全賊已竄惟

留千賊于後以綴官兵未戰即走且諜報前屯歸巴
交界之賊已乘間陷興山兩路賊約會宜昌荆州同
赴襄陽乃移興肇守歸州而德楞泰由水路徑趨荆
州明亮由陸赴宜昌約夾剿于當陽時襄賊自入川
與達賊會後復有新賊響應衆頓數萬分兩路還楚
首隊齊王氏約二萬餘由興山保康趨南漳以向襄
陽後隊王廷詔趨當陽遠安向荆州湖北巡撫汪新
遣兵一守房縣保康以防襄一守東湖當陽以防荆
幷調荆州滿兵守萬城隄以防盜決而大兵後壓幷
檄各鎮將據險驅逼入山合圍搏擊又奏言襄陽爲
南北衝要各賊盡還湖北其在雲陽開萬間者不過
新起附從之黨目下大兵雲集而分防兩省州縣已
約二萬餘其備戰之兵川省則惠齡等五千餘舒亮
五千餘百祥朱射斗四千餘觀成劉君輔二千宜綿
二千及新調甘肅兵二千回兵五百其在湖北者惟
額勒登保等七千明亮五千已調湖南苗疆兵千餘
助之並乞　飭催所調東三省兵速赴襄陽時
　詔發吉林黑龍江索倫兵三千令侍衛惠倫都統
阿哈保以木蘭進哨兵百餘爲先鋒幷解察哈爾馬
八千匹赴河南湖北時襄賊分二路王廷詔聲言向
荆州明亮等連破之宜昌遠安城外復扼荆門州以
待之齊王氏等向襄陽總兵王文雄擊于南漳賊佯
退次日復倍道分進由宜城鍾祥北走襄樊　詔
景安赴樊城漢江戒嚴八月襄賊分三路皆北犯每
路相距百餘里明亮等邀擊宜城東北適阿哈保等
統進哨兵至自北夾攻追奔二十里賊竄入山初荆
州城外十五里之沙市水陸輻輳向無城垣聞賊警
逃散一空自是士民捐集夫役于南面臨江樹木柵
而東西北三面周十餘里築堡環濠捍衛此外衝要
市鎮一律仿修其襄陽對岸之樊城亦以無城猝遭
焚掠畢沅汪新屢議修復未果近亦于東西北三面
循舊址築土堡而沿江樹柵故此次賊過襄陽潛謀
偷渡居民賴以無恐其漳宜二路之賊窺荆襄不遂
復折回房竹佯走陝西欲引官兵追入山而乘間北
渡漢明亮等擊賊茨河鎮賊分路來犯馬步約七千
官兵分據山岡夾攻斬賊千二百時漢防甚嚴賊不
能北渡復西竄前隊掠白河洵陽愈追愈西明亮等
邀擊于鄖西勁騎五路衝之奮斬二千賊蹈溝內積
尸而遁惠倫及豐伸布戰死九月前留川之襄賊李
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欲出陝舊路還楚沿漢
東走慶成登舟下漢以邀其前恆瑞惠齡由陸躡其
後夾攻賊于紫陽復礟退賊騎涉漢者于汝河慶成
遂一晝夜抵興安時東西兩路賊相會于興安南岸
而惠齡恆瑞及明亮德楞泰兩軍亦先後追至會剿
諸將議以賊東竄不遂必渡漢而北乃令柯藩以兵
千五百助秦承恩守興安惠齡富成以兵三千循漢
南而西與明亮等夾擊時竹山竹谿鄉勇各萬人殺
賊有功　詔發花翎五藍翎十命景安分賞出力
者自襄賊起事騷擾皆在漢北及賊由川還楚入陝
復經漢南之宜昌荆門安陸襄陽鄖陽焚掠十八州
縣而房保二竹瘡痍尤重又長陽一賊由施南奔巴
東往還蹂躪幾千里　詔分別蠲卹有差明亮德
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陝所經村莊皆已焚燼蓋藏
皆已搜刼男婦皆已虜掠目不忍見已擾者固宜安
卹未擾者尤宜隄防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
保障是以賊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

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間道失守倉皇逃避不但衣糧盡為賊有且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盜而各賊所至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有偪脅之人為之鄉導負運是以自用兵來所殺無慮千萬而賊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為急則村市已被虔劉以保荊襄為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為今之計欲困賊必須衛民莫若飭近賊州縣于大鎮市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為一堡或數十村為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勞賊匪所至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加以大兵乘壓其後殺一賊卽少一賊滅一路卽清一路近日襄陽紳士梁有穀等築堡團守賊屢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東各屬多有險峻山寨祇須令鄉民臨時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禦賊安民必可刻期撲滅奏上雖奉　旨以築堡煩民不如專禽首逆而堅壁清野之議實始此又　詔曰昨已令勒保馳督湖廣宜綿亦本為總統但勁兵健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其所剿姚之富齊王氏二賊尤賊中首逆朕所盼望惟明亮德楞泰二人不得因有總統總督稍存觀望此外四川賊王徐羅冉等責成宜綿巴東賊覃加耀等責成額勒登保大甯老木園賊陳崇德責成觀成劉君輔安康賊李全責成惠齡恆瑞慶成各辦各賊原不相統不拘何路禽賊卽此路將帥之功何路養賊卽此路將帥之罪其各自為戰十月姚之富李全出平利分道而南欲引明亮德楞泰大軍入山而王廷詔等由安康北犯與安適惠齡擊卻之復追擊于漢南山內先後禽斬二千餘賊不得渡漢復奔紫陽石泉乃使恆瑞以兵四千還漢中與宜綿夾剿其明亮德楞泰所追平利之賊日夜長鶩向大甯以劉君輔兵勇扼雞心嶺斷其去路折回鎮平迎敵大軍明亮德楞泰以精兵陳峽口而伏兵左右山勁騎衝擊斬賊千百并伏兵各路山溝均斬數百又扼澍河口走路賊合屯高埡保險不出乃佯撤澍河口之兵設數伏而官兵他道偪之賊萬餘果趨澍河口伏四起衝賊為五首尾不相顧斬賊數千轉坂下竄者三千餘涉河入箐者千餘初賊之入陝楚也每路皆稱齊王氏姚之富以煽衆及是詰知姚齊二賊已入安康賊隊而此路則張漢潮等六賊已殲其二餘賊三路狂奔所過皆剗道壞梁礧木石官兵亦羸糧架阻窮日分躡及之織子坪賊復合為一將及惠齡所追前賊北竄適前賊為恆瑞敗諸西鄉而惠齡兵由漢南追襲值後二賊復至惠齡慶成伏兵堰口左右而陳騎兵于山崗俟賊前隊過半聞礮起衝賊斷為數隊斬殺無算賊復奔入山十一月明亮惠齡等復約殲賊後隊二千于白沔峽幾盡而姚齊李高張王諸首逆已均合于前路踰大巴山連營二十餘里分隊迭戰更番在前姚之富齊王氏為一軍王廷詔高均德為一軍李全樊人傑為一軍張漢潮劉永泰為一軍以川北路險人烟少難虜掠欲回陝楚富庶之地且甯沔以上漢源愈淺冬涸可涉諸將遣兵扼褒城棧各渡口擊賊半濟截斬千餘又合攻賊南岸山內奪斬二千餘賊益西趨甯沔官兵夜伏沮水市令回兵假鄉勇旗誘之而官兵兩山壓攻追斬三千又破斬賊二千于甯羌州城外賊復走長寨渡口適索倫勁騎甫抵漢中與大兵夾擊賊反

奔山箐我軍舍騎分追入川盡移漢北防兵于漢南川北十二月襄賊因漢中大兵雲集不能北竄復分道入川明亮等大軍趨通江惠齡等亦繞入太平過其東竄賊分路誘大兵入川其高均德等卽間道折回甯羌陝界官兵邀之佯向廣元與川北賊合誘官兵東南而乘間踰山北趨廣元棧道明亮等以東北之黃柏埡爲入陝要隘乃分兵護輜重佯向獨山而引精兵馳伏埡口賊果長驅入隘突起截殪千餘賊分竄入箐北走甯羌明亮輕騎邀之廣元城外適德楞泰追齊王氏至會攻于黃埧驛乘銳追入山內復折回廣元甯羌而高均德已竊渡漢北明亮等議以賊情則齊王氏首逆以地勢則高均德將東驚興安擾豫楚而景安秦承恩等防守步兵不能馳擊遂舍齊王氏率大兵八千馳赴漢中　上大怒責明亮德楞泰舍重就輕墮賊計使齊王氏得乘間北渡盡奪世職紫韁孔雀翎戴罪立功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初達州徐天德王三槐合陷東鄉害副都統佛住以下復結巴州賊羅其清冉文儔等圖據周家河梗運道二月宜綿乘其未合先爲疑兵于周家河阻其前進而夜襲賊張家觀縱火夾擊遂復東鄉其出援之賊悉奔清溪金莪寺衆各萬餘據險適明亮德楞泰新自苗疆至會剿乘兩宵濟清溪上游襲潰冷天祿之寨卽回攻王三槐于金莪奪其左埡柵又破徐天德來援賊數千四月官兵五路會偪賊巢王三槐徐天德等分路突圍竄入重石坪香爐坪尚不下二萬將與巴州之王家寨方山坪二賊合宜綿奏調甯夏西甯兵老回兵各二千兩廣兵四千赴達州先遣兵扼二賊合從及回巢之路而與明亮德楞泰分路進攻適巴州二賊齊出撲營百祥間道潛火王家寨賊回救官兵夾殲之並敗達賊之來援者宜綿以賊德知縣劉清使清詣冉文儔賊巢諭降復徧入王徐羅孫各寨于是王三槐遂至大營宜綿厚犒之使回巢諭衆是夜王三槐率三千人詣壘詭降將襲營官軍知其詐擊破之而奏言至軍者實非王三槐云五月達賊聲言南走而五路犯營官兵先爲備以待復大破之王三槐中槍墜馬跳免是月宜綿嗣總統使德楞泰攻重石坪明亮攻香爐坪德楞泰攻賊半日賊木石將盡奮奪寨門縱火斃賊二千餘其香爐坪賊見左寨火起亦驚潰圍而火之無免者賊乘夜由西面層巒竄逸兩路追擊復戮賊二千餘先後奏殲賊萬餘六月進圍賊陳家壩賊傾巢死鬭不辟銃礮侍衛西津泰陷陳賊披靡官兵乘勢奮擊鄉勇羅思舉等由山後壓入賊營三路殺賊二千餘賊分二隊竄王三槐徐天德竄而西明亮等追之孫士鳳竄而東德楞泰追之殲孫士鳳于麇子壩并禽各逆家屬孫士鳳者四川教首王三槐等皆其徒也復進圍二賊于徐家山賊乘霧竄追斬數百時徐王二賊僅存二千餘其方山坪賊亦屢爲百祥截其出路舒亮等圍困林亮功于巴州白崖山而觀成劉君輔亦破大甯賊數千于九龍池進圍之老木園川賊漸蹙而閏六月惠齡所追襄陽賊數萬分道入川與羣賊響應復猖獗于是遣總兵朱射斗助百祥攻方山坪而明亮德楞泰皆移軍追襄賊由雲萬東赴湖北時雲陽新起賊方正潮率黨三千入楚賊內而留其後隊四五千伏陳家山要隘約合擊官兵盡爲鄉勇羅思舉用白旗誘之下山陷伏中一舉殲滅穆克登阿亦破林

亮功于萬縣其大甯老木園之賊聞襄賊入川望外援亦日夜突圍會齊王氏卻回湖北惟李全留川合王三槐八月爲恆瑞惠齡截回通江將赴方山坪羅冉二賊二賊亦屢潛出焚掠巴州通江爲應宜綿令知州劉清率鄉勇萬餘及百祥朱射斗會剿方山坪數路並進使賊不能相顧而劉清募勇由間道繞後山頂壓攻火其寨于是各臨齊破合擣逆巢賊潰竄巴州與王三槐等合時李全亦回陝宜綿使百祥等扼通江竹峪關防川賊竄陝之路而王徐等賊本無意離川但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官軍王三槐先窺巴州江口糧臺劉清使鄉勇羅思舉扼橋斷之而據山與官兵夾攻殺賊八百並走羅冉二賊之來援者逾數日賊復合犯巴州據對河盡斷援兵州惟土垣外環木柵兵民退保州治後山賊遂據巴州欲從儀隴南部分犯保甯達州奪運道總督英善馳赴廣元賊不敢向保甯遂合隊犯營山偪嘉陵江川西戒嚴宜綿使劉清以鄉勇扼江口防其回達州之路檄百祥保甯兵迎擊而前賊退屯營山之黃渡河爲巴達渠水路要地與官兵相持不退而旁掠儀隴渠縣虜脅日衆而利川復有新起掠萬縣之賊官渡口有欲掠糧臺之賊奉節有新起應白厓山之賊宜綿奏言近日惠齡恆瑞明亮德楞泰諸將皆入陝惟臣一人在川各賊齊擾川東北運道嘉陵江防孔亟欲赴保甯則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

詔勒保赴川代宜綿總統軍務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宜綿又言賊起以來徵調官兵四川調至一萬九千有奇陝甘合調二萬有奇湖北湖南更無餘兵可調雖奉

旨令各省補募止資彈壓難備攻剿而州縣團練鄉勇各衞村莊尤難責其長驅赴敵目前賊勢如明亮德楞泰統兵襄陽則鄖賊竄入興安宜昌賊折回夔巫兇雲陽奉節新起伏莽之賊尚多兵力日分日薄乞

敕令各省于新兵外添練備戰之兵四川陝甘各萬湖北河南各五千一月召募兩月訓練至目前隨營鄉勇日支口糧費與兵等究非紀律之師即有畏縮不前難遽繩以軍法不若選充行伍其技藝不拘矢銃刀矛賊平即補營額則經費不虛縻而驍悍游手有所約束

詔行之十一月王徐羅冉四賊復分屯二地宜綿使劉清領鄉勇專攻羅冉斷其援羅冉二賊走巴州援白崖山賊白崖山賊林亮功急突圍連日與舒亮穆克登阿等鏖戰王三槐復分攻大竹廣安州鄰水以援之保與朱射斗等倍道援鄰水得不陷賊即乘間分隊突陷長壽長壽水陸咽喉上通合州下連重慶爲川東門戶會勒保抵瀘州以新調貴州兵未至先檄總兵百祥由合州回守重慶而羅冉二賊乘官兵東去益分掠儀隴營山梗運道十二月襄陽賊復由陝偪川北宜綿奏言楚賊飄忽無常往反數千里最慓悍而大兵數路追壓聲勢甚壯必可聚而殲旃惟四川之賊川東則夔州重慶達州忠州川北則順慶保甯臣所有之兵東馳西擊日不暇給已咨恆瑞等由陝入川北夾攻羅冉二賊先通運道俟勒保率黔兵由重慶會剿是月恆瑞破王廷詔于保甯解營山圍而涪州大竹鄰水各團勇拒賊王三槐復回達州其奉節之鐵瓦寺賊亦圍二總兵于開縣之回龍場城中兵勇馳救乃解故宜綿急咨福甯額勒登保入川初額勒登保之自苗疆至湖北

也福甯已與長陽賊黃柏山賊相持數月未偪賊巢三月額勒登保至軍卽連克險要深入三十餘里賊棄寨遁入鶴峯州之芭葉山四月復連奪賊柵直抵巢穴賊守險死拒官兵層層立柵漸偪入隘猱攀蟻傅晝夜攻偪賊于六月夜突總兵諸神保營柵而出追敗之建始縣賊欲由施南巴東合川賊爲官兵所扼探知長樂之白魚寨有鄉勇守卡僞冒官兵入奪據之額勒登保乘其守備未固急攻拔諸柵三路偪巢斬賊二千餘賊復由亂箐逃上冒子山削壁仄磴繩梯互引險不可前而賊糧未盡伏兵誘之不出七月復進攻愈上愈陡木石雨下俟其漸少進偪寨賊復乘霧縋崖遁額勒登保遣兵分守黃柏山四方臺滋邱梛枰諸山防其竄入而自追賊復斬戮二千惟首逆竄逸屢奉　旨切責九月賊謀往巴東渡江赴宜昌鄖巫諸山連日追殪二千斬首逆林之華于巫山惟餘覃加耀竄施南山內屢禽斬尚存賊二千餘十一月復竄長樂之朱里寨周五十里三面懸崖惟東南一徑與兩嶺相連其外懸崖二埡螺旋鳥道賊皆嚴守十二月額勒登保佯徹二埡兵不攻賊果悉銳守兩嶺乃潛遣死士數十縋登二埡掘地通賊卡窖火藥轟之而各路伏兵同時進攻賊爭斫柵奪路不知柵外懸崖數十丈後擠前蹋勢如瀉瀑百無一生坑谷皆滿惟覃加耀二百賊縋崖遁額勒登保乃令福甯及總兵富森布先領川兵回夔州而自率將士分路追賊旋殲覃加耀于終報寨　詔責額勒登保兵多賊少持久一年有過無功奪侯爵及領侍衛內大臣褫雙眼孔雀翎福甯革總督太子少保及孔雀翎均降副都統馳赴四川額勒登保奏留湖北官兵分屯宜昌鄖陽而自將兩廣兵二千赴鄖西與明亮等夾剿此嘉慶二年惠齡宜綿相繼總統時三路兵形賊勢也

嘉慶川湖陜靖寇記二

三年正月　詔勒保以總統兼督四川宜綿移督陜甘英善福甯會理四川軍餉而景安總督湖廣時襄賊復渡漢中全陜震動高均德掠城固洋縣連日虜脅衆復萬餘明亮德楞泰冒雪敗賊洋縣禽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四百賊潰遁五郞爲鄉勇所遏東趨鎮安德楞泰馳赴米糧川扼其赴山陽之路與明亮夾擊于鎮安洵陽先後俘馘賊僅餘二三千而後隊齊王氏等復將偪漢柯藩嚴防漢北二月齊王氏馬步二萬由西鄉營洋縣先遣前隊分路涉漢以牽官兵而大隊由上游潛渡漢北分二千賊助高均德使東致大兵而自與李全王廷詔等乘虛分趨北棧高均德果日夜引大兵長驅東北明亮等馳扼兩河關口與額勒登保合敗賊鎮安復邀擊于商州而齊王氏李全等已分二道由城固洋縣老林踰山北出寶雞岐山復合攻郿縣掠盩厔將直犯西安秦承恩回防省城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之賊分十餘隊馬步相間圍攻官軍王文雄爲圓陣四向銃礮外列矛矢佐之賊驍騎千餘衝陣急揮藤牌兵踴躍而出賊騎反蹂乘勢奮擊追北復敗其林中伏賊先後俘斬二千賊始不敢窺西安時柯藩革職　詔進王文雄提督陜西　上以明亮德楞泰擁勁旅剿烏合賊老師縻餉無方略致賊日橫行而每奏皆德楞泰先驅明亮後繼是明亮罪尤重　詔革職逮問旋降爲領隊大臣與柯藩等戴罪留軍　命宜

綿赴軍督戰三月宜綿奏言臣奉　命移督陝甘
自顧衰病難以衝鋒惟于各路忠勇大將推誠策厲
臣聞額勒登保自剿楚賊以至入陝身先士卒奮不
顧身實諸將之巨擘德楞泰熟練軍務策畫精明拊
循士卒人皆用命明亮屢經行陣地利賊情無不洞
悉惟閱歷既深或過持重且德楞泰年力較壯聞賊
卽行明亮自當隨後策應當此用兵孔急正當驅策
羣力以期迅奏膚功時明亮德楞泰破姚齊二賊于
山陽之石河又與賽沖阿夾擊于鄖西界之甘溝連
殪數千又鄖西鄉勇扼其前不能東竄我兵數路偪
賊三岔河賊尚餘八九千分據左右山欲突出溝口
我軍探知姚齊首逆皆營左山盡銳圍攻賊無走路
盡殲之齊王氏姚之富隕崖死傳首三省捷聞
上以明亮等剿賊久且未生禽首逆不爲大功各賞
賚有差四月額勒登保邀李全于藍田連破之各峪
賊復與高均德阮正隆合屯五郎鎮安山陽間將分
犯楚豫諸將以賊勢盡趨東北乃議明亮以兵二千
赴宜綿于興安遏其東王文雄由鄖縣盩厔各峪扼
其北而額勒登保德楞泰率大兵壓其西南與明亮
夾擊高均德于商雒交界之軍嶺川賊奔老林官軍
分道邀之雒南賊聲言欲爲齊王氏姚之富報讐鏖
戰兩坌河衝突再四禽斬賊三千高均德敗竄秦嶺
晝夜西奔五郎復會李全張天倫二賊而川賊阮正
隆復與陝賊分隊思還川北由漢陰石泉南窺漢江
明亮等殲其後隊二千于石泉其已渡之前隊二千
竄通江南江咨勒保剿之其襄賊高均德李全自漢
陰東走額勒登保移軍湖北與德楞泰等合軍破賊
于兩河關賊折回五郎洋縣時三賊皆楚豫之人欲
引官兵西追而乘間東遁其所脅從川陝之衆皆不
願東聞官軍招撫先後投出二千餘賊尚萬人官軍
連破之茅坪褒城賊分二隊綴官兵一北出鳳縣掠
兩當爲甘肅兵所卻遇明亮軍殲諸略陽一東奔武
關三首逆皆在焉官軍邀其渡沔之路復折奔甯羌
巴山將入川張天倫渡河溺死德楞泰步騎七千餘
馳赴廣元邀擊連敗之賊南走赴羅冉二賊于儀隴
其前渡漢江之阮正隆張正潮龍紹周等賊亦由巴
州被驅偪而至時陝楚各賊自失姚齊兩渠魁又不
能還楚欲倚川賊爲聲勢俱會于冉文儔營不下二
萬其三月間由雲萬大甯竄楚之賊張漢潮劉成棟
等衆萬餘掠巫山歸州偪遠安南漳額勒登保由漢
陰水陸東下四月與景安會剿張漢潮等于南漳斬
獲千賊走穀城官兵四路蹙之斬戮漂溺五千餘生
禽九百餘餘賊遁鄖陽時明亮既殲略陽西鄉各賊
五月卽馳赴平利與額勒登保剿楚賊于鎭坪賊棄
螺馬婦女由老林奔太平官兵分追入川　詔以
陝楚各賊均偪入川而四川滿漢官兵不下五萬勒
保宜會同諸將齊心蹙賊毋致竄逸其令額勒登保
明亮專剿張漢潮爲一路德楞泰專剿高均德李全
阮正隆幷會同惠齡等夾剿羅冉爲一路勒保專剿
王三槐徐天德及雲萬諸賊爲一路而宜綿專防由
川竄陝之賊景安專防由川竄楚之賊各專責成互
相援應毋東馳西擊各不相顧惠齡等迎擊陝賊于
儀隴適羅其淸下山來援我伏兵斷其還巢之路賊
敗就冉文儔營合據大神山與各陝賊連營數十里
六月德楞泰惠齡等遣兵扼山後渠河防其北竄而
合兵圍攻大神山連破賊卡殺賊二千又撤營佯退

誘之破其追襲之賊千餘賊屯踞死守七月官兵三路搗巢復截其潛度渠河之賊賊走就羅其清于箕山德楞泰率索倫勁騎追之黃渡河與惠齡等夾擊斬溺四千餘賊奔箕山三十里之龍鳳坪諸賊各據一寨相犄角約三萬時羅冉二賊有隙惠齡遣人諭羅其清縛獻冉文儔自贖不應八月德楞泰伏兵誘箕山賊下山方擊斬二千而楚賊高均德龍紹周徐萬富唐大信龔建等卽乘間北走廣元其富成所追之徐天德樊人傑王登廷等亦由營山與楚賊合兵趨陝德楞泰等復舍羅冉二賊分路追截四晝夜斬獲四五千羣賊復偪回箕山而羅其清乘官兵北追亦已分賊五六千攻營山縣徐天德亦扼渠縣餉道與羅其清犄角官兵先後擊敗之餘賊盡奔箕山德楞泰等遣鄉勇嚴防各隘而約諸軍會勦明亮亦以兵三千勦張漢潮等于通江之北先後斬馘數千賊不能渡漢初羣賊之還儀隴也惟李全高均德留廣元欲自陝還楚九月額勒登保追李全高均德等亦自北而至適德楞泰已盡破箕山之賊羅其清棄巢北竄與李全王廷詔等盡奔大鵬寨寨天險廣百餘里額勒登保德楞泰惠齡恆瑞四路進攻羅其清先遣其黨分刼巴渠運道徐天德冉文儔亦分擾大竹梁山為外應諸將分兵勦之嚴扼其輸糧入寨之賊十月四面梯攻縱火焚寨斬墜死者五千餘羅其清率走青觀山額勒登保鑒前黃柏山芭葉山之轍不俟兵齊乘賊未守備卽倉卒急攻直逼巢穴身先士卒冒矢石死者死生者生晝夜轟擊賊不能支十一月克之復追擊于巴河于虛空寨寨無糧無水大軍合圍數重勢在必克額勒登保德楞泰忽下令開圍一面賊初更潰遁我軍不追黎明馳進未及三十里及之則賊萬衆黑夜已潰竄過半逐北至方山坪解散殆盡生獲羅其清于石洞其逸黨盡為遠近寨民三日禽獻乃議恆瑞赴陝富成赴大竹額勒登保移勦合州諸賊十二月除夕德楞泰惠齡等襲破冉文儔于通江斬三千餘賊又殲其突圍賊二千斬冉文儔

詔賞德楞泰惠齡輕車都尉諸將士賞賚有差川北兩巨賊皆平其川東之王三槐冷天祿則勒保專勦之初四川軍餉川北由潼川順慶運達州川東由重慶夔州運梁山自賊王三槐擾梁山斷官軍餉道轉攻開縣以援白崖山鐵瓦寺二賊于時白崖山缺餉兩月鄉勇四散賊林亮功遂傾巢突出與王三槐合營圍開縣水陸並進

詔褫舒亮穆克登阿職留軍効力勒保既受 命總統至四川軍正月遂由梁山進勦時白號賊王三槐冷天祿踞東鄉之前河與青號徐天德黃號樊人傑及藍號新附各寨連營開縣之臨江市最強而羅冉二賊餘黨亦合踞東鄉之後河皆太平通江入陝之路將三路犯陝勒保使楊秀守太平恆瑞等扼通江保興繞出賊前夾擊破賊于固軍壩奏殺賊二千請獎厲將士

詔以勒保所殺皆脅從無首逆且軍中積習于官兵陣亡則以多報少而殺賊則以少報多乃濫乞恩賞其切戒之又

詔以四川知縣劉清得民心將鄉勇禦賊賊以其廉吏望風引避其據實保奏王三槐犯陝不遂復合通巴之賊犯達州勒保督諸將邀擊巴河而白崖賊林亮功等復折回開縣分擾雲萬大甯奉節勒保奏催湖南苗疆兵雲貴各五千赴川三月觀成劉君輔殲陳崇德于老木

圜　詔以其老師逾年各降爲總兵五月勒保檄
觀成舒亮等截擊林亮功于梁萬間先後殲賊五千
林亮功槍斃餘賊二三千遁回東鄉安樂坪與王三
槐合其徐天德王光祖等出沒太平開縣屢與官軍
相持　詔切責勒保老師養賊七月勒保以三槐
曾隨劉清至宜綿營乃復令前隨劉清至賊寨之貢
生劉星渠往說之三槐故狡譎反覆持兩端恃前此
出入軍中無忌乃留星渠爲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
以生禽首逆奏時值　上奉　太上皇帝駐蹕
木蘭山莊各蒙古王公祝釐瞻覲乃下　詔晉封
勒保一等威勤公並晉軍機大臣大學士和珅公爵
福長安侯爵將士賞賚有差復釋勒保弟永保于刑
部獄而三槐黨冷天祿仍據安樂坪盡有三槐之衆
負嵎抗拒如故十月勒保圍安樂坪久寨中鹽糧將
盡冷天祿詭請降復夜突營而林亮功餘黨王光祖
包正洪蕭占國張長庚等復蹂躪江北涪忠諸地徐
天德亦屢犯大竹鄰水　詔責勒保擁大兵攻糧
盡援絕之賊曠日持久前禽首逆之效安在其楚賊
出沒川陝間者明亮以七月後剿張漢潮等于通江
于南鄭殲賊數千斬賊首李槐詹世爵賊不得渡漢
復奔川東將由界嶺還湖北明亮由夔登舟先至巴
東伏兵界嶺殲其前隊張漢潮復西遁太平大甯山
箐踰漢江走鎮安洵陽商雒思還楚豫其樊人傑龍
紹周五千餘李樹龔建唐大信萬二千餘阮正通等
七千餘十月內復與川賊分黨先後由城固西鄉犯
陝宜綿檄王文雄禦其西總兵慶溥禦其東是年五
月戶部侍郎蔣賜棨奏　上征剿种苗教匪撥帑
八千餘萬請暫開捐例以資儲備　詔大學士九
卿科道議奏仿乾隆川運例權宜舉行至明年乃止
謂之川楚善後例此嘉慶三年勒保繼宜綿總統羣
賊會于四川之形勢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四年春正月庚申朔越三日壬戌　太上皇帝大
行越四日癸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
陝西將帥督撫曰我　皇考臨御六十年四征不
庭凡窮荒絕徼無不指日奏凱至內地亂民如王倫
田五等偶作不靖旬日立殄從未有勞師數年糜餉
數千萬尚未蕆事者自末年用兵以來　皇考宵
旰焦勞大漸之前猶以望捷成什迨至彌留覩執朕
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若教匪一日不平朕卽一日
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將同爲不
忠之臣邇年　皇考春秋日高從事寬厚卽如貽
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寬宥其實各
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揜敗爲功其在京
諳達侍衞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
營置田產頓成殷富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爲事其
宣諭各路領兵大小諸臣戮力同心刻期滅賊有仍
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越七日丙寅大學士襄勤
公和珅有罪罷免下刑部獄　詔以和珅壓閣軍
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虛冒
功級坐糜軍餉多不以實入奏姑念更易將帥一時
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爲經略大臣其川陝湖北河
南督撫及領兵各大將咸受節制以一事權明亮額
勒登保均以副都統授爲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
一路有不遵軍令者指名參奏初教匪起事皆以官
偪民反爲詞及王三槐禽解至京　命軍機大臣

審訊亦有此供　上聞之惻然命暫緩行刑
詔曰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使非迫于萬不得已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皆由州縣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餽結和珅今大憝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自當大法小廉不致復爲民累惟是教匪迫脅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爲前行以膺鋒鏑甚至剪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聞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安勞久思息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其王三槐所供川省良吏自劉清外尚有知巴縣趙華知渠縣吳桂其量予優擢以從民望至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劣胥役五千借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而首逆徐天德王學禮等反皆賄縱民怨沸騰及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緝株連無辜數千慘刑勒索致聶傑人拒捕起事其皆逮京治罪難民無田廬可歸者勒保即督同劉清熟籌安置或仿明項忠原傑招撫荊襄流民之法相度經理徧諭川陝楚豫地方使咸知朕意又
詔曰川楚軍需二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恃和珅護庇外踵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酒肉笙歌自娛以國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鄉勇餉遲不發致令枵腹無褌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于畢沅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相沿爲例今勒保任經略福寧理糧餉其嚴行察核
上命軍機大臣訊羅其清供稱惠齡一軍較弱責其爲賊所輕令回京守制又　命軍機大臣核宜綿前後奏報皆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又以上年賊偪西安焚掠秦承恩反回入省城不即督兵剿賊且宦聲平常交刑部治罪又以景安本和珅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于奏事之便稟承指使特爲奧援剿堵皆不盡力駐軍南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號甚至居民裹糧請軍拒而不納武員跪求擊賊不發一兵爲參將廣福面誚反挾憤誣劾其獲封伯爵亦攘道員完顏岱捕浙川邪教功張皇入奏特逮下獄擬重辟而以倭什布總督湖廣吳熊光巡撫河南又　詔以前年襄陽賊犯孝感時獨隨州未被焚掠由居民村莊預掘溝濠壘土山嚴守禦賊無所施其技旋爲官兵追躡擊敗此保障民生良策若川陝河南仿行何至任賊蹂躪其令勒保會同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使賊無可虜掠與官軍犄角于是始議堅壁清野之策勒保用合州知州龔景瀚議首行于川東川北既而那彥成松筠台布長麟行之于陝甘又後書麟吳熊光行之于湖北先後三四載堡寨告成而賊亦以次銷滅由上年明亮德楞泰發其端而　詔書申敕行之云　是時各路官軍臨陣輒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我顏行其真賊皆在後觀望故鄉勇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值又鄉勇傷亡無庸注冊報部可揜敗爲功至京師禁旅傷亡必當具奏更非如綠營兵止須咨部之比是以不令前敵及戰勝則後隊弁兵又攘以爲功而銜鋒陷陣之鄉勇反不得與是以保奏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見章奏者百無一二至是

詔以徵調黑龍江兵往返數千里供億浩繁不習水土不熟賊情計調黑龍江一兵可募數十鄉勇且可衞身家免虜脅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以收敵愾同仇之效又其時各賊不過往來掠食並無僭號據城之事　詔許悔罪投誠如臺灣莊錫舍湖南降苗吳隴登及閩洋投首海盜之例不復咎其既往是年正月勒保奏言臣受任經略先籌川陝大局應督率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合剿徐天德冷天祿二賊爲正兵而以七十五觀成所剿之夔州賊富成所剿之保寧賊兩路爲偏師賊勢重在四川臣應駐梁山大竹適中之地調度督率並檄明亮一路先殄滅張漢潮以次肅清陝境免其東竄楚豫時徐天德走墊江冷天祿走中州額勒登保等分追而勒保由梁山中路進攻王光祖並檄德楞泰惠齡由達州要擊渠縣廣安之賊偪赴梁山與諸軍會剿二月德楞泰徐天德于開縣截其走湖北之路賊折赴太平由雞鳴寺渡河漂沒僅存千餘額勒登保追冷天祿于大竹遣總兵楊遇春百祥等分擊包正洪于文蟲溪適閬中賊蕭占國張長庚衆五千復至營山回軍擊斬其半令朱射斗遶截其後四扼險要賊全隊偪上譚家山山後絕壁無走路乘夜鏖攻短兵格殺隕崖死者二千餘生擒數千斬二首逆兩路賊殲焉　詔封二等男額勒登保進剿冷包二賊適包正洪已與儀隴賊張子聰合竄隣水乃冒雨突擊冷天祿于岳池冷天祿狃于安樂坪之役藐視官軍令大隊先行惟自留八百人殿後楊遇春穆克登布以勁騎二千至一戰殲之又進追其大隊于石笋河五舟迭渡僅濟千賊餘數千賊方臨岸爭舟我都司楊芳以九騎越山先至卽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溺淺者三千餘其五舟離岸賊蟻附甚重每舟百人一矢覆一舟五矢五舟齊覆隔河賊號呼不能相救俄大軍至騎浮而濟并追殲其先渡之賊　詔以額勒登保病新愈卽轉戰直前旬日殲三賊不愧大將視諸將但獲渠魁不淨餘匪致一賊滅一賊復起者功尤偉晉封一等男所領官兵普賞一月錢糧四月額勒登保遣朱射斗追包正洪而自移剿張子聰于梁山忠萬雲陽連破賊忽大寧賊卜三聘等西鄉賊樊人傑龔建等分路來援額勒登保及楊遇春分禦之連日冒雨山戰而德楞泰所追之徐天德復至于是三路兵皆會而朱射斗所追之包正洪又與夔州高郝二賊合川東羣盜皆聚開縣東鄉閒官兵三面會攻羣賊議復北竄川陝老林乃使張子聰潛刧江口糧餉額勒登保回軍擊之卜三聘卽乘閒奔大寧七十五追之德楞泰所追賊亦分爲二徐天德龔建竄大寧太平山箐樊人傑龍紹周唐大信張天倫等赴陝五月德楞泰贏糧倍道要之乃分兵勇六千使賽冲阿擊賊大寧而自以六千擊樊龍唐張等賊于安康紫陽連日斬獲復驅入川東時朱射斗斬包正洪于茅坪七月德楞泰由奉節進剿巫山大寧各賊與賽冲阿朱射斗夾擊禽斬千百又五路邀賊于房竹賊竄入川德楞泰復分朱射斗追張天倫于巴東而自剿李樹徐天德于房竹殲龔建于竹谿其額勒登保一路六月追張子聰于通江冉天元王登廷攻官軍後路擾運道擊之劉家河斬溺千餘復追入東鄉大竹鄰水長壽王登廷復分二路一向大竹渠縣以牽官兵而自率大隊

趨陝與齊家營合火光三十里勢猖獗額勒登保破之通江殲賊二千生擒千餘復追入川勒保奏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剿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與其久留糜餉轉爲綠營輕視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其川北賊在廣元寧羌間者恆瑞徼甘肅兵防其西將軍富成由略陽遏其北三月賊西寇階州布政使廣厚總兵吉蘭泰禦之賊分二路各六千一白號楊開甲向宕昌富成追之一藍號張士龍向良恭何廣厚等禦之于新市鎮擒斬千餘獲馬騾器械無算賊奔寧遠犯鞏昌我兵間道趨通渭殲其後隊賊東走秦州而富成以兵七千追宕昌一路久不奏報有　詔切責適四月富成所追白號賊亦至秦州分屯渭河南北廣厚等多張幟渭南爲疑兵而精兵二千馳援渭北之賊賊驚潰脅從逃散者二千餘賊亂渭而渡漲溺及陷淖者千餘渭南賊亦望風東遁由陽平關將入川恆瑞邀之復走成縣適廣厚等追禮縣藍號賊至冒雨突襲白號賊擒斬七百又與老回兵夾攻于徽縣又追截之白水江各斬賊數百五月白號賊冒死奪渡白水江由略陽奔川北其富成所追藍號賊往來階文山箐復欲渡白水江恆瑞與廣厚等夾攻賊敗渡嘉陵江走略陽追及白號賊合奔川北其前隊爲額勒登保大軍所殲　詔以嘉陵白水二江爲川西門戶令勒保撥兵嚴守又以富成擁兵七千專剿藍白二賊徒尾追不迎擊任蹂躪秦隴褫職逮問旋留軍効力時陝賊張士龍在棧道西張漢潮在棧道東而張天倫由平利竹谿犯湖北是爲陝西三張賊張漢潮自正月爲明亮截擊商雒間不獲東竄由五郎奔徽鳳明亮與甘肅兵邀擊二月賊復折回秦嶺將由藍田商州分數路竄河南三月明亮奏言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賊往反五省所領兵三千除落後留養外僅存千餘堵剿不能兼顧而終南萬山叢複東西千餘里有山匪爲賊嚮導專與官兵相避必需有夾攻堵截之兵而陝楚各兵又須分剿二張逆未能分顧協剿是以奔馳半載未能殄滅時永保代秦承恩撫陝西勒保令領陝甘兵二千與明亮協剿又　詔慶成以直隸兵千餘赴之五月賊爲明亮兵所追西奔秦州遇恆瑞軍折回東北明亮邀賊商州復驅而西與總兵關騰夾擊于五郎六月賊由子午谷越秦嶺以恆瑞慶成永保分扼北棧復趨商州趨山陽將走二鄖皆爲明亮邀擊賊復西竄　詔責慶成永保不夾擊八月張漢潮分數路自鎮安分竄山陽漢陰以牽我兵而大隊北趨藍田各峪均爲官兵所扼永保自二月華陽失利後氣已餒不敢迎擊大隊乃以分堵餘匪爲名軍孝義廳截其北而慶成由五郎西追恆瑞亦破川北藍號賊馳赴石泉與富成等迎剿鎮安分隊之賊明亮敗張漢潮于五郎之廟溝奏言臣受　命參贊節制陝西一路前奏定與永保慶成三面偪圍乃永保邀慶成爲一路藉堵小匪並將遣追大隊之富成馬北瑞等調往他所臣自鄖至商又至鎮安往來奔馳從未與永保慶成富成二路之兵相值而東竄賊兩日行二百餘里并無追師時松筠代宜綿督陝甘駐漢中　上命松筠察三人功罪松筠奏言近日恆瑞慶成已馳赴明亮軍永保前在鎮安移營一旬不出鎮安境內其後久屯孝義廳之大山岔兩旬有餘惟以防守北面爲言無

謀無勇惟知利己歸過于人不但將兵非所長而地方百姓亦不能休養明亮老將惟精力已憊追賊不能神速慶成尚能擊賊僨事之罪永保爲上明亮慶成次之　上褫逮永保其張天倫賊七千四月由平利窺竹谿欲還湖北而高均德馬得貴亦由太平紫陽趨平利犯楚總督倭什布檄兵勇守各隘參將董寧川力戰死之賊折回陝　詔永保東赴鎮安與倭什布夾擊時川東賊皆楚人爲川兵剿急復思還楚張天倫先突入竹谿李樹高均德樊人傑龔建等繼之十數路更番迭犯欲牽綴官兵而大隊乘間突竄倭什布力禦房竹之界並嚴防漢江　詔調山西兵三千赴湖北六月福寧奏言賊以脅從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見少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地方之傷殘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不敢壅于　上聞乞特申　乾斷早決大計七月詔曰勒保經略半載莫展一籌惟稟報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據倭什布奏川賊接踵入楚不下二萬有北趨荊襄之勢並無追剿之師又藍白二賊由秦隴折回川北亦未聞遣堵截之師是勒保竟擇一無賊之處駐營株守罪一且屢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請撥餉五百萬若迫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圖浮冒罪二各路奏報多王三槐餘黨勒保止將首逆誘禽而置餘匪于不問罪三軍營保奏大半親隨之人而兵勇錢糧并不按期給發以致枵腹跣行凍餒山谷幾同乞丐士馬何由飽騰罪四勒保上負兩朝委任之恩下貽蒸民倒懸之苦其即令尚書魁倫副都御史廣興赴川逮問治罪其經略事務以明亮代之魁倫署理四川總督廣興留理達州軍餉　上以楚事方急　詔明亮額勒登保各移軍赴剿會倭什布破賊南漳德楞泰復分兵令朱射斗七十五剿川賊而自以步騎六千進軍房縣乃　詔川陝大軍毋赴楚初福寧奏言川陝轉運軍需煩難萬狀諸將中惟額勒登保一人能知大體遇餉運偶缺即自行籌辦從無藉口餘皆不問輓運之難易惟歸咎于糧餉之不充明亮德楞泰皆所不免勒保亦奏言欲增兵必先籌將目前諸將惟額勒登保最得兵心非惟久從征戰者不見其疲即疲兵歸其營亦成勁旅以此士皆用命賊皆畏憚雖以明亮之久歷戎行尚所不及　詔以額勒登保奮勇忠藎戒飭諸將及是更易經略　上念無逾額勒登保者特以其不識漢文于軍書旁午不宜而明亮在金川苗疆久歷行陣用代勒保意蓋未慊也旋以明亮劉張漢潮遲延又與永保互訐奏均免職卒以額勒登保代之此嘉慶四年秋以前勒保由總統任經略時　上初親政更新號令之事也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四年八月詔曰自用兵以來各路將帥惟額勒登保英勇超倫身先士卒屢殲林之華覃加耀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等厥功甚偉民間聞其軍過知其能愛百姓無不安堵歡迎即如胡齊崙一案督撫將帥無不受其餽遺獨額勒登保一人無之忠勇公清實東三省人傑不惟諸軍悅服即在京滿漢臣工無不重其爲人其授爲經略大臣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魁倫即將經略印信及前賚賞明亮荷包轉交

額勒登保祗領又　命軍機大臣工部尚書那彥
成佩欽差大臣關防率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西軍
與明亮辦賊又以知州劉清前至王三槐各營招撫
數次賊因其良吏皆不加害特賞加兵備道銜隨同
魁倫辦達州軍餉先是景安劾湖北襄陽道胡齊崙
冒功侵餉逮交刑部審訊自服于嘉慶二年同總兵
馬瑜誣殺夾河洲難民二百餘詭稱教匪冒功伏法
而倭什布籍沒胡齊崙得其支放軍需簿籍送提用
動以萬計畢沅永保數尤多　詔各籍其家革畢
沅子孫官職弁　命魁倫廣興嚴核四川軍需虛
實又以軍需自軍需倉庫自倉庫而勒保奏請采買
倉穀二百萬石以部餉軍需與川省錢糧混同影射
國家剿寇安民之資豈爲外省補虧空支俸餉之地
其核實以聞松筠奏言教匪起于湖北其時督臣畢
沅皆沿苗疆時供億揮霍自後官軍入陝入川相沿
成例自　皇親政以來整飭戎行諸臣始凜法撙
節縱有貪利之人已乏罔利之術惟是軍需冒銷總
在款目轇葛請令各路糧臺按旬開報按月彙奏不
惟案牘易清而訪查亦易得實　詔行之又
詔從前軍中賞給錢糧皆特旨頒賜弁無將臣自提
賞需之例自福康安將兵所過之地濫支浮冒朕憫
官兵久征勞苦其頒給額勒登保銀萬兩那彥成德
楞泰各五千兩以充軍賞別于四川藩庫支發不入
軍需報銷以便清核　詔軍興以來各省督撫多
借軍功保奏私人幕友親戚濫邀功賞如畢沅汪新
所保胡齊崙以貪冒伏法此外部緜景安永保秦承
恩勒保等所保豈可盡信其令吏部查嘉慶三年以
前各省軍功人員注冊進呈候朕稽核以慎名器

　詔以賊起四載楚蜀秦豫匪有甯宇皆由諸臣防
剿不力或偪往隣境以塞責或偶獲賊首以邀功甚
至擁兵避賊養寇殃民積薪不熄遂至燎原特罪狀
永保縱賊湖北景安縱賊河南宜緜秦承恩縱賊陝
西英善勒保縱賊四川惠齡縱賊渡漢江除景安永
保逮交刑部擬重辟外秦承恩宜緜均遣戍伊犁英
善以四品頂戴駐防西藏惠齡曾著微勞降級調用
自後責成各督撫將帥各殲賊本境倘有逸出隣境
者即治以縱賊之罪其隣省邊備不嚴者即治以疎
防之罪　上又以教匪強半脅從何以終不就撫
聞福甯在湖北殺旗鼓寨降人二千餘邀功諒各路
若此者多堅賊黨從逆之心失朝廷招撫之信
命逮福甯交刑部按殺降律定擬具奏是年九月明
亮恆瑞破張漢潮于留壩賊殺馬騾塞山路由老林
竄徽縣欲越洮河走階岷赴川明亮恆瑞慶成廣厚
等四路會剿攻之雪水河又圍之天賜山先後禽斬
千餘探知山後懸崖奏言賊趨絕地必可殲滅賊復
縋險宵遁老林明亮由寶雞大道北趨五郎邀之
詔革明亮參贊大臣降爲副都統時勒保逮入京
師待罪而其弟永保復與明亮互相訐奏　上命
那彥成松筠會審適明亮與富成等夾攻賊于五郎
斬張漢潮生禽賊目李潮　詔戍慶成與肇于新
疆而永保明亮皆逮入京　命那彥成以欽差大臣
率盛京吉林兵三千赴陝代明亮剿賊額勒登保奏
言臣數載以來止領一路偏師今蒙簡任經略當通
籌全局教匪本內地編氓原當招撫以散其衆然必
能剿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剿從前湖北教匪
多脅從少四川教匪少脅從多今楚賊盡偪入川其

與川東巫山大甯接壤者有界嶺之險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鄖至川陝交界自廣元至太平千餘里隨處可通陝攻急則折入川川攻急則竄入陝是漢江南北則鄖堵並重川東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餘皆崇山峻嶺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無村落懲賊焚掠近俱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亦數百家團練守禦而川北形勢更便于川東若能驅各路之賊偪歸川北必可聚而殲旃是四川重在鄖而不在堵雖賊匪未必肯偪歸一處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棊布而官兵鼓行隨其後遇賊即迎截夾擊所謂以堵爲剿甯不事半功倍此則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陝楚曉諭修築並定賞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賊至從征官兵每日遄行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勞若闊四五年之久無冬無夏即騾馬尚且踣斃何況于人而續調新募之兵不習勞苦更不如舊兵之得力臣之一軍所以尚能得力者實以兵士所到之處亦臣所到之處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閫營將弁以及士卒無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盡然近日不得已將臣所領之兵與各提鎮互相更調以期人人精銳有　詔嘉獎其湖北之賊德楞泰破樊人傑于竹山禽龔其位卜三聘于大甯乃進兵保康南漳賊聞大軍至復分爲二一李樹徐天德掠歸州走還巴東一辛聰張天倫竄宜昌之東湖德楞泰分兵斬李樹于巴東破宋厥子于房縣賊由房縣老林西遁十月德楞泰追楚賊入陝時高均德冉天元張天倫龍紹周唐大信高天升馬學禮等皆屯聚白河洵河欲由紫陽西鄉上游渡漢德楞泰分千餘兵防後路而自冒霧雨敗賊于汝馬場追斬千餘生禽高均德斬藍號張士虎　詔封德楞泰二等男授參贊大臣乘勝追至西鄉羣賊盡驅赴通江南江德楞泰移兵入川與額勒登保夾剿額勒登保自九月奏偪賊歸川北之議即分兵扼廣元棧道截藍白楊張二賊折回南江與王登廷阮正隆苟文明鮮大川合而許文謨所剿庹張二賊及七十五所敗之樊人傑徐天德亦由太平竄通巴界內十月額勒登保遣穆克登布等與七十五夾擊禽斬數百賊復竄東鄉太平乃使七十五朱射斗迎擊自楚折回之賊于雲陽而自與穆克登布等剿王登廷徐天德于開縣乾清門侍衛安祿中鎗死安祿故超勇公海蘭察之子也時川賊徐天德王登廷最悍出沒東鄉太平間復與自陝折回之冉天元合恃其黨衆時時分突以牽官兵阻運道十一月額勒登保分兵二路攻賊于巴州黃成寨賊方與寨勇相持山上官兵四面仰攻總兵春甯中傷力戰不退額勒登保躍馬督戰賊披靡敗走白水硐遇阿哈保等伏兵邀擊禽斬千餘由巴山老林追至南江適德楞泰禽符曰明于廣元迎剿而至乃遣兵扼廣元棧道防賊北竄而朱射斗亦敗張子聰于開縣柯藩敗龍紹周于漢江逼回川境十二月進剿冉天元于蒼溪額勒登保以冉天元善戰令楊遇春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全力擊之俟其敗卻再分隊繞擊穆克登布恃勇先進繞出其前楊遇春追其後鏖戰山半楊遇春右軍據舊寨垣牆截拒賊不能過乃冒死突衝穆克登布後帳自顛壓下左軍腹背受敵短兵格戰陷死副將以下二十四人兵勇二百餘人賊全力攻經略中營血戰竟夜黎明賊始退旋禽王登廷于南江先後具奏請罪　詔以勝負兵家之常

前此諸將失利之事何路無之特諱匿不奏今額勒登保先日拜疏次日卽生禽王登廷他人必謂前次臨陣生禽而以陣亡各員分次入奏揜敗爲功額勒登保兩奏直陳無隱而于緝獲賊首之鄉勇亦不攘爲己功洵不愧經略大臣卽其代具奏稿之郎中胡思顯亦能體主帥之公忠從實入告其賞加三品卿銜時是月官兵追冉天元于開縣而德楞泰追鮮苟等賊亦至額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將一舉殄滅而川北賊楊開甲辛聰王廷詔高天升馬學禮等以川北寨勇守禦嚴難虜掠復乘間由老林北竄城固南鄭王文雄力疾禦之甯沔間賊分二路牽制官兵其前路賊由略陽奪渡嘉陵江西犯秦隴而西鄉漢陰石泉紫陽江岸之賊亦紛紛由川偪陝額勒登保乃奏令魁倫督朱射斗百祥兩路兵勇八千與德楞泰合辦川北之賊而自率兵勇五千力疾馳保甯赴陝時德楞泰聞川賊西犯秦隴勢急已率兵冒雪西上至漢中始奉額勒登保入川之檄則距川東已遠遂不復回軍入川亦西赴隴又那彥成接剿張漢潮餘黨冉學勝等于老林數月無效　詔責那彥成擁萬餘勁兵不通籌全局惟與老林餘匪持久且盛京吉林勁旅舍騎而步尤爲非計致川陝交界各賊窺陝備空虛乘間北竄令以南山餘匪歸巡撫台布搜捕而與恆瑞移師赴北棧時略陽賊已驟渡白水江分寇秦州鞏昌提督吉蘭泰革職遣戍　命慶成以藍翎侍衛赴鞏昌軍其平利賊樊人傑張天倫等五千餘亦分犯二竹　詔以明亮宿將功多過少且藉其家貲無幾　命以領隊大臣馳赴湖北額勒登保德楞泰既

相繼西上川東北兵備虛五年正月朔魁倫代統川兵時冉天元等敗殘數百賊逃匿大竹且未渡渠河距嘉陵江甚遠魁倫受事八日方發十五日尚在達州界而賊已虜脅數千卽于是日由定遠奪渡嘉陵江虜脅萬餘成都重慶同時震動魁倫不直趨渠縣而繞梁山赴鄰水二十日始至由順慶渡江乃檄七十五回守重慶七十五病不能軍總兵李紹祖將其兵赴川西　上以數載來賊氛所及皆在川東北其軍餉皆賴川西川南協濟而魁倫按兵縱寇致川西完善腹地復遭蹂躪罪更浮于勒保先革職留任　詔德楞泰速由昭化廣元回軍赴援並赦勒保以藍領侍衛赴川又調貴州兵五千　命總兵施瑎援川西時蓬溪界成都重慶之間賊渡江卽掠蓬溪魁倫遣朱射斗阿哈保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率後隊四千繼進及朱射斗兵二千逐賊文井場被圍數重衆寡不敵魁倫擁兵不援反回屯城內朱射斗力戰死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射斗驍勇敢戰屢立功賊所憚者經略參贊外惟楊遇春及射斗兩鎮之兵至是以無援敗死官軍奪氣二月賊由蓬溪分掠南部鹽亭射洪鹽梟嘓匪皆入之南部知縣王贊武有政聲單騎赴蒼溪賊營賊包正洪等羅拜拔營去至是復卑詞假道贊武率鄉勇二千奮擊死之射洪知縣張明彝自經死冉天元生日羣賊大會南充置酒作樂皆酣醉無官兵揜擊而魁倫自朱射斗敗後復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益以李紹祖兵四千餘止令守沿河賊對岸焚綿州不出一兵援救難民數萬由金山驛渡潼河魁倫禁其舟不許渡知州劉印全盡以西岸舟濟之乃免時賊已西犯梓潼江

油將趨龍安與階岷諸賊合德楞泰兼程赴援邀擊江油之西遇冉天元徐萬富陳德奉汪瀛四賊于馬蹄岡步騎數萬分路來犯我兵亦五路衝擊賊且戰且走至新店子忽伏賊起環攻我左右前三營圍溫春賽沖阿數重銃矢幾盡德楞泰以中軍馳救內外衝擊鏖戰至暮殺賊過當圍乃解生擒陳得奉斬冉天恆諸賊復走魏城驛與白號賊張子聰庹向瑤雷士王合追及白家壩賊步騎數千誘戰諜報左右溝箐皆有伏賊欲截我後隊德楞泰戒諸軍勿下山追擊夜敗其劫營之賊時官兵僅五千賊數倍適阿哈保李紹祖及守備羅思舉以兵勇四千至軍二月

詔授德楞泰成都將軍專辦川西之賊授勒保四川提督專辦川北之賊責魁倫嚴守潼河德楞泰進擣江油賊于重華堰賊宵遁分屯林箐口德楞泰遣兵扼龍安白水之路轉戰而入連奪險隘賊大隊俱屯馬蹄岡而伏萬人于火石埡後我兵四路進攻德楞泰督大隊直趨馬蹄岡已過賊伏數重始覺俄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束竹濕絮以禦矢銃鏖鬭三晝夜賊更番迭進不退我兵饑疲數路皆敗德楞泰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誓必死冉天元督衆登山直取參贊德楞泰乘高險大呼衝擊一矢殪冉天元之馬蹶而禽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乘勝逐北二十里欽羽怒追禽斬無算冉天元雄黠冠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曾敗經略兵于蒼溪號令羣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蹂躪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卻步後隊刃之誓致死決勝負賴德楞泰血戰破之生獲渠魁爲賊起以來戰功最

詔晉封二等子賊衆尚萬餘走屯劍州設伏石門寨前隊賊數千不戰而走德楞泰曰此誘我也先攻其寨寨據懸崖惟南北二門其寨西小徑尤險仄德楞泰使官兵全力攻其西抵而潛遣死士繞寨西小徑潰其柵遂乘勢奪二門斬墜千餘生擒千八百時賊不敢窺嘉陵江以西將乘間闖潼河 上恐其南擾成都屢 勅魁倫嚴守魁倫反撤兵留船致賊前隊得宵渡焚太和鎮復大熾成都戒嚴 上以魁倫兩次縱賊渡江使川西無完地褫逮治罪

命勒保以三品頂戴署四川總督率總兵施琯所領貴州兵由中江迎擊弁先誅冉天元于成都以防內變會德楞泰追及渡潼之賊于渡口殲其後隊千次日及賊蓬溪遣兵擊其分攻民寨之賊而大軍突擊賊于新店子潰奔大銅山旗幟如林大呼脅從免死棄械散者二千餘禽斬各千殲賊首雷士王孫嗣鳳獲器械牲畜無算其分攻民寨之賊皆望風遁賊知大兵雲集川西且成都有備乃留白號張子聰庹向瑤掠川西以綴官兵而黃號徐萬富等復渡潼河將趨嘉陵上游以會階岷之賊勒保截其後隊于太和鎮乃議以川西賊付德楞泰而自率施琯追潼河以東之賊四月德楞泰破張子聰等乘勝長驅沿途難民隨虜隨散破其騎賊于樂至復邀擊于中江塘堰塍隰間不能奔突斬溺死者二千生擒八百追及潼河西岸擊其未渡後隊二千禽斬漂溺殆盡潼河以西無賊而勒保所追潼東之賊屢謀渡嘉陵江不遂西走保甯合白號賊衆尚萬泅奪東岸三十餘舟甫半濟而兩軍追及驚潰赴水死者二千礮沈其十餘舟生禽八百散其脅從千有四百獲牛馬器械無算由是嘉陵江西亦無賊其渡江賊五千復爲達州鄉

勇禽其青號賊首汪瀛勢益衰將輿川東北苟鮮諸賊合而那彥成所剿敗之高天升馬學禮自大軍東還後復裹脅二三千自階文折入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復震乃議德楞泰由劍州趨廣元以遏黃白號賊竄陝之路而勒保幷將魁倫兵分禦龍安之賊時川北賊以堡寨險鄉勇勁無可虜掠而陝境及嘉陵江岸復爲官兵所扼乃羣竄川東苟文明犯巫山奉節鮮大川奔開縣龍紹周唐大信擾太平又涪州有鶴游坪之賊羣賊皆向雲萬分竄江岸將窺伺大江南渡德楞泰進軍開縣閏四月遣李紹祖追賊于岳池大竹遣許文謨追賊于梁山忠州而自敗藍號賊于長壽又連破白號賊于忠州梁山賊不敢突江岸復竄開達而西五月德楞泰追白號張廌二賊于達州屢斬獲僅餘數百盡棄衣糧器械奔東鄉太平時川東賊惟劉朝選湯思蛟各千餘李紹祖剿之其樊鮮苟龍唐冉張阮等賊幷走川北官軍追及通江巴州而龍紹周唐大信已冒官兵紅旗走西鄉其勒保所剿龍安之賊遣薛大烈扼水泉關杜其折竄階文之路遣百祥敗賊于松潘而高馬二賊合攻勒保營相持竟夜適施琘由石泉迎剿而至與大軍夾攻大軍奪山衝壓賊奔潰突施琘兵奪路而走施琘所將貴州新兵未練陣動施琘中矛死初　上以施琘江口之捷賞貴州兵一月錢糧至是勒保請停其賞閏四月賊奔老林勒保分扼江油石泉安縣之路賊數日無從掠食而廣厚復以甘肅兵嚴守白水江不得北渡五月賊復折入番地路險騎踣斃七十五病愈與阿哈保敗賊于舊關于新寨進圍諸番地之鐵爐寨賊乘雨夜竄勒保乃回川北而遣阿哈保七

十五冒參贊德楞泰旗幟追擊賊盡棄牲畜鎗矛亡命山谷由卓泥土司番地北走岷州聞官軍追急復走秦州初　上命親王大臣同刑部會議魁倫罪請斬諸軍前　上恐啓莠民玩視之漸　詔逮至京是月　賜自盡又　召侍郎廣興托津回京師其達州軍需以原任建昌道劉清總之初賊渡嘉陵江後魁倫使劉清防潼河及賊近鹽亭魁倫盡撤百祥等沿河兵勇回營劉清以太和鎮灘淺請留貴州兵協守魁倫不許賊果由此西渡反以疎防劾清　上以清素得民免職留軍效力明年以禽賊功復其職云其湖北之徐天德樊人傑張天倫等賊倭什布孫清元先後截擊于均穀于房保于南漳遏其東竄三月總督倭什布降爲湖北巡撫以姜晟代之以長麟代松筠督陝甘四月明亮使孫清元擊樊賊與山使總兵王凱剿苟賊歸巴而自扼均房適中地迎剿徐天德于穀成禽斬八百賊遁入山將走南漳明亮沿漢江截其東北敗伏賊千餘王凱孫清元兩路亦驅樊苟二賊入川陝移兵會攻徐逆于南漳閏四月賊東向荆州時湖北軍皆步少騎而賊騎甚多每分路截官兵額勒登保分吉林勁騎二百自陝赴軍明亮孫清元及二竹鄉勇分路邀賊于宜城于荆門敗伏賊二千于天柱山又淯河夏漲賊不能渡且戰且走復西竄南漳初那彥成之移師而西也其南山餘匪亦分三隊前二隊由棧道合川賊渡渭西寇秦隴勢猖獗那彥成北出寶雞防其犯西安之路破賊隴山鎮禽斬三千散出難民千獲牛馬三千餘
　詔改授那彥成參贊大臣賊不能北趨乃南犯伏羌復追敗之城外適德楞泰亦追王廷詔楊開甲

自成縣至額勒登保亦力疾馳至軍乃令德楞泰馳回川西恆瑞以兵三千回陝而自與那彥成分兵三路一邀其入川二遏其北竄楊遇春穆克登布破張天倫等於岷州慶成等破張世龍于洮河二賊復合隊夜襲經略參贊大營爲官軍所敗乃分兵追兩敗匪而大軍移剿高馬二二賊扼其趨階州松潘之路賊轉岷州官軍間道邀擊慶成以勁騎衝入賊隊表裏夾擊又分破其伏賊禽斬千有七百三月各賊皆踰渭走東北官軍要王廷詔楊開甲等于隴州要高馬二二賊于鞏昌皆偪回渭南而張世龍等又糾別賊由禮縣東走秦州將趨北棧乃議那彥成以兵五千留追高馬二二賊于岷州而額勒登保并楊遇春岱森保兩軍皆回陝那彥成追及高馬二二賊于文縣賊攻狠卡寨寨民萬餘岌岌賊拒據河高岸我兵以礮遙卻之軍乃得濟三路仰攻慶成率勁騎橫衝賊爲數隊潰奔石峽官軍扼峽口前後圍攻賊自相蹂躪禽斬二千攀崖擠墜者屍徧地散其脅從千餘餘千賊南竄將入川境即陰平入蜀路也那彥成以道險不利騎兵恐復蹈前此老林搜剿之轍乃檄總兵百祥迎擊于龍安而自率兵回陝 上責那彥成剿賊不盡將復蔓延棄前功而 詔廣厚嚴備邊界時各賊先後奔陝額勒登保以川賊入隴隴賊折秦皆必由棧道出入欲嚴扼各棧要害以堵爲剿乃令王文雄等分扼南棧之鐵索關新集各隘總兵索費英阿等分扼北棧之留壩江口方柴關各隘初那彥成西行時以南山餘匪付巡撫台布時張漢潮餘匪大半西竄留陝者僅數百而川賊五家營復至皆各賊餘黨共七八千人時五郎以東民皆結寨野無可掠銳意向東北台布使總兵劉之仁領精兵千並募練勇獵戶千餘分伏間道扼其通鄖西商州兩路賊折奔鎮安 詔台布回漢中理餉會恆瑞所追楊辛二賊數千東奔山陽而張世龍張天倫二隊各萬餘爲經略大兵驅偪出棧亦竄鎮安羣盜皆注漢北山內額勒登保聲言出寶雞大道防賊北竄峪外而大軍追入老林逾四日始出華陽賊由茅坪奔五郎山深無所掠日食騾馬東向商雒額勒登保趨商州令楊遇春以精兵三千扼龍駒寨遏其赴豫與恆瑞夾擊先後禽斬二千餘散其脅從千餘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乃遣楊遇春劉學勝于孝義廳而自移軍鎮安與那彥成會時商雒各賊窺豫不遂復折奔楚楊辛等犯鄖西樊人傑犯平利乃議經略參贊合兵自北而南是月額勒登保那彥成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各當一面與經略參贊五路辦賊 詔不許而那彥成以所剿敗高馬餘賊復熾犯川西破施瑨兵坐前縱賊罪 詔罷其軍機大臣及一切差遣惟留尚書都統復以諸將東馳西擊未得要領而軍情難遙度 命那彥成馳驛回京面詢方略閏四月楊辛張天倫等圍恆瑞軍于西慶成馳至夾攻走之賊直趨渭南額勒登保遣楊遇春楊芳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雒羣賊議復西竄惟留張漢潮餘黨三千在後以綴官軍楊遇春繞扼兩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逼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千有五百合竄溪口伏兵四面蹙之溝水盡赤生禽千餘張逆餘黨殲焉其楊辛二張伍戴等賊皆西行五月額勒登保扼鎮安而楊遇春穆克登布追賊破五金杜于首板崖賊折奔山後欲復由黑水河東竄山陽

適大軍三路要其前楊遇春等兩路躡其後二十里內之賊偪歸銅錢溝山後絕壁無路賊死突欲出溝口官兵數路圍攻先後禽斬五千餘我軍無一傷者進攻楊辛張等萬餘賊于茅坪人自爲戰斬賊七百賊走忽自驚折回擾亂蹂躪棄器械旗幟無算斬楊開甲釋其脅從千餘賊大隊西竄華陽而後隊東竄四畝地乃留楊遇春劉東賊而大軍西追時冉學勝張士龍等賊已突棧道偪秦州而高馬二賊亦由岷至秦州陝甘軍皆赴秦州會劉額勒登保嚴軍棧道是月那彥成至京召對屢失旨　詔曰朕召見軍營之人原以其身歷戎行聞見自確異于遙度乃那彥成回京召對以來無一忠謀善畫游詞熒聽純任私心甚至以籌兵籌餉議剿議堵皆爲無益如蝗蝻非人力所能捕盡惟委于刼數之未完其言令人寒心而語及額勒登保德楞泰屢次奏捷則皆爲將信將疑之詞意存忌妬以揜己老師南山縱賊隴西之失其心實不可問那彥成外不能決勝千里內不能運籌帷幄念其爲故大學士阿桂之孫姑革去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降爲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示薄懲自後川陝楚三處賊情惟以經略參贊及明亮三人奏報爲憑自軍機大臣外毋得干豫軍務是年

上以川北賊因堡寨團練偪竄隴秦爲守禦成效始　詔陝西湖北仿行並經畫南山鄖陽控制事宜今彙書于後備籌邊者采擇　詔曰治流賊如治水水之奔潰必堤以坊之故辦賊無出剿堵二端不堵其去路則剿無所施不杜其虜脅則多剿無益以川陝楚情形而論川民自結寨守禦以來賊艱掠食日剿日減即潰竄數隊每隊亦止千百未嘗有新增之賊何以一入陝界每隊輒七八千良由川東川北寨堅民奮遇賊偪近則各寨民百十成羣乘夜刼營使賊不得休息故小賊止出沒邊界不敢深入漢中興安居民散處雖亦修堡止知自顧而任賊寨前奔逸或賊攻他寨即不相援應是以川東川北各賊每思竄往他境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禦則責成督撫務期衆志成城人自爲戰限期半載修築告竣其先籌畫以聞又　詔曰內地亂民非同徼外夷虜原督撫應辦之事豈可全諉諸經略參贊近日州縣知賊不攻城往往閉關任其焚掠飽颺但免失陷城池之律試思鄉村偶被刼盜地方吏尚有處分況城外鄉鎮多有烟火萬家較城內更爲殷富如楚之樊城沙市陝之龍駒寨蜀之太和鎮皆以無城被燹生靈荼毒無算與失守城池何異其令陝甘湖廣督撫嚴飭所屬山地則扼險結寨平地則掘濠築堡其團練防守有效者保奏違者罪之又

詔曰近年費帑不下十千萬調兵不下十餘萬而賊奔突滋蔓如故有此省之兵調往他省而本省又別調鄰省之兵彼此人地不習且多傷病留養徒糜餉費至鄉勇原爲保護鄉里而設若僅募他鄉游民無田廬室家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目前則多報開銷事後則易聚難散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實爲事半功倍果盡如劉清尹英圖孔繼榦林嵐維昂等之寇不能犯又如鄖西鄉勇之截禦齊姚劇賊使官兵得以成功何至民爲賊掠兵爲賊疲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屬召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勇各守堡寨不許調往軍營致

村莊反遭荼毒其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剿及州縣
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賞督撫能力行堅壁清野者
與經略參贊同一酬庸各以本省錢糧供本省軍需
不得復請兵餉又　詔曰剿辦教匪非若邊徼外
域必犂庭獻俘方可籌善後自應隨剿隨撫而所撫
之人不出三等一降賊二難民三鄉勇其撫綏之法
亦有三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產或于南山老
林墾荒暫免升科三事條緒繁重均賴良有司宣力
其令各舉所屬廉明公正之吏專司其事至終南山
綿亘八百餘里向歸岐山鳳翔武功盩厔鄠咸甯
長安藍田等縣分轄鞭長莫及又子午峪向禁行旅
自畢沅因遞送金川文報改道便捷較舊驛近七八
程亦爲賊蹤出入要路朕思難民就撫後無家可歸
莫若聽開山內老林墾地刊木并相度形勢分建廳
縣營汛彈壓其五郎廳居南山之腹可設總兵鎮守
又湖北鄖陽之二竹扼川陝楚要害前明曾設鄖陽
巡撫其增設鎮道大員控制至鄉勇惟本地自備者
聚則爲兵散則歸農其外募者聚則爲兵散易爲匪
今鄖陽五郎議增營汛其即以鄉勇入伍充兵毋庸
召募所有應設營汛事宜督撫議奏此嘉慶四年秋
至五年夏那彥成爲欽差大臣與經略額勒登保參
贊德楞泰收復隴西川西及經理南山鄖陽始末也

邵陽魏源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五年六月教首劉之協被擒於河南時郟縣翟家寨有千賊新起吳熊光駐防盧氏布政使馬慧裕乘其烏合撲滅之知劉之協脫逃旋獲諸葉縣奏聞

上以劉之協首創邪教毒流五省逋誅數載特命侍郎高杞侍衛興常馳驛檻送至京　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旨宣示中外是年冬安徽民張全習邪教令其子張效元與同教二人潛出嘉峪關赴喀什噶爾戍所訪其教首王發生效元回至四川賊營畏罪出首　詔遞回原籍父子免死以安反側額勒登保六月復追陝賊由棧道入隴於是南山無賊乃遣楊遇春並渭西上擊汧隴之賊遣穆克登布由徽縣兩當擊秦川之賊而分兵扼棧道防其折竄時長麟所追伍金柱張士龍冉學勝等與楊遇春所追高馬等皆至秦州因渭河有備不能北渡合隊順渭而東衆二萬夜襲長麟軍於徽縣將軍富成敗死額勒登保檄官兵嚴防棧道及渭河北岸復令穆克登布赴楊遇春軍而自率慶成等馳扼唐藏與恆瑞夾擊七月賊竄棧不遂復折奔西和成縣楊遇春移軍西剿而高馬戴諸賊已合隊東南犯略陽沔縣西鄉總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先後戰死恆瑞以兵四千赴西鄉其張冉伍等賊自階州折回遇楊遇春穆克登布阿哈保等三路會擊禽斬三千餘賊潰赴太平河與辛聰顏勝可等合奔沔略而總督長麟亦自岷州追至與額勒登保合八月慶成斬宋麻子楊遇春斬伍金柱乃以階文餘匪令長麟督阿哈保穆克登布剿之而迎擊冉張等于沔縣時秦鞏西北之賊盡折回陝而高馬等賊屢冒官兵渡漢均爲北岸鄉勇所扼額勒登保檄關騰劉之仁嚴防漢北九月楊遇春慶成搜餘匪於漢南小巴山各賊與高戴合隊四千突出衝陣官兵奮擊山溝禽斬千計適恆瑞邀擊馬學禮徐天德二賊亦至安康額勒登保自漢中進軍西鄉策應楊遇春遣兵斷二賊之援先攻馬賊禽斬千徐天德走全河口恆瑞軍邀之其棧道以西長麟督剿之賊一伍金柱餘匪二千一伍懷志賊千餘阿哈保穆克登布分剿於階州于唐藏折奔兩河口直趨沔略一曾芝秀由鳳縣老林北竄棧道不遂亦折走石泉涉渡漢江由是棧道以西漢江以北皆無賊賊皆偪歸漢南而紫陽安康所竄川楚之賊較衆額勒登保進軍剿之移棧道防兵于漢江沿岸而檄慶成長麟嚴防南鄭寧羌杜其折竄十月額勒登保奏言目下各路賊勢如曾芝秀徐天德樊人傑已先後偪入川境惟冉張龍三賊在川陝邊界王廷詔高馬二賊在陝楚邊界而有楚兵攔其前楊遇春慶溥追其後勢亦必歸入川德楞泰勒保已進巴州南江又有七十五分擊大兵雲集自可無虞滋蔓臣即應整旅入川而陝楚之賊未蕆先遣阿哈保將兵勇二千協剿川賊此外陝甘兵三萬皆歸慶成節制分將分段以防川賊竄陝之路于是額勒登保進軍紫陽安康欲驅龍張冉苟四賊與高馬合隊而檄諸軍四面會剿羣賊望風東奔楚額勒登保以兵勇二千馳赴二竹適楊遇春等追徐天德王廷詔高馬諸賊自茅坪至與大軍夾擊破之賊走西南時漢江以北因伍懷志數百賊竄南山老林穆克登布

等兵七千為其牽綴慶成調各路分防兵未集而川賊為德楞泰剿急已由略陽分竄入陝慶成遣副將海洪阿以兵勇三千與阿哈保分禦西鄉賊半竄回川半趨白沔峽江岸涉淺北渡慶成遣綸布春汪啟追之留壩禽斬七百餘時川賊相繼復窺漢十一月長麟赴南鄭褒沔以防上游慶成屯西鄉以防下游而冉天士樊人傑衆二三千復奔石泉江岸慶成截其半濟已先渡河千騎由五郎華陽東奔額勒登保卽率楊遇春回濟漢北邀其赴商雒之路慶成亦伏兵石泉江岸擊破高馬等賊時冉學勝伍懷志殘賊各僅二三百適樊冉二賊至復合隊裹脅數千楊遇春穆克登布突擊於洵陽壩禽斬六百餘賊奔江口留樊賊綴官兵而冉學勝步騎二千先趨商雒間道楊遇春等敗步賊于龍駒寨復邀其騎賊于武關荊子關與綸布春汪啟軍三路截擊賊始不敢東竄額勒登保與諸軍分路追偪而西冉學勝奔漢陰樊冉等奔石泉洋縣適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賊數千復由安康渡漢猝遇大軍於漢陰卽東走額勒登保先遣千騎嘗之賊果盡銳圍攻官軍追及擒斬六百復數路邀賊五郎坪薄暮偪賊上高山之巔賊擂石如雨官兵以賊偪絕地露宿圍守將俟旦一鼓殲之賊夜縋山後絕壁竄連日追殺二千脅從解散殆盡其楊遇春所追石泉各賊樊人傑由褒城竄棧西冉學勝奔華陽遇伏敗竄而高天升亦自楚回竄漢北山內六年正月德楞泰馳赴經略軍議驍賊皆聚漢北宜兩路會剿而後移軍漢南以清川陝交界乃議德楞泰邀擊高天升而額勒登保剿高馬王廷詔於漢陰時高馬等在南山之西冉學勝在南山之東楊遇春追冉賊由二郎壩入南山乘夜突擊高馬賊隊潰斬六百賊奔棧道將西擾秦隴舊路留後隊綴楊遇春而急奔徽鳳棧道冉學勝繼之由是南山賊皆竄棧西其留山內者惟伍懷志一賊額勒登保乃檄長麟楊遇春追賊隴西而自督穆克登布留剿伍賊初四川之賊冉天士龍紹周唐大信自六月為陝兵所挫截回太平羣賊先後走川東德楞泰約勒保由川北至東鄉會剿適七十五敗劉朝選湯思蛟庹向瑤於新寧復移軍攻樊苟鮮三賊於大竹德楞泰勒保大軍亦至三路會攻賊以川東北團寨嚴難虜掠復窺嘉陵江七月德楞泰遣七十五李紹祖東邀樊人傑於隣水而大軍追賊塹江衝賊為二乃留勒保搜捕而自追其前隊冒暑馳百七十里斬賊千有三百生擒及投出二千有三百又敗賊於岳池之蕭家場生擒數千付勒保後營訊之降賊與外賊夜通大諜德楞泰急分兵回救乃敗走時川東北寨勇爭殺賊脅從逃散絡繹建昌道劉清及通判劉星渠先後招撫二萬餘有 詔嘉獎鮮大川攻儀隴之天旗寨為寨勇所殲而張子聰湯思蛟頗悔罪思降屯東鄉之前河久未焚掠勒保遣人招撫賊黨諱先後被殺有 詔切責八月七十五敗樊人傑于隣水大竹德楞泰敗冉天士王士虎之分隊於南江各殺賊千計七十五復追樊賊於開縣遇庹湯劉等賊四千擊斬九百餘賽沖阿邀賊於通江川擊其半渡擒斬千餘餘千賊奔東鄉後河德楞泰與勒保賽沖阿二路截擊殲庹向瑤賊全隊于崖澗其西鄉賊龍苟唐張等窺白水硐兵糧唐大信為寨勇所殺九月德楞泰勒保追湯劉張等於東鄉後河各僅餘數百復截徐

天德之黨趙麻華千餘賊于大寧老林川東蕭清乃議勒保軍雲開間迎擊自楚折回之賊而德楞泰移軍川北以劉自陝折回通巴之賊與經略夾攻十月通江賊顏勝可楊開第等望風遁回西鄉而巴州賊辛聰張世龍復爲劉清遣鄉勇冒入其隊潰斬數百七十五亦敗之南江賊始不敢窺嘉陵江德楞泰留七十五防川北而自赴勒保軍會劉十一月樊徐冉張等賊爲官兵擊敗於太平皆由城口奔陝城口據萬山中爲太平紫陽平利大寧各賊逋逃藪德楞泰遣總兵託雲泰以兵勇三千扼之而自繞赴川北與七十五合擊廣元蒼溪之賊賊聞大軍至合隊五六千東竄勒保率阿哈保等邀之渠縣先截其探騎百餘而突衝其大隊禽斬二千賊奔儀隴德楞泰蓐食馳擊衝賊隊爲三圍斬千餘斃賊首楊開第齊國謨等惟李炳陳朝觀顏勝可魏學盛千餘賊潰遁巴閬十二月德楞泰追賊閬中勒保追賊巴州賊合竄廣元寧羌與七十五所擊敗之辛聰賊二千及陝督長麟所擊回之張世龍阮正潮等賊三四千合竄川陝交界箐內乃議勒保回川東迎擊大寧之賊七十五專剿川北老林之賊而德楞泰追賊入山移軍赴陝其湖北之賊自六月總督姜晟赴軍明亮與總兵孫清元德昌三路剿徐天德于均房賊已渡陡河西犯鄖竹竄入陝留後隊擾均州穀城　詔副都統長齡以領隊大臣率吉林黑龍江兵千有五百赴湖北軍七月明亮等邀徐天德於南漳殺賊千餘而川東徐萬富苟文明等賊三千復東犯房縣李紹祖追擊入楚八月與明亮孫清元夾擊殺賊千餘賊夜渡陡河之黃龍灘由鄖縣竄陝復追敗於平利之汝河餘賊僅七八百明亮以有慶溥等兵迎剿即回軍房縣禦川東入楚各賊有　詔切責時樊冉張王等賊三路赴楚每路二千餘李紹祖敗死遠安倭什布馳援之九月明亮孫清元擊賊房縣之上龕斬賊千賊日夜西南奔欲引官軍入山而乘間竄東北官軍兩路截之偪回大寧明亮馳回二竹以防平利東竄之賊　詔以明亮前此驅賊入陝今復驅賊入川皆出境即塞責降爲藍翎侍衞不許奏事以長齡代明亮統湖北軍又以協辦大學士書麟代姜晟督湖廣十月長齡率索倫千餘騎及粵兵千迎剿高馬二賊于洵陽復邀之白河賊分數十隊偪據險要欲使勁騎無所施且面面可繞出我後長齡使兵據山爲四營而遣鄉勇誘之賊下山突陣數次不動乃潛遣騎繞出賊後夾攻大潰之先後斬賊二千殞厓死無數賊南向竹山欲由陡河走房保我輕騎晝夜兼程七路馳擊禽斬千有四百散脅從千計適明亮倭什布迎擊於保豐復禽斬八百賊走還遇騎軍不敢復戰即踰山遁棄騾馬器械西奔洵陽白河與平利賊合長齡明亮亦兩軍合攻十一月高天得馬學禮西竄留後隊高天升千餘賊于竹谿晝伏夜出四山縱火以疑官兵欲乘間東竄孫清元長齡明亮遏之賊不復焚掠晝夜疾馳由興山直奔荊宜官軍逵出遠安邀擊而徐天德王廷詔等復爲經略大兵偪竄竹谿長齡明亮孫清元三路迎擊于房縣圍斬六百餘賊不復東竄十二月高天升樊人傑徐天德三賊合隊萬餘屯竹谿將分赴川陝孫清元扼其西南明亮長齡邀其東北合攻於太平關斬賊千計脅從逃散無數徐賊奔西南山內孫清元劉之高樊二賊奔平利

而高賊遂由洵陽冒官兵紿舟渡漢北六年正月德
楞泰與經略會籌漢北分擊高天升於山陽殺賊千
有八百釋其脅從千遣賽沖阿躡餘賊而自選輕騎
冒雪繞出鎮安之北與賽沖阿夾擊禽斬大半殲賊
首高天升　詔以德楞泰迅掃巨憝與前此肅清
川西同功晉封一等子爵德楞泰復回軍漢南是月
上以官兵勞苦五載特遣大理寺少卿窩星額
太僕寺少卿裘行簡齎銀十萬兩馳驛赴陝宣犒經
略參贊兩軍幷荷包帶鈎搬指翎管等分頒將士又
詔懸賞格以購徐天德王廷詔樊人傑三教首
及高天升高天得馬學禮屢害大員之賊其餘龍冉
張苟等許降免死其禽斬者賞次之六年二月南山
賊伍懷志復糾衆三千由五郎東奔額勒登保遣穆
克登布追之冉學勝糾高賊餘黨千餘西竄棧道渡
渭而北長麟邀之隴州賊復渡渭南而渭北又有汧
陽新起之賊遣副將蕭福祿剿之殲賊千餘生禽千
有二百隕厓死者三百餘時山上多脅從難民蕭福
祿不宣諭招宥即圍攻殲之　詔盡釋所俘千餘
降蕭福祿參將時渭北久旱　詔至即雨而長麟
所追冉賊復由唐藏黑河將赴沔略　上責額勒
登保困於南山零匪乃奏伍冉二賊責成穆克登布
長麟兩路而自以兵三千渡西鄉與慶成迎擊高馬
等賊時高馬等爲楊遇春所追犯隴不遂折而向川
楊遇春繞出沔縣黃和驛長麟赴雞頭關各伏兵以
待賊全出溝口突起掩殺禽斬二千賊僅數百亡命
入川楊遇春留軍休息而自選精騎幷沿途抽各營
兵勇追入川之賊一晝夜馳四百里賊不暇復虜掠
又川中團寨嚴乃折回兩河口楊遇春由南鄭西鄉
追賊回陝與慶成會擊禽斬三百生俘王廷詔搜獲
畫像經卷檻送　京師惟高馬二賊遁巴山其後
隊留南山者亦爲長齡邀擊禽斬大半三月高馬二
賊與川賊陳魏顏辛等竄西鄉窺江岸額勒登保遣
慶成札克塔爾兩路迎擊先後禽斬千餘楊遇春旋
禽高馬二賊于大寧之二郎壩俘斬殆盡　詔晉
額勒登保二等子楊遇春襲騎都尉乃檄遇春赴城
固洋縣擊冉賊時冉學勝自長麟赴汧陽後敗楊奎
軍於留壩陣亡總兵副都統以下數百連日虜脅衆
三千騾馬二千餘復鴟張甚額勒登保率慶成分路
趨棧道賊已由秦州渡渭大軍追及隴州與長麟會
剿遏其赴固原之路賊始東竄四月額勒登保使長
麟西北追躡而自率大兵遶出寶雞賊不敢東北復
渡渭南奔棧東晝夜疾馳欲竄楚豫大兵循南山之
南遏其入山令慶成扼其東而賊已渡漢南乃選精
騎渡漢夜襲其營潰斬三百餘散出難民七百餘賊
沿江東下復思北渡爲沿江兵勇所遏遂竄巴山五
月額勒登保敗諸安康賊復與張天倫曾芝秀陳國
奉等合屯高唐嶺衆五六千楊遇春數路趨之禽斬
三千賊復分爲二楊遇春與副將楊芳等夜突襲張
天倫於白河禽斬殆盡乃留札克塔爾剿張天倫而
自與楊芳邀冉賊於平利其漢北之伍懷志賊爲穆
克登布屢禽斬僅存千餘時南山內堡寨已密所至
截殺穆克登布晝夜追捕賊僅存三百匿秦嶺老林
穆克登布分兵一傍秦嶺西南麓進一傍東北麓進
一裹乾糧由秦嶺之巔躡追皆居民樵采不到之地
賊急復由孝義老林出五郎沿途餓斃所存愈少而
降賊李其貴復招出黨賊二百餘卒獲伍懷志於層

崖之上於是漢北復無賊額勒登保奏以慶溥赴廣
元防漢上游喜明柯藩等屯平利安康防漢下游與
慶成西鄉軍犄角其四川之賊自正月德楞泰與勒
保分軍後七十五擊敗川北各賊於通江斬張世龍
而樊人傑徐萬富冉天士王士虎等衆四千爲長麟
軍遏其入棧復南奔廣元寧羌刧餉械冒官兵欲奪
渡嘉陵江爲兵勇所拒轉趨儀隴下游適勒保率阿
哈保等迎擊禽馘二千餘斬徐萬富阿哈保復馳通
江扼其入陝與劉清七十五合擊殲禽二千餘賊奔
川東將與劉湯辛顏魏陳李等八九千賊合阿哈保
薛大烈等追及之樊人傑跳崖遁餘賊不敢赴川東
散竄老林由通江竹峪闗奔陝勒保檄七十五夾攻
川東賊於巫山忽左右山溝突出賊三千鏖戰都司
羅思舉潰其右隊之賊左隊亦走追斬六百餘散出
難民千餘獲器械牛馬千計餘賊奔東鄉太平時辛
聰衆二三千屯太平湯思蛟糾各路敗匪五六千屯
大寧三月勒保以查勘嘉陵江爲名回軍川北
詔切責革職留任四月勒保破賊巢五月與七十五
兩路偪攻賊竄陝楚阿哈保追入楚七十五追入陝
而勒保別剿大寧鹽場之賊阿哈保敗龍紹周之分
隊唐明萬李顯必於竹山三岔河于界嶺東溪河斬
李顏必殲溺殆盡時大雨五晝夜官兵阻溪漲不能
渡糧盡多餓死者七十五追冉天士於平利之大渝
河先遣卒問道據其後山偪賊出隘而伏起衝之賊
爭攀厓遁禽斬二千勒保令七十五追劉入楚而與
阿哈保回軍界嶺與經略及長麟明亮等議攻川陝
楚交界各賊其德楞泰自二月與經略分軍後漢南
賊苟文明已竄湖北龍紹周亦糾合唐張冉李各賊
萬餘東走會慶溥扼白土闗乃南趨鎮坪爲川陝楚
通衢德楞泰分兵勇八百聲言追躡而自由雞心嶺
繞赴二郎壩待之賊前營步騎四千中營五千已進
和岡溪後營三千方攻天平寨見軍至即遁而伏千
賊以截我後乃遣賽沖阿追剿後營遣温春扼和岡
溪口以截伏賊而督兵進攻中營賊于峽內賊無走
路其脅從爭棄刀矛四散前營賊冒死回救賽沖阿
等領勁騎內外夾攻斬馘千有八百生禽二千餘墜
溺逃散二千餘餘賊數千東竄　詔以參贊威聲
素著賊望風爭避聞前在四川與勒保軍互易旗幟
賊易而趨之大爲德楞泰軍所破曷仍用前計佯爲
他將之兵以懈賊所謂兵不厭詐也三月龍紹周分
遣唐明萬千賊奔太平老林欲引官兵西追而自率
大隊突入楚德楞泰邀擊於竹山之官渡河騎賊數
百先涉餘賊數千雜沓河岸黑夜聞追兵鎗礮聲爭
赴水漂溺大半時我兵至者僅數百故濟岸之賊及
沿河東竄之賊尚三千餘竄回□太平書麟明亮長
齡等皆馳赴參贊軍會議初湖北賊自正月高天升
入陝後惟徐天德留楚長齡明亮回軍與孫清元夾
攻賊西奔鄖竹將合陝賊書麟孫清元扼吉陽關斷
其交結長齡明亮擊苟文明李彬於竹山轉戰一晝
夜禽斬及逃散各千賊折赴川東二月明亮等軍夾
擊徐賊於保康殺賊八百餘使孫清元扼霧露河杜
賊東竄是月　詔議移湖北巡撫於襄陽控制鄖
宜書麟等奏請增設湖北提督於襄陽而移襄陽鎮
總兵於鄖陽鄖陽協副將於竹山巡撫仍治武昌三
月官軍數路剿徐苟等賊於興房間先後殺賊千有
三百殲賊首張允壽允壽徐賊謀主猶張漢潮之有

冉學勝也時德楞泰所追龍紹周已入川乃使明亮北扼二竹而自繞出興山之東與長齡夾攻時賊所竄長房河西北老箐荒僻淤阻二百餘里無人迹德楞泰使竹山鄉勇執參贊旗幟入山躡追而大兵由松露河繞出其前會徐賊已出山北遁而茍賊尚未出山乃以長齡一軍伏山口邀擊而德楞泰軍追徐賊擊諸山峽禽斬千有八百餘賊三千奔上龕復爲明亮所破賊盡竄川楚交界　詔還德楞泰雙眼孔雀翎時書麟卒於房縣以吳熊光代之先令長齡暫署總督事而巡撫倭什布以軍餉不給爲經略參贊劾罷以全保巡撫湖北時川陝荒歉賊艱掠食皆欲東走湖北四月徐天德與樊人傑王國賢陳朝觀曾芝秀等賊合隊德楞泰追急西竄禽斬千有八百陳朝觀爲寨勇所獲楚賊略盡德楞泰奏言臣自用兵以來三次肅清楚境而邊界綿長與其布兵各卡力單難堵禦不如分兩路游兵長齡率孫清元領兵六千於房縣專備川賊明亮以兵六千於二竹專備陝賊與兩省追兵夾擊以剿爲堵時西竄各賊分路狂奔留後隊於峪河口綴官兵而前隊奪渡漢北將由鄖西赴河南德楞泰追及洵河扼其東北禽斬千餘賊西南奔鎮安劉之仁雒昂等扼其入山慶成復迎擊於兩河口沿途各寨截擊脅從乘勢逃散遂復折渡漢南慶成過江與德楞泰夾擊賊僅千餘南奔川境時陝賊留楚者惟王國賢張萬林戴仕傑三千餘由鄖陽走房保長齡孫清元禽斬其半五月德楞泰追徐天德於兩河口覆其舟徐天德溺死其餘黨留漢北者由洵陽奪舟渡江亦爲知縣嚴如熤鄉勇所覆并獲張天倫於是龍茍二賊竄平利王國賢戴仕傑曾芝秀等在洵陽竹山辛聰冉學勝等向白土關羣賊皆聚川陝楚邊界經略參贊將合三省兵聚而殲之　詔以明亮老病解軍事來京又　詔各路征兵馳驅五載其傷病未愈及家無次丁者量遣歸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此嘉慶六年夏以前德楞泰與陝楚軍分合情形及羣賊偪歸三省交界之事

其堡寨利害見於湖北者長麟奏言湖北用兵剿寇五載而寇終未靖蓋由賊逸兵勞制扼未得其要教匪本流賊遇食便食遇屋便舍但持一械即可橫行非官兵必需鍋帳糧運之比敗則四竄林箐夜則舉火嘯聚多方誤我不能兼顧兵甫集而賊已遠颺兵甫撤而賊又踵至以累重之兵剿輕便之賊是以曠日無效且湖北邊界與川陝犬牙相錯二千七百餘里出川陝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陝層巒疊嶂四路可通若欲無處不防兵少則寇視之蔑如兵多則以有用之師坐困於無用之地伏思設兵原以衞民與其孤懸戍守于荒山絕磵中糧運險遠瘴厲不時使賊竄擾腹地而鞭長莫及莫若酌抽山卡兵勇撥歸衝要隘口厚集其勢探有賊蹤發兵馳往所至有兵夾擊既無日日拔營之勞自有節節策應之效且賊雖東奔西竄不走平原欲疲我兵力而其蓄意全在平地掠食虜民但當併力守我有糧有民之區偪賊歸入無食無人之地黨孤食盡自然竄出以逸兵待困賊不難一舉撲滅湖北如鄖陽之鄖房二竹宜昌之巴東此五縣接壤川陝屏蔽內地形勢最重鄖縣以鮑家店爲要隘房縣以化龍堰爲要隘竹山以保豐爲要隘竹谿以峯溪爲要隘房竹交界以官渡爲要隘巴東以西瀼河爲要隘擬於六處各置步兵二

千共需兵萬有二千其鄖西一縣與河南兵協堵至內郡荆襄均宜地皆平衍必仿鄖竹築堡團勇之法賊即深入數百里間層層俱有堡寨堅守無人可虜無食可掠且能堵截奔突與官軍犄角則有鄖陽邊界各邑設險環衛於外又有近邊各州縣築堡守禦於內賊不日可滅其見於陝西者巡撫台布奏言堅壁清野之策雖已奉行但村落大小不齊人戶貧富不等必須官爲倡道臣自與那彥成倡捐勸諭以來計藍田鄜鄠寶雞商州鎮安商南雒南孝義五郎等廳州縣共築寨堡五百四十一處其間民修者五之四官助者五之一老弱財物盡移寨中惟是大寨僅能自衞小寨尚難固守且堡寨高踞山顛不能不下山汲水貿易耕作間或猝遭虜脅而小民恐賊破寨間有擲給米糧情非得已難遽治以濟匪之罪此亦百密之一疎迥非從前任賊焚掠之比至漢中二棧爲軍餉要道自以擇地築堡存貯糧硝爲上策因於寶雞鳳縣留壩褒城寧羌各驛親爲相度先築江口一處教以取土壘石因利乘便之方堡周三里牆高二丈廣丈有二尺崇墉屹然軍糧山積居民爭徙古地營屋其餘九處經費相仿總不出五千兩其渭河西北亦經督臣長麟勸諭辦理又陝撫陸有仁奏言築堡團勇之事川陝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險如大成寨大團包方山坪等寨每處可數萬人其小者亦數千人賊據之則可抗官兵而百姓守之亦可拒賊若南山內層巒疊嶂并無寬敞環抱之所止能於陡險山巔就勢結搆每寨止容數百人至千餘人不等蜀山多膏腴稻田民居稠密其勢易合陝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散墾種隔十餘里數十里始有居民十數戶若糾合數村共築一堡則南村之人欲近南修築北村之人欲近北修築惟秦隴以西人皆土著無不踴躍興工秋間賊入棧西每以彼此各不相犯婉求各寨而寨民必乘間截其尾隊奪其牲畜不使晏然空過其西安同州鳳翔三府與漢南附近川省之區皆多土著審利害每邑結有堡寨或百餘或數百其漢北山內近亦一律興工又恐結寨後民丁但知守寨而于賊出入要隘轉無堵禦復合於堡寨之外每寨撥數百數十人合力守卡以杜窺伺請將五郎孝義藍田盩厔鄠縣五處責成臬司商州鎮安山陽雒南商南五處責成潼商道平利安康白河洵陽紫陽五處責成候補道石泉漢陰城固洋縣南鄭西鄉五處責成延榆綏道鳳縣留壩褒城沔縣寧羌略陽六處責成陝安道刻期完竣是時陝甘修寨團練日密賊勢日蹙陝督長麟以團練有益於今日大有害於將來民氣日趨强悍或聚衆械鬬抗官拒捕不可不防其漸請乘此時令委員借散硝九監操演爲名稽查礮銃刀矛實數逮賊氛一靖無難按籍而稽

詔以安民必在擇吏誠得良吏自可鑄劍戟爲農器否則斬木揭竿豈條例所能禁止況山谷居民捕鳥獸備虎狼不可無兵其擇良吏善行之以收銷兵實效其後凱旋鄉勇由官給價購收鎗矛果盡繳無事云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六年六月額勒登保奏言川陝各賊除冉龍戴苟湯劉等尚自成隊其餘辛聰王國賢張天倫及樊徐餘匪大率皆官兵剿敗之餘延喘山林有此隊入彼隊者有數隊合爲一隊者無定名亦無定數目前陝中

已無大隊之賊皆竄匿萬山老林寨堡較少之地陝剿急則入川楚楚剿急則入川陝由賊中掌櫃元帥外尚有總兵先鋒等目一經剿散則其總兵先鋒又各自爲首而首逆轉莫測所向即殲斃首逆而去一人復立一人弃非賊黨外有所增益至其黨與人數往往彼賊附入此賊則此賊之數驟增被剿潰散則數又驟減合計不過二萬四千餘人此時堡寨完固即有耕耘貿易猝被虜掠之人皆能乘間逃出不爲賊用而各路兵勇十倍于賊屢次斬獲自必有減無增業已偪賊入川爲一舉掃蕩之計是月經略參贊會議於平利德楞泰由西南偪攻而額勒登保由東北邀擊會剿於三省之交適龍戴等賊復分二隊額勒登保追戴仕傑等入陝而德楞泰七十五追龍紹周入川七月德楞泰邀賊太平開縣老林先後殲賊二千又遣降賊回營招撫散出脅從二千又寨勇沿途截殺僅存千賊八月復追諸大寧山內殲其七百僅餘數百賊東走巫山而官兵暑雨崎嶇山箐病留各寨者亦千計乃休兵大寧搜捕近邊而令賽沖阿等追賊斬龍紹周於平利盡殲其衆時賊數愈少奔愈捷每望兵即逃德楞泰乃分選兵勇每二百爲隊冒教匪服色旗號以降賊爲鄉導或佯與合隊或乘夜襲營各給護牌爲驗且密諭民寨無論兵賊皆不許入堡但協力截擊賊勢日蹙乃使薛大烈等分追湯思蛟劉朝選於太平而馳會額勒登保勒保於通江額勒登保自七月追戴仕傑由安康至太平適楊遇春追冉賊由大小巴山老林至大寧其冉賊分隊張天倫曾芝秀等亦踰界嶺入川額勒登保以川陝楚各賊皆聚川境乃令慶成喜明等嚴防漢江南岸而與楊遇春分路入川楊遇春殲禽冉天士王士虎於簡池壩八月額勒登保遣楊芳等擊張楊二千賊於西鄉遣穆克登布擊戴仕傑後隊於平利皆俘斬千計各賊僅數百竄老林而通江賊李彬衆三千與慶成楊遇春所追高見奇魏學盛辛斗等賊及楊芳等所追太平開縣之賊均至南江東西分遁額勒登保令慶成搜賊南江老林中令楊芳等殲東奔之辛斗於通江而自率楊遇春追西竄之高魏等于廣元十月川北各賊均思西竄穆克登布遣兵迎擊高見奇於紫陽禽斬殆盡額勒登保督楊遇春剿魏李等賊於廣元蒼溪賊狂奔巴州敗田朝貴之兵官兵間道邀擊達州禽斬千餘賊分竄一冉天璜七百賊奔東鄉太平楊芳等殲之一李彬數百賊遁西鄉將與樊苟辛聰合楊遇春殲之其勒保一路自六月督阿哈保等殲鮮苟等千賊於東鄉託雲泰亦敗太平賊於城口會參贊兵追賊回川東乃

詔勒保專辦川北七月陝賊高見奇竄川北由閬中蒼溪昭化屢窺嘉陵江不遂遂與魏學盛賊千餘合竄棧道官軍邀之百丈關禽斬七百賊復合冉學勝於南江勒保蕭福祿等三路合攻禽斬九百餘生禽冉學勝

詔封勒保三等男阿哈保等賞賚有差八月遣兵追高見奇於西鄉而自剿魏學盛於南江老林先後禽斬五百適通江賊李彬糾合各路敗匪二千復至巴州乃移兵遏其赴嘉陵江之路其七十五所追湯劉等賊禽斬千餘僅數百賊走東鄉復與苟文明合衆二千將竄陝八月七十五擊苟賊於大寧斬其半俘其家屬而湯劉殘賊復乘間奔大竹勒保馳防江岸二賊旬日已脅衆四千餘騎千餘分擾墊江鄰水乃

令田朝貴趨鄰水阿哈保趨墊江而勒保由大竹三路偪賊復歸一隊追擊於達州禽斬五百散其脅從二千賊復走還太平竄西鄉薛大烈追敗之截回川境十月慶成殲張天倫千餘賊於廣元復遣兵助慶溥遏高見奇西竄黑河之路餘賊數十遁老林穆克登布亦屢殲平利安康之賊敗匪輒偪回川而湖北之賊自六月內全保長齡孫清元等與七十五三路截擊湯劉辛張邀其竄東湖保康之路賊西竄入川而七十五所擊之龍戴二賊長齡孫清元全保會剿之曾辛等賊皆先後分竄川陝於是楚境復無賊十月　詔以經略參贊奏報賊數惟湯劉李苟樊戴六賊尚稱大隊每隊不過千餘均偪入四川界內幷其餘竄匿陝楚無名之賊統計不過一萬有奇而經略在川北參贊在川東勒保界在中間限期今冬掃蕩額勒登保奏言剿大賊易爲功剿小賊難爲效目前除各老賊數隊外其餘孽散逃深山老林間雖總計尚可盈千而分竄皆不滿百不值以七八萬官兵搜捕應俟各大賊已除先酌徹回滿漢官兵各盡本省兵力今本省提鎮分地搜除其堡寨鄉勇則分派道府率同州縣或以數十寨聯爲一處而臣於各邊適中督辦兵力所不到則以民力佐之民力所不及則以兵力佐之剿撫兼施以期殄盡　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將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僅存十分之一宜先施懋賞晉封三等伯德楞泰功在川西屢殲渠魁晉封二等伯穆克登布賽沖阿温春均賞騎都尉世職其軍機大臣慶桂董誥戴衢亨交部議敘十一月　詔曰川陝楚軍務將竣其善後事宜莫若扼形勢爲控制近日湖北襄陽已增提督陝西五郎已增總兵固原提督亦議移漢中至湖北竹谿距四川之大寧陝西西鄉距四川之太平東鄉各七八百里或千餘里地廣兵稀向爲奸宄出沒之所如有今昔異形必應增改之處會籌以聞其三省可墾荒地及銅務鹽務有便於民無害於官者量爲措置額勒登保奏以太平界川東北之中請設太平協副將而移舊都司於城口其廣元之黃楊堡通江之竹峪關大寧之徐家壩巫山之大昌皆踞萬山中應各設守備其達州改爲綏定府太平縣改直隸廳同知其東鄉之南壩地當通衢涪州之鶴游坪武縣之大印山皆周數百里居民數萬戶應設州同主簿各一又乾隆中移綿州治于羅江去年賊渡嘉陵江居民連夜修築舊城賊至無患應移綿州復舊治是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會於通江經略參贊卽移軍川北而勒保赴川東時川東各路敗賊竄老林者冰雪凍餒分出掠食百十爲羣或有賊首或無賊首諸將各有斬獲惟川北賊苟文明糾合高冉姚餘匪衆尚二千餘騾馬數百晝夜西奔七十五以兵疲就餉太平六日賊已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陽河直赴階州慶成七十五先後馳擊額勒登保復令楊遇春兼程赴之幷檄嚴守白水江扼其赴川西之路賊復折奔東南時德楞泰方敗苟賊分隊張天倫於蒼溪禽斬大半令田朝貴追之南江而自迎擊苟賊於廣元賊已虜脅三千餘十二月德楞泰敗賊通江斬獲千餘盡獲其騾馬欒苟文舉苟朝獻額勒登保扼竹峪關遏其北竄賊奔開縣大寧老林李彬餘匪亦歸之德楞泰兼程邀其入楚七年正月德楞泰三路追苟賊於開縣生禽七百餘僅千賊奔老林山深雪厚民皆入寨數

百里無人煙賊盡宰騾馬爲乾糧縊死林中者數十額勒登保馳赴西鄉遏其北竄德楞泰使薛大烈追苟賊與經略軍夾擊而自回剿川楚交界餘賊額勒登保邀苟賊于紫陽賊竄西鄉官兵一日馳二百里追之賊已改趨白沔峽夜渡漢北官軍僅追殲其後隊二百　詔以額勒登保徹防江兵勇移于川陝邊界及是復追賊落後致渡漢北竄南山奪其伯爵降爲一等男并褫雙眼孔雀翎賊晝夜西奔與續渡江之宋應伏數百賊合隊敗副將韓自昌之兵額勒登保薛大烈兩路追之楊遇春追辛聰賊黨劉永受亦自秦嶺驅偪而西三路會剿　詔德楞泰以參贊爲成都將軍專搜川楚餘賊額勒登保以經略爲西安將軍專搜陝西餘賊二月額勒登保令薛大烈搜老林自北而南偪賊出山而伏兵光頭山以待賊探知東南有兵復折竄太白河老林乃令薛大烈回川蕭福祿回漢南而檄楊遇春移剿苟逆時南山中賊劉永受爲楊遇春斬馘僅存百人而宋應伏三百賊亦與苟賊分隊西竄棧道三月三賊聞楊芳慶溥兩軍扼其西復自華陽合而東竄官兵數路追截復踰秦嶺北遁時賊久困老林每思出掠糧畀官兵四面截捕每屯高山巔遙望軍至卽遁札克塔爾等以圍堵非計乃佯撤辛口峪之兵以誘之驍賊數百果出掠伏兵禽斬數十復遁入山賊遂全隊晝夜南竄官兵扼其東西北三面驅偪而南及鎮安界官兵會擊禽斬三百餘復竄而北爲官兵所扼乃竄止山巔無路之處蟻旋北遁四月　詔曰額勒登保自用兵以來從未有老師若此者捕賊如捕鼠當熏出穴而捕之今困賊山內仍不能絕其糧賊屢欲竄棧西

何不縱令出山西竄而我以十餘倍之兵蹙之於平野額勒登保奏言賊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爲勁騎所蹙始終不敢離老林屢爲官兵驅偪出山旋復竄入五月　上切責額勒登保札克塔爾曠日持久無方略均革職留任又　諭額勒登保偏訪將士獻禽渠之計並懸重賞購募如前購徐王高馬之例限六月內滅賊六月俘苟賊妻子餘賊三百人由孝義竄秦嶺楊遇春知老林無食設伏要隘以待賊果西竄途虜居民知有伏復折竄老林額勒登保奏請展限一月七月苟賊復分三百賊爲三路遇林徑錯雜或偏踐足迹或亂擲衣物以疑官兵官兵以獲賊爲嚮導斬其先鋒王世貴賊復分百人爲數路散竄老林我兵皆欲禽賊邀賞亦百十爲隊冒雨潦深入絕壑窮崖無所不至先後搜獲十人十餘人不等最後斬苟文明于花石巖時　上幸熱河適捷奏至　詔還額勒登保三等伯賞還雙眼孔雀翎　命移軍湖北與德楞泰會剿德楞泰自二月剿賊巴巫令副都統豐紳以兵二千登舟東下邀其東竄盡驅巴巫各賊而西勒保賽沖阿張績等三路迎擊新寧大竹間禽斬大半三月張長庚陳自得殘賊走夔州爲七十五斬捕惟宋國品張簡二黨尚出沒東開間川東賊不及千乃令豐紳赴川北助剿張魏七十五屯川東備陝楚邊界各賊勒保督田朝貴薛大烈張志林等分搜東開雲萬太平而賽沖阿溫春隨德楞泰赴楚時湖北賊糾合數千其老教樊人傑戴仕傑爲掌櫃而曾芝秀王國賢崔宗和胡明遠四賊主戰全保長齡遏其東竄賊折犯二竹趨陝遇穆克登布迎擊于平利乃東趨東湖穀城德楞泰

使鄉勇數百多張幟聲言大兵追躡而自率將士輕
騎倍道邀賊東湖之霧露河以千兵扼溝口伏賊而
督兵三路仰攻雞公山禽斬七百餘賊折回與山沿
途逃散餘賊不及二千而巴東賊蒲景等五千餘聞
參贊兵追賊西行即分千賊綴孫清元軍而大隊突
渡霧露河德楞泰乃使長齡孫清元合剿樊曾餘匪
而自追蒲景於房縣五月及之大埡口恐賊遠颺乃
分兵扼其東南又多留帳幕以綴賊而夜繞百餘里
出山後乘雨霧突襲其巢又追破之與山禽斬逃散
僅千賊分竄適長齡孫清元所追樊戴等賊又分二
路戴崔胡走東湖副將李天林剿之樊曾王由均州
西竄德楞泰乃令副都統色爾滾總兵蒲尚佐以兵
二千追蒲景等而自迎擊樊曾三賊于房竹界之官
渡河時久雨山潦暴發官軍步騎相間拽尾亂流數
十里追及於白鐵峽乘霧繞據山頂四面偪賊盡入
峽內無走路前惟阻一河盛漲如雷樊人傑曾芝秀
冒死赴之急溜怒濤中無一免者其前過官渡河之
王國賢賊數百亦爲穆克登布遣兵所破乃令孫清
元德昌搜二竹之賊吉林泰李天林搜東湖歸巴之
賊而自與長林賽沖阿移剿蒲天寶於興山　詔
以德楞泰旬日連殄三寇晉封三等侯六月蒲景等
糾合敗賊奪據興房交界之鮑家山周三四百里糧
富寨峭守嚴德楞泰置大營東北以綴其前又令守
隘鄉勇多張幟聲礮爲疑兵賊莫測所以忽一日黎
明寨內殺聲四起天降地出走徑皆已自剗絕擠匪
隕壑趾頂相接蓋色爾滾蒲尚佐以精兵千開箐取
道援籐縋壁繞出賊巢之上矣餘賊七八百盡竄老
林乃分兵勇扼其入鮑家山及入陝之路追搜大寧

各箐數晝夜禽斬殆盡獲蒲天寶屍於崖樹適額勒
登保亦殲苟逆於南山于是陝楚兩劇賊皆平其川
北張魏二賊自三月與田朝貴相持廣南通巴間屢
挫官軍及朱樌蕭福祿羅思舉等奉經略檄至始東
竄官軍追殲之開縣勒保乃令田朝貴羅思舉扼竹
峪關擊自陝竄川之賊四月羅聲皐殲庹向瑤于東
鄉張績殲徐天培於豐城田朝貴殲李彬餘匪楊步
青于通江豐紳劉清破張魏餘匪于廣元於是川北
無賊其川東之湯劉張子聰等餘匪數百四竄山林
官軍搜之寨勇截之無暇虜脅所禽斬皆老教真賊
勒保乃率張志林東赴夔門以防川楚邊界五月熊
翠熊方青六七百賊掠巫山劉朝選四百賊掠奉節
時各賊因楚兵剿急先後竄川勒保檄巫山大寧兩
路分剿羅思舉殲劉朝選羅聲皐殲賴飛龍晉封勒
保一等男其漢南之賊自川北竄入者則慶成剿之
殲張魏餘匪于棧道自川東湖北竄入者則穆克登
布剿之幷不時鵬剿太平大寧及二竹之賊是月額
勒登保德楞泰奏言本朝用兵準回兩部大小金川
從無鄉勇之事自征臺灣苗疆教匪皆剿內地亂民
與外藩不同必使良民自保不爲虜脅而後可孤賊
勢且防江守城堵隘亦無如許官兵是以嘉慶元二
年間四川應募鄉勇至三十餘萬其間流民不過十
之一二且以本地之人爲官兵哨探鄉導免爲賊用
故全川得以保護自勒保再至川後賊勢日繝先後
裁汰僅存萬餘不及十分之一從未有因裁鄉勇激
變之事目前統計川陝楚鄉勇不及二萬皆土著有
業之民事竣必不願入營伍惟隨征鄉勇萬有七千
多外省無業流民其有家可歸者十之二三願入伍

者不下一萬近議湖北增兵三千五百陝西增兵六
千四川增兵千共增兵萬餘請卽以安置無業鄉勇
無煩招募其願歸籍者善爲資遣以卹義勇銷後患
八月　詔以南山餘賊責總督惠齡提督楊遇春
專剿時長齡病回京　命慶成代之以副都統格
布舍代慶成九月額勒登保赴竹谿與德楞泰吳熊
光會議時德楞泰破熊方青千賊於大寧遣賽沖阿
追入陝而自移剿戴崔胡六七百賊於房縣截擊逃
散僅存百餘竄老林穆克登布復破王國賢餘匪於
平利追入川　詔德楞泰專搜楚賊額勒登保專
搜陝賊十月德楞泰遣蒲尚佐富僧德殲戴士傑於
興山禽崔連樂崔宗和于房縣殲陳仕學於巴東乃
分兵搜巴巫餘匪而自扼界嶺策應時楚賊略盡其
南山遺孽宋李陳靳二張等爲楊遇春楊芳分兵十
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惟入川之賊不下二千
額勒登保乃令楊遇春移師寧洏以防川北折陝之
賊而自與穆克登布分道入川別留格布舍兵千餘
聲稱經略大營屯鎮坪以防川楚餘匪時川北則羅
思舉禽張簡湯思蛟於東鄉川東則豐紳桂涵殲羅
半年李世品於梁山太平又張長青百餘賊乞降於
雲陽其餘散匿山林不過各十餘及數十人已無百
人之賊而楚賊樊會餘匪齊國典衆千餘由大寧竄
入梁萬又王國賢餘匪四百唐明萬三百亦先後竄
川勒保檄諸軍分路剿之羅思舉禽唐明萬穆克登
布亦由西鄉迎剿入川會擊齊賊於通江禽斬逃散
餘三百賊竄通南羅聲皐武隆阿殲之并禽景英
　上以大功將竣先復額勒登保二等侯時額勒登
保屯西鄉太平邊界勒保屯東鄉開縣間德楞泰亦
由巫山入川將三路偪賊歸開太大寧間聚而搜捕
其南山餘匪苟朝九爲楊芳雒昂剿急與前竄寧羌
之宋應伏二百賊合竄漢南官兵追之川陝楚首逆
已盡惟殘匪千餘歸於善後事宜籌辦十二月經略
參贊會同川督勒保陝督惠齡湖督吳熊光以大功
戡定遵　旨不用紅旗用黃表朱裏摺六十里馳
奏　詔三省蕩平上紓　先帝髦期未竟之志
祭告　裕陵宣示中外晉封額勒登保一等威勇
侯德楞泰一等繼勇侯皆世襲罔替並加太子太保
授　御前大臣　賞用紫韁勒保一等伯
明亮一等男賽沖阿楊遇春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其
親王軍機大臣戶兵二部及各省承辦軍需之督撫
司道　錫賚有差遣官祭告川陝河湖四省山川
神祇又　詔四川湖北陝西甘肅河南被賊各州
縣自元年至七年帶征緩征逋欠錢糧普予豁免與
百姓休息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是時三省雖靖山林邊界尚藪逋逃　詔以大病
雖愈瘡痍未復命經略參贊毋遽來京而諸帥亦鑒
於明季李自成爲陝兵剿敗僅餘十八騎士命山中
逾年復糾衆出山大猖獗是一賊不盡皆足滋蔓於
是額勒登保屯西鄉扼川北賊竄陝之路德楞泰屯
太平大寧扼川東賊竄楚之路而勒保往來東鄉新
寧堵南竄腹地之賊其楊遇春所追漢南之宋應伏
苟朝九復糾巴山餘匪分隊入川八年春額勒登保
使楊遇春迎擊楚匪於專坪而自督羅聲皐等剿苟
賊於通江使穆克登布殲姚馨佐陳文海於南江姚
馨佐姚之富之子也而南江復有宋賊出沒其黨馮

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皆百戰猾賊誘官兵入林搜捕而突出格殺穆克登布中子死穆克登布與楊遇春俱爲經略左右翼長每戰輒冠軍年三十餘而殞額勒登保痛惜之斬先退親卒以狥　詔世襲輕車都尉三月羅聲臯追賊東鄉太平額勒登保邀其東北賊復西竄兵進亦進兵止亦止官兵屢禽斬尚餘四百茍朝九詭死使斬思慶趙金友領其衆齊國典亦投之其田朝貴劉宋逆餘匪於開縣斬馮天保宗賴子皆戕穆克登布之賊惟熊老八余佐斌率百餘賊遁太平東鄉老林復敗富僧德蒲尚佐之兵官弁死者十餘四月茍逆餘匪復分二隊齊斬百餘賊東走太平羅聲臯等追之趙金友三百餘賊北奔陝窺漢江額勒登保邀擊冒雨晝夜分路搜捕先後禽斬殆盡西鄉近川界數百里已無賊復集兵勇回搜開縣太平五月田朝貴羅聲臯等斬斬思慶於太平六月禽趙金友於大寧又參將陳珊報禽熊老八於太平傳首京師以祭穆克登布之墓其德楞泰川東一路自正月王國賢二百餘賊陳雲三百餘賊又龍熊賊黨劉學禮等糾零匪及散遣鄉勇七百先後竄巴東時慶成養傷襄陽　詔德楞泰赴湖北閏二月德楞泰襲攻劉賊於老鴉寨斷其走路蹙諸當陽河禽斬漂溺僅竄遁二百追殲之竹山三月陳雲與茍朝閣呂宗明合隊六百走房縣慶溥吉林泰剿之兼禽樊戴餘黨胡明遠於房縣其富僧德蒲尚佐所搜太平大寧之賊亦先後奔楚德楞泰乃自川東移剿四月張瑗李天林偪兩路賊入川其慶溥及吉林泰所追二隊禽斬逃散外各存百餘合計與巴之賊不過三百德楞泰乃奏將各路分捕之兵再分多路

裹糧五日會哨排搜令其具結保無遺匪以巴東責吉林泰竹谿責慶溥房縣責李天林巫山責蒲尚佐大寧責豐紳其豐溪平利各處責楊遇春　詔川陝彷行之時川賊之就撫者賴應舉降於達縣廣元賊青藍黃號降於劉清王國賢黃國隆黃朝舉中三亨王相胡大年等先後降於雲陽　詔獎雲陽知縣梁敦懷招撫之功又參將桂涵殲湯劉餘黨宋國品於大竹副將馬元殲唐大信黨百餘於開縣其漢江以北南山餘匪楊芳屢次捕斬僅三十餘賊乃分兵勇五路排搜自東而西自南而北或數日不見賊蹤額勒登保奏言陝境已無賊惟楚賊僅二三百川賊山內山外亦各二三百皆散竄延喘其勢已成嘼匪擬別籌變通之策六月額勒登保與勒保會於開縣督諸將分二十餘路排搜老林而西先後復禽斬二百餘各寨勇亦沿途截殺德楞泰亦掃蕩川楚邊界各賊移師入川七月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奏報三省肅清官兵凱旋　詔德楞泰入覲額勒登保留搜餘匪俟德楞泰回川後再還　朝奏凱德楞泰奏湖北搜捕分六段防哨總歸慶成統之額勒登保奏四川分六段歸勒保統之陝西分八段自西鄉至寧羌七百里將軍興肇統之自西鄉以東至安康千餘里楊遇春統之時各營所撤隨征鄉勇每人以銀五錢濲刀矛銀二兩資回籍皆驍桀亡命無家可歸多勃鬱山澤間而太白山老林深奧爲官兵未搜之地亦匿百餘賊至是六月楊芳搜至其地匿匪遂突出盩厔洋縣楊芳追之入山八月副將吳廷剛所散鄉勇百六十人遂入賊黨合隊三百苟文潤領其衆詭稱馬姓虜掠四出復猖獗九月楊遇春兵由洋

縣入山額勒登保渡江督之賊東奔鄖陽不遂遂由石泉七星壩竄渡漢南赴西鄉復糾巴山老林餘匪及通江已散鄉勇衆五百戕副將朱槐于山溝
詔楊芳回漢北防山內餘賊十月德楞泰出都
詔額勒登保還朝以餘匪付德楞泰搜捕時楊遇春邀安康平利他賊亦追入川時賊皆百戰之餘騰趫如猱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復乘霧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遏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兎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十一月德楞泰剿賊山中忽我前隊鄉勇旗幟不動致陣亡副將以下數十詢知賊中多舊充鄉勇與我鄉勇相識相訴故臨陣觀望會藍翎鄉勇魏中才等請赴賊營招諭德楞泰遣之竟爲茍文潤所殺　詔懸賞購賊如前購捕茍文明之例
九年正月賊屢由安康窺漢岸欲竄南山皆爲楊芳兵勇所卻其分隊王世貴百餘賊亦由平利竄川賽沖阿追之楊芳復屢禽山內餘匪百餘於是南山無賊惟嚴防漢江北岸二月額勒登保復出都以
欽差大臣赴陝德楞泰圍賊太平之百里荒四面設卡層層進偪賊屢乘霧突圍不能出復縋絕壁宵遁與滄石河匿匪合隊五百竄界嶺老林諸軍會攻於竹谿三月又追擊於平利禽斬百有四十餘賊三百奔化龍山老林爲從來各賊未涉之境又時冒兵勇商民誘破小寨掠糧東西無定諸將士皆棄帳裹糧步追而從征八載久役思歸四月額勒登保由興安渡江督師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復下令凡士卒禽一賊者卽優遣回籍分兵五路人自爲戰并伏兵各寨以備攻寨掠食之賊賊奔太平大寧入川復增糾散

遣鄉勇二百五月　上切責諸將老師持久降諭有差而暑雨時行山潦暴漲兵與賊皆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皆病六月　詔額勒登保回京以　欽差大臣關防交德楞泰剿賊於川陝界之鳳凰寨禽斬百有六十尚餘二百賊楊遇春邀之平利復折回化龍山八月賊黨趙洪周聞購捕之令乘間斬茍文潤出降餘黨解散乃令楊遇春賽沖阿兩路入山搜捕而楊芳搜漢北豐紳馬瑜田朝貴三路分搜川境先後禽斬無虛日會寨勇禽茍朝九於南鄭羅思舉禽王世貴於太平各路皆報肅清九月班師　詔德楞泰回成都將軍之任蓋自奏報戡定後以散遣鄉勇激變復勞師二載數百賊當數千萬賊剿數萬兵當數百兵用故附著之以見寇無衆寡患無大小云時長麟奏善後事宜議收器械毀堡寨勒保奏言川民廬舍皆與田畝相連多散少聚自賊氛日熾民皆團築高險大寨以自守衞而別分小寨於平地以便耕作貿易皆迫不得已自戡定以來爭還平地故居并無戀據險阻之人不俟官爲散遣閒有近田畝成村落者原可聽其安聚卽如東鄉太平各縣皆有前明古寨卽昔人避流寇之所若慮其藏垢納汙悉勒除毀非特勢所難行亦可不必惟有設立寨首仿保甲之法約束民戶禁習邪教則守望可以相助于詰奸與教兩益自賊起事至再報戡定計先後用兵九載費帑銀幾二萬兩所奏萬殺賊數千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民之罹毒者無得而稽焉

臣源曰以今準古方域陝西雍州四川益州而漢中興安則華陽黑水梁州之域自古別爲一道明代嘗

置鄖陽巡撫以統治之界以漢沔夾以南山巴山襟帶背負據秦隴楚蜀之交旁薄二千餘里多材木竹箭五金百穀流甿奸宄之所托命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由四省犬牙相錯出此入彼且建官少距都會遠聲教所不暨控馭所不周也當軍興之際　天子蒿然議移巡撫移提督屢下廷議或可或否愚以爲宜割四川陝西湖北山內之地設置行省以巡撫兼提督建閫興安居中控制西枕漢中府而割寶雞秦州徽縣兩當以屬之東抵鄖陽府而割興山南漳巴東歸州以輔之東北屏商州雒南而割孝義寧陝二廳以屬之南屏綏定府而西南割寧羌南江通江東南割太寧等以屬之其袤觧寥闊之區非徒增營汛且必增州縣使有城池廨署學校倉庫監獄無事得以編保甲司教養銷非僻于未萌一旦偶有反仄蠢動專閫大吏朝發夕至朝撲夕滅責專權一庶鞭長而肘不掣蔓圖而原不燎秦隴楚蜀豫閒不致常以腹心茹蠹蚘庭闥豢封豕于古者邦國封域形格勢禁之誼尚或有取焉或曰王化之本在京師春秋之誼詳治內略治外故安民在乎知人而建置抑其標末也

嘉慶畿輔靖賊記

國家自嘉慶七年川陝戡定十三年靖閩粵海寇十六年辛未春　天子方舉西巡狩之典幸五臺示得意而有星孛紫微垣占主兵越二年則有天里教匪之變天里教者亦名八卦教聚衆斂財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方是時温承惠總督直隸高杞巡撫河南同興巡撫山東文成各賊益妖煽其衆指星象應在十八年秋九月十五日午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則密邇京邑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　駕幸木蘭秋獮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中外莫知也秋滑縣知縣強克捷聞之密封白高杞及衞輝府知府郎錦騏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乃捕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賊黨以事迫不能俟期遂于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破滑出文成於獄強克捷死之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而曹定陶皆破事聞　命温承惠會同高杞同興討賊諸賊既倉皇起事遂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林清及期則使其黨二百餘輩由宣武門潛入內城藏兵械混酒肆中日晡分犯東華西華門白帕其首爲號大監劉金等引其東高廣福等引其西閻進喜等爲內應而清自居黃村尚覬河南賊集而後進時東華門甫入數賊即爲護軍闔門格拒棄散其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闔以拒官兵賊得內監鄉導已知大內在西而誤由尚衣監文穎館斬關入侍衞急閉隆宗門賊至不得入總管太監常永貴縛由東華門入之二賊於蒼震門　皇子等在上書房聞變　皇次子急命進撒袋鳥銃腰刀　命諸太監登垣以望賊俄有手白旗攀垣將踰養心門入者　皇次子發鳥銃殪之再發再殪貝勒綿志亦以銃殪賊賊乃不敢越垣而進將火隆宗門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禁兵自神武門入衞敗賊中正殿門外薄暮忽大雷電數賊震死武英殿之御河餘股栗竄匿先後就禽并禽通賊諸內監十六日　皇子諸王大臣皆飛報　行在初　上行獮至伊瑪圖將進哨忽山潦驟發遂旋蹕　命　皇子先歸

故得靖內難及得警報則　駕已至白澗時
京師連日大風揚沙晝晦譌言四起驚擾達旦十七
日　上自白澗回蹕駐煙郊　下詔罪己幷責
中外諸臣泄沓尸素致釀漢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
禍以功封　皇次子智親王貝勒綿志進郡王銜
諸大臣賞黜有差以尚書英和代吉綸爲步軍統領
是日禽林清於黃村十九日　駕自煙郊還宮人
心始定焉　上御瀛臺親訊首逆及通賊太監皆
磔之傳首畿內李文成旣據滑以脛創甚不能出四
方爲流寇遂出兵圍濬而萃精銳於道口鎭道口距
滑十八里臨運河有積糧賊恃以戰守且爲長垣東
明曹定陶金鄉諸賊號召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
高杞軍濬皆按兵不動而山東巡撫同興聞報踰旬
不發兵鹽運使劉淸力爭始發乃　詔以陝甘總
督那彥成代溫承惠佩　欽差大臣關防節制山
東河南兵剿賊陝西提督楊遇春副之又調滿洲健
銳火器營兵千及西安徐州兵數千十月楊遇春至
衞輝卽日率親兵八十由運河西進覘道口遇賊數
千卽大呼突擊賊辟易追渡河禽斬二百餘賊敗入
道口遇春出陣數親兵少二人復衝入賊隊奪還二
屍賊衆奪氣遇春還北岸斷浮橋焚渡船欲卽營其
地扼賊咽喉高杞等不可時那彥成已至衞輝聞滑
賊盛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五千而後進
　詔切責之亦馳至軍時楊遇春以固原兵擊賊連
斬獲二十七日官兵會攻道口遇春自衝其前所嚮
賊望見髯將軍輒披靡大破之又敗滑城來援賊二
千遂奪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於城東
進圍滑方是時　上命尚書托津統吉林索倫兵

以辦直隸開州之賊又　命副都統蘇爾愼往山
東助剿曹州時金鄉以知縣吳階守禦得不破而山
東鹽運使劉淸故在四川將鄉兵剿賊有名至是以
文吏將官兵大破曹州賊于定陶之髣山復定陶十
月劉淸復破賊韓家廟再破賊扈家集皆劉淸身先
士卒而總兵陳某反隨後策應云于是山東賊略盡
　命蘇爾愼回開州助托津會剿十一月破賊數
千於湯二莊署直隸總督章煦復奏禽滑縣賊首馮
克善於獻縣直隸之賊亦定乃　詔索倫兵悉赴
河南滑縣爲古滑州舊治城堅厚外磚內土中沙大
礮攻之遇沙而止賊運道口糧峙其中足支一載嚴
脅居民無敢內應官軍圍滑三面惟北門隔葦塘未
合圍于是桃源賊首劉國明潛入滑護李文成出收
外黨西入太行爲流寇計文成脛創不能騎乃輕車
出北門招賊四千入輝縣山據司寨那彥成遣總兵
楊芳追之十九日伏騎白土岡誘賊出司寨佯走伏
起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餘進奪司寨李
文成縱火自焚死獲其屍官兵齊集滑晝夜環攻而
陝西三才峽賊又起于是　上督諸將刻期破賊
先是城外連掘地隧十餘皆爲賊覺或水灌之或濠
截之至是楊芳佯築他柵進攻而潛掘舊隧滿實火
藥至期官軍皆三里外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
城西南角雷轟地震崩裂二十餘丈磚石滿空賊燒
震死千百官軍奮前奪城及晡諸將各蟻附而入巷
戰至夜又殲其昏黑突圍之賊三千餘先後共殲賊
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餘俘賊首牛亮臣徐安國
等檻獻京師滑縣平　加那彥成太子太保
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男諸將士楊芳劉淸等以下

賞賚有差惟温承惠以賊起　畿甸不覺察又將兵逗留降黜而豫親王以先期聞賊黨祝顯逆謀不舉發削　封爵以强克捷首發賊功　賜謚忠烈世襲輕車都尉韓城滑縣各建專祠復　命那彥成等會剿陝西三才峽箱賊箱賊者南山木商夫役歲饑停工掠食吏捕之有萬二者煽衆入山巡撫朱勳遣吏講解賊益恣衆至數千燒木箱朱勳遂以教匪聞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屢破斬之餘賊悉降時十九年正月也自賊起事首尾五閱月騷動四省而是秋黃河又決儀封軍鑲宣防交急司農竭蹷于是吏部侍郎吳璥復請開捐例議者以賊起多由吏饕民困今復開捐輸是吏治重弊也久不決　上乃下詔曰開捐助餉原非得已之政使籌畫有方朕亦何樂是舉邇因軍餉河工經費浩大命諸臣籌裕餉之策類皆空言無事實最後英和一疏極陳開捐之弊而請復名糧開礦廠事亦難行中外大臣食君之祿皆當忠君之事果有生財裕餉之方但封章朝聞則捐例夕罷若徒爲書生陳言朕久已熟聞無庸贅瀆也于是大學士董誥請京兌秤贏二兩兩江總督百齡請增典商息三分　上皆以非政體留中而捐例遂復開一如乾隆川運嘉慶川楚土方衡工工賑之例自十九年四月至明年五月乃止謂之豫東例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川陝之役剿內地亂民故多募鄉勇以佐官兵之不逮而鄉勇又有守有戰其守險保衛者若襄陽鄖西竹山竹谿龍駒寨已分見各記惟隨征之鄉勇則自文吏劉清外莫著於羅桂二將事多不見奏牘不可以無述

羅思舉者嘉慶中以鄉勇殺賊四川起家至節鎮威名亞二楊思舉用兵善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刦營長用伏長用間其得名蓋自豐城刦寨始豐城者達州東鄉賊王三槐巢穴屯聚數萬矛槊成林官軍莫誰何適賊三千出掠將近羅家壩時壩中團勇萬皆鄉民不習戰臨敵不及五之一餘皆遠屯數十里或十餘里思舉厠其間獨身遇賊前鋒數百詭呼曰數十賊耳直前搏戰衆聞賊少氣倍爭奮遂敗賊乃獻俘獲於游擊羅定國定國使偵賊豐城還報請率死士夜擣其巢而伏官兵五百爲外應夾擊可一舉滅賊軍中咸狂之且謂賊間諜思舉憤官兵養賊乃自請火藥數觔夜獨往賊寨深入得矛積火焉風烈火熾賊黑夜自相蹂殺讙譟震天奪路走顛崖踣死無算思舉乘亂跳身還以無官軍邀擊故賊得盡奔南壩場棄器械牲畜山積是役以一夫走賊數萬名震川東鄉勇從之者如歸市于是自成一隊號羅家軍屢殺賊而某弁者冒其功受賞恚甚思舉譖諸官奪其器械散其旅會四川總督英善聞之給七品頂戴檄隸副都統佛住於東鄉時嘉慶元年思舉年三十有三矣時川賊最彊者川北則羅其清冉文儔川東則徐天德王三槐適徐王二賊合窺東鄉屯城河對山佛住恃烏合鄉勇數萬爲援惟扼河守思舉白佛住曰偷渡不可防也賊方張請濬濠設柵增城垣備積石以守不聽思舉策其必敗遂赴知縣劉清軍於方山坪羅其清素德劉清清欲招降之無敢隨往者思舉請行遂同入賊營慷慨說賊賊諾降次日復持檄往賊以思舉同姓留飲款我軍虛實思舉知賊無

降意詭詞回營則空無一兵蓋劉清聞賊陷東鄉害都統恐二賊合攻已拔營宵遁矣賊亦探官軍去急遣百餘騎躡而追思舉會晨大霧免于是徐王二賊分據石子坪香爐坪衆各萬思舉復請夜襲香爐坪賊巢而伏精兵外應參贊德楞泰許之梯緣絕壁而上伏火藥十餘處會大雨不遂翼日賊覺遂棄寨宵遁自是以藍翎千總常將鄉勇分道爲奇兵與川東官軍犄角二年徐王二賊敗走雲陽將與白崖山陳家山二賊合思舉以鄉勇繞開縣出其前途獲賊諜知王三槐遣約陳家山新起賊合拒官兵卽冒所獲賊白旗夜馳抵陳家山聲言白號賊至賊四百魚貫下山迎思舉坐壘門令能誦邪教者釋械入後營見老師傅悉誅之賊至死號呼稱我實白蓮教非紅兵蓋呼官兵爲紅兵也賊首張長庚方屯山上望覺奔遁出兵拚擊殲禽四千人釋其不能誦邪教者二三千雲陽新起賊一舉除宜綿奏補夔州左營千總思舉戰功上聞始此三年勒保誘執王三槐於雲陽餘黨冷天祿猶負嵎安樂坪大兵環攻三月不下思舉復請刦賊寨梯絕壁上守柵賊恃險酣寢盡刃之縋引死士千餘入其三柵乃縱火深巢昏黑橫突萬衆中將明殿旋出寨大呼曰吾豐城刦寨羅思舉也賊膽落潰圍走官兵邀斬無算旋爲額勒登保所殲川東賊由此不振會德楞泰圍川北羅冉二賊於大鵬寨二月不能破思舉徧相地勢曰賊各隘皆壘石嚴守惟山後懸削數十餘丈賊必恃險請紐巨竹數十爲長梯每尺間以踏繩倚諸絕壁而兩面以人持其長維官兵日夜攻其前使不暇他顧則可乘間擣也許之乃從死士四十各爲暗號攜火彈宵攀而上官軍望火起萬礮齊逼惟留一路以縱賊賊夢中起昏黑相殺爭墜死無算其由一缺逃死者均爲伏兵所殲共殪賊五千俘七千而四十人無一傷者德楞泰計賊必遁回方山坪舊巢使總兵朱射斗以兵三千據其寨而思舉伏鄉勇千餘於隘薄暮賊果至伏兵格之賊突奔山上復爲官兵壓擊圍斬幾盡次日搜獲羅其清於山硐奏擢守備川北賊自此不東擾四年隨參贊德楞泰剿冉天元於江油馬蹄岡過賊七伏始獲賊諜知已陷伏中聞賊各攜毛竹牌夾溼絮以禦矢銃乃急令兵多拾雹石未里許伏果起官軍矢銃不能制各路皆敗惟左路亂石雨擊賊皆棄竹牌反走絆蹶滿路追斬千餘遂救參贊於前山咫尺相及轉敗爲勝思舉冒所獲賊旗以追賊復殲賊首雷士王於新市場進攻火燒寨崖周環如堞賊伏堞中矢銃不入欲俟我矢硝盡而乘我乃令軍士皆仰空射矢雨其寨賊譟亂遂蛾傅乘之賊奪隘奔潰自是不敢迎戰望風其遁復渡嘉陵江而東矣時勒保復以六品領隊大臣來川桂涵患七十五死戰恆欲隨勒保自是遂與思舉分路會陝賊入川連敗薛大烈桂涵兵於開縣思舉隨七十五赴之請分兵間道繞出賊後七十五以路險不許徑擣當加灣而思舉潛用鄉導趨後路適賊已摧提督軍恃勝不設備鄉勇乘後山突潰之逐北二十里當山隘有巨穽深不測左右兩崖賊被追急陷其中者千餘禽斬數千俘賊首向入並奪回薛大烈敗軍所失騾馬旂械無算時提督七十五已劾思舉違節制至是乃大喜過望追回其劾云自是隨七十五轉戰川陝湖老林間賊無定勢兵無定向其在房竹間缺糧七日煑馬韉皮

啗賊肉以追賊視前戰川東北時尤艱苦復逼賊苟文明等自湖北入川由大寧太平出山向通江巴川時鄉勇半載未領糧餉衣狗皮躡草屩人皆呼曰丐兵及戰勝則笑曰丐兵破賊至是追賊過達州六日補領兵餉士氣始飽會七十五以事被逮思舉檄赴參贊軍而川北賊張天倫魏學勝焚掠儀隴屢敗總兵田朝貴七年正月勒保檄思舉往援賊狃田朝貴易與專蹈其瑕思舉乃繞道還言田總兵旗賊望見爭趨之爲我軍所破而他鄉勇言思舉八卦旂者賊望見輒反走後大破賊於東鄉斬張天倫魏學勝又禽劉朝選於老林破齊國點於通江又與總兵羅聲皋禽張簡羅道榮於巴州勒保皆以其功予他將劇賊熊八者曾害提督穆克登布於南江動以伏陷官兵奉　旨嚴捕解京者也思舉俘諸太平之仙女寺并獲穆克登布所佩銅佛洋表經略額勒登保大喜設提督位而磔祭之然勒保已先奏參將陳琊於大寧斬熊八矣如不能復奏何八年秋三省肅清奏以寧陝鎮總兵楊芳專搜陝賊而思舉以太平協副將專搜川賊深窮太平太寧開縣通江各萬山中又二載始靖餘孽云而十年七月復有陝西寧陝鎮兵之變思舉聞變欲以太平協兵千餘裹糧疾趨掩其不意而署太平同知袁詩秀以越境不肯備餉阻其行後賊破洋縣遂脅從數千德楞泰至調兵萬餘剿之僅以招降蕆事自是川陝兵果數叛明年西鄉瓦石坪營兵變思舉急選兵三百以其半扼竹峪關而自率其半三晝夜馳至西鄉據山多張幟爲疑兵俟二更下山襲之則賊已遁回巢副將祝廷彪又遣卒來言已赴賊營招撫約勿擊思舉陽諾而疾馳壓其壘賊傾壘出我軍乘高雨石奮擊每卒皆長驅數十賊遂追入巴山與陝兵合殲之是役微思舉神速賊幾再滋蔓由五郎兵變姑息致此云思舉十八年擢重慶鎮總兵二十年　命討川西徼外中瞻對番酋破之道光十一年　命剿湖南永州江華瑤趙金龍別詳湖粤平猺記然其奇功皆在未建節鉞時軍中號曰羅必勝言晦夜刦營必勝崖溝間道必勝冒旗誘敵必勝也江華小捷懋賞世封天以追酬川陝百戰之勞云魏源曰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蓋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盜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毋復株連世始知其所自來云源嘗遇諸川東道署酒酣袒身相示自戰創班班外爲親封股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世不知思舉乃以槊馬叱咤豪思舉也

桂涵者與羅思舉皆東鄉人膽智趫捷不知生產橫行鄉里屢觸禁網遂不知所之時或見於人家屋瓦上及幽嵒邃洞荒寺敗舍間足嘗裹鐵沙數十斤蓬頭敝焜行千里外聞川楚軍興官募義勇皆來歸各起鄉兵以拒賊時蹈賊瑕或昏夜獨入賊營往返數四賊來報復輒遠颺已復左右擾之往往數十騎走賊萬衆由是兩路義旅遂爲川東北最涵初與其父桂天聰率族黨起義屯鑵子山萬賊來攻涵率壯士數十伏隘大呼躍出賊辟易走又嘗從官戰潰涵率其伍伏林莽伺賊過反擊其後轉大勝暮營山上徧熾草樹爲號賊知涵兵少張虛勢夜半襲之則空營忽鼓譟伏四起賊不測反走歸路已爲木石塞斷大潰天明仍不見一卒其權奇多類此嘉慶三年三月從總兵朱射斗攻徐王二賊於金莪寺垂破擲火觸

柵倒爇硝桶盡轟驍賊乘勢出突官兵且戰且退至
山半被圍數重涵率寨勇據山旁二硐乘賊與官兵
戰出截其尾襲其巢賊始潰退回攻二硐積柴巖下
熏之硐中扇以風板煙熖四散賊掘山溝灌硐硐中
閉竇瀉之又兩山築望樓賊諜來探者輒銃斃之賊
患寨勇與官兵犄角遂移屯重石子香爐坪朱射斗
躡其後涵及思舉各伏鄉勇伺賊渡溪河突出扼擊
之賊自相蹂躪溪爲不流五月官兵追香爐坪賊而
西時達州東鄉太平新寧民被賊焚掠圖報復者聞
之爭挾矛矢來追及賊淨土庵德楞泰明亮穆克登
阿朱射斗四軍扼其四面賊攻朱射斗營自晨至午
營垂破忽鄉勇四山蠭擁而出不知其數各標樹葉
爲號涵及思舉倡先陷陣呼聲震山谷賊寨火藥忽
發煙塵漲天勢士崩尸積數丈斬教首孫士鳳官兵
又礟擊其竄賊賊縊林中相望樹爲之折明年林木
皆爲屍氣蒸死自賊起以來無此大創餘賊二三千
北走太平泥沒頂踵無復人形沿途寨民爭擊東西
竄蜀賊莫猾於徐王至是大蹙使非湖北齊王氏
姚之富等相繼入川則不再戰而殄矣四年二月副
都統德楞泰擊徐天德於長壽之雲臺鋪參贊額勒
登保引勁騎橫衝之賊大潰追及平井鋪賊詭令婦
女肆酒食以待追兵前隊至正饑渴就飲食爲伏賊
所害涵及思舉領鄉勇至敗之又轉戰及開縣之白
橋賊伏騎橋左右而整衆橋東以待德楞泰望之曰
是有伏令涵思舉出其左他將出其右自率中隊馳
之賊大北五年閏五月涵從阿哈保等追高馬二賊
於龍安分營兩山左右涵率鄉勇百人馳之賊辟易
官兵不繼進賊回攻兩山軍軍潰入林會暮微雨賊

退涵集潰卒從林中突出截之賊疑中伏亦大潰是
時奉　旨招撫脅從罔治而賊探騎所至揭去膽
黃解散無幾至是涵從朱射斗敗王光祖於雲陽縣
降賊數千縱其首李甲歸營招其餘黨列械前行于
是降者日至明年桂涵從薛大烈阿哈保等別屬勒
保始與羅思舉分路六年正月殲李顯必於店子河
九月追賊墊江賊畏索倫射手夜走鄰水大竹涵料
賊必趨達州先往伏衛家溝蓐食待戰賊果至伏起
與大兵夾殲之十一月涵以遊擊隨薛大烈追李彬
冉天士等賊於通江至小中河天大雪賊謂官軍必
不出酣歌不爲備涵領鄉勇冒雪宵進官軍不得已
隨之四鼓抵賊壘賊巡柝者畏寒皆縮伏帳中黎明
四面乘之賊望平曠奔軼遇索倫勁騎無一免者七
年六月涵以參將追徐天德至絲羅壩垂獲而左右
寨民不辨疑官兵爲賊截其追路適總兵田朝貴伏
兵於前徐天德誤奔入涵至夾攻獲焉大抵賊將至
輒以探騎先一騎被殺則他騎皆反報大隊先遁或
預備以待涵每伏勁卒俟其探騎過則全殲之而突
衝其大隊每獲奇捷自後轉戰開縣新寧太平大竹
東鄉長壽忠州鄰水江北廳斬獲二三千皆殘敗之
賊無大戰故不具書其戰江北廳也軍方勝於秦羅
坪夜犒賞酣飲賊突出老林大呼偪壘衆皆失措涵
堅壁不動比曉逐之斬其渠而還其富河場之捷獲
賊數百檻送長壽縣方殘破無監獄繫諸鼓樓二更
乘守兵睡熟羣破械焚殺涵聞夜馳二百里一鼓擒
之其在雲陽適經略追苟文明餘黨至太平大軍尚
未至賊營山上燎薪禦寒涵率數十卒夜至使半伏
河岸半襲山上賊驚潰爭跳崖下岸兵騰躍斬之如

刺飛禽軍中語曰戰莫樂崖下斫八年五月經略參贊會兵三省之交分兵搜捕老林路險餉艱且皆百戰猾賊涵及思舉夜襲賊於太平之望鄉臺賊先有備分隊出我陣後鏖戰竟夜月斜衆星亂墜兵與賊俱潰涵思舉收軍犒士約翌日決戰賊比曉賊已入陣突鬭聲振山谷兵賊皆力盡乃退九年正月賊復闖入老林官兵鑿山伐木通道山谷巉絕軍不成隊糧不濟飢軍中語曰鬬莫苦穴中鼠九月涵以副將從經略參贊圍餘匪於太平之火燒梁山峻無路涵計賊圍久必出封硐糧請以步兵繞伏山後從之竟日始出山背賊驍銳千餘果至殺傷相當諸將以此次不滅賊將更滋蔓皆死戰不退半日竟殲之于是前山拒守者皆膽落不日殄盡川陝肅清十年十二月綏定府復有新兵之變初寧陝叛兵招撫後士驕甚流言無忌有綏定營兵陳得先等中途以借餉圍脅營弁羅思舉策其歸必變密札綏定守備王國雄令遣悍卒因事過太平欲便宜誅之王國雄以己非太平屬置不答及是果爭餉激變國雄及兵備道嚴世銓知府王世濤皆踰城遁知縣余永寧朝服升堂諭賊使出城受約束而募勇守城桂涵率親兵百人馳至合鄉勇一鼓禽斬之桂涵以川北鎮總兵至四川提督道光十年卒今內地用兵動募鄉勇莫難於統領號令之人羅桂其著者也詩曰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二將有焉

附嚴如熤前後鄉兵行

前篇曰紅旗悠悠土城頭繞城畫角雲慘愁羽檄星馳募鄉勇大旗小旗森戟矛鄉中豪俠子亡命身未死乘時得入驃騎營誓取功名如折矢夜宿沙場刁斗鳴酒酣高唱氣驕橫黃巾十萬勢洶湧來壓軍門雲不動排弩架炮守壘營將軍有令須持重豈無中黃賁育士軍令森嚴稟相奉鄉兵憤怒火出鼻大呼陷陣萬夫辟頃刻驅狠若驅羊諸軍鼓譟踵相繼爬巖翻箐無處尋巖懸削瓜箐屯雲憑高負險侮我軍仰視墮帽徒怒嗔將軍下令懸重賞孰擒賊者銀千兩幾輩貪賞不顧生前者頂麋後者上藤繩纍縛獻軍門一軍歡喜得好仗椎牛饗士軍筵設夜奏甘泉月三捷幾番開庫賞鄉兵謝恩叩頭頭有血歸來就地作博場俄頃千金如沃雪前日班師撤歸里中有一人泣不止十年百戰掃欃槍兩手依舊空男子悔要銀錢不要官那有功名閭里誇

後篇曰大紅旗小紅旗大小黃旗共迷離七星蜈蚣稱健兒五月十日道途壅居人慄慄行人悚聽說前途撤鄉勇鄉勇十人九頑劣中有一人獨悲咽哀哀細從召募說憶昔苗疆歲乙卯烏巢河畔隨征討蠻鎗亂射百無虛火伴都死一身保聽說妖氛起荊襄達州劇賊尤披猖慚無顏面回故里報名再吃鄉兵糧夔府作軍探湖北又河南最後隨營過嶢關輾轉黑河大巴山老林百日無完衣肘見踵決血流胼一鏴二十錢甜米斗二千拔得包穀作晚爨青桐樹涇燒不然昨到與安城糧船如魚鱗又見守營卒箇箇衣履新殺賊要鄉勇受賞偏說冊無名十年凱撤人已老欲補新兵糧額少賞金多被領旗抽區區微勞誰見收功不收亦無愁依然無面回鄉里甘心老向南山死

聖武記附錄卷十一

邵陽魏源譔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載明萬厤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彔章京猶守備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猶參將游擊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固山章京猶總兵官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章京猶副將八都統是爲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爲一也都統參領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定今稱又章京皆稱額真雍正元年始改之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爲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爲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于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　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于外藩者惟科爾沁等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爲禁旅而分鎭各省者爲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僉兵多不過八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二十人共萬有七千七百人漢軍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此三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人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爲領催以司冊籍俸餉每佐領下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五十一人計領催五千七百五十五人匠役每佐領下有弓矢鞍鐵等匠聽武備院挑補共匠役千有三百九十一人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鋒每佐領下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皆滿洲又健銳營二千即雲梯兵也亦爲前鋒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前鋒同扈警蹕曰護軍每佐領下十七人滿洲萬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又有圓明園護軍亦在此挑補習遠攻曰火器鳥鎗護軍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千三百有十人礮甲每佐領一人滿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內外城土共貯礮千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位運蘆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礮五有警則鳴之九門信礮畢應皆別隸于總統惟親軍隸領侍衛內大臣上三旗隸領侍衛內大臣下五旗隸王公府又有虎鎗營六百名爲行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爲總統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驍騎營內之礮甲每旗四十共三百二十人藤牌兵藤牌以護礮每旗百人共八百人舁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千百有二十八人亦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爲營而皆隸於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七十人步軍十八人共萬有五千九百三十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綠旗兵而亦隸于步軍統領東西南北中五城即九門提督所轄也其轄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綠旗步兵則曰提督實一官又有左右翼副之此綠營之附于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焉滿洲養育兵有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爲營畿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有九人守

圍場(八百五十人)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人)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于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于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于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爲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爲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于康熙前鋒營之有健銳始于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于雍正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幷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幷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犂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隸將軍標)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　朝用兵異于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　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　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于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劉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涿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於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派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　朝悉稟　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　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于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貴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歲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稍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爲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爲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藜藿不采而　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于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　詔以即位之初戸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䘏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　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　旨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戸部尚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衡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　勑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　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爲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尚八十餘萬此　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

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

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
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
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
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
經費猶不入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
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
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
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
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
歉嗇可知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
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
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爲
名需索苛派甚至輦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
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
當日　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
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
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
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
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
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
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尚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不准開銷
令各省攤補奉　旨斥駁）然是年　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
及四十六年之　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
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
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　詔仍存
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爲　國
朝府藏之極盛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
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
（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其餘見前英和疏）尚不及新
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蠲賑則乾隆中亦未嘗
無若云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
而增餉若云紋銀出洋昂價則止累官民不以此而
耗夫　國課乃撙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
哉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
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
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
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今則錢糧奏銷七分
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
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　恩免一次
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
宗室者未嘗不累於　國計而銀價日昂之獘在
官民者亦終逋欠夫　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
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
七分之一耶曰耗羡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
（捐監捐封捐級等每年約三百萬）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
乾隆中鹽課則五百七十餘萬）關稅無盈餘四也（康熙中關差各員不但無盈餘且不
足正額自後盈餘之額以雍正十三年爲准）是皆雍正十餘載清釐整飭
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
奏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
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
餘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
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
歲用約餘銀五百兩卽增兵餉尚餘銀二三百萬今
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

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鄂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鄂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此項所增卽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鄂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已後言之也至因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編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爲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卽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衞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十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　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詘不能定歟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

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　朝既平察哈爾空其地爲牧埸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駟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爲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　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駉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遼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鈔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　勅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詔曰據湖南巡撫浦霖奏耒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篤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爲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卽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爲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卽奉　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扎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爲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卽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犂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台爲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哲卜尊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員畏寒苦各以貲募蒙古代之繳其貲曰臺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喀自備之驛凡

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徹焉不在官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滅金並舉故知郵傳之關於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卹駝馬中途餒匱而甯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今多攜而嗇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駐營　上親於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地窪而潤有曰賽爾者山間溝徑此二皆尺許即見泉有曰布里杜者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騾以蹄扶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礮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速乃改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塞外乎故曰籌運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翮之西使記軟屜以護其肉峯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馱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婁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搴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槪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宴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禽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爲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爲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于金川也　上爲泣下　詔言朕以小醜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爲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固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犂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甯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

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貲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逗撓之恆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峯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逮擬重辟卒援八議免其伏劍然未有罪不上聞者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即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郵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閫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爲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衞所皆紈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縉紳用事介胄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攫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中式舉人願使韜鈐騎射者如洪武二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爲兵部主事外以爲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騎驟未必能爲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爲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强引重不過可得麤材即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覘器識不致以閫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於今日按王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昇皆以文臣善騎射見文集本傳

友人湘鄉謝興嶢曾以四川敘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爲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爲强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蕎牛羊人皆悍鷙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士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爲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畏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鎗腰刀械火藥糗糒約又二三十觔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

較營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即演火鎗角勝負晝以小石爲的夜則燃香爲的聞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夷巢謂之摸椿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滾木擂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衆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爲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疢疾之鳥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一兵得二三十兵之用也奈何尚靳之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巂峩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巂袤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後入一入其中即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麥苦蕎蘿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爲富不善種植專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爲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睅目皤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真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爲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衆且數十萬皆巖棲穴處盛暑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爲之隨時拆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既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倘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嶇崎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爲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養癰以爲癬疥不足患或置碉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議兵怯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獷猛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碉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刃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殪其前鋒輒各鳥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巔擲木石技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邃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峩邊之化林坪越巂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幹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并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強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即可盪平需

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從蜀中無業之民闢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金銀銅鑛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地實一勞永逸之策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爲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衢脫巾譁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籌款爲詞試問直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甯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厦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州）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鎮協營兵以爲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遷乎況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

昔周世宗懲宿衞之驕驁簡閱壯怯召募驍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龐樞密汰慶歷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羣議遂裁老羸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爲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厤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爲定額及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遼餉剿餉練餉至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捄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皆莫强於開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　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爲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見於趙氏翼簷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逐年徵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　盛世屯膏尚如此況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雍正中禦西夷岳鍾琪進車營法仿邱濬舊制而損益之其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車四夫夾護之五車爲伍廿車爲乘

百車爲隊千車爲營行以載糧械夜則團聚爲營戰時兩隊長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之其餘五隊則團衞元戎以防賊入刼營 世宗命滿州護軍習之號車騎營然其制嚴重難以遄行和通泊之敗旗靡轍亂道途壅塞士多死傷雖由主帥輕敵陷險而論者歸咎於車營之不善張廣泗遂奏罷之考車營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爲萬全非長驅擣巢之利以代鹿角爲各兵依歸制虜騎衝突而騎兵張左右尤非所施於伊犂三嶺之險或曰衞青用兵漠北何翼出戰于外是以車爲體以騎爲用非即以車營戰亦以武剛車自環曰此設一大將旗鼓居中環輜車也且戰于平原廣漠非戰于山谷也準噶爾入寇烏蘭布通之役虜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垜蒙以濕氊而于垜隙施弓矢謂之駝城亦爲不可敗之計我兵隔河以子母砲破其駝又以步騎逾河遶山橫破其陣蓋虜營無砲弓矢不如我砲之及遠故爲我所敗若中國禦寇沙漠以我砲制彼弓矢則駝城之制似較車營尤得力若東南與海寇陸戰地狹且險則車載大砲又不如扛砲得力

軍事莫重於轉餉而轉餉莫難於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關鍵大學士總督黄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芻糧器械萬端倥傯廷桂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帑僅三千萬兩及金川則已七千萬及川楚則中原腹地而用帑至萬萬以外視西征絕徼反數倍過之明亮言昔隨明瑞征回部時軍中大帥惟供肉一㦸鹽酪數品及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二四十品而賞伶犒僕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餽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如建昌道石作瑞綏定知府劉佳琦皆乾沒鉅萬蓋承福康安李侍堯豐亨豫大之餘習糜費耗蠹爲從來所未有宜乎黄廷桂之沒
高宗宸翰輓悼深歎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沿習不察積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塗說其究至詒誤于家國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動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爲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歲止百有八十萬并無三百萬之多且其餉皆即內地陝甘兵蒙古兵東三省兵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并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息警後歲省防秋戍塞之費更不知凡幾故乾隆庫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新疆底定以後而非盛于二十載以前若西餉果耗國用則乾隆中葉即應久形空匱豈六十年之庫藏真天降地出乎豈新疆經費至嘉慶道光而始有乎不講求河工海禁名糧宗祿而反咎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鴻賓奏南漕運米一石合計漕項河費每石不下數十金又協辦大學士劉權之曾奏南漕每石需費銀十八兩考南漕四百餘萬石若每石需費十八兩則每百萬石即需銀千八百萬盡國家歲賦四千餘萬尚不足運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即并民間協貼幫費計之然江蘇糧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幫費約計洋銀千圓不過一兩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幫費五百餘萬之說加以漕項每石一兩（連行月銀米計之）河費每石一兩（南河歲支

四百餘萬東河約九十萬及屯衛之田通倉之費糧艘改修之款綜計每石出於官者總不過每石三兩加之出民者一兩計南漕每石四兩而極矣民間米價豐歲二兩儉歲三兩荒歲四兩是通倉漕米至貴不過南米荒歲之價烏有每石數十金十八金之理即云湖南江西之漕間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廣賦輕僅居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數石者又僅居江西湖廣三之一且其價亦不過增二三兩不能增至十餘兩何況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二嘉慶十五年江蘇巡撫章煦覆海運每米百石需水脚銀三百兩不知關東每石抵漕斛二石五斗其價每兩又僅三折蒙上聽肆巧撓及道光五年江蘇海運每石僅費銀七八錢每百石需費不及百兩視章撫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即使盡裁幫費而漕項已足辦運乃以利國利民之上策妄謗爲病官病民之迂圖大惑不解者三西洋番舶動稱每艘十餘萬金及近日廣東紳士延彌利堅國夷雷壬士仿製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船不過萬九千餘兩又廣東焚英夷所雇呂宋躉船一艘英夷新聞紙謂值銀二萬圓推之三桅四桅亦不過一倍再倍中國費財二百萬即可製洋船百艘不及軍需十分之一而妄謂欲整海防苦無經費真若中國財力遠讓外夷大惑不解者四故國家欲與數百年之利弊在綜核名實始欲綜核名實在士大夫舍楷書帖括而討朝章討國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圖討謨圖遠猷始

明代用兵兵數多而餉數少與　本朝判然相反如韓雍俞大猷皆名將其平斷藤峽平古田皆兵十餘萬何論餘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討畫古田謂二萬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三應募之兵居其一月糧犒賞等費每月約銀將及一萬以二三年計之當用錢二三十萬是每月兵餉銀僅五錢又言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一年圍攻兩月而後成功其餉數之少皆與近日天淵其不可解者二及反覆明史土司傳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粵土司之地漢兵三而土兵七及東南平倭則俞戚諸人每鎮練兵不過三千即與化之捷王涇江之捷皆平倭大舉亦皆不過二萬王涇江所調永保土兵不過數千是東南無土司之地即無土兵可徵俞大猷動言十圍五攻然其議西北車營欲以車三百兩練步卒騎卒各萬人再以二萬備他路援截其在安仁堡以車百兩卒三千挫虜數萬亦無十圍五攻之說豈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乎地形異而兵形異一疑決矣大猷又言徵狼兵十萬祗有五六萬必調十五萬方得八九萬實數是土兵之數不過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備資糧而官給甚微故土兵不得不虛報額數以稍沾官項是以兵多而餉少二疑決矣而後知明人之徵土兵亦猶

本朝之募鄉勇嘉慶五省教匪之役調兵雖不出十萬然勒保奏言嘉慶初年四川鄉勇即至三十六萬故全川得以保護黔楚紅苗及臺灣林爽文之役亦同是征內地亂民與征外夷不同必以鄉勇佐官兵之不及滇粵土賊散處山崗則勢易竄錯壤腹地則民易騷故明代多徵土兵十圍五攻與　本朝之鄉勇何異苟除去土兵則明代用兵之數亦不多合討鄉勇則　本朝內地用兵之數亦不少而征伐外夷則明代與　本朝皆無土兵鄉勇之事故情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

兵散則易制聚則易横藩鎮之兵何異督撫提鎮之標而藩鎮易于生亂則聚處一隅與分防各汛勢不同也耿尚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故尚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二十年冬懷忠將軍海潮龍奏徙逆藩遺兵萬有六千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遷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粤二藩歲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餘萬三桂請兵入緬之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貴閩廣之兵每省至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賦之半乎劉健庭聞錄三桂踞滇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指雲貴兩省額兵言之及一旦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皆其兵兼煽土司玀猓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由四川出漢中耿尚二逆亦先奪閩粤提鎮兵故能數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撥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東百二十餘萬廣西十七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順治間已省四分之三其時閩海鄭寇尚存兵餉本重而滇逆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歲需協撥然則部議撤藩之時或稍遲數載或召入朝覲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興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衞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動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粤兩路共兵二萬餘亦聲稱大兵三十萬準噶爾入寇實兵三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兵皆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李自成兵初稱百萬及李赤心降何騰蛟亦號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傳則自成悉衆至山海關實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詔新降馬步兵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驟勝之威馭潰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敢譁者此尤爲倉卒馭遣降衆之法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獻取明之策而　太宗悉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則大軍略山東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灤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奪其

咽吭之險然明糧艘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則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馬痘疫其勢不可行也山海關天險重兵視寧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寧遠尚未得志而能卽克關門乎若隔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棄不守去來飄忽不測而　太宗講和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利於明不利於我之說而　聖念不討焉一旦天人合發反開關以延王師之入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豈不信哉

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峰集孫高陽行狀崇禎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爲訣墓之文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日　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合新集之兵攖其鋒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捷明莊烈帝乃僅蔭一錦衣指揮旋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槤熟于掌故嘉慶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超勇親王光顯寺一篇據其外祖綽爾鐸之行狀顚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宜删去之光顯寺卽額爾德尼昭也

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專載　上諭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　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蘭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略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闌布通之役不復追敘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準噶爾方略則以前編補述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掃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然指掌蓋館臣稟承　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中事尚多未詳故今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紀一以補烏闌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漠方略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廋爾乾隆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爲屢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犂者既以科布多之東屬喀部非伊犂將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廋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綽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　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數語甚至　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國初聲教逮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爲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於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爲東三

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其部落乃
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
沿但呼爲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間削
平諸部概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爲某地乎以本朝
之人譚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
論荒外

察罕廋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略康
熙五十八年　諭以鄂勒齊圖河（河字原作郭勒蒙古語也）居
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
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
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　命傅爾丹詳議
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惟近科
布多有察罕廋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
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兵護游牧按此云
察罕廋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
罕廋爾即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之察漢泊明矣（廋爾即淖
爾音轉蒙古謂泊也鄂勒齊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右）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
保奏察罕廋爾當阿爾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
不足移於阿勒達爾托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
臺應於山巔築礮臺植木實土爲城移察罕廋爾所
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
察罕泊大營烏里雅蘇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
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名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
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刮耳厓後編作噶爾依前編之
勒歪後編作烏勒圍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
泰一作陳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灘胡土克
圖一作呼圖克圖此猶瓦剌之爲衞拉火者之爲和
卓插漢之爲察哈爾（皆明史與本朝異稱）皆但從其一無庸泥
執若布隴堪布爾噶蘇台八字地名有但稱布隴堪
節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噶順者亦各從簡便
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順河烏
隆吉河塔密爾河博羅塔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
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爲地名乎水名乎闊舍
圖嶺博克達山本博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
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爲鄂博水爲烏
蘇河爲郭勒然用蒙古稱爲某山某水可也並稱山
水爲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敘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離闒冗惟一統志
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
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
昆都倫）狼山（蒙古名緯農托羅海）白石山（插漢七老圖）大青山（漢喀喇）陽
山（洪戈爾）陰山（葛札爾）赤城山（五藍拜星）楊河（烏里雅蘇臺）柳河（布爾
哈圖）獺山（塔爾巴哈臺）七金山（賀爾博真）黑山（喀喇莪博圖）黑水濼（喀喇
烏蘇）天河（都母達都騰葛里）天山（騰葛里克）日月池（納藍撒藍）白雲山（插漢
施羅海）大黑山（巴顏喀喇）木葉山（几几思都爾）鹽泊（達卜遜）白鹿山（布
虎圖）是謂地從主人名從中國惜每部落惟見於前
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大書並無譯義疑徐尚書
乾學開局洞庭山時無理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
能盡譯者悉仍其舊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
時　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
時戎馬倥偬未遑覆奏及事定始開西域圖志館知
伊犂爲烏孫喀什噶爾爲疏勒葉爾羌爲莎車烏魯
木齊爲車師庫車爲龜茲闢展爲鄯善樓蘭而塔爾
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
復追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磚房烏魯木齊譯云紅

廟兒搭爾巴哈臺譯云多水獺烏里雅蘇臺譯云多楊柳並無深義且建重鎮而無嘉名參史冊而難貫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然氷嶺葱嶺天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蘭烏蘇穆肅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與安大嶺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淩河何一非漢語而奉天錦州二府屬州縣名皆仍前代之舊曷嘗礙於通俗乎況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　盛京與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名何一是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爲不刊之令典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盛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已尼大水即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已尼大水即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書東夷諸國之例乃皇清通考四裔門忽以烏洛侯（改侯爲侯）爲鄂羅斯而於已尼大水即大北海則中隔與安大嶺相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當從通志者也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且載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闐各有元裔汗酋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是則回部之爲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派罕巴爾傳至霍集占三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在派罕巴爾之前謂成吉思與元大祖同名爲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證幻渺鑿空莫可究詰此則當從外藩功績表傳者也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狛亦今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彝以虜作鹵者　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爲小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炳煌視魏道武改柔然爲蠕蠕者何啻滄海之與蹄涔是記於教匪冉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不改書添幗）而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必書其本名（不曰高二馬五魏棒棒）紅夷大礮不作紅衣西藏之剌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旁（他書皆作喇嘛暎咭唎字書所無）至明季流寇名有本名如羅汝才（混世王曹操）惠天相（過天星）劉國能（天塌闖）李萬慶（射塌子）高迎祥（小闖王）李錦（一隻虎）劉體純（二隻虎）王輔臣（馬鷂子）劉哲（蝎子塊）高傑（番山鷂）王光恩（小秦王）馬進忠（混十萬）張光壁（黑煞神）楊光甫（一連鷹）賀一龍（革裏眼）孟長庚（點燈子）賀宗漢（活地草）高加討（顯道神）劉浩然（鄉裏人）劉洪啟（一把沙）吳氏綏寇紀略不知核實王橫雲明史藁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亦廿一史未有之笑柄也

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故趙氏翼謂噶爾丹敗於土臘河馬爾賽不於歸化城邀其歸路俞氏燮謂西藏即古佛國即中印度已皆差岐數千里至聲教所不通之國則道聽耳譚尤易鑿空而莫甚於西域聞見錄之述鄂羅斯其國不見史冊崛起元明至本朝始大故譚者莫知其涯際或以爲臣服之國不知會典

列朝貢之國九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荷蘭曰緬甸曰西洋諸國（謂意大里亞英吉利等國）（或一至無常期）其餘日本港口佛蘭西等皆爲互市之國不列於朝貢況鄂羅斯乎鄂羅斯地包絡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及黑龍江雖英吉利諸夷之書亦推鄂羅斯爲第一大國我使臣往返止與其疆吏相接不得見其汗也若聞見錄所述控噶爾大國攻破鄂羅斯者尤影響全無與退木爾沙皆以汗名爲國名是錄於葱嶺以西各國皆道聽塗說不根無稽故欲知西荒厓略者上則宜據利瑪竇南懷仁地圖近則宜觀海國圖志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內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即西海鄂羅斯既爲屬國即兼有北海皆徒知後張中華未覩寰瀛之大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賓四夷之事館內存貯外國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爲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爲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粵東番舶購求中國書籍轉譯夷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內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間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關繫中國者莫如暹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强與之敵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尉佗思漢之心乾隆中暹羅一封而緬甸稽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羅議其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國產米甲南洋歲濟廣東者數萬石兵既可禦外侮粟又可佐邊坻雖朝鮮莫逮也談邊防者尚於此加意乎

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爲戒　高宗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爲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　訏謨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即爲蒙古計與其爲匈奴突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水草寢訛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鴃音化泮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於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相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　本朝又分十三省爲十七省若湖廣爲湖南湖北江南爲江蘇安徽陝西之西爲甘肅直隸關外爲奉天然安慶徽州甘州肅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

江蘇江寧兩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況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皆治蘭州不駐甘州肅州乎竊維古者山川疆界州居部畫之誼及　國初偏沅巡撫改稱湖南之例則甘肅卽古涼州又卽隴西安徽省卽淮南江蘇省卽江東福建省卽閩南庶名實嘹然形勢畢舉且今代　詔令奏疏亦稱福建爲閩省安徽爲皖省不稱爲福省安省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豈非山川爲主州郡爲賓不可强更者乎至宜興儲氏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闊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爲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爲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爲一而洞庭之險失（今惟此條改正）合浙東浙西爲一而錢唐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爲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鎭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鎭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垂法戒也近人紀　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逗遛於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于鄂爾昆河一概不書卽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一及之而不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彼記言兵二萬僅歸二千則又失實）參贊額勒登額逗援于緬甸溫福債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于西藏恆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因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讉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賞罰國之大枋有章奏有　上諭具載官書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故　高宗屢諭史館列傳直書諸臣功過敬本此誼以昭信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于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諱之朝存三代之直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衞青漢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還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漠北故闊略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東在本朝尚爲內地乃袁枚敘岳鍾琪追羅卜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珍珍士人曰此桑駱海也路且自此窮矣究竟桑駱海在何方賊酋丹津遁往何地與官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絶徼渺無邊際者金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爲奇乎至剿捕內地教匪州縣櫛比尤當畫沙聚米乃方略軍報動言遇賊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犬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晨在漢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嶺之東追逾界嶺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爲綱維山川南北爲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路而

地利形勢如碁布局若網在綱良哉史乎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
典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
如之故或以　堂子為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
佛於　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即以　堂子為奉
佛乎且　堂子之圜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圜
殿神則名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
有一神矣神亭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內管
領一人免冠脫褂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祀圜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
別室亦兼禱圜殿神考開國方略　太祖初起兵
即禱於　堂子諸族人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滸之戰前數十載則　堂子
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惟圜殿神貝
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年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
兩戒尤為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
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
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為北紀
以限戎狄此但據禹貢九州言之故以中幹為北幹
其實昆侖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唐楊筠松疑龍
經述四幹有云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
惟有南龍入中國分脈布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華
不及見所見惟于闐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
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如狼居胥山寘顏山浚稽山
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
千里今並不得其遺蹟　迨本朝臣服漠北蒙古
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與安嶺盡隸版輿于是一統志
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
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
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峯蔓巒分為四
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不知
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遶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為唐努
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
為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又東南為白勒
奇那克科山又東為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
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為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
出其東麓又東北為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
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泰河哈流圖河納思
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
額勒齊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
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
吉兒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為阿爾泰山之尾
又東南復分二枝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為庫
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枝為都特嶺布帶
山圖古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為布勒堪山空鄂洛
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為阿爾班岳
達察嶺又東南為古爾板賽漢山其南為諾默渾山
其東南為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自空鄂
洛河濟罕山南向為奇齊格納山拜轟鄂爾山查喇
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爾泰上游之
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亦蜿蜒而
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為活爾活圖山至色
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二
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支
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

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山脉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　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脉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爲天山一支是爲小誤蓋天山之脉盡于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卽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　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爲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出寧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卽狼居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問漠北阿爾泰山爲北幹而僧一行所稱北幹者僅中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爲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爾泰山之西爲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冒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河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似合爲一幹者何曰蓄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脉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犂博羅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宰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爲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興安大嶺盡于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至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逕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爲天山支麓河南爲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於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脉則上起於闐中經青海下爲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脉不相屬故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爲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於天山蓋葱嶺河源經回部匯于蒲昌海(卽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披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卽滲水大卽瀦窮荒枯磧生氣不鍾于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脉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壘嶂偪之入塞至雍冀閒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也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

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于未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絶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不瀦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尚足語疏導辨方略乎至謂兩幹合于興安大嶺尤爲瞽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畫然二幹祖雖同出葱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遶套外爲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亘內蒙古各部而爲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爲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爲一幹殺祖禰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方外紀圖以阿爾泰爲金山杭愛山爲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爲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淆興安之稱惜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爲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爲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爲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爲阿魯台（西域圖志）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剌世相仇殺厄魯特乃瓦剌之裔豈得以仇國爲其祖禰況阿之與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于兀魯塔山禽之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名乎又謂阿速爲阿克蘇（續文獻通考）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則阿速自是葱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距阿克蘇萬里豈得以葱嶺以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奈曼部即乃蠻（外藩王公表傳及一統志）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營于杭海山即漠北杭愛山也又元祕史成吉思汗征乃蠻溯克魯連河而上（即克魯倫河）乃蠻塔陽汗度塔米爾河（亦作塔密爾即和林地）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圍之乃蠻潰遁被禽其子走至阿勒台山（即阿爾泰山）成吉思盡收其部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爲今賽音諾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于斡難河在克魯倫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爲今車臣汗地迄吞幷乃蠻始徙帳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塔密爾河之南是爲和林即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和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誣爲漠南乎至指毒非身毒（指毒今回疆之布魯特身毒則近南海）疏勒城非疏勒國（疏勒城屬敦煌郡耿恭所守也疏勒國則今喀什噶爾）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東西相去數千里而顏師古章懷注混殽爲一皆由讀史者詳中原而略外域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邵陽魏源譔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長爲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爾丹爲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詔逮斥之不逾年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中奉　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遽滅宜養兵待時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恆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曉洞賊情故動中窾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撤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干舞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照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已闢之苗疆撓攻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嘆然則　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今將滿兵遽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四方水識之要此先事之陸一也耿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洲間道入閩及鄭逆未平又排羣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識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　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李之芳撫浙江聞耿逆叛閩馳扼衢州督陣血戰屢挫賊鋒此任事之才三也

將材半由閱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爲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趾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果立西征之績明亮少時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舁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淖嚮導舁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喜歎曰吾壻將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蘭察爲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扈蹕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齕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趫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　詔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畢卽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儓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藉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温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

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諳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卽詫曰雲氣已頹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突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斷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定適有持銅匜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帥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愼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爲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與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爲用征臺灣時福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爲之盡力一戰破賊卽日抵嘉義城人以爲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驟勝而驕愎諫自用逾橋之役微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諳之大相牴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彈弓弦卜明日之勝負聽地窖知賊馬之衆寡驗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能爲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寧獨霍去病有天幸耶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爲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恆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衂直陳不諱　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泰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爲第一奇功蜀人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爲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急危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戰禽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爲全勝不知蓋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于某處絕糧數日又于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衂仰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謨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復之上六光地變色　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溽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興師難之卒薦傅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

隆中戡定伊犁　御製開惑論力闢漢唐諸儒地不足耕人不足臣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即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淮陰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浮言不惑故于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諏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昧機不敢以虛憍僨事今尚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未竣而卒順治十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侍衞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蕩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冑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二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郢書可以治燕里謠巷諺可入樂府不龜手之藥宋人以洴澼洸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爲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衍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以補涑水之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禎文集及吳江紐琇觚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我貳臣傳明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

朝及康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爲壻是六奇在明已貴安得謂乞丐投效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爲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驟貴於　興朝歟

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守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予謚忠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謂　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王之師列營錢塘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寧金聲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　王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兵四出角鬭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與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寧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衆食寡　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爲勒克德渾一爲博託一爲貝子屯齊後

皆立功閩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王載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破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兩浙三江民兵四起　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偏隅故得兼旬抗拒及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貝勒并未親至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陴誓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　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雞肋當　真人龍戰之師臨衝因壘卒佐崇墉視袁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尚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罣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闃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略并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廓擴帖木兒彌足勸干城而信後世

嘉慶二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言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

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即大哭羅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即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衆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常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王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提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衞及賊渡潼誘罪於清　上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列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

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興不敢發兵清力爭三日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腫清乃自躡草屩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髣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荊溪周濟山東新樂府云一聽征鼙怒若雷波馳鱗駭陣雲開歸來郤入將軍帳更與將軍共舉杯詠其事也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東三省世出名將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射選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速集隊拒敵則繞道邀之迎面遇賊則設伏擊之師行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遇賊後隊未集即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箐谷限於地勢則分隊迭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德參贊飈發電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戡大難其麾下功名最顯者曰二楊謂楊昭武侯遇春楊果勇侯芳也而昭武身後行狀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授三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遲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留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覩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覃加耀黜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尚未參贊也豈誤以黜侯之事爲革經略乎行狀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尚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楞泰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擒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士遇我衣鉢授我而徒以一階半級效末弁之拔擢駑駘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毋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勛勞乎蓋額侯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白事帳前不敢仰視遇春與穆克登布皆爲翼長蒼溪冉天元之戰兩翼長不相能額侯恐其僨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而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故行狀謂遇春不見説於經略者以此苗疆松桃被圍之役大軍隔險

未能驟援遇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隨撫隨進賊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解永綏之圍擣黃瓜寨之巢又衝圍拔出茶山壘之官兵遂復乾州連擢至副將而福康安旋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以此福康安操守不可與額侯同日語而其獎拔人才能得人死力亦大將之一長視額侯之御將過嚴難乎爲下者固互相長短焉

遇春夢神授黑旗故每戰賊望見黑旗即知爲楊家軍其行軍守額侯之法節制最嚴整雖行山澗箐谷中每數里必齊隊一次森然不亂縱倉卒遇伏衆寡不敵未嘗少卻方王三槐既禽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鋪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鬭穴遇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即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勁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撤回營始併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楞泰軍破之於雲臺鋪於是德參贊追徐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鋪遇春繞出其前大敗之時額侯病留達州聞捷即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遁黃土坎窮蹙甚而總兵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閬中合趨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鄉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黯澹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鄉勇數百殲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未滅復被檄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而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即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寧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埡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瑚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退其衆改鳥銃攢擊斃之都司鄭振貴以兵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既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士副將以下數十賊既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寨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燿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而遇春追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二戰爲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禽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夾攻所殪而穆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蓋剽銳不如節制其成敗判然若此然遇春料敵之智亦不可及平日椎訥若無能遇

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闇合古法嘗追王士虎於報曉埡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刦寨硐夜行曉伏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柝更夫奪門屠戮攻硐則鼓煙熏穴荼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衆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卽伏巢俟其歸全數禽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卽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劉茍文潤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贊德楞泰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萬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偪馬首遇春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中以待僅留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偪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翎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偪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回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譁譟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幷回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歎爲真福將道光初授陝甘總督其子國柱亦巡撫河南父子建節封圻相接　國朝漢臣由武兼文者自趙氏岳氏父子及梁化鳳梁鼐父子而外至遇春而四然趙岳梁三家立功于開創之初而遇春奮跡于承平之後尤遭遇所難至雍正中河內劉世明亦以總兵之子至浙閩總督而黜職于巴里坤又以縱兵刦掠伏法于甘州不以功名終故世不數之云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

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侯子雲翼襲爵）梁化鳳父子（長安人提督男爵子鼐浙閩總督）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子守乾總兵）陳福父子（榆林人子大用皆提督）殷化行（咸陽人廣東提督有功漠北）楊天縱（渭南人貴州提督有功苗疆）董芳（咸寧人提督副將軍）甘肅則趙良棟父子（寧夏人伯爵雲南提督子宏燦廣東總督宏燮巡撫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軍子用予總兵）岳鍾琪父子兄弟祖孫（臨洮人父昇龍叔超龍弟鍾璜皆提督鍾琪威信公大將軍川陝總督子濬巡撫）馬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皆提督觀伯總兵顯伯副將）潘育龍祖孫（靖遠人姪孫元善皆提督）韓良輔父子（甘州人與子勳皆提督）師懿德父子（寧夏人官提督父帝賓總兵賜謚）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子經文總兵）康泰兄弟（張掖人弟海皆總兵）高天喜（西寧人總兵圖形紫光殿）豆斌（固原人）紀龍（靈州人）唐希順（武威人）皆世麾鉞旂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與東南海賊横而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世襲輕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閥閱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爲良亦生材各種所獨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寧禽

渠殲敵　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避親用子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　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六百自伊犂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褒宣示中外惟潘之籌事前記未詳在康熙五十四年後屢立功青海雍正中官固原提督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坌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知其被圍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

又雍正元年貴州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囤未下撫臣何士壅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聳千仞左徑如線官軍束手經文問曰囤何以名羊城土人對曰中白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即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齕草簌簌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遣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諳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帝王之師恆有天助我朝龍興塞外之初每戰明兵及入關破賊皆有反風疾雨大風塵沙之助故敵軍人馬眯目而我軍得上風乘勢長驅至薩爾滸之役明軍火礮甚烈我軍惟有弓矢賴天大晦霾故敵搶礮皆中柳林我卒無傷者　高宗有御製詩紀之甚詳征朝鮮索倫渡鴨綠江黑龍江皆有冰泮冰解之異及　聖祖親征朔漠凡御營所止或無水之地泉湧于旁無草之區而葺環生帳左右及渡寧夏黃河惟御舟渡口冰解上下數里外冰結如故此皆見方略者岳鍾琪征青海沿海冰凍退入崇山士馬皆渴忽有瀾泉湧出一軍皆暢飲奏聞賜封靈應泉此見一統志者兆惠黑水營被圍營中掘井得水及援兵將至井忽眢遂潰圍而出亦見章奏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進藏過通天河無舟無筏以草囊聯貫如筏乘風張帆而渡人馬多驚潮忽一夕水涸淺見底則上游冰積橫壅斷流三軍急馳甫渡而水復至莫不驚以爲神又陝西榆林定邊之間有磚井村止有四井此外數十里無水是年征藏大兵過此人馬數萬甫下營山水忽至溝澮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遣

飛騎探之則出東北三十里山石中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井旁立佛寺勒碑紀事此見錢塘馮一鵬塞外雜識者至于元世祖軍至錢塘營于沙岸海潮不至者三日國初　王師抵杭復營其地海潮亦不至且錢塘江忽淺涸我軍浮騎過江遂定浙東尤爲僅事故知史冊所載光武渡滹沱而冰堅耿泉刺山石而水出非虛言也

邵陽魏源譔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國儒不譚兵墨傳守圉吏號專城言守不言攻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患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之於平時其次備之於動幾或則衝要或則間歧勿忽敵遠弦坑郢勿恃地險維輕鄧惟厥先民備豫諄諄孰敢侮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壘虞直攻厚其垝虞迫垣而隳靡也則隍池虞遠隍而憑陵也則陴睨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曰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种營寬州復完廢壘玠移合城釣山爰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揚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衞郢或豬塘濼以守蘄或浚溝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壚礦皆可爲勝重之本浮泥鬆沙必塹令盡試觀掘井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基較所載必廣厚倍之乃久而不圮一曰堅厚金取虎牢土以築汴及受元礮惟凹而已是之謂堅朱序鎮襄陽母謂西北隅衝敵斜築二十餘丐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曰形制藝祖圖汴如蚓斜縈爰及靖康攺擴方城四面受礮全堵摧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衞民濠以衞城臨深爲高金湯勢弁故築城必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塡三丈爲度淺則浚焉聽民取壕築室燒磚或罰輕罪堆土培堙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二宜闊闊不易越十丈爲度底闊半之城上銃矢得及外隄太遠不及太狹敵馳沿栽糾草用防崩阤三宜暗穽有暗穽則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闊皆丈及泉爲度城潦內洩引流外助潛表其淺遣兵易渡是之謂重淵三者濠事備矣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庳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易守此之謂重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樁木於水上勿若伏鐵杙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賊易防無形則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宜備堞垣宜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爲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闊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准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偪偪恐對放火器自擊其城也遼則矢石無力不能及人也凡轒轀木驢旱船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堵若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垛以躲身爲義也不能躲身則如勿堞堞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今之爲堞者高與肩齊口僅容肘安所用之且

議堞制內各甃基高闊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憩卒可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則懸孔視之隨機禦之我可傷賊賊不我害則禦之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爲彎胚以陶之既成而甃用之若夫牛馬牆者則在城外與濠上凡濠之岸不拘寬狹狹即丈許寬不踰倍其濱爲牆磚石隨在每雉一大銃竇每五步則一中銃竇其高及肩上各爲直縫（高三寸闊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銃竇再上牆脊則尖其石銳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衆則大銃擊之賊登牆則大斧火棒一擊而墜之或急餓不及或昏夜難辨門未敢啓則避難之人牛畜之屬皆暫於垣內避之垣依城爲命城以垣爲衞緩急相助進退有備施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劉琦所以勝於順昌也守禦已堅始可出奇以戰代守以禦解圍則莫如暗門暗門之制潛視出入便處鑿城爲門外存尺餘臨時洒穿內施排柱鐵木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怠或城攻甫息潛出精騎銜枚襲擊勝不遠追賊疲自逸仍於城上多積磚石防敵犯門急擊勿失是爲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愼之哉

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急磴各一柵嚴司啓閉一防賊登一防怠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周遭亦作垣牆賊即入城尚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木欄以圍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逵行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主竇其下一丁竇內餘皆入伍設伏巷中洞開城戶賊果大至火施無所兵加無處旗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數賊入城而闔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賬詰盜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愼火盜保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令民自積蓋輸之於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國然儲積非特粟也臺城之閉但知積米不備薪芻後壞尚書省以爲薪徹薦剉以飼車又無鹽食病腫載塗是則薪宜備芻茭宜備魚鹽宜備匈奴圍疏勒絕其城外之汲澗北魏圍虎牢隧洩城中之井脈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創之乎抑聽其虜掠以齎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桓溫潰趙犨徙粮黃巢躓寇準瘞穀敵兵畏惟輔焚粟金師匱于謙空食強寇辟然或諭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困積令自典守而自糶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官糴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瘞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餉敵欲李牧嚴堠入保而胡不窺邊陳俊輕騎牧掠而賊自敗逐

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堡壁圍之施諸邊塞尤爲要策三曰清芻草馬恃草以糧敵恃馬以强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遼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勝敵以寡矣金據牟駝岡芻豆而汴京困于謙空近郊牧廠而敵騎退尤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即水秦毒涇之上流以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劉錡毒潁困敵師毒草困敵馬五曰清廬舍清郊埸凡近城三丈內有屋者賊或內伏以仰射或取梁柱爲攻梯或順風延燎或起堙乘基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急則燬之凡濠外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之有土阜則得以塡濠而礙礮有豐草溝渠則敵可潛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困積者皆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或運入之有木筏在百里者暫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軍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敵敵不害我則先爲不可勝矣雖然城之所衞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盡衞者無限則所以掎角分錯各自爲守非堡寨莫尚焉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旣備宜籌守禦之人大端有三曰定號令嚴禁約廣方略號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四正四隅各設總副丞倅紳儒小事專斷大事諮行勿易旌旗毋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者敗次安鄉民土木之變于謙令兵皆出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毋失所凡避亂入城之戶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處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旣多宜防奸細防之之法立柵壕外以詰之分門出入以別之親識保領以核之然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則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則衆志不可不幷也然後擇賢能有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失千百萬人也葸耎者不爲長惷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愎鷙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一隅疏防三方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貧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守具計城若干堞計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備不時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堅盾於扼要而備之凡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肄之如此則號令定矣禁約之宜申者數事禁訛言禁方士恐煽衆而洩奥也禁茶坊禁寓店禁夜行恐藪奸而誨盜也禁吹響器舉表竿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噪恐賊驚我而乘釁也禁擅離汛地凡門柵臺堞庫獄中營游營奇營戰營各止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擅入汛地恐賊諜托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啓門竇禁私酬賊語禁私啓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旣固矣乃可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犒賞以鼓氣共甘苦以固志謹斥堠以警備設墩臺內設望樓遠鏡厚偵諜以審僞選死士爲親兵以彈壓設更番之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人各保堞有警輪乘無警輪巡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貯之將爇以澆敵也石各以類積之可大摧而小擊也灰之以瞀其睫也樓櫓泥之以防其爇也雉置楮墨以備緩急也時而遲之以稽其疏佚也

誅信而賞必所以致其實也凡賊之攻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乘我倦曠日持久乘我懈風雨晦冥乘我忽矢乏礟稀乘我竭堞單坡平乘我缺失火驚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逸足欲定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守易則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逸矣賊攻東南我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游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聲譁斯心志不畏聲擾斯賊人得討手示目語毋囂其氣夜惟更柝晝惟旗幟則其聲靜矣凡賊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備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緩進散衝以耗我勢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憒撤圍勿喜疾攻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釁毋利忽退毋懈久持毋敝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敵詭有萬守豈一端其道賾殺不厭詳參請極情變知者觀焉防莫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懸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爲禽也明史鐵鉉傳禦燕王事凡門之制宜備火攻故竅其扇以出銃槊則攻者不敢前也泄其上以溜水則火者無所施也鑿城上近門處爲池橫長與門等上闊底窄形如檐槽橫開七孔水如閘洩此羊侃法若火已然則提罋缶而擲之或囊糠沙而濕之或益薪月城爲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備急也毋徒石塞土塡以自穽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之法濕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賊鉤竿或多懸刺木或外架浮籬防潛襲而梯登也竹編牛皮而鑿其中出內矢而捍外射也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衝車不能壞也若壞及堞則木爲女垣而輪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壞及城則急柵而拒之勁槍弩以守之否則益火以絕之急築偃月城以翼之內掘深濠以備之則敵莫能害也門堞既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入而乘機刼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管以仕危維州之壘以嫁啓汝州之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也圍守既久人無固思一夫下縋衆心危疑或嫌釁於我或貳敵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廩之授戈而使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加外鐍而錮之則內應塞矣單激燕劓卽墨怒鄴縱反間降兵疑則離畔止矣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防火藥防草場所以杜變也獄者變之藪庫者刼之招徑寶者賊之媒所以除蘖也奸之外至非惟諜詗也有詭冒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欒乘婦車入曲沃蠻衣敗卒陷犍爲暉效蜀幟敗景崇賊稱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冒雪入蔡州霧破夾寨則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容元夕崑崙則乘令節而襲之梯倚城外華州危廿騎徑入隆德平宋王德禽姚賊事則乘不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佯退而實進已去而復來聲前而掩後求和以緩備爲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令嚴可以杜冒備密可以防襲持重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二曰土山曰磴道曰塡濠曰雲梯曰木驢曰地道曰撞木曰鉤竿曰蟻附曰礟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旣臨內山應焉曾

樓增高明制其巔或則地道潛引彼土陷不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磴以登我潛投蒿雜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擲者如雨或推輪橋中實薪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爲主星擲飆發敵敗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雲梯飛空上施濕氈多載壯士翼以轒轀薪土隨之填塹遂前則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三木並施一鉤一距一則燎之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潛焰勿熺重必偏陷鼓轉急隨其焰亘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既敗乃創木驢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斸且鉏城瓦於隍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葦實脂歧如燕尾縋而燒之立爐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冶爐鐵汁篩之潰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輪俟進舉竿一挽入闉則制木驢之法也上攻既窮俯攻復敗乃謀暗道鑿土爲害角鳴地中堞傾垣壞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繞城多坎伏甕而聽其聲空空掘塹以迎颺灰煽烟遇熏若甦客知有備計輟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絀將謀女牆爰撞爰鉤蟻附礮傷四者各施主人倉皇則如之何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鉤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施客若鉤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刀外向長柄下垂迎刃而隕以銳爲宜若拒蟻附其道多端繩鉤上挽錐板下搏轉石檑木如雨循環急則重斧斫其近攀遠則蒺藜刺馬礙轒若拒礮石以柔制剛張幕結網布枯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壞牆此拒四者之法也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或以高車加鑊於鑪炙炭沸油積薪助噓得水益焰樓燔可虞宜下濕

沙泥漿輿俱或束松竿灌膏焚櫓利用鐵鉤以斷其灶若燎已及水滅則宜或箭或袋以熄爲期撲緩則殆毋悔噬臍此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曰水之攻耶必城庳窪繕版窒竇勿爲魚蝦急募善檝載鍬載划銜枚夜出決堰囊沙敵壘潰亂急擊無譁此待水攻之法也問者曰善

戰守下

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勝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勝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恆凡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治弔死問傷所以恤下積薪誓死所以厲士齎財犒軍所以勸勇託神設誓所以固衆設像朝闕所以激忠誅除反仄所以伸威聲言援至所以安困開門出擊所以壯氣此制勝之本也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邀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鎮卒佚制困險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禕扼夾於三嶺也柜蹙休於夾石也清河之禽明徹也京口之困兀木也知歸路之可乘矣詡之弱弩誘羌也宮之僞降陷操也雄之設伏間尚也錡之浮橋濟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佚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日乃寢伺怠忽出備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或募死士效敵衣號乘怠劫營因風縱礮雷起奮殺雷止則寂驚與同驚息與佯息呼散嘯聚如萬如一暮往曉返東出西入疑鬼疑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之其術有二敵有糧艘募鑿沈之敵恃困積伺間侵之火藥焚之輜重禽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

毒其草芻以飢其乘囊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陴靜坐徐城莫測雞犬無聲順昌逐北恭斷夜行刁斗寂默譁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不可以不暇也臨敵倉皇躁則可乘灑門却掃強敵斂形飲博澶淵解衣新亭其外有餘何機不譬雖然不可以不佚也毋失飲食之節毋絕人馬之力毋肆寒暑之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勢相百雖然不可以坐俟也漢阻輿勢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逗玠保大散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士大峴滅廣固幽棄榆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縱敵渡河金捧腹無悔噬臍無忘蟻築舍易卽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何處可偏師令牽顧何處可游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摧半渡步騎屯外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掠樵困久必敗布圍瞭宮困於邳慕容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昊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郢都覆趙非信陵邯鄲蹙史慈告急於中原崧女突圍於州牧虛聲應和者不可恃鄰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格形禁勢守陴聞之百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己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申廉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虞詡示之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牛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圍解劉琨胡笳悲嘯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巡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襄間其與國而圍解陳平間其後宮而圍解勾踐間其謀臣而圍解華元刼其主帥而圍解曰然則識敵將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嘗之蒿矢（以矢盡故）以觀其走而自也急選善射中之勿以是殪一而失百也請問矢真盡如之何曰縛蒿爲人夜縋之城敵爭射之其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回敵疑主將發矢蝟來因資於敵其巧莫階

水守篇

荊揚水國江海爲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有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泗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譚也扼江十郡其要七渡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如何而形格勢禁如何而扼吭拊背願聞其宜忌可乎曰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請言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防淺防火防風防鑿防鐵鎖鐵栈以閩船遇倭船如以車碾螳者閩船如城倭船如艙大海相逢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粵船遇閩船如以石破缶者粵材鐵力閩材杉松風濤相撞良楛異功此以知堅之勝脆矣（韓世忠以海船敗金兵虞允文以海鰌船沉敵舟）孫曹劉盧之爭順風者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機可以知乘風之利矣春秋吳楚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之利矣雖然鄱陽之戰敵艦高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傅攞引舟佯避俟敵過而回舟揚灰當敗之此易下風爲上風者也梁陳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瑱徐出蕪湖躡其後敵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溯流爲上流者也若夫淺

之爲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然岳平楊么預置草筏以塞港迫敵走險而遂禽之吳攻交州乘潮挑戰以僞遁潮落礙杙而後乘之則可以淺致敵也風之爲患世傑颶覆於厓門金師濤捲於唐島然海船之制兩頭設柁東風西駛南風北駛占驗有定無適不宜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爲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之智而敗徐道覆之譎而敗或乘風烈而火之或乘無風而火之（海艦無風不能動）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厓山之戰海船各塗泥而火箭不爇河陽之戰鐵竿拒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沉則鑿患甚焉然或施夾艙而釘鐵或募善泅以護舟則亦備敵我沉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禽或橫鐵鎖或絙舟輪繫樹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斷水之計歟欲破鐵鎖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筏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笮聯艨艟者宜募勇士披鎧進攻綆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溺蔽空若破篾石礙淺者宜令善水潛以銳刀籠解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杙樓後峋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藥浸雨火不侵周以生革捍矢衞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矛穴弩礟車外施濕氈生革禦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馳牙旂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艘生革障矢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艙伏卒閱疑神鬼募泅善櫓破浪如駛佯敗爭泅空舟以委踐機觸刃精卒

驟起火器四發檣隊披靡曰鷹船兩頭俱銳不辨首尾竹板密釘旁窗出矢進退如飛順逆可使多其櫓槳水戰可恃曰漁船材簡用巨出海最諳每載三人一槳一帆一以銃護任竟往還隨波上下敵莫我覘此皆用以哨探者也曰蒙衝多張生革矢石是蔽篙師在內弩槍是衞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渭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溺死無算又或三舫聯爲一貫中實旁虛浮板易諼夜戰誤敵功倍事半曰走舸舷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此皆用以掩襲者也曰子母舟長餘三丈前爲巨艫廣實藥薪後艙內虛小舟藏之使風齊驅抵彼火發後舟則遁曰聯環舟舟分二截聯以鉤環外視若一徑趨敵舟前冒鐵釘載礟實油釘撞於敵環解鉤抽礟火擊之後去前留此皆用以焚敵者也曰沙船調戧使風三桅五桅一日千里大帆長駛增以舷柵江海是宜曰鬭艦形如樓船其制稍遒外牆內柵伏弩重矛上無蔽覆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枹曰遊艇有舷無牆多槳迅櫓虞候用之回轉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啓處此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礟礟或自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風不能顛堅架量高審敵測竿暗表識之遠近直弦舟處筏後布障筏前敵莫我測望之如垣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摧內圍施必萬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飲馬天塹欲渡狐疑宜用浮橋枕席過師大艘數十巨笮組之試諸上游移置敵磯夜釣量江諜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艦繕矣必練水師水師二要一專號令二重募練號繁則淆令紛則雜編什五舟爲一䑸哨官轄之兩哨爲一

司分總轄之三司爲一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鑲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其責成而鈐束之擇膽練者俾爲舵師臨戰股栗必亟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鹽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効用也或泅鑽敵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燧潛發而燎之或鐵綆繫舟而拽之或出奇載礮而擾之或冒險伺間而偵之或達信圍城而應之或賫蠟請授而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星樁則遇而鋸之敵張網綴鈴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招致也或懸重賞而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宜備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礮有守礮有攻礮其製莫精於西夷其用莫習於西夷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夷以夷攻夷上策權奇其說姑俟諸異日請先言內地所宜者乎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橐或騎水軍之命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礬水以漬之竹箬繚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毬不能燎也人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爲甲而礬淬之編以鵝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罌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爲難宜屈銀橐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腎與足心謂湧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來爲禍上漆椰瓢以護之下裹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爲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爲轡手援以行短橈冒鐵可戰可杭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六或火或鉤或竿或鏢或豆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又以留之欲辟濕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敵

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爇篷火抓是資圓木陷刃空中藥施火孔六七倒錐寘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桅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實硝磺薄沙覆之火碗中央加蓋微扃輕擲敵艙火激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曰火桶更有噴筩二尺堅篁纏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遠粘檣帆煙發倉皇是曰噴筩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藥作團借火器力一發四迸篷隙艙側敵備不及水沸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煆灰煉油硝硫助功狼糞艾肭弁焙則同逆風愈勁神熖鬼工此則火攻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不及則如之何曰有鉤鎌焉或割其繚或鉤其舷物微用便利輕以彎有撩鉤焉三鋒一柄左鉤右漉或撈首級或鉤帆幅梢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焉或距或鉤嚴禁勿泄賊艘徑撞碎於銳鐵此鉤之利也有鐵鏢焉升桅斗而擲之船頭船尾乘高則駛體重利下巨鐵細尾中舟必洞中人必死勢雖多人技習可使敵舟若近我高彼小鋼頭竹尾得力爲巧擲之如雨敵衆雲擾此大小鏢之利也拍竿之制施於樓船上置巨石轆轤貫焉層樓百尺六竿相聯壯士數百層環其巔發之碎敵熊羆莫前撞竿之制施於戰艇堅木冒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鷄白兼油擲以瓦磁風濤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縱風乘之又聞錢瓘擊吳狼山己船篩沙豆灑敵舷戰血所漬僵仆相延又聞倭寇掠舟過吳鄉民憤追泥潑其艫我躡草履倭顛不扶奮前殪之枕尸載塗此油豆沙泥之利

也雖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祕我以制敵反為敵制浮橋攢鉤拒非不善也岑彭縱焚橋鉤而述兵敗竹籠沙石遏非不密也昭達潛水斫籠而嶺賊潰吳人禦晉之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泄而有大筏火炬之燒杜預禦晉之謀非不智也桔槔擊船彰而不免長岐棖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坊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坊苗篇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禦水攻苗鷙攻伏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則聚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峒藥材出於谷何謂所惡莠苗不留於寨奸民不入於寨吏胥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哨久則圮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歟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歟苗壤不毓礦奚自而入人予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而鬭鬭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狼翼而飛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淵硝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制碉堡之法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碉容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禁盜不踰有二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強壁堅野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蠻土蠻不如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勞渴習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徑仄箐密淵曲故騎射不宜步利猱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夫鷙鳥之將擊也必盤空而出不意其視審其至捷有不擊擊必中中必逝苗竄若狡兔然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株及故黨與離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昔者諸葛武侯之渡瀘也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選哀勞勁卒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茂韓雍陳金蔡經之於獞猺李化龍朱燮元之於蠻明張岳
國朝張廣泗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夾進互擊者也 大清之興也平地則各旗為八遇險則八旗為一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馭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鷙攻伏

軍政篇

能以衆正我戰必克捄時如捄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篇

聞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尚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儲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為職方武選二司出為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強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偽無不瞭於平日外以待邊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

入以待尚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或謂明時官制異　本朝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洲似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軍機處非即明之內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掌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兵之權與總憲冢宰並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二選司備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尚略同明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機章京之選遠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書藝之工敏其遷擢則幾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則幾同閒曹矣兵部果閒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審處之司員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書往往不遷他職於以磨厲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枋與明代之儲養樞材邊材相等夫明代不聞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聞求將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尚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烏在儲養樞材邊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哉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滇逆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犂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擣穴數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勦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則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駑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衂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拔梁化鳳　純皇帝之拔兆惠拔阿桂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不能平賊則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即撥亂之朝爪牙心膂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苴而家頗牧

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徵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爲貴選鋒也譚綸戚繼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教以陣法擊刺戰船火器則不能入閩平倭劉綎李成梁父子非募練家丁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馬芳梁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帳下親兵健兒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師之役劉綎必得川兵薊門設鎮之初戚繼光必用浙兵蓋非其心腹爪牙則呼應不靈摧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嵬軍明之戚繼光則全恃鴛鴦陣矣後漢之朱儁三國之呂虔晉之王渾皆以家兵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豢家兵之貲力惟有抽兵弁餉而選練之如璘玠譚戚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幾及七萬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由習覩粵兵之駑也粵兵之駑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汰去冗兵之餉額幷爲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弁六千爲斷別募沿海驍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廈寧波吳淞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

汲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覩之如安南日本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爲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爲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分之一寧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恆言而非將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衆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即前日遼兵也女真滿萬不可敵而與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即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葱嶺西洋西竺盡建藩封爲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萬殲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者即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衄折於元代而完顏陳和尚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劉岳韓吳屢以東南兵摧兀术馮凌之師同時同事勝敗天殊且徵近事青海厄魯特横於國初今則青海蒙古畏黑番如虎狼歲煩官兵爲之防戍又喀爾喀爲準噶爾躪轢如入無人之境及超勇親王蹀血一戰斬賊數萬亦即喀爾喀之兵紅毛戈船火器横行海外及鄭成功一戰逐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即閩廈之兵是知兵無强弱强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决拾又曰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礮本得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夷礮有鬻於粵東者矣有鬻於新嘉坡者矣有鬻於孟邁孟加臘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礮出售之市孟邁孟加臘亦然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夷礮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礮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徹防遂棄諸虎門之洋此尚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飭商四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爲四夷哨探報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即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礮傷礁損過甚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粵卸貨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夷如佛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國之官礮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礮則并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恃貿易爲生計即恃海船爲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即終年停泊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嶴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窳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繼造米艇霆船未有即用水師之船者今即實估實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則

亦不過數年而艙朽柁敝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護本省海運之糧以達於天津 欽派驗米大臣蒞津收兌後并閱護運之水師然後給咨回省則師船無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造不敢不堅其練不敢不熟縱不足讋外夷亦可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年採買臺灣米十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或採買暹邏米數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夫放洋以紆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船北上者往往順風七晝夜達天津彼夷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況版輿之內乎臺米運津本近年恆事而暹米採買濟粵亦康熙以來歲行舊例今但加運推廣久之並可酌減南漕以紓江浙民力之窮豈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哨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束之凡三大類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恃堅壁清野土著縱不長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縱不習攻鬬亦可不籌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憑城即以守爲戰以正出奇也高壘深溝間出奇兵絕敵餉道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遇剽悍之敵如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戚繼光之守薊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但將帥宜習即守土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歟城高厚濠深闊歟城中倉粟足歟庫中器械利歟保甲行奸宄息人心固歟薪芻鹽鐵木石灰油井泉無缺歟此豈必臨敵而後可議者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 本朝棄地守亦無用宜令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偪海濱船抵城外與臺灣瓊州崇明形勢迥殊今封禁內地之南田而守孤懸之荒嶠以徒貽外夷之挾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寶山縣城迫海塘即承平之日亦宜內移於江灣羅店或再內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絕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擅金湯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寶山先潰或城內之滿漢兵自鬨有險可守且如此況無險乎粵省舊城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載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禦海寇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而吳淞天津礮臺不近扼內港皆遠置於口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礮攻呆堞而我反以呆礮擊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移諸港內岸狹之處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礮之法莫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滑縣礮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磚石中沙土大礮遇沙即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侯芳礮臺必築砲城磚石固易訇碎即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尚書則徐

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鬬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異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迹同流賊紅夷

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埠頭通互市爲名專以鴉片之烟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異倭者二紅夷之水戰與火攻强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惡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片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岐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讋英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煙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爲款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爲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煙吸煙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

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而望其高氣尚力乎提鎮撫標名食糧而身倚市出應伍而歸刺繡尚望其披堅執銳乎聞徵調則閨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寥寥而武試騎射甲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爲兵之地蘇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淮揚越之温台寧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吳之徐州壽春浙之金華處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贛州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勁旅募兵者當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强之使武地不文者强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易地能爲良乎請　勑督撫會同提學使者檄示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於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　勑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永免僉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驍銳散布於腹內諸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浙西無冗糜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矣以江浙推之閩廣以沿海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鄒魯之文學强燕趙之慨忼不以豐沛之剽悍責吳越之秀良量地陰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責鼃翟以搏擊索鷹隼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雍正中西虜未靖　憲皇帝詔各省督撫保舉技勇之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胷鏜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貽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海內無盜賊之警而邊疆皆赴武之士　神哉　聖主之牢籠駕馭乎道光五載回疆之役將軍長齡奏選新疆遣犯二千爲前鋒每能黑夜刼營嚴冬渡水數百里偵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復之勛奈何動曰無兵可用又奈何動曰莠民可虞誠能召募驍悍之民爲兵則北五省之回匪紅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鬬之輩魚鹽私販之輩市舶亡命之輩皆剿夷之烏喙也以沿海梟徒爲水師水師無敵于東南而海賊不患于東南矣練中原亡命爲陸營陸營無敵于西北而土盜不生于西北矣收兩利祛兩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明代征剿動調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廣西之狼兵

湖廣永順保靖之苗兵爲最以少擊衆十出九勝天
下莫强焉土兵亦踴躍赴調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數
如調兵三千輒以六千至調兵五千輒以萬人至然
今思州田州卽岑氏故地永順府卽二彭氏地未聞
有彪雄之狠兵苗兵何哉前此轄于土司其連坐之
法極嚴故士爭用命自改土歸流以後一如內地之
編氓之營伍泯然無異矣今日土兵則惟金川屯練
最著亦皆調一而得二調五而得十知土兵之所以
勝於官兵則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譚綸戚繼光之
鴛鴦陣法卽土兵之法如一參將領三千人爲一營
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爲哨哨有長五百一把總六
總一參將儳一營全退斬參將一總全退斬把總一
隊一哨全退斬哨長隊長如是則將與長無敢不奮
死矣如軍退而參將不退戰死則斬五把總把總不
退戰死斬十哨長哨長不退戰死斬十隊長隊長不
退戰死斬九卒若一軍不退則主將雖死綏其下不
連坐如此則士卒無敢不奮死矣所誅者常不過十
人則其法必行故鬬亂而陣不亂可死而不可敗是
土兵之法卽古者節制之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有
常勝之將自海上用兵以來未嘗斬逃將逃伍而欲
一士之用命能乎問曰韓信何以能驅市人而與之
戰曰穰苴斬貴臣以肅驕軍孫武斬寵姬以厲女戎
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單神師走卒以悚衆此皆
倉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己猝然之用不得已
爲此欲速助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萬人之耳
目與淮陰置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
練兵使之有勇難使之知方尤難知方則必使人人
知軍法軍情戚繼光訓北兵一書訓南兵一書擇要

簡括人頒一冊以資講誦孫承宗車營陣法別爲百
八叩設疑送難以詰將士待其各自爲答皆必使士
知將心將知法意得於心應於手也如水師募閩廣
之人則風濤駕駛雖所熟習而火舟火箭噴筒攻首
尾躍中艙之法非演試能精乎陸營募江北淮北之
人則技擊弓馬鎗銃雖所擅長而進退分合奇伏援
應之法非練習能熟乎古言野戰言人自爲戰者皆
世亂百戰之餘深入敵境士懷必死之志若承平自
戰其地進死退生渙散無節制而欲使人自爲戰雖
韓白其能乎矧臨大敵用大衆弩矢如風雨礮火若
雷電生死在呼吸平時有十分之技者臨陣僅能用
其四五分臨陣能用其四五分卽已無敵於天下自
非訓兵講武日取國人三申五令之使寢饋不離焉
淪肌浹髓焉鮮不臨小敵而倉皇臨大敵而失措者
將才有武有文選武將之法卽寓於練兵之中選文
臣將兵之法卽寓於取士命官之中歐陽修言取軍
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爲一隊而校之其
技精最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爲隊長合十隊長而
校之又擇其知法意能約束者一人以爲禆將合十
禆將又擇其有見識知籌策者一人以爲大將此寓
於練兵之中者文臣則於大挑舉人及進士中擇其
才略明敏者使爲兵部平時則講習兵法蒐討軍實
有事則出差巡視以練邊務材能弗稱者改選別部
材能稱職者專升兵備及邊郡知府必有真材出其
間此寓於取士命官之中者紈袴虛憍之人勿用剛
愎趾高之人勿用騃庸無識之人勿用便辟猾巧之
人勿用
有大將有戰將孔子言軍旅之事未嘗學而又言我

戰必克蓋衞靈所問者戰將之事非大將之事也世人動言神兵非學到不知從古教正不教奇節制可教奇謀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力於節制者十之九得力於奇謀者十之一蓋奇謀不出於節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孫武之書可行於權譎之代非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寧拙速無巧遲當倭陷興化急在然眉而大猷方講十圍五攻之法鑿溝塹堵海堧盡斷其走路以待戚繼光至而後合攻殲之無一倭漏網其論備倭則欲以樓船殲之海中河船禦之內河爲一舉掃蕩而不專陸戰其論備北虜則必練車營衞步騎火器勝之以大陣固不專以家丁取小捷亦不專以守險計自全其所見皆出李成梁劉顯等之上故譚綸與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軍凡風角占驗奇門遁甲皆不用毋乃矯枉之偏曰此大將之識所以不可及也商周興亡同以甲子衞士之奇且不可以語戰將之奇況可以語大將之正乎

軍儲篇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運無往不復作軍儲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爲興利者有以節用爲興利者有以塞患爲興利者有以開源爲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竇千蠹晝夜朘蝕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糧艘乎江浙曷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譁者亦百譁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則通倉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曷變行票鹽乎省改捆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爲不行則獸者百撓者萬撓者即獸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賚大赦三年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賾矣機變滋矣有恃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 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逋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蠲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 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幷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幷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鴉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爲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煙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

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煙不戒者黥之則紈袴溫飽之煙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倘有紈袴溫飽之家恥黥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爲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黥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禁民爲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蠹財者寧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墾貨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爲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罽賓安息條支瀕海諸國皆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面或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幕者錢背）唐西域記龜茲國覩貨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舶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貿遷黠吏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彫弊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船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衆故昔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幷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

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為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源之利

軍儲篇二

難者曰貨源之為急標開礦之為濬源則聞命矣若夫聚衆則難散邊夷則易釁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千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銀二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衆不徵稅而他省獨患衆患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西寧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為二提標之優差伊犂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為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沙百斤煎銀六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鍤雲趨裹糧鶩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旺礦旺人衆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為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治而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斂曰廚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二長又有爐長鑲長硐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為桂家銀場為緬夷所憚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為猓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宮裏雁為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尚賢獻場於朝反為官所捕治於是二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鼐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猓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譌音為廠今並改正)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衆者　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閹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黷武亡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賦致寇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懲色荒而禁婚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幣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

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觔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予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數百斤計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萬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未聞其時淘采之方與官府榷斂之法懲禁之制管仲桑宏羊孔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當取以富國而不可為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過曰鹽曰鐵不聞有榷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鐵以殖貨吳濞鄧通皆鑄銅山以致富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鐵者鈦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令後唐至興二年始除止畝納長農器錢一文五分）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烏乎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誠何道哉馬端臨求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貴難得之貨有古人遺意夫不貴難得之貨曷為百金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告緡算車鹿皮薦璧而獨疏網於金幣有是理哉曰周官卝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誰言上世無坑冶開閉之禁者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品梁州厥貢鏐鐵銀鏤砮磬管子禹湯鑄歷山莊山之金為幣以救水旱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誰言上世不貴金為貨幣者計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無耗減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無開采則無征榷無征榷則藏在山澤守自卝人其禁既厲民無從私立坑冶非若鐵為日用農器所必需銅為鑄兵鑄泉所時用有官采官鑄之榷即有私采私鑄之奸日增月益法令斯繁故禁鐵反密於禁金非民樂犯銅鐵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金及後世鑄象寫經融箔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然唐初置陜宣潤饒衢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閉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者數十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銀二萬五千兩則其事尚微不足比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各道置也冶十有一銀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末及神宗元豐初大約天下歲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其時礦苗微歇者屢朝恆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荊湖新發之礦漕司慮發本錢往往停閉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為稅此皆宋以來開采之事未嘗有礦徒擾民礦稅病民也明太祖成祖仁宗屢慎重開礦之事然陜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銀屏山爐冶四十二座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縣銀場局皆始於洪武之世永樂遣官赴湖廣貴州采辦金銀課又開福建埔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阯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浙江增至九萬餘英宗初下詔封坑穴撤閘辦官既而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

止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億過於公稅是則閉與開兩失之矣自是以後礦事遂屬於中官天順四年始命中官分赴雲南四川福建浙江於是雲南十萬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浙閩如舊總四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時中官開湖廣武陵等縣金場則得不償費一小擾武宗時復聽內官奏開閩浙銀場則無礦責銀再小擾至萬歷二十四年衛千戶仲春奏請開礦助大工於是河南之汝南山山東之沂州沂水蒙陰臨朐費滕棲霞招遠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三百萬兩每歲亦不過三十萬而奸璫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利歸下怨歸上爲任璫之極弊回思洪永宣德時何政唐宋金源時何政固宜爲封禁者之口實開冶者之厲戒哉更考　國朝　列聖之　詔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奏久經開礦之地如雲南湖廣山西等處聽本地窮民自開地方官查明記冊其別省人往開及本處富戶霸占者罪之其他省未開采者禁之　上曰有礦之地初開即禁則可若久經開采貧民措貲覓利藉資衣食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總之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吏處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　諭曰兩廣總督鄂彌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衆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則爲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頓地方豈可圖便偷安置國計於不問張天駿藉安靖之名爲卸責自全之地其交部議處四年六月廣督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有鍊出銀礦請給商人工費惟該縣洪礤礦出銀過多及河源縣銅礦佰近銅山均請封閉　諭曰銀礦議閉之說豈因開銀獲利者多則開銅者少乎不然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詳議以聞四十二年二月　詔曰劉秉恬奏促浸攢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開礦采金是以呼爲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項則產金自屬不妄若所產金沙果王不如官爲勘驗試采爲兩金川設鎮安營之費嘉慶元年六月　諭曰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輝等處禁山適有偷挖金兩之衆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拏辦等語向例嚴察新疆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衆生事今既畏懼獻出金沙尚屬遵法何得派兵拏辦倘有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　世宗不有慎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强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可不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三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

卿蔡之定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鎏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賫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僞盜賊之窺伺銅錢廢而盡鑄爲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爲蔡京攺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爲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爲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貨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其意一主於便民而不在於罔利猶是周官質劑之遺譬如以票券錢非卽以票爲錢以窩引中鹽非卽以窩爲鹽皆有所附麗而行之至蔡京攺行鈔法則無復官錢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是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不堪覆瓿而以居奇宜乎奸僞競起影射朋生不旋踵而皆廢金元明代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强人情之不願如欲復行竊恐造之勞用之滯敝之速僞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之興廢而後效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況以楮代幣視白鹿皮薦直四十萬其籠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一也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入錢者卽日給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之及富人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其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觀中蔡京更鈔法則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封樁舊積絕口不言盡失交會之本意紹興中年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礬等歲千萬貫不獨恃見錢以爲本然鈔引止憑以取茶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以一夫而運萬緡於千里之遠齎輕用重流落民間卽同見鏹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其罪究歸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不可行二也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舟楫不通錢重難致詔造見錢關子赴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處上供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錢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强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三也王氏鈔幣芻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是卽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嚴鈔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自是錢貨不通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窘乏坐化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多入宋識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

鈔不過盡毆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謂前代鈔幣不行由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絲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矣不但無楮印之潦草且舊鈔昏爛者又委官以新鈔倒換矣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幾於不用元代則鼓鑄不給新舊滋弊與銀鈔皆廢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五換亦永樂十一年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損上益下故爲此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一兩而買民三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楮幣者爲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漢時銀八兩直錢千既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兩直錢百貫旋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其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行蓋由於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錢之價酌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　國朝順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而屢貴屢賤未有知其由者顧氏炎武言萬歷中赤金止七八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未有知其由者至近日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

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而其驟長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數年中海疆節度之人潰防決藩之故粵人能言之外夷能言之無俟讕讕之芻言矣貨幣者聖人所以權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爲之制夫豈無法以馭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普爾爲一騰格形橢首銳中無方孔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分者每六圓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九圓易銀一兩重五分者每十八圓易銀一兩自乾隆平安新疆西藏後　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鐫地名用國書回字矣又　命駐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面文乾隆寶藏漢字背用唐古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喀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貨幣而仿外夷之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錢六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錢糧用銀始於金代而成於明正統以後各視其時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川陰陽所爐鞴決非易朽易僞之物所能刑毆而勢迫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我百朋制詳五等食貨志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凡五貝兩貝爲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一十有六壯貝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一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者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爲貝玉則古爲上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廢於秦世我　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歲時上進充庭溢闕乾隆時回部官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開采

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 宮府之藏外榷
官山之產鐫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
無煩鎔冶鑄之煩無朽腐贋造之苦此幣之可推廣
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皆因天
地自然之珍爲 國家不竭之府苟舍貝玉舍銀
錢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鏹於陽世陳明器於賓
筵之爲愈也不若施畫餅於賙荒易告身以一醉之
爲愈也恐鞅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計有不屑也

軍儲篇四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
莫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雖堯舜
猶病博施而濟衆 國朝 列聖之厚八旗者
至矣康熙三藩初定 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
代償八旗債負每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
食一二載蕩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
亦立時費盡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
餘萬亦不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嗇抑其食
指浩繁矣哉 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
若干兩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爲十二萬甲（額兵十萬）（養育兵二萬）
一甲之丁積久而爲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
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
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
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
師而莫爲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
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遼東諸部
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
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民而世世贍
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圈近京五
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而滋生聚自乾
隆中葉已有人滿之患於是諸臣條奏舒赫德則言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閒田請
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
京師生齒之繁矣孫嘉淦則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
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卽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
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興和城
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
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衞旋棄歸蒙古我 朝平察
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卽大寧衞舊境）西
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卽灃州東勝二衞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
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
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
定矣又請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八旗公產及贖
回旗產每人一二百畝給其自種不受佃奴之挾制
矣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
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矣張若淮則請廣駐防之
制謂各省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數萬應請將
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爲八旗駐防
矣沈起元則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漢軍之內每
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食其祖糧其餘
閒散則聽之出旗歸入四民矣諸臣條畫有未准行
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
而徙東三省滿洲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
平興和 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
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
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
其地各還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

城堡之屯田矣每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
器用旅費畢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
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乎曰懷土重
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
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
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
師以行之然　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
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
里東西異向而八旗聞命就道所至如歸從未聞有
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爲兵則萬里不辭
語以爲農則故鄉裹足今宜仍以駐防爲名並擇宗
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愨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
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
願兼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旗人無不鬯然矣漢唐
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國列爲四民今設擇京
師閒散宗室得率一二牛彔還舊都有土有民世食
其利尤厚于古矣開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
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初
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牧相安卽可裁其兵糧以歸
禁旅之籍矣滿洲蒙古每移一駐防卽可徙數千戶
何至每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至漢軍外任留籍特未
允行允之必無不願旣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
樂土以長其子孫又安有不慊者哉若夫與京東之
水利清旗民之贖産清入官之籍産以兼屯滿洲蒙
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
厚化而導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三篇補注

趙氏翼簷曝雜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顒以採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

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徼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特外番爲來源如滇粵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閩則資南海番船之銀錢是也滇邊外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賚回內地當緬酋攻廠時各廠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士民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鐲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鐲銀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事誰衆且强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遠走徼外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做直大百金始聽採卽有人立以六百金做之則其利可知也

軍儲第四篇補注

國初近京五百里內圈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間田以爲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之莊園共萬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勳戚世爵職官軍士莊田十有四萬百二十八頃有奇其內府莊田以待　皇子分封公主贈嫁者不在此數而　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腴壤日闢八旗滋生戶口咸取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間以來入官地畝甚多他不具論卽如和珅福長安兩家入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盡飽胥吏之橐且有以磽瘠換賣腴者請嚴勅直隸總督作速升科無令隱匿侵蝕抵換於國用亦有裨益

又攷伊犁屯田向惟綠營及回漢屯丁自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駐防之錫伯營向無官給口糧均係自耕自食生計有資迥異滿營之拮据近日八旗生齒日繁上年酌派滿洲閒散丁三百六十名官給牛隻器具分地試種秋穫十分有餘已有成效惟係通力合作未免視爲官産久而生懈應照錫伯營屯制按名給地永爲世業並諭以地卽種成將來亦不奏裁口糧毋庸觖望滿營旗人聞此始皆欣然領地耕作十七年將軍晉昌復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已分未分二項其已分田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分授八旗每旗三千畝其未分田二萬畝離城較遠每年專派佐領督率八旗閒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將所收糧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分給八旗閒散自行管業不准招佃耕種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以駐屯丁

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兵屯兩益此新疆駐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於畿輔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記曰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錫伯營官兵千駐伊犂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二百餘里渠北地隘慮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自崖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怨圖默特率排眾議數年乃成既濬新渠闢田千頃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東北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回民田將軍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界錫伯屯之界遂東移兩渠相去十餘里新渠高於舊渠六七丈新渠之南並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錫伯營之屯田水利同於內地者